
注意：
内有散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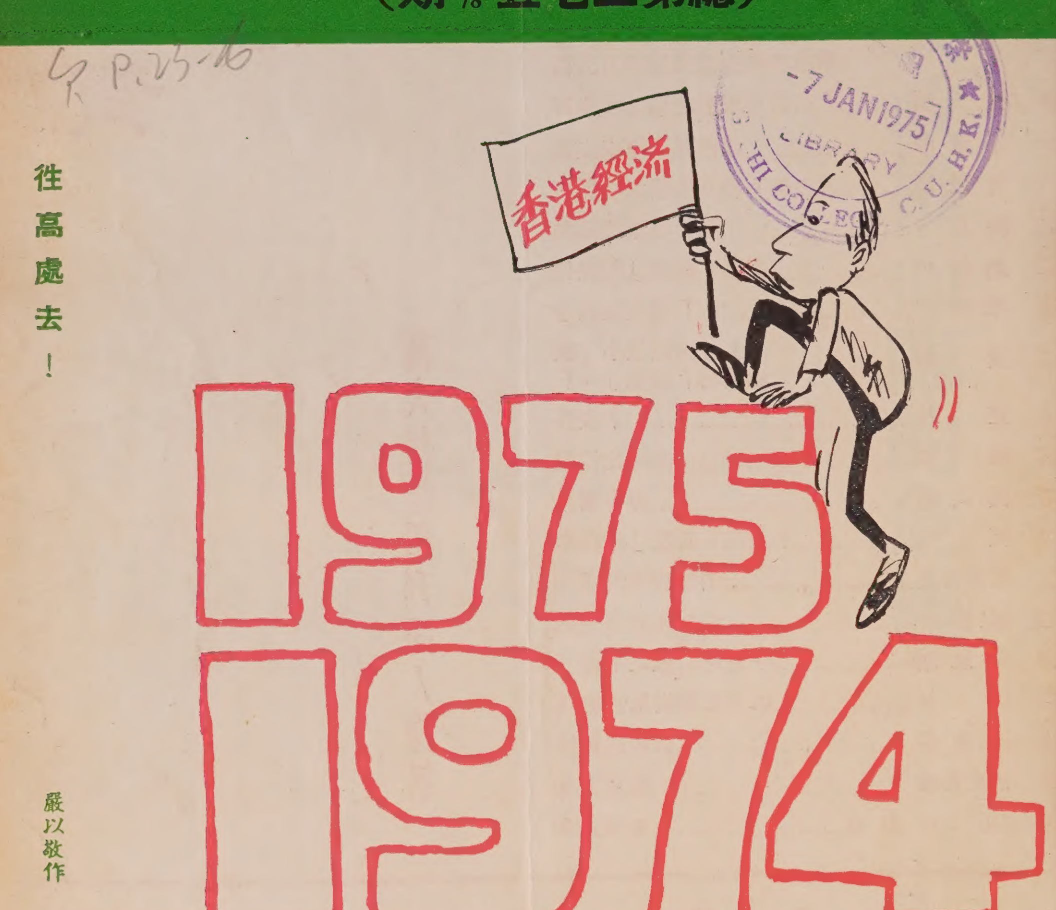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七五期 新78期）

往高處去！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恭賀新禧

萬人雜誌週刊同人鞠躬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七五(新78)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七五(新78)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一月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政權面臨的危機

中共的「四屆人大」一拖再拖，不少重要部門的人事長期虛懸，特別是毛澤東到北平以外的地方去「打游擊」好幾個月，這都可以看出：中共上層的派系鬪爭，一時陷於膠着狀態。以周恩來爲首的穩健派和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之間的鬪爭，眞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大戰無數回合可就是分不出高低。

在北平的中共中央來說，無疑江青一派已佔了上風，但在共軍方面卻一直有對宮廷派頑強抵抗勢力的存在。本來，繼去年末中共調動了十一個大軍區中的八個司令員後，毛江集團應該接着大搞「中央集權」，把在槍桿子中的不可靠人物一一加以整肅，然事與願違，時至今日毛澤東「黨指揮槍」的「原則」，還不能順利地在大陸上全面推行。今年一月十四日江青的馬仔王洪文在中共「中央讀書班」上所作的報告中針對大陸上盛傳的「老帥歸位，小兵回營」這兩句反毛歌謠說：老毛也曾「嚴厲的批判了這個謠言」。接着王洪文又對此「謠言」作了剖析，他指出：這就是「不管什麼叛徒、特務、走資派，統統都歸位。包括劉少奇也要請回來，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要統統打下去，這是典型的復舊，也可以說是反攻倒算。這個謠言是從部隊裏的兩個高級幹部那裏傳出來的」。

共軍中的「高級幹部」傳播「謠言」，究其根源實在是毛澤東自作自受。如果不是上次「文革」老毛勾結林彪，等到打倒以劉少奇爲首的「走資派」後，又「卸磨劏驢」，製造一個迄今無人明瞭眞象的林彪事件，又怎會弄得大陸上這樣的亂？毛澤東經過對劉林這兩次所謂「大的路線鬪爭」，既失了黨心又失了軍心。所以，在去年中共「十大」由王洪文提出「反潮流」的口號，企圖拉攏中下級幹部，逐漸代替不可靠的老幹部，與此同時，復大力扶植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

今日的中共政權，就像一個快要執笠的大工廠，雖然面臨關門以至破產的地步，但毛氏夫婦那份「事頭」與「事頭婆」的架子還拉得十足。據十二月廿五日「中央日報」導：敵後人員獲得一份資料，江青就處理李德生問題時曾對「犯錯誤的幹部」的善後提出一套辦法，她把李德生比作「凍僵不死的蛇」，據稱：「當牠遇到天暖復甦後，到頭來還是要咬人」。「偉大」的江青認爲「對蛇的處理辦法很多，印度人是縱蛇歸山，我們何嘗不可以把蛇留下來，不過要拔掉毒牙」。

這證明李德生於今年三月後的幾個月在瀋陽受到「大字報」攻擊，有一段時間不見露面，一直到「十．一」他才浮出，是出了問題。李德生湖北人，出身於徐向前「紅四方面軍」系統，並非毛江的「親門近友」，但由於上次「文革」中，他以十二軍軍長的身份，在安徽「支左」有功，加上他大拍江青馬屁，凡屬安徽發表文章經常署名「安學江」，表示「安徽省學習江青同志」。他在安徽是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司令員，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後調北平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在中共「十大」上又成爲中央副主席之一，其升官之快眞是一時無出其右者，這當然是毛江的安排。可是，後來他又爲什麼出了問題了呢？詳細情形一時還不知道，但他之「背叛」實與任毛澤東秘書多年的「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陳伯達叛毛投林一樣。奇怪的是像這類毛江提拔的親信幹部，正在如日中天之際卻吃裏扒外，唯一的解釋，那就是經過上次「文革」的毛江集團的處境實已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中共罵「美帝」、「蘇修」是「莫可奈何花落去」，可目前的中共不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嗎？毛澤東本身「威望」盡失，以其性格而言，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可以估計得到：中共內部的四分五裂，將是越來越糟糕，終至不可收拾，完蛋大吉。

江青在黨內只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居然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的李德生比之爲毒蛇，那麼中共豈不成了「中國蛇黨」？在中共「十大」上通過的黨章第三章第五條明確規定「下級服從上級」，而江青居然以一個「下級」的身份要拔「上級」的「毒牙」。老毛一個人胡來，已經把個中共搞得四分五裂，怨聲載道，再加上這麼一位蠻不講理的「事頭婆」，焉能不把中共的「紅色江山」搞垮？

毛澤東面臨內部形勢日非的局面，必大開殺戒，接着在他死了之後，毛江集團與敵對派必展開大混戰，誰勝誰負不知道，也可能在誰也未勝誰也未負的階段，中共政權已經瓦解了。



新聞以外

產油國頓成暴發戶

西方力爭油元圖挽經濟危機

由於阿拉伯國家提高油價，賺了工業國很多鈔票，造成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目前西方國家都在盡爭取油元回籠，如果他們的通貨不斷外流，在經濟上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可是目前情勢，只是五五波，能否拿到油元，尚成疑問。不過，阿拉伯國家頗有垂青香港之意，如能爭取到油元，對香港經濟恢復繁榮當然大有幫助。

爭取油元・唔會衰嘅

在世界各國正盡力爭取阿拉伯國家「油元」的時候，香港和中東國家雙邊貿易，由前年的八億四千萬元增加到去年十五億元，這無疑是本港受到經濟衰退打擊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佳訊。

阿拉伯國家在今次「石油敲詐」中，賺進龐大的外滙，他們所吸取的美元，使經濟實力強大的美國也受到嚴重影响，盡力要使美元回籠。卻又怕阿拉伯國家在美國過大的投資，會把美國若干企業控制，因此美國人頗感患得患失。但香港和美國情形不同，香港的工業是開放的，如果阿拉伯國家把他們的油元投資到香港，尤其工業方面，香港十分歡迎，絕不會躭心受其控制。如果有更多資金投到香港工業，最低限度給予香港工人更多就業機會。因此，有可能的話，香港該爭取阿拉伯油元。據說，香港與阿拉伯國家貿易的增加，是因為他們從石油方面賺進更多的金錢，使他們的經濟獲得寬裕，人們有了錢，自然更講求享受。他們從香港購入玩具、成衣、手錶和電子製品，從中東運銷香港的，則為石油產品及棉花，這兩類東西都是香港所最需要的。

香港雖然還未能大量吸引到阿拉伯油元的投資，但雙邊貿易的增加，也是對香港大為有利的。不但港貨多了一條有前途的出路，同時也從中東獲得工業原料。香港以工業為命脈，與中東的貿易發展，直接有利於香港工業，由於阿拉伯國家都富有了，這銷場會擴展很大。無論如何，做暴發戶的生意好過做破落戶的生意。

據悉：中東財團和日本幾家銀行合作，在香港設立了一家財務公司，這就是阿拉伯國家投資的先聲，如果他們撥出更多油元到香港投資，當然比貿易對香港更為有利。總之，對於這位世界上新闊佬，取得他的合作，一定「唔會衰嘅」。

印尼無意・與毛復交

儘管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許多東南亞國家，或先或後，或正談判中，要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但印尼對此並沒有熱烈表示。

印尼本是受中共影响最深的國家，印尼的共產黨勢力也十分龐大。但今天大家都有點談共色變。印尼獨裁蘇加諾執政時，親中共的表現很積極，差不多已成為中共附庸，但後來因中共支持印尼共黨發動政變，卻被印尼政府及時予以撲滅，蘇加諾也因此垮台。今日，由蘇哈圖領導的政府，在防共方面盡了極大努力，因此印尼近年國內局勢相當穩定。自石油危機發生，油價大幅度上揚，印尼是產油國，石油給印尼帶來很大財富。同時，印尼另一種大量的產品是糖，過去爪哇糖名聞於世，今天糖價也在飛躍上漲，兩種產品都是今天世界上價錢最好的東西，使印尼暴發起來。

印尼的經濟情況有了劃時代的改善，因為經濟好轉，也使其他生產建設起了連鎖反應。今天，印尼在東南亞已成為暴發戶，民生獲得很好的改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一個經濟穩定的國家不容易受到共產主義的滲入及發展，印尼對與中共復交這回事最不感興趣，顯然與此有關，更大的原因是印尼受到共產主義的荼毒最深，如當年共黨政變成功，還會有今天嗎！

共產主義已給印尼血的教訓，因此印尼共產主義已存戒心，從一九六五年起，到現在已十年，印尼和中共，實際在斷交情況下。他們的「復交」應當比許多其他東南亞國家容易得多，但到目前，印尼還沒有和中共展開談判的迹象。

打算跟中共打交道的東南亞國家，在他們決定進行之前，應以印尼為鑑。

恐怖分子・令人痛恨

巴勒斯坦要求立國，本是得人同情的，但巴游的恐怖活動，濫殺無辜，卻是千夫所指。這種滅絕人性的行動，只像野獸，不像人。使一件本來有意義的事，因為他們的暴行，變成障碍重重。

多年來，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殘暴行為，令人髮指。巴游加上為他們僱用的日本赤衛軍，更是如虎添翼，殺人如麻。

上月十一日晚上，巴游恐怖分子把一枚炸彈投入台拉維夫一家觀眾擠擁的電影院內，造成一場浩刧，死傷五十四人，投彈者本身也炸到支離破碎。

巴游恐怖分子這種鬪爭手段究竟有什麼意義？每次發生變故，老萬都想過、分析過，可是一直想不通。殺死一批一批以色列婦孺，是否就可達到鬪爭目的？答案是否定的。一來，猶太人殺之不盡；二來，這種恐怖手段只有激起以色列人的憤慨，採

取以暴易暴的報復行動，這麼下來，怨怨相報，永無了期，當然也很難獲得完滿的結果——以色列不能消滅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游擊隊也沒可能肅清猶太人，只有一直鬬下去，造成雙方不斷發生流血慘劇。

巴游更可悲的前途是和巴勒斯坦解放陣綫的分裂，巴解主張以正當手段爭取獨立自主，巴游卻要以恐怖手段達到目的。為了手段不同，各行其是，步調參差，意見不一，對巴勒斯坦立國前途，顯然是最大的阻障。更可怕的是他們這種恐怖手段，為愛爾蘭共和軍恐怖分子全盤抄襲，施之於倫敦。雖然英國會以三九九票對二一七票否決了恢復死刑以懲處恐怖分子，這兩批人馬並沒考慮對方的理智抑或兇殘，恐怖行動，層出不窮。他們是人類一大災害，站在人道立場，非把他們剿滅不可。你不殺他，他便殺更多的人，英國佬不過是婦人之仁罷了。

報復巴游·展至全球

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暴力行動，不但以色列受到困擾，全世界人士也為之惶惶不可終日。因為他們製造事件，動手殺人，不擇日子的，隨時隨地都可以拿機關槍掃射，或放置炸彈，造成怎麼樣的嚴重後果，多少無辜傷亡，他們不加理會。更可怕的是刦機，挾持人質，幾乎每週、每月都有發生。

因為他們惡行昭著，連原來同情他們的人也引起反感，變為憎恨。每一次在他們的暴行後，以色列憤無可洩，就向巴游基地發動攻擊，或派機予以轟炸。不過，此舉只能洩憤，不可以收到實際遏止效果，巴游的暴行，依然如故。

因為巴游行動並不限於對以色列困擾，在世界各地都有他們的分子潛伏，可以說防不勝防。

為了要徹底對付巴游恐怖分子，以色列人多主張把攻擊巴游組織的範圍擴展到世界各地，即是說，和巴游在世界各地展開戰鬬。梅爾夫人坦白表明了以色列的立場，決不與巴游談判。當然，這堅決的態度只有增加中東尋求和平的困難，可是，站在以色列立場來說，有巴勒斯坦游擊隊存在，就沒可能獲致真正和平，除非予以消滅。

向全世界各地巴游組織展開攻擊，或以暴力對付暴力，以恐怖手段還擊恐怖手段，都是遏止巴游恐怖分子較為有效的辦法。

為了報復各地巴游分子在戲院內施放炸彈的暴行，以色列和巴游分子曾展開五天戰鬬，以色列國也因這一宗慘案已愈趨憤激，因此，發動世界性的攻擊，呼聲越來越高，也越來越得到人民的支持。

如果以色列實行了全球性報復及攻擊行動，恐怖事件更會不斷的發生。

投機分子·沒有立場

前聯合國秘書長宇丹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患癌症不治，在紐約病逝，遺體運回緬甸仰光，還未下葬，卻被仰光大學的學生從停屍的地方搶走，在校門內替他建了一個陵寢，要將他安葬在那兒。宇丹的遺屬要求將他葬在政府指定的地方，但遭學生拒絕。宇丹遺屬為此發出一項聲明，慨嘆學生行刦不近人情，並認為某些政客對這事的利用感到可悲。

爭奪死遺體是破天荒的荒唐事。兩大小或者兩幫兒孫爭取死者的遺體，以期取得大部分遺產，是事所常有，但作為一種「學生運動」，卻是前所未見。老萬不明的是：究竟宇丹一具臭皮囊價值在那裏？在他生前也不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他是親共分子，在他出任聯合國秘書的期間，所作所為，大都站在共產國家立場講話。也因他親共，才可以通過蘇聯，得到他們支持，出任聯合國秘書長。

共黨勢力在聯合國居於控制地位，得宇丹助力不少。他本質上是投機分子，以做人來說，宇丹是一個沒有立場的可憐蟲，老萬一向瞧不起這種人，因此對他的評價很低。不過，緬甸人可能另有看法，緬甸只是一個小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後，國家地位更差，只不過是共產國家的附庸。也許，緬甸從來沒有出現過什麼大人物，宇丹居然能在世界組織中擔任秘書長要職，當然替緬甸爭了不少「光榮」。也許因為這樣，受到緬甸學生的崇拜，把他遺體刦走，堅持將他安葬大學校園內，該是沒有惡意，不見得有什麼不好。

學生對他崇拜，宇丹的遺屬應感到高興，何必要與大學生們堅持爭奪？再說，不管葬在那兒，宇丹的臭皮囊都不會有所感覺，他們學生哥既喜歡，就讓他們拿走好了。

異族通婚·等閒事耳

一位名人的老太爺去世了，在報上看到一幅巨大的訃聞廣告，這位年逾九十老太爺真是福壽全歸，子子孫孫達一百數十人之多，如此巨大家族，求之今日大力鼓吹「節育」的時代，恐怕少之又少。

更有一個特色，在「子」的一代，不論「媳」「婿」，清一色是中國人名字，但到了「孫」的一代，固然有很多「媳」是外國名字，「婿」也不少用外文，即是說，到了孫的一代，已很多跟外國人通婚了。老萬粗畧算一下，訃聞中英文名字共有十八個之多。單是一個家族，便有十八人和外國人通婚，他日他們的兒女，可能帶了外國人的姓；也可能具有外國人的外形，而用一個中國的姓。

許多守舊的、頑固的人不大喜歡兒女與外國人通婚，但今天中國青年男女，經濟能力稍為許可的，多數到外國留學，在外國這一段長期間內，與異性長日相處，耳鬢厮磨，不免有情，因此最後娶了西女，或嫁西人，大不乏人。這當然使到許多老一輩的中國人很不高興，但鞭長莫及，遠在外國的兒女，未必聽任指揮；而且他們婚後大都留在外國，做父母的也無法再管他們。

在外國社會中，他們可能適應，異族的夫婦，不一定受到外國社會歧視。問題是，這些中國人是給外國社會吃掉了，他們及他們的子孫，漸漸沒有一絲一毫的中國人氣質，終於成為外國人。

這情形是好是壞，見仁見智，且不管它。老萬要說的是這時代的中國人往往無法避免，儘管他心中如何不願意。許多中國人不高興有一個金髮藍眼的孩子叫自己做爺爺，也不想自己的外孫變成棕髮小姐，但這是不容你作主的。有人認為異族婚媾可以減少戰爭，其實，中國人打中國人也被譽為「英雄」，要藉通婚而止戰，那末未免太天真了！

萬人傑

評中共「儒法鬪

天津鐵路分局天津站批林批孔理論小組，一九七四年七月出版一本內部刊物「儒法鬪爭史講稿」。該小冊卅二開本，內容包括三篇講稿：㈠春秋戰國、秦時期，㈡兩漢、三國時期，㈢唐、宋、明、清時期，簡述各時期「儒法鬪爭」歷史過程及其現實意義。

關於天津鐵路站批林批孔理論小組

這本小冊是中共當前在全大陸進行「批林批孔」運動的重要教材。中共人民日報曾一再予以表揚。七月一日，該報紀念共黨建立五十三週年的社論，題爲「黨是領導一切的」，提出了「許多地方的工農兵理論隊伍和專業理論工作者，已經積極行動起來，研究兩千多年來不同歷史時間，儒法兩家兩條路線的鬪爭歷史……。這是運動走向深入的表現。」同月五日，該報續再發表題爲「敢想敢做」的短評，介紹該「天津鐵路分局天津站，以工人爲主的三結合理論小組」，宣講「儒法鬪爭史」的典型成就；讚許「這是工人階級的又一個創舉，是深入批林批孔的一個好辦法。」

中共自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卽以天津站作爲一個典型單位。對該站提出的「儒法鬪爭史講稿」，中共中央認其內容敍述了由春秋至清末，兩千六百年的鬪爭史，從「尊法反儒」的立場上，能以「簡明扼要，通俗易懂，富鬪爭性」的筆調，並能「密切結合現實的階級鬪爭和路線鬪爭，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及其反黨叛國罪行。」這一做法中共中央認爲應予嘉許，並應加以推廣介紹。可知中共中央對這本「儒法鬪爭史講稿」，極爲重視。

「儒法鬥爭史講稿」內容介紹

該「儒法鬪爭史講稿」的主要內容爲：

一、對「春秋戰國、秦時期」：

㈠強指春秋戰國時期，爲「奴隸社會」，當時經常發生「奴隸暴動」，柳下跖卽曾率領九千名奴隸造反。其後出現了鐵器和私田，萌芽了「封建的社會」。此時儒法鬪爭的焦點，歸結於：「復井田還是廢井田，禮治還是法治，奉天命還是反天命，分封建還是郡縣制」等方面。

㈡歌頌「新興地主階級總代表」秦始皇「尊行法家政治」的功績，吹捧焚書抗儒的「進步」做法。並對「荆軻刺秦王」加以譏笑，「孟姜女哭倒長城」指係無稽之談。

二、對「兩漢、三國時期」：

㈠認爲西漢自高祖至宣帝，一百多年中，「基本上還是奉行」法家的政治，元帝時「才眞正推行」尊儒反法的政治。批評此一轉變的原因：「一爲地主階級的歷史地位變了，由原來代表革新力量的先進階級，變成了代表保守力量的反動階級；二爲社會矛盾變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成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三爲儒法兩家代表的階級變了，鬪爭的內容和形式也變了，家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常常以儒家的面目出現，宣揚法家思想，同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儒家進行鬪爭。」

㈡敍述儒法兩家的幾場主要鬪爭：①「法家王充和儒家董仲舒的鬪爭」，攻擊董仲舒宣揚天命論、正名學說，和聖人、中民、下愚的三種品性，把王充捧爲「非古是今」法家的傑出代表。②「法家代表桑弘羊，與儒家代表霍光及賢良，文學的鬪爭」，把它說成「是搞分裂割據，還是維護國家統一；是堅持抗擊匈奴侵畧，還是搞投降主義；是復古倒退，還是進步革新」的大戰爭。③「曹操的尊法反儒的法治精神」，指出曹操的反天命觀，用人反對講德論資，和執行耕戰政策（屯田制）等，是一個「堅持革新的政治家」。

三、對「唐、宋、明、清時期」：

㈠以唐代的柳宗元爲「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其作品「封建論」中，分析郡縣制是維護國家的統一，乃「公天下之端」，而非「私天下」作法，認爲秦朝滅亡的原因，在於「政」而不在於「制」。

㈡以宋代的王安石爲法家代法，司馬光爲儒家代表，指出王安石變法，爲一場儒法的重要鬪爭。把王安石的「三不足論」（「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譽爲三句戰鬪性的名言，以之攻擊司馬光之流「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落伍思想。

㈢以明代李贄爲法家代表，讚揚他反對理學的言論，對其所著「焚書」、「藏書」、「續焚書」、「續藏書」等作品，以及讚揚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也」的一些話，都給予極高的評價。其次對李自成暴亂的失敗，歸咎於「軍閥吳三桂，投降清朝貴族」之所致。

㈣以清代王夫之，作爲法家的代表，稱道其對當時「儒家的唯心主義和復古主義，進行了批判」並曾率領義軍抵抗清兵，是一個很有民族氣節的人。

其次，對太平天國革命，攻擊儒家思想的行動，也大加頌揚。

四、對「學習儒法鬪爭史的現實意義」：

該小冊最後指出，總結歷史上儒法鬪爭的經驗，所得的啓示是：「一爲充分認識反孔鬪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長期性，樹立打『攻堅戰』、『持久戰』的思想。二爲充分認識反修必反孔的道理。不批孔，批林就不能澈底，反修就不能澈底，防修就沒有保證。三爲從儒法鬪爭的歷史，聯繫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復禮』的罪行，可以看出儒家及其信徒有以下幾個特點，在政治上都是復古派，在對外交政策上都是投降派，在思想上都是尊天派，和他們都是反革命兩面派。」

該小冊對照林彪以古非今，攻擊秦始皇和當代秦始皇，攻擊「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卽林彪所稱：幹部上「五七」幹校和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工人增時減薪，農民缺衣少食等等。）攻擊對蘇修社帝「搞過了頭」；鼓吹「唯心論的先驗論」及「上智下

有關我國歷史的幾個問題

該小冊雖然僅是由「天津鐵路分局天津站批林批孔理論小組」王伯謙等九人署名撰寫，但其內容觀點牽涉到中共政治決策的方面，無疑地是由共黨中共提供了綱要或要點，由他們出面撰寫而出版。這就是中共一向搞「羣眾」做法。

共黨揚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歷史，把被反動統治者被篡改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因之其所寫出的歷史，只一味追求爲「政治服務」的目的，而不計及於其他。現特針對中共上述「史稿」的內容，就其大者闡明我國歷史的真相，指出其荒謬。

㈠周代是封建制度的社會，不是奴隸制度的社會，這是歷史家所公認的史實，不容中共歪曲的。宗法封建加上井田制度，是西周長治久安的基石；久安之後繁殖的人口，使到社會現狀必然要變革，更何況加入了幽王無道和犬戎入侵諸因素，致周室東遷之後的中央政府，統治權力迅速的衰退，諸侯霸國取代而起，整個國家於焉劇變首於春秋之際，郡縣制代替了貴族的采邑，此制度不是由秦始皇才開始的。其次，由於人口增加和土地分配成了問題，以及農耕方式的改變，加上社會不安的因素，自然會破了井田制度，商鞅變法只是跟着社會變遷而採取的若干措施，其他各國也在變。其三，井田制度的突破，加速了山澤禁地的開發，和工商業的發達，大大改變了原有社會結構的面貌。其四，諸侯爭霸，戰爭方式也起了變化，農民爲步兵大兵團的威力，取代了貴族軍戰車戰的威力。上述社會、經濟和軍事結構的改變，帶動了平民加速參與政治和思想的開放。這不是所謂「儒法鬥爭」。有遠見的孔子，早就提出尊王、攘夷、仁民、愛物的主張，期由小康達到大同的政治。而後來的法家，則重於政治眼光的短視，只知站在君主絕對方面去着想，不會顧及社會變遷中人民根本的利益。這是法家爲害人羣的一大政治污點。

㈡秦始皇表面上雖然統一了中國，但其暴力統治和摧殘思想的做法，尤其焚書坑儒的暴行，竟成了我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幸得其後的漢代，幾乎消耗了好幾十年的時間，去恢復先秦的文化遺產；在這過程中，人們體認到孔子對我國文化的偉大貢獻，及其實施人格教育與追求政治理想的崇高之處，因而奠定了儒家思想在我國的重要地位。由中共依着馬克思的一些術語，捏造西漢的「儒法鬥爭」，實在沒有常識之至。到了西漢晚年，君主能力平庸，王莽口舉先王之道，篡位取政失敗後，動搖了一些人對儒家的看法，因而產生了東漢王充之流，歪曲儒家之論；但兩漢多數知識分子，所表現「君子儒」的氣節，發揚了救世救民的精神，是令人起敬的。

㈢漢末曹操篡位，急急爲政，用人只要有才，不管品德與貞廉，致使政風日下。中共卻特地要捧爲「堅持革新的政治家」。

㈣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其自稱：「吾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傳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只不過他的「封建論」一些說詞，被中共今天可以利用以「揚秦」，才尊之爲「著名的法家代表」。他當柳州刺史時，改革典質人口的惡習，爲地方人民所稱頌；如果他生在今世，看到中共的如此奴役人民，當不知憤怒到如何程度。

……爭史講稿」

項楚

㈤中共對王安石的變法，不管他所變的是何法，硬把他坐上「法家」的寶座上。當時宋朝的政治癥結，在於財政問題，與結到軍隊和行政機關的冗員過多與待遇過高，以及對契丹的納幣與西夏的賞賜，使政府財政赤字日增，經濟能力每下愈況；王安石的變法，表面上看似可妥，但未能對時弊去下藥，終至人民勞苦，賢良遠去，遭受奸小包圍而失敗。中共不作正確的歷史評價，徒在儒家破壞變法上做文章，指爲一場儒法大鬥爭，是荒謬的。

㈥其他如：對秦始皇的暴政竭力予以捧場；把莊周寓言中聚嘯山林做大王的盜跖，譽之爲「聖跖」；將明代藉藉無名的李贄，奉之爲「反儒大法家」；以清初研究漢學及宋學的大儒夫之，尊之爲「法家」；對李闖、洪秀全的焚燒孔廟和書經，捧爲大英雄的行動。這些都暴露了中共行徑的荒謬。

中共謊言所產生的反效果

共產黨人慣作無恥的謊言，原屬其本性。今天中共爲了對付死鬼林彪，不惜把捏造和歪曲我國的歷史，製造所謂「儒法鬥爭」的史頁，結合批判林彪的罪惡，上溯牽繫到孔丘聖的身上。但事實上，由於這一宣講「儒法鬥爭史」的結果，必將產生如下的反效果：

㈠中共對知道中國歷史的人去說，將被認爲這是胡說八道的謊言；對不知道歷史的人去說，只是對牛彈琴而已。

㈡多數人都知道秦始皇是暴君，曹操是奸詐的人，盜跖是強盜，李自成是殺人的魔王，中共卻說這些人是大好人和大英雄。使人聯想到毛黨就是同一類的人；相反地，被中共所咒罵的人，必都是真正了不起的。當然對孔夫子也會更加尊敬起來。

㈢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有許多斥罵毛澤東的話，中共在這「儒法鬥爭史講話」裏，雖然「引古證今」作了那麼多的辯解，仍然會使人們想到林彪的話有道理。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宣講，等於是在替林彪和「五七一工程紀要」做宣傳。

㈣大陸人民所最關心的是自己生活的能否改善；中共所謂「新生事物」多數和人民利益有衝突，林彪說這些新生事物不好，中共偏說是「好得很」，人民心裏當然自己有數。大陸人民心目中，歷代祖先傳說下來的看法，是儒家好、法家不好，中共偏要一反此說，儒家不好而法家好。但因爲今天共產黨一無是處好處，可以反證儒家真正是好的。

所以，中共在「儒法鬥爭史講稿」中透露，共黨中央本年中發第十二號文件，已不得不承認：「批孔比批林要困難些」了。

黃杰率軍入越經過

廖淑倫

遺大投艱

當共軍南下越過長江——民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夏——皖、贛、江、浙等省都相繼陷共的時候，湖南的動搖分子程潛的態度就很曖昧了。中央為防患未然，乃選任他為考試院院長，並派黃杰為迎駕專使，由廣州乘專機抵長沙，迎接程潛赴粵就任。不料，黃抵步時，只見到第一兵團司令兼湖南省府代主席陳明仁，而程潛則避而不見，令黃撲了個空，廢然返粵。當日收聽共方廣播，才知程潛與陳明仁都明目張膽地向共方投降了。

湖南的變亂，震驚了中央，行政院徹夜在開會，商討對當前局勢的應付辦法。會議的結果，派黃杰為湖南省政府主席，並兼任湖南綏靖總司令，同時又把陳明仁的第一兵團司令官免職，派黃杰兼任；一旦之間，黃杰以一身而榮膺湖南軍政三要職了，在平時來講，黃杰應是不勝榮幸之至的，可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諸葛亮出師表語），就不免有負重途艱之感了！黃杰差可引以為慰的是：第一兵團各部隊，當陳明仁宣佈投共時，未能令各軍將領，盲從附和，而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又於其時派出飛機，飛臨各部隊駐地，散發傳單，告訴各部隊官兵，說黃杰日間就要回湘，指示各部隊的行動方向及集結目標；各部隊官兵，因而「臨危不亂」，卒之就聽命於黃杰——這是表面的原因。至於根本的原因呢，不妨再簡畧的說一說：——第一兵團的戰列部隊，是第十四軍成剛部，第七十一軍彭鍔部，第一百軍杜鼎部等三個軍。第十四軍與第一百軍，是黃杰於三十八年任第五編練司令官時，編練序列內的部隊。第七十一軍是黃杰三十三年秋任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時，指揮序列內的部隊。而且，這三個軍各級幹部，大多數與黃杰在戰場上共過患難——有如此深長的淵源，所以第一兵團各軍官兵，自然就會聞黃杰之名而冒險突圍來歸了。政府所以把挽救湖南危局的重任交給黃杰，當然是研究清楚才決定的了。

程潛與陳明仁投降，共軍勢力就輕易地侵入湖南，他們企圖乘黃杰部署未完成之前，席卷三湘；這時黃杰的處境，恰似熱鍋裏的螞蟻，據他所寫的書中，有一段說道：「當我步出兵團部的大門，坐上吉普車，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自八月一日回湘，八日在芷江組織省政府，九日在邵陽組織第一兵團與綏靖總部，匆匆兩個月，在危疑震撼的環境中，支持了長沙事變後的湖南殘局。這兩個月，沒有一分一秒不是在焦心苦思，也沒有一分一秒不是在戒愼恐懼。」

跟着，他指揮部隊，與共軍作戰，「自十五日晚上開始，我軍在界嶺青樹坪一帶，圍殲林彪的一四五師，一四六師，一四七師，並生俘共軍官兵千餘人，鹵獲步槍千餘枝，機槍五十餘挺，及其他武器甚多。」（引黃著「海外羈情」中的話）

可惜這個勝仗，不能扭轉湖南危局，而且共勢越來越猖獗，黃杰一個兵團的兵力難以對抗，而各方友軍又不能協調配合，黃不得已於十月七日率部由衡邵地區轉進，十七日到達廣西全縣。

十一月五日，白崇禧在桂林召集會議，討論今後行動計劃：㈠向南移動，至欽州轉運海南島。㈡向西移動，轉移至黔滇邊境入雲南。白最後裁定採用第一案。不幸，旋聞白統率的三個兵團在南下欽州途中，大部分被敵各個擊破。黃擬西進，但十二月九日，又得雲南盧漢已投共的消息。當那危急存亡，不容猶豫之際，黃杰只得率三萬二千餘人進入越南再說了。

進入越境

在明江，黃杰把全般狀況作個研判：華中戰區的第十、第十一、第三等三個兵團，在南下欽州的途中，已全部被共軍擊潰，第十七兵團，也在平而關全部犧牲了。兵團司令劉嘉樹且被俘；至於他自己的第一兵團呢，第七十一軍被擊潰，第十四軍與第九十七軍，自衡邵轉戰以來，一直未有一天喘息機會，能作戰的員兵，僅有五個團。那時，共軍東自綏綠，北自雷平，西自寧明，分三路組成快速縱隊，向他進迫，情勢非常危急；黃杰於是召集高級指揮官與高級幕僚，舉行會議，會議結果，一致主張「假道入越，轉運回台」。

行動方向決定了之後，一面電告白崇禧長官，一面著文派外事處長毛起庚（庚字的右傍為鳥字，以下同。）向法駐越專員接洽。公文內容如下：

「本兵團為維護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與世界人類之和平自由，與中共共軍戰爭經年，惟因一時失利，現已集結於中越邊境。為尊重貴國主權，恪守國際公法，已訓令全體部屬，不得任意越境，但為保存現在之實力，配合將來反攻，擬即假道貴國海防，轉運台灣，因時機迫切，除呈報敝國政府向貴國政府正式交涉外，特先派外事處長毛起庚前來，承洽假道手續，敬祈秉中法親善友誼及共同反共立場，惠允所請。」

十二月九日上午，毛起庚處長携帶公函，隨蔣伏生中將先行向愛店出發，和法方洽商假道事宜。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毛處長向黃報告接洽結果，大致如下：

一、同意派參謀長何竹本，外事處長毛起庚赴諒山河內或西貢，專送文書與接談。

二、假道海防至台灣問題，同意分為五百人一組，在預定地點將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護送至碼頭，由台灣政府交涉發還。關於所經路線，由法方負責一切安全。

三、食糧補給問題，由法方供應至離埠時為止

四、凡國民黨軍隊及省防軍，均由黃司令官負責調遣假道。

五、準備先行開放諒山，讓眷屬五百人進入，由法方負責給養。

入越假道，已獲得初步協議，黃杰原擬將各部

隊集結在愛店附近，等待何參謀長到河內與法方繼續洽商，俟得到具體辦法，然後開始行動；不料明江寧明方面，共軍攻勢至爲猛烈，不得已於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八時，即開始入越行動。

黃杰曾這樣寫道：「我於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九時，率指揮所第三組官兵，步下愛店市街，峙馬屯堡壘上迎風飄揚的三色法國國旗，映入我的眼簾，只要再走五分鐘，便離開了大陸一寸土，我對愛店的一草一木，都有無限依戀？……離鄉別井是件最痛苦的事，何況這次別離是我們把守的國土，被匪徒們所攫奪，逼迫我們走向異國的土地，……我帶着痛苦與依戀，揩拭着滴下來的眼淚，一步步離開了可愛的祖國。」

喪失自由

進入越境，部隊武器繳交方法保存之後，黃杰與他的部隊及眷屬等三萬餘人的行止集散，一切都要聽法方的指示了，換句話說，從那時起，他們實際上是喪失自由了。

黃杰本人來講：他帶着隨從參謀張維武少校，携帶簡單行李，出愛店後，由峙馬屯往平祿，於當日下午四時到達，被帶至平祿小學，初以爲可以好好地在那兒安息一夜——據黃書上說：那天是十二月十三，西方人對於這數字最掉忌，在他心裏卻不以爲意。——不料到了晚上七時左右，法方一尉級軍官，驅車請見，說奉到諒山邊防軍司令部電話，請黃將軍往諒山一轉；旋即帶同張參謀，乘法方軍車前往，一小時後到達諒山，法方派另一上尉級軍官接待，安置他們住在一家民房內。好在黃派來與法方接洽的何參謀長與毛處長也還留在那裏，不感寂寞的。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那招待他們的上尉，引他們去訪晤法駐諒山邊防軍司令韋加爾上校，黃向他提出有關我軍上船前的許多問題，請他答覆，但因不屬他職權範圍內的事，得不到解決；最後要求他派機送他們往河內，向法國駐越北專員接洽；嗣因法方不能即刻派出飛機，就擱了兩天才成行。

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時黃杰偕何參謀長，毛處長及張參謀乘專機由諒山飛河內，五十分鐘到達。在機場有法方軍官接待，稍事休息，即陪同驅車往訪專員公署參謀長，但晤談結果，仍不獲解決問題。

專員公署的華務處長，陪同黃杰等到黃阿里文路二十五號去歇息。該座二層洋房，闃無一人，被褥用具，都是法方臨時搬來的，四壁蛛絲塵網，蕭條霉氣；不久有一班非洲黑兵，守候屋前，說是專署對他們的安全措施，其實不久就知道，實行軟禁他們是實。

十七日清晨，毛處長對黃杰報告說：「昨晚曾與劉家駒總領事見面，得悉天安方面的部隊與眷屬，已開拔到基鴻。自我軍進入越境後，共軍在芒街附近，集結三萬餘，似乎有跟踪進擊的可能，法方對我們的處置，在越南的負責人不能決定，須向巴黎請示，目前要按國際公法，把入越國軍，暫時軟禁」云云。

又劉總領事見黃杰時也說：「國軍入越後，中共總理周恩來即向法方廣播，責備越南的法軍，不應准許國軍入境，且大放厥詞，要法方擔負起戰爭的後果，巴黎方面，非常恐懼，因此有軟禁國軍的措施」云。

在黃杰書中的「河內一週」那一篇當中有些話，足見那時他內心的痛苦，茲摘錄如下：

「十二月十八日，我派毛處長去西貢，探詢眞實情形，一去便無消息，每日除劉總領事來此坐談片刻以外，我們整天都是緊鎖着房門，彼此沉默的相對，異鄉淒涼的滋味，隨時都會觸發我們內心的傷感」。

「今天是農曆十一月初二日，爲我四十八歲的生辰，一早起來，何參謀長和張參謀長向我拜壽，恭立在一傍，默然不語。我看他們兩人的眼角，滴下了晶瑩的淚珠，我的心境，也被拖進痛苦深淵，在戰場上過慣生活的人，感情不應該這樣脆弱，此時我像是失去了自制的力量，一番感觸，悲從中來，嗚咽不能自己！」

「河內算來才住上一週，一週的時間，在平常一瞬就過去了，此刻我感覺到這一週像是過了幾年，漫長而且淒暗！」

以後由河內到海防，是十二月廿二日下午，法方安排他在奔埠街商務酒店，只宿一宵。次日（廿三）上午八時，法方沙如上校陪同他，乘專輪赴宮門，當日下午四時到達。

宮門位於南海之濱，是煤礦區內一個小市鎭，有華僑也有本地人，都是挖礦或捕魚爲業的，商店也有些是華僑經營的。黃書「宮門的磨鍊」一篇中，開頭就這樣說：

「十二月二十三日由海防到達宮門後，我就一直住在這所華僑開辦的中華小學裏。我的參謀和衛士，住在樓下，我獨自佔着樓房的一角。幾個月以來，全在紛亂緊張的空氣中打發，我的心靈也和我的身體一樣，需要靜靜地休養，自然這是一個比較適宜的環境，可是，我繫念着幾萬官兵的前途，也繫念着自己的遭際，還有大陸的沉淪，妻兒的離散，這些羈愁別恨，盤據着我受創的靈魂，說什麼也放不下這顆飄浮的心，使我能享一點靜中的滋味，代之而起的是寄人籬下的苦悶……。」

又有一段，提到他關注蒙陽與來姆法郎兩地他的部隊的事，由此可知，宮門是接近該兩地的。他說：

「我到宮門以後，就特別注意蒙陽與來姆法郎兩個營區的環境和秩序，一方面不斷向法方提出交涉，要求改善，一方面着手內部的整理。這時營區的範圍擴大了，自建營房的工作也開始了；另外組織補給委員會，負責領發補給，設立聯合診所，醫療傷病，開辦合作社，供應日用品，組織憲兵隊，維持秩序，漸漸把一切都納入正軌。同時我規定：凡屬對法方的交涉事務，由我親自處理；蒙陽與來姆法郎兩個營區的一般行政業務，詢法方的意見，初期派本部副參謀長范湖少將與桂西師營管區司令李繩武少將，分別負責。」

迨至三十九年八月底，蒙陽與來姆法郎兩營區的部隊由宮門運往富國島以後黃杰本人便由法方安排，離宮門住到西貢去了。

法方在西貢設有一個聯絡處，專責留越國軍的一切交涉事宜，黃杰移住西貢，與該聯絡處長接洽各事，自然較方便了。

認識中國

有關「大學生刊物」的投書

柳以青

任何報紙上的「讀者心聲」、「讀者意見」、「讀者投書」等，我都是很感興趣和重視的。

最重要的是：我首先該感謝報章、雜誌的主編們，他們有寬宏大量的心胸，把不代表他們報章的意見刊登出來，而這些意見和心聲是反映了他們的讀者的。

固然，我們不能否定：有些人是故意用了這一「開放」的天地來從事私怨的報復，但是，我們總不能因噎廢食地，把所有「讀者心聲」、「讀者意見」和「讀者投書」的設置的積極價值給一筆抹煞了。

我曾見過極端反對「讀者心聲」版設置的人，他們總是認爲那是主編人的偏見或利用，借以打擊主編自己私下所認爲不好、不妥、不善的人。這個可能性，我不否認，但是，他們卻忘記了：任何的造謠生事，假鳳虛凰的安排，總是瞞不過「聰明的讀者」的。然而，就是這些極端反對「讀者心聲」版的人們，對任何的「讀者心聲」，總是先睹爲快的。這種心理，我當然不便去推測，可是，這更證明了一件事實，那反對「讀者心聲」設立的人，正是最需要閱讀「讀者心聲」版的人。在這種情況下，爲報章、雜誌的主編們，難道不更該珍視和擴大這一「讀者心聲」版嗎？難道我們在尊重人權的世紀裏，不願意見到別人的不同意見，不同觀點嗎？請想：那人權尊重的概念，恐怕只是空想，而沒有實踐。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危機，如果讓我說一句的話，那恐怕就是對任何理念，只懸於空想，而沒有脚踏實地的去做。這裏，特別是指那擁有好的和聖善理念的人們。

萬人雜誌的「萬人意見」欄之設置，並且主編也撥出不少的篇幅來供讀者們發表心聲，這一措施是值得鼓勵的。這也卻是合乎萬人雜誌所倡導的「編者、作者、讀者」三位一體的精神，和其具體的實現。盼望這一「萬人意見」欄永遠保持，永遠繼續。

「刊物紅卜卜」的看法

在本刊的第三七三期（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萬人意見」欄中，刊出了由「一浸會學生」寫給萬人傑先生的信，這裏不避「文抄公」的嫌疑，再抄一次。

「萬先生：雖然這兩份刊比較舊一點，甚至已經過了期，但我覺得仍然對你們有價值。裏面每一篇文章（除了少數）都是『紅卜卜』，可供你們每一位正義反共戰士參考，然後執筆攻伐，使所有爬蟲現形。不但可以從這兩份刊物中知道潛在校內滋事分子及可能已控制了刊物內容，亦可知道紅色魔掌已伸展到學校，可能有不少矇查查的同學受騙，尤其是理科的同學，多是往理科書裏鑽，對中國大事，確實知道的程度不多。但他們亦會有一份蠻勇及想『認識中國』的『勁』，很容易上當。在這裏希望各位文化戰士執筆攻伐，使所有專上學生明曉眞相，免受其愚。貴刊近期柳以青君之評論甚爲洽當，煩請柳君亦對這二份刊物『批判』。最後，希望以後能提供更多如此刊物給貴社參考，作爲資料，使大專學生至少有所警惕。」

這封「萬人意見」，並不是因爲其中提到了我，所以就把「她」重抄一次。事實上，我的看法，卻是從另外角度來看問題的。

很不客氣的說：這位「一浸會學生」在信中所表現的態度，我並不太欣賞，原因是：爲什麼「他」或「她」總是在發現了「他」或「她」以爲不妥的「文章」，不直接地寫出來，給予「他」或「她」自己的意見，然後，試看刊登「他」或「她」有關係的「學生報」；如果不被刊登的話，那末再投來「萬人雜誌」或其他的報刊。這是一位負責任的表現。決不好就把「他」或「她」認爲有問題的「刊物」，一擲而下，交由「每一位正義反共戰士參考」，並希望「各位文化戰士執筆攻伐」。

據我所了解的萬先生，以及萬人雜誌上的各位作者，包括我在內，我們並不以爲我們是「反共戰士」或「文化戰士」，我們只覺得：我們該把我們以爲對的張揚出去，不對的也張揚出去；對前者，我們很自然地加以鼓勵和讚揚；對後者，我們又會很自然地在字裏行間給予批判、攻伐。

我以爲：這只是盡了目前所有「傳播工具」的效能而已。至於讀者們，我們只是幾枝筆，幾個人，並沒有什麼「偉大的」強制能力，只是直指讀者們的良心，善端和淸明，盼望讀者們也因之而掀起自己的關心，自己的關切和自己來掌握自己的命運的努力。

我相信：任何的欺騙都是有被揭穿的一天；任何的蒙蔽，也總如天上的浮雲一般；任何企圖以利用「工具」的陰謀，也最有破產的一天。

既然「你」或「妳」發現了「浸會刊物」中有「爬蟲」、有「滋事分子及可能已控制刊物內容」，已知道「紅色魔掌已伸展到學校」。同時，又擔心着「矇查查的同學受騙」等，這是「你」或「妳」的良心、善端、清明之發揮，那麼，「你」或「妳」爲什麼不爲造福「你」或「妳」的同學們，「你」或「妳」的學院而發揮一份力量呢！

不要把「你」或「妳」所遭遇的困難，完全推給別人吧！那不是面對現實，向現實挑戰的精神，同時，也不是現時代海外中國青年的精神。不要太小看了自己的能力，如果「你」或「妳」認爲所發覺的「不妥」，只是「偏見」，不是「眞現」的話，那麼，「你」或「妳」，即使再聯絡到大多數的人，也是力量甚微的。如果「你」或「妳」所發覺的是眞切切的「眞理」，不是「偏見」的話，我以爲：「你」或「妳」一個人的力量已經夠了。原因是：「你」或「妳」一定知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我總是以爲：如果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再不能獨擋一面，來處理面對的挑戰的話，那卻是我們國家民族的不幸。「你」或「妳」千萬要知道：只有「你」或「妳」的自覺、自動、自信的行動，才能使自己站得住，同時也可以使國家民族站得住。

「你」或「妳」已經發覺到「溫室的花朶是耐不住風吹雨打的」，難道，「你」或「妳」今日所面對的問題，卻需要找一個「溫室」嗎？因此，我很不客氣的說，「你」或「妳」的這一態度，我實在不欣賞。但是，我相信「你」或「妳」對我的「不欣賞」的態度；該有反省和充分了解的。

最近，我不得不對「你」或「妳」對我的觀感加以澄清一下。

承蒙萬先生的大量，使我在「萬人雜誌」寫這個「認識中國」專欄，已經快三年了。使我特別感到欣慰的是：是萬人雜誌的言論自由政策，可以這麼說：三年來，任何一篇我的稿子，都沒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授意」和「干涉」，我總是憑了我的良知、善端和清明，我行我素的。因此，「你」或「妳」的信件以及刊物，我並沒有看過，萬先生也沒有向我提過，如果不是在「萬人意見」欄登出來的話，我並不知道，還有「一浸會學生」來信稱讚「柳以青君」。

事實上，「你」或「妳」對「貴刊近期柳以青君之評論甚爲洽當，煩請柳君亦對這二份刊物『批判』等語，我表示敬意，但是，「你」或「妳」的「煩請」，恐怕是礙難從命的。我已經很坦白地告訴了「你」或「妳」，我在此所寫了三年的專欄，沒有一篇是在別人「授意」、「干涉」和「煩請」下動筆的。或許「你」或「妳」還記得吧：大概在一年前，萬先生在讀者們攻擊之下，不得不公開發表聲明稱：「萬人雜誌的言論是自由的，所有文章，除了『每週評論』外，都不代表本刊的立場。」

事實上，我爲文的宗旨，絕沒有要爲了討好誰來寫的，對讀者們贊成我的論點的，我們是知己，知心；不贊成我的論點的，我也覺得他可以有他的觀點。這是我一向寫文章的態度。盼望「「一浸會學生」君原諒。

「中大學生報」的內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快報的「讀者之聲」也刊出了一篇「讀者心聲」，那是有關中文大學學生報的。與「一浸會學生」所感受的可說是無獨有偶的。這裏抄錄下來，使讀者了解目前大專院校學生報刊所產生的問題癥結：

「編輯先生：我是貴報的長期讀者，也是中文大學的學生，最近中大校園發生一些不尋常的事件，我想向全港的納稅人報導一下實際情況，以免導致市民對中大學生有所誤會。最重要的是要說明中大學生並非個個是左仔。

這件事就是關於中大學生報被同學要求獨立的問題。中大學生報名義上是學生報，理應代表同學心聲，但數年來一直被幹事會操縱，成爲學生會喉舌報，令很多同學反感。原因是學生報的稿件思想偏左，大捧中共政權如何偉大美好，原有的『水塔之下』一欄今年也被删除，同學投稿要合其路線方獲刊登，否則便石沉大海。最近有同學以『洪向紅』筆名投了一篇稿被學生報編委認爲是『托派』，故扣留不登，但卻印了二百份內部流通，且寄了一些往左派工會作『反面教材』。中大學生報編委老爺竟壟斷獨裁至如此地步，因此引起同學們叫怒，要求中大學生報脫離幹事會，由代表會監察，並由全民投票選出。中大學生報之缺乏代表性可從中大基督徒團契最近所作的問卷調查結果獲得證實，調查結果顯示有八成以上同學認爲中大學生報沒有代表性。（見星島日報十一月二十二日港聞版）。號外中大代表會所作的同樣調查亦顯示同學對學生報極端不滿。因此學生報獨立事件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中大學生對中大學生報長期不滿的情緒爆發。記得年初時中大學生報響應中共「批林批孔」運動，將學生報的中大校徽刮去「博文約禮」的校訓四個字（因爲那是孔子說的），曾引起同學們猛烈抨擊，但學生報老總卻狡辯說學生會會徽是沒有「博文約禮」四個字的，查實學生會並無學生會會徽。

現在校園內「托派」與「擁毛派」正互相攻擊鬬爭，方興未艾。中大學生有部份是職業學生，受某方面支持，經常搞事，煽動同學與政府對立，與學校對立，很多思想單純的同學受其矇騙，被利用爲政治工具也不知。我做過學生報編委，也做過學生會理事，身受其害，故欲憑良心將內幕揭露，以免更多同學受愚。

雪山紅啓　十二月四日

從這一封「讀者之聲」中，我們又看到了學生與學生報刊的脫節情形。

同樣，我也覺得中大與浸會的學生與學生刊物所發生事件一樣，這應該是中大或浸會學生們彼此要解決的問題，不信的話，盼望他們看看港大學生與學苑的事件。

爲正義，爲眞理，爲絕大多數的同學福利和利益，現代的海外大學生眞的能夠沉默寡言嗎？要知道：香港是一個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啊！

共軍的軍事幹部

方君歸

幹部的類別

共軍的軍事幹部，包括軍事工作幹部和政治工作幹部，大致可以分別三類：

第一類是「紅軍幹部」，凡在蘇區時代（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參軍的官兵均屬之。平均年齡在六十歲左右，現在成為師級以上幹部的主要部份。

第二類是「老革命幹部」凡在抗戰後（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中共政權成立後韓戰停火前（一九五三年）參軍者均屬之。平均年齡在五十歲左右，現在大多擔任師、團級幹部。

第三類是「新幹部」，凡在中共武裝部隊「正規化」後（一九五四年）參軍者均屬之，年齡比較為輕，但都沒有實戰經驗，除少數比較突出者外，大多為現任營以下幹部。

幹部的教育

共軍軍事幹部教育，最主要的一個特點，是不設養成教育的軍官學校。中共的軍事幹部，除少數紅軍老幹部外，都是由士兵中選拔培養出來的。在士兵升為排連級幹部後，始送入初級兵科學校，營級幹部入高級兵科學校，團級幹部入軍種軍事學院，師級以上幹部入高等軍事學院，在校受訓幹部都由部隊派來的，畢業後亦都回原部隊。

這種教育系統，在文革期間曾受到破壞，林彪事件後，各級軍事學校已逐漸恢復正常，此外中共軍事最高學府高等軍事學院及政治學院，已於一九七〇年合併為軍政大學，企圖恢復延安時期抗日軍政大學的辦校精神。

幹部的派系

共黨建軍初期，由於發展武裝力量之地區不同，以及各地區武裝部隊領導人均存有佔山為王和擁兵自重的觀念，「山頭主義」因而產生，共軍內部的派系亦由此而形成。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共黨的鄭州會議上說：「軍隊也有幾個山頭，一方面軍兩個山頭，二方面軍兩個山頭，四方面軍四個山頭，陝北兩個山頭，在延安黨校，夕陽西下，散步時也分山頭，上館子吃飯也分山頭，山頭之內無話不講，話不好給別的山頭講，甚至躲飛機時，也分兩條路走，要命令時也不混雜。我們採取什麼政策呢？要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消滅山頭。山頭是歷史原因和地區不同造成的，現在看消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這一段講話，說明了共軍內部不但有派系，而且大山頭裏面還有小山頭，並且壁壘分明，不容混淆。不過共軍內部的派系，並沒有被消滅，迄今仍然存在，只是因為經過抗戰、戡亂、韓戰等階段，共軍曾不斷的擴充兵力，並且多次整編，各派系的實力，互有消長。

中共軍事幹部的派系，大致可以分為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系統，賀龍的紅二方面軍系統（以後的「一野」），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系統（以後的「二野」），陳毅的新四軍系統（以後的「三野」）。在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系統內又可分為林彪的紅一軍團系統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系統。在林彪的紅一軍團系統內還可以分為林彪的「四野」系統和聶榮臻的「晉察冀系統」（以後的「中央直轄兵團」）

所以共軍軍事幹部除一九五四年以後參軍的「新幹部」外，都受到派系關係的影響。

幹部任用的慣例

共軍軍事幹部的任用，受到派系關係的影響，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逐漸成為慣例。

第一、共軍中央領導機構的重要幹部，一向都是由毛澤東曾任總政委的紅一方面軍系統中遴選出來的。歷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林彪，現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葉劍英。歷任總參謀長徐向前（未到任）、聶榮臻、粟裕（紅一方面軍一軍團師長後入陳毅系統）、黃克誠、羅瑞卿、楊成武、黃永勝。歷任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已故）、譚政、蕭華、李德生。歷任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已故）、黃克誠、洪學智、邱會作、張宗遜（紅一方面軍十二軍軍長後入賀龍系統）。現任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已任海軍司令員二十五年）。歷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已故）、吳法憲、馬寧，其中除徐向前、李德生、馬寧（一九七四年六月新任）等三人外，都是紅一方面軍系統出身的幹部。

第二、地區軍事領導機構幹部的任用，由於大軍區建立之初，軍區領導機構的負責人，就是駐防野戰軍領導機構的負責人，無形中劃分了各派系在地區的勢力範圍。以後六個大軍區雖改組為十個大軍區及三個直屬軍區（文革後改為十一個大軍區），軍區內的駐軍亦因韓戰和對蘇聯備戰有所調動，但各派系在地區的勢力範圍基本上並無變動。各個派系的幹部大多在自己範圍內升遷。所有大軍區司令、政委一級的重要幹部，絕大多數連任十多年。如原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政委劉興元，原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前成都軍區政委郭林祥，前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志、現任政委冼恆漢，前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王恩茂，前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已故

），前內藏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烏蘭夫等都是從一九五四年十月就出任該職的。又如原任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政委葉飛、劉培善，原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政委曾思玉，前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原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袁升平，前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政委李成芳等，他們都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間先後出任該職，這些人有的任職在二十年以上，少的也有十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才因整肅而撤換了一部份，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由於八個大軍區司令員的互調，始變更了這種情勢，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相信他們還要繼續幹下去。

在大軍區的副司令員、副政委和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的首長，各兵種、省軍區、各野戰部隊的司令員、政委、副司令員、副政委、軍長、師長等，也大多出任現職數年以至十餘年，最多的可達二十年。他們之中能夠升任的最高職務，就是大軍區的副司令員、副政委。因此二十年來，大軍區的副司令員、副政委、副參謀長、政治部副主任的員額增加很多，由原來的三、四名增加到十多名。這種局限性的形成，派系關係，爲其主因。

領導構機幹部的現況

㈠共軍軍事領導機構的重要職位，到目前止，長期處於缺員狀態的，計有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第二砲兵司令員和政委、裝甲兵司令員等共六名。這些都是共軍的中央領導機構重要首長，也是最高統帥的軍事和政治幕僚長，又是秉承最高統帥之命，對具軍事領導機構行使指揮、命令與管制的主要負責人。沒有他們，這個統率部便陷入癱瘓狀態。

㈡中共軍事領導機構二十四個單位，現任重要幹部共六十四人，其中除去黨政幹部十一人，計有軍事幹部五十三人。在這五十三人中就有九人正在接受檢討，面臨可能被整肅的命運，這些人是原任總政治部主任、現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空軍政委王輝球，鐵道兵第一政委劉賢權、政委宋維栻，原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現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原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現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原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現任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原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現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劉興元。這些人都受林彪事件的牽連，被指爲與林彪事件有關，「林彪的死黨」、「林彪死黨的同伙」，有的在去年八月就開始檢討，有的從今年二月澈底清算，他們的問題雖然還沒有作出結論，但對其現職，必然會有影響的。

㈢共軍軍事領導機構的五十三名重要軍事幹部，按派系區分；紅一方面軍系統三十一人，佔現職軍事幹部總數百分之五十八點四。紅二方面軍系統十六人，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一點四。紅四方面軍系統四人，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二點六。新四軍系統四人，佔總數百分之七點六。在中共軍事幹部的四大派系中，仍以紅一方面軍系統佔有優勢。但在共軍的中央領導機構的絕對地位，已經受到打擊，在各大軍區亦由過去能夠掌握的半數，逐漸削弱。

共軍幹部面臨接班困難

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澤東從周恩來手中取得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後，三十九年來始終兼任。一九五九年四月，他可以放棄「國家主席」職務，但不肯放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因爲他深知只要軍權在握，他還有可能從第二綫再度進入第一綫。固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依靠軍隊的力量，鬭倒了劉少奇。以後林彪要想奪軍權，提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說法，毛澤東大爲不滿，爲了保持軍權，反駁說：「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由於毛澤東掌握了軍隊，林彪才敗下陣來。因此毛澤東不但把共軍的軍隊作爲黨的武裝力量，而且把中共的軍隊作爲他個人奪權和保權的工具。

中共的軍隊，是黨的軍隊；中共的軍事組織，是黨的附屬機構，這種情況，在毛澤東有生之年，將不會有所改變，可以斷言。

中共軍事幹部的派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紅二方面軍系統領導人賀龍首先受到整肅，賀系高級幹部被鬭爭者達三十多人，以後紅四方面軍和新四軍系統幹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壓制，只有由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發展的林彪「四野」系統勢力，不斷擴張。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後，林系高級幹部又先後被整肅。一九七二年一月，新四軍系統領導人陳毅病故，共軍的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軍三個系統，失去了領導中心，正面臨分化和瓦解的命運，只有紅四方面軍系統，形式上還能保持相當勢力。

在林彪的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指出中共的文革派已握有兵權。如果屬實，則舊的派系逐漸沒落，新的派系崛起，它的演變對中共的軍事幹部，有深遠的影響，值得注意。

到目前爲止，中共軍事組織的重要職務，還是掌握在「紅軍幹部」手裏，「紅軍幹部」的平均年齡雖在六十歲左右，但現任要職的「紅軍幹部」，實際年齡都已超過平均年齡甚多。以中央軍委而論，第一副主席葉劍英七十七歲（一八九八生），副主席劉伯承八十三歲（一八九二年生）、聶榮臻七十三歲（一九〇二年生）、徐向前七十六歲（一八九九年生）。各總部、軍種、兵種、大軍區的負責人在五十五歲以上的就有副總參謀長李達（一八九四年生）、彭紹輝（一九〇九年生），總後勤部部長張宗遜（一八九八年生），海軍司令員蕭勁光（一九〇三年生）、第一政委蘇振華（一九〇九年生）、政委王宏坤（一九〇七年生）、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一九〇六年生）等。這些「紅軍幹部」頗多僅負有名義，而實際上已不能執行職務。在五至十年以後，這些「紅軍幹部」，勢將不能續任現職，而在抗戰以後參軍的「老革命幹部」，現在還是師、團級幹部，五至十年後，他們可以升任軍級以上的職位，但也只能充任中央軍委各總部所屬部的部長、軍種、兵種、大軍區的副司令員、副政委，而不能接替以上三種的職務。中共雖經常提出要培養「革命接班人」，但在軍中除了少數例外，所發現的都是把基層幹部提升爲團一級的領導崗位。因此在五至十年以後，共軍的軍事幹部可能面臨接班困難的景況。

仰光的「奪屍」風潮

胡蓑之

最近仰光因爲一宗「奪屍戰」，幾乎鬧得滿城風雨，震撼世界，致令全球各地的報紙，多半以顯著的頭條地位來刊載這項爭奪死屍的新聞。眞沒想到那位已經過氣、且已被人遺忘了的前聯合國秘書長字丹的名字，死後還要在報上亮一亮相，出出風頭，而仰光也給世人增加一層印象。

仰光是緬甸的首都，這座佛國的京城，爲緬甸政治、文化、經濟、商業的中心。在英國統治時期，仰光爲緬甸首府，一九四八年緬甸獨立後，卽成立了聯邦政府，仍以此地爲首都。它位居仰光河的北岸，距河口僅二十一哩，扼伊洛瓦底江的入海處。這裏距英國利物浦爲八一六二浬，距美國紐約九七九七浬，橫濱四二二二浬，新加坡一一六四浬，加爾各答七七六浬。故海、陸、空交通發達，商業繁盛，全緬對外貿易的出入口貨物，約佔百分之九十由仰光所吐納，以是，仰光在東南亞方面，是一個頗爲重要的商埠。

其實，仰光的歷史並不很長，在一百五十年前還是一個沼澤地的漁村。原因由於元、明以來，緬甸曾經內附於我國，惟反覆不常。淸乾隆三十四年（公元一七六九），遣傅恆往征，緬王投降；並於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來賀萬壽，受封册。後以英併印度，地與緬鄰，遂啓窺覦之端，藉口尋釁，二次侵緬，割其西部數州；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復興兵滅緬甸，置爲印度屬州。而仰光則在一八五一年間，英人卻已助其開埠興市，經數十年銳意經營，始成爲一個現代化的都市。

仰光全市面積爲六十九平方哩，戰前人口約五十餘萬，戰後則增至約達百萬人。其中以緬人、印人爲最多，華僑次之，西洋人則佔極少數。緬甸獨立後，曾經發生過內戰，以致經濟困難，故仰光市的各項建設工作進行甚慢。

不過，市區尙稱整齊，街道沿東西方向延長，南北方向稍短。就人口居住的情形而言，全市可以分爲三大部份：㊀是過去西人集中的地區，㊁是華僑與印度人所居住的地區，㊂爲緬甸人所住的地區。在西人區裏，過去有英國駐緬總督公署、民政長官公署、高等法院、郵政局、鐵道局、市政廳等機關。現在緬甸聯邦政府及市政府官署，仍設在這裏。

換言之，此區不僅是政治中心，同時也是商業中心，一切洋行、銀行、工廠、和市場等都集於此。其中如商人街、巴素坦街、百貨公司林立，洋房高聳，綠蔭夾道，顯示着濃郁的歐洲風味。英人的勢力雖已退出這塊土地，可是街頭景色，依然遺留有西洋情調。

華僑與印度人的區內，所有建築物和道路，都較爲遜色。其中的蒙古街，是印度齊知人（印度種族之一，膚色較白，長於經商而含有蒙古人血液者）的錢莊集團，計有穀米交易場、布疋批發所、金銀珠寶店、及回教、印度教的教堂等，各色各樣的印度風味都集中在這裏。

華僑則集中於廣東街，這條街是全市交通孔道，每日自晨至暮，車水馬龍往來不絕。兩邊所排列着的大小商店，門前的招牌，都淸一色地寫着中文大字，從外貌上看來，純粹保持着古色古香的中國風格。由於廣東大街的商人，百分之九十五爲華僑，他們帶來了祖國如廣東、福建各省的風俗習慣，每當農曆新年，幾乎整個廣東大街的商店，都分別懸燈結綵，貼揮春，爆竹之聲，此起彼落，日夜不停，充滿着祖國過年的情調。海濱街則是華僑穀米土產進出口商店，倉庫，以及碼頭的所在地，也可說是全緬貨物的集散地。

至於緬人所聚居的地區，大部份在九文台、甘馬育、勃生堂、永盛、淡文一帶郊區。該國獨立後，因外縣人口多半趨向仰光市集中，市區已無法容納，只好向郊區發展。由於五方雜處，郊區遂不像從前那樣冷落，居民也不是淸一色的緬甸人了。所以，現在仰光郊區的建築，差不多連接到河岸。

仰光的白塔路、非利沙街爲全市最繁榮的地方，電影院、酒館、餐室、冰店等都集中在這裏。每當華燈初上，遊人如鯽，肩摩轂擊，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百尺塔、南勃陶這幾條街，則有中國酒樓五、六家，小餐室也有十多間，均爲華僑所經營。百尺路和五十尺路的人行道上，更有露天茶座，星羅棋布，生意興隆。那裏的茶客們坐在路邊茶座上品茗，一面跟三兩個知己聊天，一面欣賞街道景色，那種風味，確是頗富詩意的。這兒的印度人，在夜晚成羣結隊地圍着火歌舞；緬甸人則獨自緩步街頭，演奏凡亞林，各樂其樂。

仰光既是一個美麗的東方都市，名勝古景自然也不少，其中有大金塔尤爲馳名。根據紀載：大金塔的底座有九百英尺長，寬六百八十五英尺，從塔底到

塔尖，高達三百七十八英尺，外型有些像我國北方的白塔。塔頂是用黃金鑄成的，頂的下面則圍有金盤，沿盤邊還裝飾着不少的珠寶。整個塔身，外表塗上了黃金，日光照耀，金碧輝煌，任何遊客一踏入仰光市區，便會被那燦爛的金光所吸引。塔的四角，環築有四座較小的石塔，另外又有許多小型廟宇。所有這些建築物，全是建造在一座大理石坪台上，這坪台有一萬二、三千平方英尺的面積。從地下馬路爬到坪台上，要攀登七十多級的大理石石堦，凡參拜的人，在踏上石堦前，一定要脫鞋，否則就被認為不恭敬，而絕對禁止上去的。

到了坪台上再向上走，就抵達塔的正門。塔內有一座高約三丈的佛殿，裏面盤腳坐着一尊二丈高的石質如來佛像，在金塔附近的馬路上，隨時見到佛門弟子在對它膜拜。有時可以看見整隊的印度佛教徒，跳着土風舞步，口中歌頌着經典，直趨金塔而來。據說這些是來還願的信徒，他們千辛萬苦從自己家鄉趕來，了卻自己的心願。相傳這座金塔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中間經過不少次數的修葺，始成為今日的雄姿。

在大金塔東邊不遠的地方，又有風光明媚的大和石公園及皇家湖。這裏是遊客們必到之處，園地面積甚廣，約佔地二百九十多英畝，古樹參天，亂石砌成的小徑，縱橫曲折。園內矗立着僑甸開國元勳翁山銅像；經過那兒的緬人，無不肅然起敬。園的中央有一大湖，即皇家湖，俗稱大湖，佔地約一百六十餘英畝，四周奇花異卉，五色繽紛，綠樹蒼翠，四季常春。每當春秋佳日，在此湖邊小憩，遙望遠山含黛，金塔高聳，波光塔影，如在畫中。皇家湖的南岸，原有英人設立的快船俱樂部，建有三層洋樓，內分天台、跳舞場、枱球室等等，以供會員娛樂者。緬甸獨立後，聯邦政府收回改為俱樂部。大湖附近又有紀念維多利亞女王的動物園，園內有各種動物，形形色色，蔚為奇觀。最引人注目的是緬甸出產的虎、豹，印度的鬣頭鹿，喜馬拉雅山的羚羊和獅、象等。

在仰光北面的燕子湖，面積比皇家湖還大，因為跨在高解路上，故又稱高解湖。這湖的特色在於蜿蜒的湖灣，幽靜的島嶼，銀白色的風帆，點綴其間，宛然一幅畫圖。湖濱的私人別墅很多，各佔勝境，雕樑畫棟，結構精巧，為湖生色不少。美國人俱樂部建於湖心，有橋通湖堤，長虹臥波，頗為壯觀。捷遜畫院和仰光大學的搖船社，也建於湖濱，每屆炎夏季節，學生多來此划船或游泳，熱鬧異常，為仰光一個消暑的好去處。

面臨燕子湖的另一座膾炙人口的大理石建築物，那便是福建華僑林振宗花了不少銀錢蓋成的「振宗宮」。試想：一座巨廈稱為宮，可知它的宏偉了。它前臨燕子湖，門前綠楊萬縷，清流一灣，波光橋影，風景幽美。從外貌看，這座巨廈紅牆碧瓦，純粹為中國宮殿式。內部分成幾個住室，室內設備都是歐化，有些牆壁上還繪有西湖十景。門內有一座花園，頗具規模。據說：這大廈主人本出身木匠，因為刻苦耐勞，人又聰明，所以不久就做了包工、承造商、建築家，一帆風順地便擁有了十多間鋸木廠。於是他即成了旅緬華僑的首富，從而建造了這座馳名全緬甸巍峨大廈，準備過着下半輩子的安逸生活。不料他後來經營石油事業失敗而破產，這座華廈也就易主了。後來成為緬甸政府的迎賓館，雖已面目全非，可是當年的流水亭榭，一草一木，其遺跡仍依稀可尋。

位於仰光市中心的名勝，首推白塔公園，周圍都是壯麗的建築物。園內有緬甸的獨立紀念碑！高插雲霄，與西面矗立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遙相輝映。提起這座紀念碑，倒富有歷史意義，即緬甸政府為紀念一九四八年脫離英國獨立而建築的。當緬甸第一個獨立節，前緬總理宇努在主持獨立紀念碑奠基典禮時曾祝頌：「願緬甸國運昌隆，獨立紀念碑永垂不朽！」但是緬甸獨立後不久，國內即烽烟四起，戰亂連年，直到現在還隱伏着重大危機，相傳這次仰光大學學生和僧人因奪屍而發生的暴動，可能是共黨或流亡的宇努所煽動。

談到仰光大學，它是緬甸的最高學府，距離燕子湖甚近，那裏的樹木蒼翠，環境清幽。戰時設有浸信學院（即神學院，戰後不久似已停辦）、醫學院、農學院、師範學院、法學院、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等。設備完善，為東南亞著名的大學之一。該校學生逐年增加，每年應考者約達四萬人，取錄的不過五、六千人，現在全校學生約共三萬人，華僑學生約佔四分之一強。

由於宇丹是在前總理宇努任內出使聯合國的，隨後即出任了聯合國秘書長。因此，現任緬甸元首尼溫將軍認為：宇丹始終是宇努的朋友，而是不滿於他的政權的。所以，這次宇丹的靈柩由紐約返回仰光時，尼溫政府並沒有舉行迎靈儀式，仰光大學的學生及僧侶們，乃藉口奪走宇丹的靈柩送往仰光大學，準備安葬於該校校園裏。數日後，政府則派遣大批軍警衝入該大學校園，又將宇丹的靈柩奪回。從表面上看，仰光大學學生此次行動，似乎是宇丹及宇努的擁護者，但實際上，它們是藉題發揮的。當宇丹的靈柩奪回交由其遺屬，安葬於市中心區的墓地後，學生和僧侶們又趁機發動反政府暴動，結果共有一千六百餘人被捕，其中有五百名女子。是故一般認為：仰光大學學生中有不少已受共黨控制。事實上，中共早在二十年前已與緬共勾結，除支援緬共於一九五四年時發動叛亂，而促成緬甸內戰之外，並進行大事滲透。正如前總理宇努所說：「我的中立主義政策，已由於仰光的中共大使館不斷進行活動行遭失敗！」於是他便引退，職務由宇巴瑞所繼任。一九五七年七月，宇努收回其政權，共黨又隨之復活，尼溫於五八年九月發動政變，暫時接管政府。六〇年宇努獲選再出組閣，又為共黨所困擾至六二年三月始告垮台。

尼溫從那時起便自任軍政府主席，他並與中共簽訂了一項「中緬邊界協定」。其外交亦採「中立」政策，但他對內的共黨分子卻採強硬的鎮壓手段。一九六二年七月，當仰光大學五千名學生發動親共暴動時，曾有十六名學生被槍決！六三年十一月，更進一步地封閉了仰光大學，引起全國到處發生騷亂，尼溫又施行鎮壓手段加以平息。由此可知仰光大學的學生此次行動，很可能受了中共特務的指使。由於多年以來，宇丹一直利用聯合國秘書長的職位，暗中協助中共混入聯合國的陰謀，終於在他任內達成目的。而宇丹死後，尼溫政府沒有熱烈表示致哀，北平為了感恩圖報，乃暗地慫恿仰光大學的左傾學生，乘機竊發，以困擾尼溫政府，而利於中共混水摸魚！不過，仰光大學三萬名學生中，只有一千多名壞分子進行此次事件，顯示好學生還佔絕大多數呢。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51 「大鳴大放」

大概由於匈牙利反共事件及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暴政的影響，我們才比較迅速地恢復了「自由」。當然，這「自由」只是極有限度的，但確比被鬪爭和拘囚在勞教所時遠勝了。

我們從「勞教所」獲釋後，正是中共展開「大鳴大放運動」之時。

當「三反」結束時，我以爲不會再有其他「運動」了；誰知梁頌平、李尙拔等入了「新生訓練班」，我投進了「司改煉獄」。

「運動」一個接着一個出現，凡有「運動」，必有千千萬萬無辜者慘遭折磨。

在「反胡風運動」中，我被打成「勞教員」。

現在，我「光榮地恢復工作」了，「大鳴大放運動」又展開了。

在「鳴放」之初，人們都有着「思想顧慮」，人們不敢「鳴」，更不敢「放」。當然，誰都想「鳴」，誰都想「放」；積了一肚子寃氣，不想噴射出來才怪！

可是，誰都恐怕「鳴放」的結果是：將自己打成「反革命」！

代表這思想的，便是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北平「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該文作者費孝通說：「先從知識分子方面來說：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裏熱，嘴卻還很緊，最好是別人爭，自己聽。要自己出頭，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爲天下先。依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思想的人還是佔多數。」費孝通指出，他們有顧慮：「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費孝通這些話，確實代表了當時大陸知識分子的心聲。這時候，「幹部業餘文化補習學校」的工作人員，曾集中到「粵中行署文教處」聽「傳達報告」。

平常幹部聽「報告」時，共黨是要求聽眾做筆記的；可是這次卻十分特別，一律不准做筆記或摘要。

究竟這是一個什麼「報告」呢？原來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共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席上的「講話」，題目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這篇「講話」在六月中旬，即「鳴放」最熱烈時，曾公開發表；然而卻是經過修改的。

「文教處」照油印稿向我們宣讀毛的「講話」時，我雖沒有做筆記，卻淸楚地記得有兩點是後來刪掉的：

第一點是，毛澤東認爲斯大林雖然初步認識了「人民內部的矛盾」，卻不敢正視和不能適當地處理這問題。

另外一點是，毛澤東強調節制生育的重要性，毛澤東公然說：「倘若不節制生育，中國便會滅亡。」

關於節制生育的重要性，筆者一向認爲是解決當前世界問題的關鍵。如果人類再瘋狂地繁殖下去，人類必將走上集體毀滅之路。

毛澤東關於節育的「語錄」，本來並沒有說錯；不知怎的，他有膽量對「內部」這樣說，卻沒有膽量公之於世！

到了今天，中共還在「世界人口會議」中胡言亂語，胡說中共已解決了「人口和糧食問題」！

中共這樣做，只是想欺騙自由世界，使人們以爲「社會制度問題」比「人口問題」更重要。爲什麼中共這樣做呢？

答案是：自由世界人口劇增便會大亂，中共認爲自由世界大亂，便是「共產革命」成功之時！

目前在大陸的人，倘若有第三個孩子出生，這孩子便不能獲得糧食配給，而要喫「高價糧」。據

談「小孩與狗」

這期本來打算談國片「小孩與狗」、「愛」之外，特別想談一部西片，但在動筆之前，有一位朋友問我看過于聽導演的「慾潮」否？我近來幾乎每片都看，但本來不打算談它。朋友說：「我引爲遺憾的是，幾乎本港影評都罵『慾潮』，但卻沒有一篇能夠罵出所以然來。」想想，忽然也覺得可有值得一談之處。

聖誕前一期的影片映期，因爲不少青年觀眾，忙着購聖誕咭、禮物、編排節目等等。因此對於電影行業每年從十二月十七至二十三日都是低收入映期之一。邵氏公司在這期推出「小孩與狗、愛」，顯然早已抱定一個收入不理想的心理準備，不過筆者因爲覺得邵氏公司近來拍這類電影太少了，因此決定去看它，並且也要談談它。至於「慾潮」是離開影壇多年的影人夫妻于聽與夏厚蘭的作品，這部片子推出比「小」片早一期，儘管影評一致罵它幼稚，但賣座情況不錯，筆者也同意該片的確幼稚，賣座原因也不外由於賣弄變態色情，吸引「好此道」觀眾而已。但電影無疑也是將一句西方諺語[illegible]中，那語是「魔鬼要毀滅一個人，必須先使他瘋狂」。「慾」片中使用這個觀念的魔鬼便是電影中的神秘富家女寶齡，電影中的寶齡，因爲她的存在作用是將一個貧窮無依的青年泡製成心理病患者，使他變成性虐待及嗜殺者，最後被警追捕墮樓而死，好賺五百萬保險費，因此寶齡必須具有雙重高深學識；她是法學博士，也是心理學博士，至於如何塑造一位這樣的人物？編導與演員都無能爲力，所以只得利用自己的幻想來塑造。這部電影其中最壞的一點，也可能是我的朋友認爲罵不出所以然的一點，那是將寶齡的計劃完全成功，最後放洋而去，一個執法的探長，明知那是她一手泡製出來的罪行，卻沒

筆者所知，有些逃亡者是因被迫墮胎而逃亡的。

中共做的是一套，說的卻是另一套！

「大鳴大放」，便是如此！

在「鳴放」之初，大陸的知識分子都不敢「鳴」，更不敢「放」，費孝通寫的「早春天氣」，已是大膽極了。

人們不「鳴」、不「放」，怎辦？毛澤東便鼓勵大家「鳴放」。

在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在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更決定推行「整風運動」，表示要整頓黨員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中共表示要改善與「民主黨派」的關係，要改善黨羣關係。中共還號召各「民主黨派」和人民羣眾幫助中共整風。

在五月二日，「人民日報」在社論中說：「讓人民有不同的意見」；並表示「要在全國採取擴大民主生活，擴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使領導者和羣眾之間的矛盾變得容易發現和容易順利解決，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中感覺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

中共的號召，初時只得到知識分子冷淡的反應，因爲「解放」以來，知識分子已飽受打擊，簡直成爲「驚弓之鳥」！

在這情形下，中共中央統戰部便邀請「各黨各派」和「民主人士」參加整風座談會，表示出虛心接受批評的「風度」。

中共堅決地向人民保證說：「大家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中共這保證，使人們眞的「鳴放」起來了。

筆者雖然仍然不敢「鳴」，也不敢「放」，但對中共的觀感轉變了。

我想：「中共確實改變了，變好了，中國是有前途的了。」

在「勞教所」時，筆者曾有返回自由世界的念頭，因爲在中國大陸生活，簡直像生活在地獄裏，十分恐怖，到處都是牛鬼蛇神！

我認爲「鳴放」是中共改變的好現象。

「愛」、「慾潮」的問題

林巽

沒有教養的弱點來達到發財目的。這種結局的啓發性，放在電影中是相當不健康的。

邵氏的「小孩與狗、愛」兩齣短片合成的長片，「小」片由攝影師林國翔導演。「愛」是程剛導演，前者是一個失掉倫理之愛的悲劇，後者是寫父母之愛感動人的故事。兩部片子在摯情感人方面都有很優美的描述。但兩片的摯情基礎都滲有不少虛假的雜質。嚴格地說：它是戲劇效果與眞實感分裂的片子。

「小孩與狗」有一點點「鐵牛傳」及「白馬神童」的影子，編導所以走入歧途，就只着重孩子的「肚子餓」這個意念中大作文章，也是使文章越寫越糟的原因。「小」片中的小孩，因爲父母是貧賤夫妻，倆人鬧分裂了，父親到一家大賭檔去做侍應生，母親去做妓女，這可憐的孩子成爲無家的孩子，他肚子餓了去找母親，母親不理會他，去找父親，父親也不理他，他替人開車門賺了二毛子也給小阿飛搶走了，後來遇着一隻從富家被棄掉的狗成爲相依爲命的朋友。本來只着重寫一個失掉了父母之愛而到處流浪與流浪狗成爲朋友的故事已經很感人，何必強調肚子餓這問題。譬如說：孩子每天到母親及父親處分別取得一些錢過日子，那是很合理的，事實上電影中的妓女與孩子父親每天給兒子幾塊錢是有能力的，強調劇中人連這點能力也沒有卻是電影最基本的敗筆。要是電影不強調孩子「肚子餓」而強調在外面給人欺負，然後利用狗來保護他，可以搞出不少很充滿人情味的戲。甚至孩子從父母處取得的錢，都給等在門外的阿飛搶去，孩子再去求父母第二次，被父母誤會，那也是很容易賺人熱淚的情節。

「小」片的最大缺點就是藝術匠人爲了製造他在電影中的戲劇效果，硬生生將一對父母可能供養一個七八歲孩子的能力剝奪了。由於這一筆笨拙的抹煞，電影的戲劇魅力的基礎便虛假了。

程剛編導的「愛」寫一間貴族音樂學校的校工以及駕駛校車的司機，都打算讓女兒考入這間學校，他們的目的是打算讓女兒考得免費高材生，但因爲那兩個女兒都是貧家的孩子，被校長及校務主任因爲他們貧窮而拒絕她們報名。

校役與汽車司機都不忍女兒失望，於是妙想天開爲女兒僞填兩個有名有地位的父親，校役填上的女兒的父親是學校的名譽董事長，果然兩張表格送上去很輕易通過了，兩個女兒分別考到了首二名。但不幸的事突然出現，頒獎禮時那校役女兒的假父親從羅馬回來，及時主持頒獎典禮。那假父發現有人冒認是他的女兒，但爲了免致使那脆弱的女孩子心靈受磨折，不忍揭穿。後來因爲給同學看出，迫校工將眞相說出，女兒不忍父親受欺負，只得自己將眞相揭穿出來。電影的最大缺點是編導爲了表現倫理之愛外，對於誇張學校的教職員及學校中的同學的勢利及欺負貧人的言行太過露骨。「我們的學校不收貧窮的兒女」，這是電影中出至校長的話。儘管貴族學校的校長的確有如此勢利的做法，但他不會如此露骨的直說出來，反之他可能大打其太極說「本校收學生是重視實學的，不理貧富一律平等看待。」然後他說的一套，作的又是一套，那才是最深刻的手法。譬如好些電影大亨拍的是色情變態電影，他們口中說的何嘗不是自欺欺人的鬼計：我們要拍有教育性的電影一套。「愛」片嚴格說來被否定的應是那對貧窮的父親，編導也許自以爲同情貧人，其實是侮辱窮人。至於一間貴族學校的教職員，貴族學生，藝術匠人要否定他們，一定要從含蓄着手。你爲了要挑剔，越將人物醜化，觀眾看起來越覺得膚淺，這應該是塑造具有眞實感的角色的起碼學問。

豐收？

林定

中共「新華社」上月報導，大陸戰勝一連串自然災害，今年（一九七四）糧食總產量比去年（一九七三）糧食總產量二億五千萬噸大增，創下新紀錄。但一九七四年總產量確實數字，中共沒有報導。新華社並說，今年的棉花、食油、大麻、食糖和其他作物的收成非常好。卻沒有發表數字，亦無指出是否比去年增產或歉收，模稜兩可，令人疑惑。

中共的蠱惑宣傳，一向善於運用「數字遊戲」，特別是生產數字，早有「死人燈籠」之稱，最荒謬的莫過於「畝產萬斤」。此次竟然一改常態，只說比去年增產，不敢透露數字，使人有「捉迷藏」之感。其實，若果真的增產，只需把數字報出來，不用說什麼「收成好」、「創下新紀錄」這一類廢話，人們也知是否增產。可見，新華社所說「糧食豐收」，不足令人置信。

新華社特別標出一九七三年糧食總產量數字，以作自豪。然而，據十月十三日莫斯科華語講播說：「最近的十五年，中共的經濟還是在原地踏步。一九七三年收穫了兩億五千萬噸糧食，毛澤東把它吹捧為卓越成就，

重旱災，牧草缺乏，牲畜吃不飽，多瘦弱死亡。內蒙自治區鑲黃旗的「調查報告」指出：由於領導幹部思想上因循守舊，靠天養畜，單純依賴天然草場，使畜業生產存在着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在今年（一九七四）嚴重災害面前，持續多次牲畜大量死亡。新疆最大牧區的伊犂哈薩自治州，因遭到風雪嚴重侵襲，使廣大草原牧草稀疏，畜羣飢餓庾死，今年平均減產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新華社的「豐收」宣傳，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自欺欺人，「報喜不報憂」了。

去年十月五日，中共參加羅馬「聯合國世界糧食會議」，代表團長是「農林部」副部長郝中士，他在會議上吹噓：「中國做到基本生活資料保證供應，糧價穩定，人人有飯吃……。中國也從世界市場上進口一些糧食，但中國不是一個依靠進口糧食吃飯的國家。我們進口糧食主要是為了調劑糧食品種。……在糧食問題上，我們從不做投機買賣。世界大米出口量不大，如果中國不出口大米，大米價格勢必上漲。」郝中士的信口雌黃說法，顯然只能欺騙蒙查查的鬼佬，似乎中共不出口大米，世界便出現糧食危機。其實，大陸糧食生產，長期不能自給自足，從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十二年中，中共在糧食出入口方面是入超的。以一九七二年來說，輸入糧食為一百三十二億市斤，輸出為十億市斤，入超達一百二十二億市斤。郝某大言不慚的「我們是不依靠

輸入小麥，以作儲備及暫解糧荒。中共為了暴利，藉泰米短缺，趁火打劫，乘機抬高大米出口價格。去年大陸米在香港領導漲價，使香港人吃貴米，叫苦連天。鬼才相信中共「在糧食問題上，我們從不做投機買賣」的無恥謊言。

儘管「新華社」宣傳去年豐收，但中共則號召大陸人民勿以米麵為主糧，應多吃蔬菜、雜糧。同時嚴禁農民向公社無限制借糧，並且推行「搞清經濟」運動。所謂搞清經濟運動，是向農民追繳過去數年來的欠糧。由於農村長期缺糧，加上農民過去「三光」（分光、吃光、用光）、「四不留」（不留儲備糧、不留公共累積、不留公益金、不留種子）的惡劣現象，使農民家無隔日糧，每月都要向生產隊透支糧食才能維持生活。因此農民向公社借貸口糧，日積月累，無法償還，欠糧數字像滾雪球一樣，一年比一年大。中共在大陸農村掀起「追債」運動，動員公社幹部帶頭（因農村共幹大多也是欠糧者），對陳年舊賬，一律追還。農民無力償還，則要變賣傢俱抵償。因此，即使今年如新華社所說「豐收」，農民也要首先清還積欠，所以始終得不到足夠的口糧，生活又如何能改善呢！

大陸農民對中共年年宣傳豐收，已感到厭倦。他們廿年來都在飢餓中過日子，沒有一年「足食」，更談不上「豐衣」。同是在中國的土地上，以往「兩湖熟天下足」，「解放後」卻連年飢荒，難道真的是天災問題嗎？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親情比海深

在千萬人歡送，千萬人祝福聲中，揚巾揮手，邁上征途，走向青年軍營那一天的情景，在人生的史頁上，在難忘的腦海裏，我留下了最美麗的回憶，而且歷久彌新……。

也許是沾上了從軍的光榮太興奮，也許是為了就要辭別家人免不了離情依依……總之是在入營的前夕，通宵沒睡好，想閉眼假眠一會，也由於百感交集而情不自己，一直是瞪着雙眼到天光。

天剛亮時，就急不及待的爬起床來，想不到家人比我起得更早，母親忙着弄早餐，父親翻出一個陪伴了多年的手提旅行袋出來，檢了兩件汗衫背心和短褲，另外就是一本新買回來的日記，一百張平信的郵票，一疊信紙和信封，就將旅行袋的拉鍊拉起來了。母親很不放心的又將拉鍊拉開來，口中念念有詞的說：「看你，孩子出門去從軍，光帶這點衣服怎樣夠，天冷了，禦寒的毛衣也不帶一件，有什麼頭暈肚痛，應急的藥品也不給他準備一些……」

家父笑了一笑才對母親解釋說：「青年軍[illegible]像一個大家庭一

勝利，也僅能保留二十年前的水平。即使去年糧產，眞的如新華社所報導比前年「相當大的增產」，大陸人民還不是一樣缺糧！

新華社又說，陝西甘肅寧夏三省今年（一九七四）農業獲得豐收，農業總產量分別比去年增長一成至三成。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亦獲得較好收成。並說這是在「批林批孔運動推動下，廣大農村幹部和社員羣眾，執行黨路線，批判資本主義，不信『天命』幹革命，同各種自然災害展開頑強鬪爭」的結果。但根據大陸各地的資料透露，去年甘肅、蒙古、新疆等地農畜業普遍減產，主要原因是人謀不臧和自然災害相交襲擊所造成。例如甘肅省水利不修，兩年來都遭受嚴

是一宗暴利的投機生意。因此，中共寧可用槍桿子強迫大陸人民勒緊肚皮，食雜糧，吃小球藻，也要將大米輸出，然後低價向美國、加拿大、澳洲

古調今彈

葉其真

、鷓鴣天—開場白

古調今彈久已休，只因高手在篇頭，如今高手依然在，催護重來冇理由！

長懶散，最悠遊，君言市井愛村謳。敢情白雪陽春後，來個山歌也解愁！

母親聽了，才露出一種無限欣慰的笑容。

弟弟年紀距離標準差兩歲，連報名的資格都沒有，連日來，一直掀起張嘴，老是不高興的樣子。那天早上大概是他已想開了，才將滿臉愁容收斂，跟着我走進走出，寸步不離，手足情深，在行將別離時，更見眞切。

那天早上，母親準備的「及第粥」，煲成了「及第飯」、豬肝、粉腸、瘦肉和配料比米還要多，盛起碗來，連一滴粥湯都沒有，這樣的「及第粥」，如果平時，別說廣東鄉親笑「外行」，就連「外江佬」見到，不笑掉牙齒才怪呢？可是母親都有大條道理，她認爲乾一點比較抵得餓，太稀了，小便兩次就完了，出門水路遠，到什麼地方吃午飯還不知道，不像在家鄉，分分鐘都可以上茶樓去『飲茶』，一盅兩件那樣的方便。」

弟弟跟着插嘴提出意見說：「我的飯盒是新的，給哥哥裝滿一盒隨身帶在路上吃，好嗎？」

父親對弟弟說了一聲「唔使啦！裝好留你自己吃吧！哥哥在路上，到處都會有人招待的。」弟弟做個鬼臉也笑了。

有人說：親情深似海，我認爲親情比海還要深！

有人說：親恩重如山，我認爲親恩比山還要重！

如今，子欲養己親不在。想到別人早見父母晚見妻兒的天倫樂趣，不禁羨然！

李白是「反孔」的麼？

青冥

據一些「批林批孔」的馬屁英雄說，詩人李白是看不起孔子的。「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他們拿着這兩句話，便大做文章，硬派李白一個「反孔」的衙頭。

李白果然是反對孔子的嗎？只要稍爲翻閱過「李太白全集」的人，也知道這是不確的。讀過李白的詩，我們得到的印象是：詩人縱使不是儒家的信徒，也是孔子的仰慕者。

李白在「上李邕」一詩裏說：「時人見我恆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在這裏，李白對能夠「畏後生」的孔子，不是流露出相當的敬意麼？

讓我們再看看「臨路歌」罷：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
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掛左袂。
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爲出涕！

如果毛派「文學批評家」能夠從這首詩中嗅出李白「反孔」的氣味，那麼，他們的成績不但「驚人」，而且「嚇人」了。據說，「臨路歌」是李白的絕命詞，由此可知，李白臨終時也念念不忘孔子，並痛惜沒有像孔子這樣的知己朋友！

在「古風」第一首裏，李白說：「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在「送侯十一」裏，他又說：「時無魏公子，豈貴抱關人？余亦不火食，遊梁同在陳。」假如李白看不起孔子，他怎會希望做法「絕筆於獲麟」的孔子，他怎會屢次拿自己來和孔子比較呢？

如果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這兩句話代表了李白的「反孔」思想，那完全是斷章取義，無聊而且無稽。李白「笑孔丘」，其實是「悲孔丘」：他悲哀像孔子這樣偉大的人，也跳不出死神的五指山。所以他跟着便說：「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李白自言「笑孔丘」，其實是笑人生虛幻，不如「五嶽尋仙」去。他對孔子，何嘗有半點不敬之意？李白在「短歌行」裏說：「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如果毛派「文學批評家」把這個「笑」字也當作「嘲笑」解，那麼，我們可眞要放聲狂「笑」了！在「送方士趙叟之東平」一詩裏，李白鄭重地囑咐那位方士說：「西過獲麟台，爲我弔孔丘。」想起孔子便「潸然空淚流」的李白，我想並不是一個「批孔」的詩人罷？

筆者並不是孔子的盲目崇拜者。和歷史上所有偉大的哲學家一樣，孔子有很多發人深省的言論，但也有些值得批評的地方。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永遠沒有錯誤」，亦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夠使敬愛孔子的李白，糊裏糊塗地成爲「批孔」的「英雄」。

中國抗戰實錄【7】



戰爭結束前後

會談陷入險惡狀態

「會談非常劇烈，經過再三地交涉，後來史達林同意不用『租借』兩個字，對於中東鐵路和大連問題也肯讓步；但是關於外蒙古獨立問題——實際就是蘇俄併吞外蒙古的問題，他堅決不退讓，會談陷入險惡的狀態。

「這時，我的父親（蔣主席）打電報給我們，要我們不限於正式談判方式，叫我以個人資格去看史達林，告訴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道理。

「我遂以個人資格去見史達林。」

文字稍稍長了一點，但是暫且還得引用一些蔣經國的證辭。因為蔣經國和史達林的爭論，不僅止於中蘇之間的問題，而且涉及中美、中日、日蘇的關係，以及對於史達林的世界觀和人品，都有深刻的描寫。現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戰後國際情勢的動態，被一一料中了的地方頗為不少。

蔣經國據理力爭

「史達林：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她獨立。

「我（蔣經國）：我們中國八年抗戰的目的在收復失地，現在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和台灣還在敵人手中，在這個時候，反而把這樣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是違背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的，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就會失掉了支持抗戰的憑藉；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蘇聯。

史達林的蠻橫

「史達林：也許你說得很對，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需要我的幫忙。倘使你的國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我：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呢？那裏地廣人稀，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麼出產。

「史達林：老實告訴你，站在軍事戰略的觀點，我需要外蒙古。

「史達林把地圖拿出來，指着說：倘使有一個軍隊，由外蒙向蘇聯進攻，切斷西伯利亞鐵路，蘇俄完了。

「我：現在，你用不着再有那樣的憂慮。你如果對日參戰，日本打敗之後，他不會再起來，不可能再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作為侵略蘇聯的根據地。照這樣，像你所顧慮的從外蒙進攻蘇聯的，除日本以外，只有一個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二十五年，我們再加五年，在三十年內，不可能來攻擊你們，況且你們是知道的，中國還沒有這個力量。

「史達林：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日本雖然一時被打敗，但並非永久如此，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

「我：為什麼呢？

「史達林：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像日本這個民族，更消滅不了。

「我：德國投降了，你佔領一部份，是不是德國還會起來？

「史達林：當然，德國也要起來的。

「我：日本即使會起來，也不會這麼快，這幾年的時間，你可以不必防備日本。

「史達林：慢也好，快也好，日本終究會起來的。倘使把日本交給美國人管理，五年以後，就會起來。

「我：倘使給你來管，又會怎麼樣呢？

「史達林：由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五年。

蘇聯是「不擇手段，用盡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終於，史達林不耐煩起來，直接了當地表示：我拿不到外蒙，是不能甘心的。

「接着，史達林又很正經地對我說：你今天不是以外交官身份，而是以個人身份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蘇聯，今天可以這樣講，但是當中國達到統一的時候，會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這的確是史達林的肺腑之言，他害怕我們中國強大起來，因此，不擇手段，用盡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蔣經國的證言，繼續引用下去。

「史達林還是接着說：『你說日本和中國沒有力量佔領外蒙，來打蘇聯，但是，可不能斷言就不會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

「第三力量是誰，史達林先故意不說出來。

「我就反問他：

「『是不是美國？』

「『當然！』

史達林以美國為敵人

「我的心裏暗暗地想，美國人訂下了雅爾達協定，給他這許多便宜和好處，可是在史達林的心目中，還是忘不了把美國看成是他的敵人。

「就有關美國的問題而言：史達林想離間中美關係，確屬事實。在以後的會談中，史達林的發言有『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如果能保證不讓美國在東北得到利益，蘇聯可以讓步。』『希望千萬不要依賴美國』等等。蘇聯帝國主義者征服中國、壟斷整個亞洲的陰謀，可以說是展出輪廓來了！

「我的父親（蔣總統）很早就注意到了史達林的狡詐。

「後來，曾經這樣地告訴我：

「『俄帝本是中國的世仇大敵！』」

宋子文六次會談

在蔣經國以個人資格談話的另一方面，宋子文六次會談的情況，每次都曾經以一問一答的方式作成官式報告。從這些保存在中華民國外交部被列為正式外交檔案的報告內容看來，蘇聯的最終目的何在？以及中蘇間的協議後來是怎樣地被毀棄掉？其情況是非常明顯的。

在雅爾達密約中，作為蘇聯對日宣戰的條件，除外蒙問題之外，論如要求獲得庫頁島和千島羣島的歸還、大連商港的優先利益、旅順口的租借權，以及南滿鐵路、中東鐵路的共同經營權等各項利權，使得美、英兩國首腦予以承認的情況，都已經在前面敍述過了。

現在，再就各別的問題，根據檔案資料逐一披露於後：

對日參戰問題

「史達林：我們對於外蒙、庫頁島、旅順、鐵路等等的要求，是為了加強對抗日本戰畧地位的需要，不是基於意圖追求任何利益。蘇聯已經在歐洲作戰四年，流過很多血，蘇聯的人民都知道在受到攻擊的時候，一定要奮起抗戰，但是，我們要是先下手去攻打他國，就不可能像受到攻擊、奮起抗戰那麼熱烈。現在我雖然想攻擊日本，可是日本並沒有攻擊我們，日本目前非常馴良，對於蘇聯正表示好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我去攻擊日本，人民會怎麼說呢？他們會說：『日本並沒有侵犯蘇聯，而你卻去攻擊日本。』那麼，我對於攻擊日本的『正當性』，如何能夠提出證明呢？別無其他藉口，我只能說：是為了強化我們的力量。這一點，希望加考慮。

「宋子文：你不明白中國的立場。事實上我們是處在困難的境地。在我們來說，總不能夠對人民宣佈放棄一部份的領土。

「史達林：前面所提的那一點，希望能再加考慮。

「宋子文：閣下直到如今曾經多次說過希望維持中國的統一，務請不要提出中國喪失領土的難題。

「史達林：（沉思片刻）先簽訂秘密協定，等打敗日本之後再行公佈，不可以嗎？」

（以上七月二日第二次會談）



行政院長宋子文（中）偕外長王世杰（右）至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外長莫洛托夫至機場歡迎握手。

大連商港問題

「宋子文：大連商港『國際化』，這句話怎麼解釋？

「史達林：是說具有國際性的商業港，各國船舶都可以進港；只是要保障蘇聯船舶的優越地位。

「宋子文：是作為自由港嗎？

「史達林：如果中國想要那樣做，也好。

「宋子文：所謂蘇聯的優越地位，作何解釋？

「史達林：以一八九八年的條約為根據，加以改善，在港口管理方面，最好特別作為是蘇聯所使用港灣。

「宋子文：舊的條約已經滿了期，而且是俄帝時代所宣佈的；到了今天，已經沒有根據該條約的必要。

「史達林：那麼，另有草案嗎？

「宋子文：我們認為自然港的意義，是為對各國貿易行開放。閣下如果希望滿洲的主權歸中國掌握，那麼，我覺得港口的管理權，就應該屬於中國。

「史達林：那就有問題了。如果為貿易打算，則無須締結條約，其所以有締結條約的必要者，是為了更多的權益；我們不僅要使港口對各國開放，而是需要對我們的『優越地位』得到保障。

「宋子文：所謂『優越』，是指比較中國更優越嗎？

「史達林：是指與中國以及與其他國家作比較而言。

「宋子文：蘇聯要獲得較比中國更多的權利嗎？

「史達林：可能是這樣的，我們需要不凍港。」

五

想到深夜的時候，我才離開南康，當我上車的時候，看到有許多人送我，但是在他們中間，今天我再也看不到那個很高很瘦常常帶着笑容的後安了！現在我再也沒有機會講：「王縣長再會，有空到贛州來玩」的話了，在歸途中，天已黑得可怕，並且下起大雨來了，就是寫上一百個「悲痛」「悲哀」「悲慘」，也不足以表示我內心的痛苦。回到專員公署之後，就把你寫給我所有的信檢出來，從頭到尾讀了幾遍。你在去年中秋節燈下寫信告訴我：「責任重於生命，此爲後安十年服務社會自勉之語，蓋人生意義，數十年肉體生命固當尊重，而千秋萬世之永久精神生命，尤須創造。改造富強康樂之社會，建設三民主義之國家，實現理想之大同世界，造福全世生靈之事業，可以創造吾人之永久生命。」你又說：「後安幼年求學以拚命讀書爲職志，長入社會以拚命服務爲職志，故往往病重不敢忘所負責任，然對人類竟無絲毫供獻，學問事業竟一無所成，始爲愧耳。」後安！這幾句話，更表現你志向的遠大和人格的高尙，但是今天你可以自己安慰自己，對國家對人民已經有了很大的貢獻，當你病重的時候，南康的老百姓曾說：「我們王縣長這一病會不會好，要看我們南康老百姓有沒有福氣。」從這幾句很簡單的話中，就可以知道你的心血不是白化了！你已經成了一個創造人類永久生命的戰士！至於你沒有完成的事業，我們一定盡最大的力量來完成。

在二月七日的日記上我寫着：「繼後安之後，爲工作而拚命。」後安！你死可無愧，你今天的死，重於泰山。在你的信中，你更說到：「今日中秋官民同樂節，贛州當有一番盛況，惟另有心事者，恐將轉以爲憂，以爲如何？月前在崇義勘縣界時，適逢中元節，家家設祭，當時曾擬改中元節爲追遠節或獻新節，吾鄉中元節，家家均以新米煑飯祭祀。返縣因病未能建議，附呈於此，不知有當否？」在你這幾句話裏面，可以看到你那種富於情感的本性。記得我們曾經講過，沒有情感的人，是不能革命的，在今年開擴大行政會議的時候，我一定把你改中元節爲追遠節的提案提出去討論，你最後一次到贛州來的時候，曾經向我建議辦一個天才學校，我現在決定把它辦起來，並且把這個學校來紀念你。……

新贛南的建設運動失去了一個領導者，我個人失去了一個最親近的朋友！我的這種悲痛，是決不會有忘記的一天，但是目前國難當頭，整個民族存亡，將決定於這次的戰爭，我只有挺起胸膛，抬起頭來，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來作最大最苦的努力。

這篇文章是寫不完的，等到我們在[illegible]計劃完全實行之後，大概再過二十年，倘使我還生在人間，再來寫完今天這篇未完的文章，假使自己沒有機會的話，我也會要我的子孫來寫完它的。

風雨中的

讓我們來接受你的革命利劍

——追念我的知友王繼春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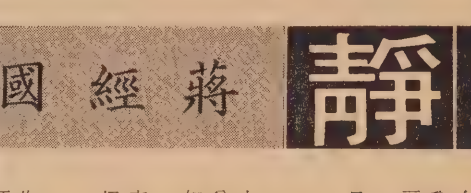
一、總有一天，我們會得到勝利的

在一個初秋的上午，我和你兩個人。走出贛州的建春門，經過東門浮橋，一邊走，一邊談，一直到離開梅林不遠的一個茶亭裏面才坐下來。我們談話的範圍很廣，但是主要的問題，是商量我們在贛南是不是還要幹下去。你講給我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說：「要不然，就勇敢的幹下去。要不然就走。」坐在茶亭吃茶的時候，有許多挑夫、農民坐在一起談，在我們對面桌子旁邊，來了一個剛剛放下擔子的挑夫，他揩了揩汗坐下來，自己對自己說：「這樣的日子眞不好過，米一天一天地貴起來，我們都會餓死了！」旁邊還有一個種田人接上就說「倘使蔣經國再不走的話，我們贛州人都會餓死了！我們自己的飯都弄不到來吃，而他還要我們去挖什麼保塘，修什麼電話？」那個挑夫好像是得到了無限的同情，於是又接下去說：「昨天保長要我的兒子去讀書，說這是蔣經國的命令。」那個種田人很氣憤的樣子接下去說：「我們贛州人的兒子又不是蔣經國的兒子，他們的兒子有錢去讀書好了，我們自己的事又要蔣經國來管什麼？他那裏會曉得我們靠自己這幾個兒子過活，好像是牛一樣地要緊。」他們愈談愈起勁，記得坐在你旁邊的一個人也開始發言了：「我們贛州人有了一個蔣經國眞是倒霉。他來的第二天日本飛機就來炸了，你看今年的稻都被蟲吃光了，倘使蔣經國再不走的話，我們還是搬到別地方去住好。」

我們聽了這許多話之後，相互的看了一看，大家明白自己應當處一個什麼態度和對他們說些什麼話？我很清楚的記得那時候看你的表情，知道你的內心是如何的憤慨，同時態度是如何的鎭靜，你用南昌話問他們：「你們說的蔣經國是誰」？那個茶亭裏的老板一面冲茶，一面用諷刺譏笑的態度說了一句：「老表，難道說還不知道這樣有名的蔣經國嗎？」旁邊就有人接上去說：「蔣經國就是住在米汁巷當專員的那個人」。你又問他們：「蔣經國的年紀大概很輕吧」？有一個年紀很老的人非常氣憤的說了一句：「聽說蔣經國還不到三十歲，像我這樣年紀大的人，他都要來管，天下那裏不會亂呢？」我記得很清楚，說話的人愈說愈多

是多聽一點民衆的意見。過了一個時候，你問他們：「現在土匪是很多嗎？」有一個人回答說：「土匪是不多了。」你又問他們：「那麼政府並不壞呵！」這個時候，那個年紀很老的人又說了一句：「這有什麼希奇呢？」你聽了這句話，好像很氣的樣子，很憤慨的說了一句：「大家要憑良心講話。」那個茶亭裏的老板，一面在那裏燒火，一面用很大的聲音說了一句：「我們做百姓的倒是有良心的，只有這般做官的人良心才是黑的。」我就接上去說：「做百姓的良心也並不是說個個是壞，你們今天的生活太苦，一方面要謀生活，一方面又要做公家的事，但是你們曉得種田人不下苦工來耕田、播種、耘田、收割，那裏會得到穀子，一切事情都是先要吃苦，後來才會享福的。」有一個剛剛放下擔子走進來的年青有力的人，眼看着我說：「先生的話是對的，但是等到政府給我們享福的時候，恐怕大家的子孫也會死光的了！倘使蔣經國走了，我們就可太平無事了，做百姓的就是要過太平日子，裝電話、修馬路、造學校，這都是洋人幹的事，我們老表自有老表的事。」我又問他：「你們不要蔣經國在這裏，那麼，又要誰來呢？」大家都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

天快黑了，茶亭裏的人也慢慢分散了，你說：「我們還是回去罷！」你摸出錢來付賬，在你的口袋裏一共只有四塊六毛錢，你說：「專員，差兩塊一毛錢。你身上帶的有錢嗎？」我向身一摸，才知道今天出來沒有帶錢，於是大家笑起來了。你笑着對我說：「那怎麼辦呢？」大家只是感覺得好笑，後來你說：「專員你在這裏等，我回去拿錢。」那老板聽說「專員」兩個字感覺非常驚奇，在他們互相輕輕的議論中，很可以看出來他們是在猜我到底是不是蔣專員，後來我又說了一句：「你們都說蔣專員不好，大概都是因爲他的年紀太輕的緣故吧？」他們聽了這話才不懷疑我是專員。當時我向你看了一眼，你心裏就明白了，改稱我爲老兄。你說：「老兄，吃已吃下去了，錢不夠怎麼辦呢？」那時候我就和老板辦交涉，說我們錢沒有帶來，把帽子放在這裏抵押可不可以？那位老板總是懷疑我們到底是誰？很客氣地說：「你們走吧！將來有機會的時候再來。」於是我們就離開了茶亭，同到城裏來，走了三四步，你又回去對他們說：「你們說政府不好，到底好不好，將來再看罷！」在這個時候風也大起來了，秋天的風把馬路兩旁的樹葉子，吹下來了！在路上，你又告訴我有幾個所謂民衆的代表在省參議會提出了一個案件，說明蔣經國在贛南的十大罪狀，並且要求政府很快的調換專員。你一面告訴我這個消息，一面安慰我，但是我自己的心裏也是很明白的。當走過浮橋的時候，聽見一個鄉下婦人，一面走一面駡：「蔣經國眞是該死，好好的馬路，不曉得爲什麼要拆掉來修，害我跌了一交。」



你聽了大怒起來，同時拍拍我的肩膀說：「你這個人眞是該死，一天忙到晚還要給人家駡。」我說：「繼春兄，從前我以爲只有土豪劣紳駡我，那裏曉得窮苦的老百姓也在怨恨我，這是值得我們大家注意的。」你就用很大的勇氣鼓勵我說：「只要我們憑良心做事，什麼都用不到怕，總會有一天，人家會明白我們的。」我說：「這是對的，但是因爲我們年紀輕，恐怕錯誤的地方也是難免的。」你又說：「錯誤當然是有的，我們要一面做一面改」。

進了城門之後，我又告訴你，不久以前，當我在重慶的時候，有許多人揑造了許多事實，來攻擊，來毁謗，並且有計劃的派人派兵到贛州來，要想造成一個「蔣經國不得不走」的事實。我曾經把這件事情的內容，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你，你說：「我比你知道得更多，知道得更詳細。」

我們到旅館之後，你就拿三塊錢交給勤務兵，叫他到梅林去交給茶亭老板，並且說：「那裏還有九毛錢多，你可以買兩個火把」，後來兩個人坐在床上，又談起一個工作的方針和態度問題。在這個時候，像我這樣一個年輕的人，剛剛出來想做一番事業，就遭受了四面的打擊，雖然感覺到很痛苦，但是決沒有灰心。你很明白在對我說了一句話：「我們是爲了做事而做事的，而並不是爲了做給人家看而做事的，我們用不到求得人家的諒解，專員，大家一齊來幹罷！」

我又想起來了，當我第一次召開縣長會議的時候，大多數的縣長都是帶了辭職的報告書來的，他們認爲在蔣經國的領導之下是不能做事的，當我提出一個將各縣的自衛隊裁撤，成立自衛總隊問題的時候，大家都反對，只有你一個人贊成？開了會之後，你又對我說：「不要管他們贊成不贊成，你非這樣幹不可，因爲地方的封建勢力不消滅，新的政治是絕對不能推行的。」那個時候，我並不十分認識你，經過了今天一次談話，使我明白你是我奮鬥道路上的患難朋友！

窗戶外面的雨聲更大，房間裏的燈光更暗，但是誰曉得我們在這一個小小房間裏面，決定了爲建設新贛南再幹下去的決心。

當我離開旅館的時候，緊緊地握着你的手，雖然沒有說什麼話，但是大家心裏都很明白，互相得到了忠實的朋友。從此以後，我們的情感一天比一天濃厚起來了，我們像同胞兄弟一樣的互相勸勉，互相安慰，互相討論，我始終不會忘記你那天說的：「總有一天會得到勝利的！」

【三十六】

「餘不足觀」周遊子

胡樂翁



一九四九年初冬，我由成都飛到香港，在香港居留下來，懸念着老母暨「失恃」的兒女輩，憂心忡忡，整日裏向報紙上找消息；一天，看香港報紙上登了一些有關戰亂的花花絮絮，其中夠我觸目而驚心的：「華南補給司令」(？)周遊，棄職潛逃，並且挾帶「鉅額」不可數計的物資；國法具在，當然該得下令通緝。

周遊、我不否認他是我的朋友；或且，可以說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更屬我心所贊賞的好友之一。他的別號遊子，湖南新化人；黃埔生中擁有才幹之稱的一人，寫得一筆「雅俗共賞」的好字，一封八行書通通順順的不拖泥帶水；詩亦復協韵可誦；對於碑帖的鑑賞和古董的品評，似乎也頗具見地。可惜的是：說話是純新化土腔，他也不大善於辭令；身材不夠魁偉，面貌也難稱俊秀；周遊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之初識周遊，他是在當入伍生；那時，教育長是方伯雄(鼎英)，入伍生的「總隊長」是唐天閑(星)，方唐都是我的老友；我到廣州，定必接受伯雄的約飯，伯雄家裏的新化菜、生薑、辣椒、色香味，三美全具；何況，我是喜愛吃辣辛味的。因此，寧可謝絕有廣東名菜的宴會，方家的飯，是有請必去，或且偶爾經過廣衞路時，也常去方家作不速之客。在方家，經常可以和天閑對飲一番；有一回，是星期天，一個足穿草鞋的年輕人，忝陪末座，伯雄介紹是他的小同鄉周遊，正在當入伍生；當入伍生規定須着草鞋。後來，伯雄出來帶兵，周遊成了他的「心腹」幹部，好像是管軍需，似乎周遊也是學軍需的。間或，在伯雄上海飛霞路的「公館」裏，也常常碰到周遊，這時的周遊，已足登革履而神彩奕奕的革命軍軍官了。

伯雄的胖太太，很看重周遊；不過，周遊所娶的是一位姓魏的女兒；魏是邵陽人，在廣東頗久，魏小姐會說廣州話(廣府官話)，模樣兒比方小姐要漂亮很多；方小姐後來嫁給賀君山(衷寒)做「塡房」的續絃太太。這時，我才知道周遊有一個遊子的別號。方伯雄交卸軍職後，並沒有幹重要位置的差使；遊子也便轉任到別的部隊，卻仍舊是幹軍需職務，對日抗戰中期，我在韶關作客，一次，遇遊子於四戰區官佐飲茶的處所；傾談之下，知道他還是幹本行，似乎是戰區的「副經理處長」，馮次淇是正處長；事過境遷，也許職銜不對？再後，我路過柳州，恰逢遊子的駐在地也在柳州，這時，韶關是七戰區轄屬，四戰區移到廣西；這次，我會到他家裏吃飯，見到他的夫人和兩個女兒，大女兒已是十多歲？女兒酷肖乃母，具有「美人胚子」的模樣。雖說是時當軍事緊促，遊子，他那柳州郊外的住所，卻收拾得整潔有加。他取出他所寫的字和所收藏的碑帖給我看，我眞佩服他有如此的閒情逸致。

又後，三十八年仲夏在廣州；這時，他便是「通緝令」中那個官稱。他曾過我的寓所，也曾邀我上過飯館，他的家似在香港；正當我去重慶的前幾天，聽說「補給」的倉庫發生彈藥爆發的事情；事後，道路傳聞：說是監守者自盜的掩眼法。倉庫內値錢的物資，早已盜賣的差不多；最後便「一火了之」的避免「報銷」出紕漏；當然，天下烏鴉一般黑，剝腥的人又誰能免腥羶，固不只周遊一人的「聰明」而已。或者，由於周遊的官職較大，所「報銷」的物資太多，說是整船整船的運到香港出賣；復以他在各方面的「人緣欠佳」，衆惡所歸；因之，周遊的被通緝，自是意料中所應有的事。

其實，在那個「天下大亂」的當口，伊誰不是在自己的身家是謀；黷貨貪贓的勾當，越是官位高的權勢大的，越幹得起勁。風風雨雨的傳說：「閣老」「國相」者流，某也走了，某也一家老小連同廚子傭人，都是飛機滿載着箱籠和其中的「黃白纍纍」飛走了。

又說那號稱「西北王」的方面大員，用整架的飛機，一架又一架的載着金塊飛奔他方。如此如彼，充滿着末代朝市的混亂現象；關心「現代史料」者，自必痛心疾首的。想起三十四年的「勝利接收」的什麼「五子登科」，以至三十八年大陸淪陷的那個當兒，誰不在趁着混水摸魚？而且，越是聰明人越會那樣做；周遊子，可也並不傻呀！其實，在我這個書獃子看來，這，可不正是聰明人幹的傻事；人之一生，難道全是在競逐物慾，葬送在金錢堆裏，便算得「英雄千古」嗎？流芳？遺臭？該當如何解說？

三十八年冬，我來到香港後，有一回，在楊綿仲寄寓所在的半山住宅區閒聊，忽地聽到附近一片喧嘩聲，而且是湖南腔調。問起，才知道那是一些湖南老鄉在找周遊要錢；周遊便住在附近。隔了幾天，遊子來看我，一見面便連聲嚷着「夠我好找」；並且約我過他那裏吃便飯。我送他出門，看見他那漂亮的私家車，車上還有一個保鑣。當下，他約我幾點鐘會派車來接我；來接我的車子，也是夠漂亮的，卻不是他坐的那輛車。他那寓所，好氣魄；鐵欄門，有兩個印度差人守望着；不打好「招呼」不開門。宅內的佈置，可用典雅而又豪華作爲贊語；他那間書房，懸有一幅「餘不足觀閣」橫額；好幾個陳列古董的架櫃，另一個大條桌，堆滿碑帖。我瀏覽了一下，靜靜的聽「主人」的數說：「

不足觀、不足觀」，遊子這樣的自謙着，同時，指了指那幅「餘不足觀閣」橫額。他的夫人和兩個女兒，還有一個兒子；女兒已亭亭玉立的和母親一般高，兒子約莫五六歲，全來同飯。飯後，我謝絕他派車相送；我說「我要過綿仲那裏聊聊」；他便親自送我到了楊家門口，就轉身回去了。綿仲便問我：「有什麼要事，竟爾夜間枉過」；我說是在周遊子那裏吃飯，便道來看一看；綿仲卻現着驚異的神態，問我和周有怎樣的交情？我笑着回答：「我是看他穿過草鞋的」。

那夜，我便在楊家打了一個通宵的「跑符」（湖南人喜玩的一種紙牌）。徐業道（鎮䢴）、唐伯端，還有柳廚子和胡少懷，都寄「榻」在楊家。徐業道夫婦是歷經艱難方由昆明逃來香港，徐夫人途中受槍傷，已進醫院治療；徐兄是「軍統」要員；前兩年（？）在台北去世。柳廚子是曹廚子嫡傳的名廚；胡少懷也是曹門中人，後來台北，創業了健樂園。伯端，是綿仲的內兄。楊家那房子是財政部租的，可沒有周家那樣的氣魄。綿仲是以卸職的次長身分，配到兩房一廳，客廳裏擠滿了行軍床；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如是如是。傳聞：周遊子所擁有的財富，是以千萬港幣計算的？他有兩部汽車，時時更換車牌，因為找他要錢的人太多；怕人家暗算他；他家裏固然戒備森嚴，卻常常有人在隔着鐵欄門叫罵。我在香港，差不多近一年的期間，也曾至老周家吃過幾次飯；即不便單獨的去看他，每次都是他派車相接。綿仲並不十分討厭周遊子；有時也和我同作周家的座上客。記得，為着救濟逃到香港的湖南鄉親；綿仲「熱衷於中」的用一本簿子，寫了幾句弁言；首先交朱玖瑩找劉恢先（建緒）寫「開筆大發」，不料想劉只寫了「兩百元」港幣；輪到周遊子，他卻寫了「兩千元」。綿仲當下便感慨難禁的大發議論：「劉恢先在福建所搞的『贓私』，比起周遊所拐的東西，絕不止十百千倍；一個逍遙海外的安享其守財奴的清福，一個卻是被通緝的要犯；周固可殺；劉，為何不該處分處分。」老實說：在朋友輩談到周遊，也都覺得他「咎有應得」而「法無可貸」；深深替他扼腕太息。

照周遊的解釋：當然他不該那樣做，如果他的頂頭上司，也就是他的陳老師，不願意他回台北；他是不會被通緝的。來台灣後，偶爾得到他寄來的詩文，倒也頗多勉可一誦之作。例如：「十年神契忒參商，橫海書來喜若狂，具眼早看秦必敗，逆鱗獨拂世能詳，何當風月傾襟素，同遣江山鬱莽蒼，□□久湮珍一吐，肯憑餘智論興亡」。「具眼空時代，高文壯甲兵，鈞天韶奐遠（韶關故事），大地赤氛橫，百戰家安在，千秋我□□，何時一攜手，共攬海雲平」。當然，不能算做「上品」的詩人之詩；試想，一個出身黃埔的軍人，能如此的「韻協」「句順」，可不也算是難能而又可貴？

似已十多年過去，一個曾在中山大學讀書，現在香港某個學校教書的學生，寄來一份香港出版的「天文台」雙於我，那一期（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寫「胡××『樸』學多才」的「捫蝨詩」；署名「餘不足觀閣主」；同期用同一的署名，還有一篇「聯話」。我知道這些全是出於周遊子的手筆；想像我所見到周遊子那樣豪富的生活，不相信他有如此的閒情逸致，來寫類此的文章？或許，處境逆轉？果不其然；探問香港來的朋友說：周遊窮了，汽車房產，變賣的差不多了；那些寶貝古董全屬贗品，不值錢；又有一些傳說：周遊討了一個最漂亮的姨太太，大太太便將錢揸住不鬆手，不讓周遊動用；另外，還有人說，周遊接編了陳孝威（保定一期）的天文台；正因為窮而閒得無聊，借寫作以遣時；寫他那餘不足觀閣主的隨筆。眞個，邯鄲道上，黃粱炊熟時；現宰官身的威福，享盡人世間的富貴榮華；一覺醒來，烏有烏有。周遊子，甘冒貪汚，犧牲清白所算計得來的偌大的家私；也無非一場春夢而已！

周遊子，擁有那樣多的財產，似乎還不到二十年，「河東河西」，卻正是世事無常的會變來變去；不料周遊子竟窮到變賣房產？悖入悖出，報施是眞個「不爽」嗎？似乎？再度過四五個年頭，天文台的餘不足觀閣主的隨筆不再見了；即或過年，也不見周遊子的賀年柬寄來。五十九年，我去香港「講學」，和甘友蘭談到周遊子，才知道周遊子已作古人。湘鄉毛桂菁兄，是香港湖南同鄉會主持人，他曾參與周遊子料理後事；毛說：周遊子近十年來的境遇不佳，做生意虧本；收藏的古董全是假貨；賭錢，又常常給「老千」（郎中）騖騙，在台北給幫會中人李裁法殺死的吳文元，就贏過周遊子不少的錢。賣房子的錢，讓大太太揸在手裏；漂亮的姨太太又喜歡花錢；直到病倒在醫院裏，那早已和他不住在一起的大太太、女兒、兒子；都沒有予以親切的愛護。死後的料理，當然也只是草草了事。

遊子死時，當已年過六十；現在，如果健在，也是近七十歲的人，毛還說周借過他五百港幣，也就變成一筆「呆賬」。我問毛兄，周的埋骨所在，打算前去憑弔一番；「季子掛劍」，敢忘三十年來的友情；無奈毛已忘其地點。再問周的家人近況；毛也語焉難詳，所以，我只有有問莫從了。有回，我和梁友衡父女作郊遊，見到一座「水上俱樂部」門首，排有周遊題寫的一付門聯，已是顯得剝落褪色了。

近兩三年來，卻不時的見到一些雜誌上的閒散小品裏，常常提到周遊子「餘不足觀閣主」隨筆；而且還摘錄其中的詩文；更添上一些贊譽性的評語；在我，倒深深的為周遊子慶幸：洋房、汽車、嬌女、愛子，以至於美貌如花的姨太太；倒下來又有什麼！當然，身死、骨朽、臭皮囊既不存，還有何「身外物」的可言。我慶幸周遊子有一段窮困的歲月，才有他那餘不足觀閣隨筆的可傳於世；假定：周遊子能「利用」那些個「不義」之財，經營得法，優遊於堆金積玉的糜爛生活裏；自不會還有閒心情來寫隨筆。一死便了，無情的歲月，眨眼過去，蟲沙塵土，誰還知道有周遊子這個人。轉念：像周遊子其人，如果不是遭逢着那樣大動亂的時機，不是有那樣掌握物資的職權，自不可能有那樣「陡然」財富，迷惑了他的心靈；幹下了這樣的「滔天罪惡」，終於受到「國法制裁」的「通緝」。我寫周遊子，是「哀」其財富的厄運；而慶幸其因「窮」寫下了那些留給他人贊賞的隨筆；隨筆永在，周遊永在；嗚呼噫嘻，餘不足觀周遊子！

（癮君夢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16）

封侯

總部駐在地的猛撒，嚴格說來，不過是一四面閉塞的山村，居民老死不與村外界接觸，現在一變而成為軍事政治的領導中心，對外交通，成了極重要問題。即以和台灣關係來說，猛撒要派員到台灣受訓，或台灣要派人到猛撒視察，必須透過泰國和寮國外交及移民部門的繁冗手續。李彌苦思之餘，遂號召商人集資購買一架水陸兩用飛機，以現有的兵工，在猛撒開闢飛機場。這架飛機在台灣民航局登記註册後，經常來往猛撒台北載運人員及物資，解決了局部交通困難，後來因為飛機保養，及駕駛員薪金耗費太大，遂與台灣復興航空公司簽定合同，飛機交由該公司保養，除每月四次來往猛撒外，其餘時間，歸該公司在台灣金門馬祖間載運客貨，這就是後來名噪一時的藍天鵝號飛機了。

李彌部隊駐屯着撣邦領域薩爾溫江東岸的大部地區內，散居着十種以上的民族，一些生活在山區的少數民族，尚處在文化半開化階段，大多數雖然以種植鴉片為生，但生活水準，卻極低劣，每年多數時間，均生活在半飢餓狀態中。撣邦政府，向來沒有戶口調查及人口統計，每年由各地方頭人，向居民徵派一次鴉片烟課稅外，根本就不知道境內有什麼政府組織。

談起家世，境上這些少數民族，卻都異口同聲的承認，祖先亦是來自漢朝地方的子民。現今李彌在這地區整軍，曾派出眾多單位，招納境上少數民族青年從軍，以擴展實力。這些山民青年一旦當了兵，便可以免除饑寒的顧慮，所以爭相踴躍投進李彌部隊，是而引起緬甸政府的注意和不滿。

緬甸代表在李彌這裏沒有得到任何承諾，回到仰光後，不免揭起一連串的反應，接着出動空軍轟炸猛撒，調動陸軍駐紮通道隘口，有大戰一觸即發之勢，同時要求美國出面調停處理等。誠如李彌所說：「這是形勢鑄成的步驟，我們處在進一步尚可抗衡，退一步不能生存的狀態中。」

駐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此時也開始重視李彌的力量，特派陳大慶將軍代表總統，到達猛撒宣慰及視察。

李彌總部為了歡迎總統特使陳大慶將軍，特別召集駐屯猛撒附近的部隊，及受訓學員生三千餘人，舉行一次盛大的歡迎會及聚餐會。

在歡迎會上李彌親致歡迎詞時，首先介紹陳將軍功在國家，是追隨總統東征北伐抗日剿共的宿將之一，接着說到這支部隊，年來成長的艱苦過程和反攻經過，最後卻很豪放的作成結論說：「拿破崙的字典裏沒有難字，我們遭遇了困難，都能想出辦法去克服，所以我們只能說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語意每多涉及政府支援不力，和重視程度不夠，聽來不免畧有怨懟！

繼由陳大慶將軍頒讀總統慰問詞及犒賞金，過後接着即行餐會。在餐會上，陳大慶看到一般部屬對李彌擁戴的親切場面，比諸自己受到幾位高級幕僚的敷衍應酬，相形之下，不免有點冷落之感，所以在大家尚未盡興時，這位總統特使便向李彌辭席，李彌也只好陪着他離開正在猜拳喝酒的餐會。

陳大慶將軍駐在猛撒以後的幾天裏，總部雖然派有專門接待人員負責招待，李彌卻忙着繼續與受訓員生個別談話，有時到了吃飯時間，就習慣地與員生們共同進餐。陳將軍雖受到豐盛的酒餚款待，但不見李彌相陪，終覺不是滋味。由這些細微的枝節問題綜合而成的概念，等到陳將軍回台覆命時，談到對李彌的觀感，自然，身為欽差大臣的口裏，不免會有：「此人能力強，野心大，是一個不容有人駕馭的人物！」的評語了！

當李彌率眾進軍滄源前後的很短時間中，美國軍方對李彌的崛起，確曾發生濃厚的興趣。所以在收復滄源後，武器即及時從空降，這批武器除了帶給李彌部隊實用價值外，無形中增長了李彌的指揮聲望，這是無法估計的。李彌振臂一呼，便有三萬多人風起相從，這亦是因素之一。

中華民國政府，雖然退守台灣一隅，仍然承襲國家組織的法統，觀念上代表着大陸眾多人民及廣大土地，在國際社會上，仍不失其泱泱大國風度。李彌既是國家的軍官，此次竟未透過國家組織關係，直接接受美國援助，正如家庭裏的孩子，在家長面前伸手向着旁人討取糖菓一樣，不免會引起家長既羞且怒的心情。李彌曾於事前考慮及此，可是，為了病急不擇醫，鑄下如此後果，而當李彌再度進入猛撒時，即接到政府訓令，着其立即停止與美國援受關係，同時美國亦接到國府外交照會，任何援助，必須透過國家關係，請即立刻應予停止對李彌局部援助，以免涉及製造內政分裂，等語。似此，美國在世界各地出力不討好的事例，這也算是小小的教訓。

在滄源空投補給中，總計投下三千人武器裝備

，這一數目，已不足適應目前日益發展中的人數需求。所幸邊區民間及各路馬幫，均留存有大量武器，一般軍火商及烟土商，每年載運各種武器，到這一帶地區換取鴉片，數十年相積成習，人們亦視武器爲重要財產之一，所以武器買賣及轉移現象，已被視爲正常交易。而李彌所屬各縱隊，在武器不足情況下，卻能自行搜購補充，可是，一般財力不足的，仍不免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兄弟，處在無槍在手可使的情況中！

李彌此時看到所屬部隊，已經有條不紊，總部各處各室，均能健全推展業務，可以穩定一時，是回台灣請求支援的時候，於是，將總部例行公事，交由副總指揮之一的蘇令德代拆代行。北部地區成立滇西指揮所，由另一副總指揮李文斌駐節邦陽地帶，就近指揮北區部隊，向滇西一帶實施突擊及策應。又派參謀長錢伯英，率領李國輝師的姚昭團，甫景雲師的楊文光及李達人縱隊等，穿越死亡鐵路線，進駐緬南吉仁邦地域沿海岸之線，與吉仁革命軍互相呼應，並密令錢伯英就地採測艦隻靠岸港灣，限期繪圖具報。設在曼谷後方辦事處，有同爲副總指揮的柳元麟負責督導，緬東南區沿滇南國境線上，有第一副總指揮呂國銓屬下的廿六軍及一四兩軍區監視，這些佈署完成後，李彌即飛往台灣去述職。

李彌這次到達台灣，覺得軍政方面給予英雄凱旋式的歡迎，爭相邀宴，每日處在應酬不暇的情況中。除了對軍政及黨方，接洽一些決策性問題外，對當時外交部長葉公超及美駐華大使藍欽，亦存在着一些外交上的問題，須要互相構通聯絡，致令李彌得日馬不停蹄地忙不過來！

這次李彌返台，比諸兩年前回台呼援時所遭遇[illegible]天壤之別，一位駐台辦事處的張秘書[illegible]時，提着一肩行李，親送李彌[illegible]然話別的淒涼情景，而[illegible]滿了小兒的名片及請柬[illegible]的炎涼，莫如[illegible]報告

說：「上次反攻滄源、耿馬，事前籌算，已知沒有勝利打算，但形勢逼迫，以其坐以待斃，不如鋌而走險，於今有人可戰的部隊，加上大陸人民經過共黨統治後，民心普遍思舊，如果再行反攻，勝敗打算，已能扯平在五五之間，請求政府能夠撥出一個完整的陸軍師作爲基幹，再裝備邊區兩萬餘人的武器，當可直搗雲南心腹地帶，幸能一戰而勝，即揮軍出四川下湖北，造成顛覆共黨的形勢，若一戰不勝，亦可以化整爲零，佔據雲南內陸山地，引導起反共力量，長期與敵周旋，以待其變。」

總統對於李彌這篇報告，深感興趣和滿意，連連頷首，表示讚同，並囑令周至柔與李彌愼重研究後勤支援及反攻戰略等報核。

當時台灣一般具有決定策略資格的大員們（黨中央常務委員）對於李彌崛起，初時尙寄存幻想，後經人從中存心播弄是非，認爲龍雲盧漢盤據雲南，背叛中央的事例，記憶尤新，李彌亦係雲南人，然其豪放不羈，野心之大，尤勝龍、盧。必須予以控制，再予支援。」

在如此的觀念下，因此，李彌和周至柔每一觸及支援反攻，便產生很大的距離。周以國際形勢及運輸情況，均不容我國陸軍進入他國爲由，向總統陳述。最後總統仍飭令務須予以武器支援。

至此，周總長無法不依從總統指示，在予以武器支援時，則派出一批政工軍官，隨同前往邊區服務，以達控制李彌之勢。

李彌既然得不得部隊支援，且所得的武器，卻是一批陳舊不堪的東西，所以決心在台灣收容一批無職軍官，成立儲備軍官大隊，集中於台中霧峯，連同政府派出的一批政工軍官及武器，待機運送前方服務。幸得當時擔任陸軍總司令的孫立人，知道李彌遭遇和處境，非常寄以同情，自動由其陸總所屬的武器項內，撥出幾門時新的七五無後座重砲及一些適用械彈，似此，在武器請求方面，這才算是得到差強人意。

李彌總部屬下一架藍天鵝號飛機的載重量極其輕微，根本不足承擔這項運輸任務，李彌早有存案在胸，所以及時要求着總長能由海軍撥出艦隻接運，幾經周折，毫無頭緒，最後仍賴情報部門協助，徵僱一艘超退齡役艦，承受此項軍輸任務。

李彌這次回台期間，公務上必須向國防部外交部及中央黨部提出很多報告及資料，而在台辦事處的很多事務，亦等待着指示和處理，尤其是一批自願請膺到前方服役的無職軍官，個別相繼要求和李彌見面，處在如此重大和忙碌中，對那些無休無止的官式應酬，感到異常厭倦。

等到運輸問題有了原則性決定時，覺得必須及早趕回前方處理更重要事務，因此，而除了向有關長官呈准行期外，並未個別予以辭行。事雖如此，但臨行時，機場送行的人眾，仍使自身感到難作周全的應酬！

李彌由台北飛到曼谷，略事躭擱，就帶着太太間道泰北轉進猛撒途中，蘇令德副總指揮率領僚屬迎之於猛之郊，大家見面握手寒暄後，一路回到猛撒五華山駐處。李彌一眼看到自己原日起居的三間茅屋竹舍，竟一變而爲木板建造，室內桌椅，亦煥然一新，於是驚訝的說：「我深怕自己會把台灣的官場風氣帶到這裏來，卻不料這股台灣風，竟然先我而至！」

接着，便和迎接的僚屬坐在客廳裏聊天，首先悠閒的說：「這次在台灣接觸的高級官員，大家所談論的，都是誰家的地毯厚，誰家的厨子好，使我懷疑他們是否還有反攻的決心，我們今天住了木板房，讓我們那些蹲在山頭上餐風露宿的弟兄們見了，他們恐怕也要懷疑我們準備在這裏做一世祖。」

一旁相伴的李夫人，深恐李彌的話，會刺傷主持建造人的善意，遂接口說：「我們這次不是帶來很多書報嗎？把它擺在這裏，讓大家公餘之暇，到這裏來看書報，不是很適合很好嗎？」

接着，便有多人附議叫好，即把話題扯開了。



刼後家園滿目盡淒涼　禍不單行橫遭牢獄災

後來萍鄉各界人士，均明白了駐防軍隊玩弄手段的內幕，大家都同情大哥是受了欺騙，另一方面看他的爲人，還稱讚他少年穩健，寧可失去自己的軍職，不肯出賣同鄉子弟，他維護地方的熱誠果敢，是值得青年人效尤的。

有一次縣參議會開會時，繆縣長當衆讚揚說：「我在萍鄉做了幾年縣長，很少見有張振之這種果敢而富熱情的青年！在敵寇進襲時，如不是他的照顧，我們早已不明不白的做了敵人的俘虜。雖然五八軍風紀壞到了極點，但獨有他出汚泥而不染，盡到他的心意和力量，來維護本縣的利益和安全。」各參議員聽到縣長的稱讚，亦加深對大哥的好印象，因此公糧報銷提案，也無人反對，一致通過。這就是在人事方面的前因後果。但此事件得到縣銀行黃經理的幫助之力也不小，因他也是參議員之一。

游擊隊結束後，我也就明白了大哥的意思，他是明知魯軍長利用地頭蛇，故此成立之初，要我協助他辦理公糧的一切手續，以免將來「過橋抽板」的後果責任。後來辦理結束時，他將收集的槍枝出賣，作爲大家的遣散費，他本人也得到一筆欵項，在家庭經濟方面不無幫助。

一個大家庭能保住不衰落下去，端賴家庭中整個成員的合作精神，及抱有奮鬭振作的勇氣，才能轉危爲安。那時我家雖然被搶光掠盡，但所謂「洋船破了還有三百釘」，人口雖多，主要的糧食菜蔬卻並不缺少，因此經過幾個月的克勤補救，從各方面的共同進展，家中又漸漸復甦，經濟方面鬆了一口氣，一切問題也就解決了。

大哥自游擊大隊解散後，在家休息了一段時期，可是清閒的日子過得久了，就有點不耐煩，他生成是一個好動不喜靜的人，越忙精神越好，工作也幹得越起勁，如果叫他坐着享福，那就會要了他的命！何況此時正當戰爭時期，年輕人在家怎能過得安靜，更何況他是一個軍人，因此他身雖在家，心卻早就飛去戰場。因心情不好，他和大嫂時時發生吵鬧，甚至打架。我見此情形，就勸他去萍鄉縣和宜春兩處地方散散心，免傷夫婦感情，便中去看看朋友，也打發掉空閒的時間，耐心等候軍委會的調派通知，省得爲了無聊的煩惱。

宜春縣城幾位仕紳，早已來信托他購買輕機槍，我家現存有兩挺，再向外收購兩挺，那時每挺售價是四十五擔稻穀。至於旅行的一切用費，我答應替他籌措；家中雖已無以前寬裕，但小額欵項總可想辦法。我深知他的心事，在經濟方面他是不願再加重家中的負擔，但經我勸說後，他就正中下懷，安心就道了。

大哥是一個不喜歡寂寞的人，他喜愛豪華熱鬧，現今被逼坐在家中，他那火暴脾氣是耐不住的，如今好似出籠的鳥兒，他當然是開心了！和他約好在縣城等我，一星期後我將錢籌好送來，就可起程赴宜春。

誰料等我送錢去縣城時，在相熟的旅店中，及各親友處，找遍也不見他的踪影，親友們均說不見面已有幾天了。此事倒弄得我莫名其妙，一個大男人，在萍鄉是很多人都識得的，怎會忽然不見了呢？那時縣銀行尚未復業，少了一位長輩黃經理的聯絡處。

我思考了很久後，斷定這匹野馬一定是玩昏了頭。吾鄉在戰亂時期，一班艷幟高張的妓女，均想找一位駐軍紅員做靠山，他一定是在艷窟中被迷住了！

當我想到此處，立卽去找縣商會主席文永祖先生，他們是玩在一起的老搭檔。當見到文會長時，果然見面就說：「找令兄嗎？今晚七點鐘來裕民銀行吃晚飯，屆時我也會去，有使你想不到的熱鬧場面，現在不告訴你，來到時便知。」無奈何我祇得準時去裕民銀行，最先見到文會長早已在座，尚有保安隊長胡鑒庭，及警察局長李懷民等幾位，不錯，的確有很熱鬧的場面，因爲除此外，還有七位年輕漂亮，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們，這場面當然是熱鬧再加香艷了！

經文會長介紹後，我見此七位風塵撈女，面貌身材雖美，可是臉皮之厚，膽子之大，竟使我這個外表斯文的丘八爺，不由得大吃一驚！她們一見我面，竟然一齊上前，毫無顧忌的將我包圍起來，使得我這小夥子身陷脂粉陣中，弄得手足無措；她們並七嘴八舌，問長問短，當時眞使我窘狀百出，難以應付，因爲我從未會經過此種場面。

俗語云：「三個女人成個墟」。那這七個女人，可以說是成個「青蛙陣」。她們竟然當着文會長幾位朋友，要我叫她們做「嫂嫂」！正在鬧得天翻地覆之時，大哥突然出現，一眼看見我被一班娘子軍團團圍住，不得脫身，就開口叫她們不要胡鬧！還嚇她們說：「我老弟會穴道功夫，妳們不要不識相，如撩起他的怒火，出手點妳們的穴道，那就夠妳們受的。」這班不知天高地厚的靚女，聽到點穴道，無不嚇得搖頭吐舌，這才靜靜的坐下。

我和大哥傾談後，她們在旁邊聽到我住三天就要回家，又爭着要請我吃飯，大家還都爭着要請吃飯；誰也不肯請早、午兩餐，七個女人爭吵不休。我見此情景，不懂是何理由，就請問文會長，誰知文會長帶笑罵我說：「傻小子，她們要請你吃晚飯，是利用你送令兄去飯後拜壽呀！你這老實人，對風月場中，眞是一竅不通，應該向你老兄多點學習。」我這大鄉里進城，至此才恍然明白這用意，她們的所謂請客，實在是別有用心。

（未完）

張仲仁

萬人意見

中共在大陸廣設研究所
搜集各國資料以圖顛覆

編輯先生：

今天讓我來揭發中共「世界革命」的陰謀，它妄想「征服世界」，處心積慮，已非一天。希望有關各國，知所警惕，並對它有更深一層認識。

首先是關於中共對印尼的「統戰」宣傳，毒化和顛覆的「規劃」，讀者可以聽聽我所深知的內幕：當年，我在北平短暫棲居時，因同鄉之誼和同聲同氣之情，在一個「飯堂」裏認識一個粵籍的朋友，該朋友前在中共的「廣東省軍管會」爲「幹部」（中級以上的吧？），他告訴我中共對印尼營之已久（超過二十多年），在中共「中央」直接掌轄下，「掛勾」於粵省「軍管會」，有一個所謂「南洋研究所」——「研究」什麼，「研究」南洋的魚類嗎？南洋的珊瑚石嗎？不，「研究」南洋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矛盾、人口、工業結構、農產物力、華僑社會及各方勢力，地理上的特點等等。分國分組長期進行，有馬來亞、泰國、日本、菲律賓、新加坡、印度、緬甸、寮國、高棉、越南等中南半島各國，各組中以印尼爲最龐大，「資料」最豐富。這個「研究所」位於廣州西濠口「南方大廈」往沙面去的方向過三四間店位的一座民房樓上——沒有招牌！高層負責人是北佬軍人，有高級軍階，但着便服。「研究員」是南洋各地回去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左仔，在香港和新加坡「中國銀行」回去的人，沒有一個是眞正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有學位。這個「研究所」，提供中共對東南亞各國，特別是印尼，營謀顛覆的藍圖。

後期我在上海，住在同學家裏，認識一個由北平回滬中共「幹部」，獲知中共尚有更龐大的這類「研究所」在上海及北平，分別研究美國、英、法和歐洲各國、中南美及非洲、阿拉伯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情報，竟有直接由各該國請來的洋人在「工作」！同時，他說，他肯定有「研究」蘇聯的組織，但一直無法知其所在地，這個我所認識的中共「幹部」就是因爲「研究」美國有超卓成就，由滬調往北平！他說：「研究」「美帝」的要旨在研究其兩黨之爭、兩黨派系及美國兩院席位數目的變遷奧妙。

以上均屬事實，願望舉世各國警惕！

讀者邵振光上

逃港讀者舉目無親
失業半年瀕臨絕境

萬人傑先生：

冒昧地寫這封信給您，除懇切問候您好外，主要是請求您及您的讀者伸出同情之手，助一助我——您的多年忠誠眞摯讀者。我是六八年由大陸偷渡來港的一個青年人，自到港後第二個月就是您所主辦萬人雜誌及您在星晚牛馬集撰寫的忠誠讀者，對您筆下所對問題精關分析，及對社會黑暗面敢說敢爲的針砭及對中共殘暴無情揭露等深爲佩服，使我認識到世界上尚有正義良心人存在。多年欲致書問候，但唯恐文化膚淺，不敢造次，多麼想見一見您啊！我在港可說是孑然一身，舉目無親，來港後一直在塑膠廠做啤機工人，但自去年至今，迭次失業，而這次失業竟至半年多，因塑膠行業淡得不能復甦了。

因在港親友少，且又無背境，找一份僅能維持兩餐一宿的雜工，都無法實現。這半年來捱得焦頭爛額，且家鄉有兩個七、八歲幼女及妻，月月需我滙欵回家維持生計，（因我一人偷渡，全家成了黑幫）現懇切請求先生及讀者們助我找一份雜役，只要能維持兩餐，別無他求，如打雜抹窗掃地之類，我能勝任愉快的，因我沒有不良嗜好，如賭博、貪樂等，且身體健壯，愛看書讀報。我寫這信時，懷着誠惶誠恐心情，如詞不達意或有不敬不妥之處，望閣下原諒我這個見識膚淺和一副對閣下一片赤子之心。

您的讀者：陳茂上

大陸青年雖好逸惡勞
但逃港者多勤勞起家
此證明毛澤東思想徹底破產

人傑先生：

我是萬人雜誌的迷，更是崇尚人道之上。所以要借重貴刊一頁珍貴的園地，向香港政府衷誠奉告一言。並請執政的賢明長官修點陰德，以留後代子孫。不可紙上談兵，發出不切實際的理論，以掩飾向毛幫的低頭。倘有出於不得已時，我們正義人士寧擲掉頭顱，也會支持香港政府，敉平暴亂，不致受到來自羅湖橋彼岸的惡勢力所壓迫便是。

在毛幫區域做人實在苦了！本來逃亡的人，並不限於青年，老年人思想逃亡更為迫切。祇惜他（她）們年事已高，捱饑抵餓，受盡磨折二十五年，體力已衰，兩足無力，欲逃不能耳！所以今天拚着九死一生而逃亡來港的，盡屬青年，原因在此。並非祇有青年人逃亡，老年人就樂於忍受毛幫的迫害。

當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女孩子，雖然已不需要在母親的襁褓之中。但是少不了被母親呵寒問暖，的確事實。假如亦有一些逃亡青年，已達二十五六歲，雖能自創事業，刻苦謀生。而仰事雙親，俯悌弟妹。或則凝眸妻子，而需戀着兒女的私情。稍有半點良知，稍存人性，任何人也不願意拋棄自己的家庭，離別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兒，而到遠方來作客，誰人願做呢？何況從茲一別，死生未卜，重聚無期。所以當他們私自溜出門外，踏上冒死求生的一剎那，他們的內心，如何的悽愴，如何的痛苦呢？

逃亡不是旅行，是將生命作為孤注的一擲。被毛幫捉到，打得半生不死，還要坐苦監，每日食三市両糙米，強迫勞動，再加鬪爭。此種慘絕人寰的生涯，自己設身處地，作如何感想呢？又在陸上僥倖不被毛幫爪牙捉到，也可能病死或跌死於梧桐山上，溺斃於大亞、后海灣中。蒙難者，當他（她）尚有一點理智未會消失之時，內心的痛苦，固無人可以想像。為父母者對於兒女們從茲一別，永絕音耗。個中悲痛心情，了無時日，此是人之常情。請問列位執政諸公以及在電視訪問中那兩個八婆所認為「應該將逃亡青年解回大陸」，假如你們自己的兒女設身處境，妳作何感想呢；這些八婆認為應該把逃亡人士「解回大陸」的理由，是增加失業，及逃亡青年去打劫，實不成理由。除非她們的丈夫是祇沉醉於麻雀館度日，否則逃亡青年，是不會奪去香港居民的工作的。逃亡青年，也未必都是壞人。既然認為他們去打劫，如果罪證確鑿，大可處以極刑，拉到赤柱吊頸。倘要再談「人道」，不妨押回共區，任他受罪，這是任何人都贊成的。何以不為，而把那些為了自由，拚了生命逃出生天的人，押回地獄呢，還能說人道嗎？

人是創造財富的工具，年青人愈多，生產力愈強。對香港而言，既增加外滙，又加多稅收。用他們的勤勞智慧來謀生。對政府有何損害呢？至於恐妨大批青年逃亡到來，為了生活，願接受低價工資，搶了香港原有工人的「飯碗」，確屬事實。此點甚易解決，假如香港法律沒有規定工業不准「官營」的話，政府大可以辦多一些「官營」工廠。將初中以上的逃亡青年，在其志願之下，派入工廠，由政府指派熟練技師（如工專人才）主理業務，既可培育出有用的人，又可為政府賺來外滙。兩得益彰。而僅得小學畢業的毫無智識青年。大可派去離島，由政府派專人（新界或者由大陸來的農民）領導，開設「官營」農場。總之他們都是「下放」農奴，而香港所有糧食均由外地進口，何不自己來生產補充，以減少外滙的支出呢？

可能有人說：「大陸青年好逸惡勞，凡事不肯努力」。此點雖有可能，但畢竟屬於少數，並非全部。本人認不少逃亡青年，來到香港，勤勞起家的，實在很多。香港是法治之區，由現在起，所有逃亡青年來到香港，除非他們有富裕的親屬供給其繼續升學或者接替其親屬主理舖戶之外，一律由政府統一安排，甚至效法毛幫「服從分配」工作。但不能鬪爭，更不可追查祖宗三代歷史，而又能溫飽的前提下，簽訂合約，一簽三年。工作勤勞，給予獎勵，工作懶惰，則予扣分，屢教不改，或中途毀約，然後遣回共區。則被遣者，固無怨言，外間人士，亦難對政府責備，豈不兩全其美呢？

至於所謂大陸青年逃亡到來，使政府之住屋計劃，醫藥開支，均超預算，本人未必相信。究竟十多年來，政府配了多少房屋給逃亡青年呢？大致不多。他們能爬過梧桐山，能游七

七時以上的海泳，除了溺到半生不死或被鯊魚咬傷，要勞政府醫治外，其他疾病不多。對政府實無所損。如果說到他們將來成家立室，生育兒女，這個青年，已經有其事業基礎了！既可養妻活兒，自然可以支付其屋租及醫藥費，對政府何損呢？所以青年就是社會的財富。

在本人所見最使政府為難的，就是毛幫「批准」來港的人，他（她）們不是年老，就是殘病。在毛幫區域，曉食而不能勞動。來到香港，假使他的親戚是富裕的話，當然沒有勞煩香港政府的關心。倘使他們的親屬是貧窮，就非長年累月勞煩政府支付醫藥費不可了！這些人可以入境，而年富力強的青年不准入境，令人費解。除了談到畏懼毛幫壓力之外，別無其他理由了！就是毛幫批准大批青年來港，其中背景如何，本人不便置喙，但已心知。

惟是逃亡青年拚死逃亡來到香港，對政府絕無害處，就要請上政及立法議員先生們，大發慈悲，修些陰德，不可強迫他們回到地獄受罪了！祈望網開一面之恩，則不獨身受者之同感也。

香港居民思華敬啓

百業凋零經濟萎縮 電話加價民怨沸騰

編輯先生：

報載電話諮詢委員會主席否認一家電視台報導，政府原則上批准電話公司加價百分之六十，謂此事尚在研究中云云。不過空穴來風，其來有自，如非有關當局或機構採取投石問路的手法，試探社會的反應，實在令人難信。

平情而論，電話公司此次申請加價，根本是「損人利己」作風，去年賺了七千萬元，獨嫌不是理想利潤，一九七四年一月起已獲加價，本年八月間又以通貨膨脹為藉口，要求大幅度加價，經已招來全港各界人括包括用戶紛紛反對。在此工商百業凋零、經濟萎縮日見嚴重，正千方百計節省開支，力求渡過難關之際，乃有此貪得無厭之具有專利權的公用事業機構，悍然與社會人仕為敵。在今時今日經濟處於風雨飄搖當中，政府絕對不應考慮加價申請，增加全港人仕負擔，引起惡性循環。今年電話公司不派中期息，乃玩弄手法，企圖爭取股民同情，予以支持而已，苟政府不恤民間疾苦，在水深火熱之中，盲目批准電話費加價，簡直是壓迫消費市民百上加斤，與創立消費者委員會原意，平抑物價，造福市民，背道而馳，當局要加以令人滿意解釋，否則什麼十年建設計劃，恐將毀於一旦，民怨沸騰，與日俱增。

猶憶在此次申請加價之時，電話公司總經理曾發表高論，謂「如果電話公司及其股東在目前情況下，把金錢存入銀行生息，會比維持電話服務更有利，一九七三年純利扣利得稅後，只等於不及百分之九的利潤率」。在目下兩個月內銀行作第六次減息中，政府何不以上述理由，拒絕加價申請？

何況此種加價申請，勢屬每年一度必要措施，就算去次批准大幅度加價，今年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間又要重施故技，其理由乃根據電話公司於去年八月間作加價申請時，指出電話費以香港為全世界最廉宜者。言下之意，收費要與世界各地看齊，甚或駕而上之，然後方心滿足者也。

又該公司同時指出截至一九七六年十七月尾日止之五年電話投資計劃，需要港幣十三億七千四百萬元。是則「每年加價」，當屬必要，可以使公司股東坐享其成，由用戶全部負擔其投資計劃，此電話公司之超級如意算盤也。

讀者：電話用戶上

敵棄我取此其時矣 國府應收熱血青年

編輯先生：

近來港府因強行押送逃港同胞交回共區，這事眞令人髮指，她或他們，因在共區受到非人待遇，一切都無自由，所以才冒着生命的危險，千方百計逃離共區，如不幸的人已被鯊魚咬死或餓死者，不知凡幾，而幸運的人，達到目的地，自然為爭取自由平等而來的，但到了香港就立即交回原來地區，給他或她們一下沉痛的打擊，如果逃亡者是自己的話，該是如何慘痛的啊。

雖然說目前香港治安很差，隨時隨地都可能有搶刧事發生，但此乃借此為藉口而矣，實際上香港沒有大陸逃來的，也一樣有搶匪存在，又說工業不景，失業人多，恐有混亂事件出現，此亦極可能的事，但我們以為送回她、他們，香港就太平無事的嗎？不，絕不如此，如果不信，可看事實好了。

依小弟的愚見，遂回逃亡者，並不能遏止逃風的，相反的因她、他們有了一次經驗，下次再帶大批的人逃來香港的，那不是越弄越糟的嗎，所以小弟以為在香港設立收容所是最好不過的了。

若說香港地小人多無法收容，那可向台灣當局設法收留，並將逃亡者分別調查是否願往台灣亦或回返大陸，任由他們自行決定，而台灣方面吸收此等青年男女，更有大派用場，因他們不惜犧牲，這可見他們的逃奔自由的決心了。

敵棄我取，此其時矣，想當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裁員及遣散尉官以上人員，正被共黨持才利用，而大大的增強毛朝的實力，突然聲勢浩大起來。他們都是中國人，相信可以人盡其能的熱血青年，是萬分願意接受救濟及訓練的。

讀者韋耀上

中共是亞洲動亂禍源
我必將憲法帶回大陸

行政院長蔣經國，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國民大會代表六十三年度年會中指出：我們的堅強屹立，對中共來說，固然是像一把穿心利刃樣的致命威脅，對全球反共形勢來說，我們始終掌握着台灣海峽的制空權和制海權，成爲西太平洋反共防綫最堅強的一環；同時，我們高舉民主自由的火炬，更是大陸同胞渴望獲救的希望所在，也是民主國家維護正義堅決反共的燈塔！

蔣院長說：我們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關鍵性地位，只要我們堅強壯大，中共赤化世界的野心，就永遠不能獲逞，其奴役人民的暴政，也絕對不會持久！因之，我們對中國歷史，以至對世界歷史，都負有振衰起蔽的重責大任。我們不但不爲一時的頓挫而灰心喪志，更且要爲世界的安危，人類的禍福，善用我們優越的條件，盡到我們應盡的責任！

很明顯的，因爲有我們的堅強奮鬪，中共不得不轉移方向在其他地區製造事端，以致不惜在金門古寧頭戰役全軍覆沒之後，發動了韓戰，又在金門瘋狂炮戰失敗之後，挑起了越戰，而造成亞洲的緊張局勢，一直到今仍陷於動蕩不安之中。

蔣院長表示：我們深切瞭解，美國爲維護世界和平正義而在韓戰、越戰中付出了重大的付價，同時也深切理解美國受戰事糾纏的困難處境。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共黨集團得寸進尺的侵畧野心沒有止境，自由世界想以言談謀和，無異是緣木求魚，其結果祗是作惡作亂者加以鼓勵，爲世局增添更多紛擾。因之，東南亞戰局未靖，接踵而來的中東戰爭、塞島戰爭，可以說都是因爲自由世界對抗共黨的堅定立場有了動搖，對邪惡勢力給予姑息所引起的後果！

探本溯源，今天世界每一地區的動亂，沒有不是導源於共黨的四面點火；亞洲的禍源，完全在於中共的恣意擴張而且受到自由世界的縱容。實在說，對暴徒幻想經由安撫行動，換取短暫的，表面的安寧，是割肉療瘡，與虎謀皮的作法，爲自由世界着想，絕不能視爲長遠而健全的策畧。

他說：中華民國對世局一向有我們堅定不易的看法和立場，和共黨決不妥協，過去如此，今日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行政院長蔣經國，今天在一千多位國大代表熱烈掌聲中強調，政府推行憲政建設的決心和行動，從未懈怠，從未動搖。

他說：我們不但要用這部中華民國憲法，爲金馬台澎復興基地，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樂園，並且決心要把這部憲法帶回大陸，使七億中國人民，都能享受民主憲政的福祉。

國民大會代表六十三年度年會，是於今天上午九時三十分開預備會議，由于斌代表主席，他代表一千多位代表，對行政院蔣院長到會致詞表示歡迎後，蔣院長即在熱烈掌聲中登上講台，以「新的精神、新的生命、新的力量」爲題，作了七十分鐘的講話，國大代表們會多次報以熱烈掌聲。

蔣院長在致詞中指出：二十多年來，我們在復興基地的自由國土上，實行三民主義的憲政之治，沒有一天忘記大陸同胞的痛苦，沒有一刻改變我們光復大陸、消滅中共的一貫國策，爲的就是要把國父規劃的憲政規模帶回到大陸。

他在分析世局時並指出：探本溯源，今天世界每一的動亂，沒有不是導源於共黨的四面點火，亞洲的禍源，完全在於中共的恣意擴張，而且受到自由世界的縱容。他說：中華民國對世局一向有我們堅定不易的看法和立場，和共黨決不妥協，過去如此，今日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蔣院長對當世界經濟問題，也會加以分析，他說：展望全球經濟情勢，也許在短期之內，還不能回復景氣，不過，無論今後世界經濟情況如何演變，政府一定本着「穩健」、「負責」、「積極」的原則，以最實在、最妥當、最有效的方法，來處理經濟問題，保障我們全國國民繼續得到週密的照顧，享受安定的生活。

談到政府的施政，蔣院長特別強調信義爲施政之本，他說：政府任何作爲，我們已一再表明，一切都以國

萬人協會春季旅行

一、日期：一九七五年元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九時正在紅磡碼頭集合，準九時三十分乘車啓程。

二、地點：①大埔半春園（十二時午膳）；②蓬瀛仙館及其他地點；

旅行過程中歡迎自攜相機獵影，本會將舉行攝影比賽，邀請名家裁定，成績優異有獎及優秀作品逐期在萬人雜誌刊登。

三、費用：旅行券收十二元（包括旅遊車費及齋菜午膳費用）。

四、售券地點：①本會會所（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②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B地下益昌米店；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④彌敦道五四六號旺角大厦十二樓D座張仲仁診所；元月九日截止售券，額滿即止，不設臨時售券，以便車輛及膳食妥善安排。

萬人協會康樂部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家利益為前提，以全民福祉為依歸。凡與這個原則相合，必定全力而為的，與此相背的，斷然不為。在肆應外交和經濟情勢的變化如此，在處理所有政治、軍事、文教、社會各方面政事也無不如此。我們時時自勉，務以一個恪守信義、負責盡職的政府，來推動我們國家建設的整體發展。

蔣院長也懇切期望全體國大代表和全國各界人士，今後能一本責善規過的精神，指點政府的缺失，提供積極的建議。

蔣院長呼籲港府維護人權
願來台難胞國府一律歡迎

行政院長蔣經國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在國民大會代表年會中致詞時指出：最近中共壓迫香港當局，將逃奔自由難胞全部強迫遣返大陸共區，這種殘酷暴行，實是對人類自由與尊嚴的狂妄挑戰。

蔣院長告訴一千多位的國大代表們說：「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要香港當局，為維護人權，應讓難胞一律准在香港居留。凡自願前來中華民國的難胞，我政府一律熱誠歡迎」。

蔣院長說：我大陸同胞不堪中共的奴役迫害，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甘冒生命危險，逃奔自由，這是大陸同胞反抗中共暴政的鐵證。

他又說：大陸同胞在中共暴政下，陷於窮困落後的程度，和我們在自由地區人民生活的富足安樂，已形成尖銳的對比，益發加深了我們對大陸苦難同胞的懷念，也益發加重了我們早日解救他們的責任。

蔣院長強調：衣食的溫飽，本來是人類物質生活最起碼的慾求，今天大陸人民，不僅常年掙扎在饑寒交迫的生死邊緣，而且精神上又受盡中共的箝制迫害，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大陸同胞基於求生的本能，不久必將促使全民奮起，把中共這樣一個恐怖殘暴的政權，在反毛反共的大浪大潮之中葬身沒頂。

訃告

本會執行委員蔡瑛先生，一向熱心會務不遺餘力，待人熱情誠懇，節義堪嘉，不幸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時，突患腦充血症，急送伊利沙伯醫院救治罔効，翌晨三時許遽然逝世。遺下未亡人四十八歲梁氏及子女四人，最長女兒十五歲，現仍肄業於瑞華中三，最小孩兒年僅八歲，幼小無知，一家五口，倚寄無從，蔡執委壯年萎折，聞者慨嘆，本會臨時組設治喪委員會即代辦理死者擇吉安葬事宜外，並準備發動籌款撫恤蔡氏遺屬工作，以慰英靈。

此告

列位會員

萬人協會執行委員會啓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烈士阮寶珊之父
致謝贈款讀者

香港萬人雜誌社社長萬人傑暨讀者梁良先生大鑒：

頃奉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會函乙件，附寄港幣二百元，均已收悉。阮寶珊當國捐軀，其英勇之事蹟，海內外青年激起憤恨，齊起聲援，決討回此一血債。而世界民主國家、愛好和平人士，亦皆當一致對共黨之觀感，必定認清共黨之醜惡面目，恥與為伍。

吾家祖籍廣東中山縣赤坎村，追隨蔣總統反共抗俄之垂三十年，今寶珊壯烈成仁，乃是秉承庭訓及師長訓導外，其在學時已誓言要仿效先烈精忠報國之大志，不辱國父同鄉之誼。辱蒙港九各界人士暨桑梓父老們同情慰問，此種溫情，我家歿榮存感，深獲無尙之慰藉！用特修函致謝，並請代向港九各界人士致深切之謝意。

阮關昭謹上

（十二月三日）

茲收到

香港萬人雜誌讀者梁良捐贈港幣貳佰元整此據

接收人阮關昭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三日

稅局公務員官氣十足
敷衍塞責刁難納稅人

萬人傑先生：

你好，在這裏向你公私兩面都問好。連日來看了你在牛馬集寫的關於香港政府明年又要加稅的問題，而閣下又舉出美國福特總統怎樣節省政費，大汽車商也實行在公司裏節約。使我想起了我因納稅問題受到的委屈、麻煩、歧視。我要在這裏告訴你，希望閣下反映一下納稅人受公務員怎樣的愚弄。

我是一個寡婦，有三個兒女要教養，我有一個四六〇呎的房屋單位，是用分期付欵的方式買來的。自七二年入伙以來，香港政府就開始向我收稅，去年（七三年）二月交了七二、七三年的稅三百多元，跟住他們說明可以申請退回，在這一年多來，填表格不下十多份。最近又說我弄錯了，由物業稅改為申請個人入息稅，並將我交回去的繳數收條遺失了，又說不能證明那間樓是我的，又要兒童身份證，等我拿了身份證，收信的人又說要出世紙，從政府合署五樓，他們指我到四樓，從隔壁的司庫指我又去西洋會所，足足奔走了四日。現在還是遙遙無期。評稅主任已三易其人，而我七四年二月又要交稅了是五百四十多元。萬人傑先生：你學問如此高深，分析一下，政府的文員他們是怎樣刁難無知市民，從我填表格十多份來看是否浪費了納稅人的金錢、時間、精神。在那裏填表有年老的太太，有勞苦小市民，他們不止不懂英文，而中文都行不通的，他們都說麻煩，又不懂。那些小公務員，五樓的詢問處（政府合署）光是一個詢問處就安插了六個男女職員，他們在談天、抽香烟、用厭惡的眼光看來麻煩他們的納稅人，不僅不幫忙解決問題，而且還看不起不會寫字的人。我弄得莫名其妙之時，我說我要見見評稅主任，他們說不在，妳可打電話來。

我回家打電話時，又說內綫電話「講緊」，再打又說「講緊」。後來我始終沒有打通，憑住我失業空閒之時，我過了幾天又去，大概是可以見評稅主任了。也等了半句鐘，我問他們是否准我見，他們又說要身份證，剛好我樣樣準備了，見了一個女的，大概是要員的太太。我問她是否評稅主任，她說是助手，現在我尚未明白評稅主任是誰。

萬人傑先生：我實在說得太多了，浪費你的時間，但由於我程度太差，不能用簡潔明瞭的字體來表達，請原諒。我心中是非常的憤怒，我打算有空時還要去投訴非官守議員。記得我以前交稅凡是托專辦稅的人申請，很快就退回；又請他們那裏的職員填寫也很快，是否他們有得分呢？因為我付給他們每百元達三十元的費用的。還有，這次我去到政府合署前，有眾多要求加薪的大字報，使我感到，正如先生所說開源節流的問題，一個詢問處設立六個職員，是否太多。而他們左阻攔，右扭住對納稅人的用心，用句共產黨的口語是否幫兇。而又是否政府大員授意他們那樣做，又是否書院仔太多，無地方安置工作？

我除了許多不滿惱怒之外，我覺得做中國人，實在淒涼，真是自己打自己人，不過我很同意，先生每篇牛馬集的論調，你的大無畏精神，樣樣都說得有道理。本人萬二分的支持及佩服，看到有些人罵你時又替你不值，我是一個長期讀者，一連寫了五張紙之多，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真如紙短話長，敬希原諒。

小納稅人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吳稼秋先生挽詞

高翽賜

驚飈忽起嶺南天。吹去江湖老謫仙。
一卷吟殘香海月。廿年夢冷武陵烟。
蟲沙入幻空千刦，電火歸眞了萬緣！
展讀風簷秋雨夜，燈前彈淚濕遺篇！

該詩：「沙蟲入幻空千刦，電火歸眞了萬緣」，是爲名句，壇主云。

燕巢危（詠大埔富善街危樓）

姚伯衡

㊀譙譙羽尾克巢成，倏聽鴞鳴夢裏驚，
霜令星馳災迨及，重圓故壘俟河清。
㊁颯颯淒風帶雨來，呢喃底事不勝哀，
簷崩棟折栖何處，巷口斜陽吊幾回。
㊂窺帳穿簾西復東，張家香蠲玳梁空，
莫愁朱戶風流許，漢苑繁華一夢中。
㊃王謝堂前賦式微，任教剝落亦相依，
連雲大厦歸無所，上下差池向野飛。

譙譙者，鳥羽瘁敝之貌，詩經：「予羽譙譙」，鴞鳴，指拆樓之人也，姚先生之詩，是爲佳作，壇主。

遊余雲義執委筆架山花園有懷

鄭秀堂

換將菡萏變嫣妍　筆架山巔建樂園
慨嘆斯時無淨土　邀來此處有晴天
蘭亭強抑新亭淚　玉苑凝看故苑棉
萬紫千紅能駐不　多般心事總相憐

梅傳春信

袁陽照

珍惜韶光慣夜眠　幾忘身在暮冬天
生成瘦骨能欺雪　心樂清恬不慮錢
隴信南傳遮鐵幕　春風北渡阻紅烟
今朝乍看梅初放　方識居夷又一年

前題

前　人

幾番花信悞良機　歲暮論歸願又違
逋客依鐙添鶴髮　親朋枵腹臥牛衣
梅開庾嶺春何在　夕照燕城影入微

祇惜司凡天乏眼　尙留殘賊伴斜暉

梁　莊

寒梅傲雪

冬深萬卉感飄零　獨羨寒梅對雪青
鐵骨凌霜姿挺秀　冰肌含露貌晶瑩
臘殘子熟花添翠　風動枝搖蕚帶馨
自抱孤芳持晚節　清操高潔奪春庭

前題

南嶺花先放　北枝帶雪開
橫斜疎月影　獨秀傲園萊
玉瓣飄宮苑　梅粧入閣臺
凌霜存鐵骨　持節待春來

蒙董壇主力行先生惠贈明日黃花錄第三集賦此答謝

雪梨　蘇伯楷

㊀佳篇贈我感高情，義薄雲天萬里程；
文字訂交酬唱樂，將軍衛國漢廷榮。
采掾大筆名山業，拱璧文章秋月清；
哲士立言垂不朽，堂堂良史董家聲。
㊁立言不朽竟功收，化被華夷無類儔？
仁義力張維漢室，詩壇幟樹耀神州。
宣威沙漠驅倭寇，馳譽丹青拜猊旒，
文武兼資爲世用，完人一代是騏騮。

贈劉祖霞博士

梁志超

借隱芳洲樂趣融。潯陽耆老氣虛冲。
春風詞筆翻淮海。秋井丹砂採葛洪。
世外清流餘幾輩。眼前博士最欽公。
相逢明月江城夜。共注蘭言酒盞中、

贈張方詞長

梁志超

衣冠南渡一詞人。嶺表欣逢聚夕晨。
賢相曲江同郡姓。大儒惜抱是鄉親。
皖山毓秀才稱儁。文座傾談性至眞。
最羨稀齡公獨健。詩城酒國四時春。

步壇主除夕感懷元玉之一

龐有生

家仇國恨續青絲　又值紅潮邪惡時
有道有才匡復志　一心一德表章詩
山窮水盡疑無路　否極泰來任正枝
理不虛生還淨土　天人主宰樂盈巵

其二

千頭萬緒棼如絲　慧劍一揮應及時
養晦韜光淡泊志　玲瓏透澈顯明詩
天生有用無窮路　地傑多才第一枝
還我河山清淨土　氣吞胡虜舉盈巵

其三

日俄殘害亂如絲　上下一心在救時
未遇英雄姑隱志　應機賢達與言詩
渺茫胡底何無路　氣數已過別有枝
先天易理參其契　興復敗亡慶滿巵

其四

統籌戰局緒如絲　策出萬全匡救時
仰仗道高資熱手　研幾學廣顯清詩
五行生矣成其物　妙法剋之破彼枝
砥柱中流中夏上　全憑先覺共擎巵

龐先生之詩。寄來已逾半年。積稿如山，輪至今日，始得刊出，壇主。

清明感懷

泰國　謝梓艮

窮春東望路漫漫　欲譜歸耕曲未嫺
親墓草芊花又落　粢盛香斷淚空彈
時清萬頸胥延俟　國困深期共改觀
願挹天河洗兵甲　淳風遠播五洲安

層樓遠眺

前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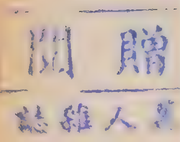
極目烽煙隱約中　米珠薪桂五洲同
縱橫捭闔儀秦尙　仁義乖離孔孟窮
法治始皇三世斬　網開湯帝萬方崇
荆天棘地憑誰墾　孤負年年望道通

梓艮先生之詩，非同凡調，言中有物也，遠眺之詩，「縱橫捭闔儀秦尙，仁義乖離孔孟窮」，對目前世界情形，切中時弊。壇主評。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七六期 新79期)

希望是彈高的時候？



1974

1975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七六期(新79)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七六期(新79)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一月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從「新年獻詞」看今年的中共

看了今年元旦北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聯合以「新年獻詞」爲題發表的論社，益使人堅定了信心，可以確信：中共這個外強中乾的龐然大物，已成強矢之末，就快要完蛋了！

去年十一、二月間，由鄧小平和其他中共外交方面的領導幹部親口向日本、美國媚共分子透露了將要召開「四屆人大」的消息。於是在一九七四年最後兩個月，國際間盛傳中共的「四屆人大」就將召開。但到年末仍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任何人，包括大陸一般幹部和老百姓在內，這個會年前未開成，都會估計在所謂「中央兩報一刋」的「元旦社論」中總該說一句「迎接四屆人大的召開」這樣的話，孰料，中共連一張空頭支票也不開。這是爲什麼？一句話：就是因爲中共上層人物分配未能取得妥協。分贓式的人事安排不能取得暫時的一致的意見，唯一的辦法只有繼續鬬下去，鬬個你死我活。

該「新年獻詞」的社論中說：「在新的一年裏，我們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這說明，對中共「二次文革」（批林批孔）認爲即將或已經收場的看法是錯誤的。雖然該社論於強調「批林批孔還要抓緊」後指出：「要把主要的意注力放到學習和批判上來。」但接着又說：「對林彪、孔老二的批判，要抓住路線問題，抓住他們搞復辟，搞倒退的反動實質，從政治上，理論上批深批透」。復稱：「學習和批判要緊密聯繫實際。要根據不同的情況確定不同的重點，做到有的放矢」。中共批林批孔，在去年搞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已經是「抓住他們搞復辟，搞倒退的反動實質」，不過就以此爲幌子在內部所進行的密鑼緊鼓地派系鬬爭問題來看，卻是「成效」不大。「批林」在於肅清林彪的餘黨和軍方某些破壞「中央集權」的高級軍事幹部。「批孔」則以孔夫子影射周恩來，企圖先把周恩來拉下馬，然後再把在「批判極左思潮」階段否定了上次「文革」和以「革命樣板戲」爲主的所謂「新生事物」的右傾官僚集團打垮。然因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在中共內部是少數派，加上兩面出擊——一面向部份「槍桿子」人物進攻，一面又向右傾官僚集團施加壓力，結果，可能是毛澤東的「摻沙子」手法失靈，使兩方面的打擊對象結成一條抗毛反江戰線。去年一年左右時間的「批林批孔」運動發生多次反覆就是有力的證明。

從北平「中央兩報一刋」元旦社論「新年獻詞」看，毛江集團不僅不肯草率收兵，且充份顯示出，他們正在糾集力量，準備捲土重來，「不獲勝利決不收兵」。下一個回合的派系鬬爭，既要有「重點」，又要「有的放矢」，看來，在打擊周恩來集團方面必是主攻方向，把周恩來打垮後，再整肅在地方上負隅頑抗的右傾分子。

另一方面則對有號召力和在地方抓有實權的軍方共幹，能拉的就拉，不能拉的就打。在去年十一、二月間，大陸各地不斷喊出「迎接明年國民經濟新躍進」的口號，如廣東等省還公開發表已經制訂了「全省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發展農業規劃」，然時間進入一九七五年以來，這些原已擬定的東西已完全不提，雖然中共「大辦農業」的措施未見放鬆，但可以看出：今年中共的「中心任務」仍是進行派系鬬爭，所以，經濟方面的計劃不得不擱置。

毛澤東沒有回北平，江青突然減少以所謂「我國領導人」的名義接見外賓，對江派來說，這都不是好現象。當然，毛澤東如果患病不能活動，這又當別論，可是，照其數月來接見外賓情況看，又不似患病；如此，他必是又在計劃一項新的更大的派系鬬爭。相信，這個新的派系鬬爭不會太久就會揭開蓋子。同時，由於中共「中央兩報一刋」元旦社論中，一再強調「黨的基本路線」，可以估計得到：中共在黨內進行血腥派系鬬爭的同時，必是步步加緊對大陸百姓的恐怖統治。大陸同胞何辜？在上次「文革」中鬧得千萬人頭落地，在未來可能要死更多的人。嚴格地說，他們都是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共派系鬬爭的犧牲品。不過，無論如何毛澤東已來日無多，加上宮廷派班底薄弱，江青又不夠料，不管怎樣搞，老毛的如意算盤必落空。唯一的「收穫」將爲「天下大亂」埋下火種，一旦爆發，中共政權一定走向崩潰。



竹幕雖然低垂仍有罅隙可窺
外人透露大陸笑話多籮籮

萬人傑

許多到過中國大陸的外國人，他們的身份是記者或外交人員。據他們透露的大陸實況，每與專門採場者迥然有別。本篇所紀，有些內容或已見之其他報刊，但綜合起來，卻是一篇很好的大陸報導文章，也可博取讀者一粲。

手頭上搜集了一些有關大陸現況的資料，有些是外國書報刊登的，有些是來自大陸書函的，不但有助於讀者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的瞭解，也可以作為「趣聞」閱讀。

廢物利用

菲律賓銷路廣大的「今日公報」的「全景週刊」最近發表了一篇有關描述中共在中國大陸如何處理死人的問題文章，該文由麥格桑諾（去年馬可斯夫人訪問北平時，他是隨行記者之一）執筆。文章透露：「馬可斯夫人參觀一處『人民公社』，向一位導遊人員詢問：你們的人民死後怎麼辦呢？我沒有看到墳墓，死者埋葬在那裏？」

「導遊回答：火葬，骨灰用作肥料。」

外賓分三級

中共對於訪問大陸的外國人接待態度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非洲國家的黑人領袖，以之作為「團結第三世界」的號召；第二等級是白種人；第三等級是日本人。第二、三等級的外國人，除少數地位較高有影響力的領袖人物外，其餘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

中共通常歧視外國人的方式有㈠抬高物價，往往高達數倍。譬如：一包熊貓牌香烟原價人民幣數角，如賣予外國人，則索價四元；又廣州至深圳火車票價，普通人是人民幣三十元左右，外國人則索價一百三十元；㈡指定在索價昂貴的「供應商店」買東西、吃飯，別的地方「無交易」，如不願受敲詐，只有挨餓的份；㈢有時故意派出一批小鬼隊在街頭巷尾，戲弄侮辱外國人。

並無「難民」？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代表王潤生在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討論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的報告時，發言表示：「中國人在港、澳和中國其他地區之間歷來常有往來。居住香港與澳門的中國人根本不是什麼『難民』，更談不上存在什麼『中國難民問題』。所謂『港、澳中國難民問題只不過是美帝國主義支持下製造出來的反華讕言』。」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往者不談，即以去年一至十月為例，據警方檔案紀錄顯示，由大陸逃抵香港的難民，即已達六千三百九十名之多（其他諸如入境後避過警方緝捕而自行投靠親友、在逃亡時慘遭溺斃或遭鯊魚吞噬，以及逃亡途中被共幹截捕者尚未計算在內）。中共對此又從何解釋？

機器人文明

美國前駐北平聯絡處主任布魯斯返抵美國後，談到大陸情況，曾說：

「中國大陸所實施的獨裁統治，已到了我認為是不可能忍受的程度。……幾乎各種知識生活都受到扼殺或壓制……中國大陸人民這種生活特色，終需改變。否則中國大陸將只有機器人文明。」

關於美毛關係，中共「是作一種權宜之計的準備，只要對他們有利時，他們就會長久的維持下去。……除非他們能將很多的貨品重加設計，他們將不能在我們的市場上有大作為。」

「他們不希望有觀光客的到來，其表面理由是因為他們缺乏旅館、譯員與汽車，不過我認為使他們頭痛的是難以控制外來的觀光客到處遊逛，並詢及他們的社會制度，以及看到若干貧民窟的悲慘景象。」

「共黨的官員告訴我，中共政權已把蒼蠅消滅淨盡，恰好就在當天上午，我打死了三隻蒼蠅。」

沒有講中國話的機會

已退休的美國前駐北平聯絡處副主任金希聖（Alfred Jearins），去年十月底以平民身份到台灣訪問，當他被詢及任美國駐北平聯絡辦事處副主任的觀感時表示：他雖然能說流利的標準中國話，因為大陸的民眾都不敢接近他們，更沒有說話的自由。對於台灣的繁榮進步，他說：無論是從有形的建設和施政上，或從人民富足的生活和愉快的笑容，都可看出與大陸實在大不相同。

利用歡笑推翻共產主義

據最近外電報導：「經常提高警惕的中共，發現一項由顛覆份子所計劃的陰謀，該陰謀是利用使人們歡笑來推翻共產主義，這項與林彪、劉少奇有關的主要計劃的揭露，最近由中共的『人民日報』發表。該報透露林彪、劉少奇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強

烈贊同一項『娛樂理論推行荒謬的意念』，認為人們到戲院及劇場是為尋求娛樂。……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暗底裏企圖利用所謂的娛樂節目，來荼毒人民的思想，以使工農兵忘記鬪爭，同時讓他們能在笑聲中自由自在的重建資本主義。」

毛澤東不僅輕視知識分子，且任性挖苦，他說知識分子「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連大師傅都不如……因為……只要你認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這比大師傅煑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一九四二年「邊區學習委員會」編印「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

對於知識分子，毛澤東在鄙視之餘，還想整他們。他曾坦承發動「大鳴大放」，就是要「讓那些牛鬼蛇神鬼子王八爬出來」，「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現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我們是一逼一捉，一鬬一捉。城裏捉，鄉裏鬬，好辦事。」（「毛澤東思想萬歲」頁七九、一八五）

人海戰術的「報紙」

加拿大公民報編輯楊格在一篇有關中國大陸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國大陸新聞學與我們西方的這個名詞的觀念毫無關連，正如熱狗不能與壁虎湯相比（按：前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即曾說過：「研究新聞學，應該從政治出發。新聞學是政治性極具強烈的一門學問。……離開政治來談新聞，這是資產階級的作法，我們不應當這樣作。」）……新華社社長朱穆之即曾對我們說：『絕無為新聞而新聞的可能。』……人民日報的一名編輯對這份報紙所負的使命曾作解釋：『我們的日常工作是宣傳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我們必須讓人民盡可能很快地了解黨的政策與路線。」在報導裏還談到中共報紙人事的浮濫，他說：「人民日報只有四個版面，其中一半是在北平打好紙型的，竟也用了四百五十名員工。與公民報相比，簡直不成比例，公民報每天出報六十頁，只大約四百名工作人員。」

加拿大記者看「人民日報」

多倫多環球郵報記者勃恩茲最近以「人民日報沒有新聞」為題，發表了他在大陸的感受。他說：「該報有一千個員工，但沒有記者。一年十二個月，編輯人員分批——每批三分之一編輯人員——被派往農場服勞役；寫一篇社論要費兩個月的時間；

尼克遜總統辭職的消息只以短短的四段刊於內頁。……『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但是從西方的眼光來看，它只是一種宣傳工具，而不能稱為一份報紙。……這家報館位於北平的一條大街上，大門雖然開着，但是外人卻無法進入。有時，到北平訪問的記者代表團獲准到這家報館參觀，但是所能看到的不過是在一條長廊盡頭的一間會客室，及該報的收發室、排字房和印刷工廠而已。這家報館及在一哩以外的『新華社』，均警衛森嚴。穿着製服的士兵，持自動武器在大門口守衛，而且每一層樓上也有警衛。參觀的人到洗手間也受到嚴密的監視，以防他們走錯了大門。」

談預言

方劍雲

每到年終時，即有許多國際預言家公開發表預言，說明年將如何！如何！到了明年年底，一定有發表談話，說明過去一年的預言如何如何靈驗，由於事隔一年，大家已不復記憶，只好由他胡說。

大概是一九七〇年底，世界有兩個「偉大的預言」，一在印度，一在美國，都發表了對一九七一年大局的預言，其中精彩者如教皇保祿六世在六月逝世、天主教要發生權力爭奪，卡斯特羅被刺殞命，古巴大亂，毛澤東病斃，中國大陸大亂，俄毛大戰爆發，等等震驚世人的預言，到了一九七一年底，這兩位預言家不見了。筆者當時曾把兩位大預言家的預言，剪下保存，所以還能記得如此清楚。筆者當時曾想到，如果要我對世局發表十項預言，也許還能猜中一二，斷不致件件落空。

說到此處，不能不想到另外一件事，有一位朋友在大陸本是新聞界人士，來港後改業算命占卜，有時頗為靈驗，但可惜他老兄太好勝，每到年終照例也寫一篇對明年時局的預言，送交本港一間銷路最大的晚報刊出，一年下來大概總是全部落空。但他老兄更妙，到了年初彼此拜年相晤時，他一定要說：「×兄，你記得我去年在某某晚報發表專文是怎樣說的吧，如今全部應驗了。筆者當時年事尚輕，正在好事之時，就在次年他老兄又發表「偉大預言」，剪下一份壓於玻璃下面，小心保存，過了一年，他來拜年時，照例又是那麼一套，我即從玻璃下面取出，當面給他看，他自然頗為尷尬。我乃以好友身份規勸他，算命起課都可以，萬不可算時局，因為算命有八字為憑，起課有六爻可據，只有算時局是憑什麼？除非眞能夜觀天象，否則便是瞎猜，瞎猜哪有不撞板的。這位朋友當時悻悻然而去，終致疏遠而斷交，至今想起，猶悔孟浪。

但這位朋友算命起課確實很準，許多例子也舉不勝舉，總之，中國哲學有其獨到處，不能以迷信視之。友人黃掌原先生看手相，能看到一個人的五臟六腑，有時文酒之會，他隨便抓到鄰座朋友的手說幾句，聽者無不目瞪口呆，我嘗開玩笑忠告去請黃先生看手相的人，最好一個人去，不但不能同家人去，連朋友也不要帶，因為看了之後，他直言無隱把閣下私事全說出來，如有第三者在座，一定都尷尬，若是太太在旁，更不得了。但黃先生從不為世界大局作預言，也就因為無憑無據，哲學家與江湖術士之不同處在此。最近又看到報上刊出兩則一九七五年的預言，希望讀者剪下保存，到年底看看也頗有益衛生。

論近期共軍內部情勢

項楚

自從中共「十大」將林彪定罪，使林系軍幹繼續被清除，繼之，又將八個大軍區頭頭調位削權之後，去年共黨內部的主要問題是宮廷派繼續壓抑地方軍區頭頭的反抗。「批林批孔」和「研究儒法鬬爭史」固然是古爲今用，歸結到現實的「中央集權」和「地方割據」之爭，而批判林彪軍功和批判林彪軍事路線，更是要藉批判林彪反毛罪狀來批判「林彪一類騙子」的以槍反黨。這種明爭暗鬬的情形，最近更趨激烈。茲綜合析述於次。

從王洪文的報告說起

今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共黨「中央讀書班」所作之報告，該報告對中共內部問題曾廣泛提及，而顯得最爲嚴重者厥在共軍之中，王洪文所提到的共軍問題有下列三項：

第一，反對宮廷派的接班人。王說：「去年有個單位寫了一篇文章，說那個單位的青年是極左分子，把青年說得一無是處，全部是壞的……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散佈反革命謠言，如：『打掃廟宇，請進眞神，老帥歸位，小兵回營』。要害在後邊兩句，『老帥歸位，小兵回營』，不管什麼叛徒、特務、走資派，統統都歸位，包括劉少奇也要請回來，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要統統打下去，這是典型的復舊，或者說是復辟，也可以說是反攻倒算。這個謠言是從部隊裏的兩個高級幹部那裏傳出來的，傳佈這些東西是很壞的。……毛主席嚴厲地批判了這個反革命謠言，把它改成『打掃廟宇，請進眞神，老帥歸線，小兵提升。』……不發揮老幹部的作用是錯誤的，但講老幹部，就論資排輩，不論現實階級鬬爭中的表現，也是錯誤的。……過去南征北戰打仗，這很重要，但更要看在現實階級鬬爭中的覺悟和表現，如果思想是修正主義的，還能爲無產階級打好仗嗎？我們相信特別是在重大關鍵時刻，考察幹部不應該光看歷史不看現實，主要的還要看在路線鬬爭中的覺悟，不管他是地方的，或是軍隊的，老的、新的幹部都應該這樣看。老部幹有錯誤要一看二幫，允許改正，對新幹部也要這樣，但現在有些地方，老幹部犯錯誤，可以一看二幫允許改正，但新幹部一犯錯誤就一棍子打死。……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地方上的阻力還小事，軍隊阻力大些，我就主張找幾個卅多歲左右的人擔任大軍區司令員。」所謂新幹部或接班人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宮廷派侵奪軍權的問題，這裏王洪文透露了本年初大軍區司令員搬位的陰謀，但一年過去了，宮廷派並沒有能夠把那一個大軍區司令員換成三十多歲的，可見宮廷派所遭遇的阻力還是很大的。

第二，「戰士難管，問題成堆」，王還主張「有條件的服從」。王對於「現在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在有些地方，在個別人那裏卡住了，不告訴羣眾」，認爲「只有羣眾敢於造反才能糾正」。他說：「部隊也有這樣的問題，叫無條件服從命令，絕對服從命令。就是服從你，也是有條件的服從，不是無條件的。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就服從，不符合的就造反。我們每個共產黨員，執行上級的指示，是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的，要路線對頭，執行正確的路確，正確的命令，不正確的就不執行。有些人對這類事情看不慣，說成是戰士難管，愛提意見，這是很自然的，現在部隊出政治事故，主要是對戰士管教粗暴，不做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結果使問題成堆，矛盾激化。」紀律是軍隊的命脈，服從紀律的核心，共軍中問題成堆原因在於毛澤東所說：「三大紀律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現在記不清了。」而根源則是由於整個共軍部隊對毛和各級共幹對其上級失去信心所致。今王洪文反而要士兵「有條件服從」，要起來「造反」，在王是想利用羣眾造反乘機由宮廷派奪取軍隊指揮權，但就共軍而言，則等於叫軍隊內鬬，玩火自焚，此之謂也。

第三，各級軍幹對過去被鬬懷恨在心，要討賬報復。王說：「有人說：『老幹部過去南征北戰，文化大革命七鬬八鬬。』……「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被揪鬬，賬總是要還的，不拿利息就不錯了，出口氣有什麼不可以。』」王爲此指名斥罵說：「二中全會（共黨九屆二中）以來，有一股右傾思潮在各地時隱時現，如新疆的龍書金、四川的梁、陳（按：指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副司令員陳仁麒）、河南的幹部都是這樣的人物。」王還斥責「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把一些單位的壞事歸罪於文化大革命，或者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因此四川有十二個廠出了問題，其中「大同坦克廠」鬧了八年。這類情形原屬意料之中，但經王供出，便顯得問題有相當的嚴重。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報告迄今爲時已歷一年，此種情形並無若何改善，毛澤東還迫得自己「御駕親征」

中共中央二十一號文件供出嚴重情況

中共中央中發字（一九七四）第二十一號文件係在去年七月一日發出，其中雖主要在說明生產，尤其煤炭和運輸方面沒有完成年度計劃的情形，但其所說的「根本原因，還是革命沒有搞好，批林批孔沒有搞好」等等，與一月間王所說尠有差異。該文件說：「有少數領導幹部害怕羣眾，不打自倒，一轟就跑，擅離職守，放棄領導，甚至躺倒不幹；還有的捂蓋子，保自己；支一派；挑動羣眾鬬羣眾；煽動經濟主義，以破壞生產來破壞革命。」還有人散佈「只要造領導的反，就是反潮流」和「不爲錯誤路線生產」等「謬論」。甚至於「把

搞跨地區、跨行業的串連，拉山頭，打內戰，說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爲。」

該文件認爲，因爲「這些內部因素，嚴重影響了全國的貨物運輸，造成不少企業停工減產。鋼鐵、有色金屬、化肥、水泥等產品的計劃和軍工生產計劃，都完成得不好。這裏有缺煤和運輸的問題。也有企業本身的問題。武鋼、包鋼、和武漢重型機床廠、太原重型機器廠，成都一三〇二廠等企業，大量減產。」值得注意者，共軍工生產計劃未能完成，成都一三〇二廠乃軍火工廠，亦大量減產。可見這些「內部因素」和「企業本身問題」在共軍內部亦產生了「嚴重影響」。

共軍政大學撰文論槍黨鬥爭

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刊載「軍政大學大批判組」所撰題名爲「槍桿子要永遠掌握在黨和人民手裏」的文章。文中指名批判林彪「軍隊中心論」。該文說林彪曾說過，「中心的中心，關鍵的關鍵」，「只要軍隊不變色，那麼其他的黨、政、民都有辦法對付」這些話。於是該文羅織成爲「軍隊是中心的中心」的「軍隊中心論」來加以批判。這項批判顯然是針對目前不聽宮廷派這個「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軍人。

該文並強調共黨軍中黨委「集體領導」的原則和「首長分工負責制」的制度。該文說：「只有實行集體領導，才能及時揭發某些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的反黨面目，粉碎他們在黨內拉山頭，搞宗派，結黨營私的罪惡行徑。如果離開了集體領導，只由個人發號施令，那末，貫澈執行黨的路線，實現黨和毛主席對軍隊領導，就會變成了一句空話，軍隊就可能變質。……否定黨委集體領導，就是要實行軍閥統治。……在他們眼裏，黨和軍隊不過是實現其個人野心的工具。」文中所說的「某些個人」或「他們」顯然已經不是提林彪及其黨羽而是指目前還在「發號施令」的各地軍區頭頭。文中提倡集體領導，顯然是因爲毛或宮廷派對各軍幹不予信任而使出的互相牽制監視之計，不過這種指揮方式，用於戰時是不能適應那些瞬息萬變的情勢的。

「紅旗」雜誌繼續批判林彪軍事思想

紅旗雜誌本年第十一期刊登署名武振軒所寫標題爲「正確的估計客觀情況——學習毛主席軍事著作的一點體會」的文章。全文係說明對戰場環境偵察、研判，對於指揮官下定決心、作出計劃乃至指導作戰的重要。但文中的主要特點是對毛、林的戰略戰術都作了一次綜合。在毛方面，該文說：毛「運用虛心研究和正確估計客觀情況，努力使主觀符合客觀的原理，制定了正確的軍事路線和軍事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原則。其中包括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戰略防禦中的『誘敵深入』和『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一系列的方針原則；抗日戰爭時期，戰略上的內線的防禦的持久戰和戰役、戰鬪上的外線的進攻的速決戰，和與此相適應的一整套的具體方針；解放戰爭時期，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爲主的戰略方針和『十大軍事原則』；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爲人民』的戰略方針。」這一段的簡單敍述中，不但對毛的所謂戰略戰術作了很扼要的綜合，也透露其目前正在執行的戰略方針，後者極其重要。在林彪方面，該文也作了簡要的綜合說明。

該文說：「林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主張實行流寇主義式的『流動游擊』，後來又追隨王明路線，主張以堡壘對堡壘的所謂『短促突擊』，抗日戰爭時期，提出硬打硬拼的正規戰的所謀『教訓』和『經驗』，以及解放戰爭初期，提出同毛主席軍事路線相對抗的所謂『六個戰術原則』。」從這一綜述中可以看出林彪的戰略戰術很少可以一批的。而且所提出的四點，其中以堡壘對堡壘的短促突擊是曾在「遵義會議」中作出過決議認定周恩來的錯誤，而「六個戰術原則」則大多是從毛澤東軍事思想中推衍出來的。

中級幹部磨擦實例

十一月三十日「新華社」武漢通訊以「貴在自知之明」爲標題，報導了共軍武漢軍區所部某砲兵團團長與政治處、團長與團政委和副團長與副參謀長之間的磨擦實況，並且透露很多共軍部隊中的問題。

首先，團長冉青山在「團黨委擴大會議」上指責政治處工作作風不夠紮實，政治處認爲團長是挑剌。最後，該政治處副主任張逸民認定政治處在九個月來只是向連隊「要經驗，寫材料」，工作不落實，主動找團長檢查政治處工作並根據團長建議整頓政治處作風。其次是團政委李庚中「聯繫自己以往下連隊蹲點抓政治教育時，對軍事訓練和其他工作注意不夠，過問不細的問題，感到自己全局觀念比團長差，他決心向冉青山學習。」以上兩例顯然是在提倡「軍事中心論」的實例，是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反常現象，值得注意。

又有一次該團團長和政委不在家，由副團長高柏林主持全團工作，上級命該團轉移駐地，副團長決定各營同時從駐地出發，副參謀長易應忠建議規定行軍序列依次出發，副團長不採納，並且發生爭執。結果，各營出發不久，在丁字路口上各營碰了頭，並且搶先通過，造成車砲擁擠，秩序混亂，時間延誤的情形。於是易向副團長「說了些氣話，下面也議論紛紜。」認爲該副團長「主要是背了個老字的包袱，別人的意見聽不進去」，這顯然是共軍中舊與新，或老與青的磨擦。而且一個訓練有素，參謀作業正常的部隊，根本不應發生此類問題，足見共軍訓練，內部參謀業務乃至中級幹部素質等均不健全。

從以上所述宮廷派與地方實力軍頭頭間的矛盾，部隊中問題成堆、紀律廢弛的問題，軍工生產受到內部因素影響因而減產的情形，部隊中黨與槍的鬪爭，軍與政的磨擦，老與青的隔閡，以及幹部素質低劣、指揮和參謀業務紊亂等等現況中，可以看出中共依靠的槍桿子，現在已經很不可靠了，今後，曾經「南征北戰」的老共幹勢必逐漸被宮廷派安排的新幹部所取代，而領導共軍的將是江青、王洪文等「不知三軍之事，而問三軍之政」，則共軍戰力的再衰三竭是可以斷言的。

毛幫更能消幾番風雨

岳騫

一九七四年對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是相當困難的一年，即使中東產油國因油價提高發了橫財，但到了下半年已開始感到並不是好事，正因錢多而頭痛，至於缺乏資源而工業又特別發達之國家如日本，更如坐火焰山上。但所有各國所遭遇之困難皆在經濟方面，只有毛幫軍事、政治、經濟，都遭遇到空前困難。

毛澤東雖然四肢已有兩肢不靈，仍然要到各地「雲遊」，安撫紅色軍閥，所收效果實等於零，但毛澤東已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總算勉勉強強捱過了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就恐怕捱不過去了。

毛幫大吹大擂的批林批孔，到了去年下半年，已經悄悄收起，目前毛報上雖然還在談「儒法鬭爭」，但已不似從前的「熱火朝天」，只是欲罷不能，聊以應景而已。

毛幫批林批孔最初是如何發動的，海外人士只能猜測，誰也得不到足夠資料予以證實。但是，這一運動卻加速了毛幫的滅亡。毛幫要批林，自有正當的理由，可以說林彪暗殺毛澤東，私通蘇俄，是不是有其事且不說，毛幫若就此一點加強宣傳，也可以愚弄一些無知毛幹及毛兵，但毛幫不此之圖，硬把林彪同孔子扯在一起，變成了批林批孔，又胡扯什麼林彪寫的克己復禮是紹述孔子思想，克己復禮便是復辟，眞正是胡言亂語，瘋話連篇，雖然在毛管區，毛澤東的話便是「眞理」，無人敢提出反對，但黑的畢竟不能說成白的，強指黑爲白，誰也不會相信。

毛幫宣傳本靠欺騙，一旦欺騙不了，於是，宣傳便完全破產。到了下半年，批林批孔再也批不下去，於是「一分爲二」，專批林彪的軍事方面錯誤，但所有紅色軍閥都參與過當時的戰爭，軍事方面究竟是林彪高明，還是毛澤東高明，大家有目共睹，毛幫這一舉措，更增加了各軍事大頭目對毛澤東的憎恨。所以說批林批孔使毛澤東在各級毛幹心目中留下的最後一點威信也蕩然無存。

去年元旦毛幫公佈更調了八個「大軍區司令員」，當時海外觀察家都以爲毛澤東已經完成了對軍方的控制，眞正作到了黨指揮槍，今後江青接班便可以黨的領導人身份，指揮整個毛管區的槍桿子。但一年下來，證明這一看法有誤。毛澤東的「移藩」雖然成功，但「削藩」卻作不到，各紅色軍閥換了班，依然擁兵自重，毛澤東、江青費了九牛二虎力氣，也只逼使一個韓先楚靠邊站，但還不敢公然免去他的「蘭州軍區司令員」職位。其他各大軍區軍事頭目擁兵權如故，不但在地方盤據，且派其爪牙侵入毛軍「中央」，最近被任爲副總參謀長的胡煒、何正文，就是「蘭州軍區」、「成都軍區」的重要頭目，此一現象可以看出槍不但指揮地方的黨，又進一步要指揮黨中央了。

如果時光倒退十年，毛澤東也許還有辦法對付這批紅色軍閥，但是，到了今天，毛澤東已感到力不從心，時間已不在他這一邊，毛澤東的身體情況，在電視上看得清楚，已經變成了一具僵屍，兩眼直視，面無表情，四肢轉動不靈，處處要人扶持，唯一可以使用的大概只有腦子還可出壞主意。但油盡燈枯，正如一隻將要燃盡的蠟燭，突然發一次光便熄了。

毛澤東的健康情況，最了解的還是毛江兩人，因此，毛澤東雖然一輩子自稱不信邪，此時也沒有與全體軍事頭目硬拚的勇氣，不得已，只能找尋一個妥協的辦法，希望各紅色軍閥支持江青接班。據我方敵後人員獲得情報，毛澤東九月間在武昌東湖住了很久，就是約會紅色軍閥面談。所以不在北平而選在武漢，因爲紅色軍閥不肯去北平開會，恐怕到了北平，毛澤東用「擲杯爲令」之計，當場擒下。紅色軍閥不肯來，毛澤東只有移樽就教，此項情況，比起袁世凱晚年更爲悽慘，奸雄末路，大抵如斯，自作孽，自招報，因果固如影隨形。

除去紅色軍閥這一個癌症之外，毛政權尚有幾項絕大困難由一九七四年帶入了一九七五，仍然無法解決。

第一，毛幫「人代會」的問題，毛幫的「人代會」本來規定四年開一次大會，但這次竟然拖了十年，更妙的是周恩來、鄧小平都親口向外國人說過，「人代會」即將召開，但一拖又一年，「人代會」何以始終不能召開，其困難究竟何在，頗値得玩味的。

毛幫「人代會」實際是一個表決機器，其作用

卽在「選舉」毛政權各重要頭目，而選票是事先印好，被選人只有一個，又是記名投票，所以每次選舉投票率皆是百分之百，若就表面看，這個「人代會」實在沒有半點作用。但是，也並不盡然。「人代會」重不重要看毛澤東是否還活着。毛澤東平生最大本領便是不守法，不但不守我政府之法，也不守他自己所訂的法，試看近二十年來所有毛幫訂的法，那一件不是毛澤東自己撕毁，由於毛澤東眼中無法，所以「人代會」開不開均不成問題，只要毛澤東講一句話，就等於「人代會」通過。但此種情況毛澤東活着可以，毛澤東一旦死去，就完全不同，到時沒有一個像毛澤東這樣的人作頭目，一羣大頭目之間爭奪權力時，便要依據法，「人代會」也就有了用處。

卽以現在情況而言，江青在毛幫政權無疑是第二號最有權力的人，但江青在法律上地位甚低，在黨，她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員，不僅不是副主席，連常委都不是，她所以能指揮大部份重要頭目，還是靠毛澤東的支持，一旦毛澤東斃命，江青便失去依據，她以政治局委員身份，是否能指揮政治局常委會，大成疑問，但此一問題尚小，因政治局大部爲其死黨，副主席有王洪文、康生，常委有張春橋，尤其王、張兩人實際控制了毛黨中央，只要王、張不叛江青，江青仍可控制政治局，而且必要時，毛幫中委會亦可補選江青爲副主席、常委，所以此一問題尚可補救，最大困難則在政治方面。

江青目前在行政部門沒有絲毫地位，毛幫「國務院」仍然爲周恩來官僚集團所把持，文革後，林彪系的軍事頭目曾有幾人打進去作「部長」，但林彪失敗後有的被踢出，未被踢出的起不了作用。至於江青系人馬到了今天還沒有一個「入閣」的，此等處也可以看出周恩來之老奸巨滑，應付有方，「國務院」仍然滴水難進。

毛澤東在世一日，「國務院」沒有太大作用，但毛澤東一死，情況完全不同，「國務院」不僅對外代表毛幫政權，對內也可以向各省市縣行政部門發號施令，由於毛幫沒有根本大法，對於糾涉了幾十年的黨、政、軍三方面誰指揮誰的問題，並無具體規定，完全因人而異。過去幾十年，「政」始終居於軍、黨之下，但人事變了，情況也會變的，尤其是毛幫今日不是在瑞金時，對外要同世界各國打交道，世界各國交涉的對象是毛幫「國務院」，不是毛黨中央。因此，江青要想接班，必須要把「國務院」奪到手，不論「總理」一職由江青自任，還是由鄧小平負虛名，江青任「副總理」綜其實，還是由張春橋去領導「國務院」，總之，非把周恩來趕出去不可。

但「國務院」總理卻要「人代會」通過，不召開人代會，便不能更換。雖然毛澤東可以由毛幫中央發令，撤換「政權主席」，但是，毛澤東卻無法委出一個「政權主席」，仍要等待「人代會」解決。同樣情形，毛江夫婦可以由毛幫中央下令撤換周恩來的「總理」職務，但卻無法委出一個「總理」，也要等待「人代會」。

所以毛幫的「人代會」，毛澤東死前，這個會沒有半點作用，開不開無所謂，但毛澤東死後，將成爲毛幫權力鬬爭的關鍵。因此，毛江必須要趁毛澤東尚有一口氣，召開「人代會」，使江青「過了明路」，正式接管「國務院」，但這個會始終開不成，總是有點古怪。

按說急於要開「人代會」的是江青，最不希望開「人代會」的是周恩來，奇就奇在周恩來屢次透露要開「人代會」，江青對此卻一言未發。「人代會」開不成，阻力自不是來自北平，而是各地毛幹不肯聽命，因爲「人代」畢竟是由各地來的，「人代」自不會通過眞正選舉，就算是提名吧，也要地方頭目提名，地方頭目始終不起勁，「人代」不易產生，「人代會」自然開不成，此點顯然是周恩來的詭計，有心在拖，拖到毛澤東嚥氣，再同江青算總賬，如果周恩來失去了「總理」的職位，將來同江青鬬爭，便要吃大虧。

「人代會」自從毛幫十全大會就說要開，到今天已經一年半了，還是在說的階段，何時能開成，誰也不知道，這一點是毛江夫婦急待解決的難題，由一九七四年帶到一九七五年。

第二，一九七四年毛幫的「外交」情勢也大爲不利，垮了兩大盟友，一是尼克遜，一是田中。就尼克遜下台後所發表的資料看，尼克遜倒是誠心交毛幫這個朋友，毛幫也就恃尼克遜爲靠山，才敢對俄擺出不惜一戰之勢，不意尼克遜爲水門案牽倒，繼任的福特雖然對毛幫政策仍走尼克遜的路線，但福特缺乏尼克遜那種魚龍曼衍的膽識，充其量只能維持現狀而已。假使俄方對毛加重壓力，福特有沒有尼克遜的勇氣，慨然援毛，毛幫對此決不敢樂觀。也就因此，毛幫在美俄海參威之會時，又向蘇俄低頭，要求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爲俄方所拒，今後美國對毛支持力愈弱，毛幫所感受到蘇俄壓力愈強。

田中垮台，對毛幫來說也有芒刺在背之感，鄧小平且因此與日本參議院議長河野謙三發生爭吵，責備日本自民黨議員不支持貪汚瀆職的田中，任令其垮台，引起河野反擊，責鄧干涉內政。由這一項事實，可以看出毛幫對田中倚畀之深，但田中也垮了，毛幫失去了兩個有力盟友，雖然毛幫口口聲聲自稱「朋友滿天下」，但「知心有幾人」，眞正患難能相扶助的恐怕沒有了。

此外，有關下放青年問題，也是毛幫一個癌症，目前癌細胞已經蔓延，開刀也沒有用了。

一九七四年是毛澤東自建立毛政權以來，所遭遇的最困難一年，許多難題都帶進了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四年未能解決的難題，一九七五年更難解決，加之毛澤東油盡燈枯，勢難捱過今年，毛一死，先出現的是火併忠義堂，繼之便是捲堂大散。

一九七五年將是毛幫政權最後的一年，中國人苦難的日子快過完了。



認識中國

問問、答答、韓素音

柳以青

本來在寫完了「韓素音說了多少實話？」（見本刊第三六八期）和「韓素音欺騙青年的謊言」（見本刊第三六九期）後，已經預備對「韓素音在香港學聯『中國週』答問」（刊於大公報十月十五日）加以分析了，不料，遇到了香港大學的「學苑」事件，因此就放了下來。相信不少的讀者，很希望看到我對韓素音的答問，有所分析。因此，這裏就把對「問」和「答」的內容，給予我自己的看法，對與不對，盼望讀者們去思索和判斷。

名詞玩弄與突圍解圍

根據「大公報記者」的「筆記」，一共提出了六個問題，而韓素音都給了她的答覆。這六個問題分別是：

一、關於「自由」的問題；

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三、關於接班人問題；

四、關於中國統一問題；

五、關於個人崇拜問題；

六、關於中共對世界影響問題。

在沒有談到韓素音所「答覆」的實質問題時，給我的總印象是：她在「玩弄名詞」和為中共「突圍」和「解圍」。

首先，我就總體地來看她為中共「突圍」和「解圍」的情形。

一、這一突圍和解圍的策略，總是先把人家所提出的問題，說成是外國地區所遭遇提出的問題，和這問題該是外國人提出的，言下之意，身為中國人是不該提出的。這是很明顯地為中共突圍和解圍。事實上，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的，把問題來一分為二，這是中共最擅長的突圍和解圍策略。以下給予事實來證明：

當人們問到大陸上有關「自由」的問題時，韓素音立刻就用了這一突圍與解圍的策略說：「這幾年，也就是一九六五年以後吧，我到過不少的國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國家都走了一圈，每個地方都請大家提問題。……這個『自由』的問題，尤其是在外國，就是說西歐跟美國，問的人特別多。可見得大家這裏受歐洲、西方的影響比較深。這不是得罪你們……。」

當人們問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不是也可以有今天的成就」的問題時，韓素音也一樣地運用外國地區及外國人這一論點上來先突圍和解圍，她說：「這個問題很幻妙，問得很好。因為這個問題很多經濟家也討論過。有一個外國的出版商，我過去對他的印象不太好，因為他有時亂寫一頓，但他最近寫了本書不錯。他就是說，如果中國像印度一樣，走資主本義路線，她一點也不可能達到今天的成就，一百年，兩百年都不可以。……甚至於那個剛從北京聯絡處回到華盛頓的布魯斯，他也說要是沒有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很明顯地，在「自由」問題上，韓素音譏笑問這一問題的人是受歐西影響所致，以之為突圍、解圍的法寶。然而，她自己卻忘記了，有關「資本主義」的問題，她的答覆，卻大大地借助了「外國出版家」和「美國聯絡處主任」呢？由此，可以看出：她為中共的突圍和解圍，都是用了外國人呢！妙用之至，不知有多少青年聽眾會發覺呢！

當人們問到「接班人」問題時，韓素音又以外國為突圍、解圍的招牌了，她說：「啊，政治繼承，對了，是這樣。這不單是你們，西方世界也認為這是所謂大問題。這個問題有好幾年大家都在問。」

關於「統一」的問題，韓素音只罵了罵蘇聯和美國。但對「個人崇拜」問題：她又來突圍和解圍了，她說：「哎呀，來了一個可以說是老問題吧。過去兩年，外國很多人談個人崇拜的問題，現在沒有人談了，怎麼香港又談起來了嗎？」

從上面所徵引出來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韓素音在沒有解答問題之前，總先把人家的問題向西方影響、西方觀點一推，借此在羣眾的心理上給一盤冷水，那麼，使得她就可以胡亂的解答而不會再遇到棘手的再深一步的問題。

二、從解答裏，還有進一步為中共突圍和解圍的心意。這方面遠較上面所說的，更明顯和站不住脚，然而，她竟「面不改容」地說了出來。說得很含糊，很牽強。

例如：對「自由」問題，她就為之突圍、解圍地說出了以下的幾段話：

「自由問題是要看那一個階級的自由，權在那些人的手裏。除了我們來分析那個社會，看出權利底掌握在誰的手裏，我們就不能夠確定『自由』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在中國，自由是有它的階級的內容，就是說，工農兵羣眾不能再被剝削，過去那些剝削的人，不能夠讓他們再有剝削的自由。」

自由是否有階級的內容，這個我不清楚，但是，所謂階級也者是如何產生的，這個我倒十分清楚，特別是中共如何以「階級」來劃分大陸上的中國人。這劃分使人覺得可笑、可悲、可嘆，然而，中共卻照做不誤呢，我的天！

「『過去』那些剝削的人，不能夠讓他們再有剝削的自由」，但是，「現在」那些剝削的人，卻正當行，暢行無阻呢？這是什麼邏輯，無怪乎很多人都說中共不啻是「新貴」，對的，「新貴」。

我們常聽說，中共目前強調「黨是指揮一切的」，由此，可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就是新貴呢！在「黨指揮一切」的原則，那還分什麼階級不階級呢？只有黨權、黨階層，沒有民權和人民呢！

事實上，有關自由的討論，我得另寫一篇，否則，韓素音所說的自由，不啻成了滿天神佛呢！就此打住。

在談「走什麼道路」時，韓素音又一次把中國大陸和印度相比較了，這方面我已在「韓素音欺騙青年的謊言」中，批判過，這裏不再重提。不過，我倒建議：下次韓素音再談到這一問題時，只可以把大陸與台灣來做比，看看都是中國人所統治的地方，在不同的制度上，有什麼優劣好壞之分，遠比拿另外的一個民族來互為比較。

接班人與第三霸

在談到「接班人」問題時，韓素音把「繼承人」和「接班人」分開說，卻是頗有意義的。她說：

「對不起，這些問題是問接班人的問題，還是繼承人的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是繼承人。那麼，你們的意思是繼什麼？啊，政治繼承，對了，是這樣。……繼承的問題，他（按指毛澤東）在好幾年前已經說過，他在一九六二年已經考慮過這個問題。『十大』不是也回答了這個問題，而且回答得很周到。『十大』說，並不是一個人可以繼承，而是幾百萬，幾千萬人的問題。」

我也得來一個「對不起」了，我想請問的是：既然韓素音提到了「一九六二」；又提到了「十大」，那麼，「九大」呢？「九十」開會後所有的圖片與「文獻」算擺在我的書架上，為什麼韓素音沒有提？是否是目前正在「批林」呢？問題是這樣：韓素音很相信毛澤東所說的話，以及中共所開的「大會」宣言，但是，「九大」的記憶猶新，我將憑什麼再相信「十大」的言辭呢？韓素音當然不能給我們保證了。這突圍、解圍之方法，跳過「九大」不提，似乎是某一類型的「大躍進」呢！

不要在這一「繼承人」或「接班人」上避重就輕吧！至於說「繼承人」是「幾百萬」、「幾千萬」，這正是中共黨員之數目，啊，又是為中共貼金了，只是苦了七億多的廣大老百姓呢？不是嗎？

關於「中國統一」問題，韓素音答覆得太不肯定了。我們試看下面的一段「可圈可點」的話：

「統一的問題，有人說，為什麼現在不動兵，不去抓？（這「抓」字用得好）；不去拿？（這「拿」字也用得好）這又是不了解中國。（這是中共的大苦衷）。……所以，不要忙（這「忙」字用得好），我們不急（這「急」字也用得好），這問題早晚要解決（這「早晚」兩字用得最好）。可是，那一天，那一個時候，中國自己會決定。」

「中國自己會決定」，誰代表中國呢？誰是中國呢？這方面值得每一位海外的中國人深思。再思和三思！

關於外援問題，我已在「韓素音欺騙青年的謊言」一篇中，曾經提出了我的不同意見。這裏不贅。不過，我倒發現到：在這一次的演講會中，有人提出「援外」問題來質詢的話，證明這是海外中國青年，已經了解到大陸人民生活的苦況，而關心中國大陸老百姓的生活而提出的，這點，韓素音以一位頗有經驗的「公開演講者」，必然該知道提這一問題的人，是反對大陸人民之被中共勒緊褲帶，「享受」配給而生活的人。可是，韓素音竟顧左右而言它的答覆了一些外援問題，乘機大罵蘇聯之外援不正當。問題是：不多照顧在飢餓線上的自己人民，而去照顧別人的人民，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通的。

韓素音在這一解答中，吐露了一個有關「第三世界」的線索。何以目前的聯合國「第三世界」國家「敢發言」呢？而且，事實上的發言是支持中共的呢？據韓素音的解釋是：「過去不敢說話的國家，現在敢說了。你看最近兩年爭論得很厲害，這個爭得很好啊，過去不爭，是因為過去不敢說，因為美帝蘇修兩霸在那裏作主，他們要怎樣，別的人得聽，現在不同，現在沒有一個國家不敢在聯合國說話，那是因為中國入了聯合國。……」

但是，何以會如此呢？韓音素給了答覆：

「中國幫助別的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是一大筆款，比蘇聯多得多。……中國給你一塊錢就不要這一塊錢，這是眞正的幫助。你看現在在非洲、拉丁美洲，在墨西哥，在很多國家，很多中國的工程師、工人、醫生都在幫助，這些幫助並不是為了對中國有好處，而是對這個國家有好處。譬如說在馬里，馬里是一個非洲國家，中國派了幾個人到馬里去，他們說你們這個地方好，可以種茶。馬里的人說：『奇怪，你們出口茶卻叫我們種茶，我們種茶後不是對你們不利嗎？』中國人說：『不要緊，若是對你們好，就行了！』中國每一年供應許多米給第三世界國家，也不要錢。越南戰鬪的時候，中國給了許多東西也不要錢。……」

這就是中共外援的作用所致。

原來中共在罵兩霸之餘，而自己竟已事實上成了第三霸呢！在國際上稱「霸」，對一個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對這一國度中的人民！

在海外，聽韓素音的這一「答問」，不禁地使我覺得：這是一次對海外中國人的侮辱與輕蔑。特別是有關國家、民族的前途問題，不但沒有給一明朗清晰的說明，反而更帶來了愁雲慘霧呢！

忽地，我又想起了韓素音所說的一句話：「看權到底掌握在誰的手裏」！是的，掌握在人家手中的「權」，我們還能說什麼呢？不過，韓素音卻忘記了，「人權」是掌握在每一位個人的「手中」的！

「人權」不但我們已經掌握着，同時又可以運用呢！七十年代的後期，就會看得出握有「人權」的人們，來如何運用呢！

「文革派」

最近幾年，一些留心觀察中國大陸內部情勢發展的人不難發現三個事實，卽第一，自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迄今，在中共內部存在着一個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為首的政治派別；第二，由於江青和毛澤東之間的特殊關係，這個政治派別業已成為毛澤東的嫡系；第三，經過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業已決定在他死後以這個政治派別來繼承他的權力。當然，在上述三個事實中，或者有些人只承認第一個事實而不承認第二、第三個事實；或者有些人只承認第一、第二個事實而不承認第三個事實。本文寫作的目的，就是對上述的三個事實加以論證。

在論證上述的三個事實以前，首先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給予這個以江青為首的政治派別一個適當的名稱。關於這一點，中華民國目前有兩個名稱存在，一個名稱是宮廷派；另一個名稱是文革派。作者認為兩個名稱都可適用，但以文革派較為妥切。因為這個派別的出現，是和「文化大革命」分不開的。不過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對這一個政治派別應該有怎樣的認識和作出怎樣的估計。

早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共中央就組織有一個以彭眞為實際負責人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小組包括有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羣、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大翔等人。但是這個小組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起草的一個「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未經毛澤東過目卽由劉少奇、鄧小平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發下去，引致毛澤東極度的不滿。因此毛澤東就親自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於五月十六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一個由他主持起草的決定撤銷「二月提綱」的「五一六通知」，同時還決定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召開共黨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此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組」就取代了原來的中央書記處的位置，成為策劃和推動「文化大革命」的參謀本部。根據共黨非正式透露的資料，當時「文化革命小組」的組成人員大致如下：

顧問：陶鑄（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務書記、宣傳部長）

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

組長：陳伯達（中央政治局常委、「紅旗」雜誌總編輯）

第一副組長：江青（毛澤東之妻，在黨內無任何職務）

副組長：王任重（中南局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志堅（總政治部副主任）、張春橋（華東局暨上海市委書記）

組員：王力（「紅旗」雜誌副總編輯）、關鋒（「紅旗」雜誌副總編輯）、戚本禹（「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原文滙報總編輯）、姚文元（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解放日報總編輯）、穆欣（「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光明日報總編輯）、謝鏜忠（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張平化（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霖（西北局書記、青海省委第一書記）。

但在上述諸人中，眞正屬於我們所稱的文革派的只有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穆欣等人。正因為這樣，所以其餘的人在後來都相繼受到整肅（王力、關鋒等人的被整肅是另一回事）。而整個「文化革命小組」越來越就成為文革派一手把持的機構，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共黨召開「九大」以後這個機構逐漸停止活動為止。

文革派的形成，最初係以康生、陳伯達、江青三人為核心。毛澤東以江青出任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顯著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有意把他的妻子培植起來。康生是共黨黨內特務工作的負責人，和毛澤東關係密切；此外他和江青是山東諸城小同鄉，對於江青和毛澤東的結合，出過很大的力量，所以為毛澤東所信任。而陳伯達長期幫助毛澤東從事理論研究工作，與毛澤東極為接近。這樣他們兩人就被毛澤東用來作為支持江青推進「文化大革命」的左右手。至於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人，他們都是從事宣傳工作、理論工作或文藝工作的幹部，不是和江青有關係就是和陳伯達有關係。因此就被網羅在「文化革命小組」之內，成為文革派的重要骨幹。而文革派就是依靠了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奪得了「文權」，並控制了共黨的特務組織。

但是文革派的發展，雖然受到毛澤東的全力支持，也並非一帆風順，沒有經過任何挫折。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武漢地區發生造反組織「三鋼」、「三新」、「三司革聯」同「百萬雄獅」對立的問題。中央文革小組派出謝富治和王力前往解決。七月廿日，謝、王在武漢召開有關方面負責人會議，會中王力宣佈「百萬雄獅」是反革命組織，「三鋼」、「三新」、「三司革聯」等是革命組織，要武漢軍區支持左派，散解「百萬雄獅」。武漢軍區直屬部隊八二〇一部隊（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當場反對，並採取行動，將王力扣押，謝富治也受到「百萬雄獅」羣眾的毆打。這一事件後來稱為「武漢事件」，又稱「七、二〇事件」。其後這一事件雖告和平解決，但當時擔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的陳再道和武漢軍區政委的鍾漢華卻因此被押往北平審訊，由此造成文革派與軍隊的尖銳對立。同年八月，王力等人通過「紅旗」雜誌社論提出「抓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同時王力在八月七日衝擊國務院外交部，想奪外交部長陳毅的權，這就使得毛澤東大為震怒，而不得不將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加以整肅（戚本禹的整肅在時間上後於王力和關鋒）。因為毛澤東是依靠了軍隊才敢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他的政敵劉少奇的。現在王力等人有意與軍隊為敵，豈不等於拆他的台？但毛澤東的整肅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只是為了安撫軍隊和其他黨政幹部，是不得已的。因此他後來又以整肅楊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三個軍事首腦來和整肅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相平衡。

武漢事件以後，軍隊和文革派的對立日形尖銳。

一九六八年三月，北京的楊成武（代總參謀長）、余立金（空軍司令員）、傅崇碧（北京衛戍軍區司令員）率武裝警衛衝入「中央文革小

久、但都是林彪的嫡系幹部，這樣就在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和以林彪爲首的軍人派中間播下仇恨的種子。林彪的軍人派雖然是毛澤東在共軍中的嫡系，但和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相比，畢竟是隔了一層。而由於以林彪爲首的軍人派的勢力膨脹得太快，毛澤東開始感覺到這一股支持他的力量業已對他構成威脅，這樣，他就決意進一步培植文革派的力量，來對抗以林彪爲首的軍人派的力量。

毛澤東對文革派的培植，在共黨「九大」中業已明顯地表現出來；到了共黨「十大」，則更加突出，而使人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即毛澤東業已決定在他死後以他的妻子江青爲首的這個政治派別來繼承他的權力。

上文指出，早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整肅時，以林彪爲首的軍人派與江青爲首的文革派即已發生嚴重的權力衝突。但在毛、林、江之間表面上還是保持團結的。一九六九年四月共黨召開「九大」，軍人派和文革派爲了壓制以周恩來爲代表的黨、政老幹部，在權力分配中取得更大的份額，還曾經一度合作，提出了對所謂「二月逆流」的批判。因此共黨「九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和它的政治局，以軍人最佔勢優，其次是文革派。而毛澤東有意培植文革派作爲黨的權力的核心，則可自政治局的組成中明顯地看出來。

共黨九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共二十一名，除毛澤東外，依其政治背景，約可分爲如下五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以林彪爲首的軍人派，其中包括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葉羣（林彪之妻）。

第二部份是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其中包括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

第三部份是以周恩來爲首的幹部派，其中包括周恩來、李先念、葉劍英。

第四部份是共黨內元老，其中包括董必武、朱德、劉伯承（其中朱、劉又是共軍軍隊中的元老）。

第五部份是不屬於林派的軍人，其中包括許世友、陳錫聯。

如上所述，林派和江派在中央政治局中均擁有六名成員，實力相等。周派只有三名成員，實力最弱。但進一步分析，由於第一，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江派佔了兩名。林派只佔一名；第二，江派是毛澤東的嫡系，受到毛澤東無條件的支持；第三，在四名中央政治局後補委員中除李雪峯外，其餘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均屬江派，應該說江派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實力，還比林派畧勝一籌。不過林派係以軍隊的強大實力爲背景，這又非江派所可比擬。正因爲這樣，林派就以其在「文北大革命」中極度膨脹了的軍隊勢力爲憑藉，在中央政治局中與江青的文革派展開激烈的權力鬭爭，企圖奪取黨中央的領導權。而由於毛澤東是江派的直接支持者，林、江兩派的鬭爭最後亦就演變成爲毛、林之間面對面的鬭爭。

在論述毛、林之間的鬭爭以前，這裏有必要對陳伯達的被整肅畧加論述。

去脈（上）

張鎮邦

陳伯達原來屬於文革派，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根據周恩來在共黨「十大」的政治報告，早在「九大」以前，林彪就伙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這個政治報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爲「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卻爲共黨中央所否定。而對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曾暗中支持陳伯達反對，在失敗之後，才勉強接受共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在「九大」中宣讀了這個政治報告。

另據我們蒐集到的中共內部文件透露，陳伯達在中共於一九七〇年八月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時和林彪站在一起，在「天才」問題上和毛澤東發生爭論，並且附和林彪的意見，主張設「國家主席」。因此緊接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就將陳伯達加以整肅。陳伯達爲什麼要叛離毛澤東和文革派，原因我們不清楚。但推想起來，可能有下列三點：

第一、文革派成爲一個政治力量之後，江青變成這個派別的核心，陳伯達感到受到冷落；第二、陳伯達看到林彪以軍隊爲憑藉，在對江青的鬭爭中穩操勝算，因此轉而投靠林彪以求自保；第三、陳伯達認爲林彪之成爲毛澤東的繼承人，已經是一件無可改變的事實，投靠林彪，將可在政治上獲得更高的地位。假定陳伯達當時對林彪的前途不是作了這樣的估計，那麼即使在文革派中受到冷落，他也不會叛離毛澤東和文革派的。

毛澤東的整肅陳伯達，是整肅林彪的第一步。但是在整肅陳伯達的時候，他故意把陳伯達和林彪分開，以免引起林彪的警覺。事實上根據周恩來在「十大」的政治報告，林彪在「九大」期間和大會以後，就不顧毛澤東對他的教育和挽救，繼續進行陰謀破壞。一直發展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在共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動政變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五七一工程』紀要」武裝政變計劃，九月八日發動武裝政變，企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陰謀失敗後，九月十三日私乘飛機投奔蘇聯，叛黨叛國，摔死在外蒙古溫都爾汗。

毛澤東通過「九大」把林彪指定爲他的繼承人，是違反他一貫主張的只能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的原則的，正因爲這樣，他在「九大」之後，就有意把共黨中央的權力交由文革派掌握，以期對林彪這個力量發生制衡作用，但是卻由此導致林、江兩派的激烈衝突，最後迫使他不得不將林彪及其核心分子加以整肅。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既然無法再指定一個人作爲他的繼承人，便只有培養文革派作爲他的繼承力量這一條路好走。經過林彪事件和共黨「十大」之後，這一點可以說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了。

毛澤東所以必須培養文革派作爲他的繼承力量，首先是爲了生前不被奪權，其次是爲了死後不被鞭屍。而毛澤東年已八十，活在世上的時間無多，因此他必須以極短的時間，完成培養文革派的工作，使文革派在未來激烈的權力鬭爭中不但能夠獨立作戰，而且能夠取得勝利。

這樣，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以後所全力以赴的一件事，便是加速培養文革派的實力。而林彪及其核心分子的被整肅，也爲毛澤東培養文革派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新疆的風土

胡養之

倫敦報紙「每日電訊」的共黨事務通訊員福來德，於十二月十七日爲文報導說：「蘇聯與中共的軍隊，上月（十一月）曾在中國大陸與外蒙邊界地區，共發生五次的激烈衝突。」他並引述共黨人士的談話稱：「這些意外事件，曾經使到約達三十人死傷。戰場是在中共試驗核子的地點羅布泊東北方約五百英里之處。」儘管北平方面加以否認，指摘「每日電訊」的上述報導，是揑造出來的新聞，但新疆地區，一直成爲中國西北面的重要防線。

新疆，古爲西域地，漢時天山北路，爲匈奴的一部份，及烏孫國南路爲車師、鄯善、龜茲、溫宿、疏勒、莎車、于闐等國，卽漢班超出使的西域諸國是也。在魏、晉時代北路爲烏孫及鮮卑西部，南路爲龜茲及于闐。隋、唐時代，突厥稱雄，唐太宗揮軍征服之後，復爲吐蕃所佔。五代時回紇據有大部份；宋時分屬吐蕃、西遼；元朝併合之；明又分爲吐魯蕃等國。淸初天山北路爲準噶爾所據，南路爲回部所有。經康熙、雍正、乾隆屢加重兵，收其全境，受伊犁將軍的統治，頑強貼服，葱嶺以西諸邦，望風歸化，納貢諸廷，奉敕列藩，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間，先後內附者計有：博羅爾（帕米爾）、巴達克山、阿富汗、布哈爾、浩罕、哈薩克、布魯特等地。聲威遠震，西達裏海。

但至嘉慶以後，中國國勢漸替，英、俄逞肆，藩地不保，邊疆日蹙；同、光之間，布哈爾、浩罕、哈薩克、布魯特等地，悉淪於俄；巴達克山附於阿富汗，而阿富汗又屬於英國；博羅爾則爲英、俄兩國所瓜分。藩邦遂以盡失，甚至新疆本土，亦遭俄人不斷侵畧。淸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曾國藩集中全力以破金陵的太平天國而於邊防疏忽時，帝俄卽乘危迫淸廷訂「塔爾巴哈台條約」，割伊犁河下游、齋桑河以西、廓克沙里嶺以外之地贈俄。可是俄人慾壑難塡，猶圖侵佔。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當回匪叛亂時，俄軍乘間竊據伊犁，左宗棠平定叛回後，要求蘇俄退兵不果，卒訂「伊犁條約」，曾紀澤以九百萬盧布贖回伊犁，遂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改設行省，以其新設，故曰新疆，簡稱新省。西人則稱新疆爲東土耳其斯坦，顯然是對中亞細亞的西土耳其而言吧。

新疆的面積約五百五十萬方里，南北長約三千里，東西廣約三千七百里，比英、德、法三國領土還要大，佔全中國的總面積幾達十分之二，爲三十五行省中最大的一省。其與蘇俄接壤的地方達一千多英里，西伯利亞鐵路，在新疆的北面和西北面邊境上，形成了一個弧形。據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的調查報告，全省人口約三百二十餘萬，爲全國各行省人口密度最稀之區。近二十年來，經中共積極進行下放邊疆，人口可能增加了幾倍。

在過去，新疆原有的土著民族極爲復雜。其中除了我國的漢、滿、蒙、回四族以外，還有印度、猶太、俄羅斯、阿利安、阿富汗、土耳其、中亞細亞諸族；又有與西藏血統混合的葛勒查人、羅卜諾爾吉斯人。因爲新疆地接中亞細亞、西藏，鄰地民族的經商游牧於這裏時，習俗相染，婚媾互通，種類愈演愈雜；故新疆一省的人種，不啻爲亞洲民族的展覽場。

正因爲這樣，所以那裏的風俗習慣也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由於漢族居民極少，全部住在都市裏，他們大都來自冀、晉、陝、甘、湘諸省，多半經營商業，他們所有的生活習俗，可說全是沿用其原來省份的習尙；據說湖南人之所以移至新疆的原因，由於淸末左宗棠所率領去的數萬湘軍，平定回亂後，便有大部份的年青人在那邊結了婚，就地居住。因此，新疆便有湖南人。滿族的人數甚少，全部住在伊犁，他們所以移至新疆，也是淸代滿人官吏或軍人的後裔。回族原係新疆土著民族，所佔的數目最多。但其中又有兩種：㈠爲東干人，俗稱漢回，因其久染漢習，已臻同化，散居各處，多數經營商業；淸時的回人變亂，卽爲東干人也。㈡是纏頭回，簡稱纏回，卽喀什噶爾人，身材魁梧，皮膚帶褐色，鬚髯濃濁，頭纏布帛，彷彿印度阿叉，此種回人，在本省中居最多數。至於蒙古人種，則多半居天山北路，他們專事游牧，屯田的也不在少數。

此外，尚有其他民族，如中亞民族的哈薩克人，多數游牧於北部；沙爾托人，和羅埃人，則長於經商，在商業上，頗佔努勢，堪與漢族商人相抗衡；餘族經商的也居多。新疆的宗教，首推回教，由於新疆土著中多爲回人，他們都信奉回教的緣故。蒙人則崇拜喇嘛教；漢人、滿人，所奉宗教，多與內地相同。談到語言、文字，漢人、滿人、回人等，多半採用普通官話。而最通行的是土耳其語，但跟歐洲的土耳其語，畧有不同；喀什噶爾人、猶太人、及中亞細亞諸族人，都通用此土耳其語。其餘各少數民族，則自採用其原有的方言。所以，派駐在新疆各地的外交官員，必須通曉十餘國方言，才能應付裕如。文字在民間多數使用阿拉伯字，官廳文告則採用漢文。準此以觀，新疆言文雜出，民情渙散，欲使其潛被漢化，團結一致，當以統一語言、文字爲首要；但該省一直各自爲文，所以始終受到外來的蠶食。

新疆的地質當原始時代，天山北路，屬安加拉大陸。崑崙山、喀喇崑崙山一帶康符華大陸。其間的沙漠，爲古代內地海的凅枯者。所以地層甚古，爲花崗巖、片巖、砂巖、結晶巖、石灰巖等所組成。其地勢則承帕米爾高原之勢，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崑崙山脈，東西橫亘，地勢崇高，稱爲新疆高原。

這些山脈之間，沙漠連綿，河湖停瀦，而天山南路的塔里木河流域，周高中低，狀如仰釜，另稱之爲塔里木河盆地，跟其他諸河流域，平衍肥沃，

耕牧咸宜。因之，新省境內便有三大沙漠：

㈠是塔里木河東方的白龍堆沙漠，在今新疆省天山南路，天山脈從葱嶺東北走，延綿延於新省及中亞細亞間，爲廓克沙里嶺。東折行至伊犂、渭干二河間，爲汗騰里山，高達二萬三千餘尺，天山之最高峯也。又東行爲那林特山、珠勒都斯山、博格多山，盡於哈密之東。此脈橫亘新省中部，分全省爲兩大部；山陽稱天山南路，山陰則叫天山北路。白龍堆沙漠位於山陽，亦簡稱龍堆，今名庫穆塔塔。這裏一片流沙，影如臥龍，沙崗起伏，綿延不絕。其南爲羅布泊與布朗湖，亦卽中共核子試驗所在地。依地質學家考察分析：新疆的沙漠地，可能係古代大湖涸縮的遺蹟，就中推羅布泊最著。羅布泊亦名羅卜諾爾，古稱蒲昌海、鹽澤、坳澤、牢蘭海，史書屢見，自來有名。今與喀喇布朗湖、撞格爾湖息脈絕通，而成廣四十二里，長二百四十里的大泊。風轉沙移，其位置已有變遷，今昔相較，或云約距九十里。夷考古籍，謂塔里木河的水，注於羅布泊，更潛行於地脈下，湧爲星宿海，再出而爲黃河之源云云。

㈡是塔里木河南之塔里木沙漠，卽大戈壁。按塔里木河，爲新省第一巨川，上源包括有：鄂根、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五河；分流至阿克蘇縣東南合流，稱額爾勾河，東流經沙雅縣南塔里木地，始稱塔里木河。又東流納渭干、開都等河，瀦爲羅布泊，全河長三千七百餘里，深度十尺至二十尺，間有數處可利舟楫。北岸多沃土，南近沙漠，卽塔里木大河漠了。它在沙雅縣之南，回語叫塔里木爲膏腴之地，故農民在此闢地耕種。

㈢是天山北路的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它在廸化之北，爲面積較小的沙漠地。

新疆位居葱嶺之東，而葱嶺爲我國諸山的總脊，其脈之行經境內的爲阿爾泰山，從葱嶺東北走，起伏於中、俄界，在「文革」期間，中、蘇共的武裝部隊，在這山區先後發生過幾千次的大小衝突。其脈至塔城東北，起塔巴哈台嶺，至承化北邊，主幹嶇起，連綿不絕，東向經該省北邊於外蒙古。

崑崙山則自葱嶺南走，爲喀喇崑崙山，界於新疆印度間。至西藏邊境，東折爲察察嶺，橫障於新疆、西藏境上；再東爲托古茲達坂，蜿蜒新疆南部；是爲崑崙的主幹。至新疆、青海界上，結爲勒科烏蘭達布遜山，自此分爲三支：⑴北行爲阿爾金山，折東爲阿斯騰塔格山，接甘肅、青海界上的初連山脈，上走甘肅、蒙、滿；卽北支陰山脈也。⑵東走入青海，爲巴顏喀喇山脈，上走秦、豫、鄂、皖，卽中支北嶺也。⑶南走青海、西藏界上，爲唐古喇山脈，上走川、滇、粵、閩，卽南支南嶺也。

談到新疆的較大河流，除了塔里木河之外，尙有伊犂河與額爾齊斯河——前者昔名伊麗河、伊例河、帝帝河，爲天山北路的大川。其上源一爲崆吉斯河，一爲特克斯河，合而西流，始稱伊犂河，有哈什河來注之。經霍爾果斯之南出國境，注於俄屬巴爾格什湖。此河上游，可運木筏，供灌溉，土性肥潤，富農產品。其下游昔日爲我國土，經同治三年，光緒七年二次勘界，則已淪喪於俄了！後者出阿爾泰山南麓，上源爲庫伊爾齊斯河。西流有布爾津河、哈巴河、阿列克別克河來會。西入俄境，瀦於齋桑泊。再西北流，納入鄂畢河，以注於北冰洋。新疆有出口之河流，惟此而已。

新疆的氣候，是極端的純大陸性，冬寒膚指，夏熱灸體，空氣之乾燥，爲內地所僅有；全年雨雲，總共不及三十日。白晝多風，塞沙飛撲，侵入衣體。而其氣候最奇怪的，是吐魯蕃的二月，紅花錦爛，鎮西的五月，猶飄雪霜。故世稱吐魯蕃之熱，鎮西之冷，與甘肅安西之風，合爲塞外三絕呢。

唯其如此，新疆省境的物產，並不普遍富饒。那裏的動物如家畜有牛、馬、羊、驢等最多，而駱駝、犀牛，亦多畜之。野獸如虎、狼、狐、貂、野牛、野馬及麋鹿等爲最多。飛禽則有燕、雁、鴉鷹等。家禽種類，似與內地相同。水族則在塔城河中，產冰魚，塔里木河則產水獺。其植物則天山北麓，森林茂密，面積廣大，木材出焉。如樺、杉、松、樅、柳、檉，蔚然蒼然，可惜多仍未加採取；果蔬穀類，有哈密的西瓜，焉耆的蘋果，天山的桃杏，以及豆、麥、粱、粟、米、棉等。又有宛豆，則最早產自大宛，葡萄則著於漢史，都屬於名產也。

新疆省境內的礦物，則蘊藏無限，旣沒有詳確的調查，自無採掘的計劃。可是已經知道的，則有阿爾泰、葉爾羌及焉耆的金、庫車、溫宿、烏什、廸化的銅，英吉沙的鐵、哈密、鎮西、吐魯蕃附近的煤、石膏，阿克蘇的水晶、鹽，廸化、焉耆、吐魯蕃的礦鹽。石油的蘊藏亦富，民國四年，開掘未果；至民國九年，英人亦曾籌組中華礦業公司，以遂其越俎代謀之計。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俄人還未得到新疆當局的許可時，則在烏蘇附近的獨山子探採石油了。兩年以後，俄人又建立了一所新油廠。到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便鑽鑿了油井三十五口，每日產油達六十七點三噸，並於同年七月，更向前新疆省督辦盛世才提出一連串有關石油特權的要求，可是那次的行動，與俄人期望適得其反的是：對盛世才所加的壓力，竟把他驅向於我中央政府方面來了。原來他的兄弟已遭暗殺，連盛世才自己的生命亦已遭受威脅，因而也便企圖擺脫俄人的羈絆。

當時俄人表面上表示撤退，實則藉由利用新疆複雜的人種，製造事件，於是乃有：㈠哈薩克人的叛亂，㈡伊寧事變，㈢空襲南疆，㈣白塔山事件等等，搞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這些大小叛亂發生於民國三十三年至三十七年間，俄人趁火打劫，把重達一百五十餘噸的錫沙運往西伯利亞，並要求在新疆自由輸入貨物的權利，史達林更企圖趁中國內亂而佔有新疆。事實上，到了一九四九年底，毛澤東留在莫斯科兩月，締結了所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協定」。一九五〇年三月，由塞福鼎以中共代表團名義，會與俄簽訂兩次「聯合股份公司協定」：一份是石油的，一份則是金屬的。

自古著名的礦物，以玉爲最，尤以哈喇什河及玉壠哈什河所產爲上品。兩漢以還，輸入內地，代有所聞，漢人珍視之；故甘肅古有玉門關，大抵新省的玉由此輸入內地吧。同時，新疆的工藝品，也與以上的礦產有關，如和闐的琢玉，阿克蘇的冶金，疏勒的製鞍，哈密、吐魯蕃的蠶絲、棉織。其地又爲釀造之區，凡葡萄、沙棗、栗子、桑椹、稻麥等，都是釀酒的原料。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52 「鳴放」熱

當羣眾不敢「鳴」，不敢「放」的時候，共產黨鼓勵羣眾「鳴放」，並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第十一次座談會」上，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爲題，說：

「這幾年來黨羣關係不好，而且成爲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何在呢？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爲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爲黨所有。」

儲安平指出：「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儲安平還說：「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羣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爲什麼要把不稱職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爲，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民盟候補中央委員」陳新桂在「民盟中央小組的第三次會議」上說：

「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斯大林錯誤，從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

陳新桂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

行對國家領導的時候，首先要信任共產黨員，再就是信任青年團員，再就是信任靠攏黨的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不產生宗派主義，不產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像的。」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物理化學教研室講師葛佩琦在五月二十三日對「大學黨委會」召開的座談會說：

「我認爲今天黨羣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學校是這樣，老百姓也是這樣，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日本的『混合麵』。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資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這是生活水平降低，這是黨的政策犯了錯誤。豬肉那裏去了呢？被幹部吃光了。」

葛佩琦又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現在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要不自覺，是很危險的。」

葛佩琦還說：「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所以看黨員的成績就是看彙報多少，彙報的多，就是好黨員。黨員起了監視羣眾的便衣警察作用。這事不怪黨員，因爲黨組織叫他們作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給的任務。」

葛佩琦宣稱：「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你們認爲『朕即國家』是不允許的。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羣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爲共產黨人不爲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爲，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按葛佩琦是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加入共產黨的，後來潛伏在胡宗南部隊裏，他以共產黨員的身份來

「皇家郵船」

從聖誕至一九七五年元旦這一期首映電影中，以李察里斯特導演的「皇家郵船爆炸記」與張徹導演的「少林五祖」各居首二名賣座地位。從電影戲劇技巧方面看，兩片有其巧妙的共通地方，從電影藝術內涵方面看，「五」片比「皇」片差得遠。「皇」片表現的屬二十世紀中葉存在的現實悲劇，「五片」只表現一些架空的正義感。

從技巧角度看，「皇」片給一名爆炸技術傑出的專家，設計了可以將一艘二萬千五噸重，乘載千多名搭客的大郵船要將它炸沉海底，設計爆炸勒索的人，很精心的選擇在海域上吹起風速四十五哩的時間來做這事，並且事先爆炸一顆示範炸彈。暴徒的計劃是勒索五十萬鎊。船公司爲了千多名乘客安全，主張屈服，政府認爲如果屈服一次，不斷同樣事件會發生，主張不屈服。既然不屈服，就得爲挽救這船被炸而作出最大努力，於是派出七位軍火專家前往該船海面乘降落傘

牲一人作爲強調海上的危機，暗示該船如一出事，別的船隻很難在那種強烈怒濤下作搶救工作。

接着六人上了船後，因暴徒的炸彈裝設極其詭異難探測，第一次遭受失敗，一個炸彈爆炸了，第二次工作有些進展，又發生一次爆炸，再有一名軍火專家當場被炸死。電影在軍火專家充滿懼怕、失望、徬徨中最後才得到險勝。在這電影中，因爲動作強烈，節奏相當明快，很難像希治閣式偵探片那樣從沉[illegible]中[illegible]緊張氣氛，[illegible]

一中國人民大學」講師王德周在該校「工業經濟系座談會」上說：

「老百姓對中央不信賴了。這次整風要有百分之九十的成效，否則要垮台了！共產黨勝利了，為什麼今天垮的這樣？不如說羣眾脫離，現在黨快吃垮了。」

王德周指出：「現在黨內百分之九十幾黨員鬧宗派，甚至無惡不作。」

中共「國務院參事」、「政治研究編輯部副總編輯」楊玉清在「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五月三十一日舉行的「座談會」上說：「一切發源於北京，亂搞就從北京亂起。」他要求：「今天的事應該誰有本事誰來幹。但是有些能幹事的人，往往被以某種條件不夠為藉口，被一腳踢開。今天就要打破這個關。」

「民盟青島市委」曲北韋在「青島市政協會議」上說：

「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和共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曲北韋說：「只要是共產黨員，不論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顧。宗派主義到處泛濫。面對這樣的現實，使我有這樣的感覺——進入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了，舊的統治階級是沒有了，但是，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

「民盟」盟員，「天津民用建築設計院工程師」栗培英說：「共產黨剛進天津時會說這是革命，我們的革命不是改朝換代。但是現在看來，比改朝換代更壞。生活在這個社會裏叫人很傷心，知識分子一天天提心吊膽，比在淪陷時期和國民黨時期還不安靜。」

上面這些話，都引起我們的共鳴，雖然我們仍然不敢「鳴」。過去，我們都不想看那些千篇一律的共報，因為除了「歌功頌德」及「發號施令」以外，共報就空無所有。

然而，在「大鳴大放」期間，整個「行署」的幹部，都爭着閱讀各種報章，特別「光明日報」。

記」與「少林五祖」

林巽

張徹的「少林五祖」寫的是滿清取得天下後，收買少林內奸，連同滿人高手，實行奇襲，火燒少林寺，然後少林子弟能逃脫的，又再能用手勢暗號聯絡，組成地下地方勢力，少林內奸再與滿人高手四出趕盡殺絕。電影以「反清復明」作主題。看來似乎是小題大作。

武功這東西，卽使在古代，只不過宜用於少數人行俠仗義或作古老特務戰之用。絕對難以搞成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少」片看來沒有什麼歷史性的眞實感可言。但張徹因為能把握三個賣座保險，就是一、用很多失敗及犧牲來培養危機。在技巧上這一點與「皇」片可有共通之處。二、分別用五名會經獨當一面的打鬬明星姜大衛、狄龍、傅聲、戚冠軍、孟飛五人聯合演出，使觀眾有「賣大飽」的感覺。三、將過去重復地使一個人殺一大堆人的打鬬方式修改，着重武功表演，發揮個別打鬬的不同招式。除此之外；還加上一個特別因素，就是爭取排到一個好映期。

雖然「少」片中也可有不少張徹過去常用過的舊排場，譬如傳聲被捕入獄，然後大鬬片如「朋友」中也變換方式運用過。觀眾看這些場面，幾乎沒有什麼刺激性可言。

拍「反清復明」為主題的電影，不能只用一小撮人就能強調出有什麼大作為，一小撮在一個歷史主流中，只能為一個明顯的責任去做什麼，譬如我們看「六壯士」不能只掌握住反納粹這大題目就行，明顯目標是去炸毀一個空軍沒法炸毀的炮台。「少」片劇本失敗的是將圈子繪得太大了。最後一場寫一個鄭成功派的特使與各少林子弟會合，糊糊塗塗的了結，觀眾反應中就有很多反效果。個人以為如果將這劇本在大問題中先找出一個明顯的小目標，譬如少林五祖負有鄭成功臨離開大陸前交托一特別任務，將一批國寶或國家財產，送到台灣去作為反清復明充實國庫之用。或者是保送鄭成功的家屬或特別文物到台灣去，將五祖的艱巨工作，舖張成克服阻力的過程，那麼不但戲劇效果會很好，同時也容易突出感人的場面。「六壯士」與「龍門客棧」的強烈戲劇效果，正是因為它有明顯的目標。

「皇家郵船爆炸記」的電影困境，並不是為了如何處理炸彈問題，因為暴徒實安排好解決那困境的交易，就是讓他勒索到五十萬英鎊。當事人如果屈服了，困境便不再存在，當事人如果不屈服，可能要付出千多條人命及一艘二萬五千噸的大郵船的代價。然而電影中的當事人，最後竟不惜決定寧可犧牲不必屈服，這其中涉及的不是利益問題而是原則問題。我們由這齣電影，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人們的徬徨，正是徬徨在犧牲原則，取得利益，或者是犧牲利益，保持原則的困境中。因此從「皇」片的內涵看，它正通過電影，提出一個隱含着的人類文明的復甦精神。它告訴我們，人生必有些東西，是無法逃避的，服從利益而犧牲原則，事實上只是絕望之路而不是希望之路。你要是這樣做，明天的世界將成為恐嚇主義者的天下。

「少林五祖」的缺點，就是將一班少林內功寫成一種概念化的反派人物。因此在精神形象上，那些雖然武力高強的反派人物，在精神形象上完全沒有對立地位。須知那些人不是天性生成賣國者，他們的走入歧途，只是將利害問題提到原則問題之上。電影如果能突出這一點，它的藝術性就有相當強烈了，而且它會像「皇」片一樣，更可以突出從借古喻今中表現出一些積極含意。

以張徹歷來的作品看，「少」片還不失為比較健康的一部，至少不強調私人的仇恨，而少林子弟之間，也流露出一些感人的手足之情。不過筆者認為只修改這兩點仍是不夠的。

張徹的作品最大毛病是意識糊塗，敵我之間沒有明顯精神力量的對立，並且喜愛將圈子劃得大大的，反面人物缺少了明顯的意識形態。如果用這種方式來寫文章而不是拍電影，那麼他恐怕只配寫不及格的文章了。

毛澤東晚年的心態

林定

據法新社元月一日電，黎巴嫩著名占卜家阿塔在貝魯特「明星報」發表他對一九七五年世界大事的預言，其中最驚人是：「毛澤東將會中槍身亡」。

阿塔並說他以前的預測百分之九十五準確。相信凡是善良的中國人都期望他的預言靈驗，使大陸八億人民能早日脫離苦海。不過，阿塔預言老毛死於非命，可能大跌眼鏡。因爲他根本不了解中國大陸的現狀，以爲她也像西方一樣，平民有槍，隨時可置統治者於死命。毛澤東的嚴密保安措施，爲當代之冠，他來無踪，去無跡，雖偶然置身於「羣眾」中，供「人民畫報」攝影記者擺擺鏡頭，但這批羣眾多數是共產黨員，而且在他出現前卻不知是「毛主席」。因此除非今年毛澤東突然鏽線，吞槍自殺，否則他絕不會橫死槍下。

毛澤東自整肅林彪之後，斂跡公共場所。以前凡在「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等日子，毛澤東絕不放過在天安門或懷仁堂亮相。去年整整一年，毛澤東居無定所，行徑神秘，卽使接見外賓，也不透露會晤地點。他曾秘密在武漢、長沙隱匿兩個多月，外國記者蒙蔽在鼓裏，還常報導他在北平。毛澤東爲何這樣神秘，害怕公開露面，外國觀察家絞盡腦汁，也解不開這個「謎」。

，打倒現代「孔老二」，目的是把「政權」轉移到「文革」派手裏。毛澤東絕不信任過去與他同吃一鍋飯的人，他明白若果由這班人接班，死後卽使不遭鞭屍，「毛澤東思想」也會丟進毛厠。可是目前「文革」派還不成氣候，虛有其表，除北平、上海兩地勢力較雄厚外，地方上江派勢力很脆弱，各地大小山頭對中央命令陽奉陰違，所以毛澤東非要在他生前把「接班人」搞掂不可。他不透露居留地點，經年「微服出巡」，可能是利用他個人的威望，秘密與各地山頭大小紅色軍閥、黨棍進行拉攏、安撫工作。以達到使黨軍基層內部組織團結，一致擁護「文革」派的目的。

毛澤東曾批判斯大林晚年對繼承人問題處理不當。雖然斯大林曾讓馬林科夫代表自己在蘇共十九次大會上作報告，樹立個人威信，但由於時間短促，加上馬林科夫年輕，資望低，因而很快垮台。假若斯大林重視繼承人問題，及早培養，決不至有後來赫魯曉夫的反個人崇拜及鞭屍了。斯大林的「前車」，毛澤東當然「鑑之」。所以毛澤東說：「十幾年來我們都在想，我們死以前所做的，死以後人家做的，是不是一樣呢？就看我們培養的人是不是對。我們只能試想將來，但不能安排將來的一切。」由此可知，毛澤東是多麼害怕死後，接班不成，「毛澤東思想」被剷除。

毛澤東今年已八一高齡，來日無多，希望在有生之年，盡力安排死後之事。毛澤東決定由他的妻子江青爲核心的文革派接他的班，可是環境不如人意，雖經「批林批孔」運動，但當前存在的反對勢力還相當龐大，特別是潛伏在老幹部、軍隊、和知識分子中間，成爲反江派的主流。

目前，大陸像一堆亂蔴，到處充滿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黨、政、軍的矛盾，新老幹部的矛盾，共幹和羣眾的矛盾，這些矛盾愈來愈激化，以致四屆「人大」也不能召開。毛澤東既不能採取「快刀斬亂蔴」政策，又「時不與我」慢慢解開死結。大陸各階層黨幹在他淫威之下，表面服從，暗地背叛，大陸人民雖然不敢公開反抗，但總希望他早死。一向以英雄自居的毛澤東，當此風燭殘年，朝不保夕之時，尚受到此種無情打擊，他隱匿不露面，在潛意識方面，可能是逃避現實的一種不平衡心態反映。

最長的脚印

柳葉綠

風在大聲地絕叫，茫茫的大雪佈滿了山峯。千里森林戴着雪的帽子，掛着雪的

一個女孩子滑在歸程上說：「藍

──這不是別人──她就是我。」

「呵，好驕傲！」另一個女孩子湊上去前，兩腿就像輪子一樣，時間後退了，她還在使勁地滑翔。

「破了紀錄……」又一羣女孩子俯衝下來，走在前頭的正尖聲叫喊：「頑劣的雪被制服了！它低下了頭，在我的腳下呻吟。雪履上發出的聲響，正在探索着山岳的高低，空氣的深淺。」

這時候，雪野上的鳥兒都親切地交換着火熱的眼睛。

大陸笑話

牛虻

「拉屎」也有階級鬥爭

自「文革」以來，大陸上上下下，更加強調和宣傳「階級鬥爭」學說，中共勒令所有宣傳機關，如報章雜誌，文藝社團，學校等大力宣傳，教師更有責任向學生灌輸。

一次上政治課，一位黨員教師正吃力地宣傳「階級鬥爭」。他說：「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必須注意所有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新動向，摸清階級敵人的活動規律。階級鬥爭是無所不在，處處都在的，筆桿子上有階級鬥爭，槍桿子上有階級鬥爭，鋤頭犂頭烟頭上都有階級鬥爭，說說笑笑也有階級鬥爭，連拿筷子吃飯也有階級……」

學生們天天滿堂灌，早聽厭了，其中一位調皮學生忽然站起來問：「那麼拉屎有沒有階級鬥爭？」

教師一下楞住了。不過很快就回答了：「當然有啦！你屎拉不出來，說明對社會主義不滿，如果拉肚子，

地。他把十六個兒子分封爲王，每人各佔一地盤，掌握地方兵權，目的純爲皇太子舖平統治地位。因此當朱元璋大舉誅殺功臣時，善良的朱標害怕起來，向他諫求，朱元璋大怒，說這樣做，好比把一枝削光了荊棘的棒交給他。但朱標短命，皇孫建文帝年幼，自己又年邁，他擔心死後，諸子爭位，覆轍西晉八王之亂。因此他晚年心態失常，寢食不安，殘暴多疑，甚至連自己的兒子、女兒、駙馬也不信任，終日在惶恐中過活。

不過，朱元璋所擔心僅是孫兒的王位問題，他死後，四子燕王朱棣篡奪侄位，大明基業仍然存在。而毛澤東目前的恐懼與憂慮則遠較朱元璋爲甚，毛澤東不但要江山不亡，更要世世代代保存他的「毛澤東思想」。所以毛澤東在關於培養「接班人」問題的指示中說：「我講過幾次的趙后故事，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封建階級重視培養接班人，而無產階級也要培養自己的接班人。培養怎樣的接班人，這是關係到國家的命運，黨的前途大事，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的事。」

毛澤東擔憂自命正統馬列主義，實質是毛式政權在他死後遭受修正，他最近的語錄是：「政權可移不可易」。指示大陸黨幹，「接班人」必須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不是自己封的，是在羣眾鬬爭中自然產生，他是要通過鬬爭，不是風平浪靜。接班人問題是黨內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鬬爭的問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奪權鬬爭的繼續，批林批孔運動，是解決政權問題，是培養接班人問題。因此，毛澤東整肅「開國功臣」，進行「削藩」

跟遠遠，青春遠在着這大雪山。

像無窮的溪水的奔流，雪地上被輾出一道最長的腳印。一霎間，銀色的海洋掀起了飛濺的浪花，眼前的景物在退卻，數不盡的遠景又向着女孩子們招手。

「年輕人！到雪地上來盛滿青春的熱情吧。濃重的雪，它足以向你傾訴一些冬天秘密。」一個女孩子說。

「……勇敢地飛去吧，世界沒有不能克服的高峯。」站在一旁的參觀者插嘴。

「寒冷的氣流在歡騰雀躍的時候，便是雪向人追求愛情的表示。我愛雪，有足夠的力量奪取溫暖的時光。」

雪地上響起一陣喧嘩聲，走在時間尖端的人，掉下一滴滴熱淚。「雪山好像在搖幌了，腳尖兒震盪着逢場作戲的『雪島』，遠方的峭壁也似乎感到了嘆息。」

遠遠地滑過了山麓，俯衝下磅礴的轉角廻廊，再乘風前進，拐過一線縱橫的崎嶇的小路……。一個個「飛人」從白雲那邊飄降下來，又飛上「天」去，翅膀沒有一點厭倦。

那是，雪上的飛船，雪上的跑車，雪上的滑板，雪上的箭，在衝鋒陷陣！

像騰雲駕霧的鳥兒，高速航行的流星，雪野上翺翔的鮮花，把大地的上空編織得溢光流彩。

「是什麼緣故使我這般的輕鬆，像要渡過銀河的彼岸？」一個女孩子暗暗地想：「是朝氣吧。微笑的臉使我的快樂沁出了熱的氣息，心裏頭總是有音樂演奏個不停。」

大雪映襯在炊烟和樹影之間，遠方幌動着萬種風情。那些舞蹈般的腳尖兒的旋轉，給雪地湊起了很大的熱鬧。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熱血滔滔・士氣如虹

披上「從軍報國」的紅綢，走向學校集合場的路上時，雙親分別用手扶着左右兩個肩膀，千言萬語的叮嚀和囑咐，好像是永遠說不完……弟弟跟在後面牽衣含淚……不勝依依的，他似乎不知該說一些什麼話才好！

集會場上已先後來到的，人頭洶湧，人堆簇簇，親朋戚友，父母妻兒，相愛的情人……因此別不知何時再相逢，在離愁別緒的籠罩下，多少兒女英雄都禁不住淚滿襟前！

等到校長以護送入營總領隊的身份，宣佈先行編隊的口令，送行的親友才退出集合場邊的四週，從軍入營的同學們，在教官的指導下，按原來的班級排列。

校長接着說明：馬上就要出發到火車站去，乘坐火車到曲靖青年軍的營地報到，上了火車準備有早點分發給大家吃。爲了在路上便於照顧，從軍同學儘量按照原來的班級編隊，十人一小隊，三個小隊編成一個分隊，小隊長由同學互相推選，分隊長由從軍的老師擔任，全校從軍同學一百二十四人，編成四個分隊，校長商請參加從軍的國文教師程哲夫擔任中隊長，校長自己擔任總領隊。

同學們按照班級及高矮的次序，編隊完成之後，這一支「準青年軍」的隊伍，就在鞭炮聲中向火車站出發。校長爲壯行色，特別派出學校的鼓號樂隊前導，沿途民眾夾道歡送，街道到處貼滿了「歡送知識青年志願從軍踏上征途」的標語，還有許多跨街的紅條横幅，金字閃閃，歡送行列中的地方父老，人人手上揮動着一面小旗，在金色的陽光照耀下，鑼鼓喧天，掌聲陣陣，眞是動人心絃！

從軍的同學似乎已將別離的滋味抛到九霄雲外去了。在校長的親自指揮下，居然也發出「一二一、一二一」的口令，將隊伍的步伐整齊之後，就領導大家高唱雄壯而激昂的進行歌曲。記得那天唱的幾首軍歌，都是抗戰期間最流行的，包括有：「烽火漫天、血腥遍野、中華民族遭受着空前的浩刼、我們在苦難中長成、我們在大時代的洪爐裏鍛鍊……」。「熱血滔滔，熱血滔滔，像江裏的浪，像海裏的濤！常在我心頭洶湧……」「槍在我們的肩膀，血在我們的胸膛，我們一齊來維護祖國，我們齊赴沙場」……「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等，這些歌曲開頭的幾句，就足以激發全民同仇敵愾的心聲共鳴、悲壯、雄渾、慷慨而激昂，歌聲到處，民心鼓舞，士氣如虹，日本鬼子爲之聞風膽寒！

在火車站送行的羣眾，更是人山人海。不少從軍的同學們，默默的念着「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詩句，大有捨我其誰之概！

中國抗戰實錄【8】

戰爭結束前後

鐵路問題

宋子文和史達林會談的狀況，繼續披露下去：

「宋子文：所謂組織中蘇合辦公司經營之，其意義如何？

「史達林：共同經營。

「宋子文：所有權呢？

「史達林：應該歸於建鐵路者所有。

「宋子文：有沒有利用鐵路運輸蘇聯軍隊的意圖？

「史達林：在對日作戰時有之。

「宋子文：在平時怎麼樣？

「史達林：無此需要。閣下害怕我們要進入北平嗎？」

（以上七月二日第二次會談）

「史達林：我們在計劃進駐旅順，我們有需要運輸武器、彈藥及援防的軍隊。我以前所說過的不運軍隊，是指不運預定之外的軍隊而言。

「宋子文：這與上一次的談話不同（宣讀上次『平時不運部隊』的紀錄）。中國人民對於外國軍隊公然存在於我國的國土上，會有疑懼的。

「史達林：僅只是在鐵路上通過，也不可以嗎？

「宋子文：僅是通過，也是一樣的。

「史達林：可以限制軍隊的通過量。

「宋子文：這與閣下在以前所說的不同，我相信閣下，相信閣下所說的話，我們對於外蒙古已經作了最大的讓步。

「史達林：那麼就單運軍需品，不運軍隊。

「宋子文：同意。

「史達林：戰爭結束後，將最初的駐軍運往旅順可以嗎？

「宋子文：可以。但只能以這一次爲限。

「史達林：如果每次限制一個師乃至兩個師，不是可以嗎？

「宋子文：那不能接受。

「史達林：使部隊穿便服如何？

「宋子文：作統帥者不能說出這種遁詞。

「史達林：這種變通辦法，也是爲了尊重中國的主權。由雙方協議，每次以一個師爲限，運輸一定數量的軍隊，也不考慮予以同意嗎？

「宋子文：閣下不是說過要消除糾紛和磨擦的原因嗎？我認爲軍隊由海上運輸最好。

「史達林：這樣說來，鐵路運輸就以軍用物資爲限吧！

「宋子文：鐵路的保護，由我們來負責。我們不願意在中國領土內有武裝的外國人存在。

「史達林：鐵路警察不是軍隊，既沒有大砲，也沒有坦克。我看歸蘇聯鐵路警察管理，不也是可以嗎？

「宋子文：我們能有保護鐵路的能力，我可以向閣下保證。

「史達林：日本指使許多爪牙，會圖謀破壞。

「宋子文：擊退日本之後，日本就不會再有軍隊了。

「史達林：德國人已經戰敗，可是仍然有數十萬人在從事地下工作。

「宋子文：在中國方面，足以對付進行這種破壞工作的日本人。」

（以上七月十一日第五次會談）

朝鮮問題

「宋子文：關於朝鮮的託管問題，以前在舊金山會議中，各國之間的意見並不相同，閣下的意思如何？

「史達林：請向莫洛托夫（外長）詢問。

「莫洛托夫：美國建議由四國託管，可是，那樣將會很複雜，而且沒有前例，不能不尋求切實可行的方法。

「史達林：不能同意向朝鮮派遣軍隊，最終目的該是獨立。

「宋子文：那麼，誰維持治安？

「史達林：朝鮮人自己。

「宋子文：警察之類，自必有其需要。

「莫洛托夫：國際警察嗎？

「宋子文：總歸要有足夠維持治安的警察。日本從朝鮮撤退後，想必會有一段混亂的時期。

「史達林：朝鮮應不應該獨立呢？

「宋子文：當然應該獨立。

「史達林：朝鮮的語言和中國一樣嗎？

「宋子文：文字相同。

「史達林：滿洲人和朝鮮人的差別，比較滿洲人和中國南方人的差別還要大些嗎？

「宋子文：是的。在中國由於小學教育的成果，國語可以在各地通用。

「史達林：中國沒有併吞朝鮮的企圖嗎？

「宋子文：絕對沒有。兩國人民不相同，歷史也有差異。

「史達林：以前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嗎？

「宋子文：我們不需要朝鮮。

「史達林：我反對在朝鮮駐軍和設置警察。在舊金山會議中討論託管問題時，蘇聯和美、英意見不同，蘇聯的意思是以託管爲走向獨立的過程，英國則認爲是以之爲到達殖民地的階段。當時，羅斯福和我的意見相近；現在的美國則接近英國。

「莫洛托夫：在舊金山，只有蘇聯和中國提到過託管的最終目的是獨立。

「宋子文：我在一九四二及四三年，曾兩度和羅斯福會談。他主張所有的殖民地都應該置於託管的制度之下，包括有越南及荷屬東印度在內。

「史達林：羅斯福在德黑蘭作此建議的時候，邱吉爾爲之爭持到流淚，而將此議打消。」

（七月二日第二次會談）

蘇聯軍隊自東北撤退問題

「史達林：在你提出的草案中，有一節是：『蘇聯軍隊在三個月內撤退』，使我非常不愉快。對於解放一個國家的軍隊，要求其在一定的時間內撤退，像這樣的國家，在那裏見到過？如果法國在美、英兩軍登陸之前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請問，會發生怎麼樣的後果呢？

「宋子文：這樣說來，我倒要重新請教，當日本被打敗之後，蘇聯軍隊還要在東北逗留多久？

「史達林：在日本投降之後，想必還得要有兩、三個星期。

「宋子文：撤退行動完全結束，所需要的時日呢？

「史達林：要看鐵路的運輸量和軍隊的數量。我相信日本會在滿洲作大規模的戰鬥，所以我們需要集中足夠的軍力。然而，在兩個月以內，總可以撤退完畢。

「宋子文：閣下能否聲明，的確能夠在三個月以內撤退？

「史達林：若無意外事件發生，相信不會要三個月。」

（以上七月十一日第五次會談）

中國共產黨問題

「史達林：中國可能接受若干自由分子參加政府嗎？

「宋子文：說老實話，希望能有實際點的方法洽商。我們曾經試圖協調，在三月間，已經決定接納中共在內成立戰時內閣。聽美國赫爾利大使說，**閣下認爲中國共產黨是土地改革者……**

「史達林：他們能不能算是共產黨，頗成疑問。

「宋子文：那個時候，我曾經提出飛往延安一行的希望，但他們不願意我去。我們希望有一個統一的軍隊和一個中央政府，不希望有像從前張作霖那樣的軍閥，或是另外擁有一個政府和軍隊的割據性政黨。如果中共（註：中共是唯一擁有軍隊和政權的政黨）有意和我們合作，當然要請他們參加戰時內閣。在我們這方面來說，絕對沒有壓迫他們的意思。

「史達林：我不是單指共產黨而言，我是說在對日作戰時，應該要有若干自由分子參加。在中國只能有一個政府，由國民黨領導，固然很好；但是單憑國民黨會對付不了這個局面。如果非國民黨人士也能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參加政府，我想該是極有利益的。本來，這是中國自己的問題，我們只不過順便提一提而已。

「宋子文：說老實話，中國政府的確在期待着國民黨以外的人士參加政府；不過，國民黨是不希望組織聯合政府的。因爲聯合政府的體制是一旦有他黨退出的情況發生，便會立即傾倒。

「史達林：這實在是國民黨的正當願望，從中國的歷史觀察，就知會道這是很明顯的。」

（以上七月二日第二次會談）

我爲情勢所迫與俄簽約

中蘇會議，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繼續談到了七月十二日。

波茨坦會議三巨頭，左起：史達林、杜魯門、邱吉爾。

在這個時期內，中國政府曾經拍發電報給杜魯門，促請雅爾達密約的當事者美國注意。電文是這樣的：

「這個交涉，不僅是中蘇之間的問題；進而言之，是深切關聯到全世界安全和利益的問題。務請閣下繼續對於這個交涉的趨向，特別加以注意。」

經過了六度談話的第一次中蘇會議，中國方面對於外蒙古問題，以取決於人民投票爲條件而作了不得已的讓步；史達林方面，也對於旅順問題決定不使用「租借」的語句。雙方互相在某些問題上獲致了妥協。

投下原子彈俄始參戰

這一次的中蘇會議，由於史達林赴波茨坦出席美、英、蘇首腦會議而一度中斷；第二次會議是在八月八日舉行。此時，美國已經在廣島投下了原子彈，就在當天的夜晚，蘇聯對日本宣戰。

雙方談判，一直執拗到最後的問題有下列三點：㈠外蒙古境界線。（中國主張事前在地圖上確定，蘇聯要求維持現狀。）㈡南滿鐵路局局長人選。（雙方都主張用本國人。）㈢旅順問題。（中國主張組織中蘇軍事委員會，共同使用；蘇聯反對。）

二、敵人走到那裏，我就追到那裏。

在龍嶺眾志亭中看太陽西下的時候，有人說上猶的王縣長繼春來會我，你一見面就說：「我是到上猶去當縣長的王繼春。」你第一個給我的印象，就是沒有一句客套話，在你的口中，沒有聽到我所最討厭的什麼「請教」、「久仰」、「指示」這許多無聊的話，當時我就將上猶的大概情形對你講了一下，因爲初次見面不過講了一個大概。最後我告訴了你，不久以前，上猶的縣長怎樣被暴徒綁出去準備槍斃，縣長的太太怎樣被壞人侮辱、敲打。同時告訴你在上猶，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土匪，沒有一個村莊沒有鴉片烟。我告訴你，是爲了要你注意到上猶的環境如何複雜，你應該怎樣勇敢地謹愼地來開始工作。

你聽了我的話，很簡單地說：「那邊的事情，我早已知道了一點，這次去，是預備去犧牲的，我不怕人家打。」後來笑了一笑又說：「至於縣長太太更不怕人家侮辱，因爲我是沒有太太的人。」

從這幾句很簡單的話，就可以斷定你是一位很直爽、很坦白、有決心有熱情的工作同志。你一來見我的時候，是穿着一套舊西裝，一雙補過了的皮鞋，手裏提着一只舊皮包，我始終沒有忘記你那雙有力有光的眼睛。

你去的時候，太陽已經下去了，天的西邊發出紅色的光，我指着太陽剛剛下去的地方對你說：「你看多好看？」你看了一看沒有說什麼，就伸出手來勇敢地向我握手，說了一聲：「再會！」這樣大方的舉動，在中國官場中間，是不容易看見的。雖然第一次見面，但是，已經能夠知道你是一位年輕肯幹的朋友，我是緊緊地握着手，問你多少年紀？你說三十一歲。我說：「那你還是我的老大哪！請你多多指教！」你輕輕地笑了一聲說：「蔣先生，我不曉得你也會這一套！」我想了一想也好笑，很快的說了一句：「這是表面工作。」大家說笑了一聲就走了。我的眼睛一直望看着你，看你一步步地走下龍嶺。那個時候，贛州城裏已經點起燈來了，一個人回到亭子裏面，又坐了一個多鐘頭，回想到剛剛見到的那位王繼春，心裏非常感動。因爲上猶是一個難治的縣份，一切問題都要從難的地方做起，所以我對你的希望特別大，這個時候我還在龍嶺湖邊村梨芫背擔任練兵的工作，過了幾天，我才接專員的事。

有一天早晨進城去，在西門口很湊巧的碰到你。前面一個夫挑着一個舖蓋，一只箱子，你自己提了一個皮包在後面跟着走，你看見了我很快樂地對我說：「我到上猶去！一切請你放心！」我問你的行李多不多，你指着前面挑夫挑的那擔東西說：「這就是我的全副家當。」我緊緊地握了握你的手，說了一聲：「王

風雨中的

縣長，在上猶再見罷！」自己的心裏想，像這樣的縣長確是難得的。

不到一個月又有人從上猶來，向我控告你，說你做事不能依照法令，隨便拘捕百姓。後來，我調查的結果，對你不滿意的都是一般所謂地方上的紳士階級。記得我曾寫了一封信給你，勸你應當勇敢做事，但是也不可以求之過急。過了三個多月，我帶了三十多個青年朋友到上猶來視察，第一次就到上猶，是因爲上猶是最難治的地方。上猶是當時非法組織的發源地，上猶的寺下是土匪的根據地，上猶的社溪是販賣鴉片烟的總行所在地。上猶縣政府在半年以前曾經被土匪包圍起來，打死了幾個公務員。贛南那個時候是亂的，但是上猶更加亂。我到上猶第一個印象就是蕭條，冷靜，好像是一個剛剛打完仗的戰場。人民都是非常窮苦，看見了我們就躲避起來。我們這三十幾個青年人可以說是新的力量第一次來到了上猶，演戲的演戲，編報的編報，講演的講演，訪問民眾的訪問民眾，慰勞的慰勞，無論工作的效能怎樣，總是告訴大家說，新的力量。

在縣政府開會的時候，我提出了三個任務：第一肅清盜匪，第二肅清賭風，第三肅清鴉片烟。

當天晚上，你根據了三點意思擬訂了一個具體的計劃，來和我商討今後工作的方針，我們兩個人坐在河邊的草地上，天上的明月照着大地，四面的一切都是很靜的，一直談到半夜，決定了治理上猶的整個計劃。我認爲你主張集中權力來辦理教育，這個意見是絕對正確的，同時你還說了幾個笑話給我聽。

有一次，你在泰和去拜客，把名片交給傳達的時候，傳達看你衣服穿得很壞，以爲是一個勤務兵，所以問你：「你們的縣長來了沒有？」你告訴他，自己就是縣長，那個傳達就說：「像你這樣的人能夠當縣長，我也可以去當縣長了。」你說完了，笑了一笑，同時嘆了一口氣說：「中國的社會眞是太惡了！」同時，你告訴我說有人在泰和講我有神經病，我說：「在今天中國的社會上，只要是反對舊的，一般人總是說他有神經的。」那時候，雖然是夏天，但是在半夜裏河邊的風吹到我們身上來，也會感覺到有一點冷。大家就站起來，回到縣城來。我看見你穿的一件單衣，好像很冷，就把自己的上衣給你穿上，但是你無論如何不肯，要我從新穿上，我說我也不穿了，要冷大家一起冷。

你送我回到學校之後，你就回縣政府去了。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我們就出發到崇義去，走出西門，經過一塊荒地，你說：「這是上猶的刑場，今天有幾個，也要在這裏槍斃。殺人是一種不得已的方法，而絕對不是我們的目的，我想將來就在這個地方建築一個縣立中學。」我說：「很好！」後來你又說：「壞的人依法是應該槍斃的，但是已經槍斃了的人，我想還是要好好地把他們埋葬起來。同時，他們的家屬還應

當救濟他們。」聽到你這幾句話，心裏非常感動，感覺到你有堅決的意志，同時有很慈悲的心腸。

你送我到大橋邊就回去了，臨別的時候，你對我說了一聲：「專員，走路不要走得太多，應當自己保重身體。」緊緊地握了一握手，你在橋頭上望着我向崇義的方向走去。

過了幾個月之後，我又到社溪去清鄉，在這裏，我們又遇到了，清鄉的工作就是政治掃蕩，我們之所以從社溪做起，就是因爲這個區域是一切惡勢力集中的大本營，記得當我到社溪的這一天，集中了很多的士兵、軍官、警察、保長，好像是快要開戰的樣子，我在建鄉會議上第一次堅決地表示，要用武力來掃除一切惡勢力。

當天晚上，我們在學校的前面談話，說到贛南的人心還是很不安定，尤其是工作人員的意志不夠集中。這個時候，你就提議要決定一個具體的工作計劃來，要確定很明顯的鬬爭目標來，當時，我認爲這個意思很好。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建設新贛南三年計劃的起因，當時，我們沒有具體的談到計劃，只是關於目標方面交換了一點意見。那時候我們一共提出了下面幾個目標：

第一、每一個人都要有田種。

第二、每一個人都要進學堂。

第三、每一個人都要受訓練。

第四、公務員要平民化。

第五、殘廢年老的人都有飯吃。

第六、消滅土豪劣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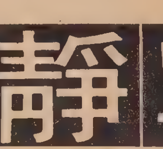
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五大目標的起因。經過幾次詳細的討論，就成爲了今天的鬬爭目標：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

後來又談到打擊土豪劣紳的問題，你說：「我們應當積極地起來消滅敵人。但是對付敵人的實際工作不應當重於空頭的宣傳，並且不可以打草驚蛇。」你這一段話是非常寶貴的，你告訴了我，從前省政府派你出去查一個貪污的案子，有人拿錢來賄賂你，可是你拒絕了賄賂，破了這個案子，使得一般社會上的人都很痛快。

後來你要我講在俄國的生活情形，我就一段段地講給你聽，你聽了之後，很久沒有講話，後來說了一句：「這是人生的大學！」

那一天大家談得很起勁，我就將自己個人的事業理想告訴你，說明自己對中國社會的態度，和改造國家的意見。你就問我：「爲什麼不把這個理想告訴大家講給大家聽？」我說在現在還沒有這個必要。

最後，又談到了你的婚姻問題。你也很詳細告訴了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當時我勸你還是快一點結婚，在事業上可以得到一個幫助的人



蔣經國

，在私生活上又可以感覺到甜蜜的意味，你笑一笑對我說：「那麼要請專員留意，留意！」

人家都睡了，最後你說：「還是去休息罷！」並且說了一句很令我感動的話：「我這一生因爲不服氣，不願意屈服，所以要拚命地幹一場！今天，我覺得自己走的路愈走愈大了！」

那一天晚上，我是睡在學校裏面，你是睡在老白姓家裏，睡下去沒有多久，我被你的腳步聲驚醒了，我問你做什麼？你說沒有什麼。但是，我的心裏是非常明白的，你一定是來查士兵的崗位的，因爲白天你曾對我說過：「在這裏附近仍有很多土匪，就是在村莊裏面，也不免有他們的奸細，他們的暗探，晚上還是當心一點好。」後來你走了。我很久沒有睡着，因爲你的一切，使我永遠不會忘記。

第二天的清早，我就離開了社溪，當離別的時候，你對我說：「專員有空，請再到上猶來。」

我第三次到上猶的時候，你已經完成了清鄉的工作，當我走進縣政府的時候，你看見我手中提了一只皮包，笑嘻嘻的問我：「專員，你這一次是來查案子的嗎？我用很嚴厲的態度對你說：「是的。」並且從皮包裏拿出一包東西交給你說：「這是你貪贓枉法的證據！」但是你一點也不驚慌，用兩隻手把這個包接過來，打開來一看，原是是一包咖啡糖。就相互大笑起來了，我知道你爲什麼問我是不是查案子來的，因爲最近我不知道接到了多少所謂「人民」，告你的案子，不是說你和女教員有來往，便是說你敲了賭犯的竹槓，不是說你妨礙人家的自由，就是說你私通土匪，這就是所謂今天社會上的「輿論」。但是我很明白你的，每一次得到這許多控告案子的時候，不過是作爲一種研究中國今天社會上一切惡現象的參考材料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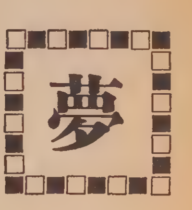
在吃飯的時候，你把最近工作的大概情形報告了一下，有兩句話你說得非常有力量：「土匪跑到那裏，我就追到那裏，土豪劣紳躲到那裏，我就尋到那裏。」這就是一種鬬爭精神。

那天下午，我們在上猶的街上，碰到一個討飯的老太婆，我看她太可憐，就拿了兩塊錢給她，後來你對我說：「這兩塊錢是不應該給的，因爲像這樣窮的人實在太多了，倘使每一個人要發錢，那麼我們根本沒有這許多錢，大家還是應當從解決根本問題上來着想。」我覺得你這兩句話是非常對的。

過了兩天，我們就從縣城走到營前，從營前又走到寺下，從寺下又走到社溪，整個的上猶可以說已經走遍了，我們所走的路，都是山路，有幾個山很不容易爬過去的。這正是象徵着我們所走的人生道路，不是平坦的而是折曲的，而是險要的。

【三十七】

瘟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劉少奇眼見毛澤東越說越露骨，已經點到周恩來頭上，恐怕毛澤東正式公開了周恩來的身份，此時尚有利用周恩來之處，不能把周恩來清除掉，自然還是保留周恩來爲妙。當即插口問道：「主席去不去重慶呢？」

毛澤東搖頭道：「我當然不能去，一去就是送羊入虎口，我的命也不是鹽換的，不會這麼賤。」

劉少奇說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研究，如果主席不去重慶，我們就同國民黨正式翻臉，國民政府一定下令討伐，我們的力量是否能以支持住，這點必須要研究，請朱老總談談。」

朱德笑笑說道：「少奇同志，關於部隊實力及敵我情況，我實在不大清楚，還是請德懷同志報告吧！」

劉少奇問道：「彭總的看法呢？」

彭德懷說道：「國民黨如果正式翻了臉，派兵來進攻解放區，我們是無力抵抗的。」

毛澤東一瞪眼：「你怎麼說的這麼洩氣，我軍在華北不是消滅了國民黨幾十萬軍隊。在蘇北不是還打死了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

彭德懷說道：「情況不同，我們所以能在敵後消滅國民黨部隊，基於三個因素：第一，國民黨軍隊未把我們當敵人，有時我們部隊去突襲，他們在排隊歡迎，以爲我們是過境。」

獨眼龍點頭道：「一點不錯，張蔭梧部下民軍都是這樣被消滅的。」

彭德懷說道：「第二，國民黨留在敵後的部隊孤立無援，後方不能補給，戰鬥力也就差了。第三，更重要是我軍每次進攻國民黨軍，都是同日軍配合，在日軍猛攻之後，國民黨軍受到損失，尚未獲得喘息，我們便展開猛攻，自然易獲勝利，實際上，八年中我們未曾打過一次陣地戰。」

毛澤東說道：「平型關大戰不是陣地戰。」

彭德懷說道：「林彪同志在這裏，主席可以問問他，那次平型關戰役算是什麼大戰，總共得到一百多支槍，幾匹騾馬，未俘虜一個敵人，就算這樣的仗，還是靠國民黨十七軍高桂滋先頂了頭陣，我們伏擊，才能得手。」

毛澤東看看林彪低頭不語，曉得彭德懷說的全是眞的了。轉換話題說道：「不過，經過了八年大戰，國民黨軍隊的精銳也損失差不多了，戰鬥力可能還不如我們。」

劉伯承說道：「關於國民黨軍隊情形，葉劍英同志長年住在重慶，比較清楚，最好請劍英同志說明一下。」

葉劍英未想到獨眼龍把這個燙手的蕃芋傳到自己手上，眼見推辭不掉，只得起身說道：「抗戰後期，國民黨軍隊開入緬甸作戰，都換了美式裝備，以後在國內部隊也逐漸更換，大概總有二十四個美式裝備師。」

毛澤東問道：「美式裝備的火力怎麼樣？」

葉劍英說道：「大概一個連可以趕上原來一個團。」

毛澤東苦笑道：「照你這樣說，這二十個師的戰鬥力不是足足趕上原來的二百個師，劍英同志，你不是有意嚇我吧！」

葉劍英說道：「我怎麼敢嚇主席，千眞萬確是如此。」

毛澤東嘆口氣：「這樣說，如果眞打起來，國民黨對我們，簡直是泰山壓卵了。」

彭德懷說道：「我們對國民黨鬬爭，最大的劣勢還不在軍事方面，而在政治上，今天情況，任何中國人反對蔣委員長都不易得到國人支持。」

毛澤東又嘆口氣，抬頭看看獨眼龍端然正坐，目不斜視，好似在想心事。當即問道：「伯承同志，你的意見怎麼樣：」

劉伯承說道：「我與彭總的看法相同，軍事方面我們雖處於劣勢，還可以補救，充其量再度進山區打游擊就是了。但政治方面的劣勢，就無法挽救，此時此地，如何可以公開反對蔣委員長。」

毛澤東看看朱德，說道：「這樣說來，老總的幾封電報是發錯了。」

朱德眞想起身過去把毛澤東的肉咬下一口，但還是忍下去，默然無言。

毛澤東自言自語說道：「其實我也有責任，老總的電文交給我看過，我應當阻止的，現在後悔也晚了。」

劉少奇說道：「過去的事不必談了，只說眼前怎麼辦呢？」

毛澤東看看獨眼龍，問道：「伯承同志，如果我們同國民黨全面決裂，他們會不會進攻延安。」

獨眼龍斬釘截鐵說道：「會的。」

朱德皺眉道：「伯承，你怎麼說的這麼有把握。」

劉伯承說道：「主席問到我，我不能不說眞話。」

毛澤東點頭道：「我就是要你說眞話，不過，你要說清楚些。」

獨眼龍說道：「我軍雖然佔有華北廣大平原，但一直是游擊方式，根本沒有一處根據地，國民黨無論攻任何地方，對我們都不是致命傷，只有延安一地，是我們的司令塔，如果延安失了，就等於擊毀了燈塔，對我軍打擊重大，所以我判斷眞的撕破臉，國民黨一定進攻延安。」

毛澤東問道：「進攻延安時是不是能攻得下呢？」

獨眼龍笑道：「我對延安防守力量不太清楚，這要請彭總答覆了。」

彭德懷說道：「國民黨如果發動進攻，一定可以攻下，只是付出代價大小而已。」

毛澤東看看朱德，說道：「老總，眞要弄到那一步，我們又要長征了。」

朱德苦笑一下未接腔。

毛澤東說道：「眞弄到不可收拾，你們都沒有關係，就是我同老總兩個人麻煩了，老總打電報惹了禍，我也成了從犯，這眞不知從何說起。」

朱德心想你說的好輕鬆，眞的被捉去解到重慶，交軍法審判時，我一定全部說出來，看看誰是主犯，誰是從犯。

毛澤東說道：「既然不能同國民黨鬧翻，只有和了，但和也不一定要我去重慶，恩來同志去也是一樣，他一直代表我黨同國民黨辦交涉。」

周恩來一直不敢開口，此時不說話也不行了，怯生生地說道：「我的份量不夠，蔣先生希望同主席面對面談談，只有兩大領袖會面，才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毛澤東聽到周恩來把自己抬的與蔣委員長一樣高，合稱兩大領袖，心裏一甜，頓時態度變了，問道：「恩來同志，你看我眞的去了重慶，還能不能回來。」

周恩來說道：「我不是替蔣先生說好話，他確不是言而無信的人，不必說主席還是他請去的，即使過去反對他的人，一旦見了面皆得到重用，主席算一算，不論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張發奎、蔣光鼐、蔡廷鍇，誰未同他打過仗，又有那一個未得到重用。」

毛澤東嘆口氣：「這些人都是國民黨，到底是人家的家事，我當初若不退出國民黨就好了。」

此言一出，舉座愕然，只有周恩來心裏有數，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屢次要求加入國民黨，親筆寫信托周恩來面呈蔣委員長，爲蔣委員長所拒絕，此時眼見抗戰勝利，國民黨如日中天，毛澤東想起往事，又後悔當初未能重新加入國民黨，終身抱憾。

停了半響，周恩來又說道：「蔣先生以元首之尊，決不會暗算人，何況主席又是請去的客人。」

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我對蔣先生十分放心，他當然不會暗算我，不過，他手下的人可就難說了。」

周恩來說道：「這一點，主席更可以放心，沒有蔣先生同意，誰也不敢亂來。」

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蔣先生可以管得住國民黨員，不見得能管得所有的老百姓，如果重慶市民在開會時打我一槍，找誰負責。」

周恩來當時啞口無言。

毛澤東說道：「我不是怕死，實在因爲一個人只能死一次，不得不怕。」

彭德懷忍不住了，問道：「老百姓爲什麼要行刺主席。」

毛澤東說道：「這個道理要問你們各位司令員了，尤其是陳毅在蘇北，清算鬪爭，害得多少人傾家蕩產，在家鄉不能安居，間關萬里跑去重慶，這筆賬一定記在我頭上，我一到重慶，他們就會設法害死我，爲親人報仇，你們說冤枉不冤枉。」

劉伯承心想，未用板子打，你就亂咬了，這些話應當留着到重慶去講才是，在這裏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所有清算、鬪爭，那一條不是你定的。

活曹操坐在旁邊一直未開口，此時眼見問題談到盡頭，摸着一撮五色鬍子緩緩說道：「這一問題不必忙着下決定，我看不如先回蔣先生一電，推一下，如果推不掉再說。」

毛澤東問道：「林老，怎麼回電呢？」

活曹操說道：「就說要等到蔣先生對朱老總電有滿意答覆，主席再考慮去重慶。」

此言一出，朱德、毛澤東都怔住了。

朱德心想這不簡直是想害死我，等於告訴蔣委員長，老毛不去重慶完全是受了我的牽制。」

毛澤東心想如果發了這封電報，不是等於告訴蔣先生，朱德那幾封電報是我同他合發的，這個責任本來全在朱德身上，我又何必分擔一半。但是，轉念一想，覺得活曹操的主意一定不會有礙自己，可能是想乘機害朱德，當時就表示同意。

出席大頭目眼見會議已經開到盡頭，仍然沒有結果，大家誰也不再開口，毛澤東只得宣佈散會。

散會後，大家都走了，只有活曹操坐着不動，毛澤東把活曹操讓到裏面小客廳坐下，問道：「林老，你看我可不可以去重慶。」

活曹操問道：「主席擔心的在那一方面。」

毛澤東說道：「當然在重慶那邊了，延安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活曹操搖頭幌腦說道：「非也，季孫之禍，正在蕭牆之內。」

毛澤東雖然不太懂活曹操的話，但是，也猜得出是指的延安方面有問題，連忙問道：「林老，你認爲在延安會有人對付我。」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17）

封侯

十二　疑間諜人人自危
接海運望洋興嘆

李彌回到猛撒當天的傍晚，蘇令德副總指揮，懷着嚴重的心情面對李彌，將李彌離開猛撒後，所發生的重大事件，提出詳盡報告，那是本部發生一件間諜案，且牽涉很廣，總政治部參謀處及總務處，均有科長涉及此案，現在已逮捕二十多人嫌疑分子，已監禁看管，等待處理。

李彌聽後，感到非常驚愕，自己希望澈底瞭解這宗間諜案發現的經過，着蘇副總指揮繼續往下說，俾能及早處理。

蘇副總指揮接着說：「首先是緬北前方防衛各縱隊，在招收的兵員中，發現共黨派出很多青年，混進各縱隊當兵，經各縱隊緝獲加以訊問，彼輩承認係受中共保山軍區派遣，以逃亡的姿態進入緬甸，投進本部各單位，再藉機混入猛撒受訓，到達猛撒後，向指定的人取得連絡，即可受到這些人掩護，利用機會行刺李彌及李國輝等重要人物，於任務達成，另有人引導彼等安全逃出猛撒，回到保山後，即可獲得優先入黨機會，其家屬亦因此可得到優惠配給。而所謂指定的聯絡人，多數是總部科長和重要科員，此輩除了口頭指證外，尚有中共寫給他們親自遞交這些被指定聯絡人的信件，可謂人證物證均獲，所以把他們一律看管問訊。

李彌聽到這裏，方始揚眉說：「各部隊發現這般可疑青年共有多少？」

蘇副總指揮說：「目前據報已有四十餘人，但據一般的供述，中共總計派出的青年卻在百人以上。」

李彌面帶愁容繼續問：「這般涉嫌的科長科員，曾經訊問過沒有？」

「雖曾由本部諜報隊及軍法官初步訊問，但沒有一人肯承認！」蘇令德蹙眉說。

李彌這才方始含笑說：「這宗案件，想來，不致如此簡單，必須要作更詳盡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得出結論的，請大家冷靜檢討一下再說。」

蘇令德覺得李彌初到，山路跋涉，旅途勞頓，應該讓李彌早一點休息，因此乘機辭出。

可是當天夜晚，李彌並未停止對間諜案的思索，隨將政治部主任趙鈺甫及參謀處長官家檀請來，並請軍法官劉奇雲帶着全部有關此案的資料到來，一併會同研究。

李彌首先面向劉軍法官說：「依據一般資料及審訊經過，是否發現可疑之處！」

劉軍法官說：「除了各縱隊呈報的資料外，也曾把各個人的社會關係及其歷史背景加以研究，直到現在，還看不出所被嫌疑的人，中間和事前與中共有勾結或來往的跡象。」

官家檀亦即說：「自這件事發生以後，總部各同事均感到惶恐不安，只要聽到前防部隊遇有電報到達，大家都恐怕會被指名牽連。目前形成風聲鶴淚，人人自危的狀態！根本沒有情緒辦公，若不儘快查個水落石出，未免影響工作心情，損失實在太大了！」

李彌將目光投向趙鈺甫說：「現在讓我們設身處地去想，假定你是中共保山特務機構的主持人，你要派人到猛撒來行刺，你將會採取什麼方式派遣，派遣些什麼樣的人？」

身為政治部主任的趙鈺甫，對普通特務最起碼的常識，那有不知的道理，於是，不加思索，即說：「一般特務機構，派人擔任重要行動工作，通常是單線派遣，直線控制，即使一次派出多人或多組，擔任同一目標的任務，而彼派遣的人與人之間，或組與組之間，均不容互相認識與及互相瞭解任務的，即是不許發生橫的關係。由這次各部隊破案的口供看來，可謂一反常例，像這次中共所派遣的人，全是少不更事，涉世未深的青年，一經破獲，即全盤招供，而且牽扯一大堆人，這倒教人不得不予懷疑了。」

官家檀亦緊隨着說：「根據歷史往例，派遣這類死士，必須慎重和嚴格選擇有高度智慧和沉着機警，具有膽識的人，事前給予優禮相待，深結其心，對其家屬，亦須得到優厚奉養，讓被派遣的人，沒有身後家庭生活顧慮，從內心覺得必須感恩圖報，方可派出擔任重大的行動工作，中共這次如此草率從事，實在值得懷疑！」

李彌對劉法官，趙主任及官處長所說的話頗有同感，但仍覺得未見澈底，隨說：「現在我們都須要解答一個問題，中共為什麼要選派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來擔負他們不可能達成的任務？」

這問題一提出，大家集中陳述意見，說來說去，李彌認為均未觸及問題的重點，而自己一時也理不出頭緒來，便看了看手錶，隨說：「現在時間已不早了，請各位回去休息吧，在睡覺時，請再把這個問題反復思量，希望各人能找出一個答案，明天

再將我們四人的答案提出互相參酌，再予研究，務須及早作出結論。」

第二天李彌依例到聯合辦公廳，看到很多坐位空無一人，不禁發出無限感嘆！批閱了幾件前方電報後，便約請昨晚的三位離開辦公廳，到自己寓所再行繼續討論。

官處長首先說：「依我的研判，中共是把人海戰術，使用到間諜戰上來，就是寧可教九十九人犧牲，只要有一人達成任務，就算是成功了，所以不惜要這些青年人來冒險賣命。」

劉軍法官緊接着說：「中共可能還有一石雙鳥的用意，任務能達成，固然是理想的願望，如果暴露身份而被捕，乾脆誣陷本部人員，製造懷疑，產生困擾，因而拆散本部團結。」

李彌則說：「我和各位的想法，走在同一路線上，不過中共的根本用意，是爲了本部駐防緬北各單位，爭相擴大招兵買馬，中共無法控制邊區青年大量逃亡，所以藉此把想像中有逃亡跡象的青年召集起來，授給這項突出任務，讓他們出來自投羅網，因此，各縱隊當然很容易發現這批少不更事的青年所負的任務，不免直覺的當作一羣間諜看待，予以捕殺。而其他負有同樣任務，幸而未被捕殺的人，聽到本部殺害間諜，當然自會驚駭逃跑，中共就利用逃跑回去的人現身說法，擴大宣傳，將本部形容成爲一批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凡逃亡的人都會落入本部手裏，而加以殺害，這樣便可以阻止逃亡的浪潮。致於製造困擾，誣陷本部人員，拆散團結，都是中共的次要目的。」

趙主任亦說：「這又是中共借刀殺人的毒計，這些被派出的青年，都是地主富農的子弟，是中共政權的死對頭，藉此機會利用本部替它來剷除異己。」

李彌此時以關懷及沉重的心情，面向劉軍法官說：「不知本部的前防部隊，是否有殺害這批青年的情事？」

劉軍法官黯然說：「事件發生之初，部隊報請准予處決二人，曾經批准執行了，以後所呈報的，即批覆暫時看管，俟全案查明後，再行議處。」

李彌聽後，搖頭嘆息說：「寃枉，寃枉！又多兩個死得不明不白的寃枉鬼！」

大家相顧默然，停了好一會。

李彌繼續說：「這宗假間諜案，可以到此結束了，可是眞的間諜，卻早在暗中活動，由這次假間諜案，所供述的聯絡關係，足以證實敵人對本部的人事編制情形，已瞭如指掌，明白顯示在猛撒地區，早有眞的共諜滲入，至於製造這次假間諜案的次一用意，很可能是：分散我們的注意力，可讓眞間諜能順利活動下去。」

這話出自李彌的口，三人都給嚇獃了，說不出話來！

李彌繼又說：「我們此時宜保持鎮靜，一面必須釋放蒙受寃枉的人員，立刻恢復自由，恢復職權辦公，一面由政治部負責加強防諜工作，暗中注意可疑的人和事，由參謀處指導諜報隊協助調查，但須不露痕跡，以免打草驚蛇。」

當天，李彌一面囑令即時釋放蒙嫌被監禁的人員，又囑總務處辦了四席酒餚，請蒙寃受驚屬員，共同舉杯釋嫌，這些屬員見了李彌，正如撥雲見天一樣，但一腔怒氣，無處發洩，一時竟泣不成聲，舉筷難以下嚥！

當此之時，李彌內心同樣愴惻！不無歉疚。適因赴台，至發生如此寃情案件，只好委屈一下，站起身來，舉起酒杯，向彼等歉然說：「都是我李彌不好，如果由台灣直飛猛撒，不轉道曼谷，各位就不必多受這幾天委屈了，現在特向各位道歉，來來，請大家乾杯。」

李彌待人以誠，視屬下如手足，經這一席話，各無怨言，只怪自己倒霉！一場風波，就這樣平息了，籠罩在猛撒的滿天愁雲慘霧，隨之一掃而空，恢復往日的樂娛。前方各部隊，同時接獲總部通電指示，准許這批中共派出的青年，悔過自新，各自宣誓脫離共黨控制，互相連環保結，仍依該等青年的志願，留營服役或回鄉。極其自然地，被釋放以後的一批青年，此時已經明瞭中共的用心狠毒，反而感到國軍李彌的寬大慈仁，沒有一人願意離去，願意終身追隨李彌打回大陸，澈底消滅共產黨，方息此恨！

這宗案件過後不幾天，諜報隊人員，受命跟踪一名經常來往泰國液柿與猛撒間的肩挑小販，從此人每週一次來往猛撒期間，照例有一封信投到那無人注意的指定地方，又在這原地方取走一些紙包，諜報人員監視前來取信的人，因而進一步找到線索，到了時機成熟，即予拘捕訊問。

此人姓謝名我卿，是總務處的科員，在人證物證無可遁形之下，承認了爲共產黨工作的詳細經過。接着，工作人員在抽絲剝繭不斷追查下，又有兩神秘人物乘夜逃離猛撒，於是共黨派在猛撒的共特人員，算是暫時歛跡。

在李彌離開猛撒這段時間，駐防緬北山區龐罵地方的縱隊司令羅紹文，突然遭人刺殺，兇手逃逸無踪。其家屬指正係爲另一縱隊派員行刺者，因爲該兩縱隊的勢力範圍及家鄉，均在同一地區，爲了各自擴充實力及權利抵觸，處處發生利害衝突，所以引起死者家屬懷疑，控告到總部，請求懲兇。可是此兩縱隊均遠離總部，一時難以查明眞象，除安慰死者家屬，並明令其弟羅雷代理縱隊司令外，暫時予以擱置，容後查辦。

李彌處理間諜過後，感到最重要的工作，是審閱錢伯英探測艦隻靠岸的港灣探測報告及地圖，在和參謀處研究之下，覺得很滿意，因此，囑令以極其機密的電報，將選定的港灣，在地圖上的經緯度及座標，通知台灣軍事當局，並把艦上電台，和接應部隊的電台呼號波長構通，讓雙方可以直接聯絡，然後再加派部隊南下海邊，準備及時接運補給物資，一面分組派出點驗人員，分別核定各部隊需要補給裝備數量，及各部隊作戰力之估計，以作再度反攻計劃。

李彌派駐台灣辦事處，接到李彌指示，儘速辦理艦隻啓航事宜，已得到有關機關協助，在海軍碼頭裝上待運的物資，準備到前方服役的軍官四百餘人，亦在同一天夜裏專車到達碼頭，在極度保密措施下，登上艦艇，啓程南行。



抗戰武術談

刼後家園滿目盡淒涼　禍不單行橫遭牢獄災

張仲仁

第二天我去赴席，還以為是普通便飯，誰知竟是擺大筵席，菜色的精緻豐盛，不亞於豪門夜宴。當時我心中暗想：難怪一班公子哥兒，會沉迷在銷金窩裏，大灑金錢，流連忘返，所謂溫柔不住住何鄉？這種紙醉金迷的醇酒美人，的確會使得男人着迷；可是想深一層你就會明白，她們所需要的是什麼呢？雖然如此，一個人最難把持的，還是美人關和錢財的誘惑，多少英雄豪傑為財色斷送了美好的前途，可見「溫柔鄉是英雄塚」這句話是不錯的。

那時大哥的荒唐生活，他並不隱瞞我，而我也無法改變他。在分宜縣和宜春城時，他一樣的狂嫖爛賭，我已見怪不怪，有時還要送錢去替他解圍；對他的荒唐生活，好像我應該承受似的。但我還是擔心他的事業；這次玩得昏天黑地，我祗好留在城裏，叫好轎子守住他上轎起程去宜春，我才回家。

他由宜春返來，軍委會已指令下來，通知他去軍統局轄下的別働軍任職。但他在宜春城又因豪賭亦鬧得滿城風雨；他在「彈雨餘生述」有詳細的記述。他在短短的休假期中，享盡了人間的艷福及暢快的賭博！我對他說：「你在萍鄉城嫖，在宜春城賭，兩處都留下了你的大名，在一班朋友的心目中，亦留下了你一切難以忘懷的豪情，你可算得是風流種子，賭場豪客，留名千古矣！」大哥的性格像野馬似的放蕩不羈，但他凡事能放能收，有時看他十足是浪子型，然而他逢場作戲均有分寸，接任別働軍職務後，即專心工作，前後判若兩人，嫖與賭再不和他發生關係，這是他難得之處。

我們兄弟自小手足情深，內外合作無間，使他在外從無內顧之憂，養成他遇到困難對金錢總是不知擔心，因他在急需時，必定派人回家找我，而我想盡辦法也要解決他的難題，這一點是非常明白的。可惜國運不濟，在他盛年黃金時代，未能發展他的事業，流亡香港後，終日為生活奔忙，確實令人嘆惜！去年與今年的萬人雜誌週年紀念，我總想將他在「彈雨餘生述」未寫盡的事情，再補述以作對他的懷念，但每次提筆還未寫一個字，就想起他的一切，內心酸楚，淚承雙睫，真是未下筆先流淚，因他的死實在令人太傷慟了！站在國家的立場，是失去一枝反共棟樑，在我方面卻是去了一條手臂，幾年來懷着哀傷的心情，很難寫得出我兄弟平生的一切事故及感情，也許等我對世情再淡一點的時候，或許能冷靜的寫出來。

別働軍總部駐紮在萍鄉南區的大安里，萍鄉的東、西、北三區，平原廣濶，河流可通船運，陸路有東西兩區直貫浙贛鐵路線，北區有瀏、萬公路，即湖南瀏陽通江西萬載縣，亦有長沙直通南昌的公路汽車。此三區域雖有高山茂林，但總不及南區山嶺的高度及叢林的密度；因南區有武功山脈橫貫於蓮花縣及湖南茶陵縣之間，而且山勢陡峻，路徑崎嶇，行旅為艱！故此從縣城去南區，鐵路和公路祗到安源煤礦和上埠瓷器窰廠為止；再進到大安里，沿途所有險惡關隘之多，素有「九洲三寨」，特殊地名之稱。其中有一障大山，上至山頂有七華里，由山頂至背面山腳八華里，上七、下八共十五里之遙；不但易藏匪盜，而且出產兇猛野獸，時有出來傷人之患；因此來往商旅均須結伴成羣就道，很少敢單獨行動的。

走完長長的高山峻嶺，及危險的山路，然後到達大安里一帶，那邊出現的竟是廣大的平原，當你站在高山上看下去，只見田連阡陌，還有蒼松翠柏，菓樹成林，真似桃花源記，別有天地；一望無際的良田水利，從無水旱之災，因此糧食出產豐盛，但因交通不便，存糧無法外運，政府所徵的公糧也只好讓其發霉。天然環境好，當地居民很富裕，以前因少與外界接觸，不明時代的變遷，始終守着舊風氣。

在前清時期，有蔡姓富戶，竟然異想天開，關起門來做土皇帝，獨霸一方稱王稱霸，實屬可笑。後來吾鄉流傳一句話：「大安里的皇帝，輪來做」。該處是蔡姓居之地，一班富戶閒得無聊，竟然獨樹旗幟，關門做皇帝，今年輪到你，明年輪到我，大家不要爭。因此吾鄉凡是公家祠會分派工作，即有此輪來做皇帝的口頭禪。

別働軍選擇大安里做駐紮地，主要是減少和駐軍五十八軍及七十二軍的無謂糾紛，同時就地大批軍糧徵用，給養不成問題。該部官兵質素好，學識水準高，全部美式裝備，有卡賓槍等輕便武器，槍身短小，而彈夾長，好似一隻三角鐵架形；彈夾長子彈裝得多，發射起來，比打輕機槍還快捷方便。狙擊敵寇進攻時，祗要有一小組隊員，佔住有利地勢，就能發揮很大的抗敵力量。該部隊最大的優點，是每個隊員均有單獨作戰的經驗和膽量！

在萍鄉駐紮了一段長時期，從未聞有騷擾人民的事件發生；紀律好的軍隊，到處受人敬愛；出差在外執行任務時，所經之處，地方鄉保長也樂意接待，對於在邊區偵查敵情工作，可說是無往不利。隊員小組出差，常時穿便裝，經常戴頂小斗笠，有時他們用布或紙將槍裹住挾在脇下；好似行商趕路，行色忽忽，如不留心，根本看不出是別働軍的隊員。

大哥自派在該部工作，是負責設立縣城聯絡站，初期是要做無米能炊的巧媳婦，因他人緣好，一切困難的容易解決。副站長阜茂林提議要我在北區用該部名銜設立分站，我未接受名義，祗答應在可能範圍內必定協助工作。後來時常有不相識的陌生人來我家探看家父，有時真弄得一頭霧水，等他們將卡賓槍放下，才知是別働軍的隊員。

萬人意見

「知名人士」大聲疾呼抗議遣返南越逃港者
遣回大陸難胞却粒聲唔出
鍾世傑在電視台怪論連篇

編輯先生：

最近關於大陸難胞逃亡來港被遣返的事，在本港正展開熱烈的爭論，各持己見，故暫不談此問題。現談談一些應聲蟲及一些歪曲正處在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為了反暴政而逃亡的事實。我們要聲討及揭發這些人類渣滓及應聲蟲。

不久前南越曾有批人逃來港，港府要把這批所謂難民送回南越，當時本港不少所謂「善心人翁」、「知名人士」大聲疾呼說港府要顧全人道不應把他們送回南越，更有一些所謂「國際人士」要港府站在人道立場上，抗議港府遣回該批人回南越。曾幾何時，今港府把大陸難胞遣回赤區，而這些難胞送回赤區後其命運之悲慘是不堪想像的。但這些曾不可一世，大聲疾呼抗議港府遣回越南難民為不人道的「善心人士」、「知名人士」竟變了冷血動物，對今日遣回大陸難胞之事無動於衷，了無一聲，眞令人感嘆不已！

最近電視台就遣返難胞事件訪問一些所謂「知名人士」，其中一個「知名人士」叫鍾世傑，竟借電視台訪問極端詆譭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他說：「大陸人來港可通過當地申請及親友在港申請而來港，他們非法來港原因是他們在大陸懶去申請……」誠然鍾世傑所發表一番「偉論」是與訪問者所提出「對遣返的看法」牛頭不對馬嘴，不知所云。但細心傾聽是言中有物，用心之惡實令人嘆為觀止。也許由於筆者孤陋寡聞，直至最近在電視台針鋒相對節目才知本地有鍾世傑律師。在筆者心中律師都是「有見識之士」，決不會連大陸人之為什麼要冒九死一生，拋妻棄子逃亡來港這樣簡單的原因也不知，而說成逃亡是因「懶去申請」。這樣的見解可以說若不是鍾某神經有問題，就是別有用心了。要知道在中共極權殘酷的統治下，一般人想脫離魔爪是極不可能的事，除非是沒有剝削價值的老弱殘者，或以前是居留海外的「回歸」者，才擺出一副假同情心，以爭取回歸者海外親友的「認同」畧批准一部份人離境。而一般絕大多數人民想通過正式手續申請離境是難上加難了。就算想取一張申請表格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若一般在職人員要申請來港，首先其工作單位已諸多阻攔，且以後有什麼政治運動，若你說過申請來港，則極大可能是鬬爭的對象，其罪名是羨慕資產階級生活、想投靠帝國主義、背叛祖國……。有了這樣多的罪名，被鬬爭過的人其後果的悲慘是難以想像的。若然有過「歷史污點」與地、富、反、壞、右份子與家屬，則連申請來港的想法最好也不應有存在，否則稍有疏忽吐露，則極可能罪加一倍，或變成「現行反革命份子」。若照鍾某的說法來推斷好像大陸人民申請來港是簡單不過的一回事。只要不懶而去申請就會批准來港。若鍾某的說法成立的話，大陸人民不單絕不有怕懶且會露宿街頭排隊去申請，甚至露宿街頭排隊一年、二年……年。」亦大有人在。

鍾某人你要知共產黨人對律師的手段並不太樂觀的，假若老毛心理變態病發作時，對香港有什麼三長兩短，若果以為自己對共黨立過功靠攏過因而不遠走留在香港的話，首先為共黨所清算又鬬爭就是你們律師這一行。也許你鍾某可能成為共黨祭旗的首犯。照以往慣例，到時共黨給你鍾某的罪行極可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為帝國主義殘害人民的惡訟棍……

。」就這兩條罪你已足夠受，你便可能過十八年後又一條好漢了。

筆者還記得一九五五年上海「肅反」時筆者家隔壁的徐伯伯，他以前在外國留學法律的，回上海後做了律師，他一向對共黨都表以同情，爲國民政府逮捕的共黨份子在法庭辯護過，共黨赤化上海後他認爲自己是共黨的同情者，且爲共黨份子辯護過，故此他沒有逃走。共黨赤化了上海他的律師行業沒有了！只在一工廠內當一文員。經上改、三反等運動他都已逃過，但到了肅反就給人抽出來鬬爭清算，他的罪行是爲帝國主義服務，是帝國主義走狗（因他們以前在法庭爲外商辯護過），假裝前進與國民黨串同誣害進步人士（因有一次在法庭一共黨份子雖經他辯護而仍判重罪），反革命份子……天啊！一個律師的業務及職責就是與顧客服務及盡力辯護，上法庭後是否判罪是法官的事，而怎能歸咎於他呢。欲加君之罪何患無詞，起初徐律師極力否認一切罪狀，後來經吊拷、跪玻璃、疲勞審訊，諸多爲難家人等等殘酷無人性刑罰，終於在半昏迷的狀態下點頭算認了罪。於是共幹便把他放在一厠所改的小房作爲監倉，這是十一月時候，上海已很寒冷了，在晚上既無棉被，身上所穿破舊不堪的衣服亦不多，就這樣奄奄一息的在這嚴寒的晚上捲縮馬桶旁魂歸天國了。死後據看過他屍體的人後來透露；他遍體瘀黑（因受過毆打），七孔出血，形狀極恐怖。他的屍體亦不准他家人收殮，過了數天後（好在天氣寒冷而不至發臭），才由肅反委員會派人抬去火化。他死後並不是就此了結，他五十多歲的老伴也爲共幹審問，她在恐慌悲痛之際，一個嚴寒的晚上在家中上吊來一個大解脫。他們生前心愛如命唯一二十四歲女兒在他們倆死後不到一星期，爲一共幹藉口在她家搜查（本已搜查過多次了）及個別審訊，她在這禽獸不如的共幹威迫及暴力下就奪了她寶貴的貞操，她精神受刺激過甚，成了神經病者，大哭大罵，整天嘈吵，爲此中共就把她捉去，至於她以後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好好的一個小家庭就此斷送中共殘酷統治手上。

譭謗大陸人民反抗暴政，來作爲向共黨投靠的一點本錢，這是一種死亡的投資。對共產黨有任何希望你將會死在這希望中，這是中國人民用千萬生命換回來的定律與眞理。

一兵（七四、十二、廿五）

花縣遍貼反毛標語
共軍戒嚴搜查鄉民

廣東花縣一帶，反毛標語，遍佈張貼，新華市及畢村附近之丫髻山駐軍營油庫，坦克部隊，於數日前被反毛份子爆炸，器械全燬，死傷軍隊二十餘人，並大火遍野。致花縣一帶，戒嚴數日，搜索反毛份子。由新華市至軍田之粵漢上下行班次火車、軍車，暫爲停頓。並由公社保衛組通知鄉民，無論任何人員，暫不准自由行動及離境。

而附近一帶之所謂黑五類份子，不少牽連，遭軍方捕去審訊一番，形跡可疑者，則遭受禁押，惶惶如戰時狀態，可笑復可憐也。

中共之互相傾軋，不外爲奪權，江青欲作武則天，倒亂乾坤，繼承垂死老毛權柄，早已與王文洪一邱之貉，聯結一起，所謂批林批孔鬬爭，其實矛頭所指，在周恩來一系而已！「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之故事，難逃周恩來之濁眼，於是政治病與心臟病齊發，高臥醫院，決策對付，廣東軍權重整，及鄧小平之得勢，喬冠華之昇官，在在均屬打擊「毛婆娘」對拆之硬橋硬馬功夫。數月來老周雖無法得與老毛共面，解釋一切，但老周之政治手段，高於老毛多多者，病榻中運籌謀應付，無絲毫痕跡被人得知其奧妙，此次「毛婆娘」之花拳綉腿，不足以傷周恩來毫末者。毛澤東離平遠居，行踪神秘，往返無定，乃受枕邊人擺佈，雙拆對單打，尚未知鹿死誰手也？

此次花縣事件，是誰人傑作，反毛標語及傳單，已轟傳北江一帶，相信此是開端，好戲還在後頭，將拭目以觀之。

（潘厚菴）

王寶釧嫁薛平貴吃小虧佔大便宜
「光明日報」批判「三擊掌」

中共近對平劇「三擊掌」（又名「紅鬃烈馬」）中的王寶釧，進行狠毒的批判和清算。

一個署名「鍾達」的左派作者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批判文章中指「三擊掌」這個傳

統劇目是「浸透孔孟之道毒汁，為儒家『反動』的政治路綫服務的壞戲」。並給劇中的王寶釧，扣上很多罪名，而最荒謬的是不但指王寶釧「招搖撞騙」，是個「反動女儒生」的虛偽形象，並把王寶釧和林彪扯到一起來詆譭說：「三擊掌讓王寶釧穿上『反對嫌貧愛富，敢於違抗父命』的漂亮外衣，以巧妙隱蔽的方式推銷孔孟之道，比一般的赤裸裸的封建道德說教更能蠱惑人心，更能適合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需要，他們可以很容易地把王寶釧說成是女中豪傑，在歌頌反抗鬪爭的旗號下面，私販孔孟之道，為他們陰謀復辟資本主義服務。」

文章中又指「三擊掌」，「捧出王寶釧，宣揚對立階級的人可以一起擁抱結合，推銷階級調和論，這是地主階級在革命風暴面前玩弄的一種腐蝕人民鬪志的手法……王寶釧向王允說教的過程，也就是向觀眾灌輸孔孟之道毒素的過程，劇本拚命贊美王寶釧，無非是要觀眾們特別是婦女們向她學習，一絲不苟地遵循儒家的道德規範，服服帖帖地躺在孔孟之道的牢軛下。」這個中共文奴在文章中，還指王寶釧拋綉球嫁給薛平貴是一種投資，為了追求將來的大富，所以她押下的賭注比王允大得多。

把王寶釧嫁給乞丐薛平貴，在寒窰苦渡十八年，說是「有吃小虧，佔大便宜，一本萬利的想頭」，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僭建鋪面木屋鹹龍攪掂
斗膽職員廉署頭上動土

編輯先生：

我們是荃灣芙蓉山馬內𡋟一帶的居民，現在我們要投訴的就是荃灣寮仔部。在新村橋附近有人僭建好幾座木屋，沒有好久就開始拍賣，我們早向寮仔部舉報，寮仔部不但不處理，而且還派員前來向我們恐嚇：「叫我們不要反對他們僭建木屋，他們（指僭建木屋的人）是黑社會的人物，恐怕要報復你們。」請看這種寮仔部的人員，竟敢說出這種荒謬的怪話，怎能夠得到居民的合作？難道政府也要向黑社會低頭了嗎？

前次有人家僭建木屋，也是在該處地址，但寮仔部命令拆卸，人家遵守法令全部拆卸了，但現在為什麼他們就能夠安然在原址僭建木屋，這些問題祇有天曉得了。

還有人家僭建鋪面式的木屋，起初不准僭建，後來攪掂妥當（千元以上）立即安居大吉。

今天香港政府廉政專員公署，大聲肅清貪汚之際，竟有如此斗膽的職員，濫用職權，收取居民賄賂，不但使人費解，應要受到嚴厲的處分。

更有大窩村有幾處僭建木屋，原來拆卸了的，然後不知因何緣故又獲准搭回，其中的原因，並非局外人所能知悉的。不過我們有個這樣的感覺，如果該處是不准僭建木屋的話，那就拆卸後任何人也不能在原址重行僭建木屋了，假若有人以秘密交易，或托人說情，或是有瓜葛之親，就可以再行僭建，不僅不會拆卸，反要威脅鄰居不敢申張，這種惡劣的行為，就是違背了政府的法律。

荃灣寮仔部的聲譽，我們並不是為了拆屋而譭謗它，實在是他們這種無聊的受賄，使到一些居民無謂的痛苦（起初不受賄，拆卸了人家的木屋後，再密談受賄，使到人家重建時又要負擔二次的材料費用），以上這些問題，都是事實，敬請貴刊刊登，主持公道，並讓廉政專員公署看到此信，以後我們再將證據呈上。

馬內𡋟、芙蓉山、大窩村
全體居民上呈

通告

本會執行委員蔡瑛先生突患腦充血急救罔效，不幸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早三時逝世，蔡執委一貫熱愛母會，古道熱腸，壯年委折，聞者惋惜，專設治喪委員會辦理蔡瑛先生身後事宜。

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仲仁，委員洪益林、陳達科、林之材、鄭秀堂、吳少雄、梁伯中、江灝川、鄧德茂、余健謀、梁禧光。

萬人協會執行委員會啓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二日

悼亡友蔡瑛

張仲仁

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早八時，忽接萬協執委余健謀兄電話，他開口就說：「蔡瑛於昨晚四時在伊利沙伯醫院，突患腦充血逝世。」我一聽之下，恍如晴天霹靂！當時我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難道我聽錯了？昨晚我們還在一起，今早會有此噩耗？因此我接連詢問余兄：「何解？何解？會發生此不幸事情？」就在二十七日晚上，我們執委會同人，共有二三十人聯同去參加另一執委的喜宴，我因有事，提早在八時半，未開席已先離去。誰知蔡瑛兄於十一時散席，返抵黃大仙沙田坳邨，下車後一跤跌倒地上，即昏迷不省人事，由街坊召十字車送醫院，經醫生急救無效，延至凌晨四時不治逝世。

蔡瑛兄平日生活很有規律，他自己知道稍有血壓高，經常有一百六十多度，但並無血壓高的病象，如頭暈胸悶等情形。我亦曾替他檢查，勸他要降低二三十度，但他說已成了習慣性，以前曾經降過，並無功效。故此他不飲酒、不抽烟，每天早晨行山運動，身體很壯健。他的工作是家庭小工業做糕餅，發行給士多店的小生意，並未請人幫手，全靠自己一手操作，賴以維持一家六口生活；如今突然撒手塵寰，丢下一批兒女，無分文餘資留給孤兒寡婦，全家生活頓失依靠！大女才十五歲，讀中三，最小的兒子八歲，二女讀中一，三女及四兒就讀小學。如今突然失去了父親，也等於失去了生計，這種不幸的事臨到他家，眞是悽慘悲酸，苦楚自知。而我們做朋友的，亦感茫然若失，六神紛亂，更不知如何來處置今後孩子們的生活和教養？

此次蔡瑛之死，在公家方面來講，萬人協會是折斷了一根支柱，會員中痛失一位良友，萬協集團在風雨飄搖中產生，在艱苦中推動生存；全靠我們會員及執委們，眞如疾風中的勁草，抱着堅強奮發的精神，爲團體服務，爲爭取自由而結合共同陣線。七二年整整一年，至七三年上期，那時會務陷入低潮中。我在以前的診所，時常有機會接觸到萬人雜誌讀者，及萬協會員們；蔡瑛兄即其中之一，在談話中，他們總是唏噓嘆氣說：「如張老編贛萍不死，萬人協會工作，決不至於弄到一籌莫展。」我每次聽到這句話，心中就有無限的感觸！這是他們對已故老編的眞情流露；語氣間對我更有鼓勵及期望的意圖。因此我再三考慮之下，覺得張家第一個倒下去了！但還有第二個，難道不可以接上去嗎？只要能抱着不自私的精神，相信沒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未接任萬協會務前，對蔡瑛兄已有初步的認識，當我接任後，主要工作是調整人事，在會員中發掘人才來補充執委的空缺。自邀請蔡瑛兄參加執委會工作後，就有機會給他發揮工作才能，雖祇有年半時間相處，但他對協會愛護的熱誠，及對執委會同人，和會員們的互助互愛精神，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去年我接會務初期，和他曾有書信往來，發覺他是一位文能執筆，武能上陣抗敵的好人才，因此我鼓勵他寫點文章，初時他謙虛說不會寫，後來經不起我的催促，寫了一篇寄給我。到我編會刊時，我就硬性規定他限期交卷；如此一來，逼得他非寫不可，因此在會刊上每期都有他的文章；適合雜誌用的，我就轉陳編輯替他刊出，到後來我不催促，他也如期寫好交來了。我們看最近出版雜誌三六八期及三七二期他寫的台灣遊記，文筆的順暢，較前已進步得多矣！諒讀者亦會同意此點。有關協會的各種大小集會及各項康樂活動，他從未缺過一次席，有簽名簿可查證。

去年我接任會務後，第一次舉辦遊船河去長洲旅行，因八月間天氣變幻莫測，租船食飯等均由旅遊社包辦，如少過三百人，要由協會補足費用。在旅遊前四天，統計銷售旅行券才達到半數；那時期協會所存經費祇有數百元，因怕公家貼錢蝕本，那幾天我不停的搖電話和各執委及區代表聯絡，促大家支持此次活動，否則會務主任非倒台不可！所幸一班會員均熱心協助，很多不但全家動員，還買券請親友參加；那次有的家庭花上一兩百元的娛樂費，來支持此活動。旅行那天在碼頭上見此情景眞令我深受感動！其中最突出的是蔡瑛兄，他不但全家動員，還勸說一班親友，竟然推銷旅行券達四十一張之多，這種熱誠爲協會出力的舉動，使我永難忘懷。

去年雙十節協會組織五十人赴台慶祝觀禮團，蔡瑛兄曾參加協助工作，雖祇十二天時間，曾三次在深夜兩三點鐘，抽出時間給我寫信，告訴我

匪徒猖獗四處刧殺
恐怖陰影籠罩港九

編輯先生：

在十二月九日下午五時許，一名男子往訪友家時，被兩名匪徒行刧，在梯間身中亂刀慘死，當這件刧殺案發生在灣仔不到四日內，在十二月十二日，九龍蘇屋邨又發生一宗因匪徒行刧不遂，致令事主被匪徒用利刀貫胸刺斃。由這兩件命案，使到大眾的市民無不心驚肉跳，因爲生命財產完全沒有保障，隨時會失去一切財物甚至可貴的生命，由受害死者身體所流出來的鮮血，可以清潔的洗擦去，可是，留在市民心中可怖的景象，永遠永遠的不能洗擦，這種可怖的陰影，勢必籠罩着廣大的市民，甚至整個社會。

觀於倫敦國會內，爲了愛爾蘭共和軍使用炸彈襲擊英國各城市，市民的死傷頗多，尤且要求恢復死刑，制裁愛爾蘭共和軍的所作所爲，況且，英國的炸彈案件，純爲政治因素使然，而香港的殺人犯，毫無政治因素可言，更加要以死刑來對付了。

冬防時期已至，望警方切切實實的保衛市民的安全，萬勿讓匪徒悍然橫行下去。

讀者白善燁上

在台一切活動詳情，做事責任心之重，是非常人所能及。今年雙十節協會組織更龐大的赴台慶祝團，人數雖多，但會員參加者少，到報名截止前兩天，蔡瑛兒來我診所商量，他說：「今年團員多，會員少，照顧方面是人手不足，我想報名參加，以便協助兩位團長的工作。」當時我曾對他說：以協會的立場，有你這樣的會員隨團協助，當然好到極。但站在私交方面，我是明白你經濟情況的，現時生活程度高，各業蕭條，你要考慮清楚；半個月停業沒有賺進，去台還要花掉兩三千元費用，這是雙方面的損失。」他說：「沒有關係，糕餅手工業，在年尾生意很好，回來後，辛苦兩個月，多出點貨，錢的問題容易解決，不要擔心。」這種爲公忘私的精神，不明內情者，還以爲借債旅遊台灣窮開心；誰知他對協會工作用心良苦。他還叮囑我說：「請勿將我的心意，講給第三者知道，免別人誤會我對公家邀什麼功勞。」蔡瑛兒：你如在世，我會永遠遵守你諾言；但在今天的情形下，我必定要將你對協會的苦心寫出來，藉以激勵各會員能繼承你對協會的熱愛及忠誠。

去年我整理會務時，眞是千頭萬緒，有兩件很重要的工作計劃，是由蔡瑛提供的資料，我要親自在執委會提出討論，他對我說：「協會方面，做事不怕人多，但說話希望人少，免得弄成七嘴八舌；雖然是我的資料，但由會務上任提出，則可加重份量，並可使各執委明白提案已經過會務部的審核，已認爲可行，如此可減少很多意見，也可免去化費時間來左討論右商量。」此種祇顧工作，不顧多講話的作風，眞值得佩服及褒揚。

我未攬會務前，他曾時常來我九龍診所訪問，那時我剛寫完「武術談」的崑崙關戰役，調後方整訓受閒氣的經過。一次他對我說：「我們年齡差不多，你寫的戰役情形，正是我所要講的話，你受那正統幹部的寃氣，我亦有同感。你要繼續寫下去，人家看不看，我不知道，最少我這個讀者，是非看不可。」在港流亡二十幾年，新朋反相交，我是從不問過去的事情，在同一陣線中，共產黨給我們的帽子，當然不是地主，就是反動派。那天破例問他說：「蔡兄，你以前也是軍人？」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外，他說：「我就是在第五軍步兵師服務，你們重砲兵營撥歸我們第五軍指揮，配合在崑崙關作戰；你所寫的一切，我份外的感到親切，而且比我知道的更清楚。」當時一聽到他說在第五軍服務，令我感到非常驚喜；我所寫的完全是實情，否則不是要當堂難爲情？自此他和我交談得更爲知心，我也更了解他爲人。雖然蔡瑛兒和我在這世上不過是兩個渺小的人物，但也算是亂世中的知音了！我的拙文還在刋載，然而他已離開了此煩亂的世界，再也不能看到他喜愛的萬人雜誌了！怎不令人黯然神傷乎！去年會務日益繁忙，而我私人經濟卻日見短缺，要顧到公事，又要兼理家庭，因此思想不能集中，會停了半年未執筆，爲此他會無數次的對我說：「我們萬會長每天要寫七八千字；你每星期祇要寫兩三千字，隨你怎樣忙，都應該寫得出，爲什麼老是停下去？」至今年五月初，雜誌又重刊我的拙文，他看後即到通電話對我說：「張兄，如此才算夠朋友，雖然各爲工作忙，不能時時見面，但在雜誌上每星期可見面一次，是我最大的願望，更可慰我心懷，以後不可再停了。」蔡瑛兒的話言猶在耳，而今他竟與世永別，再無相見之期，眞難令人相信此乃是眞實之事。

抱着沉重的心情，寫出他和我短短時期的深交，及他一切爲人；如他九泉有知，也當爲萬協祝福！同時也保祐他自己的妻兒；事到如今，回天乏術，我除開如此想，又有何法可挽回逝去的生命呢？親愛的朋友，安息吧！

蔡瑛兒是廣東順德人，今年才五十一歲，他的家庭非常困難，我在此用最誠懇的心聲，呼籲各位有心人士，伸出你們熱心同情的手，來扶助這位熱誠反共朋友遺留的孤兒寡婦！令這個可憐的家庭，能得到朋友們的救助及溫暖，致使他夫人及兒女有生存的勇氣，去克服一切的困難！各位熱心善長如肯幫助，可逕送交灣仔洛克道四二〇號三樓萬人協會代收或九龍旺角花園街一百號B益昌米店代收。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於九龍診所

逃港者中害羣之馬 不務正業嫖賭搶刦

編輯先生：

貴刊讀者及大陸逃港同胞，最近呼籲，要求港府停止遣返大陸難胞，在人道立場，我深表同情。然後，我列舉本港明報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版專訊謂：一難民讀者「徐難飛」（想由香港飛往自由世界各心臟地區之意）揭逃港府在大陸合法移民身份證上蓋綠印，只可去澳門及大陸，而非法移民蓋藍印，而可往世界各國的事實，該「徐難飛」表示不合，我卻認爲香港政府此項措施，是絕對必要，而且不失昔日世界大政治家的爲全局，爲自由世界設想的明智，試問：中共依其計劃放出的人，而香港政府係無權選擇而接收的移民，是何等人？而當今即使是逃亡出三十歲以下的青年，誰明白歷史？誰能不受中共毒素深染！

我說一件血一般的事實，一個親戚的老婆，本已兒女成羣，被一個由大陸逃港的迅速變飛仔的難胞「滾」了去，借打麻雀入手，逐步攪出勾當，因他知其夫有多少錢，心目中是想財色兼收，當其夫興問罪之師時，成班大陸年青「難胞」（他們成班如豬狗般住在一個大中間房裏）喊打喊殺。這班青年平日的職業是：小舞院舞女大班，茶樓侯鑊或堂倌，尼龍被沿門推銷員，四流電影公司「臨記」，一有空便打麻雀、賭牌九、十三張，由「社會主義祖國」成長而來港的青年，令人浩嘆！

讀者邵振光上

電視台爬蟲大拍老毛馬屁
不准影片出現青天白日旗

人傑先生：

最近本港某電視台，為了多賺大陸同胞的血淚金錢，鬧出極大笑話。原因該電視台委托馮淬帆先生編導一套「血海恩仇」近代歷史影片。劇中為了珍重歷史事實，不少背景豎有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該電視台之主持人要求刪去，為馮先生極力反對。至今仍在僵持中，無法播影。

天下第一下流無恥的毛澤東，慣於竄改歷史，每以別人之功而冒稱己有。今該電視台，為了賺錢，又不能適合毛幫意旨，毀滅歷史事實。希圖一手遮天，以迎合毛幫「大騙子、大顧客」的要求，力主片中不以青天白日國旗出現，以為既有「星星、月亮太陽」編導人毀節倡之於先，馮淬帆先生不妨步於後。誰知馮先生正氣凜然，不為所動。寧可辭職，亦不屈服，至為欽佩！

該片既然描述中華民國八年抗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史績。作戰單位，在於國家，自不能沒有國旗。既用國旗，當然是中華民國國旗。但該電視台主持人，為了討好毛幫，自不敢面對事實。本人不願該電視台浪費膠片，增加損失起見，特貢獻如下：

第一、所有戰場鏡頭，一律改用污腥旗，第二、遠征軍改為王洪文為總司令。第三、開羅及波茨坦兩次四強會議，把毛澤東也參加其中，就算把他作為蔣委員長的勤務兵，他亦認為驕傲矣！第四、既然毛澤東敢於無恥的認為他「領導抗戰勝利」，那麼最好在銀幕上把彭德懷來接受江村寧次投降。但彭德懷已被整肅，則換林彪。前年林彪又因（反毛，坐機逃亡跌死）？要描述接受日軍投降，應該改為江青。可惜當年江青雖則徐娘半老，但風韻猶存。而毛澤東臃腫痴肥，土包未脫。江村寧次雖則戰敗，尚具英風，容易吸引江青向江村寧次投降，毛兄綠帽高戴，又非善策。最適合人選莫如王洪文了！未知該電視台敢搬上銀幕否？

倘該電視台能把歷史作出如上修改，不但毛幫的「告白費」會增加三倍。必定還會獎勵五百萬元，以酬毛幫的盛意。因為毛幫有的是民脂民膏，絕無吝惜。祇要下達一個「命令」，每人每日減米二両，不須半月，即抵償此數也。

讀者思華敬上

持械乞兒橫行
專剃警方眼眉

編輯先生：

近日「持械乞兒」到處橫行，不但將事主身上財物全部「乞去」，甚至動不動就揮刀相向，殘殺無辜，警方對此等「持械乞兒」，似亦未澈底進行緝捕，除了偶然乞到警員身上才由警員對付之外，其餘就未聞警方對此等匪徒採取什麼行動。此種情況發展下去，「持械乞兒」越來越不把警方放在眼內，入屋行刼時刼了一家跟着就刼鄰家，不過此舉也教育了羣眾，使到大眾深知「各家自掃門前雪」之非計，因為獸匪刼了鄰家，不難跟着光顧自己，所以大家漸漸認識到團結就是力量，因而近日發生了多宗市民聯手捉匪之動人場面，敵愾同仇心理已逐漸在市民心中紮根，這是可喜之事，不過我仍盼警方振起雄風，用鐵腕打擊獸性惡賊，匪徒已不少次向警方挑戰，警員為公為私，對匪徒此等「剃眼眉」行徑，應該用行動去答覆了。

反刼匪者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克華將軍八十嵩壽

董力行

開府南疆仰俊賢，運籌粵海靖烽烟，
甘棠績著三潮地，敝帚文成八秩年，
尙父絲綸存國粹，元龍豪氣有家傳，
稱觴再獻期頤頌，瑞色祥瞻斗極邊。

陳將軍所著敝帚集，其中有關民國文獻極多，足資後人參考。所難得者，該書據事直云。無鋪張揚厲之語，是爲寫實。八十高年，銳意著書，其道德文章，經驗學識，在民國軍人中，殊不多見也，壇主敬賀。

壽黨國元老張公知本鄉前輩九秩晉六

梁志超

中興柱石軼羣倫。知是金剛百鍊身。
物望早推三楚傑。風神尤勝六朝人。
江陵道大徽流遠。潞國年高德浴新。
他日收京隨杖履。晴川閣上慶長春。

壽黨國元老萬公耀煌鄉前輩八秩晉五

梁志超

衞霍功高頗牧雄。天教三楚挺元戎。
老猶輔漢趙充國。福媲興唐郭令公。
洛邑回師軍紀肅。武昌開府郅治隆。
捧觴介壽雲山隔。且自傳箋祝岱嵩。

客中送客

雪梨 蘇伯楷

㈠

踟躕道左別離難，四目交投淚眼看；
行客應知送客苦，辭家方覺在家安。
秋鴻北去傷人感，春燕南歸尋主歡；
惆悵屋樑空落日，灘前獨立對狂瀾。

㈡

心頭苦盡難爲客，又怕今朝作主人；
席上管絃催淚落，襟前濁酒掩愁痕。
揚巾飛斷雲霞影，引領猶看馬足塵；
從此關山千萬里，不勝惆悵動離魂。

伯楷先生之詩，情感極深，具唐宋詩人之襟懷，有杜甫放翁之筆意。「四目交投淚眼看」，七字寫出客中送客之心情，千言萬語，盡在其中，又如：「席上管絃催淚落，襟前濁酒掩愁痕」，別緒離愁，躍然紙上。

此種筆調，任何新文學家，用十四個字，無法寫出，民國文妖，發明所謂新詩，用臭長俚俗粗淺無韻之語句，竟欲打倒唐詩，代替國學傳統，其膽大無知，淺薄狂妄，叫囂五十年矣，能否打倒？是否可以代替？至今眞相大白。

國家文化，爲民族祖先所遺留，中國子孫，均有維護之責，不許糊塗文妖，輕易破壞。民國以來，因政治人物，讀書不多，未明此道，不知加以禁止，文妖遂得肆意胡爲。以國子監祭酒身份，倡言文學革命，大發謬論，擅改學校課本，將學問極深之「人之初、性本善」，改爲「大狗叫，小狗跳」，狗之叫跳，與人有何關係？無意識之俚語，何能教育兒童？列爲課本？故凡是文妖學校畢業之學生，多半糊塗。該等學生，取得文憑之後，或充教授，或在政府爲官，大多頭腦不清，屬於低能，國事操諸其手，乃如江河之日下矣，壇主眞言。

秋夜懷鄉

泰國 龍軌

思鄉見月汎心飛　可奈無緣學雁歸
白露臨階知路冷　夢魂不到故園違
田橫出海爲斯命　蘇武羈胡辦是非
國勝秦狼人變蟻　如泉落淚那能揮

敬和龍軌兄「秋夜懷鄉」元玉

泰國 李敬安

秋天野雁滿空飛　失黨離群叫早歸
兩袖清風心自在　一生快樂事無違
茫茫世上天涯濶　蕩蕩流行故土非
八億同胞塗炭苦　每思不禁淚雙揮

敬和龍軌先生秋夜懷鄉元玉

泰國 一帆

沉思往事醉魂飛　落魄胡塵鳥倦歸
夜雨撩人心欲碎　清風明月兩相違
愁盈客路悲何似　恨滿乾坤願亦非
作罷朱陶詩酒伴　龍吟鳳句紙中揮

一帆先生和詩，「愁盈客路悲何似，恨滿乾坤願亦非」，是爲佳句，壇主評。

客中感懷

泰國 丁斌

飄零海外徙東南　國難方殷食不甘
切斷韓康添盞酒　閒娛小島隱茅庵
晴天向遠屏峯暗　夜夢親呼眼淚含
遙待旗開宮伐罪　躬耕隴畝好馴蠶

秋日郊居

雪梨 林康

㈠

春風綠北岸　秋色返南沂
寂寂川原曠　蕭蕭木葉飛
潭清寒落影　嵐滴上人衣
濯足披襟爽　悠然坐釣磯

㈡

天高雲海立　平楚鎖流霞
江冷魚羣伏　風橫鴉陣斜
形神溶夕照　商籟動胡琶
瞿向北方望　塵昏那是家

㈢

披衣深夜起　戶外逐秋聲
酒醉狂偏甚　氣清照倍明
拾枝當巨闕　曼舞步空坪
欲發長歌嘯　鬼神恐擾驚

㈣

行行浥露行　蟋蟀肆宵征
神朗清輝浴　魂銷唱和鳴
星英叢菊孕　虬影高松橫
劍立雞奏三　青天白日迎

萬人週刊 雜誌

（總第三七七 新80期）



一個咀，兩副牙！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七七(新80)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七七期(新80)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一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華民國政治進步的有力證明

——從中央社一封來函談起

我們的中華民國在蔣院長帶動下各方面確有飛速的進步，特別是能虛懷若谷誠懇地接受輿論的批評，尤其難能可貴！去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本刊三七一新七四期「每週評論」以「中央社太差了！」爲題，對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社發自台北的「共軍幹部大尉營教導員王虹起義來歸」的電訊，有所批評。在本刊而言，只是盡到一份輿論上的責任，並沒有想得到什麼反響，或發生任何較大的作用。但於日前卻收到中央通訊社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發自台北的「台景秘（六三）發第二〇七四號」公函一件，係以中央通訊社社長魏景蒙名義致本刊者。函稱：「主旨：關於王虹在五中全會報告之新聞內容，特予說明，敬請詧照。說明：一、貴刊總第三七一新七四期每週評論敬悉。二、本社所發王虹在五中全會報告之新聞，經詢據王君稱：『㊀「長春軍區」及「西安軍區」問題：北方共軍一般人員習慣稱省軍區時不叫省名，而稱省會名，故不稱「吉林省軍區」及「陝西省軍區」。㊁共軍軍銜問題：共軍於一九六五年取銷軍銜後，但共軍人員至今在習慣上和觀念上，仍舊死抱軍銜不放，如某人支某等級待遇時卽比稱爲某一軍銜，王員月薪共幣一六八元比稱爲大尉，該廠車間主任月薪共幣一四九元比稱爲上尉」。函中所說的「該廠」，係王虹曾經工作過的「昆明軍區」後勤部七三二一兵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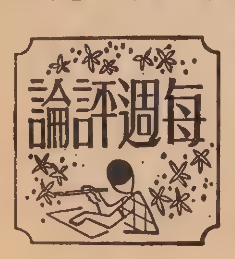
本刊在「每週評論」中就已指出：「王虹起義來歸可以肯定是一個千眞萬確的事」。在去年十二月間本港一批作家回國觀光，其中有幾位還是長期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他們曾在台北與王虹義士作了很長時間的談話。這都證明本刊對王虹起義來歸持以毫不懷疑的態度是對的，中央社發佈的消息也沒有錯。經過中央社來函的說明，當更使人有深一步的瞭解。所以，把來函全文抄下來藉供讀者參考。然我們照抄中央社致本刊的公函全文，主要乃是在於讓讀者從這點小事上看到自由中國各方面的進步和對輿論的尊重。

本刊既沒有什麼財團的支持，更沒有什麼政黨爲背景，只是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辦的一份非官非黨的反共愛國政治刊物。但本刊的一篇「每週評論」，卻引起中央社的重視，這倒出乎意料之外。並不是說本刊及那篇文章有很大的力量，而是說中央社當局能重視這件事，並及時作出應有的反響，這是十分難得的。這說明了什麼呢？這說明了我們的政府尊重輿論，重視散在海外的一點一滴的反共力量，政府進步連帶着帶動了各個方面的進步！這是極爲珍貴而可喜的現象，對海外愛國僑胞是一種關懷，更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反過來再看看中共政權，它們對於所謂「輿論」，不僅明確規定：「新聞必須爲政治服務」，更強調：所有報紙、書刊和廣播都是「階級鬪爭的工具」。如果中共的「政治」和所謂「階級鬪爭」，也有標準的話倒也容易應付，反正不離馬恩列斯毛的八股教條就不會出大錯，但中共最大的「政治」是在於派系鬪爭，如果在派系搏鬪未分勝負時引用一句後來失敗者的一句話，那一定要倒霉。如陸定一、鄧拓和周揚、陽翰笙、田漢、夏衍這「四條漢子」等人，在上次「文革」前都較傾向於劉少奇，結果與以劉少奇爲首的「走資派」同歸於盡。再如，中共「九大」前後，福州軍區政委周赤萍和武漢軍區政委劉豐等人，由於他們以「槍桿子」身份復兼任了地方黨政大權，所以在宣傳上大捧他們的「副統帥」林彪，林彪事件發生後他們也先後「失踪」。

前述傾向劉少奇和林彪兩個集團的文化工作者，根本沒有對中共頭頭做過什麼批評，只是「拍馬屁拍到馬腿上」，在政治上搭錯了線，結果全被整肅。而我們對中華民國有關各方面，卻是有好說好，有錯就痛加批評，然所得的結果卻完全不同於中共「一棍子打死」的態度，而是受到了歡迎。這就是自由民主的可貴處，也是自由終必戰勝極權的保證，更可使所有中國人堅信中共必亡，反攻復國一定成功。

中華民國經濟迅速發展，反攻復國基地的台灣省，人民有充份自由，生活充裕而安定，近年在政治上更有大刀濶斧的革新，一切都顯示出清明、進步、朝氣蓬勃。所有這些都是戰勝中共的決定性的因素，只要我們團結在靑天白日滿地紅莊嚴國旗下，上下一致堅持反共到底，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新聞以外

電話大幅度加價引起全民反對
政府如不重視民意後果堪虞

受了世界性通貨膨脹影響，許多公用事業都加了價，如巴士、電車、電力、煤氣、過海小輪等，市民都能容忍，因為他們加的幅度尚還合理。但電話公司申請加價，胃口甚大，竟要求加百分之七十，因而引起市民強烈反應，也可說是激起公憤。如果政府不顧民意，予以批准，可能引起嚴重後果。當局對此非慎重不可！

忽視民意・後果嚴重

反對電話加價已引起全港市民共鳴。電話加價所以使人如此強烈反應，是因為選擇了最不適宜的時間。同時，要求增加的幅度，十分驚人——他的要求是百分之七十，電話諮詢委員會所同意的是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

大家要知道，電話諮詢委員會不是民意機關，委員是官委的，只是給官方提供意見的諮詢機構，通常這些諮詢機構是站在官方立場講話，他們要維護政府、特權階級、有錢佬的利益，所以，他們的意見，會使到一般市民激憤。更可怕的是，他們初步所提的意見，往往反映了政府的態度。電話諮詢委員會既有此表示，則電話加價，實際已成定局，留下來的問題，是在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間，政府將選擇那一個數字而已。

電話既是最重要的公用事業之一，關係到每一個市民。政府在決定批准電話加價前，最低限度也應聽取一些真正的民意。如果一意孤行，置市民反對不顧，即使目前不致爆發，也無異放置了一個定時炸彈，在未來的日子裏，會成為港府的致命傷。

不是老萬危言聳聽，人民的情緒不可忽視的，凡事必須求其合理，合理的加價，不會有人反對，不合理的加價，即使在官方高壓下，人們不能不照付，但不滿心理的潛藏，會越積越大，最後必然要爆發。

電話諮詢委員會主席胡百全議員叫人家：「如果嫌貴，可以兩戶合用一具電話。」這話十足代表電話公司講的，有人認為他的話十分不合理，如果嫌米貴，是否兩個人合吃一碗飯？為什麼市民會嫌貴？因為加價加得過份，加得不合理。在現代都市裏，電話是必需品，加了價也無法予以杯葛不用，電話公司也當然看出這一點，所以才會一加再加。但，正因為市民少不了電話，政府就必須為市民利益着想，不該但求滿足電話公司貪得無厭的要求。

經濟不景・豈能滿意

在電話公司上年度獲利仍達七千萬的情形下，這次加價，實在難以使人服氣。

去年間香港經濟隨世界危機出現低沉之態，一切公共事業的獲利率也相應減低。電話公司以獲利未符理想作為加價理由，實在說不過去。試問，在經濟不景當中，有那一種生意獲利「滿意」的呢？

當然，做生意以賺錢為目的，賺錢越多，老板越是滿意，這是一定的道理。因此，一種生意的利潤要使到老板滿意，相對的，顧客就一定不滿意了。這是一般商業情形，但，這種情形不能用之於公共事業之一，應有若干服務性質，在薄利之下，使市民大家能享受通訊的便利，才是合理。如果電話加價不受限制，必要「滿意」為原則，一般市民恐怕難勝負擔了。

電話的使用，越來越普遍，住在新區的，也大部份裝了電話，如果大幅度加價，電話會成為奢侈品，他們恐怕再沒有機會享受。

電話諮詢委員會主席胡百全認為加價之後，新區居民如果負擔不起，可以兩家合用一個電話。這建議看來很能替窮人設想，如果有人提議新區居民兩家合用一個飯鍋，照理也行得通，可以一家早點吃，一家遲點吃。但事實上辦得到嗎？肯定辦不到，而且會因此引來不少糾紛。不過，胡百全的話是一葉知秋，這表示電話諮詢委員會已同意加價，他是替窮人尋求變通的辦法，將來，如果再加，可以建議四家人合用一個或八家人合用一個都是「合理」的。

兩人一妻・行得通嗎

電話諮詢委員會主席胡百全說：「如果嫌貴，可以兩戶共用一個電話。」有些激憤市民在九龍一處電箱上寫了大字報，說要「吊死胡百全」。當然，這不過是市民憤激之語，決不會有人真的動手把胡百全主席吊死，造成一九七五年的第若干宗謀殺案。不過，何以有人要寫大字報吊死他？大概因為他說的話，違反了民意。在自由的社會，絕不會不容許人們說違反民意的話，大家有張嘴，你要怎麼說都可以。不過，如果和民意背道而馳，就越來越離開羣眾，也就越來越受到民眾唾棄。如果一個人受到民眾鄙視，甚至恥與為伍，則這個人即使拿到MBE、OBE甚至封了爵士，或者因電話公司的股票飛漲而賺到過億元，心裏也不會快樂。因為他在這社會裏越來越少朋友，不會再受到民眾尊重。

不過，話又說回來，為了胡主席說過「兩戶合用一個電話」而要吊死他，未免太霸道。再說，在香港的「上流社會」中，像胡主席這種思想、這種

作風的人多的是，即使吊死一個胡主席，將來有林主席、何主席或鬼佬主席補上，也是同一鼻孔出氣。吊死一個胡主席，於事無補，因此老萬也贊成憤激的市民，效法港府，本上天好生之德，暫不執行死刑，給他一個悔改機會。

他說：雖貴可以兩戶合用一個電話。也許是口快快說錯了，事後也可能知道辦不到，因此他會連忙否認說過這樣的話，只說是新聞記者錯誤報導。我們的行家有沒有聽錯寫錯，老萬不敢肯定。不過即使聽錯了，也不會錯到這麼離譜。

有位同業跟老萬說笑。他道：「如果兩戶合用一個電話，這方法行得通，推而廣之，兩戶可以合用一個飯煲，兩戶合用一輛汽車，甚至可以兩人合娶一個老婆。這一來，生活費便可以減半，都省了很多皮費，只不知胡主席辦得到辦不到？」

傳單攻擊．名流受窘

近來有些朋友接到一些印刷品，攻擊一位頗為出風頭的社會名流，說他掩耳盜鈴，自吹自擂，自暴其醜。當然，這種不具名的傳單，一如匿名信，不必負法律上的責任，可以把任何人數臭。

這傳單內所指出的，究竟有若干是眞實，若干是揑造，老萬雖然也認識這位名流，而且跟他還有點來往，不過，對他的過去，並不清楚，因此對傳單上所說的，也只是疑信參半而已。

用這種匿名的方法攻擊一個人似乎不夠光明磊落，不過，香港是個法治的地方，如果明槍明刀，說這些話很容易便招來誹謗的罪名，即使眞有其事，但你拿不出證據證明，便會受到法律懲處，可能招到金錢上重大損失。

可是，社會上也確有些惡跡昭彰的人，他們在法律保護下，雖明知其為惡人，也沒人敢說一句，他自己還盡力的在面上貼金，因此，使到社會上的人對好與壞很難分辨，惡毒的人，招搖如故，那就只有用這種不大光明磊落的方法去打擊他了。傳單攻擊的這位名流，當然不可以對這些不負責任的傳單答辯，他說的什麼，也只好吞下死貓，這確是一樁苦事，相信這位名流也不會不知道這事，因為傳單流傳甚廣，許多人收到，凡是這種見不得光的傳單，特別成為人們的話題，因此同鄉之間，都以此為談資，名流在公共場合露面，的確是十分尷尬的事。這種行徑不値得鼓勵，批評一個人，或說一個人的閒話，而他本人沒有置辯的機會，那是不公平的。不過，許多不擇手段的「社棍」，也的確使人看不過眼，沒有更好的方法打擊他們的銳氣，惟有出此，否則，社會上有那麼多的名流，為什麼誰都沒給人派傳單，而他卻偏偏招來這種「打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當然也因為平時的牙齒痕太多之故。

海上遊魂．默默遊去

去年大陸泅水逃亡香港的人，不少成為海上游魂。或是遇溺，或為鯊魚所噬，或給海水冲走。這一年當中，香港水警在逃亡路綫撈獲的屍體共達二百〇七具。有逃亡經驗的人認為，撈不到屍體的逃亡者比這數目不知多出若干倍，可能達到數千。

這些逃亡者在踏上征途之時，就已知道有遭遇惡劣命運的可能。一去不回，在他們來說並不稀奇。但一般人不會想到每一年有這麼多的人默默地死去。他們是誰，沒有人知道；他的親人從此沒了他們的消息，生存死亡，無法證實。也有一些根本沒有親人，他們死了，誰也不知道，更不會有人關懷。螞蟻也珍惜自己的生命，他們當然不會無目的地冒險，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可是「不自由，毋寧死」，他們會覺得這樣的賭博是値得。不過，今天香港已把大門關上，要爭取自由，除了逃出生天，還要設法超越過香港大門，成功希望更渺茫！

每年天氣轉冷後，海上發現逃亡者屍體特別多。他們急於逃亡，並沒有計較到海水冰冷，使人無法忍受，終於，他們冷僵了，死在海上。不能怪他們明知危險而逃亡，也不能怪香港政府閉門不納，只能怪為什麼共產黨政府不能讓他們活下去。

每一年都有不少人因逃亡而淹死，但仍然有那麼多人逃亡。這種勇氣，大有衝鋒陷陣的前仆後繼精神。當然他們未必有怕死，但覺得如果再過這種生活，死了還比活着好。

這是人類的悲劇。人，本來該有生存的權利，也人人有生存的慾望。可是，殘酷的統治者使他們寧願冒生命危險逃亡，把最可貴的生命作為賭注。這種殘民以逞的政權，讓他們存在，便會有更多無辜的人為它而犧牲性命，難道這就是政治的目標？

封錯爵士．烏龍之極

港府元旦授勳名單中，鬧了一個天大笑話，封錯了爵士。在授勳名單中，前怡和洋行董事長夏利士名列前茅，獲贈爵士榮銜。可是港府後來又更正了名單，原來夏利士並未封爵，是港府擺了烏龍而已。

港府為此向夏利士表示歉意：「政府向由於此次的錯誤所造成的不便，特別是報界及夏利士先生在港的親友，謹致歉意。」

以夏利士的條件，大有封爵資格，所以這烏龍擺得煞有介事，名單公佈，幾乎沒人懷疑，這烏龍為什麼會擺出來，頗耐人尋味，恐怕不是尋常的情形下擺的。夏利士是香港老居民，留港二十一年，有十一年時間服務於怡和洋行，離港前先後任該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等職。留港期間曾任立法局議員，兩度任行政局議員，他回英國，怡和洋行職務由亨利凱瑟克繼任。

幸而夏利士不在香港，否則以他交遊之廣，政府公佈了，到時卻拿不到勳章，是多麼丟人的事。什麼都可以弄錯，封爵可不能烏龍，封錯了爵是天大笑話。如果把老萬的名字登在榜上，人家不問而知弄錯了，倒無所謂，但夏利士鼎鼎大名，而且早應封爵，居然弄錯，那就無法解釋了。

這種特殊烏龍，在老萬記憶中似乎從有沒發生過，這次是破天荒第一遭，夏利士吃了這舖詐糊，一定啼笑皆非。雖然他接到港府的道歉文件，可是親友不會知道，看了名單，少不免打電話向他道賀，夏利士要一一加以解釋，眞是費盡唇舌。不過，也還幸這次的烏龍，只是封爵，挺多一場歡喜，倘若是一張死因名單，一個不應名列榜上的人居然榜上有名，烏龍便擺得更大。這種烏龍，希望可一不可再！

萬人傑

綜述一年來中共對外活動

過去一年來，儘管中共擴大對外活動，但收效不大，美毛關係一無進展，蘇毛之間衝突激化。妄圖勾結日本、西德，孤立美蘇，也殊難如願。只有用大陸人民的血汗錢誘惑第三世界國家，才獲得一些黑鬼歡心，但基於短暫利益關係，其結合基礎是薄弱的！

美毛關係無進展

去年一年來美毛關係在平淡中渡過，並無任何進展可言，美毛雙方雖互設聯絡處，但並無重大接觸，雙方貿易固有增進，但人事交流則大爲減少。美國一再促請中共就美國在中國大陸各項權益問題進行談判，未有反應。所謂美毛貿易只是中共單方面向美採購戰畧物資，此種畸形貿易自無前途可言。中共對美國是否眞正希望建立所謂正常化關係，或只是利用共作爲對蘇談判的籌碼，心存懷疑。此種疑慮，因美、蘇海參崴高階層會談的舉行，而益爲加強。所以去年十一月廿五日晚「外長」喬冠華在歡迎基辛格宴會上祝酒時就迫不及待地說：「我們相信，國務卿先生這次訪問，將爲上海公報所確定的各項原則得進一步貫澈，作出貢獻。」

但此次基辛格訪平的結果，根據發表的「公報」，只重申信守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顯示雙方關係並無突破性的進展。至於宣佈福特總統今年訪平，固爲美國重視中共的表示，但仍無法視爲雙方關係將有實質上的進展。因爲主動邀請的是中共，而不是美方的提議。何況福特同意蘇聯至海參崴會談，已顯示其重蘇輕毛的一斑。

蘇毛鬥爭更激化

蘇毛關係則仍在惡化之中，去年一月間，雙方互相指責若干使館人員爲間諜而互加驅逐。三月間，中共扣留蘇聯在大陸邊境緊急降落的直升機及機上人員，指爲從事間諜活動，雖互提抗議，迄未釋放。六月廿五日參加北平談判的蘇方首席代表伊里契夫未返回北平，但才滿一月又匆匆返蘇而去，以致長久停會的北平談判再度停頓。十一月六日，中共致蘇聯當局祝賀十月革命節賀電中，建議根據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原則，解決一切邊界問題。同月廿六日，蘇共頭子布里茲尼夫在集會上聲稱：「蘇聯一向力求蘇中關係走上正軌，但問題是中國領導的言行不一致。北京要求蘇聯邊防部隊撤出某些爭議地區作爲邊界談判的先決條件，這種立場絕不接受。」廿八日，莫斯科發表給中共回電中重申此議。因此北平談判由於雙方互不讓步而仍呈僵局。

去年一年中，蘇毛之間的罵戰迄未停止，對重要國際問題無不立於針鋒相對的地位，凡是蘇毛勢力所及之處，也是蘇毛鬭爭之所。中共以蘇聯爲最危險「最主要的敵人」，蘇聯也視中共爲「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叛徒」，「帝國主義走狗」，引爲心腹大患。因此雙方關係，無好轉跡象。由於蘇共暗中策動歐洲共黨召開會議準備召開世界共黨會議，企圖在共產集團中策動對中共的圍攻，孤立中共，雙方關係實際鬭爭益烈。

對東南亞仍採「兩手策略」

自越南停戰協定簽訂後，中共向東南亞擴張更爲積極。去年一年來，除在中南半島方面繼續支援北越與南越共對越南南部進行蠶食侵畧外，促使寮共通過聯合政府方式以達到赤化寮國的目的，並全力支持柬政權武力攫取高棉。對泰、菲、馬等東南亞國家則一面以經貿利益爲誘餌，以圖達到「建交」目的。另一面則仍不減縮其支援各地共黨武裝奪權的鬭爭，以遂其控制東南亞之陰謀。去年二月初，泰國防部長他威以奧林匹克委會主席身份應邀訪問北平，中共允以低廉石油售予泰國，並表示無意輸出共產主義，以取泰國好感。九月間，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夫人應邀訪平，中共上下給以熱烈歡迎，視爲「國賓」，並許以大量經濟利益，以相引誘。但中共並未放棄其支持各國共黨叛亂活動篡奪政權的野心，今年四月間，「新華社」轉播「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北加里曼丹共黨主席三月九日堅持武裝鬭爭的聲明。七月間，又轉播「泰國人民之聲」電台有關泰共在泰國各地的武裝叛亂「戰績」。八月初，又轉播該台社論「堅持武裝鬭爭道路，擴大人民戰爭，爭取最後勝利」。最近又轉播該台爲泰共建黨三十二週年的聲明，重申武裝鬭爭，奪取政權的決心。並在實際上暗中積極予各國共黨叛亂組織以武裝的支援。在東南亞國家中唯一接受中共蠱惑業已建交的就是馬來西亞，五月廿八——六月二日，馬總理拉薩克訪問大陸，並於卅一日簽訂聯合公報，宣佈建立外交關係。但最近馬共活動加強，馬當局公開宣佈係受外國支持煽動，泰、菲固已趦趄不前，馬國亦有後悔之勢。

在印度洋陷於不利地位

自蘇聯加強對巴基斯坦援助後，接着印、巴、孟三國就遣送戰俘和平問題達成協議，南亞出現新的和平，使處於劣勢地位。五月中旬，巴基斯坦總理布圖應邀訪平，中共希望巴國仍站在自己一邊，與蘇、印在南亞保持對峙局面，

但布圖表示：「巴基斯坦將努力同它一切鄰國建立良好的關係，並且將很快就同孟加拉國和印度建立外交關係」。此一表示，顯已違背了中共的意願。

中共與印度關係不僅迄未改善，而且由於互謀增強與印藏之間三邦的關係而益爲惡化。近年來，中共拉攏尼泊爾不遺餘力，但尼泊爾對印、毛關係仍堅持中立地位，錫金與不丹均受印度控制，中共雖思籠絡，但均爲印度所阻。不僅如此，印度國會於九月初通過憲法修正案，將錫金併入印度，引起中共的極端不滿，「人民日報」發表題爲「強烈譴責印度吞併錫金的可恥行徑」的評論員文章，並遷怒蘇聯，指控印度併吞錫金是得到蘇聯支持的。印度併吞錫金，加強對不丹控制，改善與尼泊爾關係以阻擋中共勢力向南伸張；蘇聯更分化巴、毛關係，擴張在印度洋海軍力量，已使中共陷於不利地位。

對日本、西歐關係的增進

去年一年來，中共對日本極盡其拉攏之能事。一月初，日本外相應邀訪平，簽訂貿易協定。四月二十日，日、毛簽訂航空協定。十一月十三日，再簽訂海運協定。十一月中旬，「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訪日，就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交換意見，並就在大阪、上海兩地互設領館達成協議。中共力求增進對日關係之用意，誠如中共在「形勢教育參考資料」第四三號文件所說：「由於我們和日本改善了關係，日本有同美、蘇討價還價的資本，膽子更大了，這樣日美、日蘇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我們又可以繼續利用他們的矛盾，進一步做好工作。」但福特訪日，田中垮台，三木繼起，公開宣佈要加強對美國和台灣的關係，足見毛、日關係，也已走向下坡。

中共改善對西歐，尤其對西德的關係，其原因也是如此。中共藉法國總統戴斯坦上台，力求改善對法關係，自五月初起，周恩來因病少在官式場合露面，不接見外賓，五月廿三日，則破例接見法議員絮德維。五月下旬，中共以隆重熱烈的儀式歡迎英前首相希斯，強調毛英友誼。西德施密特總理就職後，中共立即表示要增進與西德關係。十月，喬冠華訪問西德，西德也派聯邦議院代表團訪平。周恩來一再警告西歐國家要提防蘇聯笑臉藏刀的和平攻勢，促請歐洲聯合起來，共同抗蘇足見中共謀與西歐加強關係之切。

策動巴爾幹國家建立抗蘇統一戰線

中共除利用日本、西歐牽制蘇聯和孤立美國外，也授意阿爾巴尼亞組織巴爾幹統一戰線，對抗蘇聯。阿共頭子霍查在十月三日公開表示絕無與蘇修和好的可能，並聲稱阿與南、希有唇齒關係，在對抗蘇聯的鬭爭上立場是一致的。十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巴爾幹國家主權獨立不容侵犯」的文章，斥責蘇聯支持秘密組織陰謀顛覆南斯拉夫政府，壓迫巴爾幹國家給蘇軍以所謂「過境權利」，呼籲巴爾幹各國加強聯合，反對外來干涉。

一年來，中共爲加緊拉攏巴爾幹國家，八月間，邀請羅馬尼亞總參謀長和外長先後訪平，中共也派李先念率領黨政代表團前往羅國，祝賀羅國「解放」卅週年；十二月，外貿部長李強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羅國。十一月下旬，中共派姚文元率領黨政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參加阿國解放卅年慶祝活動。十二月初，「外交部」副部長余湛訪問南斯拉夫，爲毛、南重建關係以來中共訪南人員職位最高者。

在國際會議上興風作浪

一年來，中共在國際集會上則極盡其鼓噪嘩眾之能事，以達到唯恐天下不亂的目的。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發言，將過去中共提出的所謂「中間地帶」理論，改變爲「三個世界的說法」，即以美、蘇爲「第一世界」，以歐洲、日本、澳紐、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爲「第二世界」，以亞、非、拉開發中國家爲「第三世界」。否定「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策動國際經濟鬭爭，「支持發展中國家建立各種原料輸出國組織，進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聯合鬭爭」；「支持發展中國家對一切外國資本特別是跨國公司進行控制和管理，直到把它們收歸國有。」

七月二日，中共代表柴樹藩在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會議上發言，強調「確定一國的領海和管轄範圍是各國自己的主權，決不能由一兩個超級大國說了算」，表示堅決支持亞、非、拉國家提出的「包括領海和經濟區二百海浬海洋權的主張」，以加深第三世界國家與美、蘇之間的矛盾，挑撥彼此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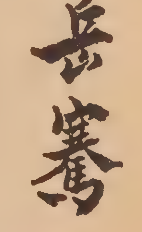
十月二日，出席聯大的中共首席代表喬冠華在聯大一般性辯論中發言，再度鼓動第三世界反霸鬭爭，挑撥美、蘇關係，肯定戰爭危機，鼓吹世界革命。最後重新煽動國際經濟鬭爭，認爲特別聯大通過的「關於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它標誌着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霸權主義鬭爭，向經濟領域深入發展的新趨勢」。支持石油漲價，認爲「石油鬭爭的深刻意義就在於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獨立自主地掌握民族資源，進行反掠奪、反剝奪和反轉嫁危機的鬭爭」。幾乎凡有世界性國際會議，中共代表即乘機煽動反帝、反修、反殖、反霸，無不極盡興風作浪之能事。

擴大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

去年一年來，中共運用經技援助的誘惑，先後邀請亞、非、拉國家元首、總理來訪者計有尙比亞、阿爾及利亞、坦桑尼亞、塞內加爾、塞浦路斯、多哥、奈及利亞、茅利塔尼亞、加彭、千里達、南葉門、薩伊等國。在中共厚利引誘下與中共建交者有幾內亞（比紹）、加彭、馬來西亞、特立尼達多巴哥、委內瑞拉、尼日、巴西、格林納達等八國。

中共一再表示自己屬於「第三世界」，中共雖強調「不稱霸」，但經常以第三世界發言人自居。事實上，第三世界絕非一有組織的國際政治集團，而只是各有背景，互有利害衝突，甚於某些相同利害臨時結合的一羣開發中國家，中共不僅無法完全左右，而且許多亞非國家更不値其所作所爲。此次中共牽引柬政權進入聯合國和中共在聯大要求美軍撤出南韓的議案均告失敗，顯示中共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有限。中共圖利用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國家，亦只是利用中共而已。

展望「日毛和約」



本月十三日，日本有一個龐大代表團去毛管區活動，名額共四十九人，包括日本鋼鐵、銀行、貿易、船舶等各方面的資本家巨頭，迄執筆爲止，僅聽到廣播，尚未見到正式名單，不知究竟是那些人，但廣播稱之爲日毛「建交」後規模最大的一次，大概是相當的巨大。

日本經濟訪毛團此次去北平活動，其目的當不僅限於貿易，可能爲了促進簽訂日毛「和平條約」。此一問題，在田中政權末期已經醞釀，三木上台後，仍然在積極推動，玆畧述其始末。

毛幫於一九七二年九月與日本建交以後，先後與日本簽訂海底電纜協定、記者交換規章、日毛貿易協局、日毛航空協定。毛幫以日毛航空協定獲致了其預期的統戰成果，乃欲繼續與日本簽訂海運協定與漁業協定，由於毛幫得寸進尺，要求日方禁止我駛日輪船懸掛我國旗，以及毛幫考慮與沿岸漁業禁區之限制和主張經濟水域二百海浬等非法要求，致使談判觸礁。十月廿一日，日毛海運談判在北平舉行，日方代表爲駐平使館公使柳谷謙介及市川參事等九人，毛方爲國險海運主管局長董華民、外交部亞洲局課長陳抗、船舶檢查局課長趙義德、遠洋公司業務副理趙仁悌等八人，日本外務省表示，與項談判已進入最後階段，即可初簽一項「海運協定」。李先念接見訪問毛管區的人士表示，希望在日本東京簽訂雙邊航運協定。漁業協定談判，可望於年底恢復。據「朝日新聞」報導，日本政府已計劃一俟海運協定締結後，即儘量與毛幫展開「和約」締結的談判。

關於日毛締結「和約」問題，早在去年八月十九日鄧小平與日毛友好議員聯盟代表團藤山愛一郎等舉行會談的時候，日方代表即建議基於日毛聯合聲明精神原則，早日簽定日毛「和平友好條約」，鄧小平欣然同意，並認簽訂和約與實務協定的交涉可同時進行。八月十五日鄧小平與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所率領的訪問團就國際情勢及日毛關係問題廣泛交換意見，亦曾討論到日毛和約問題。九月三十日，鄧小平與日毛航線友好團團長小坂善太郎舉行會談，表示希望在日毛簽訂海運、漁業協定同時，早日促成日毛「和平友好條約」，當天，由日本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及日毛友好國民運動聯絡會議第二十三個親毛團體，組織成立祝賀毛慶及促進締結日毛和平友好條約中央集會，在東京舉行大會。十月三日，鄧小平與日毛友好協會（正統）會長黑田壽男所率領的訪問團舉行會談時，正式向日方代表表示，爲使日毛和約早日簽訂，關於釣魚台問題，願意擱置不談，顯示毛幫對此一問題的積極態度。十月十五日，日本親毛分子以促進日毛友好聯絡會議組織名義，在東京舉行集會，聯名發表呼籲書，要求日本政府早日與毛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並呼籲爲此掀起全民規模的運動，參加此項呼籲的親毛分子，包括飛島田一雄、市川房枝、市誠川、岩石章、宇都宮德馬、大田兵衛、岡崎嘉平太、春日一幸、黑田壽男、西園寺公一、佐佐木更三、平良松、竹入義勝、堅山利文、德島嘉太郎、中島健藏、成田知己、藤山愛一郎、八百板正等。該呼籲書之論調，如「實現兩個世世代代子子孫孫的和平友好關係」，「以和平五原則爲指導原則，都不在亞洲尋求霸權，並且反對霸權的行爲」等，乃係毛幫在最近宣傳上經常慣用的濫調，可以說是與毛幫一鼻孔出氣，這些簽名呼籲書的分子，也都是過去推動日毛建交的積極分子。此次集會並決定下列措施：㈠會員儘量要求田中角榮暨木村外長，要求早日締結日毛和約：㈡組織集結各界的設法實現日毛和約的國民聯合會；㈢收集各界代表的支持簽名；㈣發動各地方自治團體通過締結日毛和約的意見書。此等措施，顯示親毛分子正有計劃的配合毛幫的統戰策畧，在日本製造輿論。此外，由日

本工會總評爲主體於十月二十一日所發動的反對美國把核武器運進日本的十萬人示威集會，也與締結日毛和約問題聯繫在一起，日本工會總評議長市川誠公然叫囂稱：「當前亞洲的形勢要求日本，要求按着中（毛）日聯合聲明及早締結日中（毛）和平條約」，從日本親毛分子所表現的姿態來理解，促進締結日毛和約，已成爲毛幫目前迫切的任務。

毛幫何以對締結日毛和約如此積極呢？熟悉當前情勢的人很容易研判其以下動機：㈠配合毛幫對外鼓吹團結第三世界力量反對兩國超級強國爭霸的策略，對抗蘇俄的壓力，並離間日本與美國的關係；㈡迎合日本政客的投機心理，以日毛「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友好」這類論調，痲痺日本人民對毛的警惕防範，使毛幫更深入的在日本與左派勢力廣泛的建立統一戰線，逐步對日本各方面進行滲透，以遂其赤化日本的陰謀；㈢田中角榮的政權，隨時有[illegible]台的可能性，如在自民黨內部親中華民國的人上執政，則日毛簽訂和約難題更多，因而必須趁田中未[illegible]台以前，採取積極的步驟，與日簽訂和約，造成其在亞洲地區的有利形勢，進一步實現其孤立中華民國的企圖。日本的有識之士，對毛幫亟圖簽訂「和約」的陰謀，亦有所現解，十月五日，「產經新聞」曾發表專欄評論，指出毛幫的眞正企圖所在，認爲與毛簽和約必須審愼，不可操之過急。十月十六日，田中角榮下令擱置事務階層與毛幫交涉，而代之以高度政治折衝，迅速談妥航運協定與漁業協定，顯示田中政府亦圖提前與毛幫完成海運、漁業協定爲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的舖路。

正當會議在進行中，田中政府便告垮台。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於十一月廿六日辭職，經自民黨內部的協商，於十二月四日正式推定三木武夫爲自民黨總裁，十月九日田中內閣總辭職以後，三木武夫即重新組閣爲日本的首相。

三木武夫曾經訪問毛管區，爲日毛建交牽線，三木所親信的議員宇都宮德馬，尤其是親毛的積極分子，多年來經常訪問毛區，爲毛幫對自民黨進行統戰活動的一隻重要棋子，儘管三木內閣的外務大臣宮澤喜一在第一次內閣會議後，表示將改善中華民國的關係，但是，從三木本人所發表的談話來理解，其繼續發展與毛幫的關係是十分明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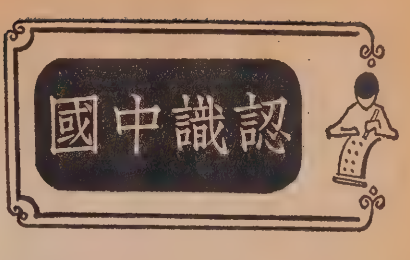
十二月五日，三木武夫託由訪問北平的「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給鄧小平一封書信，表示他就任日本首相以後，不會改變日本對毛幫的關係，鄧小平則以毛幫對三木出任自民黨總裁表示欣喜。與此同時，三木發表談話透露，日本與毛幫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已經開始。十二月八日，日本親毛的左派分子二千餘人在東京集會，通過要求三木政府儘早與毛締結「和約」的決議案。三木武夫當晚發表談話表示：美毛關係的密切，有利於日本與毛的關係及世界的安全和穩定。並謂日本正擬於不久的將來，實現與毛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目標。十二月九日，三木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上讚揚田中角榮在執政期間取得了日毛建交的成績，並表示其今後的對毛政策，將一如既往堅持與毛關係，繼續實行日毛聯合聲明的原則。

十一月十二日「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抵日作了爲期八天的活動，携帶了周恩來的親筆信，與日本外務省就締結「和約」的問題，進行了具體的談判，日本參議院院長河野謙三日十一月訪問毛管區期間，與鄧小平亦集中所謂和約問題進行討論，鄧小平在十月份曾向日方表示擱置釣魚台問題，顯示毛幫積極促成與日締結和約的意見。目前，日本親毛分子，已經成立了一個促成日毛締結和約的全國性聯盟組織，積極的製造輿論，推波助瀾，此一運動，當然是毛幫授意日本左派策動的。十二月十二日，周恩來對三木武夫發出一則賀電，預祝日毛關係得到新的發展，在毛幫內部權力鬬爭未已的情況下，毛幫顯圖利用對外關係的發展來穩定內部。

現在，影響三木武夫對毛幫政策的，有兩個因素：第一是日本左派勢力的增長，十一月份在日本成立的促進締結日毛和約的全國性聯盟組織，是以親毛的日本左派分子爲基礎的，日本工會總評議會副議長三乘和日本國營鐵路工會中央執行委員小松千里等，曾經組織一個訪問團抵達毛管區與毛協商策劃羣眾運動的問題，一個爲數四百名的左派青年訪問團，也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抵達毛管區進行了八天的訪問活動，這些左派青年，實際上是日本搞羣眾運動的積極分子，日本左派分子的羣眾運動，對於執政的自民黨的政策，往往起了一定的影響作用。第二是日本財閥的態度，十一月二十日，日本進出口銀行的六人訪問團，由該行總裁澄田智率領前往毛管區訪問，與毛幫討論給予毛幫貸欵問題，十一月二十八日，東京橋石液化瓦斯公司副總經理山本勝郎在北平與毛燃料化學工業部、外貿部協議儘速爲石油瓦斯的液化，擴大對毛的技術協助。十二月四日，日本三井企業集團在該公司總經理池田芳正率領下一行二十三人前往毛管區訪問。該團向毛幫提出一份「十項目錄備忘錄」，包括改進大豆種子及經由與日本交換技術建立石油化學工業、港口設備及造船塢的計劃，毛幫則表示將把一九七五年出口到日本的石油增加到一百萬噸。據十二月十三日東京的電訊，日毛肥料談判，因毛幫缺乏外滙要求延期一年再分期付欵爲日方所拒而中斷，但由於日本財閥對毛貿易仍採前進姿態，此一趨勢，仍將影響三木的對毛政策。

對毛日簽署和約一事，中國人決不承認，所以無論毛幫怎樣出賣國家主權及權利，對中國人決無約束，不過，日本若是此時同毛幫簽署和約，使是對中華民國一種犯罪的行爲，在我國光復大陸之後，對日本無論採取何種報復行動，法律上固然理直氣壯，道義上也心安理得，蔣院長已聲言我們將在南京再度受日本之降，筆者願意補充一句，日本可不要希望中國朝野再有以德報怨之事，到時我們要以怨報怨，以牙還牙，非同日本清算自倭寇之亂以來五百年的總賬不可。





「自由」硬套上「階級」是不自由

韓素音在公開演講之後，聽眾們第一個提出的問題是有關自由的。在上期的那篇中，我曾經提到要特別的寫一篇有關自由的文章，來討論一下。原因，是韓素音對自由公開的答覆，不但不能使我滿意，反而使我因了她的「公開」答覆，在「大公報」刊出後的「白紙黑字」中，發現了更大、更多的問題。這問題的發生是很嚴重的，原因是：韓素音的本意是要聽眾們，或是「大公報」記者們的刊出本意，是要讀者們從韓素音的「我如何了解中國」中，能夠了解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然而，在我讀了韓素音對有關「自由」問題的答覆後，反而使我更不了解了。這篇，就想根據韓素音所「公開」的解答紀錄中，一一地加以質疑和探索。

韓素音談「自由」的扭躡

一、韓素音在「自由」問題沒有回答以前，就先指出：提出這一問題的原因，乃是由於「這是從大家的教育、社會和個人接觸這些情況裏跑出來的問題」。

從這一句話所表達的意義中，我們就很清楚的知道：在沒有「自由」的教育，沒有「自由」的社會，以及沒有「自由」的個人接觸中，根本就不會「跑出來」所謂「自由」的問題。在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上，正是這種情形。

一位曾經「回鄉探親」的青年，在他回來之後，我們談起了大陸的青年情形。他告訴我：他是在大陸出生而以後來到香港的。在回鄉中他最感快慰的，是他能與他同時讀小學的同學們，在一齊暢談。

他告訴我：他們都嚮往香港，原因是香港有「享受」。這也恐怕就是大陸的青年們嚮往香港的眞正原因。所謂「享受」，反證出大陸上是沒有「享受」的。我告訴這位青年人，假如他再一次回鄉探親時，直接可以告訴大陸的青年同學們，香港並不是可以「享受」的地方，事實上，他們所謂的「享受」，就是「自由」。

於是，我對這位青年分析說：所謂「享受」也者，乃是因為有「選擇」，有「選擇」就是有「自由」。否則的話，如果在香港的人們，以為吃西餐為「享受」的話，那麼，永遠讓他吃同樣的西餐，恐怕這個人再也不說吃西餐是「享受」了。因為沒有了「選擇」，就沒有「自由」，也不是「享受」。

在大陸上沒有「自由」，一切都是黨的「支配」、「分配」和「配給」。當然就不會知道什麼是「自由」了，更不會把「自由」當成一個問題來談。這恐怕反證大陸上的教育、社會和個人的情況，與我們有選擇、有自由的情況大不相同所致。這是韓素音在「公開」解答大陸上有關「自由」問題時，所透露出的線索，同時，也是事實。

二、韓素音談大陸上的自由時，還是不直接地去「公開」答覆，而再談外國和歐洲的自由。從「自由」，而帶出了「民主」。這又是把「自由」突出到政治上面來帶出「民主」了。泛政治論調的重現，接着她說了這樣的話：「他們講自由、民主，而講得很多。可是，你要想一想，實際情況是怎麼樣。」

韓素音眞得要在這方面，「講道理，擺事實」嗎？不是的。她並沒有講出了自由和民主在西方或外國的眞正道理和眞諦，同時，所擺的事實是：自由、民主「就是要權，那麼，他們毫不客氣，打死人也可以，這個他們說是為民主，為保持秩序。」這能代表民主、自由的「事實」嗎？

在這一段的「公開」答覆裏，我有兩個疑問。

第一，不講自由，不談民主的地方，是否就證明在實際情況中就更有自由和民主呢？如果，一個社會中封閉得連什麼是自由民主都不知道的話，該如何解釋？或是，在重大的政治、特務的壓力與監視之下，根本在「實際情況」上沒有自由和民主，更遑論談自由和民主了。

第二，韓素音所舉的「實際例證」，根本不是屬於民主、自由的範圍，而是故意誤解，曲解民主和自由，這一誤導式的「例證」，當然是無效的。不過，我倒了解到韓素音這一句話的暗示。大陸上中共之所以起家，卻是在「毫不客氣，打死人也可以」的作風中達成的。這是血淋淋歷史經歷和歷史事實。

三、接着，韓素音點出了大陸中共所謂的「自由」「妙論」了。她說：「所以，自由的問題是要看那一個階級的自由，權在那些人手裏。除了我們來分析那個社會，看出權到底掌握在誰的手裏，我們就不能夠確定『自由』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這段話，韓素音要傳達中共所說的「自由」時，用了一個很難開口的發達方式。雖然說出了「自由」的「妙論」——「那一階級的自由」，但是，忽而又很快地把話題扯到分析社會上了。「分析社會」談何容易，意思是對着聽眾們，把問題扯得遠一些，大一些，使人不敢再置喙。

本來，接下去韓素音該仔細地「介紹」和「推薦」或「傳達」這「階級的自由」妙論了，然而，她不敢。怕得是更惹出麻煩。於是，接下去的一段話是用最近所發生的新聞來遮掩聽眾的耳目了。她說：

「自由，可以說，有些國家是非常的自由，連批評自己的總統也可以，像尼克遜吧。我最近有些時候在美國，有不少美國朋友跟我說：你看，我們的制度多好呀，我們可以把總統拉下馬，你們敢不敢？」這證明美國的民主制度卻

是不錯，沒有經過「毫不客氣，殺死人也可以」地，就用民主程序而權力轉移了。然而，韓素音在這一點也不敢再分析下去，立刻改變了一百八十度的「文不對題」的話語，接着說：「我不否認，在美國是可以大醉，大喝酒，可以說很多話。」這算是什麼「公開答覆」呢？甚至連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也不能分析下去。急轉直下地，韓素音便「公開」指摘美國了，她接着說：「美國帝國主義在外面實行剝削，實行殖民地主義，那些被壓迫的人又有沒有自由呢？」

從討論內政上的政治自由問題，還沒有給一個確切的答覆，立刻混入到美國人民的生活自由方面的誤用了，繼之，就立刻談到美國的對外情況，很簡單，韓素音在解答有關「自由」問題上是一個「大敗筆」。不知聽眾中有沒有發現？

不答覆還可以，一答覆起來，竟理路全無呢？這種言不由衷，胡說八道上，眞可以說是享受到了最大的言論「自由」了，「自由」到不知所去。

「自由這個東西」及其他

然而，她一定要「傳達」中共所說的「自由」的，因爲在轉彎抹角了一大輪，這回才接上了上面剛提了一句的「階級自由」來。她說時，不知道是不是「鼓足幹勁」和「勇氣」稱：「在中國，自由是有它的階級的內容。……所以自由這個東西，是不能夠和階級分開的。」

在解釋「自由是有它的階級內容」上，韓素音卻用了不少的力來「擺事實」和「講道理」。現在，我們不妨一一地把它們從韓素音的「公開答覆」中勾出：

首先，她用了一個像似是事實，而同時又是純抽象的論調，解釋說：「就是說，工農兵羣眾不能再被剝削，過去那些剝削的人，不能夠讓他們再有剝削的自由。這是一個大道理，這個道理我們得了解。」

這「道理」，驟聽起來似乎很通，但在做第二次思考時，覺得有懷疑，再做第三次推敲時，這一段話已經破產了。原因是所謂「剝削的自由」，雖然有「自由」兩個字，本質上並不是自由；反過來說，如果「剝削的自由」可以成立的話，那麼，「被剝削的自由」同樣可以成立呢？韓素音沒有學過「哲學」，所以在推理的解答上，永遠是「幼稚生」呢？別以爲我這一名詞有點太刻薄，然而，我是就事論事的給予評價呢！這樣低能的人爲中共在外國宣傳，其效果可以想見了。

其次，韓素音知道前面的答覆是有問題，並且又是抽象的，於是，接着她就舉了一個比方，是從她「自己的經驗」中得到的：「我自己的老家是個資產階級的家庭；我現在回到家裏，的確不像從前那樣舒服。我們過去有房子，有錢，可以隨便吃飯，打『麻將』，家裏的叔叔、嫂嫂都是打『麻將』的所謂好人，沒有嚇唬人的，現在，他們沒有這個自由了。他們的孩子，都是做農民、工人。這方面，要懂得中國的情況。」

這個「具體經驗」的比方舉得很好，她是用了中共慣用的前後比較的辦法。在這裏，我們起碼可以「懂得中國的情況」的某些部份。

㈠「現在回到家裏，的確不像從前那樣舒服」，反過來說，「以前回到家裏，的確是舒服的」。因此，「舒服」是不自由，而「不舒服」才是「自由」。這道理究竟如何講呢？這裏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什麼關係的，不必把「資產階級」家庭拉了出來。那是「硬套」上來的欺騙。

否則的話，我又可以問一句：目前大陸上所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分野，已經轉變成「資產階級意識」呢？這「意識」卻是無從捉摸的，同時，又增加到任意由中共「捉摸」、「扣帽子」和「栽贓」呢！哦，原來把「自由」上硬套上「階級」，爲統治者的中共那麼「自由」，可嘆的卻是老百姓，就更加不自由了。

㈡「我們過去有房子，有錢」，那是在韓素音的了解裏是不自由；現在「無房子，無錢」，反而是「自由」了。這是什麼邏輯呢？而韓素音在後面的一段中，曾經表達說：「只有先有自主，才有眞正的自由」，那麼，連「房子」和「錢」都沒有「自主權」，那一定不會有「眞正的自由」了，多謝韓素音的解釋，使我更了解大陸人民的生活和自由。

㈢最使人發怒的，莫過於韓素音強調的以前「可以隨便吃飯」是不自由，現在，在大陸上不可以隨便吃飯，才算是自由，這不啻是荒天下之大唐。中共到今天爲止大加鼓吹魯迅，以及魯迅語錄，魯迅曾經說過一句話，這裏，我倒想提出來供讀者們想想：魯迅說，「人生一是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現在大陸上據韓素音的了解而表達出來的是：「不可以隨便吃飯」叫做「自由」，那該是如何對得住中共所吹捧的魯迅語錄呢？

㈣韓素音提到打麻將，以前她的叔叔嫂嫂有打麻將的自由，現在沒有這自由了。打麻將自由與否，不是麻將本身，而是指娛樂的項目之一呢。如果有更好，更多的娛樂，麻將就是能打，人們也不一定去打呢！問題是：目前的大陸上的娛樂是如何的呢？難道只是讓青年們，強迫他們「上山下鄉」去「生產」，而所得的收穫，完全沒有支配能力，才是「娛樂」嗎？

最後，韓素音用了一個統計數目字，想來欺騙聽眾，說：「有一個國家，……他們大講民主，大講自由，但後來他們統計，只有百分之零點一的人有發言權，其他的人就沒有。當然，如果你是在這百分之零點一當中，你就會感到滿意呀。但是如果站在另外的九十九點九中，你會怎樣？」

粗聽之下，百分比說得很清楚，不錯，然而，如果爲我的了解中，在大陸上只有一個人是百分百自由的，那是毛澤東，其他的人都是不自由的，其中包括韓素音的這次演講和答覆在內。

既然，韓素音在「我所了解的中國」公開演講中，講了這麼多話，特別是有關自由的問題，我倒想到了一本書是「我所了解的自由」——由台灣仙人掌出版社出版的許冠三先生的大作，讀者們可以從這本書中去了解一下韓素音所答的有關自由問題，毛病出在什麼地方了。限於篇幅就此結束了。

柳以青

天山南北

胡蕘之

新疆的交通，陸上的大道共有六條：

㈠是通甘肅的大道——自廸化經吐魯番，或經奇台東行過哈密而至安西、酒泉、蘭州等地。

㈡是南路大道——自吐魯番西南行，經焉耆、阿克蘇、疏勒，折而東南，經莎車至和闐、于闐、且末、婼羌等處。

㈢為北路大道——自廸化西北行，沿瑪納斯河流域，至伊犂、塔城、承化等地。

㈣為科奇台站大道——自奇台北行，達科布多。

㈤為科阿台站大道——自承化東北行，達科布多。

㈥是商隊東道——自奇台東行，經三塘湖東入內蒙，至綏遠、陝西、山西，駱駝運輸貨品，每遵此路。他如越崑崙山以通青海、西藏、越喀喇崑崙山以通印度，越葱嶺以通浩罕等線，亦要道也。

水運方面，伊犂河下流，可通航行的約一千二百里，可惜多在俄境。在我國境內的，僅伊犂城西，約一百三十餘里。羅布泊中，亦可航行木筏。

新疆省會廸化，舊名烏魯木齊（現中共復用），又稱紅廟子，以城北紅山上有廟一楹，紅泥堊壁，故名。城據烏魯木齊河，舊分漢、滿兩部份，民國後合併為一。大路有三：東通哈密，西通伊犂，西北通塔城，憑山帶水，為交通樞紐，自清光緒十三年設為省會以後，屹然為西陲重鎮。光緒七年，因「伊犂條約」開為商埠，允許俄人通商，冀、隴、晉、湘之人，亦多來此貿易，市肆喧闐，商賈輻輳，繁盛遂甲全省，且有小南京之稱。城東有機器局，藉水力以轉機輪，鑄貨幣，造子彈，修兵器，

是亦利用天然力的一道。其西「綏來」，西通伊犂，北達阿爾泰，扼北路要衝，盛產穀類。

哈密瓜產地

哈密為漢代伊吾地，呼衍王之庭也。東漢置宜禾都尉，三國時屬鮮卑，北魏屬蠕蠕，唐屬伊州吾郡，宋入回鶻，元為威團王分鎮之所，明置哈密衛，清乾隆間置哈密廳，屬甘肅安西道，光緒間新疆建省，以廳隸之，民國改廳為縣。地當天山南北兩路，與本部交通必由之點，為關外第一要衝，附近沃野廣衍，泉甜而氣暖，富庶冠新省東部。有城凡三：㈠曰漢城，土築牆垣，頗稱整齊，置兵戍守；㈡曰回城，在漢城之南，回民及哈密扎薩克回王居此。河水環流，喬木蔭翳，有古楊樹，大幹凡九，小幹無數，蒼曲如虬龍，蔚為奇觀！㈢曰新城，在漢城西北，周僅一里許，城內漢回雜處。哈密於光緒七年，依中、俄伊犂條約開為商埠，近郊產瓜，名哈密瓜。

鎮西的上名巴里坤，城瀕巴里坤湖東南岸，漢時為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地；三國時屬鮮卑，隋為西突厥地，唐為蒲類縣，後改名復庭縣。有清雍正所築的漢城及乾隆築的滿城，二城犄角，守望相助；唐太宗時，侯君集平高昌，立碑於東南的碑嶺，千年古物，至今猶存。自哈密至廸化取天山北路，必經鎮西，故此成為該省的要衝。西有「七角井」，通衢四達，稱為要塞。其西天山劈陷，巖崖峻削，曲徑貫其中，通廸化北路。

左宗棠平回之地

吐魯番居天山之陽，扼南北路往來之衝，自古為中原與匈奴折衝之地。本漢車師前王庭所在，晉時為高昌郡，唐時置安西都護府治，後沒入吐番，宋末號為輝爾，即畏吾兒之意；元設畏吾都護，明時始稱吐魯番。這裏也有漢、回二城：漢城曰廣安，為官署局所在；回城曰吐魯番（回語都會之意），為百貨集散之區。已與廸化同時闢為商埠，附近土地肥沃，甚多溉田，果蔬棉桑之屬，隨處繁植，葡萄木棉，產額尤鉅，多輸往俄國。城內古蹟亦多，東南八里，猶可隱識其為唐樂安城及高昌的遺址。城北為南山之麓，有古回寺在焉，為回王祖先阿都拉汗布教的靈地。

伊寧的土名金頂寺，番稱固爾扎，為漢時烏孫之地，元察哈台汗國都城，又為準噶爾舊都，屬伊犂九城之一。清平準噶爾，改寧遠縣，民國改為會名。地瀕伊犂河北岸，居民複雜，言語不通，俄商又雜處其間，操縱商業；自俄侵伊犂以後，商場器用，盡為俄式，殊堪浩嘆！其西患遠，握伊犂九城的中樞，與綏定共同策應，形勢雄勝。昔清駐伊犂將軍於此，民國後的軍事長官亦駐此地。

伊寧之北，額畢湖之西，有博樂縣，上沃能屯田，為伊犂北邊要塞。清軍西征準噶爾，一支經鎮西，一支經烏里雅蘇台，兩路夾攻博樂，準噶爾震懼，乃望聲而降。五年前，中、蘇共軍在此衝突多次。

綏定也是伊犂九城之一，在伊寧縣西北，位賽木里淖爾之南，伊犂河之北，始置於清，為伊犂府治。高山長河，表裏環抱，形勢尤甲西域。清咸豐元年與俄訂約，闢為互市之所，商業尚有可觀，同光之時，回逆倡亂，俄人乘危越境，強佔伊犂，駐紮俄軍，及左宗棠平定回亂，要俄退兵，幾經折衝，於光緒七年，割霍爾果斯以西地與俄，復益以鉅欵，及通商特權，始得換回。總此伊犂全城，自訂約以後，中外之勢，若處一堂，一旦有事，孤懸遠塞，征兵挽餉，累月不能至；故伊蘭鐵路通車後，即感便利多了。

塔城即塔爾巴哈台，在額敏縣西北，清初葛爾部地，上名楚呼楚；青乾產間久其也，故

爾巴哈台。有二城：㈠曰綏靖，爲漢城；㈡曰楚呼楚，亦稱北雅爾，爲滿城。踞塔爾巴哈台嶺南，額米爾河之北，突出邊壤，與俄境犬牙相錯，東南通廸化，北通承化，爲邊陲國防重地。咸豐元年依中俄伊塔通商章程開爲商埠，光緒七年准俄免稅貿易，商業之權，落諸俄人，各種事業，俱呈俄化！邊界有跑扒梨福，並與塞米巴拉敦斯克密邇，以言軍事，俄捷我緩，正與伊犂相同；其地出產有水獺冰魚等。

天山南路大都會

烏蘇當廸化、伊犂之間，塔城之南，形成扼要，爲策應伊犂、塔城計，當駐重兵於此。地瀕奎屯河西岸，灌溉便利，耕稼發達，所產米稻，爲新疆之冠。商業亦頗可觀：俄商多有在此收買牛羊。城北三里，有蓮花池，滿渚於小山間，周約二里，灔瀲文波，澄瑩見底，入夏白蓮齊放，花小幹長，清香襲人。

奇台的土名古城子，在廸化東北，大路四出，北通科布多，東達哈密，西接省城，西北至承化、塔城。光緒七年闢爲商埠，繁盛之況，可擬於省城，而爲廸化之唇齒也。自奇台西至廸化，沿途澗壑交貫，水聲悅耳，高木參天，綠陰如蓋，芳草淺舖，碧色湛然，播雲奇峯，屏蔽炎暑，翹首極峯，白雪爲冠，風景如畫。其南雪山一帶，茶樹青蒼，綿延百餘里，亦爲新疆的一大利源。

承化的土名薩拉時美，亦稱圖勒塔。而其稱承化者，則以其地有大剎承化寺故也。清爲韓爾泰辦事長官駐節之所，而不轄於新省：民國八年始改隸之。地當額爾齊斯河之北，阿爾泰山脈之南，爲新疆最北端的大城市之一，背山面水，形勢天然。西接俄疆，泛額爾齊斯河而下，自俄境跑扒梨福，即有輪埠起卸商貨，再西經齋桑泊，沿額爾齊斯河下游，與西伯利亞鐵路啣接，由是成爲新疆入俄交通的捷徑。以故，商旅絡繹，帆檣上下，而市廛亦日興。

它跟國內的陸路交通，南通廸化，西南通塔城，東北通科布多，因此，更爲新省北面的屏障，規劃外蒙的重鎮，附近沃土廣衍，河澤相貫，宜耕宜牧，是以一向成爲俄人垂涎對象。額爾齊斯河，更饒水產，魚介水獺，羣焉生產於此。哈薩克人，每當春夏游牧之餘，至秋冬間，往往從事漁業，獲利亦頗豐厚。

焉耆爲古國名，漢時爲西域諸國之一，東漢班超曾到過這裏，建初年間入貢漢廷：晉時其國王滅亡龜茲，併據其地，遂稱霸西域：唐初繼續來朝，旋而附於突厥，後就置焉耆都督府：宋時入於回鶻，即爲今新疆省焉耆縣地。明屬準噶爾部，清初收入版圖，設哈喇沙廳（土耳其語稱黑爲哈喇，波斯語稱城爲沙爾），即黑城之義。城瀕博斯騰湖的西面，開都河下游，地勢窪下，濡潤而肥沃，農地牧場，到處皆是，惟工商業，則不很發達。其西有輪台縣，爲天山南麓要衝。低原卑溼，葦荻叢生。其東河上，有一土橋，爲往來所經，即所稱「葦橋之險」。

阿克蘇瀕阿克蘇河左岸，回語白水之意。漢時爲姑黑國，清初曰阿克蘇城，旋爲溫宿府治，民國改縣。地當山陽孔道，漢回貿易者雲集，俄、印諸商在此設肆者，亦有六、七十戶。每逢八柵爾會期，四鄰中外的商貨，不遠千里而來，旅賈成羣，運輸相銜，誠天山南路的一大都會。工業品首推玉品，而精製的馬具，冠絕各城。城外河流所經，田土衍沃，穀果豐登，牧類繁昌，稻穗吐番，柳條舒陰，風景不俗。

世界人種展覽會

縣北溫宿，爲漢時西域諸國之一，宿亦作肅，三國以後屬龜茲，亦即今新疆溫宿縣地。位拜城之西，地當阿克蘇河上游，也是漢、回、英、俄諸商聚會之地，貿易之盛，猶過阿克蘇。溫、阿二縣，產米均極盛，米質之佳，雖蕪湖所產者亦不及也。阿克蘇之西烏什，貼近俄境，爲回部四大城（阿克蘇、烏什、疏勒、莎車）之一。昔稱繁盛，烏什亂後，焚殺無孑遺，迄未復原。

疏勒土名喀什噶爾，喀什謂各色，噶爾稱氈房，地多各色氈房，故云。漢、唐以來，爲疏勒國，唐置疏勒都督府於此，清置廳，旋改府，民國爲縣。也有二城：漢城即新城，名徠寧、乃疏勒縣治。回城在其北，即疏附縣治。城濱喀什噶爾河岸，北負天山，西憑葱嶺，西南據帕米爾，東南臨大戈壁，天山南路一大都會，新疆的極西門戶。清咸豐十年與俄訂約，闢爲商埠，繁盛推全省之冠。凡中亞、印度、阿富汗等國商貨，畢萃於此。五方雜處，衣服雜奇，狀貌各異，特備九種方言的譯員。

庫車土名柳陳，又作魯陳，漢時爲龜茲國治，唐置安西都護府於此，宋稱西州龜茲，元代亦作庫徹，爲別失八里地：清置庫車直隸廳，後改州，民國改縣。自漢以來，向爲佛教重地，名勝古蹟，萃集於其境內。西南的丁谷山，亦名千佛洞，刻佛畫佛，漫壁爲滿，考古家對此非常重視。城北有卤砂山，以產卤砂爲最著。春夏火光熒熒，人不敢近，冬日嚴寒，始息入洞採取。縣境所製的刀劍，精純銳利，馳名遐邇。但這裏的雨量極爲稀少，一年之中不過一、二次，或終年不雨。幸而城西渭干河，開渠引水，得資灌溉，果園之盛，冠於西域。

和闐土名依里齊，即漢代的于闐國，唐罪毘沙都督府，宋仍爲于闐國，清初屬回部，地名和闐：乾隆時收入版圖，光緒時置和闐直隸州，民國改縣。城介玉隴哈什河、哈拉哈什河二流之間，土地平曠，沃野千里，饒有穀棉瓜果：又以產絲著名，綢緞花氈，行銷遐邇，白玉黃金，更夙推名產。這裏東通漢南諸縣，南望崑崙以聯西藏，西渡哈拉哈什以達疏勒，北隔沙漠，有和闐河縱貫其間，嘉峪關外，此爲樂土。有詠其境者曰：「東走長途葱嶺邊，平開沃野是于闐，六城烟雨生金玉，鷄犬桑麻世外天。」

莎車是漢時莎車國，唐曰斫句迦，清收回疆，置州升府，民國改縣。西屏瀕嶺，東羌葉爾羌河，山縈水繞，爲西陲鎖鑰。城有漢回二座，市廛稠密，繁華亞於疏勒。其地產木棉米麥果物，蠶桑之利亦厚。城市有八柵爾街長十餘里，每屆會期，商賈雲集，中外一堂，極一時之盛。其西北二百三十里，有米爾台山，遍山皆玉，其極頂之玉，色澤尤佳，如此羣玉山頭，可惜人迹難到呢！

一九七三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刊在它的社論「元旦獻詞」中指出：「工會、共青團、紅衛兵、紅小兵、貧下中農組織、婦女組織，應當經過整頓逐步健全起來。各級機構要按照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注意發揮老幹部的作用，注意培養新幹部，特別是要注意從工人中、從婦女中、從少數民族中培養幹部」，這是毛澤東準備把工會、共青團、婦女組織、貧下中農組織交由文革派掌握和控制，以利於培養文革派的實力所作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於是接着中共就於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上海召開了「文化大革命」以後第一個省、市、自治區級共青團代表大會；於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同時在上海和北平召開「文化大革命」以後第一個省、市、自治區級工會代表大會，並於六月廿七日至卅日同時在天津和安徽召開「文化大革命」以後第一個省、市、自治區級婦女代表大會；於十一月十七日在湖南召開「文化大革命」以後第一個省、市、自治區級貧下中農代表大會。到了七月中旬，中共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共青團代表大會業已召開完畢；同年十二月下旬，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工會代表大會也已召開完畢。至於省級婦女代表大會和貧下中農代表大會，則迄至目前，前者還有山東一省尚未召開；後者還有廿五個省、市、自治區尚未召開。共黨在「十大」以前，對上述各種會議的召開甚為積極，「十大」以後開始鬆懈下來，這是因為「十大」以後總的形勢有了變化，中共必需集中全力於開展「批林批孔」運動，而非對這一部份的工作不再重視。

毛澤東加速重建各種省級羣眾組織的目的既然在於培養文革派的實力，上述各種羣眾組織經過召開代表大會所建立的省級領導機構，便全部為文革派所把持包辦。以工會組織為例，北平市總工會的主任是共黨十屆中委、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倪志福；上海市總工會的主任是共黨十屆中委、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們都是人所共知的文革派的核心人物。因此，我們可以說，經過上述各種省級羣眾組織的重建，文革派業已初步建立起它自己的幹部隊伍和羣眾基礎。

毛澤東召開上述各種羣眾組織省級代表大會乃是為召開共黨「十大」做好舖路工作。因此在上述各種羣眾組織省級代表大會的召開進入高潮的時候，毛澤東召開了共黨「十大」，並通過這次大會使文革派掌握了共黨中央的領導權。以下有關共黨十屆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的構成的若干統計，可以給我們提供有力的說明：

共黨十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副主席一共五名，其中文革派佔了三名，即王洪文、康生、李德生；其餘兩名是周恩來和葉劍英。

共黨十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政治局常委一共九名，除毛澤東外，其中文革派佔了四名，即王洪文、康生、李德生、張春橋；其餘四名是周恩來、葉劍英、朱德和董必武。但朱德和董必武年事已高，並不參與實際領導工作，所以事實上還是以文革派佔優勢。

共黨十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一共二十一名。除毛澤東外，文革派佔了十一名，即王洪文、康生、李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

「文革派」

另外鄧小平一名是後來才加進去的）

共黨十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共四名，其中文革派佔了兩位，即吳桂賢和倪志福；其餘兩名是賽福鼎和蘇振華。

共黨十屆中央委員會和候補中央委員合計三一九名，其中軍人一百名，佔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一點三；黨、政、文化幹部九十一名，佔總額的百分之廿八點五；文革派（工、農兵羣眾代表）一百二十名，佔總額的百分之卅七點七。尚未判明身份的八名，佔總額的百分之二點五，但是大部份屬於文革派。如果把屬於文革派的黨、政、文化幹部和文革派合計，則文革派所佔百分比還高。

在分析了共黨「十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之後，還必須指出，當前共黨的權力重心不在中央委員會而在中央政治局。因為中央委員會的召開與否決定於政治局。而中共的重大決策與日常工作，均由政治局負責。因此誰掌握了中央政治局，誰就成為共黨權力的中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經過「十大」之後，毛澤東已經初步完成了使文革派掌握共黨中央權力的工作。

前面說過，經過「文化大革命」，文革派已掌握了「文權」，也掌握了中共的特務組織。現在經過「十大」，文革派又掌握了「黨權」，其勢力的發展不可謂不迅速。儘管如此，文革派距離控制整個大陸的目標仍十分遙遠。因為還有一個「軍權」和一個「政權」尚未為文革派所掌握。毛澤東在召開「十大」之後沒有立即召開四屆「人大」，卻轉而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就是企圖通過這一個運動對所有的反對勢力實行又一次廣泛的鎮壓，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文革派的實力，以解決「軍權」和「政權」問題。

文革派今天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舞台上既然居於如此重要的地位，我們就有必要從各種角度來分析一下它的強點和弱點。

文革派的第一個強點是它是毛澤東的嫡系，獲得毛澤東絕對的信任和無條件的支持。文革派成為毛澤東的嫡系，獲得毛澤東絕對的信任和無條件的支持，完全是由於江青與毛澤東的關係。大家知道，經過「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可以說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信任。因此他不得不把他的權力交給他的妻子江青為核心的文革派來繼承，以保證他的路線和政策在他死後仍被貫徹執行，使他自己不致遭受與史大林同一的命運。而他又是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獨裁者，這就使得他對文革派實力的培養，願意怎樣做就怎樣做，沒有人敢於出來阻撓。這就是說，毛、江是一體的，不可分的。有些人把江青一派稱為急進派，周恩來稱為實用派，而認為毛澤東是在這兩派之間居中持衡，加以運用，有時甚至認為周恩來獲得了毛澤東的支持，壓倒了江青一派，這完全是一種昧於事實的極其表面的看法。但文革派的這一個最大的強點，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說是它的最大弱點。因為毛澤東年已八一，隨時可以死亡。假定在毛澤東死亡之時，文革派的實力還沒有充分長成，足以獨立進行戰鬭，這對文革派就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打擊。所以，毛澤東究竟還能活多少時間，這對文革派能不能繼承他的權力實在是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因素。

[illegible]基礎和幹部隊伍，發展自己的實力的一項舉措，但是它假借黨中央的名義這樣做，沒有人敢於出來反對或提出異議；反之，如果有別的人從事派別的組織活動，就像林彪過去所做的那樣，毛澤東就會給他扣上從事陰謀活動和分裂活動的罪名而加以整肅。再以「批林批孔」運動為例，表面上這是共黨中央的一項重大的政策決定；但究其實際，則是毛澤東和文革派繼續在共黨內部清除異己的一項策畧手段的運動，如果有誰對這個運動採取消極態度，他就會成為這個運動所要打擊的對象。不過文革派所具有的這一個強點，是和毛澤東的存在分不開的。一旦毛澤東死亡，那時文革派即使在中央政治局中佔有相對的多數，它能否再假借共黨中央的名義隨便發號施令，實在是一大疑問。

文革派的第三個強點是屬於這一派的成員都比較年青。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曾經提出「軍、幹、羣三結合」的公式，當時這個口號有利於軍人和擴充它的權力。因為在這個「三結合」中，總是以軍人為主體，所謂「幹」和「羣」不過是陪襯。現在毛澤東不再提「軍、幹、羣三結合」，轉而強調「老、中、青三結合」，這就完全有利於文革派實力的發展。因為在這個「三結合」中，毛澤東所選擇的中年和青年幹部，大部份屬於文革派。假定毛澤東在世上還能活相當長的時間，則第一、老幹部將逐漸死亡或引退，而由文革派遞補上去；第二、那些和文革派處於對立地位的幹部也因為死亡或引退，使得文革派所面對的反對力量逐漸減弱；第三、文革派的幹部在這個過程中獲得鍛鍊成長，足以擔負起更大的責任。但是文革派所具有的這一個強點，像第二個強點一樣，也是和毛澤東的存在分不開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文革派的弱點。

文革派的第一個弱點是它以江青這樣的一個女人作為他的領袖。關於這一點，有必要對江青的過去畧加敍述。江青本姓李，名雲鶴，藝名藍蘋。年青的時候所受教育不多。但是曾經在一間由趙太侔在山東辦創的戲劇學校學過戲劇。她當過圖書館管理員。最初以主演易卜生的「娜拉」（又名「玩偶家庭」）一劇為人所知，後來在上海從事戲劇工作，並由一個話劇演員變成電影演員。據說她在這一段時間生活相當浪漫。當時她曾和一個筆名唐納的影評家正式結婚。但不久即賦仳離。她參加共黨組織的時間很早，不過並未受到她的上級的重視，這也許就是她後來拚命鬭爭周揚等文藝工作領導人的原因。抗戰發生以後，她由武漢到了延安，經過康生的撮合，和毛澤東結了婚。不過婚後並未參加過太多的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發生才顯露頭角。

依照中國傳統的觀念，一個戲子和一個再婚的女人是很難獲得一般人的尊敬的，何況她過去的名聲又不太好？此外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所作所為，也使她樹敵太多。文革派以這樣的一個人作為領袖，不但缺乏號召力，而且還會引起一般人的反感。如果文革派的領袖換上一個像周恩來那樣的人物，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去脈（下）

張鎮邦

[illegible]文化大革命」是以「紅衛兵」運動的形式在大陸全面展開的，而「中央文革小組」則是這個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當時毛澤東為了徹底清除劉少奇一派的勢力，對紅衛兵的活動完全不加控制，以致紅衛兵通過奪權鬭爭無論對黨、政、軍老幹部的打擊或對知識分子的打擊都達到非常廣泛的程度。其後毛澤東發覺可用的幹部十分缺乏，同時也發覺必須對老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安撫，以緩和他們的不滿情緒，才宣佈執行所謂「解放」幹部的政策，使大批被整肅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在經過檢查和反省之後重新獲得任用。但是他們對文革派和所加諸於他們的凌辱是不會輕易忘懷的。

這樣，他們就成為當前存在大陸內部的兩股反對文革派的巨大潛在力量。除此之外，還有一股反對文革派的巨大潛在力量就是以林彪這個系統為中心的中共軍隊。因為林彪及其核心分子的被整肅，完全是與文革派發生權力衝突所引起。現在毛澤東正在通過「批林批孔」運動對林彪的餘黨進行大規模的清洗，則凡是屬於林彪系統的分子都把文革派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可以說是極其自然的事。

至於其他系統的軍事幹部，過去他們因為毛澤東過份倚重林彪和提拔林彪的幹部對毛澤東即已不滿；現在看到毛澤東在利用過林彪之後又將林彪整肅，亦難免產生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心理，不會轉過來對毛澤東抱有好感。何況毛澤東在整肅林彪及其餘黨的同時，並採取各種措施削弱軍事幹部所掌握的黨、政權力，對他們也是一種打擊呢？這說明文革在過去得罪的人實在太多，以致今天很難擺脫孤立的處境。

文革派的第三個弱點是迄至今天為止，它所擁有的具有經驗和資望的幹部太少。先從中共元老分析。今天支持文革派的中共元老，嚴格說只有康生一人。但康生年事已高，而且長期患病，業已不擔任任何實際工作，對文革派不可能提供什麼助力。其次從黨、政、幹部分析。不錯，像張春橋、華國鋒、吳德、汪東興、紀登奎等人，都是黨、政幹部。但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黨內所具有的不過是省委書記的地位，而且人數也太少，無論從質和量兩方面都不足以取代其他黨、政幹部而可以駕馭全局。比如文革派要奪取政權，必須設法把周恩來從國務院弄走。但今天文革派就找不出一個人可以接替周恩來的位置。所以有人認為鄧小平的重獲起用，就是毛澤東準備以他作為文革派取得這個位置的過渡所佈置的一着棋子。

再次從文化幹部分析。上文指出，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文革派首先取得了「文權」。所以今天從中央到地方，絕大部份的文化幹部可以說都是文革派。但其中的知名之士，卻沒有幾個。這裏不妨附帶指出，像關鋒、王力、戚本禹等人，作為文化幹部是有相當份量的，但可惜都已整肅，現在文革派想要找這樣的人也不容易了。最後從軍事幹部分析。則文革派所能掌握的只有李德生一人，但此人現正遭批判，這比之黨、政幹部和文化幹部就更不如了。而一個有經驗、有資望的幹部培養是需要時間的。文革派究竟能夠爭取多少時間來從事這一工作呢？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53 羅隆基、章伯鈞、黃紹竑等的話

北平「人民日報」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發表「瀋陽師範學院」黃振旅、張百生等的意見說：

「解放後這幾年來是沒有眞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選舉，有統戰政策，有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政治局少數人獨裁。黨內也沒有民主，下級黨組織和黨員只能貫徹黨中央的指示、決議。『可以批評黨中央工作』，由於沒有條件，也就成了空談。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是有職無權，只有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與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是威武神聖的。一手托着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仗着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選舉只是變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麼。至於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這怎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的破壞法制，必須改變。」

黃振旅等繼續控訴道：「國家大事誰說了算？在憲法上規定是『人大』說了算，而實際上『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手裏。『人大』只是走走形式，舉手通過，完成立法手續。幾年來很少看見『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眞正的討論，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動議，卻偶然看見他們的一些無關痛癢的考察記在報上發表。這豈不是笑話！」

黃振旅等這些話，簡直是揭露了共黨的黑幕。

大」和「憲法」更被公然踩在腳下了。不但「人大」和「憲法」被共黨踩在腳下，甚至「馬列主義」和「黨紀」都被毛澤東踩在腳下！

「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羅隆基於五月二十二日在「中共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表示：

「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要趕急進入社會主義，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不穩步前進，是容易出毛病的。現在共產黨人卻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急得使人們忙得連思考的功夫都沒有，更談不到自由思考了。」

羅隆基主張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

「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鈞說：「某機關的一個科長，因為是非黨員，不能參加國家計劃委員會召開的他本應參加的有關會議。選拔留學生、學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條件，有些有能力、有專長的人，常被認為歷史複雜而不能入選，非黨人士出國學習的機會不多。非黨幹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難，黨員提升得快，好像只有黨員才有能力、有辦法。在非黨人士擔任領導的地方，實際上是黨組決定一切，都要黨組負責。」

按章伯鈞不但是「民主同盟」副主席，還是「農工民主黨」主席，也是中共政府「交通部長」，他這些話，自然是有着深刻體會的「經驗之談」，絕不同於躲在海外，高呼「回歸」的墮子！

章伯鈞指斥共黨說：「統戰部徵求意見不止一次了，到今天還要人家提意見，有些人都不願意提了，因為過去提的意見沒有下文，沒有交代。如去年統戰部無準備地制定各民主黨派幹部制度，開會徵求意見，毫無結果。」

「回歸」分子啊，所謂「民主黨派」的「幹部制度」，竟要由中共決定，這是「民主」還是傀儡？誰甘心做毛澤東共產黨傀儡的，請迅即「回歸」，但切勿在自由世界散播「傀儡毒素」！

「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黃紹竑於五月十六日在「中共統戰部」第七次座談會上說：

「整風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樣是需要的。光是整風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無法永久保持整風的效果。」

黃紹竑指出共黨因兼職過多而造成了官僚主義，他認為兼職本身就是官僚主義。他說：「就我經

「心」評

近期有兩齣糟塌了好題材的電影，一是本港嘉禾公司出品，羅維導演的「心魔」，一是美國華納出品，李察羅殊導演的「鬼馬雙警」。「心魔」可說是羅維近年來選材最好，但也就是他近年來拍得最糟的片子。「心魔」故事主人翁是由柯俊雄飾演的民初軍閥時代一名縣長，這人清廉而貧窮，身邊雖有一位美麗的愛妾，但自己不能人道，愛妾便與他的師爺表哥鬼混，縣長因鄉間妻子生病，自己一貧如洗。他的師爺便利用當地土劣的少爺強姦民妻暴斃，誣告被姦者的丈夫田俊謀殺少爺，誘使縣長枉殺被姦者的丈夫田俊。縣官因為自己正需要錢，同時又加上他的愛妾受表哥的教唆，說服縣長接受七豪行賄，將那不幸的丈夫田俊斬了頭。電影大部份，寫縣長作了這事後，因為良心不安，神經崩潰，時時見鬼向他索命，愛妾與師爺固因給他幻覺成鬼而遭殺掉，後來他決心辭職返鄉，路經半途投宿旅店，竟逃不過鬼怪的幻覺而喪了一命。編導

，鬼只是他的心理作用。

「心魔」除了盡量賣弄鬼物出現的恐怖氣氛外，還加上羅維將他十多年前專喜愛脫古人褲子的首本噱頭也使出來，連電影中出現的鬼物，也有他十多年前「王槐與桂英」的影子。看到一個藝人，忽然回

往往僅達到法定人數的邊緣，其中我估計一下，共產黨員缺席的比較多。盡管是因為兼職多工作忙，但是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來看，多忙都應該出席。黨員缺席的人多，是會使人有不重視的感覺，並且會使人感覺到問題好像已經在黨內決定了，常委會不過是形式的通過而已。」

黃紹竑還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成為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也是所謂新八股吧。任何工作報告都套上這個公式，我覺得這樣會意味着強調成績掩蓋錯誤，有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個別錯誤卽使僅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績來掩護它，忽視它，就司法工作方面來說，百分之二、三錯誤案件，在全國範圍內就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就國家經濟建設來說，百分之二、三的錯誤，不知要造成多少億元國家財政的損失，而人民間接的損失也是可觀的。我覺得宣傳成績，誇耀成績，掩護錯誤，忽視錯誤都是官僚主義作風，也是舖張浪費的來源。」

黃紹竑這些話，等於駁斥毛澤東，因為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毛澤東還宣稱：「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黃紹竑還提出兩個具體的問題，他要求：

「㈠受勞動敎養的，他們旣夠不上刑事的犯罪，已經勞動敎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個的解決辦法，不宜再長此拖下去。㈡有些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的人，希望澈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歷史上有罪也宜酌情處理。」

「回歸」分子注意：躲在海外的人，誰能沒有「歷史上値得懷疑的關係」？因「懷疑」便會被「判重罪」。如果你們不怕被「判重罪」，請卽「回歸」！更要注意：被「懷疑而判重罪」或「勞敎」的人，決不是「百分之二、三」少說也有「十分之二、三」呢！

筆者已經是十分幸運的了，在被囚和被鬬以後，竟能「反平」。那些一直含寃莫白的無辜知識份子，實在如車載斗量之多！

個關心電影事業的旁觀者的我，心中難免有些淡淡的悲涼感覺。

事實「心魔」的原意構思不錯，它說明一個有才學的人，淸廉的人，所以能接受魔鬼的誘惑，或給魔鬼衝破了心靈的防線；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心靈內層的自信心動搖，如「驅魔人」中那位因對慈母內疚而為魔鬼所乘的神父一樣。因為一個人信心動搖，內心便虛弱，很容易為魔鬼所乘。電影中的縣官因為就是因為自己的美好希望與現實距離太遠，他不接受行賄，便難以自救，他必定犧牲別人才能自救，犧牲別人而自救，又會終生良心不安。像電影中的縣官，要是電影藝術匠人，不是對一個曾經是善良的人抱着絕望主義，應該為這可憐的縣官安排可以悔改的生路，譬如電影中，不必讓柯俊雄親自下令斬田

大致照原本發展，先換掉田俊被斬而改為被害的方式。然後接下柯俊雄因受心中鬼怪作祟，決定辭職，在歸途中，同樣遇見兩口棺材，同樣遇見鬼怪，他於是抱着銀子，後悔做錯了，次日忽然改變主意，一面叫公差去追回辭職呈文，一面打道回府，重審該案，並當堂退回行賄之欵，將兇徒斬首，這樣深信該片不但突出藝術性，也加強了娛樂性。可能對票房數字，因為削掉絕望主義的尾巴而成為更受歡迎的作品。

「鬼馬雙警」

林巽

「鬼馬雙警」無疑是美國電影近年的一種新流行形式之一，因為西部片中的印第安人與墨西哥土匪，偸牛賊等已沒法使今日美國青年觀眾接受，於是西部片英國只好搖身一變改行去做其大都市的警察。電影中寫兩個平平無奇的便衣警探，如何敢與有組織有勢力的黑社會人物作對，一方面使兩個小警探的生命，塑造成來自小市民階層的人物。阿倫雅堅飾演的是「牛精型」警察，占士堅飾演的是「蠱惑型」警探。

故事題材構思不錯，電影的最大敗筆，一是寫兩個拍檔警察的「假對立」太過舖張，它完全超出了「人情味」界線，一如脫韁之馬，編導彷彿要迫使觀眾對這兩個便衣警探討厭才罷休。於是便製造了不少重覆的胡鬧戲，廢話成籮，胡鬧得全無節奏感，大好的題材，就如此白白給糟塌了。「鬼」片導演，幾乎盡全力來處理中間幾場追車的戲，因為追車所經歷的外景，都是人頭擠擠，與其說是表演驚險，毋寧是表演各式各樣的人在飛來橫禍時的尷尬情態。從觀眾反應看，追車的效果不錯，但因為編導在人物處理上失敗，追車的效果雖好，也等於被孤立起來的片斷，一如國片中強調打鬬一樣，往往打的過多，使觀眾有如從看故事發展過程中忽然停止下來欣賞馬戲班表演之感。

「鬼」片在技巧上的失敗，就只因側重兩個便衣警探追賊的單線發展，電影中的反面勢力非常之弱，使邪與正的對峙形勢不存在，觀眾所見的只便是兩個警員隨時隨地尋尋覓覓，橫行霸道，全無所謂危機這回事的存在。因為正面人物的「危機感覺」應該是從反面人物巨大壓力與狠辣手段迫出來的。至於警匪電影的喜劇效果，多從機智的巧妙而來，使觀眾有如看高手對奕，卽使電影是胡鬧風格，也必使它錯有錯着的回歸到機智的衝突上。「鬼」片在這方面無疑是欠缺的。

效果好的動作片，必須是機械式的動作與鬬智的動作相等。危機戲必須是反面力量強於正面力量，近期的動作片如「鐵金剛智擒叔機黨」，「皇家郵船爆炸記」都是有相當水準的動作片典型。至於動作片喜劇，過去如「獨行俠江湖伏霸」甚至我們的舊小說如「西遊記」、「水滸傳」也有不少喜劇效果很佳的情節。

那些優秀情節給它總括一句，那就是力與智的發展必須是相等的。至於賣弄鬼物的故事，如果單獨賣弄恐怖那是不足為法的，好的「鬼」物故事，必須有引人深思的內涵才行。因為「鬼」物的觀念是象徵人懼怕心理反應。內涵不在鬼的如何可怕，而是在受懼怕者為什麼而懼怕上面。

江青「留蛇」

林定

最近江青在處理「犯錯誤」共幹問題上，以李德生喻作毒蛇發出指示說：「凍僵的蛇如並未因凍僵而死去，當它遇到天暖復甦後，到頭來還是要咬人。對蛇的處理辦法很多，印度人是縱蛇歸山，我們何嘗不可以把蛇留下來，不過要拔掉毒牙。我想許多林陳死黨，何必一定要殺掉。許多人我們都放了他們生路，一個李德生有什麼容不下呢？」

李德生是由毛江一手提拔，由一個區區的十二軍軍長，迭次越級擢升，成爲獨霸一方的大軍區司令員，復又坐上中共中央第六把交椅。在「文革」新貴中，堪稱一帆風順，赤透半天。但江青爲何要把他祭旗？海外研究中共問題專家，至今還未能作出正確答案。

李德生是湖北黃安人，現年五十九歲，早年參加共黨，在「紅四方面軍」任士兵、班排長。抗日時在劉伯承一二九師任連長，「冀南獨立旅」營長、團長。國共內戰，任「二野」陳錫聯三兵團卅五師師長。韓戰期間任十二軍參謀長，一九五八年任尤太[illegible]令員，厠身紅色大軍閥之林。

從李德生的經歷來看，他與劉伯承的「二野」關係密切，與林彪則說不上什麼淵源。可是，李德生調往瀋陽軍區出任司令員不久，去年四月間，隨着中共「批林批孔」運動展開，在安徽、南京、哈爾濱等地均貼出「大字報」，對李德生展開激烈攻擊。說「李德生是林彪所提拔」，是「林彪的死黨」，是「林彪埋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從這些跡象看來，李德生顯然出了問題，儘管中共讓李德生藉「五一」節在瀋陽公園亮相，向外人宣示他不會失勢，然李德生卻難逃毛江清洗的命運。

去年七月間，毛澤東秘離北平，前往武漢隱居兩個多月，最初猜測他在武昌東湖養病，後來證實是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據消息透露，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討論李德生問題。此證明李德生已犯了嚴重錯誤，而在聽候處理中。毛江集團可能感到處理李德生問題相當棘手，不但牽連「二野」系統，且株連「文革」中崛起的中下級幹部。林彪一個火頭，已叫江派難於應付，至今還未熄滅，若再全面進行整肅李德生，則江派所付出的代價相當大。毛江權衡利害，「懷柔」比「硬拚」高明，因此對李德生採取「留蛇」政策。最近中共中央對「李德生問題」頒發指示：「劉少奇在一九六三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即已倒台，但同年十月一日還是讓他登上天安門，凡事不能操之過急。」相信李德生這條蛇，在江青搞掂林派餘孽後，才慢慢劏他。

李德生被整已成定局，毛江爲何[illegible]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軍旗迎風飄

雲南曲靖大營房，是青年軍九個師的營地之一。

營房前面的側方，面對着行樹中間的大馬路。高高豎立着「革命青年武裝學校」八個立體巨型大字，筆勁雄渾有力，氣魄十足。營門兩邊分書「立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營房四週，旌旗飄盪，蔚爲壯觀。

抵達營門時，軍中的長官和先到的同學，在門前列隊歡迎。先來報到的同學，已換上新的軍裝，戴着軍帽，打起綁腿，穿着新襪新鞋，佩起一付紅底光扳鑲有一顆金星的「二等兵」領章，個個朝氣蓬勃，像生龍活虎一樣，只是還沒有實施正式訓練，每一位同學的書生氣質，並未因穿起軍裝而稍減，放眼望去，還是「學生兵」的模樣。

校長領隊帶到團部辦好報到手續之後，又再三的叮嚀一番，要同學們在軍中聽長官的話，嚴守紀律，親愛精誠，爲國爭光……。校長離去時，同學們都禁不住以熱淚來代替千言萬語的心聲……。

團部的總值星官根據報到的名冊，要將我們分發到各營各連去了。當時的兵科分爲步兵、砲兵、工兵、通信兵，少了騎馬一科，同學們起先聽說要分散到不同的連隊去，大家「的的咕咕」的，顯得有些捨不得的樣子，還是十足的在校學生氣。

總值星官和顏悅色的說明：青年軍是一個大家庭，大家如手如足，榮辱成敗是整體的，不分那一個師，那一個團營連排，都是甘苦與共，休戚相關，生活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戰鬪在一起，成功在一起的。接着，團長和團督導員也來了，很親切的和同學們談話家常，在殷殷垂詢中，慰勉有加。使同學們如浴春風，剛才聽說要分散而引起不安的情緒，又烟消雲散了，都乖乖的聽候分發到不同的連隊去。

我們有十二位同學在一起，分發到一個步兵連，連長是軍校十六期畢業的，連訓導員是在中央幹校響應從軍的。過了兩天才知道，青年軍的軍事幹部，都是經過選拔的優秀軍官，而且還要低一級任用，例如師長方先覺將軍，就是保衛衡陽四十七天血戰的第十軍軍長。以一個殺敵有功的將領，又是馳名中外的軍長，來青年軍擔任師長，在名義上是降了一級，可是方師長卻欣然受命，而且幹勁十足，他認爲當時有二百個步兵師，青年軍只有九個師，番號從二〇一師起，等於就是從第一數起，可見國家對青年軍的倚重與期望，他曾經在同學面前，不知多少次講過這樣的幾句話：「能替一師子弟兵的天下英才服務，任何犧牲都在所不惜……。」所謂官兵一體，在青年軍中的確是[illegible]

中一小撮」，安徽反毛派安揪李德生，但李德生採取「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避免流血鬬爭。江青在接見安徽紅衛兵代表時大加讚揚李德生的「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措施。一九六七年十月，即升任「安徽省軍區司令員」。一九六八年四月李德生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員會的報告」。毛澤東立即批准。在「批示」中特別嘉獎：「李德生率十二軍堅決執行中央文革各項指示，在三支兩軍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績，促進了省革命委員會的誕生。」接着李德生出任「革委會」主任兼省委第一書記。隨後調往北平，擔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共黨「九大」當選中委、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十大」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及中央副主席。一九七三年底調兼「瀋陽軍區」司

共問題專家指出，李德生由安徽到北平，出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負責共軍全軍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復又調任「反修鬬爭前哨」的瀋陽軍區，若沒有毛江撐腰，絕不可能。李德生在「九大」獲選爲政治局候補委員，如果他與林彪集團有所勾結，則中共「十大」絕不會擢升中共中央副主席，躋身於中共高層排名第六位。李德生至所以受清算，可能他是「陳伯達一類」騙子，對江青力量估計錯誤，投向周恩來，暗中反對江派，支持右傾官僚集團。

又據大陸內部一些零星消息透露，毛江清算李德生，早於一九七三年底就開始醞釀，「中央軍委」派員去安徽主持該省「軍區政治工作會議」時，收到很多資料，這是促成李德生調離北平到東北去的主要原因之一。

化連士兵讀了江青的信，按照江青指示，加強部隊思想建設。江青在「南京軍區」做手腳，顯然是針對南京軍區屬下的安徽省軍區，使李德生在老巢起不了作用。

又說李德生見勢色不對，但不敢正面背叛江青，爲了強調他的立場，曾大事整肅林彪舊部，卻株連了他自己的一批親信，於是造成「籠裏雞作反」，互揭瘡疤，抖出他當年和林彪一鼻孔出氣的「黑材料」。

李德生與毛江的恩怨，非局外人所能理解的。李德生飛黃騰達，全靠毛江，要不是「忘恩負義」，相信毛江也不會整他。毛澤東座右銘「順我者倡，逆我者亡」，即使至親心腹，悖逆了他則會遭殃，李德生當然不能例外。

毛澤東在林彪事件發生後，共軍

他特加培養，希望他死心塌地追隨江青，爲將來江青控制共軍軍權的一枚有力棋子。無奈事與願違，倚托非人。李德生食碗底反碗面，對毛澤東來說，可謂痛心疾首。無怪乎他借王洪文的口說：「我就主張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當大軍區司令員」了。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南歌子——前總警司葛柏逃英引渡返港

引渡貪污葛，出爐捉放曹，天羅地網豈能逃？卻怪騰雲萬里更魔高！

喜報贓官逮，愁添暗鬼搔，果然內幕爆同撈，何異仙人反手摘雙桃！

多難興邦

潘厚菴

多災多難之中華民國，現正踏入六十四個年度矣！回溯推倒滿清，肇造民國時，革命先烈之流熱血，傷殘及捐軀者不計其數。迨國本未定，而軍閥縱橫，陳烱明請孫下野，龍濟光、莫榮新治粵，楊希閔、劉鎭寰軍閥在廣州暴戾恣睢，歛聚魚肉，開烟開賭，荼毒粵民，民疲財盡。推說至北方，袁世凱之稱帝，張勛復辟，魯、直之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各役，互相大戰，民窮財盡，戰禍連綿，削弱國家一統，各省各自爲政，中央政權旁落，政令不能下達，民不聊生。迨至今總統蔣公，在廣州誓師北伐成功，再奠定民國基礎，民困得以復甦。

然而，中央黨部於民初設在廣州不久，因蘇俄鮑羅廷顧問，受中央重視，引致國民黨政策有聯俄容共，葉挺、賀龍領導共產黨在廣州南堤，焚毀及搶掠民居、中央銀行等之小插曲，以後清黨，則又費一番戡亂工作。

民國二十五年，陳濟棠放棄粵政，解散西南政務委員會、國民黨西南執行部，下野放洋，南北政權統一。粵漢鐵路正式通車，由廣州黃沙車站，貫通粵、湘、鄂三省，以迄武昌徐家棚總站，免除廣韶段，株韶段，湘鄂段接駁貨客之麻煩。鐵路收入多，財政部月入進賬亦多。國家財政統一，政令統一，正在勵精圖治之時，距料七七蘆溝橋，中日戰事爆發，以迄八年抗戰，勝利復員。其中坐大中共之勢力遠因，乃日本之侵畧，使我國無法安內而攘外，及蘇聯之卵翼中共，將接收東北日寇槍械彈藥，給予中共，使其裝備充足，以迄民三十八年赤燄遍神州，竊據國政以至現在。國民多災多難，慘受水深火熱之苦，奴役數百萬青年萬刼不復！

今年，已是民國六十四年矣！在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當中，今年應該是戡亂統一之期，渡海入八閩，使共軍首尾不能相顧，將毛澤東全部肅清，使民心大快，使三民主義再實行於全國。

雖然，敵眾我寡，權衡力量，我軍力似嫌不足。但我有海外僑胞，財力物力，人力之支持，背城借一，自由定可勝極權。昔之嬴秦，焚書坑儒，暴政猶如今之毛澤東，被陳涉、吳廣二人，揭竿起義，便可亡秦，還我自由。況今日毛澤東之橫行霸道，早已爲世界民主國家鄙棄，我方得道多助，寧無戡亂成功之日哉？以元旦伊始，一年之計在於春，因爲感並賦七截四首，以誌歲月。

㈠ 海隅又見物華新，流水無情草自春；遊子正如鷗浪客，何時重作太平民？

㈡ 新潮未見換桃符，復旦光華耀五湖；亂世遺民忘歲月，神州遠望路殊途！

㈢ 九天往復歲昭回，北嶺迎新帶早梅；獨有流亡忠義客，傷時憂國赤心摧！

㈣ 戡亂回師志士肩，責無旁貸火心燃；渡江入閩長驅進，掃穴犂庭在本年。

中國抗戰實錄【9】

戰爭結束前後

蘇軍大量開進東北

問題都已經談到了這樣的程度，不得不迅速簽訂條約。因爲蘇聯在宣告對日參戰的同時，向東北地區投入了大量的軍隊，開始深入中國領土。中國政府鑒於在打敗日本之後如果讓這些部隊老是停留不走，等於是將東北地區交給了中共軍去掌握，故而認爲簽訂中蘇友好條約，可能有對蘇交涉的根據，作爲遏阻蘇聯的防波堤。再者，如果中蘇之間的談判，鬧成僵局，也恐怕會波及中美關係，發生不良影響；能夠和在雅爾達協定上簽了字的美、英兩國保持協調，也是牽制蘇聯動向的一個條件。

我國不得不忍痛犧牲

基於以上幾點因素，在中華民國方面，乃不得不對於前述執拗未決問題之中的㈠㈡兩項忍痛犧牲，而委屈在雅爾達密約所造成國際情勢之前。

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時候，正好是日本接近正式投降的最後時刻——八月十四日夜晚。

蘇從未履行盟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全部條文八條。在前三條之中所規定和日本有關的部份，摘錄於次：

「締約國協同其他盟國對日本作戰，直到獲得最後勝利爲止。締約國在此次戰爭中，互相給予一切必要之軍事及其他援助和支持（第一條）。締約國不與日本單獨談判；非經彼此同意不與現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棄一切侵略企圖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權締結停戰協定或和約（第二條）。締約國在對日本作戰終止以後，共同採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無再事侵略及破壞和平之可能（第三條）。」

還有，在第五條強調尊重兩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至於蘇軍撤退期限，則在條約的附屬文書中有如下紀述：

「史達林統帥不願在蘇聯軍隊進入東三省之協定內加入『在日本戰敗後三個月內將蘇聯軍隊撤退』一節；但聲明：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宋院長詢問：到撤退完畢需要多少時間？史達林統帥答復：可在不超過兩個月的期間內完竣。宋院長繼詢：是否確定在三個月內撤完？史達林統帥答復：至多三個月足可完成撤退。（簽名）」

蘇甫簽約卽行背信

儘管這個條約的締結，並非出於中華民國之所樂意，但是中國政府對它還是寄託着一線希望，就是說如果史達林還能夠在「道義」上尊重這個條約的話，則至少在亞洲地區也還能有二十年左右的和平保障。

誰知道，史達林就在簽署條約的同時，卻已表現出毫不顧惜地毀棄這個條約的背信行爲。

在八月九日拂曉展開攻擊行動的蘇軍，迅速將日軍壓制；僅僅在兩個星期之內，差不多已經佔領了整個東北地區。蘇聯憑藉了他的實力，造成了正中下懷的「既成事實」。

日迄未見蘇宣戰通知

根據日本方面的資料，蘇聯對日宣戰是在八日下午十一時，由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當面通告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尚武，而在一小時之後，便展開攻擊行動。可是佐藤大使發出向日本外務省報告的電報，不知道是什麼因原，竟然沒有到達。故而在日本而言，蘇聯的攻擊是一種未經預告的偷襲行爲。當時，日蘇之間訂立有「中立條約」，雖然在那一年的四月，蘇聯已經通知日本政府「在一年後條約滿期時卽行廢止」，但是在國際法上，應該是仍然還在有效期間。還有，日本曾經請託蘇聯爲向同盟國家斡旋停戰（蘇聯拒絕），由於有這些原委存在，所以日本總是寄望於蘇聯在道義上維持中立的立場。

防守滿洲（東北地區）的日本關東軍，曾經一時誇耀是世界上最強的部隊，但日本大本營爲了加強南方戰力和部署本土決戰，而將常備部隊調離滿洲，由裝備和訓練都不夠充分的新軍接替防務，當時兵力有七十八萬人。至於蘇聯方面，根據日本關東軍的推斷，在七月底已調集了一百三十萬蘇軍在國境邊界。

在蘇軍出動進入東北地區作戰的那一天，中華民國以蔣主席名義對史達林發出佩慰的電報，電文如下：

「貴國對日本宣戰，全體中國人民奮起……貴國的英勇部隊在閣下的領導之下，淸除暴虐納粹勢力，攻下柏林，帶給歐洲和平。這一次貴國趁戰勝餘威，基於促進世界全面和平的觀點，對世界的侵略者宣戰……本人相信由於貴國壓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會迅速崩潰。」

蔣主席預感到危機

當然，電文的內容，只不過是「外交辭令」；而在內心，則由於從「雅爾達密約」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交涉原委，未來的不安，是難以拂拭得掉的。

「中國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禍福，乃至於東方民族的盛衰強弱，都落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不得不滿懷戒懼！」這是蔣主席在九日夜晚的日記中，預感到將來的危機，而留下的一段文字。

一如預感，「世界全面和平」並

沒有來臨！

蘇聯助長中共叛亂

蘇聯帝國主義者在東北地區，不僅未在三個月內撤退，反而將之完全移交中共軍隊接收，助長對國民政府的叛亂，造成了戰後亞洲國際情勢的緊張根源。

蘇聯不遵守條約義務，違背國際信義的行爲，後來被中華民國向聯合國提出控訴，列入議程，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的第五次大會中確定了下述罪行：

「蘇聯在日本投降之後，對於中國政府努力恢復東三省的主權，始終加以妨害；並且給予中國共產黨以軍事、經濟上的援助，助長了對於國民政府的反抗。本大會斷定蘇聯直到今天都沒有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締結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中華民國接到這個決定，乃於同年二月十五日正式宣告該條約無效。

然而，由於大國之間在雅爾達的秘密交易而被犧牲者，並非僅止於一個中華民國；對於全世界凡是愛好自由主義的國家，也都不能不說是招致了無可挽回的重大損失！

中共僞裝歸順

促成國軍和共軍合作抗日的契機，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蘆溝橋事變。

事變的第二天，由毛澤東、朱德、賀龍、林彪等共軍頭目打來電報表示：「全體紅軍官兵，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爲國家獻出生命、與敵人週旋到底，務期達成守土衛國的目的。

」同時，共產黨也發出宣言，呼籲「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侵略行動，把日寇趕出去。」

國家瀕臨存亡危急之秋，國民政府接納了這個請求。自一九三〇年以來的剿共戰爭，到此告一段落。

中共的四項「保證」

在這以前，共軍已因被追剿而困處在陝西省的延安邊區，瀕臨了即將崩潰的危機。故而在這一年的二月，中共就已經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陳訴希望「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並提出了下列四項保證，表示歸順。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共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指揮。

「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中共「承諾」四個條件

針對這個情況，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了一個「根絕赤禍案」，要求共黨承諾以下四個條件：

「一、徹底取銷所謂紅軍。

「二、徹底取銷所謂蘇維埃政府

「三、根本停止赤化宣傳。

「四、根本停止階級鬪爭。」

用不着等到蘆溝橋事變的發生，共產黨已經向國民黨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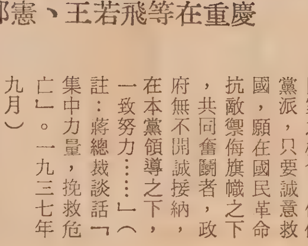
故而這一次的合作，在「抗日禦侮」的大前提之下，立刻活動的相當積極。

繼七月八日的宣言之後，九月二十二日，共黨又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對國民黨的四個條件全部接受，並願「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之下，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的職責。」

政府開誠接納

第二天——二十三日，國民黨蔣總裁發表「不咎既往，使有効忠國家機會」的談話，其內容是這樣的：

「……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而國人昔日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放棄異見，共趨一致……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此次，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爲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銷蘇區與紅軍，皆爲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一致……今日凡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



去如何，使有効忠國家之機會；任何黨派，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旗幟之下，共同奮鬪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在本黨領導之下，一致努力……」（註：蔣總裁談話「集中力量，挽救危亡」。一九三七年九月）

基於此，成立了國共合作的「協定」。周恩來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由延安派來駐在漢口。國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爲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其後周恩來便爲擔任聯絡工作而經常往來於延安之間。及至國民政府遷移重慶時也隨同前往。



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王若飛等在重慶

風雨中的

我們所到過的地方，大都是所謂匪區，這正是象徵着我們是在困難危險中過活的。解決困難問題是我們神聖的任務。

記得有一次你說：「現在有許多政府裏面的工作人員，都不是在辦事，而是在那邊賣西洋鏡，沒有理由的可以造出理由來，不合法的可使其合法。重要的公務只要請一次客就可以得到圓滿解決。不是上面騙下面，就是下面騙上面，一件很壞的事情，只要用一張紅紙寫上『大吉大祥』四個字，一切完了。」後來你很憤恨的說：「我們非把這個西洋鏡拆穿不可，我們要來創造一個眞的，實在的人的社會」。

有一天，我們大家感覺到後方的一般人好像把抗戰已經忘記了，這是很不好的一個現象，所以曾經談起前方軍隊作戰的情形，敵人殘暴的行爲，淪陷區域裏面同胞受苦受難的情況，談話的結論是，大家不應當忘記前方，我們是在抗戰中成長起來的。我說：「倘使沒有抗戰，我們恐怕都不會到這個崇山峻嶺的贛南來。」你說：「倘使不抗戰，我們不會互相認識作朋友」。我說：「這樣說起來，還要謝謝日本鬼子了」。

記得在營前的時候，看見河面的水流得很急，河底下有許多礁石。撐船的人感覺到非常痛苦，你曾經說：「總有一天，我王繼春要用火藥把這許多礁石炸掉，把水攔起來，建造一個水電廠」。

從這一種很小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出你偉大的理想，我說：「現在有一樣比這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用我們的血汗與精力去炸毀中國社會上的暗礁，使得羣眾的力量能夠自由！」

三、我們是在走着光明的大路

你從泰和回來，一下車就來看我。並且說你在省立醫院檢查體格以後，發現了有肺病，我聽了心裏很吃驚。但是還是安慰你說：「不見得吧？」後來你拿驗光片給我看的時候，的確知道你有了肺病。我說：「那你現在應該好好地去休養，並且要注意營養。」當時我寫了一張「靜」字送給你，要你貼到寢室裏去。

第二天介紹了幾個醫生給你看病，要他們告訴你怎樣休養，你回到上猶去了之後，我還是非常擔心事。因爲知道你的責任心是非常重的，恐怕你的病更會重起來。我本想另外給你調一個工作，但是因爲怕你心裏不快樂，因爲你是一心一意想完成建設上猶的工作，同時換一個人恐怕上猶工作會受到影響，所以還是要你繼續下去做工作，並且無論如何要你靜養，今天想起來，才知道這是錯誤的措置，所以感覺到非常對不起你！

記得你回到上猶之後，每過兩三天，我就會打電話來問你。有一天晚上，我搖電話的時候，還沒有開口，總機的接線生就問我：「專員，你是不是接上猶的王縣長。」從這裏曉得我們兩個人友情之深了。

過了不久，我送了一瓶西藥給你吃，並且寫了一封信安慰你，後來你回了一封信給我說：「希望這一瓶西藥不是補我王繼春的身體，而是補上猶的建設精神。」

不曉得是什麼時候，有一次在贛州，我和你同後安三個人一起談話，談到怎樣改變壞人的心理問題。你說：「一個纏了小腳的女人，她的腳是始終放不大的。」那時候我們都很同意你的意思。後來談到抗戰勝利之後，倘使有一個休息的機會，我們願意做點什麼事？你說想到英美去走一次。我說想到淸靜的地方去讀一年書，後安笑着說：「你們不要胡思亂想吧！打仗一完結，我們的工作，恐怕更要多起來了。我們這幾條苦命再不要去空想什麼幸福了罷！」後來你說：「我的命雖然苦，但是我還要繼續去追求甜蜜的生活！」現在後安死了，你也死了，但是我們沒有死的人還是應當繼續着努力，來爲大眾追求甜蜜的生活。

去年你來贛州參加行政會議的時候，我看你的病是相當嚴重。我就不要你出席會議，在旅館裏休養，開會完了之後，我又強迫你到醫院裏去住，並且動了手術。

第一次到醫院看你的時候，你問我：「今天做了些什麼事。」我說：「有幾位客人經過贛州到重慶去，在那裏請他們吃飯。」你搖搖頭說：「這都是虛僞的，不必要的浪費。」我說：「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不招待，不請客，人家又會說我們驕傲，自大。」後來，你又搖頭說了一聲：「在中國社會裏做人，眞是不容易！」

以後幾次來看你，因爲醫生不准多講話，所以來了一下子馬上就走了。在你出院的前一天，我送了一件中山裝的衣料給你，聽說你現在還是留着，沒有做，因爲做工太貴的緣故。

在你出院的一天，我告訴你，經過各方面的考核，上猶的工作是佔第一位，你聽了，非常高興，順口的說了一聲：「不敢當。」

有一天晚上，我約你到小山上的亭子裏去談話，你手指着贛州城一句一句地對我說：「在中國的社會上，好像大家都是在那裏演戲。有好角色，有壞角色，有主角，有配角，有扮演好人的，也有扮演壞人的，倘使只有扮演好人的，而沒有扮演壞人的，那麼這齣戲就會演不成功。社會上的壞人好像是少不了的樣子，像我們這樣看淸楚什麼是人生的人，決不會去羨慕人家的榮華富貴，決不會妒嫉人家的成功勝利，決不會去和人家爭權奪利。老實說：我們看社會上的許多現象，看得好笑，有時候也會感覺到

無聊。總之，我們應當自己把握自己，自己要站在主動的地位，決不要被人家排演到這齣戲裏面去。」這是一段多少有力量的話！只要我活在世界上一天，永不會忘記的。

那天晚上，你大罵不知廉恥的人。嚴厲的批評一般崇外國人的心理，因爲你的病還沒有完全復元，所以就勸你早一點去休息，下山的時候你說：「專員，和你談談心，我的病也感覺到好了」，其實，我那裏不是有同樣的感覺呢！

去年秋天，我第四次到上猶來看你，快到縣城的時候，心裏感覺到非常快樂，因爲在這個城裏，有一個我自己最好的朋友在那裏工作着，不久就可以見面了。

我走到了城門，我走進了縣政府，到了你的辦公廳裏沒有看到你，這時候心裏很急，因爲恐怕你又病了，過了不久，你從外面高高興興的走進來，大家見了面，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尤其看到你的氣色比以前好了，身體也比從前強了，你沒有一點虛僞，沒有一點的表面工作，無論對人對事都是誠懇、實在，凡是接近過了你的人，除了官僚、土劣，都會感覺到你這個人太可愛了！

到你住的地方來看，一切的設備還是那樣簡單，你告訴我你在這個房子裏面靜養了三個多月，常常把門關起來，一個人在裏面看書，休息，我說：「你應當再休息！」

那天晚上，住在你最近修築好了的職員宿舍裏面，我本來想找你談一談，但是怕對你身體有害處，所以一個人關起門來，寫了一篇「愛與恨」，同時回想到三年以前上猶的前任縣長就是在這裏被土豪劣紳綁出去遊街的，那時候，這般狐羣狗黨不曉得多麼威風凜凜，好像天下都是他們的，而現在呢？他們都屈服在王繼春的面前了！可是王繼春除了幾十名警察之外，並沒有其他的武力掌握在他的手中，這完全是精神的感召正義勝利。

當天下午，你帶我在參觀縣立中學，這就是從前的刑場，現在一幢幢的新房子，宿舍教室、禮堂、醫院、體育院，範圍的宏大，建築的堂皇，不但在我們贛南，就是在全國的縣立中學也可以數一數二了，最可寶貴的就是有五六百個上猶的青年在學校裏讀書，這是新生命，這是新力量！

你告訴我：「現在所有的鄉鎮學校，都是新建築起來的，教育經費都穩定下來了，各地方的道路橋樑都修整好了。」從你很簡單的報告，可以知道上猶已經變了面目了，這都是你血汗的結晶。

後來從小路回到縣城來時候，你指着路旁的一幢房子告訴我說：「這是過去烟賭的大本營，現在統統消滅了」，你很勇敢地很快地帶我走來走去，好像是一位打了勝仗的將軍在觀察他的戰果，報告大家消滅了多少敵

寧靜

蔣經國

人，毀壞了多少敵人的武器，繳到了多少敵人的槍枝，我覺得你這一天的精神特別好。

回到你家裏之後，我一定要你休息。我自己一個人到外面去散步，在城牆的旁邊看見有幾百人在那裏修路。我故意問一位老人家：「你們的縣長姓什麼：」他說：「姓王。」我問：「你們的縣長好不好？」他抬起頭來向我看了一看說：「他是我們上猶的第一個好縣長。」我又問他：「難道你們不苦嗎？」他說：「我們苦，縣長也是苦。」我回來就把這一件事告訴你，你說：「這算什麼，專員，你還記得三年以前在梅林茶亭的時候，有人罵你的那件事嗎？」我說：「沒有忘記。」你又說：「現在恐怕沒有人罵你了罷！」我說：「還是有人會罵的。」這個時候，你剝了一個栗子給我吃，並且說：「一個人總要給人來罵的。」

第二天早晨，在沒有開會以前，你來看我，比無論那一次都要來得高興，你說：「專員，一般人來找你，都不會有什麼好事情的，都是來找麻煩，而同時人家認爲你是最快樂的人，只有我曉得你的理想，你的痛苦；我是處處都想來安慰你的，我的困難，我的痛苦從來不向你訴說的。」是的，這幾年來你從來沒有要求過我替你解決困難，每一次問你有什麼困難沒有？你總是說沒有什麼困難，像你這樣能夠體諒我的人實在是不多。後來你又對我說：「今天的社會是危險的，是可怕的，但是我們應該去改造它，一般人對你的事業，有的在看熱鬧，有的在希望你失敗，你要知道眞眞想你成功的，只有像我們這樣沒有地位的人，和廣大的窮苦百姓，你走的路是對的，但是也是最危險的，我們應當幫助你，但是最要緊的還是你自己要當心，自己要保重。」

聽了你這一段話之後，我再說不出其他的話來回答你了，只是說了一句：「我們去開會吧！」不然就會哭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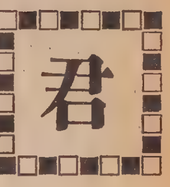
這一次行政會議是在剛剛修建成功的民眾大禮堂裏面開幕的。你站在主席的地位，說了不到三分鐘的話，但是句句都是有力量的，後來我在講話中間，大家勉勵爭取新的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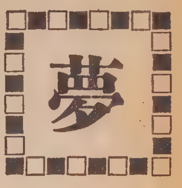
會完了之後，同你照了一張相，又到你家裏吃了一碗稀飯，就離開了縣城。你一直送我出東門，好像心裏很不願意我走，最後說了一句：「專員，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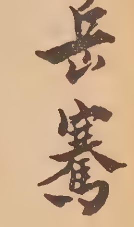
我走了半里路回頭來看你，你還是站在城門口上，那裏知道這一次的「再會」就是快要永別了的代名詞！

我走上了剛剛修好的從上猶通塘江的公路，這是一條很寬闊的新路，好像是在走着一條光明的大道。

【三十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活曹操說道：「最可怕之點在此，主席去了重慶，他們如果在此地動了手腳，害的主席不能回來，我們就完了。」

毛澤東說道：「我們如果不知道，當然無法防備，既然知道了，就容易辦了。一個辦法我乾脆不去，還有一個辦法是佈置好後路再去。」

活曹操說道：「能不去最好，如果一定要去時，主席就要先找忠實而有力量的同志計劃好，不要前腳離開延安，後腳就出了事。」

毛澤東問道：「你看找誰商量呢？」

活曹操說道：「當然是越少越好，人多了容易洩漏消息。」

毛澤東說道：「這樣說只有找少奇、德懷兩同志前來商量了，別的人不一定靠得住，靠得住的人又不一定有辦法。」

活曹操說道：「我也是這個意思，遇到這種大事只有找咱們湖南人商量，外省人是靠不住的。」

毛澤東當時着人打電話約劉少奇、彭德懷到棗園吃晚飯，不大時間，兩人都來了。

劉少奇進門看到活曹操在場，知道又要開會，彭德懷卻莫名其妙，以為毛澤東眞是約自己人吃晚飯哩！

活曹操等兩人坐定後，摸着一撮五色小鬍子，慢條斯理說道：「主席請你們二位來，是為了今天開會的事。」

彭德懷說道：「會不是剛開過，怎麼又要商量。」

活曹操說道：「會雖然開過，卻沒有結果。」

彭德懷說道：「我們四人開會，更不會有結果。」

毛澤東說道：「你別急，聽林老解釋一下，就明白了。」

活曹操摸着鬍子，慢條斯理說道：「請兩位來商量的雖然也是有關主席去重慶的事，但議題稍有不同。我們現在要討論的重點，如果主席去了重慶，這邊會不會有變化。」

彭德懷說道：「這邊會有什麼變化，兵力都在我們手上。」

劉少奇問道：「林老的意思大概不在部隊，而在黨中央。」

活曹操說道：「不錯，少奇同志一語破的，我就怕主席一動身，有人在這裏搗鬼，掀起一場風波，害得主席不能回延安。」

毛澤東說道：「不能回延安，對我來說也許是福，我是現任參政員，憑我是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委的資格，國民黨也不會不要我，國燾就是現成例子，他現在不又是國民黨員了。熬上個一年半載，院長我不敢說，部長總有得作的，只是我一走，咱們湖南人可就慘了。」

活曹操說道：「確實如此，主席一走，咱們湖南人就要被四川人趕盡殺絕，所以我們湖南人一定要團結一起，擁護主席，主席成功，我們也就成功了。」

毛澤東說道：「林老這句話一點不錯，我們四人義共生死，有我一天，就有你們一天，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果說了不算就不是人，是畜牲。」

彭德懷說道：「主席不要又賭咒，你叫我們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出主意是林老與少奇同志的，拚命對車是我的，如果說了不算，也不是人。」

毛澤東說道：「就這麼一言為定，現在聽林老說。」

活曹操說道：「主席走後，一定有人搗鬼，這是可以想見的，黨中央內部我們的人並不一定佔多數，絕大部份都是隨大隊，即使平時擁護主席的人，此時一看到主席去了重慶，回不回來不一定，也會變的，這種情況就靠少奇同志掌握運用了。」

劉少奇問道：「主席去了重慶，周恩來也要去了。」

毛澤東說道：「當然，我下油鍋都要拉他墊底，絕不能放過他。」

劉少奇說道：「周恩來走了，王明、博古都被打垮，政治局內部沒有什麼人能出花樣，洛甫是個廢物，朱老總一向不肯多事，再說他的個性也和平。」

活曹操擺手道：「少奇同志，你分析別人都對，只有對朱老總看的不夠全面，朱老總誠然個性和平、安份，但是，他背後還有一個獨眼龍，獨眼龍

可是絕不安份的，他平時就對主席有意見，只是不敢出花樣，現在主席一旦離開延安，在他不是得其所哉，非搗鬼不可，你注意好了，如有問題，就出在此人身上。」

劉少奇說道：「獨眼龍壞主意誠然多，但我們未發現時，他可以搗鬼，既然發現了，他就無所施其技了，林老可以放心。」

活曹操說道：「目前尙不能肯定只有獨眼龍一人搗鬼，還要注意其他的人，如果少奇同志在中委會處下風時，就要彭總出馬了。」

彭德懷問道：「我怎麼辦！」

活曹操說道：「你可以下令把警備部隊開進市區，擺出包圍中委會之勢，這以來，許多騎牆派就會跟風轉舵，我們便穩操勝券了。」

彭德懷說道：「這個容易，我別的本領沒有，就是用武最拿手。」

毛澤東說道：「好了，就這麼決定，開飯吧！」

這一邊毛澤東同三個心腹開小會，另一方面獨眼龍也展開活動。散會後，獨眼龍悄悄摸進了周恩來的窰洞，看見周恩來垂頭喪氣坐在沙發上，鄧穎超正在指手劃脚的駡，看見獨眼龍進來才住口。

周恩來見到獨眼龍來，也頗出意外，連忙起身讓獨眼龍坐在另一隻沙發上。

獨眼龍一坐下，覺得軟綿綿的十分舒服，說道：「這種椅子可比紅木椅子坐着舒服了。」

周恩來說道：「這是去年從重慶回來，看見飛機有空位，就載了兩隻沙發回來，誰知回來後又爲這嘔氣。」

獨眼龍問道：「兩隻沙發也不值幾個錢，有什麼嘔氣。」

鄧穎超說道：「江靑聽說我們有兩隻沙發，想要，我偏不給她，不就是嘔氣了。」

獨眼龍冷笑道：「這也就太過份了。」

鄧穎超指着周恩來說道：「我正在駡這個死鬼，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不一定非在這棵樹吊死。」

周恩來又不敢制止鄧穎超亂說，又不知他說什麼，表情尷尬萬分。

獨眼龍說道：「老總要我來同恩來同志，鄧大姐商量一件事。」

鄧穎超聽獨眼龍說朱德派他來同自己商量事，頓時喜上眉梢，一臉怒氣完全消失，問道：「老總有什麼事要你來同我商量，你說好了，只要我們兩人能作到的，我都答應。」

周恩來明知獨眼龍搗鬼，但也不知其來意，只得靜聽。

獨眼龍說道：「鄧大姐，我同你商量的是機密大事，可不能向外說。」

鄧穎超說道：「你放心，我要是向外說一句，就叫我爛掉舌頭。」

周恩來打心底對獨眼龍佩服，覺得獨眼龍眞不愧諸葛，也輕輕一句話就把鄧穎超的嘴堵住，自己簡直沒有這個本領。

獨眼龍轉臉向周恩來問道：「恩來同志覺得主席不去重慶成不成？」

周恩來說道：「恐怕不行，其中原因我不說你也可以想到，但是，他又硬不肯去，把我夾在中間左右爲難。」

獨眼龍笑道：「他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

鄧穎超說道：「一點不錯，他那個明星愛人，正想去重慶大出一次風頭哩！」

獨眼龍說道：「如果能使他不怕，他就樂意去了。」

周恩來笑道：「伯承同志，你是有名的諸葛，既然講這句話，一定是胸有成竹了。」

獨眼龍說道：「談不到胸有成竹，我只是提供一項意見給你作參考。主席爲人膽小多疑，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還有一點特別崇洋，認爲外國人都是好的，外國人作的事都是對的，不但對蘇聯如此，對美國也是一樣。」

周恩來大致聽明白了，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拉出美蘇兩國大使作保，他才敢去。」

獨眼龍笑道：「拉出兩國大使恐怕很難，只要能拉出美國大使出面，也就夠了。」

周恩來嘆口氣：「伯承同志，你說的話，我也想到了。但其中也有難題，我們內部情況如何，有時不能同我說的。即以這件事而論，我怎麼能向美國大使張口，他不要臉，我還要臉哩！」

獨眼龍笑道：「恩來同志，你再想想，不一定要你同美國大使張口，可以使別人出面，最好由國民黨人提出來，更是天衣無縫。」

鄧穎超翻翻眼，向周恩來說道：「你在重慶養了那麼多條狗，像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黃炎培，都可以派用場呀！」

周恩來苦笑道：「他們如何能派用場，誰會把他們看在眼裏。再說他們的身份也不同，這件事最好用國民黨人提出。」

鄧穎超說：「張治中不是國民黨人嗎？你可以找他呀！」

周恩來一拍桌子，說道：「還是你聰明，這件事最好用張文白出面。」

鄧穎超撒嘴嬌笑道：「死鬼，你才知道老娘聰明。」

劉伯承雖然只有一隻眼，但是看到鄧穎超那付表情，也渾身向外冒冷氣。心想難爲周恩來怎麼同她過一世。

周恩來說道：「這樣好，我發一封信給張文白，要他就近設法，拖出美國大使赫爾利，共同進行。」

獨眼龍得到結果，滿懷高興回去向朱德報告。

朱德說道：「你就算把老毛弄去重慶，但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我還是不大明白。」

獨眼龍說道：「只要他一去，我們就發動各方面，攻擊毛澤東投降國民黨，他就不敢回來了，跟張國燾一樣，重新加入國民黨。」

朱德笑道：「伯承，你雖然算無遺策，但是，這件事實在牽扯太廣，弄不好，咱們可眞不得。」

劉伯承說道：「老總放心，一切計劃都在順利進行，老毛爲人我太知道，只要延安有一點風吹草動，他一定不敢回來，到時大家非推老總出來不可。」

朱德笑道：「我也不夠材料，眞有那一天，還是要你去作，我不過擔個名義而已。」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18）

封侯

艦艇離開台灣，繞過南中國海，每天與海岸接應部保持三次聯絡通訊，等到穿過新加坡海峽，雙方電訊終日開放，一切情況，均感到非常無阻，艦上軍官及岸上接應的官兵，全部懷着異常興奮的心情，等待首次所謂的水陸大會師。

艦艇馳過新加坡海峽後，英國電台發出一項捕風捉影的消息稱：「一艘不明國籍艦艇，神秘駛過新加坡海峽，向某秘密地帶進發，似有接濟該地軍事叛亂的跡象。」

這類揣測性消息，等到眞象證實，已經事過境遷，本來不應重視，不料台灣軍事當局，竟根據這項消息爲由，下達緊急命令給擔任艦上指揮的張家賓少將，畧謂：「該艦行踪已經暴露，爲顧念引起國際糾紛，及該艦所載官員生命安全計，令立卽回航。」

此時艦艇已駛近距登岸地不及五十海里的航程了。

此項命令一經宣佈，驟然掀起軒然大波，一般志願軍官，懷着滿腔壯志，希望到達邊區開闢新天地，跟着李彌打天下。於今目的在望，變起突然，所以一致主張說：「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何況距離目的地已近，前進並無任何阻碍，回航與否，亦應在登陸後再作商量。」

但一般參謀總部所派遣的政工軍官，卻堅持主張軍人應以服從命令爲天職，參謀總長，代表總統發佈命令，若有違背，形同叛亂，必須遵照命令回航。」

兩派意見爭持不下，張指揮卻神情沮喪！不作任何表示，志願軍官中，突然有人高呼：「把不願前往的，通統摔到海裏去。」

一時附和的人，齊聲叫喊，艦上氣氛，頓時緊張，大有一觸卽有動武的模樣！

此時一位負責政工領導官，看到情形如此惡化，便跑到張指揮官身邊，作勸導說：「張指揮官追隨總統，戎馬半生，積功晉升爲將官，現在家眷尚留在台灣，何忍代人受過，卽使登陸順利，不免終生流亡海外，不能與家眷相守，必非指揮官所願，不如遵命回航，等待機會再來，亦不爲遲。」

張指揮官正在猶豫難決，電台人員又送來兩份命令，仍是周總長署名下達，命令中明白指出，若不遵命回航，卽以叛國罪論處，另一份命令是發給政工領導官，令其嚴格監督此項命令的執行。

張指揮官接到第二次命令後，回想李彌在台灣選定自己擔任此次運輸指揮官時，曾極其懇切的對自己說：「這次航運，關係邊區幾萬弟兄的存亡，與反共前途的成敗甚大，希望張兄能以堅毅勇敢的精神，在任何困難之下，務須完成此項任務，我先到那邊去等候迎接，讓我們共同爲國家創造新機運。」

李彌這番話，猶言在耳，一時竟難作抉擇。

政工領導官，似乎看出張指揮官的矛盾心情，故一再催促張指揮官下令回航，在無可奈何下，張家賓以沉痛的心境說：「這樣回航，叫我如何向李彌交待！」

似有不到黃河，心不死之慨！

政工領導官，自然不會同情李彌，旋卽說：「李彌和我們都同是國家的軍官，我們只要能對國家有所交待，自然也就是對李彌交待了，還是請回航吧。」

自從回航命令惹起風波後，艦艇已在減低速率進行，但仍然逐漸接近登陸海岸地帶，在政工領導官不斷催逼下，最後終於點頭表示同意回航，當此項回航命令轉達給艦長時，艦上又是一陣嘩亂，有人主張挾持舵手，將艦艇馳靠海岸，而後各自跳海泅水登陸。但經各級隊長勸導阻止，只好強壓下滿腔忿怒，聽任艦艇轉向，在回航途中的幾天時間裏，算是這般志願軍官生命史上，最沉痛而且最難捱的日子！

海岸上接應的部隊，僱請了很多漁船舢舨，準備接運艦上人員物資登岸，根據上級指示艦艇到達的時間，各自看看手錶，已經快接近了，所以眼巴巴的望着遠處海面，當大家看到海面出現一點黑影時，不禁興奮雀躍歡呼，因此，迅速點燃了事前準備好的大堆木柴再用溼濕青草蓋上，讓火焰升起一股烟柱，作爲艦艇靠岸目標的指示，數不盡多少雙眼睛，投視在那海面的黑影點上。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那遠處海面黑點卻並不逐漸擴大，反而漸愈縮小，甚而幻滅了！

當一大堆木柴燃燒盡滅後，接到上級通知，將僱請來漁船舢舨一一遣回，撤除對海岸一切的警戒，各隊歸回駐營地，這才各自清楚，艇艇已經回航了，一場歡喜一場空！

李彌在猛撒，當天接到參謀長錢伯英拍來艦艇回航的報告，及張家寶將軍由艦上拍來周總長的命令，回航副本一份，一時氣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陪伴一旁的李夫人見狀，趕快將一杯熱茶送到

李彌手上，一隻輕微的茶杯，此時在李彌的手裏，竟似千萬斤重樣地，令李彌睜圓兩眼，力透雙手，使勁的捏着，表情木然！

這一痛恨悲切貫心的李彌，令身旁李夫人在無限同情關切中，遂溫言勸慰說：「這次不成功，還可以想辦法，氣壞了身體，才是無法補救的，凡事應從寬處着想才好。」

李彌方自放下茶杯，仰望蒼穹，嘆了一口氣說：「這般亡國大夫，挾私怨而害大公，不讓李彌出頭事小，誤殺國家機運事大，這些人專門欺騙總統，跟着喊反攻，其實他們只希圖苟圖享受，根本不想反攻，而又怕別人反攻，以這樣的器量處理國事，國家焉能不糟！」

李夫人接着安慰說：「不要太衝動吧！這些話傳出去，會傷了很多人的和氣，國家事，各人盡心而為就是了，相信總統一定會諒解支持你這番苦心的。」

李彌仍苦着臉着說：「總統雖然支持我，但中間一層夾沙糕卻無法透過，他們會製造很多理由來欺騙總統，目的就是不讓李彌出頭。」

十三　戰沙拉強賓壓主　小猛布克敵制勝

海運補給落空，給予滇緬邊區這支秣馬勵兵，亟謀反攻的李彌部隊打擊，着實太大，南下接濟部隊，由猛撒出發到達海岸邊，必須經過二十多天跋涉，中間有三四天行程，全屬荒山野嶺，原始森林，不見人烟，大家背負行糧，餐風露宿，滿抱着一腔希望，但願能得到部隊迫切需要的武器，一切艱苦在所不辭。但是，眼看着卽將到手的東西，轉眼突成幻滅，給烙印在一般人內心的痛楚和失望，是可以想像的了！

駐守北區各部隊，除了李國輝師的武器，足敷使用外，其餘部隊，均迫切期待南下接應部隊能早日滿載而歸，此時一般思想上，形成一個共同的構想，認為武器到手，當可以打回老家去了。

李彌寄望於行將到達志願軍官的作戰經驗及谷人的抱負，配合邊區旺盛的反攻士氣，加上足夠的武器裝備，必能在雲南境內，打下反共基礎。現在自己內心明白，這次艦艇回航，不是受了那則空洞的電訊消息所影響，而是國家內部早已存在着人事成見，必須再度親到台灣，設法化解這些意氣之爭，打開人事上的死結。很湊巧，台灣亦於此時，電召李彌回台述職，因此，壓下滿腔悲憤，又轉道曼谷，作再次台灣之行。

當李彌離開猛撒不久，猛撒突然遭受緬甸政府飛機的滋擾和轟炸，當時反共大學早經遷往蚌八菁，只存留機砲大隊，仍於猛撒受訓，李彌臨行前，已指派這一大隊，加強猛撒飛機場的修建工程，而且很有自信的認為，海運雖然受到掣肘，必可由空運擔負起裝備補給的任務，所以必須加長飛機場跑道的修築。

緬軍三架野馬式戰鬥轟炸機，飛臨猛撒上空，發現機場上集羣結隊正在工作，首先把目標指向機場，機砲大隊官兵在匆促的疏散下，迅速跳下機場兩側的排水溝裏。這兩道排水溝深比人高，正是極好防空壕，緬機雖然在機場投下十餘枚炸彈，繼之以機槍掃射，均沒有傷及一人。等到飛機去後，這批修築機場的機砲員兵們，又合力填平了不算太大的炸彈坑痕。在以後的連續幾天的轟炸中，機砲大隊官兵聽到飛機臨空聲響，經久成了習慣、不當回事的輕鬆疏散，竟嘗喻為休息的號角聲。

緬機為顧慮地面對空火力，未敢低飛投射，因此緬機轟炸，並未帶給猛撒重大的影響，只是一般當地居民們，在總部勸導下，叮嚀全體白天離家走入山林作疏散，使猛撒新近形成的市集，由白天的爭斤論兩熱鬧，一變而為晚間的熙熙攘攘！

部隊未進駐猛撒以前，居民們的物資供求關係，多數仍以物物交換或有無相濟。自部隊駐屯後，居民豢養的家畜及農產品，往往得到一些出乎希望的代價，使居民們的生活，普遍增加了富裕，更使少男少女居民們，從原始破舊的衣著，隨之變成新式的光鮮，所以一般老百姓，對於李彌總部進入猛撒，自內心發出無比的喜悅。尤其是一般年輕的擺夷姑娘們，趁着白天跑到田地裏，採摘些菜蔬瓜菓，賣給部隊，傍晚時分，則煑熟一些花生、豆苞、甘藷及甘蔗之類零食，擺成一排排的地攤，各攤燃上一盞油燈，在一燈如豆，微風輕拂下，忽明忽暗，與顧客兩兩三三各自依攤，蹲成一小簇，談情說愛，嘻笑嬌嗔，毫無禁忌，自有一番柔情幽秘，為都市生活所未有！這些丘八弟兄們，花上一二分緬盾的代價，即可盤桓傾心三四鐘頭，既得解饞，又得舒情，時間稍久，全學得一口流利的擺夷語，而擺夷少女的原始社交活動，又極其自由，使這些漢家兒郎，留下無限旖旎的回味，且擺夷姑娘願嫁漢家郎兒的歌聲，響徹雲霄，能不令人時作非非想！

柳元麟將軍對游擊隊訓話

抗戰武術談

刼後家園滿目盡淒涼　禍不單行橫遭牢獄災

家父因素來好客，同時各隊員均有相當知識，在談吐方面很得家父的歡心，故此每當他們來臨，均得到熱烈的招待，臨別時每人多少還送點零用錢給他們買香烟；因有他們時常的往來，我們亦得獲外鄉很多寶貴的消息。

有幾位隊員去瀏陽醴陵一帶公幹，道經我家小住憩息時，曾替他們介紹認識當地有勢力的人士；當士紳們知道是良好紀律的部隊，無不樂意協助，因此隊員所難以解決的公事，因地方人士的幫助，很快就將一切事務辦好。

戰線邊緣各地，有時很難找得到鄉保長辦交涉，因爲多數軍人粗暴不講理，鄉保長被逼祇好隱藏不露面。由此可證實，軍民若能坦誠合作，互愛互助，對抗戰才能夠發揮最大威力。

那時在邊區的挺進隊和別働軍，同是國家所擁有的抗日部隊，然而質素和紀律上的比較，眞不啻有天壤之別！在抗戰後期的軍隊中，可惜好的太少，如果所有軍隊，均和別働軍那樣守紀律，明理義，不但抗戰不用外國參與定能勝利！就是本國的老百姓，也不會遭受許多不必要的痛苦。中國人眞乃刧數難逃也！

抱石獅神威服同門

民國初年時期，我的師祖李德和，是江西家傳戶曉的名師，他不但拳掌功夫高深得已臻化境，對於木棍和腳法更有特殊的成就。他的一百零八腳這套腳法，鍛鍊到起腳擊敵，從無虛發之處，所以他常時立於不敗之地，這是練武人很不容易做到的。他曾傳授很多徒弟，其中有兩位特出人才，是羣徒中的出類拔萃人物；其中一人是萍鄉第六區秋江村的易興符，另一人卽第五區下坪洲村的黎洪堅是也！此兩位愛徒，因有天賦壯健的體格，生得力能舉鼎，再加勤奮苦練不懈，因此功力之深湛，竟然不亞於乃師李師傅。他們都有中國傳統尊師敬長的美德；黎洪堅較活躍，但對李師傅的敬愛尊重，終身保持百依百順的態度，故此李師傅傾囊相授，能得到師傅的眞傳實學。

吾鄉教練武術，分三個月或半年一期，同時分初級、中級、高級的幾個階段；師傅的酬勞，亦以等級的升高而增加。普通學徒均係白天工作，晚間練武術，因此武術教師白天較清閑，晚上就忙碌。但家庭環境好的學生，會延聘私家教師，那就日夜不斷的學習和鍛鍊了。江西一帶流傳有種習俗，當武師教練完畢一期結束的最後一晚，必定要擺謝師宴。

這並不希奇，奇在宴後定要邀請師傅拆招扣拳；在此時就有些不良份子，趁此最後晚餐的機會，竟勸師傅飲酒；教武術的人，最忌飲酒，飲多了酒就會神志模糊，在拆招中馬步無平時的穩定，就會被打輸。在此時很易出現徒弟打師傅的事。事因吾鄉教武術的規矩，如師傅被徒弟打跌倒，師傅錢就可以完全不付，這師傅不但失面子，而且以後永無人再請他教功夫了。因有此不良的習俗，再加上那些反骨的徒弟，故此身爲師傅的人，均存戒心，所謂「十步留一步，恐防徒弟打師傅」。緣因卽由此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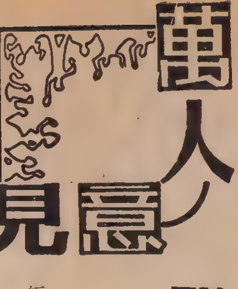
有關黎洪堅的武術，先兄贛萍在「彈雨餘生述」中已有記載，現將黎師傅的另一手令人咋舌的功夫，記述如下：一次，李德和師傅在某處教姓彭的兄弟兩人練武術；彭氏兄弟是富家子弟，有恆心毅力鍛鍊武術，故此早有相當根基，但他們心猶未足，再用重金聘請李師傅教功夫，以期達到登峯造極的境地。李師傅遇到此勤奮好學的徒弟，當然很樂意的將功夫盡心相授，直到期滿時，照規矩設宴謝師，可是也免不了要經過扣拳拆招的這一着；彭氏兄弟年富力強，在勁力硬功方面並不遜於師傅，因此李師傅暗自度量；萬一在拆招時力有不逮，爲着自衞，被迫時自然會使出絕招，即時可能會傷害對方，可是他又不願打傷愛徒。深思熟慮之下，李師傅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即寫信給徒弟黎洪堅，和他約定日期，要他准時前來迎接師傅，在信中並告訴他彭家兩兄弟的情形，又告訴他彭家門口有兩隻大石獅子，可利用來表露一手功夫給他們看看。

黎洪堅是天生神勇的大力士，又得到李師傅的眞傳武功，眞所謂如虎添翼，如龍乘雲！因此在他一生中，很少機會遇到強敵，可說是武林中的佼佼者。

那天黎洪堅依約來到彭氏兄弟家，果然看到大門外有一對很雄偉的石獅子，估計約七八百斤重一隻；當他行近門口時，突然有幾隻惡犬出來圍住他狂吠，他立即用手推一推右邊的石獅子，估量一下重量，然後將兩手反向後面，捧住獅子頭頸，將他雄壯的背部緊靠石獅，立將石獅抱離地面，他使力的將石獅左右搖擺，用來擋住羣狗的襲擊。正當此時，李師傅和彭氏兄弟已出來迎接客人，他倆兄弟一看見黎洪堅的此時動作，不覺大吃一驚！因爲凡武術中人，逢到要運勁出招，必定要先擺好坐椿姿式，才能發出氣力，而黎洪堅居然不用坐椿就舉起此笨重的石獅子，覺得他的武功是與衆不同！祇見他反手向後，毫不費力的好像抓住的不是笨重的石獅子，是一張木椅一般的搖來擺去；他還左右掉換來使，一下捧住左邊一隻，放下右邊的石獅，又換了捧住左邊一隻，兩隻石獅子被他搬來搬去弄得東歪西倒，好像玩具一般。

（未完）

張伸仁



聯絡官民的機構架床疊屋 港府浪費納稅人金錢

編輯先生：

據報近數月來，政府已先後指派多位地區性新主任，用作聯絡該區市民與政府的關係。或舉辦一些康樂項目，希望値此減少官民之間的隔膜。其主旨本屬正確，無可厚非。

然而現今香港市道不景，盜賊如毛，失業人多，罪惡薰天，那些某某警民主任、理民主任、社區主任、青年事務主任、康樂主任……等等主任，都是港府近數月來新增設的。而這些主任的主要職責，是負該區內的一切民眾事情，港府希望値這些主任的存在，能與民眾打成一片，使年青的一代能認識社會，從而服服社會。這是多麼崇高的領導！而事實是眞的嗎？

我們不要忽畧，同一個地內，我們眞的需要五、六個主任嗎？而這些新主任的薪酬都在三千至四千元左右；加上幾位新職員的薪金及新辦公室內的一切設施，不知又花費了納稅人多少金錢，値得嗎？他們的工作成果令人滿意？自己滿足乎！

比方說，一個警民關係主任之主要職務是負責溝通警方與市民之間的隔膜，解釋警方之主要職務；幫助市民。警民關係主任本身的職責事實是很重要的。無奈他力不從心：原因是港府當局應要用嚴刑峻法對付匪徒或貪污事件。待社會安定後才用較溫和的手法，否則到處姦淫劫殺，包娼包賭，投訴多如天上星星，理不清。莫講一兩個警民主任，就算多十個也形同虛設。待治安好轉後，全港祇有一兩個警民主任便足夠有餘。治安一旦上軌道警民關係自會好。

再者，那些新被指派的康樂主任、青年事務主任，値着舉辦康樂事項或坐談會，來幫助青年，引導青年，從而導青年服務社會，表面似乎很關心年青下一代。

人所皆知，一直以來，香港政府對年青的一代沒有供給他們所需的。由一個小小孩兒便要開始經選拔才進得較好的幼稚園，由小學要考進中學，中學生想進大學？望中四重彩似乎易得多矣！近一年來，經濟不景，失業人多，而失業人數中，大部份是青年人，試問一個失業人有何閒心尋康樂？難道政府叫人「貧風流，餓快活」乎？

本來社區及青年事務主任，就以名稱而言，他是應該負責一切青年事務的，包括青年康樂，介紹職業、移民、讀書及問題青年等，總之有關青年的事，他都應該理到，否則他不應有這名稱。而這個新主任的資格，要有非常豐富之社會經驗，方可勝任愉快，不然的話，他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如果祇是辦少少康樂活動，或與青年開坐談會，講完後便寫份報告給政府，說怎樣怎樣了解年青一代，不如改名叫「坐談主任」豈不更妙？

據憲報所載，這些新主任的薪酬大約是每月三千幾百元起點。用如此高的薪酬，請近十位少辦事多說廢話的主任，値得乎？

查實政府一直以來已有頗多社區服務中心及康樂或福利大廈，內裏有圖書館，有青年及成人康樂室，有乒乓球室，有籃球場，有研討會等等數十項精采節目，再加上區內的志願團體，如男青年會、女青年會、小童羣益會、街坊福利會等的經常性活動，以十分足夠區內青年消遣之用。所以無需要請多十數個青年事務主任。

政府近數月內，向市民佈稱出現赤字，希望市民節約，但自己卻要預徵稅收，亂設新職，無怪赤字越來越赤！

甘石言上

毛江反封建破四舊 恩來承志名字遭批

「文革」時由北平開始，到處在「破四舊」，這一「破」，就「破」到了地名、人名上。

凡是「紅衛兵」認為有「封、資修」色彩的地名、人名，一律「勒令」改掉。像北平的「東交民巷」就改成了「反帝路」，「中蘇友誼醫院」就改成了「反修醫院」，這是改成功了的；也是失敗的，像「天安門」，「紅衛兵」認為封建色彩濃重，想改成「革命門」、「文革門」、「東方廣場」，但是最後沒有改成，因為封建王朝的最大頭子毛澤東不同意，這個給「天安門」改名的「革命行動」被迫流產。

當時「破四舊」，也「破」到了紅色大官僚的頭上。

北平「外事系統」、「僑務系統」的「造反派」責問廖承志：「你叫『承志』，究竟要承什麼人的志？」

本來，像廖承志這樣的紅色大官僚，對毛澤東、江青、林彪、陳伯達、康生一伙背着他們攪「文革」的突然襲擊就十分反感，一提起「文革」就會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現在「造反派」找上門來了，他當然就爆跳如雷了。

他聽到「造反派」的責問以後，馬上大叫大鬧：「連我的名，你們都想造反？我就不叫廖承志吧！要我叫什麼呢？叫廖革命吧！你們也統統改名叫『革命』好了，這樣，全國都是革命者了，就不用再攪什麼文北革命了！」

據說，廖承志的這些話，後來傳到了「中央文革」那裏，把江青這一伙人氣得要死，廖承志長時間得不到極左派的「解放」，跟他這次「抗拒文革」，「負隅頑抗」有關。

後來，在毛江和「中央文革」的指使下，「五一六集團」整周恩來的「黑材料」（「林彪事件」以後，毛江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了林彪一個人），還牽涉到了「恩來」這個「地主老爺式」的名字，說周恩來「混進革命隊伍多年，可是連這麼一個地主的老爺式怪名也捨不得改掉，是念念不忘其封建地主官僚家庭，是念念不忘復辟地主資產階級專政……」要不是以後「周派」得勢，周恩來肯定也會被「造反派」揪出來，被責問道：「你叫「恩來」，是封建地主的大恩來到了吧？」

當時，整個大陸，有許許多多的人被「紅衛兵」逼迫，改掉自己的有「封資修」色彩的原名，許許多多的人的名字就成了「忠東」、「向東」、「愛紅」、「永紅」之類。要是有人不願改原名，就會遭到批鬥、毒打。許許多多的路名、地名之類，也被迫冠上「革命」的名詞。許多城市的「中山路」被改掉了，大致成了「文革路」、「永革路」之類。

當時，有嬰孩誕生了，取名是極大的難事，既不能取有「封資修」色彩的名字，又不能取無政治色彩的名字，而「忠東」之類的名字又到處都是，有些做父母的又根本不想取這麼一個刺耳的名字，所以就乾脆不給孩子取名。但是，到「派出所」報戶口時，又非有一個姓名不可，所以有些人就乾脆叫「派出所」的毛卒給自己的孩子取一個名，那些毛卒選來選去，也不外乎「忠東」、「向東」之類，目前大陸六七歲的孩子，大都是這一類名字，就像以往的「阿貓」、「阿狗」一樣普遍。可是，以往人們叫自己的孩子「阿貓」、「阿狗」那是心甘情願的，而且隨時可以改掉，而今天大陸的孩子被迫取了「忠東」之類的名字，是不敢改掉的，否則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份子」。

大陸的荒唐事是很多的，極左派的「革命性」被「充份調動」以後，連名人、地名也不放過，在人名、地名上糾纏不清的事，不知有多少，而吃大虧、倒大霉的，是一般的小民百姓。周恩來，今天仍叫周恩來；廖承志，今天仍未改叫廖革命；天安門，今天仍保持其「封建色彩濃重」的名字，因爲那些「死不改悔」的人還掌握着實權。而自己的生殺大權被操在劊子手手上的小學教師，連給孩子取名叫「思仁」的自由都沒有！不但如此，還把「思仁」這個名字同「批孔」「掛上鈎」，要向兩千年前的孔夫子算賬，毛卒之荒謬，古今中外，無以倫比！

可不知「江青」的名字，「革命性」表現在哪裏？「當年叫藍蘋」，老毛給牠改名時，怎不改爲「紅藍」或「江紅」呢？不知周恩來、廖承志之流，有沒有勇氣向毛澤東夫婦提出責問。

今日大陸，可恨復可笑！

（喬生）

兩家共用一具電話
言下之意窮鬼勿用

編輯先生：

十二月三十一日報載：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馮煒文昨午於出席電話服務諮詢委員會會議，中途被人邀請離坐，繼續舉行閉門會議。至下午四時，馮氏於教會辦事處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一切，據指出他此次出席該諮委會乃屬市民代表參加的首次，當場陳述反對電話費加價之意見。諮委會主席會對他宣稱「如果用戶嫌負擔太重，每兩個家庭可共用一具電話云云」此事令人百思不明其用意，以初級算術計算，八十萬用戶中如兩戶用一電話，則只餘四十萬戶，而加價只百分之六十或七十，電話公司收入，豈非因加得減？測其用心，諮委會諸公或不將普通市民用戶放在眼內。以爲電話公司乃專爲富商巨賈服務，成爲高級專利品。言下之意，假如中下級市民嫌貴，大可以不用電話。至於方便與否，則貴客自理，鬼叫你窮，負擔不起電話加價乎？不過人類雖之有時會利慾薰心，但究竟尚有良知，上述言詞，不能出之於口耳。

豪門富戶之家人婦子在香港馬場、澳門娛樂場，一擲千、萬金，面不改容，言笑晏晏，當然對電話加價，簡直不當一回事。反之電話公司今年不派中期息，則影響入息，因而贊成大幅度加價，實有切身關係。

加價一旦成爲事實時，則消費者委員會亦將以諮委會建議批准，政府採納其意見，消委會無能爲力，一聲遺憾，市民遭殃。

讀者電話用戶 啟上

印尼華僑讀者　解劉伯溫預言

萬人傑先生：

　久慕鴻名，無緣識荆，弟於一九六八年卽拜讀閣下與贛淳、唐鶯、趙聰、力行、宓琴等諸先生大作每期均先讀為快，直至前年夏因書籍輸入被攤商勾結，檢查舞弊，致全部有政治性刊物，一律禁止輸入，弟在荷印時期亦辦過週刊，戰後辦過電影半月刊，刻弟已是七六老人，二十年未再寫作，一切生疏，但閒得無聊特試草一篇試解二千年中國預言，藉震人心。　弟李菊輝頓首

（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試解「中國二千年預言」

·雲·

余於民國初年，在原鄉堂兄處見過此書。惟時余僅十二、三歲，不懂其中秘奧，尙一味瘋狂看三國、水滸、西遊一類的古小說，對此易數書籍，不獨不感興趣，簡直莫名其妙，及後南來爪哇，於民國十九年和友人創辦小世界週刊。因取材關係，曾在班芝蘭街書店買了一本，細查已多了一則，是「劉伯溫預言」，查此則曾在滬、港日報以本城天聲日報副刊發表過，然已事隔二年，故依舊採登，預言如左：

△劉伯溫預言

拆去金陵塔，關門自己殺，日出東，月落西，胡兒故鄉起烽烟，草弓何憂柔，自覩山河落夷手，冬盡江南萬古憂，繁華忽變瓦礫丘，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結深仇，眼見日西休。

當小世界刊出此則預言時，這些字句，都還很含糊。到了民國二十一年，一、廿八後，漸漸明顯。等到日本投降，卻亦裸裸全部露出來，今試解如左：

「拆去金陵塔」報載拆城時，拆出此碑，下署劉伯溫建，「關門自己殺」，內戰，「日出東」，日本佔東三省，「月落西」，國民政府遷四川，「胡兒故鄉起烽烟」，九·一八瀋陽事件，「草弓何憂柔」，蔣委座、張少帥為何憂慮示弱，「目覩山河落夷手」，眼看國土落在日本人手裏，「冬盡江南萬古憂」，一、廿八，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算陰陽曆是十二月底，正是冬盡，上海正屬江南，「繁華忽變瓦礫丘」，日寇把閘北一帶，炸成廢墟，「回天一二九」，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引起白日結深仇」，導致白色人和日本結下大仇，「眼看日西休」，眼見日落西山，說明白點是日本投降，余當初還以為「一二九」「一二八」還相差一天，後於本年八月間收聽台北中央廣播電台，廣播少棒隊在美決賽之時間是廿六日早晨，因此才悟起東西半球的時間，這證明了該預言是一字不訛了。

△唐袁天罡李淳風「推背圖」

「推背圖」共計六十圖，由唐朝起算，過去之事，至滿清入關，由金聖嘆詳解，語多中肯，惟解至滿清入關，聖嘆因哭廟事發遭戮，惟未經過之事，雖亦有推測，惟多未準確，及今閱之則多能了了，恕不多提。查二十七圖，是滿清覆滅。三十八圖，第一次世界大戰，今只將三十九和四十圖，畧為試解。

第三十九象

讖曰：鳥無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試解：「鳥無足」是鳥字，把「山有月」的山，加在鳥字下，便成島字了，日本稱島國，人所共知，「旭初升」，當非指侵華的日本，顯係「東方紅」之第二句「太陽升」也，下一句，當不用解釋了。

訟曰：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

試解：「十二月中氣不和」，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機偷襲珍珠港事件，「南山有雀北山羅」，日航空母艦飛機，由南雲中將率領，大炸北美洲屬檀香山之珍珠港，雀當然是飛機的代名，連羅斯福的羅也帶上，「一朝聽得金雞叫」，查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是己酉，卽是雞年，「大海沉沉日已過」，日本於是年八月中旬投降了！

圖畫：高山上一隻無足鳥，山下右邊一剛出之太陽。與讖同意，不用再解。

第四十象

讖曰：一二三四，無土有主，小小天罡，垂拱而治。

試解：「一二三四」，中共作戰的本錢，是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在大陸打三國軍。「無土有主」，在清算鬪霸時期，土地被沒收，留下地主名銜被清算。「小小天罡」，天罡是星宿名，故水滸傳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合共一百零八位梁山兄弟。在這裏可能是代表統治三十六年的時間，因最後一句是「垂拱而治」，用拆字法把「拱」字拆開為「共手」，連接起來是「垂共手而治」。

訟曰：一口東來氣太驕，腳下無履首無毛。若逢木子冰霜渙，生我者猴死我雕。

試解：「一口東來氣大驕，腳下無履首無毛」，接眼看去，儼然是日本人的寫照，細心推敲，始悟另有所指，蓋日本已含卅九象中投降了，絕無

再提之理。一口當然是指日字，日是太陽，仍舊是東方紅，太陽升的太陽，況且在該兩句中，竟有「毛東」二字，也有「來」字。「若逢木子冰霜渙」，這句似乎是指時間，可能是甲子，余把毛澤東之東字爲某，是「東方甲乙木」，應該是「甲子」，查甲子是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正是天罡三十六之年，（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一九八四年是三十六年），「生我者猴死我雕」，還未發現有解釋的象徵，茫茫天數，非蠢笨如余所能解答矣。

圖讖：三個男孩子，一穿長衣，兩個穿短衣，三人均手握一圓盤，盤中心有像花之鬚蕊。

試解：三人當中，一穿長衣者，諒代表中國人，兩位穿短衣者，猜爲外國人，可能是中、美、俄三人，手裏拿的說不定是象徵式核子彈，三人互相監視，各盡其能，幾時爆炸，無人能料，近據廣播，美蘇談判核子禁約，有效期爲十年，難道也要配合一九八四年耶？

△黃蘗禪師詩

禪師之預言詩凡十四首，由明朝末年，滿清入關言起，詞句較易明悉，第九首已言至光緒宣統到南北朝統一及袁氏稱帝，今試解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三首。

第十首

用武時當白虎年，四方各自起烽烟，
九州又見三分定，七載仍留一線延。

試解：「用武時當白虎年」，民國十五年（丙寅）是虎年，七月革命軍北伐，「四方各自起烽烟」，國民革命軍東征西討，南平北伐。「九洲又見三分定」，中國古稱九州，三分是指遷重慶之中央政府，南京之汪政權，東三省溥儀之滿州。「七載仍留一線延」，七年再加一年，是八年聖戰。

第十一首

紅雞啼後鬼生愁，寶位紛爭半壁休，
幸有金鰲能戴主，旗分八面下秦州。

試解：「紅雞啼後鬼生愁」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歲次乙酉（雞）八月日本投降。「寶位紛爭半壁休」，國共爭奪大陸，結果國軍連半壁河山保不住。「幸有金鰲能戴主」，最後在金門島古寧頭一仗，死傷共軍三萬餘人，才把他擋住。此句或可解作對金元國之第七艦隊，有所顧忌，「旗分八面下秦州」，這是未來的事，很難預知，查秦州是甘肅省之天水一帶及陝西交界處，該省爲中共核子儲藏地，又接鄰蘇聯，說不定會有麻煩，這不過鄙人的幻想而已。

第十二首

中興事業付麟兒，豕後牛前耀德儀，
繼統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泥。

試解：「中興事業付麟兒」負責中興任務的，當然是指失敗的國民黨，這任務當非年將九十高齡的老人所能勝任，將由他的仔子或後起者來完成，「豕後牛前耀德儀」，在豬年以後，牛年以前（當然是鼠（子）年），能光耀你的德政，「繼統偏安三十六」，繼統偏安鐵定是指遷到台灣的國民黨，三十六，或許是指三十六年，若由民國三十八遷台算起，則到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正好是三十六年，也就是豕後牛年前的鼠（甲子）年，「坐看境外血如泥」，也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了，但願解而不中，寧可給人罵句「亂扃」。綜閱上列三則預言，除「劉伯溫預言」已全部實現外，其他兩則，僅取其最近幾十年復能巧合實際者，如日軍之雞年投降「一朝聽得金雞叫」和「紅雞啼後鬼生愁」，還有諸葛亮之馬前課中也有「晨雞一聲，其道大衰」之語，這些預言，的確使人折服得五體投地，惟藏頭詩、燒餅歌、萬年歌中之未有解者，雖已很多早已經過者，但翻來翻去均如盲人瞎馬，無法悟出其秘奧，余是戴了黑色眼鏡的盲老，不學無識，興之所至，只是信口開河而已，願讀者勿笑余之笨拙也，余年已七十有六，作算預言不幸而解中，想閻羅天子也不會答應余看這場世界名劇了。

歷史是鐵證 馬列是騙術

「山雨欲來風滿樓」。當烏雲密佈，寒風颼颼之時，就意味着暴風雨將來臨，諸如「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等等，便可見微而知著了。人類社會也莫不如此？家雞野鵠尙自知天時，何況人？更應該縱觀歷史，看穿政治。

蘇俄列寧說過：「政治是沒有道德的。」那末，所謂「方針、政策、路綫」便可想而知了。「策畧」就是騙術的代名詞。歷史的發展規律總是這樣：每當開國之時，便來一番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對農民讓步，減免稅收徭役，說什麼是「貧苦人的救星，有吃有穿不用愁……」；而農民於兵燹、饑荒、死亡戰綫上掙扎過來，當然是呼聲載道——「萬壽無疆」了！中國的農民最好統治，歷代的「明君」只要懂得給他們肚子暖飽後，他們則不過問「政治」了；只要達到這點，反正「明君」來是「萬歲」，暴君來也是喊「萬歲」……他們的慾望最多是生子、娶媳婦，「恭喜發財」。至於什麼「農民起義」——那是已經勒緊褲腰帶，鋤頭拿不起來，活不下去的時候才關心政治，「揭竿」拚命了；雖然，也不過是給統治者利用，替統治者充砲灰，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結果，皇帝還是讓不是農民的「人」來當，這不要緊，然而又代表不了農民的利益，並且被愚弄而不自知。陳勝、吳廣還不是作劉邦的墳腳石？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偏不爲農民階級服務，建國大殺功臣。

當一朝代建立，休養生息了後，帝王就要開始收拾內部了，覺得一些定國安邦的老臣留着無用，而且知道「革命」的老底太多，不誅不殺不放心，爲此要達到傳子、傳妻的「家天下」，必下三毒：誅開國功臣，殺知識份子，焚燒古籍。知識份子雖手無寸鐵，可是內幕最淸楚，往往是革命的先聲，而中國的典籍乃是集五千年的歷史經驗和流血的結晶，所以要達到「愚民政策」，必須焚書、禁書，掩天下耳目。

當這樣再維持不了的時候，如果弄得四海鼎沸，民怨天怒，衆叛親離後，「魔王」就會惱羞成怒，一不作二不休，乾脆用鎭壓代替「政策」，大與「文字獄」以禁鋼人民喉舌，結果內憂外患，加速滅亡。試看：每當昏君暮年，膝下荒涼之時，必然出現「呂后執政」、「武學易朝」（則天）、「慈禧垂簾」的歷史重演，其結果醜聲四佈，臣妾小人得志，功臣受罪；朋黨之禍，互相傾軋，矛盾重重，啼笑皆非，「西遊演了是封神」!?

如中國現代的林彪，他要打倒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親蘇）；而林氏自己「政變主義」失敗後（林著有一篇古今天下的「政變史」），偏要跑去蘇聯，依附修正主義！韓非子的『孤憤』註釋發表後，光明日報立即焚梓絕牌，弄得滿城風雨；而偏偏叫意大利名導演（奧東尼亞奧），來拍照「新中國」的污點去世界放映……上述，豈非咄咄怪事也？

黨員嘆道，「永遠是受蒙蔽」。最可憐的農民，更是蒙蔽中之蒙蔽，他們說，「政治上，貧下中農最『紅』；經濟上，貧下中農的肚子最空。」信不虛也！有的山區農民，三餐地瓜絲加空心菜……他們又說：「若無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其一是「自留地」），不然社隊整年無「分紅」（卽分錢），理髮、抽烟、油火要哭向老天爺了！」而海外華僑，港澳同胞，有的看到一些文字鼓吹、電影宣傳，皆以爲中國是人間樂園，結果回去吸北風後，只得「逃之夭夭」了？嗚呼，古之西施，善醜者不足掩其美；今之「無鹽」，善美者不足掩其醜!?

大陸到處是「人民」、「革命」的字眼，滿天飛——騙術之奇，集古今之大成，令人深入迷津路而不自知也！

如果對人民這般的疾苦而無動於衷，還喊某某「萬歲」，那恐怕是衣食不用愁的「進步人士」了。不過，「山雨欲來風滿樓」，「歷史的發展，不爲人的意志爲轉移」，「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將來的歷史是鐵證，政治只不過是暫時的騙術而已。

·雁聲·

萬人協會春節遊泰團
由萬、曾兩會長領隊
於大除夕啓程飛泰

萬協爲聯繫會員之間友誼，增廣見聞，娛樂身心，與本港信譽昭著，辦理旅遊事業經驗豐富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繼聯合舉辦元旦遊泰團後，再聯合舉辦春節曼谷、芭堤雅五天遊覽團，由萬人傑會長和曾憲光副會長領隊，並於年三十出發，（年初四由泰返港）凡會員及會員親友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費用港幣一千二百五十元，報名截止日期本月二十七日，報名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七二至三七六）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香港兇殺命案日增　佛徒籲請放生戒殺

萬人傑先生惠鑒：

久欽道範，未遂瞻韓，山斗翹觀，渴塵百斛。敬維文祺懋集，佳趣頻增，式符下頌。茲有愚見妄陳於文者：邇來世變知日亟；人心則日凶，全球殺機瀰漫，殺業頻仍，第三次世界的毀滅性大戰，難保不一觸卽發，遠處姑忻勿論；卽就本港言之：殺、盜、淫、擄事件，每日亦有多宗，尤其兇殺命案，自一九七一年以來，每年都有百宗上下，本年則至本日，有整百宗，居民惶惶，難安寢饋。故老相傳，謂：「本港開埠百餘年來所未見之慘象，往時偶發生一宗命案，居民卽奔走駭汗，輾轉相告，詫爲奇聞，今知見怪不怪，只有吞聲暗嘆，而兇徒則視殺人爲家常便飯，取財兼要取命，無財可取，更要取命，居民不論在家出外，時時刻刻，俱有喪命之虞，甚怪其有『不知命在何時』之嘆也。」聞之殊足痛心。竊思今日人心何以兇狠至此？其原因雖不止一端，然殺生之多，實爲主要之因，蓋生生相感；殺殺相仍，因果循環，理無或爽，願雲禪師云：「獸知世上刀兵劫，且聽屠門夜半聲。」談之能勿警惕！本港酒樓、茶館、餐室、飯店，與及一切小食攤檔，星羅棋布，大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盛況，又港人近來習於奢侈，婚嫁壽辰，固勿論矣，卽小小喜事，如子女彌月，尋常生日，餞別洗塵等，亦必筵開百席，座滿千朋，因此各處屠場，宰殺生物之數字，與日俱增，其口福雖可誇，其殺業亦可怖矣，邇來關心世道之人士，僉認爲必須大力宣傳放生戒殺，冀可能漸戢兇風，勝殘去殺，明知緩不濟急，然此外實無良策，夫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示求，終身不得，而痼疾終不可救；嚴刑峻法，固爲急者治標之良謨，然形禁勢格，權不我操，雖居民社團等力竭聲嘶，迭次呈請恢復執行死刑，以懲一儆百，奈終不見許，用特切懇台端暨貴刊各主筆先生，乘撰文之便，大力放生戒殺，夙仰台端暨各位主筆先生文壇鉅子，學苑鴻儒，擁有無數讀者，登高一呼，四眾響應（指士農工商不限於佛教之四眾）無疑也。其爲功德，詎有涯涘？不辭唐突，貢此微誠，敬祈諒察而垂納之，幸甚感甚！再者：又請貴社同人等休假旅行時，乘便放生，以資觀感，尤所企禱！如刊務多忙，則請交「香港佛教」月刊社代辦，該刊係佛教聯會會長覺光大和尚主辦，附設有月月放生會。

弟胡寬祥、李霈、馬健如、何寬錦、潘增祺等同敬啓

反飛組應注意　公園阿飛橫行

編輯先生：

公園本是大眾休息之所，但常有一些穿着喇叭褲、着鞋唔着襪，口裏粗言爛語之阿飛們在那裏聚集，偶有小孩經過，便攔途截刧，有的還拳打腳踢，以示威武。在徙置大廈裏，更常有大批阿飛們在樓梯口聚集，他們歡喜時便大聲呼叫，倘有居民干涉，他們便三五成羣，虛張聲勢的喊打喊殺，使居民們沒有一天安寧。

那些阿飛們更穿着似街頭乞兒，招搖過市，我聞說港府組織了一個反飛組，不知是否該組織經已拆夥。

春節快到，希望港府嚴禁炮竹燃點。雖然已有明例禁止，但在上年佳節，仍有大批在商店公然發售，我並非不是歡家家戶戶歡度佳節，而是一羣阿飛們用來投擲過路的人，藉此取樂。

讀者心聲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紐約余半儒先生，寄來聖誕卡，卡上附詩如下：

余半儒

雪地氷天裏，風寒透幕營，
一身携短劍，萬里赴長征，
家國仇爲大，強蠻事孰平，
宵深燈樹照，惆悵夢難成。

詩下自註云：「廿餘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德國慕尼黑城，值聖誕，寄與戰友」，今錄贈與 力行先生

半儒拜

按詩中所云，余先生，於二次大戰間。時在德國，身居營幕，該詩係贈與戰友者，全詩八句均好，對仗尤佳，壇主。

悼念刁作謙先生幷序

美江書院 陳克疇

刁董事長作謙博士，粵東興寧同鄉，爲當代外交家、教育家，名震寰宇，望重儒林。晚年居港，猶熱忱於教育事業，爲國家作育英才，任本院董事長，垂十五年之久。方冀哲人長壽，木鐸常聞。詎料玉樓遽召，絳帳凋零。中心悲悼，莫可言喻。敬賦七律一首，輓聯一副，以表微誠。（按：刁太史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日晚仙遊）

輓詩

驚聞大雅報云亡，香海波濤淚閃光。
作育英才酬社稷，栽培桃李煥文章。
兒孫繞膝情堪寄，家國縈懷夢亦僵。
此去應留無限恨，九州未復幾迴腸。

輓聯

百歲享高齡，惟期育才興學，
九原抱遺恨，未見殺贈收京。

刁太史作謙千古

陳歡棠

壽考人間積百春，未嘗一日病纏身。
忽傳太史騎箕尾，氣壯河山掃刼塵。

敬悼作謙兄

刁俊民

功名何價？老來窮愁潦倒，遑遑無歸賚志歿，
天道寧論！死去冷落淒淸，草草了事倍心傷。

溫哥華島居雜詠幷序

加拿大 許蘭亭

城市重來。蒹葭隔世。前塵洄溯。往事如煙。認紫陌之桃花。憐求侶問。隱荒島之喬木亦厭談世。五十留加。功名夢斷。三生結習。綺語難宣。因景物以寄情。亦託虛而傳恨。宗愨壯志。昂藏空負。意惟漫遣。事有難言。泚筆低徊。能不悲然神愴耶？

其一

百感而今恨未消 畫舲載酒趁前潮
舊時飄泊天涯淚 爭似光波濺碧綃

其二

倚欄窺水影修長 故燕依然話夕陽
莫道遊人遊不返 因風猶憶綺羅香

其三

欸欸來時欸欸歸 蘭期蕙約事多違
如今荒島避秦客 免了塵寰的是非

其四

芷水蘋波煞惹愁 十年重見舊風流
閒情莫弄描眉筆 秋水伊人益恨秋

其五

撲面風塵入炭城 舊時門巷此時情
亦知眉眼非前日 猶聽鐙筵小小聲

其六

窮病狂驚地獄臨 沉沉夢裏鬼魂侵
黃粱醒覺回頭岸 復活還陽淚滿襟

其七

百折愁情不自持 夜深猶寫斷腸詞
慈祥護士慇懃伴 朝夕相依步不移

其八

書生能底事。徒具熱肝腸。
種菜原非計。匡時未有方。
南鄰朝絕粒。北舍晚求漿。
稍喜荒園在。還堪種雜糧。

其九

城廓辭春事。田園買夏天。
紅藻何灼眼。丹荔好論錢。
池舘聞征鼓。江山起暮煙。
頭顱尙如許。何意隱林泉。

其十

不避蟬聲躍。何妨鳥語多。
荒園甘寂寞。白髮感蹉跎。
漫說藏鯤海。閒尋夢蟻柯。
樹蔭論國事。鄰叟日相過。

五更即事

美國 李楚

㈠ 初更月上夜迷離。異色撩人百感悲。
此日檀郎心欲碎。興懷撫景恨何如。

㈡ 二更明月掛高天。萬籟無聞倍寂然。
仰見銀河牛女會。人間伴侶幾時圓。

㈢ 魚更三躍最徬徨。滴漏聽殘恨未央。
記得去年風雨夜。敲棋對酌話西廂。

㈣ 四鼓敲殘恨更多。滿天霜露透輕羅。
寸心廻溯思園月。花事闌珊悵若何。

㈤ 五更玉兎跑西沉。詩罷無聊復哦吟。
此後何期歡叙首。與卿歌唱弄瑤琴。

次和董力行將軍「重陽感懷」元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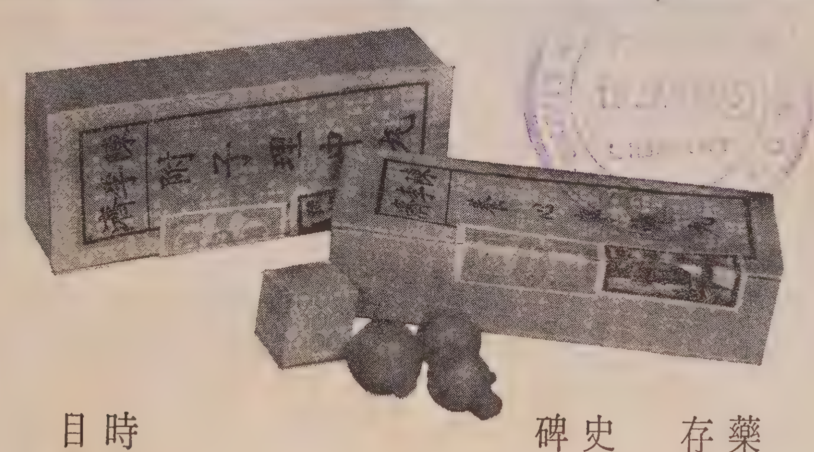
台灣 陳歡棠

㈠
陽明山上走輕車 風雨難忘對孟嘉
島國登高欣有帽 天涯流淚痛無家
十年湖海饒詩興 萬里江山換物華
世事滄桑都閱盡 問君何愛一籬瓜

㈡
莽莽關河九塞開 斯文掃地絕堪哀
漢唐政息儒生去 孔孟書摧怪誕來
神佛滿天呼博士 鼠狐遍地號英才
哲人元老俱零落 名教傷心付草萊

㈢
一水微波路未通 青天白日地何紅
（借董將軍句）
八年抗戰殲東寇 萬的爭驅獵北熊
不有奸回翻信賴 詎能草莽建殊功
彝倫攸敘遭強刧 紫電青霜氣吐虹

㈣
輸將玉帛奉烏珠 國力民生困未蘇
見說軍門皆失律 旋聞兒帝又崇胡
揚秦批孔無羞恥 禍國殃民有鄙夫
忍上山樓拚一醉 自來難得是糊塗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七八期）



蛇頭不斷，還是會咬人！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七八(新81)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七八(新81)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一月廿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慎防黑紅兩隻魔爪伸入學校

每週評論

平常人成年後都結婚，結婚後生孩子，讓孩子上學受教育是父母的責任。作官也好，做苦力也好，幹我們這行的「揸筆苦力」也不例外，捱生捱死都想把孩子送進學校多讀幾年書，希望將來長大了有一技之長，貢獻給社會，爲人類造福。可是，在目前的香港把孩子送到學校讀書盡了一份心願後，又使作父母的增添了無限的憂慮，那就是黑社會和紅色勢力的罪惡之手已伸進學校，像毒蛇一樣在殘害着青年學子的身心。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不容不加以注意。

學校本來是神聖的地方，過去不少學校的大門上都嵌有「入德之門」四字，這說明社會對它期望之殷，也說明它負有培養下一代的重要神聖的責任。由小學而中學的學生們，頭腦空白，賴品學兼優的教師，在德智體三方面進行培養和貫輸，使他們打下良好的基礎。中小學教育極爲重要，因爲那是基礎教育，對一個人未來在各方面的成功與失敗和對社會的進步與幸福關係極大。香港環境複雜，有些不肖之徒於參加形形色色的黑社會組織後，把黑手伸進學校，攫取對象又是那些純潔的學生，這是多麼可怕和不幸！

過去，黑社會分子尋找的對象，只限於失學失業或無人管束的遊蕩青年，以及爲非作歹吸毒墮落分子。然在目前，他們已把黑手伸進了學校，向青年學生下手。因爲學生「讀緊書」，又有學校作掩護，可以混淆社會視聽，進而發展壯大黑社會組織。

香港的中小學校教師，不論是官立或私立，教師授課的鐘點排得極爲緊湊，除照學校規定上課下課和評閱學生的作業外，對學生的品性行爲無從注意。在家庭方面，如果環境較佳，父母對子女嚴加管束還好，而多數是父母忙於生活，根本無法關心子女日常在外的行爲。還有的父母本身就是「撈偏門」或屬於爛酒鬼、爛賭婆之流，拿錢給孩子上學已經算是「盡到責任」，至於孩子讀書如何，在外幹些什麼則完全置之不理。在這樣情形下，孩子是極爲容易走入歧途的，等到發覺已經晚了。據政府當局統計，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十一月，香港共拘捕黑社會分子兩千四百名，其中十六歲以下的佔一百六十四名，在這一百六十四人中有一百一十人爲正在學校求學的學生。盡人皆知，有些正在讀書的女孩子動輒離家出走而失踪，有的竟進入什麼浴室、酒帘、酒吧和會所一類地方鬼混，有的還與黑社會分子滾在一起。一個青年人，到了這個地步，雖然不能說無可救藥，但有的可能泥足越陷越深，終於不能自拔，而成爲社會上的害羣之馬。

青年學生走上歧途，一方面責在父母，另一方面學校也應負一定的責任。香港的學校，有的是商業性質的「學店」，也有辦得較好則希望名利兼收——於賺錢後也珍惜學校的名譽。於是，在多方面的顧慮下，無形中也爲黑社會分子滲入學校開了方便之門。有的明知學生中有了黑社會分子，但卻採取眼睜眼閉的態度，而不敢公開報警。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召開檢討會時就曾指出：「校方對校內黑社會學生之活動，多不敢過問，純爲校譽及避免報復性行動所致」。這是一種極其愚蠢而自私的行爲，諱疾忌醫不敢面對現實，等到學生中的黑社會分子在外面鬧出事情，犯罪觸犯法網在報紙上公開時，豈不對學校的名譽損害更大？

人不能過一天算一天，必須有長遠眼光看待事物，其中對下一代的培養和教育又是重要的一環。根據此點，對於黑社會滲入學校的問題，實應由政府、學校、家長和社會上的輿論力量共同重視，共同面對現實採取應有的措施，務使黑社會分子銷聲斂跡，起碼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學校裏「攪攪震」。

近年，除黑社會分子滲入學校外，紅色毒汁也在腐蝕着孩子們的心靈。左派學校千方百計招誘學生受他們的教育。固然這類學校收費少，甚至不收錢，對不少貧困家庭只求孩子「有書可讀」是一個最大的「方便」，然奉勸「不問政治」的家長們，你們把孩子送到左派學校讀書，等於變相鼓勵自己的孩子「吸毒」。白粉、紅丸可怕，但什麼「階級鬪爭」、「反人性論」等等謬論更毒、更可怕，除非把孩子送進左派學校就下了「遺棄子女」的決心，不然孩子將來所走的道路，會令你更失望、更灰心、更後悔。

黑紅兩毒在香港泛濫，稍一不慎就會把孩子吞下去。希望有關各方面，特別是教師和家長，一定要加倍小心，以免爲青年學生們帶來無可挽救的噩運。

新聞以外

中華民國實力強大
成為亞洲反共中流砥柱

萬人傑

中華民國在二十五年來，已完成了五項發展計劃。今天，台灣有強大的武裝部隊，自製飛機軍火，不但在亞洲成為堅強的反共堡壘。在北大西洋公約國美國的伙伴中，也沒有一個比得上。中華民國已有完全獨立的能力，不需美國軍事援助，也能單獨對付共產勢力的擴張。

台灣自衛・實力強大

美國駐台軍援顧問團團長馬殊少將說：中華民國在軍事上已完全獨立，美國對中華民國軍事贈欵已停止，但中華民國在這二十五年來，已完成了五項發展計劃：

㈠自資購買計劃，由美國政府之對外銷售武器計劃促成。

㈡建立自信計劃，發展中華民國的兵工系統而促成之。

㈢合作生產計劃，如合作製造直升機，最近更合作製造F5E噴射戰鬪機。

㈣中華民國可獲得美國過剩的海上救援設備及世界性物資。

㈤改組中華民國的武裝部隊，使之成為現代化武裝部隊，即是「使之火力增強，而人力不必增多。」

據說：「中華民國已較其他自由亞洲國家，大部份的美國北約伙伴國及其他盟國更能擔負起防衛上的費用。」

和北大西洋公約一樣，美國一向視台灣為自由世界共同防衛的陣綫之一，因此在一九五〇年間便與中華民國有防守的協定，直到今天，這協定仍然被視為最切實際的。美國逐漸退出台灣，是因為今天中華民國在防衛上已有獨立的能力，不論實力上及經濟上，都不必再像過去那樣依靠美國，因此美國退出台灣，並非表示台防的防衛力減弱。事實上，多少年來，美軍部隊之留駐台灣只是象徵式，中華民國早已將其強大的自衛實力建立起來。

從美軍援顧問團長馬殊少將指出中華民國五項計劃之完成，可知今天中華民國在亞洲已成為堅強的反共堡壘，儘管亞洲若干國家盡力買怕中共，向中共獻媚，中華民國的屹立不移，仍然是中共一個巨大的威脅。

中華民國的軍事力量不但比亞洲任何國家強大，即歐洲北約美國的伙伴，也比不上中華民國。在亞洲有一條中流砥柱，美國當然可以大為放心，我們聞美軍撤退不必擔心，何況美軍撤退之說，已證實不確了！

龐大計劃・暫且擱置

由於世界性通貨膨脹，經濟不景，香港許多建設計劃受到影响。與建煉油廠的計劃擱置了，第二個飛機場也暫時不動手，而眾目所矚的地下鐵路，也因物料漲價，工資提升而要將貨就價，香港政府和日本財團的談判談不攏，地下鐵路的計劃受到阻延。

由於這多項的建設計劃，不但對香港的四百多萬居民產生穩定作用，外人對香港的投資也大大的增加信心。這一項一項的大計劃，有些告吹了，有些拖延了，當然也影响本地居民和外來投資者的信心，對香港來說，這當然是十分不利的。

其實，建設計劃的停頓，不單只香港為然，世界許多國家都陷於停滯中。以目前世界經濟情況來說，花巨大資金的建設的確應該多加考慮。完全未動手的可以暫時不動手；已經開始的，必須加速完成，否則物料工資還會繼續上漲，可能對整個計劃有影响。

最近老萬打算搬家，新居唔多唔少也要裝修一下，許多朋友勸老萬，現在不是搬家的時候，要花那麼多錢，還是留作更緊急的用途吧。老萬一想很有道理，因此也決定暫時不作他遷之想。

個人如此，政府也如此。目前進行巨大的建設工程，殊非所宜，與其政費出現赤字，不如暫且把這些大計劃放進冰箱裏，等待世界經濟情況好轉，本港恢復繁榮後，才從冰箱拿出來，付之實行，未為晚也。

至於目前進行的各項建設工程，也必須趕快完成。由於保利事件，有些施工暫告停頓，政府應盡速想辦法繼續。目前九龍許多地區因天橋系統正在

施工，弄得交通亂糟糟，這些工程已經進行很久，不但影响交通，也使人們感到厭煩，不應慢吞吞的稽延時日，先完成了目前這一階段，以後計劃，再作打算了。

一九七五·倒霉一年

九個國家舉行民意測驗，認為一九七五年是和平一年的不多；相反的，不少人感到一九七五將是煩惱的一年。測驗結果，最悲觀的是英國人，認為今年倒霉的人達百分之六十九，其次是加拿大，百分之六十五，美國百分之六十一，西班牙百分之四十五，瑞士百分之三十六，法國百分之三十一，印度百分之二十六。

認為一九七五是和平一年的，瑞士百分之五十二，法國及瑞典均為百分之四十二，印度百分之四十一，烏拉圭百分之三十七，加拿大百分之三十，西班牙百分之十九，英國百分之十四。

其餘是「無意見」。從這調查報告，可知世界人士對今年流年悲觀的多，樂觀的少。目前世界情勢，值得看好的並不多，在國際紛爭及經濟不景看，卻是困擾重重，悲觀的人，當然更多！

英國人對時局特別看壞也是有原因的，受到石油危機影响最深是英國，經濟不景最嚴重的也是英國，罷工事件層出不窮的是英國，加上愛蘭爾共和軍恐怖分子不斷爆破，弄到英國人死亡枕藉，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壞沒好，叫英國人不悲觀也不成。

展望一九七五年，舊的困難沒有解決，新的困難接踵而來，如果在香港進行民意測驗，相信結果也不會比英國好多少。

如果說一九七五年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當然機會不多，不過，越南戰事擴大，中東紛爭再起，卻大有可能。一旦中東戰事再起，由於石油問題影响，美國很可能訴之武力，實行佔領波斯灣，問題便更複雜。即使不致引起世界大戰，要尋求和平，將要走更遙遠的路。多數人對和平看淡，大概是這個原因。

一九七五是倒霉的一年，情勢似乎無可改變，我們只有希望於一九七六年，否極泰來，世運有轉機，然後人們才有樂觀的心情。

聯國內外·均呈腐爛

一向，聯合國為人詬病，只是某些會員國藉講壇作政治宣傳，或作類似八卦婆噬交的爭辯，完全失去國際組織的真正意義。近年，受到共產國家的控制，更日趨墮落，喪失正義，這國際機構，比往日的國聯更不如。

但有關聯合國內部的流弊，卻鮮有人提及。最近，由紐約「彭區學會」出版的一份報告，揭開了聯合國的內幕，指責聯合國的專業管理及執事人員既不能勝任，而且徇私。秘書處僱請了不夠資歷的人士，單憑他們的政治裙帶關係而聘用。

報告書說：「這種可悲的狀況可能導致聯合國被世界諸國排斥，就如人們因汽車死火而將之拋棄一樣。」

報告說：該組織的官員們想藉着委任某些人員以取悅某些會員國，這種做法是要不得的。聯大會議上月同意該處職員加薪百分之六，其實聯合國職員已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職員。聯合國的聘請廣告，該向世界公佈，不應只發給各政府，這樣才可以物色到真正適當的人選。目前助理秘書長職位以下的高級職員，有百分之二十只受過不足三年的大學教育。

這麼說來，聯合國不但在外邊看是一團糟，內部情況更糟。老萬到紐約時也遊過聯合國，參觀要收費，地下室全是發售紀念品和紀念郵票的，當時就有一種感想，聯合國並沒實際作用，它只成為一個旅遊觀光的節目，花兩塊錢美金看看那幾個平時為非洲土著、共黨宣傳者亂發謬論的會議廳，老萬認為十分不值。

還有就是破鈔買一些紀念品，其實這差不多已瀕腐爛的聯合國，還有什麼值得紀念？

今天，赫魯曉夫脫皮鞋拍桌子的粗魯鏡頭雖不有再出現，卻多了一個「包頂頸」的生力軍，就是聯合國新紮師兄的中共。聯合國只是一個不斷上演滑稽戲的國際舞台，能夠解決什麼紛爭呢？相反，它只會製造更多的紛爭！

台灣掃除·人類渣滓

在台灣國民大會中有人提出建立一條法律，限制海外「逃亡者」入境，這項提議在大會中受到普遍支持，稍後由立法院通過，便可付之執行。如果此項法律通過，受影响最大的將是曾在香港涉嫌犯罪而目前在台灣定居的人。

據國民大會人士透露：訂立這項法例目的是確保台灣不再是海外華人犯法後最佳的移居地。過去，台灣無嚴厲限制來自任何國家的海外華籍難民。這些人中，許多都是曾在該國涉嫌販毒、欺詐而受到通緝的。由於他們在台灣並無犯罪紀錄，因此台灣政府視他們為無罪。

如果上述法律通過付諸執行的話，所有疑犯會在其僑居地當局知會之下，於特定時間內被驅逐出境。

對香港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過去許多人利用台灣作逋逃藪，用種種不法手段，在香港騙了大筆錢，往台灣一逃，便一了百了。拿着那些騙來的錢，在台灣過舒適的生活，香港沒法把他引渡歸來，按照法律予以定罪，受騙的人雖明知其在台灣，也吹佢唔脹。

諸如此類的例子多得很，有些是虧空公款的，有些是辦什麼基金、什麼銀會的，大財到手，一跑了之。只要在台灣不犯事，便安居下來，身邊那些來歷不明的金錢，不會有人追究。

這種事固然使香港受騙的人激氣，也損及台灣的令譽，使人產生一個印象，不論犯什麼法，只要逃到台灣，便受到保障，彷彿台灣是一個專門包庇壞人的地方。

再說，這種「逃亡客」收容得太多，對台灣來說也是有害無利的。這種人本質不好，隨時打着壞主意，手上的孽錢還未用完，可能安份守己，若是錢用光了，就很可能故態復萌，重演在香港或以前他居留的地方所曾弄過的花樣，為患社會。

因此，台灣立下這條新例，不讓他們入境，不讓他們居留，是明智之舉。今後，台灣將不再是逋逃藪，更可以洗清名譽上的污點。

中共與世界經濟危機

楚項

去年末，中共「新華社」、「中央人民電台」，發表多篇「記者評述」、「國際資料」，鼓吹和慫恿「第三世界」各國以工農業生產原料及能源等爲武器，繼續從經濟領域展開「反帝、反殖、反霸」鬪爭，並利用原料和能源問題興風作浪，推波助瀾，以圖加劇自由世界的經濟混亂和困難。

挑撥「第三世界」和工業國家的經濟關係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華社」「記者評述」「第三世界在經濟領域中的反帝、反殖、反霸鬪爭正在興起」一文，首以美、蘇爲例，攻擊各工業國家「競相掠奪和耗費世界的原料」。該文指美國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六，而它每年卻消耗世界原料和能源近百分之四十。美國經濟所必需的鋁、鉻、汞等十二種基本原料中，消費量的一半以上依靠進口。繼指蘇聯在掠奪原料方面，並不遜於美國：「僅以非洲爲例，蘇聯現在從三十五個國家進口廉價的鐵礦石、木材、鑽石，以及大量熱帶水果、食品、飲料、服裝和棉花」。美國發現中東石油油量大、鑽井成功率高，加上廉價勞動力，開採成本極低。在沙地阿拉伯，鑽探石油的費用，僅及美國國內花費的三十五分之一。「這樣，美國便把國內油田保存起來，爭先恐後跑到中東開採石油。」「蘇修更是利慾薰心，不甘落後，也慌忙到中東去搶油。它的手段惡劣，剝削算盤打得更精。它不僅利用高價軍火和『經援』，換取低價石油和天然氣，而且又以高價倒賣給西歐國家，轉手之間，就獲得數倍暴利。」「蘇修和亞非拉國家的貿易，開始是一輛吉普車換十四袋咖啡，後來換四十三袋；一台拖拉機先換九包棉花，後換二十五包；一噸鋼材，先換一噸香蕉，後換四噸；一輛小轎車，先換兩噸可口，後換六噸。」

「新華社」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的另一篇「記者評述」「石油已成爲第三世界人民反帝反霸武器」文章中，攻擊各工業國家「瘋狂掠奪、剝削亞非拉產油國」。該文以美國爲例，說：「截至一九七二年的二十七年間，美國石油壟斷資本從『第三世界』產油國榨取的利潤就達四百億美元，相當於它在『第三世界』石油投資累計總額的四倍。原油的價格被壓到最低限度，一噸中東優質原油的價格遠不及一噸歐洲最次煤價格」。

該文繼攻擊蘇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能源危機」中，「乘人之危，大發『戰爭財』、『石油財』」。「蘇修把向阿拉伯國家出售的武器價格提高了一倍，並且要現滙或廉價石油償還……伊拉克同意按削減的價格出賣價值六百萬英鎊的石油，以支付一部份軍火費用，在交貨前，蘇修已以一千八百萬英鎊把這宗貨轉賣給西德。」

中共表面上雖只以美、蘇爲例，但骨子裏卻普遍攻擊了各工業發達國家，其主要目的卽圖使人們相信：「富國和窮國間的關係是剝削和被剝削關係。」

慫恿「第三世界」各國「聯合起來，互相支援」協同作戰

中共在二十二日的「記者評述」中，謂各開發中國家已經摸索出一條門路：聯合起來，衝破舊的經濟羅網，制服貌似強大的西方國家。中共回顧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到五月在聯大特別會議上關於原料

和發展問題的鬪爭，六月到八月在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維護海洋資源和海洋權的鬪爭，八月中旬到下旬的人口會議上的鬪爭，十一月上旬到中旬的糧食與原料會議上的爭吵等，認爲每一次鬪爭，都使西方各國受到猛烈衝擊。顯示了「第三世界」「團結的威力」。

中共在二十五日的「記者評述」中，特別誇大「石油鬪爭」的成果。首以各國收回油公司股權爲例，說若按原定協議，科威特要到一九八三年才能得在其境內經營的外國石油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但是到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科威特政府已經宣佈控制了百分之六十的股權。前此，伊拉克、伊朗、阿爾及利亞已經對外國石油公司大部或全部實行了國有化。目前，沙地阿拉伯、卡塔爾等國也正在準備接管外國石油公司的全部股權。繼以油元收入爲例，說：一九七二年，石油輸出國組織十二個成員國的石油收入只有一百多億美元，一九七三年增加到二百九十六億美元，一九七四年預計將達到一千億美元左右。因此，中共認爲：石油武器的運用，確是一個歷史的創舉。它的影響深遠，爲「第三世界」指出了維護資源的新方向。在石油鬪爭的推動下，各種原料生產國紛紛聯合起來。世界性的和地域性的聯合組織相繼成立。據統計：在過去一年內，已有七個原料輸出國組織成立，包括鋁土、鐵、油料、食糖、香蕉、肉類等，參加的成員國共四十二個，幾乎等於過去十年幾個原料輸出國組織發展的成員的總和。與此同時，原有的一些聯合組織也有若干發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人民電台」播出一篇文章：「石油輸出國的正義鬪爭不容誣蔑」。除了將石油危機引發和加深了當前西方的經濟危機之說法，指爲「完全是歪曲事實」，是「賊喊捉賊」外，更針對美國可能使用武力佔領中東油田的傳言，爲阿拉伯國家撐腰說：「帝國主義爲所欲爲，橫行霸道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堅決支持石油輸出國捍衛國家主權，保衛民族資源的正義鬪爭。」

鼓動「第三世界」各國擺脫西方工業國的「經濟羈絆」

中共在十二月二十二的「反帝、反殖、反霸」文章中，鼓動各發展中國家，在取得政治獨立以後，還必須在經濟領域進行「反掠奪、反控制」的鬪爭，以有效地鞏固和發展國家的政治獨立。中共說：在取得政治獨立，務必立即將經營銀行、運輸、電力、保險、進出口貿易等有關經濟命脈的外資企業，或收歸國有，或逐步增加股權，限制投資範圍和利潤滙出比例，並加強對這些企業的監督和控制，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此外，還必須改變單一經濟的畸形狀況，建立完整的工、農業生產體系，發展民族經濟，「獎出限入」，掌握糧食，「自己動手，克服糧食困難」，「不吃進口糧」。總之，中共唆使「第三世界」各國，務必逐步割斷與西方發達國家間的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

加強世界經濟混亂

過去一年，中共在慫恿「第三世界」各國如何運用石油、原料、糧食以及其他民生重要物資爲武器，打擊美、俄，打擊「第二世界」，加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中共積極支持和影響下，「第三世界」各國，在過去一年中，也確確實實日益崛起，不斷製造問題，予西方各工業國以很大的困擾，更大大加深了當前的這場世界經濟危機。

港共「經濟導報」評論員，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一期中，分析當前西方世界經濟危機具有五大特點：第一、生產過剩危機同通貨膨脹同時併發，使醫治危機的難度空前加大。二、各主要西方工業國家同時進入危機，又同樣患了生產過剩和通貨膨脹的併發症，因而使它們之間轉嫁危機的迂迴餘地大爲縮小。三、此次危機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瓦解」，西方貨幣金融危機深入發展的情況下，因而使得危機的嚴重性加深。四、「第三世界」興起，舊的國際經濟關係遭到猛烈的衝擊，促進和加劇了此次危機的發展。五、經濟危機同資本主義各國的政治危機、社會危機交織在一起，使危機更加複雜和尖銳化。

中共對當前西方世界經濟形勢的以上分析，雖不無誇大之嫌，但其所謂生產停頓、通貨膨脹和金融貨幣危機等病症「同時併發」之說，確屬事實。尤其「第三世界」（主要是中東各產油國）打破了原有國際經濟關係，而予西方各工業國打擊之深重，前所未見。由於原油和各種工農業原料價格猛漲，西方各國都已陷於國際收支龐大逆差的危機中。據西歐共同市場十一月中旬的估計，共同市場九國一九七四年同產油國的貿易將出現三百八十億美元的逆差，比一九七三年的八十億美元，增加兩倍半，日本和美國也將有赤字一百五十億美元，比一九七三年的三十億美元增加四倍。除西德以外，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被巨額的國際收支逆差整得很慘，他們不得不一面舉債，一面獎勵出口、限制進口。如此，生產和消費的矛盾更加尖銳。可見，所謂「併發症」的產生，確實源於「第三世界」的經濟鬪爭。

早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至五月二日，聯合國召開「原料和發展」的特別會議時，中共即宣稱：「用石油作武器……是一個創舉。石油鬪爭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在石油鬪爭上已經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問題上也應該、而且能夠做到」。中共並具體提出了「六點主張」和「六項支持」，慫恿「第三世界」各國「要將『跨國公司』收歸國有」；「要建立各種原料輸出國組織，自行決定價格」等等。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的「世界糧食會議」上，中共一面曲解糧食危機的實質，一面全力慫恿「第三世界」各國「打破舊的經濟關係」。每當國際原料生產國組織舉行會議，中共總是竭力唆使與會者，組成更有效率的「聯盟」，哄抬價格，壟斷市場，控制產量。由此可見，中共興風作浪，推波助瀾，力圖加深當前西方世界所面臨的「停滯」—「膨脹」經濟危機」，進而動搖自由人類生存之根本，其陰狠圖謀，已昭然若揭。

越變越糟的毛幫局勢

岳騫

喧嚷已久的毛幫四屆「人代會」，終於在元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繼其十屆二中全會之後，悄悄地召開，閉幕後始宣佈。號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得如此鬼祟，其中自有許多不足爲外人道之事。

就其已公佈資料來看，此次毛幫召開「人代會」，實在是在無可奈何情況下，不得不開。開了之後不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更爲複雜。茲就各項畧作說明。

一、「憲法」與「元首」

毛澤東害死林彪之後，自擬了一個眞正的「毛憲法」，廢除了「國家元首」，由毛澤東爲「元首」，此一「憲法」草案，已經我方地下人員取得，台北幾份重要刋物均有登載。「毛憲」不僅廢除了「國家元首」，又委任毛澤東爲「武裝部隊總司令」，此舉不知眞意何在，因毛澤東從遵義會議之後，一直是毛黨「中央軍委主席」，這一職位是毛軍第一把交椅，毛澤東就憑此控制毛軍。此刻又加上一個「武裝部隊總司令」頭銜，未免畫蛇添足。唯一可能解釋，卽毛政權以前有「國家元首」時，元首例兼「國防委員會主席」，此一職位卽「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大概政權元首廢除，此一職位也落了空，又經過「憲法」規定，授與毛澤東。

毛幫廢除了「國家元首」之後，由「人代常委會」代行「元首」職權，毛澤東雖然高呼反蘇，但事事仍以蘇俄爲師。廢除「國家元首」，以「人代會」代行「元首」職權卽學自蘇俄，蘇俄最高蘇維埃卽毛幫「人代會」，最高蘇維埃主席也就是毛幫「人代常委會委員長」。由於取銷了「政權主席」，兩個原任「副主席」董必武、宋齡慶就改任「人代常委會」的「副委員長」。「常委」會副委員長竟有二十二人，實在是一個大拼盤，這麼多的副委員長，眞正起作用，出謀定計的應是康生，實際負行政工作業務的大概是吳德。吳德此時身份頗似文革前的彭眞，旣是毛幫「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又是「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

本來傳說「人代常委會」的「委員長」改爲「主任」，朱德也要靠邊站，此職因代行「元首」職權，權雖不大，位則頗尊，當時推測繼任人若非周恩來便是江青。以後可能由於爭執不下而妥協，江青不能出任，周恩來也不願或不能放棄「總理」位置，於是朱德又掛名幹下去，名義也不改了，仍名「委員長」。「人代常委會」在通過「憲法」，選出「總理」之後，實際也沒有用處，今後唯一工作就是「接受國書」了。

二、「國務院」與各「部」

自從去年九月周恩來便進了醫院，雖然在醫院中也見客，必要時也可以出來應酬，但有病仍然是有病，由於周恩來長期「患病」，海外有部份人士已推測周恩來將難以安於其位。到了毛幫「二中全會」推舉鄧小平任「副主席」、「常委」，更加強了這一說法的根據。認爲如非鄧小平將繼任「總理」，似不必在「人代會」前加上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的頭銜，誰知「人代會」收鑼之後，周恩來仍任「總理」，此點確出許多人意料之外。周恩來所以仍然抱病撐下去，當有其不能不幹的原因。翻翻毛幫的「黨史」看，實際就是一部鬬爭史，沒有任何一個大頭目是退休的，越是地位高，權力重，越是下不得馬。因爲毛幫大頭目失去權力便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劉少奇、林彪、賀龍是近例，王明、博古、高崗是舊例，周恩來對於所有的鬬爭經過，皆是親眼目睹，自然深切了解，此時如果退休，可能連王明、博古都不如，而會步劉少奇、賀龍的後塵，因此，周恩來不能不盡力掙扎，以求維持現有的名義，一直到了去「八寶山公墓」爲止。

另一方面毛澤東仍有利用周恩來之處，不僅在國際上要以周恩來作爲統戰的幌子，卽在毛幫內部，也需要周恩來從中彌縫調和，去年九月以後，毛澤東在武漢蟄伏甚久，據傳就是約會重要紅色軍閥，徵詢大家意見，所得反響，仍然是擁周的多，親江的少，因此，毛澤東不敢造次，突然把江青捧上「總理」的交椅，仍有利用周恩來作爲過度。照日前的安排看，將是用周恩來過度到鄧小平，再由鄧小平交給張春橋，江青也許永不會出任「總理」，專心致力於黨務，而以張春橋任「總理」，如同今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

鄧小平鹹魚翻生，文竄了這麼高，在毛幫幫史上，實在是一大奇跡。因爲文革時，毛幫所加於鄧

小平罪名之重，不可能再重入領導圈子，但鄧小平居然能洗脫一切罪名，又坐上前幾把交椅，就現在排名位置看，鄧小平似比文革前更爲得意。因爲文革前，鄧小平在毛幫七名常委中排名第七，現在排名若非第三也是第四（在毛、周、王之後）。當然實際權力自不能與文革前相比了。

鄧小平復出，有人認爲是周恩來的勝利，但鄧小平能竄到這麼高，要說全靠周恩來的力量，大概作不到。推測鄧小平一定向毛、江交了心，即使毛江不完全相信鄧，也利用鄧以代周，由鄧小平將「總理」職位交給張春橋，總比自周恩來手中奪過來，較爲順理成章。

就鄧小平過去的歷史看，也相當複雜，他最初在法國是跟隨周恩來，一度成爲周恩來的副手。回國之後進入江西蘇區又同毛澤東勾上，獲任江西省委書記，名列毛派「四大金剛」之首。因此受到周恩來控制的黨中央嚴重打擊。毛政權初期，鄧小平仍然屬於毛澤東集團，到了一九五五年因農業合作化，毛劉發生痕裂，鄧小平又棄毛從劉，與彭眞爲劉少奇左右手，一九六五年毛幫「八大」，在黨章中加入「名譽主席」一條，就是鄧小平的傑作，準備必要時把毛澤東抬到「名譽主席」的位子上，因此毛澤東恨鄧小平入骨，文革一開始就把他和劉少奇綁在一起來打，而今劉少奇已矣，彭眞生死不明，鄧小平又竄上來，其人確有過人本領，只看下一步他如何縱橫捭闔，翻雲覆雨吧！

毛幫「國務院副總理」最旺盛時共計十六人，到了現在，除死去的，鬬的，仍然在原位子立住腳的只剩了五人，即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李富春、聶榮臻。「人代會」期間，李富春又死了，剩下四人，這次改組只留下鄧小平與李先念。陳雲同聶榮臻加上文革時被鬬垮的兩個「副總理」，烏蘭夫、譚震林都改任「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

毛幫國務院現有十二名「副總理」，舊人只有兩個，其餘十個皆是新人，十人中間自以張春橋地位最重要，他排名第二，次於鄧小平而先於李先念。張春橋又是除鄧小平之外，唯一的毛黨政治局常委，據推測他可能一直擔任毛黨中央總書記工作。而毛幫「國務院」又未公佈有「秘書長」，則張春橋可能兼任「秘書長」。

張春橋之外，最標青的是華國鋒了，此人由湘潭地委書記而湖南省委書記，而政治局委員，現在又是「國務院副總理兼任公安部長」，毛幫「公安部長」是控制全民的樞鈕，不但毛管區人民受到「公安部」人馬的控制，就是毛幫黨政軍大小頭目的生命也掌握在「公安部」，所以這個部最爲重要，華國鋒能擔任此職，足見毛江對其信任之專。華國鋒又是「副總理」中唯一兼任「部長」，又兼任省委第一書記的，由政兼到黨，由中央兼到地方，眞是紅到發紫了。

另一個資深的「副總理」是李先念，在十二人中，如果說至今仍然屬於周恩來系的，大概也只有李先念一人，但李先念雖然保持了「副總理」的職位，卻失去了擔任二十二年的「財政部長」。

「副總理」中使人莫名其妙的是王震，此人在毛軍中資格甚老，最初參加彭德懷叛變，以後轉入賀龍「紅二方面軍」，抗戰前夕共軍投誠，經政府招安編爲十八集團軍，轄三師九旅，王震任賀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旅長，負責保護延安，勝利後，毛幫全面叛亂，毛軍編爲四個「野戰軍」，王震便是彭德懷「一野」之「第一兵團司令員」，進入新疆，不久又調回，中間一度任「農墾部長」，爲期甚短，垮台之後，久未露面，不知何以當上「副總理」。還有一個不知身世的「副總理」是孫健，大概又是江青系的「新生事物」。

十二名「副總理」中，顯然可指爲江系的有五人，即張春橋、華國鋒、紀登奎、吳桂賢、陳永貴，再加上孫健便是六人。其餘六人，屬於周恩來的最多是李先念、谷牧、余秋里，其餘三人，鄧小平、陳錫聯、王震大概依違其間，在目前形勢下，他們勿寧還是偏江的。

部會方面現存二十九個。毛政權的部會根本說不清楚是多少，因爲它隨時增減，尤其是經過文革砸爛之後，更不知究竟剩了多少。到這次「人代會」開會前，比現在的數字寥少，不論數目與名詞都有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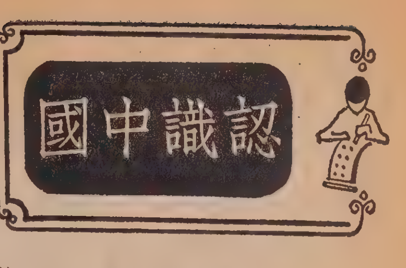
就以會前與會後作一比較，原「燃料化學工業部」一分爲二，改爲「煤炭工業部」、「石油化學工業部」。原「交通部」也分爲二，分出一個「鐵道部」。原「建築工程部」，「建築材料工業部」裁撤。至於第二至第七「機械工業部」，久未見毛報報導，不知是否有所變動，此次所發表的「部長」是新人抑是聯任，不得而知。其他二十三「部會」，新任者十，聯任者十三。新任十人計：「國防部」葉劍英，「公安部」華國鋒，「石油化學工業部」康世思，「水利電力部」錢正瑛（女），「鐵道部」萬里，「交通部」葉飛，「財政部」張勁夫，「文化部」于會泳，「教育部」周榮鑫，「體育運動委員會」莊則棟。

這十人，萬里、葉飛、張勁夫都是大黑幫，不知道怎會又當上「部長」，尤其葉飛原是粟裕一股的「旅長」，其人行動與賀龍相差無幾，以後調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達十五年，文革時被鬬臭，其驕奢淫佚經紅衛兵揭發，實駭人聽聞，現在鹹魚翻生，又當了「交通部長」，他懂什麼交通，毛幫這種亂點鴛鴦譜，是其行政一團糟的根源，同樣張勁夫也不懂什麼財政，居然當了財政部長。

三、周江的勝負

這次毛幫政權改組，海外許多人指爲周恩來的勝利，筆者看法恰恰相反，認爲此次是江青勝利，江青接班又進了一步。江青「勝利」之點，除前言在十二名「副總理」中，江派佔其六，周派只佔其三，最重要的是江派攫得「公安部」，華國鋒以「副總理」兼任「部長」，江青手下打手于會泳也當了「文化部長」，此爲江青最希望抓到的一部，今後可以大量推銷其樣板戲，進行文化革命。

周系兩大將，李先念保持「副總理」而失掉「財政部長」，葉劍英以毛幫中央副主席任「國防部長」，竟未能兼任「副總理」，即此也可見周派的失意。但就是此項安排，也是短局，不久，毛江必然又會發生一項新的運動，將周派全部清除掉，所以這次的改組，不是問題的結束，只是新的動亂開始。



世界，一、二、三

柳以青

很多人對「第三世界」感到不知所以然，特別是中共不斷地吶喊的「第三世界」。

把世界來分類，並不是一件新頴的事。如果我們從過去的經歷裏，隨時都可以想出對「世界」的不同分類。例如：從地域上來說，早就有了西方世界與東方世界。同時，這一從地域上來劃分的世界外，還包括了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不同生活方式的因素。

有時，我們還可以把世界，用不同的範圍或學科來分：如體育世界、文學世界、電影世界或娛樂世界、教育世界、音樂世界、哲學世界、科學世界、化學世界、物理世界、宗教世界等等，這方面可以引伸出很多很多的世界。

有的，把幾種不同的東西，爲了表達彼此不同的特點，而又有所關連的話，又可以分爲不同的世界：例如：無生物世界、生物世界、人類世界、鬼魂世界。

本質上，如果我們來分世界時，都是以人類、人或我爲中心的。因此，從「人類」來說：又可把世界分爲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或是：過去世界、現代世界和將來世界。如果從「人」來分：可以分成內心世界，外在世界；如果從「我」來分的話：就也會有「我的世界」、「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等。

關於這一有關「世界」的分析，可以分出很多很多的類別，這裏只就隨時想出來的給予分析而已。

假如我們留意一下目前的出版物中，已經有不少的刊物都是用了不同對象的「世界」來命名的。

在社會學上來說，有所謂的「社會世界」；那是想把整個的「世界」用社會學觀點來加以分析和解釋的；在外交學上來說，有所謂「外交世界」的，那也是想把整個的「世界」，用外交關係、外交原則和外交方法來以分析和解釋的；在軍事學上，有所謂「軍事世界」，那也是像把「世界」從軍事的觀點上來分析和解釋；在經濟學上，也有所謂的「經濟世界」，同樣地，也就是想把「世界」用經濟學觀點加以分析與解釋；在政治學上，也有所謂的「政治世界」，乃是想用政治觀點來分析和解釋整個的世界。

前一時期，有兩個對世界的分類很流行，那就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但是，自從共產陣營中起了內鬨，自由世界裏吹起了姑息之風，這一世界之分類，似乎在今天表面上是褪了色。這褪了色的，只是表面而已。於是，目前掛在大家口上的，刊在報章雜誌的卻換成了第一、第二、第三世界。

「世界一、二、三」及其他

在沒有討論這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分類時，我想先表明一下我對把「世界」分類的意見。

首先，世界到現在我們所知道的並不大，因此，我們今天都說：由於交通的發達，使「世界」縮小了。所以，人類就開始登空，遊太空，到月球了。然而，在另外一個意義上，世界卻是大的，大到我們人類都會用不同的觀念，來「擁抱」世界，而仍然還「擁抱」不完呢！

其次，這一用不同觀念來「擁抱」世界的事實，不僅囿於我們上面所例舉出的一列的範圍而已。就是在任何一個學科中，例如政治或經濟學科中吧！不同的政治理論，或是不同的經濟學說，都會在同屬於「政治世界」與「經濟世界」中，做截然不同的無數層次的「擁抱」世界呢！因此，世界觀的無限，是可以理解到的。

再次，既然在這一個多種觀念「擁抱」世界的不停地發展中，如果我們僅限於或囿於一個「擁抱」世界的觀念的話，那是自絕於對了解「世界」的途徑。在這一意義上，姑無論「世界」是「偉大」的，或是「縮小」了，我只覺得：「世界」在這一類的人們中，是「枯乾」的和「瘦弱」的。

最後，假如我們願對「世界」有一個「健全」和「美滿」的了解的話，我以爲該是內外兼顧的。這內外兼顧包括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對世界本身的內外兼顧；一是對一個人在做對世界了解時的內外兼顧。假如我用一個目前流行的一個名詞來說的話，乃是唯心與唯物的兼顧，更正確的說，那就是西方所謂的對世界而又超越世界。或是一如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所主張「合一」觀——心物人生觀。天人合一與人與自然調和呢！

從這一個理論基點出發，那麼，我想討論一下目前響澈遍地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

最近讀到中共「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由任谷平署名，題目是：「第三世界推動世界歷史前進的偉大動力」。本質上，這篇文章是宣傳文章——對內和對外的。然而，我們可以根據它來討論一下「第三世界」的意意，以及中共所津津樂道「第三世界」的用意。

「以美國爲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被稱爲第一世界；由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被稱爲第二世界；廣大亞非拉地區的民族、獨

立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被稱爲第三世界。」

這一「世界，一、二、三」的分類據這篇文章說是在第二次大戰後的「初期」。

但在「五十年代後期，特別是六十年代，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四分五裂，……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上台……。」後，「從國際關係的現狀來看，當前的世界實際上存在着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第二世界是處於超級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達國家。第三世界是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

很明顯地，依照任谷平這篇文章來分析的「世界，一、二、三」是有着很明顯的轉變的。這轉變，固然是時間問題，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問題，同時更牽涉到國際關係問題。下面我想說明一下。

在第一個「世界一、二、三」的分類裏，有關第一、第二世界，很清楚的任谷平所用的標準是突出經濟的。因此，有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但並不涉及政治，基本上那時在政治上的分野是民主自由與極權專制，這點對「共產陣營」來說是最不利的，所以在這分類上只談經濟。可是，在談到第三世界時，所用的標準又與第一、第二世界不同，卻是談到了民族和政治問題。這一分類所用的標準的雙重，值得我們注意。

但在第二個「世界，一、二、三」分類裏，根據該文作者的聲稱是以「國際關係」的「現狀」來分的。意思是這所謂的「國際關係」，是以與中共的關係而定。同時，這是「國家關係」只是限於「現狀」呢！這「現狀」兩個字，可圈可點。意思是：如果某些國家與中共的關係有所改變時，那麼，這世界的一、二、三，也就會有所改變。在這一基礎上或標準上來分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話，根本可以說是變動不居的。

其次，我們再看：中共在這不同的「世界一、二、三」的分類裏的歸屬。根據該文作者的透露：在第一分類裏，中共是屬於「第二世界」的；在第二個分類裏，中共卻又是屬於「第三世界」的。這種升降關係的變動，也是值得人們尋味的。從某一意義上的了解：由「第二世界」降到「第三世界」；或是由「第三世界」再高升到「第二世界」等等，也還是有其可能性的。原因很簡單，在中共由「第二世界」降爲「第三世界」時，任谷平所持的原因是「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上台」，假如中共照目前「修正」路線來繼續的話，在共產主義陣營中的「修派」一環節上，仍然是同屬於「共產陣營」的。除非是中共放棄馬列而已，否則，從「第三世界」再到「第二世界」並不出奇。

第三世界中的一、二、三類

在任谷平的文章中，在「現狀」的「國際關係」上，雖然承認中共是屬於「第三世界」的，然而，並不是與中共所謂的「第三世界」中的「亞非拉」同等看待的。這點，我們可以用任谷平的文章來認明：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屬於第三世界。儘管中國同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制度不同，但是，在政治、經濟各方面，我們都只能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有支援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解放鬥爭的不可推卸的義務，而且本身也受到超級大國的侵略，干涉和欺負，因此，必然要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結成反帝、反霸的共同陣線。……儘管出現了蘇修的背叛，但仍然不能阻擋社會主義革命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發展。第三世界的形成和壯大，此是體現了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這兩大歷史潮流進一步滙合。」

在這段話中，很明顯地，中共雖然承認自己是屬於「第三世界」，但並不同於「第三世界」的「亞非拉國家」。這種不同點是屬於「兩大歷史潮流」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中共的目的是這兩「運動」的「滙合」。

從這「透露」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共所強調的「不稱霸」，本質上是靠不住的。意思是：某些人士們以爲中共會以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來做成向外發展的態度與精神，這方面恐怕只會流於幻想而已。照目前這篇文章所陳述的是「革命輸出政策」，雖然，周恩來曾經說過：「革命是不能輸出」的話，但從這篇文章來看，那只不過是「以退爲進」的策略而已。或是，怕引起「打草驚蛇」而預先爲「亞非拉」各國安定一下神經而已。

其次，很明顯的，中共自以爲是在「第三世界」中，它是屬於第一類，也是最好的一類，就是從事「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第二類是屬於「亞非拉國家」中，正在從事「民族解放運動」者，也就是預備接受「共產主義」者；第三類，也是最不好的一類，就是「亞非拉國家」，而不走「共產主義」者。

在這一分析和了解上，除了中共把世界分爲第一、第二、第三外，實質上是：中共所列爲「第一世界」者，就是到「目前」還沒有能力控制，同時，又對中共有很大威脅的國家——在中共的詞語中就先稱之爲「兩超級大國」，而後又稱之爲「兩霸」。中共所列爲「第二世界」的國家，就是到「目前」爲止，中共也還是沒有力量所以控制的國家。然而，在中共的想法中，她們同時也沒有做成對中共的強大壓力。

到於中共所謂的「第三世界」，那是中共所以控制，可以左右，可以產生極大影響的國家。並且，也主動地願意，這一類的「亞非拉」國家，以中共爲首，特別是在追隨中共的「共產主義」的路線上亦步亦趨呢！這方面，相信屬於「亞非拉國家」的「第三世界」，恐怕該是最清楚的。

最近，中共就出了一本集子，是搜集了不同國籍人士們到大陸觀光後，在各方面贊揚中共的文章，從那本集子的題目上，也事實上表達了所有「第三世界」的「亞非拉」國家們，都該是以中共所走過的道路而努力不懈呢！這就是中共在目前「現狀」中，所強調的「第三世界」的內容和主旨。

因此，如果我們談「世界一、二、三」的話，應該了解到這「世界一、二、三」的意義，同時，也更該知道：不要讓「世界」在我們的心靈中變得「枯乾」和「瘦弱」了。

中共秘密文件實錄

中央讀書班的報告（上）

王洪文

編者按：本刊三四七期發表項楚先生「評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一文，迭接讀者來信，雖從項文所引述王文的片斷，了解中共上層一些混亂狀況，但覺得不夠透徹，希望能窺全豹。本刊爲滿足讀者要求，爰將這篇在大陸只准團、縣級以上單位學習的「機密文件」全文刊登，以饗讀者。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給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觸一些情況，有些省老大難解決不了，主要是路線沒有搞對頭，有些地方嘛，除少數壞人外，多數是領導人的路線沒有搞對頭，主要是沒有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沒有正確對待羣眾，沒有正確對待運動。初期的衝擊，如四川十二個廠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帶有普遍性，今天吹一下，希望起這個作用，就是大家能把「毛主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指示重溫一下。同志們正在學習「毛主席」最近五次指示的重點，學習中央兩報一刊元旦社論，這個問題已經涉及到了。抽點時間學習討論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很有必要。

一、爲甚麼要正確認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識

因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關係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搞的一件大事。同志們都知道九大和十大的政治報告，都把文化大革命寫上了，而且寫進了黨章。黨的代表大會作了決定的事，全體黨員都應該照着全做，而且應該做到。新的一年開始了，國際國內形勢很好，對革命來說，形勢很好，一片大好，我們要發展大好形勢，把我們國內的事情辦好，把根據地建設好，要能解決一些省市的問題，首先要能解決路線問題，把路線問題攪對頭，主要是解決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從歷史上看來是有必要的，而且從實際上看也是完全必要的。捍衞文化大革命就是捍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每個共產黨員，特別是中級幹部，更應該把這個責任擔負起來。

爲了充分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首先是要重新學習一下「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這是我們認識文化大革命的綱，現在有些人把「毛主席」的這些指示忘記了，現在有少數地區還攪資產階級專政。

早在一九六五年底，當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剛剛揭開，即批判「海瑞罷官」的時候，「毛主席」就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萬曆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就明確指出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絕不是單純的學術討論。運動初期，有些人就上了這個當，以爲這是學術討論，實際是在劉少奇指使下，彭眞一伙跳出來扔出一個修正主義的「二月題綱」，實際是包庇右派打擊左派，妄圖把運動引向純學術討論的資產階級軌道。「毛主席」毅然決然的叫彭眞一伙靠了邊，同時指出舊宣傳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說，「我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的，我就號召地方起來造反，向中央進攻」。這裏「幹壞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義。「毛主席」在杭州對許世友同志說到，「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怎麼辦？」「毛主席」曾反覆講過這個問題，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這個文件中「毛主席」做了許多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我們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爲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這個指示已經發表過了，這個指示非常重要，但是「九大」「十大」有些人就忘記了，有些人就不承認有走資派。

廣大革命羣眾，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這時劉少奇一伙慌了手腳，

急忙泡製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親自鎮壓革命。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親自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了十六條，寫出「炮打司令部」的「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樣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起來了。「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作了很高的評價，指出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規模很大，確實把羣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毛主席」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鼓勵革命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經風雨，見世面，在鬭爭中鍛鍊成為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在這時「毛主席」對廣大幹部也非常關心，親切地指導「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羣眾中去，和羣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毛主席」親切希望我們老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保持革命晚節，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出現了大好形勢。當一九六七年初來臨時，「毛主席」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講「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鬭爭」（註：這裏有一句明年全國全面同時開展），就是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就堅決支持上海的工人運動，支持上海工人起來造資產階級的反，工人運動起來了，「毛主席」很高興，十六條講「青少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闖將，工農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當時派了中央領導同志（張春橋）去上海支持工人運動，處理安亭事件，同意工人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組織。「毛主席」指示「可以先斬後奏」，這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到一九六六年底，「毛主席」又指示「上海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也起來了」。在「毛主席」親切關懷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在駐滬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下，開展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鬭爭。

這不光是上海的事，而且是全國的事，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奪權的，不然這個權是奪不下來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了常委會，熱情支持自下而上的奪權鬭爭，對「文滙報」和「解放日報」的奪權鬭爭做了很高的評價，指出「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將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又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偉大號召：「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羣眾」。「毛主席」還親自總結了奪權鬭爭的基本經驗，「毛主席」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並指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組織，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革命機構，這個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在上海一月奪權，打退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時，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國務院發了賀電，指出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間，「毛主席」視察了三大區，對進一步推動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做了重要指示，「毛主席」高興地指出，「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主席」就高瞻遠矚地指出：「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同志們再回顧一下，「毛主席」的這些指示多麼重要，當時是九次路線鬭爭，接着就是第十次路線鬭爭，我們學習「毛主席」的這些指示，往往當時並不理解，沒有讀懂，而是經過一段時期才理解的。我們有必要學習「毛主席」的這些指示，這對我們提高階級鬭爭覺悟很重要，最近中央準備把「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編成一本書印發，只有把「毛主席」的指示學懂了，才能認識那些是馬列主義的，那些是修正主義的，有利於開展對修正主義的鬭爭。為什麼講這麼一番？因為現在黨內有些同志不理解，主要在這一段。

二、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

從上述「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下了很大決心，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現在這個革命已經取得了極大偉大的勝利。首先是粉碎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最大的勝利；同時文化大革命鍛鍊了廣大幹部，鍛鍊了廣大羣眾，促進了上層建築領域裏的革命和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大大解放了生產力，這個很多同志都看到了，但是少數人看不到。很快出現了普及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的羣眾運動，在全國這個運動正在逐步深入。八年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了「毛主席」這段指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要是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現在我們國家的情況會怎麼樣呢？最近中央準備發個材料：「林彪和孔孟之道」，發給全黨，準備批判。林彪與葉羣夫妻倆加一個陳伯達，他們對社會主義極端仇恨。這個材料給我們那裏工作同志談了一下，大家很氣憤。對於這場文化大革命，國內外的階級敵人必然要萬般攻擊，這是毫不奇怪的。蔣介石也咒罵文化大革命，蘇修的電台報紙也了罵七、八年了，林彪在「五七一」反革命政變綱領中，也用蘇修的語言罵我們。這正如「毛主席」所說的，「被敵人反對的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證明我們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對的，我們的批林批孔越深入，蔣介石、南朝鮮、南越、蘇修都罵我們批孔，這從階級觀點看是不奇怪的。問題在我們隊伍內部，包括黨內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對文化大革命還像七、八年前那樣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個別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繪得一團漆黑，簡直像洪水猛獸一樣；有的說，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十大黨章中，黨的決議中說，文化大革命以後還是要進行多次；有的說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今後也不要再搞了。

中共清

最近中共中央機關報，曾猛烈地發表文章清算清末名臣曾國藩，罵他為「賣國賊」，是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其中如天津市歷史研究所以「洪秀全的愛國主義同曾國藩的賣國主義」為題的文章說：「大賣國賊曾國藩……一面叫囂要『赫然憤怒以衞吾道（指孔孟之道）』，一面在『克己復禮』的黑旗下組織反革命湘軍，咬牙立志依靠外國主子來撲滅洪秀全點燃的革命烈火。」另一篇文章，題為「看曾國藩是怎樣復禮的」？指摘曾國藩是殺害「勞動人民」的「大劊子手」！曾的原籍湖南省，老家在現時的雙峯縣「攸永公社」的「富托大隊」。說「曾的老家『富厚堂』，原有一棟書房、一棟學堂。裏面保存了他的文集、日記、家書，都『鼓吹孔孟之道』、『鼓動他的大小嘍囉為克己復禮而浩然捐生。』……」又說：「曾國藩和他的弟弟曾國荃、國華，到處殺人，在湖南鄉下辦團練，在省裏設『發審局』，把各地送到省裏的造反者一律殺頭。……」總之，把曾國藩形容為通番賣國，罪大惡極的人！

咱們並不袒護曾國藩，由於清末還是漢滿對立的時候，曾國藩則為清廷效力而削平了以大漢為號召的太平天國，似乎有失民族立場。當時與曾國藩要好的胡林翼已經覺醒，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致國藩的書信中說：「……士女怨望，發為歌謠，稗史游談，誤入方冊，吾為此懼，公其遠謀。……」他又寄左宗棠書中說：「……滌公（國藩）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位太切，則異日之怨謗，亦且不測，公其善為保全，毋使其蒙千秋之誣也！」其暗中慫恿國藩取代清朝的目的，極為明顯，而國藩終為忠君愛國的思想所累，致大好時機，失之交臂！正是「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這是國藩的大好寫照。

實際上，不僅後世史家對國藩不加諒解，即同朝者亦有所批評。如黃遵憲（公度）致梁啟超書中論曾國藩的學識云：「……其學問能兼綜考據、詞章、義理三體之長，然皆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於今日泰西之哲學，未夢見也。……」又論其事，云：「……其功業比漢之皇甫嵩、唐之郭子儀、李光弼為尤甚。然彼視洪、楊之徒，李、陳之輩，猶僭竊盜賊，而要其為赤子為民也。此其所謂盡忠以報國者，在上則朝廷之命，在下，則疆吏之職耳，於現在民族之強弱，將來世界之治亂，未一措意也。……」又論國藩之品德云：「……論其立品，兩廡之先賢牌位中，應增其木主；其他亦事事可敬，然事事皆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且不得成名。……」又謂「佛言謗我者死，學我者死，若文正者，不可謗又不可學者也。……」

可是梁任公並未受到公度的影響，而對國藩予以好評。他說：「曾文正公，為近日排滿者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為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心之極純厚也，或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嚴謹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彼共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

又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超羣軼倫之天才，在並世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功立德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雖百千艱阻而不挫沮。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卓絕堅苦，如斯而已。」

中共文章栽誣曾國藩在湖南鄉下辦團練是反革命，其實，當時國藩起湘軍並非勤王之師，其志初在保家鄉、護名教，乃基於傳統禮教之立場，以士大夫作憑依，共起反抗「異端邪說」，而非有所愛乎愛新覺羅王朝的盛衰，試翻閱其「討粵賊檄」中的主要論點，在於「中國數千年禮教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空，此豈獨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究竟曾國藩是怎樣成立鄉勇的？由於咸豐二年，他母親死了，回湘鄉丁憂，忽接奉詔命，要他以在籍侍郎，在省會長沙辦理團練，搜查土匪。他平生不會騎馬，不善刀矛，忽奉如此詔諭，正擬起稿堅辭，適郭嵩燾來，聞知此事，慨然謂之曰：「老兄素有澄清天下之志，今時機已至，何可辭也？」曾氏一聞此言，大為感動，乃焚毀草稿，慷慨起兵。

咸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曾國藩帶了一千零八個湘鄉的團丁，入駐長沙，在魚塘街設立團練總局。這位文縐縐的翰林，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在咸豐三年半年之間，根據他自己的奏報：斬首一百四十人，杖斃二人，監斃三十一人，一共殺戮一百七十三人，於是湖南人稱他為「曾剃頭」。這三個字給土匪聽了，無不發抖！原來他把當時的土匪分為四類：㈠教匪，就是吃上帝教的太平軍；㈡會匪，即天地會、哥老會那班人；㈢盜匪，就是打家刼舍的人；㈣痞匪，就是聚眾橫行，無惡不作的痞棍。這類痞匪，論法本無必死之罪，論情為倡亂之尤，流氓地痞，太保太妹，曾國藩一經抓到，就老不客氣地來個剃頭，一刀兩斷，顯得乾脆。

中共報紙說「曾國藩到處殺人」，其所殺的只有一四三人，這數字與毛澤東所殺的幾千萬人相比較，實為小巫見大巫！何況曾氏所殺的百多人都是土匪教匪，而毛殺的幾千萬人中則全是善良百姓。毛澤東之袒護土匪強盜，實是物以類聚，絕非偶然！但曾國藩的一殺，則使湖南四境之內，匪徒無法藏身；並使太平軍無法取對內應外合之勢。這時太平軍已衝出湖南，由武漢順流而下，直取南京，江南江北大營，隨以崩潰。曾國藩便利用這一空當，改組了鄉團而為湘軍。

曾國藩早已知道當時綠營兵的惡習太深太壞，於是致函王鑫：「僕之愚見，以為今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弦易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要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以訓練之勤，以庶幾於所謂諸將

國藩

胡蔭之

一心，萬眾一氣者或可馳騁中原，漸望澄清。」

這是曾氏明明表示：要他辦團練，搞不出名堂來，要他馳騁中原，澄清天下，倒想試試看，故決心另起爐灶，成立湘軍。而湘軍軍官，除塔齊布一人外，凡是綠營將官，一律不用，專門挑選能夠帶兵的書生。他親眼見到塔齊布能早起，能穿草鞋，是綠營中的特殊人物。所以全力保證：「如作戰不力，願與同罪。」曾國藩的選將標準如下：

第一、要才堪治民：這就是說不能治民的人，便不能充當將領。也就是說，此一標準，將古今軍隊政工的要義，一語道破。

第二、要不怕死：岳武穆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平矣。湘軍將領，既不愛錢又不怕死，所以能夠克敵。

第三、要不急急名利：名與利是人之所欲也。時機到了，取之可也；時機未到，急急求之，得則驕人，失則怨人。

第四、要耐受辛苦：帶兵的人，要照顧全體官兵，要明瞭地形地物，要判斷敵我情勢，不能耐受辛苦，則不能帶兵。

他曾認為以上「四者，過於求備，而苟缺其一，則萬不可帶兵，帶兵須智勇深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此外，凡是喜歡說話的人，概不錄用，「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動軍心；其言語之浮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湘軍歷來不歡喜說話之將領。」

曾國藩所選用的將領不但能治兵，尤其能治民、愛民；而中共軍幹部不僅擾民並且要害民。至於選兵，在營規中亦有明白規定：「募格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者為上；其油頭滑面而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他嘗說：「山僻之民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城中多游惰之士，鄉村多樸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相傳曾氏招兵時，每日自己坐在招募處，一見雙腿晒黑，身體健壯，年齡不大者，概不多問，一律試以技藝，合者取錄，而油頭滑咀者，也概不多問，即令退去。

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單位，規定每營士兵三六〇人，長伕一四〇人，合共五〇〇人。後來稍加擴充，規定每營士兵五〇五人，長伕一八〇人，合共六八五人。這種長伕組織，等於今日的輜重兵兼工兵，行軍時輸送軍需物品；駐防時則挖掘防禦工事。此制度也是湘軍取勝的主要原因，由於許多部隊沒有長伕，每次行軍則到處拉伕，人民苦之，恨軍如匪！軍士行軍已苦，又要挖濠築牆，何能作戰？

湘軍既有長伕組織，因此成立不到一年，軍紀嚴明，民眾愛戴，湘人稱之為「青天」。青天者，王師也。王者之師，天下無敵，即以此故。湘軍總部原設於長沙，因為那位湖南提督鮑起豹，也像毛澤東一樣嫉妬湘軍名聲太好，乃盡力打擊湘軍，不獨侮辱，而且毆打，有一次甚至打到總部來，曾國藩倉卒逃到巡撫衙門，始免於難！不得已乃遷往衡陽。

毛澤東說：「敵人擁護的我就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就擁護。」湘人都稱讚曾國藩的湘軍為「青天」，毛澤東自然要栽誣湘軍到處殺人。凡是大獨裁者都不肯讓人專美於前，秦始皇硬說在他之前不僅沒有皇帝，也沒有歷史，所以他稱始皇。毛澤東所以攻擊曾國藩的原因亦如此，而他把那些被曾剃了頭的土匪強盜，則視為「革命者」。

曾國藩的擇將選兵既如上述，那麼他又怎樣訓練湘軍呢？可以從曾國藩致胡林翼的書中看出：「鄙人乃訓練之才，非戰陣之才」。又嘗自稱：「說法點頑石之頭，苦口泣杜鵑之血」。他這種訓練精神，實屬令人感奮。湘軍訓練手本，就是曾國藩自擬的「愛民歌」。這枝愛民歌，又是湘軍的識字教本。曾國藩每日只教他們一、兩句，令他們先識字，後識義，循環復習，身體力行，因此，湘軍紀律極佳，到處受人歡迎。茲摘錄「愛民歌」如下：

曾國藩湘軍「愛民歌」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
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作主。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
莫折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鷄，莫借民間鍋和碗。
莫派民伕來挖濠，莫到民家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
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
莫進城市佔舖店，莫向鄉間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嘩，人不避路莫擠他。
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事，切莫擄人當長伕。
一人被擄伕擔去，一家嚎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
從中地保又訛錢，分派各團與各部。有夫派夫莫派錢，奪了騾馬又牽豬。
鷄飛狗走都嚇倒，塘裏嚇死幾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
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訛錢文，或是小家調婦人。
邀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發氣。
可憐百姓打出血，吃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總不自在，還要出錢去陪罪。
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營，水軍不許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
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
官兵與賊不分明，到處傳出醜名聲。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眉頭尖。
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油鹽。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士兵聽教訓。
軍士與民共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這首「愛民歌」，是曾國藩訓練湘軍的法寶，官兵個個都能背誦，而且都能夠默寫出來。凡是湘軍久駐之地，附近的老百姓，尤其是小孩子，也都能唱得滾瓜爛熟。蔣中正先生辦黃埔軍校初期，也曾將這首「愛民歌」，印發給學生演唱，收效甚大。像這樣有紀律的軍隊，擾民尚且不許，那有殺人之理？

八年回歸夢

54　譚惕吾和龍雲的「逆耳忠言」

古鶴翔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譚惕吾於六月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席上說：「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這是『雙軌制度』。黨內一套是清一色，不與羣眾在一起，脫離實際，這怎會不產生三大主義和『牆』『溝』？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已超越這個範圍，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政府部門卻沒有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是由於國務院單獨發指示不起作用。」

譚惕吾質問道：「既然說這個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爲什麼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外在政權之外來搞一套黨系統呢？」

譚惕吾主張把共產黨內的各個部改爲「人大常委會」裏的各種「委員會」，在「人大常委會」內設「黨組」，吸收非「黨」人士參加。

譚惕吾又說：「黨直接指揮行政部門的黨員，會把國家行政系統搞亂了。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制成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根據法律制成各種法令，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內部指示，以指示代法律、法令，是不許可的。」

譚惕吾指出：「黨制定政策，應在憲法範圍之內。但如上海藉口房產商的改造而把作爲生產資料的房屋和作爲生活資料的私人住宅都納入公私合營，便是違反憲法的。」

譚惕吾善意地爲共產黨提出意見說：「過去不遵守法律是爲着推翻政權才不遵守它，共產黨今天是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呢？還是自己搗自己的亂？」

譚惕吾認爲司法、律師、檢察是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槓桿作用的，但這些機構都受同一個「黨委會書記」，結果人民的權利就沒有保障。但是黨不受什麼監督。」譚惕吾認爲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可以監督共產黨。

譚惕吾的主張，確有見地，也說出了大陸同胞的心聲，可是共產黨決不會接受的，因爲「法治精神」根本就與「毛思」背道而馳。「反法治」的精神，到了「文革」時期，更是登峯造極。近日共黨大張旗鼓地抑儒揚法，實在是笑話已極！

對於共產黨的錯誤，「民革副主席」、「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龍雲說：「一切錯誤、缺點、矛盾的根源多半是來自上面，毛病多半出在下面。」龍雲到各地視察時，往往向人問到「縣長」是誰，「省長」是誰，下面都模糊不清，可見行政人員不受重視。龍雲說：「在幹部子弟學校那樣的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必然有特權思想，從小養成高人一等，從小就中『毒』。」

龍雲說：「抗美援朝戰爭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是不合理的。」他認爲：「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還了，蘇聯對我國的借款，十年以內還清，時間過短還要付息。我建議延期二、三十年歸還，藉以緩和國內經濟緊張。中國爲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龍雲質問道：「蘇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龍雲說：「我國援外預算太大，我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

由於龍雲是雲南的彝族人，所以他對少數民族問題頗爲關心，他說：「多培養少數民族幹部，給他們鍛鍊的機會，有行政工作和管理事務的本領，使漢族幹部逐步減少，少數民族幹部逐步增加，確實能負起責任，眞正能當家作主。」

龍雲這些意見，本來是正確的，可是竟然被毛澤東共產黨祭起「共產法寶」，打成「大右派」，至死方休。

現在毛澤東共產黨大罵「蘇修」了，大罵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了，大罵「社會帝國主義」了，可是「大右派」龍雲已經死了。

我們要問：究竟是毛澤東共產黨「正確」，還是龍雲「正確」呢？其實即使龍雲未死，他仍要高呼「毛主席萬歲」！

龍雲提出「壓縮對外援助」的主張，至今中共

評「彩雲

從一些電影宣傳文字上，看到柯俊雄第二次執導的「彩雲片片」有一個連帶目的，是將該影片的部份贏利撥給已故影星歐威家屬作遺孤教育之用的，雖然在電影宣傳上並沒強調這一點，但據說在電影開拍後，已有一筆賣埠的板權先撥給歐威家族了，這未嘗不是一件很有人情味感人的事。

近期的國片，「彩雲片片」與屠忠訓導演的「賊公計」都可以看出我們的所謂只拍娛樂性，胸無大忐的藝術匠人的創作智慧貧乏的一面，創作性貧乏之與情節牽強，有如孿生兄弟，於是「娛樂性」也便成爲一種假作故事的代名詞。

「彩雲片片」的故事，是由四個品質完全不同的女子圍繞在柯俊雄身上展開的故事，而柯俊雄卻是一個感情極端脆弱的青年醫生，他的愛情悲劇很容易愛上任何一個漂亮的女孩子，但婚後卻不容易別人改變他的「大男人」作風。幾段故事的悲劇結局，就如此這般的展開來：陳惠美是一個舊式女子，對丈夫千依百順，柯俊雄因爲他是受父親壓

。李湘是一位心理不正常而善妒的女子，可以爲一點疑惑而磨折她的丈夫，充滿自毀心態，視自殺如家常便飯。丁珮是一個風塵女子，對男人熱情慷慨，但沒法好好地去專心愛一個人。苗可秀是一個今日典型知識少女，性格很開朗，但她的自我意識也很濃重，電影最後暗示她與柯俊雄也成爲一對，那並不一定是答案，只是電影需要一個比較適當的結局而已。因爲「愛一這個觀念、在電影

依舊置之不理。在一九七四年底，中共一方面大叫「豐收」，一方面卻要迫大陸的農奴「清經濟」。何謂「清經濟」？因爲大陸的農奴日夜辛勞，而「一級勞動力」所得的「工分」，每日不足共幣五角。農奴以這低微的入息來維持生活，自然就會成爲「超支戶」，欠下了「公社」的「債」。所謂「清經濟」運動者，卽是迫農奴還「債」也。

一般奴隸爲主子做牛做馬之餘，卽使沒有薪酬，起碼不會欠主子的債；可是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了的農奴」，在做牛做馬之後，還要欠下毛澤東的「解放債」。

毛澤東共產黨追迫農奴償還「解放債」的目的何在？答案是：㈠增強中共統治和奴役人民的資本；㈡增強中共搗亂世界的本錢。

請看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八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的一則電訊：「關於一九七五年中國給予越南南方共和國無償經濟援助的協定今天上午在北京簽字。」

我們必須注意，中共給予外人的「援助」，常是「無償」的，而對國人的剝削，則是狠毒而苛酷的，這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才能使「世界大亂，越亂越好」。毛澤東共產黨爲了達到赤化全球，奴役全人類的目的，可以用虛僞的笑臉，可以拉攏「帝國主義頭子」，可以種毒販毒，可以毀害自己的「同志」，可以撕毀自己訂出來的「黨章」和「憲法」，可以屠殺中國同胞，可以忽視「共產主義的理論」，可以將自己從「社會主義陣營」貶值爲「第三世界的一員」。

難怪「民革中央常委」，中共「廣西省副省長」李任仁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席上說：「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爲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卽國家』還有過之的嗎？」

李任仁強調指出：「共產黨整風固然很好，但如果法制不備，仍然沒有保證，人民沒有根據來權衡共產黨作得對不對。」

譚惕吾、龍雲和李任仁等的「鳴放」，當然不是想推翻共產黨，反之，那是對共黨提出的「逆耳忠言」，也是那時候大陸人民的心聲。

「賊公計」與

林巽

由演員做導演的優點。「彩」片最糟的是開首一段父親迫一個留美學生娶不喜歡的女子爲妻子的情節，更糟的是一個大醫院的醫生，只是休假幾天，妻子病了，那個扮相時髦的醫生母親相信神符草藥來救治一個從樓梯上滾下來受傷的受孕媳婦，不懂得撥一個電話到兒子的醫院去求救，顯然地，電影要爲了遷就劇情發展而牽強地將一個明明有救的角色謀殺而已。柯俊雄因拍過白景瑞的「家在台北」受到好評，「彩」片中他與陳惠美一段戲，可能受「家在台北」的影響。「家在台北」寫的是新舊倫理觀念的衝突，取材很嚴格，完全沒有封建婚姻，及迷信觀念滲入，「彩」片卻以落後的封建婚姻與迷信觀念作爲矛盾衝突的原因，至少在香港觀眾的感受上，是沒法產生眞實感的。至於柯俊雄與李湘、丁珮、苗可秀，甚至那個患單思病的張錦文之間的關係，都有一定的眞實感，

一個不好印象去欣賞後面的戲然不錯，效果也不得不大打折扣了。而且先後之間的戲的格調，也欠缺統一。

其實，「彩」片如刪掉首段迫婚與結婚的無聊排場，一開首就搞一個醫科學生留醫回來當醫院主任醫生，太太正如「家在台北」式的太太，他想離婚與苗可秀結婚，遭父母反對，太太也寧死不從，柯俊雄便以妻子爲報復對象，妻子一切逆來順受，後來來一場太太難產而死，自己才深深懊悔，然後接下一段幾個不同女子之間的戲，應是不錯的。事實上像電影中的柯俊雄那類所謂「盲眼蝴蝶」式丈夫，在現實社會中很多，而且有不少是事業有成就的人。

屠中訓的「賊公計」是一個匪夷所思的虛構故事，電影的橋段，可以看出是蛻化自日本電影「切腹」玩賭博的骰子花式，卻來自日本電影的賭博形式，打鬥、壁虎功之類，又完全爲了配合主角譚道良的「功夫」而來者。編導雖然極力處理的情節發展如何曲折離奇，沒法預料，但很難使觀眾產生任何深刻感受。能使觀眾有深刻感受的賭博玩意，並不因爲機械式的騙術技藝出神入化，而應該是心理戰術的成功，「老千計狀元才」與「鬼馬雙星」的賭博玩意使觀眾眉飛色舞，完全是心理戰的效果爲突出跨過賭博技術的突出而造成的。因爲世界上不論什麼地方，賭徒心理總是不正常的，只要擊中心理要害，大賭棍必然慘敗，除此之外，在對現實社會的啓發作用上，就是強調一種不計後果的冒險性格，這一點「老千計狀元才」及「鬼馬雙星」效果都一樣。

「賊」片最大失策之處，是牽強地套用了「切腹」橋段，須知「切腹」所突出的是日本武士道時代，在那時代，凡身爲武士，必須註定一定做權門的鷹狗才能生存，如果找不到可以附托的貴族，他便沒法生存，被遺棄的武士，如重視自己人格的，除了餓死，便是自殺，但生在那個時代，多少年富力強的年青人，除了做武士，便沒有更好的出路，所以不少人都學得一身武藝，以做武士爲榮。「切腹」所表現的，正是日本武士道時代的悲劇，用這種橋段套上賭術精良的老千，正是不倫不類。「賊」片中的譚道良，電影最後雖然揭出他是一名警長，但除非看到最後，觀眾很難對這位「爲賭命而來」的老千，發生好感，亦難得爲他的危機引起強烈的擔心。

從「賊」片看今日的打鬥電影處理打鬥場面，看來彷彿如電影中間加插雜技表演的感覺，像電影中那班奮不顧身的賭館打仔，非常缺乏流氓氣質，所謂流氓氣質，就是欺軟怕硬，一到遇着眞正強人出現時，他們不會替老板拚命，譬如「赤鬍子」中一場醫生與妓館打手大打出手的戲，那些打手，只是作兇狠狀，等到醫生眞的動手起來，他們卻不打自亂，這才不像玩雜技的機械人。其實「賊」片的打鬥公式，正是我們近年流行式打鬥片中最爲假作的公式場面。不但小級電影如此，大製作亦不外如此。我們的導演，爲什麼不從這方面多動點腦筋？老是那麼敝帚自珍呢？

從毛照談到「人大」

林定

本月十一日左報刊出「新華社」傳眞照片，圖爲毛澤東接見馬爾他總理明托夫。毛澤東臃腫痴肥，表情呆滯，眼瞼低垂，嘴巴微張，握手軟弱無力，宛若一個尙未抽足癮的老槍，無可奈何爬下烟床會客似的。從照片取裁角度及清晰背景看，「新華社」的攝影大師確已盡了擺鏡頭的「藝術」能力，雖然把焦點集中在毛澤東臉上，效果還是那麼糟，顯然不是攝影技巧問題，毛澤東的龍鍾老態，已到無可掩飾的地步。照片告訴我們，毛澤東這副死相，來日無多了。

毛澤東一生反叛倔強，有沒有預立遺囑，只有江青才知，但他要死前召開「人大」，卻是肯定的。也許，毛澤東把「人大」視爲自己遺囑，急不及待召開。毛澤東個人「法統」斷續，「毛澤東思想」存亡，便要看江派在「四屆人大」如何這一煲了。

從近半多月來中共表露的迹象看，「四屆人大」的召開，確已進入密鑼緊鼓階段。據台北的情報消息，中共決定在春節前後，嚴禁海外旅客赴北平，不論探親或遊覽，均一律禁止。同時，在粵、閩、浙、上海等省市，均接獲有關「指示」，有些正在滬、杭、穗等市滯留的中外旅客申請赴平遊覽，均未獲准。中共這一措施，

革派」新貴把持，而文革派正遭各地大小紅色軍閥、黨棍的強烈反對。毛江集團深知，若然長期跟他們鬬爭下去，可能到毛澤東「釘蓋」也無法完結，因此借「黨中央」名義，提出大團結。江派這種「挾天子以領諸侯」，以大石壓死蟹手段去解決反對者，無疑可獲得一些效果，促使「人大」在所謂大團結的局面下召開。

中共「四屆人大」的召開，足足喊了一年又四個月，直至現在才有明顯迹象，可知其間遭遇的阻力和困難多麼大。過去一年來，毛江集團內外交困，四面楚歌，若不是毛澤東獨夫支撐，勢必崩潰。他們整肅林彪之後，又再進一步想挖掉現代孔老二周恩來，結果迫使林彪餘孽與周派右傾官僚集團及長征派老軍閥、黨棍暗中勾結起來，一致對抗「文革」集團。他們採取的鬬爭方式是對中央命令陽奉陰違，破壞地方生產建設，致使大陸經濟發展停滯，工農業生產萎縮，引起大陸人民怨聲載道。毛江集團不得不改變方針，一方面採安撫政策，製造「團結」假象，解放牛鬼蛇神，如過去曾是林彪嫡系的楊成武及賀龍心腹王尚榮等。另方面收縮鬬爭點、面，僅集中火力攻擊少數掌有實權的林[illegible]如龍[illegible]、梁興初等，而對一些受

。而「文革派」成員，在他們眼裏是乳臭未乾的娃娃。因此毛江集團不得不高呼大團結，趁毛澤東行將就木，草草召開「人大」，取得「法定」權力，完成「接班」任務。

對「四屆人大」召開後的權力分配問題，外電報導張春橋可能繼承毛澤東，這種說法也有一點根據，環顧毛江集團的成員，除張春橋外，絕大部份都不成氣候。江青妻憑夫貴，目前雖叱咤風雲，但毛死後，其權力能否穩定，不要說長征的老油條反對她，文革派嘍囉是否繼續賣她的賬，頗成疑問。共產黨人權利慾很重，見利忘義，吃裏扒外，李德生便是最好的例子。江青一旦失去靠山，遇到權利衝突時，他們定會一腳把她踢開。王洪文、姚文元不用說了，他們比江青更糟，毫無背景，沒有基根，唯江青馬首是瞻。江青垮，他們也隨之垮。張春橋過去在共黨的地位不算高，但總算是延安出身人馬，並不像王姚等輩，藉藉無聞一炮而紅。他假假地是上海黨委書記，上海是獨立市，職權跟省委書記一樣，故張春橋有實際地方行政能力。蘇聯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時，也只不過是烏克蘭的黨委書記。因此張春橋繼承毛位的可能性頗高。然而，張春橋的歷史不大清白，他在「中蘇友誼牢不可破」時期，曾兩度訪問蘇聯，回上海後著文大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說今日的蘇聯，是明日的中國，在上海大力推廣列寧格勒的工業生產先進經驗。不過，毛澤東這個一生多疑的老奸巨猾，即使肯把棒子交給他，也會留下錦囊妙計，效法孔明對付魏延，預防自己兩腳伸直後，他會投向蘇修去！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青年軍營温暖多

分發到連上的第一關，是由連長和訓導員在中山室點名接見，而且舉行一個很親切的「座談」。

連長堆滿笑容的介紹訓導員和同學們見面之後，告訴我們說：在未換上軍裝之前，輕鬆一點，明天就開始大家庭的生活了。同學們剛離開學校，剛離開家裏的親人，變換戰鬬的生活，慢慢就會習慣的，軍中有家庭一樣的溫暖，袍澤之間，充滿情感道義的愛，希望大家以軍營作家庭，熱愛大家庭的生活……適應大家庭的生活……。

訓導員自我介紹時，首先說明他也是響應從軍號召而投筆從戎的「戰鬬兵」，只是先來幾天，被派當訓導員是替大家服務的「公差」，並不是管理大家的官長，希望大家在生活方面有什麼寶貴的意見，隨時[illegible]

此次北平照辦羹碗，相信不會火併殘殺，極可能上演「六國大封相」，召開「四屆人大」了。

香港的左派頭頭費彝民、石慧、王寬誠、湯秉達及澳門何賢等，日前已離開港澳，前往大陸，據說已由廣州轉赴北平。中共邀請海外老左進京，當然不會叫他們去食北京塡鴨，毫無疑問的，是要他們去當活動佈景板，點綴一下所謂包括各階層人士在內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已。

特別是北平「新華社」十七日電，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八日至十日舉行，鄧小平選爲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會議並討論「四屆人大」準備工作，決定「修改憲法」、「政府工作」報告以及「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成員候選人名單，提交「人大會」討論。顯示「人大」開鑼了。

近日大陸連日廣播，都是強調全黨、全軍、全民的大團結局面，指出誰反對團結，誰便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絕不容許林彪的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破壞團結，只有緊密團結在「毛主席、黨中央」周圍，社會主義革命才能獲得澈底勝利。中共如此聲嘶力竭呼叫「團結」，目的不外是配合「四屆人大」的順利召開。

毛澤東確不愧爲當代大雄梟，他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劉少奇掌握「黨中央」時，毛澤東驅使紅衛兵衝擊，把「黨中央」砸個稀巴爛。毛澤東這種視「黨組織」如廢柴，按共產黨章，毛澤東應第一個開除黨籍。現在毛澤東重掌黨權，卻打出「黨中央」擋箭牌，任何人都不能反對它。其實所謂「黨中央」，只不過由一班「文

拔掉毒牙，並不是江青手下留情，而是爲「四屆人大」召開的大團結假象舖路。鄧小平升爲「副主席」，便是這種假象的有力證明。

自去年五月以來，周恩來一直躺在醫院，只能接見外賓亮亮相，不能發號施令。「國務院」各部的重要職位，基本上已由毛江集團盤踞，控制北平的黨政權力。毛江集團所畏懼的是地方上握有槍桿子的軍閥及具潛勢力的黨棍，這班人，多少都跟死鬼劉少奇、林彪、高崗，以及失勢的彭德懷、賀龍等有一定淵源。他們並不一定擁護周恩來，但他們「服」周恩來

，兩套白色內衣褲，一條洗面毛巾，一個洗面盆，一個口盅，一個飯碗，一雙筷子，一雙短靴魚肉鞋，一個四方形的牛皮背包，一塊圖板，一張小板櫈，每人一包。軍需上士吩咐同學們清點一下，如果缺少的，可以馬上補發，照顧得非常週到。

班長帶到寢室去分配床位之後，就叫我們開始一面輪流理髮剪光頭，一方面舖床整理內務，隨身帶來的東西，除了書本文具之外，通通包好起來，存到儲藏室去，有貴重的財物，如金飾鈔票等，最好交給連部代加保管。班長說：理髮洗澡過後，就要換上軍衣啦！

想起入營第一次剃光頭，第一次穿軍衣，第一次舖床整內務的往事，直到如今，記憶猶新！

抗戰期間的青年學生，雖然，連做夢也想不到像今天這樣長髮披肩，男女不分的「新潮」髮型，但也愛留一種吹波的西裝頭，講究一點的就加上一些「凡士林」上去，有點明亮照人，算是很時興的髮式，就愛不忍剪了。



小鳥

柳葉綠

遠方的主人養了一隻小鳥，他喜歡在早晨和傍晚的時間，聽牠落花流水地唱歌。

一隻鑲着彩色花邊和嵌着閃光墊板的鳥籠，四周都圍着鍍金的栅欄；主人把籠頂上的銅環扣在燈下的走廊上。

走廊的兩邊擺着奇形怪狀的觀賞礁石，礁石旁邊插着五彩繽紛的人造花朵。每當黃昏將至，主人就坐在露台上眺望海水，看過了浪潮，就慢慢地走到鳥籠的旁邊，來欣賞美麗的翅膀。……

這一天，主人讚美地對小鳥說：「我的小東西！啊，好漂亮的翅膀！可惜我的樣子太肥胖太醜陋了，假如我變得跟你一樣的綽約丰姿，我便一輩子滿足了」。

主人希望能有一張飛翔的翅膀，有美麗的顏色、靈活的眼睛、清脆的聲音……去吸引來賓的傾倒。

可是，這只是主人的願望，像是一個夢，總把自己的腦海編織上一些憧憬的幻影。……事實陸地大得像一塊汪洋大海，世界總不過是鳥兒在人的頭上飛翔，可沒料到：這一所狹窄的房子，掛着孤單的一隻鳥籠，它唯一跟自由自在的大自然隔了幾堵厚厚的圍牆。

天空雖然是無邊地遼濶，但有時流浪的烏雲透過風的驅逐而堵住了藍天的消息。這使郊野的光線朦朦了起來。因此，這籠中的鳥兒，有時要遠望從前的故鄉，就只有搖頭嘆息了。

自從鳥兒失去了自由，牠便每天敷衍着主人歌唱。……主人把牠生命的痛苦時刻，當作是消遣的時間。每天配給鳥兒吃的糧食，十二小時加兩次喝的清水，在風雨要來的時候，主人還把鳥籠掛在門前，自己卻蹲在一旁，出神地傾聽着鳥兒的低訴。

鳥兒被關在這美麗的籠子裏，世界狹小得像咫尺的監獄，它沒有天然的流水聲，沒有花開的季節，沒有森林和風的合唱。……「親戚」們都飛遠了，血統的愛消失在遙遠的地平線上。

時間悄悄地從屋簷的邊緣上溜走，轉眼又是一年了。

這是春天的時候，寒冷的風抖動着後花園的樹枝，憂鬱的影子雕刻着牆壁上的花邊。鳥兒終於在冗長的失眠中，而感到了困倦，從此不再歌唱了。

主人氣急敗壞，就把鳥兒從籠子裏抓了出來，放進一個又臭又髒的缸裏。但，正在這時，缸上的蓋子突然「砰」的一聲掉落在地上，鳥兒趁機飛了起來，從窗口逃出去了。

外邊正掠過一陣狂風驟雨。鳥兒飛遠了；主人老站在窗前，眼睛圈着紅線，半響在發呆……。

中國抗戰實錄【10】

戰爭結束前後

毛澤東的親筆信

在當時，周恩來携來毛澤東的親筆信，對國民政府表達崇敬之意，這封信可以說是毛澤東的「投降誓文」，現在初次將原文公開於後：

「介石先生惠鑒：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旣。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勵，雖頑寇尚未戢其兇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一方面將更加困難，然一方面必更加進步。必須實行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吾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發展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戰爭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託恩來面陳。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並致民族革命之禮。毛澤東謹啓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共產黨徒們，表面上偽裝「歸順」，但實際上卻隱藏着什麼呢？不問可知是打着抗戰的旗號，在為發展其自己的勢力而活動。

中共的陰謀毒計

國民政府改編「紅軍」（共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來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轄三個師，兵額約二萬人，林彪、賀龍、劉伯承為師長。此外，散在江南各地共軍，交葉挺、項英收集（約一萬人），改編為新四軍，都在中央統轄之下，參加抗日戰爭序列。

然而，眞實的情況究竟是怎麼樣呢？

共黨通敵利敵，勾結蘇聯，惡意進行宣傳，誹謗誣陷國民政府。

共產黨在表面上說是放棄了共產主義的組織和叛亂活動，但實則在八年抗戰的整個過程中從沒有積極參加戰鬪；非但如此，而且在軍事、政治各方面，陰謀從事發展共產勢力和反政府的活動。

在軍事方面：將國軍部署或作戰計劃供給日軍，通敵利敵；並製造各種藉口向國民政府強索裝備、經費，只顧作充實本身力量的打算。在這個以「一致抗日」為掩護而獲得國軍停止剿共戰爭的時期，對於共產黨來說，實在是他的勢力復甦乃至成長的絕好機會。

至於在政治方面，則勾結蘇聯等外國力量，惡意進行國際宣傳，對於國民政府極盡其誹謗誣陷之能事。

共軍像這樣表面歸順，而實際上自一開始就怎樣地在充分玩弄着欺騙的把戲，從下面的事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共黨的「一分抗日」

在前面敍述過的「協定」剛剛成立之後，由朱德擔任總指揮的八路軍部隊以國民革命軍一分子的身份準備出發之際，毛澤東集合官兵早就作了如左的講話：

「中日戰爭，是共產黨發展的絕好機會，共產黨決定的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現在特別要向大家說明的是：我們的同志要好好地認清自己的職務，即使和組織失去聯絡，也還是能夠朝向共同的目標前進。在現階段，我們放棄蘇維埃運動和赤化政策，只是戰術的轉變，而非戰畧的轉變。」

中共的「三個階段」

毛澤東進一步並就將來的政策，分為三個階段，作了更詳細的說明：

「第一階段：對於國民黨，應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迎合其上層，打擊其下層，造成其內部互相嫉視，利用他們上下爭論是非的期間，進行策畧運用。」

在這個階段，共軍分為兩路出山西省西北部向前發展；然後一路橫斷雁門、五台，深入河北省中部；另一路由山西省南部的太行地區，經河南、河北，深入山東，分別截斷中央軍的聯繫，建立山地平原根據地。

「第二階段：為繼續努力階段，需要兩、三年工夫在各地建立軍事、政治根據地；清除國民黨在黃河以北（華北）的勢力。這個階段，雖給予日軍一些便宜，也未嘗不可；因之，就得要能把握住日軍的動態，才好決定我們（共軍）的鬪爭方式。

「第三階段：就是本黨（共黨）

北地區一樣的根據地，分段遮斷中央軍的聯繫，製造他們內部的分裂瓦解，鞏固我們（共黨）的基礎，進而取代國民黨的領導權。」

自承僞裝欺騙手段

同時，共產黨爲了防止幹部們心理動搖，更公開說明「國共協定」只不過是僞裝欺騙的統戰手段，要點如下：「一、和國民黨的合作，只是暫時性的妥協，不是投降。

「二、以前走的是沒有成功希望的道路；今後要尋求能走得通的、容易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三、暫時放棄革命制度，只是放棄名義，仍舊保存實質，而以將來的大勝利爲目標。

「四、『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只是改番號，不是改編。外表雖塗上白色，裏面仍舊是紅色。『紅色』的獨立性不僅可以保存，而且更能擴大和鞏固。

「五、蘇維埃政府暫時取消，改爲特區政府，但實質與本性沒有改變，無產階級政權的勢力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轉變外戰爲內戰」

這個陰謀毒計，在整個抗戰期間，切實地進行不輟，不用說對於中央違命反抗，同時向國軍挑釁滋事，更是層出不窮。

『共黨向國軍投降宣言，墨瀋未乾，就公然揚言要「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及至抗戰中期，更變本加厲，強調「放手發展」，一面擴大所謂「野戰軍」，一面擴展所謂「解放區」；不斷襲擊國軍，裹脅民眾。抗戰後期——湘西及鄂西之戰

國軍的軍事部署和作戰計畫，交給日軍特務機關；而且敞開了其所謂解放區，引使日軍長驅直入，與之呼應，共同夾擊國軍，企圖「轉變外戰爲內戰」，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蔣總統「告全國同胞書」一九六五・十）

雖然是在受到日本侵略的國難期間，但仍對於中華民國不惜通敵倒戈的共軍，在日軍投降的時候，當然是策劃發動全面叛亂的最好機會。

朱德悍然抗命

抗戰期間的事態，在後面將會另有章節，重新詳加敍述；現在，仍舊回復到一九四五年的時候。

日本投降消息，最初傳來的八月十日夜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主席兼任委員長）對全國各部隊發出「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電令，尤其是對於朱德所轄的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下達了特別命令，詳加指示。

朱德指揮全面暴動

然而朱德竟然不理中央的命令，以「延安總部」的僭稱，迅速指示屬下軍隊及地下組織，全面暴動。在這個時期，有如下的電報往返交涉，很明顯地表現出朱德違信背義、投機取巧的狡詐善變態度。

蔣委員長八月十一日電：

『延安第十八集團軍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現在日本已正式宣告向四大盟國投降，關於盟邦受降各項問題，正在交換意見，即將作最後決定。本委員長經電令各部隊一律聽候本會命令，根據盟邦協議執行受降之一切決定。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在各戰區作戰地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

縱橫、敵俘之收容、僞軍之處理及收復地區秩序之恢復、政權之行使等事項，均已統籌決定，分令實施。爲維護國家命令之尊嚴，恪守盟邦共同協議之規定，各部隊勿再擅自行動爲要！除分令外；希即嚴飭所部一體遵照。』

強詞奪理公然反叛

朱德八月十六日復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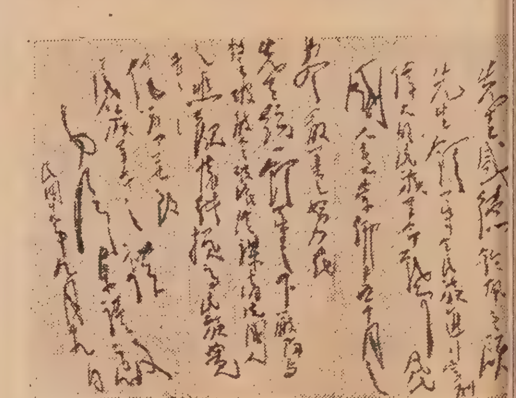
「……你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你在八月十一日叫我的軍隊『就地駐防待命』，不打敵人了。但是直到今天，日本事實上沒有投降，英國在十一日宣佈『對日戰爭在進行中。』蘇聯也在十五日聲明『日本的投降，並非無條件投降，日本軍還在繼續抵抗。在日本天皇發出投降命令和執行之前，繼續作戰。』在同盟國統帥中，只有你一個人，下了這個錯誤的命令。你的命令有利於敵人，你如果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命令，我便澈底反對你的命令。我請求你早日回答。」

共軍向華北東北進擊

在此同時，朱德對山西、河北、綏遠、察哈爾、熱河、山東各省共軍以及朝鮮共軍的地下組織發出七道命令，指使「配合蘇聯紅軍及外蒙軍進入中國作戰而向華北、東北進擊。」「佔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將反抗的中國人當作漢奸處分。」等等，策劃進行全國性的暴動。並且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向共軍投降。此外，更復向國民政府提出「在接受日軍投降時，須事先和解放區抗日人民武裝力量協議，和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六項強硬要求。

在朱德指使所屬部隊發動叛亂的命令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號召他們配合蘇聯和外蒙軍隊作戰。

和蘇聯勾結的中共，當然有必要選擇和蘇聯最接近的東北地區爲「赤色據點」。在國軍來說是距離遼遠，鞭長莫及，在蘇聯來說是近在咫尺，預定要將之佔領的東北地區——作爲共產黨的溫床實在是最適合不過的。而且就在那個地區更有特別爲共軍所需要的東西——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



毛澤東親筆上書蔣委員長

四、一言難盡，一笑置之。

去年十二月從重慶回來，就知道你在泰和病了，聽你病得很重。當天晚上就打電話到省立醫院去問你的病，可是在醫院裏一個人都沒有找到，後來當夜我寫了一封信給你，勸你好好的休養，你是常常生病的，但是這一次不知道怎樣感覺到特別擔憂。過幾天，我要胡秘書來看你，並且想接你到贛州來醫療。

有一天晚上，將你這幾年來寫給我的信，細細地讀了一遍，把重要的意義的地方用紅鉛筆畫出來，深深地感覺到我們兩個人是最能互相諒解的，我們的情感是最純潔的，是最坦白的，在我們的關係上沒有欺騙，沒有虛偽，沒有利用，我們兩個人的心是在革命的道義上結合起來的！後安在世的時候，我和他的關係，正是同你一樣，所以我非常怕你變成第二個後安，我覺得沒有情感的都是冷血動物，不講道義的都是人類的騙子。一個人最寶貴的財產，原就是熱烈的友情，我感覺到幸福，能夠得到你做我的朋友。

胡秘書回來說你的病，比較從前好了一點，我的心就寬了一寬，並且託人帶了一瓶補藥，後來又帶了一張最近照的照片送給你。

當我第二次從重慶回來的時候，說你的病又厲害起來了，曾經打電報到省立醫院，要他們特別注意你的病，聽說省立醫院方面，因為你沒有錢不肯給你好的藥吃，他們總是以為你小氣，他們總不會相信一個縣長連買藥的錢都沒有。但是我是知道你很清楚的，於是向省立醫院說明一切的醫藥費都由我自己來負擔，在今天，無論是做生意的，看相的，做和尚的，賣棺材的……都是一樣的勢利。

去年年底，我曾經到康南去拜望過你的老父親，他是一位慈愛的，儉樸的老人家，那時候在你們的房子裏面，還放了一具棺材，這是你剛剛死去的長嫂，但是我們決定不願意把這個消息告訴你，因為恐怕加重你的病，所以一直到死，你還是不曉得這樁事情。

看你老父親穿的衣服，住的地方，誰都不會相信這是縣長的老太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要比你家裏來得好。

有一次有人問你：「有沒有回到康南去看老父親？」你回答說？「他們的生活太苦了，還是眼不見為淨！」於是我想起同時在康南這個城裏面，有不少文武大官，他們造了許多新的大廈，買了不少的田地，他們走出來，一個一個都是威風凜凜地，自高自大的，在一般的中國人看起來，總是以為聰明人才會發財、享

風雨中的

不活，誰也不曉得在南康住着一位王縣長的老太爺，你家的屋又是那麼樣偏僻，又是那麼樣簡陋，其實呢？吃民脂民膏的人們是人類的臭蟲，它們雖然繁殖很快，但是都是被人所討厭的，凡是人都想消滅它們的。像你這樣的人，一生都是在痛苦中間扎掙，在鬪爭中間找出路，犧牲自己的一切為老百姓，這是真正的光榮！這是真正的幸福！

烏雲籠罩起來的天是黑的，可以黑一天，可以黑十天，但是決計不會永久黑下去的，天下的真理總是永久存在的！

這一次召開縣長會議，為的是要決定今年新的工作計劃，可惜你不能參加，十一位縣長裏面，只有你沒有到，我的心裏是感覺到非常的不安，在開會的這幾天，曾經接到省立醫院的來信，說你的病非常危急，泰和來的人說，你想最後見我一次。

縣長會議完了之後，第二天早晨，我就到泰和來看你，一進醫院的病房，我看見了你又是快活，又是悲痛，從你的表情可以看出來，你見到我好像是見到了親人，你說一句：「專員，我病得不堪了，」那時候，我只能裝出滿面的笑容，來安慰你，來勸你靜靜地休養。

你身上蓋了一條骯髒不堪的棉被，下面墊着一條草席，只有你那個忠實的勤務兵在那裏照料你，我問你，醫院裏怎麼樣？你說：「一言難盡！」是的，這個醫院是腐敗的，是今天一個腐敗社會的縮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把活人當做死人，只曉得拿錢，不曉得做事。只知道伺候有錢有勢的人，不願意理會沒有錢沒有地位的窮人。大家只曉得滿足自己個人的慾望，根本不曉得什麼是責任？什麼是義務？我雖然要再和你多講幾句話，但是知道對你身體有害的，所以對你笑一笑就走了。

下午第一次來看你的時候，你好像是睡着了，一聽到我的聲音，馬上就睜開眼來看：「專員，請坐，我要同你談談上猶的事情。」我說：「過兩天我接你到贛州去，我們到贛州談好了。」我是知道你心裏要說的是什麼話。最近有幾個想做官過癮的老爺們，他們正在巴不得你快一點死，因為你死了之後，可以空一個縣長缺來，說起來真是痛心。但是事實，一般人心，這樣地刻薄、冷淡，的確不是一個好的現象，我和你把當縣長看作是一個工作的崗位，而有許多人卻把當縣長看作一個發財的肥缺！

當我對許多人說你的病很危險的時候，有的不作一聲，有的只是說了一聲：「可惜」！聽到他們「可惜」兩個字，我倘想起來一個月以前我丟了一枝活動鉛筆，告訴人家的時候，他們也說「可惜」二字，同現在一個樣子，人與人之間沒有感情，人把人當作貨物，這到底是什麼世界？這到底是什麼天下？繼春，你應該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勝利的！

寧靜

蔣經國

一聲「謝謝」，我在這個笑裏面，可以看得出你是如何地想念你的老父親，是如何地孝敬你的老父親。

我不願意離開你，但又是不能不離開你，向你說了一聲：「在贛州再見！」當夜就趕到贛州來了。

在歸途中，想到今天社會上的人，有的似狐狸一樣地狡猾在那裏騙人，有的似豺狼一樣地兇狠在那裏吃人，有的似小鳥一樣的膽小，想活又不敢活，有的似青蛙一樣地會適應環境變換自己的顏色，有的似跳蚤、臭蟲在那裏吸人的血，有的似昆蟲一樣地自生自滅，有的似一隻狗，主人要它搖尾巴，它就搖尾巴，主人要它低頭，它就低頭。總之，現在有許多人們都是人面獸心，在那裏做你爭我奪的勾當。今天，野獸的氣息雖然很高，但是人們的心並沒有死，只要有一個人沒有死，就會似一根火柴一樣可以燒盡原野，何況現在廣大的羣眾的心都在活着，在那裏向自由光明的路上走去，我們應該勇敢的站起來，在總裁的領導下，走上奮鬪的道路，來消滅腐敗的、黑暗的、非人的生活，來創造三民主義的新社會。

到了贛州之後，就替你預備房子，請醫生。自從泰和歸來以後，心裏就非常的煩悶，第三天的晚上，接到泰和來的電話說：「王縣長在泰和死了」……

三月八日的早晨，就趕到泰和來看你，那時候已經把你從前房裏搬到太平間裏去，這是一間破壞不堪的小房子，外面也沒有門，你就睡在一付木板上面，穿着一件白的襯衫和襯褲，脚上沒有穿襪子，也沒有穿鞋子，面上也沒有蓋，只有那忠實的勤務兵坐在那裏，看見自己的朋友這樣悲慘的下場，再也忍不住了，只有拿痛哭來安慰自己的心……

人愈來愈多了，這都是你從前所說的看熱鬧的人，看了他們，我的心更加痛了，不得不回到醫院裏來休息一下。

你未死以前，總是想死到贛州來。今天你不能達到這個目的，我是非常對不起你的。所以我決定把你搬回贛州來大棺，我在泰和替你買好了棺材之後，當天就趕回贛州來替你辦理喪事。

晚上，忍住了極大的痛苦，去安慰你的老父親，像他這樣年紀大的老人家，三個兒子都前後死了，那裏還受得起這個痛苦！所以，我不敢向他開口，但是又不得不開口，那裏曉得他老人家今天早上已經得到了這個消息，他也忍着痛苦對我說：「繼春沒有福氣！……專員，不要太難過了」。我說：「不是他沒有福氣，而是我沒有福氣！」在告別的時候，我說：「以後家裏的一切事情，我會來照顧的，請老人家放心！」

三月九日的下午兩點半，我們集合在三康廟的渡口等你的靈柩，一直

後，沿途有人祭你。到七點半的時候，看見對面發現了汽車的燈光，人家一齊叫起來：「來了！來了！」好像在黑暗中得到光明，好像是等到了最受歡迎的人。

等到你靈車上了岸，一千多個人，大家點起火把來，一直送你到農場，繼春！你可以看見人心並沒有死，赤忱的人心，正在那裏追求光明，追求眞理！

當夜十二點鐘在農場的大禮堂舉行大殮，最後一次看到你的臉，還是帶着笑容，我想你是在那裏笑敵人是一定會死亡的，在那裏笑我們將來一定會勝利的！

你所留下來的東西，只有兩件破的襯衫襯褲，一雙破的膠皮鞋子，兩隻破的襪子，和幾本書，你所最愛的兩隻黃雀子也先後死了，但是你留了很大的產業——革命的精神。你臨死的時候說：「王繼春可以死，上猶不應當死！」繼春！你並沒有死，你天天會和我們活在一起的！你可以相信新的上猶，新的贛南是永遠不會滅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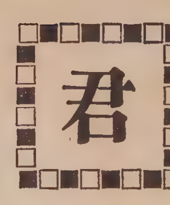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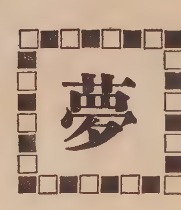
農場，這是你很熟悉的地方，前年你到贛州來開會的時候，我們在這裏吃過很甜的西瓜；吃了之後，你不斷的說：「眞甜眞甜！」後來又說：「沒有嘗過苦滋味的人那裏會知道什麼是甜的滋味呢？」你拿了許多瓜子，說要回上猶去種，要上猶的人也能夠吃到甜的西瓜。是的，今天是苦的，明天一定是甜的。繼春！你安心睡吧！你是老百姓的忠僕，你亦是天地的孝子！

讓我們來接受你所遺留下來的革命銳劍，讓我們拿起這把銳劍，去衝殺國家的公敵，去掃除革命的障礙，去開闢自由的血路，來創造人類的幸福！

【三十九】

出版預告

本刊連載蔣經國先生「風雨中的寧靜」一文，廣大讀者好評如潮，紛紛來信，要求出版單行本。本刊準備於全文刊完後，重新編排，彩色印刷，並插入大量蔣總統與蔣院長與歷史有關的珍貴圖片。敬希讀者注意。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張治中得到周恩來的指示，即從中奔走，很快就完成任務，將主席繼八月十四日一電之後，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一連又發了三封電報，促毛澤東到重慶會商，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也通知中共駐重慶代表辦事處，願去延安陪毛澤東來重慶。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吃了定心丸，自覺去重慶沒有危險，膽子大了，當即召集政治局委員及重要中央委員，開會商量去不去重慶。

大家到齊之後，毛澤東拿着幾封電報向空中搖幾搖，說道：「蔣先生一連來了四封電報催我到重慶去，我真沒有想到他這麼看得起我。」說過露出一嘴黃板牙哈哈大笑。

獨眼龍覺得汗毛發炸，用腳踢踢朱德，朱德只是皺眉苦笑。

毛澤東問道：「各位同志看我去不去呢？」

老狐狸董必武說道：「既然赫爾利大使陪主席去，絕對安全，主席不必害怕。」

毛澤東一瞪眼：「我幾時害過怕，我是爲了全黨的利益而考慮，個人安危從不放在心上。」

大家想想毛澤東早幾天談起去重慶，頭上青筋根根暴露，再三說寧死都不去，現在有美國大使出來擔保，又大吹其牛，臉皮實在太厚，就連劉少奇、彭德懷也覺得難爲情。

毛澤東說道：「大家以爲我可以去，再危險我也不怕，一定去，但是到了重慶之後，必然要談到國共兩黨的問題，我應當怎麼談。」說過就看周恩來。

周恩來說道：「要談當然是整個的談了，有關部隊整編的問題，解放區的問題，我黨參加政府的問題。」

毛澤東問道：「我黨參加政府，國民黨能給我們什麼職位。」

周恩來陪笑道：「那也看是什麼人去參加政府了，像我，還不是一個副部長，若是主席——。」

毛澤東急急問道：「是我怎麼樣？」

周恩來說道：「若是主席，我想除去國民政府主席一職，其他任何職位，蔣先生都會答應的。」

毛澤東笑道：「恩來同志，你可以代蔣先生決定嗎？」

周恩來一定這句話大有骨頭，連忙說道：「我只是就主席的身份推測，蔣先生的意見我並不知道，怎能代蔣先生決定。」

毛澤東說道：「這樣說來，我是非去不可了，不過，既然去，就要談，既然談，就要讓步，否則談不攏，這一點各位同志有什麼意見。」

獨眼龍心想差不多了，你到了重慶想作官，爲了作官要讓步，到時我們就指你賣黨，開除你的黨籍，你跟張國燾一起作官去吧！

毛澤東又追問道：「各位同志對此有無意見。」

大家都未開腔，活曹操慢條斯理說道：「我想應當向全黨發一份書面通知。」

毛澤東說道：「這種事是秘密的，怎可以發通知。」

活曹操說道：「秘密只能對外，對黨內過份守秘密不是辦法，如果不發通知交代明白，我怕黨內有人懷疑主席。」

獨眼龍暗暗吃驚，覺得活曹操眞壞，自己能想到的他也能看到，但此時也不便插嘴，只有希望毛澤東自己反對。

毛澤東一向對活曹操的意見，不論明白不明白，都不會正面反對，當時只說了一句：「這一問題慢慢再商量。」

周恩來問道：「主席如果決定去，就要通知政

府派飛機來接，不知去幾個人。」

毛澤東笑道：「你一定陪我去了，總有十個八個人就是了。」

大家不知道毛澤東還要誰去，獨眼龍最擔心毛澤東把自己帶了去。

決定之後，就宣佈散會，大家都走了，活曹操未動，藍蘋也從房內走出來。

毛澤東問道：「林老還有什麼意見。」

活曹操說道：「我剛才說的問題，主席可別當耳邊風，關係太重大了。」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有什麼風聲嗎？」

活曹操說道：「沒有風聲，不過，我推測一定有人會打這個主意，我們一定要搶先下這麼一步棋，使他們無所施其技。」

毛澤東說道：「好吧！叫伯達同志寫一篇，你再看一看。」

活曹操說道：「請告訴伯達同志起草這份通知，一定要說明我黨在現階段必須讓步。」

毛澤東點頭道：「好吧！我告訴伯達同志。」

活曹操說道：「主席還要告訴少奇同志，同時同志控制住黨中央，德懷同志，勁光同志，賀龍同志，王震同志嚴加戒備，必要時不惜出動武力。」

藍蘋笑道：「怎麼都是湖南人。」

活曹操說道：「江青同志，你不知道，只有湖南人才眞革命，才亦心擁護主席。」

藍蘋笑道：「可惜我不是湖南人。」

毛澤東說道：「你嫁了湖南人，也就算是湖南人了。」

活曹操說道：「一點不錯，江青同志你已經是湖南人。」

經過活曹操指撥，毛澤東命陳伯達寫了一份「中共中央關於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在毛澤東行前，向共產黨員及共軍發出了全文如下：

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大小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烟台、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寧、豐鎮等處，我軍威震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寧、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寧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那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儘量廣佔鄉村和城縣小市鎮。例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盟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綏、寧一部。

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會商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我打下去。國民黨在取得滬寧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繳敵械，收編偽軍之後，較之過去加強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有許多困難，內部矛盾甚多，困難甚大。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假如此種局面出現之後，我黨應當努力學會合法鬥爭的一切方法，加緊國民黨區域城市、農村、軍隊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點）。在談判中，國民黨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縮小解放區的土地和解放軍的數量，並不許發紙幣，我方亦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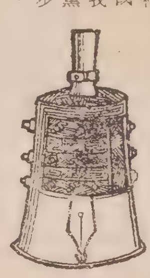
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讓步是有限度的，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為原則。

在我黨採取上述步驟後，如果國民黨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國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同時我黨力量強大，有來犯者，只要好打，我黨必定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不要輕易打，打則必勝），絕對不要被反動派的其勢洶洶所嚇倒。

但是不論何時，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有理有利有節，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等項原則，必須堅持，不可忘記。

在廣東、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黨力量比華北、江淮所處地位較為困難，中央對於這些地方的同志們深為關懷。但是國民黨空隙甚多，地區甚廣，只要同志們對於軍事政策（行動和作戰）和團結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錯誤，謙虛謹慎，不驕不躁，是完全有辦法的。除中央給予必要的指示外，這些地方的同志必須獨立地分析環境，解決問題，衝破困難，獲得生存和發展。待到國民黨對於你們無可奈何的時候，可能在兩黨談判中，被迫承認你們的力量，而允許作有利於雙方的處置。但是你們絕對不要依靠談判，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它是不會發善心的。必須依靠自己手裏的力量，行動指導上的正確，黨內兄弟一樣的團結和對人民有良好的關係。堅決依靠人民，就是你們的出路。

總之，我黨面前困難還多，不可忽視，在全黨同志必須作充份的精神準備。但是整個國際國內大勢有利於我黨和人民，只要全黨團結一致，是能逐步地戰勝各種困難的。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18）

封侯

繼緬甸空軍不斷空襲猛撒之後，其陸軍亦大舉出動，李彌總部依據地勢及交通補給情形，作初步敵情判斷，認爲緬軍可能由景棟至大其力之線，向猛撒發展攻擊，因此情報蒐集重點，均注意在景棟大其力之間的緬營調動，而忽略了猛撒後門，薩爾溫江西岸地區的猛板，緬軍在此時集中了數以萬計的緬軍。

緬軍主力集中猛板後，於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三月六日出發東向，到達薩爾溫江江岸，控制了拉鈕渡口，並搜集渡河船隻，開始渡河，猛撒方面始得到情報，李彌總部在緊急情況下，命令擔任總部警衛的鄒浩修營，星夜率部開赴拉鈕方面，阻滯來犯之敵。

當拉鈕發現緬軍渡江的同時，小猛布地區李國輝師防地正面，緬軍亦由打各湧過薩爾溫江東岸，在猛內集中三千餘人，形成對李師的攻擊部署。

至此，已明白顯示出緬軍此次作戰計劃，是以其主力渡過拉鈕，奪取猛汗，以切斷總部來自泰國的補給線，另以重兵牽制李國輝師於防地，並切堵來自北區增援部隊，再而進迫猛撒，使李彌總部在孤立無援的狀況下，撤出猛撒，而予以擊潰。

李彌總部所屬眾多部隊，一部份南下接運補給，雖然接運落空，但此時仍駐留吉仁地區待命，依據途程距離，根本休望馳援，北區駐屯部隊，自滇緬公路以北以迄卡瓦山區，最近距離亦在十天徒程以上，駐屯猛研的廿六軍所能抽調的兵力，只足支援小猛布李國輝師的調動，因李師所屬建制部隊，早經分割使用，目前只有張復生率領的一個不完整的團，擋住了猛撒敞開的大門。

鄒浩修營長率領不到一百名弟兄，到了沙拉高地，探悉緬軍此時渡過薩爾溫江的人數，已不下二千人，且已佔領東岸高地，掩護其後續部隊過江，由其已經渡江的輜集行李及騾馬推斷，緬軍此次行動，事前準備之週到及計劃之緊密，是前所未見的。鄒營長自追隨李國輝一路血戰進入緬甸，受李彌重視，一直令其擔任總部警衛，其臨敵沉着，臨事不亂的素養，深爲李彌所喜愛。目前面臨如此眾寡懸殊的形勢，知道這場血戰是不能避免了，經審量當前的地形，認定沙拉是敵我必爭之地，必須搶先佔領有利地勢，並逐個偵察兵器使用的陣地，吩附弟兄們加強工事構築，一面把情況電報總部，請求迅速運送彈藥及派出援隊，決心在沙拉阻滯敵人，以待總部從容應付。

坐鎮猛撒代拆代行的蘇令德副總指揮，正感到無兵可調，無將可遣，除大嘆其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外，只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坐騎上，特別囑咐馬伕，必須拴牢飼養，不許放野，以備不時之需。

此時已到達台灣的李彌，每日均接獲猛撒的情況報告，既知情況已經嚴重，所以急電命令駐蚌八菁擔任教育長的李虞夫爲沙拉地區前敵指揮官，統率在訓的軍官大隊及機砲大隊全體官兵，一併投入戰鬪，又電由猛蘇南下途中的南景雲師，加速行軍，限期到達猛撒轉赴前線向李虞夫報到，接受指揮，並電呂國銓軍長統籌指揮小猛布地區之作戰節制，這兩位老將請出馬，南北兩地戰場的指揮統屬，便納入有條不紊的正軌中。

緬軍渡江後，爲掩護後續部隊集中，遲遲未前進，及至三天以後，其先頭部隊沿着唯一渡江小徑東向，準備穿越沙拉，直搗猛汗，並出動空軍，沿途偵察，聲勢甚爲兇猛。

由拉鈕進發緬軍，東行三十餘里，即遭遇鄒營的堵擊，槍聲乍起，其後續部隊源源趕赴戰場，但遭受地形限制，無法全面展開，雖則緬軍連續不斷向鄒營陣地搶攻，均被火力壓制，動彈不得，且局限於陣前凹形地帶中，激戰四小時後，使緬軍傷亡纍纍，遂藉其後援部隊火力掩護下，撤離戰地，然後，選定與鄒營陣地相距約一千公尺處之高地，構築工事，形成雙方嚴陣以待的僵持對峙局面。

當時擔任軍官大隊長的段希文，亦在統一作戰計劃下，將所屬學生在鄒營兩側作集點配備，延長了對緬軍的防堵線，以防阻緬軍繞道穿越陣地兩側的企圖。

戰爭序幕揭開的第二天，緬軍在其空軍掩護下，向鄒營陣地，再次施行攻擊，此時鄒營陣地兩側，已有軍官大隊構成側翼陣地予以支持，但軍官大隊武器雖感不足，加上半數無槍可持的赤手空拳學生，實不敢恭維！但士氣卻鼎盛，因爲一批空着雙手的學生們，像臨競賽球場中的「拉拉隊」樣地，助陣吶喊，誠古今中外戰場之未有也。

於是，槍砲之聲，配合着空手員生們喊打、叫衝、叫幹的高呼叱咤中，山嶽爲之動搖，或謂曰「先聲奪人」，卒使緬軍攻勢頓挫，緬軍在其掩護搬運傷亡後，亦即退回原陣地。

第三天的戰鬪過程中，緬軍攻勢正強烈之際，其臨空助陣的飛機，突遭軍官大隊尹可舟中隊的火力射擊命中，當即冒烟起火，墮毀於緬軍陣地之後，飛機墮地之聲，使陣上弟兄，清晰可聞。於是，雙方作戰中，員兵眾目睽睽下，一時影響士氣的消長立見，強與弱，立刻判明，國軍在歡呼動地中，緬軍攻勢即刻停頓，似趕着哀吊其墮機及亡人！

戰鬥延續的第四天，甫景雲師在緊急馳援下，如期趕返陣地，使李虞夫將軍對全盤戰局，另作有效部署，因爲當前的形勢，除了防堵敵人外，還須擊潰敵人，方能了局。

經李虞夫，段希文及甫景雲三位高級將領會商後，保一師得到一日休息整補，甫師長把師屬戰鬥人員，編爲一大隊，由該師久經戰陣的高霖任大隊長，率領五百餘人，作爲反攻主力。

第五天傍晚，高霖率領該大隊，士氣如虹，投入戰場，當天夜裏，即向敵陣摸索前進，到達接近敵陣警戒陣地前停止，趕築敵前工事，準備拂曉攻擊。緬軍連續五天淩厲攻勢，未得寸進，第六天在高霖大隊作拂曉近敵攻擊下，則堅守其陣地，雙方展開激烈的爭奪戰。

軍官大隊亦緊隨高霖大隊之側後，形成旺盛的攻擊士氣，高霖大隊長身先士卒，利用地形地物掩護，一步步愈迫近敵陣，與此同時，段希文、李虞夫的指揮所亦適時向前推進，由拂曉起戰鬥將近中午，均處在密集火網槍聲中，致令補給人員亦無法將飯菜送往陣地，所幸各人隨身帶有乾糧，可是，在槍林彈雨緊急狀態中，各人全忘了肚餓。

在旺盛的攻擊士氣下，高霖眼看敵陣已有動搖的跡象，於是，再鼓餘勇，親率所部連躍帶跑，衝向敵陣，卒因接敵太近，火網過密，不幸身中數彈，飲恨於敵陣前，絕氣身亡！爲國族捐軀。

副大隊長楊瑞祖，眼看高霖敵前陣亡，而敵陣已現混亂，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攘臂高聲呼喚：「活捉緬軍爲高大隊長報仇。」

楊瑞祖的呼聲方落，全陣地弟兄緊隨着高聲怒吼！殺呀、殺！衝呀、衝！一陣猛撲，人隨槍彈一齊衝入敵陣，緬軍聞聲放棄陣地，拖槍抱頭驚逃！敵陣一時人擠人，槍撞槍，不知所措，自相踐踏，哀聲動野，陣地上一片零亂，槍械軍毯及食品罐頭之類，棄置滿地，至此，緬軍主陣地就完全崩潰！

楊瑞祖繼高霖之任，率部佔領緬軍陣地後，軍官大隊員生，奉命繼續追擊，緬軍鬪志全消，落荒而逃，騾馬輜重行李，沿途拋棄，追擊部隊，以得勝之士氣，一往直前，如果亟追擊數里，卽將到達江邊，緬軍勢成背水，後有追兵，將必造成重大傷亡！段希文權衡主客形勢，認爲緬軍既已潰退，再不宜過份殺戮，免結下今後深仇大恨，因之，下令停止追擊，就地佔領地勢，以監視及脅迫緬軍退過江之西岸，一面收拾緬軍遺棄的武器及物資，與反處理俘虜，計生俘緬軍官兵五十餘人，騾馬四十餘匹，武器尤多，藉此，補給赤手空拳的學生，餘數仍多。

緬軍前線崩潰，後方在緊急狀態下，爭相搶渡撤退，由於渡河船隻不多，在軍官大隊遙遙監視下，經過兩天時間，方始渡完。李虞夫和段希文兩將軍，此役賜給緬軍的功德，可謂功德無量大矣，若非此兩位顧念大體，不邀近功，如繼續命令屬下追擊，壓迫緬軍至江邊而予殲滅，則緬軍能生還江西岸者，少矣！

集中於猛丙之緬軍，連日向小猛布方面推進，張復生團長派出小組部隊，逐步予以阻滯，但因緬軍人數過多，聲勢浩大，在衆寡懸殊下，緬軍終於接近張團陣地，形成對主陣地帶的決戰攻擊態勢。

張團長機智沉着，平日對弟兄們尤能體貼入微，甘苦與共，李國輝由國內打出到緬甸，全賴這般中堅幹部合力同心，克服了一連串困難，於今肩負起這項看守猛撒大門任務，以是，更須要小心從事了。緬軍對張團主陣地連續四天攻擊，雖未能令張團動搖，但呂國銓及李國輝卻感到十分焦慮，因爲敵人隨時可以抽調後續部隊增援，如其以兵力長期牽制，另以重兵繞過小猛布，直向猛撒推進，則勢將陷入前後難以應付之局面，因此，亟謀打開這一沉悶的局勢，經過呂國銓授意後，認爲目前形勢，惟有攻擊才是最好的防禦，所以遂把準備增防的隊伍，改爲攻擊敵人之用。

李國輝師長，感到此次攻擊的成敗，關係整個戰役甚大，且參與攻擊的部隊，又係各單位臨時抽調組編而成，因此，決定親自統率指揮，把甫景雲留下的楊一波團爲攻擊主力，配合毛有發大隊及廿六軍的一部份，迂迴於緬軍側後，向緬軍指揮部予以驟然的突襲，緬軍指揮部一集中注意於小猛布陣地的攻佔問題，不意後方竟然遭遇驟然突擊，於事起倉促應戰之下，終於狼狽逃竄，而前線的攻擊部隊，得到指揮部突遭奇襲告警，亦卽同時撤除對張團陣地的壓力，仍退守猛丙，另行佈置。

進攻小猛布的緬軍此時雖然退守猛丙，但李國輝卻堅決認定，猛丙有緬軍駐守一日，卽是對小猛布一日的威脅，必須迅速予以驅逐，小猛布方可安然無憂，當卽向呂國銓提出報告，經呂軍長同意後，授命李國輝率領各路馳援的部隊，向猛丙緬軍進擊。

李國輝指揮新近到達馳援的部隊，向猛丙攻擊前進，聲勢陡然大增，又當緬軍沙拉新敗消息傳到猛丙，此刻的緬軍全無鬪志，在李國輝師壓力之下，立卽改棄猛丙，李師乘勢追擊，虜獲勝利品極多，造成南北兩戰場全部勝利，給予緬軍難以忍受的打擊與羞慚！



阿卡族——他們的祖先曾被孔明征南蠻時七擒七縱

抗戰武術談

抱石獅神威服同門　搭渡船虎功降莽夫

彭氏兄弟的武功雖然練得有相當造詣，但功力還未能舉起七八百斤重的石獅子，因此他倆兄弟十分佩服黎洪堅的功夫及他天生的神力，不由得露出欽羨的神色。當時李德和師傅就和他們介紹認識，兩兄弟又見黎洪堅對師傅，態度非常恭敬，一聞師傅呼喚，立卽垂手侍立，執禮謙和順從，和剛才的雄勁壯擧，適成對比。

彭氏兄弟至此已絕對的敬服！明白有關武功方面是天外有天，強中更有強中手！初時以爲自己的功夫，已練到登峯造極的境地，準備在擺謝師宴時，要和師傅拚鬪一場，如今見到黎師兄這一手神功的演出，已冷了半截；尤令他倆心折的是，他尊敬師長的謙恭禮貌；再想到自己的不良心意，未免愧悔交幷，不自覺的怪自己太少見識，竟想唐突師長。從黎洪堅的武功看來，顯然李師傅還有深奧難測的功夫，尚未傳授給他兄弟。他兄弟至此，唯有知難而退，將扣拳拆招的俗套免去，並且着意恭敬相待恩師，後來也很得李師傅的寵愛。

搭渡船虎功降莽夫

吾鄉傳授武術的陋習，是不應該存在的；爲此弊端，引至一班高齡的老師傅，爲了體力關係，防恐遭徒弟打傷，因而不顧將數十年苦練得來的眞功夫，來設締授徒；以至我國的武術越傳越低淺，這應該是主要原因之一也。

萍北第六區享武術盛名的易興符師傅，他習練武術，並非是從少年時學起的，乃是到了中年才開始從師習技，然而他有天賦的練武優越條件，體質強壯，悟性又高，再加上他的恒心毅力，及不畏艱苦的精神；同時他尊師重道，所以能持之有恒的學完一期又繼續一期，由淺而深，不斷的學習，不停的鍛鍊。

每逢期終設宴謝師，總是恭恭敬敬先將學費送給師傅，然後邀請入席勸酒，他從不提扣拳拆招這種俗套。最後他的武功竟練到了快青出於藍的地步。有時候李師傅自動邀他拆招最上乘的巧妙功夫，他還是保持一貫的厚道作風，從不敢放肆使用全力，因此令師傅永遠對他有一份良好的印象。他能承受到我師祖的眞傳實學，是他深得師心所至，這是與別不同的人物。

吾鄉有句俗話：「三代不忘師恩」！這是他深曉做人的道理。眞所謂要學人的本領，就得聽人的教訓，如存了忘恩負義的心思，決沒有一位師傅肯盡心教你武功的。

萍鄉北路的第六區是以上栗市鎭爲中心，此區平原廣濶，土地肥沃，良田水利，從無洪水旱災之患，故此年年糧產豐收，兼且商業發達，人民富裕，是人傑地靈之處。全縣東南西北四鄉，以上栗市的北區，習武風氣最高昂，而武術的成就也最高深。萍鄉有幾句俗諺：「南張北姚，無事莫撩，姚家喊打，張家喊捨，張家藏告狀，姚家就軟了一半。」因那時期，縣城南門的張家讀書人多，因此訟棍也多；北門的姚家，則武師多，一文一武，各霸一方。但姚家的武功似乎尙不夠火候；有一次他們全族的武師，曾敗在第六區的兩位販賣豬仔的商人手中，此次不但在武功方面失敗丟臉，同時還揹上以衆欺寡，及在自己屋門前欺侮過路客的「惡霸」名聲，這種勝之不武，被人垂罵爲強霸的打鬪場面，除姚家外，其他的地區未聞有同樣事件發生過。

萍鄉姚家是巨族，全族集居縣城北門沿官道的主要地帶，有第一區的赤山橋鎭，第六區的上栗市鎭；此兩區的廣濶地域人民，來往縣城西南各區貿易交流，是他們必經的道路，每天有絡繹不絕的客商經過；而姚家年輕的一輩，時常恃着勢衆武強，來欺凌客商，動不動喊打喊殺；過路客商如人單勢孤，挨了打吃了虧，祇好嘆自己倒霉。如此強橫欺人的擧動，姚家一班長輩們，竟然並不嚴格管束本族子弟，他們不但不教導子弟善待客旅的應有禮貌，遇事還推波助瀾，以爲這是一種英雄氣慨，因此橫行鄉里，毫無顧忌；本縣的正義人士雖覺齒冷，然則因武力不及他們，也無可奈何。

且說這第六區的豬仔客兩父子，經商路過姚族境內，竟被他們在主要的道路上做了手腳，攔住去路，他們將挑煤炭的擔子，及裝載三四百斤重的手推車等，故意停放在路當中，塞住通道，阻碍行路；來往客商均得趕路趕時間，祇得低聲下氣的懇求讓路，誰知姚家子弟存心作弄，將行人的求告，充耳不聞，相應不理。

僵持了一段時間後，路上客人再也不能忍受這種無理的搗亂，漸漸在言語上就起了衝突，最後就打起上來；豬仔客父子此時就施展他們的上乘腳法，左腳一踢，右腳一橫掃，不到片刻工夫，竟將阻塞在道路上百數十斤一擔的煤炭，及三四百斤重的土車子等，全部踢落兩邊水田裏去了！

姚家子弟見此情形，不覺嘩嘩大叫！他們素來稱王稱霸慣的驕縱子弟，此刻竟然有人膽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當然要給他一餐教訓；至此卽羣起圍毆，想把這兩個客人痛打一頓，不料他們碰上的是硬釘子；在第一輪打鬪時，他們手持的擔挑、木棍已被全部繳械；最後竟召集全族武師來應戰，誰知還是個個被繳械，落得空手退下來，到此自嘆技不如人，全族雖然人多，有什麼作爲呢！

最有趣的是在這場打鬪中，豬仔客人兩父子，祇有兒子一個人出手拚鬪，那位做父親的始終站在後面抽他的旱烟斗，並未上場出手協助；他一面看，一面口中還不斷的說：「牙仔呀！出手要留情呀！不好傷害人家的身體呀！我們出門人是求財不是求禍呀！」

張仲仁

萬人意見

美國讀者 論毛澤東

大學之主旨乃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國之首，更應注重修身。身不修者，其名必臭。故此大學乃成千百年來科舉的必讀科目。

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必行仁政。因修身之道在於仁也。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總括來說，是處世大道。忠、孝、仁、愛、禮、義、廉、恥是做人之道。其實仁是包括了其他七種道德。故仁者其身必修。

仁是人與人相處之道，故獨夫每每違仁。毛澤東是其一也。茲引過往毛氏之作爲，以證不仁者在高位，必致天下大亂。

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毛澤東爲湘江評論創刊寫了一篇宣言：「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爲民主政體主義（Democracy）。宗教的強權、文學的強權、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餘地，都要借民主政體主義的高呼將他打倒」。此乃毛氏之言，故吾不妨以其行爲引證一下。

宗教強權——不容異教存在或逼害異教者爲宗教強權。觀乎大陸二十五年來，施政者不停向宗教逼害，使宗教幾乎絕跡。故此現在大陸行的是強權主義。

文學強權——不容別種文學哲理共存是爲文學強權。江青的樣板戲及毛澤東的思想均爲文學強權下的產品。中國歷史有兩次文學強權出現。一是秦始皇時禁讀古書，二是毛澤東現時的禁止民間私藏古書。其時代雖不同，其意則一。是愚民政策也。

政治強權——依一人之意行事，爲獨裁，或萬事不容反對的意見存在，都是政治強權。現時大陸上只有一條路綫，毛澤東路綫也。他說什麼人民就做什麼。要是反對就是叛國、叛黨。行政方面人民是沒有權過問。上山下鄉也是政府決定，人民雖反對亦無從。故此大陸有的是政治強權。

社會強權——強迫人民組織成有系統的社會，以便於控制，就是社會強權。故人民連退隱的權利也沒有。現時大陸有公社，還有各種強迫的運動。大陸的社會制度可以說是社會強權。

教育強權——只許一種教育方法、方針和觀念存在是謂教育強權。大陸的學生只學馬、列、毛。古書及諸子百家均在罷黜之列。音樂只有江青的鋼琴伴奏紅燈記，及一大堆樣板戲。這種現象反映出大陸嚴重的教育強權制度。亦違反了毛澤東自己所說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

經濟強權——在大陸只有一個老板，就是政府。人民沒有發展餘地。因此大陸行的是經濟強權主義。

思想強權——不容異端學說或思想存在是爲思想強權，大陸的情況，不庸多說了。最後，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是國際強權主義。

上面每一種社會弊病，大陸裏的共產中國皆具備了。毛氏出爾反爾，是不忠於自己理想，聯俄賣國，是不忠於國。因此我們根據事實，可以說毛澤東不忠於中國。

毛澤東性逆。小時反叛父母。動輒則離家出走。與父母更時常爭吵，八歲時曾以投塘要脅父母。子曰：「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毁傷。」毛澤東一生未會爲父母着想。是不孝也。其劣根性是越老越離譜。兒子被他逼得瘋的瘋了，死的死了。老婆也娶了三個，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毛氏服膺階級鬭爭，繼而煽動人與人之間鬭爭。舊時與他打天下的同袍，被鬭得一個不剩。他主張：「不要爸爸，不要媽媽，只要國家。」他更是反溫情主義。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他說了一些反自由主義的句話。他說：『因爲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結果是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故此他贊成子女鬭爭父母，朋友互相反目，互揿瘡疤等等，使其能坐收漁人之利。理是毛澤東的理，只要有理，父子也沒情講。由此觀之，夫婦之愛不及毛澤東的理，所有的愛也不及毛氏一條道理。毛澤東沒有愛心，可以由此證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記得毛澤東曾立正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其大奸嘴臉，暴露無遺。

子曰：「仁者無敵」，而毛澤東敵人之多，舉世無出其右者，二十五年多，不知多少人成了鬪爭下的犧牲品。不仁者決有知沒己，而只有敵人，其理於此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毛氏不仁，雖擁大權，然終亦失之。現時他的指示又有多少人切實的去執行呢？批林批孔之批不成就是例子之一了。

一個人的操守，要合乎禮法，過則矯情，缺則粗朽。猶記史太林七十壽辰之時，乃郭沫若高呼爺爺之日。其辱團體實甚矣。向俄人歡呼爺爺是不合禮，而毛氏竟默許之，其人可說是無禮之極。

英雄之別於梟雄者，在一義字。梟雄不惜犧牲朋友成全自己，英雄則犧牲自己成存朋友。劉邦烹功臣，梟雄，故梟雄不義。文天祥遺言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故義之所在，雖粉身碎骨，亦往矣。

古今中外，惟有義者，方能摒除私慾。毛澤東殺同袍，棄糟糠，陷萬民於水火，誠不義也。

英明的君主，每每將從人民所得的，用之於民。然大陸行政剛剛相反也。在香港大陸公司看到的，中國人民未必享受得到。香港人吃的是專車運到的絲苗白米，而大陸人民吃的是粗米。香港人要油有油，要米有米，在大陸要等配給。毛澤東取之於民，銷之於外，大量刮削外滙，終致人民窮困。於是人民越窮便越提不起興趣生產，而毛氏則不時坐其私人飛機去杭州養病。共幹們更特權在握，大貪特貪，整個政權都在貪，此毛澤東之不廉也。

大躍進之失敗，弄致人民怨聲載道。究其失敗之原因，實爲毛澤東一人之無知。土法煉鋼實在丟盡中國人之面子，大鳴大放被毛氏稱爲「陽謀」。稱史太林爲鋼，稱自己爲紅太陽，皆不知恥也。而毛澤東之不知恥，追十五朝先史實無出其右者。

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毛氏不仁，其下屬亦不義，焉能不亂？

亂國跡同禍國，說毛澤東禍國殃民，未太過也。中庸裏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者，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者，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觀毛氏之一切，天下大亂實非無因，毛澤東其身不修，焉能治國平天下哉？忠、孝、仁、愛、禮、義、廉、恥，而毛氏未具其一，卻偏居高位，實中國之禍也。其人註定遺臭萬年，已非批孔反儒所能改了。

‧李文浩‧

香港的繁榮難民功勞不少
港府應適當處理難民問題
設立「難民臨時收容所」協助他們赴台

編輯先生：耶穌說教，主張世人博愛，更要盡心盡力拯救受苦受難的人們，這是何等神聖、美麗、而又令人佩服的人道主義啊！

前幾天，英國伊麗莎白女皇，在聖誕演詞中，曾有這樣的語句——「……要維護人權與自由，憐憫勝於憤怒，寬容勝於報復，同情勝於敵視：：」這些話，與上帝之主張博愛，意義相同；與我國古聖賢之主張「恕道」，亦多吻合。

但是，不少人表面上開口天主，閉口上帝，究竟，這些人是否眞的遵奉上帝的教義去行事？倒令十分懷疑，也每每令人失望！

可不是嗎？「天堂」彼岸，不斷有受苦受難的同胞，爲着希望脫離苦難，爲着爭取人權與自由，正在大鵬灣被兇惡的鯊魚追噬時，竟有些讀聖經唱聖歌的先生們，或者是他們的助手，對苦難者不僅不予拯救，反而捉拿剛剛逃離鯊魚血口的苦難者，強行送入虎口裏。啊！主啊！這是人間何世呢!?祈禱主你神靈早日降臨香港，救救受苦受難而含着滿眶辛酸熱淚的可憐人吧！這些可憐人正在被人殘忍地虐待着，其受虐待的程度，尤甚於虐畜者之虐待畜牲，他（她）們正在被人推入虎口，啊！救世主啊！你究竟有沒有聖靈？如果有的話，你應該從速召喚你的叛徒們，早日回到主的身邊，俟機重行洗禮吧！

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變成奴隸社會，不願做奴隸的同胞，稍有機會，自然千方百計冒險逃亡，其目的無非爲着自由與衣食，稍有惻隱之心見之，難免灑點同情之淚！何以讀聖經唱聖歌的先生們，竟無半點憐憫之心呢!?

香港二十多年來，之所以有一段工商業繁榮的日子，其主要因素，無疑係難民們付出廉價的勞動力所形成，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當然，香港彈丸之地，自不能無限量的增加人口，這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問題。但是，有關當局究竟曾否盡力安排？可以說，答案是一個「否」字。

港九市區人口的密度，的確相當高，可是，亦有不少地區是人口疏落的，尤其是某些荒蕪的郊區，或離島可否選擇一些現時無人投買的地區，由有關當局規劃範圍與面積，由非法入境者的居港親屬爲其蓋建木屋，暫作居留，並由其親屬負擔臨時生活費，如必要時，可呼籲善心人士或國際支援救濟，相信比目前任何慈善勸捐

運動，更爲熱心，這是可以預的。

新闢難民區如有荒山野嶺，難民必本能地墾荒種植，如當年之調景嶺，就是一個荒地變良田的例子。目前，調景嶺的治安狀況，比港九任何一區較爲良好，其誰不知？

談到教育及醫療問題，有人顧慮港府不勝負荷云云。其實，甘冒生命危險的逃難者，他（她）們一心只想投奔自由，不願做奴隸主的奴隸，絕無打算急於要求港府的教育或醫療福利。基此實情，某些議員們大可以建議港府立一新例——凡某年某月以後非法入境者，其本人及其未來兒女，不得享受政府學校教育，及政府醫院的治療，政府既立例在先，相信逃亡者不敢有怨言的。

據我們所知，二十多年來，難民中各科人才，不少是上乘材料，若能假以時日，允許他們的技術自由發展，必能創造更良好的教育及醫療制度，比方，難民醫生診治難民病者，難民教師教育難民兒女，似無不當之處。港英政府的高層領導者，倘能進一步認識潮流的趨勢，把殖民主義思想調和一下，香港的眞正難民，現時必然站在港府的一邊，這是容易理解的。

有些逃港青年做壞事，經多方面證明確係事實。大凡群體社會，難免良莠不齊，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大陸青年，生長於一個年年月月鬪爭的非人社會，耳濡目染形形式式的鬪爭運動，或多或少都沾染上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卑鄙性格，更有憎人富貴而又貪圖富貴的臭思想，故一些大陸青年不知自愛而做出壞事，但屬善良者居多，其做壞事而經審訊確實後，應立即解回大陸，但港府反而沒有這樣做，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更有一些自私者與小器者，恐懼難民來港，會影响他們的職業飯碗。這樣，自私者可以請求港府在身份證上作出區別，某一種顏色或某一年份起的難民，工廠或商店不得僱用（廠方與受僱者有親屬關係的例外）這樣，就不會影响自私者與小器者的職業飯碗了。是否可行？姑作一笑！

新難民如果眞的不易找尋工作，廠商或政府可以在新難民區附近設立工廠，利用畧爲廉價的勞動力，發展工商業，實行互助互利，眞是兩得其所，其不願勞動者，然後定期驅逐出境，亦算情至義盡之措施，是否可行？作爲讀聖經唱聖歌的上帝兒女，應該是不怕困難的。

最近，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蔣經國院長，曾發表正義聲明——「歡迎難胞回台灣定居」。既如此，只要難民自願赴台，則香港一切困難自不存在，港府只須設立一座難民臨時收容所，所內可分隔三部份，正門一字形闢三個門口，每一門口在當眼處掛上標誌牌，例如：

1.願赴台灣定居者請進
2.希望居港者請進
3.申請往外國者請進

同時聘請聯十位國際正派中立人士，協助主持其事，任從難民自願選擇門口進入收容所，然後再行分別處理。

1.自願赴台者——由中立人士即與中華民國政府聯絡，速辦轉台手續。

2.希望居港者——如有直系親屬居港，即照上文所述辦法，集中港府所指定地點，生活費由其親屬負擔一段時日，過期則另作處理。雖欲居港，但無親屬，而又不願赴台者，則解回大陸。

3.申請往外國者——直系親屬僑居外國，而僑居政府批准該難民入境者，應給予相當時間，俾其辦理過境手續，假如僑居地政府拒其入境，而其本人又不願赴台者，則解返大陸。

上述辦法，當非盡善盡美，無奈筆者爲惻隱之心所驅使，忙亂中一時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於是畧抒管見，以期抛磚引玉而已。

有關當局，若再一意孤行，不聽堂堂之正義呼聲，可能必有難言之隱。眞料不到，古人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過時」論調，而西方文明的時髦官場也居然取用了。

更不可考慮者，身爲讀聖經唱聖歌的上帝兒女，竟然違反上帝意旨、違反女皇陛下訓示，而做出有乖人道的殘忍事情，終有一日蒙主寵召，靈歸天國時，試問如何向主交代？抑凡難免被人咒罵係爲虎作倀的魔類，此中汚點，恐怕傾泰晤士河之水，也難洗脫汚名，肉食者理宜深入三思！

讀者嚴珍上

（一九七五年元旦）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續收到各方捐款

饒維業先生　二百元
吳　燊先生　一百元
芝城一讀者（美國）　九十五元
王　文先生　五十元
徐信榮先生　五十元
路玉芳小姐　三十元，

小結：五百二十五元
（連前共六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元六角）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未計在內）

通告

本會執行委員蔡瑛先生不幸去世，曾專設治喪委員會代辦理葬殮事宜，承蒙各會員及親友們紛紛捐助帛金及親自到來靈前奠祭，俠義爲懷，本會相應代表謝意，除將帛金餘額交回蔡氏遺屬外，治喪委員會工作完竣，組織及名義亦告撤消。此告

萬人協會執行委員會啓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十五日

一人錯誤連累三代吃苦
回歸大陸廿年飽受煎熬

「胡裏胡塗的『回歸』到『祖國』」，所得到的是二十年來血汗交織的無結果勞動、和思想被剝奪之非人生活，更由於認識的錯誤，牽連到三代長期吃着這個『錯』的苦果。」

一位在「回歸」熱中因受到父親之壓力而種下苦果的馬來西亞李姓華僑，在他十六歲時（一九五二年）被騙回大陸，受所謂「祖國」的教育薰陶，二十年來，他在大陸受教育、做事、以至成家；但他始終要離開這個本是中國人祖國的中國大陸，雖然，當他離開時，中共狠狠地斷了他的親情，不准他的兒子跟隨他離開，妻子也因共產之無理政制而要與他離異，但他仍堅屈不撓的離開這慘淡的「祖家」。

他的堅決精神，曾受到「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的批判羞辱，使他陷於精神崩潰，曾經自殺過一次，幸被救回，及至整肅劉少奇的行動在大陸電厲風行，他才有機會避過「紅」禍，但於此時，他卻要被迫參加整肅行動，領導三千名教師與工人，以整肅劉少奇爲名，向那班「紅小鬼」報復；因爲如他不參加的話，幹部會冠以不積極「革命」的罪名，同時，「紅小鬼」勢力仍會對他不利。

痛陳二十年回歸「祖國」經歷之李姓華僑稱：二十餘年前，他的父、兄受到中共之糖衣宣傳迷惑，對於所謂「祖國」趨之若鶩，尤其是他的三哥之政治思想非常偏激，在馬來西亞唸高中時，曾爲學生自治會主席，鼓吹革命及製造學潮，於一九五一年因煽動暴亂，被馬來西亞政府驅逐，他的三哥遂逃回大陸唸書，翌年（一九五二年）其父親經不起三兄屢次來信的煽動誘惑，要他回大陸唸書，年僅十六歲的他，自小與其三兄之政治意見不同，因此，曾拒絕回大陸唸書，但其父再三督促下，且表示可回大陸遊玩三個月，如眞的不喜歡，才返回馬來西亞。怎知，這次回大陸旅行三個月，竟變成悠長的二十年，原來辦理回鄉手續的環球旅行社（馬來西亞一家左派機構），只替他購買單程飛機票，當他知悉時，已身在北平，周圍是共幹，要逃也逃不掉。

在三兄的安排下，他進入育英中學（北平算是最好的一家中學）繼續唸初二；雖然如是，他每年均向公安局申請離境，但均被公局人員拒絕，並謂：你是中國人，不能離開中國的地方。他在沒辦法的情況下，於一九五七年完成中學階段，那時候，他希望就讀航海學校，以便能有機會逃出大陸，但這次機會又被共幹拒絕，理由是：「你是歸僑，不能到大連就讀。」

他在無計可施下，惟有進入北平師範專科學校唸教育系，唸了半年，他對於大陸教育系之內容極感懷疑，於是轉到歷史系，但歷史系的內容，根本上與小學時在馬來西亞所知道的歷史，完全相反。

一九五八年，他在北平師範專科學校畢業，他以爲唸完書，便可離開大陸，但這個希望仍是撲個空，共幹將他分配至北平廿二中學教書。

「在大陸當老師是世界上最困苦的事，」他非常沉重的說。

「在大陸的學生不遵從老師，是天公地道的事，學生的服從準則，只是毛澤東思想，教育政策採取說服的形式，不准壓迫學生，在學生的腦海裏，老師所說的不一定對。

「由於這種教育制度，以及中共當權者之權力鬬爭問題，終於一九六六年發生文化大革，學生不上課，聯羣結隊的組成『紅衛兵』，專向知識分子進行批判和鬬爭。

「那時候，說話一不小心或使紅衛兵稍有不滿者，批判的帽子隨時笠到你的頭上，最慘的是遊街示眾，人是有靈魂和理性的，怎可以讓一班胡亂的『紅小鬼』將人的命運任意安排，這個時候，我曾因被羞辱而自殺，但被人救回。

「後來，鬬爭的箭頭，由知識分子轉向整肅到劉少奇餘黨，因爲大陸內的人民，較爲嚮往緩和的修正主義，毛澤東最怕這股勢力的蔓延，於是命令雷厲風行的整肅劉少奇餘黨；紅衛兵的猖獗才暫爲平靜。

「其後林彪墮機身亡的消息，於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六日在大陸上傳遍，但初時的死說法有二：㈠林彪乘座的飛機，是向西北蒙古草原溫都爾汗地區飛去，由於機上之燃油耗盡，被迫在該處降落，但因該處並非是平坦之機場，飛機降落時，翻側失火，機上人員均告失事死亡；㈡由北平公安局局長秘書傳出謂：林彪乘坐的英製三叉式飛機，在上空飛行時，被地面之地對空飛彈打中飛機的後半部，致失事墮毀。

「第二種說法傳出後不久，即被共黨高層人士否認，且壓制此種說法之傳播，林彪死因只依從第一種說法公佈。」

林彪死後，中共對人民的生活，較之「文化大革命」時稍爲放鬆點，因共黨高層人士此時只集中精神在掘防空地道和開會批判林彪，但他又因在批評林彪的鬬爭會上說錯了話，不知第幾次的被下放到北平北郊之農村，幫助農民拔草。

經人民血汗和勞力掘出的防空地道，在北平、哈爾濱、瀋陽等地均可見到，但上海及廣州兩個主要城市，則沒有掘防空地道，在北平其中之一條防空地道是通往石景山的，剛掘地道初時，讓遊客前往該處參觀，但後來卻禁止參觀該條地道，這條石景山之秘密地道，仍然由中共工兵繼續掘建，至於該地道通往何處，至今仍是一個謎。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大陸，曾引起共黨內部一片疑惑，共幹皆也不知這次爲什麼要大

道歡迎「紙老虎」，因十多年來，他們認識的美國，是一個頹廢的國家，美國總統更是一個廢人，況且毛澤東會說過「美帝國主義」本質永不會改變，但今次尼克遜來大陸，又說美帝國主義」有時是會改變的，如此豈不是修正「毛澤東思想」。

這段美總統來大陸的爭論，會擾擾一時，後來經當權者公佈謂：美國已走到無路可走，所以要來大陸向毛澤東求助的。該陣擾攘始告平息。

大陸人民方面，國際關係的變化並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只要執權者佈導：今日某國是我們的朋友，這便是朋友，他日某國可能又是我們的敵人。因此，人民最關心者，是切身的生活會不會好一點而已。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是他有生以來最高興的日子，他第二十次，的申請離境，竟獲中共批准，據知是誘他回國的三兄幫忙，才能僥倖獲批准的。

雖然，他能離開這個慘淡的「祖家」，但很不幸的，他的兩名幼兒不獲批准隨行，他們自出娘胎，未曾嘗過一次溫飽，而且父子見面的機會很少，最近，他們又不知被下放到何處了，他的妻子，本來是他的同事，結合數年後，她被分配到另一處地方教書，由於知道她再沒有機會回到北平，大家只好分手。

上一代、這一代以及下一代，在這二十年的回歸「祖國」中，他的父親，還以爲他的回歸「祖國」，能光宗耀祖，開枝散葉；他的兒子，卻因不幸回歸「祖國」，自出生後，只知道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至於眞正的世界只是一個謎？爸爸媽媽亦只不過是工廠製成品之生產機器而已！

「萬人協會」簡訊（六六）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早三時，本會執行委員蔡瑛先生因患腦充血急送醫院救治罔効，不幸去世，本會各同寅聞訊，立即放下私人事務，紛紛趕往伊利沙伯醫院探視，並慰問蔡氏遺屬，執行委員會對此事亟表關懷，特專設治喪委員會代辦理蔡瑛先生身後事宜，會員們及各方友好捐來帛金不少，今年元月四日晚上蔡氏遺屬在廣華醫院殯儀舘開喪守孝，治喪委員會各人均早在場協助一切，本會捐送靈堂門口花扁成副，執行委員會送上白布輓聯：「星落五丈原，中興有損。靈扶萬人會，半點無虧。」執委丘，陵送來祭輓「痛失戰友」。執委及會員們送來不少花圈，翌日正午十二時正出殯，本會並進行公祭儀式，由曾憲光副會長主祭，數十位執委及會員連同香港自由青年協會十多成員一起陪祭，獻酒獻花，沉哀默念，並由鄭秀堂秘書宣讀祭文：「維逆流正緊之時，邦家動盪之日。陰霾籠罩，寄跡海角他鄉。瞻養妻孩，剛毅肩挑重擔。傷時憂國，貞忠俠義仁風。捍衛邦家，功畧永難磨滅。曩者日寇縱橫擣掠，蹂躪錦 神州。忠義堪嘉，振臂長沙奮戰。痛殲頑敵，屢挫倭寇東夷。詎料山河變色，依然氣貫長空。効命事業中興，竟爾忘餐廢枕。允文允武，利益從未權衡。勞力勞心，天胡壯年萎折。今日陰陽兩隔，悲煞節烈同群。誓効遺風，吾輩當仁不讓。恤扶遺屬，陽間無數良朋。先生泉壤有知，應當含笑。同寅香花奠祭，慟哭難禁。希冀安息，英靈永在。重光漢祚，青史留傳。嗚呼哀哉，伏維 尚饗。」公祭畢，十多人陪同蔡氏遺屬及親友等出殯，直送至慈雲山焚化場焚化爲止。蔡氏遺屬及蔡氏生前友好均對萬人協會之關懷熱情表示無限感激。

元月十二日（星期日）本會舉行今年第一次之春季旅行，人數共一百六十人，於當天九時正齊集紅磡碼頭，分乘三部旅遊車於九時三十分出發大埔半春園，一路車行無阻，郊外鳥語花香，春光一片，半春園風景本來幽美，加之各人初次暢遊，份外覺得增加雅興不鮮。留連至中午，即在半春園進行素食，齋美飯香，倍添情趣，會副會長和執委周長欽伉儷乘坐私家車前來，因找冠春園之誤，徒耗寶貴時間不少。旅遊車出發時間稍稍拖延了五分鐘，再前往預定旅遊地點之蓬瀛仙館去了。那處亦綠影婆娑，林閣尤美，各人爭着尋覓美妙鏡頭進行攝影，因萬人協會將舉行攝影比賽，是以這次旅行之景象作題材的哩！預計將來比賽的作品中一定大都屬沙龍之選，優秀佳作將在萬人雜誌週刊上陸續刊登，大家眼福當能一飽。直玩到下午四時才開車返回市區，沿途車上頓不寂寞，有人歌唱，有人朗誦詩歌，儘情歡愉愉快，難怪有人私下裏說：「這次旅行券收費十二元眞抵玩」，又有誰知本會撥出了百多元的康樂活動經費出來用作津貼呢。

（秘書處供稿）

萬人協會春節遊泰團
由萬、曾兩會長領隊
於大除夕啓程飛泰

萬協爲聯繫會員之間友誼，增廣見聞，娛樂身心，與本港信譽昭著，辦理旅遊事業經驗豐富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繼聯合舉辦元旦遊泰團後，再聯合舉辦春節曼谷、芭堤雅五天遊覽團，由萬人傑會長和曾憲光副會長領隊，並於年三十出發，（年初四由泰返港）凡會員及會員親友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費用港幣一千二百五十元，報名截止日期本月二十七日，報名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旅遊考察讓現金外流
經濟不景應節省外滙

編輯先生：

關心本港前途的人，都會發現年來外地來港的遊客，大見減少了。推究原因，當然世界經濟衰退，令到有些國家，有限制國人外出旅遊之舉，甚至工業強國的日本，也不得不採取節約，大加限制國人外遊，以節省金錢外流，慳回有用的外滙作本國經濟發展。

回顧我們的香港，反見旅遊公司紛紛設立，各式各樣的旅行團一團一團的按日出發，把大量現金外滙，無條件地送到外國，而查實本港旅遊公司本身所得的，卻又很有限，各國財政方面而坐收其成，大量的資財從香港旅遊團滾滾運入。當然亦有一些宗教團體辦理的所謂旅遊考察團，更向屬下僱員特別提高收費，如歐洲旅行收七千八百元，比同樣的其他旅遊公司多收二千元；美加旅行收八千五百元不包食，更比別公司多收三千元，這一類宗教社團[illegible]旅行團如果以五十人計（宗教社團因擁有不少津貼學校，教師每期被指定參加，任何人不敢忽視職位，故很快便可成行，每團起碼超過六十人，甚至一百人），保守的估計，每人的攜帶不會少過港幣三千元，連同旅費則從香港帶去資金一萬二千元，五十人共使香港喪失六十萬元，盈得的是帶回一些絕不值錢，對本港市場全無幫助的一些手信，較著名的一個華人基督教會，每年起碼有數以十計的這些旅行團出發！

令人擔憂的是香港未來經濟前途，日趨衰落，現金外流，資本枯竭，倒閉、破產、失業，漸見增加，如果不設法盡力保留資金，節約外滙，仍放縱自由組織旅遊團外出，把本港仍[illegible]可憐的少許外滙，隨意浪費，那本港的工商業前途，恐怕會從衰落很快便破產了。

因有鑒於本港經濟面臨危機，故有以上管見提出，深盼有心人加以注視。

讀者文孝嫦上

中共在廣東推行「一打四反運動」

中共由一月起又推行四種暴虐措施，並且先從接壤港澳的廣東實施。

這四項措施稱為「一打」、「四反」，所謂「一打」是「打倒反動派」，「四反」是「反偷渡、反偷聽海外電台、反盜竊、反貪污」。

據消息來源說：「反偷渡、反偷聽海外電台」，是以民間為「反」的對象，「反盜竊」、「反貪污」則係針對各級共幹的腐化墮落而進行的。

至於「打倒反動派」，消息中說：範圍很廣，但是否包括反「文革派」在內，則無法獲悉。

消息又指出：連日來粵共對「反偷渡、反偷聽海外電台」兩項措施，進行極為積極。

粵共「革委會」主任趙紫陽，及穗共「革委會」主任焦林義，連日來均在電台作號召性和恫嚇性的廣播，要民眾勿以身試法，並強迫由香港遣返大陸的偷渡難胞，按照粵共規定的話錄音，每日將錄音帶播出多次，企圖利用這些不幸被遣返的難胞，現身[illegible]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贈力行壇主二十韻

高馥賜

豪邁董夫子，行藏世所欽；冷撑明慧眼，熱抱聖賢心。繡虎名猶在，元龍氣未沉；儒修承一脉，道引托孤岑；隱約韓潮壯，依稀蘇海深！就章宗漢法，琢句蘊唐音；幾卷黃花著，千篇白雪吟；曹倉曾破讀，禹何遍登臨。韜畧尊戎幕，才華重士林；雄姿三尺劍，雅韻七絃琴；地理通南北，天文析古今；用兵師鬼谷，草檄傲陳琳；正直群陰伏，玄虛列宿尋；構思煙斗吸，遣興酒杯斟；閱歷霜盈鬢，哀時淚滿襟！逍遙飄俊逸，淡泊鬱蕭森！畢竟騰空馬，非爲息影禽；親仁誠盡見，浴德刧難侵！吐納身如鐵，甄陶骨似金！何當雲出岫？舒捲沛甘霖。

馥賜先生，爲香港名西醫，國學基礎，冠絕群倫，其作品，有劍琴樓詩稿，散見各報及刋物，文壇蜚聲，非同凡响，詩文既好，醫學尤精，凡高深病理之學，鄙人有未明之處，不時請教，獲益良多。

所贈鄙人之詩，是爲五言排律，十二侵韻，對仗之工，用字之穩，任何詩家，不能換其一字。所不易者。二十韻中，不得有重字，又要全部對仗，若非功力精深，實難有此傑作，其中佳句，「地理通南北，天文析古今，構思煙斗吸，遣興酒杯斟」，傳神之筆。是爲寫實也。其餘過承獎勵，深覺愧不敢當，該詩當選入「明日黃花錄」第四集，以爲光寵。

東力行壇主幷謝賜和拙作有序

沙溪　陳浪平

力行先生。文武兼資。識見淹博。平曩與友儕。創湖海吟苑。亦曾翩然蒞止。相與暢詠。勝慨豪情。今猶深印腦海。廼者。小兒遠遊。平昜之以詩。竟蒙於百忙賜和。深紉高誼。惟獎飾過當。愧無以對耳。

縱是過譽愧莫當　飄飄我亦醉如狂
豪吟湖海情猶昨　小酌江樓事未忘
壇號萬人詩結社　褒同一字孰升堂
南來俊彥君誠健　風雅詞林燦異光

浪平先生，以詩代柬，只用五十六字，言事極多，勝過八行信十張也。壇主。

奉和浪平兄昜兒詩原玉步原韻

劉藕莖

振翮雲衢萬里遊　高梧招得鳳棲留
金刀琢璞功纔始　雁塔題名事可求
材大宜充廊廟器　學成應爲國家謀
由來將相本無種　奮上凌煙最頂頭

楊海天兄六七壽辰詩以賀之

曹文錫

花甲已周又七年　元龍湖海氣如前
芳辰自擬懸孤什　餘藝應多射覆篇
定有佳人來祝嘏　可無騷客射吟箋
滄桑世事君休問　松竹樓高入醉筵

頃接澳洲雪梨持竿客來函

董壇主力行先生大鑒敬啓者弟爲萬人雜誌之長期讀者每聆詩章評語尤感中肯今不揣冒昧不計工拙緩成七律兩首，用抒胸臆伏乞郢正如在可能範圍內求借　貴詩壇之篇末刋登而就正於大雅君子之前耑此奉懇恭請

撰安

澳洲雪梨持竿客

鐵幕

雪梨　持竿客

鐵幕重重馬列風　人權剝奪自由窮
難行半步雷池外　長困枷研囚室中
黨禍滔天傷國脈　洪流泛地慘哀鴻
秦皇虐政成何世　到處人間逞暴兇

黨禍

雪梨　持竿客

黨禍於今未了期　揚秦批孔倒行施
從來暴主黎民賊　一代聖人百世師
文妖附奸貪爵祿　武狼竊位散宗彝
羣魔終伏春秋筆　義正詞嚴屈子詩

持竿客先生，初次來詩，鐵幕、黨禍二詩，均有見地，是爲佳作，惟「持竿客」是爲化名，詩人極少使用，下次來詩，請用眞名，或用眞姓化名，如有未便，當爲守秘，須知文字之獄，不及殊方，身在澳洲，何懼之有？壇主致意。

萬人協會春季旅行

鄭秀堂

萬物榮欣氣象新　人心歸漢重情眞
協力弭除強暴力　會神歌頌自由神
春光戴日山河錦　季候適時卉草茵
旅外安居凡廿載　行藏愧否對黎民

萬協春季旅行郊遊途次

鄭秀堂

遠山近水畫樓新　綠影車窗掠眼眞
青筍鮮花爭怒放　白雲麗日兩均勻
萬人魁奪春光好　百鳥齊歌妙韻珍
有幸知交聯袂樂　笑談俗世拂灰塵

敬和鄭主任秘書郊遊原玉

袁賜照

歲啓春明物候新　相逢異地見情眞
遊郊景動心常切　拾級年高力未勻
世事蹉跎雖閱淡　韻華消逝總堪珍
但教際遇誅奸日　掃盡妖氛萬里塵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七九期 新82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七九期(新82)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七九期(新82)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一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人代會」後的派系鬪爭形勢

中共四屆「人代會」於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平舉行。由於長期住在醫院裏的周恩來在「人代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並蟬聯「國務院總理」，加上毛澤東不僅沒有主持中共中央十屆二中全會，也沒有出席「人代會」，還有宮廷派在「國務院」頭頭中任職的人較少，故有不少人說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在派系鬪爭中受到了嚴重打擊。江青一伙受到阻力是事實，但可以肯定並沒有失敗。

談中共「人代會」前後的派系鬪爭形勢，應從多方面來看，否則就不夠全面，會被表面上的現象所迷惑。周恩來可能得到軍方一些有影響力的高級共幹的支持，所以，他又當上了「總理」。朱德不肯退休，董必武又「老而不」，如果把周恩來擠出「國務院」，實在沒有位置可以安插他，蟬聯「總理」可能這也是原因之一。周恩來與江青之間有鬪爭，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周恩來繼任「總理」，固然有很多因素，如軍方支持，右傾官僚集團力捧等等都是。不過，周一開始就顯出了坐不穩的情勢。他能出席「人代會」，並能作超過半小時的「政府工作報告」，照理說：周恩來應該離開醫院回「國務院」辦公了，可他卻仍回到醫院去，並在醫院裏會見外賓。

在過去，中共還有「國家主席」時，在「人代會」上「國務院總理」由「國家主席」提名，而「國務院」各部、委頭頭則由「總理」提名，由「人代會」通過。而現在則完全由中共中央提出，也就是說：北平「國務院」的大小頭目，都是由把持在毛江手裏的黨中央「放」的。根據此點看，雖然周恩來未在派系鬪爭中倒下去，但若說他獲得「勝利」，看來未必是如此。

周恩來住醫院養病，而接見外賓和進行會談等等活動，就落在鄧小平身上。接着往下數就輪到了「第二副總理」張春橋。張是「上海幫」首領，江青的首席嘍囉，地位雖在「國務院」排第三，但看情形他才是「常任副總理」。「國務院」取消了秘書長，加上張春橋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可能秘書長職務也由他兼，這樣在「國務院」中他豈不成了眞的掌權者？

中共「國務院」十二個「副總理」中，江青派畧佔多數不說，華國鋒還由「副總理」兼任了「公安部長」。現在的「公安部」已不是上次「文革」期間砸爛對象的「公檢法」，而是按照中共新的特務組織另起爐灶建起來的「公安部」。經過四屆「人代會」，已將「檢察院」取消，在新的「憲法」中將「檢察」權交由公安機關辦理，就是說包括「國務院」頭頭在內，「公安部」都有「檢察」逮捕的權力。還有，在新「憲法」中規定：毛澤東「統率全國武裝力量」。這個「武裝力量」除共軍外還包括民兵。盡人皆知，今日大陸上的民兵是江青「文攻武衛」的新發展。此外，張春橋在「關於修改憲法報告」中聲言「罷工自由」係毛澤東提議而寫入「憲法」的，估計這和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所作的修改黨章報告中提倡的「反潮流」一樣，爲佈置未來派系鬪爭寫下了伏筆。關於「罷工自由」的說法，顯見這是毛別有用心地授予宮廷派以「合法」的武器，未來如果抓權不順利時，則可動員工人，並配合「城市民兵」，向周恩來一派進行奪權。

面對毛江集團所作的這些奪權的準備，周恩來那裏會不明白？不過，相信他此次在「人代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和連任「總理」是老毛點了頭的。雖然心裏不願意但綜觀內部派系鬪爭不利的形勢是非要採取此一措施不可的。正如當年不滿林彪，但在「九大」上還是把林彪封爲他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一樣。老狐狸周恩來當然瞭解老毛的心腸，所以，他仍舊住在醫院裏養「心臟病」，而不敢出院執行他的「總理」職務。

毛澤東沒有出席中共中央十屆二中全會和「人代會」，他的兩個特字號大打手汪東興、紀登奎也未見露臉，只推出張春橋和華國鋒，這在中共內部來說，都是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凶兆。看來，只要毛澤東短期不死，他是非要把他的「班」交給江青一伙不可。在此我們可以作個大膽的估計：周恩來可能在短期內告「病」而下台，其「國務院總理」暫由鄧小平代理。當然，江青一伙上台，還必須在共軍方面作很多手腳。不是短期就可以辦好的。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毛澤東到底還能活多久？如果他在未把周恩來拉下馬就死亡的話，在大陸上接着而來的必是天下大亂。



新聞以外

電話公司負債竟達五億之巨有否

由於申請加價，電話公司的財政狀況終於公開了，負債竟達五億元之巨，確是駭人聽聞。何以每年宣稱賺大錢的電話公司竟會一貧至此？其中有無貪污情事存在？值得懷疑。鑒於保利公司事件，電話公司現金的去向，使人更關心。政府有責任予以徹查，如果發現貪污舞弊，政府也應運用權力，予以處理。將經營不善的損失嫁在用戶身上，是極不公平的事！

按次收費・最爲公道

在全民反對下，財政司夏鼎基終於建議電話公司，加價百分之三十。這是一個折衷數字，在電話諮詢委員會建議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之間，採納了適中的數字，希望低過電話公司所申請的百分之七十，可能爲市民所能接受，也抱着「息事寧人」的宗旨。

如果電話公司當初申請加價時就提出百分之三十，也許不致掀起這麼強烈的反加價潮。但電話公司所求太苛，一下子就要求加百分之七十，引起全民憤慨。一來電話公司申請加價選擇了最不適宜的時間（經濟不景），二來所要求加價的幅度太大（百分七十），三來上年公司賺了大錢（七千多萬），因此市民認爲電話公司的申請加價太過飛擒大咬，引起市民強烈反感，由星星之火變爲燎原。

目前，每一角落都充滿反對之聲，而市民對電話的申請加價，更由反對而變爲憎恨。因此財政司夏鼎基雖提出折衷建議，加百分之三十，市民仍然覺得太高，繼續反對。電話公司的申請加價，百分之三十這數字，已成定局。不過，市民引起的反感會越來越激烈，加上一班別有用心的激進分子，利用民情不滿，發動種種活動，反加價會演變成怎麼樣的後果，現在還很難說。

有人說，全世界香港電話最便宜，所以加點價很應該。其實，全世界最便宜未見得是香港，以打公共電話來說，最便宜是台灣，打一次是一塊錢台幣，只合一角三分，在香港目前收費三毫，加價後將增至五毫，這就等於四塊多台幣了。

不過，老萬認爲按次收費辦法最公道，等如你用電力，用多的多付電費，用少的少付，這很合理，沒理由多用的和少用的付相同的費用。譬如電話

道的加價方式。

死刑賭注・不值一博

有位市政局議員候選人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恢復執行死刑，以收阻嚇作用。這建議並不新鮮，香港人已提了好幾年，幾經交涉，通不過英國，因此殺人者依然可以不死。不過，香港一直沒廢除過死刑，罪該一死的囚犯，法官依然戴上黑冠，判以絞刑——至氣絕爲止……望上帝佑爾之靈魂！問題在代表英女皇的港督身上，法官判一個死刑，他赦一個，因此形成香港最「滑稽」的情形，法官一味判死刑，港督一味赦免，兩個人好似扯貓尾，簡直莫名其妙！

有了死刑的法律而不執行，只有香港才會如此。老萬一向認爲既然這一條法律並不廢除，必須予以遵重，遇到觸犯這條律例的犯人，必須付之執行，不必論其是否可收阻嚇之效，如果認爲這條法律已不適用，不合今天的世界潮流，應該乾脆把它廢除。

最尷尬的是這條法律既不廢除，又不予執行，如果照此爲例，其他法律也可照辦煮碗，雖有法律規定，也不予執行。如果情

因此，老萬認爲這位市政局議員候選人的倡議與發動，簡直「除褲屙屁」，多此一舉。在英國本土受到恐怖份子困擾，死傷無算，恢復死刑以對付恐怖份子，也遭到否決，香港的要求極難通過英國，英聯邦外交事務部次長高樂培在訪港期間也認爲「很難搞」，意思是沒有希望恢復在港執行死刑。

是否達到「百萬人簽名」就會得到英政府接納，准許香港恢復執行死刑？如果是，我們認爲死刑對犯罪者有阻嚇作用的人，就該馬上參加簽名，相信很快便湊足一百萬人；如果明知不會有結果，簽名運動還有什麼意義？如果這位候選人以「恢復執行死刑」爲其競選的賭注，老萬深爲他危，他成功的希望顯然太微了。

捨近圖遠・愚不可及

一名二十四歲香港青年，拿了英國護照，跑到台灣，夥同兩名青年，以觀光客身份，去台北搶刦一名印尼華僑太太財物。他的兩個同伴先後被捕，他逃匿一年多，利用吃軟飯的本事，靠風塵女子爲生，但終無法出境，結果還是落網。

不過，這個常與香港飛仔爲伍的青年，竟跑到台灣做世界，捨近圖遠，可謂愚不可及。在香港，搶刦是家常便飯，每小時都發生，在香港幹這勾當，成行成市，警方雖要破案立功，無奈案子太多，不知破那一個案子好，他有很多機會可逃過法網。

同時，香港人差不多都已養成一種習慣，如果遇刦，乖乖的奉獻，除非自恃有兩度散手，否則絕少反抗，多數予取予携，甚至不去報案，以免麻煩。因此，要做世界，在香港簡單得多，絕不像在台灣冒那麼大的風險。

更有一點最重要的，在香港不幸而失手被擒，不一定坐牢，有時簽保了事，有時送去感化，即使坐監，三幾個月又可恢復自由。在台北則不同，使

無可否認，台北治安和香港沒得比較，即使偶然發生諸如這香港青年搶刦的事件，破案率也很高，這和嚴密的戶籍有關。治安好的原因，是對刦案辦得認眞，動不動判以重刑，即使可保存性命，也難免終老牢獄。說這不可以收到阻嚇作用，那是騙人的話。如果香港和台灣一樣，認眞懲處以暴力搶刦的匪徒，他們當不敢拿自己的性命作賭注，不會輕易以身試法。這樣，治安自然好起來，可惜香港與台灣法律不同，香港成爲匪徒的天堂，這幾名青年跑去台灣做世界，未免太笨！

國際維繫・並未中斷

立法院外交委員會邀請外交部有關辦事使節交換「當前國際情勢及我國對外實際外交」之意見，所獲得的結論是：與國府斷絕外交關係的國家均對共產主義有深刻了解，雖然囿於情勢與中共建交，但都有戒備之心。各國與國府仍存有深厚的友誼，與國府的實質關係，有增無已。

早些時，許多西方國家和中共建立邦交，其中原因之一是藉以對付蘇聯，即是借中共以抑制蘇聯。因爲中共與蘇聯拚命的爭取共產世界領導權，互成水火，彼此視爲第一號敵人。有些在西歐受到蘇聯勢力威脅的國家，故意與中共建交，以抵銷蘇聯的壓力。這些國家運用的是以夷制夷，以共產對付共產的政策，根本不是對中華民國有何惡感。因此，雖然與中共建交，而且接納了中共的「條件」，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其實對中華民國友誼仍在，而且經濟上的關係一時還沒辦法抹煞，所以雖然表面上是斷交，實際上的來往，卻是有增無已。

目前，在許多斷交的國家，仍然有中華民國的「地下使館」存在，這些地下使館是個商業機構或文化機構，兩國間的來往，都通過這地下使館。

更有一些國家在承認了中共，和北平建立了外交關係之後，卻秘密的派員到台灣，學習吸收防共經驗，一方面承認了中共，一方面還得極力防範共產分子的滲透，這看起來有點矛盾，實際情形確是如此。有些人以爲，若干承認了中共的西方國家，和國府斬不斷的只是經濟關係。其實不然，政治、文化以及其他，也還有密切聯繫。雖然，地下外交

情事政府應當徹查

慮，這些人以爲中華民國會因爲和許多國家斷交而陷孤立，事實上並不如此，我們在國際間朋友仍很多，不該爲孤立而感悲觀。

婚姻大事・也應簡化

因爲世界不景，有位議員認爲應當提倡集團結婚。據說集團結婚好處是節約。結婚，是人生大事，許多人不願太簡單，應隆重其事，認爲這樣才不致被親戚朋友睇小。

今年是雙春，明年是盲年，因此在這年晚時候，特別多人結婚。老萬雖然交遊不廣，也曾試過一星期內連接八個請柬。因爲飲宴時間和老萬寫稿時間衝突，所以大都是禮到人不到。一個星期八份禮，即使是公價人情，也不能少過五十元，八份就四百元了。在一個普通收入的白領階級來說，這些人情相當吃力，因此有人稱這些請柬爲紅色打單信，很多人見到便皺眉，因爲人情緊過債，人情不能不做，做得多便影响生活預算。可是請酒的人比被請的人更苦。平時在社會上活躍的人更慘，朋友多多，如果全部請，太多；選一部分請，在選擇之間，很容易得失朋友。你發了個請柬給他，他會說：我和他並不太熟，係人都發，簡直打荷包。如果不發給他，他會說：某人娶老婆請飲不通知一聲，不把我看做朋友，抑或認爲我做不起人情？所以，請酒十分難，請也不是，不請也不是。同時，請酒很難預算，不是黃道吉日你不會結婚，既是黃道吉日一定很多人同日結婚，往往三四個請柬同一日期，因此，發出三十桌請柬，很可能到的人只有十桌八桌。定酒席最多不過三五桌上落，一下子少了二十桌客人，場面冷落固不待言，二十桌酒菜即使可以留待日後享用，又那裏找那麼多人來吃？凡辦過喜的人都知請酒是親友算數。老萬認爲不必一定辦什麼集團結婚，只要盡量簡化，也就達到節約目的，結婚是你們兩個人的事，不同於看電影，要等齊人才開場。

生命短促・愛情永恒

日前報上有一個非常動人的故事，可作爲哀感頑艷的小說題材。這故事卻並非小說，是眞人眞事，且就發生在不久之前。

二十三歲的少女周紫音，剛要完成大學教育，不久前，結識陸軍上尉石紹駿，彼此互墮愛河，正要開始更美好的人生，可是無情的病魔在這時侵襲了她，醫生證明她患上絕症，一步一步地走向生命的終點。每天，陪伴在她病榻之側的是石紹駿。得到雙方父母的鼓勵，毅然決定和她結婚，讓周紫音在生命結束之前，了卻她一生最大的心願。

婚禮在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時舉行，地點在台北榮民醫院外科病房的會客室，榮民總醫院爲他們佈置了簡單的禮堂，周紫音靠着止痛藥和強心劑，打起精神，穿上新娘禮服，在親友、同學和醫護人員一百多人祝福下完成了婚禮，不管她的生命還能延續多久，她在痛苦中顯露着一種滿足。觀禮的人羣眼裏無不閃動着淚光，深深被周紫音和石紹駿純潔哀傷的愛情所感動。舉行婚禮的時候，身體已經很弱，但神智清楚，病容中流露着內心的喜悅。婚禮儀式過後，她緊緊握着丈夫的手說：「你給我的已夠多了，我十分滿足，希望在我去世後，你能找到適合你的對象續絃。」這動人故事轟傳台北，許多人爲他們洒下同情之淚。人生短促確是痛苦的事，不過生命的久暫有時非人力所能控制。參加他們婚禮的醫生們，對周紫音所患的腸癌動過手術，表示無能爲力，回天之術，愛莫能助。可是，老萬認爲她儘管只得到片刻歡愉與滿足，也算不枉此生，人生是苦杯，是充滿悲痛的途徑，她和心愛的人得償心願，雖嘆時不我與，也勝似許多畢生沒得到過歡笑的人好得多。老萬深深的爲他們祝福，每一分鐘的時光對他們都是重要的！（按：周紫音終於在她婚後八天，便香消玉殞，死在丈夫的愛懷中。）

萬人傑

從「權利和義務」看中共「憲法」

柳以青

最近中共四屆人代開了會，通過了「憲法」，發表了報告，因此引起了不少的討論。不少的人，從不同的觀點，或是不同的重點討論它，做爲一個海外的中國人，我所最感興趣的還是有關老百姓的一切。因此，我就想從這方面談論一下。

事實上，這一「憲法」，與我個人無涉，不過，站在一個中國老百姓之一的立場，看看中共如何對待大陸上老百姓的，這也是一種關心，一種同情，一份熱愛中國老百姓的情義。

由於這方面牽涉到的問題不少，首先，我想從中共所公佈的兩個「憲法」的有關條文中，彼此比較一下。這不是我自作聰明的辦法，因爲在張春橋所宣讀的「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中，字裏行間卻是以前一個「憲法」爲準則而才做了修正的。因此他說：以前的「部份內容，今天已經不適用了」，所以要修正；這一修正了的「憲法」，是從舊「憲法」中「繼承和發展」的；因此，我們可以從「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彼此相關的條文中，看看那些是「今天已經不適用了」；那些是「繼承」的；那些是「發展」的。相信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

一條條文的增減和修正

舊「憲法」與新「憲法」的第三章都是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讓我們逐條的來檢查檢查。

舊「憲法」的第三章中第八十五條，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新「憲法」中不見了，而代替了另外的一段話。卽第二十六條，稱：「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和「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每一個公民的崇高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榮義務。」

同時，這「平等」兩個字，只見於第二七條中的其中一節是：「婦女在各方面享同有男子平等的權利」，其他就沒有了。

或許，中共在修正舊的，創製新的的時候，覺得舊有的那句比較抽象，不如把具體的要求寫了出來的好；或是，就依照目前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實際情形：「公民在法律」上，根本不是「一律平等」的，與其在文字上說鬼話，不若坦白地去掉它爲乾脆；或是，大家已經覺察到：所謂的「法律」也者，常是變動不居的，或是任人製造的，不若就把「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到十七日」這幾天大家所了解，所希望的「法律」和「要求」公開地寫在「憲法」中，或許更現實、具體些。……以上只是我的猜測而已，究竟中共的人代們是不是如此想法，我當然不知道，卽使是人代們，是否是經過討論而改變的呢？還是經過命令而傳達的呢？我倒相信傾向於後者的可能性最大。

既然，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條文中，不見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我就已經意會到：在這樣的一個「憲法」統治下的「公民」，其處境該是如何的了。

在這裏，或許有的讀者以爲：這一「憲法」，才是最「代表中式共產主義精神的」，我之所以不贊成，乃是由於不了解「中式共產」所致；人們當然可以如此批判我，不過，這仍不能改變了我對這一牽涉到「基本人權」的原則的剝奪——這裏還只是限於文字上的，至於沒有明文規定，其實質更可想見了。——一定要提出來反對和質疑了。

卽使是「中式共產法規與政策」就是專以否定、抹煞「基本人權」爲職志的，我也是要提出公開的反對和質疑的。因此，在這一「基本人權」原則的了解與肯定上姑無論中共或同情中共的人士如何辯護、批解，甚或對我謾罵，我卻會我行我素地公開指出：這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權」原則的被剝奪和取消，是不能容忍的，特別立此存照。

我還可以這麼說，將來有一天，目前參與修改剝奪這一條文的人士們，當從權力的擁有上而滑落下來時，他們恐怕也都會因了剝奪了這一條文而自討苦吃的。不要看現在在「掌聲中」爲「修憲成功」而鼓舞吧！

在這裏，我立刻想到了：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的「世界人權日」，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學生們，爲了要求香港政府重視人權的示威，所有的報紙都刊登了這一行動，特別是到港督府的呈遞意見書，唯獨左派的大公報、新晚報等，都不刊登這一消息。同時，更可注意的是：在天主教大專學生示威時，也有來自牛頭角的示威羣眾，齊集在港督府，大公報等的記者，只報導了這一消息，而忽畧或不報導天主教大專聯會學生的行動，最大的原因，據我的了解：因爲是他們在「世界人權日」來講「人權」的，特別是「基本人權」。

假如我們翻開「世界人權宣言」中的條文，在第七條上，就寫着：「人人在法律上悉屬平等，且應一體享受法律之平等保護。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防止違反本宣言任何歧視及煽動此種種歧視之任何行爲。」

中共的「新憲法」，竟是如此的不講理，不談人權，與人類共同要求的趨勢，背道而馳。爲一個中國人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讀到了上面的一段話，讀者們或許了解到作爲一個現代的中國人的感受，應該是如何的了。

「擁護」的「幸」與「不幸」

再次，談談這一條的改動，和它改動後的意義。

按照前面所抄出的原文，首先給我的印象是「新」的較「舊」的封閉了多。這封閉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一、或許目前中共所統治的大陸，黨權實際上可以伸引到每一個角落，每一個老百姓的身邊，所以就訂出了「既成事實」的條文；二、又可以證明目前大陸上反共黨的勢力和人民不少，同時，所波及的方面也大，因此，不能不用新的「憲法條文」來做進一步鎮壓，統治的背後藉口與憑仗。或許還有別的，我不再推論下去。

然而，我所注意的是：這一新加的「意見」，卻代表着另一事實呢！這事實除非點明，否則，不少的人會無從注意及之的。

第一、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句話驟看起來很好，仔細分析起來，則不免反映出一個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於今不息的「路線鬪爭」的不能分化和分解的「矛盾」。

海外的中國人，恐怕沒有太大的感受，可是，在大陸生活着的老百姓，就不同了。由於二十多年來，他們都經過了一次次的整風和運動，而這些整風和運動，沒有一次不是中國共產黨員所發起、推動和領導的，可是，每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的「擁護」，總會陷於「人民的敵人」、「黑幫」和「反動派」的危險。就以最近十幾年的情形爲例吧：劉少奇不能不算是中國共產黨員，他在「國家主席」的領導上呢？事後卻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千萬人頭落地呢！接着說林彪吧，大陸的老百姓更不能否認林彪是中國共產黨員，他以「毛主席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身份的領導上呢？事後就掀起了「批林整風」運動。那麼，現在在新的「憲法」上，規定了「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句話，這不是一個活生生的滑稽劇嗎？

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擁護」的不一定性。因爲「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矛盾」、「路線」、「鬪爭」是無時不息的呢！然而，我就想到了大陸上中國老百姓的實際遭遇了，在無可如何的「擁護」上，也時時出現「幸」與「不幸」呢！

第二、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實質上是反毛澤東的，或是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沒落的「先聲」和「救亡」宣言。

假如我們翻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那篇爲「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的文章，發表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我們現在回味：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二十八年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爲階級鬪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

看了上面的這一段徵引，相信我的論調不是空口無憑的。問題是這樣，毛澤東只看到了「共產主義」樂觀的一面；而「悲觀」的那方面，卻是推行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質與事實上的不可能呢！不信，走着瞧！除非把「正統」共產主義的「面具」拉下來，走上「修正」和「自由化」的道路。

第三、是加上的另外一句：「擁護社會主義制度」。這句話很有彈性，並不如韓素音前次來港時，在公開的演講中，把社會主義硬要分成「眞」與「假」。事實上，我曾於前年，在本刊上，連續地討論和介紹過有關「社會主義」歷來的狀況和派別，這裏當然不必費唇舌了，因此，這「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從歷史上的多采多姿的「社會主義」類型來解釋；然而，爲大陸上的老百姓，二十幾年他們所眞實體驗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如何呢？則當別論。

我們不妨這樣分析：爲共黨幹部們，這一制度當然是很好了；爲中共政權所照顧到的人們，或許還算過得去，然而，爲絕大多數的老百姓，肯定地說：很差，很糟。

前幾天，有人剛從廣州旅行回來，是一位女青年，她的「冬季廣州之行」的第一觀感是：人們的棉衣多是出現「補釘」的。同時，她也看到人民吃飯的情形，陷於「不夠」。這位小姐，對大陸之共產政權，絕無愛憎，可是，歸來後，她卻爲老百姓「鳴不平」了。這與本港左派報章的「報喜不報憂」的「報導」，不啻是成了一個極強烈，同時具反感的對比。

她會「造謠」嗎？我相信是不會的。只可惜的是：她所親自遇到的人士們，沒有穿出「完整衣服」來而已。這能怪得到誰呢？使這位年青小姐最不能信服的是：大陸上人民的勞動，「創造了新的成果」，可是，老百姓們究竟能得到多少有關基本生活的保障呢？



很多人，一提到大陸上老百姓的「溫飽」問題，立刻指出：你不要忘記了大陸上有八億人口呢！養「八億人口」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人。這方面我是理解的，然而，是否是只用「八億人口」的藉詞，就可以不積極從事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呢？而「八億人口」爲中共帶來的「勞動」「利潤」，恐怕是任何一位中國人所不能否認的「偉且大」吧！可是，「八億人口」的「溫飽」，總是在「邊緣」狀況呢！「民脂民膏」那裏去了呢？這方面總會有人爲之計算清楚的！

下次再談有關老百姓的問題，重點是放在「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中共「憲法」前後的比較上。

從和平共處到第三世界

岳騫

去年鄧小平鹹魚翻生後，出席聯合國特別大會，公然宣稱毛幫爲第三世界的一員，等於說退出了共黨國家集團，這一宣佈確實相當大膽，引起舉世驚異，倒是以蘇俄爲首的共產國家卻十分鎮靜，好似求之不得。

毛幫過去向亞非各國販賣「和平共處五原則」，這項欺騙咒語失靈之後，又自稱第三世界的成員，想擴而大之向全世界去推銷，但新花樣還是舊陰謀，要想知道毛幫將在第三世界如何搞風搞雨，且看過去的「和平共處」是怎樣的。

二次大戰後，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一分爲二，壁壘分明，自由世界穩佔優勢，但不幸中國大陸淪胥，成立了共黨政權，又不幸印度出了一個尼赫魯，不顧本國是既大且愚又弱的國家，硬要在世界稱雄，與美蘇一分爲三，創立了一個「亞非集團」，以與美蘇分廷抗禮。但尼赫魯也明白僅仗印度本身的力量還不夠，乃拉攏毛幫以自重，正如春秋時宋襄公要稱霸，偏要拉楚成王助陣，是一個道理。

毛幫當時剛竊據大陸，在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予以承認，印度既然送上門來，在毛幫自是求之不得，周恩來乃與尼赫魯合產了一個「和平共處五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

當時尼赫魯就揹着這「五原則」向亞非各國推銷，甘作毛幫的掮客。誰知首先遭殃的就是印度，可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

一九五六年，毛幫鑒於波蘭抗暴運動以及匈牙利革命，一九五七年秋又因爲蘇聯發射人造衛星成功，於是主張以強硬的立場對美國展開針鋒相對的鬪爭，於是放棄和平共處的主張。導致北平與莫斯科外交政策的衝突，北平反對莫斯科的和平外交。結果雙方的衝突表現在對印度的政策。對於這一點，必須簡單說明其背景。

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外交政策與毛幫的和平共處外交政策其意義是不相同，前者主張以承認現狀爲主，以和平談判解決國際紛爭，不同社會制度實行和平競賽。這種主張主要的目的，是維護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略的成果。卽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任何糾紛，都不應該以戰爭解決。在這種暫時和平的情勢之下，蘇聯一方面與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經濟競賽，以圖在經濟方面戰勝資本主義，另一方面主張和平共處，鼓勵亞洲不結盟國家反對參加軍事集團，破壞美國軍事圍堵政策。爲了這一目的，蘇聯必須爭取中立不結盟國家的支持，於是尼赫魯在蘇聯外交政策運用上就居於重要的地位。後者主張和平共處是以「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不干涉內政」爲主體，而美國支持中華民國就是不尊重領土主權和干涉內政，就沒有和平共處的可能。毛幫更反對以承認現狀爲主體的和平共處，於是毛幫與蘇聯發生衝突。

由於蘇聯和平外交一部分的政策是假手於中立不結盟國家執行，毛幫要破壞蘇聯的外交政策，也只有從中立不結盟國家着手。一九五九年西藏抗暴運動和美、蘇兩國元首舉行大衛營會談，赫魯曉夫主要的目的是要求雙方承認現狀，再加上尼赫魯在國際上處處以中立不結盟國家領袖自居，由於這些錯綜複雜的因素，於是毛幫就設法打擊尼赫魯政府，作爲打擊蘇聯外交政策的一種手段，根本不顧周恩來與尼赫魯在一九五四年宣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爲兩國關係的基礎。

毛印衝突是因爲印度侵略中國，強以所謂「麥馬洪線」爲中印邊界，師承英國侵西藏的故技，其曲自在印度，中國人及政府從未承認過麥馬洪線，這些都是事實。但毛幫不足語此，因爲周恩來從前訪印與尼赫魯擁抱時，確實承認過麥馬洪線，一九五六年十一日周恩來訪問印度時對「麥馬洪線」的看法，他認爲「由於我們友好的關係，就中印邊界而論，我們將接受麥馬洪線」，他並肯定地說：「英國人曾經不斷地擴張，然而我們將承認，我們將接受麥馬洪線。」至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毛幫官方又有一種說法，「麥馬洪線」是英國擴張主義的產物，中國政府從沒有簽字承認過，中印邊界東段「麥馬洪線」是「非法的」，西段中國一邊地區「一直在中國的有效管轄之下」，「中國地圖上標出東段是有歷史根據和事實根據的。」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待共軍部署完畢，又大舉攻擊印度邊防軍，毛幫爲什麼興師動眾攻打印度，一九六二年十月廿七日「人民日報」在「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一文有了說明。文中說：「在國際事務的許多重大關鍵問題上，尼赫魯經常與帝國主義站在一邊」。「美帝國主義爲抵制社會主義的影響，特別是抵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影響，阻撓民族解放運動，爭奪中間地帶，更看中尼赫魯的作用」。

於是美國「從反對尼赫魯政府的不結盟政策，轉而大力援助尼赫魯」，因此，「尼赫魯所擅長『不結盟』政策，越來越成爲一個飄在空中的幌子，

實際上他是在這個幌子下，實行反對各國民族解放運動，反對社會主義，爲帝國主義效勞的政策。」從這些話中可以瞭解，毛幫攻打印度是由於尼赫魯的中立不結盟政策因而「阻擋民族解放運動」。換言之，尼赫魯的中立不結盟政策妨礙毛幫的擴張政策，毛幫立即翻臉不認人，完全推翻以前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爲兩國關係的基礎的諾言。尼赫魯經此打擊以後才知道誤信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造成如此慘重的後果，後悔莫及。不久即氣憤而死。

被「五原則」害得最慘的還是印尼，一九五五年第一屆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舉行，印尼總統蘇加諾在亞非中立不結盟國家的聲望之高可以想像，毛幫爲了在亞非地區從事統戰工作，必須設法拉攏蘇加諾。一九五五年，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時一再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爲兩國關係的基礎。但自從北平與莫斯科對美鬥爭的策略發生歧見以後，雙方都設法爭取世界各地的共黨以支持自己的主張，就國際共黨的歷史、地位以及當時雙方的實力而論，毛幫都無法與蘇共對抗，於是毛幫設法利用蘇共與其他國家共黨的矛盾，破壞蘇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那麼蘇共有什麼矛盾給予毛幫利用？赫魯曉夫爲擴大不結盟國家的影響力，百般討好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結果冷卻了亞非國家的共黨。印尼共黨就不滿這一點。於是給予毛幫製造蘇共與印尼共黨的矛盾。爲此毛幫首先從理論着手，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從事革命工作時，不能做民族資產階級的尾巴，言外之意，亞非國家共黨不應聽蘇共的話，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而是以自己奪取政權爲目的組成統一戰線，領導革命。故毛幫說：

「……無產階級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保持獨立性，堅持革命領導權。」

「在任何時候，共產黨人必須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基本問題上同社會民主黨劃清界限。」

「必須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從革命的觀點出發，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爲依據。」

「領導權問題，是革命統一戰線最根本的問題。那一個階級掌握了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就是決定了革命走那一條道路，從而也就決定了革命的成敗，以至革命的前途。」

這種理論對於亞非國家共黨來說自然樂意聽到。毛幫爲了使理論與實際環境配合，遂決定支持印尼共黨奪取政權，印尼共黨爲報答這種「知遇之恩」，也就站在毛幫一方向。毛幫與印（尼）共的互相勾結，結果造成印尼九、卅事件的悲劇。

蘇加諾以民族獨立運動起家，但自從掌握權力以後，對內利用軍方勢力和共黨勢力互相制衡，對外以民族主義作號召，以收復印尼領土西伊里安作號召。爲了延長他的統治權，一九五八年，他提出指導民主，指導印尼人民學習民主。一九六二年，他又利用議會推舉他爲終身總統。基於這種背景，印尼共黨要奪取權力必先取得蘇加諾的信任，使印尼共黨有機會參加蘇加諾政府。同時又因取得他的信任，才能排除軍方的影響。但印尼共黨這種想法如無毛幫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

毛幫爲什麼幕後全力地支持印尼共黨奪取政權。如果印尼共黨奪權成功，證明毛幫所主張的無產階級政黨經過統一戰線領導革命，奪取政權的可能性。反之同樣證明蘇共所主張的民族民主國家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無法適應亞非國家，也等於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時，毛幫的理論與路線更能適合於亞非國家的需要。換言之，當代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由毛幫來領導。

基於這種邏輯，毛幫遂大力支持印尼共黨進行奪權活動。當蘇加諾實行指導民主，一九六二年四月，印（尼）共修改黨章，其內容符合蘇加諾「政治宣言」和「印尼建國五原理」。以資爭取蘇加諾的歡心。一九六三年五月，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宣佈蘇加諾爲終身總統，五月二十日他在萬隆宣佈爲接受日，印尼共黨機關報「人民報」就表示以入閣爲支持蘇加諾的條件。結果以後印尼共黨主席艾地擔任內閣協調部長。當西伊里安問題和平解決未久。蘇加諾又製造「粉碎馬來西亞」事件，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表示「堅決支持印尼人民反對馬來西亞的正義鬥爭」，眞是一唱一和，把蘇加諾引向對外冒險道路，無暇兼顧國內事務，給予共黨發展機會。

馬來西亞是英國國協的會員國之一，蘇加諾要想「粉碎馬來西亞」談何容易，故非借助外力不行。在當時赫魯曉夫高唱和平共處，自然不好犧牲蘇聯既定外交政策，去滿足蘇加諾個人的野心。蘇聯既然不加援手，在當時只有毛幫大力鼓吹以武裝鬥爭打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於是蘇加諾自然向毛幫求援，結果中了毛幫的詭計，發生九、卅事件，蘇加諾個人政治前途宣告死亡，險些本人也賠了一條老命。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蘇加諾訪問中國大陸，在上海與周恩來會晤，他這次大陸之行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毛幫援助武器作爲「粉碎馬來西亞」之用，但周恩來卻勸他進攻馬來西亞無需重武器，只需要輕武器就可以，也說服印尼自力更生，把輕武器裝備工農羣衆以保衛印尼，同時還表協助印尼發展核子武器，這張空頭支票開得好大。

另一方向，毛幫又與艾地密謀奪取政權計劃。同年十一月，艾地在黨內組織特勤處，選擇少數精明可靠幹部組成，由艾地親自統一指揮，對雅加達附近軍人實施統戰工作。接着艾地向蘇加諾提出武裝工農羣衆，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蘇加諾在北平方面的壓力下接受艾地的意見。同時他還在農村加強農運。一九六五年五月，艾地散佈謠言，指責將領委員會利用蘇加諾患病對他不利。一九六五年八月，艾地受北平指示，利用蘇加諾患病期間，乘機發動政變。九月卅日，由艾地領導的事變爆發，慘殺六位陸軍將領，幸經國防部長納蘇賢和蘇哈圖將軍及時逃脫共黨的暗殺，領導陸軍敉平叛變，使印尼免於陷爲共黨統治之手。

經過九卅政變之後，印尼政府可說見過鬼怕黑，到今天許多東南亞國家紛紛要與毛幫建交時，只有原與毛幫建過交的印尼，卻不作「復交」打算。

今天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對毛幫存有幻想的，不妨看看印度與印尼，請教請教甘地夫人與蘇哈圖總統。

中共秘密文件實錄

中央讀書班的報告（中）

王洪文

特別是高中級幹部，說法是各式各樣。有的說「文化大革命，全國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在我們這裏看不到。」意思是說在這裏看不到，在那裏看不到，加在一起全國看不到；那還有什麼必要呢？前邊說過，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最大的勝利。怎麼看不到呢？要說看不到，就把自己置於全黨全國人民之外了。劉少奇、林彪一伙是要上台，資本主義就要復辟，中國社會將要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去，就會變成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成千上萬的人頭就要落地，到那時你還說看不到？我們說文化大革命不僅對於全國來說是必要的及時的，在一個工廠、一個學校、一個單位也是必要的及時的。

「毛主席」說：「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劉少奇和林彪的路線在那一個單位都有影響，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多數地方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佔統治地位，有的地方修正主義路線是相當嚴厲的，如舊中宣部，中組部，兩個重要的部都不在我們手裏。

不要說被資產階級專了多年政的文化戰線了，就拿工業戰線來說，修正主義路線影響還是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以後就好得多了。專家治廠，管、（卡）、壓，洋奴哲學，這一套不扔掉，工人階級怎麼成爲工廠的主人呢？正是由於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我們的鋼鐵十年徘徊，有些企業形勢上在我們手裏，實際上掌握在資產階級代理人手裏，有的甚至在資本家手裏，（上海有些廠實際上還是資本家當廠長）在這樣一些單位，如果不來這樣一場革命，怎麼行呢？怎麼能把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呢？

「毛主席」高瞻遠矚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解決了這個問題。光這一次還不行。現在有些省市個別單位，關鍵是領導問題，不能怪羣衆，不能說羣衆不好。當然不是說那些都是壞人，有些是好人，但思想上是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一旦把問題指出來，這些同志是會改正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有些地方的問題應當解決了，要能解決問題，首先要把原因找對頭，這樣才能對症下藥。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有一些單位的壞事歸罪於文化大革命，或者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這是錯誤的；這本來是修正主義的後遺症，怎麼能說成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呢？這些問題恰恰說明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那些地方路線不對頭，那些地方就不能團結；廣大的幹部和羣衆把壞人挖出來。有的是批林批孔搞不起來，最近我們解決四川十二個廠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就是沒有深入批林，關鍵在這裏。我們認爲，只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辦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大同坦克廠，鬧了八年，這次兩個月解決了；主要是原來的路線搞錯了。當然我們不否認個別單位有壞人搗亂，這也要發動羣衆才能把壞人孤立起來。把這些問題說成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實際上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一套搬出來，那就是越搞越亂。

江西省就有人在幹部會議上傳達反革命謠言：「打掃廟宇，請進眞神，老帥歸位，小兵回營」；把小兵全打下去。最近看到一個電報，現在小兵都造反了，搞兩個頭頭，弄得「不亦樂乎」。壓而不服，這是一條眞理；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說過，你們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十大以前說過，但沒用，十大也說過，但也決用，不過不用擔心，中央是知道這些事的。（註：上邊沒有一個像樣才幹）

還有人說，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這樣搞？就是說不能搞四大，不能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他們全不主張億萬革命羣衆，不主張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無非是這麼個問題。因爲否定了這些，就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一次談話中指出：「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鬬爭，工廠的鬬爭，文化界的鬬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仍不能解決問題，因爲沒有找到一種方式，一種方法，公開的、全面的、由上而下的發動羣衆，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老實說，不是文化大革命，怎樣能把劉少奇這樣一個隱藏得很深的叛徒挖出來呢？對劉少奇的一些東西，特別是歷史問題，過去我們並不能完全掌握劉少奇的叛徒問題；是這次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到處查出來的，（當然對他公開發表過的修正主義的東西，我們是掌握的。）同時沒有文化大革命這樣一種形式，怎麼會出現革命委員會和五・七幹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呢？不可能。工農業生產也不可能發展得這麼快。沒有文化大革命這樣大規模的羣衆運動，也不可能普及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

當然文化大革命作爲一個新生事物，它本身也有個發展完善的過程。「毛主席」指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個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羣衆都知道。」現在「毛主席」的指出，中央的指示，在有些地

眾講時，那些是「毛主席」的話，那些是黨中央的話，那些是他們自己的話都分不清。

「有些人「稱讚」文化大革命，說文化大革命羣眾不聽話，動不動就貼大字報，開會七嘴八舌；這很對嘛！其實這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一個勝利。

「毛主席」歷來指出「我們黨內要生動活潑，朝氣蓬勃，不要搞得那麼死死板板的。」「毛主席」對王海容說：「學生可以在課堂上打瞌睡，看小說。」有人很不理解。我體會就是不要把學生搞得太死，號召學生敢予造修正主義的反。

部隊也有這樣的問題，叫無條件服從命令，絕對服從命令。就是服從你也是有條件的服從，不是無條件的，符合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的就服從，不符合的就造反。我們每個共產黨員，執行上級的指示，是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要路線對頭，執行正確的路線，正確的命令，不正確的就不執行。有些人對這類事情看不慣，說成是戰士難管，愛提意見，這是很自然的。現在部隊出政治事故，主要是對戰士管教粗暴，不做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結果使問題成堆，矛盾激化。這裏的關鍵也是個路線問題，如對待羣眾的問題，現在形勢發展了，要研究思想工作怎麼做，完全用過去的那一套，吃不開。這些事在我們看來是好事，有些人不這麼看。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工農兵是各項事業的主人，這點不能忘記。「十大」報告中指出，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包括最近報紙上登的兩個小同學，一個叫黃帥，一個是廣東的，先寫了一封信給人民日報，要求支持，寫的很有水平、很有感情，我們看了覺得應該支持。

「毛主席」最近指示：「牛爲什麼要長兩支角？就是要鬭爭」；這句話在一九五五年就講過了。「毛主席」還指示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說話爲什麼吞吞吐吐呢？」要少吹多批，我們就是要靠頭上長角、有兩支角、敢造修正主義路線的反的工農兵羣眾。有些單位對「十大」報告要用「四大」，怕得要命，到現在還不敢組織羣眾學習，羣眾起來搞「四大」，反潮流，我們應該贊成，爲什麼要害怕呢？只有搞修正主義的人才害怕搞「四大」，凡是，馬列主義的，就應該支持革命羣眾的革命造反

爲什麼反而怕起老百姓了呢？怕老百姓，認爲羣眾不講道理，只能壓服不能說服，這樣的人不是眞正的共產黨員，不是眞正的共產主義者。」有的人對「毛主席」的這句話是聽不進去的，他們就喜歡壓，壓不服的就抓。有人說：「老幹部過去南征北戰，文化大革命七關八關。」這句話不對，而且也不符合老幹部的心願；應當說，老幹部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他們過去南征北戰，有的受過傷，他們並不因此就認爲自己可以脫離羣眾，就認爲自己可以擺官架子，而是積極投入到文化大革命去，發現自己有缺點錯誤，就作自我批評，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功。這樣的老幹部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大批。這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眞正的代表。至於說有的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衝擊較多，這是要具體分析的。

「毛主席」在視察三大區時說：「有的幹部爲什麼會受到羣眾的批判鬭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羣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爲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同羣眾商量，不平等對人，不民主，喜歡訓人、駡人，嚴重脫離羣眾，這樣羣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像「毛主席」指出的這些人，就不可以批判一下嗎？你可以訓人家，羣眾爲什麼就不可以批評你一下呢？「毛主席」的這些指示，本來大家已經熟悉的，但有些人忘記了。這裏所說弄得很狼狽的老幹部，也是一分爲二的，有的從積極方面接受經驗教訓，成了羣眾眞正信任的老幹部，這樣的好幹部不少，比如上海的馬天水同志，文化大革命後精神面貌不一樣了，更好深入羣眾，路線也搞對頭了。另一種情況是從消極方面總結經驗教訓的，在羣眾面前，扭扭捏捏，縮手縮腳，實際上還是脫離羣眾，不過形式上不同罷了。

還有一種人，對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關係到國家不變顏色的事，根本不想，對羣眾的衝擊，總是耿耿於懷，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機會就想整羣眾，江西省的幹部就是如此。這樣整的結果，想不會整到自己的頭上；「三氣」不改總是要摔跤的，這個問題不解決，現在解放了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被揪鬭，賬總是要還的，不拿利息就不錯了，出口氣有什麼不可以？」我們要向這樣的同志大喝一聲，太危險了，人民羣眾欠了你什麼賬呢？「毛主席」說：「我們的權力是給誰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人民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羣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羣眾」。要是一定向人民羣眾討賬的話，羣眾就有權再把你的權奪回來。

還有一種傾向，認爲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是極「左」實質；其實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是極「右」，而不是極「左」，右得不能再右了。但不久有個大學有人說：「極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證明，是所謂十七年的功過，人評說？誰已經評過了，文化大革命那麼多大字報已經評過了，中央下放的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也早就評過了。

就是說，教育戰線上十七年基本沒有執行「毛主席」的路線，被修正主義專政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中說：「北大、清華是根深蒂固的盤根錯節」，現在有人說這個「紀要」不靈了，說這個「紀要」是極「左」思潮的產物，把這些話到處傳，對某些人來說，批極「左」、批林彪是假的，批文化大革命才是眞的。我們的結論「極右不批，是非不明」。當前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要批判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不批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要鞏固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是斷然不可能的。

去年有個單位寫了一篇文章，說那個單位的青年是極右分子，把青年說得一無是處，全部是壞的。如果這樣，中國革命的希望在那裏？我們的班交給誰？中央在召開省團代會上的批示中指出：大多數青年是好的，否則我們的革命前程就沒有前途了，就不光明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散佈反革命謠言。如「打掃廟宇，請進眞神，老帥歸位，小兵回營」；要害是後邊兩句，「老帥歸位，小兵回營」，不管什麼叛徒、特務走資派統統都歸位，包括劉少奇也要請回，文化大革命新生物要統統打下去。

台灣的十大建設

萬人傑

十大建設・參觀其五

有人問老萬：台灣的十大建設是什麼？照老萬所知是：㈠南北高速公路；㈡一貫作業大煉鋼廠；㈢桃園國際機場；㈣台中港；㈤鐵路電氣化；㈥北迴鐵路；㈦高雄造船廠；㈧擴建蘇澳港；㈨石油化學工業；㈩核能發電廠。

這十項建設當中，老萬參觀過的有南北高速公路完成了的由台北到中壢六十多公里的一段；第二期興建中的有兩段，一段由楊梅至台中，一段由台南至鳳山，全長一百六十五點五公里；第三期由台中至台南，全長一百三十九點四公里，三期工程完畢，南北高速公路才全部貫通。這一條高速公路的完成，對台灣南北交通有很大幫助，今後到台灣的觀光客，不但在車廂內坐得舒服，還可以把旅途時間縮短。

第二項是中興鋼鐵廠，廠設高雄，是台灣重工業的重要基礎，規模相當大，面積達七萬多平方公尺，蓋有煉鋼工場、鍛造熱處理工場、機械工場、試驗室、倉庫及辦公大樓等建築物，每年生產能力達二十一萬公噸。包括在唐榮鐵工廠內的機構有中興鋼鐵廠、中興合金鋼廠、機械廠、鑄造廠、營建廠及磚廠。

第三項台中港，是個人造港，把海底沙泥挖深，填成陸地興建，位於台灣西海岸的中央，距離北面基隆港和南部高雄港各爲一百一十海浬。台中港工程分三期舉行；第一期由一九七一年七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第二期由七六年十一月到七九年十月；第三期由七九年十一月到八二年十月。即是說，老萬參觀時，興建中的台中港第一期工程還未完成，要七年後才全部完畢。可是這移山倒海般的工程，老萬親臨其地，對這人造港規模的龐大，留下深刻印象。

第四項是中國石油公司的高雄煉油廠，這煉油廠每天生產量爲三十一桶，僅次於日本和新加坡。不過，它由原油提煉各種油類外，還生產了所有石油副產品，卻是日本、新加坡所不如。高雄煉油廠不斷因需要增加而擴建，目前三十萬桶的每日生產量，已足供整個台灣需要，可惜原油須從中東進口，原油價高漲，台灣石油雖自行提煉，也不免大受影響。

第五項是位於金山的核能發電廠。目前正在施工中，有核能反應爐兩座，第一座已裝好，第二座在安裝中，兩年後才可以發電。到時可供全台灣用電二分之一。並計劃在北部及南部再建兩廠，那恐怕是多年後的事了。

雖未參觀・略知端倪

台灣十項建設，老萬參觀了五項，其餘五項，雖未參觀，也畧知端倪。

桃園國際機場的興建，是因爲松山機場不論在規模上和設備上還未能適應目前繁忙空運的需要，因此在距離台北不遠的桃園，興建另一現代化的國際機場。將來一切設備，要趕上或超越先進國家目前的設備，適應最繁密的升降。

鐵路電氣化是鐵道交通的重大改革，在核能發電計劃完成後，可減少目前大量消耗的燃料，更可使新鐵路交通效率大爲提高。是項計劃的主要設施爲新購電力機車九十四輛，電車十三組，每組五輛。架設電線一千一百五十三公里，建立電力供應站，改善橋樑及隧道，全部計劃需欵一百四十餘億台幣。

北迴鐵路由台灣東海岸的宜蘭到花蓮，全長八十二點三公里，已於七三年十二月開工，預算在七八年六月可完成通車。興建北迴鐵路目的，在配合花蓮港擴建，加速東部資源開發，調節人口密度。

蘇澳港在東部海岸北面，是綜合性港口，擴建目的在分擔基隆港口的日益繁重的港口運輸業務。擴建工程在今年七月一日開工，五年內可完成，完成後增加裝卸能量至六百五十萬噸。

高雄造船廠在大人宮地區，佔地一百一十公頃，可容一百萬噸級之三段式大型乾船塢一座，三百五十噸巨型起重機兩座，船體工場一座，其他裝配工廠有艤裝工廠、管線工廠、鍍鋅工廠、機裝工廠、組合工廠、船塢工廠、廢油處理工廠及修船工廠等，到一九七七年可全部完成。

上述五項未參觀過的建設，雖未目覩施工程況，但從已參觀過的五項來衡量，當然不是小兒科的建設。老萬希望有機會看到工程進行情形，可惜沒有充裕時間，要跑那麼多的地方不容易，只好留待下次償還這心願。

人力機器・兩個世界

在老萬參觀過的五大建設中，對台中港和核能

大陸實況記錄片「中國」，再去參觀這些工程施工情形，成了強烈對比。最使人感慨的是：像核能發電廠這樣龐大的工程，在工地上沒幾個人，人都躲在機器裏，一切由機器操作；可是在紀錄片中所看到的大陸建設，卻全用「人海戰術」，一個工地裏，從高處拍攝，簡直是一羣螞蟻，一串人哼哼唷唷的抬石子，一羣人揮鋤挖掘，全是輋不需消耗汽油的雙手雙腿。難怪此間左報宣傳新北京飯店是「最現代化」的建築物。在「中國」紀錄片中所見到的中國人民，居住的房屋全是未「解放」前的老房子，大都顛巍巍的，隨時可能坍塌，與「新北京飯店」一比，當然後者可說得是十分現代化，可惜這現代化的建築物，人民只可看看，無法夢想有機會像外賓那樣，住在裏面，享受一切。因爲他們不可以在外國替中共宣傳，說好話。

高速公路‧設計甚佳

台灣的南北高速公路是十大建設之一，本年七月開始通車，在交通上擔任了相當重要角色，雖然台灣南北部鐵路交通相當方便，同時也早有了公路可通。

不過台灣的公路絕大部分只是單線對行，即是一排來，一排去，路很窄，不但擔負不了繁密的交通，且因慢行車阻路，超車（扒頭）成爲台灣駕駛人的一般習慣。雖然在公路彎角都有不該超車警告牌，路上也有黃線標誌，可是在這些地方仍然不時會發生驚險百出的鏡頭，因而有超速公路的興建。重車走外線，快車走內線，因超車而引致的車禍大可減少，甚或不再發生，且因通行無阻，較舊式公路更快到達目的地。

據說，台灣花了七千萬美元建成的高速公路，在已完成的一段路程中，可節省半小時以上行車時間。

老萬有機會從台北坐遊覽車經過高速公路到台中，參觀了台灣這一項新建設，在全程中高速公路只佔不到三分之一。走完了高速公路再走回舊式公路，確有天淵之別的感覺，雖然遊覽車在高速公路

車行車線上，卻也在四五十哩時速中暢順通過。

老萬跑過數以千里計的美加高速公路，以之與台灣這一段比較，當然小巫見大巫之別。不過，老萬認爲台灣的高速公路比日本的設計好得多，也有氣派得多，台灣高速公路最寬的地方是每邊四排行車，最窄的是兩排，普通是三排，對目前交通情況，已能應付裕如。目前行駛在這條收費的超速公路上的車輛並不太擠，有時很遠才瞧到一部車子。

收銀站一排有十多個通口，和香港海底隧道口收銀站差不多，不過服務小姐站在外邊，收銀打票，服務態度比香港海底隧道口的收銀先生爲好。

在兩面對行路線當中，留有約十呎寬的草坪，廣植樹苗，將來這些樹木長大，在美化上使比美國、加拿大的超級公路還好看。不過，路面建築，台灣高速公路是用瀝青，美加超速公路的路面多刻有條紋（一如獅子山隧道口到窩打老道新建一段路面一樣），在下雨天不會滑呔，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指示的路牌在路邊，沒有構跨路面的大牌，也不及美加的氣派。



台灣的高速公路，已完成台北至中壢一段，設計甚佳，從空中下望，更爲壯觀。

曾國藩的功過

胡養之

曾國藩對湘軍將領的訓練，則以「討粵賊檄」一文爲主要材料。當時太平軍以上帝教相號召，曾國藩乃搬出了中國的孔子、孟子、關公、岳飛、城隍、土地、和尚、道士等等來，抵抗這一外來的西洋神。因爲上帝教要破壞中國的傳統文化，曾國藩乃捧出這些神來以與之抗爭。尤其孔、孟、關、岳對中國讀書人和農民，影響極大，而當時的太平軍又到處搗毁這些偶像。所以這一篇檄文，收效亦宏；其重要性更比「愛民歌」猶有過之。曾氏讀通經史百家之書，常將「討粵賊檄」向諸將詳加剖析，必令皆誦講解而後已。文曰：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淸稱亂以來，於今五載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卽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壕；婦女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陣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恨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爲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淸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歿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孔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柳州之學宮，毁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籍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毁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欲一雪此恨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勢將臥薪嘗膽，殄此逆凶，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人民。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應傳檄遠近，咸使知聞；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震怒以衛吾教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之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餉者，千金以內，給以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敍。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

「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致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道之賊，無論遲速，細歸消滅，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苦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義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善律令，無忽！」

我爲何把這篇「討粵賊檄」全文錄出？目的在使大家知道曾國藩當時起湘軍的目標是：以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成份居多，而維護滿淸王朝的成份極少；何以算是賣國？何況那時滿州地方既屬中國版圖，後來更列爲中華五族之一，更非通番。老實說，毛澤東自始通番起家，首起奉馬克思、列寧爲祖宗，稱史達林爲爺爺，叫所有俄人爲老大哥。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異口同聲地說：「中國的革命，全靠蘇聯老大哥的援助。」這才是眞眞正正如假包換的通番賣國賊！中共報紙於一九五三年底便已宣佈，全國各地已消滅了地主、富農、惡霸、特務共一千二百二十餘萬人；加以近二十年來被中共殺害、鬭死、奴役死的何止一億無辜人民？這才是不折不扣的劊子手！

平良心說，太平天國比中共還好一點，它雖藉助外國的宗教，而並未獲得外人的軍經援助，更沒有叫外國人爲「爺爺」！它起義之初，以打倒滿淸，恢復漢族自由爲號召，更制訂「天朝田畝制度」，欲使耕者有其田，也像中共初時蒙騙百姓，故從之者甚眾，蔚爲漢人的新希望。但它竊據武漢之後，則舉行選美，共選出六十多個少女，以滿足洪、楊幾條老淫蟲，尤其定都南京後，吳儂軟語的秦淮佳麗，更把太平天國的頭頭們搞得滿天星斗，而那些從廣西跟出來的蠻婆，全被棄之如敝屐。也像毛老大一樣到了延安以後，則嫌其老妻賀子珍不夠風騷，而喜愛「江上數峯靑」的妖怪藍蘋。

洪楊據有天京後就開始腐化，終日爲物欲及個人英雄思想所累，盡變往日的言行，一切作爲都顯示其個人的眞意，已不復建設新國家或新社會，而在建立一新王朝，深居宮中，窮奢極慾，務求滿足超於帝皇的一切享受，日常所專心注重的，唯宮廷的建築，宮女的征選，金銀的聚斂，宮制官制的規定。也像

老毛一樣，竊據北平後，卽在西山風景區建築最宏偉的別宮。據說有以國事艱難，宜加修省以向洪天王進言者，則答以近乎神話小說的詔旨曰：「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去，欲在京住，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國藩）？」洪秀全這一「詔旨」的內容，與毛澤東的所謂「指示」、「語錄」，及其來謂能「起死回生」的啞女開聲，盲者復明的「老思想」。不是同出一轍嗎？特別是所謂「宮制官制的規定」，除「天王」洪秀全爲當然「萬歲」外，還有「九千歲」、「八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乃至「一千歲」、「五百歲」，共分十六等「職同某某」的名目，合共達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一種官階。但與中共開府北平之所封的官相比較，仍是小巫見大巫，尤其是黨員更達千多萬。

談到曾國藩的故居「富厚堂」，那是筆者參觀過的地方。位在湘鄉二十四都荷塘鄉，現時是中共劃分的「雙峯縣攸永公社富托大隊」所在地。「富厚堂」是一座舊式建築物，門前有個半月形的池塘，據說過去曾家藉以養魚的，池內種有荷花。靠近大門，便有一個大半月形的坪，全用石板砌成，稱爲「月台坪」。走進曾家大門後，裏面是一個很大的院子，正面三個大廳，中間稱爲「八本堂」，傳說這是由曾國藩親自命名的。院子的兩旁都有藏書樓，右邊在「藝芳館」與「無慢室」上面，約有六、七間房屋裏，多是經、史、子、集及地方誌書。左邊的書樓則是在「求闕齋」之上，只有兩層，約四個房間，裏面的書籍，則有詩、詞、賦、小說、戲曲，甚至醫書、藥書、算學、命學、相學等書籍，此外，尙有佛經、修道等書，不可勝計。

「八本堂」的中央懸着一個大金字扁，除「八本堂」三個大字外，並附有註釋：「讀書以通訓詁爲本，詩文以諧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不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由「富厚堂」上去的白楊坪卽曾家大屋，規模宏偉，係同治五年，曾九帥國荃以家人口增多，花了三千多兩銀子，在白楊坪新建的一座大廈。曾國藩聞之，曾大責其弟國荃說：「新房搬進容易搬出難，我發誓不住此屋。」後來他始終沒有入住此樓，可知曾氏對於個人生活並不希圖享受。而毛老大在北平西山來建造的那座別宮，據說建築費達數千萬「人民幣」，都是民脂民膏，比北平城裏任何宮殿的材料爲精緻，其與曾國藩官厚堂相比較，實不可以道里計！眞是所謂共產云乎哉！

中共清算曾國藩的文章說：「曾國藩鼓吹孔孟之道，鼓動他的大小嘍囉爲克己復禮而浩然犧牲。」不錯，曾國藩確實以仁禮治兵，他曾說：「帶兵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卽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則來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敬慢，泰而不驕也。」他以仁禮治軍，以仁禮治政，以仁禮改造社會，端正人心，以仁禮推行文化教育，訓練學子。

談到禮讓，曾國藩一生不爭名利，做到有功讓人，過則歸己。正如兩江總督何璟於曾國藩死後奏曰：「……臣聞曾國藩昔官京師，卽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材一藝，罔不甄錄。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才。安慶克復，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金陵克復，又推功諸將，無一語其弟國荃。談及僧親王、李鴻章及左宗棠諸人，皆自謂十不及一。淸儉如寒素，廉俸盡充官中用，未嘗置屋一廛，田一區，食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過二百金，垂爲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

對於同人與部屬，曾國藩比洪秀全、毛澤東也好得多。如所週知：咸豐六年九月的「天京」內訌一幕，等於一九六六年開始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運動。自太平天國的北王韋昌輝因私憤而誘殺東王楊秀淸，翼王石達開心懷不平，又殺韋昌輝全家以復仇；洪秀全爲示好達開，下令擒斬北王。但石達開以洪秀全昏庸無道，不肯繼續合作，乃獨樹一幟，宣佈與洪秀全脫離關係而出走，以致西竄川中被擒及洪秀全自殺，狗咬狗骨頭而同歸於盡！

毛澤東爲了奪回失去的權利，而不惜全面造反，一口氣把舊日同甘苦、共患難的「手足」們如劉少奇、彭德懷、李立三、賀龍、彭眞、羅瑞卿、高崗、陸定一等數以百計的文武高級頭頭，一網打盡，特別是協助毛老大奪權，拍過肩膊，勾過手指的公開繼承人林彪，也被滿門抄斬，何其毒辣！

再看曾國藩之對左右和部下，確有「民胞物與之量」。他在日記中曾說：「他一生只劾李次靑而終引以爲憾！」後來他仍保奏他。李元度，字次靑，湖南平江人，以舉人從戎，爲曾國藩最信任的幕僚長。擅長文學，尤精史地，所著「國朝先正事畧」，學者稱之。軍中呼爲二李：卽李元度、李鴻章是也。曾國藩曾奏稱其人：「血誠果毅，練達勇機。」

惟元度治兵，書生氣味太重，將赴皖南道之任，國藩曾與之約法五章：「一曰戒浮：謂不可用文人之好大言者。二曰戒謙：謂好爲逾恆之嫌，啓寵納侮也。三曰戒濫：謂其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四曰戒反覆：謂其朝令暮改也。五曰戒私：謂當爲官擇人，不可爲人擇官也。」相傳國藩之於元度，照顧之切，可說無微不至。然而徽州之失，國藩手劾之，劾其失守之罪，劾其逃家之罪，劾其避不見面之罪。李鴻章不敢擬稿，國藩自擬之，措詞相當嚴厲，論者咸以此責國藩，認爲處置未免太過火，殊不知國藩正所以救元度也，如讓淸廷議處，則元度危矣！

李元度旣革職後，曾國藩又迭次保奏，出任貴州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並致書國荃，托他向元度疏解，甚至向元度請罪。如此長官，實以天地父母之心爲心，令人感奮無已！因此，國藩死後，元度爲詩弔之，詩云：

白髮門生在，荒江作幸民；平生數知己，當代一元臣。
記入元戎幕，吳西又皖東；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
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

此外，尙有左宗棠奏劾曾國藩謂洪福瑱已焚死爲不實，沈葆楨抗旨不繳，均與曾氏鬧得不愉快，後來都被曾氏說服，感化。這豈是洪秀全、毛澤東做得到的嗎？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55 張奚若和嚴希純的話

生說：

「以過去的事實來看，民主黨派只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比如共產黨提出一個文件，民主黨派便在這個文件上改幾個字，像『之』字改成的『的』字，『我們』改為『大家』等。民主黨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擬定計劃民主黨派是不參加的，黨對民主黨派是幫助指導的地位，所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這個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應該改變。」

「天津市立第三女子中學」教師黃心平說：

「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為什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事，而要共產黨和各黨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羣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

「天津民用建築設計院工程師」楊域說：

「憲法頒佈後，我們國家的民主制度越發倒退了。憲法頒佈以前，政府倒像個聯合政府，而現在卻把各民主黨派一腳踢開了。」

楊域說得對，所謂「憲法」，根本不值一個臭銅錢！「憲法」頒佈後，「人民代表」胡風無端被捕，只因為他寫了一封信向毛澤東提出逆耳之言！「憲法」頒佈後，我們上千上萬的人無端被捕，被囚，被鬬！「憲法」頒佈後，「國家主席」劉少奇也無端的成為罪犯，不明不白地死亡！

「國家計量局副局長」、「致公黨中央副秘書長」嚴希純說：

「在科學部門負責的有些共產黨員不懂科學，又不虛心學習，更壞的是不懂裝懂，以為這樣才可以表示自己是領導人。這些人，對於學者、專家是瞧不起的，把他們看做自己的下級，用帶軍隊的辦法領導大學或科學技術部門，使得黨與非黨高級知識分子的距離愈來愈遠。」

嚴希純認為「民主人士只是點綴品」，他說：「許多民主人士在機關、企業中，有職無權。」嚴希純說：「我是國家計量局的副局長，形式上是有職有權，但實際上是有職無權。兩年多來，提出了不少工作上的意見和建議，很少受到重視。共產黨員領導幹部什麼都要自己插手負責，使人怕負責工作。」

嚴希純認為：「黨與非黨的合作共事關係的改善，和讓民主人士參加工作有職有權，重要的是拆『牆』，今天在各項工作中，主要是黨員幹部負責，所以，拆『牆』工作，應以共產黨員為主。」

嚴希純透露說：「有一個幹部去過蘇聯，因為說了一句『蘇聯的紅場比我們天安門小』，結果，共產黨員幹部要他當眾檢討，檢討自己的話說錯了。」

記得在大陸時，共報把各項已有定論的科學發明，都歸功於「蘇聯老大哥」。當時筆者初入共區，不知禁忌，略表懷疑，便被共黨認為「異端邪說」。

在「一面倒，倒向蘇聯」期間，那說「紅場比天安門小」的人，自然有罪；如果今天這樣說，那便是「功勞」了！

中共「教育部長」、「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說：

「共產黨所以有主觀主義的毛病，原因有四：第一、有不少共產黨員的知識水平太低，沒有具備他所擔任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識水平。第二、經驗不夠。第三、情況實在太複雜，矛盾實在太多。根據很低的知識平水和舊的經驗去辦事，主觀主義就更難免。第四、任務太多太重，逼得太緊。可是，他的本領小。怎麼辦？他使用自己的法寶不靈時，他就憑自己的經驗、自己的了解和自己的天才去捉摸

「偷偷摸摸」

抱着不大期望的心情去看張美君導演的「偷偷摸摸大丈夫」，離開戲院時，本來不打算談它。昨天忽接到由萬人雜誌編輯先生轉來一封澳洲讀者羅拔李君的來信，信中談的我在萬人雜誌總二七〇期評及「一年幽夢」的問題。我才想起，既然「一年幽夢」也值得談了，「偷偷摸摸大丈夫」應該更值得談，莫說「偷」電影套自「偷情俏冤家」、套自表現到深刻而醜惡的「巴黎最後探戈」、套自以突出經濟價值至上的時代，及個人的價值貶值時代的「嘉麗妹妹」，甚至充溢鹹蝦醬氣味的同期賣座電影李翰祥編導的「港澳傳奇」等同類型故事。因為「一年幽夢」只是流行小說家用傳奇文筆炮製出來的虛假故事，只為給讀者消遣時間而寫的，美得像夢，而且是沒意義的夢，但要是你以為它是如何不健康也不見得，至少作者肯定了人性的脆弱與善良。至於「偷」片，甚至「港」片這類故事，我們得承認至少有一部份是活生生地存在在現實社會中的。

因為白景瑞在「女朋友」中，將秦祥林塑造成半個意大利式「昨日、今日、明日」中的馬斯杜安尼，於是在「偷」片中，彷彿蕭芳芳也被刻劃成了半個蘇菲亞羅蘭，蘇菲亞羅蘭有一種特獨氣質，就是愛的時候，絕對不矜持，失掉了愛的時候，就如賭輸錢的賭徒一樣，除了自認倒霉之外，不會搞出什麼人命關天的事，至於馬斯杜安尼，他不論飾演喜劇或悲劇角色，都是先有劇中人自己一套想像才入戲，是一種才智不過人而喜愛

。這樣，就產生了主觀主義。」

張奚若說：「旣有上邊所說的產生主觀的背景，那麼怎樣貫徹政策，完成任務呢？這樣的共產黨員有一個發現——最有效的辦法是行政命令。」

張奚若說：「一部份共產黨員認爲『天下本來是咱家打下來的』，於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們對黨外人士有一種看法：現在革命成功了，給你一碗飯吃，算是很不錯了；不僅給你飯吃，而且還給你官做，已經是很客氣了。這樣，他就產生了權威思想，採取自古以來當權者的做法：『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

張奚若說：「有些共產黨員知識水平低，經驗不夠，就搬用教條。他們把教條看作唯一的藍圖，唯一的字典，唯一的本錢，唯一的倚靠。」

張奚若還批評中共的「四大偏差」：

第一偏差爲「好大喜功」，共產黨員什麼都喜歡「大」，一爲形式要大，一爲組織要大。尤其歡喜形式大。他們以爲大的東西是近代工程。大則大矣，適用與否，卻是不管的。許多黨員對「偉大」這概念搞不清楚。偉大是一個道德的概念，一個質量的概念，不是一個數量的概念。體積上，尺寸上的大，並不等於精神上的偉大。大是大，偉大是偉大，這兩個東西並不相等。可是，共產黨員把形體之大誤會爲質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誤會爲偉大。只顧數量大，形體大，大則大矣，未必偉大。共產黨員現在常常說，社會主義等於集體主義，又等於集中主義。他們認爲搞社會主義就要集體，就要集中，由集中而合併，由合併而關門，只要大的，不要小的。

關於「組織要大」一點，現在是工商業組織要大，文化藝術組織也要大，生活娛樂也要大。共產黨員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費者方不方便，「老子就喜歡大」，其大無邊。

好大喜功的原因，客氣一點是由於「幼稚」。好大的結果必然粗糙。文化，不細緻，結果是使人腦筋簡單，思想籠統。

第二偏差爲「急功近利」，一切都要速成，要快。說什麼向科學進軍，大學畢業幾年以後可以考副博士等等，等等。作學問的事，沒有那麼簡單。

因爲她自己有經濟事業完全獨立的能力，馬斯杜安尼型男子，多是因爲家庭情感生活被壓抑的脆弱男性。是事業有成就而情感未成熟的一型男人。

「偸」電影情節很簡單，它寫一個有太太有兒子的青年經理與一個有高尙職業的女子在邂逅中鬧戀愛，一個是已離婚的女子，一個是有婦之夫，他們明知那是沒有結局的戀愛，也沒有改變現狀，只是沒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偸」電影並不誇張女人的裸露，但情感無疑是赤裸裸的，它是喜劇形式，悲劇收場。也許近來在一般娛樂新聞中因常常看到秦祥林與蕭芳芳的名字聯在一起，製片人因而動腦筋，拍出作爲應時之作。「偸」片由編到導未見有任何創新的筆觸，導演唯一可取的是使演員在演戲時不有太多導演的影子在他們背後，如果張美君是初次執導，這種潛質是了不起的。

「港澳傳奇」與「夫

林巽

至於李翰祥的「港澳傳奇」，都是李翰祥過去的狗馬聲色，加上心理變態怪癖的說故事方式電影，其中三個故事：一段谷峯與胡錦的通姦捉姦把戲，一段夏厚蘭與康特的表現虐待狂把戲。一段是恬妮與石修的女老千的把戲。說故事功力本身沒什麼值得可談的。但與「偸」片一樣，「港」片中一段石修與恬妮的戲，編導在演員特性的利用方面，那倒有值得發掘的地方。

「港」電影中的石修，飾演一名外表看來典型的二世祖，每天都在大賭場進進出出，下賭注出手也大，他毫無懷疑是富家子弟，但卻不是容易因賭而傾家蕩產特殊典型，因爲他精於賭術，每次都在大有斬獲時乘勝收兵。這位少爺除了賭術精之外，他喜歡漂亮女子，有時看到好些如花似玉的女賭徒輸到沒法交旅館租時，他便很自然的登堂入室，作個「乘人之危」的風流客。石修後來發現飾演名流黑市夫人的恬妮，恬妮雖然大輸特輸，但因爲她言而有信，使人相信她有花不完的錢，因此石修在這女子身上便沒法再施其「乘人之危」，登堂入室的風流佚倆。

李翰祥爲了要特別突出石修的精於賭術，因此塑造名同類型二世祖劉丹與鄭康業跟在身邊，投資給他下賭，由於恬妮冷如冰霜，更刺激石修的好勝心，劉丹於是與鄭康業打賭六千元，前者相信石修十五天內會征服恬妮，作爲入室之賓。

電影最後揭出來，那個有輸不完的錢的恬妮，是個女騙子，石修被騙去所有的金錢，乘航機放洋去了。這故事橋段本來是庸俗，它與「偸偸摸摸大丈夫」一樣，表現形式是喜劇，但結局同是悲劇。

可以看見李翰祥在「港」片中有一個不大不小的野心，就是想將石修捧成許冠文第二，因此在電影中將石修塑造成一個「精明二世祖」形象，並用另外塑造兩名同樣富有的二世祖朋友來作他的門徒到再給他安排一個艱難任務，叫他去征服一個冷若冰霜的女子，藉此誇張這二世祖的魅力。石修在李翰祥巧妙的塑造下，他在「港」片中演出，看來比過去演的電視電影角色都突出，但他是否能將石修捧成許冠文第二，筆者尙在存疑。我發現這位大導演，他似乎看到石修是一塊材料，但他尙沒法發掘，這小子的眞正潛質。因此石修在「港」片中表演的都只像是李翰祥的工具人，並不是一個氣質完美的自己。石修的潛質是什麼，要是大導演不放棄的話，恐怕要用心作別種角色的嘗試不可了，石修雖然有二世祖的外型而缺乏二世祖的氣質，何不從小人物方面動動腦筋？

代郵：羅拔李君：來函已由本刊編輯先生轉寄收到，謝謝過奬。你信中談的那位作家的作品，可能是他用別的筆名發表過的作品，一位作家文筆成熟後，將早年用別的筆名發表過的作品重寫，加以充實，這是常有的事。一般作者，通常都在新作中加寫一則序言或卷頭語，對讀者作一個明確交代，你所談的那位作者，可能少了一個交代，所以才使讀者誤會成抄襲別人的作品。林巽敬覆。



猜謎

·林定·

中共「四屆人大」經過一年多的挫折，總算於本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平的暗房搞掂。不過，像這麼一個號稱代表「全國人民」的大會，卻直至十八日晚上八時才由「北京中央電台」宣佈已經召開了，「人大」如此見不得光，鬼祟神秘，實令人匪夷所思。不論古今中外，有關召開秘密會議，通常在軍事、黨政、商業、經濟等方面較為常見，但作為「國家」性大會，怎可能瞞住「全國」人民偷偷摸摸舉行？毛澤東此種「反潮流」創舉，在世界的會議史上，可謂空前絕後。其視大陸人民如芻狗，在他臭史上，又添上了蠻橫霸道的一頁。

其實，中共也用不着秘密召開「人大」，索性大張旗鼓，公開舉行，大大方方顯示一下「大國」風度，雖然騙不了大陸人民，但總可以唬下鬼佬，不至使他們認為沒有「民主」作風。替毛澤東度出這條「有辱國體」死橋的蠢蟲師爺，應該打為「牛鬼蛇神」，若是毛澤東自己，則更應大打八十板屁股。

中共為何這麼神秘召開「四屆人大」，確使海外人士深感迷惑，猜測紛紜。有人說，中共內部矛盾重重，派系鬪爭未能真正取得妥協，恐怕在大會期間引起衝突，為穩陣計，「人大」只好秘密召開。然這不成理由，因為「人大」的召開，中共足足減了

生，因考大學「交白卷」，他在理化卷上寫了一封抗議考試制度的信，一炮竄紅，憑他這麼一點「反潮流」經歷，若不是由江派欽點，怎也不會輪到他躋上「人大主席團」，復當「選」為「人大常委」委員。此可證明，二千八百六十四名所謂工人、農民、解放軍、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愛國人士、歸國華僑的「人大」代表，沒有一個不是不經共黨圈定，他們不是共黨分子，便是毛派同路人，在大會上絕不會出現像西方國會的「拗頸」場面。再加上「人民大會堂」內外便衣軍警、特工林立，誰人敢夠膽站起來說個「不」字，不立即被揪出，加上破壞國家團結罪名才怪！

有的人則認為，「四屆人大」所以不敢公開，恐防林派餘孽藉此機會，在各地煽風點火，乘機反叛破壞。這點雖有可能，但對大會的召開影響極微，況且中共的保安措施極嚴密，在上月下旬，已把北平列為禁區，嚴禁各地遊客前往。同時各地城鎮、公社的黨幹對當地的地富反右劉林殘餘等黑類分子特加監視，較重要的則加以軟禁，他們在這期間，行動完全失去自由。即使某地發生叛變，北平紅色大軍閥也可馬上飛返老巢進行鎮壓。因此「人大」的代表實用不着擔心本身安全，可隨意在北平亮相。

筆者不敏，也來猜一猜謎，「四屆人大」秘密召開，可能是恐懼蘇聯的飛彈偷襲北平，把中共中央領導階層，各地大小紅色軍閥、黨棍一網打盡。毛澤東連秘密的「四屆人大」都不敢出席，隻身遠離北平，可為旁證。毛澤東於「二中全會」期間（一月九日）在某地接見馬爾他總理明托夫，又在「四屆人大」期間（一月十六日）在外地會晤西德施特勞斯，施氏下午三時離平，於午夜才趕返，可知毛澤東匿居地點離平頗遠，估計定會在核彈爆炸殺傷能力範圍之外。因為萬一北平變為廣島，即使所有江派、周派、軍閥、黨棍、老油條統統粉身碎骨，也還有死剩種的毛澤東繼續統治大陸，替他們報仇。「四屆人大」是各地梟雄雲集場所，蘇聯只要發射一枚小型導彈，便可解決他們的死敵，然後再扶植親蘇派上台。雖然蘇聯不會這麼沒大眼用核彈殺中國人，但毛澤東為人向來老謀深算，寧可信其有，也不信其無。事實上，蘇聯也不是善男信女，對付匈牙利、捷克的歷史，分分鐘可以在中國大陸重演。毛澤東怎也不會忘記此種教訓，所以特加防範，一面秘密開「人大」，而自己則遠走高飛，預防不測。

毛澤東害怕蘇修的導彈，並非毫無根據，周恩來此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引用毛澤東語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及「備戰、備荒、為人民」，說要「保持警惕，加強防禦，準備打仗」。「挖深洞，廣積糧」是「毛澤東的戰畧思想」之一，為了預防核子武器襲擊，中共曾動員北平上海等地居民大挖地下防空洞，每一戶每一商店都有地下暗道互相構通，每，其深度離地面高達六公尺之深。年前，一些曾往北平、上海旅行的海外「同歸一盡」，他們會發現過地下防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剪去三千煩惱絲

連上的勤務士官兵是從野戰部隊選來的，包括了軍需上士、文書上士、傳達兵、號兵、炊事兵、理髮兵，他們的階級比從軍的同學高，有上、中、下士，上等兵，從軍的同學一律平等，清一色是戰鬪的「二等兵」，因而許多青年軍的同學都自稱「丘九」，意思是比「丘八」還要嫩一級。也以從軍當「丘九」是不求名位而自豪。

理髮兵是一位「老行家」，剃光頭的「頂上功夫」更是最拿手的首本戲，理一個光頭只消幾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改頭換臉，容光煥發了。

同學們正為我們的「美男子」胡志才在「剃刀邊緣」一洒同情的眼淚時，想不到他竟一馬當先，跑到理髮兵面前端坐霸位了，顯出一副從容待剪的樣子。當理髮兵手起刀落時，「美男子」閉起眼睛，滿頭秀髮被割愛落地，也許他害怕同學笑他兒女情長，還作出得意洋洋狀，用雙手抓了幾抓頭皮，口中念念有詞說：「將三千煩惱絲剪去，好舒服呀……」一邊說，一邊就自己提起面盆，往洗澡的地方飛奔而去，同學們都心裏有數，他不過是「死鴨嘴硬頸」，作狀而已。事實上，「美男子」不但包剃光頭

這一會議，由共黨頭頭把持，決定「四屆人大」的命運。若有什麼爭持不下，解決不了問題，共黨寧可不召開「人大」，也不會把問題留待「人代會」上去解決，因為「人大」只不過是一個舉手場所而已。至於大會議程、誰作報告、誰分那塊肥肉，早已由共黨高層決定，因此在提交「人代會」討論時，無論黨內外代表，不由得你不贊成，也不由得你反對或棄權，只有一條路，舉手通過。而且，所謂來自全國各地各階層的人民代表，並不是直接由人民選舉產生，全由共黨一手包辦安排，像遼寧下放青年張鐵

多少次……惹過多少次的煩惱……也由於我的西裝頭經常梳得「朧朧靚」，人前人後聽過不少的讚美……如今呢，往事如煙，三千煩惱絲也如煙飛走了！眞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唉！管它呢，留得青山在，還怕草不長？別的同學為了從軍，任何犧牲都在所不惜，我又何必再為三千煩惱絲煩惱？可笑！可笑……」

「美男子」這一段日記，是睡在他旁邊的鄰兵「小胖子」整理內務時發現的，他竟熟讀死記起來，在一次全連舉行的同樂晚會上，當作節目來表演，將「美男子」的句子加了一些油鹽醬醋，以悠揚頓挫的音韻，有板有眼的，像朗誦詩歌一樣，表情十足，逗得全連同學肚皮都笑痛了。氣得「美男子」一個箭步衝上前去，拳頭未伸出，「小胖子」已跪地求饒，做出一副可憐的怪狀，「美男子」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訓導講師說：這個精彩節目「硬是要得，硬是要得！」

聯突襲北平，在短短幾秒鐘，把中共整個上層建築摧毀，而不敢公開舉行「四屆人大」，並不是無稽之談。

古調今彈

葉其真

玉樓春——電話閉門會議加價

七千萬紙花花票，電話去年盈到笑！
一加十八媽媽聲，再起六成聒聒叫！
君言怕貴可公機，諮委議員眞個妙！
你公他漲又如何？直使人當鬼射尿！

于豪章將軍吉人天相

易禹之

自去年十二月底，報章披露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于豪章上將墮機重傷的消息後，由於筆者與他是小學、中學的同學，所以接到很多朋友詢問他安危的電話，他們都是關懷國事，忠於祖國的老朋友。相信遠在美國的于將軍知道，也會感到很大的安慰！

據台北于豪章的同學們來信，于將軍此次受傷係於基地視察後的歸途中，乘軍用直升機墮毀於台北近郊稻田中，同機遇險十數人全都罹難，僅于豪章一人生還。于將軍傷勢嚴重，經過三晝夜的急救，目前脫離危險期，但傷及肋骨與脊椎，恐非短期內能康復。于將軍險死生還，筆者認為除吉人天相，實無其他理由可解釋此奇跡。

筆者不是完全迷信因果的人，但極崇尚道德觀念，除於戰場為國捐軀者外，凡是平常待人接物無虧於良心的人，絕不應死於非命，此次于豪章將軍幸獲死裏逃生，又是一明證。

近來，專誠找筆者討論墮機事件的朋友，亦有好幾位，其中梁君推測：「這是權力衝突的後果，因為于豪章升得太快，權力太大，所謂樹大招風，遭人妒嫉所致。……」我不同意這種見解，以我所知，用卑鄙手段排除異己的勾當，在過去軍閥時代，容或有之，現代青年將領之中，絕無類似此類之行徑。況且目前中華民國在總統領導之下，同心同德，人事非常單純，不可能有任何分化的理由。

另有一位陳君認為：「可能是共諜的陰謀，蓄意誅除這位意志堅定，五德俱備的將領。……」依據肇事的經過作分析，也不合邏輯，何況為害的方法甚多，不必選擇同歸於盡的手段。同時我也不相信，經過多年養尊處優的中共特務分子，還能挑得出這一類不怕死的人嗎？因此，這一次的事端，顯然是一宗偶然的意外。

一月九日，又有一位黃君打電話告訴我：「得自剛由台北來港之朋友的消息；于豪章已於醫院中不治！……」自見報載以來，原已坐臥不安，加上這樣突如其來的不幸消息，恍如晴天霹靂，使我心驚肉跳，唏噓不已！

由這一天起，我的心情更加沉重，除盼台北同學們繼續來信，說明此事眞象，便閉目靜思，于豪章的微笑總是縈繞我腦裏，觸發我回憶起我倆之間很多微小往事，又從這許多細微末節去找尋，皆沒有發現他應該就此喪身的理由。我又三番五次翻閱從台北寄來的信件，很清楚的寫着：「生命已絕對無虞」的字句，我堅信于豪章如日中天的豐功偉業，絕對不會就此終止！

總算我的信心堅定，終於一月十三日又見報端披露，中國陸軍總司令于豪章，得美軍當局協助下，已送往美國華德里特陸軍醫院接受胸部和脊骨的治療，這一段由合眾社所發出的消息，定然相當準確，使我立刻鬆了一口氣！在記憶之中，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元帥，似乎皆曾在這間醫院接受過醫療。該院醫生醫術高明，設備極其完善，相信定能醫好于豪章，這是足以讓每一位關懷他傷勢的人，都可以減輕精神負擔的好消息！

于豪章遇險，此次是第二次了，大概於民國四十二年春，在裝甲副司令任內，曾因部屬一時不慎，使他誤中槍擊，終於化險為夷。現在，國家很需要他，還有反攻復國的重責大任，等待他繼續承擔，希望在這一次痊癒以後，不會存留任何身體機能上的障礙。我在這裏祝福他，也命居住在美國的長子代表我去探望他，同時給所有關心他安危的讀者知道：于豪章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中國抗戰實錄【II】

戰爭結束前後

蔣主席邀毛澤東赴渝

在軍事動態的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對於說服延安的工作，並沒有疏忽。蔣主席和毛澤東之間，自八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的十天內，有過五次電報的往返，內容如下：

蔣主席八月十四日去電：

『萬急。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尅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客駕。』

毛澤東八月十六日復電：

「重慶蔣主席勛鑒：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蔣主席八月二十日再度去電：

「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朱總司令電稱一節，似於現在受降程序未盡明瞭。查此次受降辦法，係由盟軍總部所規定，分行各戰區，均予依照辦理，中國戰區亦然，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對內妨礙猶小，今於盟軍所已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朱總司令果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只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抗戰八年，全國同胞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特再電奉邀，務請惠諾。」

毛澤東多變背信

第二次的復電來得很快。也許是勸說工作發生了效果，所以前次來電用「你」字的不禮貌稱呼，現在改用「先生」的敬語。

毛澤東八月二十二日復電：

「重慶蔣主席勛鑒：從中央社二十日新聞電中，得讀先生覆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到後希予接洽為懇。」

蔣主席八月二十三日三度去電：

「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二十二日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周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能迅速解決。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

像這樣地電報往返交涉結果，毛澤東本人終於勉強決定前來重慶。

毛澤東膽小無恥

在他預定來重慶的前兩天，盟軍參謀長魏德邁收到了一封奇突的電報，是毛澤東打來的，說是為了他的安全保證，請派美軍飛機載乘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前往延安迎接。

「此事最足貽笑大方，共黨膽小無恥，到了這種程度。三天以前，共黨報紙、廣播幾乎每天諷刺笑罵赫爾利是反動的帝國主義者，可是現在卻要求這個人來做保護……」（蔣主席日記）

依照毛澤東的要求，赫爾利忍着苦笑前往迎接。二十八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偕同到達重慶。蔣主席和他的見面，已經是隔別了十八年之久了。

毛澤東到達重慶之後，發表的談話如下：

「本人此次來渝，係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志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鬪。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

蔣主席以誠懇待之

蔣主席當天晚上在林園官邸召宴毛澤東，表示歡迎。當時的情況，有六個字留在日記上：

「一以誠懇待之。」

在這一次協商中，中共的要求全都提出來的時候，是在九月三日。由於前一天在米蘇里軍艦舉行日本投降儀式，故而中華民國將這一天（三日）定為「同盟國勝利日」，舉行了慶祝活動。

中共提出荒謬要求

中共的要求列出了八條，由周恩來、王若飛向國民政府代表張羣、王世杰等人提出。其中包括有將共軍擴編為四十八個師等等只顧自己發展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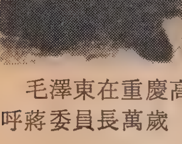
「當此萬眾騰歡的勝利時日，共毛態度又變，貪得無饜。我以至誠待他，但他竟然利用我的精誠之言，反而要求將華北五省主席和北平行營主任都任用共毛分子，並要編組共軍四十八萬人，這是我所提出十二個師案的四倍之數，真是不可理喻。唯有仰賴上帝成全，禱心至亟！—

這是蔣主席當天留在日記中的感想。

毛澤東高呼萬歲

在表面上，毛澤東總是含笑肆應；尤其是在九月十八日舉行的「九一八紀念茶會」中，更會自動地高呼「三民主義萬歲！」「蔣主席萬歲！」問題的交涉情況，容俟在以後的章節中再作詳細敍述。總之，這次協商連續進行了四十天以上，結果，在十月十日才簽字發表了眾所週知的「國共會談紀要」——「雙十協定」。這個文件，被稱為是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宣示「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這個基本方針，實為決定中國前途的重要關鍵。中共完全同意，而毛澤東本人在協定簽署的第二天啓程返回延安之際，發表談話，還曾再度表示：「在蔣主席領導、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之下，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



毛澤東在重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

會談結果瞬成廢紙

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就在協商的期間，共黨便指使所屬在各地續繼不斷地製造動亂，的確是擺在眼前的事實。而且，這個「會談紀要」，又由於中共的背信，在簽署當時的一瞬之間，就已經成了一張廢紙。漫長時間的談判，在毛澤東來說，不過是叛亂鬪爭的一個手段而已。赤化中國的陰謀，即使是在和平談判的階段，也無非是轉移到幕後，而仍舊毫不顧忌地在進行不輟。

蘇阻我收復東北

「我們國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標和最迫切的工作，有三件事。第一：恢復東三省的領土主權及行政的完整。第二：收復台灣和澎湖的失土。第三：高麗的自由和獨立。這幾件事如不能實現，則抗戰的目標亦無由達成。此為我國父創造國民革命的一貫方針，亦即我全國國民不惜犧牲數千萬生命以對日抗戰之最大目的。在此期間，我們唯有團結國內各民族共同奮鬪，以完成這三個重大任務，而後國家之獨立自由可期。」

日本投降後不久的八月二十四日，蔣主席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和中央常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作了這樣的宣示。誠然，東北三省的恢復，是最迫切的工作，同時更是最困難的工作。其困難的因素，當然是由於有蘇聯軍隊及受其援助的中共軍隊的存在。

和國民政府特別重視東北地區一樣，在共軍方面為着要建立其赤化據點，也是以東北為目標。

蘇軍佔領整個地區

蘇聯軍隊，在八月八日對日本宣戰的同時，開始向東北三省及熱河、察哈爾兩省進攻。大致作戰計劃是：左翼兵團沿中東鐵路攻擊前進，以長春、瀋陽為目標，然後分兵兩路，一路趨大連、旅順，一路向山海關；中央兵團突入熱河承德；右翼兵團則指向察哈爾的張家口。

蘇軍對日軍的攻擊，在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之後，仍然繼續不停。八月二十三日，莫斯科宣稱「蘇軍已佔領了整個東北地區，並繼而控制了朝鮮北部的清津、羅南、元山等港口和市區。」參戰僅僅兩個星期之間，便輕而易舉地佔有了如此龐大的一份利益。

共軍與蘇軍會合

和蘇軍配合行動的中共軍隊，由山西北上，在張家口、承德和蘇軍會合，由蘇軍嚮導，很輕易地進入了東北地區。相反地，主力在華中以南的國軍，要向東北推進，顯然是伴隨着極大的困難。

在東北三省，七十八萬日本關東軍的投降，基於同盟國之間的協商，是由蘇軍擔當受降任務。故而中華民國只能等蘇軍受降事畢之後，才可以進駐東北，接受蘇聯的移交。可是蘇聯和中共勾結，卻將一度佔領之後的地區，都交給了共軍接管。

然而，我們只有相信「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規定的「蘇軍在打敗日本兩星期之後開始撤退，三個月內撤退完畢。」同時，國民政府對於悍然抗命、公然謀叛的共軍，避免正面追究，而希望通過和毛澤東等人的會談，循政治途徑解決。



八路軍向日軍接收武器

永遠與自然同在

——追憶吳稚暉先生——

中華民國十四年，稚暉先生在北平的時候，曾經教過我的書。那時，我住宿、讀書都隨着他在一起；現在雖已事隔將近三十年，但是老人家那種樂天，簡樸，幽默，謙虛以及愛好自由的精神和情態，仍然在我的腦海裏，留着清晰難忘的印象和啓示。

有一天，不知道是誰送了一輛人力車給先生。他接受之後，等到客人走完，立刻要我拿一把鋸子來，把這輛車子前面的兩根拉槓鋸掉。當時，我以爲先生在開玩笑，不敢動手。後來，他說：「我要你鋸，你就鋸」！我心裏雖感到奇怪，但終照他的話做了。先生看着槓子鋸斷，哈哈大笑，就同我把這輛沒有拉槓的車子，抬到書房裏。他一面坐上去，一面對我說：「你看舒服不舒服？我現在有了一張沙發椅」！接着，先生又說：「一個人有兩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你坐在車上被人拉着走，豈不成爲四條腿」？

這是一件小事，我當時也不感到什麼；但是今天想起來，確有其深長的含意。

又有一次晚飯後，一班同學圍着先生閒談，他說了兩個故事給我們聽。第一個故事是：一條輪船從美國開到上海來，不幸中途在日本附近沉沒，船上的旅客大都被救起，只有十一個人沉到海底死掉了。先生講到這裏就問我們：「你們知不知道這十一個人爲什麼會死呢」？有些同學說是：「不會游泳」；也有說些：「運氣不好」。先生搖搖頭說：「你們都說錯了！這十一個人是從舊金山回來的。他們帶了很多黃金，都綁在身上，所以到了水裏，就沉下去了」。

第二個故事是：有一個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時候，無意中撿到一張鈔票，起先，他以爲是一張普通的紙；後來有人敎他用這張鈔票去買東西，他果然買到了很多糖菓。從此以後，他覺得低着頭走路是有好處的，所以每次上街都低着頭找鈔票。結果，就在他走過馬路的時候，被一輛馬車撞死了。

這是兩則勸人不可貪財的寓言。尤其當我的年紀漸漸地大起來的時候，更體會到先生當年教誨後輩的用心。

民國十四年，我那時還只有十五歲，在我決定去俄國之前，曾經把這件事向先生報告。他問我說：「你到俄國去幹什麼」？我說：「革命去」？先生笑道：「革命就是造反，難道你不怕嗎

風雨中

生。他見我赴俄的意志堅決，就說：「你去試試也好，青年人多嘗試一次，都是好的。」於是，我離開了先生，動身南下。臨走的時候，他還親自送我到火車站，祝福我一路平安。

過了十四個年頭，我從蘇俄回到國內。在重慶，第一次去拜望他。先生見了我，第一句話就笑着問：「你嘗試的經過怎麼樣」？當時，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一個月後，我把這十四年來的經過，寫成了一篇報告，送給先生看。第二天下午，先生就派人來找了我去。他說：「你的報告，我已看完了。你所嘗試過的，是人間最苦的味道？不過，你沒有把命試掉，總算還好。」這天，先生顯得特別和藹可親，慈祥的笑容伴着銳利的目光，這一位老人的影子，是我永遠不能淡忘的。此後，我每次從江西到重慶，都要去看他；有時還帶一些江西的土產送給他。

當日寇進攻貴陽的時候，重慶已經很吃緊；我就去勸先生搬到成都去。那天，先生的心裏大概也不高興，他很兇地對我說：「笑話！你把我看成什麼？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這幾句話多麼簡單，多麼有力！

抗戰勝利以後，先生回到上海，又住在他抗戰以前住過的那幢老房子內。有一次，我從東北到上海，帶了兩條松花江的白魚送給他。先生說：「我吃一條魚已經太多了，另外一條，你去送給別人吧！松花江的白魚，在上海是不容易吃到的；送給別人，別人一定很高興。讓人家高興總是好事！」

民國三十七年，我在上海管制經濟。一天，一個人拿了一封先生的信，來爲他自己說情。我當時把信收下了。隔了不到半小時，先生又派人送了一封信來；信上的意思是說：「剛才那封信不能算數，我是被逼得沒有辦法才寫的。他說：如果我不肯寫信，他就要死在我這裏。這樣，假使弄出人命案來，豈不害了我？所以我才答應他。但是，你不要理他；你認爲應該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我一定非常喜歡。」

我在上海的時候，有空暇就去向先生請教。後來，經濟管制工作一天比一天困難了。一天，先生很幽默地對我說：「這恐怕是你命中注定吧！」最後，我辭去了經濟管制的職務，準備去杭州。臨走那天的下午，我又去看先生。他見我心情很不愉快，就說：「你還記得在北平時的一段故事嗎？有一天，你到學堂來，不肯吃飯；原因是同別人吵了架，而你又吵不過別人。當時，我就告訴你：『不吃飯，只有你自己吃虧；同你吵架的人，巴不得你餓死。』後來，你才吃飯，你現在才三十多歲，急什麼？好好的去想一想，再重新來過。」我謝過先生的指教，又向他說了「再會」，就動身到杭州去了。

了」。直到三十八年四月初，他托人打電話給我說：「現在是我走的時候了，你可以把我送到台灣去」。先生到了台北，就住在中山北路五條通。

三十八年底和三十九年初，是台灣局勢最緊張的時候。我每一次去拜望先生，他都是笑嘻嘻地，顯得很高興。他很明白我內心的煩惱和苦痛，總想用他的笑容來安慰我，鼓勵我。每一次告別的時候，先生都是笑着說：「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在我接總政治部主任之前，曾去看過先生，他對我的新職也表示贊同。

有一次，我因爲心裏很憂煩，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又跑到五條通去請教先生。我先把目前的政治環境和個人處境詳細說了一遍，先生說：「我知道有許多人想用各種手段反對你，也有人造謠中傷你；但是這些事，想明白了，算不得什麼！爲了你的父親，爲了你的同事，你都必須好好的做。一個沒有被人打擊過的人，是不會成人的。我覺得你所受到的打擊還是太少了。你現在不但是爲了自己的工作，要好好幹下去；即使爲了你的各種各樣敵人，更應該好好的幹，因爲任何敵人所希望的，是你放手、讓步、不幹！」停了一下，先生又繼續的說：「榮華富貴都是空的，一個人能憑良心做事，那就好了，至於其他一切，還是能夠想得開看得遠來得好，以免自尋煩惱。」

這一段話，是先生在他那間很小、很暗的客廳裏指示我的。老人嚴肅而有力的語句，帶給我很大的勇氣和力量。後來先生的健康情形，日漸惡化，我不敢多去看他；因爲他每一次見到我，都要談上一兩小時，這對於他的身體，是非常不適宜的。

去年先生病重的時候，我送他到台大醫院。其後，我每一次聽到他的病勢好轉，就感到高興；每一次聽到他的病勢惡化，就感到憂傷。今年，我赴美以前，去向先生辭行，恰巧他睡着了，沒有敢驚動他。到了我回國以後再去看他，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對我笑。這是我所見到的先生最後一次的笑容；那時，他已經沒有氣力多講話了。先生去世的時候，我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安詳地閉上了眼睛。一代完人，就在一個萬籟無聲的午夜，與人世永別了！

先生有一篇遺囑，內容雖然都是講的家事，但很富有教育意義。他把幾年來的帳目，算得很清楚。到台灣以後，先生的全部收入是：薪水一萬四千元，總統府撥給的醫藥費四萬九千元，寫字收入的潤資共計一萬七千元。這些錢除了開支以外，本有些剩餘；但是因爲存在合作社裏，結果被倒掉了。所以他在結帳的時候，寫上「恰當」二字。後來，先生身邊又餘了一點錢，這是在他寫遺囑以後的少數收入。他希望把這點錢送給親戚；並且在遺囑上寫了一句：「生未帶來，死乃支配，可恥」。

一條漁船，舉行海葬。那天正午，海面風高浪勁，我同其他同志，把先生的靈骨慢慢地安放到面對廈門的南海裏去了。當繩子脫離我的手掌的時候，心裏眞是有無限感慨；翹首遠眺，海闊天空，一望無際，這正是先生一生寬闊的胸襟；波濤洶湧，潮汐來回，正是先生一生的堅強與信守。先生的肉體來自自然，又歸還了自然，但是他留下的精神，將永遠與自然同在。在這國家多苦多難的時候，葬先生於海南，心裏的感覺，是無法用一枝筆來形容的；唯有默禱先生在天之靈，協助我們早日收復大陸。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七日



投宿在一個沒有地名的地方

今年四月十八日，我從碧綠走到合歡山，再從合歡山走向梨山。在離開合歡山北行三里的大森林中，發現了一塊平坦的小山坡，古松回繞，氣象萬千。在平地有帳篷和草屋，這裏住着生產作業總隊的隊員。

我經過五日山中行程，到達這地方，已近黃昏，就決定在此投宿。當晚，同隊員們坐在草地上，對他們講了一段心裏要講的話。講完了話，回到草房，萬籟俱寂，獨坐沉思，感慨交集。正是

「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覺妄窮而眞獨露，每於此中得大機趣，既覺眞現而妄難逃，又於此中得大慚忸」。（菜根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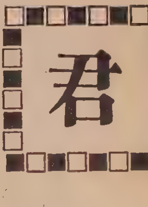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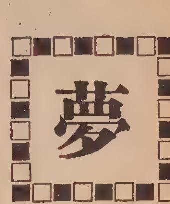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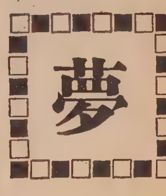
下面就是我對隊員們所講的話：

現在，我們正坐在荒山深谷裏的一塊小平地上。四面所能看到的是起伏不平的山峯和濃密的原始森林；所能聽到的是山溪裏的流水和斷斷續續的鳥鳴聲。太陽下山後，這裏更顯得分外清靜。頭頂上的天，好像離我們更近了一些；我們離開社會，也好像更遠了一些。此時此地眞好像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裏，躲開了世俗的紛擾和煩惱。

方才，我遇見了一位年輕的號兵。我隨口問了他一句：「你是犯了什麼罪」？他聽了我的話，就趕快把頭低下來，輕輕地說：「我因爲一時的錯誤，用刀殺傷了父親的朋友」。他好像不願多講自己犯罪的經過，我也沒有再問下去。其實，我本來就不應該問他這些，使他想起所不願回想的事，傷害了青年人的自尊心。你們各位過去都是犯過罪的人，但是我今天必須告訴你們：經過法庭的審判之後，你們的犯罪行爲已經告一結束，從此就可以重新做人了。

當我離開這位號兵的時候，他又對我說：「我很懊悔，我覺得太對不起自己的父親了！」聽了這幾句沉痛的話，使我很快的聯想到前兩天我所遇到的兩件事。

【四十】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就當毛澤東準備赴重慶之時，莫斯科拍來史達林的緊急指示，原來中國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杰在莫斯科與蘇俄簽訂中蘇友好條約後，王世杰面告史達林，此項條約必須經中國立法院通過始能生效，但如中共繼續擴大叛亂，立法院未必通得過。史達林相信王世杰講的是事實，又且到蔣主席一連四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毛澤東一直未表示態度，史達林恐怕中共與政府決裂，將影響到中蘇友好條約的批准，因此也命令毛澤東去重慶。

毛澤東接到史達林的電報，當時膽大了，在政治局例會上說道：「蔣先生請我去重慶，我還未決定態度哩！史達林大元帥又來信要我去，我如果不去，就違背了世界革命的利益，這個責任我可擔不起。」

別人聽到這個消息均無所謂，獨眼龍卻暗暗着急，覺得這次扳倒毛澤東的機會是越來越少了。

毛澤東向全場看了一眼，說道：「既然史達林大元帥的命令，不去也不成的，不過，什麼時候去呢？大家商量下。」

周恩來說道：「主席既然決定去重慶，自然是越早越好，因為這關係到立法院批准中蘇友好條約的事，能早一天就早一天了。」

毛澤東點下頭，又看看活曹操。

活曹操摸着小鬍子慢條斯理說道：「我看主席可以先回蔣先生一電，說明願接受邀請去重慶，至於何時去，就看那邊幾時飛機來接了。」

毛澤東點頭道：「對！對！還是林老的意見高明，這樣表示我去不去都無所謂，蔣先生真是要我趕快去，也許接到電報飛機就來了。」

周恩來問道：「主席同誰一道去呢？」

毛澤東說道：「你陪我去，還有伯達同志。」

周恩來說道：「最好還有一個能談判的人，幫我的手，因為主席到重慶自不可能參加談判，只是我一個人，不夠的。」

毛澤東搖頭幌腦說道：「我的地位要談判也只能同蔣先生談，自不能同其他的人談，降低身份，不過另派誰呢？」

活曹操恐怕毛澤東提出老狐狸董必武，連忙說道：「派王若飛同志協助恩來同志好了，若飛同志現在重慶，那邊情形也比較熟悉。」

周恩來本來想提老狐狸，因為老狐狸自從討了一個二十多歲的「愛人」，一天到晚打瞌睡，帶他去開會，等於帶個木偶去，不怕他出怪主意，但活曹操既然搶先提出了王若飛，也只好算了。

毛澤東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說道：「恩來同志，你打電報去重慶時，有沒有問到赫爾利大使來不來？」

周恩來說道：「張文白回電說赫爾利大使來，我們在重慶辦事處也收到赫爾利大使通知，願來延安。」

毛澤東說道：「這不能作準的，到時赫爾利大使不上飛機怎麼辦？」

周恩來問道：「主席的意思怎麼樣？」

毛澤東說道：「要赫爾利自己打一封電報給我，才能作準。」

周恩來實在忍不住了，說道：「主席這個話我如何能向政府提出。」

毛澤東搖頭道：「防人之心不可無，恩來同志，你也在飛機上，我也是為了你的安全。如果赫爾利不來，我不去。」

周恩來無可奈何，說道：「我去封電報給張文白，請他私人設法，公開提這樣條件，會成為大笑話的。」

毛澤東說道：「你用什麼方式我不管，我只要赫爾利來延安陪我去就成了。」

散會後，周恩來發出兩封電報，一封是毛澤東上蔣主席覆電，答應前來重慶，一封是周恩來致張治中電，要求請赫爾利來封電報。

政府八月二十四日接到毛澤東覆電，二十五日即通過中蘇友好條約，毛澤東得到消息更加高興，向藍蘋說道：「這一回，史達林大元帥要記我大功一計，不是我答應去重慶，政府不會批准中蘇友好條約的。」

藍蘋說道：「我不理你記功記過，我要同你一趟去重慶。」

毛澤東問道：「你為什麼要跟我去重慶。」

藍蘋說道：「當然是為了照顧你的健康，這是

黨中央給我的任務，你要到重慶又亂搞男女關係，搞壞了身子，洛甫又要找我的麻煩。」

毛澤東笑道：「你想到重慶去玩，不必亂借題目，我到重慶是什麼身份，還能亂搞男女關係，又有那個女人能接近我。」

藍蘋說道：「有周恩來在，又有郭沫若，還怕找不到女人，不行，我非去不可。」

毛澤東摸摸藍蘋的臉，說道：「他要去是可以，但是，你必須要說出眞正的理由，我才帶你去。」

藍蘋想了一下，微笑問道：「潤之，你到重慶還回來不回來。」

毛澤東臉色大變，說道：「不回來？我還能死在重慶嗎？」

藍蘋上去捂住他的嘴，說道：「什麼死呀活呀的，也不怕犯忌諱，不准你再說。」

毛澤東推開藍蘋的手，說道：「就因爲有你，我也不能死，你說一說爲什麼要跟我去重慶吧！更要說淸楚我到重慶怎會不回來。」

藍蘋說道：「潤之，許多人都猜你到了重慶，老蔣會給你一個大官作，你就不會再回延安來受罪了。」

毛澤東大笑道：「這項推測有一半對，一半不對。」

藍蘋呶嘴道：「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怎麼還有一半。」

毛澤東道：「說蔣先生會留我在重慶作官，這一半是對的，但我不會留在重慶，所以另一半猜錯了。」

藍蘋說道：「老蔣既然肯留你在重慶作官，你就留在那邊不就好哩！又回來幹嗎？」

毛澤東說道：「我作不了主，還得莫斯科批准哩！」

藍蘋說道：「你既然去重慶作官，何必再理會莫斯科。」

毛澤東看看藍蘋，說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學張國燾，單身跑過去，我不會這麼傻的，這邊的事業交給誰，便宜朱德。」

藍蘋說道：「不論你回不回去，我都要跟你去重慶。」

毛澤東笑道：「跟去就跟去了，其實我一天也離不開你，你不去我也要帶你去。」

延安方面一切均已決定，重慶方面卻忙碌起來，張治中接到周恩來電報，毛澤東要求赫爾利去封電報，當時好氣又好笑。拿着電報去找王世杰，說道：「雪艇兄，你看這件事怎麼辦！」

王世杰接過電報一看，也不由得搖頭苦笑，說道：「老毛一輩子不知殺了多少人，他自己怎麼這麼膽小。」

張治中說道：「就因爲殺人殺得太多，所以才膽小，現在不必硏究老毛的心理，只說這件事怎麼辦！」

王世杰問道：「文白兄，你說怎麼辦！」

張治中笑道：「吾兄是外交部長，同赫爾利大使談，應由你出馬。」

王世杰說道：「我出馬沒有問題，問題是我同赫爾利怎麼談。」

張治中說道：「照實說就是了。」

王世杰搖頭道：「不能實說的，毛澤東雖是共產黨，到底還是中國人，我怕赫爾利把中國人都當成了毛澤東，不是要全體中國人蒙羞。」

張治中說道：「沒有辦法，毛澤東聲明赫爾利大使不去電報，他就不準備來。」

王世杰問道：「文白兄，到底赫爾利大使去不去。」

張治中說道：「當然去，還是赫爾利大使自己提出的。」

王世杰說道：「這樣就好辦了，你回周恩來一封電報，如果赫爾利大使不去，老毛不上飛機就是了，要赫爾利大使去電報，我們說不出口。」

張治中遲疑一下，說道：「萬一赫爾利大使臨時有事不能去，又怎麼辦呢？」

王世杰搖頭道：「赫爾利大使不會如此的，眞到了那一步，我們也可以告訴他，他不去，毛澤東不來。」

張治中說道：「那不是更丟人。」

王世杰說道：「誠然更丟人，但是，不到最後還不致如此作的。」

張治中也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好照王世杰的意思回了周恩來一電。周恩來拿着電報去見毛澤東，將原電捧給他看。

毛澤東冷笑一聲：「如何，我知道赫爾利大使不一定來的，這是國民黨擺的圈套，先架出赫爾利以安我的心，到時赫爾利不來了，我們已經到了飛機場，自不能不去，飛機到了空中來一個空中炸，不就完了，這是鬬澤巖降書的改良，我那會上當。」

周恩來不願多爭，說道：「現在就這樣決定，赫爾利大使不來，我們不去。」

毛澤東說道：「如果我們不去，馬上就發消息，指責國民黨設計陷害，幸而我看得出，未被害死。」

周恩來實在氣得火冒三尺，但是又不敢發作，只好點頭答應。

毛澤東送走了周恩來，也神不守舍，恐怕赫爾利萬一不來，就不能去重慶，史達林一定不答應，各方面也會羣起攻擊共產黨，國軍一定正式討伐，延安也住不下去，再逃只有逃去外蒙，轉去蘇聯，但想起史達林的手段，毛澤東也不寒而慄。

誰知這次事情的演變不似毛澤東想像的壞，八月二十七日從重慶飛來一架飛機，載來了張治中與赫爾利，飛機由重慶起飛時，即通知延安，毛澤東還不放心，親自到飛機場迎接，到了飛機降落，機門打開，第一個走出的是高大瘦長的外國人，毛澤東還擔心不是赫爾利。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19）

封侯

十四　聯合國接受指控　改番號另行整編

緬軍在沙拉及小猛布兩地戰場上，均同時遭受慘重挫敗後，舉國為之震驚，緬甸政府在憤怒之餘，對於平日同情國民政府的各埠僑領，橫施逮捕與打擊，甚至連累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軍馳援緬甸，解除英軍被日軍之圍，及仁安羌諸戰役中，國軍陣亡將士，在密支那所建立之公墓及紀念碑，均遭爆毀，其民族胸襟之狹隘，竟致罪及骷髏，誠令人費解！亦令人為之婉惜。

原本中國共產黨寄望緬軍能澈底擊潰李彌部隊，以安靖邊疆的心願，與緬政府希圖驅逐李彌部隊出境的心願，還要迫急，今見緬軍潰敗，尤恐李彌勢力日益壯大，而進攻雲南，所以再度向緬方提出建議和要求，容許中共軍隊越境配合緬軍，共同夾擊李彌所部，經緬軍詳加考慮後，始終懷疑中共包藏禍心，不敢輕率嘗試，但仍接受了次一項建議，向聯合國正式提出控訴，指控中華民國國軍侵略緬甸，並由中共照會各共產國家，支持此項控訴之成立，中共此時雖不能出席聯合國會議，但在會外力予奔走呼籲支持，致使此項控訴，一開始就聲勢洶湧。

緬甸政府指控的所謂國軍侵略案，依據事實，只能指出一千五百人的數字，我外交當局，徵詢李彌對此案的意見，李彌剖析表示說：「就事論事，中華民國政府，並未命令任何國軍進入緬甸，當大陸淪陷之初，僅有李國輝等率領約一千五百人，係在失卻指揮控制，斷絕補給的情況下，進入緬甸國境，這些部隊，深藏山區，政府既未曾以命令指示他們履行任務，亦無補給裝備接濟，事隔多年，政府對此部隊，已失卻控制及影響，根本可以否認此一部隊與政府的隸屬關係，再說這一部隊既未割據緬甸領土，另立軍事獨立單位，亦未存心顛覆其現行政府，而該部隊為了集體求生存而立足緬甸，何來侵略可言。」

美國認為在聯合國內，形勢已難阻止緬甸的控訴，遂提出建議案，由中、緬兩當事國，及美、泰兩關係國派出代表，於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五月間，在泰國曼谷召開代表會議，從事專一商討，將這一千五百人撤離緬甸國境的事宜，並迫使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此項議案的執行。

李彌眼看我政府代表軍政大員，不論在會議內外，對於美國的提案，總是逆來順受，百般遷就，討好美國，心殊不甘，因此，遂向我政府當局凍陳說：「緬甸之所以控訴我們，是因為看透了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打回大陸，所以便在議論上製造成眞正的侵略，假使我們有足夠的武裝力量向大陸進軍，有足夠力量眞能或顛覆其政府，這一項指控就不必須要提出了！邊區事件，固然帶給政府在外交上受到少許困擾，但也將因此使聯合國對我國的力量，重新估計一番，如果能有十個八個像李彌這樣，在外面製造同類事件，都被控告到聯合國去，各會員國對我國的地位，只有從高處去估價，絕不致濟受摒棄，而對我友好的國家，也會伸手援助我們反攻了。即使情況從壞處演變，到了聯合國必須派出部隊，強迫我們離開緬甸時，我們也應該向聯合國爭取大陸的生存空間，而不應該一起擠到台灣來，相反地，如果一定要把李彌部隊撤回台灣的話，恐怕今後我國派在聯合國的代表先生們，他們的冷板凳卻是長期坐定的了。」

李彌雖則費盡唇舌，力陳邊區在地理形勢上，是反攻大陸唯一的捷徑，但反對他的大員，卻把他的意見，斷章取義，予以曲解，不管李彌說得唇敝舌焦！也無法改變已成的定見，李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為了避免政府外交的困擾，亦為了必須保存反攻的力量，因此對邊區發出指示，除了對政府呈文具報外，把雲南反共救國軍番號廢除，改為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用他的化名董家仇行文，以避免緬方加諸中華民國政府的責任。

在這項指示中，着令所屬部隊，編為三、五、七、九，四個軍，第三軍以現駐留吉仁邦地區部隊組編而成，第五軍則將緬北部隊調駐猛撒而予組編，第七軍以原廿六軍所屬改編，第九軍則以李國輝所屬為基礎，至於一、二、四、六、八各軍番號，則虛懸以待吉仁、克欽、及撣邦族部隊予以充實。

參謀總長周至柔，根據李彌平日的主張，和這次改編番號的實況，向蔣總統提出報告略謂：「目前緬甸注視的焦點，正集中於李彌身上，如果讓李彌返回邊區，必將增加外交上的困難，且李彌已將番號改變，一旦返回邊區，政府勢將不能控制其行為，而又必須負擔其一切行為所引起的後果，故應嚴禁李彌離開台灣。」

在周至柔的心目中，認為能把李彌困留於台灣，就可以命令邊區部隊，撤退回台。所以必須事先向總統呈報備案，以阻塞李彌直接向總統請求回返猛撒的企圖。

在如此情形之下，李彌曾幾度向周總長請求返回邊區，均遭婉言阻延，後來只有親見總統，是出

返回邊區的請求。

蔣總統和顏悅色的說：「周總長已經向我報告過的，等待外交上的風波平息以後，你再回去好了。」

李彌此時亦乘機向蔣總統提出很多意見報告，但在此之前，他的一切主張，早有人在總統面前作過曲解，事先已有了先入爲主的觀念，又因外交上的現實問題，尙未解除，所以總統聽完了他的報告後，便直截了當的說：「你還是能和周總長多作協調罷。」

李彌這次回台，不惜委曲求全，滿懷希望，準備打開人事上的誤解，而能充實邊區的力量，及早實現反攻計劃，不料竟因緬軍欲置該部於死地，趁李彌來台，分兩路進攻，而被李彌部兩路擊潰後，腦羞成怒，幾來出乎意料的麻煩，使反對李彌的人，更有所藉口了，再回邊區的願望，因而日形渺茫了！

李彌既不能回返猛撒，回國集會的代表，則在曼谷等待監督撤退的執行。

然而誰又能知曉，邊區各部隊，原係李彌一手組成，該部隊眼看李彌滯留台灣，不免更增加了一層懷疑與猶豫，因此，對於周總長連續指示撤退的命令，卻想盡方法，藉故推委，使代行李彌職務的蘇令德副總指揮，亦感上下爲難，無以爲計之苦。

邊區部隊，自接到李彌指示後，在很短時間內，即將各部隊整編就緒，一般人全都能夠加以體念李彌用心之苦，不再製造政府在外交上的困難，聽候政府能爭取一項合理的撤退方案。

此時蘇令德副總指揮已到曼谷，由柳元麟副總指揮坐鎮猛撒，代行李彌的總指揮職權。

這些年來，柳元麟雖然追隨李彌，但一直坐守曼谷，督導後方辦事處業務，對前方軍事，一向未曾參與，此次受政府指派，又得李彌同意，來到猛撒代行總指揮職務，不難體會到，如果李彌不能返回猛撒，除了應付緬甸指控，必須依從聯合國撤退部份的部隊外，所留下的局面，政府將會命其繼承領導，然則，其內心十分明瞭，李彌一手組成的這些部隊，除了李彌本人可以指揮如裕外，可能任何人無法可以完全控制，所以事先必須和各部隊建立瞭解關係，以後方能言及其他。

李彌這次編組的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以第九軍的軍長李國輝爲主力，自從率部進入緬甸，在大其力孤軍奮戰，擊潰緬軍後，一舉而成爲邊區的傳奇人物，李彌到達邊區，又以此一部隊爲基礎，創造了這一龐大的局面，李國輝的部隊，也成了李彌的主力，這次編爲第九軍，除了原來統率的一九三師外，又把甫景雲的保一師，及李崇文的十三縱隊納入建制，另加上一些小股零星部隊，一時實力大增，論作戰力，保一師和一九三師的作戰紀錄，實非其他部隊可比擬，在進攻大陸及出擊沙拉與小猛布的諸次戰役中，這一部隊一連串有過很大的犧牲和功績，也因此而打下了目前的局面。

第七軍的軍長彭程，原是呂國銓體系下的幹部，大陸淪陷之初，二十六軍副軍長兼九十三師師長葉植楠，與二七八團團長羅伯剛，率部進入緬甸後，即返台灣述職，及至李彌到達猛撒大張旗鼓時，葉、彭、羅三人又分別回到邊區，成了二十六軍的主幹，因彼等三人，對呂國銓放任其子侄處理部隊經濟業務，發生極大的反感，因而繼離棄呂國銓，而到達李彌帳下待命。

李彌這次回台呼援，均和參謀總長周至柔發生歧見，這種歧見逐漸演變而成爲無法協調的對立，周至柔要拆垮李彌，必須要有一位繼任李彌的適當人物，在李彌內心的判斷中，呂國銓與周至柔原屬同一體系，以周與呂的接觸情形，更以當時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一向視呂國銓爲嫡系部隊所致，呂國銓很可能成爲周至柔心目中接替李彌的人選，因此，李彌這次整編部隊，派彭程爲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第七軍軍長，把呂國銓率領的二十六軍基礎，作了徹底的轉移。

第七軍由原屬二十六軍的九十三師及一六一師爲基礎，加上在鄉軍人所組成的兩獨立支隊，及十一縱隊，組編而成，其實力已足資笑傲一方，尤其是九十三師這一番號，在緬、泰、寮三國的人民心目中，具有悠久的歷史關係，對日戰爭時期，九十三師即在緬、泰、寮邊境阻擊日本軍隊的深入進犯，對日戰爭勝利後，呂國銓復又率九十三師進入寮都接受日軍投降，以後一直駐防與三國接壤的雲南邊區，與三國邊區的人民頻相接觸，種下了深厚的情感。

李彌部反攻大陸未遂，撤回猛撒整頓時，在卡瓦山區南邦河，及薩爾溫江之間，留置有八、九、十、十一、十三等五個縱隊，爲了指揮統一掌握便利起見，在邦央成立南薩指揮所，王少才負責就地指揮，以後，爲了符合接應大陸反共力量，及指向大陸突擊，改名爲滇西指揮所，王少才推舉副總指揮之一的李文斌出任該所主任。

李文斌原係滇軍宿將，北伐時期的旅長，李彌在電報以及行文的字裏行間，對這位宿將特別保持適度的尊敬，使這位年高的老將，因此坐守叢山峻嶺間而能奮勵不倦，到了蘇令德副總指揮代行李彌職權時，李文斌對於一般命令指飭的口吻，深感不滿，一氣之下，便向在台的李彌報請短期假回返猛撒。

時值沙拉戰役之後，反共大學軍官大隊已行結業，李文斌遂以電報力荐軍官大隊長段希文，出任滇西指揮所副主任，在李文斌未到職前，由段希文代行其職務，經李彌在台灣電覆准許後，段希文即啣命前往卡瓦山區旅新坐鎮。

段希文到達卡瓦山區就職後，整個邊區已捲入撤退的浪潮中，李彌指示集中部隊，緊縮駐地的原則下，滇西指揮所奉行總部命令，誘導緬北部隊，向猛撒地區集中後，即奉命編爲第五軍，指揮所改編爲軍部，段希文被任命爲副軍長，軍長一職，則任命尙在緬南的李彬甫擔任。

第五軍轄下的三個師，由李文煥的第八縱隊，馬守一的十二縱隊，及劉紹湯的十四縱隊改編而成，以上三縱隊在邊區有着深厚的淵源及優良歷史，也各有其特殊的背景和生存條件，在李彌初時派出的眾多縱隊中，經過兩年多時間的競相擴展，已顯出這三縱隊的實力，較諸其他縱隊，遙遙領先，現在編入第五軍建制，使第五軍成立了一個實力充沛單的位，論作戰紀錄，固不足與第九軍爭衡，然對邊區的適應性，卻較其他各軍爲突出。

抗戰武術談

抱石獅神威服同門　搭渡船虎功降莽夫

他老父這幾句話，不知是譏諷姚家的武術無料？抑或是滿懷慈悲心腸？或許是雙關語也說不定，但看他滋油淡定，一口咬住烟斗，嘴上不住講着話，當然是藝高人膽大之輩。這場打鬥中，豬仔客使出的功夫，是用捲風車式手法和腳法佔多數，但看姚家武師們手持木棍器械上前，被他一捲一扭，木棍均被打落，再也抓不住；有的被他起腳一踢，立即震落在地上。雖然如此，但他始終未還手擊傷姚家打手，可見豬仔客武功雖高，存心卻是忠厚。

一場打鬥下來，豬仔客的身邊堆滿了木棍擔挑；由此可證實，姚家全族雖然在萍鄉縣城稱王稱霸，但他們竟然打不過第六區豬仔客兒子一個人，這就是說：上栗市第六區的武術成就，可算是萍鄉之最高者！姚家不過是虛有其表，枉作胡為而已。

在第六區的武術行中，還有兩句流行語：「易與符的腳法、王牛久的牽送」。這王牛久也是第六區一位有名的武師，他這手「牽送」功夫，更是厲害，已練到了得心應手的地步；和他較量的同行輩，很少不敗在他這手「牽送」絕招之下的。至於易與符的拳掌功夫，除練得好之外，其中一路一百零八腳的腳法，更是得到師傅的真傳，踢出的腳法，如同發連珠砲一般，每一腳均能巧妙連環運用，真是威力驚人，所向無敵！

一次，易師傅去某地訪友，路經一道河流，須乘搭渡船才能到達彼岸，適逢這位撐渡船的船伕，是一個年輕力壯喜愛練武術的青年。那天他看見易師傅遠遠行近碼頭來搭渡船，他就存心想和這位武術師傅開一個玩笑，他暗想：不要以為你武功好，在上船時要你吃我的虧。因此他預先將綁船的繩索解鬆挽在手臂上，雙手抓住一根撬棍，將棍頭抵住在船底邊，站好馬步，手中暗暗運勁，專等易師傅行近船邊上船時，一隻腳搭上船邊，而另一隻腳尚未踏上船之際，他就用力將船一撬動，如易師傅失去重心，必定要使他跌一大跤。這惡作劇的船伕，自以為能將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師傅成為落湯鷄，該如何的開心呢！

豈料事情並不如此所想像的開心，船伕的如意算盤不但未打响，反而弄得自己狼狽不堪。原來易師傅提右腳搭上船邊時，已看穿了船伕的鬼計，可見他很機警的；當發覺船伕有了陰謀，已立即暗中運勁，將右腳勾住船邊，而將左腳踏住岸上，索性不移不動，運用他的紮樁練腳法的功夫，勾穩住渡船，好似萬斤重量！任這船伕用吃奶的勁力來撬，這條渡船好似生了根的牢實，竟分毫也撬不動；撬得他頭筋暴脹，滿臉通紅；至此地步，他居然還不知難而退，反而老羞成怒，竟然不顧一切後果，提起木棍朝向易師傅勾住船邊的右腳，一棍打去！他想：你的功夫好，勾住我的船撬不動，一棍將你的腳打斷，我總可以推船落水了！這個船伕的野蠻行為，當時早令一班已上船的渡客們心中不值，如今看他用此毒招，均暗中替易師傅擔心。

誰料事情變化難測，那船伕木棍橫掃而來時，好一個易師傅！他並不閃避，祇見他迅速提起勾住船的右腳，居然迎向掃來的木棍一腳踢去！當木棍與腳互相碰撞時，由於腳法威力太大，震撼得船伕雙手又痛又麻痺，當然再也抓不住木棍，一根碗口粗大的木棍，飛快的跌落河中心，在河水飄流中隨水冲去矣！

這一着嚇得船伕屎滾尿流，他急忙上前告饒，求易師傅恕他無禮之罪，易師傅對着這無知的莽夫，一笑置之！顯出他的寬宏大量，更令眾人敬服傾倒！

當時是冬季，岸邊河水較淺，船伕失落了撬棍，船身負載又重，船伕雖用盡氣力，還是推不動渡船落水；易師傅見此情形，即叫船伕先上船，他自己站在岸上，用右腳搭住船邊，稍用力一撐，該渡船就似箭一般直向河中心射去，同時易師傅立即一縱步，跳上渡船，身法巧妙已極！如飛鳥般輕靈，落在船頭上，並無一點使渡船發生震盪，真是輕功硬腳兩雙絕！

武藝高深的易與符，在偶然的場合，表露出兩手絕技，讓同船的人見到，後來就很快的傳揚四鄉，遠近皆知易師傅武功驚人！是鄉民們津津樂道的談話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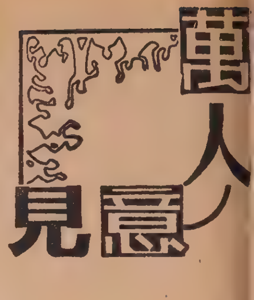
還有一次，易與符師傅在上栗市鎮的朋友店中晚餐，在坐四五知己談得興高彩烈，酒興正濃時，朋友忽然提出請易師傅表演一手絕藝，給我們開下眼界也好。那天易師傅亦特別高興，同時在坐幾位，均係有身份的友好，既承他們誠意相邀，他亦不便推辭。

主人家的商店是經營南貨業的，每年冬令，必定要購買一批包貨的粗草紙（俗稱大捆紙），每捆約八九十斤司馬秤，這種草紙我家紙廠也有出產，是製造編爆紙揀出來的，粗糙下腳原料所製造的紙；每屆年終收工前，要將原料池裏面清理，免堆塞佔地方，就完全用來製造此種包貨草紙；到了第二年新正元宵後開工時，各處顯得清清爽爽，故此各商店如冬季不購買存儲包貨紙，平時是很難買得到。

且說易師傅看見廳堂一邊堆了很多大捆紙，他靈機一觸，就請主人家安排兩位夥記站在樓上樓門口，樓下也要兩位工友搬大捆紙。街市商店二樓是主要堆貨倉庫，樓門濶大，不過比鄉村的樓要高。易師傅對幾位工友說：「今天我幫你們將這堆大捆紙用腳踢上樓去，免得用彈葫蘆繩索，一捆捆的扯上去。」

（未完）

張仲仁



中共統治大陸已廿六年了 老百姓鶉衣百結食不果腹

這麼糟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

編者先生：

我是避秦來港的難民，住香港已二十五年了，初時到港，自然舉目無親，為做坭工、打石子來解決低微的生活，然而到了自由地區的香港，中共暴政卻無奈我何了。不久即寄了家信回去，告訴家裏的人我某時到了香港，請家人不要掛念，但久無回信。但我去信家中人畢竟是看到，約畧於一年之後，家裏有信來，卻也不敢說什麼，隔了幾年的來信，才在來信中透露：自你走後，家裏房子已沒收，即所住老屋，亦被人民政府封鎖，趕我母子出去，到附近橫直不到十華里的村莊，沿門托砵討飯食，按此即所謂「掃地出門」也！

那時三個男女孩子還小，大的男孩七歲，中的女孩四歲，小的男孩二歲，到了共黨頭頭劉少奇做大陸「國家主席」的時候，對逃亡者的家屬是寬一點，大兒子十八九歲，有一個不避嫌疑的遠親的女兒，嫁了給他，那時向住在香港的我，要錢要布，要新舊衣褲鞋襪，以及麵粉豬油等，才能把老婆取回來。

大陸赤區的政治氣候，是變幻無常，一時較鬆一時緊，到了搞「文化大革命」，紅衞兵串連搞得漫天烽火的時候，家中不敢來信了，此間寄回去的信也被沒收，滙「人民幣」二十元三十元的欵，也被沒收。小兒偷偷地再來信，他說為什麼這幾年來，不見父親一文錢，也不見父親一個字？因此我才知道，這是被共幹人民公社沒收了！

「文化大革命」漸漸過去後，它們吸取外滙，政策又有所改變，家裏來信要物要錢接濟生活，要錢醫病，寄藥寄布小包裹等，又復通行，現在二女兒早已出嫁，三男亦已討親，除二女兒出嫁，獲取我的較少外，三男兩年前結婚，就所費滙出欵項較多了，這個多，即是「富家一席酒，窮漢半年糧」的多，我們在港為人打工，月收待遇五、六百元，滙出了港幣三、四千元，也就為數很多了。何況又還再加上生油呀、布呀、中西藥品呀。

我們逃亡人家留在鐵幕的兒女，是被共產黨壓迫得「永不超生」的，除開給他讀了二、三年小學畧識之無外，一輩子做了農奴，過其牛馬不如的生活。雖然貧病交迫，一個個都有一身病，不是水腫腳，就是肝炎病，只要他能食得一根蕃薯下去，農村有什麼勞役差派，原來貧僱農出身的不要派出，我們的兒女即首當其衝。

我們在大陸中國，一向以農業立國，現在還是以農為本位，但過去的農村農民，是有所謂「半年辛苦半年閑」的，每年到了冬天，農民總有一點休息，也有一點什麼娛樂的時候，可是現在接得小兒來信，他們兄弟等，都要帶着油鹽柴米，捲着實在不可能分出的破棉被，去參加四、五千人集體勞動的地方修水庫去了，自己耕作出來的糧食被徵發殆盡，有三幾個小孩的人家，出去到岳母家去一晚不能回來，都說對小孩子他老婆照顧不周全，而發生毛病，現在被徵去修水庫，起碼二、三十天，因為來信說：他們要等到農曆新年才可以回來。贛北地區，每年冬季到翌年正二月，都在冰天雪地的時間多，你看以農民為芻狗、壓迫得不眨眼的中共政策是什麼政策？逃亡人們的家屬兒女，一向住在城市的，使遣解得五陵星散，到偏僻農村安居落戶，一向住在農村的

又甲地調乙地，乙地調丙地，共黨是怕農民，一有餘閒，就會商量造反，做其不利於彼的行動嗎？何以秉政者，不知道「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嗎？「民亦勞止，迄可小休」，中共統治中國大陸，足足已二十六年頭，老百姓鶉衣百結，食不果腹，將民脂民膏，鋼削得輸出其他小國，香港的大陸國貨公司，琳瑯滿目，似乎應有盡有，家鄉老百姓，十、九個來信要這樣，要那樣，大部份藥材出自中國，多的人家中來信，要虎膏呀，要驢膏呀，要高麗參呀，要當歸呀，要天麻呀，要杜仲呀，要什麼，要西藥呀，……總之數不勝數，種種饑餓輸出，逼老百姓「民及爾偕亡」，有說道：「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中共眞有辦法，眞的是：「凍死蒼蠅何足論」嗎?!

讀者：朱式萍上

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今不如昔蕭條黯淡
四大百貨公司變爲陳列品商店

編輯先生：

拙函刋於貴刋之後，很多我的朋友很有興趣於「國民外交」一語，並盼領畧其要點。其實「國民外交」並無固定的形式，而其天地之廣，無處不在，我將於另函中試抒己見。

在中共鐵蹄下的亞洲大都會上海的慘象，眞是令人淒然。我於十多年前曾居上海一年許，住在閘北地區一個親戚家。我本華僑之後，家有恒產，爲免受勞役及捲入其組織，玷汚我一生，我常旅遊上海、天津、北平、武漢各地（各地均有同學、親友）而專等機會來港。那次我由廣州乘火車往上海，於抵達上海車站下車之際，舉目一看，車站內外，站滿了中共便衣特務（大陸的老鄉當然看不出，香[illegible]人面口的我一下子便被注意了。我表兄在車站接我，多年不見，風趣的他已變得風霜盡露、沉默，對事物失卻興緻。當晚在表兄家與衆親戚見面，叙舊並閒話家常。我發覺在上海的廣東人都十分眷念廣東地方的一切，但重返廣東生活，則談何容易！數十年的移居上海，一切都似乎已被固定下來，孩子、媳婦，都已上海化。

我表兄帶我在上海各處出入，我發覺那個名噪國際的昔日「世界冒險家樂園」的上海，色澤暗然無光。外灘和以前各租界的高樓大廈，因爲中共的侵佔、「管埋」、藍衫、灰衫，出出入入，和掛着種種紅布共產標語都已黯淡無光。入夜燈光更黯然，昔日燈紅酒綠，笙歌旦旦，在公園裏長[illegible]臉上，可見眷戀舊的回憶。

各種路名，已改爲共式的新名，如什麼「延安西路」等等臭名，昔日霞飛路等令人有文藝感受的路名已被「主席」「革」了命。

處於長江三角洲，中國南北，物華聚集的上海，依共式的一個詞——「供應」（卽衣食百物之應市）簡直差如三年八個月的香港！（這還是中共特別爲上海作特優的安排了呢！）

衣着——上海人已粗衣麻布，全着「解放」裝，我甚少見上海人穿好看的皮鞋，有的都是大陸粗製，欵、型、質均土化的皮鞋，若干人不論晴雨均穿一雙元寶型類似鞋套的黑膠水鞋——而且不穿襪子。大部分的上海人，穿的是今日香港左仔標誌，李小龍打功夫時穿的那種有橡筋頭的黑布鞋（那是上海的特產）。上海人竟沒有正式的雨傘，人們用黃油布縫製的大如沙灘傘的所謂「雨傘」，大街小[illegible]分由各種因公湧入上海的中共軍則穿粗絨軍裝，「大搖大擺」，如大鄉里出城，在上海各處逛。我審視，有些舊日穿慣上等高跟鞋的婦女纖細的腳，今日改穿一如本港紗廠女工的布鞋。

食——食的一項，對一向識享受的上海人，中共是施予簡直的饑餓政策。上海的小食店之多，在昔日是有名的，如今已全被「革」了命。飯店，每天定時營業極短，全部要「票」又要錢固不消說，排隊輪候就要了你的命！一輪「供應」，過時「自誤」。

在上海，早晨能有碗豆漿、油條，可謂「幸福生活」的了。因爲大批各方逃荒饑民湧入上海，其結果到處搶購，什麼都缺，我的親戚排了五天都輪不到一塊重不足四安士的葱油大餠！上海虛有其「咖啡室」，你永遠喝不到一杯像樣的「咖啡」，牛奶已[illegible]

上有一兩間廣東甜品舖子，專賣一些芝蔴糊、綠豆糖水之類，上海人都往那裏擠，搶着輪買。

這裏附帶談一談上海人的精神面貌。人們都知道在香港，上海人到處打着「上海××公司」、「上海××公寓」的招牌，好像值得誇耀似的，在上海卻永不見這招牌，相反的，冠以「廣東××店」、「廣東××樓」，在那兒，廣東菜色大大吃香。上海的江浙人士，內心極之欽羨廣東人，他們好交結廣東人，愛吃廣東菜色，（多只會欣賞到义燒爲止）。上海最繁榮的中心，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是廣東人的天下，如今被中共改爲「國營百貨公司×店」，貨物是陳列用的，上海人只有看的分兒。試想，「高級糖果」之「松子糖」竟賣人民幣二十多元一市斤，誰吃得起？在上海時，個個上海人叫我「邵廣東」，不斷査詢廣東和港澳的一切，但鑒於在火車目覩中共「便衣特務」之多，我多虛與週旋。總之，一百個上海人有一百個心焉嚮往於來港澳。

有一次，我和舅父前往南京路一間小餐室裏相會，同席有三個人（連我四個），吃的是清茶和粗餅（可笑得很，其中一人自帶家中粗製米餅一個前往茶叙），下面是一段我淸楚記得的對話：閒話日常，轉入大家開心的「時事」。

「那邊要過來了，阿拉朋友在香港寫信來說的。」一個姓林說的。（那邊是中華民國政府之意）。

「和近有交關大的事要發生了，濃咖啡吃過了？」另一個不憶其名的朋友問我舅父。（原來這是一句暗語，其意是：「你收聽過英國廣播公司的播音新聞沒有？」英國廣播公司簡稱BBC，我對咖啡牌子是外行，我不知有沒BBC這牌子，但卻有S&W這牌子）。

在他們的暗語式的談話中，對蔣總統稱之爲「他」，語帶崇敬而懷念，對毛澤東鄙稱爲「一擲頭」。關於大陸民間稱毛澤東，有頗多可笑的事，我聽說，中共通令出口豬隻往外國，不得稱「毛豬」而改用「生豬」，（事實上「毛朱」音同毛豬，比毛豬差勁得多了）以前大陸百姓一向叫「毛豬」，今日台灣對豬隻也一向稱「毛豬」的。很多成語、詞語，涉及毛字，皆予規定改用或禁用，例如：「匪盜如毛」一詞不准使用，這眞是可笑，也可見中共對人民的膽怯。還有，朱子的「拔一毛而利天下」這句有

萬人協會春節遊泰團

由萬、曾兩會長領隊

於大除夕啓程飛泰

萬協爲聯繫會員之間友誼，增廣見聞，娛樂身心，與本港信譽昭著，辦理旅遊事業經驗豐富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繼聯合舉辦元旦遊泰團後，再聯合舉辦春節曼谷、芭堤雅五天遊覽團，由萬人傑會長和曾憲光副會長領隊，並於年三十出發，（年初四由泰返港）凡會員及會員親友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費用港幣一千二百五十元，報名截止日期本月二十七日，報名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人說過，在大陸也被「鬬爭」！

行——上海的行，和廣州差不多，沒有私人擁有小汽車，那些的士，改用中共自製「蚊型」小車，其馬力比不上香港一架電單車。中共拆去了有軌電車，改用俄式無軌電車。但，上海的火車站可算熱鬧了，擠滿了各地逃來上海搶食的難民！

讀者邵振光敬上

冷落了江青

（龍舟）鄭秀堂

眼定定，氣煞江青。中共四屆人代，爆出了冷馬連贏。呢個再世武則天，多麼掃興。一心以爲鴻鵠將至，點知掉盡鈴鈴。（陰平）當年文革雌威，誰不恭敬。今日大權旁落，文化部長都冇法撈成。可惱一班嘍囉，全不聽命。反將對頭擁護，怎不氣壞嬌英。眼看痴肥老公，后樣氣得要命。嘆氣連聲，形單隻影。莫不是自知罪孽深重，喺處暗自擔驚。抑或怕那老命不長，丟下阿嬌無倚拯。受人磨折，慘過遊刑。更怕遭受鞭屍，遭遇斯太林情境。眞薄命。今晚明燈空對，夫妻垂淚到天明。

冷眼看中共

中共四屆人代，秘密開張。一輪烘亂，草草收場。事前派系爭端，欲將肥肉搶。以至拖延日久，幾乎把事弄殭。畢竟醜婦要見家翁，冀邀世人體諒。因此一群小丑，急忙粉墨登場。周恩來再掌實權，又打了一場所謂大勝仗。氣得毛酋騰騰震，碌大雙眼發青光。查實共黨欺壓人民，週時撳住搶。人民衣不蔽體，家無隔宿口糧。究竟誰個當權，都係咁混帳。只有消除共禍，至得天日重光。中共就快崩潰支離，不妨冷眼來觀看。非亂講。自古有話德者興昌，敗德者勢必終亡。

打倒毛賊

才是大丈夫之仁

萬人傑先生：

今期讀「牛馬集」，拍掌叫好，當浮一大白。他時專集，當以這段壓卷。

夫大叫收容者，婦人之仁也。打倒毛賊者，大丈夫之仁也。昔子產以乘輿濟人，孟氏譏其不知爲政。假使能收容百萬人，亦何補於七億人民之陷於水火？

吳惠農上

匪徒不見棺材不流淚
港府治亂世須用重典
殺一儆百執法者不應處處仿效英國

編輯先生：

「亂世治安用重典」，這是中國人的傳統法治觀念，也是香港市民所希望的。香港治安之差，與那些假道學所謂人道主義者有關。俗語說：「不見棺材不流淚」，如果其子女遭毒手，是否會寬恕兇手？說來不過表示：「人之初，性本善」之原理，去寬恕及解救不法之徒！

近年來，每年兇殺案超過百宗，看來仍有增加之勢，這是否因「殺人不用填命」有關？或窮極而兇？試看近年來殺人兇手初判死刑，但港督卻改判，寬恕及輕判十年而已。

英國本土，愛爾蘭共和軍，在倫敦隨處放置炸彈，英國議員亦有大喊恢復死刑，若非保守黨阻撓，早已實行愛爾蘭共和軍的暴行，以致演變到英國如處於無政府狀態，咎由自取。

打家刼舍的，亦不過被判三數年而已，其他小偷，攔途搶刼的三數月至一年，你說香港法律是否仁慈？小市民可苦了！比不上濶佬，出入有大房車，跟班及摩囉差看門口，家門寫着「內有惡犬」！

吾有友，業經紀，去年在街頭，會多次遭搶刼，前後損失千多元，不[illegible]償，港府管不了你失去多少，在匪刼來說給警察拿到，只不過判獄一年半載而已，而且有「皇家」飯吃，結識一班新人，將來擴大其不法行徑。

香港就是太自由，但不甚民主；四百多萬人，生命財產全在港府若干特權人士手中，你說反對，他們卻贊成，除非民情洶湧，不能不暫停止表決，否則，為何每年死於非命以百計，仍不恢復執行死刑？

環顧東南亞各國，那有像香港這麼「仁慈」？澳門雖沒有死刑，但解往帝汶島開墾，勤勞者有生計，否則餓死亦無人理會；香港一味追隨英國，好的榜樣為什麼不向英國學？英國難道有交通警員胡亂開槍殺人嗎？警員開槍難道必須擊中要害嗎？

若說「出於自衛」，為什麼經常有警員失去佩槍！警員對待匪徒，如果出於自衛，也只能擊中匪徒的手足，對待小販，甚至動槍，「警員守則」難道沒有什麼？沒有規定在某種情勢相逼下出於拔槍自衛的麼？

話說到台灣，實行「治亂世用重典」政策，打家刼舍，殺人放火或強搶者（嚴重性）死，其他攔途搶刼、傷人者判終身監禁、或十年至二十年[illegible]禁。曾到台灣遊覽者皆知；台幣最高額一百元，如果月薪八千元（普通技術人員月薪，文員約五千元），即出糧拿八十張百元紙幣，唯一用報紙包着拿回家裏，試看這麼明顯的吸引，一年裏只有十次，八次發生搶刼，而刼匪多數難逃法網。

本人在台時，有兩港青年在台北搶錢，只搶得千多元台幣，換來監獄十四年。為什麼這麼易給捉着，因路人羣力捉拿，只要有人喊着，男女老幼皆會協力擒匪。這是因民族意識，捉着的會用重典，警方毫不使證人費時失事。刼匪在報紙、電視亮出其真面目，不像香港用報紙蓋住匪徒面孔，既然鋌而走險，那怕露出其真面目。

去年報載，台灣王某乃行政院長蔣經國表親，因貪污百萬台幣（港幣十餘萬元），而被判終生監禁，法庭並非因表親關係而寬恕其罪，這是國有國法，表明台灣在政治上的清明。試看葛柏解回本港，將來判監多少年？貪污數十萬至百萬，（編者按：法律進行中未能妄加猜測）。

去年曾發生有港僑帶毒品往台，結果被判死刑，又多人串謀在地盤偷運鋼筋數百擔，結果主謀處死，其他判終身監禁至四年徒刑不等。在台對阿飛，以剃光頭作警告，如打架滋事等皆如此處置。

台灣戶口辦得很好，住某區某里

封淑英 詞章

直筆　虞美人（回文）

誅心直筆剛如鐵。敵折輸贏別。辨明非是感忠言。盡力敢拔權貴可能難。　承擔重任兼勞怨。眾為誠真見。惡攻邪伐義當爭。壯志似吞狐去振威聲。回讀

多嬌　虞美人（回文）

新翻樣點梅妝妙。恰可人年少。似花如月放清華。閃閃亮流光彩滿衣霞。　頭搖玉映金搖步。日亂休輕舞。霧拖煙曳佩環飄。下界會郎仙女好多嬌。回讀

人傑良友一笑

，該區警察派出所皆有存案，如搬往別區，要向該所報告。如居住飯店（酒店），要出示身份證，酒店將客人名單交派出所，再查客人裏有無嫌疑犯，如果犯了法，根本無法逃走，因流動戶口亦要呈報，民間與政府密切合作，故罪案減少。

自由民主國家，絕對不像共產國家，尤其是中共政權，用嚴厲手段對付人民（但亦有小偷及三隻手等事發生）。人民過得舒適安逸富裕，誰人甘願作賊！所以港府應體恤民間，處處要爲市民着想，才能撲滅罪惡！

例如：目前百業不景，失業太多，爲了賺錢餬口，養妻活兒，要在街頭擺攤子，但政府不准，拘拿及「走鬼」情況常可見。港府可否設法安置他們？例如：在某地區設夜間攤子，可自由擺設，港九不少球場，可以利用，如因過人太甚，又沒有辦法解決時，只有鋌而走險！

在此艱難關頭，港府應抑制物價，不准公用事業加價，密查該等公司財政。事實上，現在物價分秒不同，如某種奶粉，官塘某藥店現已提高每罐九元五角，十一月底只售八元，戲院票價漲得厲害，以前前座一元二角至一元五角，現在則三元，所以本人兩年來只看過一場電影，那是表揚張自忠將軍忠烈殉國的「英烈千秋」。

希望只是希望，但失望的總是小市民，難道一九七四年是苦年？港府無法消除小市民的苦！苦上加血，只有小市民知道味道！

周來生上

「人民畫報」反秦圖文
陳勝吳廣「揭竿而起」

正當毛澤東極力「揚秦」之際，中共「人民畫報」在上兩期中，卻刊出一張陳勝、吳廣起義反秦的畫面。這顯示大陸共區反共、反毛的人士，又以「古爲今用」的手法，號召廣大農民——「揭竿而起」，反抗毛澤東的暴政。

刊出這張畫面的「人民畫報」，是去年十一月出版的第十一期，這幅畫與其文字說明載於該刊第三十頁和三十一頁。

毛澤東從前年「批孔揚秦」以來，不但對秦始皇崇敬至極，而且以「現代秦始皇」自居，並自供其暴虐「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例如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一次集會中說：「他（指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

這幅畫是由中共「中國歷史博物館」供稿，作者是姚有多。

這份由中共「人民畫報社」出版的「人民畫報」，其「印刷者」，是中共「北京新華印刷廠」。

「人民畫報」在這幅以「揭竿而起」爲題的畫下面，配有冗長的說明文字。

首先它說：公元前二〇九年，中國歷史上爆發了陳勝、吳廣領導的第一次農民大起義。

接着指出：當年七月間，陳勝、吳廣等九百多個貧苦農民，從淮河流域被征發到千里之外的漁陽（今北平附近密雲縣西南）一帶戍守，當他們路經大澤鄉（今安徽省宿縣西南）時，遇上滂沱大雨，道路不通，只好停留下來，無法按期到達漁陽，依照秦法規定，誤期就要處死。怎麼辦呢？於是陳勝同吳廣商量說：「如今逃跑是死？起來造反不過拼它一死，都是一死，不如拼死造反打天下！」計議已定，陳勝、吳廣機智地殺掉了押隊的秦朝將尉，率領九百多個貧苦農民「揭竿而起」，一支以陳勝爲將軍、吳廣爲都尉的農民起義軍很快就組織起來了。

這段說明，顯然是在以我國歷史上的著名的「揭竿而起」來提醒大陸共區人民，尤其是農民，希望他們起義殺死共幹，反對中共橫征暴歛勞役人民的苛政。

這是中共報紙和刊物自去年七月以來的第二次刊登反毛的作品。七月二十三日「光明日報」在第二版「刊出一篇『韓非子，孤憤』註譯」的文章，其譯文以「古爲今用」的手法，將攻訐的矛頭影射到毛澤東、江青等身上。

這份「光明日報」曾被中共下令就地銷毀後，並改版重印。

電話加價不合理
政府應重視民意

編輯先生：

電話公司加價似乎不合情理，現工商百業凋零，何嘗不是虧蝕，電話公司有數千萬元溢利而不滿足，是何居心，恃有專利權無有人爭奪，爲所欲爲；有關當局應重視香港工商業與市民間反應。

諮委員會閉門會議，不公諸大眾，是何居心，某君「二戶用一個電話」之說法，荒謬無稽。是否只顧私人利益，不理多數人負擔昂貴電話費。

電話乃公用事業，不應大幅度加價，希望港府取同在英國儲備金投資電該公司事業，收回官辦，取消專利權，儲備金既可保值，免受貶值損失，亦有溢利可圖，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亦解救目前工商業與市民困境，免負擔重額電話費，實爲公私兩便。

不平人上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一個在茫茫大海中漂浮的人抓到一條海草亦不會放過求生的機會，先生經世故，博學多才，定能給一位站在彷徨十字街頭上，不知何去何從的，給與一點神聖明燈。

晚譚祥瑞上

（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但令弟的不幸已成過去，無可挽救，爲今之計，只有力勸父母達觀；自己努力奮發，彌補他們失去的愛，將來你有了成就，父母也一定老懷大慰的——萬人傑）。

電話費又加

電話費，又要增加。呢排輿論，密亂如麻。大家猛咁來彈，唔嬲就假。事關年來物價，不斷增加。工業逐漸萎縮，商業人人睇到化。市民生活困西，個個「依」起棚牙。難爲有個議員先生，重話「可以兩家人用一電話」。此議一出，群情汹湧盡喧嘩。有人即刻駁說：「不如兩人娶一老婆，更加慳皮重好卦」。違反香港市民生活習慣，的確矇查查。生活節儉與共生意經，應憑原則衡量至得㗎。豈可乘機博亂，成日要加。政府有關部門，應聽大眾市民心聲話。不准立亂來加價。穩定本港工商業，這才有揸拿。

（鄭秀棠）

遭逢不幸萬勿頹唐 奮發向上報父母恩

萬先生：

數月前，知道孝昌兄不幸，深感不安，余等一直爲他祈禱。

世事難料，數月後今天，一件慘劇竟降在我家。

在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我親愛的弟弟譚國輝，十七歲，回學校上課時，在界限街下車，被一巴士輾斃（有關詳情，貴報記者張錦昭知悉），余等當然悲慟欲絕，最傷心的是家母，她接到消息，到醫院看見一幅恐怖的影像，深深刻入其腦海，暈倒多次。雖然，任何人失去生命，都不願意，但事實上，如是我是死者，母親不那樣傷心，因爲我們家庭成員中，弟弟最具前途，給與父母希望最大，（他今年F．5，打算明年會考後，赴加拿大升學），弟弟成績在前十名，而且陳樹渠紀念中學，文學會的幹事，乃是學校的風雲學生。他不但成績好，最難得的是孝順，尤對母親爲甚，每當他溫習至深夜二時，幫母親蓋被，才自己就寢，每天吃完隔夜飯餸就上學（不讓母親知道），弟弟更替四名小孩補習，以助母親經濟。他的長處太多，我是兄長也感慚愧、自疚。母親對弟弟希望太大，當在短短的一刹鐘內，竟將她一生希望成爲泡影，由弟弟遇難至今，母親一直以淚洗面，暈倒多次，每當下午六時不見其子放學回家，早上起牀，不見他在牀上，更呼天泣地，悲慟摧心。作爲他大兒子的我已盡力量勸解，也對事無補，束手無策，甚感徬徨。家父精神也開始混亂，我對着此情此景，更吃不消，頹唐不振，惆悵之餘，執筆向先生，望能給我一點光明指引。

故國書懷（浪淘沙）

雁聲

羈旅望神州，欲語還休。桑梓靄靄日悠悠，道路心聲徒以目：痛恨商紂。

鳳穴宿鴟鳩，燕雀遨遊，莫愁松柏被花羞，且看嚴霜天上降：獨有松留!?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歲晚書懷　梁積臣

旅美數月，私務未妥，不克返港，賦此向各親友致意。

㈠臘鼓頻催又一年，避秦海外羨神仙；更新除舊應佳景，橘綠橙黃在眼前。

㈡偷得浮生向美遊，山明水秀眼中收；庭前兒女家常事，晚景堪娛樂唱酬。

祝祖霞壽（作詞及曲）　梁景堯

庭梅吐艷，籬菊飄香，親朋歡聚一堂，共醉千觴。祝壽無量，獻壽無疆。日月齊永光，快樂康強，願祖霞壽添百歲，願祖霞才豪四方。事事酬心願，世世子孫昌，酒杯叮噹相撞，笑臉呵呵相向，恭喜恭喜，身常健，百福千祥。

作曲　梁景堯

祝祖霞壽　梁景堯作詞及曲

庭梅吐艷　籬菊飄香
親朋歡聚一堂　共醉千觴
祝壽無量　獻壽無疆
日月齊永光　快樂康強
願祖霞壽添　百歲
願祖霞才豪　四方
成就事事好　子孫世世昌
酒杯叮噹相撞　笑臉呵呵相向
恭喜恭喜身常健　百福千祥

劉夫人梁景堯女士，擅長音樂，學識高深。所作詞譜，音節極好，日前劉先生令誕，夫人譜以爲壽。壇主註。

東羅教授　香林粲正　楚雄

先生家世本書香　述作如林耀典章
鑄史鎔經明治亂　窺今探古洞興亡
枌榆叢集揚文獻　國父源流攷據詳
一代宗師敷德教　萬邦弟子列門牆

附記五句爲敝邑興寧先賢叢書，都十餘卷，現已出版九卷，分存世界圖書館、國史館、客族總會及各書店代售。六句國父源流攷係先生精心傑作抗戰時已出版多次，已付存史館。八句先生曾掌教中山大學、香港大學及應聘美國西德講學而言。

懷董壇主　力行粲正　楚雄

曾聆舌戰蕩狐疑　豹略無倫是我師
用火周郎嫻妙算　請風諸葛展奇思
騷壇題品成佳士　慧眼掄才啓後知
天下英雄餘幾許　瓣香私淑已多時

次前韻東袁教授　飛翰粲正　楚雄

每從問字定然疑　文采風流是我師
識遠學贍宏著述　行廉志潔鬱奇思
杏壇敷教三千衆　木鐸聲高覺後知
松柏歲寒標勁節　程門雪滿立多時

謝董壇主賜贈「明日黃花錄」

得花　許恨紅

昔日黃花曾覓遍　而今喜識黃花面
黃花名重滿詩林　「明日黃花」誠罕見

贊花　許恨紅

骨格崚峋傲雪霜　黃花籬畔吐芬芳
一枝引得春常在　不許「東」風着意狂

秋夕有懷　台灣　陳歡棠

返日揮戈夢未殘　睥睨天地一憑欄
南天敵愾驚塵暗　北地妖魔落膽寒
秋色已深楓葉老　菊花猶傍酒杯寬

高吟飛落磻溪去　欲向姜公借釣竿

殘秋夜讀　台灣　陳歡棠

獵獵英風拂劍鳴　寒窓淅瀝竹枝橫
一篋詩稿干戈淚　萬里江山鐵馬聲
星月滿天秋皎潔　銀河瀉地夜淒清
讀書不悔吾生晚　卻又文無一字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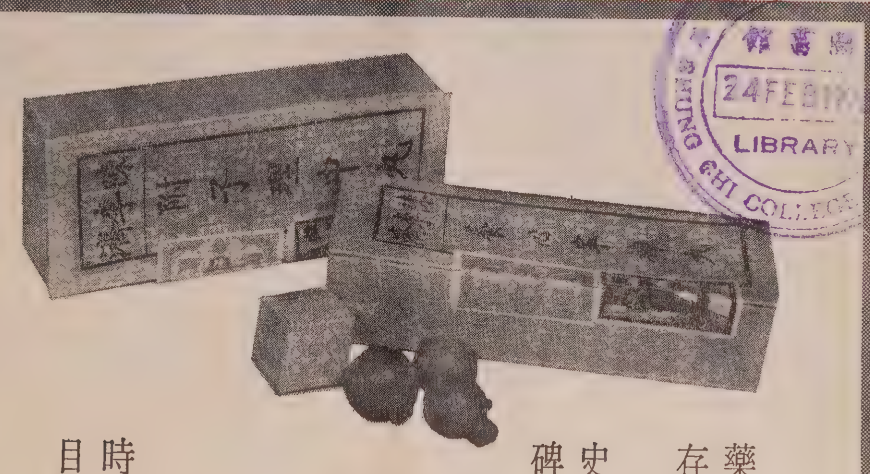
去國吟（七言排律）　吳雁聲

步明季高僧憨山大師『勸世咏』二十韵

興衰治亂數茫茫，聖哲英豪自有方；
三楚亡秦成大事，普天拂翳耀三光。
鳲鳩昔奪鳳巢宿，燕雀今充鷹犬揚。
黎庶蓬蒿饑凍喘，「衞兵」造孽害難量。
授糧計口空前例，給票按年信慘傷。
海瑞無辜遭匪韃，孔丘有恨亦迴腸。
太平天國內訌戲，大亂紅朝外患長。
樹砍猢猻何處匿，山崩狡兎死無常。
無疆萬歲苟聲响，唾駡千秋也不妨？
幽燕今朝歌舞夜，嬴秦他日走蒼黃。
忠良奸佞分涇渭，松節桃枝鑑雪霜。
民吏億兆文革難，鞭尸三百報應當。
人間因果無差錯，天道循環有主張。
秦女偸泅鯊滾滾，魯連氣節表堂堂。
人無遠見糊塗活，國有累卵衆逋亡。
一帖普濟「消毒」飲，兩劑「補氣」六君湯！
不王季札名千古，讓國孫文共一雙。
江南舊夢春秋史，北國胥濤日夜忙；
紅頂農夫空腹餓，禾倉鼠吏滿官場。
眞主韜光何日顯，壺漿簞食在山鄉！

近來作詩者，何爲律詩，何爲純句，對詩之名詞，每每弄不明白。律者，是有規律也。「嚴格」之義也，一點不能馬虎，排律之規定，㈠不能有重字，㈡除首尾二句之外，其餘必須全部對仗，㈢限用一個韻，詩學不精者，難以做出排律也，本詩言事頗好。對仗較差，又有重字，並無規律，故不得謂之排律，下次注意改良。壇主云。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〇期 新83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八O期(新83)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八O期(新83)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二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由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談起

矮子鄧小平和「上海幫」首領張春橋，據外電發自北平的消息說：他們二人分別新兼任了共軍「總參謀長」和「總政治部主任」。雖然這個消息到本文執筆時還未獲得進一步證實，但因係北平政權「外交部」發言人向駐平外交使節宣佈的，諒係事實。很奇怪，一九七三年中共召開「十大」和日前召開的「四屆人大」，在大陸上完全保守秘密，但卻都在事前對外國人有所透露。自上次「文革」開始後，中共從未間斷批判「洋奴哲學」和「崇洋媚外」思想，然在事實上「批」是「批」，「崇洋媚外」之風在大陸上卻越來越烈。只這一點就充份證明中共政權裝腔作勢的虛弱本質。

從上次「文革」以來，中共整人太多，加上一邊整肅一邊「解放」，諸如「走資派」、「黑幫分子」和「牛鬼蛇神」等叫罵聲言尤在耳，可是過了不久又「解放」出來，有的官復原職，有的甚至官作得比挨整前還高。因此，搞得人們眼花繚亂，不知道「毛記膏藥店」葫蘆裏賣的是什麼玩意。譬如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張春橋當上了「總政治部主任」，就其說不一。說法最多的是鄧小平多兼一份新職，可使周恩來「溫和政策」順利推行。並謂這樣也加強了周恩來在黨內、軍內和「政府」中的地位。至於張春橋，據說這個宮廷派的「紅幹將」，也轉投了周恩來，接近了周的「溫和立場」。當然，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指這種說法是不對，但據情據理分析，起碼可以說不近事實。

鄧小平雖參加共黨甚久，但其根基則在於「二野」。在「二野」分子中較具勢力或有影響力者首先要屬劉伯承、陳錫聯。此外，還有「副總參謀長」李達、何正文，「總政副主任」田維新，「總後政委」郭林祥，「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第二政委」王宏坤，「空軍司令員」馬寧。還有，瀋陽李德生，政委曾紹山，新疆楊勇，成都秦基偉等人。可見「二野」勢力之大。因劉伯承年老多病已很少活動，「二野」集團爲了鞏固自己的山頭捧出鄧小平來似爲「順理成章」的事。可是，張春橋又靠誰呢？顯見他是有宮廷派作爲他的後盾，說他接近周恩來那是不可能有的事。

如果鄧小平與周恩來拍檔，而不是接近宮廷派，那麼今日中共的人事，只能說是平分春色。江青一伙掌握黨，周恩來集團掌政；但是，在「國務院」中又有張春橋、華國鋒、紀登奎和于會泳等人掌握一些重要部門的權力，這又顯示出宮廷派仍畧佔上風。

當然，周恩來久「病」不死，並繼任「國務院總理」，這顯示毛澤東爲江青集團「搶班奪權」的鬪爭進行得並不順利。

現在對中共派系鬪爭的形勢，應該着眼兩件事：一是毛澤東的健康，二是鄧小平到底是親毛、親周還是「中立」另樹一幟？

鄧小平在上次「文革」開始後，被稱爲「劉鄧黑幫」，他是僅次於劉少奇的二號走資派而被打倒。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由「毛家公主」王海容扶着出來參加周恩來爲施漢諾舉行的一次宴會。迨中共召開「十大」成爲一名中央委員。他之開始活躍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周恩來因「病」進入醫院之後。「四屆人大」召開前，中共召開了十屆二中全會，在這次全會的公報中，發表了他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迨「四屆人大」召開他又出任了「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接着又兼任共軍「總參謀長」。

這樣一個「大黑幫分子」的「解放」，如非毛澤東批准是不可能的事。如果鄧小平不是站在宮廷派一邊，到中央委員也就止了，怎又會連升數級，兼任數要職？如果鄧小平不聽毛江的話，江青能拔李德生的「毒牙」，難道不能阻止他頂上李德生在黨內副主席的空缺？再說，「總參謀長」這個職位已虛懸數年之久，毛澤東以「軍委主席」的地位難道無權過問？非得派一個不忠於他的鄧矮子不可？當然，有可能形勢對毛江不利，有些措施不得不如此，但以毛澤東的倔強性格而言，在今日大陸上相信還沒有人敢於逼他做他所不願作的事。也就是說，鄧小平由「解放」到升官掌權，都是經過毛的點頭認可的。估計：鄧小平是忠於毛的，起碼他不會與江青的死對頭周恩來結成死黨。

至於毛澤東的健康，看來短期不會有大問題，不然江青不會那麼滋油淡定。若估計不錯，那麼當前北平的人事局面，是一個過渡性的，一旦老毛佈置就緒，說不上又搞什麼運動進行「反撲」。

新聞以外

強遣難胞法理人道俱有違悖

向香港政府提出嚴重抗議！

劉人傑

在市民極力反對遣回難胞下，香港政府曾非正式表示對兩種人可特別考慮，准予居留。一是受政治迫害者；二是有親人在港可以解決其生活者。可是對一名大陸逃港女子，雖有母親可照顧其生活，經由法律途徑申請人身保護令，亦遭拒絕，終難免遣解惡運，使人憤慨！我們向香港政府提出嚴重抗議，這種違悖法理人道的行動，必須停止！

有悖人道‧違反法理

一個二十六歲的大陸女子泅水偷渡來港，不幸逃不過警網而被抓去，在打鼓嶺警署羈留了十多天。她在港的母親延請大律師陳子鈞代表她申請人身保護令，要求在港居留。陳子鈞指出：根據一八九八年中英條約，九龍城寨可容許中國人及中國官員或商人、軍人及乘船的乘客為方便之所，逗留九龍城寨。申請人係中國人，根據此條例，申請人有權在此居留。可是合議庭指出：任何人除非獲得移民局批准，否則無權在港停留，申請人並非在九龍城寨着陸，故拒絕其申請。

申請人的母親在法庭拒絕其女的申請令，後在庭內痛哭，跪地向法官請求勿將其女遣返大陸。

近來香港、台灣以及海外的許多中國人都譴責香港政府將所有的中國大陸逃港難民遣返大陸為不人道，香港政府非正式表示過，有兩類逃難者可以考慮不立卽遣回，那就是：㈠受到政治迫害，遣回後將使他受到清算的；㈡有親人在港，可以照顧其生活的。

這位大陸逃港女子葉瑞蓮的母親是香港合法居民，她可以照顧女兒的生活。當屬第二類逃亡者，可是經過法律途徑，仍然逃不過遣返的惡運。老母跪地懇求，法官無動於中，這可說是「不人道」的最現成例子。

只因香港與中共有了「默契」，所以英國人怎樣不人道也無所顧忌，否則，根據清朝時代的中英條約，廣東人可以自由入境香港，香港政府無權阻止，除非他觸犯了當地法律。

可是今天英國人關上大門，不問對方處境，一於閉門不納。看了上面的判例，使人無法不心情沉重。

基於人道，固然要力爭，就是法理上也說不過去，這是中國人應當享有的自由，英國怎可以與中共勾結，無視於中國人的權利？這違反英國人傳統的民主自由精神，香港政府必須趕快改變這種為中國人所共憤的政策！

國家販毒‧由來已久

為了香港曾大破毒案，抓了幾個毒梟，也破獲了不少毒品，販毒集團一度偃旗息鼓。可是利之所在，毒梟決不就此收山，他們還是千方百計，將毒品供應到市場。據說，最近死灰復燃，毒品又源源運來。

為確保毒品安全到達，毒品用快速機動帆船運送，有軍艦從旁護航，直到公海為止，到達香港附近公海時，由中共民兵的船隻接應（有些報紙說是「偽裝」的，其實是否「偽裝」，要他們自己才知道。）這些船隻懸掛五星旗，乘黑夜將毒品運來香港，在西貢、青衣或荃灣登陸。

毒梟雖然三頭六臂，如果緝毒的人不受私，認眞追緝，毒品有綫索可追，仍難過骨；但如果毒品是由一個「國家」經營，就很難對付了。

上項消息不知眞實性如何，如果毒梟得到「國家」撐腰，派出戰艦、民船接應，當然使反毒工作加倍困難。

許多人不大相信「國家」會幹販毒勾當，其實，販毒不但可以賺到大把鈔票，而且可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

不久前公開了一個秘密，某國在加拿大地下人員的活動，經費的來源是販賣毒品所得，他們只消把毒品運到加拿大，販賣了出去，便有充足的經費可供活動。現在，已建立了「正常」關係，不知道不正常的情形是否還存在。

有人說，國家販毒不是我們發明的，一百多年前，英國人已懂得用鴉片毒化中國人，致有鴉片戰爭。

可見國家販毒，歷史已久，今天仍有國家採用這種手法，其實不必大驚小怪。再說，當日英國佬用鴉片使中國人變成「東亞病夫」，他們可以達到侵略目的，中國人一點抵抗力都沒有。今天，時移勢易，黃面佬把毒品運到世界各地（美國、英國、

荷蘭等地近日破獲的毒案，首領都是中國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許多鬼佬上了毒癮，可說世界輪流轉。話雖不錯，可是香港被毒化的幾乎全部是「中國同胞」呢？

放寬禁賭・後果堪虞

據說，香港政府決定陸續放寬賭禁，現已考慮外圍狗賭博合法化，並將政府獎券開彩頻率縮短，增加到每週一次。

雖然所有家長、教師都教導年青人：賭博有害。可是無可否認，香港賭風甚盛，這可能與香港環境有關，香港一箭之地，公餘之暇，沒有玩樂的地方，因此賭博成爲主要消遣。

蔴雀不犯法，打蔴雀的人最多，其次賭馬，星期三晚上，星期六白天，三教九流，瘋狂下注，每一投注站都大排長龍，場內場外，賭馬的人恐怕不只百萬。

如果再放寬賭禁，賭的人必然更多，賭博既不犯法，不必偷偷摸摸，自然可放心下注，赢了也不愁收不到銀紙。

目前英皇御准馬會極力安排更多花樣，關新彩池，廣設投注站，使有刀仔鋸大樹癮的投注者可不必幫襯外圍，向投注站下注，也可憑三幾蚊刮個一萬八千，而且保證不必「講數」便可收到錢，何樂而不爲？

自從有四重彩、孖Q之類，賭馬已深入民間，連擦鞋仔也投注，一到星期六，可謂百業俱廢，上中下三個社會階層分別在投注站或現場大賭特賭。

老萬一向不十分反對人們耍樂，不過賭得太沉迷，實爲社會之害。如果將來賭禁放寬，賭狗也和賭馬一樣，可以公開，到處都是「合法」投注站，其後果實不堪想像。

在貪污警官包庇下的大檔，賭博是「犯法」的、是「有害」的；但在英皇御准的賭博場所下注，不但「合法」，而且「有益」。其「益」何在？有益於香港的庫收是也。據說香港預算赤字太大，政府決定明年廣泛加稅。如果放寬賭禁成爲事實，則鼓勵更多人賭博，就可增加政府收入，可能因此得免加稅，則其益大矣。同是賭博，合法與不合法，有這麼大的分別，老萬眞有莫名其妙之感。

一筆爛帳・政府有責

財政司委派兩位視察專員韋文楠大律師及審定會計師格拉斯第調查保利公司的帳目，發覺毛病百出。報告書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招股章程，把貧產高估了四百萬，公開發行的股票淨得九百三十萬港元，並沒依照招股章程上所述的用途，將發行股票淨得的欵項用作購買股票，其中大部分被用作李保羅個人向銀行借欵的抵押品，這筆欵項公司已無法收回。同時，李保羅把部分剩餘的股票售出，但沒有將所得欵項撥入公司的帳戶，這筆欵項超過港幣六百萬。

至於該公司公佈的帳目，胡裏胡塗，更把溢利高估了二百三十九萬港元，其實從一九七四年一月到十一月份，保利的業務虧蝕了二千三百一十八萬八千八百五十四元，李保羅在保利來往帳目所欠的九百十七萬六千二百一十八元已無合理希望收回。

根據這樣一筆爛帳，可知即使公開發售股票的公衆公司，當事人也可用種種手法，把股東的投資刮入私囊。這套手法，政府不乏財經專家，他們想到的專家也一定心中了然，一切可以作弊的漏洞，爲大衆利益着想，政府應當早有防範。

今天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雖然說是公司當事人不擇手段的巧取豪奪，可是政府如果有完善的法例，經常負起監督的責任，發生舞弊的機會大爲減少。

我們有理由相信，保利的爛帳，只是衆多公衆股份公司中之一，可能有不少比保利更大，對大衆影响更巨的公司，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這絕不可以輕視！

保利的拆爛污，是嚴重的教訓，除應由政府嚴厲追究責任外，必須作出更嚴密的行動，使投資人的利益獲得保障，亡羊補牢，仍未爲晚。保利同樣的事件，絕對不容發生。香港人不斷地被大騙子刮龍，黃台之瓜，何堪再摘？香港政府不能再放棄保障香港居民利益的責任！

跳樓貨多・無人問津

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東西雖貴，仍有人買，情形不算太壞。如果市面出現太多「大減價」招貼。有太多「跳樓貨」推出，或者分期付欵的貨物，不但不收利息，還可享受「八折」、「九折」優待，仍乏人問津，情形就認眞不妙了。

這是美國一位最有權威的經濟專家說的話。許多大城市正出現上述情形，表示美國已出現經濟衰退。經濟衰退比通貨膨脹嚴重得多，因此發現了經濟衰退情形後，原本是「美國第一號敵人」的通貨膨脹馬上跌落第二位，福特急忙全力應付經濟衰退這新第一號敵人。

香港的情形，可能不及美國嚴重，但這個急景殘年當兒，商場出現「拚命要現金」的現象。經過市街，幾乎凡是店舖都在大減價，那管是第一流大百貨公司，或者街邊小販攤檔，無不削價。而且這次減價，大多不是過去箕呃的那種，而是眞眞實實的。

在街邊，可以只花六塊錢買到一件女裝羊毛衫，顏色和花欵都很漂亮。一家平時以出售名貴服裝著名的公司，出售的衣服很少低過一千元一件，現在可以只花五六百元就買到。一家外國百貨公司原價三百九十多元一雙的法國女鞋，減爲五十多元，正所謂「賤物鬭窮人」，東西雖然大幅度減價，購買的人還是不多。這些不是急需的東西，人們即使手頭還有幾個剩錢也不會買，他們寧願把錢留下應付將來臨的年關。

由於購買力普遍低落，各行生意十分淡，尤其飲食商，往年在這年底時候，如果要結婚擺酒，必須提早幾個月訂酒席，現在大部酒樓都不大用預訂，臨時幫襯，很多都有空位，單這一點，已可表示這行生意的難做。今年雙春，雖然很多人趕着在年底前結婚，但大多數人不願擺酒，寧願花較少的錢旅行。旅行結婚事實上比較經濟實惠得多。

紅朝·紅樓夢（上）

林定

去年十二月廿九日「新華社」報導：在「毛主席」關於「古爲今用」方針的指引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等古典文學作品。其中僅「紅樓夢」一書，「文革」以來就印行了二百多萬冊，比「文革」前十幾年的總印數超過三倍多。

毛澤東「厚愛」曹雪芹，由來已久，遠在廿年前，便開始利用「紅樓夢」的「剩餘」價値，在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思想」的浪潮，使「紅樓夢」的研究，披上濃厚政治色彩，完全抹煞了藝術氣息！

「紅樓夢」是一部輝煌的文學著作，它產生在我國滿清統治時期的「乾嘉盛世」，作者曹雪芹以他一生精力「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完成它。這書是作者自己生活的寫照，也是一部富貴簪纓之家由盛而衰的興亡史，在曹雪芹逝世後的二百一十年，不論其歷史條件消失與否，都一直保留它那巨大的藝術感染力，給予不同時代，不同思想的人以極高的藝術享受。即在清代，社會上已有「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的說法。又杭州某賈人女讀紅成瘵，父母取書投火，她還哭說「奈何燒殺我寶玉」（庸閒齋筆記）。蘇州金姓設林黛玉木主，邊讀邊哭（三借盧筆談）。這都說明了紅樓夢在讀者心靈中的影響力。清末已有「紅學」出現，「五四」運動以後，研究的亦大不乏人，其中著名的有王國維、胡適之、俞平伯等人。王國維是基於叔本華的悲觀哲學觀點，胡適之基於杜威的實驗主義精神，儘管他們研究的方法不同，但成果均是異常卓著。難能可貴是他們忠實於文藝理論，絲毫沒有滲雜任何政治色彩。

可是，自大陸變色以來，紅樓夢卻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厄運。中共爲了達到「文藝爲政治服務」目的，故意歪曲紅樓夢的原意，並且強奸了曹雪芹著書的本旨。著名「紅學家」俞平伯遭受批判和清算，正因他的研究方法不合中共要求。

在大陸陷共初期，中共也像以前的封建勢力捍衞者一樣，認爲紅樓夢是一部「摹寫柔情，婉孌萬狀，啓人淫竇，導人邪機」的「頹廢色情」黃色小說。而曹雪芹則被稱爲「封建貴族的公子哥兒」。後來，中共覺得古典文學反映的是過去的生活，與現代生活有一定距離，而且古典作家所諷刺暴露的那個封建社會，其思想意識的殘餘，在某些現代人的腦中依然存在。因此，便提出運用馬列主義觀點和方法進行重新整理古典文學，以達到所謂「從古典作家所否定的事物中，仍然可以找到現在還要反對的東西」的目的。顯然，中共對古典文學的研究，不外是想藉古典作家對現在讀者還存着的影響力，灌輸其「階級仇恨」教育，這是中共重視古典文學的基本因素之一。紅樓夢的「重新評價」也是在這種目的下進行。

一九五四年，中共掀起討論紅樓夢的熱潮，開始批判俞平伯及其「紅樓夢研究」。導火線是由「山東大學」畢業，後調北平工作的李希凡、藍翎兩人所引起。他們曾在山東大學「文史哲學報」上合寫了一篇攻擊性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文章，起初尚不受人注意，後來經「文藝報」轉載，由主編馮雪峯加了一條按語，說「作者（指李、藍）的意思顯然還有不夠周密的和不夠全面的地方」，因而深爲中共不滿，於是發動黨內和黨外的作家，羣起著文攻擊。如鍾洛的「應該重視紅樓夢研究中錯誤觀點的批判」，李希凡、藍翎的「再評俞平伯的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王若水的「淸除胡適的反動思想，兼評俞平伯的錯誤觀點和方法」，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輯」等等文章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刊載。接着中共召開了一次「紅樓夢研究座談會」，進行批判「研究古典文學中的資產階級唯心觀點」，通過對「俞平伯在紅樓夢的錯誤思想批判，劃清敵我界線，肅清胡適思想」。同時在中共「作家協會」、「科學院」聯合召開的「批判胡適思想討論會」上，也進行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因此，一個思想鬪爭的狂飈，頓時吹遍整個大陸。

當時，中共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考證」是繼承胡適的「反動考證」衣鉢，是鑽進資產階級的牛角尖。他們指俞平伯說賈府的衰落原因基於抄家、自殘和枯乾這一思想，是從胡適所說的「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錯誤結論發展而來；俞平伯說紅樓夢作者寫作的手段是「寫生」，也跟胡適的「自然主義」之說毫無兩樣。通過攻擊、批判和鬪爭迫使俞平伯放棄「紅樓夢是一部感懷身世，情場懺悔，爲十二釵作傳」的著名論點，繼而對自己過去所作的結論，如：紅樓夢的風格是「怨而不怒」、「色空觀念」、「賈寶玉的出家是由於往日歡情悉已變滅，窮愁孤苦，不可自聊，所以到年近半百，才出了家」等等作了否定和批判。最後，惟有跟着中共說：「紅樓夢的所以偉大，首先是在於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眞實地鈎勒出一幅出現在十八世紀的中國時代生活的巨大圖畫，從而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批判了統治着人的心靈數千年之久的封建的觀念形態，並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封建社會必然要走向崩潰滅亡的消息。」（一九五八年，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們不難看出，俞平伯這樣說，無非是將藝術的內容點綴上一些馬列主義色彩，使自己免於政治迫害而已。

在確定一個作家的世界觀時，當然不能脫離作家所創造的人物形象，作品內容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也絕不能片面的、孤立的或過於誇張地根據作品中某些情節及主人公所表現的某些行爲進行論斷。然而，中共在評價曹雪芹的世界觀時，正是犯了

這種錯誤。他們有意廻避、掩蓋紅樓夢所表現的主流，曲解賈寶玉所處的歷史時代及其所追求的生活道路。運用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辯證唯物觀點，就曹雪芹筆下寫賈寶玉不滿封建社會的一些內容，便肯定他已站在「新興市民階級」或「農民階級」的立場上，對「新生一代遭受反動勢力的壓抑和摧殘，提出嚴重控訴」。如霍松林在「試論紅樓夢人民性」一文中說：「曹雪芹是站在新興的市民方面，並以先進的民主思想爲指南認識現實，反映現實……紅樓夢具有組織動員人民去反抗封建統治者和封建制度的力量。」他們又說，曹雪芹的世界觀之所以具有這種進步傾向，是由於他的創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時代的進步要求，是和乾隆時代社會發展的趨勢及廣泛的社會現實分不開的。因此，便肯定所謂進步因素在曹雪芹的世界觀中佔着支配地位，起着領導作用。相反地，中共否定了曹雪芹消極的一面，將其世界觀裏的主要因素如宿命和虛無，卻說成是由於「在作者所反映的眞實的藝術形象中，雖然澈底否定了貴族地主集團，但對作者的階級感情來說，卻是異常的痛苦。因此，也就不得不使他的光輝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蒙上了一層陰暗的色彩，卽貫串全書的痛苦地歌唱輓歌的情緒。」（「中國古典文學參考資料」：「論紅樓夢的人民性」）這種解釋，其實並不能夠掩飾作者的消極人生，只是他們不敢進行深入的探討罷了。他們惟恐讀者體會到紅樓夢所反映的是美的毀滅，作者所抱的人生態度是虛無主義。爲這個弱點作掩飾最露骨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吳組湘，他在「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一文中說：「曹雪芹從小過着繁華綺靡的貴家公子生活，不到二十歲，突然一切化爲烏有；這眞恍如幻夢，他平日又多接觸佛老思想，這就使他的思想很自然的帶上一些虛無主義色彩。把他的悲劇的社會原因了解成爲整個的人生問題，把對現實的否定，歸結爲對人生的否定，於是創造一個『太虛幻境』，作爲他的理想世界（這裏只是指出一些思想的特點，說明曹雪芹對現實的否定更爲澈底一些）。」但這種說法是有很大的缺點，他和王國維的「精神解脫論」，兪平伯的「色空觀念」幾乎一樣，於是又遭到批判，說他的論調中含有很大的「片面性與錯誤」，「把曹雪芹思想中個別的落後因素，誇大成爲人生的否定論者，這就等於否認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

筆者認爲，一個作家的世界觀，與他所處的生活環境是分不開的，曹雪芹自不例外。曹雪芹（一七一七——一七六三）出生在一個八旗世家的貴族名門裏，祖上四代連任江寧織造，那是一個旣接近皇室而又賺錢的肥缺，康熙六次南巡就有四次住在曹家；但到曹雪芹十二歲時，他的父親曹頫因虧空罷任，加上雍正剪除黨羽，曹家被抄，曹雪芹隨着他的家庭被毀滅而結束了錦衣玉食的生涯，由南方遷到北京，晚年的生活一天天窮困下去，以致全家食粥。然而，他並沒有因此就忘掉過去的生活，相反地，在窮愁潦倒中，依然「秦淮舊夢憶繁華」，把自己的痛苦感受，熟悉生活完全鎔鑄到作品中去，忠實地描繪出賈府的生活面貌，悲痛地唱出一首家族衰亡的哀歌。

作家的思想感情，往往是通過作品中的主人翁表現出來。賈寶玉雖然生活在金屋繡榻、錦衣玉食的環境裏，但社會的規範，禮教的高壓以及情愛的纏陷，使他實在等於被困在精神的樊籠裏；及至後來環境突變，他又窮困潦倒，很自然地形成另一種人生觀——鄙薄功名，輕視禮教，泛愛女性，傾向虛無，理智眩惑，意志動搖，以及養成情感分裂等叛逆性格。

賈寶玉自煊赫的家化爲塵土，安分守己的父親顯得無能又可憐，身爲貴妃的大姐元春，卻是生活在「那不見得人的去處」的悲涼痛苦中，逃不了「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兒命已入黃泉」的命運；溫和懦弱的二姐迎春，則是「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終於被她的丈夫「中山狼」吞噬了年輕的生命；有才智的三姐探春，無情地被遠嫁，「淸明泣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像風箏斷線一樣漂泊他方；年紀輕輕的四姑娘惜春，其歸宿是遁跡空門，淒淸寂寞地過着「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靑燈古佛旁」的靑磬紅魚生活。而家族悲劇的另一面，則是以賈珍、賈璉等不肖兒孫的腐化墮落，日益腐蝕、拆毀自己家族命脈。賈寶玉就是在這樣的生活感受中驚悟到一切社會、家庭都是空虛的軀殼，一切道德倫理都是可疑虛假，以致使他經常說「你死了我去做和尙」，又說「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死後要化灰化烟」，「再不托生爲人」等悲觀消極論調。

賈寶玉處身於沒落的貴族家庭中，而又在這沒落的環境中找尋不到可靠的出路，也探索不出較爲確切的答案來解釋他所遭遇的苦悶人生，於是他只得自怨自艾，將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個超脫穢濁的現實世界而達於一個純潔、高尙的意象世界。然而，生活的痛苦不能使他永遠停留在幻夢式的境界裏，殘酷的悲劇一幕一幕地在大觀園裏展現出來，使他不能不面對此種慘象，體味這人生的痛苦。同時社會的規定力又使他不能起來反抗，於是彷徨、苦悶、感傷、痴狂情緒互相滲透而不斷衝擊着他心靈的深處，使他一步步向着虛幻的道路走去。

根據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在曹雪芹的世界觀裏，根本沒有中共所說具有「積極、進步、革命」的因素，也尋找不到如「紅樓夢問題討論集第五集（人民出版社）」所說：「正是農民羣衆的革命情緒，構成了曹雪芹深廣的社會批評的主要動力」的社會因素。

曹雪芹在接受正統的儒家思想的同時，他還接受老、莊的思想。晚年的貧困，使他經常跟佛老來往，於是由傾向虛無走上消沉之路。他通過寶玉念南華、弄禪機，在一定程度上傳佈了老、莊的思想。如有一次寶玉和襲人嘔氣，麝月又不理會他，於是激發出虛無主義的情感來，模倣莊子的「胠篋」情調寫道：「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邃其穴，所以迷惑纏陷天下者也。」（紅樓夢第二十一回）又一次，寶玉爲了調停黛玉與湘雲的怨惱，不料反落了兩處的數落，因而悲慟地塡了一闋「寄生草」：「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着

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卻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眞無趣！」都充分表現了極端軟弱無力的消極思想。

曹雪芹的世界觀，除了悲觀消極，其宿命的成份也相當濃厚。如：他在悲慘的結局面前，飽含血淚寫下了「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命定論悲嘆；以「好了歌」唱出人世間的變幻浮沉；將寶、黛、釵的戀愛糾紛安排在「金木良緣」與「木石前盟」的矛盾對立天命中。

我們試看紅樓夢第五回「飛鳥各投林」一曲：「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了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寃寃相報自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眞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眞乾淨。」高度表現出其悲哀情調與宿命觀念，不但是作者因爲過去黃金時代的消逝而感到難以抑止的哀傷，而且也是曹雪芹從他整個生命歷程中，在經受苦難折磨之後而產生出來的人生命運總結。

從這裏可以看出，曹雪芹的世界觀，並不具「革命性」、「進步性」，而是「悲觀」、「消極」、「虛無」、「宿命」，紅樓夢一書正是在這種世界觀支配下寫成的。

對毛軍人事任命的看法

岳騫

最近從北平傳出一項消息，毛軍三要職，「總參謀長」換了鄧小平，「總政治部主任」換了張春橋，「總後勤部部長」換了張宗遜。此一項消息係法新社得自毛「外交部」，消息發出後，毛幫並未否認，大概相當可靠。

這三項職務最重要的自是「總參謀長」，不僅因爲「總參謀長」權重，而且「總參謀長」比其他兩職務也高了半級。

毛軍組織疊牀架屋，最高是「軍事委員會」（簡稱軍委）、軍委可以指揮到總參謀，但「軍委」與「總參謀部」之間尚有一個「解放軍總部」，「總部」下面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三部地位平等，但「總部」的「總參謀長」即總參謀部的「總參謀長」，「總參謀長」可以「總部總參謀長」的身份指揮「總政治部」與「總後勤部」，所以說「總參謀長」的地位高了半級。

「總參謀長」如果眞換了鄧小平，倒實在出人意料，自毛幫建軍以來，雖然一貫由黨棍出身的政委控制，但以黨棍出任「總參謀長」確是破例。毛軍「總參謀長」一職雖然重要，但在毛幫過去以黨治軍的原則下，總參謀長在黨內地位均不高，毛政權初成立時，第一任「總參謀長」是徐向前，但徐向前迄未就職，由聶榮臻以「副總參謀長」身份代理了五年（此亦毛幫重大疑案之一），到一九五四年毛政權改組，成立「國防部」，「總參謀長」一職換了粟裕，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親在福州指揮砲轟金門，經我軍反擊，遭受挫敗，粟裕被免去「總參謀長」改由黃克誠繼任，黃克誠因與彭德懷勸毛對人民公社放鬆控制，被指爲彭黃反黨集團而遭整肅，至今未露面，可能已被整死。黃克誠垮後由羅瑞卿繼任，羅瑞卿已不是正牌軍事頭目，但當時是以「公安部長」兼任「公安軍司令員」，擢爲「總參謀長」。一九六七年文革最激烈時，羅瑞卿被鬬，憤而跳樓跌斷一條腿，換了黃永勝，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發生，黃永勝失踪，此職即虛懸至今。

由過去擔任「總參謀長」的軍事頭目來看，都是「中央委員」，只有羅瑞卿任過「書記處書記」，黃永勝雖然後來在「九大」當選「政治局委員」，都是毛林分贓的結果，不是正常現象。鄧小平此時以毛幫「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去兼任「總參謀長」，也是破例之事。

其次再說鄧小平個人立場，也相當模糊，因爲鄧小平在毛幫內部關係是多方面的，他同毛劉周皆發生過密切關係。鄧小平與周恩來相識最早，是在留法「勤工儉學」時，最初鄧小平只是在留法共黨支部內寫油印，發宣傳品，作書記一類工作，到了中共在法主要分子相繼返國後，鄧小平便嶄露頭角，一度成爲中共在法領導人。

鄧小平回國後輾轉進入江西蘇區，投入毛澤東手下，成爲毛系「四大金剛」之首，以後周恩來進入江西蘇區，集中全力打擊毛澤東，從毛澤東手內奪去軍權、黨權，僅保留一個空頭的「中蘇臨主席」的虛銜，鄧小平也在那時受到池魚之殃，飽受批評，並免去江西省委書記職務。

此後若干年，鄧小平一直緊靠毛澤東，毛也把鄧小平當作心腹。民國二十

六年抗戰開始，共軍投誠，政府明令收編爲三個師，其中一一五師林彪、一二〇師賀龍，毛澤東都能放下心，只有一二九師劉伯承，毛澤東認爲靠不住，因爲劉伯承在江西時，擔任紅軍「總參謀長」，曾公開撰文批評毛澤東以三國演義作兵書，措辭尖酸凌厲，一二九師又是原「紅四方面軍」的底子，「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擔任副師長。由於毛對一二九師不放心，就派鄧小平去任「政治委員」，一直到抗戰勝利後，共軍公開叛亂，在各處攻城掠地，鄧小平都是擔任劉伯承的「政委」。

毛政權成立後，鄧小平初任西南局書記，一九五二年調去北平任「財政部長」，只幹一年即讓與李先念，但鄧小平可能就在此時與劉少奇發生聯繫，逐漸擠進毛幫黨中央。

一九五六年毛幫召開「八全大會」，事先成立一個籌備委員會，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持其事。「八大」閉幕後，鄧小平當選政治局委員、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成爲毛幫最高七統治者之一。但毛鄧裂痕亦始於此時，毛幫「八大黨章」由鄧小平起草，其三十七條最後一項：「中央委員會認爲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此一條一般看法就是專爲毛澤東而設。

到了「大鳴大放」之後，繼之砲打金門，繼之「三面紅旗」，毛澤東差點把這個攤子搞散，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眞聯合起來收拾殘局，毛澤東不得已在放棄「政權主席」後，又被逼退居第二線，投閑了五六年時間，毛澤東以後在鬪爭鄧小平時，駡鄧小平距離他住處只有幾分鐘，數年未向他請過示，這點大概也是實情。

不過，毛林江鬪爭劉鄧集團時，鄧小平所受的打擊最輕，不但不同於劉少奇，即比起彭羅陸楊也輕得多，其中有何內幕，至今不爲人知，據說鄧小平臨陣變卦，促成劉少奇失敗，但也只是傳說而已。

這次鄧小平復出，究竟是誰的力量，在海外引起爭論甚大，總括來說，鄧小年能由黑幫變爲「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共黨副主席，自非任何一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到，一定是毛江周一致同意，但主動在那一方面，則聚訟紛紜。不過，値得回憶的一件事，即鄧小平第一次露面，是由王海容扶着進場，王海容已成爲江青的影子，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根據此點推想，鄧小平復出，可能還是江青力量居多。

現在回頭再說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一事，可能基於幾項原因：第一，所有軍事頭目中，找不出一個可以領袖羣倫的人，「元帥」級的現役頭目只有一個葉劍英，又另派了用場，聶榮臻、徐向前都不合江青的意，聶榮臻在「科技委員會」曾被江青手下人馬指名鬪過，徐向前擔任一個短時期軍中「文化小組長」被奪職，此兩人均不爲江青所容，自難重掌軍權，至於王洪文雖然也有「軍人」身份，可能也是一名「軍委副主席」，但王洪文在目前來說尙不能任「總參謀長」，除非如他自己在「讀書班報告」所說，「大軍區司令員」都換了三十歲的人，否則他暫時無法坐上這把交椅，算來算去，只有鄧小平勉強可以湊付了。

第二，也不能忽畧的一項，即各大軍區的軍事頭目鑒於楊成武，黃永勝的覆轍，誰也不敢去作「京官」，所謂「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又適合於毛幫此時幫內情勢。因此，毛幫在地方上物色不到合適人選，只有在內部挑選，挑來挑去，也只有挑到鄧小平。

第三，更重要的一點，毛江打算乘此機會實現「黨指揮槍」的構想，鄧小平是黨棍，去指揮槍桿子，自然符合黨指揮槍的原則，由鄧小平開了例，以後不論張春橋、王洪文均可援例。

但江青也決不會永遠用鄧小平，今天無論鄧小平在黨政軍三方面職務，實在都是過渡，都是爲毛江利益服務，希望「總理」由鄧小平過渡到張春橋，「總參謀長」由鄧小平過渡到王洪文，如此，則江青天下定矣，呂后、武則天的統治，都會出現於毛管區。

由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可以看出毛江暫時對槍桿子妥協，各大軍區紅色軍閥暫時將不會更動，毛澤東不死，也許可以相安一時，毛一死自然是天下大亂，鄧小平手無寸鐵，如何能彈壓了這些紅色軍閥，何況到時鄧小平未必還在台上。

其次再談張春橋，張春橋任「總政治部主任」在毛政權成立前，毛軍總政治部主任皆是黨棍，毛澤東、秦邦憲、王稼祥、李富春皆擔任過此職，但自毛政權成立後，「總政治部主任」皆由現役軍事頭目擔任，計羅榮桓（「元帥」）、譚政（「大將」）、蕭華（「上將」）、李德生（「少將」），如果軍銜不取銷，李德生也應升至「上將」，只有張春橋沒有軍階，對張春橋而言，自是一項缺點，各軍區頭目是否會服張春橋的控制，自是問題。

但張春橋居然擔任了「總政治部主任」，自是江青一大勝利，因爲江青不僅在軍方挖牆角，這以來正式滲進去沙子，如果毛澤東再遲一年死，江青對軍方的控制可能有很大進展，加上江青一身搞的民兵，目前已在黑龍江與毛軍同時參加邊防警衛，勢力已不在小，到了毛澤東死時，江青以民兵作主力，加上一批被收買的軍事頭目，也許可以同反毛江的軍事頭目打個平手，如此，則現在不能想像的內戰，將會發生。

總之，毛幫目前已達日薄崦嵫之境，最大問題在於沒有第二代，如果說毛周鄧橥一批人是第一代，張春橋、王洪文只是第三代，不必說自己還在火併，即使同心合力也未能度過難關。

毛澤東一生迷信武力，口口聲聲說槍桿子出政權，這句話本不合歷史事實，即使毛澤東說的對，槍桿子可以出政權也不能保政權，一個政權到了民怨沸騰時，決非槍桿子所能鎭壓，否則到今還是秦代，陳勝、吳廣的揭竿起義也不會引起燎原大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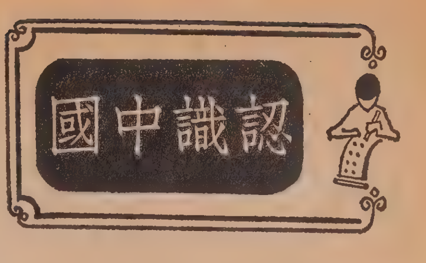
不過，槍桿子眞能團結，總還可以延長滅亡時間，一九六二年大飢荒時，如果是今天的局面，毛幫那次就崩潰了。現在於槍桿子分裂之勢已成，毛澤東自詡的槍桿子出政權，到頭來槍桿子也會亡政權的。

談「社會出身」問題

柳以青

上篇的「從權利和義務看中共『憲法』」中，我只是討論了第三章的一條而已。可是，在新的條文中，所加的「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每公民的崇高職責」，以及「依照法律服其役是公民的光榮義務」兩點，由於篇幅所限，我沒有討論。不過，從這「一分為二」的「保衛祖國」上，我們可以知道：「兵役」是「光榮」的，並不普遍：民兵會普遍，只是「崇高」而已。這不啻是在宣佈了「備戰」，以中國老百姓的命來做炮灰一般。事實上，由於中共所信服的「馬、列、毛」，必然會為全體中國人帶來內外浩劫的。

或許海外的不少人士們以為：目前的美、蘇，特別是蘇聯的野心，大軍壓境，惡戰會一觸即發的形勢，然而，何以會出現了目前的這一危機呢？不要無視於歷史的事實，最基本的原因是來自中共勾結蘇聯而起家，而一直到現在還要在「馬列」世界中爭「正統」呢！這一基本原因，我是會永遠記住的。也盼望所有的中國人記住。



「精簡了」？有內幕

現在，再談「公民權利和義務」中的第二次。

「中共新「憲法」第三章第二項（第二十七條）稱：「年滿十八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依照法律被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除外。公民有勞動的權利，有受教育的權利。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公民對於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構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刁難，阻礙和打擊報復。婦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國家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

其實，這一「新」的條欵中，包括了舊「憲法」的幾條，它們是：第八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剝奪選舉權的人除外。婦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九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國家通過國民經濟計劃的發展，逐步擴大勞動就業，改善勞動條件和工資待遇，以保證公民享受這種權利。」和第九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國家規定工人和職員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等。

現在，我們就根據以上的資料分析一下。

首先，選舉權的規定，修改成或是縮短成「年滿十八歲的公民」而已，去掉了「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

對去掉「民族、種族、性別、職業」這四方面，我還可以理解，但對去掉「社會出身」一句，我不能不意識到：恐怕就是指：不是「工農兵」的子弟，就不能享有這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裏，我們又可以從「新綱」的「總憲」的「第十四條」中得到證明，稱：「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和其他壞分子的政治權利」。

在這去掉「社會出身」的字句上，事實上更反映了中共對所統治下的人民，有着極大或任意劃分的可能性。不但沒有固定的原則，反而連時間也沒有限制的。

不少的人士們，總是對中共所強調「大多數」與「極少數」，來擁護中共為「大多數」的「無產階級」人民造福的政策，以之為很恰切與適當。表面上或是宣傳上看起來，似乎是頗合乎民主原則的。可是，事實上，或是原則上，不啻是與民主原則和精神大異其趣的。而中共在這一點上就創造了一個名詞：曰：「民主集中制」，並且為之解說稱：「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見「新憲」總綱第十三條以及張春橋所作的「報告」）

這可見中共對「民主自由」的解釋，多麼煞費心機，多麼一次再一次的重覆着，「叮嚀着」，以期大陸的人民，甚至所有的共產黨員們，該如何的了解。也就是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得到的：這一「民主集中制」的政策，不僅文字上使共產黨員們和大陸人民感到無從捉摸，而事實上，根本又是無所適從，無所應用呢！也就是為此，在形容了「民主集中制」之情形後，立刻說：「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見「總綱」及「報告」。）從這最後的一句話，我們可以知道：所謂「民主集中制」也者，也只是表面上加上「民主」兩個字來說說而已。原因是目前的世界潮流是屬於「民主自由」的，中共也知道不能不順應流潮呢！起碼也得在表面的文字上。

在這裏，我就想到目前海外的青年們所謂的「認識中國」或「認識祖國」，但從上面的注釋中，中共所說的「國家」，乃是「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而已，「國家」也者，也只不過是中共所運用在手上的工具而已。這點，海

外的青年們似乎該在這方面有清楚的認識呢！

「壞分子」及其策略

其次，我們來討論中共所謂的「大多數」與「極少數」的「民主」原則和「民主集中制」的實際實施。

在民主原則的「大多數」，該是可以自由、自動、自覺地表達意見的「大多數」。如果這「大多數」做成「沉默的大多數」或是「恐懼不敢言」的「大多數」的話，這「大多數」也者，就已經不是民主中的「大多數」了。因爲那不是代表了「民意」，而是「黨旨」的「淫威」呢！這是我對民主中「大多數」的了解。恐怕也該是最合乎民主精神的了解。

對「極少數」，或是再把這一名詞形容得更突出化，稱之爲「絕少數」或「最最最少數」吧，在民主精神上來說，總是不能從「量」上來了解的。而該是重「質」的，即使是在「量」上只是「幾個」或「一個」也無所謂，但在「質」上是要尊重的。不能從「質」上做尊重他人的話，推而廣之，對所謂的「大多數」也是不能從「質」上尊重的。

因此，在取消了「社會出身」後，而在「總綱」上寫出「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和其他壞分子」等，很明顯地：在目前大陸的農經政策上，很難再出現「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如果說可能的話，那只能出現在掌統治權的共產黨員的新貴手上），這無形中，就是強調了以前「社會出身」的「家庭背景」中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的中國人。後代何罪呢？我要問。這數目，子子孫孫地延殖下來，恐怕不是「極少數」吧！

再加上所謂的「壞分子」們，所謂的中國共產黨，以國家爲工具的黨權，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了。雖然訂明「給予生活出路，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爲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但是，這與「勞動改造營」的「古拉格羣島」有什麼分別呢？不要以「美妙」的話語來報導吧！

因此，我想到了「索忍尼辛」所著的「古拉格羣島」的幾個片斷：

「一如往常，訊問一開始，總假定你明明有罪；而你，連鐵刺網外面都沒有去過，得證明自己無罪。你最後唯一現成的辦法，就是靠同你一樣是戰俘的證人。……的確，這得花上一兩年的時間，你的命運才會決定，可是再怎麼說吧，在這種程序裏，『祖國』可一點兒都沒有什麼損失呀。你每天要去礦坑挖煤，倘若你有一位證人對你的證詞不利，或者你的證人們沒有一個活着，那你就只有怪自己了。也就必定會打入『祖國背叛的人』公文裏。巡迴的軍事法庭也就會大印下去，判你一個『十大』。」

「附帶要提一句，要說是『爲了什麼？』那就太天真了。從來沒有一個政府是道德派，他們決不『因爲』百姓做了什麼事而關他斃他，他們把人關起來斃掉，爲的是『不讓他們』做某些事。當然哪，他們把這些當過戰俘的人，全都關了起來，並不是『因爲』背叛了『祖國』——那怕是一個蠢貨，也絕對清清楚楚，——而是『不讓他們』把歐洲的情形告訴給鄉下老百姓聽；有道是眼不見，心不煩。」

「岳瑞渾身戰慄起來，久已硬化、斷絕了一切內心，又充溢了溫暖。祖國嗎？那咒罵過的，沒有道義的祖國，可是依然還是多麼寶貴！既往不咎？他還能回到自己的家庭去嗎？還能在列寧格勒市加門諾楚斯基大道上散步嗎？好吧，那又待如何？我們是俄國人呀！如果你們能對我們既往不咎，我們就會回歸，就會安分守己，咔，多棒！自從他離開戰俘營的一年半當中，並沒有使岳瑞快樂，他並不後悔，但是他也看不出有前途。……一個人絲毫沒有察覺出變化，就向『祖國』的濛霧投降，就像一顆牙齒，除非殺了神經，就不會停止痛楚，所以痛苦跟着我們；除非我們吞下了砒霜……。」

夠了，夠了，對中共所謂的「身份」判定和不斷「改造」，「吉拉格羣島」中，提出了太多的傷感實情。盼望注視中共「新憲法」的人們，在這裏多想想！想想那些也是「中國人」的老百姓們。

所謂「壞分子」也者，也牽涉的範圍可廣濶呢！這種我只提一個新近到大陸探親後回來所告訴我的一個事實。

在中共與蘇聯的蜜月期，每年都大量地派到蘇聯和其他共產國家學習的留學生很多。其中蘇聯佔絕大多數。根據中共五年經濟計劃的小冊子中記錄，在五十年代的五年中，中共派到外國的留學生總數爲一萬一千名；其中赴蘇聯的就佔其中的九千四百人。這些留學生的選拔當然是很嚴格的，一是要出身好；二是要聽明勤學；三是對共產黨來說該是「一片熱誠」的「紅」。所學的當然多是科技與實用科學的。事實上，在那幾年歸來後的留學生，都能力爭上游，努力不懈。並且也參予許多高級研究部門。

然而，在中蘇共分裂後，這一批的蘇聯留學生卻遭到了厄運，不但免職的免職，受嫌疑的受嫌疑；把這一批學有專長的中國人，打入了冷宮，從事些「學非所用」的工作，更有了一個「留蘇底案」，隨時可以說成是「壞分子」的。同時，他們的子弟，也「繼承」了這一留蘇後裔的「黑帽子」，在目前是「翻身」無日的了。

我們可以想像：這麼多的在中共所實行的政策下去留學的人，怎麼又會在中共的現行政策下，從「熱」變爲「冷」；從「高」跌到「低」；從「重視」變成「蔑視」；從「人才」變成「人渣」呢？

或許有人會爲目前中共仇視蘇聯才解釋。這只是問題表面的回答，而不是問題的實質。實質的問題是：究竟現行政策中所「熱」、所「高」、所「重視」、所以之爲「人才」者，也必會不知幾時就變成了「冷」、「低」、「蔑視」和「人渣」呢！

這在中共幾十年的歷史現實裏，不是一一地加以肯定和給予證實的嗎？

這位最近回鄉的老先生，就以這一事實而爲他的親兄弟的遭遇而鳴不平呢！不知道中共又如何能夠給出一個合理、合情的答應呢！否則的話，「壞分子」的類別，爲中共的統治者們太方便了——爲所欲爲的方便。



中共秘密文件實錄

中央讀書班的報告（下）

王洪文

這是典型的復舊，或者說是復辟，也可以說是反攻倒算。這個謠言是從部隊裏的兩個高級幹部那裏傳出來的。傳佈這東西是很壞的。像劉少奇的反革命謠言，江西省當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幾百萬人的幹部會上傳達，這些事情也不怪，原因在於我們的一些幹部頭腦存在着謠言市場，謠言到手，立即販買，因此從階級觀點來看，就不奇怪。

有些人不是壞人，但思想上早就解除武裝了，沒有辨別香花和毒草的能力了。「毛主席」嚴厲的批判了這個反革命謠言，把它改成「打掃廟宇，請進眞神，老帥歸線，小兵提升」。「毛主席」的指示，充分體現了幹部問題上的革命路線，我們應該發揮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作用，這是非常重要的；同時要大力培養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不是一兩個而是千百萬。不發揮老幹部的作用是錯誤，但講老幹部就論資排輩，不論現實階級鬬爭中的表現，也是錯誤的。過去南征北戰能打仗，這很重要；但更要看在現實階級鬬爭中的覺悟和表現。如果思想是修正主義的，能爲無產階級打好仗嗎？

我們相信特別是在重大關鍵時刻，考察幹部不應該光看歷史不看現實；主要的還要看在鬬爭路線中的覺悟。不管他是地方的、或是軍隊的，老的、新的幹部，應該這樣看。

老幹部有錯誤要一看二幫，允許改正，對新幹部也要這樣。但現在有些地方，老幹部犯錯誤，可以一看二幫允許改正，但新幹部一犯錯誤就一棍子打死。爲什麼老幹部犯錯誤可以教育，新幹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這不公平嘛！不利於黨的團結嘛！「毛主席」批評了好些人看不起兒童團，提出「你們那幾個十幾歲、廿歲的人就那麼高明」？現在新幹部要謙虛、謹愼，不要驕傲自滿、翹尾巴，要尊重老幹部，向老幹部學習；老幹部要傳、幫、帶，對新幹部要有個傳幫帶的問題。

培養造就幾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是偉大的戰畧措施，是百年大計，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大事抓好，從上到下的培養接班人。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地方上的阻力還小些，軍隊阻力大些，我就主張找一個卅多歲左右的人擔任大軍區司令員。

關於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好得很呢？還是糟得很？這個爭論由來已久，可以貫穿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彭眞的二月提綱，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就是要扼殺文化大革命。林彪在本質也搞了一套同劉少奇一樣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夥同陳伯達在「九大」前搞了一個唯生產力論的政治報告，說什麼「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妄圖以合法的形式對文化大革命實行反攻倒算，「毛主席」否定了這個政治報告。「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九大」路線，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九大」以後，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示下，取得了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鬬、批、改運動步步深入，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爭論還沒有結束，二中全會以來有一股右傾思潮在各地時隱時現，如新疆的龍書金、四川的梁陳、河南的幹部都是這樣的人物。他們，轉移批林鬬爭的大方向，企圖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鬬爭，是鬬爭的繼續，這種鬬爭今後還會有。「毛主席」最近說：「對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還要看十年」；這就是提醒我們要有長期鬬爭的思想準備。同志們最近看批林批孔文章，說秦始皇搞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的革命，被罵了兩千年，何況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呢？肯定有人要罵，有準備十年幾十年以後還有人要罵，還有人出來爲劉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幾千年了，還有人崇拜，秦始皇當時還是革命的，結果被人罵了二千年。

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對「九大」和「十大」，不是一般問題，就是搞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搞修正主義。我就是這樣認識的：反對文化大革命，必然搞資本主義專政。同志們不要認爲現在沒有走資派了，甚至連走資派這三個字也不能提了，有的地方在討論修改憲法、黨章時，就不同意寫上走資派。眞是奇談怪論。只要有階級鬬爭存在，資產階級就會到黨內找代理人，就會有走資派，如果沒有走資派，那過去的一切運動，都要否定，三反五反運動，五七年反右派，五九年反右傾，還有四清運動，這些通通否定，因此要寫在黨章上。

這個大事情，不是個小問題。關於有些人犯了走資派的錯誤，經過幫助後改了，改了好嘛，但不能說改了就不存在走資派了。走資派不但過去有，以後還會有。少數人現在還對羣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甚至說造反派沒有好人！這話那有一點共產黨員的氣味呢？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就是領導我們造反的。有人罵我們是造反起家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在「毛主席」領導下造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奪取了政權，這有什麼不好？

文化大革我們造了資產階級的反，一切剝削階

級的反，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有什麼不好？過去有些人是造反的，現在還罵造反派，可見他的思想變了，忘記了過去。過去打土豪分田地難道不是造反？打蔣介石不是造反？不是造反是什麼？有些人把這些都忘了。

當然，一場文化大革命難道魚龍混雜，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進了少數壞人，這有什麼奇怪呢？我們最初組織紅軍時，就那麼單純嗎？不可能！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怎能罵造反派決沒有好人呢？說造反派沒有好人，豈不否定了自己！他忘記了是誰帶領我們造反，忘記了造反的老祖宗。

一個共產黨員不造走資派的反，你要幹什麼？一個共產黨員說這樣的話，意味着對共產主義的背叛。共產黨員就要造反，造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反。當然對多數人來說是作內部問題、認識問題提出來的，通過學習「毛主席」的指示，學習十大精神，可以改造過來，但就這些同志來說，也要在自己的世界觀上找原因。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觀改進一番。有少數人可能改造不過來。兩種矛盾可以轉化，有的向好的方面轉化，有的向壞的方面轉化；有的共產黨員認識了，好轉一些，或者說完全變過來了，敵我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有的人民內部矛盾，可以轉化為敵我矛盾。

在我們一些同志的頭腦中，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解放以來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而好像是青天霹靂一樣，一個早晨爆發的，甚至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一場大誤會，非常反動。他們有套說法：「老幹部回崗位，新幹部回單位，支左人員回部隊，文化大革命是場大誤會」；這是思想問題，這是典型的唯心史觀。他們現在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場大誤會，就對當前的一切都看不慣，總是等呀等到一切恢復正常就好了。他們把發展看成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看成在一個封了口的圈子裏打轉轉。在工廠他們實行管、卡、壓；在學校把智育第一的一套搬出來；總是把一切都照老格式走一遍。這是一種什麼思想？是一種典型的庸俗進化論。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辨證法，任何事物都在不斷地向前運動和發展中；這些守舊的人，口頭上承認辨證法，實際上是反辨證法的。一提到企業管理，就主張把羣眾冲掉的舊規章制度恢復起來，熱衷於搞計鐘工資計時工資獎金等，他們說這樣可以推動積極性。他們就沒有想一想，革命幾十年靠的是什麼？是獎金？計鐘工資、計時工資嗎？不是，我們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靠的是億萬革命羣眾，靠的是小米加步槍。

如果說是搞物質刺激，蘇修是搞得很厲害的，但搞得工業停滯，內外交困。如果那東西是靈的話，列寧格勒的工人，為什麼要造反呢？文化大革命是靠物質刺激？還是靠羣眾覺悟？還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線發動羣眾？當然不是說不關心羣眾的生活，但關心羣眾的生活和物質刺激是兩回事。提高勞動生產力，應該在技術革新、機械化方面想想辦法。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適當提高羣眾的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搞什麼計鐘工資、獎金，不是關心羣眾生活，這是對工人階級莫大的污辱。

我們鐵道兵修了那麼多鐵路，靠的是計鐘工資嗎？這些戰士一個月八元錢，沒有獎金，這完全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搞，中央有兩個部，就是搞這個，到上海去搞試點，被工人趕出來了。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文化大革命，我們在這裏吹一吹，希望讀書班的同志回去觀察這些問題，要敢於鬥爭；起碼向中央反映這些情況。

有的地方提出來，能不能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規章制度？在計劃工作會議上，有個工人回答的很乾脆，說不能。他說了三種情況，第一，管、卡、壓的那套我們不要；第二，月金全付夠的我們反對；第三，在過去正確的，現在生產發展了，也不能把老一套原封不動地搬來套，就像成了不能穿的小孩衣服一樣。這個工人很懂得辨證法，他說得很對，事物發展了，我們領導的思想也要跟上去，適應新形勢。我們要堅決反對倒退，「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要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不前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

我們要把批林整風深入下去，把批林批孔運動搞起來，批孔結合起來，要批林彪的流毒，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全面鼓吹唯心主義的思想，一切守舊的傢伙吹捧孔子。林彪是當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結合起來，也必須結合起來，要打倒我們頭腦裏的孔家店。孔子生活在中國由奴隸制度到封建制度的社會大變動時期，他仇恨社會制度的變革，妄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拚命維護奴隸制度，反對封建制度，孔子在魯國當宰相上台七天，就殺了革命派少正卯，他的學生冉有有革新思想，他就挑動另一部份學生鳴鼓而攻之。「毛主席」說「孔子很有些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由於他倒行逆施，上台三個月就下台了；他雖然下了台，但復辟的心不死，他到處遊說，看到大好形勢就叫喊「禮壞樂崩」，認為更壞事。昨天「人民日報」轉發了哲軍的文章，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這篇文章寫的很好。（按：元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曾刊載哲軍所撰「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對社會變革的哲學」文章）。有些人對馬列主義沒有感情，對修正主義留戀顧盼、脈脈含情；對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沒看不慣，對舊的東西非常留戀。「毛主席」說「資本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制度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朝不保夕』，唯獨共產主義的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礡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一個以共產主義為鬥爭目標的共產黨員，為什麼對舊事物那樣留戀呢？這是我們在座的同志應該很好研究的問題。我們主要是提醒同志們好好學習一下文化大革命以來「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牢記住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的三項原則，「毛主席」最近還說「中國要出修正主義，同志們要注意呀」，批評政治不認政，軍委不認軍也不認政，「毛主席」這些指示，適用於政、軍、學東西南北各個地方，就是告訴我們要抓大事，值得同志們議論。今後出修正主義，還是在上層建築領域。「毛主席」最近指示，並親自要我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就是要我們牢記步調一致才能得到勝利。我們對「毛主席」的指示要有正確的認識和理解，以便更好地貫徹「十大」精神，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黑龍江風貌

胡蓑之

在蘇聯將百萬大軍集結於中國邊界沿線的同時，中共也把百萬知識青年安置在與西伯利亞接壤的黑龍江省。據中共「新華社」去年十二月杪的一項報導說：「今天由這個中國極北省份的首都哈爾濱發出的消息是：一批青年來自中國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杭州。……」

儘管中共當局並未說明把這麼多青年強迫下放到與西伯利亞為鄰的北部邊境的理由，但大家都知道黑龍江流貫該省區域，中共和蘇聯的軍隊曾於一九六九年在黑龍江發生過流血衝突，顯示該地區的重要性。

黑龍江省因黑龍江環繞其邊境而得名，簡稱黑省。其與遼寧、吉林，合稱東三省，其後曾被劃為九省。又以其昔為滿族棲息之所，統稱滿洲。它具有悠久歷史，古為濊貊地。後漢三國時，屬扶餘國北境；晉為寇曼汗國；隋朝為黑水靺鞨部；唐代為黑水府及室韋國；金時為上京路，明置拜若街；清初為達呼爾、錫伯卦、勒察諸部弋獵游牧之地，康熙時駐將軍於墨爾根，以統轄之，光緒末年設巡撫改置府廳州縣，仿內地行省之制，以龍江為省治，民國因之。其後劃出「東鐵」沿線附屬地，另置東鐵行政區。

黑龍江位於滿洲北部，跨黑龍江、松花江二流域之間，為我國最東北的行省。面積約一百七十八萬方里，東西距離長約二千八百餘釋，南北濶約二千六百餘里。東南以松花江與吉林省為界，南接遼寧省，西南毗連外蒙古，西、北、東三面，則以黑龍江接俄屬西伯利亞。當前清極盛時期，凡黑龍江左岸及外興安嶺之地，都是它的屬土；自公元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與俄締訂「璦琿條約」之後，則江東僅餘六十四屯，全省轄縣四十五，設治局八個而已。

論形勢，該省因為地接俄領，為邊陲要區，表裏山河，氣象雄偉。璦琿界鄰邊境，為東方鎖鑰；呼倫地當衝衢，為西域關鍵；龍江枕山帶水，策應東西，更握全省的總樞紐。吉、遼二省之唇齒，而內地北區的屏藩也。但自東清鐵路（後改中東鐵路）落成，沿線權利，均入俄人勢力範圍，喧賓奪主，其勢已成。東省鐵路雖早已收回，日本雖被打敗，而俄人又虎視眈眈！加上慣於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中共，原為俄共所豢養，以致大好河山恐將淪俄！

黑龍江省境，古為安加拉大陸的尾閭，故其地質多原始時代巖層，內興安嶺脈中，更多結晶質的花崗巖，因此，蘊藏的金砂極夥。惟嫩江下游及松花江一帶，屬冲積層的平原，而為省境饒富之區。

同時，內興安嶺脈環繞黑龍江省境的西、北、東三方面，平均高度在四千尺以上，以其傾斜甚緩，故其地勢不覺得怎樣高峻。復以黑龍江、松花江、嫩江諸流域，擴為廣大平原，沃野彌望，極目無際，所以，它與遼、吉二省，合稱關東平原；土壤膏腴，宜耕宜牧，向為移民墾殖的樂土。

可是另一方面，黑省境內的山脈綿亙，概屬陰山系，統稱內興安嶺脈，蓋對西伯利亞的外興安嶺而言也。詳細分析它是西興安嶺、伊勒呼里山、東興安嶺及小興安嶺四脈：㈠西興安嶺脈——又稱大興安嶺。其脈自外蒙古與遼寧交界處的索岳爾濟山北延，寶韋、興安、大嶺諸高峯，而與伊勒呼里山脈相接。

㈡伊勒呼里山脈——主峯在寶韋縣東，譯言一呼順子山。本幹東走，介呼瑪爾河與嫩江水源之間，為該省北部一大分水嶺。其支脈白雉鷄場山北走，盡於黑龍江。其峯巒之著名有神仙洞山，及元寶山，漠河金礦所在地也。

㈢東興安嶺脈——自伊勒呼里山脈蜿蜒東南行，止於倫山，為黑龍江、嫩江間的分水嶺；主峯在墨爾根東北，高出海面凡三千餘尺，以傾斜甚緩，尚無碍於交通，齊黑路線經過這裏。

㈣小興安嶺脈——上接東興安嶺脈，主峯曰布倫山，迤邐東行，為佛思亨山，而盡於松花江入黑龍江之會口。伏行江底，與完達山脈相接。

至於境內諸水，以內興安嶺為分水脊，山陰之水入黑龍江，山陽之水，則注入松花江。松花江為吉、黑兩省的天然界水。其支流在省境中，以嫩江為最大，呼蘭河次之。以下就黑龍江、嫩江、呼蘭河三流域分析之：

黑龍江——古時有烏江、烏龍江、黑水等名稱，滿語稱薩哈連烏喇，俄人曰阿穆爾河，都是以黑龍江水色綠黑而名之也。其上源有二：北源叫石勒喀河，源出於外蒙古的肯特山北麓，名叫鄂嫩河，為成吉思汗發祥之地。北流經俄境尼布楚，始稱曰石勒喀河，至漠河縣西洛古河卡，與南源額爾古納河會合。南源上游門克魯倫河，即古之臚朐河，又名飲馬河，則導源於肯特山南麓，東

流入黑省內，瀦爲呼倫池。又以該池的北口流出，會海拉爾河，始名額爾古納河，迂迴東北流，合北源，始稱黑龍江。乃折而東南，走中、俄界上，右納額穆爾河、呼瑪爾河等水；左受精奇里河、牛滿河諸川，直至同江縣，會松花江。但兩江既合，黑龍江流勢，似爲松花江相等，故卒不能定何水爲正流，其名混同，實取義於此。更東經吉林的撫遠縣境，全入俄境，由廟街而注入韃靼海峽。全流長約八千里，爲東北第一大水。

嫩江——係蒙古語諾尼本倫的轉音，爲松花江第一大支流，或者說是它的北源。魏書稱它爲難幹，史謂之㺄河；明一統志則稱之爲腦溫江。源出伊勒呼里山脈南麓，曲折南下，羣川紛紛灌注於省境中央，於茂興站南三岔口之地，注於松花江，也是該省中部的大川。

呼蘭河——導源於小興安嶺布倫山東南的懷釃山，西流至綏化之西，有通肯河自北來會，長與本源相等，故或謂通肯河爲本流之源。至此折向南流，至呼蘭縣南，注於松花江。全域肥美，爲該省首先開墾之地，亦即全省最饒富的地區。

在嫩江與呼蘭河之間，由於地勢卑下，水易停蓄，故沼澤頗多；然以形體狹小，無著名者。惟西邊額爾古納河上游的呼倫及貝爾二池，面積比較廣大，頗爲著稱。呼倫池或稱達爾泊，也有庫鄂湖、枯倫地、濶灣海子等名。形如橢圓，自西南而東北，周約六百里，上源有二：一是克魯倫河，由池的西南注入；一是烏蘭順河，上源爲貝爾地，由池的東南注入。自池的東北流出，即是額爾古納河。至於貝爾池，一作布雨爾湖，古名捕魚兒海。位於黑省與外蒙古之間。湖自東北至西南，長約一百五十里，廣約七十里，形如瓜瓠，上承哈爾哈河之水，由北部溢出，爲烏爾順河，注於呼倫池。

黑龍江省境以地近寒帶，氣候寒冷異常。每年的清明節前後，江始開冰；至初夏時，草木萌芽；到六、七月間，則驟然使到作物繁茂，可是朝暮仍涼若深秋，一至十月，濃雪飛舞，以致江河冰封。其氣溫當隆冬時，往往降至華氏零下四十度左右，盛夏極熱時，亦不過華氏七十度上下耳。

黑龍江全省人口在民國二十五年調查結果，只有四百八十多萬人，密度極稀。近二十年來，由於中共強迫下放的緣故，該省人口可能增至一千萬以上。據說昔日的人口更少，自該省境盛行墾荒後，漢族如冀、魯、豫、晉諸省人民，多數移住於嫩江流域及松花江北岸一帶，其數幾佔全額的十之七、八。而滿族則自清室崛興後，始編住於省會以南各地。蒙族大都住於西南緣邊之區。由於這些地方，原爲前內蒙古哲里木盟的境地。因之，今日的黑省居民以漢人爲主。此外，尚有蠻族五種：㈠曰索倫人，爲東胡族的支派，散居在黑龍江沿岸，和西安嶺東麓嫩江之畔。㈡曰鄂倫春人，則散居於西興安嶺北部山谷之間，以及甘河沿岸。㈢曰達呼爾人，散佈於呼瑪爾河附近，及其山谷之中。㈣曰布利雅人，亦作畢喇爾，往時多住於西北部俄屬沿邊，後因被俄人所逼，則多半遷到東邊的呼倫池左岸了。㈤曰厄魯特人，住在貝爾池的西北岸。

由於黑省境內的人種複雜，因此，他們的風俗習慣，也各不相同。漢人大都從事農墾，樸實勤儉；其中有居住於都會的漢人，則以經營工商爲業；他們的生活習慣，多半跟華北各省居民相似。滿人因爲久享承平，卻已習於懶惰，類多不能自營生活。蒙人的知識簡陋，素性驍勇，則大率逐水草而棲，以游牧爲生。其餘五個蠻族，通常性質愚魯，專賴漁獵以度生活；其中以索倫人及鄂倫春人，最稱勇猛，對於騎馬、使槍、射箭，成爲他們的特技。在清初時曾被編軍隊，以備守禦邊疆，後來以羈縻失策，則多半潛入俄籍的了。關於言語方面，漢、滿兩族人，均通行北方官話，惟其發音稍有不同罷了。蒙人則用蒙古語；其他各蠻族，則全部使用他們固有的方言，概稱之爲東胡語，跟滿洲語大畧相近似。

談到黑龍江省境的物產，因其南部平原，水草豐富，成爲天然游牧的場所，如驢、騾、牛、羊、馬、豕等，往往千百成羣，不可數計！北部山地，森林蓊翳，爲野獸孳生的地區，計有熊、虎、豹、狼、馬、鹿、野豬等，而以灰鼠、狐狸、紫貂等，最稱珍過。松花江與嫩江中，魚類充斥，水產極富。

全省的農產物，以大豆、小麥、高粱等爲大宗，玉蜀黍、藍靛、烟草、麻等次之；尤以呼蘭河流域爲最豐饒，向有「穀倉」之稱。森林以松爲主，樺木次之，他如柳、槐、檞等樹亦多。興安嶺中的各窩集，無不叢林密樹，纓山覆澗，蒙蔽天日，白晝晦冥，至深秋葉落，始畧見曦月，蓋其森林之茂，尤甚於遼、吉各地。境內各礦物也很豐富，已經開採的礦產，以金爲最著，煤、鹽次之。金產於漠河、奇乾、寶韋、呼瑪、佛山、都魯河等地。煤產在於甘河、札賚諾爾、景星等處。此外，又有池鹽，產於呼倫池西南的沼澤中，粒細而白，足供該省之需。又因境內富野獸及畜產，故皮革工業稍盛，除了釀造燒酒及製造豆油外，其他工業尚不發達。

不過，省境的交通尚稱便利，就水運而言，以黑龍江、松花江、嫩江三流域的航運最饒。嫩江自省垣龍江以下，可通小汽輪，民船逆流上溯，可至墨爾根。松花江以哈爾濱爲樞紐，小汽輪上通永吉及長春，大輪可順流而東。黑龍江尤饒航利，幾乎全流域都可通航；但自江左被俄人侵佔之後，則其航權遂爲中、俄兩國所共有；後來俄人復違約悍行，以爲沿江設備，均爲俄人所建築，不准華船經行其中，於是黑龍江裏面，一度沒有我國的船隻航行了；迨第一次大戰結束，帝俄勢力瓦解，俄商輪船一度停駛；我國人鑒於從前俄船營業的發達，並激於愛國的熱忱，組織了「戊通航業公司」（以是年歲次戊午，黑龍江始通航，故名。其後改爲東北航務局），收過俄船從事通航工作，不獨挽回了權利，也是發揚國威的一大快事。

再看陸路交通，因其境內多屬荆榛未闢之區，所以交通不很方便。其主要路線約有三條：㈠是自省垣龍江循嫩江南行而至吉林省城，更經遼寧出山海關而抵河北；㈡是自呼倫西南行經大市集及外蒙古、察哈爾而達北平；都是通內地的大道。㈢自龍江東北行至璦琿，復循黑龍江北向，至呼瑪、漠河、寶韋等處，爲通衢大道。在戰前便已築成的鐵路，也有如下五條：㈠東省鐵路；㈡齊昂鐵路；㈢洮昂鐵路；㈣呼海鐵路；㈤齊克鐵路。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56 「爭鳴」雜誌副總編輯的話

張奚若說：第三偏差是「鄙視既往」。歷史是一步一步繼承下來的。每個社會都要繼承前一階段的東西。共產黨員卻以爲什麼東西都是「解放」以後算起，以前什麼都是封建，在打倒之列。好像馬克思出生之前，人類就沒有文化似的。共產黨員對舊社會不大了解，但說他們對新社會了解也不見得，他們就只會搬弄洋教條，只知道舊的要打倒。

第四偏差是「迷信將來」，以爲將來一定好，一定什麼都機械化，以爲那就是什麼都好。

在張奚若「鳴放」時，中共還未大張旗鼓地否定一切「既往」，還僞裝「納諫」。到了今天，中共已公開否定中國的文化傳統，而且公開表示要做新秦始皇，要禁絕一切「異端邪說」，還要打倒「蘇聯老大哥」。現在中共還捧着「馬列主義」的木主，相信會有一天，「毛思」要取代「馬列主義」。

「民革中央委員」周穎說：「這次郵電部的同志們揭發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我們都不知道，有些問題，比如某些領導同志作風不民主，家長式的領導問題，我認爲早就應該在黨內揭發出來的。爲什麼一直沒有揭發呢？難道黨員同志不知道嗎？難道黨員同志沒有意見嗎？不是的。我認爲這是由於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特別是自下而上的批評不開展，黨內民主沒有很好發揚的關係。黨內民主發揚不夠，勢必影響到黨外也不能很好的發揚民主。」

周穎說得太好聽了，什麼「黨內民主不夠」云云，好像共黨仍是「民主」的，只是「不夠」而已。事實是：共黨根本就沒有半點「民主」，共產制度是古今中外專橫暴虐政治的綜合體！

中共暴政的根源固然是繼承了馬恩列斯的異端邪說，也繼承了沙皇、納粹和秦始皇的惡毒。中共政權更「創造性」地發展了陰狠毒辣的「毛思」。

必須指出：毛澤東的「階級出身」是小米商，是富農，而不是「無產階級」。共產黨認爲人的思想是「階級出身」決定的。

「爭鳴」雜誌副總編輯尹肇雄在中共「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機關幹部座談會」上，對中共提出十五點批評：

㈠八年來斯文掃地，知識分子被一棍子打死，過去的經歷、學歷、知識，幾乎全盤否定。因此，絕大多數人，養成自卑心理，抬不起頭來。

㈡「思想改造」在某些場合實質上是思想統治，小組鑒定畫鬼臉，讓你自己打嘴巴，強迫接受，不通也要通。這種做法，不惟不能解決思想問題，相反地又背上了思想包袱，影响情緒。

㈢一些黨員以「解放者」，打天下的「特殊材料製成者」自居，驕縱橫蠻，氣燄萬丈。不尊重知識分子的德才，隨便侮辱。

㈣一部份黨員犯有嚴重的宗派主義，拒非黨人士於千里之外。

㈤追名逐利，墮落腐化。

㈥瞞上欺下，報喜不報憂，盛氣凌人，口是心非，違背良心。

㈦爭功推過，道德敗壞。

㈧以黨代政，破壞法紀。

㈨壓制民主，個人專斷。

㈩任人唯黨，不分賢愚。

(十一)利用所謂「積極分子」，作應聲蟲兼打手。

(十二)喜怒辦事，無法無天。

(十三)製造輿論，混淆黑白。

(十四)打擊進步，培養小丑，喜歡卑躬屈節，奴顏婢膝之徒。

(十五)壟斷專權，排斥異己。

尹肇雄這些話，確實代表了大陸知識分子的心聲。試問在毛澤東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誰沒有同樣的感覺？的確，中共統治下的知識分子，誰不被迫自我侮辱一番！至於宗派主義

「鬼爪」與「

西片「鬼爪」的導演萊羣加，國片「十三號凶宅」的導演吳思遠，可以相信他們拍這類電影，志在集噱頭之大成，好好地撈一筆，並沒有打算對觀眾啟發什麼的好心腸，說它是「眞小人」之作並不爲過，奇怪就奇怪兩部「眞小人」之作，居然也可以發掘一點有啟發性的東西，兩部片子同時上映，同樣是鬼氣陰森，但有一點匪夷所思的巧合，那就是兩片都隱含否定了報仇觀念，電影好像說：心中有仇恨的人，會使自己本性改變，最後就會報了仇，你自己也會墮入可怕的深淵之內。

只有一種共同水準的成就，那是「鬼爪」的導演萊羣加與「十三號凶宅」導演吳思遠，同樣可以給他們一個「抄襲大師」的美名，那就是他們的抄襲工作消化得很好，完全沒有別的作品因與自己的作品混合得不調和的地方。「鬼爪」的主要構思，可見是來自波蘭斯基的「魔鬼怪嬰」，「十三號凶宅」除了波蘭斯基的「天師捉妖」外，還有李昆的豬肉佬一段，看來很像李翰祥式說書故事，而兩部作品的鬼報仇構思卻是在日本電影中最常用的情節。報仇所以被否定，就是

因爲報仇者後來變成濫殺無辜的鬼。

「鬼爪」的故事，寫一個荒唐貴族的第三代孫子新婚之後，回到祖居，被祖父生前強姦的男僕新婚妻子，斬掉男僕的手的男僕鬼魂爲上一代而報仇，鬼魂出現，強姦了這貴族後代的新娘，新娘於是便懷孕了一個少了一隻手的鬼胎。電影中的鬼爪，本來是曾經被侮辱，被損害的人，他應該是被同情的人物，但電影發展到後段，這個鬼，一連殺了兩個女僕，殺了一名律師，一名醫生，至於被姦的新娘也不是貴族的後代，反而那貴

人唯黨，個人專斷，無法無天，混淆黑白，培養小丑，排斥異己等，更是毛澤東共產黨的特色！（毛澤東本人應除去「瞞上」一條，自「文革」以後，應加上「任人唯親」一條。）

「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劉地生說：

「消滅三大主義的根本辦法，在於消滅產生三大主義的條份。那麼，讓我們看看什麼是產生三大主義的條件。

「首先，僅允許聽從命令，而不尊重人權不倡導獨立思考的能力，是產生三大主義的主要條件。（這種情況是歷史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的反映。）因此要消滅三大主義，必須首先消滅少數享有特權，而多數人僅供聽命和驅使的現象。眞正把憲法規定的人權交還給人民，使六億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力，這樣才能根絕三大主義。

「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黨，但這並不等於共產黨就是國家。因爲中國有六億人口，而共產黨只有一千二百萬黨員。決不能說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利益就是六億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說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利益應該超過六億人民的利益。根據這一點，我覺得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今後制定政策方針應首先從六億人口的利益出發，不應首先從黨的利益出發。任何一個黨派的委員會或支部，除開對那個黨的機關或黨員之外，沒有權力對黨外的政府機關或行政人員發佈命令或指示。

「爲了將來科學建設的前途着想，必須讓青年學生純潔的頭腦自由成長。青年時代的頭腦一經定型，以後要客觀的研究眞理，就比較困難。因此在學校的黨派，可以在教員當中活動，不需要在學生中活動，特別在中小學，應取消少先隊和青年團的組織。大學裏的政治課自由選讀，以免阻礙培養青年獨立思考的能力。」

劉地生的意見，根本就和毛澤東共產黨的利益背道而馳，如果中共會接納，那麼，太陽將會從西邊升起了！然而，知識分子之可貴，就在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那些奴顏婢膝之徒，那些墮子，實在枉生人世！

號凶宅」兩部恐怖片

林巽

見那個報仇的鬼只是欺軟怕硬的鬼，他不敢面對眞正仇人的後代，卻大繞圈子去濫殺無辜，觀眾對他的被侮辱、被損害本來同情，但觀眾對那種嗜殺狂報復方式當然是不能接受的。

「鬼爪」的戲劇效果，完全從女主角史蒂分妮碧珍的孤立無援與過度懼怕的感受上展開，電影強調她見到的鬼爪，別人見不到，她渴求的答案，別人知道，但不敢向她說出，強調如知道自己懷了鬼胎，想將腹中嬰兒毀掉，但沒有人相信她，她試圖勇敢地去尋求眞相，也沒有成功。觀眾的感受，卻完全與這女主角在一起。反而電影最後，觀眾看到那貴族青年去挖祖墳，毀祖父的屍體洩恨，沒有那麼同情了，因爲鬼對他們家人朋友的報復，已經作得太過份了。

吳思遠的「十三號凶宅」，是一位富家子，犯了殺人罪，他本來可以不死，但律師與她的太太有姦情，所以乘機從法律漏洞上引他墜入陷阱，將他置諸死地，被判死刑。接下這個鬼便回家來向妻子索命。電影到此又岔開第二條線，寫女主人的婢人阿彩，與一班理髮師及豬肉佬都有私情，理髮師妙想天開，假扮厲鬼回魂偷女主人的東西，假鬼眞鬼搞成一堆，後來眞假兩鬼妥協。主人想請法師來趕鬼，理髮師受假鬼之托，硬拉那

果上又加上戲劇效果，後來又是律師請來眞法師，卻給假鬼嚇走。眞法師又因與那個女僕阿彩有姦情，探出假鬼的秘密，再來與眞鬼鬬法。電影的最後，是人爲財死，人比鬼更可怕，女僕放蛇咬死假法師，眞法師奪了財產殺死阿彩，女主人因爲精神崩潰，加上知道所有產業都給律師搶走，親手將律師殺死。

電影中的出鬼到人，人性的本質很欠缺，但最後強調那個爲報仇而存在的鬼在仇人全死了，仍要與眞法師鬬法，就完全超出了報仇的範圍。要是眞法師沒有將鬼徹底消滅，那鬼仍然可以存在，繼續爲害人類，這一點點隱含的東西，可能是因爲電影編導爲了強調戲劇效果，偶然碰出來了不起的啓發。

如果要讓觀眾在「十」片中尋找值得關心的人物，可能只有伊雷與李昆，他倆人其實也只是由小丑扮相庇護下的小壞蛋，他們比較幸運的就是因爲電影中所有的人物，包括那個俏女傭阿彩在內，全是大壞蛋，觀眾才能從大壞蛋中找小壞蛋來關心。由此可見在電影中只要用比較方式塑造劇中人物一個，壞蛋也可以塑造成使觀眾同情角色，這是電影魔術之一。掌握這魔術路數，要拍毒害觀眾心靈的片子可不難。

電影中有一場李昆扮假法師手揮白紙扇念咒祭鬼的戲，咒文中有類似的詞句：「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聽得觀眾捧腹大笑，筆者忽然一悟這聽來熱口熱面的咒語及那白紙扇，原來是蛻化自「晚清宮庭實紀」中「拳匪之亂」一段情節，走筆到此，眞擔心張徹的「八國聯軍」，如果將這段咒語也搬上銀幕，可能會產生反效果的。

吳思遠是新一輩導演中比較有才智的一位，美中不足的是他只熱中於賣弄綽頭，拍的仍是由噱頭堆砌出來的假作故事，看出他對於反映現實藝術內涵，缺乏興趣，這實在是可惜的。巧匠終究是一種有限境界，要只是巧匠而不是意匠，巧匠之巧也不會有更大成就的。到目前爲止，看本港新紮起的導演中，我只有向黃霑、何藩、羅馬、馮淬帆等這幾位看好了。

「鬼爪」與「十三號凶宅」都是恐怖片，除了販賣刺激性外，並不是健康的電影製作路向，要是在賣座上成爲百萬紀錄的賣座片，那不但是電影界的不幸，也是觀眾的不幸。對於藝術匠人自己，也不是好事，何不想想波蘭斯基，像他那樣有一鳴驚人的才氣，現在又怎麼樣了。

西安事變反省錄（摘錄）

張學良

張學艮先生於一九六〇年寫了一篇「西安事變反省錄」，全文很長，呈給蔣總統，總統交給蔣院長保管。去年十一月蔣院長得張先生同意，摘引下面最重要的一段，公開發表。不僅使我們了解西安事變的眞相，也認識中共今天所用的一套欺騙伎倆，跟以前毫無兩樣。

當是時也（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共產黨之停內戰，共同抗日，高唱入雲，實攻我心；不只對艮個人，並已搖動大部份東北將士，至少深入少壯者之心。當進剿再見不能成功，艮覺一己主張，自問失敗，徵詢眾人意見，遂有聯絡共產黨同楊虎城合作，停止剿共，保存實力，共同抗日種種獻策。艮不能委罪於他人，雖然策出於他人，實有動於我心。但當時，未知共黨眞意何在？研討之下，必先設法同共黨取得聯繫，方能知其眞意，而艮等皆從未同共黨有過來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滬，向李杜徵詢，李派一代表來，名劉鼎者，彼自稱曾參加共黨，被捕經保釋放，彼可向滬方共黨負責者接洽，彼自身並非全權代表也。由彼介紹，共黨表示，願同艮個人一談，但不敢來西安，艮到滬，在滬西郊外，某西餐館會見一人，（彼未露姓名，據劉言，彼似係潘漢年）談判未得要領。……

返回西安，在當時之先後，有一人（艮忘記其姓名）持有財政部公函見艮，要求進入共區，艮親為談詢，彼不吐實，艮告以若不露眞實任務，難獲通過，被迫無奈，告艮負有接洽任務。艮云共區危險，共黨素不講情面，以當年在鄂招賀龍之人被殺相告。於是彼吐露係共黨同路人。遂以王以哲將該人送入共區，俟其返回，告[illegible]

國軍，復員遣散。

㈩抗日勝利後，准共黨為一合法政黨，一如英、美各民主國家等等。

周更提出，如艮存有懷疑，彼等言不忠實，願受指揮，意受監視，任何時可以隨時譴責。當然艮慨然承允，並表示艮有家仇國難，抗日未敢後人，上有長官，不能自主，當向蔣公竭力進言，以謀實現，各以勿食言為約。……

同周恩來會談之後，艮甚感得意，想邇後國內可以太平，一切統可向抗日邁進矣。今日思來，當時艮之理想，愚蠢可憐，幼稚可笑……

艮由洛返陝，答復共黨，一時無法向蔣公請求實行停戰計劃，遂乃共相約商，局部暫停，仍由艮擔負向蔣公從容陳情。共黨曾派葉劍英來見，並携有雙方停戰計劃和毛澤東之約書。願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軍隊則聽受指導。艮要求彼等須暫向北撤退，以期隔離，給予時間，容余醞釀，彼等認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補給，艮曾以巨額私欵贈之，令彼自籌，共黨遂撤出瓦窰舖，向三邊北行。該時共黨在西安設有代表處，鄧發已曾到過西安。救國會、學聯會、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紗廠之罷工，艮亦曾以私欵接濟，彼時陰沉空氣，已籠罩西安矣。

之後，艮一觀察，傷感後悔萬分，痛部屬之無能，驚楊部之無紀律。……徬徨束手，問策無人，除成立兩委員會外，立即電請周恩來到西安，共商決策。二、三日後，周偕二人同來，一為博古（秦邦憲），另一人則記憶不清矣。周至此時，嚴然為西安之謀主矣。……周等遂即參加已成立之委員會，當時西安所謂「三位一體」：東北軍、西北軍和共產黨也。討論當時情況，決議，堅決實現八項要求，勿再使變動擴大，早日和平解決。……同時調動共黨軍隊，集中耀縣、三原以備萬一。……致艮釀成巨禍，百身莫贖，中國今日之浩刧，不悉禍延何日。其罪固在艮之一身，然小小的張學艮，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艮鄭重聲明，非有絲毫委罪於天之意，因迴思再三，微小如艮者，個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後之人，安可不戒愼也。

「三」字經

不知音

在各數字中，「三」字的命運特別好，其應用有道盡人生百態之妙，更與江青結上裙帶關係，茲作「三」字經，以博一粲。

想當年，江青情場失意，即「三番五次」跑到延安窰洞，「三手兩腳」，俘虜了毛大王，「三更半夜」，如此這般做了壓寨夫人，既無「三書六禮」，也不必「三跪九叩」，更談不上「三從四德」了。當彼時也，正暗慶「三生有幸」，深知人有「三衰六旺」。「三朝」未過，即「三令五申」推行樣板戲，「三步兩跳」，表演老娘風度。如今眼見老毛昏庸難支，即在枕邊「三言兩語」，把朝中元老，「三三兩兩」，趕盡殺絕，萬一老毛有「三長兩短」，自己可上台叫人「三呼萬歲」。果眞「三姑六婆」一朝得勢，則蒼生誤盡矣。

寄語海外回歸人士，勿「三心兩意」，誤入「三家村」，到那時雖「三緘其口」，也難再超生了。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摺疊軍毯

別以為舖床疊被是眼見功夫，在青年軍中「整理內務」，卻是一門很難得滿一百分的課程哩！

在自己的家中時，翻身起床，能順手將棉被摺一摺，往靠牆的床邊一推，算是勤快的了，有時連摺也懶得一摺，保持原來的狗窩樣，留給家人[illegible]

之人。……

當此之時，甘泉自動解圍，共黨表示，不敵視東北軍之誠意。王以折來電言，共黨派來負責代表一人，到彼軍部，請良親爲接見。……遂飛洛川，會見該人，彼自稱爲李克農，良當時不悉李克農是共產黨中何等人物，談判之下，所提之請求，與後來共黨所提之條件大致相似，良答復如彼等眞誠，何以容納轉陳，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該黨，表示懷疑，促其首領如毛澤東周恩來輩來見，彼答以共黨所提諸事，曾經共全體表決者，如良誠信，彼可商請毛周來見，彼立卽北返，得其答復，周恩來願來會見，請約地點和時日。

……卽毅然答復，約周來延安會見，囑周師長福成妥爲欵待。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來會面，約談二、三小時，……周承認蔣公忠誠爲國，要抗日必須擁護蔣公領導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蔣公屬舊，在抗日綱領下，共產黨決心與國民黨恢復舊日關係，重受蔣公領導，進而討論具體條件：（大致如下）

㈠共黨武裝部隊，接受點編集訓，準備抗日。

㈡擔保不欺騙，不繳械。

㈢江西、海南、大別山等地，共黨武裝同樣受點編。

㈣取消紅軍名稱，同國軍待遇一律。

㈤共產黨不能在軍中再事工作。

㈥共產黨停止一切鬬爭。

㈦赦放共產黨人，除反對政府、攻擊領袖外，准自由活動。

㈧准其非軍人黨員，居住陝北。

㈨待抗日勝利後，共黨武裝，如

並言以中央軍之數量，東北軍之精銳，皆未能消除共黨，區區如彼之軍隊，能何爲乎？……再當一〇九師之敗，良亦曾向彼表露倦於剿共之心情。

同時前後，有一「活路」小冊子出，內主張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合抗日（此冊乃出於高崇民之作），但此時良尚未明告楊虎城，擬同共黨勾結之計劃。不過在某一時期，楊已知之。至於楊虎城到底同共黨是何等關係，是如何得以結合，良實不知其詳。（彼時楊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確係共黨也。）關於停止剿共，聯結抗日，楊深表同情力促良向蔣公進言，以期早日實現，節省雙方消耗。

當蔣公在華淸池同良兩次談話之後，良心情上十分衝動。……因之同楊虎城計議，遂決行強諫刼持之謀，而此時對於共黨方面並未徵詢商議，知此者，除楊外僅少數人而已。事發

十五公分高的標準，長一分，窄一分，低一分都不可以，而且高低長短的距離，要用繩索拉直，看齊對正的。任何一張軍毯摺得不符合規定，一眼望去就很突出，個人成績事小，團體榮譽事大，因此，起床號響後，光是爲摺一張軍毯，比新娘子上轎前的化裝還要費功夫。

軍毯的摺法不但要吻合規定的尺寸，還要用雙手夾着兩塊內務板，將四面摸成「稜角」，猶如切開的豆腐塊一樣，長一點的要用力壓平，低一點的要設法弄高一些，擔心摸起的毯邊「稜角」變形，還要噴上一些清水再加工，好不容易弄得有點似模似樣了，碰上排長看不順眼時，常常過來用手一翻，說聲「再整過」，就前功盡棄了。又只好逆來順受，重頭再摺起，一次……二次……三次的摺來摺去一點「唔出奇」，如果聽到教官來突「擊檢查」的消息，就好像阻街的流動攤販「走鬼」一樣，慌慌張張的，將所有的百寶堆在一起，用張床單在上面一蓋「遮蓋」，也就不難應付過去了。有時爲了「內務」弄不好，耽誤了早晨，集合時遲到還得接受原地「立正」的處分，當着全連同學面前「出洋相」，個中滋味，誰能同情？別的同學是一樣的軍毯能弄好，自己弄不好，又怎能怨天尤人呢？

同室有一位花名叫「老病號」的陳振民同學，他的被窩居然有過六天保持原形不變的紀錄，每天早上起床時，是從被窩上才爬出來的，晚間入睡時，又從出來的被窩口鑽進去，連拉開鋪平的舉手之勞也免了。他的妙論是：這樣才可以保持「元氣」呢！

質問中大學生會

近日「中大學生會」利用新同學反對政府增加大學學費的心理，掀起了一連串的反加費運動。在新亞書院樂羣館的牆壁上，出現了這些標語：「四年大學生活，五年還債生涯。」「負債就讀，決非良策。」

在第二期的「反對大學加費特刊」裏，「崇基書院一年級永社幹事會」及「聯合書院一年級昭社幹事會」聯名發表了一篇「告全體同學書」。書上說：「香港政府於一九七三年所公佈的增加大學學費計劃，終於在我們這一批新同學身上實施……我們認爲現在並不是說話講道理的時候，目前所應做的，是團結同學，行動起來，反對大學加費。」

在「暴力便是眞理」的今日，「大學生」當然不必「說話講道理」。現在世界上的「眞理」全歸毛澤東，不就是這個原故麼？可惜筆者素性愚昧，還愛談談道理，故此提出下列幾個問題，希望各位反加價的同學賜答：

㈠如果「負債就讀，決非良策」，那麼，政府是否應該立卽實行免費大學教育？試問世界上有多少國家，能夠辦到這一點？

㈡據筆者所知，有些家境淸貧的同學，在一年之內，除了得到政府二千多元的免息貸欵外，還有將近二千元的助學金。由此看來，「大學加費事件重重打擊淸貧學子」這句話，到底是否站得住腳？

㈢政府既然早在一九七三年便公佈了增加大學學費計劃，那麼，今日熱烈反對大學加費的「志士仁人」，當時何不「團結起來」抵制大學入學試，偏要在試場內拚個你死我活，以求得進這一所無可取的大學？難道這是爲了「改革高等教育」麼？

中大同學們，香港並不是安樂土，然而在此風雨飄搖的時候，它就是我們的避難所了。不必「說話講道理」的腥風血雨正要將此避難所推倒，你們還要助它一臂嗎？

6月 日

中國抗戰實錄【12】



戰爭結束前後

蘇拒國軍在大連登陸

在國共會談繼續進行中的十月一日，國民政府得到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的照會：「蘇軍在十月下半月開始撤退，請在十日以前派遣代表前往長春，和蘇軍代表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交涉。」基於此，國民政府決定由九龍以船艦載運國軍赴大連登陸，接收東北。並立即通知蘇聯方面。

可是料想不到，到了十月五日蘇聯的答復是拒絕國軍在大連登陸，其理由爲「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規定，大連港限於商品運輸，不能承認軍運。」

按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附屬文書「關於大連的協定」，固然規定大連爲自由港，在蘇聯貨物輸出入時給予特權，但是，東北三省的一切主權屬於中國，也有明文規定。蘇聯拒絕國軍在大連登陸的立場，實在是毫無根據。因此，由外交部長王世杰向彼得羅夫說明事理，但結果沒有得到答覆；不得已，只有不再寄望於大連而變更決定由遼東灣西岸的葫蘆島及灣內的營口兩處登陸。

國軍面臨登陸作戰

二十七日，國軍先遣部隊抵達葫蘆島，但是受到了來自岸上的攔阻攻擊，因爲蘇軍撤退之後，已有共軍佔據，共軍不願意國軍向東北推進，故而公然開火，阻礙登陸。

先遣部隊一度折回青島，決定另改由秦皇島登陸。二十九日，再度面臨登陸作戰。秦皇島在山海關（臨榆）以南，不屬於東北境內。以致接收東北的部隊，終於未能在東北地區登陸。假定說登陸的地點是在營口，則到達東北三省心臟部位的瀋陽，只有一百五十公里的平原路程；可是由秦皇島前往，則有將近三倍於營口的距離，而且自秦皇島到錦州之間約二百公里的海岸線，是從熱河綿亙而來的山脈陡然入海，形成天然隘路。大軍投入這個地帶，集中作戰與展開作戰，都不可能，從戰略觀點看來，是易守難攻的地形。然而，由關內循陸路向東北地區推進，卻只有通過這個山海之間關山難越的唯一走廊。

共軍盤踞山海關

不出所料，在這裏，共軍早已經擺開陣勢，以逸待勢。向國軍開火的是林彪的直屬部隊第七師（楊果夫指揮）及李運昌率領的第二旅（邱阜指揮）、第三旅（費文勁指揮）等約二萬五千人，都是由山西、察哈爾向東北進擊而來，盤踞在位當要衝、自古就爲兵家必爭之地的山海關。國軍自海濱登陸，還沒有推進到三十公里的行程，就遭遇到了頑強的抗阻。

不幸的連鎖反應

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所率領的國軍第十三軍，於十一月五日推進到山海關，但因共軍防守堅固，難以突破，停滯在膠着狀態，等待五十二軍增援到來，於十六日以一部份兵力循山邊迂迴，突擊敵軍側背，發動總攻，才拿下了山海關；尾隨着向東北逃亡的共軍追擊前進，所過城市，多曾遇到抵抗。

國軍時間損失太大

在國軍方面的困難是補給線過長，加上裝備方面也有所不利，因爲由亞熱帶華南廣東出發的部隊，不太適應在關外已經進入初冬的寒冷氣候。

自山海關開始，連續收復六個城市，最後攻下了敵軍主力約三萬人負隅固守的錦州。等到打開了通往東北地區的「天然走廊」，已經是十一月二十九日。雖只前進了兩百公里，但差不多就耗費了將近一個月的作戰時間。

國軍雖然好不容易打通了遼循陸路進入東北三省的途徑，但是時間的損失太大，因爲在這個時候，業已完全控制了東北三省的蘇軍，援應陸續搶先到達的共軍，對於培植共黨勢力，給予了很大的助力。

蘇聯培養共軍並掠取物資

在這個軍事行動之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東北行營已於十月十日在長春成立。主任熊式輝、外交特派員蔣經國到任，力謀對蘇軍交涉，但蘇軍絕無誠意，歷時一個月，沒有絲毫進展；直到國軍在山海關遭遇共軍抗阻的十一月五日，才第一次接到通知說：「蘇軍自葫蘆島及營口撤退，因爲兩地區都在共軍佔領之下，對於國軍登陸，不能負責。」還有，國民政府爲了恢復地方行政權而提出的編組地方部隊以及由政府派遣主要都市的接收人員等提案，一概都被拒絕；乃至於依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規定應該接手管理的經濟機構和交通機構，也完全不能實現。爲此，國民政府特於十一月七日對於蘇聯這種態度提出正式抗議；同時於八日以空運載送部隊進駐長春，並向蘇聯提議進行交涉。然而，在十一日，共軍也進入了長春，開始憑藉武力進行叛亂活動，於是情勢益趨惡化。在這個時候，國民政府通知蘇聯，要將東北行營自長

國政府的強硬措施，一時不得不改變態度，表示完全履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然而這只是口頭上的承諾，實際上還是沒有任何改善。不僅如此，而且蘇軍司令官馬林諾夫斯基向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提出要求，在東北三省價值一百億美元以上的工業設備，說應該全部視為蘇聯的戰利品，並開列出多達一百五十四個公司的詳細目錄，建議由中蘇兩國共同管理。蘇聯的不守信約，在任何人看來，都會是一目瞭然的了。

赫爾利洞澈實情

正在這個當口的十一月十四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新墨西哥州發表了呼籲美國了解實際情況的聲明如次：「波茨坦宣言及遠東盟軍總部的第一號命令規定，中國境內的日軍，都向蔣委員長所代表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投降。但是中國的武裝共產黨不顧此一規定，強迫一部份日軍向共產黨投降，其目的在取得日方武器，使武裝的共產黨能藉此另行樹立一政府或推翻國民政府。現在，關於中國的內情，有許多故意歪曲的錯誤情報在美國發表。譬如說：『在華美軍目前在協助中國軍隊；對於蔣委員長及中國國民政府接受日軍投降及解除其武裝事項，美軍正在協同接收日軍所有武器、裝備，並擔任接收工廠設備，準備移交給中華民國。』因之，有人責難『像這樣的作法簡直是戰爭的一部份，而非和平的一部份』，就是那一類的情報。」

赫爾利遭中傷而去職

赫爾利的聲明，實在是洞澈實情當局卻在兩星期之後要他辭職。因為在美國的外交人員中，自戰時以來，就有和共產黨互通款曲的人，實則在赫爾利任內，美國駐華大使館職員中，已有親共傾向者十一人先後被調回本國；而赫爾利的辭職，則是受到了以他為敵的國際共產主義者們的中傷。

共黨獲得武裝進行叛亂

中共軍經由蘇軍轉手而獲得日軍武器，早就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後來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更由塔斯社不打自招地予以公開，正式承認了這一回事。據塔斯社所暴露的主要內容是：有步槍七十萬支、輕機槍一萬一千挺、重機關槍三千挺、大砲一千八百座、迫擊砲二千五百座、戰車七百輛、飛機九百架等類。共軍以這些武器裝備武裝起來，對中華民國進行了叛亂鬪爭。

戰後國際重蹈覆轍

東北三省，自八十年以前的「甲午戰爭」以來，就是中日、亞洲、甚至於世界紛爭的導火線，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依舊又一仍前轍，不能免於成為戰後國際情勢緊張的出發點。在所以往經歷的任何一個場合，都曾有過大國外力的介入，這尤其是我們應該銘記在心的。

連鎖反應貽患無窮

由於日本的戰敗，「帝國主義」雖然從中華民國被驅逐出去，然而取代的是「鵲巢鳩佔」住進來不走的「共產主義」，不僅給中國帶來禍患，而且給全世界流佈毒害。

由於一個國家爭逐霸業的邪惡意圖，雖其後遭遇敗北，但因而招致了接踵而來的、不幸的連鎖反應，使萬劫不復的災難波及到後世子孫，而貽患無窮！

蘇軍進入中國東北路線

國軍打通往東北走廊

辛亥革命與日本

八十年前的中國

中華民國，發表開國宣言，奠定近代國家的基礎，是在一九一二年的元旦。

前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辛亥革命成功，揭開了中華民國新生的序幕。

國父親自發動革命

在此之前，推翻滿清、創造共和政府的革命運動，是由國父孫中山先生親自發動，按照計劃切實進行。

孫先生最初創建的革命組織——興中會（中國國民黨的前身），在檀香山成立的時候，是在一八九四年，距離現在剛好是八十年。孫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以在第二年——一八九五年十月的第一次廣州起義為嚆矢，雖經過了十次的策劃進行，但全都歸於失敗；直到十一次辛亥革命，纔得成功。

當興中會創立的那一年，碰巧清廷和日本之間發生了「甲午之戰」。決定了中華民國進程的「興中會」之創立，和決定了日本前途的「清日戰爭」，同在甲午年發生，並不單純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是在當時的亞洲存在着形成這個歷史趨勢的必然性。

現在，在談到辛亥革命之前，得先回顧一下導向於辛亥革命的世界情勢，和當時中日兩國的關係。

前天，我在山上遇到一位將近五十歲的築路工人，他告訴我：「想積蓄一點錢，培植自己的兒子讀完大學，所以到這裏來做工。爲了節省一百多元的旅費，所以連過年也沒有下山，就在這非常寒冷的高山上，孤獨地度過了新年」。昨天，我又在路上遇到一位大陳的女性義胞，他在這深山裏爲榮民們做燒飯、洗衣的工作。他對我說：「我的孩子不肯穿舊衣服去上學，因爲他看到別人的孩子穿得比他好。所以我只好到山上來做一兩個月工，可以用工錢替孩子做幾件新衣服。」。

兩天來，我親眼看見這兩件事，又先後聽到這一男一女所說的話，使我受了很大的感動。這一片愛子的至情，正說透了「天下父母心」。他們的話，更引起了我很多的感觸。

今天早晨走過碧綠坍方的時候，一邊走，一邊在心裏背誦一首少年時候最喜歡讀的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你們的父母大多都還留在大陸共區，我相信你們每一個人都常常在想念自己的父母，而那些白髮蒼蒼的老人家也一定時時刻刻在想念自己的兒子。他們之中，可能已經有不少人被共黨迫害而死，再亦不能看到自己的愛兒了。但是我們可以相信，在他們受苦受難臨去人世的那一息，每一位老人家，一定仍舊在懷念自己的兒子，希望你們將來回去替他們報仇。

做父母的愛護兒女，是從來不想酬報的，因爲這是父母們的天性；但是做兒女的卻不可有一時一刻忘掉父母的養育之恩，以圖報德；因爲這是兒女們的天職。父母所期望於兒女的，最重要的是要兒女做好人，使得父母因爲兒女做了好事而感到驕傲和光榮，不要因爲兒女做了壞事而蒙受羞辱。你們試想：父母不知費了幾多心血，才把我們撫育成人？他們自己捨不得吃，捨不得穿，但都希望兒女們吃得好，穿得好。當我們生病的時候，父母總是日夜不休的守護在我們身邊；當我們遭遇到困難和不幸的時候，父母更是想盡方法來鼓勵我們，安慰我們。所以我們今天都應該撫心自問：我們所做的事對得起自己的父母嗎？父母當初是如何希望我們的？是如何叮囑我們，教訓我們的？

「子孫爲老人的冠冕，父親是兒女的榮耀……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聖經舊約箴言）

犯罪並不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一個人的犯罪往往是因爲受了別人的引誘，只要這一念之差，就會做出錯事。你們要知道：天下的事情雖然極爲複雜，但其間總存在着一個很簡

風雨中的

些標準是很容易瞭解的。一個人要做好人並不困難，只要他能下決心離開那條不正當的小路，走向一條正當的大道就行了。人的生命短促得很。看看這四週的老樹，它們的壽命都要比我們大幾十倍。幾十年的人生，恍如宇宙變幻中的南柯一夢。父母生下我們，我們就應該好好來運用，來充實這短暫的一生。總要使自己活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

一個人的生命過程往往是曲折的、困難的，並且充滿了阻礙和挫折，常常會受到各方面的試探、引誘和逼迫。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私慾、惰性、嫉妒、虛榮的各種惡習，這都是犯罪的因素。所以，我們要時時小心，處處防備惡人的引誘，不要

「好像飛鳥，網羅設在眼前仍不躲避……要救自己，如鹿脫離獵戶之手，如鳥脫離捕鳥以的手。」（聖經舊約箴言）

誰能經得起試探和引誘的考驗，誰就能克服犯罪的念頭。相反的，誰經不起壞人的引誘，經不起惡勢力的逼迫，誰就會犯罪。

「晴空朗月，何天不可翱翔，而飛蛾獨投夜燭；清泉綠卉，何物不可飲啄，而鴟鴞偏嗜腐鼠。噫！世之不爲飛蛾鴟鴞者，幾何人哉」?!（菜根譚）

其實，這世界上沒有犯過罪的人是很少的。你們今天在這裏做工，我以爲不但不應該感到痛苦，反而應該感到心安理得。你們要知道：有罪與無罪的分別，不在於判刑與不判刑，也不在於坐監獄或不坐監獄。一個犯了罪而逍遙法外的人，他良心上所受的責備，要比你們判了刑的人加倍痛苦。世界上只有兩種人可以享到眞正的快樂，一種是永遠修善而不犯罪的人，一種是有罪而知懺悔改過的人。今天你們在這裏參加生產建設工作，一方面是用自己的勞力換取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貢獻自己的力量，來完成一件對國家有益的工程，大家正應該因此而感到莫大的快樂。你們應當把握這個機會，澈底改造自己，重做新人。

「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胭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語云：看人只看後半截，眞名言也。」（菜根譚）

你們要在「後半截」的生命之中，做一個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父子漢、大丈夫。一個人第一次做錯事，可能是因爲受了別人的誘惑，那是別人的不對，如果第二次再做錯，那就是你自己的不對，倘使第三次又做錯，那麼就是你自己毀滅自己。

「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轉過來喫他所吐的。」（聖經舊約箴言）

不要抱着「挨時間」的態度，在這裏等日子，盼望着徒刑期滿就可以出去。我要提醒你們：倘使不能在良心上澈底悔悟，卻

的眼睛當向前直觀，要修平你腳下的路，堅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腳離開邪惡」。（聖經舊約箴言）

我勸你們要對目前之生活感到滿足，千萬不要羨慕別人有錢和享受。不義之財有害無益，凡貪戀財利的人，他的寶貴生命必被錢財所奪去、所毀滅。你們在這裏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正可以發揮每一個人善良和仁愛的本性，愛護自己，愛護團體。你們大家都是難兄難弟，更要彼此和睦，仁厚相處，要互相安慰，互相幫助。

「喫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喫肥牛彼此相恨。」

方才我看你們之中有一位在他的帳篷裏寫了「以天地為家」五個字，我感到這一句話是有其深刻的意思的，我還要勸他們在參加生產建設的過程中，每個人都要努力學習手藝，人人能學得一技之長，將來便可到社會上去謀生。你們更應該在這高山深林中磨鍊自己；在心的深處焚毀一切可恥的邪惡的幻念；將一切惡意怨恨從心裏連根拔除；把一切事情從頭做起。生命經過愈多的折磨，便能產生更大的力量。沒有黑暗顯不出光明，沒有罪惡不知道善良。有純潔清淨的靈心，有正當磊落的行為，就正如日月光輝，可以掃除黑暗，燭照邪惡。

方才我曾和幾位隊員談話，從他們的語氣裏和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們內心的憤恨和不平，好像什麼人都是壞的，什麼人對他都不好，他和任何人都站在對立的地位。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也可說是他們精神上感到痛苦的主要原因。我希望你們試一試，從現在開始，就把每一個人都看成好人，認為他們對你也都存有一片好意。如果你們照我的話做了，相信你們的觀念就會根本改變過來，你們也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因為你怎樣看人家，人家亦是怎樣看你的。

世界上絕沒有天生就是犯罪的人，也沒有天生就不會犯罪的人；沒有生下來就註定成功的人，也沒有生下來就註定失敗的人。一切事情的結果，都起源於自己怎樣想？怎樣做？人人面前都有一條光明的路；那些走黑暗歧途的人，並不是因為沒有光明的路可走，而是他自己已拋棄了光明，走向了黑暗。惡人用許多甜言蜜語誘他隨從。

「少年人立刻跟隨他，好像牛往宰殺之地；又像愚昧人帶鎖鍊去受刑罰，直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鳥急入羅網，卻不知是自喪己命。」（聖經舊約箴言）

我相信你們之中，有很多人已經重新走向光明，將來一定會產生出許多有用的人才，為國家做事，為社會服務。切願我們大家攜手併肩，在領袖的英明領導之下，早日打回大陸，收復自己的家鄉，重見自己的家人，

靜

倦。我有很多話要對你們講，今天晚上是講不完的。幾小時前，有幾個朋友勸我不要在這裏宿夜。他們說你們中間有不少殺人犯、搶刼犯；我沒有帶衛兵，也沒有一枝槍，恐怕會發生意外。但是，我沒有聽他們的勸告。今夜，我決定和你們住宿在一起，就睡在你們親手搭成的草棚裏。這一夜，我想將是我內心感到非常靜逸而值得回憶的時光。我沒有把你們看得和別人有什麼不同。「犯人」兩個字在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法律名詞。現在我和你們面對着面，我看到你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顆善良的心，我祝福你們都有幸運的將來！

高山上的夜，好像比平地顯得更黑。但是只要我們心地是光明的，那我們眼中的世界也永遠是明亮的。大家回去睡吧！黑夜過去，天就要亮了。讓大家忘掉過去的痛苦，用勇氣來開闢光明的前途！

我曾經問你們：「這地方叫什麼名字？」你們說：「沒有名字。」人不能沒有姓名，地也不能沒有地名，我建議你們稱這塊小山坡為「日新崗」。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五月六日

蔣經國

金馬之行（中華民國四十七年）

（一）

八月十日

三時三十分：自台北乘機飛金門，到達目的地時，天尚未明。

五時三十分：到達指揮部，會晤胡司令官，轉達總統有關加強金門防務之重要指示。總統預料共黨在最近期內將進犯金門，故應提早完成程；並將所有彈藥移藏於地下，從速加強砲兵陣地，多儲糧食，注意飲水設備等。

除金門本島外，必須特別注意大、二擔與烈嶼之防務。

九時：自水頭渡海至烈嶼，訪問師部，慰問病患，並與指揮官商討有關加強防務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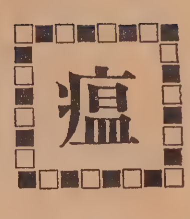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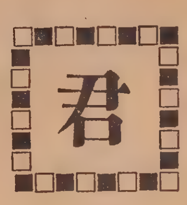
十二時：返回金門。

十三時：訪問馬山陣地，慰問官兵。瞭望共軍陣地，發現共砲大量增加，並在望遠鏡中看見共軍正在構築工事；但未見有一個老百姓，可能皆被共軍強迫遷流矣。訪問各師師部後返指揮部。

十七時：訪問美軍駐金門顧問組。

二十時：自金門起飛返台北。

【四十一】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眞可畏　委曲求成

赫爾利下了飛機先同周恩來握手，跟着張治中也下來了，周恩來就替毛澤東介紹，赫爾利又同毛澤東、朱德握手，毛澤東知道眞是赫爾利了，頓時膽氣一壯，喜上眉梢，一行人上了卡車，開進招待所，毛澤東、朱德同赫爾利、張治中寒暄一陣，先後離去，留下周恩來一人相陪。

張治中等到朱毛走後，悄悄問周恩來：「恩來兄，老毛到底去不去重慶。」

周恩來說道：「當然去，怎麼會不去。」

張治中苦笑道：「老毛這一次實在同他自己開了一個大玩笑，以前誰也不知道他這麼膽小。」

周恩來連忙問道：「赫爾利大使知不知道。」

張治中說道：「怎麼能讓赫爾利知道。」

周恩來說道：「還好，要是被赫爾利知道了，每一個共產黨都丟人。」

張治中笑道：「可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丟人。」

周恩來問道：「委員長知不知道？」

張治中說道：「委員長當然知道。」

周恩來急急問道：「委員長怎麼說？」

張治中說道：「委員長只說一句，此人何以這樣膽小？」

周恩來苦笑道：「就是這麼膽小，你有什麼辦法？」

張治中說道：「這麼如此膽小，能成大事嗎？」

周恩來說道：「文白兄，這個話可也很難說，因爲這邊是一個團體，不是他個人，他有沒有料，對全局影響不大。」

張治中苦笑道：「如果和不了，必然要以戰爭來解決，最後自然是一勝一敗，我們兩人在勝的一邊固然好，在敗的一邊怎麼辦！」

周恩來說道：「文白兄，你提到這個問題，我想同你談幾句心腹話。」

張治中說道：「恩來兄，你請講。」

周恩來微笑一下，說道：「文白兄，你會打牌該知道兩頭臨要好過獨一。」

張治中問道：「怎樣兩頭臨，怎樣獨一，老兄何以想到牌經上去。」

周恩來說道：「坦白說吧，我們今天應當採腳登兩隻船的辦法，你替這邊作工作，我替那邊作工作，那邊勝了，我們兩人都有一份。」

張治中愕然道：「這行嗎？上邊查出來如何得了？」

周恩來笑道：「永遠查不出的，我們兩人都是負責辦外交的，自不能不同對方打交道，就算別人有疑心，我們也有話說。」

張治中笑道：「我眞未料到老兄有這樣的妙着，這工作怎麼作法？」

周恩來說道：「你把那邊的機密告訴我，我把這邊的機密告訴你，這樣不但不會引起上面的疑心，反而以爲在對方擺了一枚重要棋子，對我們更要倚重。」

張治中說道：「恩來兄，所謂機密一定要是眞實的才有價值，否則眞會遭殺身之禍。」

周恩來說道：「當然百分之百的眞實，文白兄，我要欺騙你叫我斷子絕孫。」

張治中說道：「我也起個誓，恩來兄，我如果供給你假消息，叫我男盜女娼。」

周恩來握着張治中的手搖撼幾下，說道：「好了，文白兄，就這樣一言爲定。」

張治中看看周恩來一張白臉，興奮得微微泛紅，不由得笑了。

又停一時，毛澤東出名請赫爾利與張治中晚餐，請帖與迎接車子一道來到，赫爾利下機睡了一覺，換上衣服，三人共乘一車到了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禮堂。席間賓主都未致詞，只是隨意交談，赫爾利就問毛澤東幾時動身。

毛澤東說道：「我隨時可以動身，不過，要看天氣而定。」

赫爾利奇怪道：「看什麼天氣？」

說如果天氣不好，飛機視線不清，會失事撞山。」

赫爾利笑道：「這個話難說的很，天氣好壞有時不能以地面觀察爲準，也不能以起飛時的情況爲準，往往在地面看到晴空萬里，但是一上到天空頓時烏雲四合，甚至疾風暴雨加冰雹打下來的時候都有。」

毛澤東聽得臉上倏然變色。

赫爾利說道：「這種情況還不算最危險，最可怕的是天空中有一種氣流，自成一股，又似天空中一條河流，如果飛機不愼闖過去，就會被捲住不能自主，十有八九會失事降下來。」

毛澤東說道：「這大概就是龍捲風了，封神榜上記得清楚。」

周恩來看看張治中，兩人的臉都有點發燒。

赫爾利不知道封神榜，也不曉得什麼是龍捲風，只點頭說道：「也許是，當由於東西方的名稱不同。」

毛澤東問道：「大使閣下坐飛機有沒有遇過險呢？」

赫爾利說道：「作爲一個軍人，不論在天空，在海上，遇險的事總是難免，但每次都有驚無險，否則也不能陪毛先生去重慶了。」

毛澤東說道：「大使閣下是福人，吉星高照，所以逢凶化吉，你這一說我就放心了，明天同你去重慶。」

周恩來點點頭，送客回到招待所，向張治中說道：「白兄，請發一封電報回重慶，說我們明天可能到。」

張治中奇怪道：「剛才毛潤之同你講話我聽得清清楚楚，是一定去了，你怎麼說可能。」

周恩來苦笑道：「你不知道，我怕又是用計，一部三國演義上的用計不完的。他故意這麼虛幌一刀，實際上並不眞去，也許今晚一夭雨天，所以去電報不能說不太固定，要留一個迴旋餘地。」

張治中搖頭道：「他怎麼是一個這麼樣的人，你怎麼能伺候他這麼多年。」

周恩來苦笑道：「有什麼辦法，男怕錯入行，女怕嫁錯郎，已經走上這條路，不走也不成了。」

這次周恩來沒有完全猜對，毛澤東眞的在次日上了飛機去重慶。

原來毛澤東回到棗園見到藍蘋，說道：「這回眞的要去重慶了。」

藍蘋問道：「幾時去？」

毛澤東笑道：「我告訴周恩來要他去電重慶，明天去。」

藍蘋聽說明天去重慶，高興得眉飛色舞，連忙說道：「我要趕快整行李，還有你吃的藥，都要準備齊全。」

毛澤東擺手道：「不用忙，明天並不眞去。」

藍蘋愕然道：「怎麼又不眞去。」

毛澤東說：「去是一定要去的，但不一定是明天。」

藍蘋問道：「你既然不是明天去，爲什麼要告訴周恩來明天去。」

毛澤東笑道：「這叫做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孔明曾經用此計騙過周瑜。」

藍蘋說道：「你不要又扯到三國演義上去，試問周恩來電報去了，重慶那邊準備了盛大歡迎，大家都在飛機場等候，你卻臨時不去了，這成什麼話，再說，你爲什麼又要用計。」

毛澤東怔了一下，笑嘻嘻摸下藍蘋的臉，說道：「不是夫人提起，下官倒忘了這一點。」

藍蘋推開毛澤東的手，說道：「別背台詞了，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毛澤東說道：「對！對！對極了。」

藍蘋說道：「你認爲我說的對！就趕快收拾行李明天去重慶。」

毛澤東笑道：「看你迫不及待好似要趕去重慶會情人似的。」

藍蘋說道：「你怎麼沒有一句正經話，這樣說我就不去了。」

毛澤東笑道：「開玩笑的，何必認眞，趕快收拾東西，明天一定走，我們可以趕到重慶補度一次蜜月。」

一句話引的藍蘋笑了，又蹲下收拾東西，毛澤東卻夾着一枝紙烟在想心事。

第二天一早，周恩來打來電話，詢問今天去不去重慶，藍蘋接過電話說：「一定去，安排定時間就趕去飛機場。」

周恩來在電話上笑着說道：「江青同志，你還是問清楚主席，一旦告訴赫爾利大使就不能夠改了。」

藍蘋說道：「他睡着未起，叫也叫不醒的，你放心，他一定去的，如果不去，我負全責。」

周恩來苦笑道：「江青同志，主席的事，誰也負不了責，這些地方還是問問主席好。」

藍蘋說道：「你不用管，他如果不去，我就三頭撞死在棗園裏邊，看他去不去，我雖是個女人，說話可不含糊的，他說了不算，我說了一定算。」

周恩來笑道：「好！江青同志我擁護你。」

江青嬌笑道：「別灌米湯了，你要有心，咱們到重慶總有機會談談就是了。」

周恩來登時打個冷戰，不敢再向下搭訕，說道：「好吧！安排好時間，我再通知你，不過，你也可以喊醒主席作個準備了，因爲飛機何時起飛，要由駕駛員作主，我們必須隨時準備起程。」說過就趕快把電話掛斷了。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七七至三八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20）

封侯

三位師長中，與及各高級幹部，對尚未到任的軍長李彬甫缺乏認識，更無淵源關係，在多數互相商量和檢討全軍得失以後，遂聯名報請在台灣的李彌，請求由段希文真除軍長職，經李彌允許後，正式任命段希文為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第五軍軍長。

第三軍軍長錢伯英轄下的三個師，由第九、十兩個縱隊，及姚昭所領的一團為基礎，另加上兩獨立大隊編組而成。而馬俊國領導的第九縱隊，人材聚積，極一時之選，其中間幹部如王畏天、蕭仁瑞、雷雨田等，全是文武兼備的人才，且馬俊國的聰明才幹，更為人所稱道。以是，連同各人，均有極良好的軍事素養，誠屬難能可貴。

李達人所領導的第十縱隊，更多國軍軍官為主幹，李達人本身曾是沙場能將，加上姚昭幹練忠誠，使第三軍在履行任務及指揮統率方面，均能稱心如願，於駐留吉仁邦地區，深得吉仁族及蒙族人民的熱誠愛戴。

第九第十兩縱隊，原屬朱子英領導的第五路軍，朱子英在進入緬甸之初，宦囊充滿，原有支持上兩縱隊及第八縱隊發展的企圖，後因時易境遷，朱子英又遲遲未能成立指揮部，於是，此一第五路軍的番號，因而無形擱置。

以李彌所屬，除了納入這四個軍的建制人員外，尚有很多單位仍未整編，在李彌的心目中，須等待撤退風波平定，應撤退人數決定以後，始另行整理，因為緬甸所指控的一千五百名國軍撤退案，李彌已經同意。然而，此時的情況發展，似有牽連更多員人在內，可能遭受被迫撤退的趨勢。因此，李彌同意由柳元麟代理其職務，希望柳元麟私人與中樞大員的親和關係，使中樞能化除對邊區的歧見。

十五　陳時論替身撤退　丁博上反對撤軍

中、美、泰、緬四國撤軍代表會，在曼谷等待撤軍，由五月等到九月間，仍無一人撤離邊區，周至柔認為撤退命令不能貫澈執行的關鍵，乃屬李彌所影響，因此，再次與李彌說：「為了遵重美國對我國的善意，希望你能誠心協助，完成這項撤退工作。」

李彌對周參謀總長的囑咐，作了更詳盡的陳訴說：「美國人完全站在他的國家利益觀點上着想，何嘗為我們的處境設想過！遠者不必深論，即如共黨發動韓戰後，為了維護他在遠東的權益，不得不出兵阻揭共軍的猖獗，又恐怕我們趁機反攻，增加他的負擔，所以把台灣中立化，讓我們為他看守着太平洋西岸的門戶，保留前哨有利的基地。

「當我們由滇西南發起進攻時，美國寄望我們能夠牽制大陸共軍，以免中共軍隊毫無顧忌的投向韓國戰場，所以，給了我們少許武器，現在他須要平衡外交均勢，維護他領導自由世界的地位尊嚴，又要強迫我們撤軍，他如果能考慮到我們的國家，在現階段中，我們正應以反攻為國策才是，然而，美國不但不如此，於今台灣海峽反被他武裝中立，目前只剩下滇緬邊區這一道缺口，就應該讓我們保留這一線反攻的路徑，始為明智及道義之舉。

「有些人認為邊區的力量，既不足反攻，留在邊區難免有引起中共軍越境進犯，其實中共若敢越境作戰，那時起來反抗中共的，可能就不止李彌部隊了，除了緬軍及各民族的自衛軍外，自由陣營的國家，也將不願袖手旁觀，如此，我們國家的反攻國策，也於此時有機會實現了。

「又有人說：這樣會把戰禍帶到緬甸，未免於理有虧，實則中共處心積慮，要赤化緬甸的策略，是不會停止的，目前的中共，組織緬甸共產黨，而予以有力的支持及援助，已經成為不容否認的事實，以其滲透顛覆的手段，從無形中澈底破壞緬甸的基層組織，使緬甸人民在防不勝防的情況下，而淪於赤化，既然如此，倒不如及早把中共的陰謀揭穿，從有形的敵對中，使緬甸人民認識中共醜惡的真面目，這正是挽救緬甸，免於今後被中共赤化，趨於沉淪的道路。

「其實以上兩種說法，都是理論上多餘的顧慮，所以，只要邊區這股反共力量存在，中國共產黨軍隊絕對不敢越境進入緬甸，因為中共面對的是我們這股反共的死對頭，他向前進一步，我們正好趁隙進兩步，他進一步，就將受到外國力量的抵抗，我們進兩步，將受到國內人民的歡迎，如果我們的反共武力，真要全部撤退，誰也不能保證，有一天，中共將毫無顧忌的，向這一帶地區進侵了，那只是時間的遲與速而已。

「所以總長屢次下達命令，要邊區部隊全部撤退來台灣，相信他們不願離開邊區的原因，正如一羣家庭驟遭土匪霸佔，而被強迫逐出家屋外面的孩子一樣，於是，寧可守候在自己的家屋附近，監視着這個屬於自己的家，只要有力量，他們就會跑回

去趕走土匪，沒有力量，也要設法把土匪引誘開去，趁機回返自己家中，重整家園，所以，基於這一點純眞的觀念，因此，他們把總長命令置之不顧！

「現在，總長要我誠心協助，把邊區部隊撤退來台，我也要向總長明白請示，如果依照緬甸在聯合國的控訴，指控一千五百名國軍必須撤退，即能結束本案，李彌願負責返回邊區，勸導這些弟兄們，顧念國家的外交立場，在一禮拜內，把這一千五百人，帶到四國撤軍代表的面前，核驗後撤運來台，這樣美國也夠面子，對我們反攻的機運，也不致蒙受重大損失，如果總長一定仍要全部撤退，我也無能爲力，可以影響他們了。」

周至柔聽了這番陳訴後，那能讓李彌輕易離去，乃說：「你還是去個電報，就依你的意見，要他們先行撤退一千五百人好了。」

李彌早由傳聞中，得知周至柔不讓他離開台灣的決心，但仍然進最後的努力說：「前方醞釀撤退的風波，已經半年多了，我能親自返回前方，可以當面指定那一些人應該須先撤退，同時時間亦可以得到確切把握，如果仍用電報指示，難免又有推委情事。」

周至柔沉思一會，故意搪塞着說：「外交方面，尚有很多未了的事情，所以，還須要請你在台灣，以備諮詢，你還是用電報指示他們就夠了。」

和周至柔這番陳訴後，李彌覺得已經盡傾積愫，仍希望周至柔能重行考慮邊區的重要性，事到於今，已完全證實周至柔不讓他回返邊區的決定，再無法可以轉移了，所以，李彌拍發邊區的電報，仍然屬於公式化，請柳元麟執行政府命令，而並未分別指令那一些部隊，必須限時撤來台灣。

事情又過了一個月，前方部隊對於撤退命令，依然沉寂無反應，在此時間中，李彌曾經從一般高級人士的傳說中，聽到周至柔對李彌的評斷說：「李彌滿腦子的遙遠天子夢，仍然未醒，念念不忘回到山區，坐鎭他的邊區小朝廷！」

相反，在周至柔的耳朵裏，對於李彌掛在口邊的：「亡國大夫」四字的刺激也特別大，因此，在積怒之下，對李彌與前方的電訊來往，即下令予以限制及監視了。

自李彌前方總部組成後，即在台北設立駐台辦事處，國防部特別指派一部電台，負責辦事處與前方的通訊，而李彌與前方高級將領，均有專用密本電碼，保持秘密通訊的方便，此時電台台長接奉總長令諭，凡李彌辦事處的密本電碼，一律停止收發，一般電稿，必須送核後始准譯發，自此，辦事處與前方的信件來往，亦派人暗中監視及檢查。

李彌知道周至柔對他如此措施後，曾慨然說：「我已經對他剜心剖腹了，無奈仍取不得諒解，何不下令撤免我的總指揮職務，大家落得個乾淨！」何幸而，蔣總統對李彌仍舊存心愛護，不管任何人在總統面前，如何曲解李彌的用心，欲如此時加罪李彌而撤免李彌的職務，均難得到蔣總統允諾。

柳元麟在前方，每次接到周至柔的命令，都召集各級部隊長開會商討，要各部隊抽調一定的員額，撤回台灣，但是新編成的四個軍，認爲他們編成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是和當地的民族融洽，就地生存，志願反共的隊伍，應該把各軍區所屬部隊，先行撤退，而各軍區又認爲他們的弟兄，大多生長於邊區，如果強制撤退，必將四散逃亡，而無法成軍，似此，更從何而談撤軍！

如此僵持着，難以解決的場合，柳元麟只好將一般的反應，具實呈報，並由周至柔將柳元麟遭遇的困難，報請總統核示。

總統接到參謀總長的報告及建議後，特派曾任駐南韓大使的邵毓麟啣命到達猛撤，柳元麟當即召集各部隊長，予以隆重歡迎，並由邵特使，親自向駐屯猛撤部隊宣佈總統關懷邊區部隊之德意，希望各級將領，體念國家在外交上的困難，服從元首命令，撤軍回台。

參與歡迎會議的各級部隊長，當時，均一致表示擁護政府決策，服從命令撤退。

可是，邵特使離去後，等到柳副總指揮頒發命令，指定撤退的人員及撤退時間時，誰知，受命的人員，即又推委觀望，而不願遵照時間行動。

一般藉詞推委，不願撤退的理由：指出他們自己都是志願反共，然後組織成軍的，並且隨軍所用的武器騾馬，多屬私人借貸購買而來，一旦撤回台灣，他們家屬生活，均將失卻憑藉，故而一時礙難從命！

美國爲了順利達成邊區部隊撤退，特請柳副總指揮擬具撤軍的經費預算，且已經撥出，專供撤退部隊使用，在柳元麟的銀彈政策下，加上政府命令的壓力，一些未經納入四個軍的建制以外的小股部隊，就開始軟化了！

但是，緬甸人的心目中，每次和他們作戰，多數都是指李國輝的部隊，所以，緬甸此次派到四國撤軍聯席會議的代表，也特別指明必須李國輝率部撤離緬境，因此，我國參加會議的代表，便向柳元麟提出建議，希望能由李國輝率領撤退部隊，同返台灣，政府若有必要，再行潛返邊區。如此，即可避免緬政府方面，此時多事苛求。

此時的李國輝，既是李彌心目中的愛將，自從部隊整編後，在四位軍長中，亦唯他的馬首是瞻，其所屬部隊，現在駐屯猛撤地區，總部的一切措施，柳副總指揮也須要和他商量，他當然珍惜這份優越地位，而不願離開邊區，此所以柳元麟經過和他商量之後，遂決定以旁人代替李國輝的名義，矇混緬方代表，因爲緬甸人很少見過李國輝的眞面目，只要能混騙，透過新聞記者的報導，將膺品當作眞正的李國輝渲染一番，自然可以希望消案於無形。

當時，編任第五軍的副參謀長李彤惠，因其家眷居留台灣，欲趁此撤軍之便，申請到台灣受訓，經柳元麟核准後，即以李彤惠頂替李國輝名譽，爲撤退總領隊官，於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日起，在四國撤軍代表監督核對下，開始陸續撤退，撤退部隊進入泰國後，即在泰國北部清萊省，莊縣集中待命，然後轉到清萊省垣乘搭專機，直飛台北。

這次所撤退的部隊，全是一些未經編入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的人員，首先是王霍東的部隊領先，繼後如李泰興、蔣復元等的支隊，及各軍區外所屬的零星部隊，除了堅決不願離去的人員，或多藉機逃逸和匿藏之外，這些人的番號，也從此隨之在邊區結束了。

抗戰武術談

月光下神鹿施仙術　拱橋上雙雄顯奇功

易師傅說罷，就使出他的看家本領，擺好樁勢；一腳踢出，將一捆八、九十斤重的草紙踢飛上樓而去，平平穩穩的踢到樓門口；上面兩位工人接住。

他竟連續不斷的踢了十九捆紙上樓；在踢到二十捆時，腳上勁力還可踢出，可惜因耗費下盤功力過甚，影响肛門收縮不緊，大腸突出一寸多矣！到此祗好停止表演。

凡是有眞實上乘功夫的大師傅，平常是深藏不露的，因此一班鄉鄰很難知道他到底練到了何等程度？他這次表演腳法踢大捆紙上樓，正和前文巫氏族長用木棍挑穀籮的方式相同；他們兩位大師傅，雖然在武術界享有盛名，但是他們所得到的成就，並非一朝一夕便可取得之功；是吃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苦頭，才有今朝的；練成了上乘功夫還不算，還要磨練高深的修養，來適應處理各種不同的環境。

後來我曾研究過易師傅踢到二十捆草紙時，因肛門收縮不住而停止。認爲這種損傷眞力和耗衷氣的硬功夫，應該適可而止，因人身是血肉之軀，並非鐵鑄金剛不壞之身，力氣是有限度的，如果易師傅兼練氣功，可能不會發生毛病。

因爲氣功的練習過程，主要是用緩慢的深呼吸，可運氣收縮肛門，並使肚腩內臟有適當的運動，如兼有內外並修的功夫，就是踢完二十捆草紙，亦不至有肛門突出的事情發生。

現在，再來談談王牛久師傅的「牽送」，這手牽送功夫，我在最初的武術談裏會經記述過；那是一手很普通的折扣拳腳功夫，在拆招較量時，封住對方的腳，抓住手一牽，能使對方臉朝地面跌倒；或勾住對方的腳，抓住手順勢向後一送，這一下要令對方臉朝天一跤跌倒。

我在廣西受軍訓時，遇到那位清朝武官禪院老人，我曾請求他老人家指點功夫，他用腳尖踏在我的腳背上，抓着手向外一送，使得我仰面朝天跌一大跤。當年的禪院老人是本領高強，而我是初學小子，雙方功力距離相差很遠；所以他可用腳尖踏我腳背；如果換了一位功力相等的對手較量，就不能去踏對方的腳背，如果對方的紮樁根基好，腳法功力已練到家，等你一腳踏上去時，他祗須稍用陰勁將腳一縮，你的腳不但不能踏實對方的腳背，還會如滑溜溜的踏着滑板一樣，跟着他的腳滑去，到此時你已來不及將腳收回，而他乘你下盤虛浮無力，再順勢反手一捲，用手貼向你肩膊一推，你就毫無穩定力量，這一跤就跌得相當厲害；最激氣的是，跌跤的人是使用牽送手法的人，不是被你所牽送的人。

王牛久師傅的牽送功夫固強，可是他所化的精神時間也不知有幾許？才能將這普通的「牽送」功夫，鍛鍊得如此出神入化，能夠做到他的招牌功夫，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有一天，王、易兩位大武師在偶然中碰到頭，大家就談論武術問題；像他倆這種志同道合的大師傅，見到面後，當然是彼此識英雄重英雄，大家肝膽相照，言語投機，眞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在興高采烈之餘，他倆約定日期，在距上栗市鎭三華里的獅形嶺下，山邊的一座石橋上較量武功；雖稱較量，但並非比武爭雄，企圖打敗對方，祗不過想有一位功力相等的對手，來拆招過癮而已。

他們爲何要選擇此石橋上較量武功？因石橋已年月久遠，橋面石板已走得非常光滑，如果紮樁根基未到家，在此光滑的石板橋上施展，跨步紮樁的下盤功力，一定不會穩健，非要有眞功夫的人才能紮得穩。兩位師傅均是高手，當然要選擇較難的地點來施展所長；雙方要憑眞實功夫，決不願有省力取巧之途；同時兩人還特別的提議，王師傅不能用他拿手功夫「牽送」手法，而易師傅也不准用他的專長「腳法」；兩人要憑普通的功夫來較量；顯然他倆是與衆不同的武師，因此心機氣質也特出非凡也！

在王、易兩位武師比武師拆招日期未到之前，我想先談談我國鄉下石橋奇妙的建設，那眞是匠心獨運！那班從未受過學校工程教育的泥水師傅，一樣計算正確，心計靈敏，造出來的石橋，可說是壯觀堅固，這是値得後世傳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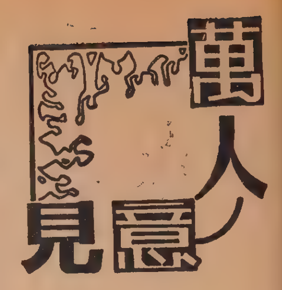
吾鄉各處可見到橫跨河面彎成半月影的拱式弧形石橋，（吾鄉俗稱拱橋）建造此種石拱橋的工程費用很大，雖然耗費不貲，但是一勞永逸，雖經數百年後，依然完整無缺，亦不須設人修理保養。

拱橋建造的過程是先由鄉間土包子泥水匠測量妥當，橋面的長短以河面的寬濶而定；有一個弧形的小石拱橋；也有河面寬濶的大石橋，那就有七八個至一二十個弧形的，橋的長度以半華里一華里均有，橋的底面和河水距離高低不一，因此高度有一兩丈高，至十多丈高的大石橋，非常雄偉；大河要通過船隻，因此拱橋下面要能過往大小船隻，橋拱就一定要有相當的高度，一切均得因地適宜，一方面還要計算河水泛濫的高漲程度和位置，都得精密計算。

拱橋所用的石塊分三種，橋墩石、橋面石及橋底面的弧形石，橋墩石方形較大，橋面石長方形而扁平，橋底要建成拱式弧形，所用的石塊是斧頭型，即頭大尾小。

中國民間的泥木二匠，並未學過土木工程，及建築學等的訓練，他們更不知道什麽叫做幾何、代數？一無劃則師，二無工程師；他們祗是一個匠人，全憑一代傳一代的心領默記，及豐富的經驗來完成偉大的工程。

張仲仁



從「紅朝」政權的大動盪談到「太平天國」的末路（上）

‧雁聲‧

四分五裂‧眾叛親離

自古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中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對中國的政治前途是得是失？是功大於罪抑是罪大於功？這也是評判歷史人物「千秋功罪」的一個分水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很好的「公道人」：

先從「文革」的序幕「社教」談起：一九六四年大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此時中央集權貌似空前鞏固，貧下中農空前團結，合力清算「五類」家庭的「舊賬」（此時，連華僑及僑屬也被目的資產階級對象），這個階段，可說是無產階級最得意的建樹——「豐功偉績」（也是最留戀的往史！）然而派出「工作組」五十多天後的運動下，全國不知死了多少人！「工作組」後來曾向「後起之秀」的紅衛兵低頭承認過，說是「執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即保護「走資派」，打擊一大片）。由此可見，吃虧的人就不計其數了。

「毛氏後來爲了自圓其說，三令五申，「反對揪鬬社教工作組，堅決保衛『四清』成果。」才告一段落。

嗟乎！「天下動之至易，安之至難。」歷史規律的發展「不爲人的意志爲轉移」，繼而刮起「文化大革命」風暴，中共美其名曰：「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究竟眞像如何？群眾多數受蒙蔽。以愚淺見，毛其初衷，則是全國搞「四清」，勝利後就要收兵了（淸思想、政治、經濟、組織爲「四清」），誰料破鼎越補，空隙越大。本來蜜蜂在安定營巢釀蜜，一經人搞破後，牠爲自衞而反撲飛鳴了……惹得毛一反初衷，至一九六五年改名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總的目的：是要打倒劉少奇。爲何要打倒劉少奇？俗語說：「兄弟好，不如妯娌好。」因毛權威的鞏固是劉少奇在第七次黨代會扶植起來，此後毛視劉爲可靠的第一接班人。偏偏王光美與劉少奇愛出盡風頭，還到印尼和蘇加諾跳交際舞，而一貫不能出政治風頭的「妖后」江青，從她的角度看來，自己是堂堂「皇后」，反落得政治上如此寂寞，讓手下的王光美佔盡春光，大有「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的自然嫉妒心理，而「枕邊告狀」遂成。正如駱賓王『討武后檄』說的，「入宮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此事雖無根據，也是勢所必然的「政治揷曲？」）從毛澤東的角度看來，劉少奇在中央委員會的實力比他雄厚。嗚呼，劉氏「威震其主，得能久乎?!」然而要打倒劉少奇，必須「自下而上」，這樣才能摧毀劉氏三十年的根基和實力，所以「文化革命」並非是文化革命。

是小題大作，簡直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的野心，觸及的範疇幾無界限：上至文化、藝術、思想、政治、經濟、法律，下至風俗、習慣、傳統，無所不革。最後弄到要「揪軍內一小撮！」毛趕快跳出來說：「還我長城！」（把軍隊比萬里長城）。其實，這也是權宜之計，今年之「批林批孔」實際上是要揪軍內一小撮（如前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等等）。

以學生爲代表的「紅衛兵」，是「豐功偉績」的建樹者；也是當了砲灰的可悲者！因爲後來兩派互相殘殺者不計其數，最後無利用價值了，爲防其「造反成性」，毛則命令他們去

改造地球——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春夢一場空，可悲也夫。

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來說是「不得已」的，只不過是起了「因勢利導」的作用（其後果慢慢討論）。毛是先從文化領域着手：先有吳晗的『海瑞罷官』，後是鄧拓的『燕山夜話』——受到報章點名批判，後來「三家村」、「四條漢子」被開刀了，各省、專區、縣文化戰綫上的小卒，則先受「池魚之殃」。斯時也，「滿城風雨，一夕數驚」，階級劃分，趨於極端！貧下中農出身的階級，不可一世，瘋狂到了極點，大有「烏雲壓城城欲摧」之勢。本來，這應該是毛澤東最得意，劉少奇暗然淚下的時候；可是，曾幾何時！忽然中央下令，組織紅衛兵（三人便可成立一個組織），這點是毛的最大失策和痛心的史實？——功敗垂成也。（但他從來是成績歸己有，錯誤歸別人的政治作風）。

從此以後，不管是官是吏，是貧農工人，是紅衛兵組織，便開始「一分爲二」了。兄弟鬩牆，夫婦反目，這倒是小事；唯其貧下中農和工人內部，變成誓不兩立、生死搏鬬的兩大派——才是毛最可悲的！由文鬬而進入武鬬，由武鬬而進入暗殺謀害，繼而各據「山頭」，所謂「農村包圍城市」，成了「有槍便是山頭王」的割據局面。這其間五、六年的破壞，難以估量。紅衛兵的自相殘殺，上至高級知識分子，下至工農民眾，枉死者不計其數。機關、學校，處於癱瘓，廢井頹垣，滿目淒涼。如果從毛的「生意經」來看，本來「社會主義」的最大目的是「民窮國富」，但通過這一次損失，變成「民窮國窮」了，兩個「五年計劃」，國民經濟也難恢復起來，就算恢復起來，而「元氣大喪」，民心渙散，則是無法挽回的事實！群眾後來雖知受利用，因爲，所謂「都是階級兄弟」，可是，「派仇」海樣深，現在表面上安定，一旦風吹草動，派性復發，報復循環不可開交矣。老子曰：「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社會發展到了這「田地」，就不堪設想了。（十年來，派性之死灰復燃者，屢見不鮮）。要恢復「社教」時的「團結」——豈可得乎？

紅衛兵爲何會造成「無政府主義」，違法亂紀，置生死、財產於兒戲？就是被妖后江青一句話所誤，古云「一言興邦；一言亡國。」她說：「堅決砸爛公、檢、法」（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紅衛兵要實行文攻武衛！」試想一下：國家的公、檢、法砸爛，沒有法律的保障，還成什麼國家？一群無法無天、傷天害理的歹徒，當然無所不用其極了？國民經濟的損失，就不堪估量了；紅衛兵既接受了「名正言順」的「文攻武衛」自然是越鬬越猛，碧血四濺矣。所以妖后江青是給武鬬以合法化——提倡全國大武鬬的罪魁！故後來毛來個「收血」的『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說是，「江青同志不要驕傲翹尾巴，要糾正缺點」；還偉大的謙虛說：「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又引用古人言，曰：「皎皎者易汚，嶢嶢者易折」……中共下令全國學習此封信。揭穿西洋鏡——這不過是「小罵大幫忙」的權術而已？（一放一收，雙簧絕唱）。

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三湊合」起來——各省成立「革委會」。繼而下令全國清理階級隊伍，這一運動，導致的後果更加惡劣，全國慘死的人數也無法估計。俗云「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文革武鬥，兩派攻戕分明，各有死傷；這一次「聯合」起來：極左派掌權，生殺之權，穩操勝券；另一派所謂「站錯隊」，處於被動、挨打，無可逃的局面。得勢派借「清隊」之名，行報復之實，凡是不同觀點的，則採取逼、供、訊，殺、打、鬬，以至抄家；凡是同觀點的，管他是烏龜忘八蛋，也備受保護過關。結果鬧成大笑話：貧下中農打死貧下中農，貧農出身的階級打貧農出身的階級！親眼看到貧農工人出身的黨員幹部，被活活打死，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者不勝枚舉。若夫暴君治下的臣民實在是比暴君更暴！

後來，弄得毛啼笑皆非，三令五申也無濟於事，各縣仍然刮起「十二級的颱風」——這就是所謂「大聯合」的眞像。中共中央，朝令夕改，紅衛兵最後嘆道：「站不完的隊，流不完的淚。」極左派爲了執行毛的「最高指示」，最後就來個糾錯「檢查」：說是「受四類分子的操縱，階級弟兄才弄成這般你死我活的爭鬬……。」（這眞是荒唐可笑的邏輯！）

直至「林彪事件」之後，爲收買人心，解放了一些「黑幫」的當權派，紅衛兵見到「取而代的慾望」之不能實現了，開始埋怨中央，曾流傳這樣的民謠：「東派倒，西派敗；群眾遭殃，做官原在。」但當他們覺悟時，已經要去山區「報到」——接受再教育了。

劉少奇「和平演變」的修正主義，既然被摧毀（儘管劉氏的嫡系還在），本來應該是「大功告成」，可以休矣！而且通過法律制定林彪爲接班人，何以後來又要打倒林彪呢？因爲林彪[illegible]……

強把「黃袍加身」的；而毛遍視朝中更無比他合適者，又是所謂的「眾望所歸」；且有劉少奇的餘黨「捲土重來未可知」，而林氏又是國防部長，殺機在握，避免「陳橋兵變」，這樣拉來當「親密戰友」，豈不宜乎？此事，可以從「林彪事件」後，公開了『毛致江青一封信』的話中，得到啓示：毛云：「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其怨言可見矣。（此件，寫在林亡之前）

由於林氏勝利冲昏頭腦，身多疾病，急於「登龍」，更主要是狂妄的葉群與陳伯達也急於「封后」「拜相」，因此在「廬山會議」，煽風點火，要當國家主席，結果「飛蛾投火」——先被開刀了。

陳伯達既然已倒，就是斬林彪的左右手，削弱「接班人」的威信，又要叫林氏主持「批陳整風」，結果林輕描淡寫」過關，當然更促使毛江惱羞成怒，乾脆把矛頭指向林彪，即採取所謂的「摻沙子、丟石頭、挖牆角」等策略，林氏越來越孤立，其手下謀變益急，其子野心勃勃，到處活動，肆無忌憚作事給乃父承擔，林到此騎虎難下，暗鬬益烈，最後大勢已去，「逼上梁山」——倉皇逃命。先被其女出賣機密，而毛派緊緊追踪，林竟墮機死於外蒙古沙漠——成千古之謎？

茲從「林彪事件」之後，全國政治空氣沉寂，軍民疑信參半。毛氏「威望」空前下降，為了挽回殘局，下令轉為「批林整風」，一而再，再而三搞不下去，阻力重重，「抓革命、促生產」處於半癱瘓狀態……。去年物色了儒之小人教授楊榮國，先寫文章「批儒崇法」，繼而「批孔揚秦」，在全國報章大造輿論。因林曾暗中

又在宿舍的貼上「克己復禮」弄孔子的語錄。故毛乾脆來個反攻倒算，不遺餘力想以「批林批孔」運動來挽回士氣和民心（詎知：又適得其反！）另者毛江對周恩來一貫不放心，當全國處於低潮之時，周恩來的「乒乓外交」扭轉局面，且紅極一時，美國、日本，先後「解凍」，小國來賓，迎送頻頻，周恩來此時權傾中外，使毛江深感不安；而且周恩來在文革後期，借「落實政策」之名，行解放大小

一黑幫」之實，這樣使文革極左派的江青等，惴惴不安；毛歸天後，豈不是完了？所以大搞「批林批孔」運動的目的：其一是將鋒芒對准周恩來（所謂「當代的孔子」、「處處克己復禮」等等對周的含沙射影）；其二再「揪軍內一小撮」——蕭清林黨。今年初，前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先被點名批判了（至今在北戴河「療養」）。中共副主席李德生，也被弄得聲名狼籍。其他軍區司令，只有「啞子吃黃連」了。

萬人協會乙卯年會員春節聯歡聚餐

日　期：六十四年二月二十日（星期四）農曆正月初十日下午七時正。

地　點：九龍紅磡馬頭圍道29——35號金寶石酒樓二樓。

費　用：每位二十元正。

售券地點：①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會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②香港灣仔道一七二號益昌徽章公司。
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④九龍旺角花園街一百號B益昌米店。
⑤九龍彌敦道五四六號旺角大厦十二樓D張仲仁診所。
⑥九龍土瓜灣道銀漢街三十號自由青年協會。

截止售券日期：二月十七日（正月初七），會場不設臨時售券。

屆時計有抽獎助慶，兒童派送利是一封，歡迎携眷偕友參加，并希望各會友踴躍捐助獎品。

獎品收集處：本會會所及九龍益昌米店。

港府若省大量公帑應停建海水化淡廠

編輯先生：

頃閱報紙說：港府因無錢。明年將停辦香港節，可省五百萬港元。

我以為：應從節省大批公帑着手：港府加工建全世界最大的海水化淡廠，建費達十五至二十億，係用燃油煑沸海水，再冷卻蒸汽變成淡水，係世界最大的資源和燃油浪費。

月前香港工程學會請我們去參觀海水化淡設備，水務局大官告訴我；由於設備、人工和燃油價暴漲，每度水成本約二十五元，而做水塘儲雨水每度成本六角至一元，所以，應停止做之，以省公帑。

且政府將藉口因水的成本大增，而大加水費，香港產品，如漂染、棉紡業，將因水費大增，而增加成本，產品將被驅出世界市場！香港棉紡業被扼殺，鬼佬便笑，因可減除貿易競爭對手。所以，港人應清楚鬼佬毒計，一致要求港府停建海水化淡廠，做水塘儲水以省公帑。減輕公眾負擔。

黃雄柱上

解回葛柏

鄭秀堂（龍舟歌）

今期起，每期兩歌。呢次解回葛柏，喜煞我呢個大泡和。當日廉政專署開張，大家總係我睇你時你睇我。以為拍吓蒼蠅幾隻，跟住就快收科。點知係威係勢夠哂認眞，大眾市民睇得清清楚楚。先後將韓德、鄭漢權扣押，獨係奈葛柏唔何。不惜耗去百多萬巨資，大員都動用好幾個。終將葛柏解回香港，高唱凱旋歌。作福港民抵讚一番，當代包青天絕不得過且過。所有貪官污吏，一定嚇到傻。怕只怕法令又試留情，僅判一兩年監坐。個陣眞可賀！出來又係大富翁一個。大家落得一場空歡喜，唸得一句「阿彌陀」

階級偏見壁壘森嚴 地主孫兒慘死糞池

中共把大陸人民分成了各種各樣的「階級」，大陸淪陷二十六年多了，這些「階級」仍然存在。二三十年前的「地主」、「貧農」，現在不但有了第二代，而且已經有了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了，這些新的一代，仍然「繼承」了祖父或者曾祖父的「出身」，仍然是「地主」、「貧農」，這是極大的荒唐事！

我下放農村，有一個「老地主」，當時已經七十歲了，他的獨生子三十歲左右，娶了另一個「階級敵人」的女兒作媳婦，生了一個孫女和一個孫子。這兩個小孩，大的七歲，小的五歲，長得漂亮可愛，但是因爲一生下來就背上了「地主狗崽子」的包袱，常常被人罵作「小地主」，所以自幼鬱鬱寡歡，姊弟倆沒有其他的小朋友，也沒有什麼可吃可玩的，就常常在門邊挖野草玩，有時也到門邊走走，生活枯燥而淒涼。

大陸的農村，有許多露天的糞地，不但又髒又臭（在大陸就不能這麼說，否則就會被指爲「缺乏貧下中農的階級感情」），而且十分危險，一不小心跌落下去，就要遭到滅頂之災，身死糞池。

有一天，五歲的「小地主」掉下去了！目睹此情此景的一個「貧農」老頭子還是有良心的，立卽驚呼：「小孩掉進糞池了！」

當時這個「生產隊」的多數人，都集中到「大隊」去參加鬭爭「階級敵人」的大會去了，但是也還有小數婦女在「促生產」，他們聽到老「糞農」的驚叫聲，他迅速地跑向出事地點。

「誰的孩子？誰的孩子？」大家不約而同地追問。

「這是那個小地主！不錯，就是他！就是他！」不知誰大叫起來。這時，小孩在糞池中痛苦的浮沉，絕望地呼救。

「怎麼辦呢？跳下去撈？」有一個急燥地問。

有一個就馬上提出警告：「喂！誰敢下去救小地主，不怕……」

「對，對，」另一個附和者不等人說完就接下去說：「不怕階級立場有問題嗎？」

五六個婦女在「進行階級分析」的時候，絕望的呼聲越來越微弱了，最後，他有氣無力地慘叫了一聲：「姊！姊！」就一直下沉，就只見到頭髮，就只見淹沒了頭髮的汚水，漂亮可愛的孩子，就這麼悲慘地永別了悲慘的人生——這個可憐的靈魂，只在人間渡過了五個年頭！

當他遭到滅頂之災的時刻，經常照顧他的小姐姐，正因病痛，在床上呻吟，她聽不到小弟弟向她告別的最後一聲哀號。其他的親人呢？當時，他倆的祖父母，正在「大隊」接受鬭爭。

臭氣熏天的糞池，吞沒了小孩以後，更是臭不可耐了。「小地主」掉進糞池，就像小土塊掉進去一樣，雖然有些反映，但很快就平息了。

小孩死了以後，引起了一些議論，有些人偷偷地譴責那幾個見死不救的人，罵他們不講天良，而也有些人公開表揚那兩個「立場堅定」的女人，說她們「愛憎分明」；有些人暗中同情小孩及其家人的悲慘遭遇，也有些人明確表示「不能對階級敵人講仁慈」（這是毛咒上的「教導」）。

對這「大是大非」問題的議論，「四清工作隊」採取什麼態度呢？

有一次，在「四清工作隊」的會議桌上，「隊長」親自出馬先給「四清工作隊」成員來「統一思想，統一認識」了：「關於小地主淹死一事，同志們可能聽到了不少議論，也可能有自己的看法，我們隊部研究了一下，覺得需要統一認識，免得階級敵人乘機煽陰風點鬼火，破壞運動……小地主的家長沒有好好教育他，讓他到處亂跑，出了事故，完全由他們自己承擔！一些社員，沒有及時救起他，也情有可原，如果是貧農的孩子，這就絕不容許了！同志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鬭爭！我們分析什麼問題，都不能離開階級立場、階級觀點，否則就要犯立場、觀點錯誤，這是原則，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這件事，就算了，反正我們農村的人口也夠多了，少了一個小地主，更算不了什麼！同志們，我們自己先帶頭，不要再去議論這件事了，社員要是再議論，我們就按照上面講的精神，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吧！算了，算了，這不過是四清當中的小插曲吧了！」

「隊長」代表部隊對這「小插曲」作了「結論」。誰還敢冒着「犯立場、觀點錯誤」的危險再去議論呢！

慘劇所引起的反映，很快就平息了，當然，在人們的心裏頭，甚至在許多「四清工作隊」成員的心裏頭，還是有自己的另一套看法，不過在表面上「不敢怒也不敢言」吧了。

孩子的親人，除了飲泣以外，不可能再有什麼議論，因爲他們早已被剝奪了說話的自由。（過氣紅衛兵）

由港遣回大陸難胞 驅往廣州遊街示衆

倫敦每日電訊報導

編輯先生：

據倫敦每日電訊報報導說，從中國大陸逃往香港的男女，在被警方捕獲送回大陸後所受到的待遇，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一時的最惡劣的日子。

每日電訊報說：這些不幸的被審者，被放置在敞篷卡車上遊行廣州市區街道，每輛車都有四至八名佩有刺刀的民兵押守。

在這些男女的頸子上都掛有招牌，上面寫着，「人民的敵人」，而有些寫着，「我們企圖逃走」。

每日電訊報說，雖然司機及翻譯者說不應讓外國人用到這種街頭的殘酷鏡頭，但這種場面仍然發生了，車子故意停在市中心街頭，以吸引嘲弄的人羣。

該報說：一名歐洲商人說，情勢相當緊張而使人不快，許多小羣人似乎是受命站在那裏，等待下一部車出現。

對這些被送回者所作的公開侮辱，顯然是想阻止青年男女從邊界附近的「公社」從陸路或游泳逃往香港的進一步企圖。因此，希望香港政府重視人道，不要對中國大陸逃港難胞遣回大陸。

讀者：蘇豪客上

「萬人協會」簡訊（六七）

本會向有關當局申請爲有限公司，迅即獲批准，玆於今年元月廿四日下午八時正假座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召開執委會擴大會議，討論一切事宜及一年來之會務總結，盈盈濟濟，共聚一堂，首先由萬會長報告，提出了兩件事項：㈠以前本會若干會員曾响應美國人湯福林提議，集資複製拍攝共區災情實際影片一事捐來了不少欵項，此番乘本人赴台之便，將欵親自交上調查局代轉有關部門，據稱此事屬實，影片亦拍攝得頗珍貴，將來捐欵之收據付回後當在雜誌週刊刊出以示交代清楚。㈡春節將屆，細想每年春節本會均舉行團拜歡宴，看看今年仍否舉行？接着由會副會長簡單扼要地總結去年本會的會務進行工作，他說：「這次是今年又是批准轉爲有限公司的第一次擴大會議，有執行委員，有區代表，也有新會員列席參加，一堂歡聚，去年的會務進展令人滿意，實有賴萬會長領導有方及各執委和區代表們一致努力不懈，特別應予表揚洪益林執委，他接任執掌會務後，能踏實苦幹，自己有些爲公事而掏了腰包也未向會內報銷，出錢出力，最難得就是「多做事，少說話」做了很對會有益的事總也不爲人知，眞可說難能可貴。去年全年共召開執委會會議六次，出版會刊三期，駐會的文書也換過了四個人，現在由郭嚴芳接手，工作也令人滿意。

去年十一月本會組織了回國觀光的兩個分團，一般反映良好，萬人協會的名堂在祖國台灣很吃得開，雖然內部會有些相反意見，一時未能協調，但還屬細節問題，而取得收穫成績卻很大。去年成爲永遠會員的共有三十六人，現在已加至四十多人了。

萬協已申請批准轉爲有限公司，雖然形式和名稱上有些更改，僅是爲了便於籌建會所經費手續的程序而已，但性質和組織仍是和以前一樣的，（萬會長插話：完全一樣），絲毫沒有改變，不過以前若干執委是屬於有名無實的，有人提議是否須要調整一下，這問題我們也有考慮到，並正着手進行？蔡瑛執委不幸去世，本會曾專設治喪委員會代辦理身後事宜，據稱他身後蕭條，遺下幾名子女，本會對帛金多寡一項仍待有所決定。」

按着程序討論決定：今年仍須舉行春節團拜歡宴，定於新曆二月二十日，即農曆年初十晚上六時恭候，八時入席，餐券每張收費二十元，地點選擇在九龍紅磡馬頭圍道金寶石酒樓，並即席推選出以陳達科爲首之十六人爲籌備小組，專責辦理春節團拜歡宴事宜，務求熱鬧歡欣，興高采烈。關於蔡氏帛金應由本會撥出福利費三百元較爲適當，另外規定今後花圈金爲五十元，一致通過。另外陳達科執委先後提出兩個臨動議都獲通過，一、本會福利基金一向有賴於旅遊餘額撥充，是否今後也應撥出如康樂活動經費等費用。二、今後我會已成爲有限公司，以前收支賬目相應清核移交無訛，議決有待下次執委會移交辦理。今後各人自掏腰包聚餐，心情均感愉快。（秘書處供稿）

江青提拔婦女目的增加實力

江青以雙管齊下手法，從中共組織中的上下層，選拔左傾婦女擔任領導工作，以發展她在「中央」和地方上的私人勢力。

這次中共召開「人代會」在二千八百六十四名代表中，婦女代表佔百分之二十二以上，其中大多數是在「文革」、「反潮流」和「批林批孔」等運動中有「積極表現」的工農出身「積極份子」。

這些婦女代表擔任「主專團」的有四十四人，充當「常委」的達三十八人之多。紡織工人出身一向傾江派的陝西省「革委會」成員吳桂賢，竟被選拔爲「國務院」副總理。

江青向省市以下的基層安插青年婦女幹部，在過去只係以「摻沙子」方式進行，現則以明目張膽手段排擠老幹部，而將她的青年婦女幹部安置在各基層的領導班子中掌權。

根據新運抵此間的「人民日報」消息，河北省永年縣的「文革」派「縣委」，藉着該縣各級領導班子老幹部多青年幹部少的問題，曾多次召開「縣委、常委」和各公社「書記」會議，在會上批判老幹部輕視「兒童團」，指年青幹部和「論資排輩」「吃老本」等思想，強迫老幹部自行引退，而乘機安插了六百多名年青男女幹部擔任縣、社、隊的領導。在這種情勢下，使不少老幹部有日暮途窮之感。

一羣中大學生聖誕赴大陸
中共留下洗腦迄今未返港

中大學生會長證實此消息新年假期回鄉者應愼重考慮

最近一連串發生的本港學生返大陸遊覽而被請留下接受「思想教育」的事件，已使若干準備在新年期間返大陸遊覽的本港學生，重新考慮其決定，恐怕遭遇同樣命運。

據悉：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二十八名學生，於去年乘聖誕節假期，前往大陸「觀光旅行」，迄今逾期未返，消息稱已在廣州被「留下」接受「思想教育」。

這批學生原定一月七日假期結束前返港，但已逾二十天仍未返，引起家人為之擔心。

其中若干位學生家長，已證實上述消息，並表示曾獲得一名學生從廣州打來之長途電話，表示要接受「思想教育」，該學生可能在數日後始獲准回港。

中文大學學生會長楊寶熙對有關此項消息的眞確性說：「確實有二十八名同學往大陸觀光而至今一直未回來。」這些同學是在聖誕節時相約結伴由旅行社的安排而到大陸觀光，日前，中大會生會亦已在調查事實眞相中，已知在二十八名學生中有一名為崇基社會學系的低年級學生。

此外，一名浸會學生亦在假期間返大陸遊覽，據稱迄無歸期，亦無任何消息透露其處境。同時工務局一名公務員最近回大陸，也尚未返港，其家人已向輔政司署查詢要求協助，當局將此事轉交保安司處理。

遊台觀感
與老萬完全一樣

萬先生：

久仰閣下直言不諱，早已和萬先生神交七年有多。早兩晚見報，得知萬先生對台灣十大建設之高雄造船廠沒有資料，現時寄上小冊子一份，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這本小冊子是我去年隨青年回國觀摩團時獲得，這次我在台灣逗留了二十天，除了風光之外，還參觀了當地的經濟、建設、軍事及政治等，所得見聞比那些旅遊人士在台只逗留十天八天多得多。

在回港前一天，更得台北海工會的總部人員接見我們部份同學，我很榮幸是其中一人。我們詢問了很多台灣的問題及大陸的時現情況，台灣的形响及如何應付。

當我從台回港後有很多感想及意見竟與萬先生在牛馬集中所寫的完全一樣。但有一樣未見提及，就是台灣對光復大陸是很難用軍事解決，最好就是靜以觀變，當大陸的鬪爭一直維持下去時，終會給台灣政府一個好機會，未知先生同意否。

讀者謝恩昌上

（謝謝你的小冊子。我以為不祗要「等待」大陸之變，還要「策動」大陸之變，相信這一點國府也必定有他的一套計劃。

萬人傑。）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曉至

澳洲雲秀　蘇仲[illegible]

窗前漏盡又晨同，茅屋雞聲喔喔催；
昨夜黑團隨夘去，今朝輪湧逐辰來。
大地朝暉盈戶牖，階桐珠露滴莓苔；
人生短暫如駒過，石火電光疾迅雷。

海外書感

彈鋏無心恥食魚，塵衫笑著效陶朱；
棲遲異域拋親友，息影蠻荒讀道書。
餘髮皤然爭白雪，崦嵫日落暗歸途；
他鄉未竟埋殘骨，海上猶看雲捲舒。

城外幽居

雲田霞圃足躬耕，情意欣然物外生；
胸際浩然天地濶，眼中景象萬峯清。
南陽樂道煙霞近，渭水垂綸波浪平，
百里溪流心不競，乘風皋鶴逐雲程。

世風

末世乾坤百事非，哀哉聖德厄凌夷；
行爲放誕乖天理，言論囂張背道馳。
裸腿短裙傷俗化，披肩長髮自迷離；
鄭聲亂盡人間世，愁殺先賢大雅詩。

第一首曉至之詩，後四句之平仄，與前四句相同，音律不能恊調，其餘各首均好，壇主評。

中秋感懷

泰國　李敬安

盛節中秋自古風　遺傳萬世史無窮
全球漢族齊欣慶　各地僑胞共仰崇
處處歡聲恭拜禱　方方懇意敬相同
獨嘵歲月難留挽　瞬息韶華近老翁

偶成

泰國　龍軌

屠夫盜國見人挑　鬼馬神蛇妄叫囂
有道君皇多下士　無能肖小盡蠻刁
劉邦慕義終成漢　項羽嫌賢自刎朝
屈毀毛庭親武墨　期扶夏土效嫖姚

敬和龍軌先生偶成原韻

泰國　一帆

[illegible]
三尺神明猶永在，兩頭魔鬼鑽營刁。
於今華夏成妖窟，那日遺民凱聖朝？
晚節長留香遍地，王師渡海趁嫖姚。

敬和龍軌兄偶成元玉

泰國　李敬安

中原大難重擔挑　妖孽橫行各地囂
世亂天年無不險　民間刼害禍相刁
發揚正氣希其速　伐叛爭榮共佐朝
計策同謀鄉梓事　成功必達在嫖姚

清愁

雪梨　林康

勾起相思別緒幽　欄杆倚遍奈清愁
商聲寄怨誰家笛　明月懷人何處樓
蝶影依稀魂入夢　客衾寒澈夜如秋
牽情轉對青燈坐　悄聽廻腸攪漏籌

逕柬龍軌郭一帆兩兄敬次瑤韻

泰國　何卓華

去國離人歲月長　椰風蕉雨伴書廂
炎涼所賴陶潛節　冷暖羞爲阮籍狂
滄海遺珠情有憾　天崖親範意難忘
榴花又放紅湄畔　翹首端陽聚一堂

感時

加拿大　許蘭亭

中東爆火震如雷　南越和談喜續開
俄美彝河烽燧逼　烏蘇江畔角聲哀
當時自笑驚風鶴　此戰還要滅盜魁
安得短衣配李廣　且爲寰宇掃塵埃

難民逃港

加拿大　許蘭亭

遍地饑鴻大陸災　如波風浪峰爐來
長天一色粵南濫　植嶺千梅庾北開
耕農苦淚斑斑滴　苛吏持槍拘拘催
箕伯何其降此禍　愁腸斷我也悲哀

夜讀

加拿大　許蘭亭

風冷霜寒月影明　午夜靜聽籟無聲
孤燈苦讀心如水　吟罷忽聞饑雁鳴

追悼家叔父五松登仙泣賦

泰國　袁錦雲

遙聞大駕返天宮　滿腹悽愴托雁鴻
半夜猿啼心膽碎　五更雞叫慟無窮
南湄繫念親賢叔　客地猶哀老輩翁
一別千秋傷永訣　如泉淚湧勝江洪

旅美歸來

馬騰鴻

故人莫笑我空回　有敗方成心不灰
錦繡桃源此地創　依然聚首一乾杯

調寄水晶簾

顏雅文女士

松木千年耐歲寒，竹爲朋，倆相看。
山後梅花初放數枝香。
三友結成冬景色，雪花飄過小欄杆。

曉行

楊海天

逍遙物外客　一步一安祥
茗啜高樓上　詩吟大海傍
天風吹側帽　曉日掛垂楊
人我都無相　乾坤任徜徉

港九各界輓刁太史作謙博士聯

傅裕

金馬玉堂，成太史六十年，譽滿環球，彌留時竟無長物，耿介清廉式後起。
輶軒旌節，作行人千萬里，名揚宇宙，追悼日得到好評，文章道德仰先生。

柬董壇主

林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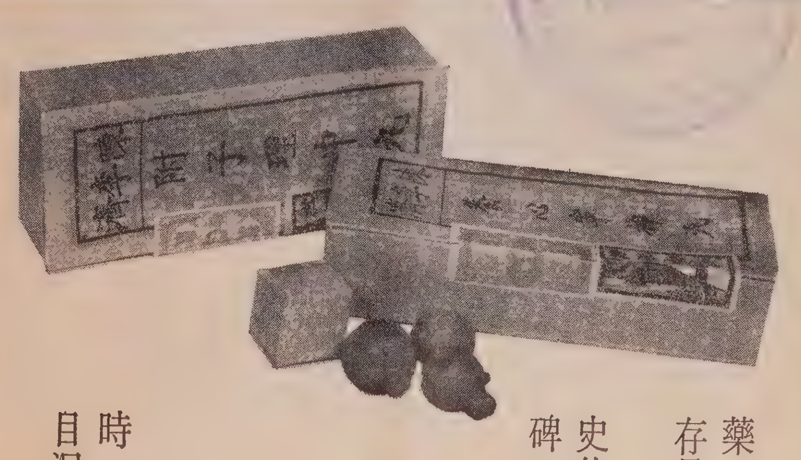
荷蒙致候感殊榮　寓意光臨寵若驚
一二三三通話後　定然倒屣以相迎

復生先生，致書鄙人，並將電話號碼相告，一二三三即林先生之電話也，本當早日前往拜晤，爲因筆墨酬應太多，未能如願，新年在邇，擬於年初前往大埔，既可相叙，又兼拜年，先到林苑，而後一同去大埔酒樓，小飲三杯，得一新知，亦人生最快樂之事也，壇主致意。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杏和堂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一 新84期）

恭賀新禧



本期要目

恭賀新禧

萬人雜誌週刊同人鞠躬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八一(新84)期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八一(新84)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出版
一九七五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恭禧發財

時間眞快，當這期本刊與讀者見面的時候已是農曆乙卯年的正月初三。首先向親愛的讀者拜年：恭喜發財。年特別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農曆新年，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難忘的。俗語說：「身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在中國來說，最大的佳節當屬農曆新年。因爲，過年的歡樂氣氛總會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特別是童年在大家庭過年那種天倫之樂，留給人的記憶是永遠無法磨滅的。可是苦難的中國，經過八年艱苦抗戰多少家庭被無情的砲火毀滅了！特別是「解放」以後的二十多年來，經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連續進行「土改」、「鎭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運動，又有那一次不是千萬人頭落地？中共的拿手好戲歸結起來就是：擺人之命，毁人之家，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歷年逃出鐵幕散居海外的中國同胞，可能在僑居地環境很好，生活也過得很富裕，如果在正常的日子，用「不想」二字秘訣抑制自己的思鄉情緒，盡量用別的事情把它「打」下去。不過，這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誰無父母？誰無家園？可是，就拿香港來說，爲什麼有這麼多的「外江佬」呢？過年了！「外江佬」流落異鄉，又那是幾杯老酒就可壓下他的思鄉之情呵！他在除夕之夜或於初一、初二拱手拜年的熱鬧氣氛中，表面上嘻嘻哈哈，但無論如何都無法抑制思親懷鄉之愁。在他的腦海裏，白髮蒼蒼的雙親，同床共枕的夫妻和天眞可愛的孩子，一個接一個的面龐不斷閃動，繼之而來的是自己的心酸和淚花！這就是什麼所謂「大時代」嗎？不！這是時代的大悲劇，這個悲劇的主角是千千萬萬的善良的中國同胞，而導演者卻是天下第一號劊子手毛澤東。

反共不是一種嗜好，更不是一種職業，而是發之於人性，由思親、懷鄉，孝、愛、慈等等因素交織在一起而採取的正義行動。所以，眞正的反共朋友，成功了算是盡到了作人的一份責任，同時可以彌補心靈上所不可或缺的東西，如親子之愛、天倫之樂，傳統文化的溫馨等等。失敗了只有死，根本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在良心上也不容許有其他選擇。

血腥的中共極權統治集團，拆散了數百萬個歡樂的家庭，屠殺了數千萬中國同胞還不滿足，目前它仍正在大陸上繼續進行着「批林批孔」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極爲珍貴的東西如「三綱、五常」、「四維、八德」等等均在打倒之例。所講究的是什麼「大幹社會主義」，過年也要鼓足幹勁勞動，因爲要「爲社會主義祖國多作貢獻」！爲國家多作貢獻是國民應盡的一份責任，然中共這個邪惡政權，口號喊得非常漂亮，但給老百姓的卻是恐怖、飢餓、迫害、屠殺與死亡！

「大吉利是」！新年流流談這些喪氣話，實在罪過，然在事實上毛政權卻千眞萬確是這樣幹的。能忘嗎？不能！

親愛的讀者，相信閣下或你的親友，一定有的隻身在香港，而他們的親人卻在大陸上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非人生活，音訊斷絕，生死不知。值此佳節，能不淒然而淚下！反共，一定要堅持反共。一時不能拿起武器去和殺人兇手——中共拚個你死我活，但此心卻不可稍爲氣餒。反共是份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在目前不防從小事做起，教育自己的兒女，使他們認識共產主義不但毀滅中國傳統文化，而且扼殺中國人民自由。

令人憎恨的是，有些人爲了逃命於大陸陷共後而流亡海外，但過一個時期，卻又上了中共「統戰」的釣鈎。像岳騫先生筆下不斷撻伐的「墮子」趙浩生等人就是例子。懷鄉和思念親人，是常情，但爲了滿足這份心情而「回歸」，出來後又替中共寫捧場的出賣良心的文章，則未免無恥之至。因爲，閣下「回歸」了，等於是被中共的一條無形繩索綁上了，爲它而出賣良心，爲它而當上了「文字娼妓」，但可以肯定對其留在大陸的家屬卻毫無益處。因爲中共的「原則」，決不會爲拉攏少數無恥之徒而有所改變。粵諺說：這正是「偸鷄唔着蝕把米」，揹上個無恥的名義，見人抬不起頭，何苦來哉？

思親懷鄉，唯一可行的道路，那就是堅持反共到底，一直反到共產黨政權垮台。

又是一年，謹祝讀者諸事勝意。並禱我們的中華民國國運隆昌。

新聞以外

遣回難民法理人道兩皆違背

港府蔑視民意說一套做一套

雖然港府在一片反對聲中曾一再表示：有至親在港及受政治迫害的逃亡者可予特准居留，但事實上港府並未給予上述兩類逃亡者任何機會。一個有母親及兄弟在港的大陸逃亡女子，雖在合議庭申請人身保護令，竟未獲准許，終逃不過遣回厄運。其母跪地求情，法官未為所動。可見港府對處理難民問題，言行並不一致，殊令人痛心！

難民送台・應無困難

香港政府決定強遣逃港難民後，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立即表示：如果逃港難民願意赴台定居，中華民國表示歡迎，給予入境一切便利。

可是，香港政府表示：這建議香港政府不會接納，是由於技術上和政治上的種種困難，很難實行。據表示：中華民國和英國並無外交上聯繫的人員，要把逃港難民送到台灣是不切實際。同時，港府認為，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手後出生的青年，是否願意到台灣，頗成疑問。

其實，港府舉出這兩點，不過是推搪之詞，懷疑他們是否願意赴台更多此一講。因為蔣院長的聲明已說清楚，大陸逃港難民，只要「願意」赴台，中華民國都表示歡迎。如果有港府「懷疑」的那種分子，他們表明不願赴台，當然不能勉強，更不能加以壓力，要他們非去不可。港府沒徵求過他們的志願，有此「懷疑」，實在多餘。

大家都知道，港府實行強遣辦法前，是與中共當局有了默契，這其間當然也有一些未予公開的承諾，所謂「政治上」的困難，當是指此而言。

至於「技術上」原不應有什麼困難，中華民國與英國雖然沒有外交關係，但如果港府同意送台，許多民間團體可以擔起這責任，妥為安排。但如果一旦實行了這辦法，中共將丟盡面子，絕對不會同意港府接納這建議。今天，港府因香港地位特殊，樣樣要仰中共鼻息。如果中共不點頭，這樁大事港府絕不會擅作主張。

其實，港府即使未作此項表示，大家已知道無法獲得同意。為平息市民憤怒，政府發言人指出：在港有至親或具有特殊困難的非法移民，將會被考慮，准許居留。這話並不新鮮，可是事實怎樣？一個大陸逃港的女子申請人身保護令，卻遭合議庭拒絕。這位女子的母親是香港合法居民，有能力照顧她的生活。如果港府的承諾靠得住，怎會有這樣的決定？

曼斯菲爾・為毛張目

親共的美國民主黨參議院領袖曼斯菲爾最近訪問北平後，在美國國會中發表報告說：美國對華政策應顧及毛澤東思想已在大陸根深蒂固的實況而加以「改變」。他說：美國這種不顧現實的作風，使美國在處理與亞洲有關的事務方面，較其他一百個國家落後。

他指出：駐台美軍至今仍未作相當削減或撤退。美國以低息賒賣給台灣的軍火武器數量，由一九七三年的四千五百萬元增加至本財政年度的八千萬美元。

美國對台灣提供軍援，他指為形同「干涉中國的內政」。前總統尼克遜一九七二年與中共當局聯名發表的上海公報既已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一日繼續插手於台灣軍事，一日難逃干涉中國內政之譴責。

老萬所以引述曼斯菲爾的這段報告，是要使讀者明白今天控制美國國會的，就是曼斯菲爾這種人，所以南越在面臨破壞停火協定的北越重大軍事壓力下，急需美國軍援，否則便有彈盡糧絕的危險，美國國會卻給予福特大力制肘，他力爭而迄未獲國會同意撥款，因此南越的最後命運，恐將難免給北越吞沒。

國會議員不但對福特諸般制肘，還發動一些所謂「反戰分子」進行示威，認為如果美國如軍援南越，便是破壞巴黎停火協定。

北越發動軍事進攻，這些反戰分子不加譴責，美國如履行義務給於南越以軍援協助，卻是破壞停火協定。這論調正如曼斯菲爾說軍援台灣是干涉中國內政一樣。

國會裏這班比毛澤東思想更左的議員，過去都受中央情報局調查，因為他們都把共產黨的利益放在美國利益之上。

可是水門事件後，政府當衰，他們乘機拆中央情報局的台，這些不利國家的證據可由此全部當告

無效，並予毀滅。今天，更顯得專橫跋扈。在美蘇對峙中爲什麼美國着着處於下風？主要就是這班傢伙的搗蛋！

老尼竊線・發大使夢

美國被罷黜的總統尼克遜，最近對到加州別墅探訪他的客人說：他樂於出任駐中共大使。

時代週刊登載這消息，形容是尼克遜的「奇想」。時代週刊說，他實際上希望重返美國政壇。

在尼克遜被迫退出白宮時，他的神志已陷混亂，尤其發表最後一次電視演說時，簡直語無倫次，實際他因受水門事件困擾，精神已陷失常狀態。下野後，更爲病魔所纏，醫生因他患上靜脈血凝症，建議他進醫院療治，他極力拒絕，說如果他進醫院，一定打企入，打橫出。這情形顯示他由於極度神經衰弱而形成恐懼心理。可以說，下野後的尼克遜，已因不堪刺激而神經不正常，正如他今回眞的對他的客人說他想出任駐北平大使，更證明他是竊竊地。

他一直感覺得，在他出任美國總統期間，最大的「成就」是突破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使中共的第一號敵人，一變而爲新朋友，尼克遜一定覺得這是他畢生値得大書特書的功勳，今天盤繞他腦海中的，也只有這一件事。因此他發爲出任駐中共大使的奇想，實際這想法已經顯示他已由竊竊地而變爲竊線佬。

何以說他是竊線佬？因爲他與中共發表的上海公報，雖向中共讓步，仍保持美國不變的立場，根本沒作對中共外交上承認的準備，當然這是由於基辛格所設計的。

今天，竊了線的尼克遜卻想到要出使北平，即是說，美國要和中共建立正常關係了。但，今天除曼斯菲爾這一小撮毛澤東走狗外，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和中共外交「正常化」是暫無可能的事。由尼克遜自己手創的對中共的外交政策，在國際間被認爲巧妙的，今天他卻發爲「奇想」，要「突破」他自己的政策，除竊線實沒理由看作出此種「奇想」。更難實現的是尼克遜「重返政壇」，可以說只有千萬分之一的希望。

加稅之舉・不可草率

香港市民最關心的是提出的下半年度預算案「加稅」內容。加什麼稅？幅度如何？大家都想知道。

據說，由於去年從一月到十一月，港府政費赤字達九億元之巨，加稅彌補赤字已是無法避免事。

執筆時財政司夏鼎基的計劃尙未提出，因此加稅內容，還未揭曉，所有消息來源都不過估計而已。有人說，明年度加稅是全面性的，很多項稅都準備提高，甚至入息稅和利得稅稅率都予提高。

但一說認爲加稅將以不影響民生爲原則，所以未來增加的稅項，將爲烟酒稅、博彩稅等。不過，政費赤字逾九億，單是增加烟酒及博彩稅是否可以彌補龐大赤字，實成疑問。

如此巨大數字，恐怕不是增加一兩項稅欵可以解決，何況明年的政費開支，定比今年龐大，需增加的稅項，可能不只兩種，受影響的人當然不少，可能每個人都受直接、間接影響。經濟繁榮的時候，加一點稅無所謂，市民大衆所受的影響也不大。但經濟不景，失業人數續有增加，即使本身不致失業，也往往要照顧沒事情做的親友。

中國人和外國人不同，倫理關係極受重視，親戚失業，即使不是直系親屬，也往往要給予幫忙。外國人則父母亦不一定要照顧，所以中國人有「不能報稅」的負擔，一個王老五，可能是家庭經濟的唯一來源，他要養父母，又要負擔弟妹的學費，但他是王老五，月入一千，不夠養家，卻要抽稅。這種情形在外國很少碰到，同樣的，親友失業，自己負擔增加，也是外國人所不相信的。在如此經濟情況下而加稅，使到很多人生活陷於困苦，就是這個道理。

側聞入息稅率也有調整可能，如果加稅考慮到入息稅，上述的這一類王老五便苦上加苦。因此，我們有請當局，在考慮加稅時，須照顧到民間的實際困難，千萬不可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節省浪費・更爲重要

據政府公佈：去年十一月份的收支帳，盈餘一億七千萬（但由一月到十一月計算總計則赤字達九億元）。即是說，在去年中，十一月份可能是最節省的一個月。

政府下年度要加稅，就爲了巨大赤字，不得不開源以資彌補。

可是有目共睹，自世界經濟不景，本港市面也受到巨大影响，打擊最嚴重的是各行工業，倒閉、停工、半停工的工廠佔一半以上，工人失業近二十萬，這情形確是可怕。

目前的希望，唯有寄於世界經濟的好轉。世界經濟一天未能復甦，外國的訂單不會來，香港的工廠也不會有大生意。

等待，要等待多久？最樂觀的看法也認爲在今年難有重大轉機，要等到明年才可望露出曙光。從明年財政年度開始，一直捱高稅率或增加新稅，捱到經濟好轉，恐怕本港的廠商已執得七七八八。

所以，明年加稅的計劃，必須認眞考慮，政府開源是取之市民，但必須顧及工商界的生存問題，如果在重稅下使他們無法生存，迫得關門，則政府的加稅計劃，就無異殺雞取卵，食雞嘢政策，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引起更惡劣的後果。

我們當然不能希望明年度每一個月都像去年十一月一樣，有大筆盈餘，但「節省」總也是彌補赤字的另一個有效的方法。如果政府各部門及每一名公務員都想到工商界人士目前正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掙扎，盡可能節省每一分錢的公帑，相信政府的開支一定大爲減少。

無可否認，政府機關在許多方面都有浪費的現象，而且是嚴重的浪費，作爲市民的公僕，當主人正遭遇到困境的時候，絕不應再花無謂錢，更不應打斧頭，吞金滅餸，等主人好世界時，再給你們加工錢罷！

萬人傑

談日俄之間領土爭執

岳騫

日本新外相宮澤喜一最近訪問莫斯科，去時揚言要討論日俄之間領土問題，結果不僅未得要領，連一份聯合公報均未發出，日俄之間領土爭執，看情形也許本世紀都不能解決。

蘇聯乘機佔領日本四小島

日俄領土問題爭執的眞象，實在是說來話長。二次大戰期間，英美蘇三國領袖在雅爾達會議中，卽議定日本北部島嶼歸蘇俄佔有。到了中美英蘇四國領袖聯名發表波茨坦宣言，更明白宣佈日本領土只有四島及吾人所認可的小島，至於那些小島是認可歸日本的，當時並未說明。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俄在日本投降前夕，宣佈對日作戰，迅卽佔領了千島羣島南邊的國後、擇捉以及北海道附近的齒舞、色丹兩個小島。此後，蘇俄不僅驅逐了該等島嶼的日本居民，並且對於附近地區捕魚的日本漁民，時加騷擾，甚至逮捕。根據日本「防衛廳」的情報，蘇俄並且已在這四個引起爭論的小島上，建立了雷達基地，飛機場等軍事設施。

但日本在盟軍佔領下，獨立尙且談不到，自無力向蘇俄索取領土。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獲得獨立自主，但蘇俄未參加簽字，兩國領土問題仍然無從談起。

一九五五年，日本駐英大使松本俊一與蘇俄駐英大使馬立克在倫敦談判復交開始以來，日本要求歸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爲蘇俄所佔領的北方齒舞、色丹、國後、擇捉四島，北方領土問題卽成爲日本對俄外交最大的懸案。

一九五五年鳩山一郎繼吉田茂組閣，卽矢言完成對蘇和約，收回北方領土，鳩山當時以爲蘇俄過去不肯交還四小島，當由於吉田茂親美，乃以親蘇姿態求蘇俄諒解，希望能交還四小島。

一九五六年，鳩山首相訪問蘇俄，由於與克里姆林宮頭目對領土問題，雙方意見無法一致，使得在形式上結束雙方戰爭狀態的和平條約無法締結，而僅以聯合公報的方式，宣佈恢復邦交。

在公報中，蘇俄應允交還日本色丹、齒舞兩島，至於另外兩個島嶼則拒絕討論。但莫斯科留下一個條件，卽上述色丹、齒舞的歸還，必等雙方和約締結完成後才付諸實施。由於戰後初期「兩極政治」的出現，蘇俄當時的外交策畧主要是排斥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基於這個前提，「中立日本」則成爲莫斯科亞洲政策的主要目標。殊不料日本於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大大地違反了蘇俄的意圖，竟與美國簽訂了美日安保條約。由於情勢的演變對蘇俄不利，莫斯科方面遂於該年一月二十七日，致日一紙備忘錄，出爾反爾地揚言：「美日安保條約如果承認外國軍隊長期駐紮日本，齒舞、色丹諸島歸還日本的諾言將不可能實現。」此後，「北方領土」問題，卽在日俄關係方面成爲未能解決的「懸案」。雙方雖有多次外長級的接觸，但因彼此各執己見，終至未得要領不歡而散。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毛俄衝突的表面化，蘇俄就直接間接表示了「美國亦未交還琉球」，「將引起與他國之間的領土問題」，「軍方強烈反對」等不能歸還的理由。一九七二年一月，蘇俄外長葛羅米柯訪日，與日本外相福田赳夫雙方同意開始和平條約談判，蘇俄方始間接同意「包括領土問題」的和平條約談判。

接着到了一九七三年十月的田中、大平訪俄，雙方在聯合公報中列入「各項懸案」，自從一九五五年開始長期間的交涉，認爲才正式成爲雙方之間的一個問題，而使當時在場的日本外交人員感到驚喜。

日俄最大懸案爲領土問題

「各項懸案」並未明確表示了「領土」，很多日本人對於這一點感到不安，甚至日本政府內部亦持這種看法。不過對於這一點，日本外務省方面則認爲在田中、布里茲涅夫會談席上「已經二度提及」，可以不必顧慮，同時也有「鉛字」的傍證，亦卽在日俄首腦會談之後，日方在舉行的午餐會中致詞「日俄之間最大的懸案爲領土問題」，蘇俄「眞理」及「消息」等報已均予全文刊載。蘇俄政府及共黨機關報將日本方面的主張原原本本地予以刊載是很少見的事例，而蘇俄國民亦因此方始知道日俄之間尙有領土問題的懸案存在。所以日本方面認爲「是否列爲各項懸案」並不表示悲觀。

另一方面，蘇俄又邀請繼大平任外相的木村俊夫訪俄，由布里茲涅夫致函向日本提出，雖然木村在各種場合尙未正式表示答應，但是一般看法，木村還是有訪俄的可能，進一步對於北方領土問題表示關心。日本外務省內部認爲北方領土問題雖然前途困難重重，是否能夠解決很難樂觀，但是日本政府鍥而不捨的外交仍不稍怠。外務省並且表示，不僅是蘇俄的三個首腦，甚至蘇俄外長

葛羅米柯訪日亦已不可能實現，因此如果木村不往蘇俄訪問，即無法向希望繼續談判和平條約的國民有所說明，亦即蘇俄方面首腦避不前往日本訪問，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日本外相反過來前往蘇俄訪問，自屬必要。但由於田中內閣垮台而作罷。

在前年十月田中訪俄之前，蘇俄某一新聞從業人員曾經表示北方領土問題對於日俄關係來說是刺在心臟上的一把刀。事實上，自從一九五六年日俄復交以來，由於有了這一把刀，日俄之間一直有着隔閡。日本的首相、外相以及其他政治家前往蘇俄，一定會論及這一問題，而且無法避免，這樣雖然不致於造成日俄關係的惡化，但是深深地進入了日俄關係的中心，使得復交以來快已二十年，而日俄關係未獲進展。

蘇聯指責日索領土爲報復主義

日前由公明黨委員長竹入所率領的訪俄團與蘇俄首腦舉行會談，即因「領土問題意見不同」無法發表共同聲明。一九六七年前往出席首次日俄定期部長會議的日本外相三木武夫曾向蘇俄總理柯錫金提議「研討達成和平條約的中間事項」，希望能就歸還領土抱個「金蛋」回國，而結果蛋未得到反而領土問題成了日俄之間的最大懸案。

不過領土問題也不能這樣擱置下去影響到日俄之間全般友好關係，所以在前年十月的日俄共同聲明中亦有「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開始的未解決的問題，締結和平條約，以建立兩國之間眞正的睦鄰友好關係」一致的認識，而就繼續進行締結和平條約的談判取得協議。

可是蘇俄方面對於日本國民強硬要求返還領土，指責爲報復主義者的策略，態度冷峻。蘇俄報章並且表示「現在如果要取去這一把刀（領土問題），就不得不流許多的血，第三國以血洗手，獲得漁翁之利。」亦即認爲北方領土的返還將引起東歐、西歐以及中共與蘇俄的領土糾紛。

另一方面，日本的首相或外相訪俄，或是最近以及以前訪俄的政治家，回國之後慣例上總是感到蘇俄的「微妙的變化」。最近訪俄的公明黨訪俄團亦謂「柯錫金總理希望有關日俄和平條約的問題由外相級來解決」，並謂「柯錫金表示其頗爲樂觀。」

蘇俄對於日本共產黨指責爲「事實上擁護日本的報復主義勢力」，這是寒流，而「微妙的變化」則是暖流，在北方領土這一把刀的四週冲激着，這就是現狀。

蘇俄在田中訪俄時所允諾三首腦訪問日本已經作罷，可以說是政治日程的問題，而事實上，蘇俄緩和緊張的外交對手美國總統尼克遜，西德總理布蘭德，法國總統龐畢度等三人在短期間內已相繼消失，亦可謂對外政策必須再愼重加以檢討。

不過以美俄高層會談爲軸心的和平共存體制，可以說同時也以維持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造成的現況秘密地作爲前提，而對「改變現狀」的北方領土返還問題抱持冷淡的態度。

且看西德前任總理布蘭德的東方外交，是以承認現狀作爲支柱，亦以越南、北越、越共共同「存在」的現狀爲依據謀求解決。因此，日本最大夥伴的美國，雖然支持日本返還北方領土，而在行動方面很少支援。

領土懸案不解決經濟合作困難

由於和約未能簽訂，日俄之間其他懸案也不能解決。尤其是日俄之間大型經濟合作案件的西伯利亞圖門油田開發計劃，日本對於蘇俄在今年春天所提出建造一條第二西伯利亞鐵路，用作輸送石油一案，提出了「在現狀之下談判的進展有所困難」的否定答覆。

日本日俄經濟委員會石油委員長今里廣記，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莫科斯所舉行的第六次日俄經濟聯合委員會圖門石油分組會議上表明了「儘全力促進計劃，但是目前蘇俄的提案困難很多，接受下來有所困難」日本的正式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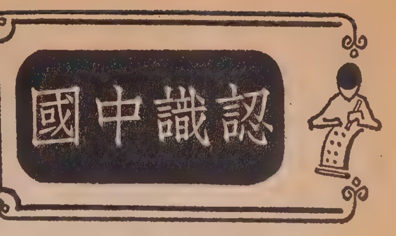
圖門石油開發計劃，日俄雙方洽談已久，由於自圖門建造一條西伯利亞油管至東方海口，中共強烈反對，嗣後蘇俄變更計劃提出提造一條第二西伯利亞鐵路作爲運油之用，日本在毛幫威脅以及石油爲餌的利誘之下愈發不敢接受。

今年三月間蘇俄的提案是在日本財界首腦植村、永野訪俄參加第二次日俄經濟委員會聯合幹部會議時所提出，由日本向蘇俄提供二十四億盧布（約三十一億七千萬美元），開發圖門油田，建造一條第二西伯利亞鐵路以及一部份油管，自一九八一年起二十年間，最高每年向日本供應石油二千五百萬噸，嗣後蘇俄並接連催促日本提出答覆，日本則一直拖延，不予正式答覆。

在這次會議中，蘇俄重新提到這一問題，日本代表又藉詞推托，提出了：一、使用第二西伯利亞鐵路作爲運輸工具是否合理；二、提早進行開發；三、美國的參加與否仍未臻明確；四、增加了貸欵數額等，而蘇俄方面強調「供應圖門原油，目前態度仍不變更」。日本雖然也不希望這一計劃流產，但是也不敢立即答應，只是希望今後再繼續討論，所以聯合公報雖表示是有繼續討論的必要，實際上自己陷於停頓。

另一方面毛幫對此事也插了手，去年五月二十四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全國都道府縣議長訪問團，即公開表示支持日本向蘇俄索還北方領土，認爲係屬當然之事。這以來更增了日俄之間的困難，在目前看，此一懸案只有永遠懸下去。





「不分宗教信仰」與「信仰宗教自由」

在新舊「憲法」的修改上，有一個很突出的不同。那便是有關宗教信仰的問題。

一、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上，「舊憲」在規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時，明分規定是「不分宗教信仰」的；而在「新憲」中，取消這一句。

二、在「舊憲」的第八十八條：明文規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新憲」中，把這方面與其他有關的「自由」放在一齊，稱：「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因此，我想在這方面加以討論。

一篇「新出爐」的報導

這前後「憲法」在「宗教信仰」上的不同文字，據我的了解是標明了中共統治大陸的二十多年中的一個「發展」，這「發展」是把宗教信仰澈底地從大陸的土地上消滅。但是，中共的如意算盤，是否可以如願以償呢？我不願做預測。不過，根據我手上的資料，也是最新的資料，那是來自天主教方面的，這裏，我可以給一個介紹。記得，一九七一年，當美國總統訪問大陸時，跟隨的記者中，曾有三位探查過天主教在大陸的情形，刊登於美國的「基督教」雜誌上，我曾在「萬人雜誌」上介紹過，這裏不贅。

現在的資料是刊登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英文公教報的，是由幾位神父（中、外籍）、修女和教友前往大陸探親和旅行回來後，所吐露的意見。

這篇文章除前言外，還分了五個小題目。

根據他們所經過或到過的地方，共同承認一個事實：就是可見的天主教會是不存在了。二十五年前，不少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教會方面的教堂林立與活動，教會所主辦的學校、醫院和慈善機構，現在卻不見了。固然，目前還可以看到以前的教堂——這只是從外表上來說，實則只是一個空殼而已。不但此也，有的教堂卻被摧毀了，有的教堂被廢置或是年久失修成為荒蕪之地。有的雖被修理，但都不再是為宗教崇拜之用。一些是用於開辦藝術學校，有的開博物館，有的做為倉庫、工廠和演講廳。似乎只有兩間教堂是例外，一是在「北京」的一間教堂，只是開放給外國外交人員的；一是在廣州，預備供給參加交易會的外賓的。這些都是中共藉此向外宣傳的「宗教自由」。事實上，前往大陸旅行的神父們，沒有一位可以找到一間教堂可以做彌撒的。他們只有在他們所居住的旅店中秘密進行。因此，他們異口同聲的承認：這次的旅行沒有產生一點牧民的效果。雖然他們的護照或身份證明書上都寫上了「傳教士」，可是，他們頗有自知之明，如果「談及宗教的話，那是太過危險的事。」

在他們的旅程中，從來沒有與大陸上的主教與神父交談過，當然也沒有遇到過。在海外知道：在大陸上還有六十五位主教和幾千神父，經過這次的旅行，他們覺得這數目字可能有問題，因為他們根本看不到聖統的存在。同時，在一九四九年時所確知的幾十位主教，現在生死不明。另外，在一九五七至五八年中共以政治勢力干涉中所「祝聖」的四十二或四十五位「主教」，但是在經過「文化大革命」後，這四十多位「主教」也踪跡全無了。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們的生或死的情況。當然更談不到有什麼宗教活動了。

偌多的神父們仍然是下落不明。無疑地，總有一些神父仍然活着，有時是在集中營做苦工；有的在公社，有的在工廠，他們永遠不准許從事宗教活動。

一位修女在訪問了她的哥哥（一位天主教友），打聽是否有宗教性的秘密聚會——如開彌撒和念經等。她所得到的回答是堅決的肯定：「我從來沒有聽說有這樣的消息。這是不可能的，又是太危險的。」當那位修女再問：是否有教友的子女領洗呢？答覆卻是：「她最好不要談論宗教了。」

在這種強大的恐懼心理和不可能公共祈禱中，是否已經相信了的教友們，他們的內心在這一教難壓迫的恐懼裏，信心已經死寂了呢？並不。根據逃出大陸的難民們，其中有的是天主教徒。他們說：在秘密中，他們仍是在念玫瑰經呢！一位中國籍神父在旅行大陸時，遇到了教友，而這位教友知道他是一位神父，偷偷地告訴他們：我們是為了教會。這一星火花，並不能使我們忘卻大陸上宗教信仰的一片空白，這是那篇文章的結語詞。從這一篇天主教的最新報導中，我特別注意了其中的幾句充滿深意的話：那便是：

「我們都有自知之明，談及宗教的話，那是太過危險的了。」——這是前去大陸旅行者的心聲。

「教堂是一空殼：兩間開放的是對外的宣傳。」——這是前往大陸旅行者的見聞。

「以前的聖統——主教和神父不知所終；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在五十年代後期——的「主教」、「神父」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都失去踪跡，生死不明。」——這又是親身見聞。

「宗教活動是不可能的。又是太危險的。」——這是大陸上僅存的教友們

實際上的遭遇。

「你最好不要談論宗教吧！」——這是大陸上天主教教友的呼聲。

本來，大陸上的「宗教自由」也者，我們都是知道的很詳盡的，然而，由於中共的宣傳，卻是達到了不少混淆聽視的效果，致使一些人士們，產生了妄想與幻想，這裏，不揣冒昧，再以最新的資料，加以引證，使好人們的妄想與幻想減低到最低程度。同時，又願藉此關心大陸上宗教情形的人士們，還該記住大陸上卻有千千萬萬的宗教徒，在無時或息地受着中共的迫害呢！這裏只是舉出了有關天主教的情況，相信：基督教、佛教、道教、回教等，其情況也決不會比天主教所遭遇的情況爲好。相信這方面海外的人士們比我更清楚了解。

「新憲」字句的質疑

問題在這裏。既然在大陸上宗教信仰幾已絕跡，何以在中共的「新憲」上，特別註明有「宗教信仰自由」呢？

這方面我們可以有以下的幾種了解。

一、中共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是寫出來聊備一格的。這聊備一格的原因，可以產生很多不同的效果——宣傳的效果。

第一、對國際方面說：證明中共的統治下，總是給予「宗教信仰自由」的，由於國際上是無法做實地調查，也只有就依中共所寫出的文字，來爲之肯定爲有「宗教信仰自由」地區；由於中共以前以及現在都想在國際事物中插手，而國際上對「宗教信仰自由」頗爲重視的，而又是「基本人權之一」，於是才列入「明文」的「新憲」中。這表面的文字，任誰都可以做到的。

第二、對海外的中國人士們，產生一種宣傳作用，以爲對海外中國人士們的所信仰的任何宗教，都不會與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有所背違的，起碼在促使「回歸」和「認同」方面，不產生「不必要的」阻力。也就是爲此，我們已經看到了不少的海外青年們，在這「信仰宗教自由」的「明文」烟幕中，已經躍躍欲試呢！

第三、或許可以對被中共所統治下的信仰宗教的老百姓，有另外一種作用，那就是：藉了這「明文規定」，使老百姓們中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們，可以依「法」來「信仰宗教」，結果是：再一次地把所有有宗教信仰的老百姓們加以改造、整肅，做成再一次的「消滅」宗教的潛勢力。這方面，恐怕中共的如意算盤不會打響了。原因是二十幾年來中共對宗教的政策，出爾反爾、欲擒先縱、朝令夕改和口是心非的手段，已經「赤裸裸」地在表現得「一清二楚」了，相信任何有信仰的人，絕不會「自投羅網」的。

二、再從「新憲」與「舊憲」比較上，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字句」，這「字句」也只有中共僵化了的思想與政策中才會出現。

「舊憲」中，只稱「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這「自由」的肯定，在於誰是「公民」上。

「新憲」中，「公民」身份固然要先做肯定，但是，在表達宗教信仰自由上，卻增加了一些「字句」。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對這一段話：我們可以分幾節來分析：

第一、「宗教」如何存在？如果「宗教」不存在的話，如果是有「信仰」——從不信到信？假如只存在一種「宗教」的話，在「信仰」上沒有其他的「宗教」可供選擇，那麼「信仰自由」只囿於「信」與「不信」；如果有多種「宗教」存在的話，那麼「信仰自由」的範圍，就更加廣濶了。人們既有從「不信」而「信」的自由，又由從「信」到可以「選擇」的自由。

因此，這「新憲」的條文中，首先該是先證明：在中共的大陸上有公開的「宗教」存在，而這公開的「宗教」又該是多種宗教的，那麼，這才能談到「信仰宗教的自由」問題。

這裏，我不妨舉一個比方：假如我們給人購買的絕對自由，而在這一城市中，根本沒有可供自由買賣的店舖存在的話，這「絕對」的「購買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話而已。又假如：固然給予「購買的自由」，根本不發行購物券或買賣媒介的話，這「購買的自由」也仍是一句空話；再如：如果只有一個店舖，只出售同樣的物品，而強調了「購買的自由」的話，那也是不自由呢！

所以，中共的「新憲」中所謂的「信仰宗教自由」也者，首先，該先證明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是否有「宗教」存在？其次，中共又有無爲「信仰宗教的自由」創造條件，否則的話，「新憲」的這一句只是「宣傳」而已。並不會引起人們的「好感」。

第二、妙是妙在第二句：「公民……有……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這「宣傳」兩字用得好，而且眞實地透露了一些消息。

首先，「宣傳」「無神論」也者，證明「有神論」已經是所有的中國人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這方面中共是無法推翻的，因此才說出：對「無神論」要「宣傳」。這可見：大陸的中共所遇到的困難。

同時，又可以知道：何以中共，自統治了大陸之後，永遠要對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天命」思想大加批判與抨擊呢！但是，這方面只能做到「談談」、「講講」、「寫寫」、「刋刋」而已，實質上並不會產生什麼效果。

不信的話，我們還可以從毛澤東的談話中找出「天命」和「有神思想」的例證呢！

記得：中共的「老友記」史諾，就曾說：毛澤東對他說過：「上帝將會召我而去」的話。這句話，固然可以解釋成是「玩笑」，但，從事實上和心理上證明：人的生死，當然包括毛澤東自己，永遠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雖然，死在毛澤東手上的人不少，但，對他的生死，他自己是不可能掌握到的；二是在心理上，毛澤東就不會是如同他寫「文章」、「大字報」時的語氣那麼自信呢！時時出現「心理不穩定狀態」所致呢！

因此，「新憲」中「無神論」的「宣傳」，用得確實的妙。

柳以青

紅朝·紅樓夢（下）

林定

中共在批判，否定了胡適的「紅樓夢爲自然主義作品」，以及俞平伯的「曹雪芹的創作手段是寫生」的結論後，接着便提出他們的觀點，說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他們認爲「紅樓夢眞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即將崩潰時期的本質，把高度發展了的封建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基本矛盾完整而深刻地揭露出來。可以毫不誇大地說：紅樓夢是中國三千年來的封建社會走向崩潰時期的歷史性紀錄與總結。」（「中國古典文學參考資料」：「論紅樓夢的人民性」「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家的創作手段基本上應該是和他的世界觀一致，我們旣確定了曹雪芹的世界觀，就不難否定中共這一論斷。曹雪芹一開始便假定了一個純潔的天上世界，從那裏下降到醜惡現實世界來的兩位主人公——頑石化身賈寶玉和靈芝化身林黛玉，他們經歷了一番踐踏、蹂躪之後，最後又回到天上世界。這種創作手法顯然是超越現實，具有濃厚浪漫主義色彩。我們又可從紅樓夢卷首所說的：「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是大無可奈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這種懺悔般自白，難道可以說成是「揭開封建爛熟期的面貌，深刻地反映了官僚階級內部的矛盾與危機；對於官僚階級進行了深刻的澈骨的批判」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嗎？

認爲紅樓夢是曹雪芹將他的家庭遭遇及他的一生，不加修飾忠實地保留下來，這顯然也是不大符合紅樓夢所反映的內容。朱光潛說過：「凡是眞正的文藝作品都必同時是寫實與想像（綜合和整理）」（朱光潛：「談文學」），紅樓夢也不會例外。又如趙聰在「重印紅樓夢序」裏說：「曹雪芹是拿他的一生親身經歷作爲小說的素材，把這些素材又重新加以藝術的組織、配合、剪裁、整理，然後才創造出紅樓夢。」這種情形，在紅樓夢裏不乏實例，如賈璉向尤二姐挑情的一段，極似「聊齋」中寫桂菴與舟中女子挑情的一段；又跛道人給賈瑞風月寶鑑的一段，跟「聊齋」中鳳仙給她丈夫一面鏡子一段相似。這說明了紅樓夢並非現實生活的再版，它是以曹雪芹及其家庭背景爲骨幹，通過作者的豐富想像力，並將其思想、意識、人生觀念滲透進去，經過重復加工而成的。

曹雪芹在紅樓夢的開端，便創造了一個夢幻空想的境界，但他並不是憑空創造，而是在他經歷了精神的痛苦及生活的困窘之後，才體會到現實世界是一無可取。他通過賈府的生活，發覺大觀園內的人無論怎麼忍受、掙扎，總是始終都不能擺脫人生痛苦的束縛，到頭來還是逃不了命運的安排。於是他只好假設了一個純潔的空想世界作爲逃避人生痛苦的場所。由於這一點，中共無法否定紅樓夢的創作方法，旣是現實主義，又是浪漫主義，迫於無奈說：「在紅樓夢中，作者雖然眞實地描寫客觀現實，但我們不能忽畧他的主觀意識中所流露出來的虛幻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曹雪芹是運用了革命浪漫主義手法。」（「中山大學學報」：「論紅樓夢的藝術形象」）

曹雪芹爲何要化費這麼巨大的生命力，「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來「淚盡成書」？他的眞正意圖是什麼呢？關於這個問題，中共是特別注重的，這是由於涉及到所謂「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學術觀點與馬列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尖銳鬪爭的問題。」前者，如王國維所提出：「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與此痛苦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說明曹雪芹創作的原意是在描寫人生之痛苦與其解脫之道。而俞平伯則更加具體地說曹雪芹著書本旨是基於三種因素：「一、紅樓夢是感歎自己身世的。二、紅樓夢是情場懺悔而作的。三、紅樓夢是爲十二釵作本傳的。」（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這些結論，當然與中共的看法處於對立狀態。因此，中共必須對俞平伯展開圍剿，給他套上「抹煞紅樓夢的階級鬪爭，誘導讀者接受虛無思想、嚮往消極生活」的罪名。

我們不是封建主義的辯護士，坦白承認紅樓夢確曾描寫過一些封建社會的面貌，像薛蟠殺死馮淵，卻得賈雨村的維護而逍遙法外，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制度黑暗。又如焦大所說：「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狗戲鷄，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的貴族家庭淫亂放蕩生活，以及烏進孝交租時所道出的農村貧困。但絕不能說這是「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黑暗與腐朽，在它的庇護縱容下，毀滅着人類的財富，毀滅着人們的靈魂，毀滅着人們的生命，毀滅着一切美好的東西。」（李希凡、藍翎：「紅樓夢的社會意義」）因爲紅樓夢的主題並不是反映這些問題，它只不過是構成家族衰亡的環節而已。而中共則把這種現象誇大，說成是紅樓夢的主流，這顯然是本末倒置了。

前面所說俞平伯提出的紅樓夢創作本旨，我們認爲是較爲正確的。他客觀地根據作者在紅樓夢中所流露出來的思想感情，及對作者家庭由盛至衰進行系統分析，從而得出結論，頗能令人接受。這一點，趙聰在「重印紅樓夢序」亦說：「紅樓夢……它所包含的內容思想更是特別繁富精深，如能像王國維那樣能夠觸到邊緣，像俞平伯那樣推斷得大致不差，已屬不多見了。」這是相當中肯的評價。

紅樓夢是一部以悲劇作結局的小說，曹雪芹除了描寫賈寶玉、林黛玉的悲慘命運外，他還描繪出賈府內婦女們的不幸，晴雯、司棋被攆出賈府；金釧兒、鴛鴦、尤三姐自殺；芳官、藕官、蕊官遁跡空門，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名副其實的「原來嘆息」，甚至連薛寶釵、王熙鳳最終也逃不了悲

慘的命運。作者的筆下，對這些婦女只有無限的憐憫和同情，但卻不如中共所說「作者對造成這種不幸的原因表示憤慨、詛咒、控訴、抗議。」

充當紅樓夢悲劇主角的賈寶玉，他代表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誠能反映出當時社會一般青年的苦悶情緒。於是中共便大力推許賈寶玉，給他以極高的評價，找出他平日對現實不滿的話語加以歪曲和誇大，又肯定他是封建社會「新人的萌芽」，是「一個爲爭取自由的生活理想而反對封建制度壓迫的叛逆者。」其實，這種評價並不允當。平情而論，賈寶玉只不過是一個「無才補天」而又被時代所拋棄的人生沒落悲哀者。他生活在貴族家庭，而又不肯遵循當時的社會規範，仕宦傳統，以至變成失落的一代。幸而他尙不至沉淪於酒色荒淫的墮落生活，不致像賈瑞等爲社會所淘汰。他所追求的生活道路，亦無非是想終生與女兒們在一起，「只求你們同着看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自從搬進大觀園後，他也就「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和姊妹丫鬟們一處……甚至描鸞刺鳳，鬬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忘形地沉緬於「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以及「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的溫柔鄉生活。

由於賈寶玉終日只是和這些女孩子們相處，因而使他覺得八股的科舉制度，封建的禮教道德是虛僞和醜惡的。他說「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見了男人便覺濁氣逼人」，他懼怕代表正統勢力的父親賈政，痛恨具有世俗罪惡的賈雨村，鄙棄荒淫無恥的賈珍和賈璉，他曾批評史湘雲：「好好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並且說「假若林妹妹也是這樣，我早就和她生分了。」不錯，賈寶玉和當時的現實生活是有抵觸的，而且發表了自己的超現實見解，但他並沒有吶喊，反抗。他只有憂鬱、呻吟，每想到人生終極的問題時就說「你死了我做和尙」，他只是感到他的生活飄渺，人生空虛，而希望要許多女兒們的眼淚把他浮到「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托生爲人」。像這樣的一個賈寶玉，對貴族生活厭倦、痛苦，除了無可奈何找虛無主義，化灰化烟，便是深入骨髓的感傷主義，怎能說：「從賈寶玉的人生觀直到他日常生活中對人對事的看法，都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爲爭取自由的生活理想而反抗封建制度壓迫的『叛逆者』」呢？

賈寶玉在待人接物的態度上，確實有異於當時一般貴族紈袴子弟之處。如賈府的奴才們說：「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坐一陣；不喜歡時，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臥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有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得去。」在階級偏見壁壘森嚴的封建時代，他能夠這樣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說是相當開明的。但絕不能說他已經衝出了階級藩籬，打破了封建秩序，或竟如中共所說具有「新的人道主義精神」。

中共認爲賈寶玉已經逾越了階級隔閡的鴻溝，以平等的精神來幫助他人解除痛苦。如李希凡、藍翎在「如何理解賈寶玉的典型意義」一文中說：「在賈寶玉的性格中，更鮮明而放射着燦爛光輝的是新的人道主義精神。賈寶玉人道主義精神的一個側面，就是關心、同情、熱愛周圍的一切不幸的人們，企圖幫助他們擺脫痛苦的重負。……企圖給他們找尋解脫痛苦的道路……。」如果賈寶玉眞的具備了這種「新人道主義精神」，那麼，他便不會調笑金釧兒，以致使這個可憐的婢女被逐出賈府。在他知道她自殺後，也只不過找個清靜的地方弔祭她的靈魂，而絲毫沒有表現出企圖幫助她擺脫痛苦。對於晴雯，他更加顯得軟弱無力。在王夫人到怡紅院中親查的時候，晴雯正在重病中，她被人硬從坑上拉了下來，攙架着送了出去，而寶玉在他母親盛怒之下，竟連話也不敢說半句，眼看着晴雯孤立無援，含寃死去。除了寫下一首悲憤的「芙蓉誄」外，他又有什麼積極的表現呢？

紅樓夢的另一悲劇主角林黛玉，中共對她的評價也是相當高的，他們根據林黛玉在思想上比較與賈寶玉融洽，「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並且從未說過像寶釵、湘雲勸導寶玉的「混賬話」，於是便說「林黛玉像賈寶玉一樣也是一個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且進一步將林黛玉性格中所表現的孤僻、消極、哀傷、悲觀的彩色歸咎於封建勢力對她壓迫摧殘的結果；並說由於周圍很少有人能夠眞正理解、同情支持她的「鬭爭」，因而使她抱着沉重的心情，作擺脫而又擺脫不了的不屈的哀鳴。

誠然，林黛玉的思想確實與當時社會所給予婦女的規範相抵觸。它所要求的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賢良女性，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禮教束縛下，不容許自由戀愛。但林黛玉則不理會這些，她做詩詞、賞風月、讀西廂，終日沉醉愛河裏。結果，現實的生活給她帶來無窮無盡的煩惱與痛苦。然而，她也並沒有掙扎、反抗，除了向寶玉發些牢騷、嘲笑、鬧猜忌糾紛之外，不是「每日價情思睡昏昏」，便是在瀟湘館臨風灑淚、傷春悲秋、多愁善感。因此，疑懼、憂鬱、妒恨不斷地侵蝕着她，促使她一步一步向着幻滅的歸宿走去。「葬花詞」裏的「試看春殘花漸落，又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正是黛玉生活的寫照。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林黛玉的形象中，並找不到強烈反抗封建社會的精神。中共所說：「林黛玉是古典文學中受壓迫而又帶着強烈反抗性的最完美的婦女典型」，實際給我們的印象並不如此。

紅樓夢的主題是描寫賈寶玉和林黛玉戀愛婚姻的悲劇，這悲劇的原因，以前也有人指出，如「金玉姻緣論」；或賈府經濟枯竭，而薛家富有，可挽救賈家免於門趨崩潰；以及由於薛寶釵的加入，顯得黛玉不夠健康和不夠富有等等。這些原因都被中共一概否定，而說這是「封建社會制度所產生的千千萬萬個悲劇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如林元在「黛玉的悲劇」中說：「由於黛玉的『乖僻』；由於黛玉的叛逆性，也就是說，由於黛玉的言行舉動以至相貌體格都不符合封建主義者的胃口。一句話：由於黛玉跟封建主義者不是同路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文滙報」）這種咒罵式的結論，顯然不是眞誠對待文藝的態度。

關於賈寶玉的出家問題，中共則認爲賈寶玉在一切都被毀滅之後，仍然是沒有屈服，而是勇敢地出走，與封建統治者決裂了，像一隻自由的鳥含着

痛苦的眼淚，懷着強烈反抗的心情飛了出去，因而說：「這不是美的毀滅，而是象徵着美的鬬爭的繼續。」賈寶玉的出家，是在黛玉死後，看破紅塵，怎能說是「鬬爭」的繼續呢？

「文革」前，中共曾藉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在北平故宮文華殿展出曹雪芹的生平、紅樓夢時代背景、紅樓夢時代的參考文物等等二千餘件。在開幕前夕，特別邀請了俞平伯、吳世昌、周汝昌、吳恩裕等「紅學家」前往參觀，藉此表現中共對古典文學的重視。其實所展出的大部份是乾隆時代的「賣身契」、「地租」、「地契」、「貴族行樂圖」等，復又用大字寫出「烏莊頭孝敬禮單」，和賈珍對烏莊頭的一段談話：「這幾年添了許多化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化的；卻有不添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足見中共不是厚愛曹雪芹，也不是重視紅樓夢這部偉大的著作，而是藉此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眞正使「文藝爲政治服務」呢！

中共「新憲」名不副實

谷法新

自中共新「憲法」發表，人們注意力集中在取消「國家主席」一項上。一般人認爲中共「國家主席」就是「國家元首」，其實，這是對中共法理的錯誤認識，因爲中共舊「憲法」並未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就是「國家元首」。依照中共前人代常務委員長劉少奇的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職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結合起來行使。」劉少奇說這話，正擔任人代會常務委員長，而毛澤東卻任「國家主席」，由此可見，毛劉之爭，由來已久。一九五八——六六年間，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一職，不再提「國家元首」的解釋。劉少奇被毛澤東利用林彪奪權鬬倒，一般人心目中，一直以爲中共「國家主席」即「國家元首」。此次，中共新「憲法」取消「主席」，實無關重要，因爲中共的「憲法」隨時可以廢除或根據共黨的好惡增刪，「國家元首」

此次「人代」召開和新「憲法」公佈，是中共結束了「文革」，並經過了年餘的「批林批孔」運動的醞釀才實現的。在「批林批孔」中，中共提出了尊法反儒，並表示要走法家路線，既然尊法，而「舊憲」又已不適用於中共的統治，如果沒有一部「新憲」，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因此，泡製了這一部新「憲法」，以便使它符合中共「尊法反儒」的理論。但是，令人感不解是：中共「新政府」組上織，卻沒有司法部，以司「憲法」和法律的行政措施。由此可見，中共的言行不一致，所謂尊法、走法家路線，完全是一個騙局。

中共新「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中共「國務院」組織上，也沒有社會部或社會福利部，不知「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時，應向中共那一部門申請或領取於形式條文的記載，而不去實施，就是空談。

中共新「憲法」的公佈，此間宗教界人士也許最關心的，是今後中共的宗教政策問題。自尼克遜訪平後，自由世界某些天主、基督教人士，紛紛幻想中共有朝一日會因與西方外交關係改善，而對宗教信仰作出若干限度的讓步。隨後，中共在一九七二年聖誕節在北平恢復了自文革後第一次擧行的天主教彌撒和基督教崇拜。此外，日本佛教團體——創價學會二次訪問北平，均由中共「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趙樸初接待，菲律賓馬可斯總統夫人訪平，也曾參與天主教彌撒，這些跡象，更使某些人士認爲今後中共會對宗教開放門戶。其實，這不過是中共一貫伎倆，裝裝門面，騙騙外國人。

雖然，中共新「憲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第二十八條規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但「國務院」組織上，卻取消了宗教事務局。從表面看，中共「恢復」允許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卻又取消宗教事務局，不知葫蘆裏賣什麼藥。

此次中共「四屆人代」主席團名單上，出現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吳耀宗和「中國佛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小鋼砲」火藥失靈

·寒梅·

床面的東西弄好了，床底前緣還有一雙有場面時才能穿着的豬皮鞋，要擦得一塵不染，皮鞋帶的花結也不能粗心亂來。另外還有一個洗臉盆，除了保持乾淨光滑，裏面放置的牙刷、牙膏、肥皂，方向和位置也有一定的位置，一把牙刷的底面倒置，個人的內務成績就大打折扣，不是被罰跑步也得來上幾十下「俯臥撐」。爲了內務檢查，眞不知忍了多少氣，流了多少眼淚……。

鄰床胡有年同學，從軍前在西南聯大就讀，敢作敢爲，個性耿直，連

教協會」副會長趙樸初，同時，吳耀宗還當選了「人代」常務委員。然實際上，中共早已禁止一切宗教活動，摧毀了除北平以外的教堂、廟宇或寺觀，至於在北平保存的教堂或寺廟，只是給外賓作爲點綴品的觀賞。此外，新「憲法」删去了公民「從事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權利」，因此，有宗教信仰人士如從事科學研究，如不符中共的馬列理論，就會被剝奪，如反對達爾文進化論等。此外，更談不到從事宗教文學藝術的創作和參加其他宗教文化活動。中共所謂「信仰宗教的自由」不外是騙局而已。

最滑稽的是，中共新「憲法」增加了「罷工自由」。大家都知道中共不可能有罷工的自由，顯然，是把「罷工」作爲奪權鬥爭的工具，並不是眞正准許工人有罷工自由。

新「憲法」只規定了「國家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第二十七條）但「國務院」組織上亦取消華僑事務委員會以實施「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同時，有一點値得此間左派人士注意：新「憲法」連形式上的條文也未規定「國家」保護港澳同胞的正當權利和利益。

歸根結底，中共這一部形式上的新「憲法」，只能暫時迷惑一些頭腦不清的「回歸」分子，但絕大部份人都能明辨其虛僞。但對中共高層內部，終算標誌着江周兩派在形式上暫時的和緩，今後江派將進一步加強控制黨政軍及各種文化領域，無止盡的權力鬥爭仍會繼續蔓延下去。

禮拜天被取消放假，禁足在營地，害得他和昆明趕來的情人失約，氣得雙腳直跳，他滿肚牢騷的跑到連長面前問：「爲什麼整理內務這樣的重要？難道將內務整理天天整得一百分，就可以將日本鬼子打垮嗎？」

連長和顏悅色的解釋說：「別以爲整理內務沒有什麼了不起，它可以陶冶性情，磨練修養，軍人事業是要在轟轟烈烈的戰場上去創造，要在戰場上建功立業，要有膽大心細的修養，光憑匹夫之勇是不夠的。內務要求嚴格些，是要同學們凡事要細心，小心，用心去做的習慣，也培養同學們服從命令的精神，容忍的毅力，這些都是每一個青年軍人必須具備的武德修養……。」

連長又說：「胡學同這個禮拜接受『禁足』的教訓，留下的印象一定很深刻，相信今後在做人做事方面，會有所得益的……」

胡有年聽了連長的教訓，「小鋼砲」的火藥居然失靈了。悶聲不響的回到自己的床位去，將影響內務成績的軍毯狠狠的揍了好幾拳，出了一口氣之後，才摺來摺去，自己感到滿意了正要停手，連長笑咪咪的來了，稱讚一聲說：「下個禮拜可早一點赴約了」。樂得「小鋼砲」連聲謝謝！

門鎖・花樣・盜賊

柳葉綠

熱鬧的春天來了……七十年代的腳步開始了第五年的行程。繁榮安定的鼓手從四面八方敲起動聽的聲音，一刹那間，和平的神經中樞就打着拍子戰慄了起來。

和平，確是一首很長很長的讚美詩，一曲寫不完的頌歌，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我剛剛聽到了幾聲叫喊，幾輛警車就從橫街窄巷穿了過去，拚命地在追逐着一羣盜賊。

——這是和平的腳步在前進。也許小子們要趕着去參加一個瘋狂的新潮舞會，身上又沒有了多少金錢，就只好把刀子一亮，從樓上一直強刼到地下了。

又一條街聚集了幾百個看熱鬧的人，把半邊馬路都堵塞得水洩不通。我沒看到騎樓底下淋漓了多少鮮血，遠遠望去，只覺得奇怪：——幹嗎這間商店沒有鐵門的呢？這樣，不是很容易遭人毀掉了財物，包括女人和腦袋的？然而，這應該是老板的過失吧：抽屜裏裝滿着鈔票，本來就應該建築一所堅固的房子，把牆壁焊接一個鋼鐵的售貨窗，然後鎖上門戶接待顧客就可了。但是，老板就是不願意。可是簡簡單單地嵌了一個木門，套着一把古老的鐵鎖，如果被盜賊一碰——那就很容易遭破了防線。

這時候，使我想起了洋大人的一句話：「這是個摩登的世界！……」

這大概是不錯吧，新潮的搶刼使人心驚肉跳，擁有財富的人，都常常看見狐狸怕是老虎，看見狗跳怕是狼追。

現在有多少人，因爲一道門、一個窗、一把鎖而傷透了腦筋？我恍惚聽見有人在說：「你有千層鎖，他有一條百合匙；你有號碼鎖，他有一隻腦袋……。」

於是，千層鎖和號碼鎖都落後了……。

現在防盜鎖和時間鎖已經投入了生產。門鎖迅速地發展；它們一變再變，變成是遠涉重洋而來的「和平使者」。

哎呀，前面又有幾輛警車在大街小巷裏轉着圈了！只看見一大堆的臉孔，都得着那些夾萬的門鎖發呆。一個聲音傳過來：「它已經鎖不住我們的安全了！……」抬頭一看，原是是鐵閘上的鎖也不中用了。

果然，門鎖又開始進一步的改變，變出了許多花樣，也比從前科學得多了，據說這樣才能應付現實。

然而，盜賊卻又高明了些；都不愚蠢了，一闖進商店去，就照樣大刀濶斧，把人和錢一齊掠走。

不知是誰在背後這樣地說：「一切都落後了……摩登的世界，將是電子鎖和雷達鎖誕生的時候了。」

啊，七十年代，就是這樣地在恐懼的腳步中前進！

俄人侵佔黑龍江

胡蓑之

黑龍江的行政區，原分四道：中部爲龍江道，東南部爲綏蘭道，東北部爲黑河道，西部爲呼倫道。後來改爲行政專區，設專員公署；共轄四十五個縣，八個自治局。省會龍江，土名卜魁。在唐以前，爲黑水部所居之地；金爲蒲與路及肇州的北境；元爲開元路地，明爲黑龍江地面羈屬都司；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九九），自墨爾根移黑龍江將軍駐此；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則置黑水廳，旋升龍江府，爲黑龍江省治；民國後改縣，縣治土名齊齊哈爾。

龍江在清初爲達呼爾族游牧之地，以齊齊哈爾莊爲最繁盛，後駐齊齊哈爾將軍治此。城瀕嫩江之左，緊濱西泊子東岸，城有內外二重：內城爲甎壁！方四里許，爲官署所在地。外城土築，周約九里，爲諸族雜居之所。土城東南的新放街基，市肆駢列，貿易繁盛，齊昂車站，卽在其側，新進的商業區也。南門外的「龍江公園」，和附近的「未雨亭」、「澄江閣」等，或花木掩映，風景清幽，或明窗曲檻，陳設特別清潔雅麗，同爲邑人遊憩之所。西門外的西泊子，上建「西湖橋」，波光瀲麗，景色宜人。新開商埠，卽在其西南，係日、俄戰後，中、日東三省條約所開闢，引水掘河，建樹碼頭，道路漸闢，市肆日昌，一向爲嫩江一城貿易的中樞。一九六七年一月，當中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達到最高潮時，龍江市區的奪權鬪爭非常激烈，擁毛與反毛兩派不斷發生流血衝突於此！

位於龍江西南約四十華里的昂昂溪，瀕嫩江東岸，有齊昂鐵路自省垣龍江至此，與東省鐵路聯絡，交通便利，省城之外戶也。後來的洮昂鐵路，也通車到這裏，上接東省，下連四洮，自收買齊昂鐵路之後，卽在東省路上，橫架鐵橋，直達龍江，以扼滿洲交通的關鍵；其勢形的重要，又倍蓰於疇昔了。

嫩江縣的土名墨爾根，唐代爲黑水部屬地，金置滿與路，清初爲墨爾根副都統城，光緒末年置嫩江府，民國改縣。在訥河縣東北，城瀕嫩江東岸，當嫩江水運的終點，扼通邊大路的中樞，內可以蔽翼龍江，外可以進援璦琿，握水陸的要衝，實省垣龍江東北的一重地也。附近多火山脈，東南的胡爾冬吉山，於清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間，該火山曾噴火經年，吐出的硫磺石片，堆積成山，其遺跡至今尚存。隔江爲甘河下流，那裏有「甘河煤礦」，用省欵開採，礦質佳良，已於民國初年，就築成一百二十里的輕便鐵道，自九峯山坑口達嫩江沿岸，藉以利運輸也。其西南的訥河縣，它在龍江至嫩江的兩城之間，位於訥謨爾河北岸，明初爲朵顏衛地，清時爲東布特哈屬地，光緒間置訥河直隸廳，民國後改廳爲縣。而所謂布特哈者，係蒙古語謂漁獵之義，其地在清初爲索倫、達呼爾諸打牲部落所居，故名。

拜泉位於龍江之東北，訥河的東南，克山之南，本是荒涼的原野；自東省鐵路築成後，始移民墾殖，以土地膏腴，來者日眾，截至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爲止，已有人口達三十萬以上，遂成其縣城爲農產集散的中心。築有長途汽車路，以抵東省鐵路的安達站，並曾設立了二等郵局。城南的明水縣，土名三里三鎮，本爲拜泉縣地，又名興隆鎮，人烟稠密，商業繁盛，民國初置三里三設治局；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則升爲縣治了。

綏化縣土名北團林子，位於呼蘭河流域的平原上，原爲荒蕪鄉野。清初置綏化廳，後改府，民國改縣。自有清末葉墾闢後，腴田沃野，鱗比相接，於是成爲黑龍江省境的樂土了。城濱濠河北岸，民殷物阜，市肆駢列。自光緒間設爲府治，民國初年又駐道尹於此，常爲呼蘭河流域政治的中心，其後又爲呼海鐵路的中樞。

呼蘭縣在綏化的西南，巴彥之西，清初爲呼蘭副都統防城，光緒間置呼蘭府，民國改縣。地當呼蘭河的下游，密邇松花江，爲兩流域精華萃集之所。以是，境內土地肥沃，農業富饒，出產穀類最盛，夙有「滿洲穀倉」之稱，龍江之黑河的糧食，均仰給於此；因之舟楫絡繹，商賈接踵，市廛駢列，貿易繁昌，爲黑省的一大都會。縣城的西南有松浦鎮，濱臨松花江，與濱江（哈爾濱）隔水相望，帆檣林立，倉庫櫛比，沿江一大市場也。呼蘭鐵路卽以此爲起點，而呼蘭河源出鐵驪縣東北的布倫山，南流折西，經慶城，綏化諸縣，折南經蘭西縣，至呼蘭縣城之南，入於松花江。

巴彥縣的土名曰白彥蘇屋，位在呼蘭縣的東面，松花江沖積平原上，與其東邊的木蘭，通河二縣，都是濱江的沃壤。以交通之便利，成爲附近穀物的積散場；並以釀酒聞名。清光緒間置巴彥州，屬呼蘭府，民國改縣。木蘭縣位在松花江北岸，隔江與吉林省的賓縣相對，清光緒間置，屬呼蘭府。更東爲通河縣，亦在松花江北岸，清光緒末年置大通縣，民國改曰通河，境內有大通河，故新舊縣均取名於此。

在通河縣東北面的湯原縣，則位松花江的西北岸，地當湯旺河入松花江會口，爲輪船經過的地方。原本是一個細小的村落，稍微具有街市的形式；以其土壤肥沃宜農，乃墾民日眾，漸臻發達。所產的穀類，利用松花江的水運，多半輸出到俄屬的沿海州，故此，市肆興盛，成爲沿江的一大市集。

現在黑龍江西岸，與俄屬西伯利亞最接近而歷盡滄桑的璦琿縣，舊時亦作愛琿、艾琿，愛琿等名稱。遠在隋朝時，屬黑水靺鞨地，唐代爲黑水府，元時

為黑水街，明代則為索倫、達虎爾二部所居，清初已有黑龍江將軍駐此，至光緒末年始置璦琿直隸廳，民國廢廳存縣。

璦琿原名龍江城，為清康熙時所築，又名薩哈連烏拉河屯。而舊時的璦琿城，本在黑龍江的左岸，自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清廷與俄締訂「璦琿條約」，劃黑龍江為界，江東僅餘六十四屯之地，故璦琿乃移治於西岸，而黑龍江東岸仍有璦琿城，即今俄屬海蘭泡地方。現時的璦琿城左環黑龍江，繞以天塹；右抱興安嶺，宛如屏障；且與俄境犬牙相錯，交往便利；向來都是中俄界上軍事商務的中心。庚子一役，全市精華，為俄人摧毀殆盡！商戶多半移往大黑河屯去了。後來雖然被闢為商埠（光緒三十一年，中、日東三省善後條約開放），而其商業已因之一蹶不振，始終無法恢復了。

其實，大黑河屯，舊時為黑河府治，距離璦琿城北約六十華里，瀕黑龍江南岸，為黑省邊境的重鎮。以地當中、俄邊界，隔水與海蘭泡遙遙相對，商旅的往來，視為通衢，中、俄互市極盛，市街櫛比，洋樓軒敞，其繁富之狀，已超過璦琿，稅關亦設於此，儼然黑江龍沿岸的第一大都市了。

所謂江東六十四屯，一種豁爾勒精屯，在黑龍江東岸，與璦琿縣隔江相對，因有旗屯六十四所，故名。地為我國領土，即清咸豐年間，中、俄璦琿條約成立，黑龍江以東之地，盡淪於俄；獨此地仍屬於我；亦即該約所劃定精奇里河以南之地。廣袤約二萬方里，都是冲積沃壤。庚子之役，俄人焚殺屯民，復侵佔其地；雖經屢次交涉，始終沒有收回呢。

其實根據「中華喪失地畧誌」指出：關於黑龍江迤北之地，限今俄屬黑龍江州地區。依尼布楚條約，黑龍江至外興安嶺之間，均屬滿洲壤土。咸豐初年，俄任穆刺福岳夫，以經畧東方之任，穆遂率大軍，密集黑龍江岸，在黑龍江中，自由通航。至咸豐八年，清廷任奕山為全權大臣，與之訂璦琿條約，盡割黑龍江以北之地予俄。計喪失面積一百四十餘萬方里。惟精奇里河以南，即今黑龍江江東六十四屯之地，約中仍明定為我有：且於光緒六年，兩次會立封堆，並以平原界堆容易遷移，於光緒十三年復重勘界址，掘壕為限。逮值拳匪之亂，中、俄構兵於黑龍江畔，俄乃盡驅各屯居民於一大屋中，焚而斃之！凫水逃歸江右者，僅百餘人。迨和約成立，俄撤滿洲之兵，猶明載交還東三省全域；則此江東六十四屯，固猶我之領土也。無如俄人始則延不撤兵，繼則移民屯墾，終則背約據為己有。自是黑龍江左岸，遂無我國政令所及之地矣！

地瀕黑龍江右岸，而與西伯利亞相望的，尚有呼瑪縣，屬亦稱作庫瑪，在璦琿縣的西北面，當呼瑪爾河與黑龍江的會口，東憑大江，三面環山，形勢至為險要。縣治為礦工萃集之地，尚稱繁盛。附近產金極夥，早已經開採了的，計有：餘慶溝、興隆溝、西伯利、娘娘溝、高麗屯五處，統稱呼瑪爾河金廠。民國後的產額日增，有凌駕漠河之勢。可是當時有俄人潛居開採，權限不清，利權多被所奪。「九一八」後，日寇侵佔我東三省，金礦入於魔掌。

漠河在奇乾縣東北，北瀕黑龍江，隔江即蘇俄境，為我最北部的縣份。因地有漠河，源出縣西雉鷄察山，北流入黑龍江，故縣以河名。本為荒涼僻偏之區，初為從事漁獵的鄂倫春人所發現，後來遭到俄屬哥薩克人所蟠據。至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派兵驅逐俄人出境，至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始設立漠河金礦局，從事開採，迨庚子之變，復為俄人所佔據，幾經交涉，至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始行收回。宣統三年（一九一〇）由省欵開採，礦脈深厚，不特為黑省金礦的中心，抑亦我國北部的一大寶藏也。

蘿北縣瀕黑龍江下游右岸，位在佛山縣東南，托羅山雄峙於北，舊為興東道署所在之地，光緒末年，擬設蘿北直隸廳，未果，入民國後，初置蘿北設治局，隨後改為縣治；其與璦琿並為江岸形勝之地。異日經營邊塞，當建為里鎮，以與璦琿首尾相應也。境內產金亦富，以城北都魯河為最著。其北佛山，即觀音山，為砂金的重要產地，年產金約達二萬餘兩，與漠河金礦，並稱本省自辦最著的礦區。位在烏雲縣東北，與蘇俄西伯利亞接壤，清末擬設府未果，民國置縣，治觀音山。

呼倫縣瀕海拉爾河畔，在臚濱縣東南。土名海拉爾，本一小村落，明季為索倫達呼族人所居；清初置呼倫貝爾副都統；光緒間，設呼倫直隸廳，旋升為府，入民國後，改府為縣。以其土地平曠，水草豐美，為游牧人民居住而已。自俄築東清鐵路後（今名中東鐵路），以其地位重要，曾置車站於此，並設立市街，於是人烟稠密，商業漸興，遂為省境西部的貿易市場，與省會龍江同時闢為商埠。

在呼倫南面的大市集，一名甘珠寺，俗稱趕集廟。為清康熙帝所敕建。孤立於荒野中，結構異常莊嚴。在每年的五、六兩月間，便是舉行大祭之期，蒙人南自張家口，西自買賣城，大有不遠千里來此禮佛的信徒，其數甚眾，車馬駱駝，相繼於道，因此附近一帶，張幕互市，頗極一時之盛，所以稱此為大市集。而呼倫的西北面為臚濱縣，土名滿洲里，清光緒間置滿洲里廳，尋改置滿珠府，又改為臚濱府；以地在臚朐河濱，故名。民國後廢府存縣，地居黑的省西北隅，與俄屬西伯利亞接壤；當中東鐵路入境之處，亦即該鐵路在黑省境內的起點，與赤塔鐵路聯絡，為西伯利亞入境的首衝，中、俄邊界的鎖鑰。交通便利，貿易日盛，為黑省西境的一大市場。清光緒三十一年，依中日東三省條約闢為商埠；日、俄戰爭後，設有滿洲里稅關，與俄人貿易極盛。後來軍事當局以俄人常擾邊境，乃駐重兵於此，以資鎮懾。

室韋縣：在奇乾縣的西南，土名吉拉林，地當吉拉林河入額爾古納河之口，西渡河即蘇俄境。唐時為室韋國，故名。清初為呼倫貝爾副都統管轄之地，光緒擬設室韋直隸廳而未果，乃置吉拉林設治局；民國初仍之，尋廢，八年（一九一九）始置室韋縣。境內土地肥沃，又饒金礦，時有俄人越界墾掘，常起交涉，亦邊防的要區呢。其東北的奇乾縣，舊為奇雅河卡倫，屬呼倫府，民國改置奇乾設治局，隨後又改縣，故治在奇乾河口，民國十四年始移置珠爾干河口，縣境西北與俄交界，形勢扼要。尤其毛、俄交惡之後，以上各沿邊城市，更成為中共軍加緊防守之地，但沒心肝的毛澤東，卻驅使百多萬未受正式軍事訓練的青年學生去充砲灰，眞是狼心狗肺！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57、陝西師院講師的話

「陝西師範學院講師」王尊一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共產黨驕傲起來了，以爲天下是我們打下來的，政權應由我們掌握，好官我自爲之，人民只能聽從共產黨的命令，指揮和擺佈，人民那有憲法上賦予的思想，言論的自由？

「現在我們的國家主席只有兩個，國務院總理有十餘人，但都沒有一個黨外人士，這算不算是中央的宗派主義的表現呢？在政治體制上說，這算不算是一個『人民民主制』的國家呢？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爲四等，第一等最高貴的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第四等是南宋人。當時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裏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只處於被統治者的地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政治要職都設複職，如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尙書，滿、漢人各擔任一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爲四等，第一等最高貴的人是共產黨員，第二等是共青團員，第三等是民主黨派，第四等是羣眾。現在我們國家除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以外，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是多設複職。正的總是由黨員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的形成，和元朝、清朝又有什麼區別呢？這種政治制度，應該叫他個什麼名字，我不知道。

「幾年來，在各個部門和各個角落，工作發生了錯誤，總是說下級執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說是沒有掌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頒佈，更張頻繁，保守、冒進、又保守、又冒進這樣搖擺不定，還說是爲了適應情況的發展。另外，一切討論變成了形式，嚴肅認眞的討論根本展不開。領導上對待恭維、奉承、吹牛拍馬的人認爲是積極分子，認爲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對待在政策、號召上稍存懷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認爲是思想落後，不進步、保守頑固，甚至給戴上反黨、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這樣一來，誰還敢對黨提出一個字的批評呢？只有學『金人三緘其口』了。

「我現在又來舉幾個歷史上的事例，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周厲王好財貨，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以告召虎，曰：『吾能弭謗矣。』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厲王不從，於是國人莫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終無忍，成爲暴亂，厲王奔彘。

「第二個是嬴秦統一中國以後，爲了鞏固他的子孫萬世之業，首先來了一套統治思想言論的辦法。嬴秦的統治思想言論，不只對當時的思想言論，並且對歷史上的東西，只要是不符合其專制口味的，都加以嚴厲的取締。實行『焚書坑儒』，甚至『偶語者棄市』，『談論詩書者斬首』，『是古非今者族』。但是，嬴秦的殘暴統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歷史上，由於壓迫思想言論的自由，而遭到慘敗的事例是很多的。

「黨的官僚主義表現在不夠民主的選舉制度上，這種選舉制度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比如選一個人，只提一個候選人，選兩個人只提兩個候選人，這種選舉完全成爲形式。候選人是否集中了羣眾的意見？這種選舉辦法是否民主？只有『天知道』。

「最後，我要向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呼籲：

「一、開放政權，建立一個眞正人民民主的國家；二、眞正給人民以思想言論的自由，解放人類個性；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寬些，給人民以眞實的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我要求你走下你的寶座，深入農村，看看農民的生活情況。」

王尊一等的言論，事實上是對毛澤東共產黨的忠言，可惜中共根本無意採納。

動天驚」評

森畢京柏導演的「驚天動地搶人頭」與倪匡編劇、張曾澤導演的「大老千」不論是從戲劇技巧或情節構思看，都可以列爲「低於觀眾想像力」的電影。森畢京柏的作風，與國片中的張徹可說是東西世界兩個活寶貝，他們的作品都是爲了賣弄暴力而來，既沒有幽默感也沒明顯的人物個性，好像世界上只有兩類人，一種是專給人打倒的機械，另一種是專爲殺人而存在的機械，不過張徹比森畢京柏略勝一籌的地方，是他的取材範圍稍爲廣潤一點。

張曾澤的「大老千」只是一部七拼八湊假作故事電影，如果說它有一種特殊風格，那只算是邵氏低級公式電影風格，而不是導演個人風格，因爲這個劇本，要是交在邵氏旗下幾個只許拍噱頭電影的導演手上，他們拍出來的電影也不外如此。

「驚」片中的墨西哥富有農場地主艾謝菲，因爲他女兒給一個名叫阿費烈度的男子誘姦成孕，艾謝菲一怒之下，便出價一百萬披索，取這個阿費烈度的首級。於是便引起一大堆亡命之徒到處去找這個叫阿費烈度的人。

兩個暴徒來到一個城市，找到一個一生都失敗的老琴手班尼，班尼大半生口袋中，很少有過一元三角，當他遇着暴徒首領麥斯時，答應以一萬元低價，找到阿費烈度的首級，因爲他知道他的情婦伊莉如曾經與阿費烈度同居過一段日子，而且知道這個阿費烈度已經在幾天前醉酒駕車失事而死了。班尼便從[illegible]

引蛇出洞」，是「讓那些牛鬼蛇神鬼子王八爬出來」，中共說：「蛇不讓牠出來怎麼能捉牠？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現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我們是一逼一捉，一鬬一捉。城裏捉，鄉裏捉，好辦事。」

毛澤東共產黨就歡喜口是心非、違背良心、卑躬屈節、奴顏婢膝的人。毛澤東妄想與「唐宗宋祖」相比，其實毛澤東怎能及得上他們？至少，唐太宗納諫，宋太祖不殺功臣！

近日讀「風雨中的寧靜」一書，對於蔣經國先生在贛州時表現出來的風度，十分佩服。

那天，蔣經國先生坐在茶亭吃茶，他聽見一個種田人說：「倘使蔣經國再不走的話，我們贛州人都會餓死了！我們自己的飯都弄不到來喫，而他還要我們去挖什麼保塘，修什麼電話？」

又有一個人說：「我們贛州人有了一個蔣經國眞是倒霉。他來的第二天日本飛機就來炸了，你看今年的稻都被蟲吃光了，倘使蔣經國再不走的話，我們還是搬到別的地方去住好。」

當時蔣經國先生對同行的王繼春說：「從前我以爲只有土豪劣紳駡我，那裏曉得窮苦的老百姓也在怨恨我，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蔣經國先生還說：「我們年紀輕，恐怕錯誤的地方也是難免的。」

蔣經國先生的風度，不是正與毛澤東相反麼？

現在青年的蔣經國先生已經成爲中華民國成熟的政治家了，他在贛州時候提出的六個目標是：

第一、每個人都要有田種。第二、每一個人都要進學堂。第三、每一個人都要受訓練。第四、公務員要平民化。第五、殘廢年老的人都有飯吃。第六、消滅土豪劣紳。

目前台灣省奮鬬的目標是：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

同胞們，蔣經國提出的口號，不是三民主義的目標麼？目前台灣省已在大踏步前進，而中國大陸則在專橫的中共踐踏下鬬爭。最近傳來的消息，廣西十萬大山中，已有三個游擊組織：一個是受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一個是反毛的紅衛兵，另一個是反毛的共軍。

「人頭」與「大老千」

林巽

名麥斯黨徒跟踪。電影便在導演安排下，展開一連串令人惡心的暴力情節。先是有兩暴徒在荒野強姦伊莉姐，被班尼殺死，班尼竊屍時，又有麥斯兩名黨徒殺死伊莉姐，打昏了班尼，搶走人頭，班尼沿着山路找尋到兩個殺伊莉姐的兇手，將之殺死，搶回人頭，經過一段路，有阿費烈度家鄉幾個人用槍指住班尼，搶回人頭，然後再有兩名麥斯黨徒出現殺死幾名村人，包括阿費烈度的老母。班尼又將兩暴徒殺死，搶走人頭。電影到此，寫班尼因伊莉姐死後，他的目的已不是要賞金而是要將購人頭的人殺死。電影最後，寫班尼殺了十六人之後，來到艾謝非的家中，殺死艾謝非，然後爲艾家的人亂槍殺死。

森畢京柏是強調一個大地主以一百萬元購誘姦女兒的情夫的人頭，然後又強調一個琴師因女友的死而變成嗜殺狂人，因爲大地主艾謝非與琴師班尼都是導演有意塑造出來爲表演暴力的虛假人物。如將這類影片視思想性電影是十分幼稚的，思想性的電影，即使不是現實世界中有血有肉的人物，也應該是一個抽象人物，在現實世界中，像班尼這種人物，爲金錢誘惑可以去做任何事，可以去殺人是有的，但這種人最後很難改變主意，對着一百萬元的鈔票仍要大殺一輪，這只是藝術匠人爲了要表演暴力而作的。森畢京柏最不可藥救的一點，就是喜得將它的暴力

人勝利者最後被殺，仍然博取觀眾的同情。

我想要是森畢京柏處理班尼的最後，帶巨欵離去，成爲暴發戶，但殺人的癮好沒法戒掉，後來因與別人發生細故而再殺人，被判死罪，還會突出它的思想性。

張曾澤的「大老千」並不是主要情節，主要情節也如「驚天動地搶人頭」一樣，販賣失掉理性的人的暴力、強姦、色誘、兇殺的故事。

「大老千」故事中的女主角何明珠，因爲父親墜入老千局，輸去了幾十萬元公欵，還簽下二十萬元欠債，跳樓自殺，大老千楊利山不因明珠父親死掉而放過欠債，於是差三個手下得力馬仔將明珠擄去，帶起恐怖面具，將綑綁了的明珠強姦來償債。明珠事後決心替死去的父親報仇，搖身一變成爲高級應召女郎，然後先色誘三個大老千的馬仔，殺死一人，誘二人因情仇殺，再親手殺死第三人。然後一面學武藝，一面學出老千賭術，並做應召女郎儲錢做賭本，打算贏去大老千巨欵，迫使大老千像她的父親那樣跳樓自殺。電影結果是在編導妙計安排下，使何明珠贏了大老千的錢，安排大老千跳樓身死，何明珠是個勝利者，在編導眼中，這個了不起的艷女，當她洗掉殺人的血污後，大約可以重新做人了。

本來像何明珠的父親這種人，輸去公欵，跳樓自殺應該是自作自受，至於加一筆大老千強姦何明珠的戲，只爲這個影星陳萍在後來重覆地表演「合法小電影」鏡頭而安排的。至於報仇的戲，何明珠既然能用暴力殺掉大老千三個馬仔，大老千又是個大色狼，他要用同樣手法去殺掉大老千，當然易如反掌，爲什麼一定要她儲蓄賭本去贏大老千的錢，原來編導藉何明珠儲錢的理由，好利用飾演何明珠的陳萍去表演一連串裸體造愛，扮出吃迷藥、表演性飢渴的鏡頭。電影最後，編導正如「驚」片中的森畢京柏那樣，將何明珠這角色的品質提高起來。也許「大」片編導，以爲這就是電影娛樂性了。

像「大老千」這類電影，本來可以拍出一個有點啓發作用，譬如寫何明珠受侮攏後，報仇心切，給黑社會人利用，她到此想擺脫黑勢力又沒法，因而誘使黑社會人物火併，自己也落個悲慘下場，臨死時懊悔自己不該因仇恨大老千而給第三者利用，但懊悔已經遲了，這樣電影雖然也有不少倒胃的色情鏡頭，至少在現實社會，總可以表達一點警惕性的含意，豈不比較好些。主要問題是編導對藝術連一點點微小的抱負也沒有，所以才拍得如此之糟。

台灣十大建設之一：台中港

劉人傑

台灣有兩個國際港口，一個在北部基隆，一個在南部高雄。東海岸有花蓮港，吐納量較小。由於對外貿易不斷發展，需要在中部興建港口，一來可分擔基隆和高雄之不足，二來在交通上節省不少時間。

一九六八年，國府聘請專家，以台中港、淡水港、蘇澳港爲研究對象，組成新港調查團，將研究所得，草成報告書。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一日行政院通過採納專家聯合建議，將台中港建爲國際商港。一九七〇年成立了台中港工務局，正式開始建港工作。

台中港港區由大甲溪南岸到大肚溪北岸，面積三千九百七十公頃，港口濶三百公尺，航道寬二百五十公尺、水深低潮下十五公尺，十萬噸級船舶可自由進出；二十萬噸級巨輪亦可候潮進出。廻船池直徑一千公尺。在建港時期，利用濬挖沙泥，塡築大量新生地，作爲臨海工業區之用，面積估計有一千一百六十公頃，岸線長度約九千公尺，可發展火力發電、煉油、石油化學、鋼鐵、造船、肥料及其他重工業。

台中港建港工程分三期進行：第一期由一九七一年七月至一九七三年十月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十一月開始施工，完成南北防波堤二千九百三十二公尺，南北防沙堤一千六百公尺，南北內堤及海堤五千七百九十四公尺，深水碼頭一千六百公尺，計船席七座，淺水碼頭六百三十公尺，護堤七百一十公尺，挖泥二千二百四十萬公方，鐵路二十公里，公路三十公里，通棧六座，穀倉二座，堆貨場十七萬三千六百平方，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上述工程全部完成，開放營運。營運能量每年可達二百八十萬噸。

第二期工程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到七九年十月，繼續完成南北防波堤五百零六公尺，南北防沙堤三百一十公尺，南北內堤及海堤一千八百七十公尺，深水碼頭二千四百公尺，計航席十一座，淺水碼頭一千二百四十公尺，護岸二百六十公尺，挖泥二千三百八十萬公方，鐵路十七公里，公路六公里，通棧六座，貨櫃場十萬平方，堆貨場十六萬八千平方，全部工程完成，營運能量每年六百四十萬噸。

已製造完成之部份各型沉箱

第三期工程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十月，繼續擴建港池及深水碼頭一千五百三十公尺，鐵路廿一公里，公路十二公里，通棧十三座，穀倉一座，堆貨場二十五萬二千平方，貨櫃場十萬平方，全部工程完成，營運量年達一千二百萬噸。

從上述數字看，大家對興建中的台中港會有個輪廓；台中港全部工程完畢，要在八年之後。

老萬看到的台中港，工程已進行三年。第一期工程完成，開始營運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即是說，大約還有兩年工夫。開始使用後，一面營運，一面興建。雖然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才全部竣工，實際一九七六年十月便可擔負工作。

我們的車子開進新闢的寬敞大道上，只有一些工程和運輸車輛，路面又直又寬，可容納八排車輛並行，兩邊電燈桿，一望無際，十分壯觀。

我們巡到達台中港工程局辦公大樓，會見了一位粗壯的中年漢子，他是台中港工程局的總工程師王知勵，

使用沉箱，一夜間建成臨時碼頭，起卸物資及重型武器。工程之迅速，使德軍措手不及。盟軍的勝利，沉箱實居首功。

台中港工程由輔導委員會承擔，輔導委員會是國軍退除役官兵組織，擁有各種優秀人才，國內外許多巨大工程都由他們完成。工程需要很多船隻、建築機器等，由工程局貸款給他們購置。

在這片廣大的新生地皮上，只見機器活動，不大見到工人。這樣龐大的工程，如果只賴人力完成，會使人想到「金字塔血淚史」的動人鏡頭。

總工程師告訴我們工程的進度，和原定時間表相差不過百分之一。他認爲，第一期工程照原定期間完成，大致上不會有問題，或者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前，便可作初步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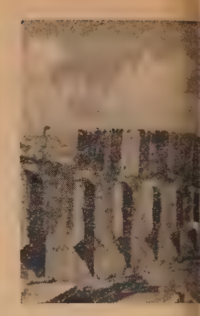
第一期 60.7 65.10
FIRST STAGE July 1971 - Oct. 1976
第二期 65.11 68.10
SECOND STAGE Nov. 1976 Oct. 1979
第三期 68.11 71.10
THIRD STAGE Nov. 1979 Oct. 1982
北防沙堤
NORTH GROYNE
NORTH SEAWALL
WINDBREAK
淤沙區
DEPOSITION AREA
TACHIA RIVER
大甲溪



定位式挖泥船工作情形



深水路堤安放混凝土菱型塊保護



工作船渠工



各種混凝土用骨材在大甲溪河床採集



港外廓堤防用石塊在大甲溪上游谷開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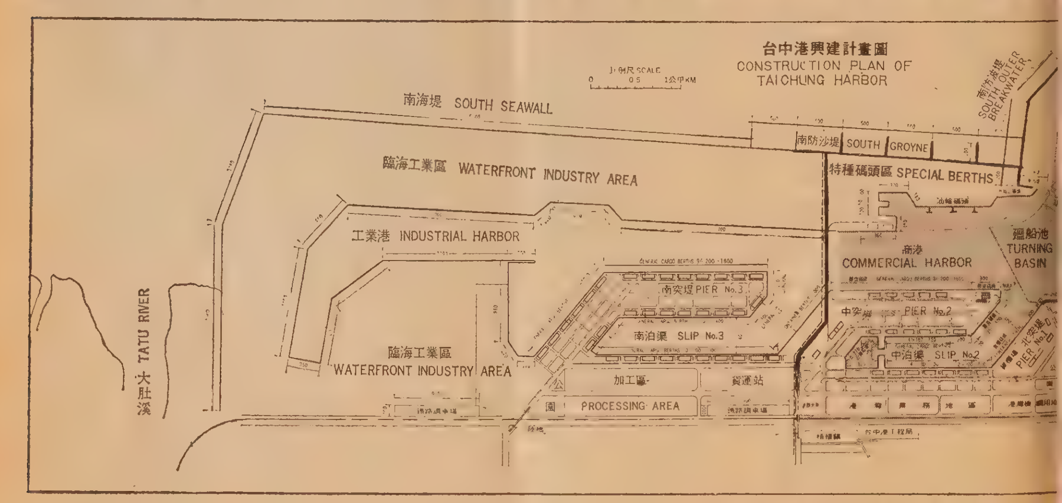


沉箱渠工

避免太專門的名稱，使我們能夠了解工程程序和目前進度。

第一期工程雖只是整個計劃中的小部分，而且這期工程還須兩年後才完成；但在現場所見，已使人覺得巨大無朋，我們的車子向海邊緩緩開去，經過路面是用海沙石填成的新生地。車子走在上面，顛簸不定，遠遠看到三五艘挖泥船，正在海邊操作，地面長長的躺着幾條用大圓筒連貫成的巨大管，把海底挖出的泥沙，噴到要填的地方，很快便填成一塊新土地。

一方面，在不遠的地區大量製造沉箱，沉箱是用三合上製成許多格子，將之放置水底，充水後加以密封，使成沉箱。以之填海既省事，也減少消耗大半物料。王知勵總工程師告訴我們，沉箱是一項偉大發明。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登陸諾曼第，曾



台中港興建計劃圖













【13】

辛亥革命與日本

清末五次對外戰爭

清朝末年的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連續遭逢了五次失敗的對外戰爭：

中英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四二年）
英法聯軍戰爭（一八五八—六〇年）
中法安南戰爭（一八八四—八五年）
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九五年）
八國聯軍戰爭（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年）

戰爭的結果，中國喪失了屬地，割讓了國土，損害了利權，國家經濟瀕臨破產狀態；在不平等條約的桎梏之下，中華民族承受着空前未有的憂患。

帝國主義爭奪侵略

「十九世紀，對於東亞民族而言，可以說是一個最危險的世紀，即也是一個復興最良好的契機。尤其是自一八四〇年之後，西方列強割據非洲殖民地，爭奪分贓，業已近於饜足的地步，因此，他們就把注意力向東方轉移傾注，而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和日本。中國因為地大、物博、與人眾，乃又為列強侵略亞洲的第一目標。所以十九世紀的中國歷史，簡直就是一部帝國主義爭奪侵略的歷史，而十九世紀下半個世紀的亞洲國家，乃就發生了幸與不幸的天壤之分；幸運的國家，復興起來，日本就是一例；不幸的國家，頻遭侵畧、蒙受恥辱，中國就是一例。」（蔣總統——「十九世紀以來的亞洲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一九六七・十一）

英國的鴉片貿易

十八世紀後期，在英國發生的產業革命洪流，也是在這個時候（十九世紀）逐漸激盪到了東方。因產業革命應運而生的資本主義經濟，為了確保工業原料和開拓貿易市場，而使先進國家對於後進國家的支配體制，進入了新的時代。

中國（滿清）在當時，也和日本一樣實行着「閉關政策」，是因為恐懼國內的封建經濟會被外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所衝垮。故而中國的對外貿易，僅限於廣州一個港口，由獲得滿清政府許可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擔任着主要的交易通商事務。

中國的輸出為茶葉和絲綢等，輸入為印度棉花和英國的毛織品、棉製品等類。但因為中國國內保留着自給自足的經濟秩序，不需要很多的輸入品，以致中國方面一直維持着出超狀態，因之，作為支付貨欵的通貨——白銀，便單方面地向中國流入。

東印度公司為了改善這個狀態，乃考慮到「鴉片貿易」的辦法——就是在英屬印度栽種鴉片，自十八世紀末葉開始，對中國輸出，因此行為雙方貿易的差額帶來了戲劇性的逆轉現象。一八三一年，終於使中國出現了入超，白銀倒流出去，有一個時期，流往外國的白銀，據說約為國家歲入的百分之八十，中國經濟因而面臨危機，國民生活陷入苦境；加之，吸鴉片的毒者，也逐漸嚴重到了教人不能忽視的程度。本來，滿清政府在形式上雖然禁止輸入和抽吸鴉片（一七九六年），但實際上是到了一八三八年才開始行使實力，加以取締。

由清廷派到廣州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在第二年——一八三九年的三月，監禁了英國領事和鴉片商人，焚毀了鴉片三萬多箱（將近全年交易量的一半）。英國面對着這一事件，乃於下一年派遣遠征軍，自一八四一到四二年之間，攻佔了廈門、舟山、寧波、上海、鎮江等地，而迫近到了南京——這就是所謂「鴉片戰爭」，清廷戰敗，簽訂了「南京條約」。

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在中國來說，成為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的「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其內容如次：

「一、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處為商埠，並許英國派駐領事。
「二、割讓香港給英國。
「三、中國賠欵二千一百萬兩，分四年交清。
「四、廢止行商制度。（只有得到特別許可的商人，才可以從事對外貿易的制度。）
「五、在戰事期間中，與英人有往來者，一律免罪。
「六、英商繳納進口稅後，運往中國其他各地關稅，不得加重稅例。
「七、中英兩國官方往來文書，概用平行欵式。」

清廷專橫腐敗

由於「南京條約」的簽訂，迫使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農業經濟體制，在本質上發生了急遽的變化。

喪失關稅自主權

造成了決定性的不利，是放棄了關稅的自主權，在輸出入兩方面一律規定值百抽五（百分之五）的「協定關稅」；尤其是海關稅務司都由英國人來擔任，給予外國人以減免關稅便宜的弊害，逐漸顯著；而且，英國人只要繳納一次關稅之後，在國內就無須再事納稅，相反地，中國人在內地必須要繳納二重乃三重的稅金，故結果是只有輸入被保護，由中國的輸出則

稅的功能，更使中國的重要產業受到壓迫，國家的財政收入，也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再加上外國資本在開放通商的五個口岸構成了商業區，作為他們的商工業根據地，而中國陳陳相因的舊式商工業經營，乃被壓迫到陷於困境，失業人口因之增加。

列強進行蠶食

從外交方面來說，「南京條約」正好替列強提供了對中國要求援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藉口和藍本。一八四四年，美國由於「望厦條約」（望厦條約——一八四三年，美國派顧盛為駐華全權公使。翌年五月十八日與兩廣總督耆英在澳門之望厦村簽訂「中美五口貿易章程」，除沒有割地賠款的條件之外，所有在「南京條約」中規定英人應享的特權，都被援例列入。）法國由於「黃埔條約」（黃埔條約——一八四四年六月，法國公使刺蕚尼率兵船到澳門。九月十三日，與耆英在停泊於黃埔之法艦上簽訂條約，給予相同於英美之特權，並准許法人在華傳教，中國政府須負責保護教士及教堂。）的簽訂，都相繼獲得了和英國同樣的特權。一八四五年，英國上海最初開設租界，各國也繼踵效尤，租界固然是中國的國土，但中國的主權（行政權、司法權等）卻不可能到達，等於是外國的領土。其後，又由於陸續簽訂了「天津條約」（一八五八年對英、法、美、俄）、「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對英、法、俄），以致天津、南京和漢口乃又不能避免不開為商埠；而列強的租界，也就成了蠶食中國的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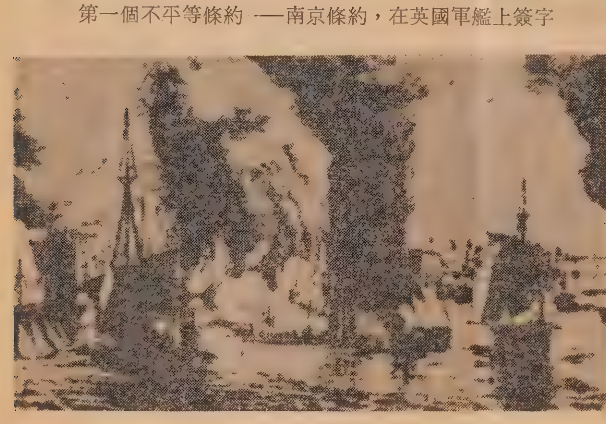
對外的基本政策是「撫近以禮、懷遠以德。」中國的世界觀是以「天朝自居」，視外國為夷狄、藩屬，根本不明白西歐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都與中國完全不同，也沒有海洋的東西兩方是「觀念對立的世界」的認識；可以說是對於世界的情勢一無所知，而只知閉關自守，禁止和外國往來，不重視外國的優秀文化，甚至連外國使節也不允許其入境。故而在這個時代的許多外交問題，都是讓分佈在地方上的下級機關，酌量處理，多數沒有上達到朝廷。

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在英國軍艦上簽字

因不平等的「南京條約」，打破了閉關政策，直接受到了西歐文明衝擊的滿清政府，由於無知而在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遭遇失敗，造成了對外被拒於世界潮流之外，對內被民眾所厭棄的局面！

對漢人採高壓手段

清朝（一六一六年——一九一二年），是發祥於南「滿洲」的王朝，乘前一朝代——明朝（一三六八年——一六四四年）的內亂，出兵入關，攻陷北京，自一六四四年以來支配着中國。



太平天國軍與清軍在南京城外作戰

清朝的國家體制，差不多完全因襲着明朝的成規，但是君主專制政治則更加強化，加上偏狹的種族觀念甚強，作為支配者的滿人和被支配者的漢人，區別甚嚴，以滿人為中心，掌握着軍事權力，壓制着各民族，對漢人的活動，全以高壓手段控馭。殊不知，像這樣的政治，是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的，到了末年，由於政治、官吏的腐敗，以致民力衰頹，軍隊也隨之腐化，加上戰禍頻仍，國家只有迅速走上微弱的道路，故而滿清政府對於「南京條約」所加之於本身的國恥、外侮，已經是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在這樣的時候，簽訂了「南京條約」，當然會引起民眾的不滿，地方上對於入侵的英國勢力，憑藉民間武力不斷抵抗，滿清政府卻反而出動軍隊，加以鎮壓。其結果是充滿在民間的抵禦外侮聲浪，遂漸轉變為指責清廷帝制專橫的呼號。

兵連禍結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所產生的。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打着「人人平等」的旗號，佔領了南京，聲勢浩大；但由於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社會背景的認識錯誤，結果沒有得到民眾的擁護而歸於失敗。

八月十一日

廿二 時：在基隆登××兵艦，駛向馬祖。

八月十二日

八時卅分：到達白犬島，訪問島上官兵，並對幹部講話，轉達總統之意旨與指示。

十三 時：到達馬祖，訪問軍政機構，參加軍事會報。

十七 時：訪問逃出鐵幕自大陸來馬祖之福建漁民三家。

十八 時：離馬祖登××艦駛向東引。

八月十三日

六 時：在東引島登岸。
舉行軍事會議。
參觀東引燈塔。
訪問重要陣地，並慰問患病官兵。

八 時：看見共軍米格機四架，在東引上空飛過，島上發出空襲警報。

九 時：對軍政幹部講話。

十時卅分：訪問南澳村民眾後，即登××兵艦。

十七 時：返抵基隆。

（二）

八月十八日

廿二 時：隨侍 總統由基隆乘××兵艦啓程。

八月十九日

六 時：××艦到達北竿島。
晨光曦微中 總統在甲板上小坐，並觀察馬祖列島之形勢。

七 時：總統改乘快艇去高登島。

七時卅分：總統在高登島登岸：
一、聽取部隊長報告兵力佈署情況。
二、乘車至英雄港。
三、步行約一公里，到達高登島西北面最前線陣地，遙望敵陣，並慰問官兵。

風雨中

九時十五分：乘快艇離高登島，經北竿島海面抵馬祖島。
今日風平浪靜、天氣晴朗，總統曾眺望大陸河山，並詳細垂詢馬祖島附近形勢。

十 時 十 分：在馬祖島福澳登岸。
到××嶺聽取部隊長報告。
上××山視察陣地，並觀察閩江口形勢。

十二時卅分：總統參加官兵代表聚餐，以「爲國家雪恥復仇，要有犧牲之決心」相勉。

十五時卅分：總統召集團長以上軍官，一一點名，並對馬祖島之防務作詳切指示。
講話後，到××突出據點視察砲兵陣地。

十七時35分：乘快艇離馬祖島。

十八時卅分：總統在白犬島登陸：
一、到白犬島最高地，視察陣地，並慰問官兵，特別關心官兵日常生活。是時太陽西落，光照大陸山河，遙念故鄉同胞，無限感慨。
二、在「海屋」召見部隊長與海上游擊隊長講話，並加慰勉。

二十 時：總統在白犬島登登陸艇，轉乘××艦駛向金門。

八月二十日

六 時：××艦駛抵金門料羅灣。

七時三十分：由胡司令官隨同，在金門漁港碼頭登岸，乘車至××。總統下車後，未事休息，即步行視察工事。巡視指揮部。

九 時：總統由×××乘吉普車至水頭，改乘渡船過金門灣。

十 時：總統到達小金門：
一、視察陣地。
二、聽取部隊長報告。
三、慰問野戰醫院傷患官兵。
四、召集營長以上軍官點名訓話，以「與陣地共存亡，即是與國家共存亡」相勉。

十一時卅分：離小金門返金門。

十四時卅分：總統在金門召集團長以上軍官點名訓話，有「爲國家復興而忍恥受辱，已有十年之久，今日是打勝仗的最好機會。復仇雪恥在今朝，金馬部隊負有打第

廿 一 時：總統離金門飛返台北。

(三)

九月十四日

十 六 時：隨侍 總統自台北飛岡山，轉赴××海灘，視察運往金門新砲裝載情形。

余在××與薪傳兄接洽赴金門之交通工具。

二 十 時：總統在××灣召集海陸軍高級將領，商討補給金門之新運輸計劃。

廿一時卅分：奉總統命，携重要手令離××灣赴××，領取運輸新砲及補給金門詳細計劃，轉岡山，乘飛機飛馬公島。

廿三時卅分：抵馬公，乘車至海軍碼頭，登××兵艦。

九月十五日

零時三十分：××兵艦啓碇，駛離馬公港口後，余即進入船艙慰問艦上官兵。彼等不久前曾參加料羅灣作戰，擊沉共軍魚雷艇多艘。

五 時：被艦長朱德穩同志從夢中喚醒，知有共軍魚雷快艇從廈門鎮海駛向我艦襲擊；全體官兵在警報聲中進入備戰狀態，同時轉向我海軍船團靠近。余在雷達中詳見此次海上行動實況。

六 時：共軍魚雷快艇之目標完全消失。

余在艦長指揮台上靜觀旭日東升，海空輝耀，漁帆逐浪，蔚為奇觀。可惜縈懷軍國，無意欣賞此一美好光景。

八時廿分：××艦駛抵金門料羅灣，成功隊隊員五人駕小舟來接，穿上救生衣、戴上鋼盔，即轉乘置有馬達之小舟，向金門前進。是時共砲正在猛轟料羅灣，我舟駛向面對共方圍頭砲位之溪邊灘頭，在砲火中登陸。

九 時：到達×××，訪晤胡司令官伯玉兄，轉達 總統命令後，促膝長談。

十時卅分：由×××出發，偕柯副司令官爲之兄乘吉普車，分赴陣地訪各師師部，代表總統向官兵致慰問之意。

十二時卅分：在太武山公墓祭陣亡烈士。

十三時卅分：訪問美軍顧問組。

慰問成功隊隊員與女青年工作隊隊員。

靜

蔣經國

慰問被共砲轟擊受損害之災民。

十 八 時：返××。視察政治部，並慰勉政工人員。巡視××，目睹砲擊慘烈情況。

廿 一 時：在指揮部，研究運補新武器計劃。

廿 三 時：再與伯玉兄長談。夜宿××山。

九月十六日

五時卅分：由伯玉爲之二兄陪同乘吉普車離×××，駛往溪邊。天尚未明，共砲已開始轟擊。在砲聲中與伯玉爲之兩兄握別，乘一小舟直駛××艦停泊處，登艦時與成功隊隊員依依惜別。是時適有我運輸機一架，飛抵金門降落，回首遠眺，但見金門盡在砲火之中，憂憤無已。

六時卅分：××艦自料羅灣啓碇，駛向馬公。

在艦上聽官兵暢談彼等上週海戰經過，心得殊多。

十二時卅分：××艦駛抵馬公。

十 三 時：乘機飛岡山，轉×××，晉見 總統，報告訪問金門經過。

十四時卅分：與黎副總司令薪傳兄商討對金門補給之具體實施辦法。

廿 時：隨 總統在××灣散步。

準備明日 總統赴馬公事項。

九月十七日

六 時：起床。

七時五十分：隨侍 總統由××乘車至岡山，轉飛馬公。

九時三十分：總統至林投公墓祭弔金門陣亡官兵。

總統默禱良久，內心悲痛逾恆。

十 時 卅 分：總統在××島參加軍事會議，討論有關在砲火中實施金門海上補給辦法，以及新武器支援金門之運輸計劃。

十三時卅分：自馬公飛返岡山轉××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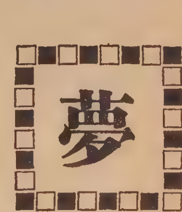
總統至海軍醫院慰問傷兵。

十 七 時：隨侍 總統巡視××灣至××海濱公路。

廿 一 時：隨侍 總統在××灣海濱小坐，領會總統之憂國心與責任心，感動不已。

深夜寫家書勉文兒。

【四十二】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赫爾利、張治中保護下，一道飛重慶，同行的有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及政治保衛局幾名保衛人員。

所有在延安的大頭目都趕去送行，毛澤東行前一個一個握手，臉色異常難看，沒有一絲興奮之情，大家都覺得奇怪，只有獨眼龍心裏明白，暗暗打主意。

毛澤東坐的飛機飛越秦嶺時果然氣候突變，陰霾四合，窗外看不見任何景色，隨機人員要大家勒緊安全帶，每人送來一件背心，要大家穿在身上，告訴一旦遇有情況應當如何吹起氣泡，拉開保險繩，背心變爲降落傘，可以降地落面，機員一面解說，毛澤東就一面冒汗，等到機員解說完畢，毛澤東已抖成一團，坐在旁邊的藍蘋都感到了，看看毛澤東面青唇白，一直發抖，摸摸手已經冰冷。

藍蘋嚇住了，問道：「潤之，你怎麼啦！」

毛澤東一面抖一面說道：「這回死定了，這回死定了，我作鬼都要報仇，都不能放過……」

藍蘋握着毛澤東的手搖撼幾下，問道：「潤之，你說什麼？是不是舊病發作。」

毛澤東說道：「我那來的病，你沒有聽機員說，飛機就要出事，要我乘降落傘，我沒有本事拉開保險繩，再說掉下去又不知掉到什麼地方，若是掉到山窪裏，還不是喂老虎，野狼。」

藍蘋再看看赫爾利固然若無其事，就是周恩來與張治中也無驚慌之態，小聲說道：「潤之，恐怕你誤會了，如果飛機眞的出了事，他們幾個人怎麼毫不理會。」

毛澤東說道：「他們心理上早有準備，所以不怕，你看犯人出決時，有些還是談笑自若，我就不同了。」

藍蘋明知道毛澤東是自嚇自，但勸也勸不來，只得長嘆一口氣，暫時由他。

飛機一過秦嶺，進入漢中平原，頓時又晴空萬里，飛機飛的特別低，既平且穩，剛才那種愁雲慘霧，一掃而空，毛澤東覺得情況不似有危險，心裏稍微放寬。正好剛才教大家穿救生衣的機員又從旁邊行走，毛澤東拉着他陪笑問道：「同志，現在脫離危險了吧！」

機員頗爲詫異，說道：「毛先生，我沒有同你說過有危險。」

毛澤東說道：「你剛才不是在教我們跳傘。」

機員笑道：「這是例行公事，每次在空中飛行時，機員都要實習一次，以防萬一。」

毛澤東長吁一口氣：「何不早說，我眞以爲飛機出了事呢？」藍蘋一直握着毛澤東的手，聽到最後一句話時，覺得毛澤東的手開始有了暖意。

機員走過去之後，毛澤東低聲說道：「這個機員實在不是好東西，我到重慶一定要同航空委員會的人講，重重辦他。」

藍蘋勸道：「潤之，算了吧！這是因爲你沒有經驗，所以才有誤會，周恩來、張治中坐飛機坐的多了，所以他們不當一回事。」

毛澤東罵道：「周恩來也太混賬，他早爲什麼不提醒我，害我受了一場虛驚，不是我膽大，就會被他嚇死。」

藍蘋忍住笑說道：「算了吧！嘆出去大家都不好看，這筆賬留着將來算吧！」

毛澤東說道：「也對！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對付別人沒有辦法，周恩來總是在我手心裏。」

說着話，飛機過了漢中平原突然又飛高了，四面天氣又現陰霾，毛澤東又有點吃驚，但也不便再問，索性閉起眼睛不再講話。

又飛了一個鐘頭，飛機已飛到重慶上空，機員看見毛澤東閉着眼睛，以爲他睡着了，向藍蘋說道：「毛太太，請喊醒毛先生，飛機就要降落了。」

毛澤東登時睜開眼，問道：「怎麼又出事了、」

機員笑道：「不是的，已到重慶了。」

毛澤東聽說到了重慶，精神一振，連忙挺起腰桿子，等待降落，飛機在重慶上空打了個轉，就在

沙坪壩機場徐徐降落。

飛機降落之後，機門打開，毛澤東笑嘻嘻站起來想下飛機，一伸頭看見下面黑壓壓人羣，怕不有萬人，當時兩腿一軟又抖起來。

藍蘋眞的莫名其妙了，不知毛澤東又怕的什麼，上去扶住，低聲喊道：「潤之，潤之，下機了。」

毛澤東指指赫爾利，要他先下。赫爾利覺得毛澤東是主客，自己只是陪客，應當由毛澤東走在最前面，就伸手讓毛澤東，毛澤東卻抵死不肯，話也說不出，只是用手向外打手式，請赫爾利先下。

周恩來已經明白了，就打手式請赫爾利大使先下，赫爾利也就不再客氣，昂然走在前面，周恩來看看毛澤東，毛澤東又打手勢叫他走，周恩來只好走第二，毛澤東才起身跟着周恩來走，後面跟着藍蘋、陳伯達、張治中及幾個中共政治保衛局人員。

下面羣眾十分之九是好奇，想看看毛澤東是個什麼樣的人，也有一小部份是左派策動的羣眾，最前面的是民主同盟一批人馬，靑年黨左舜生以老友身份，也到機場歡迎，國民黨中央黨部只有邵力子一人作代表。羣眾看見機門開處先出來的是赫爾利，已感奇怪，第二個出來的又是周恩來，許多人以爲毛澤東不來了。人叢中有人罵道：「格老子早知個龜兒子不敢來，恐怕來到重慶把他剝皮抽筋。」又有人冷笑道：「龜兒子只能躲在延安窰洞裏，不敢見光的。」

下面羣眾正在此起彼伏咒罵，毛澤東已經露了面，頭戴一頂拿破崙式盆形帽，身穿一身中山裝，也頗爲整潔，面向羣眾微笑，露出一嘴黃板牙。

一羣人都下了飛機之後，張治中還想逐個介紹，邵力子慌忙走到張治中面前低聲說道：「文白兄，我看最好不要在飛機場躭擱過久，因爲我剛才聽到羣眾的談話態度很壞，恐有意外，還是離開機場安全。」

張治中問道：「邵老，是不是去十八集團軍辦事處。」

邵力子搖頭道：「不是，兄弟向中央建議，潤之兄暫時下榻尊府。」

張治中吃了一驚，說道：「邵老，要毛先生住在舍下，這個責任兄弟如何負得了。」

邵力子說道：「當然不是這麼簡單，已命令憲兵司令部派一排憲兵在府上警衛。」

這時周恩來也來到跟前，聽邵力子說承毛澤東安置在張治中家中，當時全身三萬六千個汗毛孔都覺得舒暢，說道：「邵老的意見對極了，曾家岩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人太多，警衛不易，還是文白兄府上適宜。」

張治中眼見無法推詞，只好答應，當同毛澤東上了汽車，直開桂園張公館，許多歡迎人員都不能同毛澤東握手，有些人自然感到失望，尤其是「七小人」之首的沈鈞儒，「下流才子」羅隆基，受中共豢養多年，此時第一次見到衣食父母，竟然可望而不可卽，心裏不無快快。

老油條黃炎培剛從延安回來不久，自覺身份較沈鈞儒、羅隆基要高一級，當時自言自語說道：「潤之兄丰采依舊，只是比起我在延安與他促膝長談時，又丰滿了一些。」

沈鈞儒皺下眉頭未開口，羅隆基卻忍不住了，問道：「任老，你什麼時候同毛先生促膝長談過。」

老油條漫不經意說道：「在延安，努生，你沒有去，許多事你不知道。」

羅隆基冷笑道：「我沒有去，伯鈞去了，他回來談起訪延安經過，並未說過你同毛先生單獨促膝長談過，伯鈞就在這裏，我們問伯鈞好了。」

章伯鈞說道：「你還是問舜生吧！眞正同毛先生促膝長談過的，只有他一個，其他的人都沒有。」

羅隆基過去一把揪住左舜生，說道：「舜生，你作個見證，黃任老在延安有沒有同毛先生促膝長談過。」

左舜生說道：「努生，這是幹什麼？同毛潤之談談就高了身價嗎？」

羅隆基說道：「不是這麼說，我們要弄淸楚眞象，不能任人造謠吹牛。」

左舜生說道：「你一定要我說，我就告訴你，當天同毛潤之促膝長談的是我同黃任老兩人，並不是他一個。」

章伯鈞頗爲奇怪指指老油條問道：「怎麼，你那天同毛潤之談話有他。」

左舜生說道：「確實有他。」

章伯鈞說道：「這就奇了，毛先生請你去談話時，黃任老在我房裏聊天。」

左舜生說道：「伯鈞兄，你不知道，以後任老回到房內又被請了去。」

章伯鈞還想爭，沈鈞儒陰陰奸笑道：「伯鈞，算了吧！舜生成人之美，你也得饒人處且饒人吧！」

大家哈哈一笑，各自上車，老油條悄悄向左舜生說道：「舜生，大恩大德，兄弟將來必有以報。」

左舜生說道：「任老不必客氣，其實與毛潤之談一次話，到底有什麼了不起，我實在不明白。」

老油條嘆口氣：「舜生，你們局外人不知個中人之苦，我回到重慶說同毛潤之談了一次話，那邊一批人就對我客氣的多，每次去曾家岩，也少看一些臉色。」

左舜生笑道：「石友三曾經對人說過，未當過漢奸不知道當漢奸之苦，想不到當民主進步人士也有此感。」

老油條說道：「舜生，你不能想像，民主進步人士的處境那如漢奸呢？當漢奸還有所得，我們作民主進步人士得到什麼呢？」說過了長嘆一口氣。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22）

封侯

李彌所屬各部隊中，有一些青年學生參與服役其間，頗為嚮往台灣的進步與繁榮，希冀能到台灣去見識，更望能夠得到受訓的機會，以增學歷，圖謀爾後報國於萬一。因此，各部隊趁此機會，遴選一些知識青年，參加撤退行列，到台受訓。經過一個月的集中運送，至同年十二月六日，撤退工作，始告一段落。總計撤離緬甸回到台灣的人數，為一千六百餘人，與四國撤軍的要求相符合。

於是，撤退風潮平息了，而其他尚留存邊區的部隊，在心理上，也得到暫時的平靜。緬甸政府雖然知道還有很多部隊，未曾離去，但其政府所據實指出的國軍入境人數，總算沒有缺少，雖則心有不甘，但也無可奈何！只有再次揚言，仍不惜動用武力，以澈底消滅這些非法武裝的存在。

這次，我們的政府，確曾盡了很大的力量，在外交上，已算有了交代，很可以據理公佈，今後緬境所剩餘的部隊，確非屬於我政府統轄，亦非我政府所能影響者，一切原可置之不理，以利今後反共反攻，作踏足石。

奈何！陳副總統和周參謀總長，仍堅決認為，邊區生存困難，主張仍須繼續全部撤回台灣，故而，一再電令柳副總指揮，澈底執行撤軍命令。

前方部隊，對陳誠副總統及參謀總長周至柔，關心生存困難的善意，報以心領，而以行動拒絕了此一盛情。當第一次撤軍時，大家顧念政府在外交上遭遇困難，心裏雖不願離開邊區，但口頭卻高喊擁護撤軍決策，服從政府命令的口號，現在周總長復又命令繼續全部撤退，此時各級部隊長在表面上的打算！

仍然駐留猛撤，極力反共忠貞人士丁作韶博士，一向主張聯合東南亞各民族，以形成一股大反共壁壘，因此，一開始便堅決反對撤軍，現在眼見各級部隊長，正處於徬徨失措的境地，遂立刻挺身而起，大聲疾呼，宣揚反撤退論。自己不辭勞苦，逢人便予游說不能撤退的理由，凡遇士兵弟兄，就說：「邊區海濶天空，要回家，路途近，不當兵，有種不完的土地，讓你隨意選擇，要討婆孃成家，只要兩瓶米酒，一隻雞，兩人走到頭人那裏，作一公證就成了，如果回到台灣，可能辛苦這半輩子，休想討個老婆，成個家！請大家想想，則個。」

丁博士對一般軍官，卻又說：「做文官，你們不能坐辦公枱，做武官，你們不能上操場，講資歷，不夠深！論學籍，也沒有，說人事關係嘛，又沒有親戚朋友做大官，要帶兵，只有在邊區，才可以帶你們的子弟兵，沒有錢，大家一樣窮，誰也不會看輕誰，有了錢，大碗酒喝，大塊肉吃，大家樂無窮，要回家，只有在家門口等機會，等到李彌回來，領着我們打回去，重整家園，光宗耀祖，爭爭這口氣，也出出這口烏氣！可是。」

對於一般高級將領，丁博士便把一般形勢向他們分析說：「中國共產黨的兇焰，已經到了頂點，它那一套騙人殺人的理論，已經從現實遭遇上，全被人民拆穿，中共內部的分裂鬭爭，將不可避免，自由陣營的力量，亦將因覺醒而集結，大陸發生變亂，邊區佔有地利的優先，可以搶先接應，為國家立功，救人民於水火，為自己開創前途和事業，都

丁博士針對邊區各部隊上下這番話，說得平實而又有煽動性。本來滇緬邊區，向來就有黃金三角地帶之稱，確實是冒險家的樂園、野心者的天堂，流浪人的溫床，墮落者的夢鄉，大家聽了丁作韶的論調，全都感到切身受用，樂不返台。

可是，丁博士卻忘了柳元麟是出身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侍從室的嫡系，半生經歷，未曾離開蔣總統左右，蔣總統既接受陳副總統及周參謀長的建議，主張全部撤離邊區，柳元麟唯有遵命執行。丁作韶如此公開反對撤軍，使柳元麟深感難以忍受，但因邊區部隊一般人的想法，全和丁作韶走上同一路線，柳元麟也只好忍耐，並勸諭丁作韶稍安勿燥，等待向總統具請申述，請求停止撤軍。

以此，柳元麟上電呈述，說明邊區人員，重土安遷，普遍不願離開，即使政府無法補給，亦願就地自立更生等情。

總統於接柳元麟電文後，當即電示手令，其原文謂：「柳副總指揮元麟暨前方各級將領，必須依照政府命令，如期撤回台灣，集中力量，方能貫澈反共雪恥之志願，否則內外形勢與事實所在，決不能在滇緬邊區單獨存在，以其將來陷入進退維谷之絕境，不如早定最後撤退之決心，以免後悔莫及，中正對此事熟籌再四，為革命前途與我將領事業前途計，認為唯有出此撤退之一着，故不得已乃作此最後之手令，忍痛以告我忠貞諸將士，如能聽命來台，正有成功之道，否則絕無生存之理，希詳察之，蔣中正手令亥有親電。」

繼蔣總統這件電文手令之後，周總長又連續下

部隊長，但各部隊長，早已心存定見，不願再撤退一人，而丁作韶博士的反撤退論調，則亦源源推出，深合留邊區各部隊一般人的心理要求。

十六　柳元麟訴走博士　段希文按兵不撤

在初次醞釀撤退期間，柳元麟曾向四國撤軍會議的美國代表，提出撤退經費預算案中，有一項償付歷年向地方徵用食糧的價款，為數可觀。柳元麟此時遂撥出部份，交由李國輝經手償付。李國輝得到這筆款項，將附近地方的頭人，召集到猛撒，分別作象徵式的付給，這些地方頭人，萬料不到還有這筆意外的收獲，不問數目多少，均以感激涕泣的心情接受。李國輝復將歷次戰役，所俘虜多餘的武器，折價分配給當地人士，各地頭人既得錢，又得槍，各自歡天喜地的回去，而真正出米糧的老百姓，始終不知道這些年來供應的食米，原來還可以得到相當的代價，真個喜從天降了！

李國輝半生戎馬，從來沒有私蓄，這次經手發放所剩餘的糧款，和槍支折價所得，頓時成了一個小財富！而其太太，對於丈夫的軍旅生涯，亦感覺厭倦，現在看到這些錢財，已屬於己有，計算起來，已足夠維持下半生的簡單生活，所以力勸李國輝回返台灣，以安渡太平歲月。

李國輝私心亦想到，凡是台灣一般曾與邊區部隊接觸過的高級官員，對自己非常重視，此時如果遵命撤台，這對自己事業前途，可能會予以幫助，如此這般，盡從好處着想，於是，李國輝便和第七軍軍長彭程商量，兩人竟然不謀而合，遂聯名上電周總長轉呈總統，說明決定遵從命令，率部撤退來台。李國輝和彭程將遵命撤退的意願，向柳元麟報告時，使柳元麟也感到驚奇，等到柳元麟瞭解此兩人，確是出自真心撤退時，對於執行撤退的任務，一時感到輕鬆，所謂李彌邊區部隊的台柱，竟然改變初衷，而願意率部撤退，其膽氣也為之大壯，因此下達強硬命令，凡違抗撤退，即以抗命論處，倘有故意破壞，及阻碍撤退命令者，以叛國罪論處。這項命令頒佈後，李國輝即隨聲響應，如此，猛撒又再度陷入撤退的緊急風浪中！

一般將領，包括李國輝屬下三位師長在內，對李國輝突然改變態度，亦感到極大的迷惑與猜疑，以李國輝今天在邊區的地位與份量，已經可以叱咤風雲，呼風喚雨，炙手可熱人物，正可以乘時撐持這一既成的局面，不致違背李彌的願望，撤退而去。因此，對李國輝的積極撤退論調，認為也許是應付政府，逼迫友軍撤退的用心，所以彼此抱着觀望態度，以等待事態的發展與變化。



滇緬邊區上的苗族兒女

在猛撒每星期舉行的擴大週會上，柳元麟解釋撤退命令必須徹底執行，同時更宣佈丁作韶博士，不顧國家民族立場，於抗日勝利，審訊漢奸期間，曾出面為敵方間諜川島芳子擔任辯護律師，現在屢次發出反撤退言論，蓄意破壞政府法令，以圖達成其私人的野心，國家自有法律，懲治破壞國策分子，希望一般官兵，切勿信聽丁作韶謬論煽動，而免自踏抗命的陷阱。丁博士猝不及防，竟為柳元麟當眾對自己予以嚴厲批判，這一當頭棒喝！居於籬下之時，自不敢吭聲！

自柳元麟嚴詞指責公開發表後，丁作韶感到自己處境，已非常危險，只好尋求李國輝的庇護，藉便探索李國輝對撤退的真實態度。當丁作韶會見李國輝後，仍將一套不宜撤退的理由再事申說時，李國輝則一本正經的說：「小心呵，博士，叛國罪是會就地處決的，如果柳副總指揮下令逮捕博士，到時候，恐怕我也無能為力幫助的，所以我想，請博士還是識時務為好，避開這鋒頭吧。」

丁作韶聽了李國輝的語言所警示，越發為自己處境，增加恐懼！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可以突破現狀的希望和辦法來。挨到深夜，遂作毅然決定，將太太留在猛撒，棄家逃亡，單身一人，趁月黑星暗之夜，繞過警衛線，尋小路朝向泰國境潛逃！可憐這位年近花甲，身軀矮小瘦削的博士，架着一付深度近視眼鏡，於黑夜艱苦摸索深山野林之間。當時，如其能冷靜的分析，柳元麟和李國輝的一唱一合，原是蓄意逼其知難而自告隱退，並未存心加以傷害，很可以當即辭職，從容携眷離去，而不須棄家，如此慌張驚惶走出了！

由猛撒進入泰國境，通常是三天的行程，由於丁作韶心裏恐懼柳元麟，將會派人跟踪追緝，所以日夜不停奔走，在第二天傍晚到了猛汗，然隨身所帶干糧，俱已用盡，可幸從駐屯猛汗的部隊中，獲悉柳元麟並未通電阻止其逃亡，且在一般曾經在反共大學受訓過的幹部保證下，便安心在猛汗休息了一夜，第三天再兼程進入泰國境，乘車到達清邁省垣。丁作韶到達清邁後，詳細分析李彌所組成的這些部隊，絕不可能盡行撤回台灣，目前駐屯吉仁邦地區，尚有部份隊伍，如果能說服這些隊伍，堅決不撤離，如此仍然可以保存部份實力，立足於邊區，以待演變，所以立刻又奔向緬南吉仁邦地區，旋對各部隊宣揚其不撤退理論，並與吉仁邦秧子族的革命領袖會晤，詳述當前局勢。

抗戰武術談

月光下神鹿施仙術　拱橋上雙雄顯奇功

泥水匠計算出需要多少石塊，然後交由石匠師傅斧鑿。最初的工程是將兩邊河岸，及河水中間的橋墩下樁根基做好，再用斧頭型大尾砮尖的石塊，砌成弧形的石拱橋，然後再放橋面長方型石板，這就完成了一座完美的大橋。

最令人嘆服的是，一座巨大的石橋工程，竟能計算得分毫不差，所準備各種尺碼不同的石塊，用得一塊不多，一件不少，啱啱夠堆砌一座石拱橋；這就是中國三行技工所獨有的神奇技術，中國尚有數不盡的輝煌建築物，均是用中國古代的方法建築而成，是世界聞名的奇妙古蹟。

萍鄉第六區上栗市鎮的栗江大橋，橫跨東西兩岸，是鎮上東岸的大街，西岸叫小街的交通要道；那座橋記得有九個拱式弧形橋洞，高達十多丈，橋下船隻來往如梭。到了每年的端午節，就有划龍船比賽，由上流的沙洲為起點，龍船一齊划到橋拱下轉彎，再划回頭至上流沙洲的起點處，爭奪錦標！這是一年一度的盛會。

橋面上及沿河兩岸，觀眾如螞蟻一般的擁擠；熱鬧情形並不遜於香港的油蔴地，及大埔的龍船競賽。萍鄉縣城南門和北門的兩座石拱橋，也相當的高而又長；東區宣風鎮新建成的石拱橋，雄偉美觀，可與栗江大橋互相媲美。

記憶中難忘的是江西分宜縣的萬年橋，是明朝嚴嵩父子當朝時所建造的，據說他父子當年藉着權勢，在別的省縣拆卸人家的石橋；還強徵民船裝載石塊，到分宜縣來造這座萬年橋。我在分宜時，去過此萬年橋瀏覽，橋面長而寬，拱式弧形又高又大，但記不清有多少橋洞，整座橋均是一色發光磨亮堅而厚的麻石，美觀又壯麗；橋雖造得雄壯偉大，可惜是從別地強掠來的材料所造，因此蒙上了污點，總使後人認為遺憾！

湖南醴陵縣有座鹿墩橋；泥水匠想盡方法，都不能下樁做好橋墩的根基；據說：該處河水湍流太急之故。後來縣官沐浴齋戒，求告上蒼施恩協助建造此橋，造福人群，天恩浩蕩！說來奇妙靈驗，經縣官求告後的第二晚，一個住在河岸邊負責督工的泥水匠，他半夜起身小解，在月光下突然看見一隻鹿，在河水平面上向對岸跳縱行走，凡經鹿腳踏過之處，即現出測劃橋墩的位置，原來沒有的橋墩基，現在居然有少許凸出水平面，站在岸上的督工，在月亮的照耀下，看得清清楚楚，他一時驚喜交集，來不及等鹿縱跳完畢到對岸，就忍不住大聲叫起來！

這一叫，驚動了這隻神鹿，此神鹿突然聽到凡人的叫聲，慌忙的跳縱而去，大步跳上對岸，以避開凡人的注意。故此憑橋墩基建橋時，對岸幾座橋墩距離較遠。等到大橋建造完成，為感謝神鹿相助，特命名為鹿墩橋！此是該處民間傳說故事。有在港的醴陵同鄉當然比我更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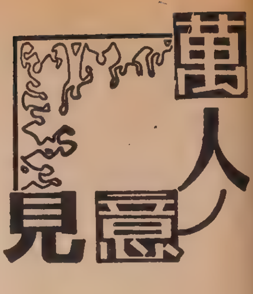
扯完石橋故事，言歸正傳，且說王、易兩位武術大師比武之事，兩位屆時來到那座小石拱橋上，雙方已預先約定不使由自己的看家本領來拆招，一個不用「牽送」；另一位放棄「腳法」。當二人見面拱手為禮後，即各擺開馬步，口中說聲，「請」！先由王牛久師傅進招，他出右手一招「獨劈華山」，對準對方胸部劈去；易興符師傅提起右手一擱，順勢一拳「惡虎偷心」打向對方心窩處，王師傅側身一閃，避開打來的拳頭，起左手用打蛇隨棍上的手法，一招「白蛇進洞」，出手如閃電般快捷，指頭如鐵枝般堅硬，五指直插對方右脇窩處；易師傅立即將上身一側，避過對方插來的手指，同時向前跨上半步，即用手肘撞對方的腰部；此時因兩人距離太接近，在刻不容緩的形勢下，對方的肘鋒，朝向他的「攔腰絕氣」部位撞去，王師傅已無還擊機會，他被逼祇得向旁邊一縱跳，才避過易師傅的肘鋒攻擊。初次交手第一回合中，是易師傅佔了上風；兩位相視一笑，再繼續交手。

此次由易師傅先出招，他跨步踏上左拳一招「天蓋地」由上劈下；王師傅起手一擱，隨手「餓虎擒羊」手法，五指直抓對方前胸右乳部；不料易師傅的劈拳乃是虛招，他見對方五指如鐵鈎般抓向他的胸部，立即滑步閃向的右後側，左手順勢落下，用手指直點對方腰眼穴；王師傅一抓落空，並見前面的人影一閃即失，同時感覺右後方有手風襲來；好一個王師傅！手隨身轉，如磨心般立即面對易師傅，雙手用分鬃手法，一手撥開對方襲擊腰眼之手指法，另一隻手即擋住對方右手的進襲；說時遲，那時快，在同一時間，王牛久師傅的前額，一頭撞向易師傅的前心窩處。這是叫做「羊頭功」，因公羊打鬪是用頭上的雙角互相碰擊，但羊頭功是很少人練的。

當時易師傅不防對方會使出此種冷門功夫來，一時倒被他弄得胡塗了；此時兩人的手已被分開在兩邊，雙方的距離已接近到鼻息相聞，王牛久乘胸口對胸口，無可閃避的好機會，乘虛進攻；在千鈞一髮的危機中，易興符不愧為武林高手！在反擊不能，閃避不可的形勢下，即將上身向後一仰，乘勢托地向後一縱跳，就此脫離戰場，以避過對方的一招兇狠羊頭攻勢。

王、易交手的兩個回合中，各佔優勢一次，可算得是勢均力敵。二人相對一笑後，立即又跨進馬步開始第三回合的拆招拚鬪，使出眞實功夫，拳來掌往，祇見他兩人游鬪不休，一下分開，一下又打在一堆，但每次分開時，兩人總是面帶微笑，並沒有和別人一般的怒目相視，恨不得打死對方的那種惡相。（未完）

張仲仁



從「紅朝」政權的大動盪談到「太平天國」的末路

（下）

·雁聲·

內憂外患·大江東去……

儘管「四屆人大」和稀泥召開成功，但也避免不了一觸即發的「殺機」。文革中所形成的「京海派」之鬪」，永難調和：以周恩來爲首的「京派」，諸如：李先念、葉劍英、鄧小平、喬冠華等等「老臣」；以江青爲首的「海派」，諸如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王海容等「新貴」。這是「新派」與「老派」之鬪，也是「穩健派」與「文革派」之間的鬪爭！兩派都在「窺竊神器」。而毛氏膝下荒涼，後繼乏人，他也清楚：一旦「壽終正寢」之後，「毛澤東思想」能否延續？鑒於斯大林的下場，豈不瞎然。所以唯一比較可靠的就是妖后江青，但看到江青「領導」的「批林批孔」運動，造成工農生產的再度破壞，議論洶洶，威信大降……若現在要打倒「京派」一手扶植江青，憂於阻力太大，唯恐資歷、威望不足以制人心，所以必然來個和稀泥的「四屆人大」之後借「京派」之力以「治國」，使「海派」養成氣力，而逐漸控制黨、軍、財、文——唯一的辦法也只有如此？

毛之升天之後，設使「京派」掌權，將來或許走向修正主義，會盡力排斥「海派」，「海派」當然也是不甘寂寞，定再點燃烽火，各地方的殺機也就「應刼而生」，結果還是百姓受「池魚之殃」；若是「海派」掌權，對內一定推行極左路綫和政策，還會大搞運動，力圖消滅「京派」，弄得民不聊生。對外與蘇聯必啓兵端，加速滅亡，禍國殃民就匪夷所思了：：爲此，毛氏內憂；他生前已呈現這種僵局，死後更不堪設想，無論那一派掌權，都未必能延續「毛澤東思想」，況且劉少奇的「同情者」和林彪的「死黨」，又是兩股潛在力量；外患：蘇聯虎視眈眈，將來兵端一開，內部再來個「揭竿起義」，那就不可收拾了，眞是百感交集矣！此次「批孔揚秦」，大失民心，越把自己孤立起來，世界輿論狼藉，這又是一個大失策，欷歔嚱！「人算不如天算」。

總之：「京派」之老臣未死，尚可以苟安，倘老臣死盡，妖后江青等「海派」得志，民無噍類矣！所以，未來的大陸「現代戲」取決於毛周兩人的壽命？誰先死，就決定誰的一派失敗。（看來「京派」或許先勝而逐漸「升天」；「海派」先敗「後勝」，再倡亂而「覆巢」——此屬個人愚見）。

馬列騙術·禍國殃民

衆所週知，中共一貫奉行的是「馬列主義」學說，究竟馬克思的學說是否眞理？是否會被中國所拋棄，這是以後的事。不過，「馬列主義」在中國，只是起過「亂世」或「適合亂世」的作用，對於治世，那是一文不值。因馬列學說的主要精髓是：劃分階級、提倡階級鬪爭、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社會主義。在此，簡畧討論一下：劃分階級甚是荒謬，貧富之分，自古已然，欲均貧富而無差別者永不可得？設使富人全部離開地球，這些貧民也會一部份再變成富民。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周恩來都是出生於資產家庭（毛家是富農）；而工人出身的赫魯曉夫，他偏要走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出身的，樂善好施，濟人利物的名人不勝枚舉；而變成所謂「反革命」、刑事犯的貧農階級者多（當然，兩階級各有好、歹人兩種）。那末，劃分階級的目的性何在呢？是欲迷惑工人、農民，收買集中最後收取「漁利」——這是一種不可告人的「政治權術」！請看：到頭來，工農還不是餓肚掙扎，特權階層高騎頭上？農工階級，「要推翻地主，打倒國民黨」，可是中共對於地主出身的國民黨將官，只要去大陸，甘當「貳臣」，他們還是高官厚祿，無損分毫？（杜聿明、張治中、傅作義、程潛、盧漢等可證）假如要反駁中共，他們會其名曰：「這是統戰策畧！」由此，充分說明，階級劃分，農工是受騙而不自知了。

公然提倡階級鬪爭，這是昧了「天良」。就是按照馬克思的話來說，「階級鬪爭是客觀存在」，也應隱惡揚善，不應該兵刀令人相拼，人性越鬪越烈，弄得人心惟危，結果數世寃仇而未能解結。而且「好鬪必亡！」只有倡仁義感化風俗，才能相安無事，臻於郅治（嚴刑峻法，亦是必要）。試看歷史，若是太平統一，那裏有這樣生死搏鬪的「政局」，既有階級鬪爭的激烈之風，必是日趨亂世無疑——焉能長治久安？故孫中山先生說過，「階級鬪爭是一種社會病態」——眞是千古名言！試想一個人健康，自然是正氣充滿，表裏相安；一旦得病了「正邪交爭」，終於臥床不起矣——而今，「紅朝」政局，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棄知識份子於不用，壓在工農翻

下，試看歷朝開國都是儒、將起了先鋒作用，漢朝用儒治國，而長治久安者達四百餘年（當然，儒有君子，儒有小人）。就「紅朝」而論，以毛爲首的中共人物？誰不是知識份子出身？在北京當官的農民，只有一個陳永貴！更荒謬的是：毛的個人「書房」，古珍本達萬卷以上，文革時，則不准大陸民間留存古典書籍……。

實行社會主義，二十六年來對於國計民生如何？稍有正義感的人，一看大陸的現實都會搖頭。中共實行「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使「民窮而國富」，「使人民過好幸福生活」是騙術，因爲集體、國營的財貿收入是歸國有：這樣對內，應付國防開支，製造原子彈；對外無私援助，長期貸欵，拉攏第三世界，及海外宣傳費用——固然是「富強」。而國內農民，糧定量，布限尺，衣服襤褸，地瓜絲代米，說是「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社隊長年無「分紅」，婚、喪、喜慶，告貸無門，這難道不是民窮？所以現下貧下中農也悔之莫及，只好在饑餓綫上掙扎。

由此可知，馬列主義是適合於倡亂之世，毫無適應於治世。

其實，毛氏的信仰馬列，也只是利用死人做招牌，換言之，「掛羊頭賣狗肉」而已。何以見得呢？在他的晚年更趨明顯：因年逾八十了，海內尙未能一統，不足以「稱帝」。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內，欲與蘇聯爭做霸主，所以與蘇聯在意識形態的分歧的內在因素，還是此點？乘機攻擊其「修正」，而獨立爲「王」。將「批孔揚秦」的運動看來，毛已經是大反馬列了！我們知道，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來衡量：一切封建社會的帝王將相都是反動階級，都在打倒之列，只有工農才是歷史的主人。正如毛在延安看了「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戲後，寫給平劇院一封信說：「要把數千年顚倒了的歷史再顚倒過來……」言下之意，是要把歷代的帝王打倒——進行鞭尸，只有農民、工人才能當家做主；可是現在，公然以秦始皇自居，大力揚秦，這眞是牛頭不對馬嘴，驕奢昏瞶，已到了不自知的地步？這是大大違反馬列主義的原則，自打嘴巴?!

顚沛流離．哀鴻遍野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全國國民經濟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失：工廠停頓、交通破壞、貿易數字大降，稅收癱瘓而國庫空虛。現在廣東的農村，瞞產私分，貪污拉用，棄農經商，抵制「統購」——公社的集體經濟，遭受嚴重的破壞，社隊甚至把田地分到各戶去耕種管理，否則生產搞不起來，大家對「自留地」拚命幹，對集體勞動，怠工拖拉，加上天災人禍，以致減產，維持不了。

僑胞若回去，見到社員的生活，能不爲之悽然！一年的布票，每人只有十四尺，甚至還拿到市場上去賣。讀者，應該會以爲：衣布有餘當然要賣？非也，他們雖然襤襤褸褸，可是無錢去剪布，只得把全家湊在一起，拿一部份去賣高價，然後才來購買剩下的布票，可悲也夫！每當夏收與秋收之時，半年分得的糧食，是按人口、大小計算，平均半年每人分得稻穀（不是米），不上一百斤，有的山區甚至更少，讀者或許會疑問，這要怎麼活下去？因爲其餘的補貼就是逐月分地瓜、雜糧，一時吃不完就切晒成地瓜絲來佐三餐。山區、沿海就是這種青衫（番茄、豉市當然比較好一些。）社員的理髮、抽烟、油火等雜費，全看在家中所飼養的豬上，而豬全看在「自留地」的菜園之上，而菜園又取決於私人積蓄糞尿的多少！（一點都無誇張）。自由市場上的物資全是高價，社員每日勞動所得的「工分」，只夠買一包「高價烟」（最普通的「水仙烟」——折港幣一元三毫。）農民購買一斤豬肉；是開年過節敬神後，再留着敬客，最後才是輪到自己。

社員平時不能隨便離開社隊，遷移戶口「難於上青天」，不要說是越縣，就是要遷過大隊，也是行不通，一輩子就是固定那裏了。（除了平原遷向山區，或出嫁的除外）。生產隊的「茶棚」平時不敢談到任何歷史和現實，有社員一發牢騷後，立即有人向大隊黨支部滙報，隨時記在「筆記本」上，運動一來進行批鬭……。

文革中由於派性發作，貧農也分兩派。掌權者，借「上山下鄉」之名，行報復之實，硬點名單，分配到山區落戶，（去的包括市鎮、沿海、平原地區）當家產、房屋賣掉，去後不堪其苦，再倒流回家鄉之後，變成財散家破，無依無靠的游民了，此事也可將李慶霖爲「上山下鄉」問題的「告御狀」中——可見一斑。

近二、三年來，非合法手續偸渡來港的難民不計其數，其中多數死於非命，單去年一年中，香港水警撈到的屍體達二百〇七具；撈不到的屍體不知要多出幾倍？他們之所以把生命作賭注，「寧爲魚口噬，不肯帝秦辭」——就是認爲活着毫無意義，是活受罪！（此項，引自萬人傑先生的可葦貧斗）。如此更說明了民不聊生、

苟延殘喘的大陸現實。民心思亂，已難以挽回，夏桀自比太陽，可是當時的老百姓罵它：「時日曷喪，予及你偕亡！」（太陽啊，你什麼時候死，我們願與你同歸於盡）。

民意即是「天心」。「偏安繼統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泥」的一幕傑出名劇，十年之內——請拭目俟之。十年雖長，說來也短，大陸文革至今，不是剛好十年了？十年雖短，說來也長，漫漫深夜，奈蒼生塗炭何?!

「紅朝」今日，已踏到「太平天國」的末路：回顧歷史，洪秀全的晚年也是昏瞶驕橫至極，手下名將如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互相內訌，此起彼伏，直至互相殘殺，最後洪秀全只得服毒自盡。文武全才的石達開，孤軍遠走大渡河，而全軍覆沒，與清朝對峙二十餘年，遂毀於一旦。設使無內訌、分袋，眞是「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太平天國在民族氣節上，還是肯定的）。

從十年後的今天，得到歷史證明：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後的局面，與不打倒劉少奇當時的局面——究竟有何差別？我看是「得不償失」！設使不內訌，不先下毒手，也不見得是這種僵局？——這就是所謂馬列主義、鬬爭學說的「偉大成果」!?

電話調委會人選必須有民意代表

編輯先生：

電話加價問題，財政司在上月二十二日立法局會議席上，推翻行政局批准加價百分之四十五原議，不失為明智之舉。改為建議加百分之三十，及要電話公司停派去年及本年度中期股息，及接受政府委派董事。財政司同時透露政府將設立一個調查委員會，研究該公司財政、行政、發展等等問題，顯示該公司之經濟達到如今惡劣之處境，董事局及管理人員，責無旁貸。假如電話公司不反對上述財政司建議，則將在本月五日在立法局提出，同時該公司可免繳一年專利稅，以應付現金短缺之困擾。

關於加價百分三十問題，希望立法局諸公，審愼考慮，最多只能視為暫時治標辦法，作為「救亡」式行動，不能長期依賴，只知向用戶加價，一如諸委會之所建議加價百分之六十，其後經各方面劇烈反對，改為百分五十。至於諸委會經過研究電話公司之賬目後，有否條陳政府要設立「調查委員會」澈底研究該公司業務，則因該會於上星期最後一次閉門會議後，悄然從後門撤退，未有向在前門苦候之新聞界作片言隻字之聲明，向市民交待，不得而知，大失民心。

至於調查委員會之人選，關係非常重大，必須有民意代表，已是萬眾一心，不容輕視。斷不能單純由達官貴人之電話公司股東或大股東雙重身份摻雜其間，方可杜絕流弊，保利事件，前車可鑑，要大刀潤斧，破除情面，納入正軌，不能年年以經濟困難為藉口，而年年加價者也。

電話公司總經理曾以該公司財政賬目非常複雜，如非專業或有資歷之會計人材，不易了解為理由，拒絕國際消費人協會要求而公開該公司賬目。此或而可能是實情，在委員人選中，政府應委現任廉政署防止貪污部門首長之「前任核數署長」為委員之一。此君經驗與資歷，非常豐富，完全適合此種工作，同時亦能使市民信賴，政府如有誠意解決問題，應對上述意見，切實考慮採納，以慰民望。

讀者眾用戶上

外間誘惑妻不安貧 環境突變夫入歧途

編輯先生：

人類的「性格本善」，沒有罪惡的觀念，也沒有其他不法企圖，在漫長的歲月裏，有些人受不了外來的迷惑引誘，使自己喪失理智，而促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慘下場。這是社會的錯？父母失教導？或教師之過？

不要以為在下層社會裏，才會發生不幸的事，事實上，在小康之家的中層社會，有發生如下事故，事情發展至今，主人翁至今仍未露面，眞相如何？仍是個謎。這一警世故事，千眞萬確，只是因種種原因，姑隱其主角姓名而已。

一九六四年秋天，男主角只有十九歲，女主角十七年歲，因腹內問題，迫於情勢成婚，當時這對小夫妻年幼，那會知道愛情滋味是什麼？更不知道夫妻倆婚後的責任是什麼？寄望老父能維持一家生活，自己的薪金僅夠花用。

當時，建築業旺盛，其老父所判造工程甚多，月入數千元是平閒事，一家四口，生活過得甚為安逸快樂（其為獨子，有父母在堂），吃喝看戲免不了的娛樂。

可是，好景不常，三年後，其父因中風，雙腳不良於行，其子因學的是繪圖，沒法繼承父業，一家七口生活就發生問題，（三年抱兩），加上一九六七年暴動，建築業陷於停頓，其繪圖職位亦被辭掉，生活更成問題。

俗語說：「坐吃山崩」，其父所賺回來的金錢，已用得七七八八，到了絕境時候，他夫妻倆瞞着兩老，到銅鑼灣一家咖啡座當侍應。

這就是悲慘而痛苦的由作，當時夫妻倆每月賺二、三千元，生活恢復舊規。

時間久了，兩老發覺其媳婦，穿着太不端莊，迷你裙短得無可再短，還有他倆每日下午上班，深夜才回家，不像是在一間正當咖啡室工作。

有一天，兩老便跟踪到他倆工作地點，發覺咖啡室內，伸手不見五指，始明白眞相，禁止他倆繼續在此等下流地方工作，但為時已晚，其媳婦

年已雙十，已有愛慕虛榮之心，不願安貧，貪飲貪食養成習慣。

在一個深夜，她靜靜離家出走。據別人說，已與一名男子同居，拋棄可愛的家庭、丈夫及親兒，這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嗎？可憐幼小的心靈，惦念着母親，哭啼不停，整個家庭陷於不安和愁雲滿佈狀況。

做丈夫的，突然失去妻子，做事頹喪，全無朝氣！

事過情遷，男主角漸漸恢復了理智，覺得事已發生，愁亦沒法解決問題，精神寄托在工作上，希望掃清難忘的往事。

但不幸的事接踵而至，其父在某夜，腦充血不治逝世，這一打擊，使他無法忍受，精神瀕臨崩潰。事實上，接二連三的不幸事，每個人都可能受不了這種磨折，意態低沉、頹喪、借酒消愁。

男主角開始借酒消愁，在舞院、音樂廳等地方出入，發洩心中悶氣，這種生活對於本來身體非正常的方式，無疑是向死亡進軍！日漸消瘦，面無人色，使其憂心怔忡，這樣的生活，不知不覺過了幾年。

去月，有一天中午，其母攜帶孫兒上課時，他突然回家收拾行李，偷取其母儲蓄及屋契出走。這突如其來事件，使其母分外傷心欲碎，兩母子相依為命，還有幼小的三名兒女，突然失去其子，即是說無所依靠！將來生活頗成問題，最主要的住屋，如果其子將屋契押給銀行或出讓，連棲身之所都成問題！

該男主角到底去了那裏？為什麼突然離家出走？實在內裏有乾坤，據估計：可能因賭錢欠人家一筆鉅欵，非還不可，但此點實有疑問。

然而，他向來甚少賭博，唯一可能，是中老千計或近來染上此不良嗜好，另一最有可能性，是被女性迷惑，到了無可奈何地步，不能不作此舉。

事實上，一個失妻數年的精壯男子（年二十九歲而已），如果遇上類似老千的熱女郎，實在無法抵抗，但一切都是估計，實情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

如果他看到今天這一報導，希望他回心轉意，「浪子回頭金不換」，切勿「少小離家老大回」。你親愛慈祥的母親，可愛的兒女，終日哭啼，寄望你快回家。這迷離的世界，你意志薄弱，精神頹喪，是騙棍最佳目標。請切勿猶疑，立定決心，回頭是岸！

各位讀友，以上的事實發生，是誰的錯？責任在誰？我相信還有相同類似事件發生，發生在這五光十色，迷離的香港！

紅色貴族窮奢極侈 新一世祖腐化墮落

王日清

我表弟有一個同學，他是廣州軍區一師政委之兒子，他家是住在東山區的一座兩層高花園洋房，進門處是一個種滿花木的花圃，三數株葵樹高高地矗立在車道的兩旁，角落的小平房停放着小汽車，步上石階，室內地下佈置豪華堂皇的大客廳，巨型的大吊燈，整套大梳化擺在中間，左邊是一排長長的靠牆梳化，刷得發亮的全套柚木餐桌椅、枱櫃。右邊擺放着電視機、冰箱、座地收音電唱機、書桌、傢具雖然很名貴，但陳設顯得有點不倫不類，簡直就像暴發戶一樣，當門掛着屋主人的二十寸戎裝大相框，一剪賊頭賊腦的兇相，四週牆壁掛滿一排排的相片，我畧為駐足一觀，其中一幅看來是很久以前拍攝，他老子站在毛澤東身後，他面有得色的告訴我，那是在延安時代他父親任毛澤東的警衛員時所照的。這時沿着流綫型的樓梯從二樓走下五六位男男女女的青年人，他逐一給我介紹，間中還加上他們父兄的官銜，其中一位長得妖冶的少女向裏屋高叫「泡茶來了！」不一會，服務員恭恭敬敬端着小托盤向各人奉了茶，黃君打開冰箱，拿出幾瓶啤酒，又向裏屋高嚷着：「小李，快點拿送酒的東西來。」這些高幹子女的小姐少爺脾氣倒不小，只見那叫小李的女服務員（廣州對工人、傭人統稱服務員），又匆匆的端着好幾碟腰果、薯片、肉脯之類的小食放在餐桌上。這些飽食終日游手好閑的官小姐少爺到此便圍在一起玩撲克，各人面前擺着一疊疊的鈔票，都是面額五元、十元的大鈔，每人少說有三四百元（表弟告訴我，他們都是坐地分贓的集團頭頭）。賭注很大，我和表弟作壁上觀，看他們男男女女賭得面紅耳熱，贏的哈哈大笑大叫，輸的大嚷大罵，粗言污語，下流之極，直到快近七點才收場開飯，一碟碟的美食放滿餐桌，總共是八菜二湯，有油泡田雞、燒乳鴿、脆皮鴨、大明蝦、清蒸游魚、炸子雞等等，色色俱備，我想不到竟是這麼豐盛，但他們告訴我，這些都是平時吃慣的家常便菜而已。

黃君從枱櫃拿出了兩瓶白蘭地及一瓶茅台酒，給每人斟了滿滿一杯，這時服務員又端來兩大盤大閘蟹，我奇怪在廣州怎能買到，他笑了告訴我，大陸各地的季節性海鮮食物及應時菜品，都分由各地源源運到廣州，供應給各首長級頭頭享用。原來如此，真正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罔顧人民死活的特權階級，就是這樣窮奢極侈的享受。

三瓶烈酒喝得清光，他們人人已有醉意，顯得更放浪形骸，談起林彪事件，有的罵他那時候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主席」還不滿足，有的又嘆息他太急不及待，死得太冤枉。長得很妖冶的姓黃姊姊黯然嘆息說：「最可惜的是林立果，人長得那麼英俊，又年輕，又能幹，他在廣州那個時候我整天都陪着他到處玩，要不然我現在都已結婚了！」據說林立果很好色，在廣州時到處玩女人，之少畧具姿色的女共幹部都被他在私室召見姦污，姓黃的姊姊跟他也有一手。話題轉利男女關係上去，這些紅貴族所謂未來「接班人」，毫不知恥的誇炎自己的艷遇之經驗，

言穢語，肆無忌憚，還邊談邊跟鄰位的女友打情罵俏，毛手毛脚，奇怪的是那些高幹女兒也毫無忌諱的你一句我一句……。這頓飯一直吃到九點多鐘，桌上已杯盤狼藉，聽他們還要繼續餘興節目，到長堤海旁去找「劏火柴」女人，我忙推說精神太疲勞，與表弟先告辭。（朱江）

香港社會光怪陸離
人生百態不勝枚舉

編輯先生：

「一樣米食百樣人」來形容香港居民百態，並不太過。如果寫出人生百態，恐怕費不少稿紙也沒法寫完。本人將所見所聞的人生百態，叙述如下：㈠天星碼頭過九龍，有一個年二十歲左右妙齡女郎，穿着極新潮，看似工廠女工友，另一是年約三十餘歲，看似是工友。

乘客魚貫落船時，不知怎樣，後者不小心踩着前者鞋踭；少女雌威大發，在船上指着該男子破口大罵，說他想索油，意圖不軌，該男子頻頻搖頭，若有不勝其煩之概，由船尾行去船頭，避免不愉快事再發展下去，但該少女跟隨其後，仍然不肯放過，並滿口三字經，全船乘客愕然，但男子恨不得跳落海去。

㈡有友洪君，專業繪圖，在某樓任職，某日遇見，交來名片一張，細看印有英國某建築會會員，心想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但此君平素行爲不檢，愛充濶佬，定有文章。特揮函向該會詢問，果然回函並無此會員，連學員資格亦未有。據知其在地盤作威作福，儼若建築師姿態。奇怪的，他的生活，在這光怪陸離的社會，混來混去，比你老實、忠直的人更好！

㈢有某名人，其職業亦專業性，如看其名片，使你嚇了一跳，卡片面積約三吋乘三吋半，銜頭有十多個，印得密密麻。細看之下，使你啞然失笑，一九五六年至今，歷任某慈善機構總理、某會會長等，唯恐他人不知，全部刊在上面。這類人亦算是世上少有，在人生百態裏，比較冷門的一個！

㈣本人有友，家財數十萬，但天生孤寒，一點金錢亦不浪費，某日與屬下職工往進午餐，向職工推薦該茶樓牛腩飯，半帶強迫性要職工嘗試。探其原因，擔心職工要進高價食物，要付出鉅欵。本人與有十餘年友誼，在其請客時，必定指定性食牛肉飯、牛腩飯等。此種孤寒財主，在本港並不驚奇，爲數亦不少。

㈤有一以理髮爲業的友人，其妻嗜賭成性。某日，我與其妻等搓麻雀，結果其妻手風不佳，連買餸錢都輸去，因吾友知其妻好賭，故每日給十五元買餸，其他給與若干零用，另開單購物。其妻無錢買餸，着大女兒往找其父，說其子有病，要十餘元醫藥費，另購嗽水一瓶，將其倒入舊藥水瓶內，另備退消丸數粒，亦裝在舊藥丸袋裏，佯作替其子看過病。是夜，強迫其子服藥，看似賢妻良母。

㈥有一婦人大專畢業，年已三十，仍雲英未嫁，她東揀西擇，高不成，低不就，希望擇其十全十美而嫁。光陰似箭，她不留得住青春，到了爛茶渣的年歲時候，變了無所適從，只有下嫁文化膚淺的泥水匠。目前本港不少年過三十的高等教育女性，只因太高奢望，而誤了佳期。

㈦吾有友業米業，年約五十餘，生活安逸，看來似四十左右。某日，路遇其與美貌少女同行，以爲乃女兒，誰知他說是孫女。他十七歲生子，其子又在十七歲生一女兒，今孫女年已十八，但其年歲只有五十餘而已。

㈧尖沙咀某則樓，是英國工程師的寫字間，用垃圾堆來形容並不太過。各種文件散亂在檯、櫃及地上，當找某文件時好像在垃圾堆裏找東西。

㈨某公司主任，月入千餘，但好充濶佬，租住半山區洋樓（太太及子女合計月入二千餘元），另購大房車（分期付欵），冷氣機、彩色電視機，與左鄰右里搓五元、十元麻雀，每次月結得個負字，但仍要死充。有人勸他租住較廉屋宇，或分期付欵購置中型樓宇，此乃節儉辦法。但其認爲普通樓宇不夠舒適高尚，如欲購置，則非能力所爲，最佳乃租住，不滿意時可以搬到更高尚地方。

㈩某日，有同事大呼「不值」，問其原因，原來昨夜往旺角購物，貪某公司八折大減價，故特購下大量冬衣。回路程路過九龍城，發覺某小店同類衣物，標價更低，照上價可打九折左右。如明察原理，將於終日、月、年大減價的店舖，實有懷疑之處，難道不會將原價二十元，提高至二十四元，再打八折，實際便宜幾角而已，但深知顧客心理，用此種辦法爭取生意！

閒觀客上

六七年港共暴亂時
難民全力支持港府

老萬先生您好：

我本月十六日，看老萬談逃亡者分類，談得很正確，我很佩服老萬先生，如果是眞正難民在大陸被共黨長期迫害，就是地主、富農、資本家或五類份子，這類人就是長年給共黨找鬬爭目標，我們不明白這個暴政黨，究竟這類人民犯何罪，我們希望港府站人道立場，爲難民生存，如果這類人遣返大陸是死路一條，決無生存希望，不被共黨公開槍決，就是暗中鬬爭打死。眞的難民對港府百利無一害，他們冒生命離家，甘願死在山上、海中，他們離家後有家歸不得，永遠和港府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建設第二個故鄉，試想不是受暴政迫害，誰人冒生命危險離家呢？談六七年暴動，大家不會忘記，各行業大陸逃港人佔大多數，不再給共黨利用，決不怕共黨恐嚇，支持港府反暴，站自由立場，同共黨搏鬬，這就是證明難胞對港府百利無一害。

一群自由男女謹上

（十二月十二日）

可憐大陸父母尚不知 二百多個青年變浮屍

編輯先生：

當港府於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實施對大陸「非法入境」，難民採取「遣返」措施之後，本人曾即去信貴刊，對港府此舉表示驚訝！並提出幾點建議，希望港府採取折衷辦法，對大陸來港難民審愼瞭解身世，採取選擇性遣、留。

惟港府在執行這個措施一個多月來，在邊境截獲的二百多難民中，大多數遣回大陸，使這些冒九死一生而逃離魔掌的難民，重回魔窟。

近日從報上獲悉，警方在深灣地區發現了大陸難民屍體共二〇七具。稍爲一個有血性的人，都會洒下同情的淚。本人不知港府當局有何感想？港府這一措施，實是令親者痛、仇者快的政策。

最近從大陸過來的人說，這個月來，大陸邊區的「公社」，經常開會，藉以宣傳，他們的宣傳口吻是多麼囂張啊！

共幹在宣傳中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有些人想「叛國投敵」，「我們的解放軍」不用捉他們，只是一聲命令「英帝國主義」，他們就乖乖地把逃跑者一個一個交回來。

並說：現在各「公社」已將一九六四年逃跑去香港的人，全部列出名單……。

中共這種語帶恫嚇的囂張氣燄，是誰造成的呢？以致引起了種種謠言。

在大陸逃來港者之中相信有不少難胞是在一九六四年以後逃難而來香港的，他獲得港府批准居留和領取了身份證，儘管中共狂叫，只要不犯香港法律，香港政府絕不會滿足中共所欲而遞解出境的。安定下來，大家腳踏實地工作吧！

當然目前香港人口增加和經濟情況惡劣，對港府處理大陸難民問題有了相對的困難，人們是十分體諒的，本人現再提供一個可行的辦法供港府研究考慮，希望有助於解決中國大陸難民問題。建議如下：

港府可由人民入境事務處、警務處、社會福利署及房屋司署及其他香港或國際機構，聯合組成一個專門機構，把今後凡是從大陸而來的「合法」及「非法」移民，統一集中大嶼山，設立「大陸難民營」，搭蓋簡單的木屋，予以收容，組織開發大嶼山，或徵求廠商設立簡單廠房，解決就業，發給低微的生活費用。一面生產，一面深入調查身世，凡有直系親屬在港的，可給予簽保領回（相信具有此條件的佔數不多）。

現在中華民國政府已歡迎大陸難民去台灣。所以，凡願意去台灣的，准其前往，餘下的在「難民營」，每月規定一定日期，准予在港之親友前往探訪會見。可規定：如私自逃離難民營的，即遣回大陸。

同時，香港政府今後可把違犯香港刑法的大陸來港難民遣返大陸。

有些人在難民營中過一段時間，如果自感不適應，在自願下，可准其返大陸，由於是自願回去，就不會受中共懲罰，這也合乎人道精神，香港政府也是盡了仁義。

如果能堅持在「難民營」生活下去的，經過若干年後，待香港經濟繁榮及大嶼山已開發到一定程度時，港府可分期分批批准他們成爲居民，發給身份證。這樣做，就好過將他們「即捕即解」回大陸而受到中共的嚴厲懲罰，相信香港市民也十分支持這樣做的。此祝

編安！

李強音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一年雜感

泰國 龍軌

(一)
入海居夷復又年　身無五斗亦依然
浮沉夢境當歌嘯　冒險開邊持意堅
寄洒深懷匹夫責　託詩更慕聖人篇
自鳴砥柱何高唱　任令河山陸倒顛

(二)
壯遊佛國幾忘年　大地無情老塞邊
幗作高菩籬下客　須知毛遂個中玄
昂藏七尺求心印　喫飯千金念義緣
翹首神州塗炭極　未酬素志不回鞭

(三)
客居等忍淚吞聲　喪亂中原穢政橫
宮闕何年成漢業　天涯遍地孽臣情
四方仰望揮師日　一島那聞逐賊兵
成後餘生惟自力　無求亦作不平鳴

(四)
放眼東南望九州　人心思漢恨難收
連年拜向家鄉月　萬里奔馳木馬牛
破舊詩書相伴老　番新權貴寡良謀
誰為知己同稱道　測海量天伐匪仇

歸去遲

澳洲雪梨 蘇伯楷

俗世人生有事非，萬般逆意讀心扉；
商途泛盡蠅頭利，白髮青山歸去遲。

訪山家

前人

指空古木欲參天，蟠[illegible]浮雲處處然，
眼裏紅樓從樹起，就中景物惹人憐。

山齋煙雨

前人

(一)
迷濛煙雨滿天飛，四面穹蒼掛素絲；
悶聽檐前頻響滴，開窗抬眼盼晴歸。

(二)
滿山煙雨最堪憐，一片茫茫迷遠天；
眼裏穹蒼飛白鷺，隻隻直上翠微巔。

人生苦惱

澳洲雪梨 蘇伯楷

浪跡天涯西復東，泥[illegible]雪爪怯征鴻；
人生苦[illegible]誰能[illegible]，不是貧中即病中。

友古人

前人

天人道合命知真，萬仙修行力體仁；
盡日埋頭翻故紙，友[illegible]朝與古人親。

伯楷先生、「人生苦惱」、「友古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自是名[illegible]。

重九感賦

楚雄

(一)
又是秋風吹落帽　登臨縱目一開襟
驚寒雁陣橫霄漢　如練江流繞遠岑
萬木蕭疏搖病葉　千山寂寞動悲吟
年年避難難何避　聊把菊花酒細斟

(二)
年年重九避災祓　放目天涯嘯碧岑
秋菊傲霜懷隱士　高山流水覓知音
亂離志士憂鄉國　憔悴佳人憶藁砧
俯仰乾坤羅異劫　蒼生霖雨本儒生

楚雄先生佳句：「萬木蕭疏搖病葉，千山寂寞動悲吟」，與放翁相比，並不遜色，第二首「亂離志士憂鄉國，憔悴佳人憶藁砧」，寫大陸婦女，因丈夫流亡在外，年久未歸也，如此寫法，是為最高筆法。詩中有兩個「士」字，未曾注意耳，壇上評。

客地情愁

泰國 龍軌

(一)
佛國慈悲廣結緣　遊人彼此向心遷
避從棄野赤烽後　主客常憂裏外[illegible]

(二)
牧馬悲鳴烽滿天　兵凶到處日連年
毛風不息貓成虎　惹得蒼生似火煎

(三)
風風雨雨侵湄河　左右逢迎奈若何
順得哥情違嫂意　由來鄉鳳聽人歌

(四)
西東浪湧掃庭過　半島幼獅始[illegible]窩
混世難求方外土　何曾[illegible]遂紅波

荒園

加拿大 許蘭亭

其一

荒園隨處草。三徑未芟鋤。
雨濕螢飛檻。煙深鼠作墟。
野花原不實。蕭艾且宜疎。
笑與山翁約。秋霜共窮除。

其二

江國烽煙漫。田園草木春。
一身何故隱。萬事可[illegible]。
地豈因[illegible]。人惟[illegible]。
太[illegible]今日[illegible]。[illegible]。

其三

舉國艱危日。誰施[illegible]餘。
但求耕有地。不問食無魚。
村後租荒圃。秋來種晚蔬。
生涯猶未盡。傍晚且携鋤。

其四

淡煙叢草漫。夕照遠林疎。
人絕朋雲外。枯畦野岸餘。
時窮貴芋栗。池淺雜蛙魚。
生理漁樵近。山村最可居。

其五

惡竹橫通徑。狂花寫滿[illegible]。
籐緣枯樹綠。苹老廢池苔。
夏草難除盡。秋菘喜漸香。
世情原混濁。贏得未全荒。

其六

赤日何能避。薰風殊不涼。
孱營生計拙。作苦歲功長。
滿壑難逃[illegible]。桑麻忍秋荒。
天涯未歸者。[illegible]為[illegible]懷傷。

其七

避世知無地。[illegible]居尚有園。
編籬留醉眼。愛竹護龍孫。
不廢芙蕖沼。仍存薜荔垣。
晚歸荷鋤月。一徑到柴門。

濠江之旅

浪子

飛舟中午到濠江，擬上高樓作試音，
下榻永住名別墅，流連葡國樂娛場，
更闌興倦無金路，夜靜尋芳有玉娘，
雲雨巫山如所愿，私渦淺笑意難忘。

應召女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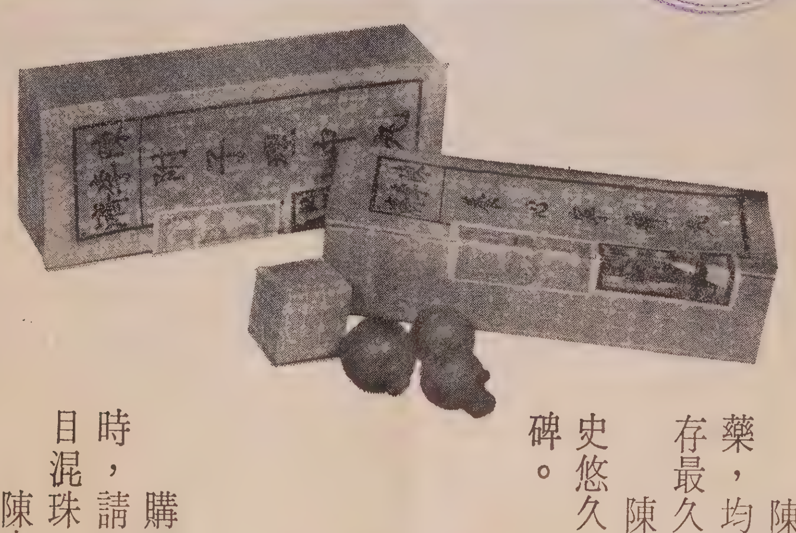
妙齡少婦新潮裝，風度翩翩到客房，
荷蕊酥胸迷蝶舞，桃花粉面惹蜂狂，
橫陳胴體如雕塑，古典顏容似玉[illegible]，
春色撩人心欲醉，卻[illegible]方聲！

[illegible]人多[illegible]飄[illegible]、[illegible]先生之[illegible]、寫[illegible]

藥廠

陳李濟

香港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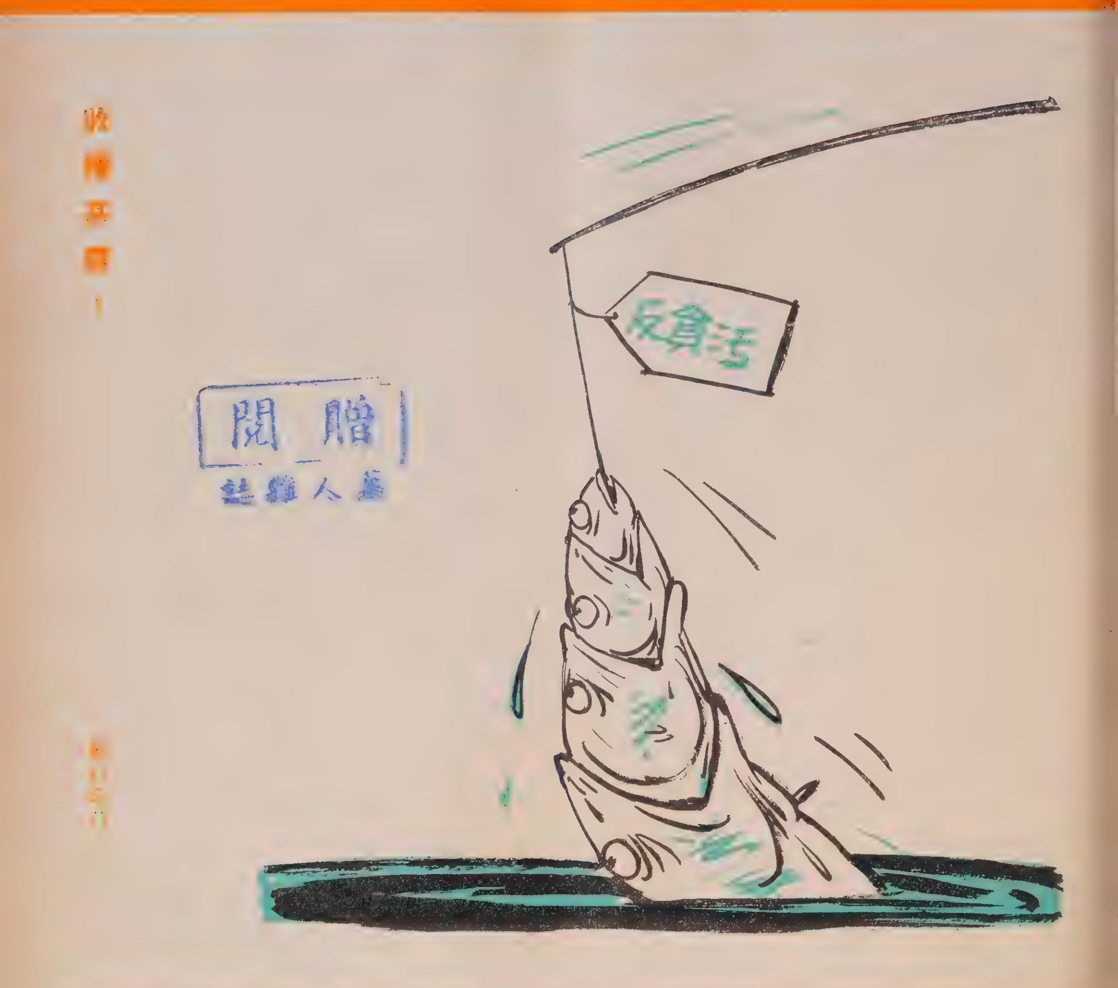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二 新85期）



本期要目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八二(新85)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八二(新85)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二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由林邁可談到曼斯菲爾之流

世界著名漢學家林邁可和他的夫人，最近在美國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對美國勾結中共的「政策」給予批評，並對一些「懵昧無知的華裔美籍知識分子」進行嚴詞指責。林夫人稱：目前正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任教的任之恭就是其中的典型。她在一次公開談話中對「啞子」任之恭最近在天主教大學所作的有關中國大陸的各種無恥騙人的謬論，曾予以批駁，使姓任的這個中共統戰傳聲筒差一點鑽進地縫裏去。

林邁可自從北平政權成立後，對中共的罪惡本質看得並不清楚。可是林夫人說：自從去年夏天她隨林邁可訪問中國大陸後，才算眞的認清了眞相。他們夫婦親眼目睹大陸同胞在毛澤東集團暴政統治下，其痛苦情形實難以言宣，而中共政權對此卻完全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

林夫人已成爲被奴役的大陸同胞的一位在國際間無所畏懼的英勇的代言人。本刊在此，對林夫人致以敬意。

不少事實都充分表示：騙人只能騙一時而不能騙永久。例外地只有少數被「人民幣」矇住了眼睛，或吃那種肥膩的北平烤鴨被油水迷住了心竅的無恥「啞子」和國際間的半吊子政客，才視而不見，專替中共作其完全沒有根據的無恥宣傳。前者如任之恭、趙浩生等等都是，後者若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曼斯菲爾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人物。

曼斯菲爾先生頭腦簡單得像頭豬，目光短淺得像隻人人討厭的貓頭鷹。他和其他姑息分子一樣，昧於形勢，自欺欺人，提倡什麼「共存」、「和解」，以幻想代替現實，他根本不懂共產黨人的本質，更不懂吸取歷史的教訓，正是一條腐蝕自由世界的蛀蟲。

在一九七一年，中共爲了挽救其內部嚴重危機，以「乒乓外交」爲手段，向外——特別是對美國展開了笑臉攻勢。中共這個鬼花招，迎合了曼斯菲爾一類姑息分子的需要，使他們氣燄更加囂張。自此以後，曼斯菲爾先後兩次到大陸活動。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十二月，由中國大陸回到美國後，曾就美國與中華民國以及美與中共之間的關係，大放狗屁！

曼斯菲爾在大陸僅活動三個星期，就以一種「專家」姿態侈談一些對中共有利，然對美國以至自由世界完全無利的謬論。譬如他指美國犯了「時代的錯誤」，認爲美國與中共的關係，「落後於一百個國家」。用曼斯菲爾的濫調來說，那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建立在莫名其妙的基礎上的時間已經太長了」。他還大罵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防衛協定，主張從台灣地區撤退美國的軍隊。他的結論是：台灣問題是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

同時，曼斯菲爾這個寶貝還無所根據地大捧中共的「建設」和大陸上的變化。

且看林邁可怎麼說的？他反對美國承認中共政權。他說：「不管是布希（美駐北平聯絡處主任），或是某些主張給予北平以完全外交承認的參議員們，皆未能向美國民眾解釋，美國究竟將得到何種利益」？

他在談到貿易關係時指出：假如給予中共以完全外交承認，將使中共有資格獲得最惠國待遇及某種形式的信用貸款，這一切只對中共有利，而對美國一無好處。

這位一度支持中共的英國貴族林邁可說：「就作爲一項交易來說，曼斯菲爾參議員、布希先生及其他人等，竟提議美國應給予中共政權以某些眞實利益，而竟得不到任何回報。」

林氏夫婦既認爲中共政權是全世界共產國家中最惡劣的一個，復強調北平的高壓政策與中華民國在台灣施行的自由主義實爲一強烈的對比。他們還指出：中華民國「允許，事實上並且鼓勵發揚中國傳統的文化，在物質方面——生活在台灣的民眾享有亞洲最高的營養水準，普通的農民或工人享有遠較大陸工農階層爲高的生活水準。」相形不下，北平政權在同樣的二十五年當中，「日益成爲一個極權國家」。

林邁可曾久居延安，他的山西籍的夫人曾在延安爲中共安裝廣播電台出過大力，依情依理，他們不僅對中共瞭解，而且有極爲深刻的瞭解，無論如何要比對中共的「三週專家」曼斯菲爾和任之恭之流走馬觀花看了一下就大放厥詞要高明千百倍。

林氏夫婦對中共眞相的揭露値得讚揚，而曼斯菲爾和一批「啞子」的無恥嘶叫，不僅令人憎惡，更覺得他們無恥之至！



討好中共・拍錯馬屁
市政局竟把大毒草移植香港

萬人傑

沙利士主持市政局後，最喜歡拍中共馬屁，可惜他是衞人，不懂中國事物，難免有拍馬屁拍着馬荔枝之誤。如最近市局舉辦的「曹禺戲劇節」即是一例。曹禺雖然是三十年代的左傾作家，但他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時早已批為「大毒草」，現在市局把這些毒草移植香港，老萬認為未必能討好中共，沙利士此舉，可說是拍錯馬屁！

大陸毒草・移植香江

香港市政局主辦「曹禺戲劇節」。為什麼要舉行「曹禺」戲劇節？老萬一直想不通。無可否認，曹禺是中國出名的劇作家之一，但並不是唯一有成就的劇作家。何以不舉行「田漢」戲劇節，「陽翰笙」戲劇節，「宋之的」戲劇節，偏要辦「曹禺」戲劇節？雖然說，曹禺的作品較多，但今天看他的作品如「日出」、「雷雨」、「原野」之類，即使是一個不錯的劇本，在意識上已過時，戲劇中的情節，已不可能發生在我們這一個時代的社會，他的「控訴力」已等於零，在戲劇價值上也打了個很大的折扣。在他們那時代，也許評價很高，但今天看來，已經大失光彩，甚至可說是不合時宜。

市政局為他舉辦戲劇節，把他四十五年前的老東西推出來，老萬頗懷疑市政局辦的是「古董展覽」而不是什麼戲劇節。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大陸文藝界中人，不少被鬬到死去活來，劇作家更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鬬死，和曹禺同期作家如田漢、洪琛、歐陽予倩、夏衍、王祖光、宋之的，都已成古人，只有曹禺一人還活着。

據市局曹禺戲劇節主辦人袁立勳說：曹禺目前在「北京話劇團」工作，他正在撰寫「工業學大慶」劇本。當然，這是「為政治服務」的劇本，已不再是「日出」時期的曹禺。

袁氏表示：市政局主辦曹禺戲劇節目的有二：一、使本港話劇界互相交流經驗，以提高香港話劇的水平；二、對中國戲劇作客觀的評價。其實，這兩個目的很值得懷疑。要交流經驗、提高水平，不必全用曹禺的劇本；曹禺的劇本也不能代表「中國戲劇」，因此很難作出「客觀評價」。

如果要老萬猜測，市政局舉行曹禺戲劇節的目的可能是一項「移植工作」。因為，在中國大陸，曹禺的早期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蛻變」、「正在想」、「家」、「明朗的天」、「膽劍篇」等，都被列為「大毒草」。曹禺戲劇節選演的「北京人」、「蛻變」及「劍膽篇」俱屬毒草，豈不是要把大陸毒草移植香港？

為迎女王・不惜浪費

英女王五月訪港，忙煞港府，公共樓宇，早就開始粉飾，做好迎接女王的準備。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大老細駕到，當然要給她留下良好印象，讓她知道，在海外英國還保有這麼一個繁榮、美麗的殖民地。料想巡視公共樓宇，將為女王在港訪問期間的主要節目之一，所以才會大事粉飾公共樓宇之舉。

其實在英女王訪港的眾多節目中，這節目所花時間不會太多，香港有那麼多公共樓宇，她不會全部巡視一遍。把所有公共樓宇粉飾一新，不要以為是小事，其實所費不貲。老萬住的私家樓宇，管理處覺得太過陳舊，今年為迎接新歲，大發宏願，將走廊等公共地方粉飾一下，也要花個一萬幾千，如果連外牆都粉飾，起碼十萬八萬。以公共樓宇之大，內外一新，當然是一筆極為可觀的數目。在政費巨大赤字當中，如只為女王參觀時較養眼，未免太浪費。

不但我們說浪費，住在公共樓宇的人，也認為這筆錢花得冤枉。在報紙讀者版不只一次看到新區住客投書，他們認為他們住的地方，不久前剛裝修過，仍然很新，但既要「一律」粉飾，這些「仍然很新」的樓宇，也同樣要花一筆錢，認真浪費金錢人力。

他們中，很大部分不知港府此舉為了什麼，只覺政府太過厚待新區住客，頗覺受之有愧而已。如果他們曉得此舉並不為了讓他們住得更舒適，也不為了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只是為了讓英女王看到他們的政績，相信一定不會覺得奇怪。

如果香港經濟情況好，大家心情快快樂樂，不

必為打劫、股票、失業、加價等問題憂心忡忡，不論政府或民間，都花得起，趁英女王駕幸香江，與民同樂，不會有人彈。今天世界不景，女王也必知之，來到香港，樓宇陳舊一點，諒也得到她諒解，不會說香港政府辦事不力，且會嘉獎他們節約的美德，則這次粉飾，簡直多此一舉！

耗費巨資・招待議員

每年都有若干英國國會議員到香港訪問，每次議員駕臨，香港熱烈招待，自然好食好住，飲宴無虛夕。

可是，爲了招待這班議員，香港納稅人一年要負擔十三萬元左右的費用。據說，一九七三年來過九位英國議員，共花掉香港納稅人十三萬一千八百一十七元，一九七四年有八位英國議員訪港，總共花費多少錢，還未計算出來，據說數目不會少過十三萬。

自六〇年以來，差不多每年都有同等數目英國議員來訪，也卽是說，爲了招待英國議員，每年十三萬左右，差不多要列入預算之內。

這些議員憑什麼資格、憑什麼條件被邀來港？無法知道，只知來訪的議員名單透過港督與英國有關委員會的正副主席，該會自稱爲英國國會團，據說，這團的成員都是「對香港有特殊興趣」的國會議員。這團對國會並無代表性，因爲所有成員，大多是保守黨分子，而國會則由工黨控制。

香港納稅人每年花十三萬元招待這些訪港的英國議員是否值得？許多人表示懷疑。但香港政府發言人認爲很「值得」。據說：「爲本港的利益計，香港應讓英下議員了解本港的事實，存在的問題及將來的展望。他們來港，可使他們對香港得到最新的了解，亦使他們有機會透過私人接觸，知道這兒是怎麼樣的。雖然他們的訪問很簡短，但程序安排得很緊密，所以在離港時，他們都很了解香港，有更多資料在國會討論本港的各項問題。」

是否來訪問過的英國議員都了解香港？老萬對此頗感懷疑，最簡單的例子，這裏有人發起百萬人簽名，要求恢復執行死刑，但每位英國議員來到香港，都搖搖頭說沒有可能。我想卽使把全體議員招待到香港來，他們還是搖頭，這又怎說是「了解」香港？

加稅計劃・已見端倪

香港居民目前最躭心是加稅問題，會不會加到自己身上？加稅不同電話加價，電話卽使加百分之七十一，每年多付三幾百已經搞掂；如果將利得稅稅率提高一點，損失已很可觀，更怕開徵什麼新稅，人人難逃「責任」，當然比電話費嚴重得多。

明年度加稅，目前還未揭盅，到底加什麼稅，加多少，要待財政司夏鼎基在立法局會議中提出才可知道。不過，從官方的透露，已略知一二：

㈠明年度加稅勢所必行。
㈡不會運用倫敦的儲備金挽救目前經濟困境。
㈢水費必然增加。
㈣龐大建設計劃拖慢。
㈤節省港府政費開支，但高級公務員的高薪不會削減。

老萬兩個多月前得到加稅第一手消息後，曾作出若干建議：①開源節流必須同時施行，②耗費巨大的建設拖慢，待經濟情況好轉才繼續，③高級公務員與低級公務員薪酬相距太遠，應予調整，房屋津貼動輒數千元，應予限制。

照目前情勢，除最後一項建議與他們切身利益牴觸未予考慮外，其餘都注意到了。事實上，政府可節之流甚多，在此經濟困境中，政府要與人民共同甘苦，大家勒緊褲帶，共渡難關，才算合理。如果市民個個吞口水養命，而政府高級公務人員餐餐大魚大肉，如何對得起市民？卽使市民未出怨言，他們也該良心自責。

老萬認爲自己提出的幾項建議中，最有價值的是最後一項，也知道這是最難實行。理由很簡單，政府一切政策都由這些高薪的首長制訂，斷沒有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先把自己的薪酬減少，把自己的生活水準降低。這項建議之不被考慮，自是意料中事。不過，政府能注意到民間的反應，假假地也有點民主氣，似乎很不錯了。

仆街再起・鹹魚翻生

在中共文化大革命中被鬬垮的劉少奇，早已銷聲匿跡，多年來他的生死成謎，存亡未卜。在一般人心目中，早已「當佢死㗎」，覺得他的存在與否，不再是一件重要的事。

不過，據中共人士透露：劉少奇並未鬬死，尙在人間，目前在「某地」勞改。數月前，香港左派報紙報導說：這位前「國家主席」「肉體上已經死亡」。

不過，在北平中共人士認爲：這種報導未免「言之過早」。現七十七歲的「頭號走資派分子」目前正接受體力勞動，據說，這有助於「矯正」他的「過失」。

有人把劉少奇稱爲「政治殭屍」，意思是說，他雖然仍能走動，實質上是已經「死亡」了。

不過，有些人覺得，中共政壇有鄧小平的先例，劉少奇一天不死，也一天有鹹魚翻生可能。

鄧小平最近又兼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前星期才發表他被任命爲總參謀長，許多要職集於一身，成爲紅極一時的紅人。但在文化大革命時，他何嘗不遭遇到劉少奇同一命運，被鬬得死去活來？今天卻有了翻身之日，較之未被鬬前有過之無不及。

因此有人懷疑：如果劉少奇眞的未死，是否也會像鄧小平一樣有朝一日，忽然又浮起頭來，東山復出，再度成顯赫一時的人物？

這可能性雖很低，低到百分之零點下，但也不能說絕沒有機會。以前批鄧小平永無翻身之人，不是都跌了眼鏡嗎？

人們也說，批孔運動是針對周恩來，把他鬬到長期躲在醫院裏，大家猜測在人代後他會垮台。可是人代開過了，他仍保持國務總理的地位，表示他的地位並未變動，更沒有垮台跡象。可見，中共頭目，宦海浮沉，很難以常理解釋的。

國父思想與中華文化

陳立夫

本文為陳立夫先生於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茶會上之講詞。陳先生學貫中西，見解深睿，當此赤禍橫行之世，撰述此文，含義深遠，用心良苦。吾人唯有弘揚國父思想，方能復興中華文化，消滅邪惡共產主義學說。

在紀念本黨建黨八十週年之時，我們首先會追念本黨創始者——國父，同時我們要自問，「在中外古今歷史中，能否舉出一個人，其貢獻及影響之大如國父者？」他不但能赤手空拳，以其思想喚起民眾，起而革命，推翻了幾千年的專制政體，並建立了一個基於三民主義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而且為這個民主共和國訂立了建國大綱，包括了由下而上的建國步驟，由軍政而訓政而憲政的分期建國程序，更進而為建國所必需的心理、社會、及物質三大要件，分別訂立了建設計劃，稱之曰建國方略。

其設計之周詳，其眼光之遠大，固不待言，試觀其計劃中的每一件事，無不合乎現代科學的方法，而又不離乎傳統的精神，合情合理，為國為民，大公無私，一片誠心，眞所謂「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眞是前無古人，後乏來者，他不但博古通今，融貫中西，故能明白指出本國文化的優點與缺點，何者應效法他人，何者應貢獻他人，既不崇洋，又不自滿，不亢不卑，自信自強，足使國人頑廉懦立，更使外人崇敬心服。此一天縱之聖，竟繼孔子之後降生於中國，再度集文化之大成，吾人除感天之佑外，尤宜效法及遵從總統竭盡智能，以完成國民革命未竟之功也。

中國何以會誕生國父？此則絕非出於偶然，吾人應從吾國歷史文化來追究其原因。歷史雖不一定會重演，但亦可從因果律，察往以知來；文化是祖先智慧經驗之累積，凡具有崇高的文化與道德的民族，雖一時受人所制，終必能自力復興；一個有大志的國家，雖遇險阻艱辛，終必有成功之一日。

先從史實以認識自己

中國是世界上極古老國家之一。她有五千多年有記載的歷史文化未曾中斷；她擁有七億多的人民，其極大部份在亞洲，少數散播在全世界各地，不但自己能和善相處成為一家，而且能適應任何環境和其他民族和諧相處；她自己沒有具有形式與組織的宗教，而能具有高尚的道德，且能包容外來的宗教使之並存不悖；她能夠把侵略她的民族同化，而最後成了融合無間的一家人，例如蒙古滿洲等民族是也；她能使不易受人同化的民族全部放棄她們自己的習慣傳統，而甘為中華民族之一部份，例如河南開封城郊移來的猶太民族是也；她對於道統的重視遠勝於政統，而固執不捨；她認為有德並有智者始有資格作統治者，所以她輕視無德者而反抗之；她認為可大可久之道，才是安邦定國之至理，武力不足以服眾，自難持久，故不可取，是以崇王道而貶霸道；她相信金錢雖為人生所必需，惟為末而非為本，惟有德才可稱為本，故有「德本財末」之信念；她相信國家民族的基本組織是家庭，絕對不可任其破壞，淫欲是破壞家庭的基本因素，故稱「萬惡淫為首」而摒棄之，以孝悌為齊家之要道，而崇尚之；她相信樹人是萬事之先決條件，不可絲毫疏忽，故以修身為人人之天職。凡此均為眾所周知之事實，為研究中華文化應首先注意者也。

吾人如果承認自己是一個科學家，就應該對於以上所舉列的事實，作一番研討，以明其何以致此，不可如一般無知之外人以「中國之謎」作為答案，而放棄責任，更不可如崇洋自卑的國人，認為這些都是碰巧的結果，不足為奇。

再從文化特質以明道統之由來

要了解中華文化的特質，必須先了解中華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之哲學基礎，然後才能知道「道統」之所指，文化的特質才能顯現出來。易經及中庸兩書，是最低限度應該讀過的。

吾國祖先在悠久的歷史中，憑其高明的智慧，和豐富的經驗，對於宇宙間

萬物生存之原理，有如下的創見：

㈠宇宙是一「行」健不息時時在變（易）的大生命，人不過是這一大生命中的一個小生命單位，其生存原理是相同的。其原動力亦是同一來源，稱之曰「誠」，「天人合一」之理始於此，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㈡「上下四方之謂宇」，是指三進向的空間；「往古今來之謂宙」，是指第四進向的時間，所以宇宙就是時空。在此時空中的萬有，莫不有其長短久暫不同之生命。生命的先決條件，是質與能，由乾元（陽）與坤元（陰）二者之配合而形成其體，由時間與空間之適應，以完成其用（易稱陰陽時位），前者以「致中和」爲歸，後者以「致中正」爲尙，二者均須時時調整以遂其生，故「中」之用大矣。

㈢在天，其表現爲「高明」而無所不覆；在地，其表現爲「博厚」而無所不載。以時空言則爲「悠久」與「無疆」，是爲「公」而無私，旣「大」且「久」，生生不已的象徵。

㈣無數生命共同存在於宇宙之間，集體在動變，個體亦在動變，一經「行」動，勢必難免有所衝突。如何才能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必須各別自動調整，以達共生共存共進化之效，其互助之義曰「仁」，其調整之功曰「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㈤此種不斷調整（時中）之「行」動，有時須向上（以「火」有炎上之性作代表），有時須向下，（以「水」有潤下之性作代表），有時須伸展（以「木」有向四方伸展之性作代表），有時須收斂（以「金」有凝集結晶之性作代表），有時須中和（以「土」有平而不傾之性作代表）稱之曰「五行」。合五行而言，可成一正弦弧（Sine Curve）之動波。

㈥凡一切可以命名的事物，都是相對的，故均可以陽⊖陰⊝二符號代表之，例如：天地、剛柔、動靜、老幼、質能等，二者雖有相互盈虛消長之變化，終屬相依而存在。如一方面完全失去存在，則相對一方面亦難單獨生存，所以說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一陰一陽才有生命，二者之間才有了「道」。

㈦相對的任何一方面極度的發展，可能走向相反的一方面，例如連續三次向左轉，就向了右，繼續不斷向東飛會往西去，所以說物極必反，否極泰來，若欲求廣生與長生，須得無過亦無不及，而以「中庸」爲貴。

㈧相對之事物，雖云同時存在，須有本末之分先後之別。捨本逐末、先後錯亂、必有礙於生存。

㈨組成集體（多）的單位稱爲個體（一），二者雖似相對，實爲具體而微大小不同的並存體，不容分立，例如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修身爲的是齊家，進而治國，更進而平天下，故無「一」與「多」之爭論。

㈩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是說明一切事物在生命過程中由簡而繁、由靜而動所經之各種可能的變化情況，而示人以應變方針。

由於以上十點之創見，產生了天道人道合德之信念。

道統與人類生存之關係

由於吾祖先對於上述宇宙間萬物生存原理之發明，人類爲萬物之靈，自亦適用此一原理。爲生存計，須得配合天地生生之「德」，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仁」，大公無私，遵循共生共存之大道，奠定倫理之基礎，並發揮其天賦的生命原動力之「誠」，隨時率性與修道以達成己（格致誠正以達修身）成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仁」，而以無過無不及之「中」，以調整其「行」健不息之動，使之恰到好處，各遂其生。「誠」、「仁」、「中」、「行」，遂成爲人類不能須臾離開之生存原理，以達其優生、廣生、長生之目的。

堯帝法天以成其大，而以「允執厥『中』」傳諸舜帝，舜以大孝著稱，而以「人心惟危，道心（仁）惟微，惟精惟一（誠），允執厥『中』」傳諸禹，禹以至「誠」不息公而忘私之至「仁」精神，使洪水平，湯執「中」，文武施「仁」政於民以示範於後世，周公爲文武全才，外膺夷狄內修禮樂（德教），爲國家奠統一之基業，及孔子乃集吾國文化之大成，以「誠」「仁」「中」「行」，爲立教之中心，成爲數千年來吾民族之道統，並形成「大剛中正」之民族特性，亦卽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欲繼續發揚之歷聖所遺傳下來的正統精神。

因此吾人可以瞭解，所謂道統者就是將人類生存之大道（原理）流傳下來，爲子子孫孫所遵守。孔子與國父均爲闡揚此一大道的時代繼承者。我們才知道中國文化何以能一脈相傳，而其他文化則中途而斬，是因爲中國文化是代表人類生存之眞理，只要人類不斷地要求生存，則中國文化亦能永久生存。中共企圖用文化大革命方法來打倒他，是與生存原理爲敵，無異以卵擊石，自取滅亡，絕難有成。其一切作爲，僞而不誠，暴而不仁，偏而不中，鬪而悖行，尤其與中國文化精神完全背殊，不亡何待。中國文化不但重視人類生存，而且進一步求達致優生廣生與長生，所以中國能集結七億人爲一家，持續五千年光榮歷史而不墜者，其原因在此。中國文化特別着重本末先後之道，何者爲本，則執之不使去，何者爲末，則兼顧之而不使之本末倒置。這是特點。其對於相固對之事物，因時因地制宜，而雙方兼顧，免走極端，以免適得其反，這是又一特點。所以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以「人」爲研究對象的文化，所有發明與成就，均偏向此一方向。

對於「物」的方面，以往創造發明甚多，後來不免疏忽了些，雖然吾祖先說「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又說「誠意、正心」始於「格物」。並在治國平天下之九經中，特列「來百工」之一經，以此爲能使「財用足」，以示精神與物質不宜偏重，不料仍有此一疏忽，終至其文化停留在盡人之性，而不作進一步之工夫以盡物之性，自然科學因此而落後了兩百多年，陷國家於貧弱若此。前者國父認爲要從根拔起，後者認爲可以迎頭趕上。這就是文化復興運動以倫理、民主、科學三綱領在台灣推行之目的也。

【上】

新*儒*林*外*史

這一回：左右逢其源鉅公同牀異夢
艱難延一脈弱息認祖歸宗

丁冬

風雲易測，人心難信，寸寸相思化灰塵。海神爺啊，對神靈不由我珠淚滾滾，尊一聲海神爺細聽分明。遭不幸我的父異鄉喪命，可憐我賣人烟花葬埋父身。那一日金賊將我窘，路遇王魁抱不平。他也是下第歸，青雲多梗。我與他萍水相逢結婚姻。夫婦相愛兩年正，我伴他每夜裏苦讀到三更。那王魁上京把試應，我二人同到神前把誓盟，實指望生死禍福與他共命。又誰知，知人知面不知心！那王魁他中了狀元就忘了本，他竟敢停妻再娶又作新人。……

讀者諸君，以上是紹興越劇「情探」中之一節「陽告」。王魁發達後變節，他老婆桂英因思憶丈夫成狂，自殺以終，魂魄來到地府，訴說寃情，要向王魁索命。古代的女人，一向以順爲正，所謂「良人者所仰望以終身者也。」丈夫一旦變了心，在家裏的妻子便註定憂傷以終老的。京劇裏的「鍘美案」和「棒打薄情郎」都是演唱及懲戒世間的寡情丈夫的戲劇。男人發達後棄糟糠，多稱之曰薄倖。普通人一朝得志而拋棄昔日甘苦與共的朋友，或利用朋友而成個人之名者，統名之曰不義。至於戰國初年的越王勾踐之對范蠡、文種，則又集不仁不義之全了。

以下的一個故事，講的不是富貴不認糟糠，或發達不念良朋的一類，但其中亦隱有不仁不義的。如果讀者聽罷而無感，則說書人亦無可奈何了。

話說漢文大學搶食勒一天晏起，從窗外望出去，睡房下面是個網球場，網球的邊緣正接住山下遠處的一堆堆樓房：那黑頂、四周窗戶封固得像監獄般的是理學大樓，上大下小像木窗似的是閱書閣。在更遠處的山頭，豎立了兩支石柱，活像航機失事後倒插在地上的尾巴，它們就是二家衛星學院的標幟。搶食勒每次看見那二家學院灰溜溜的樓房，便覺得不開心。十多年來，它們給自己帶來的麻煩，可說是無休止的。同時，自己講的每一句話，想出來的每一項計劃，他們差不多都要反對。近來每天照鏡，頂上的白髮愈數愈多，肩背再也難得挺起來了，甚至晚上睡覺亦罕有寧貼的，這都是拜他們所賜！他把目光轉回來，較近的是幾間直接由自己管轄的行政中心建築物，看到這裏，心情才稍覺開朗。每天上班，就是從這個山頭走到另一山頭那麼簡單，由推開兩扇玻璃門開始，便有從前皇帝上早朝的感覺。在這幾個山頭裏，自己到底是個人物——一個土皇帝，一言一動都繫着興亡。想到古人說過兩句話：「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其實能做到這個地步，極是不容易的，不管它是句貶辭還是諛辭。

在行政心臟區裏，有一幢灰溜溜——又是灰溜溜——的樓宇。它就是本地聞名的「乜記」研究所。沿住石階內進，首先接入眼簾的是一個長方形的金魚池，池水清淺，游魚可數。池的一端屹立一方石碑，碑上勒記「乜記」研究所籌建的經過，碑文是工整的楷書，據說由搶食勒自己寫的。最近有好事之徒偏說它文字不通，和俗字連篇，笑罵儘管由他，有誰吃得老虎膽，敢碰它一碰？

「乜記」今年起身價不同了。它是講中國文化研究的正宗，其餘的都是邪魔外道。在大約四年前，它由史瘦生博士任所長，搶食勒當時滿胸大志，一度有意使「乜記」跟海外各先進研究機構比比實績，頗有「數風流人物，還看香江」的豪氣，於是派史博士周遊東南亞，採採各地學術行情，兼談合作事宜。史博士行程的第一站是自由中國台灣。怎料那史博士銜頭雖然眾多，實學倒是有限，與寶島的中研院負責人晤談下，窘相百出。人家問他待要怎樣合作，他箝口結舌，不能一辭，連普通的學術行情都一無所知。中研院諸公給這一位寶貝弄得啼笑皆非，惟念在遠來都是客，只好勉強敷衍幾天，把他送走了事。史博士第一站便碰了釘子，頓時意興闌珊，所長職位任滿後，便到別的地方謀發展了。總之，終他任內，「乜記」全沒有過向外發展與聯繫的機會。

所長職位因此一度懸虛，現在才改由一位叫古月水的教授填補。他上場後，即受命順應潮流，走新路線。如果史博士以前是右邊站的，那麼，古教授現在則是靠左行。去年大陸盛行「批孔批林」，他正好把握住這個時機，作「回國訪問」，回來後還發表多次讚揚反孔運動的言論。

「乜記」對外的名聲雖然尚未建立，在本地則已經闖出點頭兒，在報章上時常讀到它商借人家古董書畫所舉辦的展覽會的消息。有一家本地華資銀行對它很賞識，撥出一筆可觀的基金，指定交由搶食勒運用，研究中國文化——賞古玩，看字畫等等都是文化活動的一項呀。

講到「乜記」裏的班底，大多是過去很有名堂的，其中包括語言學家、滑稽學家、歷史家、金石家、詩人。他們有些剛是從教學陣線退伍出來的「老兵」。且莫看輕他們，所謂「壂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此外，搶食勒又自兼任特約研究員。每一研究員都須自定一研究範圍，例如：陳圓圓詩研究、金石文訓詁、中國人對近代西方的了解；其中又有人大發宏願，效鄭康成振學術於東南，繼紀曉嵐之嗣響，續新四庫提要，嗚呼，漪歟盛哉！

不過，有一點是很奇怪的。「乜記」裏的研究員，「惜墨如金」的竟佔了多數，特約研究員如搶食勒之流，自己不作文章，固然不算奇事，連詩人也不吟詩，續什麼新四庫提要，倒不如多睡一覺的好。他們已學有專長，自建城堡，內裏宮室之美，百官之富，固不必多說的了，但彼此同僚之間，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所長的命令從來無法下達，開會不出席，每日應卯亦爲多餘，你靠你的攏，我走我的陽關道……。

如果說他們全無意於著述，亦不盡然。前年，有一位由寶島來的研究員，卻是頗有潛心書卷和述作的。他厠身在這個學術地方，什麼魑魅魍魎不見到？依他的脾氣，能夠默爾而息的，那眞是大奇事，不過正如他自己說的，他現在是「就食」於爐峯，凡事宜暫忍則忍之。他去年年初寫成了一篇研究成果，題目是「淮南王劉安」。此消息在「七記」中流傳開去，高層人士爲之欣喜若狂，認爲是創辦以來的第一大事。講到這裏，話分兩頭。以前有一位千萬富翁，家中侍妾十數房，但多年來均無所出，正在以此憂悶，忽然有一天，某房的丫鬟來報，說添了一位男嬰，那富翁聽了，又高興又感激，吩咐下人預備在祖先靈前拜祭。豈料香燭還未上好，又有老婆子飛奔來告，那生子的侍妾已帶同孩子和軟細雜家出走了。

那篇「淮南王劉安」論文不送交「七記」確是事實。過不了多月，卻在寶島的「神州」雜誌上全文刊登出來。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不但聽書的人不曉得，說書的人亦如墜五里夢中，暫時沒法說下去。正是：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試寫中興第一篇

岳騫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曾回國參觀了十大建設中的六項，詳情萬人傑兄已有詳細報導，不必重複，此處只說一說個人的感受。

十大建設中最早參觀的是台中港，這也是十大中工程最艱苦的一項，當初招標時，日本人來看了一看認爲無此可能，帶着一種嘲笑的態度而去，但我國既定的國策，豈能因日本人澆冷水而更改，終於由榮民工程處承擔下來。

據另外友人告訴我，榮工處硬着頭皮擔下這項工程，開始也沒有絕對把握，因爲那是一片沙灘，平時小舢板不能停泊，怎麼能開闢容下二十萬噸大船的海港，一直到了第一號沉箱按照計劃落了海，大家才放下心，認定台中港之建成，只是時間問題了。

我們到了台中港，王總工程師，一位陝西籍的工程專家，十分風趣同大家談台中港的遠景，指着台中港的模型給大家看時，我當時浮起了另一個想法，眼前的模型是未來的台中港，但目前的台灣何嘗不是未來中國的模型。凡是在大陸陷共前受過中小學教育的人都記得，國父遺教建國大綱中有建設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南方大港的計劃，如果說今天的基隆是北方大港，高雄是南方大港，則台中港便是東方大港。看到政府在台灣的龐大建設，決不是爲了保衛台灣，也不僅僅是爲了軍事反攻大陸，而實在要以台灣作爲實驗省區，切實把三民主義的建國方針在台灣實驗成功，將來帶回大陸去。否則眞不必費這麼大的金錢與人力。即以台中港而論，那種特製的菱角形石頭，每個重兩噸，值台幣五千元一塊，丟到海內去眞是連回聲都沒有，光是這批石塊的製造費已是天文數字，不必說其他了。台中港建成之後，其本身即成爲一個工業區，到時重工業皆可陸續興建，模型中已留下大鋼鐵廠，大煉油廠的地基，將來必然是一個重工業的基地。興建台中港雖然向海內投下了千萬菱角形的石塊，但也從海內挖出了大部份泥沙，塡出來大塊海埔新生地，正好作爲工業基地，一舉兩得，雖然投下去大量金錢，但向遠處看，將替國家帶來巨大的財富。

其次再說到大煉鋼廠，我們這次未看到大煉鋼廠，卻看到由唐榮公司經營下的中興煉鋼廠，這個廠在目前來說，規模算大的，但與將來之大煉鋼廠相比，便如同小巫見大巫了。在中興鋼鐵廠，看見工人正在操作，一條條鋼水宛如火龍，在模型中流過，便成爲一條一條的大鋼條，然後再按各種規格去製造，日前中興鋼鐵廠所製的建築材料，已大批輸來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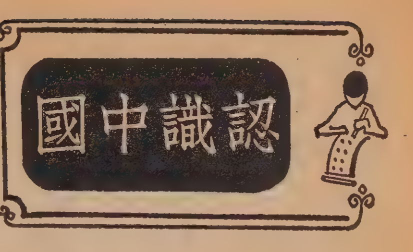
我們站在架空的「天橋」上，看見火龍在下面奔馳，不能不想起毛澤東的小高爐，這種精細的作業，那不是人力所能完成的，毛澤東一向不信邪，就仗人多，但小高爐的結果是毀掉了千萬的門窗鐵鍋，到頭來留下無法改造的廢鐵，佈滿全國，毛澤東的禍國殃民，一半由於其個性，一半也由於無知，看到中興煉鋼廠操作過程之後，即使是個瘋子，也不會想到再去由小高爐敲打了。

我們也同中興鋼鐵廠廠長談到大煉鋼廠建立之後，中興的業務範圍，李廠長說，到那時，他們將專煉高級鋼，普通鋼交由大煉鋼廠負責。

在中興煉鋼廠還看到了一種鋼管，當時不知用途，問起來才曉得是探測石油用的，正在大量製造，製造作何用途，不問可知。

接着又看了高雄煉油廠，此次我已是第二次來，十年前即來參觀過一次，廠內還有一位好朋友，不過當天未能見到。十年未見，煉油廠的進步更爲驚人，該廠完全是一個城市中的城市，裏面交通要靠汽車，工程師介紹幾種油質與我們一些外行看，雖然不懂，聽來卻也津津有味。

煉油廠由於成立的早，所以人事制度均上軌道，當時大家開玩笑說，一個人如果進了煉油廠工作，可以不必再出此門，因爲其中設備包括宿舍、醫院、學校，一生的生活，廠方皆有了安排。平時還將青年員工送到外國去深造，筆者一位世侄在廠內任工程師，已被保送去外國進修，尚未畢業。共產黨日日瞎嚷社會主義，所得的結果是兒童不能上學，青年不能就業，有痛無處醫，死了無處埋。我們政府絕口不談社會主義，更不會自稱爲人民服務，但所作的事確實走到了社會主義的前面，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孰優孰劣，二十五年來作了一次眞正的實驗。在煉油廠談起了探測石油的問題，工程師約略透露一點，但語焉不詳，大概在某一處已發現油井，正在加緊探勘中，如果這次探勘成功，我們所需原油將可自給，工程師談話很謹慎，並無過份樂觀之態，但外國報紙已紛傳我們尋得了油源，西德一份報紙還嘲笑一些背棄中華民國的國家總有一日會回頭來向中華民國說好話，即指此而言，但我們所知道的則甚少。（未完）



「新憲」中的「自由」與「尾巴」

柳以青

假如看中共的「舊憲」中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諸多條欵中，有一個突出的名詞「自由」，散佈於諸條欵的字裏行間。除卻「宗教信仰的自由」外，還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等。

在中共的「新憲」中，有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諸多條欵中，所突出的一個名詞是「權利」，而不是「自由」。

從「舊憲」的「自由」，到「新憲」的「權利」，究竟代表了一種怎樣的轉變，這該是牽涉到很多方面的討論，這裏，我不想去分析。

這篇，我只願對中共「新舊憲」中，所牽涉的「自由」問題來加以討論。由於上篇是討論過「宗教信仰自由」問題，這裏只就其他的「自由」，給予論列而已。

在「新憲」中，一如「舊憲」一般，「有言論、通訊、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所不同的是：「新憲」比「舊憲」多出了兩個「自由」，一是「通訊」，一是「罷工」。

在「新憲」中，一如「舊憲」一般，「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但不同於「舊憲」的是：取消了「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而只加上了「住宅不受侵犯」而已。

有人說：中共所謂的「自由」，不同於我們所了解的「自由」，這話我同意。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對中共所謂的「自由」加以分析、了解和批判。

假如說：中共所謂的「自由」，最「正確」、最「眞切」的了解，該是以「中共」的「解釋」爲準的話，很可惜，一來我並不認爲「中共」的解釋就該是無懈可擊的；二來的我恐怕沒有「義務」爲「中共」在海外爲之「宣傳」。三來，事實上，我對中共的很多政策，根本是不欣賞的。四來，我是中國人的一份子，直可對任何政權的作爲加以批判。五來，我卻認爲我的意見是以老百姓身份立言，對象是以全體老百姓的利益爲前題的。不像中共以「黨」的利益爲前題的。而假「人民」爲藉口和工具的。

澄清了以上的觀念後，那麽再來談中共所謂的「自由」，這「自由」是放置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條下的。

「舊憲」中沒有列出「通信」自由來，那並不是否認有「通信」的「自由」，只是「通信」不受管制而已。只是採取秘密的檢查。因此，在「舊憲」中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只是表示政府「管制」這些自由，更好說黨派「管制」這些「自由」。從這意義上，我們就可以從二十幾年來的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上，常有着不同類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和示威等，這告訴我們由於「管制」的人們有着「不同的思想」，更好用中共的習用語來說：是有着「不同路線」，所以就出現了不同的「自由」表現。

「自由」也者就是「管制」

同樣，「舊憲」中，沒有「罷工」的「自由」，基本上，那時的中共，所擁有「工廠」，以及工廠中的「工人」很少很少，少到不成一種氣候，雖然，中共口口聲聲以「工人」爲「當家者」，那只是一種口號而已。現在，工人多了，所以要控制，於是就有了「罷工」的「自由」——意即是「控制罷工」。

至於「舊憲」中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乃是對「居住」與「遷徙」有「控制」而已，現在的「新憲」中取消了這一句，乃是由於人民在居住上已經有效的控制成功，不須要再給予「自由」或「控制」了。這方面決不是我「一廂情願」地在推測，事實上，所有大陸的人民，在「居住」與「遷徙」上都是受到「管制」的，而這管制的結果，在大陸上已經流行了一個名詞，那就是「黑戶」。所謂「黑戶」也者，其相對的名詞該是「明戶」呢！所謂「明戶」，不是「光明不光明」的問題，而「明」到都列「明」在中共的「控制」之下。

相信前往大陸旅行和探親的人都知道，任何要到的地方都要「列明」，同時，「列明」的地方就不能不去呢！否則，麻煩就會來了。

最使我注意的卻是「新舊憲」中都強調了「人身自由」。從表面上來看中共卻是很重視「人身自由」的。這方面我可以有以下的了解。由於中共對「人身」不斷地加以侵犯，已經成了與「共產黨」同類的名詞，所以一定要在「人身自由」上大加標明，以「徵信」。事實上，一如我上面所說的「自由」爲中共來解釋的話乃是「控制」或「管制」的代名詞。

這絕不是我的推想，而是事實，這事實是由共產黨人所講出來的。那便是中共「十大」時，王洪文所強調的「反潮流精神」——不怕坐牢，不怕離婚，不怕逮捕……。由此可見中共的「人身自由」的內容一般。

對於「言論」和「出版」「自由」，在「舊憲」中沒有任何的具體條欵，但在「新憲」中，卻有了具體的條欵，那是列入「總綱」的第十三條中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羣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羣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在「以利共黨」和「鞏固專政」的目的與大前題下，我們也就知道「言論自由」的「大鳴大放」和「大辯論」，以及「出版自由」的「大字報」是怎麼的一回事了。

我不知道讀者們看了中共「新憲」中有關「自由」的條文有什麼感想，但對我來說，我只是覺得很有趣味。

「一條尾巴」露了出來

在中共「新憲」中，「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最後一條中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任何由於擁護正義事業、參加革命運動、進行科學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國人，給予居留的權利。」

我直覺地，這是任何憲法中列入「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範圍的岐出。

當然，我不是法律家，不了解這方面的內容，可是，把這上面的一段話列入「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相信是有其「無法安插」的困難，就索性放在這一「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了。因此就留下了一條尾巴，那就是這一條的開始，是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由於……」這一文字，反觀整個的「第三章」中，所有各條之開始，都沒有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的。如果以「新憲」與「舊憲」中所有開頭的文字來比較，「舊憲」中「第三章」的每一條的開始，都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來開始的，不過，都是連住「公民」的，不做單獨的用法，而「新憲」中的這一條則反是。

既是這樣，不加這一條，難道不可以嗎？既是加上了，我要深入地來討論分析它，看看它所代表的意義。

首先，從中共「對任何由於擁護正義、參加革命運動……而受到迫害的外國人，給予居留權利」一節。這明顯地是支持各國反政府的鬭爭，而這反政府的鬭爭的從事者，該是由中共認爲是「正義」的和合乎中共以爲的「革命運動」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受中共的支持的。假如在他們的「祖國」中，由於從事「正義」與「革命」而受到「迫害」的話，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就是他們的「大靠山」和「大後方」。

這方面不是我的推測，而是有書爲證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一半「燙金字」封面的「中越兩國人民牢不可破的戰鬬團結——越南黨政代表團訪問中國文件集」，所刊登的「聯合公報」中，有一段這樣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日益強大，對世界力量對比繼續發生有利於世界人民革命的變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極大地鼓舞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反對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的鬭爭。……近幾年來，在美帝國主義強化和擴大侵畧越南戰爭的情況下……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濶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有力支持以及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巨大援助……光輝地體現了中國人民對越南人民的戰鬬團結和崇高的國際主義情誼。」

又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一部「一半燙金字」封面的「中柬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和戰鬬團結萬歲——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和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文件集」，在其「聯合公報」中，也有一段話稱：「中國人民經過堅忍不拔的鬭爭而取得的進步和發展，都充分證明了中國人民掌握和深刻理解了引導他們不斷取得勝利的武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柬埔寨人民把中國人民的勝利看作是自己的勝利，並把中國人民和中國作爲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鬭爭的堅強後盾和可靠後方。」

從這兩段文章中，就可以明瞭了這一「新憲」中的條欵的意義。不過，在這裏要特別提出的是中共出版物的「燙金字」不是沒有深刻意義的。

其次，中共的這一段還有另外的一句：「對任何由於……進行科學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國人，給以居留的權利。」

這方面首先是對華裔而入他國籍的「中國科學家」說的。我的這一判斷不但是中共在過去經歷上有這經驗，同時，我們又可以看到近年來中共對楊振寧、李政道以及偌多的美籍華裔的科學方面的專家們的熱誠招待，就已經知道其所以然了。

不過，這裏只是「給以居留權利」而已。在我的了解中，意思是：並不須要這些「受迫害」的「進行科學工作」的人士們接受「思想改造」，當然更不受「公民的基本的權利與義務」的限制。只要求他們把「科學研究的成果交出，或是專心從事科學研究。由此可知中共在科學的研究上急需這方面的「外來人才。事實上，這一種「保障」靠得住嗎？無人能寫下「保單」的。相信「外國」「受迫害」的科學工作者都會知道的。因爲，中共卻忽畧了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生活方式」的問題。

然而，中共在「新憲」中，總算表示了一個姿態！很可惜，這一「姿態」，表示的並不高明。

但是，對於純是別一民族的「外國」科學家的話，恐怕不會由於「受迫害」而就前來中共所統治的地區的。他們之所以被稱之「受迫害」，那恐怕多是在政治思想上深受中共影響所致。更好說，又很可能在外國的科學領域中，在中共的利誘下，而從事「偸科學情報」的工作呢！這一「科學情報」偸竊的情形，在國際之間卻是很流行的呢！這方面只是我的推測而已，否則的話，一位科學家在從事科學研究上，如何會受到「迫害」呢！

這就是「新憲」中「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中，所露出的那條「尾巴」，以及我對這一「尾巴」所給予的解釋，是耶，非耶，中共最清楚，讀者們也可以自己去判斷呢！

葉劍英的老伙伴古大存

風雲人物

廖淑倫

在紅朝羣妖中以客家佬來說，最出風頭的人物，第一個就是以前常任共軍參謀長，迨共黨竊據大陸後，被封爲十大元帥之一及當過多年南天王，近日又榮膺國防部長的葉劍英，他是廣東梅縣的客家佬。其次要算到在廣東東江各地作亂多年，卒當獲選爲共黨中央委員，在葉劍英稱霸廣東時，則榮膺副省長兼民政廳長的古大存了，他是廣東五華縣的客家佬。占與葉拍檔多年，運用他一貫的凶殘橫暴及大刀濶斧的作風，不知屠宰了家鄉若干千萬他們認爲「反動」的民眾。

古大存別字斛咸，生於一八九八年，與葉劍英同年，如果不死，今年也有七十七高齡了。他出生於五華縣梅林約優行徑鄉，初就讀於安流三江中學，後於民國十年入廣州法政學校修業，他的天資相當高，筆墨和口才都很受長輩稱贊；由於在中學畢業時，成績優異，爲全班之冠，所以他鄉中全族的人，都認爲他大有前程，非池中之物。他的哥哥占柳春（字大同）博學多才，素有名士之稱，也自嘆弗如！故他離鄉晉省，投考法政學校，一切費用，都是出於古族的公嘗，無須家中負擔的。

古大存兄弟姐妹共有七人，他排行最末，乳名阿鑫，故幼年在鄉，人皆叫他阿鑫七。到他晉省求學的時候，他的父親已作古了，哥哥姐姐們，也嫁的嫁，娶的娶了，甚至他的大侄兒——即柳春長子——古公卓，也學人做官了，（做了一任本縣的區長）他的寡母對於她的寶貝「拉仔」，當然是特別疼愛的，愛子出門，不免老淚暗流，遇到愛子放假回家時，則喜慰無似，每每留大存在她寢宅，密語長談，雖深夜亦不讓離開；客家俗尚早婚，大存年未雙十，就已娶了妻子的；女人對於久別的丈夫回來，當然渴想他早歸閨房與自己親熱的，但大存在母親房中久談不出，眞把他的嬌妻焦悶死了！從一更挨到二更，從二更再挨到三更，到了她忍無可忍時，不得不硬着頭皮，大着膽子，走到家娘房門口氣忿地叫道：「你在你娘床上睡了罷，我不等你了！」這話給旁人知道了，一傳十，十傳百，後來全鄉人都作爲一個笑話。

民國十四年，黃埔軍官學校校長蔣介石先生，率學生軍東征陳烱明，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爲周恩來，戰地的地方行政長官，他有權任免，所以那時古大存就向周恩來活動，希望能榮任桑梓的百里侯，藉以光耀門第，不料他的同鄉宋青（也是梅林琴口鄉人），藉總工會頭子蘇兆徵作背景，同時兼託廣東農民講習所所長毛澤東幫忙，暗中力爭，古大存廉悉其情，只好知難而退，惟憤恨地對人說道：「好，我就不做爭屎吃的狗，讓那熱中的人去做縣長好了！」這話傳到宋青耳裏，他也不好意思再去進行了，結果是馬尾蒼蠅，一拍兩散，五華縣長職位，竟落到五華三元洞鄉紳溫屏南的手上。

不久，有魏宗元者，五華橫坡人也，由廣州奉命回五華組織農民協會，招邀縣中前進人士爲之協助，結果，古大存與宋青都先後應邀了；古宋二人，本是法政同學，因逐鹿縣長，而成爲仇敵，迨二人都參加農運工作之後，卒又化仇爲友了。

五華縣農民協會籌備處，初設於安流墟的東靈寺，迨縣農會正式成立，才移到五華縣城去，原址則讓給區農會。

蔣校長介石先生第一次和第二次東征，在情報、鄉導，和伕力各方面，得力於東江一帶的農民協助都不少，故蔣校長對於農運同志，印象甚佳。蔣氏到古大存鄉間梅林墟時，古與一些同志，曾請蔣校長及俄顧問加倫將軍暨周恩來主任等，進梅江小學休息，蔣氏於其時，也還對列隊歡迎的師生講過一二十分鐘訓勉的話；是日下午蔣校長率總指揮部高級官員及衛隊由梅林而抵達安流（相距只二十里），休息於墟後草坪的幾株大樹下，古大存等一班農運同志發動市民掛「歡迎蔣校長」，「歡迎黃埔學生軍」等大標語，並燃放炮仗，表示歡迎，使蔣校長不斷地對農運同志及四周圍的人羣含笑點頭，表示謝意！惟是晚總指揮部則駐節於距安流不很遠的棉陽馬路下張屋。

爲了農民協會想請領一二百枝步槍以組織農民自衛軍，故次日清晨，古大存與魏宗元及筆者三人，聯袂去求見蔣校長。衛隊官員引我們進到廳堂時，蔣校長正身穿黑長袍站在洗面架前洗面，見着我們時，便微笑點頭以示歡迎，及接閱我們的呈文後，一點也不猶豫，向副官手接過鋼筆，批示：「軍械處發給步槍二百枝」等字。於是，我們接過呈文便欣然告退了。

當第一次東征軍返師廣州之後，陳烱明的殘餘勢力，曾一度死灰復燃，五華農會因而受其摧殘，我們農運同志，都逃往海豐彭湃那邊去。當時海豐的農運，是由彭湃領導的，辦得有聲有色！我們五華農運同志八九人抵步見到彭湃時，他表示衷心歡迎，把我們當嘉賓招待；我們在那裏停留了個多月，除了吃好住好外，還有免費戲可看；那戲是農會爲招待該縣農民代表而開演的，名爲「白子戲」，演員全是十二三歲至十四五歲的男女童子，唱做技藝均純熟而出色，令人看起來別有情趣，聽起來，也特別悅耳，所以令人有百看不厭之感！

海豐縣農民協會附近，有座美侖美奐的新祠堂

，門口則掛着一塊藍底白字的「海豐縣婦女解放協會」的大木牌。我們幾位同志進去參觀時，那些青春活潑的婦運工作女同志，很大方而親熱地表示歡迎，不過裏面沒有什麼好看，我們進去一會兒就告退了。出門時發現石門框上有幾個指頭大的墨筆字，頗覺幽默好笑，上面寫的是：「解你褲頭——放我大砲」八個字，這好像是爲「解放協會」作的大門對聯，不知那些婦運女同志有沒有看見，如果看見了，又作何感想，筆者至今想起，還是不免軒渠一笑呢！

第二次東征軍肅清東江的反動勢力之後，五華農民協會又重整旗鼓，大振農運了。

在國民政府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之下，十五年春在廣州召開全國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規模相當盛大，聲勢煊赫一時，農工領導人員，成了天之驕子！那時古大存與筆者都當選爲出席大會的代表，晉省甫抵汕頭時，便有「省港罷工委員會汕頭分會」的主持同志招待我們食宿，並發給我們乘大輪船赴省的船票。抵達省垣向大會辦事處報到之後，便被請到設備完善的招待所作爲嘉賓來招待，並各發一大堆日用品如面巾、浴巾、牙刷、牙膏、香梘之類，此外還有鑄造精美——前鐫農會標誌，後鐫各別冧把——的代表襟章，另有寶豐金行贈的紀念章，大如香港五角的硬幣，質似赤金，一面是凸起的孫總理像，一面是精美絕倫的凸字總理遺囑全文。——以後開會，還常有大公司的捐贈各種禮物給出席代表，次數物品，均難憶述。

抵步的次日，受到空前盛大的歡宴於中央黨部禮堂，請帖列名的主家爲：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省黨部，省政府，市黨部，市政府共六大機關，其隆重洵屬空前而絕後！我們這般滿腳牛糞的農民代表，置身在堂皇華貴的大廳堂中，口享豐富的西餐，耳聽悠揚的西樂，眞有飄飄欲仙之感！

在開會半個月的期間當中，李立三、毛澤東、林祖涵、及陳公博等一般共黨分子或跨黨分子，都有登台大放厥詞，惟古大存以毛澤東其時正在專心致志辦農民講習所（地址在惠愛中路），故常於開會前後，與他親近談敘，談論發展農運的問題；筆者則以毛的湘潭國語，很難聽懂，故只充旁聽，未嘗與毛交談。古大存後來所以會與毛澤東合夥，而且脫離國民黨而加入共產黨，也就是導源於此。

大會閉幕之後，筆者投考軍校，從此便與古大存分道揚鑣了。當然，對於家鄉發生的事情及古大存的一切動態，我是可憑家信或同鄉人口中隨時獲悉的。

古大存從省城同縣之後，工作態度，變得異常積極，不久，召開全縣農民代表大會，結果，他當選爲縣農會的正會長，而宋青則當選副會長，從那時起，古大存與宋青兩個名字，就常常在縣人口頭聯在一起，同時也漸漸爲東江各縣的人所熟聞了。

古大存個子雖不很高大，但十分強壯結實，性格堅定而剛強，膽量見識，亦超乎流俗；他決心要做的事，便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和氣概！所以他領導五華農運之後，積極地實行打倒土豪劣紳和貪官汚吏，五華縣長對他多有顧忌，有關農民的事，事事都尊重他，不敢獨斷專行。

古大存對於地方上的豪紳，眞是深惡痛絕，一點都不放過，必要食其肉而寢其皮，然後甘心！舉例來說：附城胡田鄉的一個豪紳名張谷山，他恃姓大人多，又有財有勢，兼之讀過不少線裝書，恃才傲物；出入乘轎，轎後有個豬腰燈籠，寫着：「福建閩侯候補縣知事」字樣，所以雄視一方，橫行霸道。歷任五華縣長，到任時必先要拜候他，遇有事時向縣長提出，縣長便不敢不順他的意而行，否則，就怕在五華呆不下去。因此之故，所以縣人都目張谷山爲老虎，沒有人不怕他的！可是遇到古大存他就等於碰到大尅星了，他以惡霸的帽子套上張谷山頭上，將之扣留起來，囚禁斗室，無論任何人向他說情，他都搖搖頭置之不理，相反的，還要令他受飢渴、寒冷、及蚊釘虱咬之苦。過了兩天，張谷山實在抵受不了那種磨折了，苦苦哀求看守兵，給他紙筆，他就伏在地上，有氣無力地寫寫停停，寫了大半天，寫了滿紙的文字，內容無非哀求古大存會長老爺，寬恕他以往的一切罪過，恩賜有限度的刑罰，最緊要速賜飲食，維持生命等語；看守兵將字紙遞呈古大存，他看過之後，只是獰笑一下，一句話也不說，別人不知他的心意，他當然是胸有成竹了。

某天據報有部份雜牌軍隊駐五華邊境，古大存打算帶他的數百名農民自衛軍去包圍繳械，先一日命部下大宰剛鬣，準備先行勞軍，鼓勵士氣，用若干大鍋，炆煑豬肉；晚間，所有部隊官兵息燈就寢之後，古大存命兩名最親信的衛兵，提張谷山去廳堂問話；這是張谷山日夜在盼望的事，以爲古大存肯給他見面，總算有個哀求的機會什麼的，不料行到廳中時，見古大存站在一張橫桌的後邊，先用左手出示張谷山寫的文字，獰笑地問：「這是你寫的嗎？——寫得不錯，你眞會做文章！」旋又接着說：「你把手攤出桌上給我看看！」張谷山不敢怠慢，隨把兩掌攤在桌上，突然，出人意外地，古大存出其握着大屠刀隱在屁股後的右手，一刀就把張谷山兩隻手掌斬下，旋又砍他的腳，並說：「你這狗腿行衙門行得太多了，該斬該斬！」這時張谷山倒在地上，古大存斬得性起，就把張谷山的頭也斬下，然後命令那兩個衛兵把整個屍體劏開，並剁成一塊塊地，用水冲洗一番，然後雜入煑豬肉大鍋中，把他炆爛。

次日清早，官兵數百人，一齊在一個大草坪中食早餐，每一圍枱，都有兩大盤炆爛的豬肉，大家高興非凡，大快朵頤！

古大存站在高處，對官兵訓話，畧謂：「你們大家今朝可痛痛快快地吃一頓肉，吃飽了我們要奮勇去包圍敵人，把他們的槍械，掃數繳來，凱旋後，我還要犒賞你們！我告訴你們：今天吃的肉，不單是豬肉，其中還有老虎肉，你們吃了老虎肉，應該特別勇敢，一定能打勝仗的！」

、官兵們聽了古大存的話，都滿腹狐疑，不知他說的老虎肉是從那裏弄來的，以後也不知到什麼時候，他們才得到明白的解答。

古大存以後在五華及東江各縣，製造了許多禍亂，宋青雖然一直是做他的拍檔，可是他是一名短小而柔弱的文士，根本就沒有作用的。關於古大存的事跡，還有很多很多，限於篇幅，只好等待以後有機會時，再續寫了。（七五年二月一日於九龍）

最近發生地震的遼寧

胡蓁之

由天怒人怨所導致的天災人禍，顯然時時刻刻都在威脅着中共暴政血腥統治下的大陸各地！儘管那些報喜不報憂的中共喇叭筒，對最近發生大地震的遼東半島所遭受重大災害的情況，諱莫如深，但據東京氣象局二月五日報導稱：中國東北於昨（四）日下午八時卅七分發生一次劇烈地震。地震中心在遼東半島南部沿海一帶，強度爲力特級數的七點六級，表示損失嚴重。否則北韓共黨頭子金日成，不致向中共發出所謂「慰問」電的。其電文說：「平壤官員已經聽到消息，說遼寧省南部的營口及海域地區，二月四日發生一次強烈地震，特此慰問。」

遼寧舊稱奉天，以「奉天」二字，含有帝制的意味，顯然不適用於青天白日之下，乃改稱今名；亦取遼域安寧的意思；簡稱曰遼，別名遼東。又因在山海關之東，名曰關東；合吉林、黑龍江二省，則稱東三省，或稱關東三省。抗戰勝利，東北光復後，曾一度劃爲九省，故又稱東九省。

遼寧在古代爲青、幽二州之域，戰國時屬燕，漢時爲遼東、遼西、玄菟三郡地，晉時爲慕容氏、馮氏所據，隨後入高麗。唐初屬安東都護轄地，後入渤海；宋陷契丹，爲其東京南京地。其後又入女眞、蒙古；明爲遼東都指揮司。清初設奉天府，後改奉天省；民國十八年又改省曰遼寧。其地東北界吉林，北毗黑龍江，西北一隅接外蒙古，西連熱河，西南隅連河北，南濱黃、渤二海，東南則以鴨綠江界朝鮮（即今北韓）。

遼省面積約八十六萬五千方里，東西相距約一千三百里，南北濶約一千八百里。該省人口比吉、黑爲多，遠在「九一八」以前，已達一千六百餘萬人口，戰後雖未調查統計，卻至少達二千萬人以上。

論形勢，遼寧居關東首衝，屏蔽中原，聯絡吉、黑，北顧蒙古，南控朝鮮，既扼陸路之要，復當海疆之衝，治內防邊，均關緊要，爲我國東北險要之區，莫過於此。民國以後，河北、山東各省居民，相率出關，人口激增，以致遼域之沃壤逐漸開發，大豆高粱之產，煤鐵森林之用，日增月盛，取之不竭；是故又成爲物華天寶之區，而爲朝氣蓬勃之地。所謂遼寧者，其東北之形勢，而我國最有希望之省也，惟自甲午以後，海疆險隘，迭爲強敵佔據；內陸要地，又被殖民屯兵；路礦森林之權，多爲他人攫去，財富又與人共之；金甌玉缺，主權已不堪問。而日人野心未戢，猶不以此爲滿足，竟又冒天下的大不韙，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無端尋釁，不崇朝而全省被陷；其後更導致「七七」蘆溝橋事變！

遼寧省境的氣候，在東三省內較爲溫和的一省。但它與東南沿海各省相比較，則相差很遠。北部的洮南縣一帶，最爲寒冷，南部沿海岸附近地區，較爲溫和。溫度在隆冬時，有降至華氏二十度以下，盛暑則不過九十度罷了。

遼寧省的人文習尚，似乎跟黑龍江省雖大同小異，可是這兒的居民，在種族方面卻沒有那麼複雜。大致上分析起來，有漢、滿、蒙三族，滿族本來是當地的土著，自從清室入主中原之後，滿族多半隨之移居內地；復以漢滿通婚的結果，純粹的滿人，現在遼省境內，僅能佔十分之一而已。漢人多半因爲開拓滿洲而來的冀、魯、晉各省移住到那兒的人民，約佔全省十分之七、八。蒙族則大多數都在洮昌道北部，其人數約佔十分之一、二。此外，在鴨綠江流域，尚有少數的韓人，內部各都會，則有少數的回教徒；南滿沿線，也有少數的日本人，雜居其間。

在俗尚方面：漢族大都從事農墾，兼營商業，由於他全係來自關內的華北數省，因此，他們的性情樸厚爽直，守份循禮。滿族當清室時代，坐食廩粟，習於懦惰；其與漢族通婚後！多半與漢人同化了。蒙族則質樸勇猛，絕大多數以游牧爲生活。對於語言方面，漢、滿二族，通常使用北方官話；蒙族則通用他們固有的方言；回族亦與內地的回人相同。

至於遼省的物產，因爲鼎革以還，內地移民接踵而至，以致遼域的沃野盡闢，物產日增月盛，成爲物華天寶的富饒之區。

遼寧的省會瀋陽，在秦代以前爲肅愼氏之地；自漢迄唐，屬挹婁國，後爲渤海瀋州地；元屬瀋陽路，明置瀋陽街；清太祖自遼陽還都於此，稱爲盛京，世祖入關後，置奉天府尹與盛京將軍守之，康熙三年，附郭置承德縣；光緒間裁府尹，設知府；宣統間裁承德縣以府直轄其地；民國初又裁府置承德縣，後改承德府爲瀋陽。扼全遼的中樞，握北寧、南滿、安瀋、瀋海諸路的交點，聯絡吉、黑，控制蒙、韓，遠帶滄海，屏蔽幽燕，形勢之雄，冠於東北，關東政治、軍事之樞紐，東三省第一大都會也。

瀋陽地當遼河之陽；城瀕渾河北岸，城有內外兩重，內曰內城，雉堞巍峨，爲官署林立之地。外曰關牆，環以土俄，爲商業繁盛之區。城西爲商埠，乃日、俄戰後所開闢；街衢整齊，市肆有日臻興盛之象。再西爲日本租界，規模宏敞，建築新穎，南滿車站及日本諸商行所在地。民國十五、六年間，瀋陽察政廳，曾經把四郊之地，劃爲商業、工業及軍用地帶，設立兵工廠，飛機場、紡紗廠等，計劃宏大，業務一度突飛猛進！行見瀋陽新都市，其繁榮的程度，實不讓於津、滬大埠呢。所謂「九一八」之變，日人即起釁於此。瀋陽之南，即渾河南岸的「蘇家屯」，爲日本人所經營，據南北安站，安瀋及撫順支路，都在此聯絡。中共「文革」期間，宋任窮與陳錫聯指揮反毛派，在瀋陽包圍毛派大本營。

居瀋陽西南面的遼陽，秦時置遼東郡，漢代仍之；晉以後入高麗；唐克高

麗，置遼州，遼時始置遼陽縣，爲東平郡治；尋升爲南京，改爲東京；後又置遼陽府；元改爲路，明廢縣，置遼東都指揮使，海初又置遼陽府，並附郭置遼陽縣；旋移府治於盛京，改爲奉天府，而縣治仍舊；康熙間升縣爲州；民國仍改州爲縣。城沿南滿鐵路東方，瀕太子河南岸，東倚崇山，西拓平原，扼瀋陽咽吭，綰遼左通道，自昔稱關東重鎭。淸光緒三十一年，中日東省善後條約，開爲商埠；自中、日雜居條約協定後，更爲日人總滙之處，雖貿易未甚發達，而交涉之繁，爲遼東之最。其南首山，日、俄之役，爲一激烈戰場。附近頗饒礦產，北以烟台煤礦，南以鞍山鐵礦，最爲著名，都是日人所經營的。遼陽東北八里，有「東京城」建於淸初天命十年，爲淸初舊都，早已頽壞，猶有滿人居之。

最近發生地震的營口，地瀕渤海，扼遼河之口，當閉關時代，這裏原是游牧民族張幕而居之地，狀如軍營，因曰營口。其地本名沒溝，舊時有鎭海營駐此，因稱沒溝營；適當遼河入遼東灣之口，故又名營子口，簡稱營口。淸咸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依中、英締結的天津條約，代牛莊關爲商埠（牛莊在海城西北，位營口東北，有城，淸咸豐八年，中英天津條約訂開牛莊爲商埠，本在於此；後以停泊不便，改至營口。而條約所載，未能更改；於是名義上仍爲牛莊，而事實上，則在營口）。當時專賴遼河水運，爲關東三省內部貿易的捷徑；滿洲土產，海外洋貨，均萃集於此，商務之盛，冠絕關東諸埠。惟每屆冬季，遼河冰凍，航運斷絕；且港泥沙充積，商輪出入不便，未免爲交通上的缺點。

宣統元年，曾置營口廳，初屬奉天府，後直隸盛京省；民國改廳爲縣。位在遼東海灣內東北岸，南滿鐵路與北寧鐵路的支線交會於此。市街分二部：東曰東營子，爲外國租界，西名西營子，爲我國商店薈萃之處。自大連租給日本闢爲自由口岸後，貿易遂大受打擊，今不特遠遜大連，且亦不及安東了。對岸「田莊台」，瀕遼河左岸，據北寧路支線，倉棧林立，繁盛日臻。

旅順位於遼東半島的尖端，即日租關東州首府所在地，（遼東半島南端，東起貔子窩，中經普蘭店，西迄西中島，爲日本租界區域，日人稱之爲「關東州」）。高山四圍，深灣中敞，港口有黃金山，老虎尾兩山相峙，形勢雄偉。我國於前淸光緒六年（公元一八八〇）建築要塞，稱北洋第一軍港。甲午之役，被日軍所侵佔，以馬關條約與遼東半島全部，割予日本。後以俄、德、法三國出面干涉，我國乃收復其地而賠償金錢。旋俄人以德國租我膠澳，亦強租此地與大連，訂期二十五年。迨日俄戰後，轉讓租給權於日本。日人得此，乃銳意經營，以爲控扼黃、渤二海的根據地。租期屆滿後，因爲我國民誓不承認的二十一條要求，而強欲展期九十九年。抗戰勝利後，又爲俄軍所佔據，作爲遠東軍港。

至於大連，位在遼寧省東半島的南部，旅順口的東北部，南滿鐵路直達於此。貿易繁盛，稱關外第一大市場。地濱黃海，成一大灣，名曰大連灣。長山、光陸諸島，屏列於外，三山島峙於港口；內有湖水套、河套、紅涯套三澳，都可作爲蔽風港。水深廣而不凍，可容三萬噸的巨艦，爲遼東半島的第一良港。甲午中日戰役，日軍一度佔據大連；和議既定，復還中國。旋於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與在大連西南面的旅順，同時租借於俄，租期皆爲二十五年，日俄戰後，又連旅順續租於日，本名青泥窪，日人租借後，始改名大連，政權均操於日人之手，我國置有大連關於此。抗戰勝利後，同旅順一併由俄人佔據。

遼寧南部的安東，在鳳城縣的東南，唐時地屬安東都護府，明代屬鎭江堡，淸始置安東縣，屬盛京省鳳凰廳；城據鴨綠江下游，與朝鮮的新義州隔江對峙，形勢險要，舟車四達，夙爲中、韓要衝，遼寧省南部的第一門戶。自日本築安瀋鐵路，以聯絡南滿幹線，復架鐵橋於鴨綠江之上，以構通朝鮮境內的鐵道；中、日兩國間的交通，雖云便利，要皆爲日本經營滿州的機關，對於我國主權的損失至深且鉅！其地以中、美、日通商條約，開爲商埠，以水陸交通之便，商務日臻繁盛，抗戰前就已駕營口而上之了。縣東約二十五里的「九連城」，隔江與朝鮮諸山對峙，形勢險要，甲午之役，我軍即敗於此。

大東溝在安東西南沿海，爲鴨綠江的一港。與安東同時闢爲商埠，夙以木材集散地著名。舊時東邊百貨，亦咸萃於此。近以港口淤淺，輪船的寄泊，頗成困難，木材貿易，多爲安東所奪，此間商務，遂形衰落。其西「大孤山」，瀕洋河口，港寬水深，可舶巨艦，中、日之戰，北洋海軍，即敗北於此。更西「花園口」，當日、俄之戰時，便是日本海軍登陸之處。

在安瀋鐵路線上的鳳城與本溪，也很重要。——前者據靉河上游，扼安瀋的中樞。漢時爲玄菟郡地，晉屬平州，唐時渤海大氏據之，爲東京龍原府；金時屬城縣地；明爲鳳凰城堡，淸爲鳳凰廳，屬盛京省，民國改廳爲縣，尋又改稱鳳城。其地前臨鴨綠江，背枕摩天嶺；當自遼寧入朝鮮的孔道。淸中日、日俄兩役，均以此地爲戰場，光緒三十一年，闢爲商埠。後者的土名本溪湖，原爲遼陽、興京所轄之地，淸光緒三十二年，始折置縣治。城瀕太子河上流，安瀋鐵路通過之，日、俄之役，兩軍嘗交戰於此。縣境東南部，爲摩天嶺環繞，山嶺重疊，地脈磽瘠。爲礦產極富，設有著名中、日合辦本溪湖煤鐵公司，採牛心台一帶之煤，掘域廠附近之鐵，產量殊豐，惜實際利權，早年均操於日人之手。遼寧西南面的錦縣，在義縣之南，遼時曾置永樂縣，爲錦州治；元省縣入州，明置廣寧中、左二屯街，淸康熙間改置錦縣，屬廣寧府；尋改廣寧府爲錦州，以縣爲府治，宣統間裁縣，縣地直轄於府；民國廢府，仍置錦縣。其地與熱河省接壤，介大小二淩河之間，當北寧路中樞，內障幽燕，外控關東，爲軍事上必爭之地。民國三十七年二月，筆者隨軍登陸葫蘆島，防守錦州城。

葫蘆島在錦西縣的東南，突出渤海，以形似葫蘆故名。全島斜峙海中，西以低窄的土頸，與陸地接連，實際成一半島；惟自東面觀之，土頸爲海岸遮蔽，儼然成爲島形。南岸由獅子頭與高梁垜環抱，成爲連山灣，冬不結冰，稱渤海沿岸第一良港，即開築商港之處。早已積極經營，建鐵路以通北寧，築堤防禦海濤，爲實行開港前之預備工作。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58 陳銘樞與羅翼群

據「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陳銘樞表示：當前高等學校的領導方面，多半是靠黨、團、工會這「一條鞭」進行工作。陳銘樞認爲機關中的黨組與學校中的黨委有很大區別，他「主張取消學校中的黨委制。」陳銘樞認爲文教界黨內負責同志中有不稱職的，應加以撤換；共產黨員不僅應在非黨人士中找朋友，還可以找到老師。陳銘樞說：「對於一些有關方針、政策性的問題，要同黨外的負責幹部共同商量。」

從陳銘樞這些話中，可知不少「黨內負責同志」是不稱職的，而共黨是不肯和非黨人士交朋友，雖然非黨人士可以做共黨的老師。而且，那些非黨員的「領導幹部」，根本不能參與討論有關方針和政策性的問題。

筆者在大陸多年，所見的「黨員」大都無德又無才，卻高高地騎在人民頭上。例如「粵中法院」的「庭長」盛芳彬，他連自己的名字也幾乎不會寫，卻成爲「領導幹部」。他的「愛人」則整天躲在房中奶孩子，而享受着比「臭知識分子」高得多的待遇！在這情形下，共黨怎能不殺錯人，並且搞到「天下大亂」呢？

陳銘樞又說：「今年某些學校的行政領導人，在評級時玩弄國務院關於評級的指示，對老教授說：評級以德（進步）爲主，資（資歷）是參考；對青年教師說評級德不必論（認爲都是進步的），才爲主，資次之。同一個指示，會有兩種不同的解釋，眞是大笑話。」

共黨這種「同一指示」，兩種解釋的現象，實在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例如「三反」時，共黨在報章雜誌上公開表示：不准刑訊逼供，並制成「法規」。事實上卻唆使和縱容共幹打人。筆者當時曾向「領導上」反映，但「領導上」卻說：「根據內部指示，群眾這樣做是正當，我們不可向群眾潑冷水。」筆者還因此事，被指斥爲「立場不穩」、「同情老虎」！

在「統購統銷」期間，共黨公開宣稱：每一農民，應留下足夠之「口糧」，卽平均每人每月五十斤穀。事實上共黨定出的「徵購指標」，則是盡量向農民搜刮。餓死人事小，不「完成任務」事大！那些忠實地向「上級」反映農民痛苦的共幹，必被鬪爭；而那些不顧人民死活，「超額完成徵購任務者」則有獎！

陳銘樞認爲毛澤東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難寧，察而難周」，因此「影響到察人聽言，決策定計的睿斷」，以及在政策上的畸輕畸重，失緩失急。」

陳銘樞指出毛澤東「好大喜功」，說毛「爲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之下，輕於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的固有地位。」

陳銘樞還指出毛「輕信幹部的虛假彙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緻的研究，卽作過激的決定。」

陳銘樞指責毛澤東多接近「趨附之輩」。這種人「來自舊中國的某些上層人士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蠹充斥，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

陳銘樞還公開指責共產黨派「警衛員」跟隨他，實際上是監視他。陳銘樞批評毛澤東不察國家大事，不聯繫工農群眾，不知民間疾苦，不關心知識

國際機場

近期電影中有兩齣跟風之作，倒有分析的價值，那兩齣電影：一是環球公司出品，積火邁導演的「國際機場一九七五」，一是國片獨立製片朱牧導演的「花飛滿城春」，前者是近期流行的西片中的災難大製作，與「皇家船爆炸記」、「鐵金剛智擒刼機黨」同一類型作品。後者卻是李翰祥式說書故事的同類型作品。

「國際機場一九七五」所以不同於一般流行式災難巨片，就是不採用暴徒刼機、炸船作爲悲劇壓力，而是純粹由於天氣加上機械突變引起的壓力，因此它對觀眾引起的，不是人爲的絕望而是充滿救人自救的勇氣的故事，它與前些日子在本港上映很賣座的「海神號歷險記」有多少共通的精神。如果寫影評的人，只用戲劇效果衡量它的得失，甚至將「皇家船爆炸記」的戲劇效果來與它比較，那是多麼不公平的。談戲劇效果，最好與故事內涵相混來談才有意思。

「國」片故事，寫一艘載有百多名乘客

駛的小型私人飛機。兩架飛機同樣在惡劣天氣中迫降鹽湖城國際機場，駕私人飛機的鉅商因爲心臟病發作，小型飛機失掉控制，撞向巨型珍寶客機的機頭，正機師重傷。副機師慘死，飛機靠自動飛行系統暫時可飛行，但因爲飛機繞圈子的地勢正是多山的地區，最高的山達一萬呎，航空公司當局，只得派專家到指揮塔指揮一空中女侍應生進入駕駛執行急救工作，一面派直升機將另一機師從被撞破的飛機頭進入機內繼續執行駕駛任務

分子。陳銘樞對那些趨附共產黨的「進步人士」加以嘲笑，認爲這種人寫的文章是「出於秘書」之手，言不由衷。」

陳銘樞說，中共派員混到各「民主黨派」內工作，「只會做成隔閡」，「黨員參加民主黨派的工，爲專制王朝稍有頭腦的政治家所不取。」

陳銘樞還指出，共黨常派「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到各地「視察」，事實上這種「視察」是什麼也看不到的，因爲「政府事先佈置好了，得不到眞實材料」。

由陳銘樞之言，可知到大陸「觀光」的人，更加看不到什麼。卽使看到，也不敢說出來。記得有一次，羅翼群曾到各地「視察」，然後說：「廣東農民已餓死邊緣」，希望共黨對農民的痛苦予以注意，可是共產黨不但不知悔改，還「發動」農民，向羅翼群「示威」！

本來羅翼群提出「餓死邊緣」的話，是對共黨的忠告，對農民的善意。農民自然是歡迎的，決不會反對。然而，在共產黨「發動」之下，竟然有一群所謂「農民」，向羅翼群乘坐的車子襲擊。在「群眾」向羅翼群「示威」時，共幹假扮好人，對羅翼群說：「快鑽入痲包袋內，否則群眾會打死你！」羅翼群被迫躲入痲包袋中，而「農民」則向車子擲示塊。

陳銘樞還說：「我看斯大林將來要變成一文不值。」陳銘樞指出：「匈牙利事件是在斯大林主義者統治下爆發的，是人民自發的政治運動。」

目前的中共政權，比斯大林時代更專橫、更暴虐，因此大陸同胞紛紛向外逃亡。本港政府在壓力下，把難胞押解回大陸。這自然是難胞的不幸。無而，難胞在逃亡無路之餘，肯定會將逃亡的決心化作反抗的力量。據說十萬大山之中，已有三個反毛組織：一個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一個是前「紅衞兵」領導的，還有一個是反毛的共軍領導的。人民不能逃亡，便要起義！



七五與「花飛滿城春」

林巽

救的精神及由這種精神帶出的緊張效果。

「國」片沒有「冰海沉船記」的眞實感，但所介紹的進步的科學技術的確給苦難中的人帶來希望的經驗，至於查爾登希士頓與南施的愛情關係，「驅魔人」的女童蓮黛琵雅飾演一位患腎病的女童，都是爲了加重搶救時人與人的關懷及搶救時間的急切產生的戲劇效果而鋪設出來的。「國」片不如別的災難電影有那麼多複雜的情感矛盾，有的只是人到了莫可奈何時接受現實的勇氣，以及特別突出「人定勝天」的理念，在災難過程中，並沒有任何奇蹟出現。除開戲劇效果不十分理想外，它應列爲同期中內容健康的一部電影。

朱牧導演的「花飛滿城春」不論佈景、人物造型、說書故事風格，甚至骯髒的色情變態鏡頭，都酷肖過去李翰祥導演的作品，朱牧的說故事本領畧遜於李翰祥，但喜劇效果比李翰祥的作品喜劇效果較佳，對人物刻劃方面也勝過李翰祥的地方。並且不如張曾澤的作品那樣喜愛使用大堆的「他媽的」那類下流對白。

「花」故事主要骨幹是二個故事，然後像天女散花的編織不少卽與人物的小際遇，第一個故事寫孤寒財主病逝，這是上一輩中國人最熟悉的古老故事，電影中將兩個故事合爲一個，前段寫孤寒財主逝世前望着浪費燈火而死不瞑目，後段寫財主死後，兒媳刻薄母親，於是女兒女婿製造假元寶背心以騙母親爲兒媳。於是三個兒子與媳婦，紛紛對母親大加奉承。卽使電影藉用民初背景，加上現代的什麼能源缺乏，及電風扇吹死人的意外，但整段故事並沒新意。倒是故事中間突出一些閒筆，如看小戲班上演時場務員頻頻收費，以及開首駕私家車的富人兒子竊偷的戲，不但有趣，也有一些反映人性弱點的地方。

「花」片的第二個故事，寫一個租人力車的老板，沉迷於賭字花，妻子卻與青年人力車夫偷情，故事的街景有一家妓院，於是電影便穿插一些色情鏡頭加上什麼賣處女初夜權的情節。整段故事，都只將嫖、賭、偷情炒成一碟，並沒什麼新意。中間有一段分岔出來的閒筆寫一個財主流浪到南方，到了山窮水盡時初學拉洋車爲生，笨手笨腳，脾氣又暴燥，使顧客大吃苦頭，這一段滑稽戲，效果很佳。但並沒有第一段的諷刺性，意識方面也不是健康的。

李翰祥電影式民初街道，顯然是藝術匠人有意塑造一個代表沒落社會的縮影，說它是沒落社會的展覽會並不爲過。不過藝術匠人在那展覽會中強調整個社會所有的，不論幹邪門或正業的，都是智能很低，沒有希望的人種，那是大有問題的。要是能夠強調出現一些充滿希望的一代，那個環境的構思，例有使人充滿人情溫暖之處，因爲每一個家庭、店鋪內層，都強烈地帶出社會性與時代性，不失爲一種統一風格。

它與美國西部片的小市鎮，可有同樣的感染作用，美國西部片中人物中，都必然有摯情的一面，筆爲認爲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不論你拍的是喜劇或悲劇，都不能用全盤醜化了的人物來構成整個社會的活力。回頭說：「國際機場一九七五」那百多人困在一個機艙中的環境，可以看出每一個人心靈深層，都有根本的困惑，在飛機出事後不必說，在飛機出事前，可以從人與人互相關懷中，透出人與人之間的善良本性。譏諷與同情混在一起，並沒有削減了戲劇效果。反之，着意將一個大環境中的人完全醜化，也不見得就是表現娛樂性的唯一方式。如果用寫實筆觸來寫一個民初時代環境的電影，至少大部份人都應該是純樸老實的，只有少數是壞蛋，它與西部片的小鎮時代，基本精神應該是共通的。



蠱惑乒乓

林定

據美國波特蘭合眾國際社十一日電，美全國乒乓球協會透露：中共乒乓球隊最近在美比賽，將牙膏塗在乒乓球上，並在此次世界職業球員比賽中奪得冠軍。該會宣佈，由於美國方面認爲中共塗牙膏在乒乓球上是犯例行爲，因此決定取銷其冠軍資格，由敗於中共的西雅圖隊獲取冠軍榮銜。

這則新聞，相信左記看了，定會啼笑皆非。不知美國佬攞景，抑或有心整蠱中共，特於這天發表此段醜聞，因爲同一天，合眾國際社加爾各答（十一日）電，報導中共乒乓球隊在印度舉行的第三十三屆世界乒乓錦標賽中，獲得男女團體雙冠軍。此間左報以頭條新聞刋登，左派專欄仁兄與主筆先生，惟恐拍遲了馬屁，加油加醋大吹一輪什麼「乒乓友誼」，說中共把友誼放在第一位，特別是與印度人民的友誼，比賽是其次的。他們似乎忘記了數年前「解放軍」在麥克馬洪線上與阿差打個你死我活。可見，朋友與敵人的界線，是隨着中共統戰目標而變化的。

中共打蠱惑波並不出奇，去年中共足球隊在本港比賽，爆出一場街知巷聞的放水波，幸好，「自動」放水的是左派頭控制下的香港隊。中共僅在幕後出術，因此醜聞才掩蓋起來。這次中共不能過骨了，美國佬不賣賬，他們向全世界宣佈中共乒乓隊出術醜行，對中國人來說，眞是奇恥大辱，因爲中國人向以刻苦誠實稱譽於世界乒壇稱霸，所有精銳都遣往印度，而美國的好手當然也不會留在國內，自信派一隊「流嘢」前往比賽，也會取勝。萬一正道不能取勝，大可運用久經訓練的旁門左道騙呃鬼佬。要是他們不太過迷信邪道，派出過氣皇牌李富榮、徐寅生、丘鍾惠之流前往比賽，縱不羅通掃北，也不會鎩羽而歸，更不會弄出醜聞。莊則棟這個「體委」新貴的腦袋，可能被毛澤東的反潮流思想搞得一場胡塗。

中共在體育道德與競技上，向來掛羊頭賣狗肉，打着「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統戰牌，卻不擇任何手段爭取錦標。他們對外宣傳：「中國運動員認爲比賽中的勝負是暫時的，友誼是長存的。」對內則嚴酷地要求運動員必須「爲國爭光」，奪取錦標。身爲中共「國家運動員」，表面看來，他們確是幸運的一羣，衣食住行凌駕大陸八億人民之上，而且可以坐飛機出國開開眼界，過過資本主義生活。實際上他們是最痛苦的一羣動物，他們受精神（思想）和肉體壓力，非常人所能想像。在中共眼內他們並不是人，他們是可憐的奪標工具。例如廣東籍的最輕量級舉重家陳鏡開，他雖然替中共打破了五次世界紀錄，除了第一次能獲得短暫名譽感與快樂外，以後的生活則陷於痛苦中，不知流盡了多少血和淚。中共要他在國際公開賽中，不論什麼世界青年運動會、國際大學生運動會，都要打破自己所

隊相等，最後一仗是容對日本冠軍星野，誰勝了便奪得團體冠軍。結果星野敗了，日本教練會當場打了星野兩記耳光。容國團事後對人說，若果他打輸了，他無路可走，唯有自殺。因爲教練傅其芳對他說，絕不能辜負黨和「毛主席」的期望，一定要爲國家爭光。你輸了，不但毀了自己，也毀了我們。容國團贏了，但光榮卻歸於黨和「毛主席」，他與傅其芳僅能苟安一時，「文革」時便雙雙湮沒了。

中共的乒乓球訓練，把運動員當作機械人。他們把球員分成兩等級，一爲「攻擊」球員，又稱殺手，另一爲「防守」球員，又稱靶子。前者技術較優，有資格代表對外出賽；後者永無資格代表對外出賽，他們的任務是「陪太子讀書」，專門負責「救波」給殺手抽削。此種「機械人」式訓練，可使名不經傳的乒乓新手球技驚人，他們這次在印度的比賽中，竟能在接近地面揮拍令球急速旋轉攻過對方，使對方無從還擊。這種打法，連美國乒乓冠軍史米勒也說他從未見過，可知中共的訓練是處心積慮的。

此次中共乒乓隊在美國用牙膏塗在乒乓球上，決不是在美國比賽時一時心血來潮才用上。相信在大陸訓練時已長期採用了，令他們球員習慣在潤滑的乒乓球下作戰，一如英國的足球員善於在濕地下作戰一樣。中共這種邪道使倆的確犀利，牙膏已經夠滑了，再加上手汗，打出的乒乓球，勢必像濕水欖核一樣，即使對方的球技如何超卓，若果不經訓練，怎也不能抵擋得住。不過，邪不能勝正，中共的旁門左道，逃不過美國人民雪亮的眼睛，變成偸鷄唔倒蝕了把米。若果他們眞的本着「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體育精神，在美國，絕不會出貓給中國人丟臉；在印度，也不會出現中共女子單打冠軍胡玉蘭被蘇聯女選手佐莉泰擊敗後，哭喪苦臉無限傷心，在教練和隊友攙扶下蹣跚離場了。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鮮血染征衣

·寒梅·

當年第一次穿上軍衣的情趣，如今記憶猶新。

在雲南入伍時，發的是平布新軍衣，後來送去印度受訓，加入遠征軍的行列，和同盟國軍隊併肩作戰時，才將平布軍衣換上美式裝備的羅斯福呢，出國前後兩種不同的征衣，免不了有兩種不同的感受：

國內發給的新軍衣，雖是平布質料，但在國家多難之秋，國家給與青年軍的待遇，可說是非常優厚的了。因此，同學們穿上軍衣的第一日，個個都是神氣十足的，不斷的互相舉手敬禮，眉飛色舞的，以自己成爲一個青年軍的戰鬪兵自豪了。

由於軍衣是大批製發，事前根本沒有經過量身裁剪的程序，只是區分的特號、大號、中號，三種號碼。軍需上士分發的時候，雖然容許同學們互相情商合適身材的交換。當然有很多同學領得合身的軍衣，也有不少的同學高不成，低不就，肥子穿起來如同新潮女子的緊身米腹裝，凹凸分明，苗條的同學穿起來，如玉樹迎風，有的矮子穿長裝，又是衫長其帚也，

乒負起了「盲公竹」作用。中共與美國關係改善，乒乓的功勞不可抹煞，那時中共派出他們的皇牌征美，橫掃全美，美國人在驚訝中國人的乒乓術之餘，覺得中共眞的「強大」起來，對它另眼相看，因而加速了老尼早日到北平食塡鴨、喝茅台。

此次中共在美出醜，可能低估了美國的乒乓實力，認爲美國乒乓未躋上世界水準而有所輕視。同時在此期間，剛好世界乒乓賽在印度舉行，中

標」了。這還不打緊，最慘的是失敗時的一段日子，迭遭黨委與教練的冷峻批評，以及自我檢討的思想鬬爭，無刻不在痛苦、失眠、恐懼中渡過。又如由香港回歸大陸的乒乓好手容國團，雖然他第一個替中共奪得世界乒乓男子單打冠軍榮銜，但他最恐懼的時刻，是在北平舉行世界乒乓球賽，他代表中共男子團體組出賽（另外的是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與日本隊爭霸。因容的失敗，使積分與日本

堂上上了「裁剪」的一課。

値星官首先說明軍人的雙手是萬能的，軍人的雙手是無難不克的，然後在黑板畫出軍衣的式樣，顯示修長修短，放寬縮小的方法，有扳有眼的，講解要領後，每班發給一把剪刀，每人發一個針線包，就規定同學們在課堂上開始剪裁縫針的作業。一小時過後，大家穿將起來，果然是似模似樣了許多。同班的梁樹仁同學，手指被針刺了幾下，一面雪雪呼痛，一面喃喃有詞說：「一針一線一滴血，未曾上陣就鮮血染征袍，怎不長使英雄淚滿襟……。」

後來一起出國遠征印度，換上美式裝備的羅斯福呢軍裝時，梁樹仁還將那件自己鮮血染過的征袍，珍藏在身邊。他說：勝利凱旋時，將是贈送給愛人最珍貴的獻禮呢！

永不死亡的愛

……亞劉……

同事黃君回到辦事處，面色深沉，欲哭無淚，我問他可是不舒服？這一問，他竟放聲大哭，同事驚奇，全體圍攏來安慰他。原來父親過世。我問他父親多少歲，答「七十四歲」。

十五歲女生，被學校功課所逼，竟投繯自殺。父母均爲教師，女兒爲功課而死。人生自古誰無死，黃君父親已享高齡，下一代仍悲痛不已；靑少年不幸，送葬的是父母，所謂「白頭人送黑頭人」，其悲痛可想而知。

以目前香港教育制度（金字塔式）說，女生之死，無異前些時的「護士之死」翻版（被不合理教學法所逼，跳樓自殺）；我有女兒學護士，尚幸已畢業逃出了天生。

萬人傑先生爲紀念亡兄陳孝昌出版的「永不死亡的愛」，自這本書來到我家，與羅曼羅蘭著、傅雷繙譯的「貝多芬傳」並列，一直放在近床邊的案頭，經常拿起翻翻。女生自殺事件衝擊，昨晚翻多幾次，啊！孝昌君逝世已經週年——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下午四時（香港時間）。

我有子女在外地讀書，也有不如意事發生，這書成了警鐘，萬一成了書中人，應如何應對；也成了安慰，孩子鼓起生的意志，戰勝環境，比下有餘，總算未上演悲劇，化厄爲安。

兩個孩子都是十七歲離家，而且僅憑一點微弱關係申請過去，心情已打了結。在家有父、母、佣人，到那邊，煮飯、洗衫不在話下，爲了節省，理髮也自己來。最怕就是生病；由亞熱帶到零下二十餘度冰天雪地，鮮有不病。第一個孩子出去，八個月後打長途電話回來，電話駁通就哭，沒有說幾句就收線了。起初以爲她想家，後來才知患急性盲腸炎，毫無照顧下，在醫院住了兩星期（好彩買了學生保健）。漸漸，克服了生活環境，回復信心，並把妹妹接去。

第二個女孩離家，心理上更加沉重；我經濟能力供不起兩個留學生。老大叫妹妹去的理由，可解除孤單寂寞，至於學費，可利用週末或假期做工補充。計劃雖好，經濟上仍很渺茫。可是三年前的一個暑假，一張機票把她送走。她背着超重行李，走入機場禁區，穿過檢查行李處，一個女孩身影在人叢中消失了。她的背影經常在夢中困擾我。

由於老大照顧，除因氣候變化，一個時期甩頭髮及小小的病痛，總算身體粗安。可是因找工作困難，兩姊妹胼手胝足，也難以使生活平衡。我每月當然寄錢給她，但僅足維持起碼生活。最近一信說，已兩年未添置衣服，除收到寄去的幾件衫，還有兩條牛仔褲；她說「我與兩條陳舊牛仔褲相依爲命」，其艱苦情形一語道破。她現在讀藝術（繪畫、雕刻），經常把作品影相寄回家。看她筆觸，很有才華，有創作頭腦，以最近一封信的內容及設計可作例證。

萬人傑先生兄弟姊妹共十人，但他僅養了一男一女。據說乃響應「兩粒已夠」家庭計劃。我認爲太少，太單薄。政府宣傳，大有討價還價之意。納稅表兒女稅額所列，第一名子女三千元，第二名二千五百元，第三名一千五百元，第四名及第六名，每名一千元，第七名開始每名五百元。由此觀察，政府似在鼓勵多產，「兩粒已夠」與法理脫節，不可靠。當然，養多了社會會爆炸，自己也受累。最好四個，兩男兩女最理想。

一年前，在報端拜讀萬人傑先生大作「悼亡兒」，心情激動，自己有子女在外地讀書，激動之餘，幾次執筆，腦海一片混亂，不能成文。一年了，心境平定下來。我並不認識萬人傑先生，但很佩服他的文筆，富正義感；很多小丑在他筆下現形，社會敗類在他筆下戰慄。說句單相思，我們神交已久，相逢何必曾相識，夠了。

拙文中心乃紀念孝昌君逝世週年，實在也想借題發揮，傾吐苦水。「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心境黯淡，兩句詩由遠而近，似乎實在敲大門。

孝昌君忌日正是農年臘月廿九日，春節當前，不應挑起萬人傑先生煩惱。謹此致歉。

（轉載香港時報「文與藝」）

辛亥革命與日本

英法聯軍之役

在這個期間，對外又因為「亞羅號帆船事件」而爆發了「英法聯軍之役」，中國又吃了敗仗，由「天津條約」緊接上「北京條約」（亞羅號事件．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一八五六年九月十日，有「亞羅號商船」插英國旗駛泊黃埔，中國巡警偵知係奸民借英旗掩護，登船逮捕，英國以此一事件為藉口，交涉未遂，英軍乃砲轟廣州尋釁。同時因有法國神父在廣西遇害，以致英法聯軍攻佔廣州，美、俄兩國也參加交涉。一八五八年四月，聯軍攻陷大沽砲台，近迫天津，清廷派大學士桂良等分別與英法兩國公使簽訂「天津條約」，及與美俄分別簽訂「商約」。但不久釁端再起，清廷遂拒絕批准「天津條約」，聯軍攻陷北京。一八六〇年十月，在「天津條約」上增加條欵又簽訂了「北京條約」。）中國的對外地位，乃更為低下。

由於天津、北京兩個條約相繼簽訂，中國被迫對列強大事讓步，除各[illegible]江沿岸各港口開設商埠之外，對英國割讓九龍，允許基督教傳道，甚至連鴉片輸入也正式加以認可。

日本要求特權

在這個時候，滿清政府和日本簽訂了「修好條約」，其過程是這樣：一八七〇年，日本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來訪清廷，提出十六條的條約草案。清廷態度是：目前狀況只要對於兩國通商並無什麼特殊不便，則沒有從新締結條約的必要。雖經柳原再三懇請，但清廷未肯答應。

第二年六月，日本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全權大臣，柳原前光為副，組織交涉團，再度派遣前來，和李鴻章進行交涉。

清廷便根據上年日方的提案為基礎，擬出條約草案，提供商討。

日本看透清廷弱點

就在這一年之間，環繞着中國的國際情勢，發生了變化。日本看透了[illegible]平等條約的弱點，故而單方面將上年提出的草案大幅修改，要求給予和西歐國家相等的特權。

於是，柳原前光便向擔任李鴻章對日交涉幫辦的應寶時、陳欽兩人送達了一封書信，以唯恐引起西歐各國干涉為藉口，而要求簽訂和西歐相等的不平等條約。其大意如下：

「……國際間交際之道，對於任何國家應該劃一，不宜自破條規，而被他國抓住機會，請開特例……且各項規章程內容，不管如何擬訂，但總不能和已經與西歐各國所簽訂者有輕重之別，因為重則引起西歐各國的嫉妒、妨害，輕則將被西歐各國侮蔑、詆責。現兩國的交涉，正在西歐各國注視之下，如有輕重之差，將會發生許多問題……」

對日交涉人員的反駁

應寶時、陳欽兩人，當然立即復信，加以反駁：

「……條規之所以和對西歐各國所簽訂者內容不能劃一，是因為貴國（日本）和中國處在最近的位置，在兩國之間，不僅日本船舶航行，而中國船舶也常有往來；和遼遠的泰西各國只有船來，我方無船前往的狀態，頗有不同，故條規宗旨，希望能公平商訂……中國對此原無成見，如果人以誠求我，自當以誠應之，是為中國的態度。這個條規，並非中國之所希望，而是貴國特意以十六條見示，要求商討，其中雖有若干條未能妥洽，但也還有可採之處。然而這一次送來的案文，只是滙集西歐各國和中國所簽條約而自其中擷取有利之點，全面改寫，和去年所提前案，完全自相矛盾。貴國上次自動提出的前案，未經討論，是否就打算作為廢紙？倘屬如此，則是尚未交涉，已先失信。」

一八七一年的修好

像這樣地折衝結果，才接受了中國的意見，於一八七一年九月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日文名稱為「大日本大清國修好條規」）。這個條規表現的是自元公八九四年日本中止派遣「遣唐使」以來，約經一千年之間，正式恢復了中日兩國的邦交。

這個條規的第一條「嗣後大清國和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的確是貫徹了平等互惠的精神。這種精神，如果能夠始終存在，善加運用，則理當成為中日兩國的友好合作基礎。

在日本方面，卻反而認為這個條規是「對清國過於讓步」，形成了政治問題，故而雖已簽署，但當其批准卻要大費周折；尤其成為問題的是：⑴整個案文，被指謫是以清廷的草案為依據；⑵第二條「締約國倘被他國輕藐，彼此互助……」被挑剔有「日中軍事同盟」的嫌疑；第十一條「往來者禁止攜帶刀劍」，被認為是「對日本人的侮辱」。因此，在第二年再

派柳原前光前來交涉修訂，但被拒絕，於是，雙方對於批准書的交換，也就遷延到再下一年（一八七三年）。

日本製造侵台藉口

在中日之間所發生的台灣問題，也是屬於這一個時期。

一八七一年秋天，琉球漁民六十六人因遭遇颱風漂流到了台灣，其中五十四人被牡丹社生番殺害。日本便以「日本國民被害」為理由向清廷提出抗議，而意圖製造向台灣出兵的藉口。當時，琉球受清廷冊封，向清廷朝貢；同時又暗屬日本島津藩，處於微妙立場。

日本島津藩征服琉球，是在一六〇九年，自那時以來，琉球內政在島津藩制下，並向之繳納年貢，民間風俗也逐漸日本化。但另一方面，琉球早自一三七二年即以中國為宗主國，兩年一度向清廷朝貢，所使用的琉球國王印信，也是由清廷所鑄頒，並且刊有滿文。

琉球和日本的關係，由於琉球和島津藩都不希望因而和中國之間發生糾紛，故而對中國保守秘密。據流傳下來的故事說：當時在有中國使者訪問琉球時，便將島津藩方面的人士隱藏山中，並停止使用日本通貨和禁止日語交談。

清廷顢頇失策

日本關於台灣生番事件的抗議，是在一八七三年六月，由來華為「中日修好條規」換文的柳原前光向總理衙門大臣（掌理外交事務）毛昶熙提出，毛昶熙對之答復如次：

毛昶熙的一句話

「生番殺害琉球人，已有所聞，但絕對沒有聽說殺害了貴國（日本）人。本來，兩個島都是我國的屬地，屬地人民相殺，自當由我國處置，我們對於琉球人已有償恤，與貴國無涉，沒有詳為過問的必要。」

一九〇三年慈禧太后（中）與瑾妃（左）、隆裕皇后（右）。

柳原前光追問：「為何不懲罰生番？」毛昶熙索性答稱：

「殺人者都是生番，故而置之『化外』，未加澈底追究。日本的蝦夷、美國的紅番等類，也都是不服王化，任何國家不也是有這樣的事嗎？」

柳原前光最後表示：

「生番殺人，貴國說是不能究治，就像赤子被害，父母卻置之不問，赤子能安心依於膝下嗎？因此，我國要逕行對台灣島民調查之後，加以處理。為對貴國表示友好邦誼，故而事先照會。」

日本官方的紀錄

在日本外務省，也留存有這一次的談話紀錄。據該紀錄所載關於「化外」一點，有過如下的議論：

「毛昶熙說：『台灣島民有生番、熟番兩種，一向服我王化者謂之熟番，置府縣加以治理；未服王化者謂之生番，只有置之化外，完全不受羈縻。』」

「針對毛昶熙的談話，柳原前光一方面責難以往放任生番不能給予制裁的情況，同時並舉出：『萬一像這樣的事件，發生在和他國之間，不一定那一個國家也就會以之為藉口而將台灣佔領，成為南方海上的禍患』的理由，而接着向毛昶熙通告：『為此，我國政府打算立即前往征討。』更且反過來抓住『化外』這一句話強調表示『對於化外之地的究治，完全不是干涉貴國的事務，無勞過於關注。本來，像這樣的事並沒有照會貴國的必要，但基於好意特為說明。』毛昶熙乃提議：『對於文件須再加調查，希望稍作等候。』但柳原前光則認為：『文件已經讀過，既屬化外孤立番夷，則唯有讓我以獨立國的立場處置。』而拒絕了毛昶熙的要求。」

在日本國內，對於向台灣出兵，有贊成與反對兩說，再三反覆決定之後，卒依據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的強硬主張，於一八七四年五月派兵開赴台灣登陸。▲

清廷兩大失策：斷送琉球關係、開對敵賠款先例。

日本對台灣出兵事件，當時由於英國派駐北京公使威妥瑪出面調停，簽訂了「中日北京專約」，大致獲得解決，

大清國修好條規

九月十八日

五　時：起身。

承功兄自馬公歸來，研究運砲計劃。

九時卅分：隨侍　總統乘車至岡山飛馬公。

十一時：總統督導運輸新式武器赴金門計劃之實施，親視新武器裝上運輸船後，始飛返岡山回××灣。

四　時：隨侍　總統自屏東飛抵恆春。視察墾丁國民學校、鵝鑾鼻燈塔及海防部隊。總統在鵝鑾鼻與村童同樂，並親分點心。

二十時：回高雄已是萬家燈火。

九月十九日

零時廿分：總統垂詢運輸新武器之海軍船團已否到達金門。

零時五十分：向總統報告新武器已運抵金門。

（四）

九月三十日

夜間十二時：在馬公海軍碼頭登××艦。向金門進發。

十月一日

五　時：據報共黨米格機四批在金門上空活動，艦上發出空襲警報，進入備戰狀態。余在指揮台瞭望遠空，但未發現共機。三十分鐘後解除警報。

八　時：離××艦改乘成功隊小艇，向料羅灣進發。此時共砲正集中轟擊海灘，乃轉向海面登陸。舟至離海岸三百公尺時，共砲卽已向此處猛射，落彈無算。登陸後未事停留，乘吉普車赴指揮部。

八時四十分：訪晤胡司令官轉達　總統關於防衛金門之重要指示。

十　時：偕為之兄訪裝甲部隊後，轉××山訪問砲兵指揮所。是時共砲正向金門小金門作全面轟擊。至××山頂觀察砲戰情形，非常清楚。遊太武古廟，並訪老和尚。

十三時：訪問溪邊附近裝甲部隊，在砲火中與官兵談笑頁久，至感愉快。訪心戰指揮所，並放大汽球繫帶青天

風雨中

揮所瞭望海軍搶灘情形，卽至海灘慰問陸戰隊之官兵。在××砲兵指揮所，用望遠鏡瞭望圍頭共砲兵陣地，一一在目。

二十時：訪美軍駐金門顧問組。參加軍事會議。原定今晚赴小金門，因風大受阻未果。深夜與小金門×師長通電話。

十月二日

七　時：參觀新近運抵金門之新武器。參觀官兵挖煤礦情形。視察××砲兵陣地，此為落彈最密之地區，一片焦土，怵目傷心。

九　時：主持政工會議。寫信給大擔島官兵，並贈以余自用之收音機一架。

十三時：主持戰士代表座談會。

十五時：在金門街上訪問金門父老，一一面致慰問。訪問××兵。

十九時卅分：入夜，砲戰情況更為激烈。我空軍運輸機羣來金門空投補給品。余在××山高地，觀察夜間砲戰情況頁久。

廿二時：分別訪問砲兵指揮部、參謀處及通信指揮所。

十月三日

五時三十分：起身。

六時三十分：自指揮部冒砲火乘吉普車到達機場。

八時十五分：飛機降落機場前後，遭共砲猛烈轟擊，幸無一彈命中，飛機仍然安全降落。

八時廿五分：乘送傷兵之便，於砲火中飛離金門機場，返台北。

（五）

十月二十一日

三時三十分：昨日共軍恢復砲擊金門。余午夜冒微雨，在松山機場登機起飛，今日拂曉，飛降金門機場，突遭共砲轟擊，機場四處，紛紛落彈，幸未擊中。下機後卽訪居住於山洞中之官兵，面致慰勉。

七　時：參加軍事會議。

十九時：自水頭乘成功隊小艇，偕爲之化行二同志，在夜黑浪高中渡至小金門，代表總統對部隊長面致慰問，並商討若干有關防務事項。西北風大作，只得提前離小金門，因浪大渡海困難也。返抵金門××山已是深夜矣。

十月二十二日

七　時：參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巡視砲轟後之××，親見被難官兵血跡猶在，悲憤不已。

八　時：巡視新頭海灘，遍地彈坑，情景悽慘；守軍士氣極爲旺盛。

九　時：訪料羅灣海軍巡防處。此處落彈最多，但在民居田間工作如常。近來民衆殺雞敬神者較平時爲多。

十　時：在金門城中主持政工會議，忽有大批砲彈落於會場附近，遂進入防空洞繼續開會。

十一時：主持安全會報。

十三時：慰問金門電信局與郵政局之工作人員。參觀軍中廣播電台。訪問灘頭指揮所。訪問女青年工作隊。慰問醫院中之傷兵。

十四時50分：在太武山公墓祭弔陣亡官兵。

十五時：在太武山觀察雙方砲戰實況，達兩小時之久。

十月二十三日

六時三十分：與高級指揮人員檢討目前金門防務問題。

九　時：參加政工會議。秋風落葉，四望戰地悽涼情景，感嘆殊多。

十二時卅分：在武陽台對有功官兵授獎，頒發忠勇金牌；並以「忠於黨國而肯犧牲的人，卽使不成名，亦已成了名；不怕死的人，卽使死了，亦是沒有死，並且是永遠不會死的」勉官兵。

十三時卅分：訪砲兵指揮部。

十四　時：繼續參加政工會議，並以下列數語與大家共勉：「鋼的意志，鐵的軍。我們要在砲火中壯大起來！」

十八　時：乘機飛離金門返台北。

靜

蔣經國

我們是爲勝利而生的

「……在黑暗中不要懼怕，只要憑信心和愛心前進，切勿懷疑，……我們要爬上山頂，一方面必須費力，一方面必須謹慎、堅忍，我們越爬得高，前途的景色越望得清……路上每一個戰爭都有獲勝的可能，這樣的勝利，對於你的靈命，是極大的祝福……」。（荒漠甘泉）

每一個新的年頭，是我們人生過程中一塊新的路牌。當我們每次走到這塊路牌的旁邊，都會回過頭來看一看那已經走過的路程；同時，更會想一想那卽將來臨的新歲月。人生的道路上，未來的一段和過去的一段可能同樣是崎嶇不平，但是只要我們不斷的奮鬪，就能不斷的進步；在不斷的進步中，就能獲致光榮的勝利和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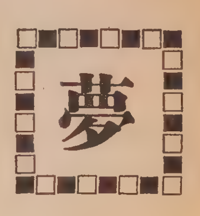
求生存，原是每一個人，亦是每一種生物的本能。然而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者，就在於人並不是只爲生活而生存。人生的目的，在於瞭解生活的意義，發揮生命的價值。爲了崇高的理想，我們要能艱苦奮鬪，捨己救人，以一人承當千萬人之苦難，甚至犧牲自己的一切來完成救人濟世的事業，造福於廣大的人羣；從而充實一己生活的意義，提高一己生命的價值，終乃將一己的生命寄托於羣衆之中，延至久遠。

最近，我看了海明威所寫的「老人與海」。在這本書裏，我獲得了很多新的、有關人的生存與奮鬪的啓示。海氏所描寫的人物很簡單。只有老人、小孩、海、魚和鳥；但是每一個對象，都有其特殊的代表性；老人是代表人生奮鬪的道路；小孩是代表新的希望；海是代表奮鬪的環境；魚和鳥是代表了普通生物只求生存的自然現象。

海明威非常喜歡海，他描述海是「仁慈的、美麗的，但也可以變得很殘酷；不過假使海做出野蠻惡毒的事，那是因它無法控制自己。海是多變的，而且是說變就變的。」這幾句話，正是我們目前處境的寫照。海如果要變，我們無法使它不變；環境如果要變，我們亦無法使它之變。但是我們必須在任何變動中，堅持理想，站穩腳跟，不隨風轉舵，不東倒西歪。我們應該緊握着舵柄，朝着既定的方向，乘風破浪，勇敢前進。否則，我們卽將在狂風急浪中遭遇到可悲的失敗和可怖的毀滅。

【四十三】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眞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周恩來隨張治中一車到了桂園張公館，毛澤東與藍蘋未進大門就覺得眼睛一亮，這是一所廣大的花園，中間一幢兩層高的樓房，門首有傳達室、衛兵室，汽車門前一鳴喇叭，大門自有人打開，汽車徐徐開到樓房前面，隨車衛士拉開車門，張治中先下來伸手肅客，毛澤東與藍蘋緩步走入。樓下是客廳，比起毛澤東的棗園要大十倍，擺了一組一組的沙發，客人如果多了可以自成一組談話，不怕別人干擾。

就在樓下客廳旁邊有一扇門，張治中打開門向裏一指，說道：「潤之兄，就這個小屋子，委屈賢伉儷幾日吧！」

毛澤東一看房內陳設，嘖嘖贊道：「這簡直是個小姐的綉房。」

張治中笑道：「潤之兄猜的一點不錯，這就是小女住的房間。」

毛澤東當時站住了，說道：「這個怎麼可以的。」

張治中說道：「沒有關係，小女已搬到樓上住，賢伉儷如不嫌委屈，就請安心住下去。」

藍蘋抿嘴笑道：「張部長，這樣的房間還說委屈，除非住皇宮了。」

張治中說道：「二位休息休息，兄弟也到房內換換衣服。」

毛澤東忽然想起，問道：「周恩來、陳伯達呢？」

張治中說道：「他們去了曾家岩十八集團軍辦事處，邵先生也回家了，停一時都過來吃晚飯。」說過掩上門自行退出。

毛澤東看見房內沒有人，過去抱着藍蘋親下，說道：「這麼好的地方，眞要好好補度一下蜜月。」

藍蘋一手推開他，說道：「你可要天天洗澡換衣服，不要我們走過，留下一窠蝨子在張公館，笑話就大了。」

毛澤東說道：「這有什麼關係，王安石身上的蝨子，皇帝都看見。」

藍蘋說道：「你明天見到老蔣，也摸兩個蝨子給他看看，就追上王安石了。」

毛澤東涎着臉笑道：「王安石怎能比我，王安石有蝨子，我也有蝨子，我有你，王安石沒有。」

藍蘋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潤之，你說一次眞心話，如果老蔣留你在這裏作官，你還回不回去？」

毛澤東笑道：「依夫人之見呢？」

藍蘋說道：「我想老蔣眞給你一個大官，你就答應算了，像這樣房子能住一世，眞是給神仙都不作了。」

毛澤東說道：「我的想法完全跟你一樣。」

藍蘋頓時喜上眉梢，說道：「這樣就好了，我可不回延安受沙打風吹了。」

毛澤東說道：「但是，這件事由不得我的。」

藍蘋問道：「你肯不肯留在重慶作官，完全由你自己當家作主，怎會由不得你。」

毛澤東說道：「你不明白，我如果以中國共產黨主席身份加入政府，五個院長中除行政、立法兩院外，其他三個院總是有份的，但如果離開了黨，就變得同國燾一樣，國燾重新加入國民黨，也在六全大會中當選中央委員，但總是空銜，沒有實權，抓不到印把子，這樣官我就不作了。」

藍蘋說道：「我並沒有你學張國燾，還是要你帶着全黨加入政府。」

毛澤東說道：「我怕帶不動呢？」

藍蘋愕然道：「你這個話怎麼講？」

毛澤東笑道：「黨內那些人的個性我比你了解，帶他們去造反，人人都聽命，帶他們與政府合作，一定有麻煩。」

藍蘋搖頭道：「我不信，他們不想作官，不想享福。」

毛澤東說道：「你又弄錯了，他們不是不想，而是不願由我帶領。」

藍蘋「哦」了一聲，說道：「你這一說我明白了，政府只能給一個院長，誰是黨領袖由誰幹，所以人人都想爭，爭不到手就來個一拍兩散，是吧！」

毛澤東笑道：「你實在聰明，猜對了大半。」

藍蘋問道：「還有一[illegible]是什麼呢？」

毛澤東說道：「他們也許想藉此機會推倒我，在延安時，林老已經提醒我，又作了佈置。」

藍蘋說道：「有活曹操、劉少奇、彭德懷三個人在延安，你可以放心了。」

毛澤東說道：「放心是放心，不過，我要單獨接受了政府的官職，就會被對方抓住把柄，到時他們三人也沒有辦法，所以說這個問題必須愼重。」

藍蘋聽毛澤東說的也是實情，不由得長嘆一口氣，黯然低下頭。

毛澤東心情也很沉重，慢慢從房間踱出來，到客廳坐下。

聽差看見毛澤東出來，連忙泡了一蓋碗茶，雙手捧過來。

毛澤東看見聽差捧茶過來，連忙起身接。

聽差把茶放在茶几上，鞠躬說道：「毛先生，不要客氣。」

毛澤東說道：「我們都是無產階級兄弟，彼此是平等的。」

聽差笑笑，自行退出。

毛澤東正在口渴，趕快從茶几上取過蓋碗，誰知剛泡的茶正是滾燙，茶碗又是上好景德鎭細瓷，其薄如紙，毛澤東兩手一捧，正如捧了一個燒紅的鐵，燙得十指焦痛，來不及放回茶几，就掉在地上。碗蓋與茶碗都打碎了，茶几上還擺着一個盛蓋碗的碟子。

對着眼前情況，毛澤東有點窘，恐怕停一時張治中下來，看見了不好意思，又怕藍蘋出來看見，一定又譏笑自己是土包子，非想辦法不可，但碗已碎了，又不能抓補碗的扒上，想來想去，終於想出一個毀屍滅跡的妙計，就是將蓋碗連同未碎的碟子，拿起來一起扔到窗外去，不留痕跡，只當是沒有這回事。下定決心之後，就按計行事。誰知毛澤東一時慌張，未看清窗上有玻璃，蓋碗同碟子打在玻璃上，登時將玻璃打碎，嘩啦啦一陣聲音，各方都聽見了，在大門首擔任警衛的一排憲兵，三腳兩步趕到客廳，前面兩人已掏出手槍，張治中也從樓上匆忙跑下來，藍蘋剛化了妝，也聞聲趕出來，只見毛澤東一人坐在沙發內，呆若木鷄，面前波斯地毯濕了一片。

張治中問道：「潤之兄，受驚了，是不是？」

毛澤東連連擺手道：「文白兄，沒有事，沒有事，你要他們出去，不要手槍走了火，可不是玩的。」

張治中揮下手，憲兵一齊退出。

藍蘋走到面前，問道：「潤之，到底出了什麼事？」

毛澤東笑道：「實在沒有一點事，是我失手把茶杯打了，覺得留着也沒有用，順手扔到窗外去，誰知窗上有玻璃，把玻璃打破，發出聲音，累你們都吃了一驚。」

藍蘋哼一了聲：「眞是什笑話麼得都鬧出，你不賠張部長的損失可不行。」

毛澤東笑道：「我賠，我賠，文白兄說個數目好了。」

張治中苦笑道：「那裏用得着賠償，只要求潤之兄在舍下住得平安，兄弟就謝天謝地了。」

毛澤東臉色一變，說道：「文白兄，照你的口氣，兄弟不能平安離開重慶了。」

張治中擺手道：「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實在因爲老兄地位太重，兄弟負的責任也重，所以說話不免過份一點。」

毛澤東拱拱手說道：「兄弟此次隨老兄來重慶，夫婦兩人性命就交與吾兄了，一切仰仗，大恩大德，今生報不了，來生也要報。」

張治中也慌忙拱手道：「潤之兄，言重，言重，兄弟一定負起責任就是了。」

正說話、周恩來、王若飛、陳伯達都來了，毛澤東一看他們進來，馬上又不講話，擺出一付凜然的神態。

張治中問道：「恩來兄，你回到貴辦事處之後，有沒有同敵黨中央接觸。」

周恩來說道：「沒有，一切要等邵老回信。」

張治中剛想開口，聽到喇叭響，說道：「大概是邵老來了。」

果然汽車開進來，邵力子下了車，接着邵妻傅學文也下來，毛澤東連忙站起來向前迎了兩步，陪笑說道：「邵老，辛苦你了，又跑一趟。」

邵力子擦擦額頭的汗，說道：「兄弟又趕回來，是要向潤之兄傳達一項消息，明天中午十二時，蔣先生在官邸召見，到時侍從室派車來迎接。潤之兄請等候，不要出去。」

毛澤東雖然知道既然到了重慶，蔣主席一定要召見，心理上早有準備，但聽到蔣主席明日召見，仍然有些害怕，問道：「邵老，明天蔣先生召見，除兄弟外，還有誰？」

邵力子說道：「據兄弟說道，主席明天只召見潤之兄一人，沒有其他人在座。」

周恩來聽了也頗感意外，問道：「怎麼，明天委座召見，沒有兄弟同文白兄嗎？」

邵力子說道：「沒有二公，只召見潤之兄一人。」

毛澤東怔了一下，問道：「邵老，這項命令是誰告訴邵老的。」

邵力子說道：「是果夫先生打電話通知我。」

毛澤東一聽說陳果夫通知，當時的渾身冒冷氣，腿一軟差點又倒下去。停了一時，問道：「邵老，這項命令靠不靠得住。」

邵力子怔了一下，反問道：「果夫先生打來的電話，怎會靠不住。」

毛澤東囁嚅一陣，說道：「我怕蔣先生不知道。」

邵力子笑道：「那會有這樣的事，潤之兄，你太不了解這邊情況，更不了解果夫先生對蔣先生之忠誠。」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23）

封侯

當時，秧了族革命軍對於李彌部隊撤退的措施，亦深感失望！而對於丁作韶，作反撤退論的遍地救火行動，以圖打破垂頹現狀，另行籌謀新形勢的行動及理想，不謀而合，所以深受到秧了族人的歡迎。

不管丁作韶如何嘔心吐血，舌粲蓮花，亦不能改變柳元麟必須奉命唯謹的立場。雖然丁博士如此不避艱險，與不辭勞苦的奔走游說，到底一介書生，赤手空拳，勢單力孤，既然得不到掌權人物的諒解及支持，到頭來，結果仍不免徒勞無益。

適時，有一位從台灣受訓，返回邊區總部待命的程識熾，原系第八軍的一員中尉軍需，大陸淪陷後逃入邊區，追隨李彌左右，因能善體人意，平日復留心時事，對於各團體的人事組織，及各淵源關係，尤能探索本源，每有建議，多為李彌所採信。在進攻滄源期間，曾一度破格派任保一師副師長，後因相處不洽，李彌保送，其與一般中級幹部，到台灣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此時結業歸來，適逢李彌留居台灣，對各人的職務，因而未予及時安置。

同時和程識熾受訓歸來的共四人，在總務處招待之下，半年以來，無所事事！人們譏之為「四進士」，所住之屋，亦因而呼之為「進士第」，竟有捉狹者流，於其門首，暗中書以「進士第」三字，特將「士」字，寫為「土」字，如此，漸而被人傳呼為「土地廟！」

儘管人們對其如此譏諷，然而，卻事有例外，一般同事，偶遇困難，咸願走往其住處聊聊，不意在閒聊中，往往會把難決的問題，從程識熾口裏，可得到頗為適當的意見，所以大家把進出這間房屋的人，比喻為到土地廟求靈籤！

在丁作韶高唱反撤退的同時，程識熾卻留意一般人的反應，因其內心與丁博士有同感，也希望得到一支可以發展的部隊，在撤退中，留置下來，予以控制，以造成其私人勢力，以及圖謀發展。

程識熾對於被列名撤退的史慶勛支隊，寄以希望，所以與之深為結交，然後對史慶勛說：「政府要強制全部撤退的原因，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若果說是緬甸政府控訴，那麼緬政府指控的一千五百人，不是已經超額撤退了嗎，外交上的困難，已經算是可以渡過去了，若說是要根本放棄邊區的基地，而政府的其他部門，近來派到邊區的人員，卻反而又有增無減！要是為了顧慮革命前途，及各官兵事業前途，這裏正好是革命發源地，及創造事業的基石，因此不能不令人懷疑，不外仍是出於人事上排除異己的措施而已！

「李炳公（對李彌的尊稱）既不願向陳誠及周至柔低頭，又不能依附蔣經國新起的派系，一心只知服從領袖，熱愛國家。論親，李炳公不能比蔣經國；論信，更不及陳誠。炳公雖有空手打天下的雄心和能力，假如眞讓炳公將天下打下的話，請想想，在台灣那一堂的大員，又將置身何地！所以，在親與信兩方的打擊下，炳公自然被凍結在台灣，這算是一次很好的遭遇借鏡了！對不？

「凍結炳公在台灣，無疑是必須瓦解炳公一手造成的邊區基本力量，這是必然的措施，今天全部正處於這一壓力之下，如果此時拿不定主張，只有走上炳公同一遭遇！毫無前途可言，此所以我倒希望你能夠擺脫這項壓力，將隊伍帶上卡瓦山區，避過目前的撤退，等到兩三個月後，政府一定會派人前來，繼續保持這一基地的，那時候，誰有實力在手，誰就受到重視了。」

史慶勛尚不以為然的說：「大家都說，這次撤退以後，政府將不再過問邊區的事了，何來再派人前來維持！」

程識熾接着強調說：「政府以反攻復國，號召海內外人民及僑胞，更須要以反攻復國，來維持和保障台灣的國際地位，及保持國軍的士氣，這兒滇緬邊區，正是反攻的活招牌，不管政府是否存心反攻，不到萬不得已時，是不會輕易放過這基地的，不過，不讓炳公的部隊，在這裏發展，卻是千萬不移的事實，因為中央對地方部隊，由來不信任的往例，實在太多了！遠的不必說，抗戰勝利後，不因整編所謂游雜部隊，與及解散汪偽政權的和平軍等措施，怎能使中共坐大！又何能導致國軍迅速潰敗，民心散離，失去大陸！

「可是要知道，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特殊有利的地區，和特區有作為的環境，一切唯實力是尚，只要誰擁有實力在手，誰的事業前途，自然也就存在了，也就有了發展機會。」

其時，有丁博士倡議反撤退理論在先，於今復有程識熾此一番說話，憑情而論，確具實情眞理，凡是痛失國土家園的中華民族兒女，無不同情和動容，除非是，誠如李彌所言：「亡國大夫」之流，或盤高位，尸素餐之徒，作謊騙領袖之舉，寧願坐享有如「南宋」時之假昇平，更欲苟安其天年，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置大陸千億萬同胞如草芥而不顧，視邊區山野游擊似蛇，畏反攻如虎！始不思不言不欲反攻，隨便放棄用千萬頭顱換來不易的滇緬邊區基地，任誰將難以捨此而去。

何況，史慶勛本來是野心勃勃的青年，此時掌

握有二百餘人，正想獨據一地，繼續發展其部隊，聽了程識熾一席話，感到非常投緣，便向程識熾，作肯定說：「我決依照程先生所指示的去做，可是今後的一切，仍望程先生領導及支持。」

程識熾一經活動開始，便得到收穫，頗感志得意滿的說：「請放心好了，只要維持過這段短時間，一切會爲你安排的。目前一切言行必須特別謹慎保密，千萬記着。」

史慶勛覺得程識熾對自己，的確另眼相看，更認定目前和未來，有了一座好的靠山，自是心安理得作準備，於一片撤退浪潮洶湧中，史慶勛果然依照程識熾私下的指示，將隊伍帶到卡瓦山區，接近雲南邊境界駐屯，把總部的撤退命令，根本拋置於腦後。

程識熾知道李彌回返邊區的希望，非常渺茫！自不甘長期待命，寂寞下去，於是，便運用其聰明和善於逢迎人意的手段，當不難攀附於柳元麟左右。而當時柳元麟的幕僚內，正需要此一類有能幹的人，參贊機謀，何況程識熾又善於揣摩柳元麟的心理，所以所辦的事，均能使柳元麟感到滿意，因而，短期內，柳元麟的機要事件，漸漸交由程識熾經手處理，一時倒成了柳元麟身邊，後起的小紅人。

自從丁作韶畏懼懲處而逃亡後，猛撤地區，再沒有人敢於公開發表反撤退論調，尤其在李國輝的言論間，隨時透露將殺一儆百的決心，以懲治違令破壞撤退的人，使多數人更感到徬徨，對於撤與不撤的後果，無法判定，唯有程識熾等的陰謀部署，卻不露痕跡，有效地在暗中進行。

柳元麟雖然一再重申執行撤退決心，並編定撤退日程，以李國輝部隊作殿後，藉收監督強制之效，但各部隊仍多懷疑觀望，雖未揚言反對撤退，但卻踯躅不前！

因此，蔣總統又下達手令親電，原文如後：

「柳副總指揮元麟卽轉各級將領，滇緬邊區部隊，限自二月一日開始運輸，在一個月內撤退完畢，如再荒廢時日，逾期不辦，卽以違抗命令論處，政府不再予以理會，並應諭知該部，繼續撤退，決不能附有條件，希嚴飭遵照。蔣中正手令子梗電」

柳元麟接奉此手令後，卽定期召集各部隊主管，到達猛撤開會，這些奉召出席會議的各主管，除了五、七、九軍的軍、師長外，尚有李祖科、罕裕卿、胡景瑷、羅雷、王伯鑫等所領有的縱隊司令，及第一、四兩軍區司令李希哲及葉植楠在內，會議重點，在於遵照蔣總統「子梗親電」指示，分配各單位撤退先後秩序，及各部隊騾馬武器等的處理。

此時，段希文統率的第五軍，駐屯於猛撤以南的猛汗、猛頓、與密金之間，其屬下各部隊單位，早已有了不作撤退的決定，對於猛撤所掀起的撤退高潮，在其內心，隨時皆提高戒備，當奉召往猛撤開會時，仍以畏愼、恐戒的心情，絕未透露其不作撤退的企圖，但仍希望瞭解李國輝的眞實動向，所以親身與李國輝單獨會面時，曾向李國輝作試探性的口氣說：「如果柳先生一定要將總指揮部撤退，或許不免有些部隊不能撤走的人員，這恐怕，只有希望閣下能繼續領導他們了。」

李國輝則不假思索，毫不猶豫而愼重的說：「我自己已經決定撤回台灣，再不作其他考慮了。」

段希文當面瞭解李國輝的決心後，又看到李國輝與彭程，在猛撤擺出一付強制撤退的姿態。覺得再留猛撤，已屬多餘，爲了避免發生意外事件，所以在會議結束後，迅卽離開猛撤，回返自己的軍部所在地密金。

段希文回返軍部後，卽嚴囑所屬部隊，除了公務上的需要，必須進出猛撤的人員外，其餘人員等，不許無故前往猛撤。

雖則段希文並未吐露半句反對撤退的論調，但一般不願離去邊區的人們，在心理上已有了準備，認爲總部及李國輝部隊撤退後，當可以在段希文的領導團結下，繼續在邊區生存和發展下去，內心另有一番快活。

段希文對於猛撤動態，固然投以極高的警覺，並予以嚴密注視，而薩爾溫江西岸的緬軍，亦因國軍尚未撤盡，而於此時大舉集中該地，希圖趁勢威脅，藉能促使盡行撤退之願。

爲了警戒本部的安全，亦爲了不受猛撤總部的困擾，段希文有理由將部隊開往江岸部防的必要，在這樣的佈防下，部隊自當離開猛撤較遠，撤退的呼聲，儘管在猛撤瀰漫，可是卻吹不進第五軍的防區。

第五軍既然決定不撤離，然而緊隨着不撤離而來的問題，首先有關經費及補給，不得不作未雨綢繆。

段希文看準了猛汗，是總部稅收機構的中樞，所以切實把握着，所幸稅所仍積存有一批稅欵，尙未動用，因此，乘勢及時凍結這筆稅欵，以備日後經費不繼的需用，幸賴當時稅收機構的負責人，亦能密切合作，對此項凍結工作，進行非常順利。

十七 撤部隊氣昏李彌 李國輝鋃鐺入獄

這次李彌到達台灣，開始就遭受撤退的風潮所困擾，初時很持自信，認爲反攻復國，是舉國一致的需要，自己既然挺身站在反攻前哨，將會「道不孤，必有鄰」政府亦自會傾力予以支持，卻不料因人事派系地域觀念，而形成勾心鬪角，處處遭遇打擊，後來更藉緬甸政府的指控爲由，一再下令，強迫撤退一手組成的反共武力，實非初所料及。

李彌本來患有嚴重的高血壓症，此時經不起一再激起的憤懣情緒，及過度的刺激，因而使其血壓劇升，神智昏迷，一度陷於彌留狀態，經送往醫院留治，遵醫囑必須摒棄一切外務及賓客，安心靜養，因此，當時一般新聞記者，竟因無法採訪李彌新聞，而誤傳李彌曾經死亡的消息。

經過這次大病初癒後，李彌感到再世爲人，對其人生觀，亦有了通盤的省悟，當回到辦事處辦理公務時，當慨嘆的和負責辦事處的鄭維若處長說：「我很慚愧，竟有人以東方加里波的來勉勵我，對於加里波的功成身退，飄然逸隱的風範，眞使我心儀，可惜我所遭遇的背景，究竟截然不同，李彌不肖，連累祖先塋墓，亦遭共黨拋屍露骨，身負家仇國恨，一心想在反共復仇聲中，作一塊引玉之磚，希望掀起一股反攻浪潮，讓後至之士，能勇往直前，以完成雪恥復仇的工作，私心能得無愧於家國，於願足矣。」

抗戰武術談

月光下神鹿施仙術　拱橋上雙雄顯奇功

兩人連續不斷的拳來腳往……回拆招較量，論功力一個半斤、一個八両，眞可說是龍虎雙雄！論身份兩位在本區武術界是响噹噹的頭號人物，各人懷有高深莫測的武功，技癢時想找一位對手拆招過癮，確不是件容易事；主要雙方要功力相等，較量起來才不至於碍手阻腳，最要緊的是要對輸贏不存芥蔕，否則爲拆招較量，反而演成眞拚鬬，結果不但會兩敗俱傷，有可能還會朋友變成仇敵呢！

這一次比武，在吾鄉是可算歷史性友誼較量，事先誰也不知道此千載難逢的龍虎鬬盛會，故此住在附近上栗市鎮的一班喜愛武術人士，均走雞失去了一飽眼福的機會，事後無不拍大腿嘆息，以無緣見到比武而懊喪！後來王、易兩位大師傅的友好們，紛紛要求再較量一次，但未得首肯，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但看機緣如何耳。

可是那天來往經開獅型嶺下石拱橋的行人，他們卻機緣巧合，大家停止不前，還有該村附近居民，也都圍集橋頭橋尾及沿河兩岸，站立觀看的人並不在少數；由早上九點多鐘交手起，打到了中午時分，還在難解難分。過往行人竟然看得忘記了本身要做的事，誰也沒有說要過橋去，一個個睜着大眼，看着這場精采的比武，其中有很多喜愛武術的觀眾，更是難逢機會看到此兩位大師傅的武術較量，此時怎不看得如癡如醉呢！

他們施展出來的手法，即使一手很普通又平凡的功夫，內中亦隱藏有無窮的變化，何況兩位高手，在光滑的拱橋上各施所長，當然更加緊張了！兩個多鐘頭的較量中，但見到兩位師傅，每次分開時均微露笑容，好似頗感輕鬆；至此兩岸圍觀的人數越集越多，其中多數均有練武術的經驗，有很多手法表面好似極其平凡，但經他們往返拆扣，旁觀者亦頗能領畧其中奧妙。

在這一場的較量中，觀眾亦得益非淺。而牛久師傅能將一手極其普通的「牽送」手法，竟練成他的看家絕招，這絕非普通練武人所能做到的，他的榮譽是憑他苦練苦習中得來的。

王、易兩武師藉此石橋比武，將生平所學所練就的眞功夫，盡情地施展出來互相切磋，經過半天的打鬬，似乎也過足了癮；在最後一次分開時，兩人抱拳相對一笑，還互相稱讚對方的功夫了得！此時忽然想起在橋上阻碍了行人的交通，很覺得抱愧！兩人急忙抱拳向兩岸觀眾打恭作揖道歉說：「一時高興，忽畧了妨碍各位的交通，請各鄉親恕罪！」一場歷史性的和平比武，至此已告結束，事後成爲吾鄉長遠的傳流佳話。

第六區離上栗市鎮約五六華里的南源鄉，是往萍鄉城的必經大路，有梁姓家族集居於此；該處還有一小山窩，地名叫「棗上」，住有一位鄒普志師傅，此人的武功高強，爲人正直識禮，但他的族人因族小勢單，因此被人欺侮。

南源鄉的梁家是大族，人勢財雄，而鄒家是貧窮的小戶，人少力薄。梁家雖然是巨族，但全族的長輩及有知識的族人中，可惜缺乏之公正威望的領導人才，無法約束全族子弟的不良行爲，以致外人對梁家嘖有煩言。

抗戰勝利後，我在上栗市鎮及長沙兩地，經營錢莊兼營編爆業務；因此第六區一班仕紳與錢莊均有交往，梁家最有名望的人物，如梁漢山、梁松甫等，在當時祇可列爲三流鄉紳；這還在於其次，最可嘆的是這班人缺乏廉潔自愛的操守，因此造成上樑不正下樑歪，影响他們的青年子弟在地方上任性放縱；最可恥的是對弱小鄰居的作威作福，恃強凌弱的行爲，確實有失世家巨族的風範。

梁、鄒是世代鄰里，可是在財勢與人力方面，眞好似老虎洞邊一個小小的兔子窩，時刻受到強力的威脅，被老虎欺壓得透不過氣來的程度。任何地方，如有大族不照顧小族，反而欺凌孤弱的行爲發生，那站在弱小者的立場，這種終日忍受怨氣的日子，的確是很難挨的。

聽說江西萬載縣境，當地大族欺壓客籍小族的風氣很盛，小族因要爭取生存，祇奮起拚命抵抗，故此鬧得地方上打鬬和訴訟終年不息，這些事本不應發生在維新的現時代，歸根結底，都是族家領導人的過錯，不會好好的教導子姪，以至弄得勞民傷財，兩敗俱傷。

鄒家世代相傳下來，面對梁家的族，祇好低聲下氣的忍耐，凡事逆來順受，眞是眼淚向肚裏吞，無處可投訴。直到鄒普志的出現，竟是個不甘屈服忍辱的男兒，他立志發奮圖強，要爲族人爭氣！雖生長在艱困的環境中，已決定不向惡勢力低頭！要努力向上，就造自己，否則怎能出人頭地？他本想進學校求學，來作爲進身階級，提高身份，然因家貧無力負擔學費而作罷。既不能學文，祇有決意練武。

他從幼年就刻苦勤力，到處尋覓良師，習練武術，他有極堅強的毅力，再加持之有恒，在工餘之暇，十年如一日，不停不輟的朝夕苦學苦練，到後來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他竟在北區武術界中漸露頭角，使同輩們另眼相看。但他雖練成高深的武功，卻從不炫耀，還謙虛的認爲自己所學有限，因此直到中年時，還是不斷的學，不停的練。其實他未成名前，他的功夫已練得有相當的成就了。在那時梁家一班會武術的教頭，曾聯羣結隊，登門尋釁去找他的晦氣；梁家武師仗着人多勢眾，滿以爲能穩操勝算，怎知這一位鄒師傅卻不是他們想像中的懦夫，當然要令這班莽夫失驚了！當時鄒師傅雖然人單勢孤，但他並不慌張，在緊張的局勢下，他從容應付。

張仲仁

萬人意見

讀者來書





兆華老兄：

我是一個反共的硬骨頭，既不怕死，又不屈服的志士。但學問上比之台端我遠遜得多。拜讀萬人三七四期閣下闡釋「中共疑難答客問」的四個內容問答，至爲精闢。中共內幕，小弟所知亦甚詳，祗是毛澤東的癲癇作風，心理變態，實在無從解釋，有煩台端提出公開研究及指示。

㈠毛澤東讀書雖少，詭計甚多，無可否認他是一個「聰明」的人，爲什麼不知中國人是永遠殺不完仍然繼續屠殺呢？

㈡一九六七年「三面紅旗」失敗，大權旁落，當時毛澤東已經七十五歲，而且膝下無兒，何不乘時退休，以娛暮景，而偏要發動「紅衛兵」弄到千萬人頭落地，釀成今日之悲慘局面呢？

㈢林彪絕對不是坐飛機逃亡，也不是反毛澤東，而是毛澤東爲了收回「繼承人」的「成命」而加以謀殺，想將「權位」交與江青，吾兄認爲然否？

㈣江青是成器的人嗎？她怎樣領導共軍？小弟推測，毛澤東爛攤子在兩年內就要完了！未知閣下看法如何？

弟袁暘照上

暘照先生：

收到由「萬人」轉來大札，不勝欣幸，弟與閣下神交已久，惜無機緣晤會耳。閣下對弟前寫「中共疑難答客問」文內解答四個問題，過蒙推許，感愧無似。來示又再中共與共黨作風等問題四點，要弟提出意見，作爲公開研究，敢不從命，特不忖愚陋，依次敬陳己見，仍希閣下有以斧正，集衆人的智慧以制共敵，亦自由人士救國家救民族之一途也。

一、毛澤東讀書雖少，詭計甚多，無可否認他是一個聰明的人，爲什麼不知中國人是永遠殺不完仍要繼續屠殺呢？

答：要了解毛澤東的狂妄和殺人性格，就要研究老毛的幼年時代和所受教育，誠然他是少有聰明的，當他年幼居韶山沖時，經常不聽父母教訓而被鞭打。八歲那年他想出投塘尋死來恐嚇其父毛順生，因而獲得以後犯事少受打罵，這是毛澤東最初「用計」的成功，也是他一生狂妄的開始。

後來漸長出外讀書，正如岳騫先生所說：「他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作爲三本寶書」與之結不解緣，由是大而行動上的造反，政策上的用計，小而名詞、口號，莫不以此三寶書爲本。在「北大」任圖書管理員時，更注入馬克斯、列寧等社會主義革命學說，而蘇聯十月革命推倒帝俄的殘酷鬬爭事實，亦深深印於他的腦海。毛澤東由少而壯，由壯而老，長期都在仇恨、詭計、造反、鬬爭中。從井崗山落草爲寇，到抗戰後再造國民政府的反，與及他黨內的十次鬬爭，老毛都沒有用過正當手段，而要的全是陰謀詭計。遠的且不談了，中共政權成立後的大鳴大放，後來竟變爲「反右」鬬爭，更說是陽謀而不是陰謀，文化大革命開始是標榜破舊立新」，後來卻變成奪權而打垮劉鄧，借林彪力量而捧爲接班人，結果又使其粉身碎骨。

他一生所作所爲，祗求目的，不擇手段，他曾揚言「革命不是綉花，也不是宴客，一定要火熱朝天，血洒大地的」。從他拋棄幾任老婆，韓戰時拖殺自己兒子，都充份表現他狂妄作風，至於殺人更不在他眼內了。幾十年內戰，共黨使用的「人海戰術」，直是驅人民去死，中共政權成立後的每個運動鬬爭，一定要村村流血，殺人盈野，海有浮屍。

十年前他曾說過：「中國是不怕戰爭的，即使是第三次大戰，全世界要死十億人，這很多國家恐怕都已死光了，但中國仍然有三億」，（這時聯合世界人口統計是二十億多，中共自己號稱是六億），你看他對殺人、死人是怎樣一回事。

他無可否認是少有聰明，但卻十足是「精歸左」，（不是左派而是旁門左道），前人謂「左道」的人不近人情，孟子更謂「不近人情者，必爲大奸慝」，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一定知道「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他也會知道反抗壓迫的中國人是永遠殺不完，但他深染仇恨、詭計、造反、鬬爭的「左道」，加以少有聰明而恕意玩弄，就形成他的極端狂妄與殺戮狂。

二、一九六二年「三面紅旗」失

敗，大權旁落，當時毛澤東已經七十老人了，而且膝下無兒，何不乘時退休，以娛暮景，而偏要發動紅衞兵造反，弄到千萬人頭落地，釀成今日之悲慘局面呢？

答：共產黨是極權政黨，一切支配在共黨權力之下，故上層人人希望抓權，簡直沒有退休制度。蘇聯赫魯曉夫之後，情形畧有轉變，但中共卻罵爲「蘇修」，自己一於死硬。老毛不退休而要抓權，就覺得有權才可說什麼都正確，一旦權力喪失，就會被打爲反革命、階級敵人。「三面紅旗」失敗之後，他只不過把國家主席讓給劉少奇，已感到惶惶不可終日，就怕大權旁落，受制於人，結果要聯合林彪，借「文化大革命」紅衞兵造反來打垮劉鄧。劉少奇終於被打垮了，林彪被捧爲永遠健康的接班人，但不久又因提設國家主席而遭毛之大忌，結果亦招來粉身碎骨，可見權力在老毛心目中是何等重視。

老毛唯我獨尊的權慾力極強，大概除與他「左道」性格俱來處，恐怕也是幾十年黨內鬪爭經驗的心得，因此劉少奇與他平頭任國家主席不容許，林彪企圖國家主席更要不得。最近召開四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更索性不設國家主席，但卻規定黨領導國家，黨主席兼三軍統帥，如是毛就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而黨章又沒有條文限制主席使用權力，亦無監察制度，結果毛就成了無限權威的七億人王。毛對權力就是如此重視，試問他怎會想到退休和娛暮景呢？千萬人頭地，在他看來不是悲慘之局，像史大林死後被鞭屍，才是他提心吊膽最後的一局呢！

三、林彪絕對不是坐機逃亡，也不是反毛澤東，而是毛澤東爲了收回繼承人的成命，而加以謀殺，想將權交與江青，吾兄認爲然否？

答：林彪反毛澤東絕非初意，否則他何苦受捧以制劉鄧，但把握機會再向上爬，恐怕是林彪鬪劉的初衷。文革大亂多年之後，林彪有意使亂局納入正軌，因提設國家主席領導政權於常規，如果此職能由他膺任更覺得威耀，不知這卻招毛之大忌，由疑生妒，由妒生恨，就迫使林彪墮機身亡，其間陳伯達也做了「紅鬚軍師」，因而株連在內，結果不知所終。說整林彪時毛就蓄意將權位給江青，似乎言之過早，但兩年後周江對峙，老毛就確實有意扶江青了。

四、江青是成器的人嗎？她怎樣領導共軍？小弟推測，毛澤東爛攤子在兩年內就要完了，未知閣下看法如何？

答：毛澤東扶江青抓權位，不是他老得昏懵，也只是他一廂情願，絕無成功可能，她本人也不成氣候，亦確無領導才能，遑論革命勞績與威望了，毛有生之日，她尚可憑勢東攪西攪，一旦毛死，她恐怕要成鬪爭對象，她的一派也必定完結，她個人會死無葬身之地，如果老毛趁未死而一意孤行，勢必釀成軍頭割據，天下大亂，加速中共政權的滅亡。

兆華上

本港經濟極度不景 政府加稅益增民困

彌補政費赤字可調動儲備金

編輯先生：

自從接近官方人士日前透露一九七六年度龐大財政預算案將出現赤字，港府極可能增加稅收以彌補不足的消息傳出後，已引起市民的關注，認爲在目前經濟不景情況下加稅，將嚴重傷害工商業，同時再度引起通貨膨脹，益增民生困難。假若當局斷然減稅，則將會刺激百業，帶來經濟好轉，可能產生「因減得加」的好現象。

港府如增加稅收以彌補赤字，是會嚴重打擊本港社會命脈——工商業的元氣大傷，造成本港廣大市民生活日益困難，百上加斤。

相反的，如港府能夠酌量減稅的話，深信可有助於刺激本港的工商業，令本港經濟好轉，則極有可能「因減得加」。美國財政的赤字，遠較本港財政的赤字爲龐大，但由於美國政府決定暫時忍受赤字的預算，酌量減稅以吸引外來投資及有利工商業發展，致國內經濟發展了刺激的作用。

本港的工商極，是本港的經濟命脈，對本港社會關係極大。港府如一旦決定要加稅以彌補赤字的話，無疑會使外來投資卻步，並嚴重打擊本港工商業的發展，港府考慮酌量減稅的可行性。

港府彌補赤字的辦法，不一定要增加稅收，該盡量節省政費的開支，倘若仍然未能抵銷赤字，港府大可以自英國抽回部份儲備金或舉債，用以彌補赤字及進行公共建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使失業率降低，港府如決定要加稅的話，亦應只增加間接稅，特別是奢侈品及娛樂稅，而不應增加直接稅，造成廣大市民百上加斤之苦。

港府在下財政年度預算中，可能增加稅收，最不合時宜。在目前香港的經濟情況，如果實行加稅，對工商業是相當不利的，如果一旦實行加稅，必然因此而刺激物價上漲，對民生直接影响至巨，因現在本港工商業不振，失業人數增加，傳說目前失業與半失業人數接近了二十萬之眾，這種嚴重情況，港府當局應該要重視，設法予以補救的，否則，由於失業繼續增加，對社會治安問題，更爲可慮。我們認爲：在現在社會經濟的惡劣情況下，港府當局絕不應該考慮加稅的，如果一旦加稅，難免火上加油，民生更加艱困！

倘若能將現行之稅務案修改，制訂一項統一之收入稅，代替如今之幾種不同之入息稅項目，例如利得稅及薪俸稅等，則港府之稅收亦可得到同等程度之增加。目前本港有許多較爲富有之人士合法地毋須繳付全部稅金，因爲彼等之入息來源並不包括在目前幾類稅項範圍之內。

一老香港人上

港府過往施政遭受干擾 特權人物不肯說眞心話

編輯先生：

我依稀記得：現任港督麥理浩爵士上任不久，即向全港市民開誠公佈，說是：「要經幾個月時間學習和聽取市民暨各方面輿論意見。然後，才作出各種施政準備」。

在當時，麥理浩港督的開誠公佈，確使我輩市民感到無限歡迎和帶來十分親切之感。跟住，我看到香港經濟時報周刊編輯戴維斯先生也誠摯地公開上書港督，函中除指出港府於過去在施政上不得民望和種種利弊之外，且痛陳政制不良及歷任港督均受制於「某一種力量」包圍之下，進而使在施政有所爲難，此誠歷屆港督所感到爲憾者。是故戴維斯先生於痛陳利弊之餘，還提付若干興革意見。最後，戴維斯先生還作最佳囑咐，誠懇地促請麥理浩爵士：得親自用力「推它一把」！

我想：吾人對於戴維斯先生對港督的條陳，其中想不無若干眞知灼見？

老實說：這是本港各方輿論中卻不失爲最有價值的意見，且亦爲戴維斯先生所給予麥督一篇諍言，我想：在港人之中，其中也會有人對此留有深刻印象。

但不知編輯先生亦以爲然否？惟事情的確不能令你不信，當戴維斯先生的公開信經過時間的考驗，人們於靜觀四面，耳聽八方之中，已發現了若干事情誠如戴維斯先生所言一樣，而個中微妙，則要每個人肯去從中考究昭然若揭。

說來話長，欲求解答，則無妨試舉一例而言：就以歷任港督而言，上任後返英次數之多則無過於現任港督，其中經過，尤以最近幾次均盛傳麥理浩港督要辭去本職，初傳麥督擬出任當今首相威爾遜助理工作人員，其後一次又傳麥督可能任職外交部事務部，而最近乃第三次傳說。雖然過後均告否認，但在明眼人看來不無空穴來風，無風不會興波，起碼足以表示麥督對於錯綜複雜情況，已感厭倦或因受不了英方之種種壓力，和本港的財團太多困擾。

現在港督之不易爲，尤其稍具良知之港督更不願爲。高明的編輯先生，你對此可有同感。

香港某些特權人物和機構及財團，其勢力眞大得驚人，而且有它所具有的本領，例如：在好多年前，本港「賭博諮詢委員會」和本港廣大市民的意見，均一致反對賭博，但在反對的熱烈聲中，竟出現不少似是而非文章與及某些報紙社論卻擁護賭博「合法化」。如今，外圍馬終於合法化了。又例如：外國財團乘虛而入，一心搜刮本港財富，不惜結合本港財團、企業，實行製造其「人爲股市」，於是乎不斷運用其手法製造假消息，且發動新聞界某些人物從中助陣，但似此不幸，也可自由於外力所逼成。由此可知某種勢力其擴張開來，是十分令人可怕。

又例如：近期電話於一年內復提第二次加價，引起工商業和市民一致反對，尤其近日各方反對之聲正如火如荼，各街坊會及若干團體亦紛紛起來。香港政府和大人先生們從未說過眞心話，如今滙豐銀行沈弼先生有鑒於本港財司夏鼎基擬於下年度財政預算中加稅，於驚恐之餘，不能不向政府及財司警告。

老實說，農曆年關已過，市民們的心情越來越加惡劣。原因是農曆年底會有很多市民食鷄也感到無味，因爲眾多的工廠、機構、公司、商店都會跟住大量裁減人員，農曆新年過後，失業人數又不知增加幾許？其中被炒魷者，雖或尙有多少補償或給予遣散費，但問你吃得幾久，一旦拍手無塵，又不知向那裏伸手？

一名低級工人上

一封「學聯報」不敢「轉載」的信

青冥

一九七五年一月出版的「學聯報」轉載了「一封國民黨員留學生給芝大保衛南沙委員會的信」。這封信頗長，現將其中最精彩的地方節錄如下：

保衛南沙的朋友們：

我是一個國民黨員……我相信你們是愛國的……但是你們不要以爲只有你們才是愛國的，我寫這封信就是要證明，國民黨員中也有的是愛國的，是有良心的。

有不少國民黨藉（青冥按：別字）的同學都是像我這樣的，出國的目的只是爲了混一個資格……回台灣以後才有個交待……

到現在眞正肯爲國民黨効忠的人只有一種，就是希望靠國民黨升官發財或得到其他好處的人……

寫這封信，就是想告訴你們，你們愛國的努力是對的，但不要以爲凡是國民黨員都是與你們作對的。要知道在國民黨員中也有不少你們的支持者……

郭、

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郭×」這個人，筆者不得而知。據「學聯報」的編輯說，「郭×」是個「開明和有正義感」的國民黨員。「郭×」的「開明」和「正義感」可由下面這句話得到證實：「（我）出國的目的只是爲了混一個資格。」依此，我們可以推進一步說：「學聯報」編輯是古往今來最最「開明和有正義感」的，因爲他媚毛的目的，只是爲了混一個走狗的資格。

現在，讓我也來寫一封信給「共產黨員」：

朋友：

各位最最「開明和有正義感」的

我本來並不很憎恨共產主義。你們雖然不知道「愛國」為何物，但你們可別以為凡是共產黨員就不愛國。我寫這封信就要證明，共產黨員中也有些是愛國的，還沒有喪盡天良的。

有不少共產黨籍的同學都是和朱珠（按：不是朱×）一樣（註：朱小姐到美國後不久便擺脫了中共的控制，投奔自由。），往美國「求學」，完全是為了脫離虎口。他們寧願在自由的土地上死去，也不要在暴虐的政權下偷生。

到現在，眞正肯為共產黨効忠的人只有一種，就是希望靠它升官發財或得到其他好處的人，如「學聯報」的編輯，「中大學生會」的幹事等便是如此。現在積極反對共產黨的人也只有一種，就是刀斧交於頸而色不變的勇士。

寫這封信，就是想告訴你們，不要以為凡是擁護共產主義的人都是魔鬼的化身。陳獨秀、胡風、田漢等，都是不屈不撓，極力提倡自由民主的英雄。

我這封信不會比「郭×」寫得差，但是「開放」和「正義」的「學聯報」是決不會「轉載」的了。此無他，完全因為筆者讀書並不是為了「混一個資格」，更不是為了學做應聲蟲。

青冥

當局既裝冷氣車廂 何不增設科學厠所

編輯先生：

據一月二十四日報載：政府已批准撥欵六十三萬元，試行將四十個中之四個日製新型「無厠所」火車廂安裝冷氣，以測驗乘客之反應及檢討將四十個車廂全部冷氣化之經濟問題。據稱該項計劃約需欵六百萬元。以後訂購之新車廂，則均有冷氣設備，至於陳舊車廂則不適宜於裝冷氣云云。

按去年九月間，鐵路局長曾發表妙論，高談舊車廂拆厠所及新車廂不設厠所之原因乃意欲避免弄污將來之新紅磡總站。引起社會人仕多方面指責。最後局長於新界扶輪社午餐會上發表演說，聲明此種無厠車廂，並非其本人主意，乃上任所決定，但其本人亦非常同意。認為短程火車，無設厠所之必要，假如將來火車恢復直通廣州，則他可能在火車上設科學厠所，一如飛機上之設備，不過現在裝設，則成本太重，勢必又要加價，到時市民又議論諸多表示不滿者矣。

根據局長上述演辭及政府撥欵研究車廂冷氣化問題，相信火車再來一次加價，為期不遠，已非過慮，其實車廂裝冷氣，何必研究一定受乘客歡迎，不過為將來加價作出藉口而已，豈有增加豪華享受而不增加費用之理，政府斷不做蝕本生意，理由極為明顯。反之，減少衞生服務，則可以任意為之，逼令每日以千數計之乘客將「生理上自然需要」之大小二便強忍，要到站下車，方能解決。政府對於民意，全不理會，而不急之務如車廂裝冷氣，則撥欵研究施行。當然，香港祇有「防止虐畜會」成績優異，有口皆碑，眞可謂恩足以及禽獸，但缺乏了一個「防止虐人會」，所以對於人類，可以任意剝奪其權利，甚至大小二便之自由，亦不能自主。身為政府部門首長，犯了錯誤，不思設法補救，反說風涼話：「旅客當能習慣，目前事實上，無須誇張其不便。」最高當局亦官官相衞，姑息不追究責任，其實立法局議員，尤其是「財務委員會」諸公，對此事更應負責。當撥欵予九廣鐵路局購買此四十個日製車廂時，應考慮車廂耐用程度，可以使用起碼十餘二十年，豈可無厠設備？何目光之短視，一至於此。

港府今既准撥欵裝冷氣車廂，何不同時裝科學厠所於新車廂內，或附掛特別厠卡，對於舊車厠，則恢復原日設備？事因局長所謂「紅磡新總站落成後，全部是新建設，火車內厠所之不良氣味，給與乘客不快感想」，完全不能成為理由，簡直「強詞奪理」，試問紅磡總站有無厠所設備？答案必然是有。假如站內厠所可以無氣味，則火車上之厠所，亦應可無氣味，事在人為耳，否則火車上無厠所氣味，而總站有厠所而臭氣薰天，則將如之何？難道乘客就無不快之感乎？

讀者兩朝衞生雜工

當局外圍狗合法化 政府有利市民無益

編輯先生：

連日報載，港府有意考慮對澳門賽狗娛樂事，在本港成為「外圍投注合法化」；並意味有修改賭博政策，以期達上述之目的；雖則有關方面「預料政府不會放鬆對賭博之控制」等消息。

由於目前仍未見有詳細之辦法公佈，有關方面祇透露「有此企圖」，似在徵詢社會之反應；因此，吾人固不能對事件之細則優劣作評論；但倘政府確將外地——澳門賽狗導入香港成為合法之賭博時，則在此時此地，廣開雜賭之門，決非社會之福，徒增社會之罪惡而已；筆者願將淺見所及，畧陳如後。

香港連年受銀會潮、股票潮之打擊，全港之工、商業已幾臨絕境；證之於自香港重光後一枝獨秀之娛樂業、酒樓飲食業、建築業等行業，去年即已全面走下坡——大幅度下跌，此種惡劣趨勢，有目共睹，無可諱言；有關當局原應從扶持社會工商業之發展着想，如何減輕成本？廣覓外銷市場？方是穩固社會之經濟民生大計，現竟欲導引外地之賭博，使在本港成為「合法之賭博」？高深莫測，其能有說乎！

雖然當局亦云：「不會放鬆對賭

博之控制」，但吾人必能理解「控制」、「原則」決不能混為一談；倘「原則」是錯誤，則由「任何人」控制，亦屬不妥善之事，願再思之。

或有以為外圍合法化之舉，既可增加政府之收益，亦可稍減赤字之困，更或可打擊貪污風氣。對此「似是而非」之見解，當不能使智者之苟同。

馬會自本季有場外投注後，雖則能收入若干巨額之資金，但吾人必須注意下列三點事實：

一、仍有非法之外圍投注場所存在！

二、馬會得益是否多於政府？

三、管理難臻至善——四重彩即被抨擊兩次。

查立法之意，原無不公允之成見；問題是執法時之公正與否——有意或無意之失；倘政府以廣闢賭博之門，而收益並未根絕窮困——赤字，徒負「開賭」之名，更貽人受益之譏。至於管理方面，以馬會組織之完善，仍不免受社會人士之質議。因此，以增加政府收入為前提而「外圍狗合法化」之論調，在存疑之下，利害似難衡量，惟智者自決之。

俗有諺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非計；如有關當局確以開闢外圍狗合法化之舉，妄想將資金回籠以稍解赤字之困，甚或以為可打擊貪污之風氣，將是不智之極，其或以「香港人為天下第一——好賭」則庶乎近焉！

今董狐周筆上

有親人在港難民 港府應准予居留

萬先生大鑒：

逕啟者，素仰先生為不可多得之專欄作家，無論言政、批纂，每言每字具針血畢現，極是會意感召之妙也

然今晚恭讀閣下之「逃亡分類」一欄之結論，令愚感嘆不已，緣閣下所了解之第二項（在港有親人可以投靠能解決其生活者，大致可能獲准居留，未知閣下何所據焉。

按：近日有逃亡者患病，未假即捕即遞，其家人請律師擔保，尚且不得要領，遭拒無告，眼巴巴看親兒被遣回，此情此景，聞者鼻酸矣，何堪言他也，難道彼無親人投靠耶，眞謬天下之大論矣，簡直政治壓力為瞻首談人道不若論畜道，竟恰切耳。

以愚者之見，應該如以下處理方合人情味：在港有親人認領逃難者，應准其家人擔保每人五百元，或以上及保證其日後在港行為，否則，向擔保人是問，至於保金處理方面可作公益建設資源，以彌補政支負荷，未嘗不可耳。

被遣返者親人孤零翁頓首

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晚

詠竹回文四截書呈

人傑良友指疵

封淑英

風竹回文

全材納得盡虛中。秀挺長來犯險風。天壽為求重見日。煙雲撥去直凌空。（回讀）

雪竹回文

貞堅玉好保青青。力挽春回百戰經。清管一揮常掃雪。成功喜有未驕兵。（回讀）

雨竹回文

臨風遠立黯魂消。帝念愁顏翠欲凋。深積淚痕斑點點。吟龍一夜雨瀟瀟。（回讀）

月竹回文

湘江水隔楚雲行。月上枝斜弄影清。涼送夜風吟續斷。陽調應律鳳來鳴。（回讀）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港共托派大決鬪 高等學府作戰場

港共上大陸受訓托派赴日取經

本港一些高等學府，現在已成為左派與托派份子的戰場，有一項顯著的跡象，他們由暗鬪漸漸趨向了表面白熱化。

在一九七二年夏季，九龍有一間專上學院，由左派的支持，暗中選派了四名學生（其中一名是女生），前往日本學習三小時佔領學校的實習，這項鼓勵學生以暴動方式佔領學校校園的活劇，據內幕消息透露：導演是日本的極左的「全學聯」。至於學習原因，就是希望有機會在本港上演。

自從去年港共與所謂托派份子鬧翻以後，港共份子即積極地控制一間高等學府，這當領導人物，完全受港共津貼，一切行動完全聽命港共頭頭。

最近，本港一張報章在一欄讀者來函中，一名高等學府學生揭發港共份子，先到中山石岐受訓，然後返校進行對新生的洗腦。

另外，並積極地控制學生報，作為他們偽造民意的宣傳毒素工具。

不管怎樣，港共的做法，已被他的「敵人」托派份子看中了弱點，因此也選派了學生，前往日本受訓，行動雖然保持高度秘密，方式完全針對港共鬪爭，最近有兩名在大學求學中同學，已經「學成」歸來，準備和港共展開肉搏戰。

該消息特別指出，這些事實，說來有點駭人，其實是千眞萬確的事，祇要現在求學中的高等學府同學稍為留意，不難就會看出他們的陰謀。

匪徒猖獗太歲頭上動土 警員當更二人同行為佳

編輯先生：

關於近日來之香港治安，實無不令大眾市民有心灰意冷之感。就市民被搶刧、刼殺者已不知凡幾，而身為維持治安的警務人員，亦不乏被匪徒光顧，頻聞警員、探員被奪槍或被襲擊，更有警員被謀殺（如去年五月初，一名休班警員送其女友返慈雲山新區時，被匪徒刼殺），更有甚者，身為警方高層人員的助理警務處長司徒智仁先生的府上，亦曾被騷擾、襲擊。

近又從報章上得悉，一名嫌疑女犯人在警署內竟然能擊暈女警從容逃走；在一月五日，兩名休班女警（其中一人為督察），在橫頭磡新區訪友時，竟然在途中為匪徒截停其汽車加以洗刧，在如此情況下，我們不難想到警員的訓練是否足夠（特別在體力戰鬭方面），警員當更或調查案件時，以二人同行為佳，何故警方高層人員好像視而不見呢？再者，一名女犯人能從警署內逃走，警方應自己加以反省，是否內部保安不足？防衛能力又如何？俗語說得好：「太歲頭上動土」，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深信警方不願長此下去吧！

讀者白善煒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香江百詠（調寄望江南）

高韻賜

㈠ 香江好，港口吐繁華，十里樓臺酣醉夢，百年滄海幻煙霞，哀樂幾人家？

㈡ 香江好，水繞太平山，燈火光騰南北岸，金銀氣壓上中環，明媚淺深灣。

㈢ 香江好，朔旦喜重尋，正始公元纔過去，履端漢紀又來臨，氣象有晴陰。

㈣ 香江好，歲首樂融融，醉飲屠蘇添酒綠，禁燃爆竹膾燈紅，依舊漢家風。

㈤ 香江好，海上度元宵，玉鏡猶圓虛此夕，金吾不禁話前朝，火樹亦煙消！

㈥ 香江好，三月又清明，故里先塋悲冷落，殊鄉新塚訝縱橫，百感踏青生！

㈦ 香江好，佳節值端陽，奪錦龍舟紛海嶠，包金角黍滿洋場，誰解吊沉湘？

㈧ 香江好，暑氣溽秋庭，舊日喜邀迎七夕，新潮懶得拜雙星，乞巧更誰銘？

㈨ 香江好，良夜賀中秋，啖餅傾觴娛電視，聽歌醉月亭風流，何處有人愁？（醉月者非天上月也！）

爐邊夜話

袁暘照

托身平淡慣司厨　欲市佳餚近肆沽
熱血沸蒸盤上饌　壯懷充溢手中壺
圍爐叙舊情猶洽　應世匡時道未孤
共體艱虞今夕話　對談相勉勿糊塗

敬步許蘭亭詞長島居雜詠並述感懷

袁暘照

㈠ 抗倭餘緒未曾消　曾渡長江浴冷潮
惋惜枉流先烈血　化成幽恨染紅綃

㈡ 彈雨槍林八載長　撫心無愧對昭陽
征人老去精忠在　贏得名符晚節香

㈢ 天涯托跡豈忘歸　爭奈時機與願違
省識今時身在莒　追懷底事悟前非

㈣ 江山赤泛倍添愁　肯任囚冤付水流
但使此身猶健在　永陪籬菊傲深秋

㈤ 自從南渡到香城　隔斷家園戚友情
夜半深燈懷故國　凭欄東望聽鼙聲
韶光虛度六旬臨　鏡裏窺容百感侵
酸淚咽枯成熱血　再無淸涕可沾襟

㈥ 爲謀生計強支持　忘卻牽衣惜別詞
任使誑徒甘逐臭　清高秉節不輕移

㈦

賀蔡念因兄台六一榮壽

梁景堯

德高世重，譽滿詞場。
六一生朝稱觴，瑞氣盈堂。
群賢畢集，袞袞冠裳。
祝嘏蘭桂眾，壽域無疆，
名聲早已傳當代。
貨殖陶朱遍四方。
愛客親時彥，詩酒常酬唱。
雲天萬里翱翔，命世奇才恰當。
似竹虛懷經世策，前路康莊。

祝蔡念因兄台六一榮壽　梁景堯作詞及曲

秋思

泰國　龍軌

浪迹東南日久長　風飧露宿拂秋霜
懷恩報國崇姜尚　欲杖秦狼羨子房
遠道隨身惟七首　來朝舉手刃魔王
斯情寄語糟頭客　縱死分屍骨亦香

敬和龍軌兄「秋思」元玉

泰國　李敬安

霏霏細雨似絲長　夜半寒風霧結霜
秋後青松皆秀色　冬來雅士臥高房
賢人有智思安份　蠢子無知欲做王
海角多藏流浪客　豪雄志節永飄香

步和龍軌先生秋思元玉

泰國　一帆

飄蕩江湖道遠長　家門回首路凝霜
時逢亂世詩爲樂　每遇邪魔避佛房
熱血盈胸留報國　龍泉半截懾毛王
豺狼滿地心猶定　得保黃花晚節香

旅愁

雪梨　蘇伯楷

頭上千莖半帶絲，光陰似箭不停馳；
非無息影園林意，未有山居買地貲。
勞碌奔波衣食累，憂心日夜老窮時；
天涯浪跡家何是，嶺外浮雲處處移。

偶成

雪梨　蘇伯楷

山岳靈奇秀，白雲抒捲狂；
朱霞明麗影，河海素波揚。
綠竹虛心對，黃花晚節香；
芝蘭幽性在，松柏傲嚴霜。

郊雨羈愁

雪梨　蘇伯楷

晨起開窗望野空，迷人天氣盡朦朧；
郊前樹影陣陣雨，牆角藤枝短短風。
盡日未停羈客淚，深宵頻送五更鐘；
卅年萬里離愁苦，兩處心情一樣同。

風雨孤舟

雪梨　蘇伯楷

園林怒號驚風雨，四面迷濛望不通；
撼動青山搖萬木，疾馳滄海一艨艟。
横流急湍危時勢，擊楫高歌浪裏中；
合力不殊成眾志，齊心自可敲狂風。

小築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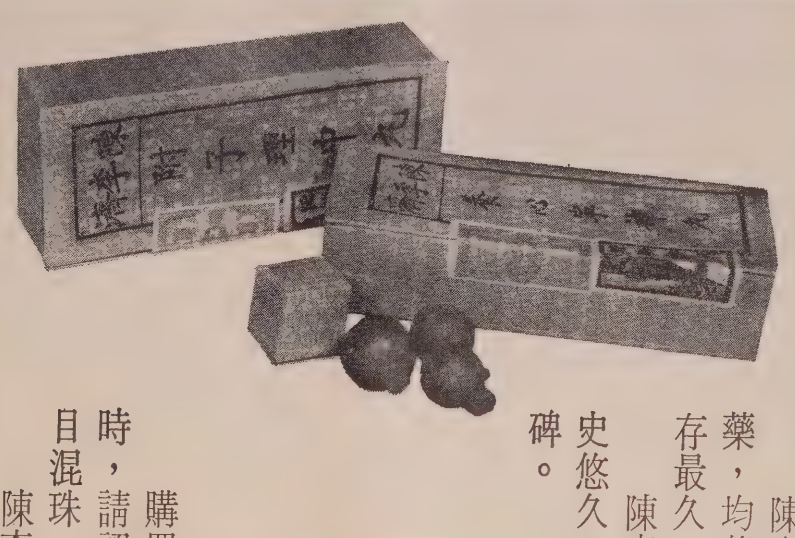
雪梨　蘇伯楷

宅小窗天濶，岩深草木低；
望中雲影亂，萬里指人迷。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三期 新86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八三(新86)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八三(新86)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二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將開展一場新的政治運動

中共的四屆人大閉幕不久，在正常情況下，目前在整個大陸上，應該是熱火朝天地宣傳「貫澈落實四屆人大提出的各項戰鬭任務」或叫嚣什麼「四屆人大文件」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等等。然自二月初以來，中共的宣傳重點卻把四屆人大放在次要甚至是無足輕重的地位，致而鼓吹「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強調組織與紀律，並眞像面臨「千萬人頭落地」的地步，大聲疾呼「回擊」和「鎮壓」，甚至發出「進行清黨」的訊號。在今年二期「紅旗」雜誌上刊出分別署名路陽、池恒、周斯所寫的三篇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北平「人民日報」和本港文滙、大公先後分別予以轉載，可見這是中共當前的一項新的政策和「中心任務」。

二月九日北平「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後，翌日該「人民日報」又刊出「新姚文元」梁效的文章，題目爲「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特別是在九日「人民日報」社論中還傳達了毛澤東的一個「最新指示」：「列寧爲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從「紅旗」文章和「人民日報」社論及文章互相配合上看，可見中共又將開始一個以「整人」和「殺人」爲重點的新的政治運動。這個新的政治運動，相信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前已經決定。此項決定在四屆人大草草收場後不久卽全面展開，其中不知包含着多少爲外人所不知的陰謀詭許。

照目前中共的宣傳內容看，所謂「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不僅要無情鎮壓所謂「地、富、反、壞、右」，復要打擊「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更強調加強備戰，「防禦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顚覆和侵畧」。在四屆人大收場後，因周恩來不僅沒有垮台，復蟬聯了「國務院總理」，加上又有些「黑幫分子」分別當上了人大常委會、最高法院和國務院的頭頭，因此，不少「觀察家」紛紛發表「高見」，認爲毛江集團已由「二次文革」連遭挫折被迫退居二線，勝利者是以周恩來爲首的「穩健派」，更毫無根據地說什麼：今後中共將採取「溫和立場」，推行一條「溫和路線」。好嘛！時間不過半個月，這種極爲「流行」的說法，已被中共的「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所澈底粉碎了。

中共在四屆人大後「溫和」氣氛方見瀰漫之際就狂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前就已決定了的。這裏有什麼秘密呢？有：在四屆人大召開前夕，江青突然不再以「我國領導人」名義會見外賓，估計：這是毛江已決定一項陰謀，讓他們想要「整」而一時又「整」不掉的分子在四屆人大上表演一番，開完了四屆人大再說。毛澤東和他手下的文武兩個大特務頭子紀登奎、汪東興，在四屆人大上都未見出現，這本來已可估計到是一個暴風雨卽將來臨的凶兆。果然，不久就由毛澤東發出「最新指示」，接着開始了「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叫嚣。

當前儘管毛澤東已成了說話不清，腦筋不靈，不會太久就要上北平八寶山「革命公墓」的老人。然只要他未死，就可起到「嚇」的作用，加上江青集團已控制了中共和文化、宣傳、特務及整個大陸各大中城市的民兵的大權，極有可能周恩來和鄧小平已投向毛江旗下，所以，毛爲了讓江青上台把權才「只爭朝夕」地展開了這場新的政治鬭治。在這場鬭爭中，除了對所謂「反革命分子」「執秦始皇之法」外，還要打擊「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請讀者不要誤會以爲這是「造謠」，這些形形色色的「犯」乃是路陽「同志」在今年二期「紅旗」上的文章中說的。更值得注目倒是中共喊得最多的隱藏在他們黨內的「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照中共的說法，過去的考茨基和蘇聯的赫魯曉夫，布里茲尼夫都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分子」。在中共內部，由陳獨秀到林彪都可以給他們戴上這類帽子。那麼「新生」的是誰呢？當然誰反對江青上台就是「資產階級分子」或「蛻化變質分子」。

這些都說明：此次中共的新的政治運動，打擊面極爲廣泛，看着吧！不久將來整個大陸必陷於腥風血雨極端恐怖之中。

問題是：老毛到底能活多久？江青卽或上了台能不能於毛死後掌握全局？看來，這些都不容易，接着必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爭權奪勢的大混戰。





葛柏案開審猶如揭開馬桶蓋
港府官員貪贓枉法令人慨嘆

老萬寫本文時葛柏案審訊正達高潮，由於證人不斷揭發，有關警察部門的貪污行徑，可說層出不窮，若不是由他們自己親口供述出來，簡直叫人難以置信。在本文發表時，本案可能已判決，但不論結果如何，全港市民從這幾天的審訊中，已獲知不少前所未聞的秘事，顯示整個部門爲貪污集團勢力所控制，太可怕了！

對葛柏案・各有看法

老萬又一次跌眼鏡，我跟朋友打賭，認爲韓德不會回來香港作證人，因爲他的「回憶錄」發表後，牽涉很大。

他發表了「回憶錄」，顯然不打算再見香港一班老友記，否則會延遲一點才發表，或者緘口不言，他回來，問題太多。

可是韓德不但回來，而且談笑風生，好像並未發生過什麼事，住在香港的第一流豪華酒店，儼然貴賓，而且受到廉署「嚴密保護」。當然，這些額外開銷，都全由我們納稅人負擔的。

韓德和鄭漢權終於回來做葛柏案的證人，因爲他們和廉署有默契，否則他們今天還在痞監。同時，譚保禮又適於此時被判入獄，人們認爲當初打算如韓、鄭兩人不回港作證，就只好讓譚做證人，以放人爲條件。

現在韓、鄭都回來了，便不再需要譚做控方證人，他被判坐牢一年，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逃不過」的。

有人說，香港政府正在演一齣大堆頭的戲給市民看，老萬也同意這觀點。這是一齣戲，不過，是什麼「戲」，倒是各人看法不同，有人認爲是一齣木偶戲，有人認爲是一齣滑稽戲，也有人認爲是假戲眞做。

不過不論是什麼戲，此時此地不能不演這個戲。因爲有這個戲，可轉移觀眾視綫，他們全神貫注的看這個戲，就會不注意政府加稅、電話公司加價等等的事。

有人說這是掩眼法，其實，這個說法未免太過火，我們不可以這樣苛責政府。政府不做事，任由貪污的人受賄，我們攻擊政府，認爲他做得不對；現在，他全力對付貪污者了，我們又說他在演假戲，未免使人覺得：不做不對，做也不對，無所適從，豈不太過份了嗎？

對葛柏案也有不同的兩種看法：有人認爲花一兩百萬元控告他，得不償失；也有人認爲這是表示政府肅貪的決心，花這些錢是應該的。

廉署反貪・表現低能

香港街談巷議都說及鄭漢權出作證人所獲的九項優厚條件。他獲得保留退休金，也獲協助移民加拿大。

此案一完，加拿大又多一位海外寓公，和那些正在加拿大嘆世界的退休探長一樣，挾巨額的身家，過優遊的日子。人們只問他是闊佬抑或窮鬼，不會追究他的錢是怎樣得來。猶之我們到百貨公司買東西，只要你買得起，售貨員對你便殷勤招待，不會問你的錢是貪污得來，抑或憑你的血汗賺來，甚至你是偷來、搶來，他也不會拒絕賣給，或者對你換過一張面孔。他們只是做生意，管得你鈔票的來歷？

也有人認爲，韓德輕鬆地痞完幾個月監使携其巨大財富跑到西班牙，也是在「有條件」之下獲得優待的，否則就不會履行條件，回香港作控方證人了。

廉政專員公署之所以放兩個，爽死一個，顯然因爲他們無法抓到充足的證據，必須得到韓德、鄭漢權兩人合作，出作控方證人，才有把握定葛柏之罪。

鑒於葛柏成爲港人「反貪污」的主要對象，學生哥要「捉葛柏」，市民要「引渡」，如果廉署無證據提控葛柏，將難平學生哥和市民之憤，因此只有以最高代價，安排這兩個有力證人。

表面看，廉署把葛柏引渡回來，使他在香港受審，是廉署的「勝利」——所以廉署頭頭個個現出「勝利的微笑」，實際上是廉署的失敗。

四百萬市民對廉署所寄予的希望，是要使香港的貪污分子「一網打盡」，才算達成他們的使命。但在處理葛柏案中，顯然沒法達到這最高目標，只

能抓一些較大的目標應付市民。另一部分則獲「網開一面」。使人感覺到，「法律」其實是一件「莫名其妙」的東西。

鷄死鷄鳴・貪污難滅

葛柏案辯方律師以諷刺口吻對韓德說：「閣下現在可以用本港納稅人的錢離開香港了。」其實他諷刺的不是韓德，而是香港政府。

假如韓德不是得到政府優厚條件，只要他爲葛柏出作證人，就可得到一如鄭漢權得到的九項優待，今天仍然在香港的牢子裏。葛柏從英國引渡回來，香港政府要他出庭作證，不必花一筆飛機費，把他和烏蘇拉從歐洲「請」回來，只要派一部「豬籠車」從赤柱把他載到法庭，省事得多，也不必「招待」他住在富麗華酒店的「皇室」套房中。這套房大閣佬才住得起，可是他花的飛機票、套房租金，無一不是香港納稅人的錢。到他作供完畢，還要再花一筆旅費把他送走。

韓德此行，除了烏蘇拉到外邊「購物」外，一文不花。他是「助仔」，因此辯護律師諷刺，他可以一笑置之，花掉香港納稅人大筆金錢而要他回來作證人的香港政府才應該面紅。

或者老萬有點憤世嫉俗，始終覺得葛柏、韓德、鄭漢權甚至譚寶禮這些案子，都不過是香港政府排演的滑稽戲，對我們市民關係不大。

爲什麼老萬會這麼說？把葛柏、韓德、鄭漢權、譚寶禮、榻雄……這些「老虎」都治了罪，應當香港再不會有貪污存在了。可是，非法的大檔還不是一樣大殺三方？架步不是和從前一樣林立？新界的白牌車依然要派片。

那麼，花了香港納稅人那麼多金錢，抓到這些人治罪，香港市民得到些什麼？有人說：關掉一些舊人，換來新人，會比以前更慘。因爲舊人刮得差不多了，可能少刮一點，換了新人，胃口一定比舊人更大，刮得也會更多。這說法似乎「講笑」，實在也有道理。

總之，要反貪污，樹立新風氣，除非從基本做起，否則難收大效。凡有權力就有貪污，警察的權力也許要從新檢討了。

反貪滅罪・兩面兼顧

葛柏案各證人的口供中，把香港皇家警察貪污內幕揭發詳盡，不免使人產生一個印象：大部分（雖然不能說是全部）的警官都貪贓枉法。四百萬市民見到這紀載，自然而然的對警察有了輕視、鄙視心理，這影響恐怕比貪污更爲嚴重。

如果全香港警務人員都失去他們的尊嚴，今後警察怎辦事？經過這個打擊後，警察如何重建他們的威信，確是大傷腦筋。老萬和四百萬市民一樣嫉惡如仇，對貪官也希望加以痛懲，但對香港治安前途更爲關心。

我們非常希望當局在反貪活劇演畢後，迅速想辦法把香港皇家警隊重整起來，使他不但成爲一個公正廉明的政府部門，還要使他成爲一枝維持治安有力部隊。

雖然警察部門的貪污並非一日形成，已有數十年悠久歷史，要將之根除不可以一蹴可成，須與貪污長期鬬爭。

但這種鬬爭最好不要傷害維持治安的實力，如果四百萬市民免除了「貪污」的損害，卻招來更多「搶刧」，那就得不償失了。

當然，要尋求兩全的辦法不是那麼簡單，也許是我們市民老百姓的苛求，但香港政府有責任這麼做的。

許多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假如香港有一天再發生六七年類似的暴動事件，恐怕不可能再得到市民的普遍支持，警察也不會再那麼搏命，當然也不可能像六七年時那樣安渡難關。

這種恐懼的存在已很久，在近年來尤爲明顯。市民之懷有這種恐懼是很自然的，一來警民關係越來越壞；二來在應付刧案方面，警察也表現得太無能。

忠奸正邪・自有定論

江青的御用刊物「學習與批判」今年的第一期發表了一篇由胡申生、馮丹楓、黃龍珍集體寫作，題爲「女皇武則天」的文章，文中對武則天殘忍、荒淫的事蹟隻字不提，極力讚頌武則天奪權干政的「功績」。

文章說：「武則天是一位傑出的女政治家，她是在激烈的儒法鬬爭中大步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個婦女敢於登上皇帝寶座，這件事本身就是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

「爲了進一步限制、監督頑固保守勢力，嚴防他們顛覆中央政權，武則天又採取了廣開言路的革新措施，對防止大官僚、大地主反動勢力和叛亂篡權活動，起了一定作用。武則天在推行法家，革新措施中，尤爲突出的一項，便是提高婦女社會的地位。」

文章並肯定的說：「武則天的稱帝，是革新集團戰勝保守頑固勢力的一個重大標誌……武則天是唐太宗一個得力助手。」

顯而易見，這篇文章代表了江青的心聲。她一直多麼希望成爲現代的武則天！這篇爲武則天吹捧的文章，實際上是爲自己吹捧。不過，她能否坐上皇帝寶座，尚是未知之數。武則天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今天她自覺是毛澤東的得力助手，足以媲美武則天，其實，在殘忍狠毒方面，她較之武則天有過之無不及。

中國歷史上人物，自中共奪得政權，不少遭到批鬬，也不少受到讚揚。大致上是一向被認爲正派的人物，多被批鬬得體無完膚，一向被視爲邪惡的人，都被翻案，受到尊崇。毛澤東捧秦始皇，江青捧武則天，都是同一道理。

用孔子和林彪並列，以秦始皇、武則天自況，這是最愚蠢的辦法。儘管對孔子如何批鬬，對秦始皇、武則天如何吹捧，中國人心目中對這些歷史人物的忠奸正邪，早有定評，這無異幫助人民了解他們本質，屬於那一類的人。

萬人傑

國父思想與中華文化

陳立夫

誠、仁、中、行、與國父思想

國父答俄人馬林之問，自己承認為中國道統之繼承者，則誠、仁、中、行，自然影響到他的一切思想，他最喜歡禮記禮運篇的大同章，開始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其結語是「是謂大同」。後來就成了三民主義的最終目的（以進大同），他最讚美的一部書是「大學」，稱他為世界上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而為任何大政治家及哲學家所沒有見到，所沒有說出的，由一個人格致誠正之修身起以至於平天下為止之完整體系，為我國獨有的寶貝。玆分別述國父思想要點如次：

（甲）革命之理論及行動

「誠」是智慧（誠則明矣），是信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力量（至誠無息，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所以國父說「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誠是革命的原動力（總統語），他鑒於湯武革命之順天應人，所以又為革命作了如下的定義「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以行之者，則未有不成者也」。而其屢敗屢起（失敗十次）百折不撓之精神，顯係「至誠無息」「擇善固執」之「誠」，與「仁」以為己任之弘毅精神，隨時準備成「仁」取義，力「行」而無畏也。

（乙）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

「不偏之謂中」，「中」則把握重心，平穩而不墜，恰到好處，三民主義之整個精神，無不與此相合，中國祖先既發明人類生存之原理，自應以此原理公諸全人類共同享受，全人類得享和平共生之幸福，則中國何能例外，故欲求中國之解脫帝國主義之壓迫，必須循大道而行（天下為公）「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鬬」，發揮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至「仁」心願，乃能有成，此一偉大之思想，益之以革命為打不平，為體天行道之理論，自然產生了民族主義。自來中國士人之信念，其生也為行道而來，非為求一己之富貴，窮則可獨善其身，達則應兼善天下，此即國父所啓示：「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而以知識能力之高下，與服務範圍之大小成正比，為民主政制奠道德之基礎，此一偉大之思想，益之以權能之合理劃分，以及五權憲法之制衡作用不偏於人治，或法治，自然產生了民權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為吾國一向對國民經濟的起碼看法：「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發展經濟乃能使財政充裕之認識；「來百工，則財用足」是對工業與財政關係之了解；國父飽讀經書，知之稔矣，以醫生之眼光，知人之病因，在體之不平衡與用之無節制，在農業社會中，土地問題是最重要，在工業社會中，資本問題是最重要，土地是體，其權貴能平均；資本是用，其效貴能節制。明乎此，則社會經濟可免乎病，一勞永逸，不必為爭其末（財）而害其本（德），「德本財末」之道，不致倒置矣。此一偉大之思想，益之以耕者有其田，以及土地漲價歸公之辦法，自然產生了民生主義，三民主義處處合情合理，符合中國之王道精神，並採納西方政治、經濟、社會之優點，眞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苟非至「誠」，曷克臻此？

（丙）訓政思想及讓位於袁氏

「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焉，復歸於亳」（見孟子），孟子認為太甲不知如何為君，伊孟以臣放君，乃出於不得已，後復還政於太甲，乃是原定計劃，非有伊尹之志不可，否則成為篡位矣，孟子對於伊尹之大公無私，譽之為「聖之任者」。國父之發明訓政，殆亦效法伊尹之志事乎？本黨於訓政結束，還政於民，開始憲政，大公無私，自可大白於天下，而黨員相稱同志，其亦為伊尹之志乎！國父於民元以民選之總統地位，讓與袁世凱，以求民主政體之不夭折，更足以證明革命領袖之一本至公，只求有利於國，絕無絲毫為一己之名利着想也。」

（丁）知難行易學說

革命貴乎言而能「行」，與道統之重「行」若合符節，國父創「知難行易」學說，無非勉勵同志，好學以破知之難，力行以證行之易。行健不息，更為易學開宗明義之訓示，總統之力行哲學，亦繼承國父之思想而立言也。

（戊）人類進化原則之創見

國父鑒於達爾文之進化論，為人獸不分之理論，帝國主義者利用之，以侵畧弱小民族，到處殖民，認為弱肉強食是天經地義，人類之浩刼開始矣，馬克思又認定人類文明史，只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所以物質是人類社會歷

史進化的重心，而階級鬭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此一錯誤之理論，以後竟成爲共產主義美其名爲解放人類之世界革命，實則用以作奴役人類的理論基礎，將人類蘊藏而不敢發作之獸性復活起來，又將人類置之於物質桎梏之中，這顯然又將人的地位抹煞了，國父因之批評達爾文之「天演淘汰，爲野蠻物種之進化」，並批評馬克思爲「社會病理學家，而非生理學家」，中國亦受了以上兩種歪曲理論之所害，淪爲次殖民地，國父遂根據中國文化之所示，發明了人類進化之眞正原則如下：

宇宙間進化之時期有三，第一爲物質進化之時期；第二爲物種進化之時期；第三爲人類進化之時期。元始之時，太極（此用以譯西名以太也）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生元素，元素合而生物質，物質聚而生地球，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之天體尙在此期進化之中，而物質之進化，以成地球爲目的。吾人之地球，其進化幾何年代而始成，不可得而知之也。地球成後而至於今，按科學家據地層變動計算已有二千萬年矣（立夫按最近國際各學會用種種科學方法測量計算地球之年齡爲四十五億年）。由生元之始生以至於成人，則是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人類初生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時期之進化，爲時尙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尙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而向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孫文學說第四章）。

國父此一偉大發明，是繼承吾國數千年來之道統。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原爲「仁」之重要精神，故認爲道德才能使強扶弱，智益愚，富濟貧，使不平者能平，蓋「不平」乃爲人類爭奪擾攘之禍根也，興滅國，繼絕世，服務的人生觀，均由此一思想而來者。由此而知達爾文與馬克思之進化論，爲僅適合於物種進化時期（第二時期），是故人獸不分，且認人爲本能所支配，役於物而不能役物之進化論，故有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以及人應爲物質所支配之結論，而不明人羣進化乃已進入另一新時期，以互助爲進化之原則矣。

今日世界各地之殖民地，幾乎全部被解放，聯合國會員國有一百卅餘之多，是則國父之民族主義與進化論，又被人類所接受，可爲明證。吾國之不平等條約，亦經總統之英明領導，與全國人民之戮力奮鬭，幾乎全部取消矣。苟非中共之甘作漢奸，強制人民接受外來之馬列主義，則中蘇間之不平等條約及其被蘇強佔之土地，亦必早已分別廢除及收回矣。

結　論

國父在「中國之革命」一文中，謂「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之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觀乎上述，更足以證之，今日世界各國，由於科學之進步，工商業之發展，社會道德普遍墮落，宗教信仰，日趨動搖，危機四伏。不可終日。推究其原因，仍爲思想問題之作祟，資本主義重財而輕德，爲本末之倒置，共產主義重物而輕人，爲主奴之顚倒，二者之思路雖不同道，而其敗德役人則一，欲救世界，除重人兼重德之三民主義外，實無他途。

吾人鑒於國父處處推崇倫理道德，認其爲人獸之所以區分，而爲人類進化原則之所本，且謂中國之不亡於異族，實道德之高出於人，而對於培育道德之家族制度，尤予重視惟期望其能擴充其觀念至國族，故將忠孝列於八德之首，此類訓示，至可寶貴，以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實亦源於誠仁中行之道統，且早已見之於青年守則之中，務期父以教子，師以教弟，長官以教屬僚，將帥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切互磋，然後三民主義能實行於全國，宏揚於世界，苟再能以倫理民主科學爲綱領，則中華文化之復興，定可見效，並能不負國父建黨救國之原旨與總統領導同志實踐力行，艱苦卓絕之苦心，爲使易以了解中華文化之特徵，特綜合述之如次：

天道人道合德，同源於誠；
成己成物並重，歸於求仁；
先本後末毋誤，執兩用中；
博學審問思辨，尤貴篤行。

而每一國人，應如何繼承道統，實行民主，則應各具備下列之條件及力量：

①誠以律己——原動力
②仁以待人——團結力
③中以處事——調整力
④行以立業——前進力

綜合此四種信仰與力量而成之「文化力」，即國父與總統用以領導全民，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促成中華文化之復興，而爲諸同志與本人所應共信共守者也。

【下】

試寫中興第一篇（下）



政府目前在台北的建設，雖不能說全部自足自給，但除石油外，問題皆不大，就以大煉鋼廠而論，原料來自東南亞，運輸方便，而且所購礦砂，在出產國視同廢物，有中華民國購買，他們正是求之不得，自不會有絲毫爲難。石油自然是來自中東，十年前筆者參觀高雄煉油廠時，原油皆來自伊朗，近幾年來，由於伊朗與毛幫「建交」，對我們特別敵視，如在亞運會出盡全力排斥我國，因此，我國所購原油改自沙特阿拉伯購入，沙特阿拉伯與約旦，是我們在中東兩大堅強盟邦，沙特阿拉伯石油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當去年中東發生戰爭，產油國團結起來杯葛西方國家時，沙特阿拉伯國王特着其大使首先通知我國，原油供應完全照常，無論杯葛任何國家，皆不會杯葛中華民國。

寫到此處，不能不談一件舊事，大約是五六年前，當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發生後，埃約敍三國失地喪師，我國報刊一致爲以色列叫好，筆者曾在本刊撰文忠告一般執筆爲文的朋友，萬萬不可這麼起鬨，猶太人是我們的第二大敵，僅次於國際共產黨，阿拉伯雖有少數國家左傾，但大部份皆對我友好，尤其是沙、約、黎、摩、突各國，筆者撰此文時，猶太人基辛格尚未慫恿尼克遜去北平，沙特阿拉伯也未通知我國照常供應石油。筆者今日重提此事，決非自詡有先見之明，只是說明舞文弄墨雖屬小道，仍要本其良知，不可譁眾取寵。

言歸正傳，再說石油事，雖然沙特阿拉伯照常供應原油，但油價總要按照新價，與舊價相較，一長就是四倍。當時全世界引起混亂，尤以日本爲甚。就在此時，行政院長蔣經國斷然宣佈，年底以前石油決不加價，這麼一句話把物價定下來，但事後據私人傳說，政府損失了台幣二十億。政府出錢補貼老百姓用油，世界也無此例，但不但國外無人知道，就在國內知道的也不多。

如果我們眞的發現了原油礦藏，不必如西德報紙所說大量輸出，使許多勢利小人重新來同我們說好話，起碼我們是可以自足自給，節省了一筆龐大的外滙，改作其他事業，希望發現油礦的事，不久能正式公佈。

我們也看了高速公路，但印象並不深，起碼我個人的印象不深，因爲平時在港九坐車必睡覺，去新界更是如此，公路好壞，在我無從比較。

另一項重要建設就是「加工出口區」了，這一組織是中國首創的，原來在高雄一處，目前已擴充到高雄楠梓一處，台中一處。

關於加工區的問題，除去開工廠的朋友，相信大家都不甚了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要設這麼一個加工區，筆者當時向加工區葛代處長提出詢問時，就先聲明，希望他不要笑我問的幼稚，因爲我實在不懂，究竟加工區內開工廠，與加工區外開工廠，有何不同？

葛代處長仿照武俠小說的口吻，先說一句：「問得好！」然後他接着敍述加工區有什麼不同，基本問題是一切集中，所有設廠、報關、報稅、外銷，許多手續，過去費時三兩個月未必能完成的，此時半天就可以辦完，因此，許多工廠紛紛遷入加工廠，即在圖其便利。

這一問題如果認眞研究起來，自是由於過去的各部門辦事人員官僚習氣太重，對於商人百般留難，懷有別種目的，政府針對此弊設立加工廠。這不是制度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如果每一官吏皆能潔己奉公，則加工廠便無存在必要。不過，目前的加工廠也確實作了不少事，例如去年因能源問題引起的舉世經濟蕭條，加工區的工廠自難例外，也如同香港工廠一樣，裁員減產，總計裁了一萬多人，經過加工區主管人員從中安排，風平浪靜，未起任何糾紛，所裁工人多數是女工，本來就來自農村，暫時又回農村，等待經濟復甦，這一種情形若發生在日本，可以想像又是一場「春鬭」或「秋鬭」，但在中國則匕鬯無驚，此固是中國人與日本人不同的地方，但也不能說不是加工區疏導之功。

最後說到核能發電廠，我們是回到台北之後，再坐車去金山核能發電廠參觀，路途行了一小時，最後一段路尚未修成，台北又多雨，遍地泥濘，到地方見到一幢辦公大樓設備尚完善，其餘都在開始建設的階段，相當荒涼。

我們看到負責人，另有一位年輕工程師，向我們解說核子發電的原理，筆者對於現代科學知識，可說一竅不通，當時又提出一個內行人會發笑的問題，即核子發電與製核子彈有無關聯。

負責解答的總工程師說明關聯甚小，只能說二者都是要利用「鈾二三五」而已，核子能發電是利用「鈾二三五」作燃料，代替其他燃料，發電既多，成本又輕，此即是核子發電的本意，至於製核子彈，完全是另一回事。

目前我國建設中已有兩座核子電廠，日前看報，第三座核子電廠已向國際方貸款成功，即將興建，一旦三座電站全部完成，台灣全省用電可解決大半，對節省能源，自是一大進步。

在核能發電廠工作人員，生活要比在其他部門辛苦，由於地盤遍地泥濘，許多工程師都經常穿着長筒膠靴，金山是台灣省的尖端，海風吹來不但冷還帶着一種濛濛的細雨，充滿了鹹味。但是工作人員對工作皆充滿熱情，替我們作簡報的那位年輕工程師，是台北市人，畢業於台灣大學，他的成就可以代表政府遷台後新成長的一代，這批人眞正是建國的棟樑，世人每見到跑到外國留學爲毛幫誘惑而墮落的一羣青年，以爲台灣青年都是如此，此是大大錯誤，那些青年只是稗子，任何好的田地中，幾株雜草總是有的，大多數的青年人，都樂意地爲自己國家貢獻一切。

這種例子太多了，即以陪我們參觀的新聞局林專員來說，其人精明練達，和易近人，說話時笑口常開，我們一行對他的服務皆十分滿意。偶然談起來，他原是華僑，在海外讀書，在僑居地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爲什麼要回國去擔任這麼一個相當吃力的工作，他微笑說：「我們國家在困難時候，正需要我們。」這句話感人至深，誠然，國家愈是在困難時，更需要每一個人貢獻出自己一切，台中港，煉油廠，核能發電廠那麼多的工作人員，他們都在艱苦的工作，待遇並不高，他們如果去了美國，待遇不知要比在台灣高多少倍，但他們皆耐心作事，絲毫不作它想，就是因爲政府需要他們，這是一個國民對國家盡忠，不是一個僱員對僱主出力所可比擬。

在台北停的時間較久，並沒有人向我宣傳，但我自己卻看出一些事體，政府遷台之後的設施，有些特別成功的未爲人提起，最重要者尚不是物資建設，而是心理建設。

舉一個例子，退伍軍人的問題，抗戰後即困擾了政府，今天在毛管區也發生同樣情況，毛幫已對「復員」共軍人無所措手，將成爲毛政權的癌症。以中國大陸幅員之大，我政府與毛政權皆爲退伍軍人所苦，以今日台灣一省，而退役軍人數目相當龐大，如果鬧起事來，非動搖根本不可，但直到今日，未有人聽說過退伍軍人滋事，不但未有滋事，反而成爲國家一份重要支柱。

對於退伍軍人的安置，就筆者所知，大概是兩種辦法，一種是由輔導委員會成立「榮民工程處」，以工作收入養復員軍人，最初也許是只求自給，現在已經大到不得了，不但接中國的工程，還接外國工程，沙特阿拉伯、印尼，都有我們榮工處在包工，台中港日本人不敢插手，我們榮工處居然包下來，已經順利進行，我們在台中港參觀時，談起榮工處包台中港工程，僅向外國購買挖泥船及器材，就用了美元五千萬，手筆之大，非一般建築公司可以想像。

另外榮民從事農業的又開了許多農場，梨山就是榮民開闢，橫貫公路及南橫公路也都是榮民修成，榮民流血保衞國家，流汗建設地方，繁榮了台灣，也爲他們帶來美好的生活，榮民中已不乏小富翁在。

另一類是有家眷，未參加榮工處的，各人退役後，皆有另一份職業，對這類退伍軍人，政府不但輔導他們就業，還按月給予津貼，以官階大小爲準，每一士官皆有一千多元到兩千，上校可以按月拿到八千元，津貼加上工作收入，生活都十分安定，這批人也是一份巨大力量，他們並未老，仍有軍人身份，平時皆參加在鄉軍人組織，一旦有事，立時可以組織成軍，所以今天談到國軍的兵力，是很難說得確實，現役軍人所佔的比例只是少數。

從各方面來看，現政府無疑是民國六十四年以來最有朝氣也最有辦法的政府，雖然各部也有不如人意者，如教育方面許多不名譽的事，國家行庫也糟不可言，但這都是舊包袱，政府確在努力甩掉這些爛包袱，最近的青年公司冒貸案，牽扯出一大批貪官，便是例證，假以時日，自可弊絕風淸。

全世界人士皆說台灣是人間樂土，但我們不能以此自足，我們最終目的要將中國建成人間樂土，然後要協助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建設成人間樂土，這就是禮運大同篇的最後一句：是謂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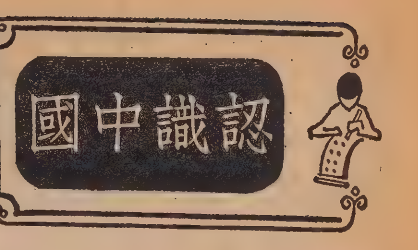
古調今彈

葉其眞

西江月——一樣殺人

兩般反應——

美景爲何不駐？兇狂底事難平？
港人齊道用嚴刑，拘頸宗廷無動！
火緊方知肉痛，風涼那會心驚？
菠蘿恐怖到英京，鬧吊乃呼開禁！



華僑、「花轎」與「叫化」

柳以青

在中共「新憲」中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二十七條中，有一句是關於「華僑」的稱：「國家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

接着十幾天之後，「中國新聞社」有關對「華僑」問題的宣傳稿件就發表了，那是分由「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郭瑞人」所寫的「祖國對海外華僑無比關懷」；「歸國華僑，福州第四印刷廠工人——張華」所寫的「社會主義制度好」和由「中國新聞社記者」所寫的「昔日的『豬仔』今日當主人——記四屆人大代表，福建竹壩華僑農場歸僑場員羅年」。或許中共「中國新聞社」，趁着中共的「新憲」中的有關華僑的條文，便四出去訪問了。以為把這些訪問刊登出來，就可以反映對中共「華僑」是如何如何了。在沒有實質上去分析這三篇「東西」之前，我先把我的印象說一說。

樣板宣傳的「秘密」

首先，這三位「樣板」——郭瑞人、羅年和張華，從年齡上來說，在回大陸時都是中年人或以上，絕對不是青年人。試看這三篇文章在年齡上的記錄：

㈠郭瑞人——「解放前，我多年漂泊海外……一九五一年從新加坡回到福州。二十多年來……我自己雖然年逾古稀，回國之後。……」如果說：一九七五年郭瑞人是「年近古稀的話，大概應該六十八、九歲了。那麼，一九五一年時，該是四十四、五歲的人。

㈡羅年——「羅年是一九六〇年從印度尼西亞回到社會主義祖國懷抱的。十多年來，這位礦工出身的老華僑……現在，……人們親切稱地呼他『羅年叔』……今年已五十七歲了。」那麼，羅年在一九六〇年回大陸時是四十二歲。

㈢張華——「我在國外生活了整整三十九年，一九六七年，回到祖國，得到……。」從這段記錄裏，如果張華是出生在國外，那麼他回去時是三十九年。如果從幼年到國外的話，回去時就已超過四十歲以上了。但是「我母親歸國已經三十餘年」來看，前一個的推測才是比較正確的。只可惜，張華並沒有說出他是從那一國回去的。」

在中共的「中國新聞社」這一宣傳上，使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和一個「漏網」的事實——這事實中共是不敢也不能面對的。

「一個問題」就是：何以海外的華僑青年，不能或不可在「回歸」後，在中共的政治、社會階層中，得到「樣板」式的宣傳？難道是沒有青年人們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回歸」嗎？假如五十年代的青年人「回歸」之後，就算是十八、十九或二十歲吧，今年該有四十歲左右的「海外歸僑」的「工作成績」的「樣板」展出來了吧！相信，如果眞是有的話，中共絕不會放棄這一絕好的宣傳機會呢？特別是對海外青年的，可是，並沒有，假如是六十年代「回歸」的海外華僑青年，今年也該有三十歲左右出色的「樣板」吧，更可惜的是也沒有。因此，為了要找「海外歸僑」的「樣板」，在今天卻都是「老年人」呢！這方面，所謂「祖國對海外華僑無比關懷」也者，對海外的青年人不但不起宣傳作用，反而更以所報導的事實，反證海外華僑中的青年人，對中共的「無比關懷」是無動於衷的！同時，又可反映如果眞的有華僑青年「回歸」的話，也不會有前途的。

「一個事實」就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從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回歸」的華僑青年卻是不少。那時，可以說是海外華僑的「回歸熱」時代，特別是十七、八或二十歲的海外中國青年羣們。然而，這一批批的海外中國青年，在受了中共的海外統戰宣傳的影響，大量「回歸」的結果，前幾年已經得到一個事實的驗證：他們又一批批、一羣羣地「逃了」出來。

去的時候，趾高氣昂，氣意風發，前途無限，以為有中共的「祖國做靠山」，從今後「中國人站起來了」；曾幾何時，當他們「逃出」來後，則表現出：多疑畏縮，氣意消沉，前途一片灰暗，決不再以中共的「祖國為靠山」，而只覺得所謂的「祖國」只是「謀人寺」；「中國人」不但沒有「站起來」，反而「葡匐地爬下來了」——對住中共的淫威。

目前，很多當年因「回歸熱」冲昏了頭腦的青年人們，現在都「乖乖地」在自尋前途了。

也就是有了這一段「鐵一般的」事實，「中國新聞社」只是避而不談，不敢也不能面對了。不是嗎？

其次，我的印象是：這裏所舉出的三個例子中，都是談「歸」僑的，沒有一個談到中共如何在國外支持華僑，也就這「新憲」中所謂的「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呢！

也就是為此，在郭瑞人的文章中所說的「特別是在新憲法第二十七條中，還規定『國家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再次體現了新中國對華僑的無比關懷，我作為一個老歸僑，對這條規定感受尤為深刻。」這段話，並沒有

做出「適當的回應」和宣傳呢！

同樣，羅年所說的「我這個在舊社會被當作『豬仔』販賣出洋，為資本家當牛作馬幾十年的礦工，今天當了國家的主人」，以及張華所說的「我感到從來沒有過的溫暖和幸福。四屆人大通過的……明文規定：『國家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我深深體會到，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是我們的靠山。」等兩段，仍然是不能在所謂「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上，做出「適當的回應」和宣傳呢！

這方面，任何稍微留心中共的「華僑政策」的人士們，或是身為國外華僑本身的親自體驗上，都會知道是怎樣的一套呢！

相信中共當局，以及「中國新聞社」的記者們，也都是瞭若指掌的，否則，「新憲」中，不會出現「正當」兩個字，稱「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呢！這「正當」兩個字所代表的意義，頗堪海外華僑們尋味的！同時，「中國新聞社」的記者們，在採訪中，也就永遠不談及中共在「國外」如何「保護」了華僑了。

至於「中國新聞社」的三個人物的文章或訪問，所牽涉到的實質內容，仍然無法脫掉中共對外宣傳的「頭巾氣」，為我看來這當然是一個大敗筆，但為中共來說，「頭巾氣」永遠不會除下來的，否則，那就不是中共了。

問題是這樣的，有「頭巾氣」的宣傳，也就是永遠不會發生效力！這對中共來說，宣傳的「鴻溝」，特別是對住海外的華僑，總是愈來愈大、愈寬愈深了。

「華僑」——「利用的對象」

對中共對華僑的政策，我只想在這裏引述一位資深的政論家的意見，那便是黃愛華先生所著的「論祖國問題」中的一篇：「華僑——利用的對象」。

我所了解的黃愛華先生，只是一個筆名而已。但是他對中共的認識與研究頗深刻，同時對祖國的熱愛頗深厚，並且，對華僑問題也有廣泛深入的了解與調查，因此，我願在這裏抄錄出他對中共所謂的「華僑政策」的評論。而目前，黃先生仍是不時提出對中共、對國家、對民族、對文化、對社會等等的意見的。不過，有的我贊同，有的我存疑而已。

「自大陸的政權由中共掌握後，華僑與故鄉之間，無形中豎立了一道極難逾越的高牆，而且這道牆顯然是在越豎越高。我們在海外的中國人，雖然心底對祖國的眷戀絲毫不減，但兩者之間的聯繫，卻是不可避免的越來越少了。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大陸的政權，便設立華僑事務委員會，同時『共同綱領』中特別指明，政府要竭力保護海外華僑的權益。按照新政權宣佈的僑務政策，華僑也是公民的一分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特別為華僑保留三十個名額，政策中規定，政府將鼓勵華僑回國投資，且歡迎僑生回國深造。這政策很令我們興奮，但可惜執行之時，華僑便立刻受到重大打擊，首先是土地改革。長期來，多數華僑在外節衣縮食，將省下來的錢滙回國內，僑眷們便利用以購買田地。中共的政策是沒有地主的土地，……還要求地主們『退租退押』，目標是令地主『掃地出門』……大批華僑在接到僑眷的家信後，不得不羅掘俱空的寄錢回去贖身。……

「中共統治了大陸後，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初時，我們的確不免有一種自豪之感。但隨着時間過去，祖國給我們帶來的折磨越來越大，我們在海外的生活越來越愈困難。

「在印尼，華僑飽受當地政府的迫害，財產被掠奪，生命被殘殺。那時候，中共為了這批苦難的僑胞而大聲疾呼，抗議聲援，眞是淋漓盡致。然而在三年後的今天，印尼的排華運動仍是再接再厲，層出不窮，中共卻為了黨與國家的政策，對這種事情全然置之不理。

「事實上，曾經有許多華僑從海外回到祖國大陸去的，其中尤以來自印尼的為最多。這些歸僑大都是在國營的農場中墾植，印尼歸僑約有四萬人左右。他們回國時攜有若干物質，然而這些物質和金錢，並不是取用不竭的，很快又得向海外親友呼籲接濟了。是故很多曾在印尼飽受歧視和迫害的歸僑，現在還是寧願回到印尼去。

「一九五四年頒佈的中共憲法中規定，祖國應保護其在海外僑民的正當利益。但在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期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卻要求僑胞去適應當地的法律和社會的習慣。我們不禁要問：像印尼那樣，當地政府和居民不斷侵犯華僑的正當權益，中共政府是保護呢？還是不保護，答案勢必是這樣：『要看中國共產黨當時的外交政策而定。』如果中共認為有攻擊印尼政府的必要，就提出交涉；如果中共認為有拉攏印尼政府的必要，那麼黨的利益當然高於華僑的正當權益。

「中共在經濟上的作風，和華僑是截然相反的。中共要實行社會主義，華僑都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謀生，那是不必說了。但一切工作方式和路線，也是完全不同。我們刻苦自勵，要求我們的子弟勤儉操節，中共雖然提倡節約，但對古巴、阿爾巴尼亞……這些遠在天邊的國家，卻動不動就是幾百萬、幾千萬的捐助贈送。

「中共的華僑政策，歸根結底，只是『利用』兩個字。我們只是一批被利用的少數民族。中共希望華僑儘量滙錢回國，以增加他們的外滙來源，希望利用華僑的愛國心理，擴張他們在國外的聲勢；希望將共產主義的理論灌輸在華僑青年心中，用以間接的影響東南亞各國的政治；希望利用華僑，作為行使他們外交政策的一種工具。……」（見黃愛華：論祖國問題，明報出版部出版，一九六四，香港，見第一四四——一五四頁）

讀了這一段話，再看到一九七五年的中共「新憲」中有關「華僑」的條款，我就掀起了無限、無限的思潮——「華僑——利用的對象」。

不要為幾個樣板坐上「花轎」而「自豪」吧！因為那也是「利用」呢！相信絕大多數的海外中國人，在被「利用」中，而變成了「叫化子」的在「叫化」呢！

我所知道悍將陳賡

廖淑倫

中國共產黨的將領，出身於黃埔軍校的很有幾個，最著名的有林彪、徐向前和陳賡諸人，前兩名還封過元帥，惟陳賡只封過大將，做過兵團司令和一度稱霸雲南；一九四九年赤軍南侵，廣東變色時，陳賡就是帶隊進入五羊城的魔首，當廣州一般「順民」開秧歌歡迎會於中央公園時，意氣風發站在廣州市府樓頭接受歡迎的，就是陳賡和葉劍英及賴傳珠三人。那時他一種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神態，比較二十三年被囚於南京憲兵司令部拘留所與筆者晤談時那種倒霉樣子，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不過，關於南京那一段趣事，暫且按下，待後面再說好了，現在我把他從頭談起。

陳賡是湖南零陵人，民十三年與黃杰、鄧文儀、鄺悌、李默菴、陳明仁等一般湖南同鄉考入黃埔軍校受訓，爲將校長——今總統的學生，畢業後，分發於湘軍第二軍魯滌平部下當見習官，以後逐漸升任排長連長，迨十五年北伐軍打下湖南湖北時，他便轉到彭德懷部隊裏去了。彭德懷對他印象很好，嗣又見他賦性剛直，而作戰又極勇敢，乃更加寵任他，把他由連長提升爲營長，而陳賡對彭德懷亦感激知遇，儘管他賦性「牛精」，對什麼人都不賣賬，但對於彭德懷則極其服從而且尊敬。至於他的思想，也很受彭德懷的影響；後來見林彪賀龍一般人都正式加入紅軍隊伍了，所以他也赤化而同流合汚了；其後南昌暴動，井岡山落草，以及在贛南瑞金、興國、吉安幾場血戰，陳賡都有份兒，而且在紅軍中漸漸有了「勇敢善戰」的好名聲，那時他的聲勢，與賀龍相伯仲，比林彪還強些。不過，他的命運和人緣，卻大大地趕不上林彪了，因此之故，他儘管打了不少勝仗，有了許多功勞，而位置與權勢，始終落在林彪之後！好就好在彭德懷始終都寵愛他，而朱德亦很信任他，甚至獨眼龍劉伯承都很推許他，說他是紅軍中優秀的將領；劉伯承是被一般紅軍將領視作軍師的，給他推許的人，自然不勝榮耀之至，這樣一來，陳賡就因衷心感激而被他拉過去了。陳賡在劉伯承指揮之下，打了多次仗，又跟着作二萬五千里長逃，彼此之間，當然就十分推心置腹了。

到了抗戰的時候，朱德時來運到，當上了第八路軍總司令，單眼佬劉伯承也正式升爲師長，因船高水漲，陳賡也就有機會高升旅長了。迨抗戰勝利後，第八路軍擴大編制，劉伯承已變爲朱德手下的中原軍區司令員，盤據了豫陝邊區與晉冀豫區間，招兵買馬，成立了八個縱隊——等於八個軍——陳賡居然就做了第四縱隊的司令員，而且裝備比其他縱隊還好些。他的基本員兵，多是山西人，那些民性善，將兵的人對他們好的話，他們是很能聽命的。陳賡的牛精皮氣，是傲上而不傲下的，他對於部屬，彷彿如對兄弟手足，並無高傲寡情態度，故部屬都頗愛戴他，服從他，在他指揮之下，人人能出生入死，往往能克敵致果！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之偷渡黃河，竄擾開封，攻佔豫南，掠據大別山這個階段，就是陳賡用兵最佳的表現！自此之後，不但劉伯承愈加倚重他，寵愛他，就是第二野戰軍中其他各縱隊司令員，也沒有那一個不尊重他爲老大哥的！

他造成如此的聲價之後，自然就驕傲起來了，甚至他部下的大小員兵，也都自命不凡！往往恣肆橫行，無所忌憚！本來在共黨軍中，是不許有這種現象的，無奈他們確能打仗，也立了很多功，所以劉伯承只得裝聾作啞，優容他們了。當徐州會戰時，陳賡又打垮了邱清泉兵團，使他建立了非同小可的大功，這就難怪他驕矜了！

據說：林彪——第四野戰軍司令員——心儀陳賡要得，企圖把他拉到自己手下，幫助建功立業，所以調他做指揮員，擔任南進的先鋒，因此他首先就抵達了廣州城。殊不知，單眼佬劉伯承，視陳賡爲靈魂之一（另一爲鄧小平），絕對不願意陳賡由二野跳槽而歸四野，故陳賡抵達廣州後，馬上就把他調回建制。

毛澤東佔據北平建其紅色王朝之後，手下魔將們，裂土分茅，劉伯承封爲西南王，陳賡率他的部隊離廣州，由西江入廣西，轉往貴州雲南。昆明一易手，他便赫然當上了昆明軍管會主任，及雲南省政府「主席」，還兼軍區司令員。由於投降部隊之改編，他的軍力便由一個軍，擴爲五個軍，附一個師的大兵團了。他的地位和他的權勢，在劉伯承的二野與中共西南軍政區的範圍中，不特是獨一無二之尊，簡直比任何一個兵團的兵力，任何一個省軍區的兵權，都要高出幾倍的。可惜陳賡那小子，高踞五華山上稱王稱帝，對着三百里的昆明，顧盼自豪，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現在再來談陳賡民國二十三年在南京作楚囚的一段趣事：

陳賡何故被捕呢？話得從頭說起：中國國民黨爲着集合力量，加速成完國民革命，故有聯俄容共政策之決定，容許共產黨無條件地與國民黨相結合，作爲親密的戰友；不料，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後，並不遵守孫總理容共的意旨，在粵時卽極力暗中培植共產黨勢力，操縱中央黨部，把持各軍中之黨代表及政治部，分化國民黨，煽動階級鬬爭；至革命軍北伐會師武漢，並已攻下南昌之際，第三國際派東方部長印人魯易至武漢，其帶來之第三國際計劃，係主張農工暴動，消滅國民黨，赤化中國，並主張卽以武力奪取政權。當時國民黨在武漢各中委，猶懵然未發覺其陰謀，同時共黨復施挑撥離間之

計，分化國民黨勢力，使同志之中，互相攻擊，彼此均莫名其妙！迨寧漢克復，共黨公然宣傳共產主義，把持民眾團體，煽惑青年，準備實行恐怖主義，推翻國民政府，消滅國民黨，致社會頓陷入動盪顛簸的狀態，對革命元戎蔣總司令，更恣意造謠攻擊，以冀迎合社會及黨內之心理，並且阻撓北伐之完成；其對國民黨人為宣傳所麻醉，而甘於附和者，為數不少，因此釀成寧漢之分裂，其時筆者在武漢，目擊一切情形。

在寧滬各中央委員，見武漢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均為共黨所把持，感於黨國前途之危殆，故首先發難，堅決主張清黨。

共產黨之大本營，係在上海，有工人數十萬，槍械八千枝。陳獨秀、汪壽華、李立三均在滬指揮。以商務印書館工人俱樂部為總機關，而共黨重要份子周恩來、李富春、林祖涵，又係各軍政重要人員；當時情形，異常嚴重，若不消滅上海之共產黨大本營，及清除軍中之共黨分子，則中央政府即不能建立。經監察委員古應芬、蔡元培等，將清黨決議案，呈交蔣主席執行；蔣氏即以上海清黨任務委之白崇禧，並指派鄧澤如、曾養甫負責成立中央清黨委員會，白崇禧奉令，遂於四月十二日，將上海受共黨利用的有二十餘萬人之工會，勒令解散。同時將工人武裝糾察隊繳械。跟着，寧、粵各地亦相繼清黨。自此之後，共產黨人，到處被人視作螟螣蟊賊，甚且把他們當作魑魅魍魎了！沒有親歷體驗的人，可能以為筆者言之過甚，我不妨說些有趣的實例，給大家聽聽：

民國十七年春，筆者到南京時，軍警機關偵緝共黨分子很嚴，和我在武漢同一中隊的同學許忠五，時任警備部查緝主任，對於在校思想左傾的同學，遇慨捕究，因而被囚被殺的，大不乏人。我們要為着求職及安全保障，要先向黃埔同學會登記，但登記表規定，須同期同學五人擔保及各期同學十五人證明，其防共之嚴，有如此者！

一日，湊齊已完成登記手續的同學十餘人去總司令部求見校長蔣先生，校長派侍從副官蔡勁軍先來集合點名，他手執名單時，向我們說：「誰有鋼筆，借來一用。」跟着有人交筆給他，他畫在名單上，是紅色的水，他訝道：「怎麼是紅色的？不要，換一支。」跟着有另一人交筆給他，他畫在名單上，又是紅色，因而更驚訝道：「這就奇了，為什麼你也用紅墨水？」他呆了一下，好像懷疑我們是共黨分子，以紅墨水為暗號，我們大家，怕他「擋駕」，你一句我一句地，善言設詞，向他解釋了一回，結果他才引我們去見校長。

還有一事：憲兵部拘留所一個班長名張良誠，青年純潔，服務勤謹，對人很有熱情，一日在街上邂逅一已釋放的共黨嫌疑分子，因購些食物託張帶給在押一犯人，這本是很平常的小事，但事情傳到谷正倫司令耳裏，以他為共黨傳信，判處了死刑。不久就送雨花台槍斃了！

以上一些事例，就可見當年政府及國人，簡直就視共黨為毒蛇惡獸了！陳賡是黃埔第一期的學生而參加共產黨的，當然到處都引人注意了，何況據說他還參加過南昌暴動呢，所以二十三年他路過江西九江時就被捕了。解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時，筆者已先在——詳情已見本刊第二七二期「戴笠將軍與我」一文——其時各方面解到的共黨疑犯頗多，屬於北平師範大學的漂亮女生，就有朱愛華、張艷蘭、黃麗冰等六七名，因筆者曾幫忙看守所長登記，故留有印象。

與陳賡同時解到的，有一年約二十二三，樣貌相當美麗的女人，報名為楊張氏（當然是假名），還帶着一個不滿兩歲的女孩子，很惹人喜愛，筆者曾有多次找機會抱她玩。

法官審問時，陳賡堅不承認為共產黨，黃張氏是他姘居的女同志，孩子不消說是他們的愛情結晶品了，但在法庭他們堅不吐實，彼此都矢口說不相認識。但有一次，他們一齊提堂審問時，女孩忽從黃張氏手上撲向陳賡身上去，黃張氏急把她抱牢，不讓撲過去，女孩急得要哭，還喊出字音不甚正確的「爸」字，在那個當兒，他們兩人表現的神色，十分尷尬，法官看在眼裏，跟着拍案喝道：「你們還狡賴不相識麼？」但他們一味「死雞撐飯蓋」，始終是強詞奪理的狡辯；法官沒法找得更有力的證據，只得吩咐手下，把他們還押再說了。

看守所所長姚儒棟，對於政治犯是比較客氣的，與對普通犯人不同，遇有犯規的，便令看守兵拖出來打屁股；原因是：政治犯多是知識分子，有些還很有身份，更有些喝過洋水，懂得看雞腸文的；再則他們一時被捕坐牢，不一定都判死刑，可能不久就釋放，釋放後且膺要職的也有，例如共黨當中的特工要犯顧順章，是留俄學生，曾著有「切卡與格伯烏」及「秘電碼」等書，被捕後，為陳立夫所知，便進行說服，給予自新的機會，卒變為「中央調查統計局」的幹部，後來多次偕「中統」別的人員到看守所，幫忙說服政治犯。——惟據說：最後因他野性難馴而秘密處決了，確否不詳——姚所長看在眼裏，所以對於一般來頭較大的政治犯，盡量優待；陳賡被囚不到一個月，忽然有一天，司令部的參謀長（申聽禪）陪一位貴婦到所長室，特調出陳賡談話約一二十分鐘，當時筆者迴避於自己房裏，不知該貴婦為誰，後來陳賡到我房中聊天時，他才悄悄地告訴我：那天來看他的，是「國母」宋慶齡云，至於所談何事，他不肯實告，只表示他大有恢復自由的希望，筆者聽說宋慶齡親自來看他，覺得很奇怪，不知宋與他究竟有什麼特別的關係，能夠這樣紆尊降貴地來看他；不過，以後他畢竟得於恢復自由了，這似乎可以證明他不是完全說謊呢。

最後說個趣事：有一晚半夜過後，有兩個看守，皮鞋沉重的步聲踏進監倉的街道，手裏拿着名單，用瑯璫有聲的大鎖匙，開一些監倉，照單提出一個一個死囚，交給街道門口的憲兵班綑綁，各倉犯人們，聽到這些聲音，知道又有一批共產黨車往雨花台去槍斃了。因處決其他犯人，照例是在日間。

看守提完犯人之後，竟行到陳賡那個倉門口，輕輕敲下門叫：「陳賡，陳賡！」陳賡聽到叫他的名字，以為死期到了，馬上跳下床，大聲說道：「呀！是叫我麼！好，沒有關係，十八年又是一條好漢！」和他很老友的胡看守班長，嗤的一聲笑道：「不，沒有事，沒有事，你不用怕！」這個玩笑，真把陳賡嚇得魂飛魄散了！如果那時真的斃了他，那他就早三十年見閻王了！（七五、二、廿、九龍）

談蘇聯的太空目的

胡蓑之

美蘇兩國對於太空競賽，將近達二十年之久，而美國於一九六九年，由「太陽神十一號」太空船完成載人登陸月球計劃後，蘇聯方面已顯然彈乎其後了！但據「美聯社」二月九日引述「塔斯社」的消息表示：蘇聯兩名太空人古巴里夫和格里哥，在「聯合十七號」太空船內，曾在太空站停留了三十天，成功地完成其一項研究和實驗計劃後，並已安全地返回地球。這家蘇聯官方通訊社指出：兩名太空人的年齡都是四十三歲，聯合十七號太空船把他們載入地球軌道，與「敬禮四號」太空站接合，渡過了三十日，用他們自己的身體，從事醫學上的研究，看看在外太空的長期失重情形下飛行，對身體會有什麼影響？也對太陽系及地球作科學上的觀察。實際上，古巴里夫與格里哥兩人的此次飛行，的確打破了蘇聯太空人停留在太空的紀錄。由於以前俄人在太空停留最久的一次是，一九七一年間，有三名蘇聯太空人曾在太空停留過二十四天的時間。

然而，不幸得很，一九七一年的三名蘇聯太空人於返回地球的時候，即宣告死亡！關於那次三名蘇聯太空人喪生的原因，儘管莫斯科方面，一直未嘗正式予以公佈，但當各方的消息靈通人士則認爲：他們很可能是由於艙門未曾關閉妥當之故，因之，走失了氧氣而造成窒息致死的。那三名翘了辮子的蘇聯太空人的姓名是：杜布羅華斯基、華高夫及柏西耶夫等，他們三人所駕駛的太空船是「聯合十一號」，自一九七一年六月六日那天開始升空，前後飛行達二十四天之久，直至六月廿九日下午，當該太空船返回地球時，卻已發現他們死在艙中！而一度令到全世界震驚！是故，蘇聯當局曾將他們列爲征空犧牲的英雄，舉行國葬。

這一項嚴重的打擊，令到蘇聯的太空計劃落在美國之後了。許多觀察家表示：「聯合十一號」太空船上三名蘇聯太空人的悲劇性死亡，將很可能使到蘇聯的太空計劃，會遭受到重大打擊的。原因由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廿四日，當蘇聯的前一名太空人柯瑪洛夫，曾經駕駛「聯合一號」太空船宣告殉難之後，蘇聯則在十八個月內，未有派人升空；它的太空計劃據說一度停止工作。

唯其如此，所以美國科學家們早就預料：蘇聯可能會修改其太空計劃，將於短期內放棄派人升空，而改用自動操作的火箭，從事於太空探測罷了。可是，根據美國航空及太空總署的資料顯示：美國於一九六一年當第一個太空人加加林升空之前，他們所製太空船，就曾經先後發生過十一次之多的故障；而截至那時候爲止，蘇聯方面所發生的類似情形，至少達十七次以上。自一九六一年迄至一九七一年的十一年中，美國先後所犧牲的八名太空人裏面，計有三人死於火箭升空前五日；另五名則分別死於飛機或汽車失事，而完全不是死於征空期間的太空船裏的。

蘇聯所公佈的四名殉難的太空英雄，不僅全部死於征空的任務期間，而且都是死於太空船返回地球途中的；尤其是在其四名殉難的蘇聯太空人之前所犧牲的蘇聯太空人，莫斯科簡直從未加以公佈過。依據西德的「世界日報」於一九六三年引述一項來自東柏林的內幕消息說：截至蘇聯第一個太空人加加林在一九六一年首次升空時爲止，蘇聯至少已有三個太空人被秘密犧牲了。這消息是從莫斯科醫院裏傳出來的，因爲醫生們曾經發現幾個約二十五歲至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受到了像飛機失事般的重傷而感到莫名其妙！當他奉命將那幾個青年進行緊急搶救的時候，傷者已不獨不能出聲；且不久即宣告氣絕身死！

可是，蘇聯報紙卻始終未有刊載過這些消息。所以，西方新聞界人士，除了對蘇聯以往所犧牲的太空人數字表示懷疑之外，特別是對一九六七年四月升空的柯瑪洛夫之死，更覺得不明不白。當時雖經克里姆林宮公報指出：「聯合一號太空船在濃重的大氣層中，安全地完成了必要的工作，並已完全減輕了第一關宇宙速力，直至離地面約七公里的高空時，降落傘的圓頂蓬卻突被捲起，令到太空船以高速俯衝下降，而造成太空人柯瑪洛夫的死因。但是，西方專家們則表示疑點甚多，例如：㈠是太空船不可能在撞地時自動焚燬或支離破碎的，而柯瑪洛夫及其太空船降落何處？蘇聯當局及其報紙，未曾明白指出。㈡是那隻「聯合一號」太空船上，必然裝有於緊急時彈出的座位，以柯瑪洛夫既富有太空飛行經驗，他怎麼不知使用？㈢是據說柯瑪洛夫於飛行一天之後，就曾經向地面要求立即返回。這可能是因爲他的太空船已經發生了故障，或者他的任務已有重大錯誤。

事實上，那次宣告由空中墮地慘死的蘇聯太空人柯瑪洛夫，原是該國所有太空人中年齡較大，而且也是富有太空飛行經驗的一個；他死時已四十歲，惟其身材魁梧，比其他的蘇聯太空人爲健碩，更具決心和毅力。他在一九六四年就曾駕駛有幾個座位的太空船，繞軌迹飛行達十六次之多，而成爲蘇聯的太空英雄人物。實際上，遠在一九四二年，當柯瑪洛夫十五歲時，就曾考入了蘇聯空軍學校，畢業後最初被派爲噴射機駕駛員，其後做了空軍的工程師。當蘇聯太空計劃進行不久，柯瑪洛夫便被選爲首批太空人，並在蘇聯國內接受過嚴格的訓練。從以上的情形看來，柯瑪洛夫與後來犧牲的三名太空人，都先後死於「聯合一號」至「聯合十一號」等太空船發生故犧之所使然。換句話來說：蘇聯在此十年長時間的不斷研究，對於太空技術方面已遭遇的困難，而希望解決技術困難的方法，可能就是蘇聯不惜犧牲上述四個太空人的主要因素。至於蘇聯的太空計劃，會不會因此而放棄其原有的積極行動呢？這也可以從過去八、九年所進行的太空紀錄看出：美國在一九六四年以前比蘇聯落後的。由於一九

六五年六月，當美國「雙子星座四號」太空船的兩個太空人麥廸維和韋德，於太空飛行九十七小時又五十八分，經過一百六十萬零九千六百八十四哩及環繞軌迹六十二匝之後，才打破了蘇聯在太空方面飛行的紀錄：包括着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蘇聯太空人特莉殊科娃七十小時另五十分的飛行；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蘇太空人普普維七十小時又五十九分的飛行，及蘇太空人尼科拉耶夫飛行九十四小時又二十二分的紀錄在內。

是故，從那時起，蘇聯方面對於美太空人的成就不勝嫉妒，前蘇聯太空人李安諾夫和拜利亞耶夫，認爲雙子星太空人韋德使用太空艙推動自己在太空膠囊外浮游，是吸引蘇聯經驗的結果，而莫斯科「消息報」則指摘美國的此項計劃，目的在利用外太空作軍事用途。自此以後，美國在太空競賽方面，便一直領先。一九六六年的一年中，美國曾經成功地發射過太空飛行達一百零三次，蘇聯方面僅發射四十二次罷了。一九六七年間，美國曾發射太空飛行八十七次；蘇聯共發射六十六次。一九六八年間，蘇聯開始超過美國，它首次以七十四次對美國的六十六次。一九六九年更有距離，成爲蘇聯發射太空飛行達七十次之多，而那一年的美國，則只發射六十次。

但由於美國太空計劃成就最高峯是一九六九年七月——「太陽神十一號」，曾達成了人類首次登月成功，創下了驚人的科技紀錄。在那一太空競賽期間，據說美國曾經動用了共達四十二萬人的勞力，超越蘇聯的前頭。可是，美國努力達成了那一目標之後，前總統尼克遜及國會，則宣佈削減其太空總署的預算，曾經把二宗「太陽神」太空船的奔月計劃，加以取銷了。而其他太空飛行計劃及程序，也曾宣佈擱置，太空計劃減少了十二萬八千人。在這十多萬工作人員中，至少有五千七百五十名熟練的工程技術人員。

正在那個時候，蘇聯方面則乘機加速了它的太空探險計劃，其大部份的目標，差不多都集中在軍事太空能力的一方面。蓋蘇聯的太空計劃，估計已動用六十餘萬人的工作力，把國家總生產額不及百分之二用在發展太空方面；而美國只用總生產額不及百分之一的半數。因此，自一九七〇年起，蘇聯的太空發射已遙遙領先，創下了紀錄；尤其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六個月中，蘇聯已成功地發射了四十一次之多，美國方面僅得十六次而已。蘇聯在同年最重要的一項發射是，有人在太空船「聯合十號」及「聯合十一號」裏面進行工作。原因是這兩艘太空船，都曾經先後與無人駕駛的太空站「敬禮號」連接過在一起，而爲最大的成就。蘇聯對於衞星的發射，據說也多半是軍事性質的。例如：「偵察」、「通訊」、「領航」、「攝影」等等——其實美國也有此趨向。不過，蘇聯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間所發射的衞星，則全部都是截擊用的衞星；在那期間，蘇聯起碼已有五次是整套衞星與火箭爆炸成片片碎！蘇聯曾經試驗多次軌道的轟炸體系。蘇聯一九七一年發射的衞星——包括着重達二至三噸的探測火星的衞星；在這一方面，美國只有一噸重的「海員」太空船奔向火星軌道。

美、蘇的太空科學家們一致相信，在軌道上設置永久性的太空站，從太空中取得好處最佳的，最經驗和最現實的方法。專家們在太空實驗室裏，可以準備勘測地面蘊藏的資源、油藏、礦藏、耕地，以及有疾病的穀物和森林；更可找出最好的漁場區域。這種實驗室，還可作爲最佳的氣象觀察，控制海面與天空的交通；又能進行指導各種不同的醫藥、工程、製造試驗，在純眞空與無重量之下，如何去施展工程？蘇聯的科學家曾經強調：試驗太空站的任務，側重於醫藥方面的研究——也是太空人一項最關切的問題。因之，科學家們認爲：蘇聯在一九七一年所發射的「聯合十一號」太空船，能夠順利地與「敬禮號」太空站的連接，使它在太空研究方面，顯然跨進了一大步。

事實上，蘇聯的努力，確有很大的進展：由一艘載着三名太空人的太空船「聯合十一號」，跟一個叫作「沙留特」的巨大無人太空試驗室會合。「沙留特」從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開始，就一直在地球軌道上環行着，而蘇聯的「聯合十一號」太空船，則於同年六月六日從蘇聯某太空中心發射升空的。蘇聯科學家曾興奮地說：這兩艘太空船連接爲第一個地球軌道「實驗室」——內含有六間裝滿科學儀器及設有居處的房間。這個重達二十五噸的太空實驗室，長爲五六・六英尺，半徑空間爲九九・立方公尺。當時由蘇聯太空人杜布羅華斯基、華高夫及柏西耶夫三人所操作（按：該三名太空人，於回航中已告死亡）。並有跡象顯示：以後亦將有其他載人太空船加入此實驗室，從事操作。

蘇聯當時曾公開表示：「聯合十一號」太空船的任務是，爲了確知有人太空實驗室維持多長時間的可能性。西方專家則認爲：正當美國集中全力將人送到二十五萬哩外的月球時，蘇聯則基於軍事目的，而專注意於鄰近地球的地區。相信蘇聯這項太空工作，是由紅軍方面一個部門所經辦的。而當時聯合十一號太空船的三名太空人入於實驗站，則是進行探究地球上的地質，及地理目標等工作。美國的科學家斷言，蘇聯進行這一類的工作，實在與軍事研究有着密切的關係。因爲該太空站將被利用測驗太空人及科學儀器，從事偵察美國和中共的飛彈部署，及其大規模動態的能力。它還有一個更大的陰謀是：將利用這一太空站的協助，以摧毀美國太空船的可能性極大，並可使到美國拍攝蘇聯洲際飛彈基地的偵察衞星，亦將無法發揮其作用，而失去其防衞能力。最近蘇聯發射的「聯合十七號」太空船的兩名太空人，也曾入於「敬禮四號」太空站內，成功地從事研究一項實驗計劃。

談到太空站的研究發展方面，美國大概要落後兩年。它的第一艘太空船「空中實驗站」共有兩層，比蘇聯的「敬禮號」太空實驗站，設計更爲精密。並於一九七三年內「土星五號」火箭發射至軌道，接着載送了三名太空人前往滙合。計劃第一太空人留在太空站二十八天，然後返回地球。再由兩組三人太空隊，飛往同一太空實驗室，每組逗留五十六日，美國這艘太空實驗站，重達九十一噸（比蘇聯的敬禮號實驗站要重兩倍），長一一八・五英尺。但倘若一九七一年六月，蘇聯那三名太空人順利返回地球，那末到一九七三年待美國發射類似的太空站時，顯然蘇方已有更大的成就，更有永久的太空站置於空中，進行其新的軍事目標了。而「聯合十七號」太空船的兩名太空人，這次在「太空站」停留三十天，亦已達成其目標。

特級怪論

林定

此間的報紙，不少闢有怪論專欄，立論雖怪，然嘻笑譏諷，指桑罵槐，或單單打打，頗令人捧腹。所以，飲飽食滯之餘，看看怪論，好過食山楂麥芽。

怪論有兩類，一爲鬼馬文章，古靈精怪，令人發噱。雖帶點玩世不恭，但含義頗深，笑中有理，比道德文章也不惶多讓。不過，儘管怪論連篇，決不對讀者點紅點綠，也不對大佬細阿諛奉承。此類文章，本地怪論專欄頗流行。另一爲反面文章，寫作技巧高明，表面恭維奉承，實際刻薄挖苦，讀者如缺幽默感，定會頂住條中氣，大罵作者唔化。死鬼魯迅爲此輩中之翹楚。

日前拜讀「中立」報一篇「社評」，確是神乎其怪，可謂怪論高手中之高手。不過，這篇奇文不屬前類亦不似後類，因它既無幽默，也不反面，且對讀者點紅點綠，大拍馬屁，無以名之，只好暫稱「特級怪論」。

這篇怪論是由「毛澤東的最新指示」談到大陸的經濟制度，怪論主筆惟恐讀者對老毛的指示矇查查，特加「闡釋」一番：「中共主席毛澤東有一條最新指示：『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度。』……毛氏這條最新指示，只是說出了一個現象，一個事實，而沒有說如何如何，不過『應當怎樣』的意思，在這條指示中卻也是表示得十分清楚。那就是說：中國解放，迄今爲止的成就，在經濟制度上只是改變了所有制度，將私有制改爲集體所有制，然而分配制度和交換制度卻極少改變，今後必須在這方面也有所改變，形成一個眞正的社會主義體系。」毛澤東這條指示不是易經，小學生看了也會懂，主筆當讀者是阿福，賣弄理解力，簡直除褲屙屁，若老毛看了，不罵一聲「懶婆娘的纏腳布」才怪。不過，話又說回來，他若不這麼一演一繹，從中做了手腳，便不能大拍毛伯伯馬屁。其中可圈可點的是：「中國解放，迄今爲主的成就，將私有制改爲集體所有制。」集體經濟與自由經濟孰優孰劣，主筆先生知得最清楚，不然，又怎會獃在此地。他把使八億人民在飢饉邊緣上掙扎的經濟制度，竟然說成是中國的成就，主筆先生爲全港怪論專欄的掌門人，當之無愧！

主筆先生拍馬屁拍得性起，索性連馬荔枝都拍埋，他接着說：「在經濟活動中，第一重要的是生產，其中包括生產工具、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等要素。這在中共是已經解決了，除了農民的少量自留地外，其他一切公有，所以嚴格說來，中國的勞動者根本已不是無產階級。土地、資本、機械等既然一切公有，每個勞動者都是集體所有者的一分子，則每人都是有產者。」這一段令大陸人民啼笑皆非的廢話，相信此地象牙塔裏的左傾學生看了，也會媽媽聲，因爲誰都知道，中共根本不許老百姓有財產。所謂民享民有，實質是中共的黨享黨有。「人民當家作主」這句騙人的鬼話，中共已空喊了廿六年，主筆先生至今才在本港推銷，馬屁拍遲了。

「大陸每個人都是有產者」，多漂亮的名詞！筆者在此地是正牌的無產者，倒想「偷渡」返大陸，去做一個「有產者」過過癮。讀了主筆的怪論，忽然發一奇想：話說有一日，祖家皇廷突派一紅色欽差來本港，將本港所有私人企業財產，用鬪爭方式收歸「港有」，除了新界農民的少量自留地外，其他一切公有。依主筆邏輯，那時全港的勞動者根本不是無產階級，人人都是有產者。不過，我絕不這麼樂觀，我這個無產者仍是赤貧，手停口停，不見得富有。而眞正的有產者如「中立」報佬細，定變爲無產者無疑。那末，眞正的有產者是誰？紅色欽差是也。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59　回歸夢小插曲

在執筆寫本文前，要敍述一點有關「回歸夢」的插曲。首先要聲明的是：「回歸夢」所載，全部是耳聞目睹的事實。有一位朋友要求我以小說的形式來寫，認爲這樣做比較動人，但我始終想以漫談的形式來表達，而不願製造「高潮」。理由是：我要做歷史的見證人。

我愛文學，我喜歡小說，但不願意把「回歸夢」寫成小說。

在去年九月，青冥把「回歸夢」中的一部份寫成一篇英文小說，獲得老師的稱許，跟着青冥就把這篇英文小說投寄到「崇基學生報」去。由於「崇基學生報」已成爲左派的園地，該文未必能夠刊出，於是青冥便把原稿譯成中文，投寄「中國評論」。到了今年一月，「崇基學生報」把青冥的英文原稿（Utopia）刊登出來了，但加上「編者按」說

：「作者投來此稿後，曾將此文翻譯成中文，刊載於近期『中國評論』。本報選稿原則雖與『中國評論』絕然不同，但作者既然是本校同學，我們也就把它刊載在這裏。」

青冥的英文原稿發表後一日，崇基書院的應聲蟲立卽向青冥展開攻擊，指責青冥「歪曲事實」，青冥立卽寫大字報回答，大意是：「事實勝於詭辯，Utopia（樂土）一文，是父親和我的親身經歷，文中的共幹便是父親，那兩個小孩子便是哥哥和我，我不是職業學生，我沒有時間與人作無關要旨的爭論。」

青冥貼出這大字報後，應聲蟲便把青冥在「中國評論」的一些稿子影印出來，並寫大字報指出「青冥」卽「古德明」，質問「青冥」站在什麼立場說話。

詳細的情形，青冥已有專文報導，這裏不多說了。我只想指出一點，「中國評論」的「徵稿簡約」寫明：「本刊言論公開，凡有利於反共、愛國、民主的各式文稿，皆所歡迎。」「崇基學生報」編輯既表示其選稿原則與「中評」絕然不同。那麼，「崇基學生報」的選稿原則是什麼？難道「崇基學生報」選稿的原則是媚共、賣國和獨裁麼？是「黨權」高於一切，是要向人民「專政」，是「工人階級無祖國」麼？應聲蟲的嘴臉，眞已暴露無遺！

評「雙星伴月」

林巽

如果我們給滑稽喜劇規定出一個特殊戲劇效果公式，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它，那就是「假作眞時眞亦假」，所謂「眞」就是看來像要鬧出人命關天的大危機，但發展下去只是用胡鬧形式大鬧一通，並沒有人死亡，最後那些給人打個遍體鱗傷的人都生龍活虎的，至於電影中的大壞蛋，也都是有形無質的玩偶形人物，這類電影，在近期哥倫比亞出品、馬西路．方達圖導演的「老虎大鬪鱷魚頭」可說是最典型的作品。但是如果你也模仿拍一部這類作品，卻要滲入多少空洞材料，「明明假作眞，卻要假當眞。」這樣拍出來一定是不倫不類的，像近期邵氏的出品，羅馬導演的「雙星伴月」便是。不可否認，「雙」片是邵氏近期出品中比較健康的作品，導演羅馬，也有表現小市民善良品質的好心腸，失敗的只是技巧方面的。但願他今後在技巧方面更好好去磨鍊。

滑稽戲的配搭，不少是採用兩個「假對立朋友」：一個是面懵心精，另一個是面精心懵，在和平日子他們是水火不容的假敵人。但遇着有人與他們作對時，他們就成爲難兄難弟。「老」片中的畢史賓與泰倫斯希路是同樣典型。「雙」片中的野峯與王沙也是同一典型。「老」片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漫畫式的，格調相當統一，若笑效果也好。「雙」片卻是寫實與漫畫的混和，看起來便變成一齣沒有眞實感的寫實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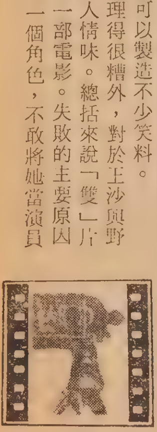
「雙星伴月」的故事原著，顯然是脫胎自法國史特朗的「七重天」，這部文學名著，十多年前曾經給胡金銓改成「大地兒女」，但當時並沒有「雙星伴月」的漫畫風格。「七」故事的女主角，是一被鴇母誘入火坑逃亡出來的可憐少女，爲兩個小人物救助，如果用像「老虎大鬪鱷魚頭」的方式，利用兩個護花小人物去與黑人物決鬪，可以搞出不少喜劇。

「雙」片的失敗，就是將女主角寫成鄉下小姑娘，更慘的是女主角李菁的扮相，完全不像鄉下女，這是李菁造型上的失敗（過去鄭佩佩、上官靈鳳飾演過這類角色造型得相當成功）。在「雙」片中，野峯與李菁本是成了愛侶才分開的，「雙」片完全沒搞好這段戲的眞摯情感基礎，而且在造型上，野峯與李菁卻是沒法成爲天造地設的一對。最糟的是爲了突出李菁的唱歌，來一場街頭賣膏藥及來一場唱歌買花的戲，那是沒法使觀眾相信符合現實社會生活的表演。可以這麼說，整部電影的不倫不類，就是因爲李菁這角色與王沙、野峯沒法做到配合而起。

李菁給唐菁看中，將她培養成名歌星，以一個僞君子名流，竟耐心等到李菁走上藝術高峯之後，才向她提出肉慾關係，而李菁竟一走了之，既然走了，像她這樣已經是個成功的紅歌星，要另謀出路本來不難，何以要回到街頭去與野峯拍檔過以前鄉下妹的街頭賣唱生活，這種不倫不類的劇情發展，眞是令人慘不忍睹。

天台木屋的佈景中，有兩段警察捉人的戲，前段是李菁走後，王沙帶回一不明來歷的少女，想將她訓練起來代替李菁，那是一名失踪少女，後來少女母親帶警察來領回少女，捕王沙去坐牢。有一場是天台住客誤會野峯神經不正常，叫一個人扮假警察將他逐去，因爲觀眾對野峯同情，那段戲沒法產生喜劇效果，我想要是將天台上的一批住客，搞成吸毒者或小賭檔，他們爲了霸地盤，要將王沙、野峯逐去，於是先來做假警察，嚇他窩藏少女，少女走了，卻來了眞警察，然後眞警察將假警察捕去，喜劇效果一定很佳。其實如能通過李菁爲要求將王沙野峯安插在夜總會內工作，然後唐菁多次想用迷幻藥或酒灌醉李菁姦污，卻爲王沙、野峯巧妙破壞，更可以製造不少笑料。

「雙」片除了李菁的戲處理得很糟外，對於王沙與野峯的一連串遭遇，可搞出一些人情味。總括來說「雙」片是屬於內容健康，技巧失敗的一部電影。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只將李菁當作明星去塑造一個角色，不敢將她當演員去塑造一個角色。



台灣十大建設之一 高雄煉油廠

萬人傑

老萬參觀了高雄煉油廠，在許多工業國家正受石油困擾之時，我對煉油廠特別引起興趣。一來，香港原也有在青衣島建立煉油廠的計劃，但鄉民以「污染」爲理由，大加反對。二來，沙地阿拉伯曾要求我國在中東設立煉油廠。因此我在參觀高雄煉油廠時，特別注意到兩個問題：一是煉油對污染是否嚴重到非加反對不可的程度？二是高雄煉油廠的成就如何，沙地阿拉伯之建議設廠，是否由於他們的先進技術值得借鏡？

高雄煉油廠是中國石油公司附屬單位，總公司設在台北，此外還有台灣油礦探勘處、天然氣管線處、研究及訓練中心、北部煉油廠工程處等單位。中國石油公司是政府投資的國營事業，一九四六年六月成立，業務範圍：㈠石油礦及其有關礦類的探勘、開採及經營；㈡提煉石油及利用有關碳氫化合物等製造廠之設立；㈢原油、天然氣及石油產品之儲、運、銷及其他有關服務業務；㈣石油產品衍化物及其化學原料的製造及儲、運、銷；㈤與石油有關事業的投資；㈥其他有關石油工程的業務。一九七一年，中國石油公司已能供應台灣能源總需量百分之七十點一。

高雄煉油廠設在高雄市左營區，距市中心區約十一公里的半屏山麓，佔地約一千英畝。附設兩個輸油站，一個是大林埔輸油站，在高雄港第二港口的南端，距高雄煉油廠廿六公里，有外海浮筒碼頭兩座，可分別繫泊十五萬噸及廿五萬噸級油輪。所卸原油先經海底油管在該站存儲，再經地下油管送回煉油廠煉製。另一個是苓雅寮輸油站，在高雄市苓雅寮十八至廿號碼頭，距廠十二點五公里，存儲成品油料，然後裝船輸出。

該廠並在高雄市前鎮區港口設石油化學品儲運中心，距廠十五公里，爲台灣南部石油化學品原料進出口收儲轉運集散地。

高雄煉油廠主要產品，燃料有天然氣、液化石油氣、車用汽油、二行程機車燃油、航空汽油、航空燃油、煤油、柴油、漁船油、鍋爐用油、燃料油、柏油（鋪路、屋頂、防水、塗料用）。溶劑及石油化學品有通用溶劑、油漆溶劑、橡膠、乾洗油、去漬油、各種特定用途之溶劑、乙烯、丙烯、正己烷、苯、甲苯、二甲苯。此外有各種航空用、船用、工業用及車用潤滑油脂，及丙烷、丁烷、打火機油、炭烟、硫磺等。

高雄煉油廠不是遠東最大的煉油廠，卻是遠東唯一一貫作業，石油產品最齊備的煉油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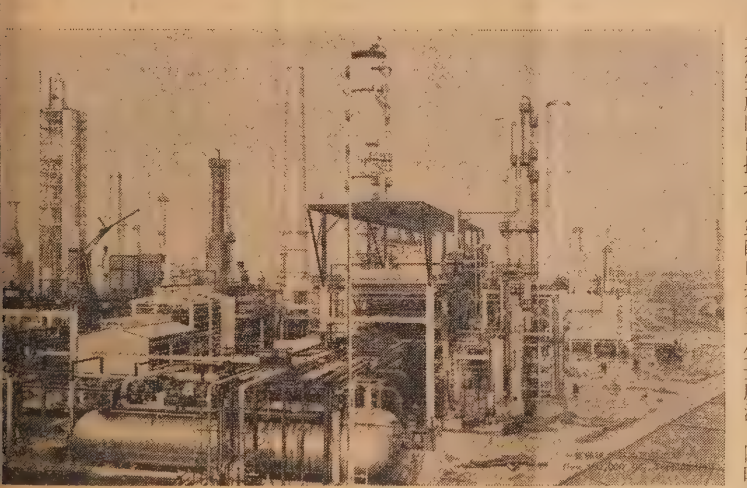
由於世界能源危機有加無已，台灣當然也受到影響。加強能源供應，成爲中國石油公司肩負的重任。除了積極探勘開發國內油氣及進行國外探油外，爲了穩定油源的供應，正分向其他產油地區洽購原油（過去差不多全部由中東輸

湖、崎頂、白沙屯及永和山等油氣田，刻正加強探勘南部地區，並由陸上漸次擴展至海域，除部分海域地區自行經營外，絕大部份與數家國外油公司簽約合作，在台灣海峽及北部海域進行探勘。初步海域地球物理測勘工作已完成，正進行鑽井工作。

國外探油方面，與菲律賓培約尼天然資源探勘公司合作，在菲律賓中部班搭揚島一帶進行探油，已先後完成四口探井，第四口井發現少量原油。同時，在印尼海域與美國大洋公司合作進行探油，亦已開始鑽井。

探油是否成功發現油源，現尚未知。不過，廣泛的探勘，總不會毫無結果。台灣並非沒有石油出產，目前在台灣本地所採石油，只足供本省用量百分之一，雖然微乎其微，但發現新油源希望極高。

參觀高雄煉油廠時，工程師給我們展示來自中東的原油和本地原油大有不同。中東原油是黑色的，台灣原油是淡黃，據說質地比中東原油好得多，只可惜產量甚少。如果在海域發現新油源，可肯定品質較中東輸入的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印度少女暗送秋波

正式開始入伍訓練的前夕，軍事當局為了配合同盟國軍隊反攻行動的需要，特別選送一批入營從軍的知識青年到印度去，加入中國遠征軍的行列。

當時遠征印度的青年軍同學，究竟有多少人數，基於軍事的保密，除有關的主管部門的高級參謀外，任何人都是無法獲知的。去到印度及緬甸戰區，才知道揚威異域，打得日軍聞風喪膽的我國遠征軍新一軍、新六軍、教導團、輜重兵團、戰車團，還有二十多個駕教團、傘兵部隊中，都有許多是響應知識青年從軍號召，投筆從戎的青年軍同學，大家在遠征國外的戰場上相逢，眞是一見如故，特別的親切。

記得乘坐運輸軍機出國時，每人只准隨身穿着的一套平布軍衣。去到印度藍伽之後，步入營房又煥然一新了。

遠征軍是全副的美式裝備，有最時髦的羅斯福呢軍便服，最佳質料的卡機「夾克」，呢質綁腿，短靴皮鞋，美式鋼盔，米黃色的羊毛軍毯，又輕又暖的鵝絨套被，草綠色的蚊帳，內衣內褲應有盡有。同學們換上全身的新式裝備，蹬起短靴皮鞋，戴上鋼盔，個個顯得威武非凡，尤其是在左臂上佩上中國遠征軍的臂章，邁步街頭時，儀表風度有與眾不同的表現，當地土人一見到中國遠征軍的戰士，總是自動的伸起大姆指，連聲稱讚「頂好」，小朋友們更是成羣結隊的跟在後面，鼓掌歡呼，美麗而早熟的印度少女們，見到每一個中國遠征軍的健兒，都當作「白馬王子」一樣的，含情默默，偸偸的暗送秋波。以結交中國軍人引以為榮！

在同一戰場上，併肩作戰的盟軍戰友，以英、美兩國的軍隊為主。那些盟軍戰友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時，多存有一種錯覺的觀念，以為中國人是東亞病夫，彎腰駝背，穿拖地長衫，戴小帽，吃旱烟，咳聲不離口的。以為中國軍隊都是「好仔不當兵」的老弱殘兵。來到印、緬戰場之後，中國遠征軍為了替盟軍解圍，英勇無比的打了好幾場漂亮的勝仗，聲威遠播，日軍聽說是中國遠征軍上陣，就嚇得落荒而逃，盟軍在戰局中知有中國遠征軍助陣，立刻士氣如虹，信心百倍。而遠征軍的袍澤，在揚威海外，為國爭光的榮譽及責任的啟示下，更加自愛自重，做到紀律嚴明，深受盟國友軍及戰區民眾的敬愛。

輪值休假時，盟軍戰友和我們遠征軍的青年軍同學，經常結伴同遊，在一起談話家常，談從軍前的讀書生活，談作戰的驚險遭遇，談新式武器的知識，談戀愛的故事，談印度的少女，在心聲共鳴中，盟軍戰友常拍着青年軍同學的肩膊，連聲稱讚「頂呱呱」，來表示他們內心敬愛友誼！

活上一切所需無不具備，可以不出廠門半步而解決。有合作社、有飯堂、有中小學校、有電影院，有洗衣場。領着我們參觀的人幽默地說：把原油送入高雄煉油廠，由頭到尾製成燃油及各種副產品，一點不浪費。一個孩子在這裏出生，由吃奶、受教育、做事、直到工作至死，也不必出廠門半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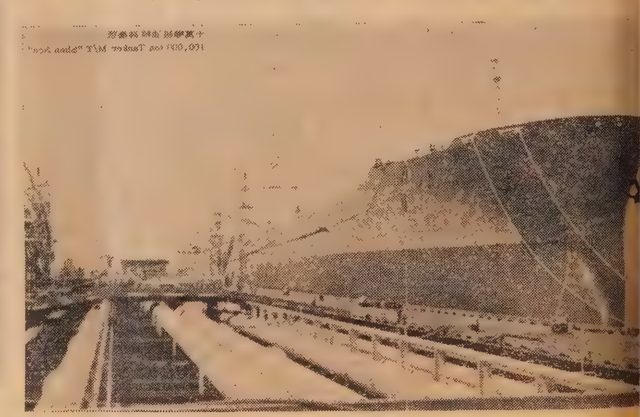
老萬感覺得，在這裏工作的人，可說是眞正獻身的，他們似乎是為煉油工作而生。



台灣積極在沿海海域進行探勘工作，發現新油源的希望很高。

高雄煉油廠的第六原油蒸餾工場，日產

↓ 將原油運到高雄煉油廠的十萬級油輪神農號。

















【15】

辛亥革命與日本

以「台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妄加殺害，日本國終於出兵向該生番等詰責」為前文的「專約」，承認「日本出兵為保民義舉」。並且規定「由中國方面賠償白銀五十萬兩」。

這個「專約」，清廷犯下了兩大失策。第一：在前文中的「日本國屬民」一語，表示承認了琉球是日本的屬國。第二：承認了「保民義舉」的詭辯，而對於憑藉武力侵入自國領土的敵人，開下了給予賠款的先例。

這在日本方面，當然是外交上的一次勝利。其後，日本便命令琉球禁止對清廷派遣朝貢使及受其冊封，乃至要求斷絕和清國的關係。一八七九年，更肅清了琉球藩屬內部的反對勢力，廢止了藩封，改設為沖繩縣。

日本續謀奪取朝鮮

對於另一個也是以清廷為宗主國的國家——朝鮮，日本的侵略野心，也逐漸公然地顯露出來了。

一八六八年，日本派遣對馬藩主宗重正為一次使節，前往朝鮮，告以日本王政復古，並求「修好」。當時，朝鮮執政大院君正執行閉關政策而予以拒絕，並且因為見到日本使節所齎來的國書中有「大日本皇帝」及「奉勅」等類抹煞了朝鮮和清國宗屬關係的詞句，乃引為拒絕日本修好提議的理由。

其後，日本復於一八七〇年及七二年，再度、三度派遣使節試探「修好」，也都未償所願。因而在日本國內乃有西鄉隆盛等人「征韓論」的興起。

一八七五年九月，日本軍艦「雲揚號」航行到朝鮮西南海岸的江華島附近，藉口測量海岸而實則是示威，朝鮮砲台開砲射擊，日軍還擊，反而攻下了砲台，乃乘此時機派遣參議黑田清隆為全權代表，率同軍艦六艘前往，強迫朝鮮「修好」，然而大院君還是表示：「朝鮮是中國的藩屬，不能任意商訂協約。」仍舊加以拒絕。於是，日本便轉移目標，改以清廷為交涉對象。

恭親王又有重大失言

第二年六月，日本外務省大輔森有禮訪問北京，在總理衙門與恭親王奕訢會面，談判朝鮮問題，當時，恭親王曾經有過重大的失言。

恭親王對於有關朝鮮的地位，作了這樣的回答：

「朝鮮雖然是中國的屬國，但其疆土本來不屬於中國，所以中國過去並沒有干涉他的內政。至於其對外國的交涉，聽任朝鮮自主，不加強制。」

森有禮抓住這個話柄，向總理衙門遞送了一個正式照會，聲言：「朝鮮是獨立國，在日本和朝鮮之間的事態，不受清日修好條規的約束。」恭親王乃強調自己發言的前段「朝鮮是中國的屬國」，主張適用清日修好條規第一條「兩國所屬邦土，以禮相待，不得稍有侵越」的規定。雙方往返多次交涉，最後森有禮主張：「朝鮮固然不是獨立國，但卻是自主的國家，自當認為其在內政、外交各方面悉由自主，直接談判。」終於達到了日本的要求，和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江華為地名。日文的正式名稱是「日鮮修好條規」。）

這個條規的要點是：第一款「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這就是正式否定了中國的宗主權。並且開釜山、仁川、元山三港為商埠，承認日本有領事裁判權，及免除其貿易關稅等。就像清廷受到列強壓迫的情形一樣，朝鮮也是在日本的強迫之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就是這個「日鮮修好條規」，產生了日本侵略朝鮮的緒端；如果要追溯後來「甲午戰爭」的遠因，該以這個條規為其出發點。

俄以詐騙手段掠我國土

當時的中俄關係，在這裏也得簡單的加以提及：

清廷與俄國之間，最初簽訂的條約，是在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簽訂，規定以外興安嶺為兩國國界。其後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又簽訂「恰克圖條約」，規定恰克圖互市，西自沙弼奈嶺、東至額爾古納河設立界碑，南屬中國，北屬俄國。）以這個條約為根據，兩國國境，尚能相安；後來俄國看到清廷敗於鴉片戰爭後的表現，也萌露了領土野心，一八五八年強迫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了「璦琿條約」（璦琿條約——鴉片戰爭後，俄國亟謀侵華，一八五八年四月，正當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砲台之際，俄軍在黑龍江發砲示威，壓迫新任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璦琿條約，規定黑龍江以北割讓給俄國，烏蘇里江以東兩國共管。）以黑龍江為國境線，在烏蘇里江以東的地區，由中俄共同管理，清廷原有不予批准之意，但在兩年後所簽訂的「北京條約」（北京條約——俄國利用英法聯軍之役，一面故示調停，一面慫恿英法對清廷增加壓力，一八五八年六月和清廷簽訂中俄天津條約，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瓊州、台灣為對俄通商口岸，准俄人設領事館，並給予領事裁判權及最惠國待遇。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再簽訂中俄北京條約，規定將黑江以北、

烏蘇里江以東完全劃給俄國。）中，終於不能不加以承認，其結果，使中國喪失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合共二百七十萬平方公里（日本總面積的七倍多）的廣大國土。俄國在當時的外交手段，並不使用像英、法那樣地出動武力、迫訂城下之盟的戰爭方式，而是以恫嚇詐騙的伎倆，使人在不易察覺中造成「既成事實」，而逐漸積累其成果。譬如說：利用清廷對於英、法的仇恨心和恐怖感，而自居於調停的地位，須便要求清廷對自己讓步，就達成了目的。

清末的洋務運動

以上是中國被位置在國際情勢之中的概略狀況。

至於中國國內，在太平天國之亂的前後，陸續發生有捻軍之亂（山東、江蘇、安徽、河南各省）、回民之亂（新疆等地）、苗族之亂（西南地區），自一八五〇年至七三年的二十三年之間，全國在當時的十八個行省，都蒙受了戰爭的破壞。清廷不僅對外政策失敗，並且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逐漸面臨到了重大的困難。

在這樣的時期，進行了「自強運動」（洋務運動），由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所推進。

其直接動機，是由於在英法聯軍戰役中，打到了眼前來的西歐國家軍事力量——特別是船艦的速度、槍砲的射程等等性能優越的新兵器，發揮了和中國土製械彈根本不能比擬的威力。為了要抑制西歐猖獗之風，首先考慮到必須持有優越的艦艇和槍砲，於是便喊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亟謀導入西洋的事物和學術。

師夷長技三個階段

這個自強運動，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個階段：

日本明治天皇

第一階段：自一八六二年開始，約十二年之間，導入科學技術和製造武器。

在北京設立同文館（公立外語學校），開始向歐、美派遣留學生，在上海創設廣方言館（外語學校）、譯書局，福州設造船廠，天津、江南設兵工廠，大沽設砲台，以及開採煤礦等。

第二階段：一八七五至八四年，實施西式軍事訓練，和以國防為目的而配置鐵路和通訊網的建設。

在旅順開設軍港，輸入定遠、鎮遠等大型軍艦，向英、法、德國家派遣留學生，重視軍事、造船等學科。

第三階段：自一八八五年到「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年）期間，增強國力，尤其是致力於輕工業的發展，諸如設立繅絲、紡織等工廠。北洋艦隊也建立了起來。

像這些措施的自強運動，在表面上看來是導入新知識、新科學技術的成功。

基本缺陷並無改變

然而，基本的缺陷，則是對於新國家體制的認識。兩千多年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並沒有改變，作為一個近代國家在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在當時一點也沒有做。譾陋頑固的領導者們，雖能知悉武器的優劣，可是對於西歐各國步上富強之道的政治、法律、教育、思想等範疇，卻完全沒有能領會得到。

當時吸收西歐知識，是怎麼樣地半生不熟、東拼西湊的，請看下面一些小故事，當可瞭然：

譬如說，在美國留學的某一個留學生，因為未向清廷派來擔任學監的委員行跪拜禮，便被勒令立即歸國。又如上海譯書局在三十多年之間，譯印的書籍不過幾百種，而銷售出去的也只有一萬三千冊的紀錄。

培育了地方軍閥

對於這個自強運動，從結果論來課算他的遺產，卻有一點不能忽略而必須加以指出——就是培育了地方軍閥。

因為在清廷統治力量式微的過程中，地方上有些強宗豪族，為自衛而豢養私兵，逐漸而連武器彈藥等類也都慢慢具備了自力供應的體制。列強對於這些豪族也就暗中給予助力，以謀交換到在他們所控制的區域內能容許本國勢力的滋長。

後來，中華民國成立，在全國統一方面，招惹了莫大困難的地方軍閥割據，就是早在那個時候播種萌芽起來的。



俄國侵吞我國領土

海是雄偉開闊的！今年九月十五日的清晨，我在金門料羅灣遠眺茫茫大海，覺得一個人應該把自己忘掉，而且應該忘得乾乾淨淨，因爲一個人渺小得眞如滄海之一粟。同時覺得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都應當有頂天立地的理想和抱負，要能與日月同垂不朽。「老人與海」裏的那位老人曾經對小孩說：「謙虛並不是丟臉」。這一句簡單的話，說明了一個人必須先有開闊的胸襟和偉大的抱負，然後才會有謙虛爲懷的精神，不患一時的得失不計個人的毀譽。老人又說：「一個男子漢可以被毀滅，但不能打敗！」這一句壯語，更使書中的老人活躍在我們的眼前。這不是虛幻的影子，而是有生命的實體。他的話啓示了我們：男子漢的肉體可以被毀滅；但他的精神、氣魄，抱負和人格，必將永留人間。

當這位老人發現他所釣到的魚，竟然比船還大的時候，他對自己說：「不管魚是多麼大。一定要殺死牠……我要和牠戰鬪，我到死都要和牠戰鬪！」在最痛苦、最疲乏的時候，老人又安慰自己說：「人不是爲失敗而生的」！這一句話充滿着樂觀、鎮定的奮鬪精神。樂觀可以爲我們帶來勇氣，鎮定可以爲我們帶來力量。接着，老人又用行動啓示了我們奮鬪的方法，那就是一心一意，把全部精神和力量集中在一個目標上，絕不可讓別的事物來分散自己的精力。所以當老人發覺他已經釣到一條大魚的時候，就把許多釣小魚的魚絲都斬斷了。他想：「這時我只能想一樁事，我卽爲此事而生。」

後來，老人果然戰勝，用魚叉殺死了那條大魚。可是在歸途中，大魚的肉體卻被一羣羣的小鯊魚吃光。老人雖然已經疲乏得幾乎不能支持；但是他繼續掙扎，繼續戰鬪，又殺死了不少小鯊魚。

老人是可愛的，亦是令人敬佩的！他留給我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永不灰心，永不放手的意志和毅力，構成了永不失敗的象徵。他那朋友的小孩，對老人是鼓勵，亦是希望。他一直要求跟着老人，向老人學習捕魚。老人曾經勸他：「我的運氣不好，你不要跟隨我。」孩子卻回答說：「什麼是運氣？我可以把好運帶來。你一生吃盡了辛苦，我卻有許多事要學。」這一個繼起的生命，代表了未來的希望。有一天，當老人的肉體隨着歲月逝去的時候，他那堅強奮鬪的精神，將藉着這繼起的生命重新顯現，使下一代的青年人獲得啓示和鼓舞。

海明威對魚和鳥描寫得亦細緻。當小魚爭吃大魚的時候，老人看到血肉模糊的慘狀，就覺得大魚很可憐。不過他對大魚說：「你活着的時候也不知吃了多少小魚。」老人在海上並且見到羣鳥尋食，又有一隻孤獨的鳥飛到他的船上來。老人慈祥地安慰那

[illegible]

風雨中[illegible]

飛魚躍；但是牠們對於這位老人堅忍奮鬪的意義，卻絕對無法瞭解。海明威在這一節中刻劃出人與魚鳥最大不同之處，他告訴我們：人生的價值不僅存於生活，而是在於奮鬪創造。

老人說：「大海裏有我們的朋友，也有我們的敵人。」是的！不僅海裏如此，我們四圍的環境亦是如此。亦正因爲敵人環伺在我們的身邊，我們更需要堅強的奮鬪。在奮鬪的過程中，沒有誰是應該成功的，亦沒有誰是應該失敗的。成敗的關鍵，在於我們走什麼路？朝什麼方向走？以及如何走？同志們要知道：誠實親切的本性是我們事業成功的基礎。只要我們具有純潔清淨的心靈，堂堂正正的行爲，就可以認定目標，勇敢前進。至於成敗利鈍，我們實不必顧慮得太多；卽使失敗的命運不可避免，我們也寧可選擇堂堂正正的失敗，絕不求不清不白的成功。因爲堂堂正正的失敗在本質上卽是成功，它將絲毫無損於我們完美的人格；而不清不白的成功不僅在本質上是失敗，同時更要使我們的人格澈底破產了。

奮鬪的過程中，我們必將遭受到極大的痛苦；而且奮鬪的目標愈大，所要忍受的痛苦也愈多。這原是事理之必然；我們實不必庸人自擾。倘使有人毀謗我們，汚辱我們，不妨把它看做頭頂上的一片烏雲；烏雲散去，又是光天化日的世界了。倘使我們遭逢到突然的禍害、災難或挫敗，不妨把它看成一場雷電交加的狂風暴雨；當時亦許感到驚慌，但不久就要雨過天晴的。那些圍繞在身邊的小人惡人，更只不過是人生大道上的陰影，只要我們堅定、勇敢，陰影又豈奈我何？

總之，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是面對現實的勇氣和盡其在我的精神。我們是在做事，而不是演戲；所以人人應該實事求是，埋頭苦幹，絕不能徒求表現而無補實際。我們要打破投機取巧的心理，掃除驕傲狂妄的惡習。我們應該厚以待人，嚴以律己，以貢獻代替佔有，以力行代替空言，以冷靜抑制虛妄，以理智克服衝動。這樣，我們必能度黑夜如白晝，歷萬规而彌堅。

天下事變化實在太大太多，意外的失敗和挫折是免不了的。但是生命所經歷的折磨愈多，其所產生的奮鬪力量也愈大。沒有第一次的失敗，便不會有第二次的成功；沒有第一百次的失敗，亦不會有第一百零一次的成功。只要我們一息尚存，熱血尚在，終必有成功的希望。現在眞正到了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了！事實證明總統領導我們奮鬪的方向是絕對正確的，共黨的覆亡是必然的。今天，我們的責任是要共黨滅亡在我們的手中。爲了儘速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我們必須一掃自己心理上自私、徬徨、猶豫、畏縮的觀念和想法。展望明年的前途，確實是艱苦危

[illegible]

同志們：過去一年的歲月，已經為我們增添了奮鬪的經驗；未來一年的時光，亦正等待我們作最好的運用。讓我們堅持理想，認清目標，團結一致，貢獻出所有的智慧與力量，擔負起反共復國的大責重任。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聖誕之夜於台北

夜航海峽有感

河山破碎，大敵當前，萬事莫如反攻為急。但由於世局變幻之莫測，大勢動盪之不定，亦偶感千頭萬緒，措手為難。轉念紛紛亂蕪，理必有緒；漫漫黑夜，旦必有時。即覺滿心舒泰、壯懷奮發，一依眞理而行，了無掛慮矣。

我的理智往往約束不了感情，故時慮感情用事，深恐是非不明，善惡莫辨，以致不知何事之應為與何事之不應為。故須在此處痛下功夫，心熱而頭腦清寧，胸寬而眼界開濶。存心性於塵障之外，化感情於理智之中，清正處事。

我最為惶恐與憂心之事，莫過於他人知我錯失，而不肯予我直言實說者。因此我只有小心翼翼地，時刻反省，細心自檢過失，勇敢認錯改過。今天改不了，明天改；明天改不了，後天改。後天而猶改不了，則我將為不能改過之懦夫。甚且過上加過，終至不可收拾之境地，豈可不謹愼小心乎。

他人對我恭維之言，儘是人情客氣話語，千萬不可耳與譽化，自陷迷津。蓋悅耳之言，乃為自大之根；小則阻我進步，大則使我墮落於失敗之陷阱，可不知之耶！

古人云：「習閒成懶，習懶成病」。人生偶一不愼，就會自然趨向懈怠，終致志氣消沉，不能自拔。自知惰性未除，逸念未祛；今後務必要以無比的勇氣，兢兢業業的來克服自己的弱點，改正自己的過失；千萬放鬆不得。自己決不可寬恕自己！

家居有家庭明訓，有父母管教；身入社會，處世做事，則須切記家訓，憑自己的良心、智慧、毅力來約束自己。做人實不可一時失其約束，否則猶如脫韁之馬，莫知所至；一旦馳騁絕境，即想懸崖勒馬，亦恐為時晚矣。

誠實不欺，為處世第一要道。事無大小，一旦失信於人，必將為人所不齒。「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失信亦自侮之一道也，故為人以守信最為要緊。

自知學養智能不如人，今後唯有矢志以「活到老學到老」之態度，苦讀苦修，持恆心，求專精，以補少壯不努力之大過。

靜 蔣經國

、憂煩；如此不但無補於事，亦徒傷身心。今後遇有困擾之事，務必舒展胸襟，從容處之。須知只有冷靜與堅定，才能克大難、戰強敵，我當以「清心堅志」四字時時自勵之。

「言多必失」，多言有百害而無一利。論人之短，評人之過，皆是損人而又損己之事。我要多看、多聽、多想，而常處緘默，「時然後言」；如此對自己有益，對人亦有利。如要他人不輕視我之人格，首先還是要我去尊重他人。

有時候會突覺四面的一切，好像都在和我作對，似已到忍無可忍的境地。在此興念之霎那，必須有自制之力，方得重握堅持眞理、繼續奮鬪之機運。此一霎那，實為決定成敗之一大關鍵。

今夜明月朗照，海峽茫茫，水波不興，海天共寂。黃帝遺業，廣大的國土，就在前面；而此大好河山被共黨竊踞已十有三年。俯仰低徊，因讀宋鄭所南先生之詩：「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淚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峯插入天」等句，益興故國之思，心如刀割。鄭先生又云：「天道不常晦冥，終有青天白日之時，吾何憂哉」。及「以天道人事驗之，中興迫矣」。在此暮春月夜，默察大勢，頓感光明在望，吾人能不慷慨擊楫奮迅向前乎！

今天是我五十四歲的生日，因公登艦出海，乘風破浪，横渡台海，長望大陸，永夜蒼茫，思親懷鄉之情，不能自已；更念國難嚴重，民生困苦，久久不能成眠。乃讀「鐵函心史」，深有所感；遂信手寫成數言，亦以此自勵云耳。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農曆三月十八日之夜書於××艦艙中

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

讀了英國作家葛禮賓的一首詩——如果——以後，內心深受感動；月夜靜坐思維，似有所開悟，因師其意，寫成此篇，以為自勉箴言。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二日

一

當環繞在你四周的人們，
失去了他們的理性，並違背了他們的良心；
正將各種罪名加到你的頭上來的時候，
必須格外地保持着你的頭腦的冷靜和清醒。

【四十四】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張治中也看出毛澤東的不安神態，連忙招呼副官準備開飯，馬上擺好酒菜，張治中讓大家入座，請毛澤東、藍蘋坐首席，毛澤東一定不肯，要讓邵力子、傅學文上坐。

邵力子說道：「潤之，賢夫婦是貴賓，兄弟叨爲半個主人，怎能坐上席，吾兄千萬不必客氣，你們不坐，也沒有人肯坐。」

毛澤東說道：「邵老，你是前輩，愚夫婦這次來重慶，一切仰仗，自然請你坐上席才是。」

邵力子說道：「潤之兄，講這個話就太見外了，務請放心，兄弟一定效犬馬之勞就是了。」

張治中看出毛澤東的意思，說道：「潤之兄，公事慢慢談，今天吃晚飯你不坐上席是不成的。」說過就把毛澤東拉到首席椅子旁，毛澤東還想讓，藍蘋已經在次席先坐下了。毛澤東只好勉強坐下。

這一席酒席山珍海味應有盡有，更有上好的白蘭地，威士忌，飯後更有清香的六安瓜片，毛澤東雖然滿腹心事，但對着美酒佳肴，也暫時忘了一切，飯後，在客廳小坐一時，邵力子先站起說道：「潤之兄，請早點休息，兄弟告辭了。」

毛澤東連忙站起身說道：「邵老，不多談談嗎？」

邵力子說道：「兄弟還要回去安排一下，尤其是吾兄明天要去晉見蔣先生。」

毛澤東說道：「這樣，我就不留賢夫婦多坐了，一切仰仗。」說過又拱拱手。

送走了邵力子，張治中也說道：「潤之兄，兄弟要上樓換換衣服，各位隨便談談。」

張治中上了樓，廳內就剩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陳伯達、葉劍英。

藍蘋起身說道：「你們開會吧！我也回房間去了。」

毛澤東眼看藍蘋進了房間，向周恩來說道：「蔣先生明天單獨請我見面，有什麼問題沒有？你同國民黨要人都有交情，是否聽到一些消息。」

周恩來搖頭道：「沒有任何消息，我想大概是蔣先生要單獨同主席談談，解決一些問題。」

毛澤東說道：「我怕一進大門，就過來幾個人把我解決了，怎麼辦！」

周恩來忍住笑說道：「當然不會，蔣先生不是這種人，再說蔣先生眞有意加害主席，在這裏也是一樣，何必要約到國民政府動手。」

毛澤東點頭道：「這個話倒是有理，不過，明天蔣先生要同我談問題，怎麼談呢？」

周恩來說道：「我想蔣先生要同主席談的只是大原則，如建國綱領，兩黨合作的方式，不會談細則的，細則一定是由我們同張文白、王雪艇去談談。」

毛澤東笑道：「大原則很簡單，我們服從蔣先生領導，奉行三民主義國策，態度至今未變，至於枝節方面的分歧，究竟無關大體。」

葉劍英問道：「蔣先生要是問到軍事問題，主席怎麼答覆？」

毛澤東怔了一下，說道：「我尚未考慮如何答覆，你說說你的意見。」

葉劍英說道：「這個問題最難解決，我覺得主席最好不作正面答覆，可以留交小組會議解決。」

毛澤東點頭道：「你的話很有道理，我們件件能讓，就是槍桿子不能讓。」

王若飛問道：「主席會不會同蔣先生討論參加政府的事？」

毛澤東搖頭道：「第一次見面，怎會討論這些問題。」

王若飛說道：「市面上有許多流言，說蔣先生預備給主席一個院長職位。」

毛澤東連忙問道：「有沒有說是那一院？」

王若飛說道：「大家估計是除去行政、立法之外，可以由主席自擇。」

毛澤東心想倒是不出山人所料，但是再看到周恩來正注視自己表情，連忙說道：「那能談到這些

問題，就是參加政府也不能由我一人參加，也必須要得黨中央通過。」

周恩來說道：「主席旣然來了，有許多問題非要作一解決不可，主席最好考慮一下。」

毛澤東問道：「你指的那些問題？」

周恩來說道：「據劉斐告訴我，政府首先就要提出十八集團軍撤出某些地區。」

毛澤東問道：「撤出那些地區呢？」

周恩來說道：「最主要的是廣東的東江縱隊及南京附近的新四軍。」

毛澤東看看葉劍英，問道：「廣東是你的家鄉，你的意見呢？」

葉劍英說道：「自然是不撤好，不過，東江縱隊不撤也不成，張向華準備向東江縱隊進行圍剿的。」

毛澤東說道：「這怎麼可以，我們找赫爾利大使，要他出來說公道話，同是中央軍，粵軍爲什麼打十八集團軍。」

葉劍英說道：「張向華根本不承認廣東有十八集團軍，指東江縱隊是土匪。」

毛澤東說道：「這眞是笑話，十八集團軍是軍委會明令改編的國軍，如果十八集團軍是土匪，所以國軍都是土匪了。」

葉劍英說道：「張向華不是不承認十八集團軍是國軍，他只是不承認東江縱隊屬於十八集團軍，因爲軍委會劃定十八集團軍戰鬪序列在黃河北，長江以南就不應有十八集團軍，何況廣東。」

毛澤東苦笑道：「搞這種事，我們搞他不贏，不過，你跟張向華當過參謀長，私交不錯，可以求求他，別逼我們太甚。」

葉劍英搖頭道：「沒有用的，張向公爲人我太清楚，公私分明，如果我同愛人去了廣東，可以到他家中吃住，他一定熱誠招待，若談公事，那就一步也不會讓。」

毛澤東問道：「如果東江部隊不撤，又會怎樣？」

葉劍英看看周恩來，說道：「恐怕同葉挺、項英一樣。」

毛澤東說道：「旣然這樣，蔣先生問到我，我就答應撤出了，此外還有什麼地方。」

周恩來說道：「還有南京附近的游擊隊，政府一還都，是一定站不住腳的，還是撤走了好。」

毛澤東說道：「這些我都記下了，明天我見到蔣先生，他要留我作官，我一定不作，除非你們幾個人都有一份。」

周恩來忍住笑說道：「問題也不是這麼固定，我也作過政府的官，只要條件適合，主席自不妨答應。」

毛澤東點頭道：「看情形再說吧！」

周恩來說道：「主席明天還要去見蔣先生，最好早點休息，我們走了。」

毛澤東點點頭，站起來算是送客，看見幾人都走出客廳，三腳兩步回到房內。

誰知剛推開房門，藍蘋笑盈盈地站在門內，迎面鞠一躬，嬌笑說道：「恭喜院長，賀喜院長。」

毛澤東也拱手說道：「夫人免禮，下官可不敢當。」

藍蘋說道：「我是眞心給你道喜，你怎麼吃我豆腐。」

毛澤東伸手攬住藍蘋，問道：「你都聽到了。」

藍蘋說道：「別的話都未聽清楚，只有王若飛說老蔣要請你當院長，我聽的明白。」

毛澤東說道：「這也只是說說而已，不能當眞。」

藍蘋說道：「老蔣說的話一定算數，問題就是在你了。」

毛澤東摸摸藍蘋的臉，問道：「我的愛人，你說我幹不幹院長。」

藍蘋說道：「院長就是當朝宰相，官居極品，你還不幹，想幹什麼？」

毛澤東說道：「我同他們談的話你未聽完，我不是不幹院長，一定要大家都有一份我才幹，若是只叫我一個人當院長，我不能幹的，到時我的院長還未幹得成，我們就窠裏反了。」

藍蘋說道：「朱老總到現在還是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是政府軍官，周恩來也當過官，活曹操同丑老虎都是國民參政員，也算是政府的官。」

毛澤東笑道：「夫人，下官也是國民參政員。」

藍蘋說道：「所以了，你已經當了國民參政員，就何妨去當院長，不必理會這麼多。」

毛澤東笑道：「看你多急着當院長夫人？」

藍蘋說道：「我才不急哩！你一旦當了院長，說不定又換一個愛人，富貴易妻，是一定的。」

毛澤東說道：「這叫什麼話，我那是那種人。」

藍蘋說道：「就因爲你是那種人，我才說這種話。」

毛澤東急了，說道：「我要會作出這種事，我可以罰誓。」

藍蘋說道：「罰誓倒不必，我有一個辦法，只怕你不肯接受。」

毛澤東道：「你說出來，我一定接受。」

藍蘋說道：「我想到我們未正式結過婚，不如在重慶補行一次婚禮。」

毛澤東當時怔住了，說道：「這怎麼可以？」

藍蘋道：「如何？我看透了你的心，一逼就現出原形。」

毛澤東說道：「不是這個意思，我覺得孩子都這麼大了，還怎麼舉行婚禮。」

藍蘋說道：「我已經說過是補行，有什麼關係，這種事也多得很。」

毛澤東苦笑道：「好了，好了，依你就是了。」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24）

封侯

因此，李彌對於周至柔等限制他不得離開台灣，倒可以隱忍，但對於撤退邊區武力，以摧毀反攻基本力量，卻予堅決反對。認爲反共是一項再革命工作，全國人民均希望能擺脫農奴工奴的生活方式，全國人民更希望能爭取自由及人性的尊嚴，既然有了三民主義爲指導，只要有人能實際突破鐵幕，引起在共黨刺刀下控制的人民，滙成潮流，就不難冲垮共產黨的統制。

李彌深知革命羣眾，往往循着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的幾何級數發展，因此他雖然寄望台灣能給予人員武器的支援，使能在初期深入國境，掀起革命時，只要能夠擋住共黨集結的武力壓力，得到短期的相持，如此，內陸的反共羣眾，就會從容起來響應的。當發覺台灣的執政諸公對他不予信任時，知道求援希望已經幻滅，所以最後只有希望邊區現有的力量，能保持於原地，待機反攻。

在台灣，李彌雖然沒有失去行動自由，但對前方的通訊指揮，卻受到了限制和監視，致令無法對前方官兵，直接發出指示。

當首批一千六百人撤退完成後，認爲對國際已經有了交代，迫得私下輾轉派人以僑商身份，經泰國到達緬甸，分別以信函轉致幾位主要幹部，畧謂：「本人雖然一時不能親身領導，但在革命過程中，自然會發掘和磨練出領導的人員和才能，希望不要希圖苟安，決不能放棄革命的任務及革命基地，自助然後必有人助和天助。」

當這項指示秘密到達前方高級幹部手中時，頓使李國輝和彭程感到尷尬，自從他兩人決定撤退後，一面製造輿論，一面使用強力，壓制友軍撤退回台，在這期間，迫使大股部隊，形成暗中戒備及對立，小股部隊，卻悄悄離而遠之，使李國輝在邊區鑄造的英雄偶像，面臨考驗，卻大大打了折扣。此時的李國輝開始察覺到，自己離開李彌的意圖後，其影響力是微不足道的，致想翻然改圖，仍留邊區，但對政府及柳元麟，均無法交代，且亦無詞向邊區的人們解釋，更因柳元麟，又撥付給他私人一筆爲數一萬美鈔的撤退費，思及此，只有硬着頭皮，堅持撤退到底。

撤退開始之前，在泰緬交界，接近大其力的帕老山寨，成立撤退接應站，由一六一師師長王敬箴就近兼任站長，所有撤退人員，均麕集該地待命。而泰國娘柿的滇籍僑商，卻乘機前往帕老寨兌換錢幣及買賣貨物，撤退人員所有的財物，都由這批商人轉手變換成美鈔及黃金，以便利携往台灣。因此，使這批商人帶來好運，有名喚王蔚周的小商人，竟因得到王敬箴的照顧，在此次撤退中，奠定了財富基礎，以後成了旅泰滇籍商人的聞人。

一些由邦會爲基礎，組成的部隊中，不少人有着鴉片癮癖，知道台灣對於毒禁政策，執行非常認眞，所以躊躕不敢前往。後來經過政府派出的軍代表衣復德予以保證，言明回到台灣後，即可送往醫院戒除，而不予治罪，使這批癮君子，得安心撤退了。

關於撤退時，每班飛機的領隊官，爲了爭取榮譽，都不願見到同行人員，携帶鴉片進入台灣，因此在編組後，加以諄諄告誡，甚至檢查行李，大家對於台灣禁毒法罰，亦心存畏懼，絕無存心携帶營利現象，但癮君子們爲顧慮到了台灣斷烟時的痛苦，仍有少數匿藏少許烟膏於行李間，以備戒斷時難忍之需。

撤退人員，到達台北機場着陸後，即專車送往南港，政府所派出的輔導組，首先須發總統慰問金，及闡釋輔導工作重點，以後則宣佈禁毒罰則，勸導有嗜好的人，自動登記，隨即送入北投軍方醫院，住院戒絕。政府復顧念邊區情況特殊，凡此次携帶烟膏入境，可交由麻醉藥品管理局特派的人員，依公價收買，致令撤退人員，首先感到政府這些措施，尚能兼顧法理及人情，知所感激。

政府特別將這支部隊，定名爲忠貞部隊，集中在新竹整編，士兵交由陸軍總部，編入國軍單位，繼續服役，軍官則編爲戰鬥團，初時的各級隊職人選，均由李彌決定派任，所以安排得恰如其份，沒有人事上的糾紛。

隨軍撤退的眷屬，後來亦在桃園縣中壢鎮外，建立一個眷屬新村，予以安置，仍命名爲「忠貞新村」至今沿用此名。

李彌得知李國輝不依勸告，執意撤退，不免引起氣惱，但事情已成定局，爲顧念李國輝到台灣的出路，仍然把忠貞部隊軍官戰鬥團團長一職，列名由其擔任，副團長一職，則由羅伯剛擔任。

當李國輝在猛撤執行撤退任務，首先安排李祖科等縱隊按序撤離，到了他自己領導的第九軍撤退時，卻無法控制屬於建制以內的甫景雲師及李崇文師撤退，只有他自己原有率領的一九三師，在新王

師長何永年領導下，按照日程離開邊區。而彭程的第七軍，亦只原來屬於國軍部份，由當時曾任九十三師師長羅伯剛率領撤走，甚至羅師屬下一個較有實力的何子鈺部隊，亦乘隙把部隊轉進山區，避開了撤退。

在李國輝的想像中，以為能使多數人回到台灣，可能在國軍中，仍能保持一個獨立團體，可以有希望爭取此一團體的領導權，對將來的事業前途，依然可為。所以當駐在猛撤地區，可能撤走的部隊，完成全體撤離後，在緬南尚有其原日屬下的姚昭團，因此旋又轉道進入泰國，督促並等待姚昭部隊撤回台灣後，這才回到台灣。

李國輝回到台北後，首先晉見李彌，為了洗脫自己自願撤退之嫌，對李彌仍示忠誠，於歉疚中，作出堅忍之態，卻很難為情的說：「實因屢次在周總長的命令催促下，不得不作撤退的決定，以致違背了炳公的意圖，私心感到辜負了炳公的培植而惴惴不安！」

李彌對李國輝放棄艱苦締造的環境，而回來台灣希圖苟安，正感滿腔惱恨，但仍保持良好的風度說：「既然回來了，過去的就不必再說了，因為歷史記述各個朝代的動亂和興替，卻很少指明各個朝代的孤臣孽子，應如何捐除私見，團結起來，以挽救時勢，所以難怪我們也會發生錯誤，現在你既然到了台灣，應該趕快去就任戰鬪團長的職務，有空閒的時間，多讀點歷史書，少說自己的功績。」

隨着這次撤退回台的部隊，輔導組的工作人員，以安全防諜措施為名，作重點式的個別訪問及談話，把邊區幾年來的恩怨和仇恨，通盤發掘出來，使很多部隊，因藉此而指控上官毀人越貨，或走私運毒，而大陸淪陷以後，逃亡出來的人們，尤多互指為匪作諜，軍法局的軍事法庭，亦樂意受理這些案件。因此，在所謂的忠貞部隊裏，打官司的風氣，一時大盛如呂國銓及李希哲等人，均為官司所拖累，弄得啼笑不得。

尤其李國輝的部屬間，有人受了煽動，竟聯名指控李國輝非法殺人及盜賣軍械，接任李國輝師長職務的何永年，除同謀外，更被加上一項匪諜的罪名，這宗案件，牽連很廣，審訊兩年，最後終於認定有罪而判刑。

原來李國輝率領一個不為人所重視的步兵團，由蒙自向無可預測的邊區，突出重圍，當時任副團長的余維銓，平日對李國輝的出身經歷，及處事作風，早已存心不服，到了緬境，李國輝在大其力屢勝緬軍，出盡風頭，更使余維銓因嫉妬而生覬覦之念，因此亟謀聯合部份幹部，計劃分裂部隊，另謀發展，終因事機不密，被李國輝全部洞悉，乃以斷然措施，將余維銓予以槍殺。

這事發生於轉進猛撤之初，一支孤軍，寄足異域，政府法令，無法約束，兵兇戰危，隨時可能發生意外，有了結夥分裂的事實，作為領導人的李國輝，既無請示對象，亦無援助可求，除了緊急處理外，只有坐待火勢焚身，處在如此情況中，而有如此的措施，應該是無可非厚的。

對於盜賣槍械的事實，誠如李國輝自我辯護時所說：「賣則有之，盜則絕無，自己率領入緬的人員，除人各一槍外，尚有多餘，在大其力作戰時，正感有槍無彈，乃以得自敵人的槍械，向馬幫換取子彈，以應急需，到了撤退之前，又應各地人頭的要求，為顧慮撤退後地方自衛計，曾將無用的槍械，贈送給地方人士，迄至最後，向政府報繳有案的槍械，較諸政府配發有案的槍械，尚多繳了四百餘支機步槍。」等語。

李國輝雖然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辯護，可是法庭除了採錄證人口供外，無法找到確切證據，最後只好以多繳與少繳，均屬違法而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本案同時牽連到擔任補給處長的石炳鑫及營長鄒法修，亦同時被判決有罪！

何永年的判決書，除了認定為本案共同主犯判刑十五年外，並指出何永年，在共黨進踞雲南之初，曾向中共軍收容的軍官隊報到，後來進入緬甸隨李國輝任副師長，經常宣揚共黨組織嚴密，工作效率認眞等言論，並已承認為共黨工作不諱，合併應處死刑。

其實，何永年一心嚮往台灣，當周總長下令撤退邊區部隊時，便與李國輝聲應氣求，主張響應撤退最力，結果官司上身，法庭對彼等的辯護，多不採信，監禁於軍法局看守所內，拖延時日，雖經多次審訊仍無結果，何永年感到法官對本案已另有成見，在失望之餘，頓起輕生之念，於是，決定犧牲自己，以救同僚。所以何永年請來探視自己的朋友，寄語李國輝等，請把一切罪責，向自己身上推加，自己決心承認一切由自己主持，以輕其餘人等罪責，因此，在最後審判時，要求速死的心願，終於達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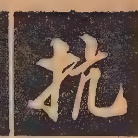
李國輝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當李國輝的太太向李彌哭訴，請求伸手營救時，李彌搖頭嘆息說：「這就是政治上打擊敵對的方法，而李國輝竟不知道其間道理，還一味炫耀他在邊區之功績，你可以暗中告訴他，要他安心守法，此時營救，尚非時候，而營救的方法，亦須從長計議。」

李國輝在軍人監獄中，渡過兩年歲月，時間把這宗案件，漸漸冲淡了，幸得河南省籍的國民大會代表聯名訴願（李國輝係河南人，李彌雲南籍國大代表）經蔣總統批准特赦，才算結束了這宗公案。

李國輝既經判刑成案，軍人銓敍，一概廢除，從邊疆帶回的私儲，亦因官司奔走應酬，蕩然一空。所幸撤退時期，政府派任四國會議的代表在復德，此時正在台灣主持水利委員會，念及過去在撤退業務上有過交往，得在水利委員會內上補上一名僱員名義，所得薪金，用維家計。

這次撤退人員，連首批一千六百人計算，總數約近一萬二千人，除士兵部份外，軍官戰鬪團共編了五個大隊，二十個中隊，約二千五千人，尚有戰鬪團無法容納的將校級軍官約百餘人，國防部為了核定這批軍官的階級，特成立一個計資核階組，專司其事。

計資核階組的人員，深切知道上峯對這支部隊的組合，根本存有歧視，若須秉承上峯的意旨，必須吹毛求疵，尋找詬病，何況這些軍官，多是半路出家，若論資歷，多半都是在李彌號召下，意願從軍，至今不過三年時間。如此，依照人事法規，很多縱隊司令，均將被核定為中少尉級，不免又使大家的心情，感到惶恐不安。




抗戰武術談

立志練武抗强鄰　智勇雙全退惡賊

另方面他還暗自高興，因爲這是他爲族人出頭的日子，也是爲族家揚眉吐氣的時刻，他要將他所苦練的武功施展出來，和這強橫的梁族週旋，要將已往的屈辱洗清，從新建立起鄒家的門戶。他心裏早有準備，而對自己的功力把握，因此雖祇一人之力面對強權，但能坦然無懼的接應，竟和梁家武師較量拆招。

武術界的規矩，凡是講拆招，即是一個對一個，但在第一個敗下來時，第二個可以再接上去，決不能幾個人一齊上前圍鬬。這種規矩，凡練武術的同行必須知道，並且能人人遵守，如眞有不法之徒有越軌行動，那就雖勝猶敗，並要被人輕視唾罵。

這次梁、鄒拆扣過程，梁家的武師們，均是頂兒尖兒的人物，但每個人上去和鄒師傅交手，都不是他的對手，祇要兩三個回合就敗下陣來，而且敗得很狼狽；鄒師傅則越戰越勇，他今時乘此良機，將他生平所學所練的高深絕技，盡量施展出來，將梁家一班武師們打得落花流水！弄到無人再敢上去接招的地步。

拆招較量到最後一個武師，已擺明梁家是輸定了，誰也打不過鄒普志！可是如就此停止，不上去接招，會給嘲笑膽小，在同族兄弟中，顯得懦弱無料；如上去當然必敗無疑，這武師站在旁邊已觀看多時，眼見自己的同伴一個個敗下陣來；但見鄒師傅卻龍精虎猛，毫無一點疲態，看他對付這班武師，好似並不費力的樣子，可見他武術的高深，功力的強勁，和自己人比較，的確相差太遠；至此該武師被鄒師傅的威勢所懾，早就沒有了鬬志，因此他進退兩難的思維下，只得硬起頭皮，踏步上去接招；拆招到兩個回合上，鄒師傅突然勇如飛龍，他口中叫出：「留心！」起手撥開對方打來的拳頭，順勢在該武師的胸膛上一拍，同時再叫出：「滾！」該武師立刻穩不住椿勢，祇見他蹌蹌踉踉的向後倒退了十幾步，還是站穩不住，仰面朝天一跤跌倒地上。

梁族立意不善，用車輪戰消耗對方精力，結果這場拚鬬，卻以寡勝眾結束，眞出梁家所意料。最後雙方保持君子風度，抱拳爲禮，鄒普志還送出門。梁家各武師在面懵心虛中，各自心知肚明，如不是鄒師傅手下留情，定要被打得非死即傷的慘敗下場。

鄒師傅的名聲從此不脛而走，很快就傳揚得全區武術同行無人不知？那個不曉？在梁家來說，他們並不隱藏自己的敗跡，雖然技不如人，但認爲輸在一位具有眞實功夫的師傅手中，並無丟臉之處，相反自此對鄒家甘拜下風，不敢再撩虎鬚了。後來他們梁家會被人譏笑說：「有隻頭，無斤両。」這句話，是由六區訟師，寫狀紙最出色的王胡秋先生說出來的。

在抗戰後期，梁家出了一位後起之秀，是現居台灣的梁炳養先生，他對族家及地方一切事務均很熱心，頗有改革的新思想；年紀輕，又肯幹，唯因輩份低的原故，有時難免不受到掣肘，如能假以時日，必可將梁家全族不良的風氣改變，以挽回巨族應有的大家風度，免被鄉鄰譏爲水皮惡霸。豈料正當他悉力放革族務時，赤禍已迅速蔓延整個大陸，梁家自不可避免浩刼，那家庭倫埋道德，良好的宗族制度，一切一切，立被摧毀無遺，還成爲鬬爭的對象。

共黨瘋狂高唱：「娘親爺親，不如毛主席親！」二十幾年來，人民被親到穿不暖，吃不飽，長期在半飢餓恐怖下捱痛苦，還有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性命也給他親光了。梁炳養先生雖雄心萬丈，滿懷抱負，對造福桑梓及整理族家的新計劃，到此刻也就成了泡影。

南源還有一位梁炳林師傅，在六區武術界中是二流角色，據說他幼年時被人欺侮輕視，後來發奮練武術。他獨自請師傅傳授功夫，並無師兄弟，祇是單獨練習；他練到了相當時期，功力方面雖少有成就，可是因長期的無人拆招扣拳，進成一和水準相等的同行一搭上手，就顯出他要落下風；他施展出來的功夫，過於呆板，既欠靈活，又無拆招經驗；到後來他自知此缺點，就從不找人拆招功夫，如果偶然遇到非出手不可的場合，他一出手就心狠手辣的攻擊對方要害。故此六區一班武術同行，很少和他拉交情，避免發生不愉快的鬬爭。

自從鄒普志師傅一鳴驚人後，梁炳林時時藉故和他接近。勝利後第一次過新年，他邀請鄒師傅合作組織獅子燈，以壯自己的聲威。鄒師傅自成名後，亦不甘雌伏一隅，正好藉舞獅燈環遊四方，結交各處豪傑之士。他們自成立獅子燈後，在第六區各鄉村獻技，令同鄉父老欣賞到他出色的眞功夫，看到他一舉手一投足之間，的確與眾不同，就是一手很普通的拳掌功夫，經他施展出來，都有驚人的表現。

那一年他們的獅子燈除在第六區演出外，還來到我們第五區安唐鄉一帶賀新年，亦受到很熱烈的歡迎；他是一位早使第五區仰慕的大師傅，今天幸得駕臨，當然處處受人敬愛了！我家亦熱誠招待他，以示敬愛之情。

現將他一手普通功夫，但是有與眾不同之處，聽我道來，就知這是非凡的了。鄒普志師傅打出的拳掌，奇怪之處是要比別人長兩三寸；普通一班武術師傅一拳打出，肩膊關節凹陷之處可以放一枚鷄蛋；而鄒師傅的肩膊關節凹陷得竟成一個大孔，好似脫了節一樣，大可以放一隻拳頭大的深坑。

（未完）

張仲仁

萬人意見

留美中國大學生

以「萬人雜誌」爲戰鬪武器 橫掃共黨、台獨、新左派

親愛的萬人雜誌編者們好：

本人幾次想寫信給您們，表達一點向貴刊的讚佩，但因現是半工半讀，文辭又不通順，且又怕躭誤您們寶貴的時間，所以一擱再擱，至今才動筆草草寫了這封信，望您們能原諒。

我是在台出生的台灣人，出國已有十年之久，先是去南洋與雙親團聚，在那兒讀完高中，後來美半工半讀，一切尙稱順利，可望今年讀完學士學位。生活雖苦但有了貴刊作我精神食糧，使我忘了生活的單調與苦味。也許我愛我中國有那麼一天能統一起來，人民能安心的爲國家爲社會好好建設一番，不致有今天的國難當頭。我要我祖國強並非我可在國外揚眉（這是今天在美的毛蟲們的希望）只是希望我不願被外國人笑我們自己不爭氣——內亂。雖然在台求學時讀了很多中共的殘民暴政，但一直未引起我的眞正了解，一直到南洋時，開始「領悟」到祖國政府的偉大成就，及中共之殘暴愚民。老實話，在台時（十年前）一直以爲這種東西只是宣傳，我們年青一代也是口頭說說而已。

我幾年不感到在台同胞具有反共復國的意識存在，人民大概安定，知道打仗可怕，不願丟了這安定的生活，可是就沒見幾個人會想如果不與共黨搏鬪，那才是眞有一天會丟了這個「美麗的生活」。事實上也可見不少留美學生反對政府，組台獨的情況發生，不過我也不怪這完全是政府教育的錯誤。記得在南洋某華文學校求學時國文先生（南大中文系畢業生）竟然在課堂上讚揚中共的偉大成就，罵國民政府腐敗，我當時本想站起來駁他一番，但又怕是外國人在外地生活少出事爲妙，且大家都知中共的應聲蟲們會在你背後刺您一刀的下流作風，不如留待將來充實自己知識，堂堂的正面相對，所以只有在作文上寫上我的話，相信那位自稱南大的中文優秀生可知我的心中語。若早知有「萬人」在，便有更充分的資料可寫，可是卻沒見過貴刊在那兒發行。到了美國後在友人家才見到，此後在中國城見到貴刊。初時也得駕車二十哩以上到中國城購物，順便買本讀讀。

但有時也脫期，所讀的卻是二個月前的刊物，現已有一大堆，且均好好保存着，有時也轉給朋友們閱讀，他們都說我讀書如有像讀萬人這樣，成績可能更好。我回答道，讀書是個人事，讀萬人是國家大事，身在外雖平安，但國家可不平安，國事可不能說不管。當初朋友也說這刊物太右派，可是我卻不以爲是何右派或是偏一邊，在我觀念中沒有何謂左右派之分，今稱反共爲右派，只是名辭上的稱呼（對嗎？）如果我沒記錯，有本三民主義新中國舊書（孫科的演講）上有一篇在四川時？向青年們的演說上談左右論，說國民黨是左派，換句話說，打倒腐敗，建立正義的都是屬「左派」，這名辭當然是出自法國政壇上的用語。所以有時我們自稱起右派，往往是導自一些人的誤解。所以我的見解是就稱親共或反共比左右好多，不致於糊塗了大眾。我所以喜歡閱讀萬人，也是因爲萬人所載是正理，不同七十年代及所謂中立的明報月刊（近二、三年來走向親共的報導）一面胡說的亂寫，我也常作比較。

記得在保釣運動時第一次的遊行示威，在中國城遇見一位加大的來自台灣的留學生，我與他們談起國事，一談他們實在是十足毛蟲，一味歌頌中共的強大等，我也趁機與他們「舌戰」三小時。可笑的是最後散時他們說了一句：「您相信您的，我相信我的」，這種固執的想法可悲不可悲，其實我也沒提到一句國民黨好，或像他們那樣歌頌中共，都是問問答答，（我的資料全是貴刊上讀到的），只是他們答不出、講不出實在話，更可笑的是一位台獨在南加大作副教授？」樣子也如一位學者，但可能是早時留學日本，國語發音比我差（一看知是台灣人），他居然也參加釣運，他們倆都是「反蔣」配合得一起戰我。那位親共的加大學生也居然稱讚彭某人（台獨領導人物），有學問能幹，那台獨人士也欣欣樂樂的不知死活。這是我唯一機會碰到的情況，使我覺得這般死鬼只會在刊物上大作文章，碰上了面講不出半句話的應聲蟲，還有聰明一點的死頑固，碰了面在大眾前吹牛，我一開口他馬上轉了話題。

我也不便在大家面前掃朋友們的氣氛，也不再談，反正他們都是一意孤行，想作美夢似的；不過這般人都是有名學校的學生，而我是所謂「野雞」大學的學生（不過我認爲我尙學了東西），談起來，朋友們也會無意中認爲我知識是低級，即使辯出來我也沒那麼受歡迎。

所以我也一直沒去找他們談「國是」。也說句老實話，許多學生間，他們反共，但行動卻不表現——怕死。相信我沒說錯，當然身在外國惹了事，會被逐出國，且怕人在後挖洞，

也難生活下去，這點我是萬分了解，不過我是比較衝動一點，才會說出來，頂嘴，但我也不致於弄到對方下不了台。本想投書到中國同學會的刊物上，但因文筆太糟，只會說不會寫，免了罷，否則愈寫愈糟，誤了大事，唯有想多讀萬人充實自己便是，必要時正面辯論比得寫文章有用。還有一點我卻感到不少人在此地一面與政府外交人員打交情，一面又在下面大罵台灣政府貪污腐敗，其實他們自己還不是走邊路，希望能繼續在美得到護照的延期（不是美國的Visa），大概人事關係被他們騙了過去。也往往一些人有正當的理由辦了大半年時間，常以文件理由不充分而不能辦好延期手續。走正道大概仔細，不走正道大爲方便，我實在希望今後政府人員，要確實一點，這也可能是培養了在美的親共勢力或反政府勢力之一。

上個月在這兒觀賞了英烈千秋（同學會主辦），在禮堂門外每人分發一篇文章（現付上作參考。按：此文名叫「英烈千秋想宣揚些什麼？」大罵台北國民黨，北平「人民日報」不轉載，可惜！）。會長也只在電影未放前作一簡短「聲明」：「這份（手舉這篇文章）不是本會的產物」，如此聲明太草率了，且新聞處人員帶了兩架放影機，結果是放映時間到了才在調整鏡頭焦距，又有一放影機壞了，早也不知情，結果是一個片子斷斷續續放了三個鐘頭，實在掃興。

這些毫不負責任在國外的文化工作員，實在需要好好改進，外交費用也不少，那種不有效的放影機也不換過好的，只會作報告，那怎會是工作認眞？當然好的工作員是有，只不過提起這點我所親自遇到的事，寫給您們知道罷了。

看了這片子，不少人購貴刊，讀岳騫前輩一文，「英烈千秋觀後」實在佩服史實之充分，學問之廣博，愛國心之偉大。其實我也很佩服老萬前輩之學問與文章之美，及其他作者之學問之豐富及思想之正確。不過在結尾時對日人之批評，本人有點意見：

家母曾說過，日本人當時（二次大戰）也有反對他們這些侵略者……等，並不每個日本人都可恨不能交友，依岳前輩之想法，非把日本滅掉不可，也是行不通之事，且不少日人是有講義氣的；我們都知道，反共復國，他們也是會助我們一力。故事結尾實在是如何我不知，但日本人向我張將軍敬禮，並無傷情節，據友人父親（抗戰時任高職之軍人），他也說戰爭時敵人爲國犧牲，互相敬禮是有之事，這只是軍人的一個尊敬，尊敬他爲他祖國而犧牲，好壞又是另一回事（不是正統軍人是不必尊敬，如共黨），他的說法，您們想是否正確？製片人是華振甫，我聽過當年是與日本人「合奸」迫害台灣同胞是否正確？他現在對同胞有作出有力的貢獻，再追回舊事，對人民來說，也並無益處。另一點在牛馬集冊上馬森亮先生所寫怎麼會罵起張治中是漢奸？他是否有了解到他的錯誤否？

有關中東事，本人也想說幾句話作參考，也希望今後能見到有關這類文章。中東戰事是很複雜，但它卻非常重要，一種國際糾紛，很可能今年會大規模的爆發世界大戰。有一點是國人對以色列的支持過於阿拉伯民族。大家都知美國會捲入，也實在是因爲猶太人控制美國國會及經濟，你看，「季不吉」他塗上和平在越南主要原因還不是爲了迎合以色列的需要。

美國國內大叫沒錢，所以想結束越戰，國會減掉援越的資助，中東戰事隨即而發，國會「馬上」通過軍援以色列，表面上是石油問題，但實際上是這兒的勢力在壓迫。美國不那麼強烈支持以色列，也不可能有今日石油荒。相信沙地阿拉伯，也並不很親蘇聯，世人會罵阿拉伯人狠心，但卻沒人想猶太人在經濟上興風作浪，抬高米價、物價，就我所知在波士頓米市，是猶太人控制股票市場等等。想起來我如是阿拉伯人，唯一的收入是石油，國家戰爭需要錢，當然，只有從這方面拿錢，且別人幫我敵人打我們，我們爲何對他們客氣，不火也恨。至於那些所謂恐怖分子也可憐，世人不管他們，如是我成難民，我也要爲我國土居住安身地求個生存，總不是被人趕到一邊去，無安身之地。他們國界如何是對，也沒人知道確實之事。恐怖分子當初刦機也並不傷人，他們也尚是講人道，如是眞的那麼恐怖，他們早也把飛機及人炸掉，只是後來世人沒作好和事佬，只顧自己讓他們到處跑，他們也開始殺猶太人，繼而殺美國人，相信這戰爭是比越南反共戰爭還複雜，越南不能解決而去管中東戰，到頭來還不是一場大規模之戰，當然這是美國人之事。

但國人對以色列寄於同情心，那也過份，最近越戰再度緊張，國防部要求軍援，馬上電視上訪問了那幾個混蛋議員——麥高文等輩大叫國內經濟不好等，可是就在援以色列時的通過軍援，卻不見他們叫，美國人如公平的話，也應調查一下這些人是否受賄於某財團，大概您們也知美國議員也是有人養大。殺人是恐怖，但敵人逼到您時，相信我們也會起來殺他們，故然沒流血戰爭是最理想，但此時是行不通，相信有一天大陸難胞在海

外有人成了巴勒斯坦難民一樣，他們也會組成敢死隊去「殺人」，大概不同的話也在於香港他們有安身之地或海外有國家可留，不同巴游，他們到處走動。相信阿拉伯人早時也不是眞想把以色列滅掉。

不過至今情況大概會眞成了某一預言「血洗猶太人」，我懷疑世人所稱大魔王希特拉初期殺了那麼多猶太人，動機何在？仇恨何在？導致後來成了大魔王，當然他想稱霸天下，野心是可恨可恥。但相信沒野心的領導人物是幹不出領導能力，問題是在野心之重點放在那兒，有野心就有抱負，才有意志作出事情。如果說同情以色列，因他是弱小之國，大國欺侮弱小，仗義氣而言，理所當然，我們要幫助弱小。但以色列並不小，只是土地小，以色列人心不小，將來有一天他們強大起來，還不是一樣要佔天下。其實天下經濟已操在他們手下也不少，結果是如何，大家可想，生意人不想得罪以色列，只有一點理由是怕沒生意作便沒錢賺，怕猶太人聯合杯葛，這一心理已可知以色列國不是弱小之國，談不上被人「欺負」。

常在美國雜誌或文章宣傳上看到「有錢人一直是有錢，我們呢？」意指阿拉伯國富有美國被石油價弄垮了，可是卻沒人注意，美國富者多是猶太人，小小生意人也駕得起高級車（十準是逃稅）只懂政府官員逃稅，罵他抓他，這些生意人還不是到處走逃稅收。我曾作過生意，十分之九對手是猶太人他們也逃稅，手法高明，卻口中聽他們罵人貪污作不合法之事。說破一句話，這些人就是要人家作高位，使他有錢賺，難賺錢責任推領導人物。猶太民族懂經濟，也吃苦，但手法到頭來是要人家替他賺錢，本事就在此。

棱倫上 【上】

一應屆中五女學生心聲
老萬文筆輕鬆幽默 發洩港人內心激憤

萬先生：

本人是應屆中五級一位女學生，素來爲萬先生的作品的愛好者。對於本期萬人週刊論及香港各種問題意見獨到，既能對香港的各種情形體會透徹，復能以輕鬆幽默的文筆寄予當事人一種諷刺，令香港的居民內心的激憤因先生的暢達筆鋒而得發洩的機會，而我這個全無處世經驗的女學生，亦獲不少的益處。

一個人生活在這個繁雜的世界中，每天都是忙碌地過去一天，轉眼便是一年的結束。眞不知道在過去一年有什麼的得益，胡胡塗塗地過去，生活似感到全無意義。大多數人相信都沒有如曾子那般吾日三省吾身的積極。對於很多政治，國家問題，他們都不多熱心。香港的居民大多數是抱着「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心理，雖然有很多的人對國或家都抱有同等的重要，他們會盡力爲社會，但這些人相信是很少的。

雖然香港居民所抱有的自私心似乎未有對本身不利，但實際上他們已承受着很多由他們這種自私帶來的惡果，例如他們沒有安定的生活，晚上或是白天都會是不法之徒的世界。對於普通不相識的人，他們都不敢與他交談，因爲很多人會是僞君子，很多人會在你身上打主意；造成今日的景象，不是他們的不幸嗎？

香港居民多數會對經濟、政治上不大關心，不知道萬先生對我這無知人的意見會不會同意？假若先生與我有同感，不知道會不會認爲他們是不應該呢？

希望萬先生看完這信後不會認爲浪費了時間，並希望能來信賜覆，使我這見識淺薄的女學生能充實自己。

一讀者求知人上

怎樣令匪徒談牢色變
可仿效老毛所用方法

編輯先生：

香港政府是地方政府，制訂法律，應該適合當地環境及需要而定，可惜祇恢復執行死刑一項，就受到莫名其妙的阻碍，我們爲了自身安全，不能再受病重的老人——英國所拖累，應該用我們自己能夠做的方法去對付，我認爲就算不用死刑去處置社會敗類，也有許多別的辦法；由於目前匪徒所作所爲，成功率高，就算被捕，刑罰亦輕，如此一來，對現社會部份青少年構成一項大吸引力，以致犯罪者越來越多，雖然政府推行免費教育增強康樂設備等工作，亦難以指臂之效，針對現實，我認爲有兩點是可行者：

㈠放寬警員開槍——當然，放寬警員開槍，其中難免有不肖警員公報私仇枉殺無辜之不愉快事件發生，不過，世事很難兩全，如政府明令公佈放寬警員開槍，可以教育了有犯罪傾向的青少年，如投身在「無本生涯」，這一行業，分分鐘有被射殺可能，這是一項示範教育，大約沒有人願意「以身試槍」吧。觀乎法國巴黎機場受恐怖份子襲擊後，政府當局立即宣佈對恐怖份子格殺勿論，不失爲明智之舉。

㈡設立殺人犯特種囚牢——將殺人犯與一般犯人隔離，另行處置，務使殺人犯入了特種囚牢，就寧願自己去死，怎樣才能達到令殺人犯談牢色變呢？我認爲最好仿效中共所用方法，老毛發明了許多方法對付良善中國人，我們用他的方法對付獸性惡匪，又有何不可？

最後，希望政府發長槍巡邏車警員備用，因爲最近多宗巡邏車發現可疑男子在私家車上，均被逃脫，短槍射擊，無濟於事，美國警員巡邏。不也是用長槍的麼。

讀者張去蕪上

鷄寮新區公共樓宇
色狼道友臭飛樂園

編輯先生：

余乃升斗市民，今欲借貴刊「萬人意見」，以舒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余所居住的官塘翠屏道邨（俗稱鷄寮），治安之壞，匪徒之多，刧掠之頻，罪案之眾，眞的是街知巷聞，婦孺皆知。

本區屬於乙類公共樓宇第二型，水喉、厠所、浴室等都是公用的，因此便被一些牛鬼蛇神無惡不作的匪徒用作各類形形色色不同的勾當，而成爲了罪惡的溫床，犯罪者的樂園。

女浴室、女厠常被一些色狼偷窺甚或非禮，而男浴室、男厠呢，雖沒「女色狼」出現，但被一些「仙友仙姑」用作追龍之所，騰雲駕霧，斯時也，欲死欲仙，而他們享受完畢後，剩下來的報紙（舖在地上作坐用）又不撿拾，以形成紙團，把通水渠道淤塞，這類情形，以厠所較多於浴室，三日一小塞，五日一大塞，弄致居民如厠極感不便。

年來，天台學校的命運，殆如末日之來臨，時常因學生太少而執笠；本區因屬舊式徙置區，每座樓宇的天台皆作學校之用，但隨着學校的「結束營業」，原有的天台地方，便被一些蛇蟲鼠蟻的飛仔，霸佔作他們的地盤，他們晝伏夜出，狀如老鼠，除了刧掠吾等居民的錢財外，還將吾民放置於走廊中的燒炊工具，如火水爐、鍋、煲等器皿，偷偷牽走回他們的大本營——空置的學校天台，爲的是他們也要燒飯啊！至於居民晒於騎樓的衣服、毛氈，他們也不放過，同樣的偷偷牽走，爲的是他們也要穿衣服，更要蓋被睡覺啊！

這些爛臭飛，他們食的、住的、穿的都是從居民手中搶回來，眞的是警察無力保護市民的生命和錢財，抑是居民的緘默呢？不，是法律的仁慈，是殺人不須塡命，是「未成年」無須坐花廳，是香港的執政諸公的抱有「婦人之仁」的假仁慈之心。

香港的法律，不是保護善良市民的生命財產，而是替刧匪的利益着想，觀乎恢復死刑之胎死腹中，便可作爲明證了。

現在再不是喊什麼「撲滅罪行」口號的時候了，而是要正視殘酷的現實，對症下藥，將殺人搶刧者，斬首示眾，或判以終身監禁，我們必須知道，放了他的狗命，他們便會再遺害在人間，殺人盈野，是不是我們對殺人盈野的匪徒視若無睹嗎？抑或匪徒愈多，香港大亂是好呢？望社會賢達，執政諸公，縝密從事，想想吧！

最後，吾人重申一句，對殺人暴行，我們絕不能空談什麼「婦人之仁」，對其兇手，必須窮追猛打，繩之於法，斬首示眾，以儆效尤，因此，恢復執行死刑，實乃千萬必要。

一贊成執行死刑者謹上

大陸近況數則

編輯先生：

筆者最近有家人往大陸，十二月四日回港，據家人口述略知大陸近事。這些都是在本港報章未見報導過的，因是筆者家人親身經歷，故其所述是絕對可靠的。可供研究大陸情況者作爲參考。

上海廣州武鬭嚴重

㈠家人經廣州至上海，在上海上作的親人提供，老毛最近下一命令指定上海只能有一個「頭」，他的指揮領導是絕對的，無論對與否都是他一人向中央負責，其他人無權干涉與批評。這是針對不久前上海各單位各工廠內「山頭」林立武鬭頻發而發的。

㈡家人回程時，火車經金華車站只准來金華的旅客下車，其他旅客不准下車站，車站除留一小門出入外，其他大門均關閉鎖上，再向馬路上張望商店舖戶均已門戶關閉，一片緊張氣氛。據向金華上車的旅客打聽原來金華有派系正展開武鬭，在早上的一場武鬭已有很多人受傷，有七人被毆斃。武鬭事件在金華附近市鎮均有發生。

㈢廣州的工廠亦有武鬭發生，不過沒有用槍械而用其他武器，亦是派系互相攻擊。筆者有親人前星期在工

敵因參加派系武鬬而被人毆至頭破血流，滿臉傷痕。在上月有一派數十人衝入廣州東山一軍營（軍隊是奉命不干涉武鬬及禁止開槍）掠去數枚炸彈，後來才知道是地對空飛彈，市革委下令即要交出。

㈣廣州「黑人」「黑戶」充斥市面，搶刼事件頻發生，尤其晚上更為嚴重，故晚上出街的人不多。廣州市「黑市」雞每斤為二元半至三元人民幣。

廣州少女結婚對象以有親屬在香港及外國的青年為吃香對象。若香港青年回去找對象則更為吃香易找。香港客稱為「南窗」，到外國的華僑稱西窗」。香港不准入境及遣返都已知，不過逃亡者的逃亡決心沒有影響，他們無論上刀山下油鍋都要逃出魔掌以求生存。尤其已逃過而被捉回者決心更大。

中大學生被扣原因

㈤在港撩事生非，自以為共黨同路人引以為榮的二十八名「大學生」回歸者，不准回港事件，廣州人都已知。原來這些「回歸者」除四處唱「鬼馬相星」外主要是共幹邀他們談話時不合作，他們以為大陸如香港什麼都講「自由」，概不接受共幹勸告，且抛出要什麼自由，更話自己在港怎樣前進，怎樣貼大字報，怎樣撩事鬬非都沒人干涉，而今回歸「祖國」更應有自由，共幹聽了這班「不見棺木不流淚」，傻佬談「自由」後為之氣頂，就決定他們不准回港，要他們接受毛式思想改造。

舉桿卒

（七五年二月八日）

偷渡苦工對難民另一見解

大陸偷渡客追求「理想」逃避現實「無政府主義」

人傑先生：

逃避和逃亡意義不同，對於非法入境者，大家好像用錯形容詞。

一個上海市民，沒有搭車投宿的「證明」，不可能從上海抵達廣州，沒有足夠的金錢，不可支付食宿費用，什麼人能弄到足夠金錢，購得「證明」「糧票」「車票」，冒險犯難來到香港，這「資格」大有研究必要。

所謂派系鬬爭的犧牲者，完全不是四九逃港或者是昨天今天，大家都值得同情，剃人頭者人也剃其頭，應該是「閣下自理」？

有一點大家不注意，每個逃港者，不單要自己「享受」還要故鄉的家人「享受」，要寄「大陸費」，這滙欵回鄉是香港收容逃港客的致命傷，逃港客願意到台灣去的，百中無一，可證決不是「政治庇護」作逃港理由，不論是幸運留港或不幸遣回，不論是弱者，可憐蟲抉擇的方向錯誤，魯迅的名言，「哀其不幸，恕其不爭」，所言第四類「追求理想」，這「理想」除了「無政府主義」五字，沒有別的解釋，巴金是這類人的鼻祖，慘淡收場，香港最多不左不右，內心深處卻有陰影　可怕的時局變化，（發財也只為一逃再逃），這「爭」字不能以「逃避」解釋。

本人知道你一定會談及偷渡問題，故提供上述意見作參考。

偷渡的苦工上

安份守己小商人建議

徵收預交利得稅 察民困分期繳交

人傑先生台鑒：

閣下言行對社會貢獻之大弟心儀久矣，今客套不述，僅有一事希老兄考慮，是否值得浪費閣下筆墨，公諸社會，緣本年度財政司準備徵收預交利得稅一節，按現在之環境，本商場各行業皆得一個慘字，陽台之瓜何堪再摘，惟財政司之提議已經要求二讀甚或二讀已通過矣，總之是差不多事在必行，以我等小商人（安份守己）只有做待宰之羔羊必矣，惟有死中求活，能否請求財政司通融辦理，按月分期繳交，由稅局發出十二聯單，每月交由銀行代收，以下之建議乃照外國之個人所得稅之扣除方式進行，如事屬可行則小商人得鬆一口氣矣。

宋凌雲敬啓

（十二月十二日）

出版預告

本刊連載蔣經國先生「風雨中的寧靜」一文，廣大讀者好評如潮，紛紛來信，要求出版單行本。本刊準備於全文刊完後，重新編排，彩色印刷，並插入大量蔣總統與蔣院長與歷史有關的珍貴圖片。敬希讀者注意。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回文詞標點不對 作者來函指正

人傑友長：

貴刊今期登出之回文拙詞二首在中間分句，想因公務冗繁，一時未及細察所致，蓋回文詞不同回文詩，字數長短不一，按此調首句七言，次句五言，第三句七言，尾句九言，前後闋同，倒讀時，尾句九言，即變爲首句七言，方合格律，若攔腰加點截斷，則不獨離譜遠矣，抑亦不成文立，笑煞人也，故不憚煩特修寸簡，敍明如下：

「直筆」一詞，順讀照前（見三七九期）

誅心直筆剛如鐵，敵折輸贏別，辨明非是感忠言，盡力敢扳權貴可能難，承擔重任兼勞怨，眾爲誠眞見，惡攻邪伐義當爭，壯志似吞狐去振威聲。

逆讀則爲：

聲威振去狐吞似，志壯爭當義，伐邪攻惡見眞誠，爲眾怨勞兼任重擔承，難能可貴權扳敢，力盡言忠感，是非明辨別贏輸，折敵鐵如剛筆直心誅。

「多嬌」一詞，順讀照前（見三七九期）

新翻樣點梅妝妙，恰可人年少，似花如月放清華，閃閃亮流光彩滿衣霞，頭搔玉映金搖步，目亂休輕舞，霧拖烟曳佩環飄，下界會郎仙女好多嬌。

逆讀則爲：

嬌多好女仙郎會，界下飄環佩，曳烟拖霧舞輕休，亂目步搖金映玉搔頭，霞衣滿彩光流亮，閃閃華清放，月如花似少年人，可恰妙妝梅點樣翻新。

注意：圈點在旁邊，不可在正中，每隔四句須空一格，此爲該詞之前闋後闋，而非分段也，（見拙作原稿）封淑英又及七五年二月一日

其實虞美人一詞就算完全不用標點，人亦不會讀破句，試問李後主之「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又有誰不曉，故愚意以爲回文詞不落標點更妙；當然，回文詩與其他詞則不同講法。

珠沉恨（七言古風）

近閱（新八二期）萬人傑先生大作：台北，軍官石紹駿與周紫音女士，眞人眞事之愛情悲劇，過程之情節洵是哀感頑艷，悽愴動人。不無拙作歌咏，雖申一掬同情！並就正於大雅君子之前：

寶島有女名紫音，芳華鮮妍廿三齡；大學造詣將卒業，邂逅石君獨鍾情。「三生石」上曾偎倚，英雄才女倆如癡：致令織女深夜慚，卻教牛郎暗相思？並蒂蓮花纔吐艷，妒花狂飆摧如劍。春容憔悴問大夫，嬌軀瘦削日懨懨。霍然傳聞不治症，驚煞石郎欲棄命；遍尋扁鵲與華佗，回春無術永訣定！病榻呻吟試郎君：愛河深淺合與分？石郎淚濕相思帕：矢志不渝答芳魂。椿萱憐憫促成雙，親友鄰人咸贊同；臘月雙燃鳳凰燭，權將醫室作洞房。梅花爛漫香縹緲，冰雪無情欲折夭。嶙嶙瘦骨紅裝披，觀禮灑淚有老小。至性可以動天地，至情可以警人世。自古相思債難酬，夙題一了笑瞑逝！雙燕頡頏正於飛，纏綿繾綣知是誰：「怡紅」公子腸寸斷；「瀟湘」小姐淚暗垂。微顰蛾眉含羞言：「君恩已賜十分甜，薄命女兒莫憑憶，珍重前程再續弦！」話畢嗚咽相對泣，勝過婚前襟淚濕？天偏多妒析良姻，旦夕甜酸百感集。八朝香歸「離魂天」，冰肌郎懷摟哭綿。悠悠東海繞芳塚，難洗哀艷此段緣？古往今來多少「情」？天長地久恨難平。相思相見雖無日：倘可樹勳慰幽冥?!

·吳雁聲·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乙卯元日　高龘賜

元辰十里沸笙歌，大地風光簇綺羅；
花放香薰梅閣久，春回暖入杏林多。
迎新兔豈營新窟？守舊蜂猶釀舊窠；
坐娟吟窗敦靜趣，劍琴樓外任煙波。
（梅閣乃居處自署）

呈力行壇主（乙卯元時）　前人

料倚吟窗遠市聲，春風淡蕩一樓清；
詩壇管領羅珠玉，酒陣安排擁甲兵；
淑氣暖培靈氣爽，鮮花艷映筆花明，
青陽初入心扉啓，想見氤氳滿洛城。

寄懷均默世丈台北　前人

春到蓬萊又此時，梅花幾度發英姿？
奔馳日月雙輪煥，撐住乾坤一柱奇。
鯤海潮音隨廣播，玉山雪影入遙思；
青陽引興知多少？料付扁舟杜老詩。

寄懷太希詩老台北　前人

獨倚蓬萊最上層，縱橫詞海老龍騰！
纏身憂樂千回夢，挂眼升沉一片冰；
詩人半禪功面壁，庵歸無象燭心燈。
竹林居作隨園好，信得風流是壽徵。
（公有千夢堂，無象庵及竹林精舍詩集行世）

送舊迎新兩律　椰嘉達　吳應麟

㈠

爆竹聲聲報歲除　故鄉黑暗少來書
人心縱變痕猶在　世味深嘗願未虛
四海有朋堪告慰　頑軀無恙得安居
迎新滿望明朝始　依樣春風拂草廬

㈡

世界何年得大同　紅朝氾濫遍西東
胡言滿紙欺民衆　詭計千端假國公
已倒狂瀾憑自挽　仍多醜類待環攻
友邦一昔待[illegible][illegible]　不惜奴顏立汗功

贈「雲遊子星相卜名師」　冠頂格　椰嘉達　吳應麟

雲路亭通展大猷　遊踪到處有朋儔
子參甲乙分時運　星輔乾坤定咎休
相法精微多應驗　卜經傳授得源流
名歸實至堪推重　師道崇高志自酬

闢孔有威　椰嘉達　張火生

㈠

清流見濁事堪哀，聖教摧殘甚化灰。
如此政權如此局，可憐黎庶可憐孩。
秦皇縱火愚民計，黃石傳書曠世才。
罪惡貫盈天亦妬，靈光終始復崔嵬。

㈡

至聖先師萬古崇，文妖何自作沙蟲。
春秋褒貶爲臣鑑，大學齊家治國工。
亂世從來多歷刼，淸時依舊展高風。
祖龍一輩行看斃，待掃陰霾滿地空。

香江雜詠　莊銓

一、太平山晚眺

隔海龍城兩岸通，萬家燈映水玲瓏；
山巔疑接神仙境？矗矗高樓聳碧空！

二、姻緣路

月老今知太有情，人間嘉耦總牽成！
黃昏月下姻緣路，多少鴛鴦誓臂盟！

三、維園

花落春深遍綠陰，維園樹杪囀幽禽；
多情柳下人何在？遲暮相思夜夜心！

四、織女

曙光初露上機坊，直到黃昏盡日長；
織得綺羅生百感，爲誰辛苦爲誰忙!?

五、冷氣

冷氣開時夏亦寒，貴人房內覺衣單；
可憐勞碌風波客，日落驕陽汗不乾！

六、舞孃

更闌人靜市聲稀，斜月朦朧夜色微；
環珮聲聲侵旅夢，歌殘別院舞孃歸。

七、舞客（襲義山北齊詩意）

巧笑知堪敵各方，銷魂最在着新妝！
家資欲罄休回顧，更伴嬌姬舞幾場！

八、塘西（石塘咀）

風流事散曲歌殘，躑躅塘西夜色闌；
舊日翠樓朱戶畔，更無紅袖倚欄杆！

題某故影后六絕錄二　莊銓

銀壇猶復見嬌姿，蓮步姍姍欲語遲；
誰料荒邱香骨冷，空留麗影繫人思！
休恨還餘「不了情」，妒花風雨落紅英！
瑤池應是群仙會，召按「金蓮花」板聲！

敬題黃花錄并柬董壇主力行

粲正　越雄

先生志業早名揚　曾總師干騁戰場
衆象胸羅明治亂　萬言書憤辯興亡
等身著述堪千載　華國文章耀八荒
天下振奇人幾輩　黃花勁節傲淸霜

宋皇臺懷古　前人

嶺東餘子老陳郎　亡命踉蹌哭宋皇
南渡衣冠淪異族　北來元寇僭稱王
崖門毅魄翻滄海　柴市精魂動碧蒼
無限江山罹萬刼　側身懷古每神傷

初讀「明日黃花錄」賦二絕

贈董壇主　許恨紅

㈠

半生戎馬傲封侯　讀破詩書萬里遊
踏雪霸橋驢背上　是眞名士自風流

㈡

擲地金聲幾卷書　黃花名重冠江都
一枝椽將風流筆　千載文章並世無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四 新87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八四期(新87)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八四期(新87)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三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中共即將進行全面清黨

近二十多天來，中共宣傳工具連續叫囂「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繼二月九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發表後，二月二十二日該「人民日報」又用三版半的篇幅刊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同時「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又加了「編者按」。在「編者按」中詳細報導了毛澤東最近所作的「重要指示」。其主旨在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目的則在於「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變修正主義」。這是中共進行全面清黨的訊號。這次大整肅不僅包括幹部，而且可是看出係以幹部為其打擊的主要對象。

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在於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鬬爭」等「理論」找出根據。他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這是二月九日「人民日報」在社論中已經發表了的，目前大陸上大事叫囂「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是根據這個「最新指示」而掀起的。

毛的「最新指示」中復指出：「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度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很容易。」

中共政權成立以來，就強調縮小工農，城鄉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三大差別」，然一直到現在還是「不平等」。中共不斷宣傳它的「革命」和「建設」的「成就」，然在實際上只是「所有制變更了」。殺害了千千萬萬的地主、資本家，由私有制改變為「公有制」，事實是「黨有制」，所謂「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如此而已。

毛所說的「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等等，根據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的說法叫作「資產階級法權」。這個「法權」在「社會主義歷史階級」，不能消除，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強限制」。也就是說在到達「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以前，工人不用想改善待遇，農民更不用想擴大「自留地」，總之，「必須勤儉持家，艱苦奮鬬」，不然怎麼能達到「美好的遠景」——「共產主義」呢？其實，「共產主義」只是一個騙人的說法，什麼時候能夠到達？恐怕比基督徒企求的「天國」和佛教徒希望的「極樂世界」，還要難上千百倍。

毛澤東的「最新指示」中還說：「列寧說：『小生產者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份，黨員一部份，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綜觀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除了力圖向大陸同胞灌輸馬列毛的毒素，進一步利用「專政」控制老百姓的胃口外，主要的在於防止「林彪一類」再「上台」，而首先則是發動「對資產階級進攻」。

中共狂呼「打擊資產階級」，顯見這是毛江集團發動的一次新的「反撲」，其對象則是黨內「林彪一類」的反毛仇江集團，特別是對宮廷派有敵意的某些高中級領導幹部。一九七四年一月末毛江發動的「二次文革」（批林批孔）運動，進行一年屢遭挫折，諸如「反潮流」、貼「大字報」和堵「走後門」等等，無不曇花一現，沒有一樣能夠造成「轟轟烈烈，全國響應」的局面。終於今年一月召開了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在這兩個重要會議上，都沒有突出毛江。加上毛澤東老態龍鍾，有今天可能就沒有明天，可是，他扶植江青上台的目的還沒有達到，所以，還未等宣傳「四屆人大」的熱潮過去，就迫不及待地搞起了以「林彪一類」和「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為對象的新的政治運動。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照列寧的說法，就是「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具體地說，也就是毛江集團準備進行清黨，消滅黨內的異己分子。同時，強調「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以人數作比例倒霉最大的當然又是老百姓。

如果毛澤東健康短期不出問題，看來這次大屠殺就快開始了。不過，江青到底不是料，上台也好，不下台也好，反正有她在中共上層胡搞，中共常喊的「天下大亂」是很難避免的了。

投機成性·發財至上

市政局八千萬盈餘打算炒股

劉人傑

過去，沙利士協助中共參加亞運，十足表現其投機的專長；他主持的體協，以餘貲投資股票，賺了鈔票，也是投機的收穫。他當上市政局主席後，還念念不忘當日的「成功」。可惜體協餘貲可以自由運用，市政局盈餘卻必須財政司批准，始可運用。沙利士認爲政府未予批准，令市局損失很大；實則港府救了他，若予批准，今天市政局亦成大閘蟹矣！

市局盈餘·豈可投機

市政局主席沙利士指責香港政府，由於當局的優柔寡斷，使到市政局的盈餘損失數百萬元。

政府發言人說：如果港府批准了市政局將盈餘投資在股票市場上，到現在，至少損失了百分之二十五。如果市政局獲准在倫敦投資，當時倫敦較高的存欵利息，剛好抵銷外滙兌換率上的損失。

根據市政局法例，市政局應如何投資，是由財政司決定，如果當局投資犯了錯誤，以致公眾的金錢蒙受損失，財政司也要負部分責任。

市政局獲准財政獨立時，完全料想不到會有八千萬盈餘，如果財政司批准市政局將盈餘投資在本地股票市場，而市政局若在短期通知後調回現欵，將會遭受重大損失，甚至不能將股票脫手，因爲香港的市場不能一下子賣出如此大筆的股票。

沙利士主持的體協，也會把盈餘投資股票，當時雖然很多人反對，可是因爲股票正當牛市，不斷的上漲，也使體協的資產大增，反對的人無話可說，沙利士也十分得意，認爲他處理這一筆盈餘的公欵十分成功。

可是香港的股市好景不常，由一千七百多點直瀉到二百餘點，許多投資股票的人「渣都冇」，如果在此熊市時期投資股市，必然全軍盡墨。

其實，財政司之遲遲未批准市政局炒股，是救了市政局，否則今天市政局也成了大閘蟹，要建什麼文娛之類冇得傾了。

沙利士因爲在體協炒股成功了一次，市政局有八千萬這麼大筆的盈餘，如果投入股市，而又碰到股市上揚的時期，當然可以發大財，如果市政局炒股成功而成了「大財團」，則沙利士這個主席，打風亦打佢唔甩矣！

不過，香港的股市今時不同往日，已難火箭上升的態勢，所以沙利士不應埋怨港府，還該感謝烏鼎基才對。

增加水費·影响民生

財政司終於決定加稅，半年來市民惴惴不安的加稅問題揭了盅，出乎意料之外的平靜，反對的聲浪並不高，稍爲不滿的，只是水費加得太厲害，許多用戶是若干單位合用一個水錶，這些用戶影响相當大，他們將難免要付出六元一千加侖的高水費。

市民反應平靜的原因，可能是加稅幅度不大，而一般人對年來的百物加價已經麻木，對政府加稅亦復如是。但今後生活受到一些影响，是勢所難免的。

財政司彌補龐大赤字，又要顧到市民的不良反應，加稅之舉相信已作十分愼密的研究，如何增加收入，如何不致嚴重影响民生，如何避免各方面的反對，都在研究之列。所以十八項的加稅，每一項都不敢加得太過份，較嚴重的是水費和商業牌照費。本來商業牌照一年二十五元，後來加到五十元，已是一倍，現在再加一百五十元，比之前年的收費，已增六倍，這漲幅十分驚人。如果是一家大規模的企業公司，每年一百五十元算不了什麼，但如果是樓梯底商店之類，就負擔太重了。

在物業市道呆滯中，差餉增加了兩點，反應也不大好。目前的差餉已相當高，尤其空樓要納差餉，極不公平。一層售價十五萬元的樓宇，只可以租八百元以下，五厘半利息還不夠，交了百分之十七差餉，實收六百六十四元，只有四厘多一點。在這樣的情形下，物業將更加滯市。物業不景，當然影响本港繁榮及經濟的復甦。

十八項中，加酒稅，開徵娛樂稅，加博彩稅實物利益稅，往來港澳旅客收費五元，使用浮標費增三倍，銀行牌加費，財務公司註冊費，飛機着陸費，出口證費等，都不會有人說話，因爲這對一般民

生的影響不大。凡屬奢侈性質的東西，提高一點，無可厚非。所以，水費要能不加，這個預算案會較為得到民眾的擁護。

文化中心・計劃延緩

政府撥款二億二千萬元在尖沙咀興建文化中心的計劃已決定暫予擱置。原因是在未來數年間缺乏公共經費。如果在其他方面獲取部分建築費的話，也可能先興建一部分。

港府財政發生困難，顯然是受世界不景氣影響。因此在政府為應付財政赤字而加稅之時，老萬曾提出意見，認為政府除大力節省政費支出外，不是太重要的建設計劃，應拖延一個時期，等世界經濟情況好轉時，再予執行。

文化中心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項建設，尤其香港一向被譏為「文化沙漠」，在尖沙咀興建文化中心，等如在沙漠中開闢一個人造綠洲，有綠樹、有甘泉，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也不是重要到馬上要興建，一天不能延遲。何況這計劃所耗建築費達二億二千萬之巨，更不是目前港府經濟能力所能辦到。所以，政府把這計劃延緩，十分合理。

興建文化中心延緩一個時期後，世界經濟情況有復甦的一天，到那時，市面經濟恢復繁榮，政府收入大為增加，這些建設的建築費，政府自然拿得出。

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有一套應付經濟不景的計劃，富如美國，也要盡量節約。香港政府似乎漠不關心，只知不夠錢用就設法在市民身上打主意，增加服務費、提高稅率。市民負擔不起，捱到金睛火眼，他們也好少理，和外國政府的先從自己節約做起，盡量緊縮，大不相同。港府應與市民共甘苦，盡量節約，共渡難關。希望港府本此種精神，延後建設計劃施行後，更進一步節約政費，減少高級公務員薪金以外的一切津貼。

海上遊魂・悄然而逝

據說：去年一年間，從大陸泅水逃港難民，遇溺罹難的較上年增加一倍。當局撈獲的屍體，達一百八十二具之多。

大家都會明白，罹難者的眞實數目，絕對不只一百八十二人。其中許多遇溺者的屍體或已葬魚腹，或漂流海洋中，無影無踪，就不可能在香港政府的「紀錄」中。

因此，實際的海上遊魂，無法確知，可能是一千，也可能是幾千。不過這年代，中國人的生命賤如草芥，一個人是否生存在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人關心，罹難者對他們的死，可能並不感到意外，就如當輪盤停定，荷倌把大部分籌碼刮去一樣，在這場「賭博」中，輸的機會很大。在海上遇溺，悄然離開人間是輸了，和賭桌荷倌把你的籌碼刮去你會感到一剎那的黯然一樣。不過，籌碼給刮去，只要你還有賭本，便有翻本機會，成為海上浮屍，便連最後一個籌碼也輸光。

逃亡者踏上九死一生的征途，非有絕大勇氣不可，螞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他們不畏死的逃亡，是因為他們感到生不如死，所以拿寶貴生命去賭博。賭贏了，可獲得新生，在一個有自由的地方過下半輩子的歲月；賭敗了，就在這世界上消失，不必再過那暗無天日的慘苦日子，仍然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面對着這一百八十二具屍體，使人有凄然茫然的感覺，他們必然都有親屬，可能他們的親人正在惦掛着，等待他們的消息，或者還以為他們已安抵目的地，可是，他們是永遠也不會得到消息。

也許他的親友羨慕他，為他能逃出水深火熱的大煉獄而高興，那知道他已成無定河邊骨，而更大部分已流到茫無涯際的海洋裏，與物體同腐，連他們的屍骨也不會存在了。

政治騙局・容易發財

一名日本中年婦人坂井模仿前首相田中角榮的聲音，打電話到各地產公司，說將派遣「他」的女秘書坂井前往收取「政治基金」。所謂女秘書坂井，就是她自己。然後她親自去收款，置地公司老板不虞有詐，多數照付。因為他們相信田中將來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希望他再度得勢時會給他們多多關照，因而照付捐款。坂井無往而不利，計先後共騙得捐款達七億日元之巨。

這騙術並不新鮮，以前不少人試過。坂井棋高一着是她能模仿田中的聲音。本來女人聲音和男人有別，儘管擅於模仿，也有很大差別。但坂井居然能使對方聽不出破綻，她的模仿十分成功。更難得是她想出這題目，別的捐款也許對方未必肯解囊，但政治基金能普遍引起興趣。日本人搞政治，猶如投資做生意，在日本人並無「賄選」這回事，運用金錢競選，是天經地義的事。投資了政治基金，將來他東山復起，有一天再登上首相寶座的話，就將有利於這些投資人。

君子可欺以其方，地產公司老板居然上當，是因為他們希望將來得到好處。我們對這件事的看法，不應注意於坂井騙款的過程，或她騙了多少錢；而是這種騙術居然可在日本行得通。如果在別的國家或地方照辦煑碗，肯定不成功。因為這種投資不會引起其他地方商人的興趣。田中下台，是因為他的財產被認為「來歷不明」。他本身來歷不明的財產，表示他可以運用政治權，上下其手。如果他眞有一天東山復起，地產商們也一定可以獲得他的關照，或者在政策上對地產商有利，則他們的投資便會「一本萬利」了。

可是，這聰明的婦人終於「上得山多遇着虎」而被捕了。她一切很聰明，最不聰明是不知收手。如果她知道滿足，七億日元，應夠她幾輩子享用了。



俄毛分裂

導言

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中共藉口不滿蘇俄和平共存政策（簡曰蘇修），掀起反俄鬪爭。珍寶島事件後，又有牧羊婦事件，演成邊境緊張。前後歷時，將達十有七年。

在這十有七年當中，世人對於俄毛關係的情形，有三個角度，即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第一說是把牠看做做雙簧的，如朱新民先生說：「所標榜的和平共存，係與牠要吞嚙的敵人和平共存，並以和平共存為戰勝敵人的方法，即以和平偽裝接觸敵人，鬆懈敵人的鬬志和防禦，俾便利於滲透和擴張。這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共黨會議所決定，中共亦曾參加此一會議，而頗多獻議。故說中共反對和平共存策畧，是難使人相信的。這種策畧的運用，要軟硬兼施，一面示和以製造和平氣氛，麻痺和束縛西方的防衛行動，一面示戰以壓迫西方讓步，並相機強行摘取成熟的果實。大致說來，蘇俄自己偽裝和平使者，而令中共充當暴徒，串演雙簧」；美國耶魯大學饒大衛教授同此議論。第二說是說牠為表面的，實質並不影響俄毛間的主奴關係，或改變中共自命為蘇俄侵畧的本質，如卜道明先生說：「中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不會產生中共這種暴戾的產物，中共先天上是俄帝的侵畧工具！同時，在爭吵中間，中共的立場，不是民族利益，也非爭國家獨立與平等，而是基於馬列主義的立場，爭論如何埋葬資本主義」；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密契爾亦以為然。第三說是說牠們眞正在鬧分裂，如我國名政論家陶希聖先生說：「赫魯曉夫走的是曲折路線，對中共的教條主義形成了嚴重的打擊，因此中共便起而反抗，將沒有妥協與調解的可能」；美國的蘇俄問題權威肯南同此意見。

這三說，各有見地，各有千秋。但作者倒同意第一說。茲將個人研究所得，筆之於後。

中共眞的反對和平共存嗎？

中共沒有反對蘇修，由莫斯科會議情形，可以證實。在這裏，我們可以指出：

民國四十三年，日內瓦討論越南停戰問題，周恩來代表北平政權出席，對各出席代表發表一個重要文件，名曰和平五原則，內容是：㈠互相尊敬彼此領土主權的完整；㈡互不侵犯；㈢互不干涉彼此間內政；㈣求取安全與互相的利益；㈤和平共存。周當時並曾說：「國際間須本此五大原則，求取合作，建立和平。」誰謂中共反蘇修，此其一。民國四十四年，亞非兩洲二十餘個國家，羣集印尼的萬隆，舉行會議，周恩來亦代表出席，在大會上，舊調重彈，誰謂中共反修蘇，此其二。民國四十六年，周恩來奉命訪問印尼、緬甸，最使人動聽的言論，亦不外出賣和平五原則的膏藥。誰謂中共反蘇修，此其三。事隔十有六年的去歲，尼克遜周恩來北平會議，他們的中心議題，仍是和平五原則，如尼周聯

這種原則解決，而不是使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脅。」誰謂中共反蘇修，此其四。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中共西班牙的建交公報，亦特別明文規定：「雙方保持外交關係，在於遵行互相尊重對方的主權，領土的完整，和不干涉對方的內政。」誰謂中共反蘇修，此其五。

根據前述五點，可知中共不惟沒有反蘇修，反而是蘇修的實行人，所謂反對蘇修，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罷了。那麼，中共已是和平共存的實行家，為什麼要如是的掩耳盜鈴？目的何在呢？

中蘇邊境各陳重兵眞要大戰嗎？

中蘇邊境陳兵問題，我們首先指出是個周瑜黃蓋苦肉計的重演，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二日，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中共部隊突襲蘇俄駐防部隊，蘇俄死一司崔科尼隊長。同年六月，新疆省中共部隊縱容牧人越界牧羊，發生衝突，中共死一牧羊婦。於是雙方都在劍拔弩張似地準備大戰！

一、蘇俄方面——陸續增派俄軍由三十萬到一百三十萬，駐在沿中共的邊界上，設立了一個中亞細亞軍區，又在新疆邊界增設一個軍區，不時發射間諜衛星，偵察中共軍事動態，諸如「與帝國主義無二致」、「歷史罪人」、「輸出暴力」、「分裂共產陣營」、「國際主義偽善」、「妄圖侵畧世界」、「準備對俄作戰」、「實行大黷武主義」、「披羊皮的狼」等等，都是蘇俄加諸中共的罪名。二、中共方面——在北平成立了防蘇總指揮部，在蘇俄邊界上，則增派部隊五十萬人，並構築了很嚴密的防禦工事，在各大都市內挖掘了地下防空設備，很普遍的掀起反俄運動示威，報紙則一片叫囂備戰，諸如「侵畧中國土地」、「設立海上弧形封鎖中國大陸的勢力圈」、「製造國際共黨分裂」、「與俄澈底決裂」、「要與蘇修主義鬪爭到底」、「布里茲涅夫極端反動」等等，就是中共攻訐蘇俄所發表的言論。

實際說來，俄毛陳兵邊境，與其說是準備大戰，毋寧說是裝腔作勢的，或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或說是重演三國時代周瑜黃蓋苦肉計的故技。總統訓示我們：「共黨鬬爭，詭計多端，世界人士不應被他們的詭計騙倒」；又說：「有資本主義存在的一日，俄毛就不會打一場全面戰爭」誠哉斯言。

俄毛鬥爭的目的何在

俄毛始有和平共存的爭論風潮，繼有邊防風雲緊急的大戰形勢，目的究何在呢？

列寧教訓他的黨徒說：「在我們沒有征服整個世界之前，在我們的軍事和經濟的力量還比不上資本主義世界之前，我們必須確守一個原則，那便是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去利用帝國主義間，在存在的對立和矛盾：：只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日存在，我們就一日不能過和平的生活。不是資本主義為蘇維埃共和國唱輓歌，便是後者為前者奏喪曲」（列寧

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要進行這麼的戰爭，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通融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極點嗎？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很艱難險阻，未經考察，未通人跡的高山時，即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折轉回來，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樣的方向嗎？」

史達林根據這個列寧的指示，發明和平共存的口號。我們首先要深切認識，和平共存這一句話，對共產黨總是赤化世界最安全的康莊大道，即奴役非共國家殺掉而不見血的利刃。因爲它是共產黨的緩兵之計，它是共產黨的地下進軍，在和平共存的幌子下，進行滲透，到了羽毛豐滿的時候，就一舉而顚覆現政府，改成共產政府。所以史達林向非共國家提出這個意見，非共國家無不直斥其係詭計。自由國家儘管不接受，史達林照樣放言高論。赫魯曉夫繼主克宮，重彈舊調，非共國家領袖的美國，以圍堵政策去答覆他，像銅牆鐵壁的軍事基地，陸陸續續地向蘇俄包圍上來。原因是蘇俄卵育成功我國大陸中共政權以後，聲勢大得駭人，虎視耽耽着非共國家，以美國爲首的非共國家，爲着自己的生存，不如此不足以自衛。赫魯曉夫曾自己承認說：「俄國人必須牢記，他們的國家，已經被一串軍事基地所包圍。」

但是，蘇俄是共產集團的領袖，這樣繼續下去，還有領導力量推動世界革命嗎？於是中共情急計生，挺身起來，以反和平共存爲理由，對俄發動攻擊，裝成極爲兇惡的姿態。在中共意，牠這樣做，一方面表示牠不跟蘇俄走，牠不是蘇俄的衛星國，一方面蘇俄表示對中共和平，使人誤認蘇俄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是帝國主義者，由是放鬆美國對牠的軍事包圍。這，可以說，就是中共借名反俄而促成俄毛互相攻訐的理由。

看法

丘式如

兵一師；㈨中共海軍，每個司令部都有蘇俄顧問，從事指揮訓練，炮台、榆林港且讓給蘇俄做根據地；㈩中共有飛機二千餘架，其中有一千一百架，要蘇俄才有指揮權。在如此情形下，蘇俄不是大陸的主人嗎？中共所受賣國賊的謾罵，眞是百口莫辯的。現在，樹起反抗蘇俄的旗幟，積極從事對俄作戰的準備，上述蘇俄享有大陸實權的情形，在竹幕低垂下，外人是無法探知的，但人家所加賣國賊的罪名，他倒可以自誇業已洗刷淨盡了呵！

第二、加強了控制民心的機會——大凡一個國家，每到遭遇外患的時候，常會激起國民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情感，使內部渙散的民心轉而團結穩定，政權不期然而然就會安定。中共想盡方法，要大陸老百姓服從，可是大陸老百姓始終疾恨中共如仇，不畏死地反抗牠。現在，中共假借備戰抗俄的空名，至少能收到一部份老百姓轉移視線對外的效力。

第三、鞏固了獨裁的政權——在誰不疾恨中共如仇的人羣中，青年最爲可怕。中共利用當兵救國爲青年光榮責任的好名詞，借外患當前的口實，把所有青年都納入組織，或送到前線戰地邊，或指派在後方服勤服，不唯對不穩的共幹和人民，可以控制，且可乘機淸除反毛派。反動分子無法活動，政權就更加鞏固了。

第四、藉機壓榨人民的脂膏——中共最喜歡壓榨人民的脂膏，人民的脂膏沒有壓榨乾枯，它要繼續用力的。現在，牠正好利用要和俄國打仗的假題目，國庫負擔加重，大家都應勒緊褲帶，支援前線，因而對人民加重壓榨。以民國六十一年的配給情形來做例，糧食方面，城市減少百分七，農村減少百分十；棉布方面，普遍減少百分四十；食油方面，城市減少百分五十三，農村減少百分三十六；棉花減少百分五十；肥皂每月每人只有半塊。

中共僞裝對俄分裂的所獲大利

中共對俄的僞裝分裂，業已獲得很多大利。這大利是什麼？

中共應該都在笑逐顏開，牠的詭計所收到的大利，除了欺騙美國而挽救蘇俄，即改變美國由仇視轉爲友好態度，鬆弛軍事基地對蘇俄的包圍之外，尙有爲自己所獲的如下四點：

第一、擺脫賣國賊的罪名——中共自宣佈「一面倒」倒向蘇俄，稱蘇俄爲「老大哥」，蘇俄就好像老虎擒得綿羊，巴不得一口就把它吞下肚去，僅民國三十九年一年間，雙方簽訂了十三種之多的主奴關係條約：㈠沿黑龍江流域，約佔該省三分一的疆土，交給蘇俄管轄和經營；㈡東北森林，多在蘇俄專家指導下，才得開採；㈢鐵道、橋樑、水道等，都由蘇俄專家修復；㈣鋼鐵煤礦等工場，都受蘇俄專家指導；㈤糧食、礦產、豬鬃、桐油、大豆等等生產，大部份流向蘇俄，民國四十二年的對俄輸出，計佔百分九五以上；㈥大陸成了蘇俄商品的主要市場，俄製鹿茸精、霍亂針、鼠疫預防針，到處都有，俄製花標布，獨霸了大陸市場，他如磁器、香烟、烈酒、砂糖、罐頭等，充斥城市；㈦中

蘇俄僞裝對毛分裂對世界的影響

蘇俄僞裝對毛分裂所收獲的利益，眞是碩大得驚人：一是幫助中共穩定了政權；二是解除了美國軍事基地對自己的包圍威脅；三是改變了美國防俄第一的觀感；四是引誘出美國「以談判代對抗」的外交政策；響應蘇俄和平共存的號召，「正合孤意」這一句話，相信俄毛都已竊笑自語過很多，趾高氣揚而彈冠相慶過也很多。

的確的，由於俄毛僞裝分裂的影響，已使世界的反共自由陣營，日益趨於解體，自由國家的前途，或存或亡，或禍或福，很難逆料。因爲所謂和平共存的詭計，共產國家目前都在總動員地競爭着去推行，顯而易見的事件如次：

㈠蘇俄誘德簽訂了不侵犯條約，敞開了西歐滲透之門；

㈡中共高踞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又有尼周和平五原則的聯合公報，更互設了聯絡處，舖就了滲透美國的大道；

（下轉三十二頁）

北迴鐵路與鐵路電氣化

——十大建設中的二大——

岳騫

台灣十大建設中有關鐵道方面有兩項，卽北迴鐵路與西部鐵路電氣化，此兩項工程，皆是日治時期，日本人想作而不敢作的。

先說北迴鐵路。台北環島鐵路網，只缺花蓮台北一段，此段交通除去飛機便是「蘇花公路」，由蘇澳到花蓮，蘇花公路不僅危險，而且時常塌下，一年正常通車不到十個月，日治時期曾打算另修公路或建鐵路，但以工程太大，未敢着手。我政府乃不避困難，毅然建築北迴鐵路，以補此缺角。

北迴鐵路是台灣鐵路東西兩大系統之連接線，完成後可促進東部工商業發展、開發東部天然資源、鞏固東部海防、增加花蓮港吞吐功能，並發展觀光事業等多種效益。

北迴鐵路自宜蘭南新城到花蓮田浦，全線長八二・三公里，另花蓮支線五・八公里，預定六十七年十二月完成。

全線工程概況，有大橋三十五座，長六・〇七三公尺，小橋八十五座，涵管二一五道，隧座四十座，路基土石方二七三萬立方公尺，房屋一五、八八〇平方公尺，車站設備十三站，電話及行車保安設備各八五公里，土地四七三公頃。總工程費二七億七千七百萬元，提高到近五十億元。

北迴鐵路第一階段工程，北端自南新城到東澳十公里，南端由新城至田浦及花蓮支線，預定六十四年度十二月底完成。第二階段則東澳到新城五十二公里，預定六十五年起陸續興工，預定六十七年十二月全部完成。

北迴鐵路預定在六十七年完成後，火車從蘇澳南新城穿過漫長隧道、縱谷，直達花蓮平原。台省有一句「火車走到蘇澳就盡磅」的俚語，是從前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政務委員李連春代表蔣院長分別在南新城和花蓮田浦北兩端主持開工。

北迴鐵路由南新城到田浦，幹線長八二・三公里，另花蓮港支線長五・八公里。

其中主要工程有大橋卅五座（總長六、〇七三公尺，最長一、三六〇公尺），隧道四十座（總長二九、五七〇公尺），最大坡度十分之一，最小曲線半徑三〇〇公尺，合乎鐵路甲級標準。

北迴鐵路開工以來，工程進行極爲順利，距南新城八百公尺的第一號隧道改爲明挖工程，差不多已完成了，目前正在進行整地作業。

南新城距離蘇澳僅三公里而已，從零江到花蓮田浦，全線再也不會大批人工出現，北迴鐵路隧道、橋樑、涵管，及路基工程，都以機械取代人工。

第一期隧道工程改爲明挖，是隧道丘陵海拔不高，自山頂往下挖到原計劃隧道底線，成一條狹谷，要比開鑿隧道來得經濟安全。

北迴鐵路最艱鉅的工程，是第八號隧道，第八號隧道是在猴猗山，約距南新城五・七「K」的地方，目前正在隧道工地預備工作。

第八號隧道長爲四〇七公尺，爲全省最長的一條隧道，將來採用美國米高（MIMCO）採礦機與建公司出品大約翰（BIGJOHN）隧道開挖機作業後，須要大量環片，爲襯砌隧道工作。

該項工程所需用的人工，至少總要三百人以上。這是北迴鐵路興建工程中，耗用最多人力財力。

「大約翰」隧道開挖，已由榮民工程管理處向美國訂購二部，每部價格包括運費和關稅在內，須要一億餘元。榮工處已派四人赴美受訓中，預定派八人操作「大約翰」隧道開挖機作業和修理，去年十月運回，技術人員十一月底回國參加建設行列。

此外，中長隧道開鑿工程，亦已決定採用瑞典地球機俱公司出品的水平鑿岩機作業，並預定派十人赴日本受訓。該項機械所負擔的長度爲六公里，而「大約翰」隧道開挖機所負擔預定長度爲廿六公里，約有一公里之長的短小隧道決定採用一般導坑式方法施工。

北迴鐵路工程處表示：北迴鐵路自去年十二月廿五日開工到現在，已完成了橋涵工程十三萬三千立方公尺，填方七萬立方公尺，涵管七座，小橋三座，有二座大橋，一座陸橋和二座涵管亦將完成，第一號隧道改爲明挖已完成，第四號隧道改爲明挖工程和第七號隧道取消改線，正已動工中，其他四座隧道卽將着手動工。南端自景美經北埔到花蓮的各項工程，已完成了路基填七十一萬立方公尺、挖方二萬零五百立方公尺、涵管八座、小橋四座、陸橋一座，大橋二座基礎工程正在施工中。總進度爲二點八八（百分比），署有提前。

北迴鐵路第一階段工程，北端自南新城到東澳，長十公里，南端由新城到田浦及花蓮支線二十六公里。除了第八號隧道外，預定本年底完成。

次說西部鐵路電氣化。台灣西部鐵路縱貫線動力電氣化工程，全線自基隆至高雄，計長一千一百五十三公里。總工程費預算爲新台幣一百五十九億八千七百萬元。其中由台灣鐵路局自籌百分之廿，計四十五億二千六百萬元；國外貸款百分之六十七，計一百零六億八千三百萬元；記帳關稅佔百分之五，計七億七千八百萬元。

國外貸款部份，英國藍賽公司銀行團負責貸款五千七百萬英磅；瑞典漢德銀行負責貸款美金一千

五百萬元；以上二項貸款均已簽訂合約。另外，還有美國進出口承諾貸款美金一億一千萬元。在全部電氣化工程費用方面，鐵路局已編列出分配預算：工務部門四十四億八千四百萬元，電務部門五十八億零六百萬元，機務部門四十億九千九百萬元，其他方面十五億九千八百萬元。

鐵路電氣化工程，已由美國通用電氣公司、英國通用電氣公司及瑞典依律森公司等負責承包，並提供電化工程主要骨幹器材。英國通用電氣公司所提供之骨幹器材及承包工程為新建架空電車線一千一百五十三公里，以構成二萬五千伏特交流電化鐵路輸送網；在南港、內壢、新竹、苗栗、彰化、田南、石榴、豐原、嘉義、善化、岡山等地新建十一處變電站，將台電供應之六萬九千伏特電源，降低為二萬五千伏特，以供應電力機車及聯掛電車組之電能；新建通訊地下電纜五百二十公里；建立載波電線通訊系統；提供電力機車廿輛，聯掛電車組十三組（每組客車五輛，共計六十五輛）。

美國通用電氣公司負責供應五十公斤重鋼軌五萬噸，大馬力電力機車七十四輛。瑞典依律森公司負責建造基隆至竹南段中央控制行車號誌系統，以提高行車效率以及修改竹南至高雄間現有號誌系統，藉以適應電化鐵路之需要；並新建基隆至高雄間列車自動警告及自動停車裝置，確保電化鐵路行車速度提高後之行車安全。其他如重鋼軌之抽換、沿線隧道、橋樑及各項建築物高度不足架設電車線等地方之淨空修改工程，則由鐵路局陸續施工改善。

據鐵路局表示，鐵路電氣化工程之施工進度，分三期三段配搭平行興工，五年內全部完工。第一期工程基隆至竹南段，六十四年年初開工，六十五年完成。第二期竹南至彰化段六十六年完成。第三期彰化至高雄段，於六十七年完成。

現在台灣鐵路之營運情形，有六項佔世界鐵路營運的第一名：客運密度每公里每天通過二萬四千二百三十六人；每天每公里通過列車四萬零一百卅噸；每天每輛蒸汽機車行駛二五一公里；每天每輛柴油客車行駛五九三公里；每天每輛貨車行駛一一一公里；每天每輛柴油機車行駛五四一公里。另外每天每公里列車通過八十九次，僅次於日本及荷蘭（均為九十次）；貨運密度每公里每天通過八千八百噸，僅次於蘇俄及波蘭，名列第三。由上述情況看，台鐵路線之容量及設備使用，均已達到飽和狀態，業務及率效已至頂峯，無法再作大規模增加。惟有實施鐵路電氣化後，運輸能量方可大量增加。

西部鐵路幹線動力電氣化工程完成後，行車速度將增至每小時最低一百廿公里，最高一百五十公里。目前最快的光華號列車，不過每小時九十公里。因此，將來由台北到台中之直達車，僅須一小時五十分鐘；台北到高雄的直達車，只需三小時五十分鐘。在路線容量及行車密度方面，將可增加三分之一。目前全線行車密度，以彰化至台南之間為最高，每天行駛客貨車一百廿二對，即來回二百四十四趟。台北至台中之間，每天行駛一百對，即往返二百趟。鐵路電氣化後，西部幹線瓶頸全部打通，採雙軌行車；每天行車密度將增至一百六十對，即往返三百廿趟。

由於行車密度增加，客、貨運量亦將大幅提高。據鐵路局計算，目前西部幹線，每天平均載運旅客為卅八萬人（新年期間平均每天四十二萬人）。鐵路電氣化後，客運平均每天可增至五十一萬人，新年期間平均每天可增至五十六萬人；當可減輕運輸擁擠的壓力。

行車速度增高後，行車的安全性會相對的降低。但是鐵路電氣化計劃，對行車安全問題特別重視。在列車的安全設備上，有自動警告系統、車速查對系統、自動停車系統，以及自動剎車解除系統。有了這些精密的設備，即使司機員疏忽、打瞌睡或身體不適，也不致造成行車意外事件。據鐵路局電務處長羅裕昌說，自動警告系統，在行車時如遇「注意」號誌，地面感應器就會發信號給司機員，司機員在十秒鐘內要採適當措施，而且廿秒鐘內行車速度必須減至某一安全程度，否則，自動停車系統即會發生作用。這種自動控制行車的設備，一定會使列車行紅燈前停止，保持行車的安全。

據鐵路局評估，鐵路電氣化計劃之總體效益，在前四年可能每年要短絀資金廿二億，但後二年可盈餘六十億元。而且至民國七十九年，由於客、貨車投資減少、燃料的節省、人工費用及維護費用的節省，預計可節省新台幣一百十四億七千六百卅二萬元。依據保守的估計，在西部鐵路電氣化工程完成後二十年內，每年平均增多之純收益為新台幣十四億元至十五億元。

除了以上顯而易見的直接利益外，尚有許多為一般人所不易察覺的益處；如㈠由於動力電氣化後，可以消除煤烟、油烟、引擎噪音與空氣污染。路線亦由於路基加強，抽換長重鋼軌等，而增加行車之平穩度，使人感到舒適。㈡增設自動停車裝置，以及自動警告系統，在自動控制行車情況下，可減少人為因素之事故發生，確保行車安全。㈢配合今後核能發電集中供應，減輕對國際原油的依賴。估計鐵路電氣化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燃料成本較柴油降低約三分之一。㈣電氣化所用各種配件，容易就地取材，且可促進國內鐵路有關工業之發展。㈤鐵路動力電氣化用電，與工業生產用電，尖峯負荷時間不重疊，有利於電力公司負荷因素之擴散，㈥電氣化換下之鋼軌、機車、車輛等，可移作北迴鐵路之用，節省北迴鐵路之投資。㈦啓發都市捷運系統之建立。今後都市大規模捷運系統，無論採地下或高架，均以電氣化為先決條件。鐵路電氣化，已成為世界各國現代交通建設再發展、再革新之一般趨勢。全球各國約有鐵路一百卅萬公里，其中四分之一已電氣化，並在繼續擴展中，我國今日實施鐵路電氣化，可謂適得其時，合乎世界潮流。

我國西部鐵路電氣化，經有關部門積極籌劃，工程技術研究自六十三年五月初即開始進行。首由英國GEC廠商先後派員來台從事有關電力供應系統的研究、通信干擾的研究、通訊系統設計的研究、地下電纜敷設路徑的勘測、電車線系統基本設計的研究，以及電車線系統的勘測與設計；美國GE及我國有關部門則負責協同提供各項資料。

兩項鐵路建設完成後，台灣本省的建設情況將居亞洲第一位，十大建設全部完成，更使我政府立於不敗之地，靜待大陸局勢有變，進而光復神州解救同胞。



「人代」結束後出現的「矛盾」

柳以青

「矛盾」也者，爲中共並不是一個嶄新的名詞，自始至今總是出現在中共的口頭上，文章裏的；事實上，「矛盾」的事實，也是自始至終的與中共結了不解之緣。原因很簡單，一是中共所倡導的馬、列、毛，在思想體系中就是存有「矛盾」的；同時，以這一「矛盾」的理論，再鑒於事實的實情，兩相背道而馳的情形，更增加或突出了「矛盾」性，

不過，這一「矛盾」的理論與事實，有時會在口頭上或文章裏加以強調；有時，則就「鴉雀無聲」的。因此，我們就可以在一強一弱，一明一暗，一有聲一無聲之中，可以看出某些跡象來。

幾乎褪色的「紅旗」

在「四屆人代」結束後，公佈了「憲法」，報告了「修憲工作」，再報告了「政府工作」，發表了「報告決議」和刊發「新聞公報」、「公告」之後，接下來的，爲任何一個政黨，正常的情形下，該是努力以赴地對「章」、「法」、「工作」和「決議」加以實行的了，然而，沒料到接下來的不是工作，而是「矛盾」。

這一「矛盾」的「強調化」、「明朗化」和「突出化」，都是見於中共官方所出刊的東西的，這裏只舉出富有代表性的「紅旗」和「學習與批判」。

在這裏，我只舉出這一「矛盾」突起的事實，至於這一「矛盾」的「矛」是指向誰；而這一「矛盾」的「盾」是受誰掌握，我想讀者們是可以去判斷的，爲我，只是想提供一些證據而已。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紅旗」（二月份）的，這是「人代」過後第一期的「紅旗」。

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份的「紅旗」中，前半部是全部轉載了「人代」的各種各式可以公開的文件後，接下來就是幾篇文章。是以「認眞學習馬克思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爲主題的一連五篇文章。

「紅旗」中所刊載的這些文章，突出的「矛盾」大多數是指向對「民主」一詞或實踐的「矛盾」。原因是在「人代」「憲法」中，強調地說實行「民主集中制」所致。

在「切實施行民主集中制」的文章中，我們不必去理會什麼是「民主集中制」的說辭，原因是這說辭不但對我們沒有意義，同時對大陸上的人民也沒有意義，我們只看由此而生出的「矛盾」。該文說：

「另一方面反對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反對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去提高羣眾的覺悟水平和組織性，散佈羣眾運動『天然合理論』，否定集中，分裂黨，分裂革命隊伍，搞極端民主化，反對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林彪反黨集團有時也講要民主，要集中，但那是地主買辦資產階級要求的民主與集中，有着鮮明的反革命的反無產階級的內容。他們要的民主，就是要在『政治上』『解放』地、富、反、壞、右，讓資產階級，修正主義上台；他們要集中，就是要搞他們的獨立王國，建立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我們要牢記毛主席關於『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教導。

「切實執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正確理解和處理好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紀律的關係。……沒有廣泛的民主作基礎，不可能建立起正確的集中，沒有高度的集中作指導，民主就會失去正確的方向。自由也是這樣，必須是有領導的自由。片面地強調民主和自由，否定集中和紀律，必然會走到極端民主化和自由放任主義，削弱和破壞革命隊伍的戰鬬力；片面強調集中和紀律，否定民主和自由，就會犯官僚主義和強迫命令的錯誤，挫傷羣眾的革命積極性。只有把二者辨證地結合起來，才能使組織和個人，上級和下級，領導和羣眾結合成爲貫澈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整體。」

這一對「民主集中制」所產生的「矛盾」，前面所引的兩小段文章再清楚也沒有了。這不僅是在「理論上」所必然出現的矛盾，同時，在具體的事實中，也出現了這一矛盾。但是，如何能解決這一矛盾呢？「紅旗」所提供的意見，可以說是「中庸之道」。

這「中庸之道」一年半以來，已經做成了「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主題，不時地加以批判和攻擊，但在矛盾地不可開交之時，也只有暫時把矛盾中和一下了。「紅旗」上這篇文章的作者，不敢也不能直接提出「中庸」和「中和」之道，因此，又巧妙地運用了無人能了解和運用的「辨證法」，來表達了這一「中庸」、「中和」之道的概念稱：「只有把二者（按是指民主和集中）辨證地結合起來」。值得注意的是「辨證地」三個字，從二者（民主與集中）的對立、矛盾中，「結合起來」，然而要用了一個無人能了解，無人能實行的「辨證」「地」。

不少人都肯定「人代」及「人代的產物」是暫時的「二者的結合」，如何產生這結合的「辨證」呢？無人能知道，甚至連「紅旗」中這篇文章的作者也不知道。也就是爲此，這「結合」了的東西，不是「正、反」後的「合」；而是「正、反」二者間暫時的安頓，暫時的偃旗息鼓而已，不是「合」——「辨證地」。因此，也就突出了它的「矛盾性」。不過，「紅旗」的作者卻在做着「表面上」或「障眼法」的「合」的工作。但，不是「辨證地」。

相信讀者們會看到這一點的。

「學習」着的「批判」

至於二月份的「學習與批判」中，一如「紅旗」一般，先把「人代」的一切「章」、「法」、「報告」和「公佈」刊出之後，接着就是「四篇文章」，以「在鬪爭中努力學習」爲主題，所表現的態度就大不相同，當然，也是強調了「人代」後所出現的「矛盾」的。

以方海署名的「加強革命團結的保證」一文，表現得最露骨。表面上，從這一題目，是講「團結」的，但是這一「團結」該是「革命」的。不但該是「革命」的，同時還得要給出「革命」的「保證」。他說：

「毛主席教導我們：『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後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人民內部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完全可以做到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因此，要加強革命的團結，首先就有一個劃清敵我界限的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如果我們不分清敵我，把敵人當成朋友，或者把朋友當成敵人，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會有革命團結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加強革命的團結，從實質上來說，也就是一個如何在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基礎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主席指出：『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工人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力量，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決定了這個階級能夠團結一致……。」

如何能在大陸上中共的統治下認清「敵」和「我」呢？這已經是考起了太多、太多的人們了。就連寫這篇文章的「方海」，相信也不能完全肯定地分辨得出「敵」與「我」的關係的，雖然，在他的文章中，可以頭頭是道地寫了出來，公佈了出來，流傳了開來。

我之這一肯定，不是憑空臆測的，只要看中共對外的關係便知；只要看對中共過去的「黨」中將被貶爲「賣國賊」的歷史紀錄便知。

至於「人民內部的矛盾」，說起更奇怪，那是「是非」不同，但，並不因「是非」不同就不可以「團結」了。至於對於「敵我矛盾」的話，不是「是非」而是「對抗」、「消滅」和「剷除」。這方面是盲目的。盲目到不啻「一意孤行」。

「人民內部的矛盾」，既然建基於「是非」上的，就可以不分是非的加以「團結」。

這「團結」的方式，根本中共的說辭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方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實事求是，羣眾路線，就是高度發揚民主，善於同羣眾商量辦事，就是採取整風和批評教育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什麼是「實事」「求是」呢？什麼是「羣眾」的「路線」呢？如何與「羣眾商量」和「辦事」呢？最重要的是：「整風」所代表的意義，以及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共的「優良傳統」的「整風」運動的事實是什麼？所謂「批評教育方法」是什麼？根據過去二十幾年的中共「批評教育方法」的「優良傳統」產生出來的是什麼？這些，恐怕不能只從純「文字」或「文章」中可以了解了，那一定要看「實事」而「求是」呢！

在這兩個中共重要的刊物上，所出現的「矛盾潮」，是剛剛地在「人代」之後，事情絕對不是那樣簡單，那麼輕鬆，那麼「順理成章」的。

故步自封的意識形態

海外的一些人士，面對了中共的「新憲法」中的某些條文的規定，頗有另眼看待的態度，因此，在字裏行間或言談中，也多少透露出這一方面的表現，我並不覺得他們不妥，起碼站在他們是中國人的心，以中國老百姓的立場來表達的，然而，假如我們不斷地的注意大陸上中共黨內、黨外、黨與人民之間的問題癥結之所在的話，任何一種文字上空洞的遊戲，我都覺得是「彩霞」之一抹而已，並沒有實際的效用呢！

很明顯的一個例證：究竟大陸上的八億中國人在想什麼，在希望或反對什麼，能不能夠直接地反映出來呢？而反映出來的意見，如果是「是」的而非「非」的話，能否影響到中共的幹部以上的當權者的政策呢？

「民主」與「集中」如何「結合」？即使是「辨證地」？「革命」與「人民」如何「團結」，即使是在「革命的保證」之下？

這一連串的問題，如果只囿於馬、列、毛的話，恐怕永遠會是一個個的「死結」呢！這雖道說就是所謂的歷史演變中「一些階級消滅了，一些階級勝利了」的「階級鬪爭理論」所可解釋或解決的嗎？

哦，僵化了的「思想」，故步自封的「意識形態」，就大的原因使中共走向「僵化」與「自封」的道路的，不是什麼「革命精神」，而是爲中共的「既得利益者」的「維護」而已！

苦的，只是純樸的中國大陸的老百姓！

李漢魂的拍檔李新俊

廖淋倫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繼又任代總統時，李漢魂薄海南島行政長官不就，李宗仁即任以內政部長高位，而以自己的重要高幹李新俊為內政部政務次長，李漢魂對於新俊的才具，早已十分欽佩的，當他擔任戰時的廣東省政府主席時，關於施政方畧，曾不止一次地請益於李新俊，所以其時拍檔起來，十分水乳交融，後來還曾將部長職位推讓給他。

李新俊廣東興寧縣人，別字柏林，身材高等而肥瘦適中，五岳軒昂，確有清新俊逸之概；一九二六年考入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中分科，除步、騎、砲、工、輜及經理科外，還有政治科，偏重訓練政治人材；李新俊於受半年入伍生訓練後，憑考試及志願，獲升入第五學生隊政治大隊第二隊，筆者則編在第三隊，但各隊都在黃埔蝴蝶崗上操上課，故我們在課餘之暇，常常見面談玩，或者回到小食館子，吃吃喝喝。他為人很爽朗，也很正直，人家請他吃喝了一次，下次他一定要回請，否則他便不依；不過他的言詞態度，都從容不迫，他說：「禮尚往來嘛，來而不往非禮也。」所以我和一般同學們，和他相處，一直都很融洽！那時他只廿一二，比筆者大約小一二歲，屈指算來，現在也年近古稀了！

民國十五年冬，北伐軍打下了武漢，我們軍校的政治大隊和砲兵隊，都奉令開往武漢去繼續訓練，校址在武昌兩湖書院，這批同學中，後來有不少出色人物，除李新俊外，餘如歷任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及駐泰大使與駐日大使的彭孟緝，也就是那時砲兵隊的學生。

兩湖書院房屋不少，除了駐我們第五期的學生隊之外，還有第六期的入伍生女生隊，也駐在一起訓練，後來馳譽國際的女作家謝冰瑩，就是那時女生隊的入伍生。記得那時男女同學，很喜歡討論「革命與戀愛」這個題目，筆者與謝冰瑩在「武漢日報」上發表過多篇辯駁的文章，致引起同學中瞎猜我與她由文章媒介而進於戀愛。謝冰瑩的「女兵日記」，至今還廣泛地被人傳誦，目前且被人搬上銀幕；據說：該日記自從被林語堂先生譯成英文後，接着又有德、法、日和西班牙等國的文字譯本，說起來真是「巴閉」得不得了！其實呢，不外是當時謝冰瑩那班女入伍生，隨同我們學生隊西征，做些宣傳與護士的工作——每天寫下日記，寄投武漢日報副刊。那時副刊編輯是孫伏園，對於女生的「處女作」，特別歡迎，並樂於為之「加工」修飾、潤色，這樣一來，就把謝冰瑩塑造成名作家了！

與謝冰瑩同隊的女生當中，有位小姐叫駱英豪的，其人生得嬌小玲瓏，眉清目秀，有一次全校學生（包括女生隊）集合在大操場聽教育長鄧演達訓話，我們的政治大隊與女生隊站得很接近；李新俊一眼便看上了駱英豪，跟着，他們兩人就不斷地眉來眼去了，好在我們都站在最後一排，鄧演達站在最前面，口沫橫飛又兼握拳揮手地在訓話，當然注意不到最後面的學生在眉目傳情了。

散隊之後，李新俊悄悄地同我談起駱英豪的事；我問他：「你怎麼知道她的名字？」他說：「那還不容易！她稍一擺動，我便全神貫注着她的胸章了。」（註：胸章是佩在左胸前的一塊長方形白布章，標明各人的隊別及姓名。）當時我還以為他不過一時碰巧吊吊膀子而已，絕對料不到他們，從此真是戀上了愛，而且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們畢業之後，李新俊奉派往西北軍馮玉祥部工作，由連指導員幹起，不到一年便升為團指導員，相知的同學，都羡慕他升得快，但「燕雀焉知鴻鵠知」，他本人倒毫不在乎呢！他的愛人駱英豪畢業軍校之後，要他聯袂往東瀛留學，一切費用，由她負責，原來她是湖南長沙某殷商的掌珠，說到錢財，她是沒有問題的。對於這種艷福，李新俊是始料所不及的！既有這種出國留學的機會，他當然肯「唯閫命之是從」了！

一九三〇年，他們雙雙儷影，到了東京，不消說就成了神仙眷屬了！不久，李新俊考進明治大學，研讀政治經濟；至於他的愛人進什麼學校，就不太清楚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發動戰爭，進攻我東北四省，驚動世界！自此之後，日本侵畧整個中國的野心，日益顯露，留日中國學生，多表憤慨！李新俊力主輟學返國，準備參加部隊，與日本軍碰個死活！可是，駱英豪卻極力反對，她的理由是：學業重要，不可半途而廢，而且國家大事，自有當局者決策應付，個人實無能為力云云；據說他們二人為此事繼續辯論了三日三夜，結果，大家互不遷就，各走極端，在無可奈何的情勢之下，就演變成「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而勞燕分飛了！

李新俊回國之後，向最高統帥上萬言書，詳述日本朝野，自田中義一對天皇上侵畧東亞的奏摺以還，磨刀霍霍，急欲圖我，若不從速決策，準備抵禦，則不久的將來，必至噬臍莫及！書中條陳十大對策，均獨具慧眼，而切實可行的。領袖蔣公，深嘉其才，即留他在侍從室服務，參與密切；旋奉令與第一、二、三各期同學如：賀衷寒、曾擴情、鄧悌、黃杰、黃珍吾、鄭文儀、滕傑、桂永清、康澤、胡宗南、戴笠、及鄭介民等，組織一個最秘密而最核心的機構，內分秘書、組織、人事、軍事、政治、經濟、總務等部門，而李新俊則被推主管組織。因為他們這班人，多數都穿樸素的深藍色中山服，故社會上有人稱這班神秘人物為「藍衣社」，也

有人稱他們爲「十三太保」，視他們爲最高領袖左右的重要幹部。

一九三五年，黃鎮球劍盦將軍，奉令在杭州筧橋創辦防空學校，訓練全國防空人材，李新俊奉派爲該校政治部主任；事有湊巧，其時筆者亦奉命由南京憲兵司令部調任杭州「浙江警官學校」政治指導員，我們二人雖學校不同，而職務的性質，則不相伯仲。那時我見到他，他已有另一位新夫人了；她是寧波小姐，我彷彿聽新俊說過她姓周，容貌娟秀，身材苗條（瘦長型），當時且已手抱「頭胎」的寧馨兒了。

李新俊在杭州任職不到一年，奉調到海隅擔任一種極其重要的秘密工作；至於他的工作概況，和他在這一段時間的生活情形，筆者當然不得而知了。不過，他由海隅而轉變到與中央對峙的廣西方面去，筆者和其他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一個爲校長所寵信的學生，何以會忽然背叛而投到與中央對抗的方面去呢？原因是這樣的：——

李新俊有位胞兄叫李安定，他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的學生，始初也很得校長寵信，當李濟深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時候，李安定成了他的股肱，紅極一時，其後在上海南京也擔任過一些要職；最後奉派到福建省任區保安司令兼行政督察專員，他自恃是「天子門生」，下放到地方上，自然是敢作敢爲的。不料膽大妄爲，竟闖出了一宗大禍，事情鬧到中央去，依法判處，校長亦不便包庇。李新俊聞胞兄被處決後，手足情深，當然異常悲傷！惟滿懷怨恨，無由伸洩，過激的情緒，就不免橫決了！其時有賴鋼賴惠朋等幾位死黨，慫恿他通電反蔣，向廣西李、白輸攏，結果就成爲事實了。

李新俊到廣西後，很受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歡迎，當作上賓招待，旋又請他主持廣西黃埔軍校同學會，李宗仁以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名義派他爲中將主任，連他幾位死黨，也各有相當的安置，有的派任縣長，有的派任參謀副官之類。不久，李、白、黃他們認爲李新俊確有政治長才，遂決定派他擔任龍州第十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廣西一向是排外的，外省人想在那兒求發展，實在是戛戛乎其難能的事，今李新俊能得如此重要的職位，的確不是簡單的事，據筆者所知，除前有湖南邱昌渭一人——歷任省府秘書長及民政廳長——之外，其後就只有李新俊才有這種例外了。

李新俊任第十二區專員兼保安司令，歷五六年之久，政績甚佳，不特能充分做到保境安民，即越南邊境屢次發生的爭端，亦處置得適當而圓滿。因此李、白、黃對他都十分另眼相看，常欲加以提拔。可惜廣西一隅，範圍窄小，欲調他到部隊去，惟民廿五年秋以後，廣西已返政中央，任命高級官員，非呈請中央不可，而中央對李新俊的通緝令又迄未明令撤銷，如此又怎能請求任命什麼官職呢！別說請求中央任用李新俊了，記得民廿六（？）年間，李新俊由廣西回鄉（廣東興寧）省親，路過衡陽，給中央憲兵隊發覺了，便把他扣留起來，準備將他解上中央法辦；後來李新俊暗下令人電白崇禧求援，白乃巡謁蔣委員長，請求不要再算舊賬，結果，李新俊始獲釋放，這事知道的人並不多。

一九四二年秋，廣西軍政當局決定把李新俊調職了，也可以說是升遷了，由第十二區邊遠的貧瘠地方，調升第一區較富庶而接近省會地區，專員公署及民團指揮部，設在賀縣的八步鎮，轄下有陽朔、平樂、昭平、賀縣、鍾山、恭城、平南、富川、懷集等十一縣；八步盛產錫礦，電燈公司最具規模，所以八步市鎮電燈最亮，而商業亦相當繁榮；特別是抗戰後期的民國三十二、三年間，八步有小桂林之稱，那時日軍由湘桂鐵路，進攻桂林，廣西省府遷往百色，由桂林疏散的富商巨賈，及許多達官貴人，還有些名伶高士都滙集在那兒；筆者本來在桂林東南幹訓團任步兵總隊副總隊長的，到桂林城防司令下緊急疏散令的前夕，我便携眷疏散到荔浦去，迨得到日軍攻抵桂林的消息時，不得不就疏散到八步了。好在八步的地主是老同學李新俊，一切都有他照顧。那時因他的關係而常能接觸的特殊人物，第一位就是廖仲愷的遺孀何香凝老人，其餘如名伶馬師曾、紅線女及目前仍在香港的張瑛（梅綺其時也在），廖因德醫生，都曾同席飲茶。

到埗不久，李新俊專員又商聘我爲廣西第一區自衛隊集訓總隊的少將總隊長，總隊部設在西灣錫礦公司。同時又商請我組立桂東黃埔軍校同學會，由桂東鹽務局長何世庸（軍校第七期生）撥鹽五百擔，售作同學會的經費。這事竟引起別人的眼紅。有個叫黃紹立者，據說他帶有數百名地方部隊，駐在富川、鍾山一帶，他函請李新俊專員命令鹽務局長撥鹽三千擔以充軍餉；這種勒索式的請求，李氏當然不能接受，何況鹽務局也不歸他管轄，絕不能命令他撥鹽，結果黃紹立恨李氏不幫忙，下哀的美敦書，限三日內書面答覆，否則即進兵八步向李氏問罪云。李氏得函，一面下令疏散市民，一面向陽山粵贛邊區總部古總司令（鼎華）請援，後來黃紹立眞的帶隊到八步騷擾了三天，第四天邊區總部馳援部隊一到，黃紹立的烏合之眾便被解決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不久，李新俊調任全省幹部訓練團的教育長，這個職位當然比一個區的行政專員重要得多了，第一期訓練結業之後，李、白又向中央保荐他出任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這樣一來，李白手下許多元老重臣都給壓倒了，雖然有許多廣西人不服氣，但是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賞識他，那就誰多嘴都是沒有用的了。

一九四八年李宗仁以副總統而變爲代總統，本來他就想給李新俊入閣做內政部長的，但其時因李漢魂不願就任海南島行政長官，而老李（漢魂）的資望，又的確比小李（新俊）強得多，因此請老李擔任內政部長，而以小李當他的次長，這也是很順理成章的事，好在他們二人拍檔，非常合拍，老李事事都讓小李拿主意，並且打算推庄給他做，可惜「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了」！

大陸變色，李宗仁與李漢魂飛去了黃金國，國事也就不堪聞問了！李新俊携眷違難海隅，兩袖清風，生活頗爲彷徨，在九龍獅子石道某號賃屋暫住下來之後，爲着一家生活，讓太太和小姐們去學習裁縫，希望她們得一技以謀生，而幫助維持生活；過了一個時期，有同學邀他一同往外洋任教，於是便携着妻兒子女往印尼耶加達一間華僑小學擔任校長去了。過了兩年筆者接到他的信，說轉到山打根去了，其後多年以來，我們再沒通信了。

高棉排華的前因後果

胡蓑之

旅居高棉的華僑商人，最近又遭到當地排斥。一項來自金邊二月二十三日的電訊表示：好勇鬭狠的高棉反華學生，已在該國西北部馬德望省會，與政府當局達成協定，勉強結束其學生暴徒多日來焚燒華人商店，毆打華人，搶刼財物等行動。但在談判協議中的一部份條件是：包括着馬德望首長在未來的十五天內，必須研究學生所提出的要求。而這些要求則包括：禁止華人在該省經商，禁止在公眾地方使用中文（包括出版物在內），和立法禁止華人歸化高棉國籍。

至於此次的反華暴動事件，據說是由一名中國人寫給金邊「觀察人」報的一封信件所引發的。因爲信的內容是：「如果不是有中國人替他們掌握高棉經濟，則高棉人會變成猴子一般生活！」所以，金邊觀察家們懷疑，這封信絕非出自善良華僑之手筆，而係由高棉共軍中的中共分子所投的；目的在利用潛伏着的高棉土人與華人間的敵意！原因是這些華僑許多都是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致令共黨分子忌恨。學生反華理由是，由於華人在馬德望及其他高棉城市，捺制了大部份的糧食販賣，使這個被戰爭孤立的城市物價高漲。

華僑在高棉的歷史

就實際的情形而言，旅居高棉的四十多萬華僑，對於高棉確實有很大的貢獻。相傳高棉昔日曾爲中國的藩邦，以致中、棉的交誼源遠流長。因此，現在高棉的許多華裔，可能已經有了二千多年的歷史。而這些歷史最悠久的華裔，到現時究竟還有多少？已無法統計了。至於各邦公司及各會館中所存的記載資料可供參考的，則在晉代以後，中國人往來於高棉、越南各地，已絡繹不絕。如果依照那些資料所顯示，那末，高棉的華人可以說是飽經滄桑的！由於初時華人南下高棉的目的，並非純粹爲了經商，大部份是因爲政治關係，而輾轉逃到那裏去的。舉例如下：在宋末、明初的時候，一般的遺軍遺民，稍爲具有良心血性的人，幾無不紛紛逃亡海外。當時前往高棉的路線，大致有如下兩條：由陸路的多半循着雲南至中緬邊境，經寮國而入於高棉境內。由水路則從高棉境的哥士馬地方登陸。他們從此留在棉邦，世代地居住下去。而這些老華裔，卻特別富有民族意識。

明初永樂年間，著名的三保太監鄭和，駕駛巨船六十二艘，率領軍隊二萬餘眾，從事經畧南洋的時候，曾抵達高棉好幾個大城市。當時漢官威儀之盛，使高棉人深留印象；直到現在，磅湛的東面，還有「三保公廟」存在，以爲紀

華人曾經服官於高棉的，計有：廣東人莫敬玖（又名鄭玖），遠在明末的一六七一年，他曾率領志士四百餘人，集體逃到高棉的蠻衾，獲得棉王匿翁儂的信任，乃在那兒開墾經營，奠下了蠻衾的繁榮基礎。他擔任該地區的首領達五十餘年之久。蠻衾後來歸越南統治，即今南越的河仙省是也。

一八一二年間，又有廣東人吳仁靜者，曾負責保護當時的棉王那坤暹自越南返國復位，當時的吳仁靜是越南王朝的工部尙書，給棉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到高棉於一八八四年淪爲法蘭西的保護國之後，中棉的邦交始告中斷。幸而爲數眾多的華僑，在高棉境內一向跟土人和睦相處，因此，雙方民族的友好情誼，雖無政府的外交關係，民間卻照樣能夠繼續下去。

工商業務與社團組織

另一方面，高棉人的個性很好清潔，並且有禮貌，對人親切和善，不避危難，不爭利益，這多半是深受宗教精神的浸潤所致；加以高棉的氣候關係，白天中午時天氣更熱，土人照例午睡休息，停止勞動，而不像華僑那樣勤力。又因高棉的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所謂「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居室易辦，器具易備」，種種的環境，促成了棉人的習慣是：工作數小時，吃兩餐優游的魚餸飯，已覺得相當滿足，對於其他事項則不願去理會了。那裏的男女都不喜歡口角之爭，而且一般人都知道敬老，能行善，愛好和平，帶有中國人的風氣。所以，華僑在高棉很少與人發生糾紛；且有「三個華人養活一個棉人」之諺。

實際上，華僑在高棉全境，大自重要都市，小至窮鄉僻壤，無一處不有他們的踪跡；至於華僑的職業，上而行商巨賈，下而肩挑小販，每一個行頭，差不多都有咱們僑胞的份兒。在近四十年裏面，自抗日時期以至大陸之淪陷於中共魔掌，我廣東、福建沿海一帶以及接近安南的廣西、雲南等省的同胞，避難到高棉去的顯然日益增多，華僑數量由十餘萬人而突增至四十餘萬人。當地僑胞向來以潮籍人佔大多數，在華僑總額中約佔百分之七十左右，現在高棉境內使用潮州語言，頗能通行；廣州話也能通行。

高棉全國共有十四省，省會以下有州府，州府以下有若干縣鎮，每一個地方，必設有市場，周圍則有若干商店，其中十之七八爲華僑所經營；同時各地也設有華僑學校，以教育華僑子弟；並有華人幫公所，成爲當地官府與華僑間的主要橋樑。各省的工廠商店之中，也有絕大部份操在華人之手。根據一九五一年的統計：高棉當局一共發出工商業的營業牌照三萬四千多份，其中約百分

、鹽田，其他如林業、魚干業、米穀業、交通事業和小型工業，華僑均居重要地位。

至於華僑在高棉境內的文化教育事業，也稱得上是僑校林立；總共有一百七十餘間學校，單就金邊而言，計有：端華學校、廣肇惠學校、集成學校、崇正小學、民生小學……等約共達四十餘間。華僑在金邊的體育事業，則有：中國、中華、南強等三間體育館；華文報紙也有好幾家，由於它們的反共反毛立場堅強，因此，在施漢諾時代已遭封閉。華僑團體的最高機構是五幫公所，亦即為廣肇、潮州、海南、客家、福建等五個單位組合而成。幫公所是代表當地政府徵收僑胞們「身份稅」的機關；同時，如果華僑之間有所爭執——像小錢債或婚姻等糾紛，均由各幫公所出面召集雙方先行調解，免卻去到法庭受訴訟之苦罷了。

旅棉華僑平日對政府法律，也很尊重和遵守，又能夠盡其納稅的義務；尤其是對於醫院、善堂等公益事業，更為樂意出錢出力以促其成。無論在法國人統治期間，或日本鬼侵佔時期，華僑都能隨遇而安，與當地土人和衷共濟。如一九四一年的泰越戰爭，棉境曾遭泰機猛烈轟炸，華僑見義勇為，馬上組織了童子軍團，協助當地警察維持地方秩序，厥功甚偉，因之，高棉從來很少排華的現象。

中共迫害僑胞的經過

到了高棉獨立後，華僑們以為否極泰來，可以安然地發展他們的小本生意了。然而，不幸得很，高棉獨立不久，由於來自中國大陸赤色魔鬼的壓力，迫使高棉趨向「中立」政策，起初，雖有中共特務滲入高棉，仍是秘密活動的，還不敢公開地壓迫華僑；但至一九五八年七月，那瘋狂的前高棉國家元首施漢諾，宣佈承認北平中共政權之後，立即下令取銷所有華僑團體的各項活動，猛烈打擊了反共華僑的工商業務，和文化教育事業。特別是中共的特務分子，更不斷地湧入了高棉境內，不單是滲透了華僑的各階層；並進一步地控制了華僑的所有事業。當時中共特務在高棉境內的主要活動是：首先針對一百七十上一間華僑學校的二萬七千餘名華僑青年學子；中共特務在施漢諾政府的暗中同意之下，第一步便規定各僑校的教科書，都是以研究馬列主義為對象的；後來則以研究「毛澤東選集」為主。這一來，令到反共華僑及其子弟遭到嚴重打擊。

尤其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中共推行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凡是自北平運往高棉各地的所有援助物資或裝備，全部都附有關於「毛澤東語錄」的小冊子，除了直接地分發給各華僑學校學生及各僑胞人手一冊外，並會強迫華僑組織小組會議，專題研究「毛語錄」，學習「毛澤東思想」，如果有任何華僑拒絕或反對參加研究，則那人的生命財產，將不出幾個月後就會完蛋！有時中共特務分子聯同當地警察進行逮捕華僑領袖，以及政府或反共的罪名而判處徒刑，或取銷其營業執照，有時黑夜進行謀殺僑胞，則不必驚動當地警察，單由中共特務與投共的華僑採取行動，將某僑胞的全家掠去，即宣告失踪！可知中共特務在高棉的橫行霸道。

由於高棉政府當局不干涉中共特務的行動，於是它們進一步地將「毛語錄」譯成柬埔寨文、法文和英文本，分給高棉人民及政府官員。而中共駐在金邊的「大使館」，也沒有把高棉政府瞧在眼裏；它們以華僑的名義在金邊開設了二十四間書店，專門出售共黨那些極富煽動性的書籍，五家華文報紙的聯合銷路是高棉全國最多的。這些親共的華文報紙經常造謠，今日說嗊吥省或馬德望的華僑領袖「擁護中共政府，愛毛澤東」等謠言，明日則說：「磅湛省某僑領愛共產主義」。換言之，中共使用卑鄙手段，假冒甲區的華僑們來騙乙區的華僑，結果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但是善良的僑胞們，卻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金邊那最大的華僑醫院的司庫黃君，就是堅決反對中共特務的「小組討論」，罵它卑鄙無恥，專門亂造謠言，竟於同月十七日晚上被共特殘殺了！

戰事影响物價也怪華僑

事實上，高棉華僑是無一相信中共的，他們過去為了環境所迫，責任應在高棉舊政府，據說龍諾等人於一九七〇年推翻施漢諾之後，華僑的所有商店招牌，都改變了顏色（中共特務會強迫華僑商店招牌一律改為紅底白字，施漢諾倒台後，立即又改為藍底），以示擁護當地政府的政策。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金邊市長漆金香突然下令，限制華僑於兩週內即將他們商店門前的中文招牌拆下，或加以掩蓋；甚至舖頭的華文光管，也要打碎無遺！而對於國內經濟情況表示不滿的高棉商人，也同時紛紛舉行示威，除抗議華、越商人「壟斷經濟，囤積居奇，搞垮了高棉的經濟」外，並在金邊、嗊吥、馬德望等大城市內進行暴動，搗毀華僑商店。其主要原因是由於高棉的長期戰爭中，對該國經濟的影響甚大；加以龍諾將軍患病一度出國就醫，不少富有的外僑（包括華僑）商人，對當時代總理馬達克不信任；且其戰事日緊，他們將存有的高棉貨幣（里耳）便大量地兌換美金、日元及港幣，因而引起市民也紛紛拋售里耳，使其黑市滙率，一度下跌至最低點。於是四十餘萬華僑，成為高棉朝野指斥的對象。

其實，高棉於同年三月開始，已出現了資金外流的情形，該國商人對里耳早已失去了信心；到了同年五月，當龍諾宣佈久病不能繼續擔任總理時，美元兌里耳的黑市滙率，曾升至一美元對二百二十里耳，超過官價規定的四倍。因之，市面物價飛漲，珠寶金飾更直線上升；許多貨物有價無市。在這種情況之下，商人囤積居奇的現象，勢所難免，而高棉境內的主要商人，又以華僑居多。是故，高棉政府於同年五月初便發動宣傳攻勢，指出黑市滙兌，以致物價高漲的原因是外國投機分子的陰謀，從而牽涉到控制高棉大部份零售商及其他行業的華僑，認為這是他們一手做成的；於是引起了那次的反華大暴動。最近高棉學生的反華運動，雖然政府幕後支持，但最低限度也含有上次政府明文規定的因素；而寫投黑信以害華僑的，則是中共分子無疑。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60 蕭乾的話

魯迅的遺孀、「民主促進會副主席」許廣平哀鳴說：小黨派事事受共產黨的控制，共產黨所未佈置的事，各黨派就不准動手。共產黨對各黨派不放心，不放手，一般性的會，各小黨派可以參加，重大的會就不能參加，一般知識分子不僅有職無權，而且是職位不相當。據中小學教員反映，提拔幹部是黨團員，領導幹部是淸一色，他們教不了書，就提拔爲行政領導，使教員們覺得自己「作客」。學生不好，居然責備老師，瀋陽一個老師因此戴上手銬。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席」許德珩指控共黨說：「幹部問題在九三學社總是很難解決，需要調來的人不能來，在職幹部不安心工作。從去年到現在統戰部只介紹來了一個人。去年以來，九三學社有二百多人參加了中共。其中有些人，就要求退出原在社中擔任的工作。」

「文藝報副總編輯」，名作家蕭乾指出：在大陸社會裏，有濃厚的政治空氣，但把政治庸俗化的程度也很可觀。這個「革命」的社會已形成一種「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間存在着戒備狀態。譬如說：挨了批評明明心裏不服，卻不還嘴，反而搶先檢討之類。還有：對人不卽不離，發言不痛不癢，下筆先看行情，什麼號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態度，可是對什麼也沒有個自己的看法。這種現象的形成，教條主義者的責任很不小，他們大半居於領導地位，他們一棍子打死的絕不是一個人，而是許

蕭乾指控說：文藝工作傾向於採取行政領導的方式，因爲領導對被領導者不放心。現在大陸報刊的論文都寫得那麼囉嗦，創作那麼缺乏餘味，都因刊物機關化。蕭乾認爲，准不准說不對的話是任何民主憲法的嚴重考驗。中共政權雖然從來沒有下命令查禁過一本書，卻不能說每個中國人都已經有說話和寫作的自由。

蕭乾說這些話時，還沒有發生「文革」，我們卻看見紅衞兵抄家的醜劇，毛共焚書坑儒的罪行，他們的罪行，竟超越嬴政而「獨步千古」，眞可「與天公試比高」呢！最妙的是：中共竟不准人民藏有自己出版的舊報紙。爲什麼中共要這樣做呢？當然是恐怕人民知道共黨的眞面目，恐怕人民記得中共曾經瘋狂地向蘇聯老大哥叩頭，中共還曾稱讚「劉修」和指定「林叛徒」是「接班人」！如果准許人民持有舊報紙，中共便不能歪曲歷史了！

蕭乾控訴道：幹部雖迅速提升，他們本身知識能力卻沒有提高，他們輕易把「亂說」當作「亂動」來辦，在「維護憲法」的名義下幹出違背「憲法」的事。幾年來，人們對馬列主義越來越疏遠了，因爲教條主義者把馬列主義神秘化，庸俗化，拿馬列主義當棍子使用，他們逼人家對政治起反感。

蕭乾說：人事部門，是黨組織處理「人」的問

蕭乾這些話，正確極了！在中國大陸，人們相互之間「存在着戒備狀態」。不要說一般「同志」，甚至「老同志」、「老戰友」、「親密的戰友」之間，也是如此！君不見劉少奇、林彪和毛澤東之間波譎雲詭的鬪爭乎？君不見鄧小平之忽「黑」忽「紅」乎？君不見周恩來之忽「病」忽「好」乎？

蕭乾又說：大陸的社會提倡人云亦云，缺乏獨創性，反對個人突出，消滅個人風格，個人看法，以爲這就是「組織性紀律性」。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獨立思考而已。

蕭乾這些話，當然是事實，但必須指出：一般人雖然不准突出，毛澤東和江青卻是例外的，所謂「毛思」和「樣板戲」，便是明證。「毛詩」「毛詞」中，便充分流露出其「個人主義」的特色。

評「忠烈

在國片中，本期有兩部令人興奮的佳作，撇開電影本身成就不談，可以肯定這兩部電影工作者，是熱愛電影藝術，有堅韌的民族情操感的好人才。這兩部電影：一是由名作家謝冰瑩女士小說原著改編，張永祥編劇，汪瑩導演，中央電影製片廠出品的「女兵日記」。另一部是胡金銓導演的「忠烈圖」。「女」片是文學小說化的電影，戲劇效果的成績，並不在戰爭場面上，而是一個時代，來自幾個舊社會的女子，如何投入一個大時代洪爐中，接受鍛煉，使每一個人都脫胎換骨的變成一種新的時代女子的典型。「忠」片卻是純粹電影感的電影，可以使你從電影節奏中走進一種沒有音樂的音樂境界中，電影中的打鬪招式，一板一眼，都作的恰如其份。這與胡金銓過去的「龍門客棧」效果相同。

「女兵日記」寫的是民國十五年中國革命軍準備北伐前訓練一班女兵，訓練女兵的練，使其既能在軍中救急扶傷，緊急時也能做後勤輸送物資供應及荷槍殺敵的工作。故事以作者謝冰瑩的親自投軍，用自己的親自體驗寫成的。電影中，唐寶雲飾演謝冰瑩，她先是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中逃婚出來投考女兵。歸亞蕾與湯蘭花飾演來自落後迷信觀念強烈的鄉間，慈母爲了對女兒的愛，母女兩人同去投考女兵。韓湘琴卻爲了追求當軍中教官的表哥，以富家女

題的左右手。民主空氣能否保證，須看人事部門的做法。當「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剛提出來時，有個民主同盟的盟員說，從政治鑑定，評級評薪，到領結婚登記的證明書，孩子能不能進機關的托兒所，都掌握在人事科手裏，還談什麼互相監督？非黨員乾脆把人事科叫做駐在機關內部的派出所。人事部門很神秘，時常是一只放人事材料的保險櫃，這種材料，非黨的領導幹部是看不到的。人事幹部，全是些跟大家不大往來的老共產黨員，他們是「老根據地」來的，對中國社會情形不了解，對知識分子不了解。黨外人給黨總支部或人事部門寫信，時帶是石沉大海，這個滋味比挨頓棍子要難受得多。人事部門專信「反映」（即密報）。有某社會團體的附屬機構，黨支部書記兼管人事科，他主要信賴某「積極分子」的一些「反映」，結果鬧得內部疑神疑鬼，而羣眾與支部對立起來。有個入黨七八年的人因此憤而退出。現在是任何人說一句話就能叫另外一個人背上黑鍋。人事科得了密報，就去調查，查無證據，卻不銷案，不了了之，結果這人的「人事材料」上永遠有個洗不掉的罪名，而這材料是永遠跟着這個人走的。任何人說的任何話都被暗地裏記下來。

蕭乾指出：中共政權是主要依靠少數人的「反映」。歷次運動，如「三反」、「五反」、「肅反」對顯然有意揑造和挾嫌誣告者，事後並無懲戒。黨組織對黨外人缺乏直接的接觸，只根據少數人的認識來判斷多數人的情況。

蕭乾的話，確是事實。中共是獎勵誣告的，歡迎告密的。在「三反」時，只要有任何一個人對別人表示「懷疑」，被「懷疑」者便立即會成為問題人物。有些十一、二歲的「紅小鬼」，常常對全無問題的人表示「懷疑」，於是被「懷疑」者便立即成為「候補老虎」，因此人人自危。

在「肅反」時，筆者也被一個姓鄭的人誣指在越南時寫反共文章。事實是：筆者在越南時是親共的，筆者當時自以為是「前進青年」呢！

蕭乾認為要懲戒誣告者，中共當然不會同意；如果沒有告密制度，中共如何統治大陸？

閥的女兒，由反叛父親起，培養出人物性格中那種強烈的傲氣，這一點突出，比「忠烈圖」中的女高手還閃眼。凌波與金漢，卻同是先知先覺者，這類角色，只是穩定而不夠突出，那早是預知的。

從「女」片中，我們可以聯想起很多問題，想起今日東方的落後國家，女性成為落後風俗的保守者，因為本身依賴男性中心社會而生活，自主能力很弱，因此革命應從女性的覺醒上做起，那是多麼重要的，看今日的以色列，卻是一個最好的榜樣。如果發展中的國家，能立新制度，讓女人也必有一個時期的「入伍」，使其對參與社會有更多的認識，也能培養出與男人一樣的獨立自主精神，這應該比從搞任何「婦運」方式，使女人自覺性的提高，可能更有實效。

「女」片抒情性很強，寫偏愛、寫痴心

「女兵日記」

林巽

其在戰火中看一班女兵的轉變，使我們深深體會到，愛不是一種負荷而是一種動力。電影最弱一點，對於軍閥的人生觀點，沒有突出，軍閥為什麼要與革命軍敵對，只寫他們為了爭地盤是不夠的，電影如能突出他們想建立另一種不同的帝制，甚至可以強調他們受到日本天皇制度的影響，這不應該是軍閥個人的私事，甚至軍閥屬下的軍人也有這種思想，電影本來可以藉徐楓與父親爭論中突出這種軍閥的思想，那麼戰場上的戲，精神對峙效果便很強烈了。個人認為「女」片對對立意識方面所做的是不夠的。

胡金銓的「忠烈圖」故事是明朝初年倭寇侵犯中國沿海各省，那些寇倭，實際是有組織的海上強盜，並沒大志，但沿海防衛力薄弱，有些不講原則的官吏，利用與倭寇勾結，使自己不致成為被侵犯的目標，也使倭寇由此觸發「以華制華」的毒計，勢力日益強大，也很複雜，這是研究歷史的人都熟悉的史實。「忠」故事就從這段史實中勾出明嘉靖年間浙江巡撫朱紈剿倭寇的故事，整個故事，只是一場特務戰，胡金銓在電影中所表現的，不在於借古喻今，事實上如用另一股強賊代替電影中的倭寇也可以。「忠」故事的成就是成功地突出我國世代的英雄形象，如電影中由喬宏飾演的俞大猷，卻將我們古代眞正武人的節操感生動地突出來。還有白鷹的伍繼園，那種為正義而冒險犯難的氣質，孤傲的性格，表現得那麼深刻。

如果我們不從正面效果去衡量「忠」片的藝術性，譬如說：電影中如何與倭寇打一場漂亮的特務戰，這一層次的效果只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藉着這一場特務戰去發挖一個腐敗沒落時代種種人物的面譜，如趙雷飾的嘉靖皇，他只是權奸的傀儡，傲岸而無謀畧的周立德將軍，與倭寇勾結的巡撫官吏林懋。

電影最後特別說出剿倭寇有功的朱紈後來在政爭中自殺而死，俞大猷被降職，我們可以看出藝術匠人心中所說的是一個黑暗腐敗的時代，正義力量是那麼孤獨，有節操感的人物最後命運是那麼悲慘，如果我們給那班忠心耿耿的勇上感動，自然會發現節操這東西，未必給人帶來榮華富貴。但它在一個民族文明歷史上的格位，是極其重要的。朱紈的下場，俞大猷的被降職，應該是突出眞正人格的活見證。只要從這一點去肯定它，「忠烈圖」的借古喻今作用到底是存在的，而且含意也相當積極。

不過「忠烈圖」也有根本的缺點，那就是畧去倭寇為禍，人民受苦的感人筆觸，這種描寫用大場面去描寫是不夠的，如打家刼舍，燒村殺人等等，只是概念化的表現，要是能搞一場如「屠殺令」那類形式的靜戲。先行煽動起觀眾對倭寇及奸官的憎恨，然後才展開一連串的特務戰，效果就好得多。

從「忠烈圖」中看那些武士在寧靜氣氛中沉着等待，鏡頭運用那麼醒目快意，那麼精練，可以想見胡金銓仍是今日國片中才華了不起的一位好人才。

理想・差距

林定

「中立」報主筆演繹毛澤東最新指示，一氣寫了三篇，其中用詞砌句，頗具「延安八股」（文藝整風後共黨所慣用文體）的調調兒，字裏行間，有意替毛伯伯捧場。首先，他把消滅工農、城鄉、腦力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以及消除商品、價值、貨幣、價格這些「舊社會」帶來的東西，稱之為毛澤東的極濃厚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能否實現？主筆的觀感，表面似乎各打五十大板，實質則從旁更以肯定。他說：「我們所說的理想主義，並不含有讚揚或否定的意思，既不是說這十分美好，也並非說這是無法實現的，只是表示：毛澤東所希望的事情，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他認為這些事情可以在中國實現，要中國八億人都朝着這個目標努力。」顯然，主筆向讀者暗示，這種理想在中國是可行的。

主筆所「闡揚」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給矇查查的人帶來錯覺，還以為是毛澤東首創。其實這是如假包換的馬列經典經濟法則，馬列信徒所堅信由社會主義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現象。這種經濟原理，遠在陳獨秀年代，已由蘇聯輸入中國了，只不過現在由毛澤東用槍桿子在大陸強迫推行。因此，毛澤東僅是一個實[illegible]主義，不論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絕不能實現。因為這種經濟體系，把人純粹當成機械生產工具，根本忽視人的自我意識和本能。它不但阻礙生產力向前發展，而且使社會物質財富愈來愈貧乏。蘇聯已實施幾十年的集體經濟，結果除重工業較好些，輕工業及農業仍然很落後，不能自給自足。中共更不用說了，人民沒有私有土地、企業，勞動的熱誠早已消失，更談不上主動性、積極性及創造性。廠礦工人消極怠工，公社農民懶惰「磨洋工」，他們所獲得的勞動報酬緊能糊口，這種現象直至今天還不能消除，對於什麼「所值、所需」，簡值白日做夢。所以不論列寧的理想，還是毛澤東的理想，都是空想，最後，它終被日趨完善的自由經濟制度所埋葬。

主筆在自己所想像的「毛澤東理想和目標」中說：「在消費品分配方面，目前實行的是『不勞動不得食』與『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由於各人能力有大小，所以富裕程度不同，這是不公平的，要求將來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不管每人的能力如何，物質的報酬根據各人的需要而分配。如果一個小工的需要比一個工程師大三倍，他的所得也要大三倍」。毛澤東是否真的有這種「理想與目標」，不必理會，反正這種「怪想」永不兌現。馬列經典經濟規律中的「各取所需」，已夠怪誕，主筆先生的「按需分配」更加無稽，若然真的有這麼一個完善的社會出現，一[illegible]差別，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收入上的差別。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上，工人的收入遠比農民多，城市居民比鄉村居民多，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多。這是中共建政之前早就是這樣的。中共掌握政權後，這三方面的收入差別事實上已大大縮小了。中國目前共軍的軍長、國務院的部長，大學教授，比之一個普通農民收入當然要多得多，但與國民黨時代相比，其間的差距已縮小了甚多，不過那只是量的改變，三大差距仍是十分明顯。」余生晚也，對國民黨時代的三大差距矇查查。是否「解放」後其差距比國民黨時代大大縮小？這要請教經歷兩個時代的老前輩了。不過，我倒知道一些，一九五六年是中共的黃金時代，但上了年紀的廣東人卻念念不忘「陳濟棠時代」，他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被鬥爭，就是因為說陳濟棠時代人民的生活好過今天。那時物價低廉、穩定，「雙毫」值錢，所以工農生活富裕，農村農民生活跟小城鎮商人、市民差不了多少。主筆沒舉出實例，便貿然下斷語，很難令人置信。

中共是否「大大」縮小了差距？請看看下面的例子：大陸大學教授（分一級、二級、副教授三級）中的副教授月薪由一百廿元起，講師九十元起，助教六十八元起。鄉村小學教師二十元起。工廠裏的技工由四十五元起，養成工廿八元起。農民每月大約十一、二元。而「特殊材料製造」的共產黨員們收入則異常可觀：共軍中的連長每月一百四十九元，工廠黨委書記一百五十元，大學的系黨委書記（大多為中小學程度）跟系主任（通常為一級教授）相等。這是我所知道的差距。至於共軍的軍長，國務院的部長薪水若干，則非我輩所知。不過這些騎在人民頭上的高官，他們除了淨薪外，還有房子、汽車以及特殊的購物證配給。除非他們垮台，否則至死都過着富裕的生活，他們與老百姓差距，永遠不會縮小。

我和中大左派分子的鬥爭

去年九月，我用英文寫了一篇反共小說——「樂土」（UTOPIA），投交「崇基學生報」。我這樣做，其實就是向左派分子挑戰。

我這封「戰書」令到「崇基學生報」編輯異常頭痛，學生報遲遲沒有出版。今年一月，學生報終於出版了，UTOPIA也刊登出來，但編者卻悻悻地說：「作者投來此稿後，曾將此文翻譯成中文，[illegible]的兩位編輯因UTOPIA而起了爭執：鍾嶺崇本來反對刊載我那篇文章，但李榮添卻正義地堅持要把它刊登。昨天，李榮添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我考慮到你所寫的也是實情，所以我就堅持刊登。」由此看來，現在榮升為「崇基學生會」會長的鍾嶺崇，實在是個頂「開放」，頂「客觀」的「同學喉舌」呢！

UTOPIA出版後一天，崇基[illegible]

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提到「中國是屬於社會主義國家」，顯然是指政治制度而言，因爲目前大陸生產力發展遠未達到所謂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標準。一九五八年，中共在「大躍進」中曾提出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超過美國的口號。那時共產主義集團除蘇聯被目爲社會主義社會外，其他附庸國都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共的政治經濟理論家對內宣稱，美國由於生產力高度發展，如果一旦其生產關係澈底改變，卽是說，由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爲共產主義制度，那麼它無須經歷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可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一解說，間接說明大陸只須經過廿年「超美」，便可像蘇聯一樣成爲社會主義社會。那時，他們確朝着這種理想與目標前進，不過剛開步走，便跌落「三面紅旗」的陷阱。「大躍進」失敗了，緊接着大饑荒，加上「文化大革命」，大陸經濟一蹶不振。不要說經過廿年，卽使再加一倍，也未必能「趕英、超美」。毛澤東雖一生狂妄，但對馬列的「遺敎」卻不敢反潮流，他有自知之明，當生產力未達到「社會主義階段」，生產成果分配只能「按勞分配」而不能「各取所值」。事實上，號稱社會主義社會的蘇聯，由於社會財富累積貧乏，至今也只能按勞分配。主筆以馬克思「剩餘價值論」爲論據，認爲「各取所值」永遠是一種理想，因而提出他修正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以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代替馬列信徒所追求的「各取所值」及「各取所需」，不知正宗的共產黨徒看了觀感如何？筆者一向認爲，共產主義的經濟理論是不折不扣的空想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手執乾坤圈

中國遠征軍和盟軍併肩作戰，在印緬戰區節節勝利的，打通了中英公路，使得大批戰備物資，源源不斷的運入我國西南，支援前線，加速最後勝利的來臨。

爲了擔負起戰備物資艱巨的運輸任務，中國遠征軍在印度戰區成立了二十多個輜汽兵團，先後由國內選送印度的青年軍同學，一部份成爲輜汽兵團的骨幹，爲的是青年軍同學知識水準高，容易接收速成的訓練，加上年青體健力壯，幹勁十足，勇於冒險犯難去達成任務。而且青年軍同學爲報國而從軍，以國家利益爲前提，運送物資無論是車隊出發或單騎上陣，可充分重託信任。

我們同一個梯次到達藍咖的同學，半數分發到戰鬪的部隊，半數分發到汽車駕駛訓練基地，從基本訓練開始，同學們領悟力強，又愛好榮譽，不管是學科術科，在成績方面，大家都是當仁不讓的力爭上游，基地的長官及技術方面的顧問人員，對允文允武，品學兼優的青年軍同學，更是愛護有加，使我們雖身在異域，卻有在自己的家，在自己學校一樣親切的感受。

基於勝利形勢的需要，同一個梯次接受訓練的同學，前後不過三個月的時間，居然就擔負起駕車運輸回國，支援前線的戰鬪任務了。如今回想當年那股膽大包天的勇氣，猶有餘悸在心頭……。

記得在受訓期間，正式坐上駕駛台，手執乾坤圈，脚踏風火輪，學習開油門，發動，換排檔，起步，前進，後退，加速，減速，急彎道路之通過，陡坡地形之駕駛，有關情況之處置等，前後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就宣佈「速成」結業了。

更可怕的，就是「速成」後立刻編入輜汽兵團去，成爲一輛嶄新十輪大卡車的「車主」了。雙手首次觸摸到方向盤的刹那，想到任重道遠的前途，想到國家的信任與期望，想到一車物資對戰局可能發生分秒必爭的影響，想到許多意料不到的情況，又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開始加入戰鬪序列的初期，只是擔任後勤輸送的任務，有時運送補給到前方戰區的轉運站，有時來往於基地和機場之間，通常都有最少三輛以上的車隊同行，駕駛人員也有武器裝備，儘管有時也在情況顧慮的地區奔馳，可是青年軍的同學們，個個都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不知天高地厚，坐上了戰鬪的駕駛台，什麼都不怕了。

那時，同學們最愛哼這樣的一首自編流行歌：「手執乾坤圈，脚踏風火輪，我們要駕車直駛富士山，我們是直搗東京的先鋒隊……」豪懷壯志，士氣如虹！

處某驅使了。一位左派分子眼看[illegible]政策失敗，便將我最近在「中國評論」發表的幾篇文章影印了，貼在「學生中心」裏，並向同學「提供」了下面這些「資料」：「青冥」是古德明的筆名；古某「經常在『萬人雜誌』及『中國評論』寫文章，攻擊『中大學生報』及其他比較肯定新中國的言論。」這位大偵探還自鳴得意地要同學認清楚「青冥君寫作立場和方法」。

左派分子這種下流的手段觸怒了我。我激動地寫出了下面這篇宣言：

青冥的罪惡與立場：
㊀反共、反對勞役人民。
㊁愛好自由、民主。
㊂反對「中大學生會」。
爲了自由和民主，我甘願戴上「反動」這頂荆冠。
同學們，請拿起你們底銳利的鋼筆，向專制的魔掌猛刺罷，現在是我們怒吼的時候了！（後畧）

我這篇文章貼出後不久，同學們都紛紛表示支持我。趙佐榮同學在一張大字報裏憤怒地問：「學生會諸公嘗言：『講事實，擺道理。』如今事實似是講了，但道理何在？」林治華同學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我說：「你不是孤獨的戰士，我願意與你共戴……『反動』的帽子！」王志成同學也在一封公開信裏表示支持我，他說：「你勇敢地訴說胸中的悲憤，卻受到殘酷的打擊……你不怕強權，維護正義」此外，許文浩同學寫了一首新詩送給我，而那位嚇唬了的大探長也受到指責。在同學的怒吼聲中，「崇基學生會」很快便把所有大字報揭去了。

左派分子舉起了大石要砸倒我，誰知石頭卻掉在自己的脚上，這大概是他們始料不及的罷？

青冥








【16】

辛亥革命與日本

日本當時的情況

中國的「洋務運動」時期，和日本的「文明開化」時期剛好一致；並且同因懾於歐美憑藉武力侵入亞洲的威脅，為其出發點。

當太平天國的新聞傳播到來不久的一八五三年，日本也面臨了「黑船來航」（註：黑船來航——十七世紀，日本江戸幕府恐怖西歐教會傳教，不利於其封建統治，乃於一六三九年下令禁止與外國交通於進入所謂「鎖國（閉關）時代」，達二百餘年之久。一八五三——四年，美國海軍上校培里兩度率領軍艦駛達日本，強迫締結「和親條約」，打破了日本的「鎖國政策」，日本社會稱之為「黑船來航」。）在第二年，日本和美國、英國，一八五五年和俄國，一八五六年和荷蘭先後分別締結了「和親通好條約」，而不得不將原來的「鎖國（閉關）政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時，在中國方面發生了「亞羅號戰爭」（英法聯軍），繼之是太平天國滅亡之後，在日本則實施了「明治維新」（註：明治維新——一八六七年，江戸幕府尊王還政，明治天皇宣佈王政復古，建立統一領導的新政權，其後廢藩置縣，開設國會，樹立立憲政府，推進由封建制度進入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改革，開創了富國強兵的基礎。）接着就有「清日修好」（一八七一年）、「出兵台灣」（一八七四年）、「日朝（鮮）修好」（一八七六年）。

在此期間，日本人對於中國的看法，固然因為時期的不同而有其流動性；但如果提綱挈領地分析一下，則大致可以區別為「日清團結論」和「日本盟主論」兩個方面：

「團結論」：對於清國受歐美列強壓迫的痛苦狀況，認為是整個亞洲的問題，因而主張清國、日本、朝鮮必須一致協力，對抗歐美國家。

「盟主論」：主張日本應向海外發展，為此，莫如效法歐美各國的作為，力圖向大陸方面擴張勢力，不落歐美之後。

不過，以上兩論究其根底，都是在為日本的利害打算，其動機是以保障日本安泰的國家利益為中心。故而無論其為「團結論」或「盟主論」者，在國家利益方面，是站在共通的、舉國一致的立場。

起初，基於對清國的同情，「團結論」較為盛行；但後來「盟主論」逐漸抬頭，政府的政策也開始傾向於這一方面。

中日變法維新之成敗

蔣總統對於中國的「洋務自強」和日本的「維新」的差別，作了如下的分析：

「甲午戰爭以前的日本，還是一個非常積弱的國家，外國在日本都有領事裁判權，當時連庸懦無能的滿清政府派駐日本的領事館，也同樣享有此項特殊的權益。日本人和我國（中國）在日僑民發生糾紛，如果是日本人違法，我國領事館就可以直接將該日本人逮捕、處罰。

「當時，日本就是這樣半殖民地的國家，根本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可以說是和我國由清末到民初的國際地位一樣。」（註：蔣總統——「實踐與組織」。一九五〇・六）

「日本的德川幕府還政以後，由『明治維新』開始推進的現代化建國建軍運動，是在一八七〇年代。其時，正當我國清廷的同治、光緒年間維新自強、建設新軍的洋務時代。中日兩國推進西化、富國強兵的出發時期，大致相同，過程也很相似，但是為什麼日本能夠一躍而成為當時在亞洲的唯一強國，我們則始終積弱不振，而且被列強分割的災禍接踵而來，其原因何在？」（註：蔣總統——「建軍事業要從頭做起，一九六六・九）

領導人認識的不同

中國和日本禍福殊途的理由之一，是兩國領導人的認識不同，該是無可疑置的事實：

「日本領導維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註：伊藤博文——一八四一至一九〇九年，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一八八五年制定憲法，建立新內閣，出任第一任首相，一九〇九年在哈爾濱車站被狙擊殞命。）。於考察各國軍政歸國之後，組成內閣、實行憲政、建立軍制。此時，我國的李鴻章也正為洋務重臣，曾以大學士的身份考察外國情勢。

「伊藤博文的着眼點，在與建國建軍久遠的規模有關聯的問題——政治、憲法、經濟、社會的組織，軍事的制度，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因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遠者』，所以日本的建國建軍，自始即着眼於基本精神，故其維新的基礎頗為深厚。」（註：蔣總統——「建軍事業要從頭做起」，一九六六・九）

「相反的是，我國（清廷）李鴻章則是深受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念，只知道西方國家『大砲之精純、子彈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以為『中國但有大砲、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而對於立國建軍的大政方針，

基本精神，則不聞不問。

「因此，他主持洋務幾十年，亦僅止於聘請顧問、訓練洋槍、抽取關稅釐金、設立機器製造局、造船廠、招商局、礦務局，求其『船堅砲利』而已。

「其結果，海軍毀於中日黃海之戰，陸軍敗於中日朝鮮之役，關稅主權旁落於外人之手，內憂外患，禍亂紛乘。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優劣，即於此判若雲泥了！」（註：蔣總統——同右）

精神方面三個要素

在像這樣的領導人問題之外，如果站在歷史觀點加以回顧，則兩國情況的不同，尤其是應該歸着於精神方面。

如就此點加以探究，則可大別爲下述三個要素——「日本民族爲純一民族，舉國一致體制，容易達成。」「日本的維新，本於科學精神，可以制訂一貫計劃，據以實行。」「日本雖以歐美爲模範，但並不向之乞援，堅持自立求新精神。」

「第一，日本民族爲純一民族。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在政治上儘管有新舊不同的意見，也有『攘夷派』和『開國派』的爭執，但那只是對於自強維新的見解和手段不同而已，其目的在於求國家的復興富強，則毫無二致。因此，新派既不懷疑舊派，舊派也並不嫉忌新派，尤其是他們沒有民族的畛域，用能誠心公道，共赴國家之急。」（註：蔣總統——「十九世紀以來的亞洲形勢和我們復國的要道」，一九六七・十一）

奴視漢人無所不至

就這點來加以比較，在中國的情況則存在着民族之間互相仇視的困難問題：

「當時滿漢的民族界限，十分嚴格，滿人認漢人爲『非我族類』之奴隸，排擠之、嫉忌之、奴視之，無所不至！唯有光緒特別重視漢人，而漢人亦樂爲之用，但光緒受制於慈禧，形同傀儡，雖有其『重用漢人、變法自強』之心，而卻無自主施政之權；並不如日本明治，於推倒幕府之後，親政用賢，無人掣肘者可比。總理曾經說過：「當滿清政府末年，他們知道自己不能有爲，恐怕天下失到漢人手裏，所以他們主張寧贈朋友不與家奴。把中國的領土主權，都送給許多外國人……」徐桐（註：徐桐——光緒年間清廷保守派領袖之一，反對光緒變法維新，支持義和團扶清滅洋，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自殺。）就明白表示：「寧可亡國，不可變法。」當時並到處流言『變法者漢人之利，滿人之害。』說光緒『破壞中國禮法，使滿人之權勢處於危險地位。』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滿人自然嫉視漢人，特別是排斥漢族的人才，以致李鴻章主張擴大辦理洋務，立即被指爲漢奸。」（註：蔣總統——「十九世紀以來的亞洲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一九六七・十一）

整體計劃與科學態度

第二點，一如在前面已經指出的，就兩國的領導人伊藤博文和李鴻章比較而言，其差別在於有無整體計劃和科學態度的問題：

「日本的維新自強，自始對於政治、經濟、財政、軍事、交通以及科學發展等，即有通盤整套的計劃，腳踏實地，貫澈始終的來做。明治維新之始，就舉國上下一心併力，對內則依據立國之精神與民族之傳統，以立憲、舉才、建軍、廢階級、興實業、辦學校，同時而並舉之。對外則保持「東方精神、西方技術」之原則，派遣留學生學習實用科學，徹底放棄舊式土法，整個吸收工業生產技術。且與列強通聘修好，相互通商，減少外來壓力。復以民心爲後盾，以交涉爲手段，歷經無數次之困難談判，在三十年以內，就全部解除了美、義、英、俄、丹麥、荷蘭、瑞士……十餘國之不平等條約，成爲自由平等的獨立國家——這就是日本『學習徹底、維新亦徹底的精神』所造成的業績！」（註：蔣總統——「十九世紀以來的亞洲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一九六七・十一）

這種「徹底精神」，在中國方面是比較欠缺的：

「反過來看我們中國方面，所倡導的維新格致之道，卻無一而非因陋就簡，看來像是改革，實際是半新半舊、不新不舊的一種皮毛的改革，根本沒有通盤的計劃，也沒有一定的目標；不但沒有科學的知識，也不認識政治、經濟、教育、軍事與外交要和時代配合時進步的常識。……中國維新變法的重大缺失，乃在於沒有認識「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之重要，不僅沒有人能如俄國大彼得那樣，以帝王之尊化裝爲工人，到英國去學造船、學機械，也很少有人如日本學者一樣，對西方科學的技術和方法日以繼夜的悉心研究，一意模仿。

「中國人對他中國自己古代的科學成就，固不重視，甚至還鄙視西方科學，說『聖朝崇本德，奇技紬重洋』、說『天文算學，爲益甚微』、說『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結果，我們即不得不被譏、被侮爲『頑固愚昧之一老大守舊的帝國』。所以日本維新則日強，中國變法則日削，而且落後如故，變亂如故。」（註：蔣總統——「十九世紀以來的亞洲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一九六七・十一）

清廷的洋務重臣
李　鴻　章



日本領導維新的主要人
伊　藤　博　文

二

如果有許多人，
都在懷疑你，
就讓他們去懷疑吧；
同時，更要相信你自己。

三

不可因爲來不及等待而感到不耐煩，
亦不可因爲了受別人的誣蔑而憤激；
如果困惱的心已到了崩裂的邊緣，
你還是耐心地去等待。

四

萬一被人無緣無故的嫉忌，
切莫因此而畏卻；
更要小心翼翼地埋頭工作，
勿使鋒芒外露。

五

假如你有一種理想，
切不可將夢境當作現實來看；
當你正在沉思些什麼，
也不可存非非之念。

六

即使你所信仰的眞理，
被歪曲，
成了哄騙他人的陷阱；
也得平心靜氣地保守着你的信仰。

七

一旦眼見你的成就將要被摧毁，
你還是要振作精神，
拾起你的鋒銳的利器；
在痛苦中重建新的根基。

八

論不是成功，
不論是失敗；

九

當你與俗人相處的時候，
不可與人同流合污；
當你同顯要者在一起的時候，
不可失掉你的平民的本色。

十

倘若你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
都能夠爲人盡了最大的力量，
你自然會受到別人的信任；
再也不用擔心敵人的侵襲。

風雨中的

看不見，可是你依舊存在

——爲陳懷生中校的銅像揭幕而寫——

懷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歡他那純眞的情感，平凡的言行，樂觀的態度和堅強的性格。我們彼此的住地雖相距不遠，但是因爲工作都很忙，平時見面的機會並不太多；不過每隔一兩個星期總要見一次面。可是這一次彼此不見已經將近一年了。雖然我確實知道他業已犧牲，然而在我的心靈深處，懷生仍舊是一個活着的人。許多朋友遠行之後，也有二三十年不見面的，對於懷生，我就有這樣的感覺。說得更切實一點，在我們的情感和友誼的天地中，生與死本來就沒有什麼不同。

即使你死了，我不願悲傷。
死神不能永久把我們隔開。
不過像牆頭的花，
爬到牆的那一邊開出花來，
看不見可是依舊存在，
它豈能把我們隔開。

讀了這一段「荒漠甘泉」中的話語，在我內心中有無限的感觸。對於生命，我也獲得了一次新的體認。我常常這樣想，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動物，就是因爲在人的生命歷程上，死亡並不就是幻滅。人的心靈活動常是永恆不朽的。像懷生那樣，他雖然死了，但是我確實覺察到彼此心靈的交往並未終止，他確實仍舊和我們生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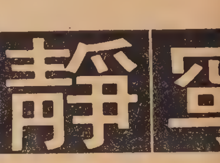
我第一次見到懷生，他的手裏正拿着照相機，在人羣中爲總統拍照，看他的樣子顯得非常興奮、愉快。他率直地對我說了一

成高空遠程的偵照任務回來時，我親眼看着飛機的滑輪平平穩穩地落在跑道上，我為他驕傲，也為他高興。他在短短幾小時內，完成了往返台灣與新疆之間的不着陸飛行，打破了中國空軍飛高和飛遠的紀錄，可是當他和我握手時，他和平日一樣的謙虛有禮、，一點也看不出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他對我說：「我們的祖國實在太偉大了！我們一定要下決心收復自己的國土！」當時我代表總統向他表達祝賀之意的時候，他興奮激動，幾乎流出淚來。這種純真的表情，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那一天是民國五十一年一月十三日又是星期五，我曾笑着對懷生說：「今後我再不相信十三日和星期五是不吉祥的日子了」。他很快的回答我說：「是禍是福全在自己」。此後，他不斷地飛回大陸，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艱巨、危險而重要的任務，對反共復國的大業作了極大的貢獻。

懷生是一位忠勇的飛行員，是一位善良的青年。他有一顆慈悲的心，有一個遠大的抱負，而且他無時無刻不在力求上進。他虔誠奉行耶穌基督捨己愛人的宏願，堅決信仰三民主義救國救民的真理。然而，懷生也和其他的青年人一樣──好勝、激動。在他的日記中有兩段記載，就很有意義。某次，他在新疆上空歸來的途中，突然發生了一種感想，他記在日記裏：「我已經飛得這麼高，這麼遠，我曾到過這樣廣闊無涯的大天地，為什麼還是把自己放在這個小我的天地裏，為了一點小事情，會和同事吵架呢？真是無以自解……」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情形，自己有時會不自覺地，偏處在自我的小天地裏，為了小事，而彼此猜忌，互不諒解。我們所以會有這種現象，完全是由不懂得往大處想，往遠處看，而只知道在小天地裏鑽牛角尖的關係。懷生在第二天的日記裏，又說：「我想明白了，我再也不同任何人吵架了。」他之所謂「想明白了」，正就是想到了大處，看到了遠處，想到了高人一等處。

懷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們看他在日記中坦率承認自己的缺點，有妒忌心、有私心、有偏心，然而他不斷責備自己，勉勵自己，總要使「今日之我，勝過昨日之我」。他的偉大就是自己永遠不欺騙自己，這就是他平凡中的偉大，也是他成功的基礎。

懷生有堅強的毅力和決心，同時又有精密清醒的頭腦。他第一次在執行長距離飛行任務時，從台灣出發起飛到新疆返回着陸，比預定的飛行計劃只差四十秒鐘。這種堅毅、沉着以及細密和準確的行動，不僅值得我欽佩，而且也正是我應該向他學習的地方，因為在我們長期的反共抗俄戰鬥中，這些精神和方法都是最重要的決勝因素。懷生有一次對我說：「萬米賽跑不但考驗一個人的體力，更考驗一個人的毅力；很多人往往失敗在最後半圈，因為這正是最緊要的一段。」革命的事業原本和長距離賽跑一樣



蔣經國

向正確的目標勇往邁進。

懷生在他犧牲的前幾天，曾經寫了一封信給我說：

「蔣主任：無論在任何地方，我們的心始終同在；不論在海洋上、在沙漠上、在山峯上，或是在敵人境內，都是一樣。美國第一位太空人格倫說他相信上帝，他相信是神的引導使得他能完成該一歷史性飛行。我──一個U－2飛行員──蒙主的垂愛，我也要說出這同樣的話；沒有上帝的保護，我們將僅是易被災害吞噬的犧牲品。我願意引用一則聖經上的歷史故事，在舊約民數記第十三、十四、十五章。記載的是關於以色列人──上帝的選民──進入迦南地的事情。那是一塊流奶與蜜之地。當時那塊土地被強大的敵人佔領着，並修建起城堡堅營。摩西只派遣了十二個人去窺探那塊土地，他們和敵人比較就好像是蚱蜢一樣，同時敵人也是如此看他們。但是十二人當中有兩個勇敢的人，嫩的兒子何西阿，及孚耶尼的兒子迦勒。他們對以色列的子民說：『我們所窺探之地是極美之地，我們立刻上那地去罷，我們足能得勝，去佔有那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但是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我希望這個故事能給予我們完成任務的光亮和勇氣！我們一定要回到大陸去，願上帝祝福。陳懷生。九月七日。」

這一封信可說就是懷生的遺囑。他在信中自然流露出堅強無比的信心和純潔仁愛的天性。有一次，我們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見面，他講了一個故事說：「沙漠裏有一種鳥，在找不到水喝的時候，母鳥就用嘴啄破自己的肚子，用體內的血餵給小鳥吃，血吃完了，小鳥得活，母鳥就此死去。」從這一個故事，我又想到另一個故事，那是記載在一本基督教的書中：「有一次森林大火，一隻母鳥從外面飛回來，看到巢中小鳥快被燒死，就自己撲在鳥巢上，準備和那些小鳥一同死去。」這些動人的故事，都是說明偉大的仁愛與犧牲對於生命綿延的價值。懷生就像那故事中的母鳥，他流盡了鮮血，奉獻了肉體，但卻換來了國家民族永恆的生命。懷生已經從七萬呎高空掉在自己的國土上犧牲了。他的犧牲出自虔誠的信仰與仁愛的天性，他不會想到世俗的報酬和讚美，但是我已經立下誓願：當我們消滅敵人回到大陸國土上的時候，我一定要在懷生殉難的地方樹立一塊大石碑，作為永久的紀念，因為：

一顆偉大的殞星曾在此處墜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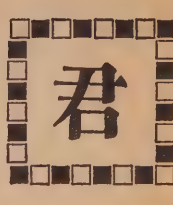
他奉獻了有形的生命，換來了國家民族的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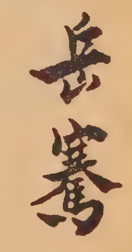
他的犧牲留給青年們珍貴的啓示，

他的偉蹟應受到同胞的景仰與尊崇。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二月二日

【四十五】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第二天一早，毛澤東去曾家岩官邸謁見蔣主席，十二點又回到桂園，藍蘋已經急得似熱鍋上螞蟻一樣，看見毛澤東說道：「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眞把我急死了。」

毛澤東笑道：「你急什麼？怕蔣先生扣留我。」

藍蘋說道：「這一點我可放心，我是急於想知道老蔣給你那一個院？」

毛澤東摸摸藍蘋的臉蛋，說道：「你到底是婦人之見，我同蔣先生第一次見面怎麼能談這件事，他不會提，我更不便問。」

藍蘋問道：「你們談什麼呢？一談就談到現在。」

毛澤東說道：「你知道我同蔣先生是老朋友了……」

藍蘋頓足道：「潤之，別瞎吹了好不好，我急都急死了，只想知道眞象，你吹牛我不聽。」說着兩手掩起耳朵。

毛澤東笑道：「夫人別惱，聽下官仔細道來。」

藍蘋垂下手，說道：「你說吧！一吹牛我就掩耳朵。」

毛澤東說道：「我們見面後，蔣先生說話沒有我多。」

藍蘋吃了一驚，問道：「你胡說什麼？」

毛澤東笑道：「那是胡說呢？我見到他還敢胡說，我只是申訴我們處境的困難，我們矢誠擁護中央，但是各級地方政府，黨部卻打擊我們，向上報告又說我們作亂，時間久了，自然主席對我們也有了誤會。」

藍蘋點頭道：「說的好，老蔣怎麼說呢？」

毛澤東說道：「蔣先生告訴我，他對中共同十八集團軍均無歧視之意，不但不歧視，有時還特別寬容，抗戰八年處死的高級軍官有副司令長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石友三，六十一軍軍長李服膺，第四軍軍長張德能，九十三軍軍長陳牧農，騎兵軍軍長檀自新，師長以下更多了，這些人的罪狀充其量也只是作戰不力，新四軍不僅作戰不力，還任意襲擊友軍，但政府逮捕了新四軍軍長葉挺，也只是予以監禁，並未處死。」

藍蘋說道：「潤之，老蔣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毛澤東說道：「蔣先生是什麼身份，怎能說假話。」

藍蘋問道：「你們既然談了兩個鐘頭，怎麼不談參加政府的事。」

毛澤東說道：「這不是基本問題，只要一切爭端都解決，參加政府又有什麼困難。」

藍蘋說道：「這樣說，你的院長是當定了。」

毛澤東笑道：「只要我們這面同國民黨內部沒人反對，大概不成問題。」

藍蘋高興得抱着毛澤東親了一下，說道：「潤之，我們要趕快補行結婚典禮，到了你就任院長時，我才可以參加，否則我沒有資格出席，錯過了這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一輩子都不原諒你。」

毛澤東笑道：「好！好！聽你的，別惱了。」

兩人正說着話，聽差敲門請吃飯，毛澤東、藍蘋一道走進客廳，張治中夫婦已在等候，還有一位女孩子在座，看見兩人，張治中連忙介紹說：「這是小女。快見過毛伯伯，毛伯母。」

張小姐起身鞠個躬說：「毛伯伯，毛伯母，你好。」

毛澤東只覺得眼睛一亮，趕快還禮，說道：「謝謝，不敢當，請坐。」

藍蘋打量這位張小姐可是眞美，自己同她一比就矮了一截，心裏頗爲缺望，嘴裏也敷衍道：「請坐，請坐，小姐，我們來到把你趕走了。」

毛澤東也說道：「眞是，賢侄女，我們把你的綉房佔據了，抱歉得很。」

張小姐說道：「毛伯伯說的那裏話，請也請不到毛伯伯同毛伯母光臨，只是我的房子太髒是眞。

張治中說道：「別說客氣話了，大家都不是外

人，吃飯吧！飯後還要辦事哩！」

毛澤東說道：「文白兄，兄弟正要同你商量，我打算飯後去拜客。」

張治中怔了一下，問道：「老兄打算去拜誰呢？」

毛澤東說道：「要拜的客人可太多了，第一個是敝鄉長覃理鳴先生。」

張治中點頭道：「理鳴先生處自當去一趟，還有呢？」

毛澤東說道：「我想拜候陳立夫先生。」

張治中沉吟一時，說道：「潤之兄同立夫有舊。」

毛澤東笑道：「文白兄，我們是自己人，我不同你說假話，我同立夫只能說有舊仇，你知道我們黨員死在中統局的有多少。」

張治中問道：「既然如此，你要同立夫見面幹什麼？算舊賬嗎？」

毛澤東笑道：「當然不是，我是同立夫作一次懇談，要想兩黨徹底合作，立夫昆仲不同意也是作不到的。」

張治中笑道：「高明，高明，兄弟佩服之至，吃飯吧！」

飯後，張治中果然派了一位副官，四名憲兵陪毛澤東出門去拜客，第一站先到司法院副院長覃振家中。盟覃長理鳴、湖南人，同盟會會員，國民黨元老，民國十三年之前，毛澤東背了陳獨秀私自加入國民黨，被派去湖南省黨部工作，領導人便是覃振，以後毛澤東犯了許多錯誤，也都得覃振維護，所以毛澤東對覃振一直很尊敬，共軍由江西逃出時，沿途被國軍截擊，死傷投降的去了三分之二，毛澤東乘機在劉少奇、彭德懷支持下，於貴州遵義召開會議，從周恩來手中奪得軍委主席職位，大權在握，立時派人去南京托覃振向中央接洽投誠，只要中央保障其生命安全，給以相當職位，准其重新加入國民黨，毛澤東願以協助政府遣散共軍，取銷共産黨。但覃振眼見國民黨內反共情緒太激烈，不便提出，當即把來使遣回，要其人面告毛澤東，目前實在無能爲力，只好留待將來了。

由於這些淵源，毛澤東對覃振最爲親切，有些話同張治中不便談，可以同覃振談，所以急於要去拜候覃振。

覃振當然知道毛澤東來，不過，以他的身份自不會去歡迎毛澤東，只在家等候毛澤東來見。兩人一見面都很高興。

毛澤東見到覃振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說道：「理老，你老好，未想到我來吧！」

覃振說道：「潤之，你也很好，一點未見老，這些年也眞夠你辛苦了，請坐吧！」

毛澤東說道：「你老也未見老，仍然同在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一樣，算來十九年了。」

覃振聽毛澤東稱國民黨爲本黨，初而一怔，繼而不由得笑了。

毛澤東說道：「理老，你未想到我會來重慶吧！」

覃振說道：「潤之，其實你早就該來的，八年中間你身爲參政員，一次會都未出席，這是不對的。你如果常來重慶，多同蔣先生見幾次面，一切誤會均可解釋，對國家有很多好處。」

毛澤東說道：「理老，我不是不想來，我是有點怕！」

覃振問道：「你怕什麼？」

毛澤東把椅子向前拉一拉，低聲問道：「理老，你看我這次能不能回去。」

覃振笑道：「這是什麼話，你太不了解蔣先生了，他那是那種人。」

毛澤東說道：「我不是說蔣先生，實在有點怕果夫、立夫昆仲，還有陳辭修，他們都把共產黨當成大敵。」

覃振說道：「你太多慮了，本黨內部有人激烈反共，有人同情中共，但是，無論個人如何想法，一經中央常會通過，便是法律，誰也不能違背。「

毛澤東說道：「你老這一說，我就放心了。」

覃振說道：「潤之，我們之間交非泛泛，雖然現在是兩黨，但在過去，確實爲一個主義，一個目標共同奮鬬過，我想以老同志，老朋友身份勸你幾句話，你不知道肯不肯聽。」

毛澤東連忙說道：「理老，你老無論什麼訓示，我都誠心接受，不瞞你老說，我到今天內心裏還以爲自己是國民黨員。」

覃振說道：「潤之，過去的事無論過在那一方，舊賬暫時也不必再談了，我現在想知道的是你們究竟作何打算？你們能推翻國民政府嗎？」

毛澤東連忙說道：「不能，我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覃振說道：「你們也許以爲有俄國支持，便可以同國民黨分庭抗禮，甚至打倒國民黨取而代之。如果眞的有這麼一天，你們要完全陷入俄國人掌中不能自拔，想爲石敬塘而不可得，潤之，戒之，愼之。」

毛澤東說道：「理老，這點你更可放心，我不會作石敬塘的。」

覃振說道：「但是，你們現在確實是在向這條路上走，不能不使人懷疑。」

毛澤東說道：「理老，我的心腹話只能同你老說，我所以革命，眞意是爲我們湖南人爭口氣。」

覃振問道：「這話怎麼講？」

毛澤東說道：「國民革命期間，咱們湖南人出了大力，但是到了現在，內不入閣，外不封疆，五院中，只有你老當了這一個冷衙門的副院長，這如何能使人心服。」

覃振笑道：「潤之，你怎麼說話還是有點孩子氣，先總理語誡我們只要作大事，不要作大官，難爲你幹了二十多年共產黨，怎麼一腦子升官發財的思想。」

毛澤東說道：「我只是內心的話，向你老傾訴一番，希望你老不要見笑。」

覃振說道：「我那會笑你，不過，你也回想一下，把升官念頭拋開，才好談其他。」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25）

封侯

辦法往往是在困難中產生出來的，當一些人正感焦慮的時候，卻有一些聰明人，竟走通了賄賂的途徑，大家初則耳語相告，漸漸就變成公開的事實，只要能付出相當的代價，一些無案可稽的經歷，也能得到經辦人高抬貴手，而予以承認，否則，即使有案可査經歷，亦將被刪除，或列入斷資削減。

在這種情況擾攘之下，滙合着當時從大陸逃亡海外的一大羣政府軍政公職人等，欲返回台灣歸隊，亦須審核，如走不通散財之道，或無財可散者，便不得其門而入，因此，當時海外某晚報竟出現了一篇牢騷譏諷兼而有之的幽默文章。那是以三國誌人物，來刻劃計資核階的眞像，其大意說：「劉備進軍西川，成立了政府，自己雖貴如漢中王，但隨他打天下的五虎上將及諸葛亮，必須送請計資組核定官階，計資組的人員首先審核關羽的經歷，發現他曾經投降過曹操，依照人事法規明文規定，核定爲「投敵有案，永不錄用。」

依次審核張飛，因係行伍出身，無學籍可言，必須先送學校受訓，方能以軍官錄用，再次審核趙雲，則被核定爲「新進人員准由低階起敍。」到了審核馬超，則被認爲「雜牌、中途歸順，應予考核後錄用。」

計資組人員，再看到黃忠的履歷表上，所塡載的年齡，不假思索的，就簽定爲「已逾退役年齡，應予退役。」

最後審核諸葛亮的經歷，雖然核准「同軍文敍任」，但卻不能統帥三軍。

劉備一看計資組審核的結果，自己所依恃打江山，爭社稷的五虎上將，全都垮了，連諸葛亮也沒有資格再幫自己的忙，使他一時失了主意，正在無法可施的時候，突然看到袁世凱笑容可掬的走來，劉備便把現實遭遇的困難，向袁世凱訴說，袁世凱聽了以後，滿不在乎的對劉備說：「這點小事，何勞使君掛心，由我袁大頭（鑄有袁世凱像的銀圓，俗稱袁大頭）出馬，保證馬到功成。」

劉備果然深信袁大頭的神通廣大，兩人携手來到計資組的正門，劉備正欲報門而入，袁世凱卻阻止說：「劉使君不免走錯門路，我們且宜由後門而進，更爲捷便。」

於是，兩人轉道後門，守門人一見袁大頭，卽忙敞開後門相迎，然而劉備卻被擋駕等候於門外，只讓袁大頭單獨進去，袁大頭普遍見過計資組人員，說明來意後，經辦人員很快就辦妥各人的手續，至此，袁大頭抱着公文，笑嘻嘻的走出來，向劉備覆命說：「幸不辱命，五虎上將，一律官復原職，諸葛亮仍任漢軍師，中郎將，官復武鄉侯如故。」

這篇小文章，對當時的計資組，予以無情的諷刺，但也反映出台灣初時自詡得意的人事制度，只重資歷，講出身，培養了吃飯睡覺，等到時間升官的風氣與積習，而對於眞正有才幹的人，卻被壓制得無法脫穎而出。

在上層的人事，表面上雖然有任期限制，但是只要能走進當權者的派系門戶之內，幾個有數的職位，亦卽由幾個有數的人物輪流換班，大家逢迎競逐，黨同伐異，對本身職務，則不謀有功，但求無過，卽可穩享富貴榮華，有誰又肯冒天下的大不韙，而敢於實際反攻。積年累月，僅貼貼標語，喊喊反攻口號，敷衍塞責了事！

在民國四十三（一九五四）年的三月間，李彌在失望之餘，退而又希望周至柔任期屆滿後，另換新人，或可另行考慮邊區問題，所以一般邊區撤台的部屬，個別向他陳訴所遭遇的苦衷時，仍抱滿懷希望，安慰着說：「忍耐一些，等着吧，等到周至柔下台後，大家總有出頭機會的。」

再過了一個月，周至柔已到達任滿，該換班的時候了，可是又傳出延長任期的消息，這對於李彌最後希望回到邊區，收拾因撤退而剩下的局面的可能性，亦根本沒有了！

十八　揚湯釜底皆不着　人事派系另生勢

對於邊區部隊撤退，暴露了很多複雜因素！參加四國撤軍會議的美國，自第二次大戰後，對中南半島的緬甸、泰國及印支三邦，極盡拉攏的能事，所以當緬甸指控國民黨部隊進侵緬甸後，迅卽挺身而出，從事調解，爲了增進緬、美間親善關係，不惜強制邊區部隊，須作有限度撤退，以平服緬甸因戰敗而激起的憤怒情緒，可是美國又不願見到已經形成包圍中共的防阻線上，出現缺口，因此美國對於邊區部隊的撤退，只限於能夠敷衍緬甸爲止，根本不希望這支部隊全部離此而去。

至於緬甸，一個新近獨立的國家，因國內民族問題，形成國家統一障碍，因此，一心希望擺脫國際間事務的政治漩渦，專心於國家內部統一建設，對於李彌在緬甸境內號召成軍，而使緬甸政府最感辣手的，卻是中國共產政權屢次強行出頭，作借箸代籌，喋喋不休的建議難以應付，中共藉外交接觸，不斷的刺激緬甸，強施壓力，迫使以武力攻擊邊區部隊，而遭致失敗後，中共甚且躍躍欲試，顯意

自告奮勇，擬以部隊越境，協助緬軍作戰。緬甸政府當然知道權衡利害，更熟知中共軍隊越境作戰，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更勝於李彌部千萬倍，是而予以婉謝，可是為維持一個獨立國家的尊嚴，在中共包藏禍心揭櫫下，不得已，只有提出指控一途。

邊區部隊藉以生存的地區，一向是土司土王所轄領域，對緬甸中央政府說來，這些地區在土司土王統制下，與在李彌部隊暫時盤據下，同樣是鞭長莫及。

李彌部隊既無割地稱雄，作長期盤據企圖，也未妨害宗主權的行使，只要能使緬甸澄清國際視聽，認為國軍已經撤出緬境，這是緬甸願意容忍的，再則緬甸希望李彌部隊能向中國境內發展而去，可是帶來緬甸國防的安全，而不希望因邊區部隊撤退離開後，增加國防線上的麻煩，所以對於緬甸指控邊區部隊撤退的人數，始終不為已甚。

泰國對這支部隊，開始就保持友好關係，事實上，因這支部隊能長成，使泰國北部邊關的治安及國防，均間接得到安全與保障，也因這支部隊存在，強增了泰國對中、美兩國在外交上的份量。

最令人難以揣測及費解的，則是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邊區部隊的處置，及所表現自私與偏見，令人沮喪！在陳誠、周至柔一系的觀念中，凡是未經該系所指派領導的部隊，由來被視為雜牌部隊，必須設法予以瓦解整編，對邊區部隊，所以更不能例外，何況李彌既不願受其系控制，且李彌又確實控制了邊區部隊，認為邊區部隊的成長和發展，將助長李彌的氣焰和地位，因此，早已存有必須撤盡邊區部隊而後快的決心！

美國處理這次邊區部隊的手法，頗具玩揚湯止沸的藝術，台灣軍方，為了人事上的門戶成見，則別有用心，堅持執行釜底抽薪故技，結果形成抽刀斷水水更流，留下一盤剪不斷，理還亂的爛賬，長期以來，迷惑了很多野心家的視線。

當時的情報局對滇緬邊境發生興趣，但也對李彌的問題傷腦筋，周至柔既與李彌形成對立，當時樂意看到周至柔能扯垮李彌，以對邊區不惜作重新部署，所以從中說服總統，發出兩次親電手令，命令撤退，自非偶然。就在邊區撤退聲中，一般工作人員在情報局的派遣下，源源進入邊區，形成了另一新興的力量。

自從政府退守台灣後，對於共黨統治下的大陸情況，不斷力求瞭解，所以特別成立大陸工作處，專門負責策反、佈間，蒐集情報等工作。而台灣大陸之間，存在着一海之隔，金門及各離島嶼前線的對岸，中共對人民戶口編制極其嚴密，政府工作人員，不易潛入，只有滇緬邊區接壤的國境線，不特綿長，且地理環境及民族複雜，因此，大陸工作處便將工作方向，轉移到這一邊區地帶，初時只派出幾個小組，後來感到指揮支援的需要，便設立了工作站，成為公開的秘密至今！

可是大陸工作處的業務範圍，與情報局的工作，不易分離，於是便由情報局接管了大陸工作處的工作，更擴大了原日的範圍，大陸工作處也從此名存實亡了。

情報局所派遣前來邊區的人員，既有優厚的經費及薪金，又有強有力的後台支援，在邊區人們的心目中，不論生活和行動，都顯出格外特殊，連境上之婦孺及孩童，亦可以隨時指出。然而，共黨潛於境內之工作人員，則無人知曉，誠奇事，良可嘆也，於今依然！

當時，在總部撤退，柳元麟述職期間，留下未撤退的小股部隊，因補給斷絕，一時成了互不統屬，羣龍無首現象，於是工作人員，依據局本部意旨，乘機予以煽動及利誘，希圖造成一股接受情報局直接指揮節制的武力。

在這以前，凡能撤退的部隊，均已回到台灣，剩下三分之二部隊，仍留邊區，以在鄉軍人為主的部份，在張偉成、蒙保業的領導下，對於立足邊區的生存經驗，早經身歷嘗試，只要團體存在，便可以就地取得糧食供應，只要有商人來往經商，發生買賣行為，就可以課以稅收，何況邊區年種一次鴉片，對於烟農及烟商，均可順民立目，予以課征，因之，當總部離去後，這些部隊仍舊駐屯於中、緬毗鄰地的猛勇三島一帶地區活動。

段希文率領的第五軍，駐屯於猛汗、萊朗、密金之線，控制了邊區鴉片出口路徑，對於失卻補給後的生存問題，不足形成威脅，因為凍結在猛汗的稅欵，尚可以維持短期供應。

以甫景雲保一師為基礎的部隊，因原駐地猛撒，必須撤出讓緬軍進駐接收，所以暫時駐屯於泰緬交界地的萊東及老羅寨一帶。

保一師一面尋求自力更生辦法，一面等待政府澄清及表明對這些抗命撤退的孤軍，所採取的眞正態度，因為柳元麟在執行撤退時，亦感到邊區部隊，確有不能盡行離去的因素，現在既有這許多人員仍留邊區，柳元麟又將於此時回台述職，在未離去之前，特派李彬甫負責統率因李國輝撤退後，所剩下原屬第九軍部隊，及直屬總部未能離去的部份部隊。因此，使一般人覺得，認為反共大業，必須依附在國家領袖統一下，共同努力。

柳元麟率領總部人員離開猛撒後，撤退工作即告完成，因即通知緬方，緬軍亦隨即進駐，予以接管，昔日不為緬方重視的猛撒，從此卻成了緬甸航空線的一個起落站。

最後等到駐屯甲良區的錢伯英部，率領李達人及姚昭部隊回到台灣後，柳元麟亦即飛回台北去述職。

柳元麟於民國四十三（一九五四）年六月返回台北，分別向總統，以及周至柔、蔣經國陳述邊區一般情況，而對周至柔則作堅決的說：「滇緬邊區的部隊，是由三山五嶽的羣眾滙集而成，為着顧慮未能適應台灣生活方式，所以產生了不願意來台的心理，而且各級部隊長把部隊，視作私人財產，處在一般如此的心理下，便拒絕來台。事實上，這些拒絕撤台的部隊，並無絲毫反對政府的意圖，他們長期生長邊區，對邊區荒山叢林烟瘴地帶特別適應，的確是生龍活虎，反共優良的戰鬪員，如果離開了山區，就成了無用武的一羣了，假如政府能善加領導，今後在反攻復國上，確實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周至柔明知此情，但對李彌仍疑慮未消，便說：「經過這次撤退後，李彌對邊區的部隊，是否還存有影響力？」

抗戰武術談

大軍缺鬬志痛失桂柳　小民遭浩刧哀鴻遍地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上旬，日寇在衡陽遭遇我守軍堅強抵抗，但最後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我全軍傷亡殆盡，衡陽城終於陷落敵手。至九月初敵軍又開始沿湘桂路向廣西桂林方面推進。由衡陽至桂林要經過湖南的祁陽、零陵、東安，然後退入廣西境內的全縣，興安、靈川，要貫通六個縣份，才能到達桂林；沿途並有很多難攻的險要關隘之地，照理是敵軍不容易順利進攻的，但當敵軍沿整條延綿數甲長的湘桂路線侵入時，有七十九軍軍長王甲本將軍率部防守零陵、冷水灘一帶，（冷水灘是湘桂鐵路線的中途大站）該軍乃加強部隊，是裝備優良的勁旅，再加王軍長是一位能征慣戰的將領，可謂相得益彰。

不料在防守冷水灘之役，一位最高指揮的軍長竟喪身戰場，而這次防守戰爭，在如何情形下出現此種主帥陣亡的事，也使人不明白了，一位軍長陣亡，應該有他的壯烈事蹟，但連國防部所編的「中日戰爭史」亦無記載，這就叫人費解了。

在戰場上主帥陣亡有兩種可能情形，軍長是驍勇善戰的指揮官，時常親臨前線指揮督戰，不幸被流彈擊中殉職喪生。

其次是在混亂的戰場，軍部情報人員未能及時將情報網佈署好，敵情不明；以至前線守軍在一心注意前方，誰知敵軍已繞道襲擊後方軍司令部；當軍部突然遭遇到襲擊時，祇有特務營的兵力可應付，當然是兵力單薄，不足抵抗強敵，那時部隊都在前線，回兵不及；在軍部的主帥，也就無路可走，陷入了悲慘的境地。

七十九軍自王軍長陣亡，即撤退到廣西桂林，後由方靖將軍接任軍長職，全軍部隊即調往湘西擔任防務，故此該軍並未參加桂柳防衛戰役。

那時在湘桂兩省境內的正規軍，有十五六個軍之多，集中軍力，當然是相當龐大。至於王耀武的第四方軍，原本有一軍部隊駐防在祁陽一帶，但到敵軍進侵時，該部已調往湘西，離開了湘桂路線；還有夏威兵團的三十一軍原防守零陵、黃沙河、東安一帶，此時也已撤退，說是要回廣西，防守桂林。

九月中旬，當時總指揮部曾調九十三軍軍長陳牧農率部由綦江來全縣及黃沙河防守，以圖阻止日軍的推進，當時中央最高指揮部問他能守多少時間，這位大意的陳牧農軍長，對當時戰局情形；似欠思考，就回答說：「能守三個月」。誰料到敵軍大舉進侵，祇守了三天，就輕易的將此湘桂邊境的堅固防線黃沙河失陷了。

委員長在重慶接獲此失敗戰報，十分震怒，即下命令給戰區司令長官，將此失職失地的陳軍長就地槍決！

雖經戰區司令長官設法挽救，並安排陳牧農軍長直接和領袖通電話，要他親自在電話裏請求上峯，希望能赦免死罪，准以戴罪立功。可惜一時電話被阻，未能通到領袖室，司令長官必須遵守軍法，不能不如期執行命令，陳軍長終難逃過死刑。後由甘麗初將軍接任九十三軍長職。

這是長沙失守，主將被槍決的第二人。從長衡會戰至廣西防守戰，在桂林未失陷前，已有兩位軍長因抗敵不力，喪失國土而受軍法制裁；還有一位軍長戰地殉難。

我國優秀的將領人才，是不容易培植的，如今爲了國難當頭，竟然一時犧牲了三位軍長，最高當局軍法必要遵守，否則怎能領導萬軍抗敵，相信當發出如山的軍令時，必然忍痛含悲而執行也！

敵軍的侵進勢如破竹，沿途我國軍隊均無力阻擋。因此輕易就被寇軍佔領了數百里長的湘桂路線各縣各城。至十月初敵軍已進犯到興安縣，到此即停留當地，等另兩線的敵軍到齊，就十月尾就向桂林近郊推進，意圖發動侵佔桂林城的大戰爭。

在抗戰後期的廣西桂林，是我國最重要的後方補給大城市，不但是人文滙集之地，更重要的是軍用物資的儲備處，及轉運補給湘、鄂、贛數省前線軍需品的總倉庫，那時桂林對抗日戰爭的重要地位，僅次於重慶的國府所在的陪都。因此當年在國人心目中，認爲衡陽守軍的奮勇血戰，既能抵抗四五十日之久，那桂林的防守，當然更重要過衡陽；而桂林的地勢，較衡陽更爲易守難攻，這是人所皆知的事實，桂林城裏及郊外，四圍有的是天然屏障，守軍可藉此作爲防守的良好陣地。再加夏威兵團的三個軍是生力軍，而又是本省的子弟兵，應該是地形熟悉，防守自如的制敵於奇山怪石之間。

因此在全國人心目中，均寄望於桂省境內會打一場轟轟烈烈的保衛城池戰，給敵軍以重大的巨創！誰料得到希望與事實完全相反，日寇在衡陽碰上硬釘子，傷亡倍於守軍，才能得到焦土的空城，此次想將桂林攻破奪取，當然是更爲艱難萬倍，即使付出極大的代價，也難以攻下此軍事重地的桂林城垣。

誰知衡陽外圍軍隊不抵抗的不良風氣，已吹到了桂省，軍隊一樣不敢和敵接觸，眼見十幾萬大軍形同虛設，怎不爲國家而愁煞人！敵軍於十一月初進攻桂林，竟然輕而易舉的將一座山水甲天下的名城又淪陷日寇手中！

計敵軍從衡陽進攻桂林，至柳州經宜山、河池、南丹，到貴州省的獨山，千數百里的錦繡地域，繁盛的大城小縣，任由倭奴侵佔凌辱，說到就到，要來就來，這是我國抗日戰爭中，失敗得最慘，也最可恥的一次戰役；即是令到國人痛心疾首，憤慨莫名的一次戰爭！

張仲仁

留美中國大學生

以「萬人雜誌」爲戰鬥武器 複印本刊副本發行美東部

本人對歷史不盡了解猶太與阿拉伯民族糾紛起至何時，我想也沒人會作出實在考查，大概是糊塗得比亞洲還糟。世人只知眼前利害關係，我們也要集中精神力量，爲自己爭取有利的力量，況且我們與他們不同，他們是一群不法之輩，完全爲自己利益打算而已。而我們這場反共戰爭是爲全人類的幸福而戰。

我常向朋友說，不要夢想說台灣可在世界爭取安定之局面，有人說會自生自滅，我不懂此道理，我只知道沒有國民政府，殘民的共黨便來統治，所以只有一條路是支持國民政府光復大陸，統一中國，到時安定社會，進而作必要的改進達成民主政體。曾聽過某美國教授說中國太大太難統治，應該分割成多部份，我反問道，美國也大也不見得治好國家，加州要獨立爲何不成？說來它也夠條件，如果中國要分開成幾個小國，我認爲美國各洲也自獨立，蘇俄及其他國家也要分成小國，這樣才公平。他們眞是狡猾，以華制華是這些人的「戰術」。

洛城血案，給了我們一個感想順便說一下：據中央日報及聯合報的報導，都寫上目睹記（電話訪問尤多），兩者有不同之處（可參考報紙），阮寶珊同學被刺死，親共分子故意想製造混亂全屬事實。不過，我對阮同學之死卻是有點可惜這本可避免災禍，只是全屬太衝動，且負責安全的同學實在不夠。當晚我雖不在場，但從朋友那兒聽及各方報導實況，南加州中國同學會刊「晨濤」也作了最實的報導。這事實在也給留學生一個啓示：反共組織不夠堅強。大多同學是反共，但行動上很少人作到，只有幾個人很熱心而已。可能是大部份同學不喜歡參與「政治」，有活動（不是示威）只是如舞會等娛樂活動才參加。熱心的同學學業忙，自己的飯碗也不容易得，組織活動也欠週到，可以說沒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對那種混亂事件發生也欠經驗，在此與毛蟲鬬爭實在不是鬬氣（他們是不走正門）。前二年雙十國慶晚會我均到場，也購票入場，因我不喜歡跳舞，便充當收票員及服務生，也因我放工便直接去，衣着不同他們西裝，只是披上外衣，所以也不好意思見大家（不過不髒），當晚便見有外國人到來想參加慶祝舞會，可能某主持人之太守規則，便向那外人說，這是要收票才可入場，當然可能怕外人入場生事，就拒絕他夫婦倆入場，他們也客氣走了。

我見到此情況時，想建議：向來客說明是國慶舞會，歡迎他們參加慶祝會，但後來我不敢說出。過後向旁同學建議，他們也說是要如此作。我不是主持人是不能作主張，這事雖是小事，但我想請教長輩們，我這樣作是否可以？

話說回去年的血案，如果是同學們能冷靜一下，相信不致成那麼慘。當晚主持人也不知事情發生那麼快，要阻止已太遲，一方面同學們不夠合作，相信那麼多人在場，有組織有合作，毛蟲們一定跑不出去，不過事後同學會也作了一番檢討發表了文章，委員能負起責任，這是可嘉。我說出這點點散散之事，是想告訴你們，這兒的反共組織實在是須改進，這也希望你們的指點。

曾有朋友告訴我，他們（南加州同學會）委員幹部們是爲了出風頭，其實不盡然，有沒有我是不很清楚，也沒一一調查他們的思想如何。不過我答道，他們要出頭是另一件事，我認爲他們能把事作好，便是目前的要事，許多編寫的人也都是義務性，也不放名字在刊物上，日夜編寫，也作了社交活動（組中文班等）。但有點趨勢，顯然無多大內容，在近期我便收到了，（從前年中起）有時還遲了許久才收到刊物，似乎把同學名單丟了似的，去年新組委員投票也投了，但過後不曾收到各種活動的通知，如某人演講、座談會，等我知道時，日期也過了，組織方面有點馬虎似的，現只剩官方文章。另方面反共的組織也不見了，大家是有點消極下來了，也許是忙各自的事去了。實在政府方面有否輔導，也不知情，洛城是大城，不見反共組織實在說不下去。我們的力量似乎在消失？

隨筆亂無頭緒的塗了這些，只是感覺無數話想說，但無處可談，寄上給您們，原諒我的國學貧乏。今天我所寫的是各人的見解，難免有誤，只盼今後在貴刊能見到我所要知道的文章，本人極樂意，能得到更多的知識，何況是以目前局勢，相信各位同胞們應多多關心國是。

我也是關心國是的一代，不只是因爲將來是我們的天下，只是想到在世也不是很久混水摸魚，混日子不是人生之意義。實在感到社會是昏暗不清，心中眞有說不出的痛苦、悲恨，我不敢說我是個知識分子，但在社會生活圈的我不願被污水冲走。

希望您們今後在雜誌上寫寫有關

指點海外這群「下一代」能同您們一樣互相保持連絡。也希望你們能間接或直接與在美國的同學及同學會連絡，尤其中共在美加強活動之際，更應指導一下，單靠政府，人家當成是國民黨組織，成了政治玩意而已。

有關互相轉載文章，曾經見過東部的學生組織複印了貴刊發到各處，我也希望能將貴刊文章轉載此地學生刊物。近來此地刊物報導的是活動日期（舞會、遊玩），會寫文章的也只那麼幾個人。

晚輩 梭倫敬上

七五年一月十八日

（附：本刊空郵美國，郵費為港幣四元）

廣州歸客一夕談【下】

梁良

有客來，談夏間返粵事，不加修飾，記述如下：

甲：聽說你在今年夏天曾返大陸，是嗎？到過那些地方？

乙：只到廣州和肇慶七星岩。原想去桂林，但是沒有批准。

甲：在肇慶玩了多久？

乙：只玩了一天，當晚就坐船回廣州了。在廣州住宿是晚晚點名的，離開一晚也要預先問准哩！

甲：在肇慶玩得痛快嗎？

乙：地方太髒了！茶樓裏隨地撥水，——喝茶的洗杯水隨地傾倒，以致處處是水，一走進去，便有發霉的氣味！街道和房屋的外貌都很差，還比不上十年前新界的洪水橋、錦田等小鄉鎮。傳貨員很沒禮貌，問他幾次，他們也不回答。

甲：（詫異地）有這樣的事嗎？

乙：廣州也是這樣呢！據說反正是吃不飽、餓不死，工作不起勁！最令人聽不慣的是人人都說粗口，不論婦女、孩子都一樣！擠着買東西，擠着搭車，一下車就打架！顯得非常兇惡、野蠻！

甲：唉！中國的傳統美德都給破壞了！你住在那兒？

乙：因為和幾位朋友一起，親戚處沒地方住，所以住在華僑大廈。

甲：那裏設備不錯吧？

乙：熱得很都沒風扇開，後來才知用電風扇是要另外收費的！全國都是一樣。

甲：親戚可以自由進入探訪嗎？

乙：要經過詢問、登記的手續，並且限定時間的。在晨早喝茶時間，想請他們吃早點，可是不准他們入內，到准許入內時，東西都已賣光了！所以我們大大都是預先進入餐廳，買好了東西，留給他們充飢。在餐廳吃東西，是不能等候送到的，一出廚戶，茶客就紛紛起座去搶着要了！

甲：食物可口嗎？

乙：華僑大廈裏的當然較好，但親戚帶我到一間他們認為是賣雲吞麵有名好吃的，竟然一入口就幾乎要吐出來！

甲：你親戚的情形好嗎？

乙：哥哥是在香港回廣州升大學的，畢業後在中學教書，因在「大鳴大放」時期，曾提出對學生不能放任不理的意見，後來又說他想偷渡來港，被判勞改八年，染上肝病，還要帶着鎖鍊勞動，如果越出範圍一步，就要槍斃！期滿後幸得上級有人憐憫，放回粵北鄉村工作，因為原籍的親屬都怕受累，不敢容他！這次是請病假回廣州見面，不久會派去東北。他今年才四十歲，就已滿頭白髮了！

甲：孩子們可好吧？

乙：幾個月大的姪兒沒奶喝，只喝粥水，身體瘦弱，面色青黃，真是可憐！

甲：這樣的對待下一代，太殘忍了！

乙：我見到的兒童都是疾病多多的！有一次，我看見排滿隊買餅，也去排隊買給姪兒吃，原來是糠做的！

甲：現在還是這樣嗎？在十幾年前，我的姪兒因吃糠餅、蔗渣製成的糕點，以致大便秘結，患上痔瘡，到現在愈來愈嚴重，常常流血，影響健康。想不到直至現在，還是要吃糠餅！這是對人民的負債，遺害將來的，怎能對得起下一代呢？

乙：我的姊姊也是在香港中學畢業後才到廣州升學的，現在疾病纏綿。姊夫是工程師，也因患病停職，在家休養，生活很不好過。

甲：他們生活不好，工作又辛苦，往往未老先衰，週身病痛，捱得太悽慘了！這是有親友在大陸的人都習見慣聞的！

乙：我覺得精神上的威脅更大！像我本是想藉遊覽來輕鬆一下，誰知緊張得很厲害，一踏進了華界就被查對幾次照片又怕失去物件。因為損失事小，還要受到留難，追查下落，甚至找換港幣的單據也要齊全，否則恐怕出不來！所以我回港之後，就大病一場哩！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海外讀者續有捐贈

浩華廣告公司 一千元

余榮基先生（美國） 一百元

顏鏡舟先生（紐西蘭）六十五元

陳酒樞先生（菲律賓） 五十元

方美媛女士（夏威夷）四十五元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未計算在內）。

吳湯禮先生（沙巴）十五元四角

小結：一千二百七十五元四角。

（連前共：六萬八千二百一十元）。

紀念陳孝昌助學金
由青年救國團辦理
每年老萬親自赴台頒發一次

頃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來函說：「令郎助學金設置辦法，經已遵 囑修正，玆隨函寄奉乙份，敬請 惠詧。此項助學金須定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由 先生來台親予頒贈，尚請儘速示知日期為荷。」

陳孝昌助學金設置辦法

一、設置宗旨：

陳子雋先生以其公子孝昌英年早逝，為紀念其好學不倦、奮發向上之精神，特設置助學金，以獎助家境困難、品學兼優之工科學生完成學業，服務社會。

二、名額分配及金額：

暫定十三名。分配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東海大學、海洋大學、中原理工學院、逢甲學院、淡江文理學院、文化學院、大同工學院等十三所設有工科之大學院校每所一名，每名每年各發助學金新台幣八千元。

三、申請條件：

㈠在上列各大學院校工科就讀之學生。

㈡上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在八〇分以上，體育七〇分以上，操行列為甲等者。

㈢家境困難，需要幫助始能完成學業者。

四、申請日期：

三月二十日至三十日

五、申請手續：

符合上列條件之學生，請於限期內向就讀學校團務指導委員會申請，徵送下列各項資料：

㈠申請書一份（向學校團委會索取）。

㈡最近一寸半身正面照片兩張。

㈢家庭狀況簡述（內容包括家長職業、家庭人口、經濟情況、個人求學經過等項）。

㈣全學年成績單一份。

六、審核工作：

由學校團委會就申請學生慎選最需要幫助且品學兼優之學生一名將其申請書等件於四月十日前寄送總團部彙辦。

七、贈予方式：

邀集獲得助學金同學，由陳子雋先生親自贈予，日期另行通知。

電話公司經營不善
調委會須深入追究

編輯先生：

根據政府公佈，前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經已奉委為電話事務調查委員會主席，連同其他五位委員，將於三月初開始工作。以爵士一向公正作風，無偏無黨地位，實深慶得人，將必不負市民之期望，其他人選，有全港著名會計師、廠商會會長、民意代表及兩位大企業總經理，相信以超然分子身份，可以擺脫過往香港社會之家族、姻親、朋情及商務聯繫種種複雜因素，徹底解決此一令人狐疑問題。

查實香港市民素以百忍成金，逆來順受態度以應付惡劣環境著名。今次電話公司要求加價，惹起反對浪潮，竊以為該公司首先誤用「呃」字訣，並不開誠佈公，將困難坦白說出，一味胡言亂語，企圖過關，以為有權威人仕掩護，可以一加再加，引人反感。

又時值「油禍」，經濟不景，百業凋零，故忍無可忍，觸發怒潮。一方面越解釋，越令人糊塗，顯見有難言之隱，更配合諮委會神秘作風，雖費四月時光，亦以時間短促為藉口，未能深入研究實情，建議加價百分之五十。

幸財政司深切了解上述之社會複雜情感因素，力排眾議（諮委會及行政局建議），不肯將「原件上檯」（會議桌），以免火上加油，用心良苦。

至於有識人仕指出三月一日以後，新安裝電話費由一百二十五元改為四百元，加價超過百分之二百，而公用電話費由三角改為五角，即加價百分之七十弱，但社會人仕「噤若寒蟬」，頗以為奇。事實顯而易見，此傑作乃拜電話公司上述之隱瞞作風之賜，不將要求加價數目及其他服務增加收費實情公佈有以致之。更難得者是諮委會有意玉成其事，嚴守秘密，將社會人仕蒙在鼓裏，一旦立法局通過，便反對無從矣。由是觀之，似有心大力推行「嫌貴，可以兩戶合用一個電話」政策。

請調查委員會諸公密切注意，查該公司各部門，誰應負此經營不善之責任，不可一聲「遺憾」，便令全港市民永遠負擔「經營無方」之專利事業的債務。

讀者用戶上

葛柏案如此這般的結束了

葛柏案審訊進行中，老萬寫了多篇短文，發抒感想。現在案子已告結束，下文似仍未失時效。

萬人傑

葛柏定罪了

葛柏案終於宣判了，葛柏罪名成立，判入獄四年，由宣判之日起計，並要將「貪汚」得來的二萬五千元充公。

這結果頗出一些人意料之外，但如果細心想想，非如此判處不可，否則，前年香港青年學生們的「反貪汚、捉葛柏」運動，豈不是一點結果都沒有？

再說，香港政府為了搞葛柏的「引渡」，花了不少金錢、精神、時間，更大的代價是為了找兩個有力證人，由廉政專員公署人員和韓德及鄭漢權進行了「交易」，這宗交易，香港政府的損失不可謂不大。

如以糊雄為例，他們的「財富」判予充公，韓德自認有六百萬，鄭漢權有多少身家雖不得而知，相信數目也不少，把他們兩人的錢充公，港府收入會十分可觀。現在，這筆錢不但沒有落袋，還要賠了一大筆。譬如，韓德回港作證，他的來回機票，來到香港，住在豪華套房，好食好住，都是花香港納稅人的錢。至於鄭漢權損失更大，薪水照支，十二萬退休金也得雙手奉上，案件完了，他老兄可安然到加拿大作寓公，冇眼睇香港今後熱烘的反貪，再不會反到他身上。

試想，香港政府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無非換取葛柏「有罪」。現在，葛柏定了罪，判處四年監禁，二萬五千元充公，公家也算有點進帳，總可以向憤怒的青年們有所交待了。

不管你對這判決的感想如何，香港政府實在有這樣處理這案子的必要。當你想深一層時，會覺得這判決一點也不意外。

廉署權力越來越大

在葛柏案審訊過程中，老萬特別欣賞辯方律師施偉南結案陳詞的一段話。

他對香港廉政專員公署的權力感到非常驚異，但他表示無意過問香港的憲法。

施偉南大力抨擊廉政署和鄭漢權的「交易」。他說：鄭被捕後，曾被詢及關於葛柏的事件，鄭當時在一個絕望的情況下，因其保釋被拒，資產被凍結，還押監房，終於，他願意與廉政署合作。廉政署開出優厚條件，如果鄭肯出庭作證，他的控罪可被撤銷，此外，又可獲提前退休，照付退休金，追補若干薪酬，由廉署協助其家人離港赴加拿大，且獲特赦權。這麼一來，鄭與廉署的「交易」便在被捕後一個月達成。他得到廉署這麼多的「好處」，因此施偉南對他的證供，認為「可疑」。

他的陳詞雖然精彩，卻不能挽救葛柏定罪的命運。難怪遠道從英國來的施偉南會因為廉政署的「權力」而感到「非常驚異」了。

老萬以市民老百姓的立場，說說我們小市民對葛柏案件的觀感。我們當然不希望有「貪汚」的情事存在，一切貪官汚吏都該治以應得之罪，不讓任何人漏網。但對葛柏案的做法，似與市民期望的未能一致。照這做法，便只有「三分一」的人治罪，「反貪」豈不是有很大漏洞！

施偉南為廉政署的權力驚異，其實，如果廉政署有更大權力，有如獨裁國家的秘密警察一般，不必經過司法程序，就可將貪官汚吏處理，相信對「反貪」會更為有效。只要廉政署抓到足夠證據，就可將貪官汚吏治以應得之罪，一定使貪贓枉法的官員斂跡。但現在廉政署抓到證據，還要經過法院審判，為了證人問題，就不能不拿一個打一個，此所以民主國家有不及獨裁國家之處也！

韓德獲得厚待

在葛柏案中作證兩日完畢後，韓德悄悄乘英航八八一號班機經曼谷飛返倫敦。他和太太烏蘇拉同在廉政公署特別安排下，一切手續有人代辦，從非一般旅客的途徑進入機場，上了飛機。他在禁區內過境客的餐廳內，頻頻舉杯飲酒，談笑風生，有三四名廉署的人員陪伴在他身邊。

不用說，他的飛機票及一切開銷都由我們香港納稅人請客。對韓德夫婦來說，我們香港人總算十分大方，不但沒追究他自己承認的六百萬貪汚得來的欵項，還要待以上賓之禮，不但包了來回機票，還讓他住最好的、吃最好的，也許我們的政府因韓德答應出為控方做證人，對香港反貪汚運動大著功勞，因而對他特別優待，以謝他的勞績吧！

葛柏貪汚罪名成立，終被關牢子裏，香港學生們發起的「反貪汚、捉葛柏」運動，大功告成。當然，在這饒有價值的運動中，韓德可說是兩大功臣之一（另一是鄭漢權）。香港「飲水思源」，今後，我們生活在毫無貪汚的社會裏，都是拜這兩位功臣之賜，給他們一點「優待」是應該的。

但老萬也擔心：經過這次巨大浪潮之後，香港貪汚的根苗並未因此拔去，貪汚的事實仍存在，則香港政府為了辦理葛柏案子而花掉大量鈔票，未免太過寃枉！

老萬也贊成不惜任何代價反貪汚，不過必須反得徹底。凡有貪汚的事實，應該除掉。如果只反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貪汚的人卻可逍遙法外，不但無效，而且會由此影響情緒，造成更大反感，則政府處理貪汚案件的方法，簡直是弄巧反拙了。

放走韓德港府有苦衷

韓德自承歛財六百萬，根據稅務條例，非法得來的金錢，也要納稅。但香港政府把他放走了等如放走了三百六十萬，如果抓住韓德，他的身家應該納稅，可惜政府並未把握時機。

三位律師覺得政府這樣做太過莫名其妙，因此向稅務局質問，但稅務局長一於推說「無可奉告」。這件事，漸漸形成一種羣眾壓力，因此，政府發言人不能不加以澄清。

據政府發言人表示：韓德所得的六百萬元未被徵稅，因為他曾獲得政府答應，可以不受任何阻攔離港。

這個表示，使許多人心中的疑念獲得答案。可以說，對韓德不加任何阻撓，是港府換取韓德回港作證的條件，也只有這條件獲得答應，韓德才敢在英國自爆內幕，不必耽心回港會有什麼困難。

「香港政府答應這樣的條件是否過分，見仁見智。有些人把葛柏視為貪污的象徵，只要把葛柏處死，付出任何代價都值得。有些人則以為，葛柏、韓德和鄺漢權三個同撈同煲，照理應當是同罪同科，可是大難臨頭，三個同罪的人，卻有不同的待遇。

香港政府對韓德的厚待，確是出人意表，也使人感覺到，只要和政府「合作」，便可由「階下囚」變為「座上客」。其實，和政府合作或不合作，結局卻有這麼大分別，那麼，在香港政府做事，不怕貪污，只要出事後和政府「合作」，便可以「將功贖罪」了。

其實，更簡單的辦法只要葛柏「合作」，自行認罪，就不需要有兩個證人出而指證葛柏的罪行。政府為了安排這兩個證人，花了大筆金錢及其他的種種損失。這一條數，政府竟然不會計，怪不得香港的政費收支出現巨大赤字了。

使英國蒙羞

倫敦太陽報評論說：葛柏案件使英國蒙羞。葛柏已貪污了四十萬鎊，「誰說犯罪沒有代價！」

該報說：使人難以容忍的，英國從香港繁榮中獲得利益，但有時自己卻閉上眼睛，葛柏事件，實在使英國蒙羞。

中國有句格言：「知恥近乎勇。」太陽報肯說這是英國的「羞恥」，表示英國人還有承認過錯的勇氣。

以前有過一位高級官員說，貪污是中國的「傳統」，外國官員在香港貪污是受了中國「傳統」的「傳染」。說這話的英國人才眞是無恥。

其實，貪污的形成，與膚色、種族、地域無關，世界那一個地方都有貪污，但性質有別、程度有別。

香港是不是世界上最貪污的地方？不是。我們不必到太遠，只要到過東南亞某些地方，就會發現香港情形不太嚴重。有些地方的貪污，不須遮遮掩掩，近乎公開，一進國門，便要過水，否則根本連進大門的機會也沒有。

以這種情形和香港相比，香港只是小巫而已。據說，乃他儂下台，財富達八百億銖，雖然泰幣不值錢，但數目大就很有作用了。八百億銖等於二百億港幣，這數目在世界富豪中，也該名列榜上。

貪污這件事，在有人類的地方便存在，要根絕貪污，可說是絕無可能，只有使之減少，使之不致影響國計民生，就不算太可怕。

老萬這麼說不是鼓勵貪污，只是說得比較現實。因為世界上絕無一個百分之百沒有貪污的地方，因此我們不可以存太高理想，希望香港沒有貪污存在。老萬只希望香港的貪污減到最少。

同時，貪污也有對社會有害，對社會無害之分。有害的如包庇販毒之類，必然嚴厲對付；沒有害的接受一些茶錢，辦事爽快一點之類，不可以太認眞。

直筆 虞美人（回文）

封淑英

誅心直筆剛如鐵敵折輸贏別辦明非是感忠言盡力敢扳權貴可能難　承擔重任兼勞怨眾為誠眞見惡攻邪伐義當爭壯志似吞狐去振威聲（回讀）

多嬌 虞美人（回文）

封淑英

新翻樣點梅妝妙恰可人年少似花如月放清華閃閃亮流光彩滿衣霞　頭搔玉映金搖步日亂休輕舞霧拖煙曳佩環飄下界會郎仙女好多嬌（回讀）

（上接第四頁）

③美俄高階層會議時，簽了很多協定，美國已開始鬆弛了防俄政策，蘇俄透滲美國的道路，從此逐漸擴大；

④南北韓簽了和約，規定統一韓國，不從軍事，只用政治，打開了北韓滲透南韓的大門；

⑤日俄雙方業已商定，決定於本年內商訂和約，屆時日本內部，就方便了蘇俄間諜的出入；

⑥日毛業已宣佈建交，中共對日本的滲透和統戰的工作，從此更爲方便；

⑦埃及命令撤退蘇俄軍事顧問，是對蘇俄莫大的打擊和污辱，蘇俄居然不予計較，泰然接受，顯然是顧全和平共存陰謀的推行。

⑧去年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有媚中共的國家，擬拒絕中華民國的代表參加，僅有蘇俄匈牙利兩共產國家表示異議，公然發言庇護我國，爲破天荒的第一次。此無他，意在使人認爲牠是愛好和平的國家。

⑨俄毛原意擬借越戰拖垮美國，現忽命令北越接受美國停火的要求，雖目係爲救北越的危亡，亦是放棄作亂故技而改採和平共存詭計的本意。

結論

俄毛在鬧分裂嗎？俄毛在進行大戰嗎？

報紙會有蘇俄攻擊中共聯合國反俄的謠言，也有中共攻擊聯合美國反毛的謠言，並有中共攻擊英國已把香港借與美國作軍事基地的謠言，世之人，都知道這是俄毛造謠的新花樣，不予置信。但是，俄毛所表演的鬬爭和戰爭的怪劇，世之人，獨有信心以爲眞者，這眞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我們有事實做證明，其要者如下：

第一、越戰未停火前，俄毛無分你我，都積極的增援。到了港灣被美封鎖，俄方的支援無路運進，中共或從清港或從鐵路去協助牠，本身亦沒有間斷；

第二、聯合國各種會議，只見蘇俄樣樣支援中共，每有機會都極力排我，設法歡迎中共入會。很多人想，當中共沒有入會前，蘇俄一定不會容許中共入會。事實恰恰相反，大家都認爲俄毛要大戰的去年，聯合國討論到中國代表權問題時，蘇俄對於阿爾巴尼亞的提案，強調該案說得極有理由；

第三、蘇俄對蘇丹的滲透，被蘇丹政府所發見，把俄人驅逐出境，中共馬上去接班；

第四、俄毛分道揚鑣，從事鼓動美國黑人的叛亂；

第五、中共於民國五十四年，在西藏安裝SAM2型地對空飛彈，該彈就是蘇俄製的；

第六、俄毛沒有宣佈絕交，都於民國五十九年互相派出大使，毛方爲劉新權，俄方爲托爾斯特科夫。蘇俄十月革命五四週年慶祝大會，毛方照樣派出代表前往參加；

第七、俄毛軍事同盟，並未經任何一方宣佈取消。

第八、中共係共產國家支部之一的資格，並未宣佈脫離；

第九、俄毛貿易協定，照常簽訂。

從共產黨辯證法的矛盾律和否定律言，牠們這樣的忽鬬爭、忽合作，是毫無驚異的理由。牠們是鬬爭中不忘合作，合作中不忘鬬爭，可是鬬爭就是合作，也可說合作就是鬬爭。試觀目前國際大局，業已踏入和平共存的階段，牠們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世界，業已順遂到來，不再需要表演鬬爭的怪劇，更不需要掀起自相火併的大戰；反之，牠們快要恢復往昔和好合作的明期，如阿爾巴尼亞，是以前人家目爲毛方集團的死黨，匈牙利則是蘇俄的軸心份子，最近報載阿匈兩國已簽和約，我們不妨把牠看做中共同歸共黨大團結的信號罷。

執筆至此，合眾國際社連續報導：甲、俄沿中國大陸邊界，續增兵力到四十五師，即使不發生核子戰爭，傳統性的戰爭，是可能發生的（六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報）；乙、俄增調幾師兵駐在沿中國大陸的邊界，並裝備好洲際飛彈，對付中共，而中共也加強中程火箭的部署（六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央報）；丙、中共對外政策，首在圍堵蘇俄（六十二年三月三十日中央報）。但是，所謂圍堵云云，那是簡直等於天方夜譚一樣無稽，因爲中共的武器、核彈、海軍、工業、國庫、以及所謂兄弟國，樣樣都落後蘇俄遠甚，不是可以憑空說話的；至謂戰爭云云，同是毫無置信的價值，因爲中共是說謊大家，北平是謊言發源地，甲、乙、丙消息的來源，都說是「來自北平」，乙消息且有「非正式報導」字樣，我們如相信謊言發源地發出來的消息認爲不是謠言，那眞是其愚不可及的，我們如認爲來自謊言發祥地的「非正式報導」可以置信，那更是不可原宥的愚行。所以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國專家集會時，指出俄毛如要大戰，當在民國五十八年雙方武力衝突的時候，現在風平浪靜，不至突然發生戰火。專家們又指出，克宮無意對毛全面戰爭，中共雖具侵略性，但無力遠征西伯利亞，飛彈雖能射至烏拉山以東的蘇俄城市，惟承受不起蘇俄的反擊。專家們最後則說：「俄共保持雙方的緊張，對北平政權是有利的」，因爲「這可使中共頭目仍有藉口，在蘇俄侵略威脅的高聲宣傳下，使中國大陸人民進一步束緊他們的腰帶。」英倫觀察周刊亦有很好的報導，它說：「俄毛雖然對罵無已，秘密談判不斷進行」（六十二年四月九日中央報），這更說明所謂俄毛大戰，的確屬於無稽。

總之，共產黨善騙，不愧是說謊大王，我們的應付原則，是不聽，亦不看。牠們有時花言巧語，我們不要以爲牠是眞言，別妄想和牠攜手；牠們自己內部有時有鬬爭，我們不要信爲破裂，別妄想從此倒彼；牠有時會面目猙獰，是裝腔作勢的，我們不要害怕。

我們唯有堅定立場，不必看見牠們鬬爭就高興，也不必看見牠們合作就憂愁。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東坡生日作

高蘊賜

西湖春色柳隄開，更憶峨嵋雪影來；
赤壁名垂前後賦，朝雲艷對淺深杯；
瓊樓玉宇知何在？鐵板銅琶喚不回！
人物淚淘千載下，大江東去有餘哀！

董力行曰：宋，眉山蘇軾，文章書法，是為一代名家，生於四川，死葬於河南汝州郟縣，東坡先生自海南島遇赦歸，卽住江蘇常州，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年）七月丁亥，暴病卒，遺言葬於郟縣之小峨嵋山，父洵，弟轍，世稱三蘇，一同葬於該處，民國三十年，抗日之戰，余駐軍郟縣往游，牛酒香花，躬親致祭，宋之政府，在河南開封，開封距郟縣，約三百華里，東坡先生於元豐二年（宋神宗）西曆（一〇八四）貶汝州團練副使。「汝州」今日臨汝縣，團練副使，是為小官，等於今日團管區副司令。汝州距郟縣，約六七十里。因愛郟縣山水，宛似家鄉峨嵋山，該地又名小峨嵋，囑弟子由，百年以後，卽葬此間，蘇氏父子三人及子侄輩均葬郟縣。

因蘊賜先生，有東坡生日詩，而畧述其葬地，以告詩友，意料海內外詩人，之所樂聞也。

元旦吟

雪梨 蘇伯楷

繁華世界豈無因，何幸今宵渡旦辰；
聚首一堂歡樂事，分襟萬里別離人。
燈光慘淡誰憔悴，酒綠深濃我亂神。
雅子試衣燃爆竹，耳邊愁聽賀新春。

風雨夕書感

前人

寒夜風聲犬吠狂，茅簷雨咽淚盈眶，
覊人乍聽山陽笛，怨婦長提採葉筐，
世亂生逢烽火地，身曾投人利名場；
縱然浮海乘槎去，難禁登樓望故鄉。

香島迎春頌

（排律，二十韻）

吳雁聲

朔風凜凜雨雰雰，野草閑蟲亦望春；
塞北雪花將解凍，廣南梅蕊已流芬。
青山隱隱絕塵跡，滌水潺潺濯汚痕；
蘭棹錦帆四海顯，畫舫古樂九霄聞。
溪桃含笑爭妍集，岸李微顰鬬艷紛；
松徑葱蘢能醉客，竹隄婀娜足銷魂。
井梧喜對霜禽立，籬菊懽招蜂蝶巡；
苔蘚首黏游子屐，幽篁尾逐「七賢」輪。
一番除舊非唯我，萬象更新全賴「君」；
去歲蕭條驚宇宙，辭冬蓬勃滿乾坤。
衡陽歸雁繞鄉樹，葱嶺回雲度邸門；
鵲噪朱戶棲不冷，燕喃華舍宿猶溫。
昨朝往事白煙滅，此日前年黑幕存；
軒上笛聲吹「折柳」，閣中彩影宴雞豚。
霓燈億盞相媲匹，巍厦幾幢互比倫？
車軌轔轔搖鐵鋼，商場燦燦滾金銀。
秦樓妙舞小蠻體，楚舘酣歌樊素唇；
蘇姬莫唱「後庭」曲，遺老傷懷擲酒樽。
晨月香江添曙色，「廻光」西蜀近黃昏；
且向僑胞恭賀禧：石榴善結百千孫！

雁聲君之排律，與上次所作，大有不同，進步之快，一日千里，本篇既無重字，對仗亦佳，實堪嘉許，壇主評。

憶舊

孫濤

鏡破釵分兩淚垂，笙簫曾已短長吹，
女郎舊有相思約，覩物傷心不忍歸。

聞南越有萬千女子待字閨中而作

前人

㈠ 聞道越南女萬千，問津有意怯往前，
詩題紅葉隨流至，聊慰相思遠地牽。

㈡ 南越盛傳美女豐，標梅已過字閨中，
有緣千里飄紅葉，題與嫦娥白髮仝。

憶故鄉

林參天

大盜憑俄大陸沉。下民卒癉。水益深。新墳古墓。無處可尋。藉名退租盡荼毒。施以土豪皆殺戮。看，掃地出門。天愁慘。鬼悲哭。念此事。痛悲切。廈屋匪徒竊。良田已沒。勝地亦刼。先嚴血汗盡東流。先母無依懸樑絕。血海仇。何時雪。惟有望。蒼兒渡河。一夫早滅。

歡迎鍾幹材詞長蒞椰

椰嘉達 吳應麟

㈠ 寶島榮族憶昔年
客中送客覺情牽
如今十稔重相見
握手言歡證夙緣

㈡ 矍鑠精神猶未減
縱橫談吐依然同
知君尚抱匡時志
一片丹心對國忠

歡迎鍾幹材詞長賦歸

椰嘉達 吳應麟

一月盤桓又賦歸
陽關曲唱總依依
暮雲春樹從前事
地北天南今日欲
寶島光明君足戀
椰京阻滯我嘶非
且看振翮凌霄去
書報平安莫負期

香江新年雜詠（竹枝詞）

廿 泉

㈠ 屠蘇飲罷醉醺然
好夢初醒又曙天
炮竹無聲更歲序
山君卸任兔當權

㈡ 碧桃盆桔水仙花
一例隨春賀歲華
供設不嫌居斗室
但求開向吉祥家

㈢ 叮咚鑼鼓响聲喧
遠近街頭處處傳
萬象更新人共慶
麒麟獅子舞庭前

㈣ 行完花市又天光
大道橫街四處逛
多少紅男和綠女
趁時各自展新裝

㈤ 新衫鞋帽盡光鮮
一體兒童得意天
吃喝玩遊隨所欲
開消都是拜年錢

㈥ 歲首人人笑口開
但看攘往與熙來
相逢不道閒常事
恭喜聲聲話發財

㈦ 挈女拖男去拜年
出行先到外婆邊
九龍香港都輪遍
坐罷車時又趕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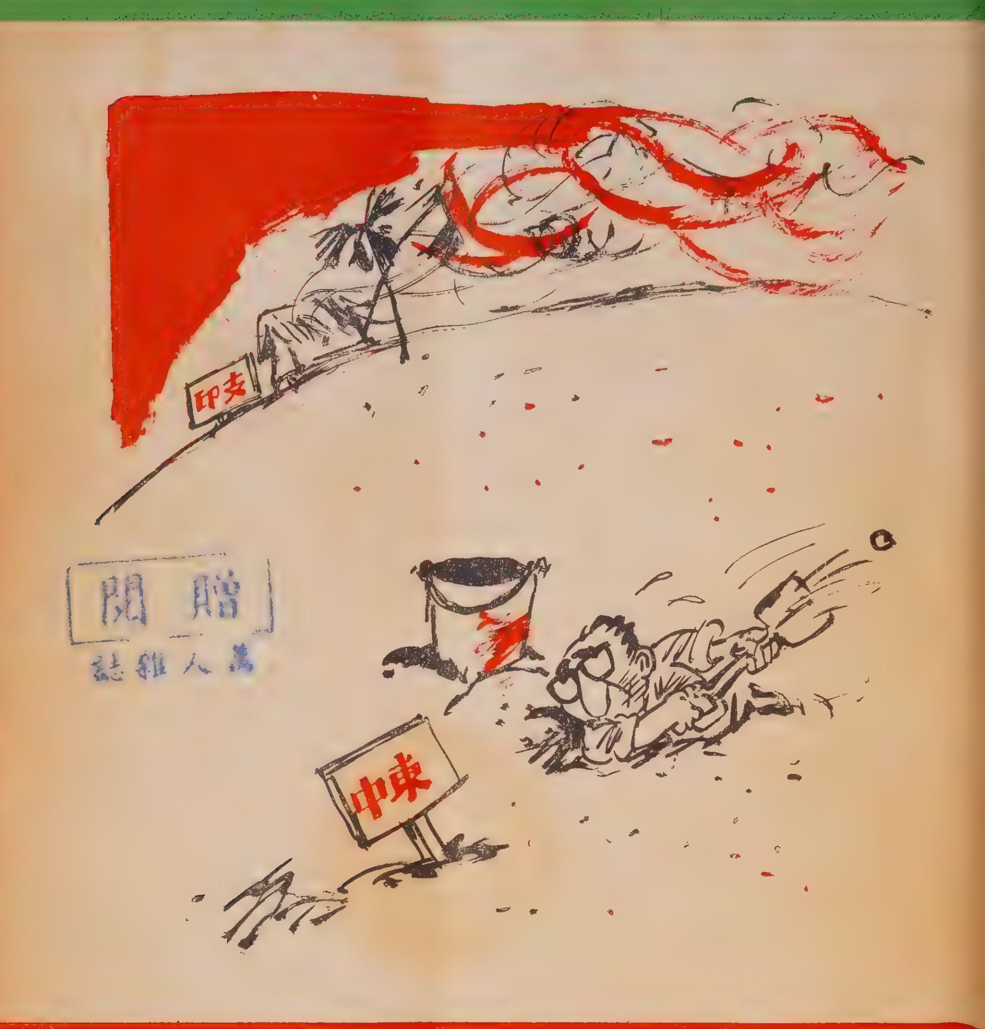
㈧ 誠求賜示上靈簽
頂禮焚香禱大仙
萬眾心聲同一願
橫財家宅共姻緣

㈨ 拳拳拱手笑顏開
賀歲親朋接踵來
欸客試嚐粗製品
年糕油角共煎堆

㈩ 新年新歲好時光
節目安排各自忙
歌劇賞完遊宴罷
歸來蔴雀又開場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五 新88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八五期(新88)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八五期(新88)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三月十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姚文炮轟周鄧一類

中共四屆人大收場後，一時確有一種「溫和」的氣氛，但「好景不長」，這個氣氛迅即爲今年二期「紅旗」雜誌上刊登的路陽、池恒、周斯三人寫的文章和二月九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所粉碎。今日大陸繼「學習四屆人大文件，落實四屆人大精神」之後，接着而來的是學習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叫囂。特別是三月一日「人民日報」轉載三期「紅旗」上發表的姚文元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後，大陸頓呈一片風聲鶴唳的緊張景象。大吵大叫「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除鎮壓「五類分子」外，還要打擊「資產階級分子」，大有所謂「林彪一類」眞的已經上台掌權，搞什麼「復辟資本主義」已經成功，而以毛江爲首的中共左派面臨「千萬人頭落地」的險境。其實，這是宮廷派「製造革命輿論」的一種手法，目的在於清除或壓制異己分子，以便由他們這一小撮人上台掌握中共的大權。

姚文元的文章對「林彪一類」利用工人破壞毛江集團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描寫得可圈可點。據稱：他們對青年工人「以關心爲名，實則刺激青年工人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說是一種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經驗的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在前面違法亂紀，老奸巨猾的老資產階級分子躲在後面出謀劃策，這是今天社會階級鬭爭中經常見到的一種現象。我們在處理被腐蝕的青少年罪犯時特別着重打擊幕後教唆犯」。

大陸上的青年工人，都是所謂「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年輕人，加上「成份好」，不然根本就不能當上「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可是，他們居然也搗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蛋來。雖說幕後有「教唆犯」，但他們成了「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若不是毛江頭號「文化打手」在文章中公開揭出來，外人眞是不敢置信。

而「躲在後面出謀劃策」的「老奸巨滑的老資產階級分子」又是誰呢？當然，不一定是「躲」在醫院裏仍不斷活動的周恩來，但可以估計得到：那是與毛江對抗並有權有勢可以動用巨額「人民幣」的高級領導幹部。

另有一種「林彪一類」姚文元在文章中用「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兩句詩來形容他們。姚文元還引用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毛澤東給江青的私信中「爲了打鬼，借助鍾馗」那句話。他說：「借助，就是敲門磚，等到他們的目的達到之後，便不要這個借助，而要反過來惡狠狠地搞掉這個借助了」。「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紅樓夢」刻劃賈府的迎春嫁給孫紹祖「應酬權變」的兩句詩。「中山狼」是指人的忘恩負義，「借助」成功之後又要「搞掉這個借助」，也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行爲，其實也是互相利用。當一九七三年四月鄧小平「解放」，參加周恩來爲柬埔寨「流亡王子」施漢諾舉行的宴會時係由「金枝玉葉」的「毛家公主」王海容扶着「亮相」的。迨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周恩來因「病」住進醫院後，鄧小平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在今年一月中共召開十屆二中全會後，他在黨內升任了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上當「選」爲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接着，北平外交部又向駐平使節透露，鄧小平和張春橋同時分別擔任了共軍總參謀長和總政治部主任。

是不是鄧小平專會「應酬權變」，「借助」毛江掌握黨政軍大權後便「得志」、「猖狂」，要「搞掉」他曾「借助」的毛江了呢？

「老奸巨猾的老資產階級」，即或不是指周恩來，但可以肯定那一些有權有勢又極爲狡猾的高級老幹部。「得志便猖狂」的人，當然不一定是說鄧小平，然係被「解放」並「借助」毛江權勢掌了權的「黑幫分子」是無疑問。從姚文看，毛江發動此次新的清黨運動，當以這兩種高級幹部，作爲打擊的主要對象。

姚文還引用毛澤東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巡視」各地說過的一段話：「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毛澤東有此「信」念，加上他已形將就木，而安排江青接班還沒有頭緒，所以，由姚文元寫文章，發佈他的「清黨令」。只要毛澤東短期健康不發生問題，一次新的清黨運動非「轟轟烈烈」的進行下去不可。

拍馬屁最怕拍着馬腎囊

美國藝術館的毛頭像見不得人

萬人傑

美國柯可蘭藝術館有一幅毛頭畫像不知出了什麼毛病，本是用來拍老毛馬屁的，臨時臨急又不敢讓中共的藝術家看到，他們到館參觀時，只帶他們從後門出入。究竟為了什麼原故，現在還是個謎。拍馬屁不是簡單的事，最怕錯手拍着馬腎囊，就吃力不討好，不但得不到人家好感，更可能由此觸怒對方，得到反效果，便太丟人了！

中共貴賓・從後門走

美國柯可蘭藝術館庭院的入口處掛了一幅安地華荷所繪的毛澤東像，為了這幅畫像，該館的職員感到困擾，因為他們接到通知，當中共藝術家到來參觀時，應當讓他們從後門進去，不可令他們看到這幅畫像。

此事的理由何在，誰也不知。相信柯可蘭藝術館此舉原來目的是要討中共，讓到來參觀的中共藝術家感到他們的「親善」，以及對毛澤東的歡迎。可是，卻有這麼一個通知，實在使人莫名其妙。

照推測，安地華荷所繪的畫像，一定有點毛病，因此藝術館當局怕貴賓看了不高興，故而要貴賓從後門走。

毛澤東的畫像會出了什麼毛病？先要研究安地華荷怎樣寫成這幅畫像的。他可能拿了毛澤東的照片照畫，也可能面對着毛澤東而描繪，更可能是十多廿年前寫的，也可能最近才寫。

照老萬看，毛澤東有一幅「標準相」，不論什麼場合，須要掛這幅標準相。卽使不是「英姿勃勃」至少也不會表現出龍鍾老態。這樣的畫像，到館參觀的中國藝術家才會覺得眞正有藝術價值。如果安地華荷筆筆傳神，把毛澤東描繪得太過酷肖，這種藝術，將不會為中共藝術家所歡迎。

老萬未欣賞過安地華荷的作品，不知道他寫的畫屬於那一派。如果安地和畢加索同走一條綫，把毛澤東畫成三隻眼睛，兩個嘴巴，好似畢加索以前六個指頭的畫像一樣，這班中共藝術家當然很難接受。

最佳的方法是不讓他們見到這幅畫像，不論是好是歹，起碼不致為此鬧到不歡。讓他們從後門走最為聰明，中共已經明確規定：一切藝術要為政治服務。安地華荷的畫像，恐怕「服務」成份不多，照樣畫，未敢誇張，那便不宜叫這班中共藝術家入目了。

中共打炮・毫無作用

據中華民國國防部發表，自一九五八（民國四十九）年發生的「八二三」炮戰迄今，十七年來，中共對金門及馬祖島羣共射擊九十六萬六千三百零九發炮彈。

老萬曾有機會到金門前綫訪問過，覺得中共的炮轟金馬，實在是無聊之舉，不管其為實彈或是宣傳彈，都毫無作用，除藉以向大陸人民宣傳一下外，可說一無收穫。

金門最初受炮轟時，確使鄉民老百姓受到不少傷亡，因為金門人民猝不及防，在彈如雨下中，避無可避，田園廬舍，人命牲畜受到重大損傷。至於據守在工事裏的軍人，受戰壕、碉堡保護，沒多大損傷。除屠殺人民外，在軍事上可說毫無作用。

在老萬訪問金門時，人民早已習慣了中共的炮轟，他們每家都有避彈的地下室或壕溝，因此中共的炮轟十七年來雖沒停止過，金門人民生命犧牲已減到最低，甚至等如零。

至於金門的軍人，興建了龐大的地下室，四通八達，可不必出現地面而進行一切活動。老萬曾參觀一間在石山下鑿通的地下戲院，可容納一、兩千觀眾，規模和香港的大電影院一樣，設備很好。

至於槍炮陣地，都有極穩當的保護，別說炮轟不會動分毫，飛機轟炸，也難得將之炸毀，唯一辦法，恐怕只有使用原子彈。

炮轟沒有收穫，中共又不肯認低威，由天天打炮改為隔日打炮，更由發射眞彈改為宣傳彈，彈內是宣傳品，可是金門人民敵愾同仇，他們的宣傳品等同廢物。

九十六萬多發炮彈不是小數目，這大批炮彈，花掉很多人民幣才可以從蘇聯老大哥那裏買來，交惡後，更要向別方或自製來補充，每一彈都是人民的血汗、口糧、勞力得來，大陸人民太可憐了。

台星治安・遠勝香港

參加一個知名人士的晚宴，大家談到香港治安問題，都很悲觀。其中有一位相當有地位的銀行家，到過東南亞許多地方，覺得治安最好是台灣。以前他的家在馬尼拉，覺得馬尼拉住得有點提心吊膽，把家人搬到香港。現在馬尼拉的情形好點了，香港卻越來越壞，因此他又把家搬走，搬到台灣去。他自己因業務關係，不能離開香港，但一年中，也至少有三四個月時間在台灣。在台灣的時候覺得自己很安全；在香港連晨運也不敢去，晚上的宴會，非必要不參加，精神上很受威脅。

他是有錢人，大把身家，當然特別怕。要是給匪徒綁架，要一二百萬他都不會不照付，和我們窮措大不同，我們雖然怕，也不會怕得那麼厲害。

他在新加坡也有事業，老萬問他為什麼不搬到新加坡？他說新加坡的治安也比不上台灣好，過去綁架事件經常發生，而且都針對有錢人，他對這些事情自然特別敏感。

不過，以新加坡與香港相比，當然還是差得很遠，最大的原因是新加坡是個獨立政府，一切可以自己作主，香港卻是殖民地，要仰英國的鼻息，英國話得就得，話唔得就唔得。英國佬對香港情形不熟悉，以為在英國行得通，在香港也行得通。殊不知東方與西方大有分別。台灣、新加坡治安都比香港治安好，理由是台灣、新加坡執政者都是東方人，知道怎樣處理東方的事，香港卻由西方人執政，和東方有隔膜，自然諸事不對勁了。

以最現成的兩個例子來說：新加坡政府把七名謀殺犯執行絞刑。台灣把毒玫瑰楊燕卿和陳軍堡判處終身監禁。如果這兩宗案子在香港，七名死囚可獲赦免，毒犯也極其量坐三五年便沒事。

處理謀殺犯與毒犯之不同，造成的結果是：新加坡一年決不會有百多宗謀殺案；台灣的道友也不可能如香港那麼普遍。香港治安比不上這兩個地方，理由很明顯。

毒玫瑰案·兩種看法

台灣把楊燕卿及陳軍堡判了終身監禁，有些人的反應認為不公，因為楊燕卿犯罪的地方是在香港，不是在台灣，在台沒有犯罪紀錄，判處無期徒刑未免太重。

也有人認為，販毒是國際性的，國際間有一種協議，合力來對付毒犯，不論他們在那一個地方販毒，抓到要判罪，因為販毒是為害人羣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應予以根除，才會消滅國際性的販毒機構。

台灣地方法院推事判案時指責香港警方不肯提供本案的資料，這指責十分對，不提供資料，即使不能說有包庇毒犯之嫌，至少也是不合作。港方不合作，他日與台灣有關連的案，台方也會以不合作來報復，如果彼此不合作，受益的只是毒犯。

不過，最愚蠢的還是楊燕卿和陳軍堡，他們既然撈這行，應當知道那一個地方對毒犯處罰的法律如何，以香港和台灣比較，香港輕得太多。一般人認為，楊燕卿如果在香港審訊，有很大機會打**甩**，即使不能打**甩**，至多也不過坐三五年監，案子便可了結。她不留在香港，花一大筆錢買通警察，放走了她，卻跑到台灣，台灣對毒犯最嚴，她能逃過死刑，判終身監禁，已算幸運。

香港警方為什麼不肯提供楊案資料？眞實原因不得而知，很可能也是報復行動。楊案在台審訊時，楊曾大爆賄賂警察放人內幕，這可能使到香港警方很尷尬，甚或躭心廉署拿到這些綫索，向他們調查，心中有氣，就採不合作態度，不提供資料。

我們不能指責台灣的審判不公平，雖然香港警察不合作，不提供資料，但確定了楊燕卿、陳軍堡都是毒犯，就予嚴懲。對毒犯寬貸，就無法撲滅毒禍，嚴厲是必要的。可能楊燕卿和陳軍堡也知道台灣法例嚴苛，不過他們不能不逃，如果在港審訊，可能使到許多仍然沒受到牽累的人給拖落水，所以販毒頭子有把她送去的必要，這就等如把她送入虎口了。

封閉街道·小販大晒

許多嘩眾取寵的準議員和在任議員很愛替小販講話，以小販作為政治本錢，認為小販是「弱者」，他們同情小販，就是同情弱者，因而受到市民大眾擁護。

老萬對小販的看法，與這些準議員、在任議員有別。老萬認為如果小販不置於有效的管理之下，這個城市就沒有秩序可言，如果小販可以放任，誰也不會開舖頭。

當然，小販中有不少十分可憐，他們派了鬼，仍然受人欺負，仍然會被抓上猪籠車，罰款破財，東西被充公等等，但也有另一類小販惡霸，卻把整條馬路封閉，做他們的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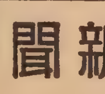
各位如若不信，可到旺角通菜街看看，馬路兩邊封住，汽車不能進去，整條馬路，三排攤販，每檔有人收規每天十元，便可安心擺賣，不怕被抓，無須走鬼，好過租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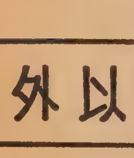
不要小覷這些攤檔，在此不景氣中，他們的生意，往往好過舖頭，他們的皮費相差很遠。老萬認識一個賣菜婆，她有九個銀行存摺，每個戶口存款超過五個數字，另有不動產小型唐樓三個單位收租，這些，都是從攤檔賺來的。

或者，她是極少數「幸運者」之一，但很大部分小販並不如電視劇描寫的那麼可憐，更不是議員們認為的「弱者」。

日前，港府計劃在港九地區多闢二百多條街道作為「認可小販營業區」場地。如果這項計劃實現，二百多條街道便成為小販世界，即使未予封閉，也很難通車。如果你不識相開了進去，會到處被「拍」到失魂，老萬有過這樣的經驗。

老萬感到疑惑，究竟馬路街道是建來行車行人，抑或作小販市場的？香港一方面因道路太少禁止私家車，一方面又劃出二百條街道擺攤檔，這不是太矛盾麼？





中共新「憲法」的認識和評價

劉清波

憲法爲國家政治行爲的規範，乃政府權力的結構。由政治觀點言，憲法爲權力關係的自傳。由法律觀點言，憲法乃規定國家組織和政府權力規範與國家與人民之關係，以及人民權利義務的根本法。申言之，政治爲憲法的本質，法律爲憲法的形式。政治與法律兩者相結合，乃是憲法的特質，是故憲法爲政治法（Political Law）。其在「法律羣」中，向居首位，法律與之抵觸者無效。本文論列，即以此通念認識和評價中共甫行公佈的新「憲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興的憲法應運而生。若將世界各國現行一百四十餘部憲法概加研析，約分兩類：

其一爲民主主義的憲法，其二爲社會主義的憲法。前者以自由平等爲本質；英美的憲法可爲代表，後者以共產主義爲本質，蘇聯中共的憲法可爲代表。

中共新「憲法」的形態

早期中共的「政協綱領」，具有「人民民主主義」唯物思想的特質，屬於社會主義的形態。中共一九五四年憲法，係在「一面倒」向蘇聯時期所制定，乃蘇聯一九三六年史大林憲法的翻版，亦屬社會主義的憲法。中共一九七〇年憲法修改草案和今年公佈的新「憲法」，前者擬定於毛澤東整肅「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後，將「文革」期間「紅衛兵」喊叫的標語納入憲法；後者公佈於整肅「副主席」林彪之後，吸收「批林批孔」的口號和術語，明定於憲法。除滲入毛澤東所謂思想和變更或廢棄前仿史大林憲法的若干模式外，其形態仍未脫社會主義之範疇。

共黨的法律地位

政黨爲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只代表部分人而非全體國民。任何國家的政黨須有反對與之競爭，而後始有進展，在抗戰期間，共黨原爲我國多黨中的一黨，早期雖未取得合法地位，但事實上確與國民黨及其他黨派同時存在。迨一九四九年中共以武力奪取政權，建立「北京政府」後，其於一九五四年憲法上既未規定其地位，亦未規定其職權。中共只居於幕後操縱「北京政權」。

然在毛澤東整肅劉少奇之後，共於一九七〇年憲草上，中共的地位在「憲法」上規定有數項之多。或明定有領導國家的權力（一條）；或明定有領導無產階級專政權（一、十三條）；或明定有領導中央政府權及提議國務院總理與其組成人員之權（十六、十七條）；或規定有領軍權（十五條）；或明定有被擁護權，而且爲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義務（廿六條）。從而法定「政黨至上」、「黨政合一」、「黨國一體」、「一黨專政」的新面貌，爲二十世紀創下一個古今奇觀的新法式。

中共今年公佈的新「憲法」，雖於第一條刪除「經過中共領導」的字樣，但於第二條仍法定「中共是領導的核心」，對「國家」、對「解放軍和民兵」（十五條）、對「全國人代會」有領導權（十六條），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組成人員有提議權（十七條），並規定對中共的領導權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二十六條）。

政黨爲人民自由結合的團體，一個黨不能包括全國國民，而全國國民亦不可能只結爲一黨。以往德國有大部分人民反對國社黨，意大利亦有大批人民反對法西斯黨，即使今日的蘇聯內部仍有大批人民反對共產黨。中共黨員大約有一千八百萬人，與中國八億人民比較，其比例微不足道。而中共將黨權規定於憲法，使國家和絕大多數人對之履行義務，自係濫用法律的權威，實施「一黨專政」的統治，將一黨的思想轉化爲佈告、宣言和規章，除反映社會主義的新官僚制度外，毫無政黨政治的意義。

中共新「憲法」最大的特點，爲未設置「國家主席」。考其原因，有謂係毛澤東爲預防劉少奇、林彪一類人物的復出；有謂係內鬬未決，爲維持現狀，保全毛周現實權力的利益，而彼此讓步和妥協的結果。筆者以爲「主席」雖在新「憲法」上未設明定，但實質上仍然存在。何以言之？

國家的「元首」

依據中共新「憲法」第二條規定：「中共是全中國人民領導的核心」；第十五條又規定：「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就一般憲法的通念言，「統帥全國武力之權」，大抵一國元首有之。是故中共新「憲法」上雖未明文設置「元首」或「主席」，而實則仍代表其「國家」。故得解釋為隱形的「實質元首」。其對外代表北平政權，自無可疑。

又中共新「憲法」第十八條規定：「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它的職權是召集全國人代會、解釋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接受外國使節，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中共「人代會」的性質，略似蘇聯的「最高蘇維埃」，或類似民主國家的「國會」。揆諸各國現行憲法上接待外交使節、批准和廢除條約的權力，大都為國家元首所獨有。準此以解，則四屆「人代會」選出的「委員長」朱德，當係「國家元首」。不過有職無權，是一個顯形的「形式元首」而已。

國家的「機構」

毛澤東為維持「大陸政權」的團結局面，一面向中共元老派妥協，使江青一派潛存滋展；一面又利用朱德作有形的傀儡，掩飾內部不穩的局勢。此等「兩面鬪爭」的手法，運用在立法上，似乎是毛澤東最近的一項新發明。

中共的「國家機構」，自「政協綱領」經過「憲法」、「憲草」到「新憲法」的公佈，雖歷有修改，但除在「憲草」、「新憲法」上大肆濃縮，採取概括立法外，在觀念上變革甚微，在權力結構上則變化甚大，玆列陳如左：

中共「憲法」，原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代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構」（二十一條）；而「新憲法」上則改定為：「……是在中共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十六條），顯見削弱「人代會」的權力。此其一。

中共「憲法」，原定「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的行政機關」（四十七條）；而「新憲法」上則改定為：「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對人代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十九條），顯然削減「國務院」的職權，此其二。

中共「憲法」上原定的「地方各級人代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五十三至六十六條）；而「新憲法」上則改定為：「人代會、革命委員會、人民公社」，並抽象的規定：「對上級國家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二十一、二十二條）。依此規定，除變更機關名稱和顯示左派急進外，概括的立法，權力持有者可為便利自己的解釋，毛澤東於削減各機關權勢後，相對的即自己極權統治權力的增加，此其三。

華國鋒是毛澤東的小同鄉，曾任湖南省書記及委革會副主任，此次當選為「國務院」第六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同時「新憲法」上又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二十五條）。華國鋒既是毛的親信，亦是毛培植的接班人之一。其利用「公安特務」統治大陸，顯見中共所謂實施「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殘酷控制的開端。此其四。

人民的權利義務

筆者曾略作統計，中共「憲法」上原規定人民的「權利」有二十一種，「自由」有十三種；而「新憲法」上則將人民的財產權刪除九種，尚餘其他權利十二種，並增列控告權（二十七條）。自由原規定有十四種，而「新憲法」上則刪除風俗、習慣、居住、遷徙自由及通訊秘密的保護，增列罷工、不信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二十八條）。

就政治參與言：因中共「新憲法」規定「無產階級專政」，從而排斥其他階級「參與政治」，故一般國民無政治權利之可言，違背權利形成與分配的原理。

就財產關係言：因中共「新憲法」規定「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五條），故一般國民無財產之所有。少許自留地或自留畜（七條），只是個人生活之資料，而非權益之享有。觀之中共對人民權利以往既無保障之事實，在法理上又無權利、自由、財產之所有。故人民權利之規定，只是騙人的宣傳，僅有一個空洞的名詞。

中共「新憲法」的評價

當代憲法學者婁文斯坦（K. Lowenstein），依憲法的實體將各國憲法分為三類：其一、規範性的憲法，有法效、有實效，是官民共守的憲法，民主先進國憲法屬之。其二、名義性的憲法，只有「法效」而無實效，是名實不符的憲法，若干開發中國家憲法屬之。其三、巧語性的憲法，即憲法為統治者御用的工具，以之鞏固個人的權勢，其本質缺乏神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共產和極權國家的憲法屬之。

依上述準則評價中共新「憲法」時：①毛澤東不經選舉而成「國家」實質的元首（十五條）；②中共被法定有超「國家」的權力（十六條）；③中共有領軍權（十五條）；④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僅限於工、農、兵組成的人代會（十二條）；⑤限制人民只習馬列毛思想（十一條）；⑥規定文化教育文藝為「無產階級」服務（十二條）；⑦法定公安機關批准逮捕（二十八條）；⑧倡導階級矛盾和階級鬪爭（序言）；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帝、反社會、反霸權（序言）等，除顯示中共要創立「毛澤東教」，和暴露政治的不平等外，即將憲法視為「到烏托邦的車票」，不獨說明本身是一個「神經的政府」，而且是毛幫向外擴張、侵略、稱霸的宣言。

總之，巧語性的憲法，在語意上雖有美麗的藻飾，但在本質上則有獨裁、專制、殘酷統治的作用。所以中共新憲法權力「持有人」（Power holder）毛澤東，對於八億之眾的「權力所有人」（Power addressees），實已違背當代立憲的精神，構成憲法立法上的重大犯罪。

毛幫最近動態綜述

岳騫

在毛幫「四屆人代會」閉幕後，許多外國人及少數海外中國人，都以為毛幫經過八年大亂之後，應該可以定下來了。

但也有許多中國人，都堅決認定毛幫本身永遠在混亂中度過，永不可能得到安定。

及至二月間毛澤東「最新指示」發表後，又接着「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一篇五千多字長文，將毛幫亂徵，完全顯露出來，可見「人代會」之開，並非混亂的結束，只是另一個混亂的高潮即將到來。

目前要研究毛幫現況，必須要先研究毛澤東本人，而且要研究最近十年的毛澤東，並非從井崗山到北平僭號一段時期的毛澤東。因為十年前的毛澤東集陰險狡猾堅忍狠毒於一身，所以才欺騙了億萬的中國人、外國人，助他竊據了整個大陸。

但十年以來的毛澤東，因為壞事作得太多，造成精神分裂，進而患了腦迷症，加之又染上不治的柏金森病，昏迷時間比清醒時間多，清醒時又不一定口腦合一，常常說些話語無倫次，甚至能說出無人懂的話，其人之精神狀態，可想而知。台北出版二月號「匪情月報」，刋出我敵後工作人員，取得一份毛澤東談話文件，茲將部份錄後：

毛澤東對武漢軍區高級幹部講話內容大要：「講形勢無非是國內國外，尼克遜來見我時我送了幾句話：『老人坐櫈，嫦娥上月，走馬看花』。尼克遜不理解。」（據傳達毛澤東講話之文件稱：「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尼克遜回到美國以後，召集了許多專家來研究，還是想不通，許多國家的領袖在見到毛××後，都感到毛××是很健談很幽默，像這樣的話他們一時不理解，不奇怪，畢竟外國人對中國人的體會還不夠深，作為中央首長開始也不理解，其實毛××的這一句話是對國際形勢，也是對美國最精闢的分析。」文件中引述姚文元對毛澤東這段話的解釋是：「老人坐櫈：老人當然是老而無力，能坐難站更難跑，櫈子做的牢固堅實，老人還可以有得坐，櫈子如壞了則老人就麻煩，比喻為帝國主義已經衰老了跑不動，最好是穩坐之意。嫦娥上月：是指美國有人造衛星上天，我們也有衛星上月球。走馬看花：是指尼克遜方華看看，好過上幾屆美國總統已衰老還坐在櫈上看嫦娥上月，而不來中國走馬看花。」）在談到國內問題時毛澤東說：「唐高祖李淵有四個兒子，李元霸死於戰場，李世民繼承王位，兩個親兄弟學了好多學問用在自相殘殺，結果一命歸天，共產黨裏也有人學了馬列主義卻用來反黨，我看命也不長。我說：樹倒、葉落、果掉，就是這麼回事。」（傳達文件中稱：「首長解釋道：樹倒是代表林彪，林亦木，木則是樹，樹一倒葉子落；葉是葉羣，葉羣這葉長在樹枝上，樹倒葉落，林彪倒葉羣也必要垮；果是林立果，樹長大靠葉來吸收陽光，結出果子，果核掉在地下就長芽長新苗，長大成樹和成林。林彪把希望寄托在林立果身上，希望他為林家傳宗接代，把中國成為林家天下。啥名不取偏取立果，包藏禍心，結果果未熟，樹就倒，葉落果掉，林家就完蛋。」）

這一段話任何人都看得出，實在沒有法講解，只是毛澤東在半昏迷狀態中說出，但毛幫一羣頭目卻要鄭而重之加以解釋。由這一點可以看出一項事實，即毛澤東在毛幫內部已造成「神」的地位，他說的話儘管如同囈語一樣之不可通，但是不但無人能勸阻，甚至無人敢問問這些話怎麼講，還要挖空腦筋代為解釋。此一情況便決定了毛幫今後命運。

毛澤東這次發出的「新指示」，完全是一些斷句，不成為一篇文字，乃由姚文元發表專文，予以解釋。姚文除去攻擊一批老奸巨滑，特別提出了法權的問題。

所謂法權問題，在毛幫內部引起爭執由來已久，大概是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為了慶賀蘇俄革命四十周年，率領了一個空前龐大的代表團去莫斯科，那次毛澤東在莫斯科把能以拍馬的話都說完了，最

著名的就是對着毛幫派去留俄學生說：「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個頭，這個頭便是蘇聯，世界共產黨也要有個頭，這個頭便是蘇共。」毛澤東當時所以要聒不知耻說出這些丟臉的話，上要為了向蘇共獻媚，企圖取得援助，但結果好話白說，借款一文未得，毛澤東一怒之下，回到北平便發起大鳴大放，以為可以取得毛管區知識分子支持，團結一起，共度難關，誰知鳴放一開始，連那些受毛幫豢養幾十年的幫閑章伯鈞、羅隆基都起而說共產黨不是，幾乎引起全民起義，毛澤東趕快變了臉，將發表自由言論的知識分子打下去，指為右派，許多人十八年來都沒有下落，此事且不說它。

鳴放失敗，毛幫與知識分子結下深仇，而經濟困難情況更變本加厲，不能不想樽節之法。當毛幫內亂流竄時，所有毛軍毛幹皆實行「供給制」，即每人一切生活必需品皆由幫內發給，表面上說平等，實際上「連長」與兵吃「大灶」，「營長」吃「中灶」，「團長」吃「小灶」，師長以上吃「特灶」，這是當年在毛管區待過的人皆知的事。到了一九五四年毛政權改組，毛軍厘定官階，改「供給制」為「薪給制」，按階級發餉，一些毛官每月領到薪水用不完，生活水準頓時提高。到了毛澤東由莫斯科回到北平，就想從這些毛官身上節省，有意改為「供給制」。事前大量製造輿論，記得「人民日報」刊出一個「少將」帶着「愛人」逛王府井百貨公司，買的衣料日用品竟然兩人都抱不動，以形容其奢侈，預為改供給制作伏筆。

不久，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建議改為「供給制」，毛澤東就交總書記鄧小平辦理，鄧小平把張春橋召到北平，開了一次討論會，出席毛幹幾乎一致反對張春橋的意見，尤以吳冷西最為激烈。綜合所有毛幹的意見，認為再改為「供給制」可能會擾亂秩序，而且所節省也非常有限。鄧小平也看出是毛澤東的意見，不敢下結論，捧給毛澤東處理。此時已是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不久發生砲轟金門的事，毛軍更加不穩，毛澤東不敢堅持己見，暫時擱下。次年四月毛幫開七中全會，毛澤東由於「大鳴大放」，金門砲戰，「三面紅旗」接連失敗，被逼自願不競選下屆「政府主席」，退居第二線，當然改為「供給制」的事也就不提了。

但毛澤東對於自己要作而作不成的事，從來不肯放棄，一有機會便要提出。

毛幫十大開後，毛澤東以為已控制全局，又有意要改變過去實行的制度。乃命王洪文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在所謂「中央讀書班提出報告」，有這麼一段話：

「……提到企業管理，就主張把羣眾沖掉的舊規章制度恢復起來，熱衷於搞計鐘工資，計時工資、獎金等，他們說這樣可以推動積極性。他們就沒有想一想，革命幾十年靠的是什麼？是獎金？計鐘工資、計時工資嗎？不是，我們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靠的是億萬革命羣眾，靠的是小米加步槍。如果說是搞物質刺激，蘇修是搞得很厲害的，但搞得工業停滯，內外交困。如果那東西是靈的話，列寧格勒的工人，為什麼要造反呢？文化大革命是靠物質刺激？還是靠羣眾覺悟？還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線發動羣眾？當然不是說不關心羣眾的生活，但關心羣眾的生活和物質刺激是兩回事。提高勞動生產力，應該在技術革新，機械化方面想想辦法。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適當提高羣眾的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搞什麼計鐘工資、獎金，不是關心羣眾生活，這是對工人階級莫大污辱。我們鐵道兵修了那麼多鐵路，靠的是計鐘工資嗎？這些戰士一個月八元錢，沒有獎金，這完全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搞，中央有兩個部，就是搞這個，到上海去搞試點，被工人趕出來了。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文化大革命，我們在這裏吹一吹，希望讀書班的同志回去觀察這些問題，要敢於鬬爭；起碼向中央反映這些情況。有的地方提出來，能不能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規章制度？在計劃工作會議上，有個工人回答的很乾脆，說不能。他說了三種情況，第一，管、卡、壓的那套我們不要；第二，月金全付夠的我們反對；第三，在過去正確的，現在生產發展了，也不能把老一套原封不動地搬來套，就像成了不能穿的小孩衣服一樣。這個工人很懂得辯證法，他說得很對，事物發展了，我們領導的思想也要跟上去，適應新形勢。我們要堅決反對倒退，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要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停止不前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

這段話已經表明「反法權」的意見，姚文元此文，只是延伸王洪文之意而已，可見這一問題又是毛澤東既定政策，「不獲勝利，誓不收兵」。

毛澤東此一反法權運動，首當其衝的還是鄧小平，因為鄧小平在一九五八年就帶頭抗拒了毛澤東恢復「供給制」的構想，而這次「新憲法」所規定准許農民留自由地的事，顯然又是鄧小平提出。鄧小平由於在法國受過教育，現代知識較毛澤東豐富，比較重實際，也稍為尊重「法律」，但毛澤東個性一向無法無天，所有毛澤東自訂的法，皆是其自己一手撕毀，對新公佈的「新憲法」，自然要加以反對，於是砲手姚文元出馬一轟，一場風暴便將引起。

最近毛澤東不知去向，江青也未見露面，葉劍英也不見了。根據二十多年的經驗，毛澤東每逢掀起大風波，一定先要藏起來，過去對高崗、饒漱石如此，對劉鄧亦如此，這次藏起來若非患了重病，便是策劃「整人」，由於姚文元敢發表這篇文章，足以證明毛澤東沒有到彌留之時，至於病，毛澤東已病了十幾年，只要每天有一小時的清醒時間，出壞主意整人，依然有餘。依此推斷，毛幫一場大整肅即將掀起，規模之大，也許不亞於文革，這一次可能是最後一次，我們要用心來觀察。



從「新聞眼」看「我們的路」

柳以青



學聯會在第十七屆週年大會上發表了宣言——「我們的路」，刋於三月一日的「學苑」上；三月六日的香港「大公報」，也報導了這一消息，也引述了這一「宣言」的部份內容。在分別地讀到了這兩次有關「我們的路」的文件與報導後，立刻掀起了我一個思索，於是試圖用「新聞眼」來討論一下「我們的路」。

或許，有的讀者們會懷疑：我是否具有「新聞眼」？更或有的人以爲：所謂的「新聞眼」究竟是什麼？是否是我故意創造一個新名詞來混淆讀者的耳目？相信接下來的價值批斷必然會是「別有用心」了。

對以上的懷疑與質詢與評價，我不想事前辯論或解釋什麼，同時，衷心地我是期待着讀者們給我更多更大的批判。基本上，在此，我只是想提出我個人的意見和看法而已，別人的不同意見和看法，我覺得他們是有自由的。

其次，我還得聲明一點，過去幾年來，學聯會的表現，可以說是由靜而動，由慢而快，由灰暗的道路追尋，到目前比較有了某些明朗化的。姑毋論學聯會爲了路向的追求是標明了什麼，決定了什麼，爲我看來，他們是身爲大專院校的學聯組織，他們有獨立、自主、自由來做的，與我的贊同與不贊同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因爲那是代表了他們，以及他們的成員；然而，我站在香港社會一份子的立場，也可以自主、獨立和自由地，對他們的一切加以評論和提出相同與相反的意見。如果說，這些評論與批判是來自對他們的「關心」的話，或許有部份的人士們會以爲這「關心」是名詞的誤用，實質上是「搗亂」；這方面我不願置喙，因爲我仍然承認：他們卻有這樣的獨立、自主與自由的批判權；有權批判是一回事，批判的是否合理與具眞實性，是另一回事。可是，相信我的批判一定該是由於關心香港社會的吧！最多人們可以說：關心卻是關心，但與我們關心的路向不同而已，方式不同或態度不同而已。

但是，對學聯，我總是抱着敬心，因爲無論如何，他們都是當代的中國青年人，面對了七十年代的世界、中國、香港的情勢，而身爲大專學生的有志的青年高級知識分子們，必會有太多、太大、太重和太複雜的感受的。假如，學聯以及他們的成員們，一如往昔的只會生活在「象牙塔」的學宮中，呆呆地埋頭於書本的話，固然，這一方面，卻有不少人贊賞，但是，那恐怕更會與他們所生活的現時社會所脫節呢！從學聯關心社會這一路向來說，姑毋論他們能夠對社會的一切改變多少，起碼，可以保證的是：他們在各院校畢業後，就會對「唯我獨尊」的地位，以及「一己福利」的想法與態度，大加減削呢！這方面是一個事實，必須地加以肯定的。

學聯的本身的產生基礎與路向

在過去，學聯會各屆幹事的努力，也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學聯會之所以有今天，恐怕也絕不如「十七屆週年宣言」中，特別向「第十六屆學聯幹事會來致意，這方面似乎有些不太公平。或許，「第十七屆」幹事會，覺得「第十六屆幹事會」的路向不錯，那還是從第一屆一脈相承的學聯發展史的一個蛻近的環節而已。

不過，在讀完了「學苑」所刋出「我們的路」的宣言後，直覺而具體的，我發現了一個問題，那便是「學聯」的「路」，或工作，或目標，雖然是「八間成員學生會，通過廣泛深入的討論和協商，步伐更加齊一，越來越緊密地團結在學聯週圍」，但是，學聯本年度對學聯本身或各成員學院的工作或努力目標，顯然是不足夠或有所欠缺的。或許學聯幹事會在「廣泛深入」的「討論和協商」時，並沒有意識到要忽視「學聯」本身的成員的；或許，學聯與各成員學生會間；而學生會與大學生間，實質上存在了不少的「矛盾」，無法一時解決，因此，在這「大會宣言」——「我們的路」中，就具體地留下了痕跡。不信的話，我可以徵引出來。

「我們的路」中，有關學聯與成員間的決定只有兩節：一是先陳述「過去一年」的工作的：「過去一年，學聯在堅持正確方向，照顧同學切身需要下，統一籌辦了一些大型活動。文娛、康樂、體育、學術活動的展開，溝通了成員學生會，團結了同學，豐富了課餘生活。我們促進了大專同學與社會大眾的了解，通過各種活動向社會大眾介紹了我們對世界、國家、及社會的認識，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接着，才是今年預備對學聯成員的會員間的另一段工作努力：「堅決維護及爭取同學的切身權益，積極開展福利工作。」其原因是「學聯作爲八間學生會的聯會，非常關注一萬四千會員的切身利益。目前各院校同學都面臨着學業、生活、就業、及地位等問題。這些問題充份反映高等教育制度和政策的不當。我們要團結起來，互相支持，交流經驗，認識問題的根源，反對任何損害同學利益的政策措施。」

只從後面的一段話，來做爲今年學聯對學聯成員及會員的「切身利益」而「堅決維護及爭取」的話，實質上來說（不僅是表面上）是太少太少了。

這一宣言「我們的路」中，學聯似乎並沒有太認清學聯之所以產生原因，

以及她所負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責任。不知道本屆的幹事會各位幹事們，到現在有沒有發覺這一漏洞？我所關心的是：在忽視學聯本身成員的「切身利益」的「道路」上，學聯本身的今年工作，是否可以順利進行？而要借鏡的「過去一年」的成果，如各成員學生會是否會在「緊密地團結在學聯週圍」呢？

再就學聯所要「堅決維護及爭取同學的切身權益」的原因分析上來說，爲所有讀到的人，不免產生下列的疑問，例如像我吧：目前「各院校同學都面臨學業、生活、就業、及地位等問題」，是否是「充份反映香港高等教育制度和政策的不當呢？」相信有的確是，有的則未必，爲什麼在「宣言」中這麼莊嚴、肅穆的聲明中，不推敲一下更客觀、更理性的表達？其中，最使人注目的是那個「都」字。是否各學院的同學，都有「學業」、「生活」、「就業」，特別是「地位」問題呢！而來自「生活」與「就業」的問題，是否直接由於「高等教育制度與政策」呢？

假如只論學聯與各成員院校，所決定的這一「路」，我眞不知如何去走！我在這裏提出，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建議吧！因爲學聯是要走「路」的，這「路」是通與不通呢！或許有人以爲「試過先知」，但我卻覺得不試已知。

「絆腳石」與「踏腳石」

在「我們的路」中，學聯畢竟更淸楚了：「經驗告訴我們，學生運動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社會運動是廣大羣眾的事業，學生運動只有團結廣大同學，並與社會各階層人士滙成一道，連結社會和國家的前途，才有出路，才有作爲。」

這一路向是對的。因此，在「我們的路」的「莊嚴申明」中，三條是與這方面有關的：

「㈣與各階層居民一道關心祖國，加深對祖國的認識，提高民族意識，共同進步；㈤揭露及批判香港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及政策，與居民一道維護及爭取本身的權益；㈥與各界人士揭露及批判香港的教育制度。加強與教育界人士，家長、及同學的團結。」

但是，有一個問題，我想提出來討論。

雖然，在前一段，我們發現了學聯對本身學院成員的照顧不夠，但是其中有「堅決維護及爭取同學們的切身權益」一點上，或許是學聯會以一寓全的路向。在「與羣眾」、「社會」結合的第三層次中，也強調了「維護及爭取」羣眾或居民的「權益」。可是，如果「同學權益」與「居民或羣眾權益」相同，這時沒有問題發生；不幸的話，學聯的「同學權益」與「居民或羣眾」的「權益」發生「矛盾」時，學聯會的路向該是如何能將這「矛盾」加以「統一」呢？這是一個大問題。

在學聯「我們的路」上，這一兩邊廂「權益」的「矛盾」，究竟是學聯路途上的「絆腳石」，抑或是「踏腳石」呢？相信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那麼，是否學聯在今後的「路」途中，總是設法走「踏腳石」的路；而不必去碰「絆腳石」的路呢？如果是前者的話，「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那麼，學聯在第三層次的路向中，如何能達到「團結」、「結合」和「與××一道」呢？如果偶而走一下後者的路的話，每一次都是在考驗着學聯會的「智慧」了——這「智慧」是來自如何把學聯「同學」與社會羣眾間的「權益」「矛盾」加以「統一」！

固然，我不否認學聯會可能有這種智慧，但是，我可以指出的是：這種智慧的產生除了天資聰明外，還得靠豐富經驗呢？我不否定學聯會「先天的」聰明，但，對「後天的」經驗來說，若與社會「羣眾」或「居民」的經驗相比，我不好說是天壤，然而，總是差一大截的。

學聯會既是要走他們的「路」，如果這「路」與社會羣眾所要走的「路」是背道而馳的話，所謂主觀方面的「團結」、「結合」與「與××一道」等，都會變成「空言」，而所帶來的結果，必然該是「南轅北轍」和「矛盾的激化」而已。因此，單靠雄心，卽使是具有「正義感」的雄心，對社會羣眾們來說，還是不足夠的，另外還得加上更多、更大的知識與經驗呢！當然，只做成了「情感上」的發洩，那恐怕是最不相稱的，特別是爲大專院校聯會的學聯。

做爲社會羣眾中一份子的我，在讀了學聯「我們的路」的宣言後，提出了上面的意見，或是「批判」吧！問題不是由於我要否定什麼，或是肯定什麼，而只是把我的疑慮說出來而已。

事實上，我本人對學聯的工作，以及參加學聯工作的大專同學們的犧牲時間與精神的抱負，總是頗爲敬佩和欣賞的。我們可以問問：如果他們不是爲了服務他們的同學們的話，任何自私自利的人士們，都不會也不屑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的。這種「爲公無私」的精神，不但該欣賞，同時也該不斷地的鼓勵的。

然而，不少人也以爲學聯的態度與行爲有些偏差，但是，我可以這麼說：任何人都會有偏差，特別是在不斷追求摸索中青年人們中，有偏差的機會就更多。不過，我願特別提出的是：我們對偏差的判斷，只問是否是合理或無理的偏差而已。合理的偏差我們還可以理解；無理的偏差只是盲目而已。

當然，任何人都不想看到偏差，特別是對的青年人們，因爲他們是將來國家、社會的棟樑，但是，恕我說一句老實話，正確的路向確是由不斷修正偏差而來的。這句話不但對學聯會的青年人們有效，也對所有的社會人士們有效，它的有效率也包括了我自己。

沒料到提筆寫這篇文章時，本欲從「學苑」與「大公報」之徵引中比較一下，來發現一些問題，但是，在下筆之後，只有順着意之所至而爲文了，寫成了這麼篇東西，無法對原來的重心加以討論了。只有待下次吧！

事實上，學聯宣言「我們的路」中，起碼提供了我們可以了解學聯，了解目前大專青年的想法，或更好說了解現階段的學生運動，是一篇很好的資料。

盼望我的這篇文章，沒有影響他們的雄心和勇氣，如眞的產生了影響，那只好請他們原諒吧！因爲我是無意的。



李彌將軍



李彌號炳仁，雲南騰衝人，生於一九〇二年，初在昆明求學，迨一九二四年畢業於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步科。旋奉派於朱德部隊，初任教練員，後升任軍事隊上尉隊長，半年後，又調升營長；一九二七年七月卅一日，朱德與一班共黨在南昌暴動，李彌不甘附逆，率一營之眾，佔領山頭，與叛軍作戰，凡兩日兩夜，後爲剿總指揮官陳誠發覺，即派兵援助脫險，陳將軍以李彌忠勇可愛，特予嘉獎，並擢升爲第九十六師三十六旅五七三團團長，該部仍歸陳誠將軍指揮，參加剿共工作。

叛軍盤據江西南部之興國，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爲，人民紛紛逃至國軍佔領地區，並向李彌團長泣訴共軍殘暴情形，李氏聞之，怒髮冲冠，誓滅叛軍，爲民除害，乃向上司（軍長）請命，進剿興國之共軍，軍長即准其請求，並指示攻剿之機宜。李彌遂將部隊分作三路，每路一營，自率機關槍連，把守共軍逃竄的要道；戰鬬經過一晝夜，共軍不支，向西南方潰退，正不出李氏所料，中預伏之機關槍陣地，共軍傷亡殆盡。李氏因奮勇指揮，不顧自身之安危，因而負了重傷，士兵亦頗有傷亡，但李氏仍不肯撤退，後奉到軍長撤退的命令，方率部隊退守原來防地。是役李氏帶花，共有兩處，一爲大腿，一爲鼻樑，治癒後，其鼻樑現仍陷塌，這是光榮的戰績，令人一望而知；除此之外，就是李彌勇敢善戰的英名，從此也爲敵我兩方許多人所稱譽了！

李彌善指揮作戰，但也善「竹戰」——打麻雀，這也是他平生的嗜好，這種嗜好，使他出過一次大岔子，也可以說是鬧過一次大笑話。因他一有空閒，就要邀三四朋友來打牌，有時夜以繼日或日以繼夜而不覺疲勞，但戰罷躺到床上，便黑甜得糊裏糊塗。一日方入睡鄉，勤務兵向他報告：說「軍長有電話」。他慌忙起身接電話，軍長說：「軍部有子彈五萬發，你要不要？」李氏因尚在睡意惺忪，未曾聽個明白，即問：「多少？」軍長說：「五萬」。李氏隨口的答：「五萬，碰！」軍長又道：「我說是五萬發子彈哪，」……李氏猛悔說錯了「碰」字，忙改口道：「要，我要，馬上派人來領。」後來軍長冒火了，說一個帶兵官，這樣嗜賭，賭到神志昏迷，總有一天要誤大事的，因此下令免了他的團長職務。

丟了武職·改做縣令

李彌被免去團長職務後，就在南昌暫作休息；時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對於李氏剿共時之英勇，印象甚佳，因而請他到省府談話，問他願不願改行試做一下地方官的工作？他說：「主席肯提携，晚輩願聽驅策。」旋即奉委爲遂昌縣縣長。到任後，他立意要做一個清廉而賢能的父母官，對於守土安民及應興應革等庶政，均能努力負責，切實去幹；遂昌雖接近共區，但四鄉仍能保持安靖，因李氏推行保甲制度，而地方團隊在李氏訓練指揮之下，亦能發揮保境安民的作用之故。

過了一段時間，該省第九區保安副司令出缺，熊主席即調李氏充任；遂昌縣紳商各界，聞李氏將調職消息，即羣起聯名，上呈挽留；同時推舉代表，晉謁熊主席，請求收回成命，謂李縣長眞是縣民之父母，若一旦調走，他們便失去安全保障云。熊主席對那些代表們說：「我也知道李縣長能幹，但他非百里才，大材小用，應爲國家可惜；我要叫他擔當大一點的責任，你們不可以叫他長久委屈在一個小差事上。」代表們聽到主席這樣的訓示，當然就無話可說了。迨李氏離縣之日，各界萬人空巷，夾道歡送，經過商店每一門口，必有炮仗燃放，表示歡送之熱誠；這種空前的盛事，事後李氏每對人談起，還引以爲榮爲慰呢！

因在剿共時，李彌指揮作戰的表現，令陳誠將軍留下甚佳的印象，遂向最高統帥蔣公極力保荐，結果被調升爲第五師的旅長；當整軍期間，由地方部隊官而調升爲正式中央軍軍職者，殊屬罕聞，李氏竟獲破格調升，自然有其出類拔萃之處的了。

雲南受困·鴻門夜宴

當赤禍未侵入雲南之前，李彌那時是第八軍軍長，兼第六編練區司令；第八軍軍部駐於曲靖，而編練司令部，則在昆明；他與駐箚宜良由余程萬統率的二十六軍，同是駐滇的中央基本部隊，蔣總裁派此兩軍駐滇，其用意有二：一爲剿滅莊田朱家璧、楊守篤等土共；一爲監視盧漢。事緣民國卅八年秋，共軍入川後，未遭遇國軍的抵抗，此號稱天府的四川，不旋踵間便完全入於共軍的掌握了，國民政府遷到西昌後仍站不穩，迫得無處可去，才有閻百川倡議遷都台灣。當時盧漢認爲國民政府大勢已去，乃萌委身投降共黨之念，希圖得保存自己的實力、官位與地盤。蔣總裁意下以爲有李彌及余程萬統率兩軍兵力在滇監視，盧漢縱欲叛變投共，自有很大的顧慮，而不敢輕舉妄動的，不料其時大局急轉直下，盧漢卒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宣佈易幟投共了。

在盧漢投共的前兩天，曾以綏靖主任名義，召集所謂全省應變會議，希圖誘騙李彌及余程萬二軍長，加以扣留，奉獻毛澤東，作爲贄禮以邀大功，結果他的陰謀是實現了。其經過的詳情是怎樣的呢？現在試述如下：

李彌與余程萬應邀參加會議後，盧漢設席欵待他們及其他出席將領。散席後，盧漢復邀李余二人舉行秘密會議，強他們留宿綏署，飭親信衛士暗中實行看管；次晨，盧漢便威脅李余二人，在那雙十二可恥的日子，廣播出命令，特告第八與第二十六

二軍官兵，不得異動，違令者格殺勿論。並於「解放」之日起，連續三天，全城戒嚴；盧漢派出爪牙，大捕在滇的國民政府重要人員。當戒嚴之翌日，昆明機場，實有一架國泰航空公司的飛機起飛，隨後地面發出一陣槍聲，市面起了騷動，原來盧漢扣留的中央大員中，除李余二將軍外，尚有總裁特使張羣先生。張到昆明，原來打算搭機轉赴台灣的，不料爲盧漢爪牙發覺，故阻止他飛台，而加以扣留。但不知何故，盧漢於次日又把他放走。——有人推測盧釋張的原因，有如下數點：㈠張羣有恩於盧漢，當他長政院時，給予盧不少幫助。㈡張羣非實力派軍人，扣之無用。㈢放走張，可以作將來反靠攏時之援手。這些推測，不無多少道理的。

與余程萬·進攻昆明

昆明變了赤區後，中共正規部隊尚未進滇，地方秩序，仍由盧漢的保安團隊維持，第八軍與第二十六軍的官佐眷屬，就被盧漢的特務警察監視起來。由監視而進入逮捕，不少軍眷及其親友，被投入牢獄之中，因之兩軍將士，時思報復；三十九年元月十一日，昆明市郊外，槍砲之聲，由遠而近，澈夜不停，原來就是第八與第二十六兩軍，夾攻昆明。火頭之燃起，是盧漢派了大隊保安團，前往兩軍駐地繳械，火上加油，遂激起兩軍憤怒，立刻對之開槍發砲！保安團隊那裏是他們兩軍的敵手，甫一交接，卽棄甲曳兵而走！李余二軍部隊，順勢推進，卒之逼到昆明城下。盧漢自知力量不敵，不得已乃派代表與二軍言和；兩軍的指揮官，也以營救李余二軍長爲主要目的，因而提出四項條件：㈠釋放李余二將軍，㈡釋放二軍被扣眷屬，㈢補發兩個月欠餉，並預發一個月軍餉，㈣兩軍在昆明的物資軍用品，一律運出城外。盧漢全部接受，銀元一車一車地運出城外。

李彌與余程萬已恢復自由，昆明之圍乃告解除，人民才鬆了一口氣！

李余二將軍，旋卽返宜良，熱情的長官，見到自己統率的官兵，此時當然格外親切了！他倆站在高處對全軍講話時，台下官兵，個個都興奮肅立，鴉雀無聲地傾聽，最後大家舉手，高呼：「絕對擁護我們堅苦卓絕的軍長，並在軍長驅策之下與共軍周旋到底！」

其後兩軍爲防共軍襲擊，乃改守蒙自；蒙自有飛機場，且有豐富的錫礦。

李余二將軍抵達蒙自後，卽搭機飛台灣，晉謁最高統帥，報告雲南事變的經過情形。蔣總裁慰勉他們一番後，旋卽發表李彌爲雲南省政府主席，余程萬爲滇省綏靖公署主任，不久李余二人，便飛回蒙自，從新部署一切。

其時，盧漢也就任中共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但實際上是掛空銜的，一切都要聽命於副主任委員宋任窮呢。盧漢又恐李余兩軍報復，下令士共所謂滇黔桂邊區人民解放軍副司令員朱家璧，率領兩個支隊南下，追擊李余兩軍，於是發生劇戰。朱家璧不得逞，乃於蒙自外圍駐守，採取監視李余二軍活動的姿態。

蒙自產錫，世界知名，李余二軍，因久未獲得台灣的補給，不得已乃運出相當數量的錫礦，售充軍餉。不久，陳賡部兩個軍，由桂西北斜入滇東南，直趨蒙自；是時李余兩軍，受兩面夾擊，乃且戰且退，李部撤至緬甸邊境，而余部則零亂不堪了，剩些殘餘，後來逃往安南金蘭灣去了。

李彌抵緬邊後，將部隊暫交其親信李團長統率，而自己則取道仰光，搭飛機至香港，暫寓於北角繼園台，其夫人早已在此候駕了。李氏停留一旬，卽飛台灣述職。

李氏認爲留在緬邊的部隊，最感困難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就是械彈的補給，因爲緬泰當局是不容許假道而運輸軍用品入滇的。在無可奈何當中，只得以現款向當地土司購買彈藥，其他軍需品，則另行設法補給。這樣說來，那支部隊的處境，實在困難重重了！

緬泰邊境·辦訓練班

李彌後來離台返回滇境，又開辦幹部訓練班於泰緬邊境一個小鎮上；李自任班主任兼戰術教官，其他如兵器、交通、通訊、築城，……等專門兵科，則分由各種專門人才負責。受訓學員，最初只限於第八軍的老幹部，以後則通融辦理；學員名額，初僅五十餘人而已，後來因雲南青年不滿於中共暴政的，紛紛逃出，請求參加受訓，乃增至三百餘人，只得分開幾處來施訓。一般學員素質很高，反共意志也很堅強，這一批新生血球，將來反攻大陸時，是具有重大估價的！李彌將各批訓練完成之學員，分發於其統屬的舊部隊。經過一個長時期之收容與號召，分佈於附近各地的前第八軍，及未離滇他去的二十六軍舊部屬，又未降共的保安隊等，統統加入李彌的旗幟之下，其數目大約總有二三萬人，如台灣號召反攻時，這支勁旅，一定可以打先鋒！

軍離國土·悲壯可泣

當李彌率領他的部隊離開祖國的土地而將入緬甸邊境的時候，有一個平凡而悲壯的舉動，二萬壯士，徘徊於中緬未定界，爲時半月，後來探知緬甸邊境，未有大軍駐屯，爲了擺脫共軍的追捕，李彌下令大踏步進入緬甸境內，另一命令：每一員兵當離開自己的國土時，準備一個黃布小袋，每人挖取國土泥沙一撮，放進小袋，以期每一員兵，隨時隨地不會忘記自己的國家，也不會忘記我們各人是被共黨迫離祖國的！

這一舉動實行的時候，每一員兵俯首抓取泥沙，都不禁潸然淚下！一片飲泣，頓成一首「河山之戀」的悲歌！人人望祖國河山隕涕，帶着無限悲憤心情，忍痛離開國土！此情此景，在安居寶島的官民，在逍遙海外的僑胞，都是想像不到他們那種特殊的感受的！

俗語有道：「十年人事幾番新，世上新人趕舊人」！李彌將軍已於前年在台北病逝了。而余程萬呢，在雲南事變後不久卽將部隊交副軍長彭佐熙統率，自己則飄然遠走，來到海隅，初寓大東酒店，後在新界屏山購了一座石屋，屋前有小花園，作爲定居之所，不料，居未多久，一夕爲一夥強盜入屋搶掠，迫余交出所有財寶，余抗賊，卒之爲匪所害，一位功業彪炳的將軍，不死於戰場而死於小賊之手，惜哉！

左宗棠平西

胡蓑之

左宗棠，淸湖南湘陰縣左家塅人，字季高，嘗自署小亮、古亮、今亮，因爲一生最崇拜諸葛亮孔明，故以亮命名也。他是道光舉人，咸豐初，洪、楊軍起，以四品京堂統軍，轉戰浙江、福建等省，後又平定陝、甘，定天山南北路，植楊柳三千餘里，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卒諡文襄，得年七十四歲，著有盾鼻餘瀋及奏議百二十卷。

西行之前舉國反對

當左宗棠積極準備西行時，舉國上下，無不反對。其中反對最激烈的，卽當時的所謂海防派。李鴻章奏請裁減西征軍，以其經費，改作建設海防之需，以防阻英法的東侵。李鴻章倡議於前，沈葆楨附和於後。其次是「國際路線」派。郭松燾是左宗棠的同鄉兼親家，時任駐英公使，他受了英人的包圍，反對西征，贊成安撫安集延，以節省兵力。其次是宗教派，欽差大臣景濂，戶部侍郎袁保恆，始終反對左氏西征，也不讓他前往。再其次是親友派，因見左宗棠時年已六十五六歲，新疆苦寒，何必冒險去從事幾千年來不能解決的問題？

在此全國一致反對下，要想打破這些反對的力量，實則比打敗新疆回叛還要困難。可是林則徐給左宗棠的印象和昭示，歷歷在目；爲着國家，爲着民族，左仍咬緊牙關，要貫澈他的平西計劃，他一連上了好幾封奏摺，說明理由，非打不可。茲摘錄如下：

「外間議論，或以爲事可緩圖，或以爲功可速就，或主撤兵節餉，或言難得易失，其命意皆因裨益洋防起見，豈眞由衷之言哉？臣一介書生，高位顯爵，爲平生夢見所不到，豈思立功邊域，覬望施恩？況年已六十有五，日暮窮途，乃不恃量，妄引邊荒艱巨爲己任，雖至愚極陋，亦不爲此。然事固有萬不得已者；烏魯木齊各域不克，無總要之地以安兵；今伊犂爲俄人所據，喀什噶爾各城，爲安集延所踞，此時置之不問，後患環生，必有日蹙之勢。此區區愚忱，不敢不盡也。」

又說：「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防不勝防；卽直北關山，亦將無宴眠之日。況今俄人拓地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隔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不可不預爲綢繆者也。」

左宗棠一片苦心，一枝禿筆，卒將一切反對派壓制了。淸廷自此始有平西的擬議。可是他們的平西任務，不交給左宗棠，而要交給欽差大臣景濂，以景濂督辦新疆軍務，派左宗棠辦理糧台。幸而大學士文祥深明事體，認爲景濂等人不能統軍，西征任務，應以左宗棠負其全責，始能達成任務，於是乃有左宗棠以欽差督辦新疆之命。

左宗棠既受命平西，時在光緒元年三月，他卽命譚鍾麟（譚延闓之父），統辦西征糧台。當時這一糧台組織，等於今日的聯勤總部，並分三大糧台：一設武漢，由老河口至潼關，是爲東南線；一設成都，由廣元至武都，是爲西南線；一設庫倫，由河套至寧夏，是爲東北線；凡先購糧六十萬擔以待之。

平西的四路大軍

一切都準備妥當之後，左宗棠於光緒二年二月，集合全體將領訓話，指節要點如下：

第一要認淸敵人：俄人侵入伊犂，豢養白彥虎，以期控制天山北路，製造第二個西伯利亞；英國人侵入安集延，豢養帕夏，以期控制天山南路，製造第二個印度。我國進兵時，不可觸發國際戰爭，如與俄、英發生事件，均須報請大營處理，不得妄自行動，別生枝節。

第二要調協回漢：只問好壞，不問回漢。回民好者，要保護它；漢人壞的，也要受懲處。進一步地還要使回民的善良者與漢人的善良者，互相團結，安輯地方。不得妄自殺人，擴大糾紛。

第三要嚴守紀律：不取掠老百姓的一絲一毫，一草一木。不得姦淫婦女，焚燬任何村莊民房，違者論死。

第四要謹愼行軍：沙漠行軍，缺乏水草；有水之處，每日僅能供給千人飲用，過此則當渴死、餓死。行軍人數馬匹，必須事先配調妥當，違者以失紀論罪。

西征的兵力，計有四支大軍。這四路兵力的指揮官是：劉錦棠，字毅齋，湖南湘鄉人，湘軍猛將劉松山之侄，初從松山破捻有功。同治七年，松山戰死金積堡，左宗棠命錦棠繼統其軍。錦棠服孝服，護靈柩作戰，揮淚指揮將士，爲松山復仇，卒將金積堡攻克，誅叛回首領化龍，威名大震，論功予雲騎尉世職。次年克西寧及河州。光緒元年，率軍攻新疆，所至有功，擢兵部右侍郎，旋以欽差大臣，授新疆第一任巡撫。十三年以母老歸省，離新時，沿途老幼迎送，途爲之塞。二十年以病卒於家，諡襄勤，晉太子保，錫一等男。因爲劉錦棠所率的部隊共有二十五個營，大部份是湘鄉籍官兵。所以，今新廸疆化一帶尙有不少湘鄉人，卽爲那時的遺軍。

另一大將爲張曜，字朗齋，浙江錢塘人。幼時家貧失學，而孔武有力，魁梧面黑，有活張飛之稱。浪跡豫皖間，適捻匪圍固始，曜率三百鄉丁破走之，縣令感其功，以女妻之，後隸親王僧格林沁，剿捻立功，擢知府，旋升道尹。咸豐十年，任河南布政使。御史劉毓楠以「目不識丁」四字奏劾之，詔改總兵。張曜受此刺激，乃自鐫「目不識丁」小印，佩於胸前，拜妻爲師，潛心苦讀。其後能文能詩，曾築樓黃河邊，面對賀蘭山，自題「河聲嶽色」。後隨左宗棠西征，以功授廣東提督，加雲騎尉世職。他先後轉戰哈密、烏魯木齊、吐魯蕃、喀什噶爾，左宗棠檢集他的詩文，保荐巡撫，清廷允准。

此外，尚有金順，字和南，滿洲鑲藍旗人，世居吉林。初從多隆阿軍，積功至協領。同治五年，改隸左宗棠軍，以平寧夏功，擢副都統。後率二十營入新，軍行至大戈壁，以天寒地凍，軍士不前，金順揮刀斬六人。既渡戈壁，順列六屍祝之曰：「維賦不飽，佐以野蔬；天下無若西軍苦。此行渡戈壁，泛水草，吾非不知；但不忍殺汝六人，如全軍何？如國家何？如關內生靈何？」聞者無不感泣。

其餘四小將是：張友奎、董喜堂、范世豪、范世傑。這都是中國第一流的國術大師，日夜不離左宗棠左右。由他們四人，又結識不少的西北好漢。

在未出兵之前，左氏命他們在軍中教練官兵，勤習國術，要做到一個人能擊敗十人的工夫，則平西七萬人，便可成爲七十萬人的兵力。在槍砲尚未發達時，國術的效用特大。曾、左、胡的湘軍，無不以此致勝。而史家知之者少，故特爲提出。

携帶黑漆棺材隨行

左宗棠曾當眾發誓：「這次戰爭，只許勝利，不許失敗，只要前進，不得後退。萬一老天不從人願，我當與諸君同時暴骨沙漠之中，以謝天下。」尤其出師之日，左氏更携帶着一口黑漆棺材，隨軍前進。這是左宗棠以死殉國的標誌。他曾表示：「如果戰爭不勝，他即自動睡進棺材裏去，然後自刎，決不反顧！」官兵們見了，固然憤慨填膺，即一般百姓見了，也無不一洒同情之淚。

出征路線，以劉錦棠、金順兩路大軍攻天山北路，由古城進攻古牧地，再攻烏城，目標指向烏魯木齊。自光緒二年五月初旬出師，至同年九月底，北疆已全部克復。以張曜的二十營、徐占彪五營，共二十五營兵力由哈密攻吐魯蕃，光緒三年三月克之。同時，劉錦棠又越天山南下，迭克達板、托克遜等要地。回民被俘者數千，全部釋放。風聲所及，白彥虎、帕夏，號召力大減；且有到處被拒之勢，於是南疆門戶大開。至同年六月，庫車、喀什噶爾、和闐等城；一律克復，南疆亦平，帕夏自殺，白彥虎逃俄。

總計出兵及戰爭完全結束，費時僅有短短地兩年，平地一百六十萬公里，打破了中外戰爭史上的紀錄。這時的帕夏，有英國人供給餉械；白彥虎則有俄供給餉械，都被左宗棠的攻心戰術喪其膽，攻城的戰術奪其魄。左宗棠的神勇，幾乎威震全球！

儘管俄人狡詐，無理侵佔我伊犂；更將伊犂舊城全部加以焚毀剷平，變成了俄式城市，以收容叛回，搗亂北疆，已非一日。但新疆既平之後，左宗棠將槍桿分作三路進攻，包圍伊犂，以金順陳兵精河；以劉錦棠取道烏什，經布特直指伊犂；又以張曜從阿克蘇，沿特克斯河，直指伊犂。一面奏請清廷派員與俄交涉，一面親自赴新督戰。究竟是戰？是和？悉由俄人選擇。後來曾紀澤交涉成功，索回伊犂，左宗棠雙管齊下之力也。

李鴻章素主聯俄，恐怕左宗棠在新疆與俄人發生正式衝突，乃請清廷下詔，召回左宗棠。光緒六年十月，左宗棠將一切軍事政務，移交劉錦棠；十二月將陝甘總督關防，移交楊昌濬，然後由蘭州動身赴京。途中聞俄人有出兵東北，侵擾我天津消息，左宗棠仍以去職之身，調寧夏駐軍，趕赴張家口，以備萬一。所謂「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這是前兩廣總督林則徐，因反抗大英帝國主義，被貶新疆，獲赦歸來，途經長沙，舟停嶽麓山下的榮灣市，專人邀請左宗棠登舟談話。他們一見面，如同他鄉遇知故，愈談愈起勁，越談越開心，自黃昏談到天光，林則徐許左爲楚才第一。最後的結論便是上述兩句話，左宗棠一直到死，也不忘此語。

迭奏新疆爲行省

自有史以來，西域問題，始終沒有澈底解決過；直到左宗棠，始告平定。由於過去兵強時，則征之；兵弱則棄之；不強不弱，則羈縻之。換句話說，二千年來的西域政策，一直在征、棄、羈縻之中兜圈子，誰也想不出一個澈底的辦法。放勳曰：「勞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這是堯舜倡導王道精神的昭示。輔翼，是扶殖；自得，是自治；振德，是提高文化水準。要想使邊疆人民，與中樞人民在平等原則下，相輔相翼，推行自治，最後要促進文化水準的提高，共同進入大同之世，才是合理邊疆政策。

左宗棠要將新疆擺在這一個「平」字上面，惟一的方法，便是新疆建省。將新疆變成中國行省之一，廢土官爲流官；廢特區爲郡縣。泯滅着宗教上、民族上、風俗、習尙及文化、宗教上的一切界線和歧視，使到新疆境內的十四個民族，爲着共同的生存幸福，團結一致，共禦外侮。

戰事既告結束，左宗棠即積極整飭吏治，整理田賦，開渠鑿井，與辦義校，設立書院，革新工業，開採金礦，發刊書籍，獎勵農桑，禁絕鴉片，從各方面分途並舉，五年之間，新疆一切，均有蓬勃興旺氣象。左宗棠於光緒三年三月，第一次新疆建省的奏議內容是：「立國有疆，古今通義，規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情勢，必合時與地通籌之，乃能權輕重，而建置始得其宜。至省費節勞，爲新省劃長治久安之策，紓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事有不容已者。……」隨後於光緒四年正月、十月；光緒六年三月，一連四次上奏，力言新疆有建省的必要。光緒八年七月，左宗棠已調離西北，出任兩江總督，他仍在上奏建省。直到光緒十一年，新疆建省運動成功，可惜左宗棠已告逝世了，而未及親見。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61　歷史學家陳垣的話

在「大鳴大放」時，無黨無派的「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說：舊知識分子都有一種高傲的氣質，自尊心很強，「士可殺，不可辱」，多年治學的老教授，在大庭廣眾之中，一次次檢討；或在火力很強的羣眾大會上被鬬爭，有時人家原是熱愛國家的，而指着臉駡人家是反革命，使人抑鬱難平。一般人只要有一兩句話被人抓住，甚至只是開玩笑的話，便可作為證據，說是思想如何，要追究動機。運動過後，大家都「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掬一片心」了。形成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共產黨與知識分子就是這樣越離越遠。

陳垣指出：青年教師，畢業不過三兩年，由於自己是黨團員，就驕傲自滿，不把老教師看在眼裏，覺得他們落後，認為老教師教的是唯心主義，只有自己才是最掌握馬列主義的。

陳垣坦白地說：歷史運動，在有些人心裏留下印象，以為越說得頭頭是道，越能表示自己積極。在肅反運動時，有的單位，開會時不說話就被認為不能站穩立場，不能劃清界限。有人以為有一說三，有薄說厚，就足以表現自己的進步。

陳垣說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有一說三」，「有薄說厚」確是事實，不單是事實，而且還形容得不夠。例如筆者在大陸時，與老朋友Y君便是如此。Y君是一個十分純潔的人，他與筆者是童年之交，可是在大陸時，我對他也只說「七分話」，雖無欺騙，但有保留。

又例如陪正司學楊昆，我在江門時和他說眞心話，他卻以「積極」的面孔把我教訓了一頓。他「積極」地教訓我，說我的「出身不好」，因此不能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看問題。

老友何君，他在廣州時曾向我大訴其苦，極恨共黨。可是他寫來香港給友人的信，卻表現出一副很「積極」的臉孔。

在大陸，如果要批一個人，確實易如反掌。倘若有人喫飯時掉了一粒飯在地上而不拾回，便可以說他不珍惜勞動人民的血汗，不關心人民。一個不關心勞動人民的人，當然可以做出危害勞動人民的事。由此類推，可以說他破壞社會主義的糧食政策，破壞工農聯盟，是反革命。如果與其「家庭出身」聯繫，與其表現「聯繫」，「罪行」自然更嚴重了。如果被指責者的「階級出身」較好，也可以說他「叛變了其良好的出身」，指他是「叛徒」！

我這樣說，似乎是笑話，不幸得很，這不是笑話，而是大陸的實況。這情形不但表現在「學習」中，也表現在「鬬爭大會」裏，而且表現在「司法工作」上！筆者曾經介紹過「蘇聯老大哥」因一個播音員打呵欠而判處徒刑的「先進經驗」，更見過武漢地區的工人因不愼而使工廠的生產暫時停頓的「通報」，這工人的罪名便是「反革命」！

姚雪無端被囚，我無辜被鬬，李欽棠莫名其妙地成為「老虎」，淮海戰役的「英雄」胡瑛自縊。「惡霸」李公俠被判死刑，得我救生，不都是「無中生有」的事麼？那豈只「有一說三，有薄說厚」而已！

「九三學社中央常委」茅以昇說：黨外人看到自己政治水平不如人高，一時又學不好，只得遇事退縮，不敢以主人自居，先退為陪客，再退為來賓，朋友間老死不相往來，眞實的思想言語，常年悶在胸中。一個本來很積極的人，慢慢變成消極的人了。黨外人看到黨政機關與企業的浪費，自顧人微

三齣電影

不可否認，作為給觀眾提供工作餘暇時間的消遣東西，應有一定的娛樂性標準，電影如此，電視也如此，體育運動也如此……。然而娛樂性的涵義，至少都應該與觀眾內心的情感有呼應作用的。那情感，可叫作想像力的滿足，想像力有屬於健康，也有屬於不健康的。它的形式建立在現實基礎上，但可以誇張到超現實境界去，那境界是看來像有其事，又像有其人，事實是不可能眞有其事也不會眞的有其人。娛樂消遣除了運動是純粹建構一個「勝利」觀念而滿足人們的想像之外，其餘如戲劇方面，都是故事性的。並且多數都是傳奇故事的。

從近期國片與西片中，隨便舉出三齣用想像力構成的電影：一是美國可列入名導演之類的羅拔淮士導演的「死城」，一是歐洲低級電影「初夜奇譚」，一是陳浩導演的國片「撈女日記」。「死城」是用今日最尖端的科學技術材料湊集而成的幻想故事，醉心科技的青年觀眾，可以從這部作品中獲到一點想像力的滿足。但故事本身的涵義並不如此，它實在是給未來時代，提供一種可能發生的特別憂慮。「初夜奇譚」卻是編導用幻的故事，對於喜愛從名人幕後新聞及謠言得到好奇的滿足的觀眾，這類故事，可能給他們提供種種奇異的幻想。「撈女日記」卻是大大地舖張了用色騙財的技巧，編導的想像，只着重強調騙人者的色相魅力如何了不起，以及被騙者因為吃了騙人者的迷魂湯而變成愚蠢才行。因為騙人者每次必定成功早成為編導基本構思了。

「死城」並不是一部容易討好觀眾的作品。它開始寫美國國防部試驗秘密武器，那

言輕，不知從何談起，只好袖手旁觀。組織機構有經無緯，這樣的布，在綳緊時，光采絢爛，頗是好看的，但稍一鬆手，便破綻百出。

茅以昇指出：如果以前的錯了，承認錯誤是磊落光明的，最不應該的是強詞奪理地把不是說成是，還說這是「辯證的統一」，這就是阻塞言路，拒人於千里之外了。政令不能心血來潮，一時冒進，一時保守，弄得下邊無所適從。

茅以昇這一段話，不但將中共「強詞奪理」的面孔暴露出來，還將中共拒諫的醜態刻劃出來了。中共「心血來潮」的傑作，實在太多了！記得在中共強調農業的重要性時，曾說「糧食是寶中之寶」。為了增產「糧食」，中共曾強迫新會縣的農民將所有老樹甜橙砍去，將果園改作稻田。結果是：果園種不出稻米，而老樹甜橙卻被砍掉了！中共「心血來潮」的傑作實在太多了！

茅以昇又說：在辦公室裏，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體問不得，回到家裏，一切公事說不得，任何工作寫不得。同行相遇，不談正文，開會報告，只講空話。教授帶學生實習，參觀不了工廠，工程師做設計，找不到必需的資料。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極大的浪費。

茅以昇說：四十年前在美國留學時聽人說「共產主義在美國是無法成功的，因為它帶來了官僚主義，而這是我們最厭惡的。」在中共統治下，從「三反」到現在，還是一直反對官僚主義，可見根深蒂固。人無不以貪污為恥，但是談到自己的官僚主義，就彷彿無動於衷。

在大陸，人們對於「官僚主義」確是並不以為恥的，事實上「官僚主義」的罪，決不在貪污之下。毛澤東以巨棒一指，在他硬性規定下，多少無辜的人成為「反革命」？

毛澤東一聲「大躍進」，多少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化作烏有？毛澤東一聲「文化大革命」，多少人死亡了？多少民族的精英成為灰燼？「官僚主義」的頂峯，應該是對着劉少奇和林彪幾十年，卻不知道他們是「叛徒」和「反革命」，還以為他們是「親密的戰友」和「接班人」！

種類型

林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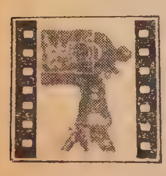
，引致整個小鎮所有的人的死亡，後來獲到兩個生還者，經過檢驗，測出這兩個人血中有過多酸性與鹼性的物質，最後經過重覆試驗，證明鹼性是剋制這種殺人最兇險的毒菌有效東西，問題才告解決。「死城」的編導，化了不少心血，將偵探戲劇效果，特務片的驚險效果，融化入劇情中，企圖創造出高度的戲劇魅力。可是因為它沒辦法塑造一個引起觀眾可信的同情基礎，電影將整個小鎮的人死亡作為刺激觀眾同情的基礎，甚至利用夜景，利用吃腐屍的麻鷹傾巢而出，利用若干死人的可怕形象，但因為觀眾沒法相信那是曾經在我們的世界出現過的事實，接下去一切偵探情節及特務電影情節，便因為它的建立在虛假的同情基礎上而大大削減了，這失敗經驗，過去有希治閣的「鳥」已嘗試過的。不過「死城」比「鳥」多一項剩餘價值，就是它藉這電影去展覽今日科學工作中的若干奧秘。這是唯一可以滿足青年觀眾好奇心的。

「初夜奇譚」寫的是四對不同怪癖的新婚夫婦，有妬忌心強烈的，有裸露癖的，有虐待狂的，有同性戀者為了要在社會上假扮正常人而迫着結婚的。電影的誇張只是將它戲劇化而已，事實那些故事都是現實社會中常有的事，因為電影不用犯罪意識來表現，只是寫那些有怪癖的人在新婚之夜原形畢露的窘相。觀眾可用獵奇眼光去欣賞，出了戲院，不會存在什麼想入非非的想像。甚至因為故事的人的病態，可能還存在一點憐憫之心。

陳浩的「撈女日記」雖然沒有他前一部「應召男郎」那麼多性變態到令心嘔心的暴露鏡頭，也沒有如挾着名導演的號召力販賣其帶着濃烈的鹹蝦醬味道的李翰祥、張曾澤兩個導演近期的作品那樣加重裸露表演意淫那麼明顯。但我們不可否認，「撈女日記」意識上的壞，並不因它將暴露鏡頭處理得稍為含蓄而漠視了它可能引起的壞作用。

「撈女日記」由金燕鈴飾演的撈女，開場時是一間普通樓宇的一間房客，然後由她扮演了四種不同身份，越南難民、億萬財產富翁的獨女、貧家女、寂寞的富家太太，騙了汽車行經理的名貴汽車，騙老實商人的房子，騙珠寶商的珠寶，騙貪官名流的一筆可觀財富，約二百多萬，然後打算找個理想丈夫作歸宿，後來找到一個理想丈夫，誰知那人是騙子高手，將她的二百萬騙走了，她只得又打回原形。電影的不健康意識就是強調不論男騙女或女騙男，最後都成功。騙的手段，同樣是利用美色加上假情假義，表面看來，像是一部諷世作品，但在一般思想未成熟的男女心靈深處，實在是投入一種不健康的幻想，尤其是最後撈男騙子騙了撈女，撈男得手後與他的情婦雙雙放洋而去，那結局是相當美妙的。

不論是文學作品或戲劇人物，他（或她）在一個故事中能夠作出一連串不正常的行為，或用不正常的手段去虧負別人，除了從不勞而獲得來財富之外，他（或她）必然另有一層心理基礎。因為人是有情感的，你不能使一個人去對一個人表現假愛，為的是達到騙財的目的，不必有一點情感。世界上如果有這種人存在，一定有他的特殊心理背景的人。像法國名作家左拉寫的「娜娜」故事，前事「酒店」寫主人翁娜娜，就因為童年時看到父親如何帶新戀人回家侮辱母親，母親後來又為另一男人所騙，以至酗酒至死。娜娜因母親的遭遇，成為對男人痛恨的女子，後來便將多少貴族人物，王孫公子，玩弄於股掌上，讀者讀了該小說時，都沒法不因娜娜童年遭受的烙印而思索。「撈女日記」的撈女從那裏冒出來，她為什麼這樣，這是與編導對藝術沒抱負有關。電影界的不幸，就是因為有這麼多藉電影撈他的特種合法偏門生意，這不只是小導演與脫星如此，連財雄勢大的大老板也如此。越想越令人痛心。



紅色鍾馗

林定

封建時代開科取士，無裙帶關係者，可藉此走上士宦之途。貧無立錐之人，只要熟讀四書五經，考取功名，「十年窗下，一舉成名」，想唔發達都幾難。若文曲星高照，中狀元、點翰林，則享盡世間榮華富貴矣。

今日紅色大陸，也出現此種升官捷徑，儘管籍籍無聞，但死讀馬列、背誦毛語，舞文弄墨，投到「兩報一刊」或江青私己「學習與批判」上，一旦發表，不愁撈不到一官半職。若時來運到，一經毛江欽點，不飛黃騰達幾稀！姚文元是「紅色科舉」出身的姣姣者。

姚文元自一九六五年搖筆桿發跡後，將近十年，養尊處優，絕少舞文弄墨。上月突崔護重來，再露一手，在「紅旗」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毛江集團馬上動員御用宣傳工具大力鼓吹，除「人民日報」、「新華社」、「北京中央電台」分別全文轉載、拍發、廣播，復強迫大陸人民展開深入學習。姚文元如此「巴閉」，比「反右」前夕鄧小平在「人民日報」不署名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與歷史經驗」，當時被譽爲闡揚馬列主義理論權威，哄動一時，列爲全黨全民必讀文件，過猶不及。

毛江集團這麼大陣仗宣揚姚文，使我想起了鍾馗這個食鬼的仙人來。傳說鍾馗捉鬼靈符很犀利，不論惡鬼孤鬼，只要靈符一貼，無不收服。姚

，在闡揚「毛示」過程中，反對「物質刺激」，批判「按勞取酬」，否定「資產階級法權」。他提出警告：「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容易」。顯然，這是指桑罵槐，所謂「林彪一類」，分明是指周恩來。今年一月周恩來主持秘密的「黨二全」、「四屆人大」，毛澤東均不出席，筆者還以爲老毛害怕蘇修飛彈偷襲。現從各方面迹象來看，毛澤東實是不滿「新憲」及「國務院」人事組織，因而拒絕參加會議。

「新憲」規定農民有「自留地」，這是毛澤東最憎恨的事情。毛澤東爲了他得意傑作「人民公社」，寧可讓大陸人民餓死，也要剷除私有土地制。彭德懷看不過眼，罵爲小資產階級狂熱病，結果大將軍丟了烏沙帽。劉少奇爲挽救經濟破產，開放「自留地」，毛澤東掀起鬼哭神嚎的「文革」，把劉少奇及「自留地」拔掉。現在「新憲」中居然容許「自留地」存在，分明剃「毛」眉，所以他索性不參加會議，日後可「理直氣壯」進行反擊。果然，不出個月，毛澤東發出攻擊訊號「新指示」，且特別引述列寧的話警告說：「小生產者（例如現時中國農民的自留地）制度，幾乎每天每小時都在自發地誕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姚文元則「畫龍點睛」，說林彪「聚斂財富，窮奢極侈地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以影射「自

毛澤東不愧爲當代大梟雄，滿腦子中國野史演義的神算鬼謀，處處埋下「錦囊妙計」，爲日後造反伏下賬本。中共「新憲」原沒「罷工自由」一款，毛澤東則強要加進去。此間的所謂「中立派中共問題專家」，還沾沾自喜說，這表示毛氏的民主作風。毛澤東的陰謀得逞了，蘇州的「羣眾」充分利用了「新憲」的「權利」，竟然遠道擁向南京，去衝擊「省委會」總部。南京的市民也不放過享有「憲法」的權利，擁向街頭，靜坐抗議。工廠工人名正言順合法「罷工」，他們攻擊的對象是周恩來心腹許世友的老拍檔南京軍區領導人吳大勝及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彭冲。

在毛江文武夾擊下，周恩來幾乎不能招架，但又不能熟視無睹，令手下的馬仔無所適從。爲安定軍心，迫不得已抱病在前協和醫院發出指示，據中共內部傳達文件透露，其內容是：「我們這一代沒有過個太平日子。現在我們要想睡太平覺，就會亡國亡黨，千萬人頭落地，如果帝修反和他們國內代理人一起來，我想這一天會來的；那是可能有三種前途：第一種前途，是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打倒侵略者，平定內亂，在廢墟上重新建設。第二種前途，是重新上井崗山打游擊，再在延安找根據地，打上十年八年伙。第三種前途是革命失敗，共產主義事業會推遲五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長時間，億萬人民將受更大的痛苦，我們的願望是取得更大勝利，所以還要戰鬥不懈，勒緊褲帶，咬緊牙關搞革命，找備戰，努力建設，要準備吃苦，吃前人所沒有吃過的苦，否則我們會更苦，更不好受。」周恩來這種絕望悲鳴，顯示他面臨趕狗入窮巷之境，作最後的垂死掙扎。

周恩來日暮窮途，大難臨頭，此間「中立」報集什麼錄還替他打氣，說什麼「周恩來路線依然當權得勢」，姚文元的文章顯示江派與周恩來妥協云云，未免太樂觀了。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赤膊上陣浴血戰鬪

陳耀庭是在西南聯大從軍的，到了印度被選送新一軍的軍士隊受訓，結業後分發連隊當班長，膽識過人，深受連上的袍澤敬愛。

「卡沙」掃蕩戰役，連隊在一個村落宿營，陳耀庭奉命率領一個班在村落前的高地上擔任軍士哨。完成臨時的工事構築後，他和全班戰友在警戒的戰鬪崗位上，監視敵情，分分鐘置身在備戰的情況中。

午夜時分，約有一個營兵力的日本鬼子，可能是轉移佈署摸錯了方向

了一道鬼符，捉了周揚、陶鑄二鬼。一九六八年發表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把廠礦、大學機構大鬼細鬼，統統捉光。此次，他又照辦責碗，表面上捉死鬼林彪，實際要捉的是大名鼎鼎周相國。

姚文元對「林彪反黨集團」咆哮，分分鐘要提防「資本主義復辟」。林彪墓木已拱，餘孽也在「批林批孔」中烟消雲散，還復什麼辟？即使「林彪一類」能復辟，最多復向蘇修去，定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所有共產黨人都是一丘之貉，桐油埕還是桐油埕，不論劉少奇、林彪，或周恩來當權，他們不但不「走資」，且還驅使大陸人民向着共產主義死亡谷走去。

姚文元的鬼話，僅能欺騙鬼佬及懞查查的海外激進青年。大陸人民絕不會因老毛把自己的政敵扣上資本主義代理人的帽子，便盲目相信他們眞的會放棄無產階級專政！

姚文矛頭指向周恩來，大罵「老奸巨猾」，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江派早已處心積慮整瓜周恩來，採取步步爲營，前呼後應，互相配合的圍勦政策。首先由毛澤東發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指示，使大陸「文壇」山雨欲來風滿樓，接着「紅旗」刋出池恒、周斯、路陽三篇有關無產階級專政文章，替毛澤東指示吶喊助威，「人民日報」八日發表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作爲學習「毛示」的指導文件，九日復選輯馬、思、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十三條語錄，要「組織黨員、幹部、廣大羣眾學好」。最後，推出姚文元「壓軸」文章與「毛示」前後呼應，把鬬爭的浪潮推向高峯。

姚文元是在毛江授意下撰寫此文

江集團不斷圍繞「資產階級法權」兜圈子，最終目的是打倒周恩來。

毛澤東是不同意「國務院」的豬肉攤，也是加速他非把周恩來推下台不可。他提出由張春橋接長「國防部」，卻遭獨眼龍強烈反對，劉伯承以「二野」爲後盾，拚了老命去保留「紅軍傳統」，老毛只好軟下來，讓葉劍英上馬。毛澤東原讓江青撈個「副總理」肥缺，也遭元老派反對而不果。毛澤東吃了這記悶棍，其條氣唔順，重慘過比劉少奇奪去寶座。因此，他重施「文革」故技，文武雙管齊下，圍攻周恩來。

冒險

國際捕頭

香港人喜歡冒險；法律越嚴，就越冒險。法律不許可販毒和吸毒，但香港吸毒者十萬，人們就動起腦筋來，爲了暴利，一於販毒，希望窮鬼搖身一變富翁。

這是販毒者殺人的願望。其實，毒品殺人不見血，吸食海洛英者往往骨瘦如柴，就是吸食鴉片者，也不見得是有錢人的享受。

一九七五年，香港的毒品市場敲響了喪鐘。國際上毒品的來源受到了打擊，販毒頭頭鷄飛狗走，香港也有很多次雷厲風行的掃毒行動，直至現在，市區的毒窟紛紛關門大吉。

因而毒品市場在郊區立足了。毒品的價格不斷上漲。

一個笑話：今年鴉片烟槍一度斷市，毒窟呈現混亂局面，價格上漲近了五倍。有人爲了牟取暴利，還臨時用竹掃柄改製鴉片烟槍，而售價每枝居然一百三十五元。

這眞是令人難以想像！假如有幾萬枝掃把柄在手，那麼，不是就很快弄出幾十萬元來了。

最近毒品市場一片緊張，似乎不算是新聞。吸毒者迫於形勢，毒窟越來越少，吸毒要排長龍，形成搶購風潮，使「道友」叫苦連天。因而也發出一些事情，餓毒者固然有人，吸的不夠癮者更其有之，在爭購中打架的也曾出現過。當然，也有人一氣之下而戒毒的。戒毒是好的，可是就要有決心。毒品越來越貴，掃毒越來越嚴，而且吸毒不化算，就是典當了老婆當了妾侍也賠不了賬，長此下去必然死路一條，這個險誰也不敢去冒吧？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如果沒有了吸毒者，香港便沒有毒販了。有了毒販，必然市場被操縱，風聲愈緊，毒販就愈搵錢。所以敢走險路者，就撈到盤滿砵滿。

「冒險就有金錢。」刧匪搶掠銀行，幾分鐘就發了財。老千只要一「計」，也大有財源廣進之機。金錢是香港人的生命，它帶着魔術家的性格和冒險性。

韓德在他的回憶中說過，他自己越是壞，就越富有。韓德很坦白，勇於認罪，還算有風度。但是，作爲冒險家的毒販，敢認罪嗎？這就只有天曉得了！

不過，販毒的主要目的是搾取暴利。算來冒險者中最沒有屁用的還是小偷。小偷出手扒不到多少金錢，還惡不可當，害了普通居民。要是像韓德那樣，那還「英雄」，坐了一段牢，現在還是享福。韓德直率，所以給人印象，假如毒販坦白，那恐怕就闖禍了！

狂的向山頭陣地展開猛撲的攻擊。

陳耀庭班的機槍毫不客氣的吐出火舌，卡賓槍，衝鋒槍，步槍，擲彈筒，手榴彈，在陣地前緣構成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的彈幕，殺得日軍落花流水。

激戰一陣，敵我雙方的支援部隊也投入了戰鬪。

陳耀庭班守的山頭是一個突出的陣地，對付來犯的日軍是首當其衝。更是不容許敵軍突破的一個據點。戰鬪方酣時，約有一個排的日軍拚命的衝上來，機槍手不幸負傷了，陳耀庭這時已殺得性起，立刻接過機槍跳出陣地，威風凜凜的掃射來犯的日軍，像排山倒海的死的死，傷的傷倒在陣地前緣。當日軍的最後一股撲來時，陳耀庭的左腿受傷了，他臥在地上還鈎住機槍的槍機作浴血的奮戰，一直堅持到主力部隊增援上來，將當面的日軍澈底擊潰了，陳耀庭忘記自己已負傷，連「唉唷」也沒有呼痛一聲，只是咬牙切齒的對住敵方自言自語的說：「格老子還沒有殺得過癮呢！」如果不是戰地護士的協力，還不容易將他抬上擔架哩！



辛亥革命與日本

自立自強精神

第三，是日本的自立自強精神：

「日本的維新，雖事事以歐洲爲師，也可以說是以敵爲師；但是日本始終堅持自立求新的精神，並不依賴外援。……大家知道，日本自始就想侵略中國大陸，同時也是以俄國爲其假想敵的；明白的說：日本的「攘夷」思想，除侵略中、韓以外，主要就在對付北方俄國的壓迫，這就是後來日本國防政策北進路線的由來。所以日本人都公開的說：『世界各國唯有俄國是頂可怕的，是頂能夠妨害日本在大陸發展的。』可知日俄戰爭的爆發，絕非偶然。而且伊藤博文、陸奧宗光他們的外交政策，即使是在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年）和英國訂立了對俄國的攻守同盟條約以後，也始終是以日本自己的國力對俄獨立作戰，不依賴英國爲構想的。

清廷的聯俄制日

「但是清廷則毫無獨立自主的精神和意識。學習外國的技術，就丟棄了自己傳統的優點；接受外國的觀念，就忘記了自己立國的精神；而且事事都想依賴外人，單以外交來說，就一如日本人所譏刺我們的，始終玩的是戰國策那一套手法，今天聯這一國，明天聯那一國，聯此以制彼，聯彼以制此，本來列國並爭，都有聯絡與國的手段，不過這種聯絡，是要有其可以自立之道的聯絡，是要致人而不致於人的聯絡才成。

「可是清廷的外交政策，絕無自立自強的意圖，只是仰賴這一個大國，對付另外一個大國。譬如說：在日本維新造成了對我們的威脅之後，重臣劉坤一、張之洞等人主張聯俄；李鴻章更加是以『聯俄制日』爲其遠交近攻的外交主要手段。到了甲午戰後，慈禧不思奮發自強，更一意於結好俄國，根本就想把自己置於俄國的保護之下！於是，一八九六年特派李鴻章訪俄，訂立了『中俄密約』（註：中俄密約——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李鴻章訪俄，六月三日與俄國外相羅拔俄夫簽訂密約，要點爲「日本如侵略中、俄、朝鮮，兩國相互援助」「緊急時，中國所有口岸准俄國兵船駛入」「允許在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准俄國在此鐵路運過境兵糧」）。讓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得以橫貫於中國東北地區，東北從此即成爲了俄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

引進俄帝勢力，貽國家以無窮之戚，應世代引爲鑑戒！

「這個密約，並且在日俄戰爭的時候，又招致了讓日俄雙方公然以中國領土爲其戰場的後果；日本勢力，並由此迅速伸入東北，此後雙方即於此共同角逐，也於此不斷衝突，其目的即在其各要獨佔中國。這就是說：當時清廷顢頇的、愚昧的聯俄制日政策，不惟未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兇燄，反而同時引進了帝俄的勢力，貽國家以無窮之戚！

「從那時候以來，經過了半個世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墨瀋未乾，俄共即已公然卵翼共黨，侵據了我們的東北，又進而攘竊了我們整個大陸，這一段慘痛的歷史，更是大家所要世代引爲鑑戒的！

「所以，我以爲要了解日本和中國同時維新與變法，結果卻一成一敗，以上各點，乃是重要的關鍵之所在。」（註：蔣總統——「十九世紀以來的亞洲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一九六七・十一）

仁道與霸道

「當我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輪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時候，總看到許多日本人都在閱讀王陽明『傳習錄』（註：王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名守仁，明代大儒，平宸濠之亂，又兼有武功。嘗築室講學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其學以「知行合一」「致良知」爲中心。弟子徐愛就陽明與門人論學答問之語，輯爲「傳習錄」。）且有很多人讀了之後，就閉目靜坐，似乎是在聚精會神，思索這個哲學的精義；特別是陸海軍官，對於陽明哲學，更是手不釋卷的在那裏拳拳服膺。後來到書坊去買書，發現關於王陽明哲學一類的書籍很多，有些還是我們國內所見不到的；我於是將陽明哲學有關的各種書籍，盡我所有的財力都買了來，不斷的閱讀研究，到了後來對於這個哲學眞是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種心領神馳的仰慕，乃知日本以蕞爾小國，竟能強大至此，實得力於陽明『致良知』『即知即行』哲學的結果。」（註：蔣總統——「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一九五〇・七）

日本得力於陽明哲學

成爲日本明治維新的強力支柱，就是王陽明的「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哲學；而且，這個陽明學說實際就是形成「大和魂」「武士道」的根基，更銜接上日本的立國精神。

「日本人把『武士道』看作是國家民族的靈魂所在，稱之爲『大和魂

」，篤信不疑。他們實踐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所謂『卽知卽行』，就是對於道德、知識和文化，第一步苦心孤詣以求其了解。第二步篤實踐履以求其實現，毫不因循遲疑、敷衍懈怠。所以他們在明治維新之後，亦能接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迎頭趕上與列強並駕齊驅。」（註：蔣總統「實踐與組織」（一九五〇・六）。

「日本的『武士道』，在我們的宋代——就是日本的源賴朝時代，已經存在，但是興盛風行，卻是在德川幕府之後，明治維新的時候。他們是拿『武士道』來提倡日本的民族精神，造成了他們的『大和魂』——民族的靈魂。所以『武士道』就是他們國家民族的眞精神。（註：蔣總統——「中國的立國精神」（一九三二・六）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一切東西都是由我們中國學得去的，就是連『武士道』也是如此。他們的『武士道』是採取了我們中國一部份的固有道德，和一部份固有的軍人精神。

仁是中國一切固有道德的一個中心

「我們要曉得：中國古人所謂『智、仁、勇』——三達德，還有中國古來軍人精神的『智、信、仁、勇、嚴』——五種基本德性，兩者都是一個仁字在中間。這就是說『仁性』是我們軍人精神的基本，也是我們中國一切固有道德的一個中心，又可以說是統攝諸德的一個最重要的『元德』，爲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傳下來的基本倫理，也就是數千年以來道統相承的中心。如果沒有仁，一切的精神和道德就不能整個的連貫起來，不能完成高尚純潔圓滿無缺的人格與至大至剛的氣節；因爲道本唯一，德必求全，一有偏缺，必至走入歧途，得此失彼。

日本人忽視了仁字，以霸道立國

「日本人不知道這個道理，也沒有認識我們中國全部的固有道德，所以他們的『武士道』將中國固有道德最中心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智、仁、勇』的『仁』字完全丟了，而且在『智』『勇』兩方面偏重於『勇』，連『智』也不十分重視。」（註：蔣總統——「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一九三四・七）

「我們中國的儒道，曾經教給日本的東西，本來只有『士道』兩個字，然而『士道』原本是讀書人的道理，可是他們沒有能夠深究它的道理。到了後來，日本國內的藩閥武士們，演變成爲儘量拿武力去做割據分爭害國殃民的事情，於是他們就在『士道』之上特地加一個『武』字，以示武人也都應該懂得『士道』，所以他們在『士道』之外，乃又製造出一個『武士道』。總而言之：是恐怕武人不懂道理，故而不僅是讀書人，就連武人也必須要曉得『士道』，因此便出現了『武士道』這個名詞。簡單地說：日本所謂『士道』就是中國的『儒教』，士是指儒，道就是教，日本片段地截取了「儒教」中的一部份，作爲他們霸道的立國精神。儘管『儒教』本是我們整個的中國王道的民族精神，但是我們自己卻對那個民族精神的所在之處，絲毫不加注意。

「日本的武士道，照說並不是日本固有的寶物，而是被他們竊取去了的中國東西。日本人拿着它作爲民族精神，而且居然用這種精神來侵略我們中國。（註：蔣總統——「中國的立國精神」（一九三二・六）

日本武士的必修信條，分爲二途，一爲練武，一爲學文。武士以實踐儒家的主張爲重。德川家康說：『武將雖長於武事，如拙於學，不明聖賢大道，則匹夫之剛而已，武將務必力學，方爲入德之門。』由於像這樣地尊重『武士道』的精神，於是儒道對於武士，自然具有特別權威。所有武士，無不了解忠孝的大義，由盡忠、死難、武俠、忠君等道德的實踐，而完成幕府末世尊王的大業。（註：蔣總統——「中國的立國精神」（一九三二・六）

當然，對於從立國精神而聯接上侵略行動的「武士道」，是不應該一味地加以稱贊的；不過，在我們中國方面，也確有必要對於「武士道」底流的王陽明哲學——「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精神，加以認識：

王陽明提倡實踐的哲學

「王陽明看到當時（十五世紀末期到十六世紀初頭）的中華民族痲木、消沉、散漫、萎靡，只講玄學玄教，儘是講而不去行，實在是亡國滅種的現象。他認爲民族思想的衰弱、精神的消沉、頹唐，將來一定要使中國崩潰。當時的儒教，只注重靜的一方面，不提倡實踐的動的哲學，大家伏在桌子上翻死書本，門戶之見，非常之深。因此，他專事提倡動的哲學，但是中國的陳腐理學，積重難返；他的哲學，依然不能實行，倒反而被日本人發現了。（註：蔣總統——「中國的立國精神」（一九三二・六）



淸末設立訓練外交人才的同文館
總教席美國人丁韙良（背立者）。

永不熄滅的明燈

——追憶麥克阿瑟元帥——

（總統手撰聯句）

「千秋氣節久彌著
萬古精神又日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我國正在艱苦抗日的階段，我就已聽到麥克阿瑟元帥的名字。對於這一位傑出的美國軍人，我始終視之爲反侵略、反奴役、代表着人類正義與公理的戰鬪旗幟。太平洋戰爭勝利後，麥帥成爲舉世知名的大英雄，我對他的仰慕也更爲深切。三十九年我國在大陸上遭遇挫敗，政府播遷台灣。在那一段危疑混沌的時日裏，麥帥又力排衆議，不顧一切地來華訪問，鼓勵我們繼續奮鬪。這使我更深一層體認到麥帥的偉大。他不僅是一位功業蓋世的大將；同時，他又具有「雪中送炭」的古道熱腸，以及「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我與麥帥第一次在台見面時所獲得的深刻印象，是剛毅、堅強、有遠見、有勇氣的軍人典型。他那次訪華，對我們的精神鼓勵極大。在我們復國的歷史上，這是一件大事。

四十二年，我第一次赴美訪問，特地趕到紐約去訪晤麥帥。那時，他已從韓國卸職歸來，脫離了戎馬倥傯的軍營生活。記得在我們談話之前，他先講述當日參觀足球比賽的經過。爽朗的笑聲、有力的語氣、以及他對足球的濃厚興趣，充分顯示出蘊蓄在體內的生命活力。後來我們談到共黨竊據中國大陸的問題，他認爲這是人類的大悲劇，歷史的大不幸。但是他確信有一天共黨必將滅亡，同時指出蘇俄侵略的野心必然日甚一日，它的侵略目標不只是亞洲，同時也指向歐洲，而以美國爲其第一號敵人。因此麥帥懇切希望中美兩國人民共同努力，打敗共同的敵人，重寫人類的歷史。麥帥對總統偉大人格，極爲敬佩，他相信中華民國一定可以反攻回去。

當天晚間，麥帥派人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的照片到旅館來給我。這一張照片，我帶回台灣後，一直陳列在我的辦公室內，和吳稚暉先生、鄒容烈士的像片排在一處。這三位都是我平生欽敬的人，我也時時勉勵自己效法他們的榜樣，十年之中，麥帥和我常有書信往還。在每一封來信中，麥帥都表示他對我國前途的關切與祝福。

去年，我再度訪美，又到紐約去看他。那天正逢星期日，麥帥放棄了他的假期，在寓所接見我。我們各自坐在十年前談話所坐的椅子上，談論了許多問題。十年不是一段短時光，然而[illegible]背依舊是那樣挺直，他的聲音依舊是那樣宏亮。這正是他永遠不會倒下去的象徵。那一次談話，使我更體認到麥帥識見的高遠。他對每一問題都有深刻的了解，正確的看法。談到重大問題的時候，麥帥的態度非常嚴肅；談到私人事務的時候，他的態度又轉爲非常親切。他曾詢問我們收復大陸的計劃，也提供了很多意見。後來，我們又談到東南亞的問題，他認爲一切禍亂的根源都在中國大陸，朱毛共黨一日不除，亞洲以及世界都無和平安寧可言。當我臨行之時，麥帥特別致意祝福總統和夫人健康，並且堅定地告訴我：「蔣總統一定會重回大陸的！」

現在，麥帥已經走完了他的人生歷程，歸向於他所自稱的「凋謝」；然而，他的形貌仍舊縈繞於我的腦海之中，他的言詞仍舊藏留於我的內心深處。麥帥手撰的那篇「父親祈禱詞」，我已經讀了好多遍，也願意照他所祈禱的那樣去做，希望每一位青年朋友都能把這篇祈禱詞作爲自我修養的座右銘，因爲這裏面所說的不僅代表了一位父親對於愛子的期望，同時也指出了青年人奮鬪成功的正確途徑。

今天是麥帥安葬的日子。遠隔重洋，我不能趕往參加葬禮，願在台北爲這位偉大的友人虔誠祈禱，祈求他在天國中得到安息。我深深地感覺到，今天葬禮中所埋入地下的只是麥帥的遺體，他的精神一定會常留人間。八十四年充滿着光與熱的戰鬪人生，已經爲他創造了永恒的生命。他用言行功業所塑造的軍人氣節，必將垂千秋而彌著；他所留給世人的偉大精神遺產，亦必將歷萬古而常新。今天，我們固然爲這位盟國良友的逝世而深感悲哀與痛悼，同時我們也應該以曾經獲得這位盟國良友而感到驕傲與光榮。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是我國先哲勉勵後人的兩句名言。從麥帥一生，我們可獲得更多的啓示，願我全國青年朋友共勉之！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四月十日

風雨中的

凌霜雪而彌勁

一年以來，我在「石牌」能有機會認識許多朋友，乃是一生中的大幸運。最難得的，我發現每一位朋友不僅是學有專長，而且對國家都具有無比的忠誠、和高度的熱忱。對革命大業都具有堅強的鬪志。對個人的修養，也都具有深厚的基礎，這是勝利成功的保證。因此，更增強了大家對反攻復國必勝的無限信心！

國家需要更多的忠貞幹部，黨需要更多的堅強同志，每一個人也都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來一心一德，共同奮鬪，以掌[illegible]



子之心，立國家萬世不拔之基。

今天的局勢，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中，但此一變化，只是某種因素所導致的現象。有時於我有利，我們應把它當作稍縱即逝的良機，來切實把握；有時於我不利，我們應把它當作一時短暫的逆流，來努力克服。宇宙間自有永遠不變的眞理在，我們只要能把握此一理則，以不變而處變的沉着態度來掌握一切命運，必然會得到最後的勝利。如果因表面的局勢變化，而惶懼、憂惑、徘徊顧瞻，不僅喪失了我們革命的戰志，而且將毀滅我們奮鬪的力量。總統告訴我們：「能自重則爲人之所不能輕；能自強則爲人之所不能弱！能自信則爲人之所不能欺！能自立則爲人之所不能困！」一切操之在我，這卽是不可磨滅的眞理。中外古今的歷史進程——國家興亡，人類禍福，無一能超越此一原則，亦無一不符合此一理則。

楊椒山云：「千磨萬刼猶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在風雲變幻中，我們應有此定力。「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在革命事業上，我們應同此認識。

寫到此處，抬頭正看到總統手書「千秋氣節久彌著，萬古精神又日新」的楹聯，我願以此虔誠地爲親愛的朋友們祝福！爲未來的國家光明前途祝福！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靜

蔣經國

一、前言

總統曾訓示我們：「世界的問題在遠東，遠東的問題在中國」。所以，我們必須認識，消滅共黨，光復大陸，是我們自己的事，是革命幹部份內的事。

今天無論從那一方面形勢來看，顯然的，在我們面前的又是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生活向我們顯示一個新的題目，也給我們一個新的任務。這一新的時代和新的任務，我們知道是艱鉅的、險惡的、很吃力的，但是爲了愛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必須勇敢承擔，爲了珍惜這一難得的時機，我們更不容輕易放棄。

百年如流矢，生命若曇花。那「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人，也有看到時光溜走的一雙眼睛，可是「淚」塡不滿人生的遺恨，只能毀滅意志，非送年華；「淚」挽救不了國家民族的命運，只能陷溺更深，愧慚更多。來台灣，我們已十五年了，我們豈能容漢奸國賊，繼續猖狂？豈能視億萬同胞在啼飢號寒，而無動於衷？豈能讓大好錦繡河山永遠染上汚腥的毒臭，而不思奮發？豈能由垂死掙扎醜惡共黨集團，讓他死灰復燃？是時候了！是我們獻身報國的時候，是我們將功贖罪的時候，也是我始的時候——到了。

明知是艱難的、危險的，我們將毫不疑慮地大踏步向前走去。因爲我們肯定：

最猛的風浪，汩沒不了一個有信心的人！

最大的障礙，阻擋不了一個有勇氣的人！

最逆的環境，困擾不了一個有抱負的人！

最難的任務，壓抑不了一個有擔當的人！

最苦的遭遇，磨折不了一個有志氣的人！

最狠的敵人，打敗不了一個有決心的人。

二、革命修養的重要

要完成一個驚天動地翻天覆地的革命大業，必須有一批頂天立地志同道合的同志，來貢獻愛心、盡瘁精力，拋頭顱、灑熱血，共同向一個目標邁進，方能成功。

總統提示我們：「非常之處境，需要非常的決心」！又說：「戰勝自己的勝利，才是光榮的勝利」！戰勝自己，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們卻非要在這一方面努力不可。

人者，心之器，心是身體的主宰，戰勝自己，就在我們如何來克制這一顆心，把這顆心克制的乾乾淨淨。自然，我們的理智也就清清楚楚，不爲物慾所蔽，不爲雜念所侵，不爲邪惡所亂。而出之行爲，便就堂堂正正；幹革命事業，便就轟轟烈烈了。

如果我們能仔細體察，便知「人類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人事的窮通成敗，固不能不受環境的影響，但環境只能使軟骨蟲和缺乏意志力的人低頭；對於豎起脊梁鐵中錚錚的硬漢，是無可奈何的。可是，如果一個人自己不能訓練自己、克制自己，縱然一時因緣時會，徼倖獲致表面的成就，到後來，還是不免走向潰敗之一途。此卽所謂「自誤」，也就是俗語所謂「自作孽」。我們曾看到許多人渡過了大江大海，反而在陰溝裏一蹶不振，這就是一個良好教訓。

原來人性最慣於向着誘惑力最強、抵抗力最弱的路上走，儘管你當「遷就現實」的時候，是爲了「通權達變」，但在墜入「現實」的重重氛圍時，原來所抱持的目標，就不免隨着時而淡忘，根基薄弱的人，甚至不自覺地走向相反的程途，自己背叛了自己，自己毀滅了自己！

古今來的偉人或成功者，沒有其他，就在能發現自己的短處，而且能痛加悔改。他們不容許自己的脾氣和心情來統治自己，只依堅決果敢的信條而行動。一個人能客觀地批判自己，檢討自己，承認自己的過失，克服自己的弱點，還有什麼敵人不能戰勝！

【四十六】

毛澤東說道：「理老，天地良久，我絕對無意反對國民黨，我只希望有一天還能作國民黨員，希望理老有機會將下情向蔣先生轉達。」

覃振說道：「這些話我會同蔣先生講的，不過，潤之你可要拿出誠心來，國家前途的興衰治亂，你個人爲禍爲福，都在這短短時間決定，希望你要把握住千載一時的良機。」

毛澤東說道：「我一定遵照理老的教誨，爲國家和平安定，貢獻出力量就是了。」

覃振說道：「這樣就好，潤之，你能作到這一步，就是我們湖南人的光榮，老朽當然更沾了大光。」

兩人又談了一時，毛澤東起身告辭，覃振說道：「你既然來了，何不吃了午飯再走。」

毛澤東笑道：「理老，府上的飯我吃得太多了，不在乎一餐，改天再叨擾吧！我還要出去拜客呢。」

覃振說道：「既然如此，我也就不留你了，希望有時間多來談談。」

毛澤東離開覃府，就要司機開去陳立夫公館，到了門首，毛澤東親自下車去敲門，陳立夫家中非常簡單，只有一個聽差應門，拉開門，毛澤東連忙陪笑遞上名片，說道：「勞駕通報立夫先生，毛澤東求見。」

陳立夫在書房內聽得清清楚楚，也頗出意外，未等聽差通報就迎了出來，說道：「原來是毛先生，失迎，失迎。」

毛澤東搶上一步，熱烈同陳立夫握手，說道：「立夫先生，我好似記得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曾經見過一次，算來也十九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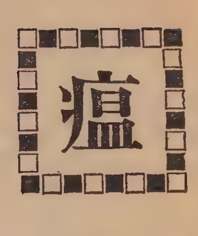
陳立夫聽毛澤東口中說本黨，也怔了一下，但馬上就恢復正常，伸手讓毛澤東到書房坐下，聽差送上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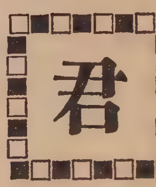
毛澤東看看陳立夫的住宅十分簡陋，比自己棗園差得太多，說道：「立夫先生，仍然如此寒素，絲毫不改故態，實在難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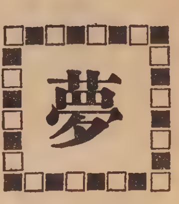
陳立夫說道：「毛先生，革命黨人總是如此，若是生活隨地位而改變，就不是眞革命黨了。」

毛澤東臉一紅，說道：「是的，兄弟在延安，一年很少吃幾餐大米。」

陳立夫心想你只要有雲南火腿、白蘭地、茄立克就行了，要大米幹什麼？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見陳立夫未接腔，連忙轉換話題說道：「立夫先生，我們都是廣州時代的老同志，也就是老朋友，希望你不要把我當外人看待。」

陳立夫說道：「毛先生太客氣，你那時就是中央委員，我只是一名幹事，怎敢同毛先生高攀作朋友。」

毛澤東說道：「立夫先生，你錯了，革命黨人那有階級之分，我們同先總理地位差多遠，他也把我當朋友看待。」

陳立夫聽他越胡扯越離譜，心裏更加厭惡，不願多搭訕，靜聽他說。

毛澤東又說道：「立夫先生，我們都是國民黨人，不幸鬧出分裂，一黨變成兩黨，擾攘了十幾年，眞是不幸。天下大勢分久必合，我們應該又合而爲一了，兄弟這次來重慶下定決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毛澤東說到最後兩句話，聲音特別高，顯出一付激昂慷慨的神情。

陳立夫笑笑，說道：「毛先生，高見兄弟完全贊同，其實我們之間眞正分歧並非恩怨，只是主義思想之爭，貴黨只要誠心擁護三民主義，一切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毛澤東說道：「立夫先生，我們對三民主義是絕對衷心擁護，請放心，希望鼎力促進雙方合作，由合作進而到統一。」

陳立夫笑道：「毛先生，合作則可，統一還談不到，因爲貴黨是國際性政黨，許多事自己作不了主。」

毛澤東說道：「立夫先生，你只說對一半，只要得到政府支持，我們就可以擺脫國際的覊絆，完全成爲一個中國的政黨。」

陳立夫說道：「毛先生，這樣就太好了，我一定盡力支持。」

毛澤東連忙起身拱拱手，說道：「一切仰仗，大德永不能忘。」

陳立夫說道：「毛先生請坐，不要客氣，國家大事全靠彼此同心戮力，共策進行，鄙人生平無它長，只是心口如一，說話絕對負責。」

毛澤東說道：「立夫先生一諾千金，兄弟非常了解。兄弟同立夫先生談過，覺得心情大爲開朗，只不知道能否同令兄果夫先生見一面。」

陳立夫說道：「家兄身體不好，經年在病中，不敢勞動，俟家兄病體稍痊，自當至尊寓拜候。」

毛澤東笑道：「既然如此，兄弟就不敢打搞果夫先生了，請立夫先生便中代達鄙意，說毛澤東稍遲再過來請安。請果夫先生多多保重。」

陳立夫說道：「毛先生言重了，愚兄弟實不敢當。」

毛澤東說道：「兄弟告辭了，遲兩日再來聆教。」

陳立夫笑道：「毛先生可不可以在舍下吃一餐青菜蘿蔔便飯。」

毛澤東笑道：「固所願也，不過，今天不成，因爲兄弟還要去拜候其他朋友。」

陳立夫把毛澤東送到門首，看見毛澤東上了車才回來。

毛澤東又吩咐司機去看馮玉祥。

馮玉祥此時仍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地位雖高但無事可爲，一肚子悶氣，加之家庭內又起糾紛，垂老走了桃花運，被李德全告到蔣主席面前，雖然蔣主席未理會，只勸李德全善爲應付。但消息傳開，馮玉祥自己也覺得無臉見人，所以毛澤東到重慶，他也未露面，誰知毛澤東自己找上來，當時頗爲高興，親自迎到門外，拉着手走到客廳坐下。

毛澤東打量馮玉祥座落在歌樂山的這處官邸，是一座西式洋房，比起陳立夫的蓬門蓽戶，好了不知多少倍。問道：「副委員長這處房子是自己蓋的，還是買的。」

馮玉祥笑道：「我那裏有錢買房子、蓋房子，這是委員長一次到我原住的地方看我，覺得我那房子簡陋得不成話，花錢買下這種房子給我住。」

毛澤東說道：「蔣先生對人實在厚道。」

馮玉祥說道：「這是沒得說的了，如果不是他作人厚道，我馮玉祥有三顆腦袋也搬家了，還能當軍委會副委員長？」

毛澤東說道：「我也就是相信蔣先生待人厚道，所以才敢到重慶來。」

馮玉祥看看毛澤東，說道：「潤之兄，我有幾句不入耳之言，說錯了我兄千萬不要見怪。」

毛澤東說道：「副委員長說話太客氣了，澤東怎敢。」

馮玉祥說道：「中國有句俗話，大丈夫寧爲鷄口，勿爲牛後，以我而論，我身爲軍委會副委員長，地位不爲不高，委員長對我也禮貌周到，但是，我實在閒得發慌，覺得能在前線當一個軍長，都比較好些。」

毛澤東聽了連連點頭。

馮玉祥接着說道：「委員長對人厚道，有始有終，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委員長日理萬機，平時那有精神見我們。一些宵小閒着沒有事，便拿我們開心，不是說馮玉祥要造反，就說馮玉祥搞女人，實際那有這些事，都是小人造謠。」

毛澤東已聽到馮玉祥與一位韓小姐鬧出桃色糾紛的事，當時笑着說道：「這些謠言，委員長自然不會相信，副委員長不必介意。」

馮玉祥說道：「我當然不在乎，不過，我只是告訴你，有辦法最好不要留在重慶，還是在外面發展，在外面愈有辦法，愈使人看得起。」

毛澤東說道：「副委員長的話句句金石良言，澤東自然要記住。」

馮玉祥說道：「潤之兄，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在外面能鬧出名堂，我們在重慶都沾光，你明白吧！」

毛澤東連連說道：「明白，明白，副委員長句句金石良言，澤東聽了受益實在不淺。」

馮玉祥說道：「京官也不是不能作，但必須在外面有力量，如果今日孫連仲、馮治安、劉汝明都眞心擁護我，我的情況就不同，但是我一失勢，就各奔前程了。」

毛澤東覺得馮玉祥說的話，句句都在指點自己，只是點頭稱是。

馮玉祥又說道：「潤之，你必須了解一點，你今天這種局面，實在不易，必須好好保持，一旦失掉了基礎，再想建立就不易了。」

毛澤東說道：「副委員長說的是，澤東也想到了。」

馮玉祥說道：「潤之，你該記得我在察哈爾搞抗日同盟軍那一幕吧！如果當初我能堅持下去，抗戰一爆發，黃河以北都是我的天下，怎會落到今天的局面。」

毛澤東說道：「副委員長這一番話，對我的啟示太大了，毛東一定按照副委員長指示去作。」

馮玉祥舉起又大又厚的手，向毛澤東肩膀用力一拍，說道：「潤之兄，你記住一句話，作官的機會多得很，但是可不能隨便作官，一開始立不住腳，一輩子都完了。」

毛澤東被馮玉祥說得恍如冷水澆背，起身說道：「副委員長的話我一定記住，承指示的大恩大德，永不能忘。」

馮玉祥笑道：「潤之兄，你有事多同我聯繫，馮玉祥自己的江山雖然丟了，但替你出出主意還是可以的。」

毛澤東再三鞠躬道謝，離開馮玉祥官邸，無精打采回到桂園。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26）

封侯

柳元麟則加以分析說：「李彌憑着李國輝的七八百人為基礎，短時間內擴展到三萬多人，現在李國輝的部隊全部已到了台灣，李彌在邊區部隊的心目中，雖然仍存有偶像作用，但因其與這些部隊沒有深刻的接觸，只要時間稍長，無形中自會給沖淡的。」

周至柔和情報局，事前已存在着，有積極重整邊區部隊的企圖，而且在準備用。可是雙方都想爭取對邊區人事的控制，在派出負責人選方面，至此，不免發生爭執。情報局認為現時情況，已較李彌時代為緊縮，總指揮一職，應由新人出面擔任，以免再度刺激緬甸。而周至柔則堅持以呂國銓在邊區治軍有年，且曾奉命往寮國接受日本軍隊投降，對邊區情況及人事，均較適當，再則邊區流落的在鄉軍人，又出自他的部屬，由他出任總指揮，可收駕輕舟就熟道之便。

柳元麟知道兩巨頭各懷成見，表面上顯出厭倦邊區工作，不與爭逐的姿態，其實最清楚的是他自己，不論誰的爭執，而最後決定權，仍繫於總統。因此，便就近在總統週圍去活動，請求能在總統面前說話的俞濟時，侍機為己進言。

當周至柔執意舉荐呂國銓為邊區總指揮時，蔣經國特為此事走訪李彌，曾將呂國銓出主邊區的事徵詢李彌的意見，李彌則淡淡的說：「與其由呂國銓出主邊區，不如請總統下令由周總長出任總指揮，直接掌握，免得轉彎抹角。」

蔣經國藉李彌不同意由呂國銓出主邊區的意見，向總統陳述，當其時，總統對廣西藉將領外放獨擔方面大任，尚存多少顧慮，因此，周至柔簽字呂國銓為總指揮的公文，送請批示時，總統只批了「再簽」兩字。

周總長在第二次簽呈時，列舉了六人，仍以呂國銓為首，柳元麟亦列名其間，尚有蔣經國屬意的兩位後起將領，但結果卻批准由柳元麟眞除為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原任總指揮李彌，應予免職，仍保留雲南省政府主席一職。

呂國銓既未能被核定為總指揮，周至柔又徵得呂國銓同意，願意仍回邊區襄助柳元麟，所以再度簽請以呂國銓為副總指揮時，俞濟時則對總統獻議說：「以李彌的精敏機智，尚不能使呂國銓服貼安份，若把呂國銓置於柳元麟之下，無疑將會引起更多人事糾紛，有關副總指揮一職，不如由柳元麟自行選定後，報請委任，方不致另生事端。」

至此，周至柔希望以呂國銓掌握邊區兵符的企圖，於是被否定了。

平情而論，呂國銓確是一位嚴以律己，謹守職份的標準軍人，因其一度追隨周至柔，現在置身人事關爭中，成了周至柔利用的對象，自然就是李彌打擊的目標，何況蔣經國對邊區人事，已有了新的部署，當然也不能讓呂國銓再回邊區，妨碍新佈署的進行。

柳元麟敦厚老實，行事亦能恪守恕道，可是，讓其接管由李彌一手草創的邊區事業，應付由三山五嶽集中的俊傑，和龍蛇滙聚的場面，加上對外關係，作戰指揮及經濟措理，在在均須心裁獨運，確非此中長才，但卻能得到總統信任。

在李彌自身不能同返邊區的情況下，亦樂意支持柳元麟繼任其事。

蔣經國雖然認定柳的才能，不足以處亂應變，但因一時提不出適當人選，且對總指揮以下的人事任用，如政治部主任及黨書記長等，皆經過蔣經國為之愼重選定，亦覺得柳元麟是過渡階段，較為適當的人選。

柳元麟受命之後，除了蔣經國推荐的人員，均予重用外，李彌亦曾推荐彭程及裴存藩出任柳的副手，無奈，柳恰於此時接上少才由邊區情報局單位轉來一份電報，原文云：「此間官兵喁喁在望，盼公早日旋駕邊區領導。」等語。

此一電報送達柳元麟手中時，適李彌在座，柳看完後，便將原電交與李彌，本彌過目後，感慨的說：「天下蒼生喁喁在望，望上天早生聖人。」然後，再勉勵柳應早日啓程，回返邊區擔任艱巨，因此，柳元麟迅即決定離開台北，重返邊區。

在柳元麟和呂國銓未返台醞釀人事糾紛之前，於上次撤退將告結束時，原在雲南昆明時期，任二十六軍一九三師師長的呂維英，由越南富國島經高棉、寮國，到達泰北婈柿，會見了呂國銓，於流離後相逢異域，風雨故人，自是額外一番親熱，呂國銓當即將邊區部隊發展經過和一般環境，對呂維英作了詳盡的敘述，並充滿信心說：「我必須回台述職，聽候周總長安排，相信在短時間內，即可回來，你就在這邊住下，等我回來以後，共圖發展好了。」

自彭程和羅伯剛率領新編入第七軍的原九十三師部隊回到台灣後，第七軍所剩下的大部份仍駐猛勇三島之線，而泰緬邊區的老羅寨，則駐有何子鈺率的部份，於是，呂國銓特地約同呂維英由婈柿徒

步到達老羅寨，使此一帶駐軍部隊與呂維英認識，並讓呂維英在老羅寨住下，而後呂國銓才繼柳元麟之後，啓程回返台北。

柳元麟及呂國銓先後回台述職後，李彬甫亦啣柳元麟之命，由曼谷來到邊區，承襲第九軍番號，統率甫景雲、李勵吾等師及其他零星部隊，可是駐在老羅寨的何子鈺等部，在情報局派出的直屬小組孫日基的安排下，已經得到局本部的直接補給，遂反對李彬甫的節制，並擁護呂維英出而領導，經孫日基組長向情報局推荐後，明令指定呂維英率領何子鈺等，向猛養、三島一帶開拔。

凡遇事必出之有因，原來李彌與柳元麟，同是出身黃埔四期同學，對日抗戰時期，李彌因戰功績升第八軍軍長時，特請調當時擔任蔣委員長侍從室警衛旅長的柳元麟，出任第八軍副軍長，現在柳元麟又將繼承李彌的邊區事業，柳元麟也有其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沒有部隊作基礎，是很難收節制懾服之效，爲了樹立指揮威望，必須培植一支親信部隊，因此，便銳意支持甫景雲、李彬甫、胡開業及李勵吾等，原屬第八軍出身的老幹部，而由李彬甫統率成軍。

情報局則認爲李彬甫的部隊形成，無異是李彌勢力復活，即忙予以制肘，在情急下，接受孫日基的建議，就近支持呂維英，統率駐屯老羅寨的何子鈺、葉文祥、李飛、及程傳顯等部，離開了李彬甫、甫景雲的勢力範圍而去。

呂維英率駐老羅寨部隊到達三島後，即順將駐屯國境線上的張偉成、蒙保業、吳文綬等三支部隊，編爲一、二、三師，成立了軍部，何子鈺及李飛等則編成獨立團，向情報局電請備案，情報局准予所請，承認呂維英爲雲南反共救國軍第一軍軍長，一切予以直接控制。

這項既成的事實一經形成，無異助長了人事派系的暗流，使以後柳元麟執行總指揮職務時，卻因此帶來人事上長期的糾紛。

斯時猛研地區，駐有陶大剛率領的部隊，原屬第七軍一個師，陶大剛本人狡黠成性，詭詐善變，又不善恤士卒勞苦，常以訓練爲名，終日指使部屬，攀登深山野嶺，日必變換宿營地兩三次而不予休息，使士卒怨憤彌漫，當時擔任副師長的李立明，即乘機率領部眾離去，棄置陶大剛於不顧，陶於一覺醒來，發覺部隊人影已杳，只剩衛士一人尚在身邊，除了暴燥怒罵，以發洩心中怨恨外，亦無法挽救已去的局面，在羞憤之餘，便帶了衛士，由猛研前往猛丙，向駐屯猛丙的緬軍投誠！

緬軍知道陶大剛的身份，只派出一員尉級軍官接待，並陪同走訪猛丙各華僑家庭，當陶大剛和僑商陳國安，董生計等見面時，即大發牢騷，詆毀政府措施失當，陳國安因陶自動投順緬軍，對其人格已低估，更予鄙視，今又聞其謬論，且大言不慚而不知自悔，乃亟其憤慨的說：「不要再說了，總統遇着你們這般投降將領，勿怪要走倒霉運，而退守台灣了！」

說罷，大家拂袖而去，陶大剛卻從此被送往仰光附近的密鐵那集中營，接受緬軍監護。

當李彌部隊在邊區風起雲湧，多采多姿的發展聲中，另一位反共游擊隊的無兵司令始作俑者李元凱，也在緬北的果敢（麻栗垻）地區，從事號召及組織部隊的工作。

李元凱出生地，是保山的施甸，那裏接近邊區，其父及族人，經常出入邊區經營商業，李元凱自幼從父兄輩敍述中，對邊區有了深刻認識，自其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服務於軍事委員會，適因中緬界址，發生糾紛，竟以一名少校參謀，臨時晉級中校而被選派爲勘界專員，年青的李元凱，似奉旨還鄉，衣錦榮歸，在家族間，當然掀起慶賀高潮。於是，惹起一般青年騰歡和羨慕及崇尚，更使他得意忘形，於出入私寓時，竟沿用古制鳴鑼開道，威武一番，其父亦因子貴身榮，而自稱國公，曾親身臨縣政府，強迫縣長釋放在囚的人犯，成了鄉人笑談中的資料。

李元凱勘界任務完成後，因緣時會，旋往美國參謀大學學成歸來，追隨湯恩伯參贊戎機，到了對日抗戰勝利後，官至湯恩伯總司令部副參謀長。

民國三十六年，國民政府預備行憲期間，李元凱持了湯恩伯的推荐信，回到雲南謁見盧漢，請盧漢支持其競選立法委員。可是國民黨安排黨員競選，必須顧及各地區實際情形，且對友黨的民社，青年兩黨，勢必保留一定名額，所以在黨內分配名額提名時，黨組織善意勸阻李元凱退出競選，致令其氣憤難平，因此宣佈放棄黨方支持，參加自由競選而遭失敗。

盧漢爲了修好與湯恩伯間關係，對競選失敗後的李元凱，乃加以撫慰，派其擔任行政專員，留置雲南服務。

盧漢叛變後，李元凱的行政專員公署內，一名向不爲人所注意的伙伕，在一羣地下共幹簇擁下，搖身一變，而負責接管了公署內一切公私財物及檔案公文，李元凱在這變起肘腋間，幸能乘隙溜走而免於難。

李元凱首先逃到緬甸，進入果敢地區，受到果敢土司保護，開始進行號召武裝反共。

果敢是緬甸政府版圖上的土司領地，相當於我國一個縣治的區域，人口十餘萬，全是炎黃子孫，當時土司官楊振方，人們稱之爲印襲官，承先人之業，世代繼承至今，境內全部讀漢書，說漢話，一切生活習慣及家庭制度，均沿襲中國文化傳統，緬甸政府視之爲國家少數民族，行政特區。

這次從赤流下逃向緬甸的人士，除了沿滇緬公路進入臘戍、木邦地區外，多數由保山、鎮康、耿馬各縣進入果敢，因爲果敢是緬甸漢人所統治的地區，進入果敢後，對居留謀生，因言語相通，得到較多的方便。

李元凱得到土司官同情及保護，各地逃亡志士又源源集結於此，對於組織反共武力，可謂得天獨厚的好環境。

可惜李元凱找不到經濟補給作支援，又缺少一支有力部隊作基礎，更沒有一般志投道合，俊傑之士結成核心，謹以空口號召，不能標榜正確的反共理論，只是用空頭官階以吸引人們，如此，一連委派了數十名團營長，而他自己的生活，尙在東措西挪中過日子，發放不出一文成立經費，也派不出一個助手幹部，這些被指派的團營長，拿着李元凱親筆繕寫的委任令，感到啼笑皆非，無從走馬上任。

抗戰武術談

大軍缺鬪志・痛失桂柳　小民遭浩刼・哀鴻遍地

當年日寇從三路分頭並進，入到廣西境內，會合進攻桂柳，第一路是沿湘桂路直上，計有日寇的第十一軍之第三、第十三、第四十、第五十八、第一一六、第三十七等六個師團，約十餘萬人爲主攻部隊；在西江方面是由三水溯江西進配合懷集之敵軍，計有二十三軍之第一〇四、二十二等師團及獨立第二十二旅團，約三萬餘人進攻梧州；另於雷州半島之敵，獨立第二十三旅團，約數千人沿容縣陷平南、桂平等處會攻桂柳。

我國在桂省參加這次戰役的部隊，集合起來，並不弱於敵方，而且兵力還相當雄厚，現將各部翻號列出，使大家能明瞭敵我雙方兵力形勢的大概情況。

當時計有十六集團軍夏威兵團所轄的三個軍，即第三十一軍軍長賀維珍；統率一三一師師長闞維雍，一三五師師長顧僧民，一八八師師長海競強。四十六軍軍長黎行恕；統率十九師師長蔣雄，一七〇師師長許高陽，一七五師師長甘成城。九十三軍軍長甘麗初；統率第十師師長王聲溢，第八師師長馬叔明。

三十五集團軍鄧龍光兵團所轄兩個軍，即第六十二軍軍長黃濤；統率一五一師師長林偉儔，一五九師師長李宏達，一五八師師長劉棟材。六十四軍軍長張弛；統率一五五師師長張顯岐；一五六師師長鄧伯涵，一五七師師長劉紹武。

二十七集團軍楊森兵團所轄三個軍，即第二十軍軍長楊漢域；統率一三三師師長周翰熙，一三四師師長伍重巖。二十六軍軍長丁治磐；統率四十一師師長黃繼陶，四十四師師長蔣修仁。三十七軍軍長羅奇，該軍祇有九十五師師長何旭段一師部隊參戰。以上有八個正規軍合計十九個師的堅強勁旅。另有砲兵指揮官彭孟緝，所轄砲兵第二十九團，第五十四團，砲十團第三營，砲十四團第三營，砲十八團第一營。

還有桂綏第一縱隊司令姚槐；統率桂綏獨立第一團，及第四團。桂綏第二縱隊司令唐紀；統率桂綏獨立第二團，及第五團。桂林、柳州警備司令所轄憲兵第五團。

高射砲第三區指揮岑鏴；分三、四、五區分指揮所。獨立工兵第八團團長張國純；帶領第一、二、三、四工兵營。再配合兵站總監黃和春；指揮兵站第一支部、第二支部。及運輸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個團。

以上所列各部隊翻號，其中尚有第二十軍、二十六軍、三十七軍、六十二軍四個軍曾在衡陽外圍參過戰，除六十二軍軍長黃濤將軍，率部奮勇前進，在增援衡陽途中，在湘江西岸的蒸水渡江時突然遭受敵軍前後夾擊，因地形不利，及友軍不合作的緣故，致令該軍官兵傷亡很重，少將副師長佘子武將軍陣亡的慘事發生。但其他三個軍無事實證明曾和敵軍拚鬪過，當然不會有所損失，但也一樣無戰鬪力，眞乃刼數也。

夏威兵團的三個軍是桂省的子弟軍，應該有保衛家鄉的重任背負，照常理當然應拚力以赴，以保桑梓，守國土，恪盡軍人天職的。誰知道本省的主力部隊都不竭力抵抗，那還論助戰的客軍，豈能捨死忘命的來抗敵呢！

在桂省的砲兵部隊，除各軍附有的砲兵營連之外，還有砲二十九團、五十四團、及十八團第一營，以上均是騾馬砲兵團。這種砲兵在戰場上，不論城防、野戰、進攻、退守，均非常快捷方便，唯砲十團的第三營，及十四團的第三營，此兩營是機械化重砲兵營。在作戰方面來講，威力和摧毀性特別強大，但在變換陣地的行動上，就比較要呆笨得多了。雖然有此雄厚的砲兵力量，但如果沒有堅強的步兵勁旅配合作戰，砲兵也是無能爲力的。當年桂柳會戰，步兵不肯冒險拚力抵抗敵軍，就是失敗的最大原因。在混亂的戰場上，步兵生有兩條腿，隨時都可向後轉，逃起命來，比誰都跑得快，他們離開了戰場走人，可難爲了砲兵，砲兵要撤退，那有步兵方便快捷，在如此反常的戰場上，步兵很少傷亡，反而吃苦頭的是砲兵。

砲十團第三營，是我在零陵會參加整訓的新三營，至於砲十四團第三營，我有很多機械隊的同學在該營工作。有關砲兵的性能與操作，我當然比較熟悉，砲兵作戰，不論防守或攻擊，均須預先找好隱蔽安全的砲陣地，與前線步兵戰壕，相隔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同時要在鄰近山上設立觀測站，再由通訊排架設隱藏的電話通訊網，一切準備就緒，就和前線步兵配合行動，抵抗敵軍的進攻。

砲兵要聽命觀測站的指揮，才能瞄準目標發射砲彈。觀測站和砲陣地，要配合緊密，分清楚敵軍目標，是「點」與「面」之分，亦即發射出的砲彈，需要空中爆炸，或是落地開花兩種方式。這種操作技術，要有優良豐富經驗的觀測人員，和作戰老練能幹的砲手，他們能立判敵陣的目標，然後決定採用何種發射方法，就更能加強殺傷力量，以達到殲滅敵軍的目的。

砲兵人員平時經過嚴格的訓練，成績優良的，當然擔任重要工作，資質較差的派在普通的崗位，因此對控制分別爆炸技術，均有特別選擇人員擔任，決不會出差錯的。

我國祇有砲一旅和砲七旅，才配有用大牽引汽車拖的，德國出品的重砲；其他都是用騾馬拖的大砲，要比較小些，這種砲的性能如何，我就不大清楚了，因爲我祇不過是一名「雜牌軍」而已，對砲兵知識當然是有限度的。

（未完）

張仲仁

新加坡之行

蒙慶恩（仲山）

月前偕眷南遊，途次新加坡，下榻美輪酒店，逗留旬日，乘便考察文娛屬下各機構業務，並訪僑居此邦同鄉友好。厚承文娛公司董事長韋金福、許炳輝、勞志昌，友人包方國伉儷設宴殷切款待，並邀遊覽新加坡名勝古蹟，殊感榮幸。

新加坡共和國位於馬來半島南端，蕞爾小島，處熱帶地域，四面環海，居民種族複雜，多種不同語言，有世界人種博覽會之稱。由於種族不同，宗教信仰各異，中國人數最多，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其中有篤信天主教或佛教者，馬來人多信奉回教，印度及巴基斯坦人多信佛教或錫克教，歐美人多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

自從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新加坡淪為英國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新加坡為日本佔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人捲土重來，在當地人民要求獨立的壓力下，英國知難而退，同意新加坡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成立自治邦。迨一九六五年宣告獨立。首府為新加坡市，李光耀首任總理，以迄於今。當地人士對李氏年來施政，深慶得人。訂下發展城市計劃，按步實施，市內巍峩高樓，建築業與日俱增，商業繁盛，治安良好，街道整潔，市容美觀。

經濟上以轉口貿易為主，世界各地運銷東南亞貨品，首先集中新加坡。附近各國與本國土產如橡膠、錫、椰乾、黃梨等，多數均集中新加坡加工後轉銷世界各地。故被譽為歐亞的十字路口。

有關當局對治安工作頗為週到，尤其對防止共黨採用各種陰謀手法，構成顛覆活動，尚加縝密。目下雖遭受世界能源短缺及惡性循環通貨影響，居民生活尚稱安定，商業依然欣欣向榮，毫不遜色。

暢遊旬日，後承同鄉摯友盧寧、陳學探兩兄相約午飧，藉叙契闊。傾談中欣悉前十三中同班學友陳玉瑞女士偕何孝南先生夫婦倆僑居於斯，不禁欣喜欲狂。

回首當年，離校後各奔前程，失去聯絡，時光荏苒，倏忽已逾四十餘載，考閱半個世紀矣。惜因旅程時間匆匆，僅在電話中與陳女士略事通候，未克踵府拜晤為憾。當年陳女士乃班中高材生，論年齡最為稚齡，她在電話敘談中，自嘆年事已高，只有坐待死亡。聆聽之餘，不禁啞然失笑。蓋有生必有死，生死兩字俱來。論語註：「未知生焉知死」，此乃後浪推前浪，大演公例的蛻變，僅以時間差異耳。相傳彭祖八百，聖賢華佗，胥難逃此關卡，又何足為奇？自忖半生戎馬，身經百戰，履險犯難於槍林彈雨中，置生死於度外，茲已年逾耳順，以此深知功名富貴，榮枯得失，皆數有前定，知足常樂，怡然自得，從來未曾惆悵及此也。況陳女士伉儷基業永固，課兒育女，學業有成，此際正好慶祝未來之榮華，期頤晚景天年之樂，一切聽由天主安排，毋需介意。

午飧散席後，偕陳學探兄參觀四寶文印務及滙兌公司，該機構為盧寧兄私人獨資創設，具有多年歷史，信譽昭著，擁有多處自資經營之橡膠園，產品優良。由於為人忠厚，交遊廣眾，熱心善舉，且有克難和創造能力，年來事業益增發展，誠為我邑僑胞之殊榮，尤為我輩放一燦爛異彩也。

陳學探兄為十三中母校早期同學老大哥，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精工數理，國學造詣亦佳，於十五年前離港接受聘約前往星洲講學，作育英才，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為人誠實而富有人情味。王昌益兄寓所距離新加坡市頗為遙遠，故未及把晤。

新行旅途觀感甚佳，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藉旅遊吸收新知，既可增益見聞，又可愉快身心，一舉數得，莫過於此

圖為：星島報業前故董事長胡文虎先生與蒙慶恩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任職於挺進縱隊司令時攝。



競選議員問非所答 螢光幕上出乖露醜 令觀衆看到啼笑皆非！

老萬：

扭開電視機看「針鋒相對」的議員競選節目，眞使人難以相信這些是會獲選的議員，更如此厚臉皮再來公開競選。究竟他們所「競」的，除了表現無知無能外，能競而得選的是什麼力量？

這當然並不包括全部曾獲選或競選的議員。

就當晚節目之所見所聞，議員除了作自吹自擂的講述口號式政綱以外，一被質詢到如何實施及政綱之計劃與內容，幾乎完全是毫無準備地作不切實際的答覆，祇有力求民衆支持（選他）。

更可明顯地得見得聞他們的答覆，有時是未經考慮，信口開河，有時是東拉西扯，問非所答；更有的幼稚得可憐，似是而非；甚至是對議員應知的常識，也全然不知。例如：大學生是否有投票選舉權？議員竟然不知所措，答得含糊不淸，幸得黃夢花在旁代答，補充解圍。

例如談抽稅，議員主張加抽烟酒稅和賭博稅，特別應將賽馬稅，與政府獎券稅看齊，由百分之點七五增至百分之四十。此公可能不知馬會之派彩法，試問抽去百分之四十才派彩，正式閻羅王開賭舘，鬼賭咩。此公是有學識之人，可惜未能體會社會之眞實。

例如一位女議員大談其過去曾做二千幾百宗工作，卻被一位在座貴賓拿着該會的工作報告書所列出的工作報告，亦是二千幾百宗，於是問是否宗宗都有議員份去做，該議員還不知進退的，自言宗宗有紀錄，殊不知這問題立卽顯示了議員「個人」和所屬「會」的工作完全脫了節，甚至當參加播映時，「會」所做起的報告書，該議員可能連看也未看。同時，由此可以反映出，這一位議員所做的工作，事前既未得「會」之同意，事後亦未得「會」的承認，才會弄出這些「數目」的笑話。大概這位議員公私不分或輕重不明，平日以議員身份去參加什麼社團宴會或私人剪綵，參加喜慶嫁娶有獎問答遊戲之類，便列爲一宗工作，難怪有二千多宗了。

究竟是憑着議員身份四處招搖出風頭，抑或如其所言，深入社會接觸各階層？

例如當議員像高呼口號地宣佈其政綱宏願，如何把香港婦女提高國際性的地位，又如何把香港的女權爭取到世界性，並宣誓爲此而作最大的努力。但，當被問到如何才可以爭取國際性的地位和世界性的女權時，這一位議員答的是：增加產婦病牀，爭取女教師生育期間的薪酬。

這樣的一問一答，莫說我和家人覺得啼笑皆非，就是現場的編導亦把鏡頭映出搖頭歎息的「現場觀衆」。

當被問到議員的權力時，議員祇有口口聲聲要求民衆支持，努力爭取。但當再被問到如何爭取，有什麼具體計劃，或爭取不到時會怎樣，大部份議員竟然不知所答，好像完全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一問便窒。

當被問到如何改善圖書舘時，議員祇有講出他留學的「威水」，及講述英國一條街，街頭街尾都有圖書舘。

我不想把播映的內容全部寫出，亦恐我的觀感通過文字的批評會產生偏見，祇希望「會方」和參加競選的議員，應把當晚的錄影多看幾次，以便「會方」決定應否提這位仁兄或仁姊競選，這是「會」的責任，同時參加或準備參加競選者亦應自明白了，究竟憑什麼能力競選，而這些能力是「正當」抑或是「偏門」。

更希望通過報章的報導，在選舉前把這些錄影日日放映，使選民能有更淸楚的認識而投出「良心的一票」。

錄影重播是最眞實的。

我亦相信只有老萬才可把這種觀影後的眞實感覺與心聲公開提出。

忠實讀者一選民啓

（二月十七日）

市民捉賊痛毆匪徒 禍連警員未免衝動

編輯先生：

日前（二月十六日）從報上讀得一則新聞，九龍牛頭角上邨，發生一宗搶刧案件而險些釀成暴動的事件，綜觀此一事件的經過，爲數名匪徒企圖行刧。失敗，爲邨民所組成的自衞隊擒獲，適有一交警巡經該處，圖將刧匪帶回警署，而憤怒的邨民企圖追打匪徒，致使該等擒匪及數名警務人員受傷。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居民均對匪徒非常痛恨，若擒得之人，均欲痛毆一頓，或欲置諸死地，而警方人員的責任則是捕捉匪徒，而由法律將之制裁。

但問題則隨之而來了，往往警務人員與憤怒的市民不難發生衝突，相信警方對於市民此種怒不可遏的憤怒情緒，是可以瞭解的，而市民遇着此種情形時，亦應保持冷靜的頭腦，與

警方切實合作，切勿存警方「保護」匪徒的思想，即以此事作為例，市民亦未免過於衝動一點。

至於警方亦應拿出最大的力量去撲滅罪行，否則，到大眾市民不能忍受的時候，那股激發起來的力量可不是開玩笑的，即以電話加價一事為例，市民反對之激烈可以見之，若是治安問題，想市民必更加激動了，若不幸演變為暴動，則後果堪虞。

讀者白善燁上

香港工商業陷於不景氣中
當局應重視失業工人增加

編輯先生：

自石油荒及世界通貨膨脹動盪影响以來，跟着就是國際經濟衰退，這種情況最受打擊的當然就是勞工，得自美國勞聯主席閔尼報導的消息，預測美國將有百分之十的勞工失業。他指出今年的情況，是三十年來他們國家經濟大衰退的惡劣階段。失業率達百分之八點二，為戰後的失業最高紀錄。美國一家佳上拿汽車公司，去年的十月至十二月虧蝕了七千三百五十萬元，全年虧蝕為五千二百萬元，消息殊令人震驚。

本港的製衣業走下坡，著名的製衣廠也要關門，失業工人大增。

本港酒樓亦陷於不景中，自新雅酒樓停業後，在農曆年初四起，新春開市聲中，即有一規模龐大的皇后酒樓，突然亦宣告停業。全體工人一百八十餘人，便要嘗試着失業的滋味，現全體職工，在酒樓茶室總工會領導和協助之下，向皇后酒樓資方要求清發二月份薪金，並要求發給一個月解僱費，目前尚在積極交涉中。

本港經濟衰退情況，在去年下半年已開始逐漸嚴重，有電子廠、五金及電鍍廠停業，未停業者亦不能維持正常開工，五金業工友在開不足工的情形下，收入銳減，而有的更受裁員，或自動轉業，工商業之不景已直接已使到工人的生活遭受打擊。

據一般市民普遍談話，透露本港過農曆新年的市況非常冷淡，一般市民購買力薄弱，花市不暢旺，年宵市場雖標明大減價，仍然顧客稀疏，時裝市況最差，一個明顯的證實，年底除夕前三兩天，女時褸標價為一百二十九元，今天不過年廿幾，將原價劃去另改為六十九元，正式是半價而沽，彌敦道附近一帶百貨商店，均以大減價為招徠，事實亦因市況冷落不得不薄利求沽，藉以清理賬項，此亦可見一斑。

日用品食物方面，除夕肉類菜蔬、
吅為起漲外，魚類鷄鴨價與平時一樣，多數街市商販，異口同聲說：「要錢不要貨」，大家認為開年食物均會跌價，以上述時裝而言，已證明開始跌價中。

據一位皮具工友談稱：皮具業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過去歐美和澳洲定單，幾達飽和點，自石油荒風波起，國際通貨膨脹，本業即趨冷淡，皮喼皮箱旅行袋等，雖然商家精心設計新欵式，採用價廉物美的人造皮，代替真皮，非常美觀，仍然未能爭取客路。據工友說：資本和規模較大的製造廠雖受影响，仍竭力維持，但不免減產裁員，此一情形使一般皮具工友叫苦，然而皮具業仍有許多山寨式的家庭工業，幾乎陷於半停業，平均開工只占分之四十，尤其山寨式工友更受威脅。

皮具業中之做手袋一行，純為家庭手工業形式，除縫車外，只有割刀與切刀，每個手袋都由手工做成，需靠心靈和巧妙的雙手，每工人每日可起貨約四隻手袋，所以如果大宗定單，便要許多人手和時日，然而目前都陷於半停工狀態，冷淡可想而知。

手袋全屬女性用品，其裝式必須漂亮美護，不論環扣門扣，均為金屬品，價家昂貴，而皮料，不論真皮與人造皮，價錢亦昂貴，所以成本需要數十元，加上工資每隻時髦手袋價錢必須六十至七十元。目前銷路出口冷淡，只有本港公司有限度定貨，僧多粥少的情形下，生意更陷困難，手工不精巧者必定淘汰，若干同業在半停頓中。

關於本港工業工人失業問題，工運人士深為注視，本港當局亦不能忽視，對失業及半失業的實況，只有估計的數字，當局尚未發表正確的統計，而當前的急務是救濟問題，關於此點，港府勞工諮詢委員李承礎發表意見稱：有關工人失業問題，港府雖然有擴大社會福利救濟，表面上是有救濟的，但失業或半失業工人如何取得救濟？港府應該確實訂出明確合乎實際需要具體辦法，負起救濟失業工人及其家庭生活。

李氏又再提出進一步的意見：當局應發動勞資政三方面舉行每一行業座談會，研究各行業當前的情況，使確實明瞭各業就業與收入及失業的數字，從而研究如何解決這些困難。

一老工人敬上

讀者稱譽「萬人雜誌」為：「沉默大多數人」的心聲

編者先生：

寫此稿時為二月九號，即農曆年尾二十九日，是即除夕之前夕也。

我不是生意中人，這幾年連街頭小生意也不會做，人總是要生活的，不管年紀花甲有多，身體不生病嗎，總得搞一些玩意。一來自詡並不是無業遊民，二來聽說凡孤形隻影的人，年逾六十，是可以向社會福利機構申請救濟的。但我有我傲骨，我來港二十有六年，以同樣時間計算，人家命好福好，兒女成群，家財滿貫，我不能救濟別人，多捐些公益金，而厚顏申請救濟，是真有點「沒出息」的味道吧？所以我也不曾試這個。簡單一句話：我的生活，仍撐着窮骨頭，為人打一份「人不屑為我為之」的牛工，不必說待遇多少吧，總之我可以活下去。

今日當此歲序闌珊，心理自然百感交集，我可以引自豪的一點，當民二十六年，在初初幾個年頭中，多少好漢街頭宿，百戰英雄學繡花。但是我呢，不會要飯，也未學繡花，俗語道：「將把身來苦，不俾口來閉」。一來港不到十天，上馬鞍山開礦去，那時談不到什麼工資，總之五個月開礦擔坭工作，有時還開了夜班，細雨濛濛，真是吃苦，但下到山來，身上又是沒有一文錢，這些艱難困苦，是數之不盡的！

我自知不是文學家，沒有寫作的天才，二十六年，可說是白度了。假如我也是錦心繡口，胸羅珠璣，二十六年的時間，我不出版好多數不盡的什麼什麼，那才怪哩。很可惜我有荊棘叢生的旅途，我有九死一生的遭遇，環顧寰底，沒有我自己出的一本書，不留存我自己寫的一篇稿。對萬人雜誌有偏好，因為它是一本純政治的刊物，而且是一般「沉默的大多數人」的心裏要說的話而沒有自己說出來的心聲。中國多難，把錦繡山河，給中共攫奪了去。當中共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他會大書特書「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紅軍裏官兵伙薪餉穿吃一樣，白軍裏將校尉起居飲食不同」，這一類的標語，我記不得那麼多了。抗戰勝利，蔣委員長為了深切謀求和平，召老毛到了重慶，老毛會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所必需，我們願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中國而奮鬪。但曾幾何時，老毛回到他窰洞裏，他得着蘇俄斯太林的幫助，發動全面叛亂，把全中國大陸攫奪了去，於是驅血肉長城參加了韓戰，犧牲了多少萬工農出身的士兵；高壓政策統治大陸，一個運動未了再接上一個運動，屠殺了多少中國善良的人民；就說是所謂「文化大革命」吧，他不怕砸爛自己的黨，砸爛自己的政府，千萬人頭落地，也造成了骨頭成山血成河，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今日說的話，明天不算數，天何言哉，遭此浩刼，不是中共是什麼？

還有今日在萬惡共黨鐵蹄下的老百姓，失了自由，成了牛馬，這些話我還沒有說一句。

我本是寫除夕前的一些雜亂的感想，是寫身邊瑣事的，我不僅撐窮骨頭，一輩子自食其力，自謀生活，不管人家興家發財也好，人家狂妄自大也好，有多少聽不得的話語，在背地明指某人怎樣怎樣也好，我學到了涵養工夫，不是當面聽見，就當為若無其事，我不會像好勇鬪狠的血氣青年，也不作尋報復的三家潑婦，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自慰自解的說：「誰人背後無人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切都泰然處之。要說我是懦夫吧，呼我為牛者應之則為牛，呼我為馬者應之則為馬，當面唾面，就不會自乾，雖然我應該「明哲保身」，千山萬水，九死一生，為的是什麼？保全性命，然性命終歸是會到盡頭好，有謂「士可殺，不可辱」，「路見不平，拔刀而起」，何況是自己？

年終歲暮，感慨滋生，我的話，開始想說的沒有說到，不想說的，又覺得寫了一大擔，世事滾滾東流水，留待下次再投函。

胡漢陽上

參觀多倫多「文物展覽」後記

陳夫一

加拿大安省皇家博物館的門前，在八月陽光的照耀下，有六面鮮紅的旗幟，分為兩組，懸掛在石塊砌成的大門的兩旁，每一組包括三面紅旗是加拿大的楓葉國旗和安省的省旗，另一面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對於加拿大的老華僑，對於看慣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移民和留學生而言，這五星旗多少帶有刺眼神秘而恐懼的感覺。排在博物館大門外人行道旁，有座玻璃櫥窗，裏面放着一些中國明、清時代的陶瓷器，那巨大的花瓶，那熟悉的花紋，那可愛的藍色……，會讓外國人聯想到中國，會讓中國人想起了自己的家園。

在博物館大門口外，設了一個臨時售票亭，買票之前要經過用鐵絲圍成的甬，假如排隊的人多了，你自然會注意掛在兩旁放大的照相讓你瞧一瞧「大陸新貌」，我去的那一天，人不多沒有排隊，買了六張票，請朋友一家人去看。中共文展自成一系統，和該館本來的中國藝術部十五大房間分開，大概是怕貨比貨，安省博物館收藏中華文物之豐，冠於北美洲，大部份文物是由一位在河南開封傳教士（Mr. W. C. White）所贈送，館內並聘有中國人擔任鑑定考古、陳列等工作，規模巨大，開人眼界。現在我們丟開眞正的中國文物展覽部不談，單看時髦的中共文展，進去之後，第一個驚奇的事，是找不到中共人員，上次多倫多博覽會，每一單位都有穿白襯衫灰長褲的中共「同志」，在場協助，可是這次沒有了，大概是怕觀眾中會說國語的人隨便和中共同志交換意見，問長問短吧！服務人員是加拿大女孩子，身上被了一條黃絲帶，上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展」字樣，這些黃毛丫頭懂什麼呢，中共派來的人都在幕後，據說工作小組成員有三人，梁丹、黃石林及簡慮露都不露面。隊長是劉仰嶠，光頭、圓臉，一副七八路的樣子，上了多倫多的地球郵報。

第二件令我覺得意外的事，是遇到一位東歐人士，大概六十左右，他含笑對我說，你看這些東西，出土的年代都是最近十年以內的，難道中國過去的古物都遺失了嗎，為什麼不拿出來展覽，可見是宣傳，是宣傳，要人覺得共產黨才做事；年青人，不要相信它！起初我以為來看展覽的人多少是同情中共的或者是左傾份子，而這位老人的出現，令我思索良久。

看過多倫多博物館原有中國部陳列的人或者在台灣參觀過故宮博物館的人，對中共的文物展覽不會有多大興趣的，百分九十以上的人似乎都為了看「金縷玉衣」而來，為了這個華貴稀奇的葬衣而來，我們擠到金縷玉衣的前面，看到了眞面目，原來是一塊塊方形的玉塊用金屬線連起來，這件葬衣可以將整個人體包在裏面，遠看好似太空裝。我細看說明，它特別指出：「這件金縷玉衣，是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剝削人民的有力揭發和控訴」。這大概是中共不惜巨資在海外搞文展的用心所在！我們不反對中共在海外宣揚我國故有的文化和藝術，但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作風，實在是無恥。

我奇怪，中共考古學者們，怎樣知道製造金縷玉衣的工匠們沒有得到適當的酬報，怎樣知道這些工匠是屬於被剝削的一群，這些巧奪天工匠人也許是受重金禮聘而來的！如今掛在聯合國大厦巨大而美麗的中共地毯，才是新封建統治者殘酷剝削少女的有力證據和控訴。同時這些墓物的展覽正好證明中共在大陸掘盡了祖先的古墓，這種公開盜墓的行為應該受到全體人民的控訴。多倫多商報胡說八道說國民黨在大陸上亂盜古墓，那完全是欺人之談，更亂講國民黨將北平故宮博物館的文物據為私有，凡是到台灣參觀過故宮博物館的人都不會相信這些胡言亂語的，中共在文革期間，對中國故有文物摧毀出賣盡，中華文物數千年來遭過亘古之災刼，我們應該慶幸，台北的故宮博物館收藏着大部份的精華文物那是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的！

中共的政治考古學者們，為了暗示金縷玉衣的石匠的確是被剝削的人，特別強調了一些高利貸契約的文件，那是唐代的東西，而金縷玉衣是漢代遺物，兩者風牛馬不相關。高利貸是月息十分，實際在目前在多倫多買房子，年息都在十分以上，高達十三分，證明唐代的中國經濟情形，比現在還穩定得多。

後來又看了甘肅奔馬，和餃子化石等，走馬看「墓物」完畢，覺得所謂文化展改稱為墓物展才對。

最近我又從皇家博物館經過，那些紅旗都不見了，帳篷也拆去了，窗櫥裏的花瓶也搬走了，一陣寒風，滿階落雪。據說搬到美國華府去再展覽，好像是賣狗皮膏藥的馬戲班換碼頭去矣！

我不知道別人參觀過中共文展之後有何收穫，以上僅是個人的一點觀感而已。

本港廿萬失業者
應鼓往離島發展

編輯先生：

報紙說有廿萬工人失業有嘢做，很多失業人做小販，鄙人提出解決方法如下：

㈠新界離島很多荒地，鼓勵失業工人養牛豬雞鴨，造水塘養魚種菜。如無人才，可請台灣漁農專家來港，教導港人做，渡過此經濟困境再算。

㈡向垃圾找工作；每日有數千噸垃圾，可讓失業人收集垃圾中有用材料：紙、鐵罐、塑膠料、玻璃等物，設垃圾廢料再造廠，把垃圾再造成有用物料，以工作代替救濟。美國已有很多此等工廠，可向其取技術資料。

讀者黃玉華上

紅色學校竹幕低垂 讀書爲名統戰爲實

香港××子弟學校，有小學部及中學部日夜班，故學生甚眾。最近，更在北角開設分校。該種組織，不作爲眞正學校，其實則爲「駁腳」又「駁腳」之統戰份子搖籃。男女生兼收并蓄，教程課程與教育司署所規定者畧有出入，所謂「偸鷄」政策，瞞天過海，視學官亦不知袖裏乾坤，處心積慮，一般人均不知其個中玄妙。

學生之來源，除紅色機構子女外，并派出統戰男女職工，分向紗廠、製衣廠及其他行業部門，向頭腦簡單，家計困難之男女工人引誘、遊說，牽之入彀，投入該校讀書。每週除上課外，并設有「讀書會」變相之補習班，研究毛語錄及共產主義書籍。十餘年前，××中學校長，××訓練班讀書會主持人共十餘人，被解出境後，不敢以「讀書會」名稱，奴化學員及學生。該校目前祇能以變相名稱圖存。每月旅行、野餐（自費）以籠絡各生，分組家庭訪問，以考察被訪問之背景，晋而統戰其家長成員。學生中有患病入院留醫者，則派出學生多人，輪流到醫院探問，以示關懷。過年過節，學生家長之困乏者，學生則科欵贈送禮物，以示親切。

夜校學生，均是由工廠下班而趕上課，如回家用膳，則時間不許可，故校方設有廉價飯，每餐一元，最近改收一元五角，膳食者需預先購買飯票，餸菜每人一碟，白飯則「任食唔嬲」，洗碗碟之責由膳食者輪流擔任，伙伕由校方僱請，此亦籠絡學生妙法之一。

學生作業成績，英文較佳，算術次之，國文較差，雖作一篇旅行日記，文中不知所云。豈毛幫之批孔，實行打倒孔家店之作風，吹到本港紅色學校，致有此現象？

難怪此類學生被人操縱至祇懂「紅學」，不是求修身、謀生之知識，而作「統戰喇叭隊」之嘍囉。可哀者，有善良本性之半工半讀好學生，被人誘入歧途，不能擺脫，將來影响學業及前途，每況愈下，且更影响至婚姻問題，除非臭味相投，左妹嫁左仔，否則難踏上自由康莊大路。

・厚庵・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册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韶關農場共幹被殺 廣州河南倉庫被焚

大陸社會治安混亂，偸盜搶刼、殺人放火事件，隨時隨地都有發生，即向來「報喜不報憂」的毛幫宣傳喉舌如「紅旗」雜誌及「人民日報」等，近來也不斷公開承認形勢大壞，叫囂要嚴厲鎮壓，大開殺戒。可見混亂情勢之嚴重。

由於毛幫已將鐵幕作半開放，藉以對外國人及海外僑胞施展統戰陰謀，因此外國人及華僑入大陸者稍多。但大陸人民目睹彼等衣着以及一切生活享受，均與大陸人民有天淵之別，內心非常羡慕，在此現實刺激下，於是更增長羣眾之反共反毛情緒，怠工、怠耕乃至偸竊搶刼、殺人放火等事件更形普遍。特別是被迫下放後再回流城市的知識青年，結成集團，或與林彪餘黨合流，對中共進行多方面的破壞，更使大陸社會混亂不堪。

春節前後，韶關西北三十里之新與農場治保主任即被人斬殺分屍。又廣州河南小港村發電廠倉庫亦被人縱火，搶救不及，損失慘重。凡此種種反共反毛破壞事件，均迅易速傳播遠近，故毛幫之宣傳機構亦迫不得已於公開承認社會混亂，而發出天殺戒之警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新春書懷（乙卯）

梁寒操先生遺作

春回歲計又如何？一德同心定勝魔。
驕吝忮求人自祟，權謀術數亂滋多！
當循五德尊尼父，務履三施學佛陀；
貞下起元時至矣，莫將歲月付蹉跎！

挽梁寒老詞

高蘊賜

春風吹淚落吟箋，悽愴書懷絕筆篇！
大雅扶輪驚折柱，中樞籌策痛亡賢！
星寒弱水沉千里，月冷爐峯別十年！
回首車塵深巷裏，蒼茫詩夢繞青田。

用寒老遺作原韻

高蘊賜

榮枯旦夕感如何？太息詩心入豎魔！
事業堂堂微管重，文章赫赫杜韓多；
澡身曠達涵儒素，見性莊嚴證佛陀；
耿介平生風義在，熱腸遺句警蹉跎。

（公近膺國策顧問，在台北卜居青田巷，以猝發心臟病逝世前二日寄示新春書懷一篇）。

閱報驚悉，寒操先生，遽歸道山，民國哲人，又少一位，悒悒者久之。論人才，國民黨前輩諸公，無有出其右者，文章書法，足稱一代大家。去年底蘊賜先生，尙出其函，並附有詩，已載本刊，不料匝月之餘，即聞噩耗，人生眞同朝露耳，力行致悼。

甲寅除夕

一覽樓主　楊海天

故土風光隔水涯，笙簫臘鼓鬧聲譁
春聯紅貼他鄉舍，梅蕊寒開異國花
逐客空懷千載業，亡秦尙有兩三家
歲殘整頓經綸手，好趁東風復我華

甲寅除夕

荆廬　郭國彥

堂廡共天涯，紅燭笙歌繞室譁
玉盞同傾除夜酒，膽瓶雙艷異鄉花
祗無名業光先德，漫道儀瞻屬故家
但願明朝春有腳，東風還我舊京華

寄內

越　雄

其一

念七春秋流別淚，鴻光偕隱化如煙
阿姑菽水殷勤奉，教子熊丸勉繼賢
聞道糟糠常果腹，更聆絺綌度殘年
驚心世變空前刧，鳳泊鸞飄各自憐

其二

每讀來書每斷腸，雲藍紙上淚千行
九州鐵聚鑄成錯，一着棋差戀故鄉
黑幕暗垂風不透，愁雲慘佈日無光
天荒地老有時盡，患難夫妻豈易忘

去國吟

楚　雄

驚心華髮已盈頭，浮海乘桴二六秋
去國彌堅報國志，思親常恐使親憂
風雲氣奮驅熊豹，草檄情豪蕩寇讎
我本楚庭狂狷客，願輸肝膽砥中流

思母吟

前　人

一梳皚皚慈親髮，生我劬勞祗自知
菽水承歡償未了，萊衣舞綵又何時
臥冰躍鯉心純孝，跪乳羔羊性豈癡
但願上蒼延母壽，瓣香私祝逾期頤

海角書感

雪梨　蘇伯楷

㊀
息影城西近水濱，雲深路遠少居鄰；
海崖曲折環山抱，澎湃潮聲隔樹聞。
此際閒吟無箇事，當年來澳有殊因，
他鄉難敘天倫樂，卅載長乖骨肉親。

㊂
忙裏偷閒灘上遊，眼前景物自優游；
情怡綠柳穿黃鳥，面對碧波飛白鷗。
世外閒人忘得失，塵中俗子有歡愁；
海天極目茫無際，不盡長河滾滾流。

㊂
三十年來海外遊，天涯浪跡未能休；
久居異域難爲客，步入河灘欲狎鷗。
明月床前思故里，胡笳塞外動羈愁，
年隨日影他鄉過，淚似寒泉山上流。

失眠

雪梨　林　康

疾失河魚患失眠，枕邊不敢展書編
添慵屢返三更夢，洗髓難求五色泉
重幕聰垂推月影，迴聲腸轉扣心絃
惱人最是園林鳥，天未明時便鬥顚

有感

前　人

莽莽東方晦未明，毛蟲飛舞鬧薨薨
擾人好夢汚人耳，溷外蒼蠅逐臭聲

讀三七六期董壇主賀陳克華將軍八十嵩壽謹步原韻

泰國　李敬安

客地南湄訪雅賢，奈今世界佈烽烟
遙遙內亂何時止，寂寂民生度苦年
目的遵崇孫父命，宣揚正氣要眞傳
飛觴祝壽期頤旦，喝彩歡聲鬧兩邊

盼王師（調寄浪淘沙）

泰國　一　帆

台峽水潺潺，淚湧關山，王師久別故鄉閒，午夜夢迴身作客，幾許雙潸？鳥倦應知還，百難千艱，逐胡兒速把符頒，收陸破河山再造，依舊英顏。

步和李敬安先生中秋感懷元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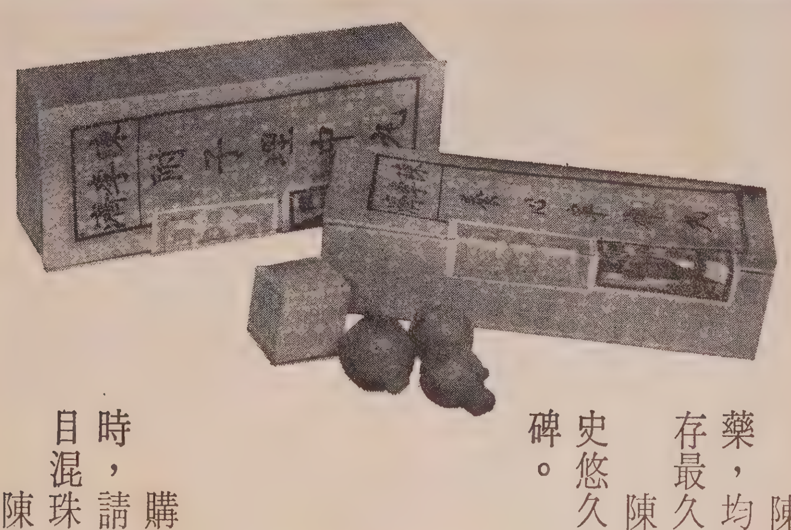
泰國　一　帆

詩壇亮節仰高風，鳳句留題用不窮
邀宴嫦娥臨賞咏，恭迎墨客共尊榮
蟾宮皓魄千秋照，宇宙河山萬古同
今夕龍吟伸傲骨，諸君莫笑我驕翁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六期 新89期)



本期要目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八六(新89)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八六(新89)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三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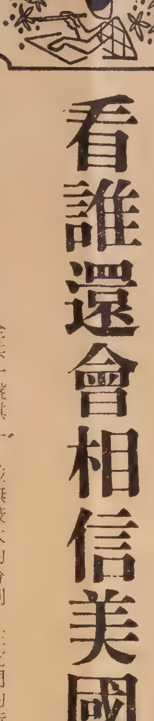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看誰還會相信美國

在美國國會中的民主黨議員，正在一再削減現任共和黨總統福特的權力，迫使他在國內和國際上一些重要措施上無能爲力，從而在明年大選中民主黨獲勝。他們眞是「大刀濶斧」，竟把某些原則、道義和利益均棄之不顧，鬧得不倫不像話，實際上是在大幫共產黨「革命」的忙。這就難怪像中共、北越和棉共等政權和叛亂集團拍手叫好，而令世界上不少自由國家懷疑美國的不可信賴。

據外電報導：前東南亞美軍司令韋斯摩蘭將軍，在三月十三日與福特總統會議後對記者說：美國不再次在海防港佈雷和轟炸越共軍隊的補給線以保衛越南和高棉實在是壞得透頂的事。他抨擊美國國會民主黨議員反對進一步援助中南半島時指出：我們「正在懲罰朋友，而獎勵敵人」。韋斯摩蘭將軍於指稱北越只懂得「力量」這一點後說：「河內是整件事的主謀」。

今日的美國總統已沒有權力下令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給予南越和高棉以有力的支持，而這種權力的消失正是民主黨議員的「傑作」。

同日，美國防部長施勒辛格在接受電視訪問時也指稱：河內似乎是準備配合明（一九七六）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在越南發動龐大攻勢。他說：美國應該不再「坐視」，而應給予南越三億美元的援助。

韋斯摩蘭將軍曾是越戰的指揮官，施勒辛格是現任美國國防部長，他們當然瞭解越南、高棉戰爭局勢，及其連鎖關係，所以，極力主張美國採取應有的措施和給予這兩個國家以及時而有用的援助。可是，美國國會中民主黨議員老爺們，所想的是明年的大選，所以，也就形成了北越、棉共在「配合」美國大選，而民主黨國會議員也「配合」了他們順利地「革命」和軍事進攻。

比較而言，今日處境危殆的是高棉。三月十八日是高棉趕走貪污腐化、胡作非爲的施漢諾的政變五週年。目前，高棉情勢日漸敗壞，如果沒有外援，龍諾將軍的政權前途已是一片黯淡。

五年前高棉發生政變後，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極端興奮並竭力唱好。因此舉對越南的反共作戰有利，並使美國在中南半島增加一個盟友。不幸的是當時美國民間反戰呼聲正盛，尼克遜總統雖有心支援但卻被國會綁住了兩手，只能予以間接的零星的援助，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假如要像一九六五年援助南越那樣支持高棉，當時力量薄弱的棉共可能早已土崩瓦解。這樣，不僅金邊政府可以穩定下來，同時又可減輕來自湄公河方面的對南越軍事壓力。

美國軍隊「光榮」撤出南越的當事者是被迫下台的尼克遜，而因水門事件給民主黨國會議員口實最多的當然也是他。尼克遜下台福特上台後，民主黨議員乘勝追擊，特別是在限制總統權力方面，制訂多種辦法，使美國總統在海外應變作戰和援助等等，都無所作爲。用香港股票市場的一句流行話說：今日的白宮主人才是「正牌大閘蟹」。

今日高棉已面臨赤化的危機。如果金邊不保，接着而來的必是南越危機的加重。南越若是再被北越共軍吃掉了，那麼中南半島必將全面陷於動蕩不安中。盡人皆知，越共也好，棉共也好，甚至是寮共、馬共、緬泰共以及非共，儘管它們各有背景，內部意見也不一致，但在所謂「革命」和「解放戰爭」上，卻是「全共一盤棋」，並無較大的分別。在它們的背景方面，雖然今日蘇聯和中共仍在繼續進行不可開交的所謂「理論」、「路線」等狗咬狗之爭，但對別國共黨叛亂的支援卻充分「合作」。以對北越而言，莫斯科幫大忙，北平政權也不甘落後，這就是證明。

在另一方面，以自由世界第一強國自居的美國，卻大有談共色變，惟恐再陷入像韓戰、越戰一類戰爭的漩渦，一派「你死你嘅事，與我無關」的自私自利姿態，不僅令盟國寒心，簡直使人不敢相信在美國這個國家中還有道義的存在。

對此，在美國國內不僅有韋斯摩蘭將軍一類較有眼光人士的不滿，在國際間影響之深之壞更是不堪回想。在歐洲方面於過去反對美國援越作戰的人士，現在也爲了美國不能及時援助棉、越，而懷疑到美國對其他盟國所作的安全諾言是否可以信賴。

目光短淺的美國政客們，一旦失去盟國的信心，也就等於助長了共黨的兇燄，其結果，無論如何看不出美國不受其害。

新聞以外

四重彩·六環彩·花樣百出
小市民沉迷賭馬百業俱廢

吳人傑

自外圍馬合法化，英皇御准賽馬會爲廣泛吸引市民下注，巧立名目，廣設彩池、四重彩繼之六環彩，可以刀仔鋸大樹，亦可廣張羅網，四面包圍，彩銀動輒十數萬元，大大引起小市民興趣，大家大發橫財夢。賽馬由每逢週末加上星期三夜馬，小市民們刨馬經忙得不可開交，每到星期三、星期六，大部分人全神貫注於跑馬場上那班畜牲，捨正業而不顧，個個投注站大擺長龍，簡直到了瘋狂程度。這種風氣發展下去，等沙田新馬場建好，情形必更嚴重。社會風氣、治安、經濟等必然受到影響。可是，賭馬是「合法」的，是「英皇御准」的，誰也不能提出反對。香港政府爲「充實庫收」，自然花樣越多越有利，有誰想到小市民所受毒害之深呢？

領彩抓人·馬會太惡

元朗八鄉文岡村一名青年上月三日拿了一張十元單式四重彩往馬會領取二十六萬多元獎金，被馬會當局疑有「問題」，通知警方將其扣留，經過一個多月調查後，警方已撤銷其控訴，並發還五百元保金。

這張四重彩的「眞假」問題目前雖尚未確定，但警方撤銷控訴發還保金，至少表示這張彩票不可以確定是「假」，因此這位無辜受辱的青年楊松星已委託律師向馬會索取二十六萬八千零八十元獎金，如不依期派彩，將控告馬會。

這是一樁不尋常的事件，何以這張彩票會被馬會認爲有問題而拒絕派彩，不但拒絕，而且要報警拿人。這位中彩青年卻敢於將之交與律師收取，當然不會有問題，否則律師也不肯代辦。

這一宗案件將來怎樣了結，現在還未知道，但市面上卻紛紛談論這事，大部份的意見認爲：馬會既無法找到證據證明人家的彩票是假的，就不該那麼大陣仗報警抓人，幸而他們所抓的是新界元朗的鄉下仔，如果是知識水平較高的人，就不會容易罷休。

楊松星在警局時，警官告訴他：「政府已無證據控告你，請你領回保釋金。」該警官並問他：「你有無打算反控馬會？」即表示，馬會抓錯人，被抓的人有權向他反控。

馬會這麼衝動的要抓人未免有點過份，這些人都是馬會的客仔，馬會雖不是以營利爲目的，但開辦四重彩、六環彩等，也無非盡量吸引人們下注，這樣的客仔理應客客氣氣；再說，他要領彩金，並不是馬會的，是彩池的錢，是投注者的。有人中彩，應當順利的拿到錢，如果稍有懷疑，不但拿不到，還要報警抓人，豈不是叫投注者都懷戒心，誰還敢冒被抓的危險去投注四重彩、六環彩？那麼，馬會再多設彩池也吸引不到賭客了。

代人受過·老夏抱怨

財司政夏鼎基抱怨輿論界評論有偏差，人們把地下鐵路的計劃弄得唔湯唔水歸咎於夏鼎基，夏鼎基認爲這是不公平的，因爲政府是一個整體，不是夏鼎基個人的事。地下鐵路計劃由政府決定，不是他個人的權力。夏鼎基說：「我並不是政府。」

夏鼎基近來的確受到四方八面攻擊，地下鐵路計劃只是一端，如儲備金問題、加稅問題，夏鼎基已不只一次成爲眾矢之的。

當然，夏鼎基不是「政府」，政府的最高決策機關是行政局，行政局才是應當負責的機構。輿論界評論的箭頭集中夏鼎基，實在使他吃不消，難怪他口出怨言。

不過，行政局雖是最高決策機關，但一切計劃的草擬，另有負責單位。地下鐵路這計劃由那一個紅鬚軍師草擬，也應負部份責任。夏鼎基的抱怨只有一部份對。

夏鼎基又談及一九七四年的撲滅貪污工作，他所能說的就是他組織與他一同工作的人亦絕對相信他們。他說：「香港並不是最先有貪污的地方，東南亞等地亦有貪污的可能性。」

夏鼎基的話說得很對，香港的貪污在東南亞來說，並不是最先，也不是最嚴重。但反貪污反得最熱鬧的是香港，是無可否認的。

大家都知道，構成貪污最大因素是權力。沒有權力就沒有貪污，權力越大，貪污機會越多，貪污收穫也越大。有生死予奪之權，當然特別多人求助，你也可以開天索價。

但做官不可以沒權，沒有權就沒有能。權力的用途，如果不向正途，官府的權力就會成爲人民的

災害。試觀本港，凡有權力的機關，都有貪污存在，要肅清貪污，又不免影響行政效率，這就十分矛盾。

小販沙膽·廉署受騙

在廉署正要做現代武松，大力打老虎的時候，竟有如此沙膽的小販，在老虎頭上釘虱乸，藉詞告發貪污，騙走了廉署一千元現款及一架錄音機。事後這斗膽小販終於被捕，判入獄一年，罰欵二百元。

這小販的膽量誠然不小，不過廉政署爲了打老虎、拍烏蠅，也未免太擒擒青。他們交給那小販準備向「哥連臣的盧督察」裝彈弓的一副價值不菲的錄音機（六千八百元）連咪（五百七十元），及一千元作爲餌現欵，總共八千三百七十元，這麼一筆「巨欵」，竟相信一個素不認識的小販，太過大意一點！

不過，這小販究竟作賊心虛，要是他鎮定從事，也許有更大收穫。因爲他取得現欵及錄音機後，「發足狂奔」，才露出破綻，如果利用他們「搵案辦」的心理，至少可拖延一個時期。

從廉政專員公署得到利益的，不單只這個小販，一些「願意作控方證人」的被捕者，都受到熱烈欵待，他們所受到的利益，不知多過這小販多少，可是他們並未像小販那樣判囚罰欵，可見一個人只要夠醒目，犯了更大的罪也可無事，如果這小販善於運用他的頭腦，不但不會爲這些現欵及錄音機被捕，還可陸續向廉署多拿「使用」。因爲廉署的經費比任何機關充裕，花多少錢買情報都沒問題，辦案當然要多花點錢。

不過，在我們納稅人看來，廉署的錢有時花得實在太冤枉。老萬曾說過，貪污的人的錢從開烟、開賭之類的違法事情得來，只要你不賭、不吸毒，他們就很難貪污到你身上。但廉署打老虎、拍烏蠅，都要花納稅人很多錢。

這麼說來，豈不是貪污反不如打老虎那麼使人民受到重大損失麼？花那麼多錢去買拍烏蠅的情報，代價太高了。

夜市冷落·香港暗淡

據報紙報導，每晚十點後，市面顯得冷冷清清，行人寥落，東方之珠已黯然失色。老萬近來很少出夜街，夜後市面情況不大了了，偶然赴宴夜歸，也未見得「恍如死市」，不過，較以往冷落得多，卻是事實。

據報導說：夜市冷落的原因，主要是治安不好，隨時有箍頸、截劫的事情發生，因此人們沒有必要時，寧願在家看看電視，作爲唯一消遣。

電影院、夜總會、飲食店這類生意本來靠夜市，現在都受到很大打擊，而小巴、的士在夜後往往是有車沒人搭的情形，夜後仍然活動的大部份是遊客。

夜市冷落的另一原因是不景氣影響，人們收入減少，生活相應的必須節省，晚上的活動都是消費的可免則免，也造成消費的場合奇淡的原因。

多少年來，香港是繁榮熱鬧，雖然不是「不夜天」，但香港的夜生活也算得多采多姿，但今天再沒有過去的那種盛況了。

一個生活正常的人，早眠早起，夜生活淡不淡，與他們無關。不過，夜市的清淡，卻和整事香港經濟大有關連。

近來，香港旅遊事業大爲退縮，固然各國遊客因爲經濟衰退而將旅遊計劃改變或押後，但仍然有能力旅行的遊客使不會選擇香港了，香港地方太小、太單調，沒什麼可遊的地方吸引他們。以前是購物者的天堂，現在東南亞許多地方買東西都比香港便宜，爲了購物而來的遊客，少之又少。如果香港有豐富的夜生活，還可以吸引他們；連一點點都沒有，誰有興趣再遊這「東方之珠」？

香港夜市清淡似乎無關重要，其實對香港的影响不小。旅遊事業既被認爲「無烟工業」，過去每年替香港賺進極多外滙，目前遊客顯著的萎縮，對香港百業都有直接間接的影响，如果香港政府關心香港經濟前途，非想辦法作有效的挽救不可。

夏令時間·明年取消

夏令時間是一九〇八年英國一位建築師威廉韋勒倡議的，目的是節省燈光和燃料，爭取利用陽光的時間。英國在一九二五年訂立了永久法例，規定每年由四月十五日後第一個星期日起實施「夏令時間」，到十月十五日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恢復「標準時間」。

香港在一九四一年的照辦煑碗，到日本佔領香港時中止執行，到一九五一年又恢復了。

香港政府往往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爲在英國祖家行得通的事，在香港也一定照樣行得通。其實英國和香港不論天時地理，風土人情都有很大距離，英國的模子，在香港是絕對不適用的。

夏令時間也如此，在英國，陽光認眞值錢，偶然有一天陽光普照，便皆大歡喜，甚至休假去曬太陽。英國的房子也以朝西爲最值錢，因爲這樣才有機會享受到陽光。

但在香港，陽光太多，夏天烈日當空，尤其難頂。如果蓋一幢房子朝西，曬到熬不住，非借助窗帘、冷氣機不可。

夏令時間在英國有作用的，但在香港則簡直除褲疴屁，多此一舉。香港不論冬夏，都有充足的陽光可以利用。夏天時日長夜短，再加上實行夏令時間，晚上八點多還未天黑，簡直日夜難分。

同時，一年改變兩次時間，也會造成許多不便，剛轉時間的那一兩天，約會必須當面訂明「照新時間」，太麻煩了，對一些行業尤爲不便，非更改時間不可。

香港實行夏令時間，並不能收到利用陽光的效果，只會造成種種不便，因此工商人士一直反對「夏令時間」。不過政府一年一年的實行，似乎沒有中止的意思。

現據官方消息，決定由一九七六年起，實行廢除夏令時間。這個決定是徵詢過本港各大社團、新界總商會及新界鄉議局的意見作出此項決定的。二十四年來造成的不便，到明年便可消除了。

中共石油生產

中共自「三面紅旗」失敗及「文革」動亂後，經濟衰退，各項工業萎縮不前，唯石油工業一枝獨秀。中共大量輸出石油，除彌補國際貿易逆差，平衡外滙收支，還有一目的，乘機進行國際統戰活動！

中共經濟自一九六〇年「三面紅旗」失敗出現衰退之後，經過五年的「調整」才逐漸復甦。但隨之於一九六六年又爆發了「文化大革命」的暴亂，經濟再度萎縮。各類工業十餘年來大都徘徊不前，唯獨石油工業由於黑龍江「大慶」、山東「勝利」及天津附近「大港」等新油田先後開發成功，獲得較大進展，呈一枝獨秀之勢。據今年一月十三日，周恩來在「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宣稱，一九七四年其石油生產量較一九六四年增長六點五倍。若據此推算，則十年間中共石油生產之平均年遞增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二點三，十分突出。

我國大陸過去由於勘探查明的資源不足，石油工業十分落後，所需石油大都賴進口。中共竊據大陸後最初十年間，石油工業之發展仍極遲緩，一九五七年時，據稱石油生產僅能滿足需要量的三分之一。一九六〇年開發「大慶」油田以後情勢逐漸改變，中共石油進口數量逐年下降。自一九六二年開始，中共已有少量石油產品輸出。一九六三年末中共宣稱「我國需要的石油，過去絕大部份依靠進口，現在已經可以基本自給了」。一九六六年末，更進一步宣稱「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所需的石油，在數量和品種上已經完全自給了」。隨着石油生產的逐漸增長，一九七三年中共向日本輸出原油一百萬噸，開始了較大量的輸出。由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以阿第四次戰爭爆發以後，阿拉伯集團以石油為武器，導發了世界能源危機。不但油價暴升，各石油消費國且受隨時切斷石油供應之威脅，紛紛尋求新的石油來源。而中共石油生產適在此時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乃盡量壓縮消耗，擴大石油輸出，以石油作為其進行國際統戰，攫取外滙的工具。玆試就中共近六年來之石油生產量，近兩年之石油輸出情況，以及舖設輸油管和擴建石油輸出港等分述如後，以供參考。

近六年來中共之石油生產量

自一九六〇年中共「三面紅旗」暴政失敗，經濟衰退以後，十多年來中共一直沒有公佈其國民經濟統計數字。這一時期石油工業雖然由於大慶、勝利、大港等新油田之開發，在各業衰退的情況下單獨獲得進展，但其生產數字亦付闕如。直到一九七一年初，周恩來接受美記者史諾訪問時，才透露大陸石油的生產在不斷增長，一九七〇年已經達到二千萬噸以上，可以滿足目前需要。

十點九，一九七一年又比一九七〇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點六，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一年比較，原油增加百分之十六。據一九七四年一月七日日本共同社消息報導：一月五日周恩來接見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時，曾告以一九七三年其原油產量為五千萬噸；一九七五年初中共宣稱一九七四年原油產量比一九七三年增長百分之二十。

據上述中共所宣稱的生產數字或增長百分比推算，近六年來中共石油生產數字詳如下表：

年期	原油產量（萬噸）	比上一年增長%
一九六九年	一、四二〇	
一九七〇年	二、〇〇〇	四〇・九
一九七一年	二、五七二	二八・六
一九七二年	二、九八三・五	一六
一九七三年	五、〇〇〇	六七・六
一九七四年	六、〇〇〇	二〇

上表所列，周恩來透露的一九七三年產油五千萬噸的說法，其可靠性大有問題。因為根據周恩來宣稱，一九七〇年原油的產量以及其後中共透露的增產百分比，推算到一九七二年止，其原產量不過是三千萬噸左右。而一九七四年初，「新華社」報導一九七三年石油工業生產情況時，僅稱已提前十天超額完成生產計劃，而未透露生產的絕對數或相對的增長百分比。對於中共最主要的油田──大慶，當年生產情況的報導，亦僅稱原油較上年增長百分之十以上。

若一九七三年中共原油產量眞有五千萬噸，則較一九七二年淨增加二千萬噸，增長幅度高達百分之六十七左右。如此快速之增長，「新華社」電訊何以無隻字提及？而反要假助於日本外相及共同通訊社？此為其可疑者一。其次，若一年時間原油生產量淨增二千萬噸，則無論在運輸能力、儲存能力、加工提煉能力或石油消費以及擴大輸出諸方面觀察，均無相應之增長，無法消納此二千萬噸巨額之增長量。再者，一九七四年三月下旬，中共曾在北平召開「全國石油煤炭節約工作會議」。六月中又在西安召開「全國石油節約工作會議」，足見大陸石油供應緊張，若一九七三年石油生產大幅度增長當不致如此。凡此均足證明，所謂一九七三年產油五千萬噸的說法，只是周恩來勾引日本人的誇張之辭，殊不足信。估計一九七四年不過四千二百萬噸左右。

近兩年來中共之石油輸出

中共透露自一九六二年開始，已有部份石油輸出。輸出地區可能為北越及北韓，惟數量不詳。由於當時中共石油尚不能完全自給，其輸出量當屬有限。中共較大的石油輸出始於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中共石油輸出，最大的一筆交易，是售給日本的原油一百萬噸，由日本國際石油公司承購，簽約時原訂價格為每桶三點九四美

方改按每桶八點六美元交貨，全年輸日原油總值達三千二百五十七萬美元。

此外，據傳一九七三年，中共曾續向北韓輸出石油八十萬噸，北越五十萬噸，銷往香港輕柴油及煤油共十萬噸，一九七三年全年中共輸出石油約二百四十萬噸。

一九七四年隨着中共石油生產的增長及國際油價繼續上升，中共進一步擴大其石油輸出，主要情況如下：

一九七四年，中共曾先後與日本國際石油公司及亞洲石油公司簽約，分別售給原油三百三十萬噸及一百六十萬噸，共計四百九十萬噸。訂定價格為每桶十二點八美元（每噸約合九十三點三美元）。其後因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石油消費量減少，且中共原油價格較昂（與中共原油品質相若的印尼低硫原油每桶售價僅十點八美元），日方乃取消部份合約，全年實際運交量僅四百萬噸，約值三億七千餘萬美元。

據稱，一九七四年運往北韓的石油增為一百萬噸，運往北越者則為五十萬噸，一九七四年運往香港的油料增為三十萬噸。

此外，一九七四年中共開始向泰國供應油料，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泰國外交部副部長察柴會率團訪平，協議由中共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所謂「友好價格」供應泰國柴油二十萬噸，惟據稱一九七四年內僅運交五萬噸。

一九七四年九月間菲律賓總統夫人率團訪問大陸，與中共達成貿易換交。中共允諾在一九七五年底前供應菲律賓原油一百萬噸，其中二十五萬噸在一九七四年內運交，油價每桶九美元。其首批原油於十月間由青島運抵菲律賓，馬可斯夫人曾親至八打雁「德士古煉油廠」碼頭主持歡迎儀式。但不久傳出中共供應菲律賓的原油含硫量過高，不適於菲境各煉油廠提煉，菲方請求中共暫緩供應。因此一九七四年中共輸菲原油並未如預計之多，可能僅二萬噸左右。

據上所述，估計一九七四年中共輸出之原油及石油產品共五百九十七萬噸左右，價值在五億四千萬美元上下。

在石油輸出的同時，據傳一九七四年中共曾向阿爾巴尼亞及阿爾及利亞購入原油，共計十七萬噸左右。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日本國際石油公司與中共簽訂合約，在年內以每桶十二點一美元的價格（較目前品質相若的印尼原油每桶十二點六美元為廉），向中共購買原油五百四十萬噸。據稱日本亞洲石油公司亦將與中共簽約，估計一九七五年中共輸日原油將增為八百萬噸，總值在七億美元左右。

中共加強石油運輸能力

為配合擴大石油輸出之需要，中共近幾年來正積極擴建石油輸出港，並舖設主要油田至輸出港口間之輸油管道，以解決石油運輸問題，主要相關情況：

出、運輸

項楚

一期工程已基本建成，並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交付使用。第一期工程包括建設一道長七百四十六公尺的引堤，一座四百三十公尺長的棧橋，一座長二百八十五公尺的碼頭及原油泵房、循環閥室、油罐、污水處理等配套設施，據稱儲油罐採用薄殼結構，總容量達四萬立方公尺。（按：秦皇島位於渤海西岸，終年不凍，航道水深八點五公尺以上，萬噸巨輪可不必等候潮水隨時進出，為我國大陸著名的天然良港。）

二、自大慶油田經吉林、遼寧至秦皇島全長一千一百五十二公里的輸油管道，從一九七〇年冬開始興建，至一九七三年九月末已建成。據稱為大陸第一條大口徑長距離的地下輸油管道，全線有十九座加壓、加熱泵站，在跨越瀋陽鐵路局某編組站時，工人曾爬進管道內在地下勉強施工，可見油管口徑相當粗大，估計直徑可能為六百三十毫米，其年輸油量應在五百萬噸以上，此一輸油管道之舖設完成及秦皇島港石油專用碼頭之建成，顯示中共已將秦皇島港開闢為大慶油田之石油輸出港。

三、中共已能製造直徑為七百二十毫米之大口徑石油鋼管。陝西省寶雞石油鋼管廠為一專門製造輸送石油、天然氣用鋼管的工廠。

四、興建六座大型石油鋼管廠。據稱中共舖設大慶油田至秦皇島之輸油管線共需大口徑鋼管近二十萬噸，而當時全大陸只有寶雞石油鋼管廠一家工廠能夠生產此種大口徑鋼管，無法滿足需要。中共乃發動遼、吉、黑三省工人自製生產鋼管所需之設備，展開搶建鋼管廠的「大會戰」。先後在哈爾濱、四平、遼陽、鞍山、大連等地興建六座大型石油鋼管廠，使石油鋼管生產大為提高，

五、中共架設大慶油田至大連港之輸油管，一九七三年十月初宣稱大慶油田至旅大港的輸油管正在加緊建設中，並稱當時已完成大慶至撫順之間的工程，並已解決嚴冬防止管內石油凍結之技術問題。

六、大連港已完成第一期油區擴建工程。據稱大連甘井子區建有大型儲油罐數座，小型儲油罐數百座，並舖設有直徑六英寸及十二英寸之輸油管各一。

七、湛江港建成第一座五萬噸級石油專用碼頭。該碼頭工程於一九七三年十月開始施工，一九七四年七月前後完成，碼頭有長一百二十八公尺的泊位和相配合的突堤、棧橋、聯繫橋和四個纜墩，總容量二萬八千立方公尺的儲油罐和一萬多公尺管線。一九七四年八月，載重七萬噸的油輪「大湖號」曾裝載着六萬噸原油趁潮進港，直接靠泊卸油。據稱，目前五萬噸級大油輪尚需趁潮進出，港外淺水航道整治後將可隨時進出。（湛江內陸腹地有茂名油田及石油公司，目前阿爾及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石油是由湛江港進口運至茂名提煉。）

八、勝利油田一條全長二百五十一公里的輸油管，從一九七三年七月開始動工，至一九七四年九月建成投入生產。該油管係自山東黃河出口一帶的勝利油田通至青島港，以供輸出勝利油田原油之需。另悉青島港目前正在興建一座石油專用碼頭及相應的儲油、輸油設備，以配合原油輸出之需要。

九、據稱天津港供油罐區工程亦在進行中，判與大港油田石油輸出有關。



再說毛幫新火併

岳騫

毛幫新火併情況，筆者在上期本刊曾有所敘述，以後再翻翻舊材料，發現其中尚有許多問題，都與鄧小平有關，此次大火併一旦掀起，鄧小平必然首當其衝，很難幸免。

因為鄧小平目前與毛江之間爭端，尚不完全是私怨，確有政治路線之爭，其中一些問題由文革之前就發生，到了鄧小平從牛欄放出，坐上第三四把交椅後，舊事重提，乃有此次的「新憲法」出現。過去鄧小平與毛江鬭爭的焦點，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擴大，毛江忍無可忍，乃有重新掀起鬭爭之意。

一九六七年四月，文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時，江青在紅衛兵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打倒鄧小平」的演說，全文如下：

同志們、同學們、紅衛兵戰友們：

鄧小平是中國的第二號修正主義分子，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魁！是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禍首！他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非常嚴重，現初步揭露如下：

鄧小平不賣毛賬

一、鄧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一貫獨攬大權，擅作主張，和毛主席分庭抗禮。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關於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時，鄧小平不向毛主席請示，擅自決定會議的一些重要問題的安排。毛主席批評說：「那個皇帝決定的？」一九六四年，毛主席還嚴厲地批評鄧小平是一個獨立王國。但是，鄧小平頑固地抵制毛主席的批評，抗拒毛主席思想，毫無悔改之意。不僅如此，他還長期高高在上，不作調查研究，做官當老爺，是一個十足的資產階級政客。

二、一九五六年，鄧小平在他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極力吹捧蘇共二十大，大反所謂個人崇拜，根本不提毛主席締造、培養領導我們黨的偉大作用。這是鄧小平蓄意抵制和反對全黨、全國人民對毛主席的無限敬仰和無限崇拜的心情，是鄧小平反對毛主席的一個鐵證。

三、一九六一年，鄧小平在某省委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大反毛澤東思想，攻擊三面紅旗，攻擊毛主席。他公然反對「共產主義風格」的提法，說什麼「關於共產主義風格問題，今後主要講社會主義好了。」他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他攻擊毛主席說：「凡是辦不到的，不管原來那個人提的，站不住就改，顧面子是顧不住的。」

四、一九六一年頒發試行的「高教六十條」，是一個徹頭徹尾地進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綱領性文件。同年，鄧小平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親自主持討論了這個文件，並且公佈聲稱：「這是一個好文件。」在這個文件中，公然放棄了中共黨組織對高等學校的絕對領導；抹煞高教戰線上的階級鬭爭；歪曲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片面強調團結，不提教育、改造；鼓吹智育第一，書本至上，極力宣揚政治落實業務的觀念；在教學和科學研究中，只是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實行專家路線。鄧小平極力讚揚這個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文件，是企圖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長期統治我們的學校，為資本主義復辟作輿論準備。

妄圖復辟資本主義

五、一九六二年，鄧小平在國內外階級敵人向我猖狂進攻的面前，裏應外合，竟然提出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主張，帶頭刮起了「單幹風」，說什麼「不管白貓、黑貓，能逮耗子的就是好貓。」這是鄧小平明目張膽地為在農村發展資本主義鳴鑼開道，是他和劉少奇妄圖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大陰謀。

六、一九六三年，在劉少奇、鄧小平的支持下，國家科委草擬了一套關於學位、學銜的制度，並經鄧小平親自審查批准。劉少奇、鄧小平決心要在

我國推行資本主義國家和蘇修的學位，學術制度，是企圖在我國培養高薪階層，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七、在一九六四年，在毛主席親自發動下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鄧小平竟敢公開反對。鄧小平攻擊文化大革命，說什麼：「現在沒有人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只收到兩篇稿子。演戲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電影那有那麼完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他還誣蔑和謾罵那些向「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作堅決鬭爭的革命派」說什麼：「有些人就是想批判別人出名，踩着別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對人家一知半解，抓着小辮子就批判半天，好自己出名。」這是鄧小平明目張膽地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革命的罪證。

八、一九六四年高等學校社教運動在「北京大學」開始試點。北大師生提出以陸平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並開始追查到北京市委。劉少奇、鄧小平立即指使彭真組織鎮壓。鄧小平還大力支持說：「陸平的態度是好的，意見是正確的」，又說：「彭佩雲是堅持原則，絲毫沒有動搖好幹部。」同年三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又給北大社教工作捏造了三條罪名：一是把問題性質搞錯了，以爛掉了的單位對待，搞了奪權鬭爭；二是沒有實行三結合；三是鬭爭方法有嚴重毛病，搞了過火鬭爭。他惡毒攻擊革命派。說是「踩着別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勢利小人。」四月三日鄧小平下令把原工作隊長張磐石調走，換上黑幫分子許立羣。因為，鄧小平是北大長達七月之久的反革命事件的總指揮，他和劉少奇一樣，也是彭真扼殺北大社教運動的一個大靠山，

鄧對毛陽奉陰違

九、鄧小平對毛主席提出的半工半讀陽奉陰違，消極對抗，一九六六年，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聽取蔣南翔關於高等學校半工半讀的滙報時，就擅自規定「北大還是全日制」。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彭真更為露骨地說：「原子彈爆炸還得靠全日制。」鄧小平還說：「不一定要求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讓另一條腿（指半工半讀和業餘學校）達到同全日制一樣的人數，不要勉強。」鄧小平就是有意放慢半工半讀教育事業的發展，以達到繼續維護舊的教育制度的目的。

十、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趁毛主席外出的時機，利用中央大權在手，制定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違抗毛主席的指示，急急忙忙派出大量工作組去鎮壓羣眾運動，他們頑固地抗拒陳伯達同志反覆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正確主張。他們不是把鬭爭的鋒芒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準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是對準革命的學生。他們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把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因此，鄧小平和劉少奇一樣，都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罪魁禍首！

鄧小平長期盜踞中央總書記的崗位，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是全黨、全人民的大禍患。

——原載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首都紅衛兵」及天津八二五戰報。

以上江青攻擊的鄧小平十大罪狀，到今天仍成問題的是二、五兩項。

鄧是姚文的「中山狼」

江青在第二項未好意思說明「八大黨章」由鄧小平起草，明文規定反對個人崇拜，毛幫當時不僅見之於文，而且立時就實行，我曾聽到一位投奔自由的民主人士說，在此之前，每逢開會只要毛澤東一定進來，坐在最後一排靠近的一位「代表」，就要站起來拍手，全場「代表」雖然背後未長眼睛，但一聽到拍掌，就知道「那話兒」來了，也就一齊起立鼓掌。算是赫魯曉夫清算史大林之後，在一次開會時，毛澤東還未到，周恩來先上台說道：「我們一向反對個人崇拜，停一時毛主席進來，不准鼓掌，誰要鼓掌，下次就不發入場劵給誰。周恩來最善於「移禍」，聽他的口氣，好似過去毛澤東一進場，大家就起來拍手是個人行動，毛幫並不同意似的。

在「八大黨章」上，更載明必要的要設立「名譽主席」，更是為了嚇阻毛澤東，如果不服從「黨紀」，便推為「名譽主席」，這一點使毛澤東恨透了鄧小平。但這次鄧小平鹹魚翻生，起草的「憲法」，規定「中共中央主席」為「全軍統帥」，與毛澤東的原意也不相符。毛澤東原來希望規定毛是全國「元首」，全軍「統帥」，鄧小平卻改為「中共主席」，這以來對毛就有了威脅，對江青更是不利，因為毛死了，「中共主席」固然輪不到江青，即使毛生前，「中共主席」也不見得不能換人，一旦換了別人，就是當然的全軍「統帥」，江青對此自然不能容忍。

第五項包產到戶，實在是由於毛澤東三面紅旗闖下大禍，不可收拾，鄧小平與劉少奇才想出包產到戶的辦法，挽救了農業危機，以後也成了兩人的罪狀。這次「新憲法」又規定「准許」農民保有「自留地」，顯然又是「鄧小平思想」作主宰，毛澤東對此自不能忍受。

鄧小平所以能再冒出來，也許是周恩來提出，但毛江也可能以為文革派一時尚無足以擔當大任的人，暫時將鄧小平拉出來作為過渡，也未嘗不可。毛江雖然不相信鄧小平會忠心耿耿，但也未料到他一上台就變回原形，自然氣憤莫名，姚文元文章中所以罵「中山狼」，既不是指的林彪，也不是指的周恩來，真正是對準鄧小平開了砲，局面演變下去，不久將更為明朗。

這篇是繼續上期的文章而來的，我會在上期的文章結尾時，已經有所交待了。這裏不再加以重覆。

三月一日出版的「學苑」刊登了學聯會今年的工作目標與方針——「我們的路」；三月六日的「大公報」轉載並報告了這一「我們的路」。從「新聞學」的觀點來說，當然不會全部轉載的，除非覺得特別重要才會。因此，爲一張報紙來說，必然會有所選擇的。往往我們會從選擇中，可以看出報章的意見和報導政策。

對「大公報」

「宣言」變「共同意見書」

這次，「大公報」所撮要出來的是該宣言部份的後半部，其中最受注目的辭語是這樣的：

「經驗告訴我們，學生運動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社會運動是廣大羣眾事業。……連結社會與國家的前途，才有出路，才有作爲。

「當前，在西方經濟蕭條和當局加強剝削和轉嫁危機的政策影響下，廣大居民正面臨着職業和生活的重重困難。我們譴責當局的利己政策……特別是腐蝕青年的一代……。

「目前，各院校同學都面臨着學業、生活、就業及地位等問題，這些問題充分反映香港高等教育制度和政策的不當。……同時，香港塡鴨式的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正在受到教育界人士和全港居民的非議。我們要與社會大眾一道批判和揭露這腐朽的教育制度。

「我們要大力發展文娛、康樂、體育、福利、學術和旅遊等活動……，把富有時代氣息的各種活動普及開去，提高起來。」

從這幾段徵引中，我們很容易看出一些線索，而突出了報紙立場所強調的意識，那就是：「結合羣眾、揭

有出路，才有作爲。」

最使我注意的是：學聯會只是把以上所引出的內容，稱爲「我們的路」或「宣言」，而「大公報」則引伸爲「我們的路」的「共同意見書」。

在某一層意義上，「宣言」與「共同意見書」是一樣的；在另外許多不同的意義上，「宣言」與「共同意見書」是不相同的。撇開我只從「意義上」的分析外，在事實上，學聯會的週年大會上，只是把「我們的路」稱爲「宣言」，在任何新聞

人口膨脹・

目前，世界各地均面臨人口膨脹、糧食匱乏之現象，這種威脅尤以印度和中國大陸爲甚。香港雖不算嚴重，但小小彈丸之地，竟然也超過四百多萬，不算爆炸也爆棚了。假若再任由增長下去，相信不久將來，人口過剩帶來的悲劇，不可想像。香港政府未雨綢繆，廣泛宣傳，勸導市民節制生育，採取家庭計劃指導，因此「一個嬌，兩個妙，三個吃不消，四個斷擔挑」歌仔，不時從電台播出，警惕市民，以達減輕人口壓力目的。

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據統計一九六五年約有六億六千萬，現在據說已達八億五千萬。十年間人口增長二億，不謂不驚人。雖然中國地大物博，但人口急劇的暴增，糧食的增產速率拍馬也追不上，何況近年中共工農業生產萎縮不前，致使大陸人民長期過着半飢餓的生活。中國大陸今天遭受到八億多人口壓力，其因素固然很多，例如：廿多年來沒有戰爭；醫藥衛生改良，嬰兒夭折率低降；農村禁止私殺女嬰；城鄉缺乏晚間娛樂活動；沒有嫖賭飲吹場所，沒有夜生活；人們一早上床，唯一免費娛樂便是「性愛」。但最主要原因是中共根本不相信「人口壓力」問題，以故造成今天人口爆炸現象。

「解放」初期，中共不論政治、經濟、科技，甚至連啼笑皆非的「無痛分娩法」，都從蘇聯原封不動照搬過來。斯太林時代有「英雄母親」的稱號，這個「英雄」不是沙場上的英雄，而是「多仔婆」的尊稱。四個孩子的蘇聯母親，便可獲得一枚英雄獎章。蘇聯地處寒帶，配偶生殖率又怎能跟亞熱帶的中國相比，但中共一切以蘇聯馬首是瞻，盲目效法，在大陸廣泛推崇這種「先進經驗」，鼓勵婦女多生育。那時大陸的「豬乸母親」養了五六個孩子，苦不堪言，但還要硬着頭皮「努力生產」，爭取做「英雄母親」，生個八九個才夠光榮！

在理論上，中共以蘇聯米丘林生物學說（主要是李森科的遺傳學說）代替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說，否定「種內競爭」（又稱種內鬬爭），說同種生物絕不會出現像「種間鬬爭」的弱肉強食現象，即使人類繁殖過剩，也不會出現爲生存而自相殘殺現象。中共說人類的戰爭，屬於階級鬬爭範疇；資產階級用「種內鬬爭」來痲痺被壓迫人民，把資本主義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問題，說成是人口壓力問題，轉移勞動人民鬬爭目標，以鞏固維持其剝削階級統治地位。實質上，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沒有人口壓力這一概念，人口增長，是推動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的主要因素。

中共在此種錯誤理論支

」時，便有「人力勝天」、「人多好做事」的口號，周恩來也說：「誰說我們人口過多，在大躍進年代裏，我們還感到人手不足呢！」此期間，中共在生育上也來一個大躍進，特別是公社農民接二連三地「增產」，反正兒女是由公社養活的。

中共在生物學上大力推行米丘林學說，與此同時，在經濟學上批判否定馬爾薩

……的分析

柳以青

一宣言」，而不好用一共同意見書」的，除非轉載者有了另一意義上的解釋而已。

就是對於「另一意義上」的解釋，有時也會是有「客觀」或「事實」根據的，有時則只是「主觀」上的「一廂情願」而已。這一「主觀」與「客觀」上的評價標準，則就得對整個學聯會的成員們之實質了解後，才能肯定或否定的。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所轉載的重點，也就可以看出這一轉載機構對學聯會的希望與鼓勵重點了。這方面，任何一個新聞媒介都是有自由權——自由表達他們對學聯會的希望與鼓勵。但是，學聯會本身，當然更有他們

而努力的。因為學聯會是學聯會，報章是報章而已。

在這裏，我只是指出彼此之不相同處而已。

「莊嚴」變「一致」，「申明」變「表示」

「大公報」對學聯會的「莊嚴申明」，所報導的是「會上，與會的各院校代表還一致表示」，那「莊嚴申明」作為「一致表示」，同樣是在某一意義上是相通的；在另外的一個意義上，就不盡相同的。不過，照我自己的意見是這樣的：學聯會在文件上說是週年大會的「莊嚴申明」，這一意義是大過「一致表示」的。因此，我主觀的以為：「大公報」在轉錄報導學聯會的這一事實上，是沒有做到尊學重聯會的，特別是學聯會所表達的「莊嚴」意義。不知道「大公報」的轉載者，有無想到這一「莊嚴」的意見，這「莊嚴」是來自學聯會週年大會的。也就是為此，在學聯會莊嚴申明的八項中，「大公報」只轉錄了兩項。它們是：

「中國必須統一。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台灣地位未定』等謬論，與全世界中國同胞共同努力促成中國的統一。強烈反對任何國家對我國的內政干涉、主權干預和領土侵畧。香港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反對任何導致『香港獨立』的謬論及行動。」

其他六項付之闕如。「大公報」當然有其自由，或是又可以是因為「版位」不夠，不過，我卻覺得：「大公報」的這一轉載，似乎是在希望和鼓勵着學聯會的「我們的路」，全然走向政治方面。大學生固然該關心政治，但是，是不該全然投身於政治方面呢？這只有留給學聯會本身去定奪了。

認識中國

……生育

林定

糧食按算術級數增長」是荒謬頂透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前「北京大學」校長、經濟學家馬寅初教授針對當時農村的貧困，提出有限度節制人口增長，結果被扣上了「新人口論」的帽子，攆出「北大」校門，由共產黨員陸平接任。那時，誰也不敢提出人口增長問題，不然，一頂販賣資產階級唯心理論帽子，定會從天飛落頭上。

中共不信鏡，只信邪，在人口問題上強詞奪理，在

來鬱翰。由於中共否定生物學上「種內競爭」自然法則，「大躍進」時在「畝產萬斤」口號下，強迫農民種水稻「小株密植」，縮小秧距，以達多種多收目的。結果秧苗間因過度擠迫，它們為競爭養料、水份、陽光、空氣而互相進行排斥，強者生存長成水稻，弱者淘汰枯萎死亡。到頭來欲增產變減產，因而出現「死人燈籠」虛報產量的笑話。老農搖頭嘆息說，若果這樣能增產，倒不如將種籽直接播到稻田上去，讓它自生自滅，何苦揷秧多此一舉！

近兩三年來，中共深受人口壓力的痛苦，不得不效法資本主義國家限制人口增長。不過，中共死鷄撐飯蓋，不肯公開宣傳。中共的報刊雖然不談節育，但它通過黨政機構，用高壓手段在大陸每一個角落強迫推行。由於夫婦「性生活」不是犯罪行為，任何人不能加以干涉禁止，因而中共恐怕不夠徹底貫徹，還將此運動連繫到政治上來。在大陸，一涉及政治，無不談虎色變，因此人們不得不遵從。中共說不限制生育是中了「孔孟毒素」，孟子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是封建統治階級欺騙勞動人民。所謂「養兒防老，積穀防飢」，以及什麼「五子登科」、「光宗耀祖」、「承宗接代」、「重男輕女」都是封建剝削制度下的罪惡產物。「新社會」對年老人的生活有保障，絕不需要依靠兒孫來贍養。因此，不能受「孔孟」之道的欺騙而放任生育。

中共的婚姻法規定男子年滿廿歲，女子年滿十八歲則可自由結婚，此條欵直至現在還沒更改。但實際上，大陸的結婚年齡已硬性規定男三十，女廿五歲以上才准許結婚，否則變成不合法婚姻，城市的沒有糧票分配，農村的沒有口糧配給。「愛情與麵包」，在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地方比大陸現實了。至於已「夠」年齡結婚的青年夫婦，則強硬限制生育。目前大陸公社出現「輪流生仔」的現象，每對夫婦只准每隔五年生一個，而且一個起，兩個止，第三個則被剝奪生存的權利——沒有口糧配給。一對新婚夫婦，生了第一胎後，為了保險，女的想服避孕藥都不行，一定要帶上子宮環，一直五年，然後「解放」，再生最後一個。大陸的鄉村醫院還設立打胎的部門，專替那些沒有權利生存的「第三個孩子」人道毀滅。本來中共限制人口增長是一件好事，但它所採取的方式方法，未免太霸道了。「一孀二妙」的歌仔，也是叫人節育，但它具有深厚的「仁」道，中共應該學學香港，不要死牛一便頸，視大陸人民如草芥。

中共老古董 董必武

胡蓑之

曾一度代理中共「國家主席」的董必武，好些日子以來，消聲匿跡，很少亮相了。一方面由於他的年紀太老，行動艱難；主要的還是朱德以「人代委會委員長」的地位，取代了「國家主席」的職權，使董必武、宋慶齡兩個木偶已無形中宣告雪藏，從此，將無聲無臭而他們的名字也成爲陳蹟。

其實，自一九六六年老毛推行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共就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中，特別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旬舉行「八屆十二中全會」，公佈開除了劉少奇的黨內外所有職位之後，更表示中共的「人民政府」已成了眞空。雖然中共一向標榜以黨治國，毛澤東的「黨主席」高於一切，國家卻不能沒有一個象徵性的「元首」。因之，老毛當時將計就計，在未完全消滅劉少奇的勢力以前，暫時由一個木偶型的元老人物如董必武之流，出來頂頂檔，做個過渡性的傀儡吧。

不錯，就董必武的年齡和資歷來說，他無疑是中共當前這一班頭頭們的老前輩。在舊時的中共「政治局」裏面，董必武的地位僅次於已故的中共「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祖涵），而與年紀比董必武大，亦已去了世的吳玉章不相伯仲。林祖涵原是中共「中央委員會」裏資格最老的一名委員，當中共政權於一九四九年建立伊始，林卽出任了毛澤東的「秘書長」。大凡重要的政務，毛澤東必須跟他商議，然後請林酌量辦理，或交其他機關去處理，因此，他的地位顯得更重要。

吳玉章則是中共裏頭最年長的史學家，他雖然未曾正式地做過大官，可是在黨的立場而言，吳玉章卻屬於當然的元老派。至於董必武呢？他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之一（他曾參加一九二一年「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當時出席的計有：李達、張國燾、毛澤東等十一人，現在中共裏面僅董、毛二人而已）；也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政治局」中的資深者。依照次序：林祖涵生前坐第四把交椅，董必武則坐第五把。林祖涵死後，董必武卽被升爲第四了。所以，林祖涵、董必武、吳玉章等，一直被中共黨員們稱爲「三老」。現在林祖涵、吳玉章兩人早已作古，董必武便無形中成爲中共的碩果僅存者。

可是這三老的不同之點很多，比方說：林祖涵是湖南醴陵人，與毛澤東、劉少奇、程潛等人爲同鄉；吳玉章便是四川人，和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等人爲同鄉；而董必武則與林彪同爲湖北老鄉。林祖涵晚年的頭髮銀白發光，沉默寡言，但其言必有中；吳玉章於中年以後就成了光頭，好理論而不願做官，曾經有人把他比喻國民黨的吳稚暉，書生氣頗重。董必武的身材魁梧，頭髮是黑白雜亂，梳洗不清的，很像美國華萊士一樣；但他卻遠不及華萊士那樣安祥和鎭定的態度。他雖年高八十多歲，而其性情卻仍相當急燥，動不動就和別人吵鬧起來；在許多的場合中，都時常聽到他的叫罵聲。正由於董必武的性情變化無常，因而得罪了不少中共頭頭們。

董必武本來是中共裏面的一個文人，但是他的名字怎麼會叫作必武呢？根據「鐵幕人物」中有一段指出：董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糊里糊塗的人，他學書不成學劍；結果既不能文，又不能武，更不是一個文武兼備的人物；除着他說話的聲音特別宏亮之外，其餘毫無長處。有人說他活現三家村的老學究，儘管他對中國的線裝書讀得並不多，可是，另有一些人則往往稱他爲破廟裏的老古董。實際上，董必武無論在中共的「政治局」、「國務院」及「人民政府」裏面，都掛了一個「委員」或「副總理」、「副主席」的銜頭，壓根兒沒有任何實權。

原因是董必武的學識才幹，都不及周恩來和陳雲，寫作也顯然不及「文丑」郭沫若，更不及陳毅、李富春、康生等人的外交活動，及地下組織的手段。所以，在過去的國務院裏面的重要工作中，分到董必武名下的已無事可做了。但是多災多難的中共政權，一方面看到他年長資歷深，長期閒着可不好意思；另一方面則在近二十年來，大陸上的旱災、水災、蟲災及地震等等天然災害，紛至沓來，反正需要人手去辦理，於是董必武常被派出去視察或負責救濟等工作，故老董在大陸上便擁有一個「救濟長」的稱號。

在中共年青一輩的少壯派心目中，無一不把董必武視爲落伍分子；都認爲：以老古董那種冬烘頭腦，無論對任何事情也搞不出什麼頭緒來的。只有那些知道老董過去的歷史的人，卻又認爲老古董對中共有一段汗馬功勞——那就是在抗戰期間，國共合作的時候，董必武與周恩來、林祖涵、王若飛等，都是中共派駐重慶國民政府的四大合法代表。而且其中以董必武留在重慶的時間爲最長，他一直滲透在國府的「參政會」裏面，進行其積極統戰活動的勾當。儘管其他各黨派的參政員都不理睬他，但這個老古董卻始終混入其間，搜集了不少有關於國民黨的情報，從而轉給延安方面。所以後來當國共展開和談時，據說董必武是主要拉攏國民黨的代表之一。

談到董必武之所以十分憎恨美國，也有一段爲外人所不知道的內幕原因的。由於一九四五年十月，當美國總統羅斯福號召在舊金山舉行聯合國代表會議時，國民黨曾接受共方所推舉的董必武爲代表之一，去到舊金山之後，因爲老董不識英文，而又喜獨自外出遊玩，一天晚上，他深夜迷途而無法返回寓所，幸好有些華僑認識他，才把他送回酒店來；加以其他代表的恥笑，董必武惱羞成怒。自此他便大罵美帝國主義騙人，不獨對國際無信用，甚至對旅客也設下迷魂的陷阱！

相反地，董必武對馬列主義的信仰最深，他經常地說：「我們必須以行動來實踐馬列主義信條。」一九五一年當北平慶祝史達林七十一歲壽辰那天

，董必武的表現最爲熱烈，幾聲「斯太林大元帥萬歲」的口號響澈雲霄，連他的喉嚨也叫嘶了！他並在許多同志面前表示：「不聲嘶力竭，何以對咱們的導師呢？」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瓜直」後，北平舉行追悼「史爺爺」的大會上，自毛澤東以下，無不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其中又以董必武的哭聲最大而且最悲哀！怪不得從那時起就有人把他列爲國際派，他固不加以否認；有人以民族派期於他，老董也只有一笑置之。

其實，老董兩不像，而像一個騎牆派，缺乏中心思想的人物。正如北平紅衛兵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的大字報所說：「董必武是個老糊塗，他在劉鄧居首位的反黨名單上，曾經和陶鑄勾結；且曾擬定一項計劃，把軍火供應其在廣州成立的反黨組織，以對抗文化大革命。……」老董後來雖經毛派保護「過了關」，是由於他無權可奪的緣故，但現在老董已無形中被打入冷宮了！

中日勢不兩立

文鑑

日本在我國的東方，太平洋的西南隅，其領土都是島嶼，大小共約五百多個。古時分爲八道，共百餘國。因其民族以大倭族爲主，所以舊稱倭人。根據「漢書地理志」載稱：「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

有一個時期，日人又被稱爲倭奴，按「師古注」載：「魏畧云：倭奴在東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渡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據「元史」所載：「日人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其宗教以佛教爲最廣泛，文化自古由我國輸入。當中古時代至近世紀之初，政權都操在將軍之手，稱爲幕府。迨明治天皇即位，始收回政權，建君主立憲政體。

日本國的本部，原分爲本州、四國、九州等三大島。其後則逐漸擴展至北海道，千島羣島、庫頁島南部、琉球羣島，甚至於朝鮮及台灣等地，聲勢大振，遂雄居於東洋從而向咱們中國大陸擴張。自清光緒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訂「天津協約」起，至蘆溝橋事件止，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或攫奪中國權益者，多至不可勝數！其中最使我國人痛心疾首的是，首推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的「馬關條約」。因爲日人當時侵犯了中國在朝鮮的保護權，而激起變爲戰爭，結果清軍大敗，媾和於馬關，許朝鮮獨立，賠兵費二萬萬兩，並且還割讓了台灣、彭湖列島及遼東半島，開長沙、重慶、蘇州、杭州、沙市等市爲商埠，更允其內河航行權。

雖然後來經德、法、俄三國，因懷妒而代中國索還遼東半島，可是，俄人則陰謀報酬，強迫我國秘密訂約，得旅順、大連港的租借權，滿州鐵路建築權，軍隊駐防權等。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日本軍隊打敗了俄軍後，得以繼承俄人在南滿的所有權利，眞是滑稽已極！更加開商埠十六處。此即所謂「關東條約」，其租借權至民國十二年期滿，但日本當時則將「洪憲條約」拒不交還，且有永遠侵佔的模樣。所謂「洪憲條約」，卽指二十一條賣國權而言。由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七日，日本以最後通牒威迫袁世凱，同月九日秘密訂約，內容共分五號：第一號關於山東之權利；第二號關於蒙滿之權利；第三號關於漢冶萍之權利；第四號關於沿海島嶼不得割讓他國之權利；第五號關於全國政治、財政、軍事、警察等顧問權、訓練權、布教權、長江下游、東南沿海築路權、福建路礦權等。其實，關於福建省土地不得割讓之優先權，日本早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已強迫清總理衙門訂有「北京條約」了。

此外，尙有所謂鐵路營業權及債權等，例如：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八月二日的「南滿鐵路歸日經營條約」；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三月一日的「吉長鐵路債權」。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八月的「安瀋路歸日經營條約」；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十二月廿七日的「四洮鐵路債權條約」；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六月十八日的「吉會鐵路債權條約」，及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滿蒙四路預定債權條約」；尤其日俄戰後，日人強佔中國更多土地，供其採掘礦產。如光緒三十四年當北京政變時，日人乘機提案要求撫順、烟台的採礦權，滿清廷不得已，乃允許它。宣統二年，日人大倉喜八郎要求合資經營，實則全歸日人獨佔，而我大權旁落，徒負虛名。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訂立日本對大冶鐵礦優先權條約，依華府會議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二十二條的規定：膠濟路線上的淄川、埸子、金嶺鎭三礦，都由中日各半資合辦。依魯案細目協定：又分別定有「青島佐世保海電權」、「青島日人居地續租權」、「青島日人所需地保留權」、「青島電局收發和文電訊權」、「公產鹽業償價庫券債權」及「膠濟鐵路國庫券債權」等條約。至於日人攫取我國電台、電線及伐木等權益，則包括有：「雙橋無線電台債權及其管理權」、「南滿鐵路附屬電線管理營業權」、「上海、長崎、福州、淡水海電權」及「鴨綠江右岸伐木權」等約。

以上一連串喪權辱國條約，至第二次大戰結束，日人無條件投降後始告廢止；並於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訂有「中日雙邊和平條約」，結束了中、日戰爭狀態，正式收回了台灣、澎湖等地主權，而放棄要求賠償戰時損失。想不到二十三年後的今日，日人不獨以怨報德，竟與中共勾結，並在中共的暗中鼓勵下，首先捲土重來，侵奪了向來爲我國藩屬的琉球羣島；特別是到了三年前，毛澤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陰謀，更變本加厲，竟鼓勵了日本人侵畧台灣東北面約一百海里的釣魚台列嶼，其目的在企圖換取日本鬼對北平政權的承認，而老毛甘心做石敬塘、汪精衛第二。現在日、毛正在秘密談判所謂「日毛和約」，將又不知要作出多少不可告人的勾當？因此，我們不能不防患野心不死的日本人捲土重來，更須擔心喪心病狂的毛澤東再度通番賣國啊！

廣州警察局長李國俊

廖淋倫

回憶一九三七年在廣州，筆者與李國俊及湯毅生三人，大家都覺得不甚得意——李國俊時任廣東警察訓練所所長——因此同往小北訪一位頗有名氣的方士名鄒靑圃，他用鐵板神數論命，謂李國俊前程似錦，仕途有二十年的大運，當時李與我們都認爲他是「江湖」，未足深信，以後漸漸才證實他的話。

李國俊，廣東五華縣錫坑鄉人，於民前六年十二月出生，初在本縣求學，民十三進廣州的「廣東大學」讀預科。其時名「國光」，「國俊」乃其同族兄弟，十四年黃埔軍官學校招考第四期入伍生，二人便去報名參加考試，放榜見「國俊」獲正取，而「國光」則名列備取而已，爲之悵然，到入伍前幾天，「國俊」聞一位由軍校開小差的入伍生說：「校中管束甚嚴，衣食均劣，那種苦頭實在吃不消」云云，「國俊」聞之，不免氣餒，決意不進軍校而繼續讀其大學，就由「國光」李代桃僵，從此「國光」就蛻變爲「國俊」，而「國光」名字就再無人知而無形中湮沒了。

國俊畢業軍校後，分發部隊當見習官，見習期滿，才補上少尉排長，這樣慢慢「炒排骨」，大約捱了一個寒暑有多，才升爲副連長，當了半年副連長，才候到一個連長缺而奉命補上，但「炆蓮藕」的時間就相當久了，到了民十七年才獲升爲營附；營附就像做人的小婆，一點沒有權威；幹不多時，他便漸漸心淡了。十八年南京開辦中央軍校軍官研究班，收容軍校各期畢業而被各部隊編遣下來的軍官，內分政治和憲警等大隊，李國俊便入憲警大隊受訓，準備以後不再帶兵，改行幹警政工作。

李國俊在軍官研究班結業出來之後，分發首都警察廳，當一名服務員，乃小飯桶也！迨十九年冬，警察廳長姚琮，因案必須離職，當局爲顧全他的面子，對他不明令撤職，採取掩耳盜鈴的措施，派他赴日本考察警政，並准携帶隨員數名，以壯行色；姚琮奉令之下，便從廳內各部揀出一批官員，加以測驗，取其根底較佳而又懂些日文者數人，作爲隨員，李國俊獲參加測驗，但「亞以烏吔啊，加居姑契哥」的日文，根本一字不識，這樣一來，當堂令他手冷腳冷，只有發獃的份兒！誰知在那個當兒，又有奇蹟出現了，與他同台的，正是他的一位要好同事，私下盡量給他幫忙，結果就得以「過骨」了。

後來跟姚琮東渡扶桑，於暢遊三島之後，一班隨員，獲官費送入警察大學進修，這種奇遇，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國俊日本鍍金歸國後，身價自然就增高了，不過，始初還是當分局的局員，不久則調警察中隊長，稍後晉升中校大隊長；迨首都警察廳警士教練所教育長出缺時，他又奉調承之；到差不久，所長伍瑾璋（軍校第一期生）因案撤職，他又升上所長的職位；所長位子尙未坐暖，警察廳長又要他兼任督察處長，大有風生水起，蒸蒸日上之概！當然，在冠蓋滿京華的首都，像他這樣的芝蔴綠豆，原不算什麼的，可是，就是因爲他有這些公開而平凡的職務做基礎，就輕易地得到一個秘密而頗爲重要的職位。那是什麼呢？現在事過境遷，不怕把它公開地說出來；那時最高統帥身邊，有由劉健羣建議而成立的一個核心組織，首腦部人員有鄭介民、戴雨農、康澤、酆悌、賀衷寒、劉泳堯、黃杰、滕傑、蕭化之等人，組織發展到各機關部隊，在首都警察廳方面，李國俊就當了一個重要幹部，他主管調查組的工作，必要時有資格晉謁領袖。

一九三三年夏，中央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調各部隊副團長以上輪流作一個月的精神訓練，由蔣委員長自兼團長，派陳誠將軍任教育長。李國俊獲參加受訓，表面上是由首都警察廳保送，實際上是由核心組織派送的。

當李國俊由南京到九江，要登崎嶇的廬山的時候，想找一乘「滑竿」（即上山的便轎）代步，可是山下一帶所有伕力，早給先到的許多軍官僱去了，那裏還有半個影兒！這次可把李國俊難倒了，一時眉頭深鎖，不知如何是好，簡直想放聲大哭一場！結果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提起手提包，硬着頭皮向登山的道路「頂硬上」！行得筋疲力竭，一身臭汗，喘氣像被農人鞭策下拖犂耕田的老牛！行至日薄崦嵫，差不多要到目的地了，望見前面山頭，有位頂放豪光、手柱拐杖、身穿軍便服的人，信步行來，後頭有兩位像是隨員，突然，李國俊精神爲之一振，斷定來者就是最高統帥，想是他老人家晚飯後出來散步的。他恭敬地肅立道旁，將大提包放在一邊，俟統帥行近時，便舉手抵帽簷邊致敬。

「好，好。」統帥對他和藹地說，同時微微點頭，跟着又停步問道：「你是那部份的？」

「報告校長」，李國俊不慌不忙地說：「學生李國俊，是軍校第四期的，現在首都警察廳服務，奉派前來受訓。」

統帥聽完，點頭表示知道，隨又說聲「好，好。」跟着便自去了。

次日清晨，全團軍官集合大操場聽訓，三番敬禮號吹過後，統帥步上平枱，旋即對數以千計的軍官開始訓話了；訓話的中心題材，要大家一定要有「堅苦卓絕」的精神，否則不足以擔當大任，又引孟子書上說的：「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段話，應視作金科玉律云云。

接着又說：「我昨夕散步山頭，遇見一位軍校同學，無馬無轎，竟獨自徒步登山，同時還提着行李包，這種吃苦耐勞的精神，值得大家學習。」跟着又叫：「李國俊，你出來讓大家見見。」李國俊當然遵命站出在平枱前了。統帥的用意，在證實他說的是眞人眞事，殊不知這樣一來，李國俊便白日升仙般荷蒙無比的榮寵，令全團軍官爲之羨慕不已了！

在那些年頭，領袖爲着培養一些重要幹部，令他們見多識廣，每年選派五人出國考察，考察對象是歐美各國，時間在一年上下，費用每人萬元，另治裝費萬元，而各人養家費則照原職支薪。這種恩賜是許多「高級的天子門生」夢寐希求而不易獲到的！有一年，侍從室傳出消息：鄭介民、唐縱、滕傑和韓文煥等人，有出國考察的希望，李國俊適因秘密組織的調查組有要事面謁領袖，乘機便要求參加出國考察，結果得到准許，於是李國俊同鄭介民唐縱一班人，便往歐洲各國考察——實際上就是暢遊一番，及歸國之後，名聲就倍加響亮，而身價自然也大大地增高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廣東陳濟棠還政中央，中央派黃慕松爲廣東省政府主席，不久，李國俊亦奉派回粵，不過，公開的職務只是廣東省警察訓練所所長，旋兼廣州市警察總局副局長，副差事有名無實，他切望有朝一日能坐正位。黃慕松只當了七個月主席，病故，中央派吳鐵城繼任，李國俊的公開職務，沒有變動。

迨一九三八年十月，日軍進侵廣州時，廣州全市警察，編爲一總隊，由李國俊擔任總隊長，他先率隊退駐五華縣城，迨一九三九年一月，李漢魂繼吳鐵城任粵主席，遷省會於韶關後，李國俊便將警察總隊帶歸戰時省會。李漢魂以李國俊係最高統帥的寵信人物之一，極力拉攏他，先請他兼任韶關警備副司令，嗣又拉他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廣東支團書記，過不多時，索性讓出原由他自己兼任的幹事長職位給李國俊。——其時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又拉他當副主任，眞可謂紅極一時了！——稍後中央三民主義青年團，召開全國各省市工作幹部會議時，考核工作成績，以廣東爲第一，（其實他享的美果，皆賴前人種樹之賜的）總裁蔣公還親自爲他佩戴奬章，極其隆重而榮耀！

廣州市警察總局長這個特殊的優缺，鵠之者大不乏人，李國俊當然更是念念不忘的。——據說，追隨領袖多年的第二期老大哥黎鐵漢將軍（現在本港）領袖的警衛組長　早就拜託過師母蔣夫人俟抗戰完畢後，請校長把他外放，希望派他做穗市警察局長云，師母開了口，校長那有不答應之理！不過，當時抗戰尚未結束，校長自然不便立刻下條子了。迨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後幾天，李國俊還在重慶向三青團負責的首腦張文白（治中）請示要公，順便就將自己希望能回家鄉幹回本行（警政）工作的心事吐露出來，並告訴他：戰前已當過穗市警察局副局長；張文白聞之，極表同情，旋卽爲之轉請總裁，於是，李國俊便如願以償了！

總裁何以把對夫人應許過給黎鐵漢的差事，又「俾面」張文白而下令派李國俊去做呢？原因是蔣夫人對他說過之後，隔了一些日子，總裁日理萬機，自然就忘記了。黎將軍獲悉李國俊「捷足先得」地攫去了穗市警局職位之後，默不出聲，慢慢地等候有機會獲見師母時，再向他提說。師母聽到他的訴說時，頗怪校長沒記性，並答應黎氏，當爲他再進言；過了幾日，她便把校長的手令交給他了。黎氏接到手令，不勝欣感之至，不久便赴廣州就任了。

李國俊交卸廣州市警察局時，計在任只十個月，奉調回京，任內政部警察總署第三處處長，表面看來，他可以說是高升了。何況警察總署長唐縱，是和他一齊赴歐洲考察的要好同學（軍校第六期），絕無上司與下屬的隔閡呢。

官運亨通的李國俊，晉京就任之後，更有一位正在擔任首都警察廳廳長的要好同學（軍校三期），也是曾同他往歐洲考察的貴州人韓文煥，請他兼任副廳長的高職，結果他同意了，也得到極峯批准了。以一位市警察局長，一躍而爲首都警察廳副廳長，這豈不是大大的奇蹟嗎！

李國俊任穗市警察局長時，筆者任某軍駐粵接運處處長，迨一九四六年筆者進中訓團將官班受訓時，李氏正在首都警察廳副廳長任內，二人在安樂酒店同寓月餘，迨農曆年關，我們又同機南返。

一九四七年九月，宋子文以曾任行政院長之尊，願紆尊降貴作桑梓的省府主席，因此他特邀一些在京任職的粵籍大員，回省襄助，如歷任聯勤總司令的黃鎭球將軍，及資深的特工大員張炎元將軍，都給拉下省來，屈就保安副司令，後改保安司令部爲警保處，司令（宋子文兼）改稱處長，副司令則改稱副處長，其時李國俊亦被請回省來，任副處長之一。過不多久，宋子文主席因與黎鐵漢將軍，一向都常在蔣總統左右，二人感情甚洽，且其時黎又係廣州市警察局長，他覺得在公在私——或者說「在情在理」，都應請黎兼警保處副處長才對，但照編制，副處長不能超過三名，若要黎氏加入警保處，必須將原有的副處長拉出一位才行，經他再三考慮的結果，便將李國俊調任汕頭市的市長；汕頭是南中國第二商埠，是潮梅十五個縣市的吐納口岸，交通方面，陸地可連閩贛而至江、浙等沿海各省，海道亦當粵、港、滬、廈而至南洋羣島的要衝，爲僑胞出入的孔道，這個市長的優缺，實際上比廣州市警察局長還強得多，宋子文原意是要把李國俊擠開，才調他往汕頭市的，誰知這正是李國俊求之不得的好差事，許多人還以爲李國俊係宋子文的心腹，故特意給予優缺呢，這豈不是李國俊時來運到，無意中又出現一次奇蹟嗎？

李國俊於一九四八年春赴汕就職，還帶了一位心腹曾雄——原任廣州市警察分局長——擔任汕市警察局長，作爲可靠的助手，到了次年，赤禍蔓延到南疆的時候，李國俊乘機離汕，來海隅作寓公，正合了「功成身退」這句老話。

不過，有班歪徒，覬覦他的宦囊，於一九五〇年十月，搶刼他的寓所（乍斐道四〇四號三樓），失去一批財物，他本人額上還給剪刀刺破了一大塊頭皮，旋進瑪利醫院養傷。當時警務處長麥景陶，還去慰問過他。他出院後不久，便舉家離港赴台北去了。到了台灣之後，他一直都是幹黨務工作，當選過中央委員，做過基隆市黨部第二、三、四屆主任委員，現在還任台灣省黨部設計考核委員，算來已是古稀老翁了。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62 錢偉長與陳叔通的話

「民革副主席」、「國務院僑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何香凝說：共產黨員良莠不齊，犯了很多缺點和錯誤。名義上何香凝是負責「僑委會」工作的，七年多以來，對於救濟歸僑難僑等問題，儘管她講了幾十次，但她的意見沒有引起共產黨的重視。何香凝對前任「僑委會辦公廳主任」張幹承非常不滿，因為張是黨員，所以何香凝奈何他不得。「僑委會」浪費的事情很多。有時有些華僑要來和何香凝見面，即使她聲明人家千里回來，她病也要見，但共產黨員還是替她擋了駕。僑鄉僑眷發生許多問題，僑委會的共產黨人對她往往隱瞞，報喜不報憂，比如有些侵吞、貪汚僑滙的事實，起初不讓她看報告，後來她看到了報告，並再三催促之後，他們才上報。

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見所謂「民主黨派」在中共心目中佔有什麼地位，也可以瞭解中共對待「華僑」和人民的眞正態度。

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的錢偉長應「新華社記者」之請，發表談話說：「我是老清華了，一向是敢說敢做的，但是這些年來，當家作主的味道越來越稀薄了。許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為另外有一條線，總是比你走得快。」

錢偉長表示，他對於校務只能在事情還未作出決定前提提意見，決定以後就服從執行，但究竟其間是怎樣決定的，這些關鍵性的問題就茫然無知了。「校務委員會」每當開會決定學校裏的一個重大不會投反對票，就這樣順利通過了。黨內有好多資料，黨外人不知道，很難發言，「校務委員會」實際是個形式。

錢偉長指出：黨把人分成兩類，對黨團員總是先看他的優點，對非黨團員總是先看他的缺點。淸華黨委對老教授總是抱着懷疑的態度，多數系主任與教研組主任沒有眞正當家作主，像「建築系主任」梁思成教授這幾年來就是掛個空名，從未過問系務，竟然連一個徒弟也沒有。

錢偉長說：「近年來學校裏一種寂靜肅穆的空氣實在令人難受極了，老教授們認為沒出息的一些人，偏讓他進教研室當助教，選拔學生出國、教師提級等重大問題，也沒有徵求過教授們的一點意見，走的盡是黨和行政路線。」

錢偉長認為，過去教授家裏總是川流不息的人來來往往，現在呢，大家都扳起臉孔來辦公事，特別是師徒間的關係不融洽。錢偉長說：「你在學術上幫助他，他卻抱着懷疑、批判的態度來學習，甚至還要鬪爭你，試問這樣如何教？又如何學呢？」

錢偉長指出，有些青年人光抓人的缺點，甚至私生活中的問題也揭開了，這使老教授損傷了自尊心，以後就謹小愼微，一到開會空氣就十分緊張，還把自己和人家的發言統統紀錄下來，以便有案可查，防備抓小辮子。

錢偉長的話，不單敍述了非黨團員的苦惱，刻劃出黨團員的嘴臉，更透露出大陸生活的恐怖。試想，每說一句話都要提防別人「抓小辮子」的生活，是多麼恐怖啊！筆者就曾在這恐怖的地方生活了八年，至今回想起來，猶有不寒而慄之感！或者有人說：「我們不說話，可以麼？」答案是：誰都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如果不說話，共黨便指責你「抗拒改造」，說你是「反革命」！

「人代會副委員長」陳叔通說共產黨對非黨人上採取「氣不過，看不起，惹不得」的態度，認為非黨人士不懂政治，因此，就是你有所長，也是毒素。

陳叔通問：總結一下，「建國」八年來的經驗，是由於保守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盲目冒進造成的損失大？

陳叔通指出：黨是不是應該忽視「個別錯誤」的問題呢？「個別錯誤」可以發展成為全面的錯誤，即使是「個別錯誤」罷，也有相當嚴重的。個別好的典型，在報上常登載，不好的典型，報上就

「嬉笑」評

程剛編導的「嬉笑怒罵」這部電影中，動用演員之多，編導之用心，在觀眾席上看到戲劇效果那麼好，而映期卻這麼短，不但使筆者大感意外，也是有抱負的電影工作者感到沮喪的事。雖然我們不能說「嬉」片藝術價值是如何了不起，但在今日色情變態電影流行的時代，我們不得不從比較中肯定它的價值。除了「嬉」片之外，有康威的「雌雄變」也是相當有藝術風格的作品。從觀眾接受方面說：「嬉」片是小市民觀眾喜歡的作品，要是宣傳方面，側重向小市民階層做功夫，如印些漫畫故事小冊子，在菜市派送，或在報章刊漫畫連環圖故事，先做二三個星期的宣傳，我相信創出票房奇蹟並不足奇。「雌雄變」賣座不錯，它就是比較引起今日青年男女觀眾喜愛的故事。

當有才華的，如中間宗華用攝影機在劉午琪幾乎給色狼墮入圈套前馬上拆穿西洋鏡，不但收到滿院惹笑效果，構思也頗新奇，電影中的樊梅生、宗華、井淼三個人物，完全是為概念而存在的，樊梅生是古代孤寒財主的幽靈，宗華是古代俠士的幽靈。井淼是古代土豪惡霸的幽靈。法庭一場越劇，亦是很成功的諷喻，因為今日法庭已有一部分成為富人表現財富實力的場合，電影上的[illegible]，

很少登載。」

陳叔通認為共產黨員要多了解一些「舊事物」，指出有些黨員對「舊社會」的事物太生疏了，因此有些本來可以理解的事物，往往也不能了解。

陳叔通大膽地指出：共產黨人的許多話沒有道理，例如「矯枉必須過正」一語，事實上惹起了不少毛病。

陳叔通這一段話，簡直就是痛罵毛澤東，因為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說：「革命不是請客喫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陳叔通說：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抬出「克服困難」四個字來，其實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還可以克服；十個人吃就難克服了。大道理不能當飯吃，餓着肚皮是不能克服困難的。現在「克服困難」的口號用來對付一些不能解決的問題，聽的人如何能夠心服呢？又如「多、快、好、省」成了一句金科玉律，但是有沒有這樣的事情呢？

陳叔通還指出：中共「中央」常同「國務院」聯合發出指示，這是違背一九五四年「憲法」的，這使人感到，凡是聯合指示才是重要的，「國務院」單發指示就是次要的。

「民主促進會副主席」王紹鏊說：在中小學裏，中共黨團員提拔得快，他們年輕，業務知識不好，被提拔為校長，副校長之後，趾高氣揚，看不起老教師，而老教師也和新教師不往來。王紹鏊指出，廠礦裏的工程師，十分之九都有不被信任的情況。「中央各部」以黨代政的情況很普遍，有些「部」根本不開「部務會議」，一切事情全由黨組決定就辦，其他黨派的「副司長」什麼也不讓知道。王紹鏊說：「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從王紹鏊的話中，可知中共早已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了，最近頒佈的「新憲」，只是騙人的招牌而已。這兒還要指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也者，實質上只是毛澤東及其第四任枕邊人江青的聯合專政。

與「雌雄變」

林巽

都想藉上法庭來突出自己的身價，法官與律師，間接作用是為那些有理說不清的官司明星或大公司充當宣傳角色。反而諷刺電影一段，近於胡鬧。因為它只是用兩個劇中人的特殊倒霉奇異搞出來的，與諷刺電影藝術風格的墮落扯不上多少關係。

康威的「雌雄變」，從藝術價值衡量，比較他上一部「迷惑」高許多，「雌」故事人物雖然是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情節，但因為編導將文化基礎加上心理學基礎作交疊的表現，好幾個人物的錯誤行為，都有脈絡可循的，在今日青年男女生活中，啟示作用多少會有一些的。

「雌」故事由李道洪、胡燕妮、歐陽沙非的三口之家，那完全是一個中國式文化傳統家庭。李道洪因為母親守寡養大她，所以對母親很孝順，但這個老人因為心情苦悶，生活枯燥，於是便將媳婦看成敵人，藉向媳婦發洩她的苦悶，這又由倫理問題走進心理問題的漩渦中。如果我們稍加思索，可知道那不是誰的錯，只怪那老太太完全沒有一點精神寄托。胡燕妮這媳婦，並不是舊式家庭女子，她每天與丈夫一樣去上班，可是回家後，要聽婆婆的冷言冷語，李道洪卻被夾在母妻矛盾之間，這對夫婦精神陷於紊亂，是可以想見的。由於他們的精神紊亂，便受到同事的挑撥，結果，李道洪給同事哄誘去嫖妓，胡燕妮給偽君子主任汚辱。一個染上梅毒，一個鬧自殺。這悲劇基礎，其實是根植在今日不少小家庭中的。

「雌」片中黃露與金燕玲一段，可以看出自從「嘉麗妹妹」蛻化出來的。黃露因娶富女為妻，辦公室掛着妻子的肖像，這類人物，表面上雖然如何神氣，心靈深處是很自卑的，因此他收撈女金燕玲做外室，並不如一般富人的飽暖思淫慾，而是自卑心態渲洩作用。另一對吃軟飯的阿飛甘國亮與妓女焦姣的作用，在心理基礎上甘國亮對焦姣不忠與黃露對妻子不忠作用是一樣的。電影通過焦姣將梅毒傳染給李道洪，再由李道洪傳染給金燕玲，又由金燕玲傳染給黃露，構思想當巧妙，在觀眾心中投下的陰影，也有些少警惕作用。「雌雄變」電影強調了一個心精神空虛，就會使心理不正常；心理不正常，就會導致生活不正常；生活不正常，就會演變成悲劇。它並沒有說教。但只要稍加思索，應該承認是近期國片中一部言之有物的電影。

好的羣劇電影，並不是藝術匠人為了想依靠大堆頭的號召力而作的。像「嬉笑怒罵」中的三個反面人物，樊梅生並不是眞正壞人，只因電影中有一個見死不救的危機出現，才突出他的壞。井淼與田青才是兩種典型的壞人，前者是從乘人之危取利，後者是裝好圈套引人進去，電影用的是抽象手法，但在我們的社會中，這類人多的是。「雌雄變」中的胡燕妮、李道洪、金燕玲、黃露、焦姣、甘國亮三對人，如果你將昨天、今日、明日三段時間的概括它。可以這麼說，焦姣可能是過去的金燕玲，金燕玲可能是過去的胡燕妮也無不可。因為多少走入歧途的人，都是從正常人物加上不正常因素才蛻化而成的。

「雌」片的敗筆是將胡燕妮受到婆婆刺激後去主任的住宅找主任，發現那是一個亂搞男女關係的「架步」。其實那是不必要的，要是她去找到的是主任的妻子，自己又加上一層誤會還比較好一點，有了這一段，使甘國亮與焦姣打出頭破血流的場面，反而顯得軟弱無力。

至於那個喜愛說是非的許珊這個角色，只為了迫使胡燕妮走上悲劇道路而存在，角色性格太過機械化了。如果換上兩家人本來住在對面，許珊有的多嘴的媽媽，那麼劇情會來得更自然。好的劇情是不必為了劇情需要而硬生生扭曲某角色性格的。

仁義 國運 黨德

方劍雲

中國國民黨建黨已八十二年。筆者並非國民黨員，但由於國民黨統一了全國，領導國人打敗了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功勛昭昭，在人耳目，兼之國民黨總裁便是全國人民愛戴的元首，因此，國人皆以愛國之心愛國民黨，個人也以研究現代史的態度，研究國民黨史。

研究國民黨史，發現一個不平常的線索，八十年來國民黨歷經慘重的打擊，換了任何政黨都將崩潰解體，但國民黨卻敗而不亡，危而不倒，經過一次打擊，就更煥發了新的生機，其原因主要是有孫蔣二公為其領袖，有三民主義為其黨綱，此乃人所共知之事。另外還有一項因素，即國民黨有深厚的黨德。

研究歷史，不能不相信歷史的因果律，此種事例舉不勝舉，大抵一個朝代以仁義開國者，國祚綿長，子孫蒙休，以殘暴開國者，不僅運祚短，子孫必然要受害。

不必談朱溫、石敬塘，即以宋明兩代來說。宋太祖以仁義開國，滅國凡四未殺一降王，統一全國未戮一功臣，且在太廟立誓碑，戒後世皇帝不得殺柴氏子孫！不得殺讀書人，臨死舉天下授其弟，其居心之厚，處事之仁，歷代君主無人可望其項背。其弟太宗繼任後，自毀諾言，不傳侄而傳子，宋室皇帝乃為太宗系所獨佔，數傳之後，太祖子孫齒於編氓，不在皇

不報復，開國之仁，可上追宋太祖。總統繼任後，不但寬恕政敵，重用降將，且在日本投降時，聲明以德報怨，深仁厚澤，亦為古今罕有。此是國民黨的黨德，按之因果律，國民黨無論歷何等艱險，必然能轉危為安，發揚光大。

與胡菊人談徐志摩

青冥

最近，胡菊人先生因為感到香港青年寫不出好文章，故此經常在「集思錄」裏教導我們寫作的方法。今年二月，我在明報讀到胡菊人一篇名為「與兩小友談文學」的文章，忽然興起，便將其中一部份抄錄下來，好讓大家知道胡菊人對新文學的一點「卓見」。

胡菊人說：一位台大畢業生「問學寫散文應該讀些什麼書」，「我列舉了周作人、徐志摩與何其芳三家的作品。這其中我偏愛徐志摩，因為他的散文，詩意最濃，才氣最高……（

章，方是好文章。

沈從文、老舍的文章明白流暢，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然而徐志摩的作品到底有什麼「傳統白話文學的優美」呢？我想，徐志摩下面這幾句話，不但「一般販夫走卒」聽不懂，就是知識分子恐怕也要讀兩遍才明白：

「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我所知道的康橋）

「……餓老鷹尋食吃來了。這一想像半天裏禿頂圓睛的英雄，我們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彷彿豁出了一鍬鍬鐵刷似的羽毛……」（想飛）

如果「刻意模仿西方文學語法」確是新文學的「大病」，那麼，徐志摩的文章正害了這種「病」。「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影子下來遮得陰二十畝稻田的飛」，「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飛」等句子，不都是用西方文法寫成，不「都是只供少數知識分子欣賞的『象牙之塔』文學」麼？胡菊人一面反對中文歐化，反對「象牙之塔文學」，一面又要人學習徐志摩，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想，胡菊人並沒有細心地讀過徐志摩的文章，否則，他怎會如此自相矛盾？

瞎子不能夠給人帶路。我希望跟隨胡菊人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不要掉進泥沼裏去就好了。

醉臥沙場君莫笑

寒梅

李磊光是陳耀庭班上的伍長，在「卡沙」戰役的陣地上，因奮勇迎戰日軍而縱身跳出戰壕，與來犯的日兵浴血肉搏時，以一當十，生宰了十多個日本鬼子後，因身中亂槍流彈，壯烈犧牲，用他生命的鮮血，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李磊光壯烈犧牲後，排長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事先寫好的遺書，這封遺書是奉命派上前線，參加戰鬬的前夕就寫好的。生前就視死如歸的戰鬬精神，在字裏行間流露無遺！

遺書的內容是這樣的：「敬愛的長官，親愛的戰友們，所謂醉臥沙場

都認為李磊光的精神，正以代表青年遠征軍的戰鬬精神。

青年遠征軍的戰鬬精神，就是以身許國，求仁得仁！

連上在陣地舉行追悼李磊光英魂的那天，連長讀過祭文後，特別將李磊光的遺書宣讀一遍，全連戰友莫不哀戚動容，在致哀悼的時候，同學們想起李磊光生前的行誼，想起李磊光風趣的談吐，想起李磊光在同樂晚會中，演唱最拿手的「滿江紅」，那一股雄壯而激昂的歌聲，會使同學們為他拍腫了多少次的手掌，真是音容苑在，而陰陽阻隔了，可是李磊光的生

及至南宋亡國，元人擄恭帝太后而去，未受絲毫凌辱，元世祖且招恭帝爲駙馬。元人決不比金人文明，同一亡國，所受待遇何以如此懸殊，這能不說是報應嗎？

再說明代，朱元璋、朱棣父子兩代皇帝，殘暴無復人理，殺人動輒數萬，朱棣且以罪臣妻女爲娼，亦爲歷代君主所無。及至明亡時，朱元璋子孫估計有萬人，被張獻忠、李自成，清代三次搜殺，幾無孑遺。史實俱在，不能不信是報應。

國民黨在反清革命時，志士被殺無數，但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國父即宣佈五族共和，對清廷予以優待，絕

胡菊人一痛感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刻意模仿西方文學語法的大病……即使唸出來一般販夫走卒也不懂，換言之，西化的白話文，已不是傳統的白話文，這不但把文學貴族化了，並且喪失了傳統白話文學的優美。」沈、老二人的作品沒有這種弊病，故爲胡菊人所喜。

由上面這兩段話看來，胡菊人的文學主張是：

㈠中文不宜歐化，否則便會「失去流暢和簡鍊」，便會成爲「象牙之塔文學」。

㈡用「傳統的白話文」寫成，唸出來「一般販夫走卒」也聽得懂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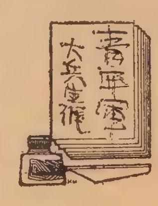
載一時，也是我大顯身手，建功立業的好機會！

「容許我預作遺言：眞有那麼的一天，我在沙場戰死了，請求長官和戰友們，先看看我中槍的傷口，如果子彈是從前面射中的，就請大家給我一個馬革屍還的榮譽，如果我是怕死，臨陣脫縮，背後中槍倒地死去的，請大家不要管我，就讓我的屍體橫陳在荒山野嶺，給風吹雨打，給野獸吞噬……。」

李磊光的遺書，經連上的指導員送交陣中快報刊出後，立刻在戰地上傳誦一時，同學們都互相激勵，應以李磊光視死如歸的精神做榜樣，大家

管是平時或戰時，遇上舉辦同樂晚會的康樂活動時，他又能歌善舞，化裝表演「大娘補缸」的節目，更是維肖維妙的，逗得大家笑痛了肚皮，享有「精神堡壘」的稱號，是一位可愛人物。

他是家中的獨子，在國家多難之秋，他毅然的入營從軍，而且視死如歸以身許國，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行列中，李磊光是一位典型的青年軍。



閒聊文學藝術

柳葉綠

中國歷史相傳下來的文化遺產，以文學和藝術方面的作品，數量是比較少的。中國歷代的帝王都以名利籠絡文人，讀書人多半家庭環境好過，窮人幾乎無法著書立說。帝王時代，人民享有一些自由，但對知識分子並無政策，狀元、進士、舉人等只相等於文化官，而秀才也只不過是地區性考試結果的玩意。

眞正的人民的文學和藝術，在封建社會是大體沒有的。帝王給予知識分子的好處，就是做官當老爺。做官的人不敢批評社會，要不是有人被罷官，遭放逐，相信中國古代作家中眞正能夠寫出傳世之作品不會這麼少。

偉大的詩人屈原、杜甫和李白，就曾遭遇封建政治的壓迫。他們受到後人的同情。不過，古代有一些文學創作的自由，所以能夠出現一些富有社會和生活氣息的作品。

算來，最不幸的還是現代大陸的作家。大陸有知識分子的政策，但以往的經驗是宣傳主義和歌功頌德。說句最老實的話，現代的文學巨著出版了不少，但它們中間傳世的希望卻很渺茫。有良知的作家，都不見得敢寫什麼，社會有時候很亂，沒有人敢寫亂；人民有時候沒飯吃，也沒有人敢反映。這就是一個脫離現實主義的問題了。

自古的文學都是有血有淚的文學比較有價值，藝術則是民間藝術比較動人肺腑。文化革命大風暴，大陸武鬪不已，死了不少人，知識分子很多被「鬪垮鬪臭」，這是眞實的事件，但大陸上的文學就不見有類似的著作，相反，只有一些托小腳東西面世。

最近，又聽說大陸的文化有一點點解凍的跡象：北平曾經出現舞台藝術新的演出。謂「新」，就是「著名的藝術家，自文化革命後，首次用傳統的中國樂器，演奏極古典的音樂作品。女演奏家和報幕員的髮型動人，不再穿現代的解放裝，而是穿晚禮服，尖頭高跟鞋。」

這只是有了一點修正傾向。自從劉少奇的政治生命結束，「文革」過後，修正主義還是被推行了一些。

大陸的政策慢慢改變，這是一定的趨勢。人民實在牢騷很多，據說，普遍的青年人還不滿社會現實。

可是，是否以後那些「劉修」時代的古典舞蹈、民間舞蹈和現代的抒情音樂、現代民間舞蹈也要復活一些呢？這就無法預測了。

不過，文學和藝術還是屬於人民的聲音。大陸上有不滿現實的青年人，他們的內心世界就有不滿現實的作品。「人民作家」主要是走現實的道路，去爭取些什麼就寫什麼！

古調今彈

葉其真

臨江仙—香江掠影

不是新聞姦殺刼，洋洋依舊大天。預徵溢利倒時鮮，包君加倍賺，幾大都行先！

炒股拋殘六十億，悠遊渡海神仙；風開期貨又當前。香江多老襯，那怕冇人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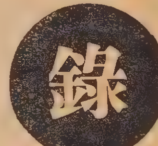
生查子—儲備金

往年經濟榮，餘水不知億，滾滾付西流，點點作儲備。

近年經濟衰，英鎊江河潰，不見水回頭，但見水成汽！







中國抗戰實錄

【18】

辛亥革命與日本

日本武士道的所謂「文武兩道」，在中國也有「文武合一」「出將入相」的成語，雖然在文義上都是表示具備「完整的素食」，但是兩者的基本理論是有其差別的。

蓋日本的「文武兩道」，是以武爲優先，提倡的是「武人之道」；可是在中國方面，則側重於「文（德）」，講求的是「文人之道」。

至於一般行政官員，可以從「科舉制度」來了解，是以衡量其古籍知識的有無，而爲仕宦榮達的條件，通過科舉而中式的「文官」，掌握着行政上的實力；如果僅僅是「一介武夫」，則被看做是只能以征戰爲職業，得不到較高的評價。

日本在精神上學中國

日本人除了現代科學同槍砲以外，所有的東西，完全是從中國學去的，尤其是在精神方面，更是學中國的，而且是拿着學自中國的東西，想要來消滅中國。他們最大的武器，與其說是由西歐學得來的有形的槍砲，卻莫如說是由中國學到的無形的精神。（註：蔣總統——「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一九三二年五月。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委員長深知對日抗戰終難避免，但我軍戰鬬力弱於日本，必須積極加強軍人精神教育。二十一年六月六日，在中央軍官學校講演「中國的立國精神」—副題爲「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剖析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淵於王陽明「知行合一」「卽知卽行」的動的哲學，指出「陽明哲學本是中國王道的民族精神的一部份，被日本人片段地截取了去，作爲他們霸道的立國精神，用來侵畧中國。我們必須拿幾千年遺留下來中國固有的民族道德，以陽明『知行合一』動的精神加上國父『知難行易』行的哲學，來闡明融合爲一種新的立國精神——這種精神就是『三民主義』。我們要打破日本，先要打破他的『武士道』；要打破他的『武士道』，唯有『三民主義』的立國精神。」」）

朝鮮的政情

現在，請把歷史舞台轉移到朝鮮，因爲在當時的朝鮮，是中日之間糾紛的根源。後來的「甲午戰爭」，也就是由於朝鮮問題而引發的。

由於在一八七六年簽訂的「江華條約」中，日本否定了中國所持有對於朝鮮的歷史性的宗主權，朝鮮國內的輿論，因而形成了兩派乃至三派。

開化派與保守派

有一派是歡迎和日本通商的「開化派」，他們的意見是爲了謀求朝鮮轉變爲近代國家，有必要開放門戶；不過，在這個「開化派」之中，又分立爲兩派，一方面是「親日派」，另一方面是「事大派」（忠於清廷）。此外，和「開化派」對抗的還有一個「保守派」。

加上在朝鮮李王朝的內部，更有大院君和閔妃的對立。大院君是當時李朝第二十六代國王——高宗（太王）李熙的生父，當初，曾以攝政的地位掌握着實權，可是到了高宗迎娶閔妃之後，閔氏一族勢力伸展，終於以高宗親政的理由，剝奪了大院君的權力。

閔氏一族掌權之後，曾經多次派人到中國和日本考察政治、軍事。一八八一年，以清廷爲範本，實行政治大改革；同時在軍事方面，則效法日本的制度，改編軍隊，延聘日本駐朝鮮公使館護衛堀本禮造中尉擔任教練，選拔優秀青年百餘人，稱爲「士官生徒」，接受日本式的軍事教育。

由於這個改革，使朝廷重要職務，都落到了閔氏一族和「開化派」的掌握之中。

然而，這個改革卻招致了軍隊的反應。因爲當時國庫空虛，積欠軍隊糧餉達十三個月，加以因軍隊改編而被動退役的軍人們，多數對閔氏一族懷恨，而且閔妃等人只顧生活豪奢，對於軍中的怨望和國家窮困的狀況，不聞不問。

形成壬午之變

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撥發了已經是好久以來未曾發放的一個月軍糧，可是倉吏卻還要從中剋扣，斤兩不足，更摻入砂土，軍人憤怒，和倉吏衝突，各軍響應，立卽形成暴動——這就是所謂「壬午之變」。

變成了暴徒的軍隊，打開軍械庫，取出武器，殺死日本教練堀本禮造，襲擊日本公使館，公使花房義質放火自焚使館，逃往仁川，登上英國測量船而得救。

第二天，亂軍殺死首相李最應；闖入宮中，又殺死御林軍大將閔謙鎬；再打算殺害閔妃，閔妃化裝由後門逃走，倖免於難，遣使向清廷求助；大院君則乘此機會，受王命鎮撫亂軍，重握政權，恢復政、軍舊制，將閔氏一族及開化派分子排除於權力地位之外。

日軍登陸‧清軍平亂

花房義質於七月三十日回到長崎，立卽奉外務卿井上馨之命，組織「

朝鮮問罪軍」，率領金剛號等三艘軍艦，駛達仁川登陸；八月十六日，領兵五百人馳入漢城。

在另一方面，清廷得訊告急，也立即派遣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率領超勇、揚威、威遠三艘軍艦到達仁川，調查實情，結果，判斷事端出於大院君的陰謀；清廷乃決定派兵四千五百人開赴朝鮮，並逮捕大院君。八月二十六日，清軍將大院君逮到，送到中國保定拘禁，並將首謀者十人定罪，才算平息了叛亂。

種下日本侵朝禍根

於是，日本方面便以公使館焚毀等理由向朝鮮提出七項要求；朝鮮政府雖曾一度予以拒絕，但因受清廷勸告，乃於八月三十日和日本簽訂了「濟物浦條約」（濟物浦為仁川舊港的名稱），日方鑒於兵力少於清軍，唯恐清軍干涉，因而將當初所提七項要求中的「割讓土地」、「內陸通商」等項撤回，而只限於「嚴究犯人」、「賠償被殺害日人遺族五萬元」、「賠償日本國家損失五十萬元」（分五年付清）各款為主要條件；但是，有一個問題條款（第五條）——就是允許日本留駐若干兵員為公使館的警衛。這一條孕育了兩年之後「甲申之變」（由親日派——「獨立黨」發動的政變）的因素，種下了朝鮮被日本侵略的禍根。

根據日本方面資料：日本對於清廷出兵的真正意圖，直到最後，還是難以判斷。因此，井上馨在八月二十日發出的訓令中揣測清廷一方面可能是「為了保護屬邦、協助朝鮮平定內亂，而善意地介入在日本和朝鮮之間，促成和議，謀使日軍早期撤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還有台灣和琉球的問題存在，清廷或許會乘此時機藉平定朝鮮之名而向日本挑戰，兼以保護屬邦和湔雪對日本的積憤。」故而認為清廷在和戰兩方面都有可能，所以命令應作兩面應戰的準備。日本最恐懼的是清廷會介入日本和朝鮮之間的交涉，所以一再指示「要儘可能地做到和朝鮮直接談判」。不過對於朝鮮則須明白表示出極其強硬的態度；假定朝鮮方面無意媾和，日本就要發出最後通牒：「日本依據公理，盡到所有的力量，懲創兇暴，洗雪損毀我國國旗的恥辱，除此而外別無途徑，兩國之間已經迫近了最嚴重的關頭。」

還有，在井上訓令之中，有在兩年之後發動「甲申之變」的主角金玉均、徐洪範（中國資料為徐光範）等人的名字出現，頗值玩味。蓋當時金玉均等人已經得到了日本的援助，正在策劃政變，而日本的福澤諭吉、井上馨、後藤象二郎等政界和知識界人士，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都給予了援助。

親日派發動了甲申之變

一八八四年，由於對安南（越南）支配權的爭執，爆發了「中法戰爭」，清廷為了向華南調集兵力，而將駐在朝鮮的軍隊由六營減為三營。金玉均等獨立黨人乘這個隙縫，乃和日本密謀發動了「甲申之變」。

王陽明先生畫像

十二月四日，漢城郵政局舉行落成典禮，當天夜晚，該局局長洪英植（獨立黨）招宴各國公使及朝廷高官，各國公使都應邀出席，唯獨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稱病未到。下午十時，舉火為號，暴徒衝入，宴會混亂；同時，金玉均等闖入宮中，偽稱清兵作亂，請召日軍入宮警衛。國王李熙雖然予以拒絕，可是在竹添進一郎指揮之下的日軍，這時已經包圍了宮廷，把李王軟禁起來。第二天，金玉均等人假傳王命，宣召「事大派」（親清廷）領袖閔泳穆、閔台鎬、尹泰駿、趙寧夏以及被指為「親俄派」的韓圭稷、李祖淵等人，加以殺害。獨立黨人最初的打算是將國王幽禁於江華島，但日本方面則主張送往東京，另立國王的九歲庶子為新王；尚未達成協議，而民間已經傳說紛紜，王宮被數萬民眾包圍；同時，清軍為了防範國王被帶往東京，也採取了斷然行動，派三營軍隊進攻王宮，但恐傷及國王，故而不敢大規模攻擊；然而兵力薄弱的日軍，終於解圍而去，國王乃被奪回。

日本的竹添進一郎等人偕同金玉均等再度放火焚燒使館，於三天之後的十二月七日率領日軍逃離了朝鮮。

天津條約喪權

袁世凱（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在這個時候，向國內發出急電，請求李鴻章速派援軍；同時，朝鮮國王李熙也向清廷要求派兵協助防衛。於是，在第二年的一月一日，援軍便開到了漢城，但其兵力卻只有四百多人。

王陽明先生文集

風雨中的

我們從國父祭蔣母王太夫人文中，可以體認出：他對總統的所以器重，就是因爲總統能「守經達變，如山嶽之不移，江河之自適」。「守經」是指對抱持的革命目標和堅定的革命態度。「不移」，是永不動搖，永不灰心，永遠如此！「達變」，是指革命形勢於我不利時的革命策畧與革命方法。「自適」，是指自然如此，當然如此，必須如此！所以國父決定將國民革命的重擔付托總統，而總統也就毅然挑起這一重擔——擔負起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民的大責重任，來完成國父未竟的遺志。在五十多年的內憂外患中，不知經歷了多少艱辛、危險；也不知受盡多少寃枉、誣衊、屈辱。他只把它當作試煉，毫不猶豫，毫不動搖，更是毫不放鬆！來台後，環境那麼險惡，他所表示的只是「只要有一塊土地，有一羣同志，我還要高高舉起青天白日旗，與共黨週旋到底！」這是何等氣魄？何等定力！

我們都是憂患餘生，每一個人都飽經了憂患，當我們遭遇到——不順的環境，扎心的毀謗，無理的壓迫，甚至到我們難以忍受的時候，大家不妨想一想總統的遭遇，體念一下總統的精神。就當對我們說，這事「出於我」，這事「在於我」！能如此，我們就會去冷靜地尋找安慰自己的功課，再作新的努力。

有些同志，在工作上遭受到一時的挫折和失敗，這本是難免的事，可是他們在心理上只是感覺到不平、煩惱、和痛苦，而忽視了這種心理乃完全出於自己的紛擾。因爲他們未能戰勝自己，任他的心奔馳、放逸，所以行爲上就顯得衝動、魯莽、焦急。不能等待果子成熟，就把果子摘下來，所嘗到的當然是苦澀的滋味。當天空沒有雲霓，他將把水缸搬了出去，天將下雨的時候，他反而把水缸搬了回去，他違背了理則，錯過了時機；他得不到水，他失望，他怨尤，說遭遇到不公平。我們平心想一想，他的話合理嗎？公平嗎？

寒山問：「世人輕我、騙我、謗我、欺我、笑我、嫉我、辱我、害我，我將奈何？」拾得答：「惟有重他、敬他、容他、讓他、耐他、隨他、避他、不理他，再過些時，看他」。毀譽如塵埃，何必太認眞？理得則心安，自信最要緊！

一般人說：「人心難測」，而不知道自己的心更難測。一般人又說：「人心不平」而不知道自己的心更不平。所謂「丈八燈台，照不見自己的兩耳」。能照到自己，就會發現自己的眞面眞貌，一切當就心平氣和了。荒漠甘泉中有一段，這樣說：「心中懷有不平，就會有許多尖銳鋒利的砂粒——急躁、憤怒、嫉妒、暴慢等嵌進來，叫你失去原有靈明的智慧，謙和的香氣。潤滑的膏油，和一切的光輝」！戰勝自己的人，是沒有不平的，是永遠光輝的。

最美麗的花卉，必須灌溉；最精美的寶石，必須磨琢；最堅固的基礎，必須經過錘擊；最寬平的大道，必須經過壓力。有成就的人，不要忘了一件事，就是要有勇氣和決心來戰勝自己。

在今天的社會上，到處可發現你爭我奪的現象。有的爲功名爭，有的爲金錢爭，有的爲生計爭，有的爲美色爭。這裏，有得意的，也有失意的；有興高采烈的，也有垂頭喪氣的；可是他們都沒有得到眞正的快樂。主要的，沒有能夠戰勝自己。

總統勉勵我們：「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古今來的完人有幾？每一個人自墜地以至蓋棺，徹頭徹尾，無些兒破綻的，自古以來，實在沒有幾人，其餘都是半截人而已。但在發現前面破綻後，跟着便來修補，比至終年晚歲，能復乾淨，還出一個本來面目，以前的欠缺處，便可彌補了。但這一半截，指的是後半截。如果前半截還好，後半截一塌糊塗，永遠得不到芬芳的香氣。「浪子回頭金不換」，是指後半截。洪自誠所謂：「娼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烟花無礙」，也是指的後半截。人到後半截時，更要着力來戰勝自己。

邵康節詩：「當年曾是滄桑客，今日重來白髮翁；今日當年成一世，幾多興替在其中」。人生實不能等閒過去，反之，我們必須善自珍貴這寶貴的時光，做我們在人的責任上應該做的事。我們的年齡雖然隨着時間而增加，但我們無庸害怕。因爲「青春」乃是一種心境，而非生命中一段時間；不是單指「紅唇皓齒，澤髮柔膚」，而主要的在於堅靱的意志，崇高的理想和充沛的活力。所以青春眞正的涵義，乃是指具有一種卓越的勇往直前、冒險犯難、犧牲奮鬬的精神，捨棄安樂逸豫、放辟邪侈的生活，尋求福國利民的目標，淬勵蓬勃煥發的朝氣，追求「不虛此生」的人生。能乎此，耄耋期頤，猶是青春；背乎此，不問你如何年輕，皆是棺木外的行屍而已。

用弦的樂器，鬆了弦便奏不出音調來。我們要奏那一種歌曲，就得把弦扭緊到合於那一種節符，否則還是奏不出預期的音調來。做人亦然，預備做何種人，便得把自己修養到何種程度，絲毫差不得一點，否則還是「緣木求魚」，「勞而無功」。

三、我們的病根在那裏

木之折，由於生蠹。牆之圮，由於生隙。但木雖生蠹，不遇疾風，不致即折；牆雖生隙，不受震動，不至即圮。一個人不會無緣無故的倒了下來，也不會徼倖取巧而能永久支持不墜。每一個人都怕有過錯，但自己不去找，過錯便永遠不會發現。即使發現了，又不能坦率自認，勇毅地去改，過錯便越來越大，越發的積重難返。每一個人都想自己振作，但自己不肯去修養，永遠還是停留在老地方。人家跑到我們前面了，我們如不能鞭策自己，

「過」，他只教人，「過則勿憚改」！

樹有根，果有蒂。根衰則樹枯，蒂腐則果落，絕不偶然。人之有心，猶樹之根，果之蒂，最不可先衰先壞。衰、則一切提不起勁，壞、則腐敗墮落，任何事不會做好。

鏡子，是最精明嚴正不過的，它始終告訴你客體的實在——大、小、方、圓、美、醜、穢、潔，毫不徇情地對你和盤托出。而其本身則是渾厚沉默，無聲無臭，希望我們在它面前，發現自己的毛病來。

無可諱言，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同志、朋友們，其中甚至是負有領導責任的人，平常對部屬要求得非常嚴格，也曾拿出聖賢遺訓，中外名人語錄，教訓一般同志，鞭策一般同志。不許人家鬧意氣，不准人家有成見，不容人家發牢騷。可是，一臨到自己的頭上，便什麼都忘了。意氣也有了，成見也有了，甚至牢騷比人家更多了。還滿口批評這個不是，那樣不對，好像是的對的只有他自己一人。這種自己不檢討而苛責於人的人，就是一種不肯照鏡子的人，也可以說是一種「兩面人」。正如總統所指的，「嘴裏說得好聽，表面裝得好看，與心裏卻全不相干」。所以也從未發現自己犯了那些錯誤，有了那些病根，因此，他：

把不住舵！

耐不得煩！

沉不住氣！

受不得誘惑！

碰不得釘子！

挨不住刺激！

所以：經不起考驗！

人生如渡重洋，不免遭遇風雨。一個老於航海的人，他就知道，面臨着的，無論是狂風暴雨，駭浪怒濤，閃電轟雷，濃霧冰山，他始終不慌、不亂、不緊張、不躁急；他只緊緊抓住他的舵柄，所以能安全渡過危險困難。沒有經過大風大浪的水手，儘管他說的是「頭頭是道」，畢竟不是最可靠的水手。經歷過許多患難危險而能死裏逃生的水手，他們由於歷鍊，識、也長了，見、也遠了，膽、也壯了，心、也定了。因爲他們能推測波濤的力量，他們能知道風雨的久暫，他們能熟悉桅桿的堅韌，他們能了解輪索的韌性。

把不住舵的人，固由於見識不夠，閱歷不深，磨折不多；主要的還是在於中心沒有堅定的信仰，所以沒有信心、沒有決心、沒有定力。如牆頭草，如無根樹，所以受到一點波動，就顯出他東倒西歪的弱點來。

科學愈進步，人類愈文明，人與人的往來便愈頻繁，關係也愈來愈複

寧靜

蔣經國

眉目亦見清揚。」人情到處有傾險，世道到處有坎坷，環境到處有順逆。如果不以耐字處之，便到處撐持不過去，絮聒之言不願聽，則逆耳之言又將如何？細微之事不願理，則繁重之事又將如何？稍不如理想之環境不願處，則困厄危險之環境又將如何？橫逆屈辱之環境又將如何？我們將自己的路看得如此狹窄，還有何處可以容得你立足？這樣便自然會感覺一步一坎坷，一事一窒礙，到處不如意了。由於我們自己不能靜，便自陷於昏昏，由於我們自己不能耐，便自覺亂糟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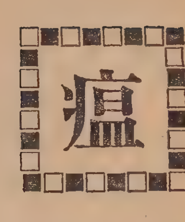
世局波譎雲詭，人情冷暖無常，求萬全者反無一全。在這種變化莫測的人事關係上，我們更要能容得下、受得了、沉得住。人、事、時、地、物，無一件不是學問，全在我們用心體念，細心檢討，便是天地間奧妙處。一切求之於彼，養之在我，自然心體通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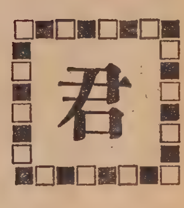
蟑螂嗜糞，人憎其穢，蠅蚋觸窗，人笑其愚。蟲豸固不自當，但有些人亦復如此，則眞是愚不可及。事實上在我們周圍的，不知有多少陷阱；功名在誘惑你，金錢在誘惑你，美色在誘惑你，高大的房屋在誘惑你，飄渺的虛榮在誘惑你，你若把持不定，處處會鑽進圈套。我們有許多同志在此處吃了虧，有多少同志甚至損害了他的前途發展。所以在做人做事方面，除了要有大勇氣、大決心來擔當我們的大責任以外，還要以臨深履薄爲戒，時時小心，步步留神，更要緊的是必須澄潔你的心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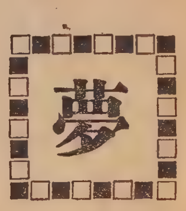
瑪克斯·奧瑞利阿斯有一段話，他說：「我之所以爲我，不過是一堆肉，一口氣，和一股控制一切的理性。我們要把自己看作一個垂死的人一般，輕視那肉體——那不過是一汪子血、幾根骨頭、神經和血管組成的網架，再看看那一口氣，究竟是什麼東西，空氣而已，還不是固定的一口氣，每分鐘都要呼出去，再吸進來，賸下的是理性，卻是一刻少不得的。我們不要再做血肉架子，不要再做各種私慾所牽扯的傀儡，不要無知的怨恨現世的命運」。一個人靈魂的墮落，莫過於把自己盡量變成爲宇宙的贅瘤！勘不破，處處都是陷坑！勘得破，則處處都是康莊！

今天有些人，鬧鬧嚷嚷於百年之內，苟苟營營於名利市場，心力唯恐其不竭，機巧惟恐其不深。人壽幾何？所得什麼？當其在魔誘的圈子中執迷時，像中風狂走，懵然不能自知。像醉人仆地，當人們把他扶起時，還大着舌頭，含糊地說：「這兒好！這兒好！」眞是可懼！假若他能翻然自悟，則以前的種種施爲，勞神苦思，以趨以盼的；即能自知，都是些可笑的事。可惜的是，往往不能中途憬覺，而都到了盡頭，無可挽救時，才自怨自艾，可是，「已悔之晚矣」了。

【四十七】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藍蘋看見毛澤東垂頭喪氣，大爲不安，拉着手問道：「潤之，你怎麼哩！」

毛澤東甩掉藍蘋的手，說道：「沒有什麼？」

藍蘋披嘴道：「你不要騙我，你去的時候高高與興，回來這種樣子，一定有大不如意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是不是聽到消息，老蔣不肯給你一個院了。」

毛澤東不由得笑起來，伸手攬住藍蘋，說道：「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怎麼念念不忘當院長夫人。」

藍蘋說道：「當然囉，人向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誰都希望環境好，沒有人希望環境變得越來越壞的。」

毛澤東說道：「你放心，這一點我同你是一個想法，你希望好，我也不希望壞，老實講，別說將先生給我一個院，只要給我一個湖南省政府主席我也滿意了。」

藍蘋點頭道：「一點不錯，就算不給湖南，給山東也好。」

毛澤東愕然道：「你怎麼想到山東。」

藍蘋抿嘴笑道：「你的家鄉是湖南，我的家鄉是山東，誰不想衣錦還鄉。」

毛澤東搖頭道：「你的腦筋太封建了。」

藍蘋笑道：「潤之，你不要來我面前賣膏藥，說到腦筋封建，當代你算第一，你腦子裏還想作皇帝哩！只是沒人保你就是了。」

毛澤東笑道：「你想不想我作皇帝，院長夫人你已夢寐求之，我若作了皇帝你便是娘娘，不是更好。」

藍蘋搖頭道：「我眞不敢想，你眞作了皇帝，到時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我就入冷宮了。別說夢話了，談談正經吧！你到底爲什麼無精打采的回來。」

毛澤東說道：「我上午出去拜客，先去看理老，又去看立夫。」

藍蘋點頭道：「我明白了。」

毛澤東問道：「你明白了什麼？」

藍蘋說道：「你一定受了陳立夫的氣，所以垂頭喪氣回來。」

毛澤東也被藍蘋逗笑了，問道：「你怎麼知道？」

藍蘋說道：「想也可以想得到了，陳立夫弟兄最反共，看見你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自不會有好話對你，你的器量又小，一氣就氣成這個樣子。」

毛澤東抱着藍蘋親了一下，說道：「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一個冰雪聰明的人，但是，這一回你可猜錯了。我不是在立夫處受了氣，而是與馮煥章談過之後，引起了許多心事。」

藍蘋愕然道：「你去見了馮玉祥？」

毛澤東點點頭，乘機點起一支茄立克。

藍蘋問道：「你去見那個倒霉鬼幹啥？」

毛澤東道：「話不是這樣講，馮煥章雖然不得意，到底是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蔣先生見到他也要留三分面子，他有許多舊部現在還帶兵，潛勢力尚在，不能輕視，何況他一向又最進步，同我們經常保持接觸。」

藍蘋冷笑一聲，問道：「馮玉祥同你怎麼說的，你從頭到尾說聽。」

毛澤東噴口烟圈，說道：「馮煥章勸我不要作京官，仍然保持現狀，力量越大，事情越好辦！」

藍蘋冷笑道：「既然這樣，他爲什麼要作京官？」

毛澤東說道：「他那是想作京官？是打敗了仗沒有辦法，還是蔣先生寬厚，若是我……哼！」

藍蘋說道：「若是你，就把他槍決了。」

毛澤東說道：「槍決，勞師動眾又費子彈？」

藍蘋笑道：「最好交給鄧發去升仙洞活埋了。」

」

毛澤東說道：「還是你知道我。」

藍蘋說道：「潤之，你只聽馮玉祥胡說，未向深一層想，馮玉祥因爲打敗仗，不得已作京官，你若打敗仗，想作京官也作不到了。」

毛澤東突然震動一下，手上的紙烟幾乎掉在地下。

藍蘋說道：「馮玉祥是國民黨，他造反只能算是國民黨本身的家務，所以老蔣能寬容他，你是共產黨，你一旦失敗被捉住，定以叛國罪處置，不殺頭也要槍斃，你還想當京官？」

毛澤東一聽說要殺頭，下意識摸摸脖頸，當時全身向外冒冷汗。

藍蘋說道：「所以你不能聽馮玉祥胡說，各有各的修行，他的一套不能用在你身上。」

毛澤東長長噴了一口烟圈，閉起眼睛沉思。

藍蘋推了他一下，說道：「潤之，你聽我說，還是乖乖地按照老蔣的意思去作，對你自有好處，凡是鼓動你繼續造反，反對老蔣的，都是與你有仇，想害你。」

毛澤東點頭道：「眞有道理，我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去辦就是了。」

兩人又談一時，吃過午飯，毛澤東剛想休息一時，周恩來來了。

毛澤東一見周恩來，立時擺出另一付面孔，問道：「有什麼事嗎？」

周恩來陪笑說道：「有一批民主人士聽說主席來了，要來拜候主席。」

毛澤東皺下眉頭問道：「什麼民主人士，都是幹什麼營生的。」

周恩來笑道：「都是幹民主一行的。」

藍蘋噗哧笑了，說道：「周副主席同志，民主也算是一個行業，大概是三百六十一行了吧！」

周恩來見藍蘋嫣然一笑，風情萬種，不敢再正面看，連忙定定心神，陪笑說道：「這批人確實靠民主爲生。」

毛澤東說道：「你這一說連我也胡塗了，怎麼能靠民主爲生。」

周恩來陪笑道：「不怪主席不明白，因爲這實在是一個新興的行業。這批人以民主人士自居，按月向我們這邊拿津貼。」

藍蘋說道：「副主席同志，別怪我愛插嘴，我們那來這麼多錢養這些廢物。」

周恩來陪笑道：「是政府發給十八集團軍的軍餉，我們用來辦新華日報，收買這批民主人士。」

毛澤東搖頭道：「這眞寃枉，我們寃枉，政府更寃枉。」

藍蘋問道：「養活這批廢物，也要不少錢。」

周恩來說道：「也不全靠我們養活，他們另外還有生活門路。」

毛澤東問道：「另外還有什麼門道。」

周恩來笑道：「花樣很多，首先他們靠着民主人士招牌，活動到一名參政員，生活就解決了一半，再仗着民主人士，參政員身份去經商、辦學校、開醫院，處處都比別人方便，有些更替政府方面作情報，把我們的消息報告過去，也可以拿錢。」

毛澤東說道：「這些傢伙簡直不是人嗎？你怎麼領他們來見我。」

周恩來說道：「他們在此地招搖撞騙，搖旗吶喊，確實能起一些作用，如果主席不見他們，恐怕他們失望，以後不再爲我們幫腔，也頗有影響。」

毛澤東點頭道：「好吧！你說一說是那些人，我好作個準備。」

周恩來說道：「有不久之前去過延安的章伯鈞與黃炎培。」

毛澤東點頭道：「章伯鈞還三分像人，黃炎培太不像樣，傅孟眞當面罵他是饞片，實在他太像金瓶梅的應伯爵了。」

周恩來笑道：「這老傢伙回到重慶，逢人便說主席約他一個人促膝談到深夜。」

毛澤東搖頭道：「那有這回事，他們六個人我只同舜生個別談了一晚上，這都是談少年時在長沙讀時的事，幾時同黃老傢伙說過半句話。」

周恩來說道：「無論如何主席給他一個面子，稍遲大家都來了，如果有人提到這件事，主席最好含糊應過去，老油條雖然不是人，但在上海工商界都混得很熟，許多商人都聽他的。」

毛澤東點點頭，問道：「還有誰？」

周恩來說道：「還有七君子之首的沈鈞儒。」

藍蘋抿嘴笑道：「副主席同志，我又要插嘴了。」

周恩來說道：「江青同志你請講。」

藍蘋說道：「姓沈的這個老不死，在上海住過的人都知道，他擔任租界裏律師公會會長，平時包攬詞訟，與洋人串通敲詐良民，坐地分贓，算是把壞事作完了。後來不知怎麼被政府抓起來了，抓起來的七個人，變成了七君子，其他六人是不是君子且不說，只說沈老兒一個人，他如果是君子，世界上那還有小人。」

周恩來笑道：「江青同志，我們現在只能利用這種小人，眞正的君子誰肯跟我們走呢？」

毛澤東問道：「還有什麼。」

周恩來說道：「還有羅隆基。」

藍蘋問道：「就是那個年年打桃色官司的羅隆基。」

毛澤東本來繃着臉，這時也忍不住笑了，問道：「怎麼年年打桃色官司。」

藍蘋指指周恩來，說道：「你問副主席同志，他一定比我清楚。」

周恩來陪笑道：「此人私生活隨便些，專門勾引女人，尤其愛勾引朋友，同事的太太，所以經常打架、打官司，都是爲了女人，不過，思想確實前進，別人都喊他羅隆斯基。」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

（27）

封侯

在果敢境內，駐有田世勛及李泰興兩支崛起的武力，各領有二三百人之眾，曾和李元凱取得聯繫，寄望李元凱能給予武器及經費支持，結果成爲畫餅而不足充飢，後來乃歸入李彌指揮系統下。

李元凱在一籌莫展之餘，將整盤希望，仍然寄望在湯恩伯身上，曾作了一份詳盡的發展計劃，把邊區所有的武力，一概網羅在這一計劃書內，加上未來展望，寫成十萬神兵，配合在滇、黔、川、康四省地圖上，成了光復西南藍圖。李元凱於紙上作業，無中生有，得心運手，確不失爲一員好參謀。

湯恩伯在台灣接到這份計劃後，見獵心喜，產生了極大興趣，同時對於這位舊屬處境，亦十分關懷，因此特將此項計劃，交與當時尚在台灣的毛森處理，並懇切吩咐，務須迅即設法與李元凱直接見面會商，竭盡所能予以補給接濟，以支持李元凱的反攻計劃。

毛森原在湯恩伯時京滬警備總司令部內，任第二處處長兼上海警察總局長，與李元凱有過一度同事之誼，當上海撤退期間，曾將警察局屬下部份武器，運到台灣及離島儲存，一時尚未向政府報繳，湯恩伯對毛森的指示，即希望能將這批武器先行轉運邊區，以充實李元凱十萬神兵。

不久，毛森失意於國民黨，而且已離開台灣，卵翼於美國中央情報局，但對湯老總的指示，記憶尤新，正想利用邊區力量，聯合一般失意政客，組成第三勢力。然而，憑自己的關係，深恐無能爲力將這批武器透過泰國運入緬甸，因此，特別邀請前中美合作所時代主持人，美國海軍上校梅樂斯偕同前來曼谷，約定與李元凱見面，共商大計。

李彌將軍遺像

李元凱於果敢未便前來，則商請昔日本士官學校同學，一度曾任張軫兵團副司令官的朱振華，及曾任上海區憲兵指揮官的沈一帆二人，代表李元凱前往泰國與毛森見面，根據李元凱的計劃，商討後勤支援問題。

毛森等到達曼谷後，並曾轉到泰北邊區，親身瞭解一般情況，當時，李彌已到達緬甸大猛撒，劍及履及正領導游擊部隊，準備向國內推進，而李元凱計劃書內所列舉的各路武裝力量，全部已納入李彌的指揮系統下，毛森看到李彌已經形成的勢力，發覺李元凱在邊區的聲譽及人望，均不足與李彌爭衡，尤其李元凱待人處世器度與氣魄，留給邊區人們很多詬病傳聞，使毛森對其在邊區的領導能力，發生了懷疑。

李元凱、毛森者流，平生經歷，均受國民黨恩寵，官服國民政府，榮華富貴，也算兼而得之，眼看政府一再失敗，退守海隅而一蹶難振之時，又因人事紛爭，分配難週，致使彼輩心生怨懟，而作離開國民黨，另組反共勢力倡議。毛森等此次前來，即抱有滿懷希望，擬藉李元凱立足邊區人地關係，從而培植一股所謂第三勢力，作爲玩弄政治資本。

當毛森明瞭邊區一般狀況，知道李元凱不足擔大任時，不禁悵然若失，爲了遵從湯恩伯叮囑，對李元凱現狀，仍思予以切實支援，因此，另行擬議，設計向梅樂斯商量，由美國情報部門，設立邊區對大陸情報蒐集組，使李元凱負責其事，按月發給一筆經費，以供李元凱在邊區自謀發展。

朱振華和毛森幾度交換意見，朱仍希望毛森能予武器供應，以增強李元凱在邊區號召力，從而組成部隊，但毛森則認爲即使費盡心力，將武器透過泰國運入緬泰邊區，李元凱亦無法由泰北接運至緬北果敢，無疑仍將落入李彌部隊手中，所以主張李元凱須與李彌表面暫時合作，寄生李彌體系下，俟發展到一定程度，

再求獨立發展，

朱振華對於與李彌合作的建議，力持反對，因看到李彌總部初期人事編組，如錢伯英等，位居參謀長要職，自己和李元凱若排列在李彌席廟之內，將無立身之地，尤其李元凱接獲李彌通知，要他在李彌升官圖內，出任一名軍區副司令，更惹動其肝火，認為是李彌有意侮辱，因而對李彌愈加攻擊謾罵，大有世不兩立之勢。

梅樂斯隨同毛森到來泰國後，綜合各方情況所得的結論，對李元凱亦不願提出更多的支持，朱振華只好代李元凱向梅樂斯支領了六個月經費，回到果敢向李元凱交差。

李彌與夫人龍慧娛

李元凱全盤計劃雖然未能實現，但追隨他左右一小羣親族生活，卻因情報設立而得到保障，李元凱將這筆經費交與族弟，就地營商牟利，並收容了楊大章率領的五十餘人，作為警衞部隊，一面高唱聯合第三勢力反共反攻論調，一面公開詆謗李彌，形成對立。

在這以後，李元凱離開果敢遷駐克欽族聚居的萊島山區，而對所謂警衞部隊楊大章及員兵等，未給予足夠的補給，迫使楊大章在半饑餓狀態下，只好向駐在地附近克欽族人，強行徵派。克欽族人一向強悍，凡族人聚居地，即有自衞組織，對李元凱寄駐其地，已經額外容忍，今且徵派錢糧，苛求無厭，乃私下集結自衞武力，對李元凱施以奇襲，李元凱不妨有此突變，在防範不週情況下，死於亂軍中。至此，毛森等希望於邊區培植第三勢力的計劃，因李元凱死亡，而隨之烟消雲散。

娘柿（太其力）的緬泰橋

朱振華自泰國與毛森會面商談後，知道事不可為，即回返仰光作長期隱居，從此絕口不談軍政問題，潛心精研中醫陰陽生尅制代之道，頗具心得，其人豐度瀟洒，平易近人，對國學亦具深厚基礎，所謂一個儒家半個醫。

朱隱居仰光市郊，對華僑團體一切活動，也一概謝絕，華僑有知其醫理通達，偶遇疑難病症，必須費盡週折，尋找其友人說情介紹，始得其診斷，往往一紙處方，即能着手回春。

於今其年近七十，向自操炊事，生活恬淡而寡求，若遇知己朋友相訪，一局圍棋直至廢食，及至發覺腹鳴肌餓，就便家宅鄰近小食攤上待客，談笑風生，自有一番出世放逸雅趣。

——第一集完——



滇緬邊境上太其力全景

抗戰武術談

大軍缺鬬志痛失桂柳　小民遭浩劫哀鴻遍地

再說那時在桂省境內，有此優良雄厚的砲兵部隊助戰，本可打一場轟轟烈烈的大戰，不能讓敵人如此輕易的得到桂林，但無堅強作戰的步兵配合，因此難以發揮砲兵的殲敵威力，眞是太可惜了！更慘的是遇到前線步兵不戰自退，自己走人，又不預先通知砲兵撤退，那麽後面的砲兵，可能來不及下零件收砲拖離砲陣地，那時敵軍如已衝向前來，砲兵們要保住幾門大砲，那就是難之又難了！敵軍衹用一隻手榴彈扔入砲膛內，立可將一門寶貴的重砲即刻炸燬。

相信我的老長官，砲兵指揮官彭孟緝將軍（我入伍受訓時不久，他接任砲七旅旅長）當年在桂柳會戰中，一定遭遇到極大的困惑，和艱苦的作戰，在不合作的戰場上，眞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

砲兵旅長的訓詞

雖事隔數十年，我還約略的記得彭旅長的訓詞：凡身爲特種砲兵者，必要牢記國家交給我們的重任！作戰遇到危難時，必須要抱寧可犧牲本人生命，定要捨身設法，替國家保存此稀少的重武器大砲的安全，那就可以留給其他同袍，再接再厲，繼續你的殲敵任務。

旅長的訓示，使得全砲兵連的官兵一百五六十人，無不視此三門大砲，如自己寶貴的靈魂！眞比生命還重要得多。

我在砲七旅幾年中，曾經調換過三位旅長，起初是史文桂旅長，卸任後，由彭孟緝接替，後來彭旅長又卸任，就由湖南有模範軍人之稱的洪上奇接任；在戡亂時期，洪上奇調砲校校長，是接替原校婁紹凱的職務，婁校長也是湖南人氏。

砲兵旅長是中將級，砲校校長是否升上將，則不得而知。

一九五〇年我倆兄弟住在九龍城，曾經和婁先生父子，同住一層樓有大半年之久，我以前未曾見過他的眞面目，後來在閒談中才知道他的身份。

抗戰時我是一個小兵，他是高級長官。但此時大家都是難民身份，而婁先生爲人和藹可親，我們相處非常融洽，同時因以前大家都是服務砲兵集團，閒談起來份外投機，無形中產生一種親切感；我們時常談起以前在戰場或整訓時，上級和下級的相處情況，及許多趣事。

婁先生喜歡打橋牌，但缺少對手，因此每日飯後就盡心教我們幾家鄰居玩橋牌，他耐心的從初步教起，孜孜不倦；但我素性對搓麻將玩紙牌毫無耐心，自認無此天份，但我大哥卻很快的學會了。

回想當年雖相處日短，友情卻永存心間，如今婁先生在台灣，想必老當益壯，更爲健康愉快！

清廉高節的婁校長

婁校長服務砲兵多年，他夫婦生平均高風節亮，廉潔清高，不同有些高級將領宦囊豐滿。他交卸校長後，眞可說是兩袖清風，連避難來香港的旅費都無着落，所幸他有位賢良的夫人，平日勤儉樸素絕不似一位高級將領太太，她不愛虛榮，就像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婦；他倆夫婦可說是志同道合，性格相同，因此更使婁先生有清高的節操，及使人尊敬的名望！

婁先生逃來香港，完全是他夫人作主安排，設法先讓他父子脫離虎口來港，她自己則計劃第二步再走，豈料自他離開昆明不久，即發生盧漢叛變，一面倒向共黨，從此西南易幟。他夫人來不及離開昆明，自此夫婦失去了聯絡，以後他夫人也不知如何了！

當年如不是婁夫人果敢決斷，爲了經濟的關係，決心讓丈夫兒子先走，自己留在後面，如果遲疑不決，他父子一定也會陷於赤色魔掌中。

他雖逃出生天，但在港的生活全靠親友接濟，他本素安貧樂道，對人生的榮枯哀樂非常達觀，他的豪放態度，令我們各家鄰居，均對他懷有好感及敬意。

不久國防部寄來證件，他就準備赴台；那時台灣正在風雨飄搖中，多少達官貴人滯留在港，抱觀望態度！但他毫不考慮，決心赴台歸隊，共赴國難。

我的同鄉有和他同船入台的，曾來信告訴我：當他們的船抵達基隆港，那天接船人的行列中，和往日大不相同，看見有很多高官將領，企立在碼頭等候接客，同船的客人和在岸上的親友，雖猜到今天一定有一位大人物來台，但誰也不知是何人？到乘客魚貫上岸，經過海關檢查站時，就可以看出是誰了，因百數十名乘客的行李，均須打開檢查納稅，祇有婁校長父子的行李，不但不用檢查，而且海關人員對他特別客氣及恭敬，這就可以看出他的地位相當高，台灣對他歸隊是如何的歡迎了。我和他相處雖祇有短短的幾個月，但足對他爲人處世的公正態度，教我上了良好的一課，我是一生也不會忘懷的。

人生如朝露，一霎眼間青年成爲白頭，年高的一輩已個個的離開這混淆的塵世，試問爭權奪利的又爲了什麽呢？如果有了億萬家財，一樣要塵歸塵，土歸土的。

似婁紹凱將軍那樣矢志爲公，從不作利己之事，因而贏得清廉長官之名，永久受人尊敬，他的立身爲人，眞可激勵後人。

張仲仁

（未完）

萬人意見

老K外傳（一）

雁聲

讀者諸君：在下這篇「素描」的拙文，名曰「老K外傳」，實際上眞有其人，不過「將眞事隱去，而用賈雨村言云云」是也。筆下的這種人，雖然在歷史上進不了什麼「世家」、「列傳」，本來既不是什說叱咤風雲的人物，也用不着去替他寫傳畧，要說「外傳」，又無像「趙飛燕外傳」、「楊貴妃外傳」的春光旖旎，引人入勝；但是老K這種人從發跡到末落的一番經歷，確也可恨、「可愛」、可悲、可惡的可憐蟲，所以姑名之曰「外傳」。聊作大雅君子、海外僑胞之酒後、茶餘一笑処然，可乎？

漂泊的身世

此人，一向生活在中國大陸，「舊社會」各省流浪直至「新社會」才定居下來，於某鄉村入贅，人們很少有人知他的眞正家鄉籍貫、眞實姓名——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他自己也不明言。只因愛打「撲克」勝於愛命。呼么喝亦通宵達旦，他都毫無倦色，因此人們給他起一個外號「老K」，他聽了後也頗感自慰，有時還說道：「打撲克是我平生第一志趣，我聽見讀書人說：『君子不奪人所好』是嗎？」說完就繼續賭。如果是輸了，就大發脾氣，滿口穢語，不管旁邊有沒有婦人，賭德不好偏又愛賭。頭剪短髮，經常的衣着是「北京藍」的中山裝，腳着人字拖鞋，個子不高，手中常拿着煙斗，獐頭鼠目，其貌不揚。可是爲人狡黠多變，善於捕風提影之說。如今年紀，也有四十五歲左右。如果有人問他的學歷，他往往說：「我是一個大老粗，完全靠實踐幹革命，不像舊時的讀書人唸死冊，人們也就不敢多問了……。」後事如何，在下慢慢說來：

發跡了

老K由於是外省來給人家招贅，所以爲了要樹立他在鄉中的「威信」，經常向人們宣揚他的「革命史」：說他當年「打游擊」時，兩手握雙枝槍，百發百中。出生入死，如何勇敢，不是文化低，起碼也有「專員」，怎會在此吃地瓜！一九五〇年「土改」，鬪地主、分田地老K非常積極，由於他的「紅史」，無疑評上貧僱農、貧協代表（很快也就入黨了）。他全家分得的田地有十多畝。鄉村一開會，主席名單總是有他的份。老K每踏入門，老婆、丈母、丈人、鄰舍之人都點頭哈腰，噓寒問暖，使他更神氣十足，飄飄然起來了。此時鄉里的人背後都嘖嘖贊嘆說：「老K眞是中進士了！」有一等勢利的人趕快送雞蛋、送花生、獻媚討好；另一種過去得罪他的人，自動拿錢借他用，說是：「沒關係拿去用，等有才還。」

甚至有人自動替他耙田、犁園、播種，樂得老K的老婆眉開眼笑，暗地裏想：當時要是沒招他作夫婿，那有今天的日子……。現在老K一走路，兩足生風，舉頭仰天，遇到路人招呼。只是微微點頭而已。有一天，在大會上代表發言道：「今天，我們是中國的主人翁了，農民要當家作主，把地主打倒，田地分給大家，永遠過着幸福的生活，這是誰給我們？——是共產黨、毛主席給的。」話一講完，掌聲如雷，老K萬分激動走下講台。在回家的路上思潮久久不能寧靜：「我老K，誰承望有今天，將來大有可爲啊！」

「公社是天堂」

一、兩年後，老K響應中央的號召，積極參加互助組。再不久，上司忽然宣佈成立「高級生產合作社」。此時的老K，觸及個人利益，思想動搖想要鬧「單幹」，回家對老婆說道：「本來我出了許多力，才分到這些田地，指望年年好收成，積蓄一些錢，將來建房子、娶媳婦，沒想他媽的，成立什麼生產合作社，看起來大家內心不過癮，又不得不報名參加，幾個較頑固的暫時不參加，你看要怎麼樣？」他老婆李氏說：「都是以前跳得那麼高，開口革命閉口革命，又是登台報告，下鄉宣傳，現在你鬧『單幹』，豈不是被人笑話？我看那些頑固的暫不參加是聰明，不用說其他，他們的菓樹桂元、荔枝，時季成熟，不知要賺多少錢，我們這下子可就一切成空了。」老K被觸着心病，不好再說下去，只得溜到樓上去打心的算盤了。老K爲了將來混一官半職，最後還是決定參加。將分到的田地、菓樹獻給生產合作社，且表現如以往的積極，並且挨戶動員其他尚未加入的貧農，這麼一來，頗得到上級的重視

和表揚，結果也就「榮膺」高級生產合作社的副社長了。

從此以後，田園沒有了，可是已當上了幹部，越混越紅，在公家物質上要撈一些「油水」也頗容易，農村中也算是高人一等，因此全家倒也覺得轉憂爲喜。

時間過得快，轉眼間是一九五八年，全國成立人民公社，現在的老K可就更忙了，政治手腕也混得更加成熟，結果被公社任命爲大隊長。一聽說中央下令大煉鋼鐵，就立即動員全大隊群眾，大建土高爐，搜刮廢銅廢鐵，甚至連僑屬，也發動群眾強迫將「鐵天井」、「鐵門」拆起來煉鋼，大砍山林，大挖礦石，弄得禽鳥無依。滿村火光接天，夜以繼日，社員面目黧黑，老K卻在講台上高叫：「蘇聯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毛主席叫我們成立人民公社，公社是通往共產主義的橋樑，大家要苦幹加巧干，這些鋼水流出來，就可以燒死美帝。上級黨委英明指示：從今以後要給每位社員十五包，即包衣、包食、包住、包生、包死、還有包……反正有文件看，我也記不清了，所以大家要好好幹啊！」台下的群眾交頭接耳，個個喜形於色。

當時地瓜大豐收，公社「大食堂」盡量煑，命令社員都要到食堂吃，大家爭先恐後，但也吃不完，糟蹋數大缸，只得給猪吃。吃「大鍋飯」由於社員不習慣，不久也就烟消雲散了……直至六〇、六一年，天災人禍，全民渡荒，公社、大隊分給社員的糧食是「瓜菜代」，普遍群眾吃得面黃水腥，從此大食堂也就徹底垮了。

如今的老K，神志沮喪，說話也沒像以前那麼响亮，走起路來也比較踏實了，一日，路上碰到一位社員叫陳刺，氣勢洶洶，走到跟前喊道：「喂，老K！你說要給我們社員十五包怎麼了？包個屁，虧你講得出口……：」老K剛要回話，那位社員已走掉了。

「自留地萬歲」

不久，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上級在社員傳達文件說：「毛主席要到第二綫去研究馬列主義，領導世界革命，所以暫不當國家主席了。」大家感到莫名其妙。自從劉少奇推行「三自一包」（其一是「自留地」）全國農民，按人口計算，每位社員可分到幾厘的土地，全家合起來就多一些了（一畝定爲十分，一分十厘）。

社員好像久旱逢甘雨，開始在自留地上面拚命幹，大下功夫。有一天老K的老婆李氏也和兒子在自留地埋頭苦幹，近處有一個青年小伙子叫陳竹楨，平時刁皮搗蛋，他故意對人喊道：「十五包，包個屁！如果不是劉主席分給我們這些自留地，早給餓死了，我要高呼『自留地萬歲』！」李氏聽後，甚爲尷尬，一溜烟走了。

老K看到有的社員，由於大搞自留地，種菜養猪，離隊搞副業，收入甚豐，居然建房子、娶媳婦，暗地裏自嘆「烏紗帽」罩住，無可奈何！每當社員大會上，只得違心地說：「各位社員要提高警惕，鑒於本村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日趨嚴重，有的大搞副業，這是『棄農經商』的變相，對自留地比對公社的農業生產關心，大家想建房子、娶媳婦，沒想徹底幹革命的思想，是危險的……」話沒講完，群眾借故走掉三分之一多，老K只得漸漸把聲音放低，縮短開會時間。

老K平時作威作福慣了，如果誰得罪他，他就在大會上借題點名批評，或不指名的批評（這是先警告），有一些比較鬼的社員，過後主動到他家裏送一點東西，或香烟一包，或好茶兩盒，或高梁酒半斤，老K就眉開眼笑了。他還有一種怪癖：因家裏布票有限，平時穿的都是破舊的衣服，一看到別人穿好一點的男社員，內心就很妒恨，以爲人家要超過他，所以就會借故在開會報告中插上一段話「……某些同志不斷受資產階級思想侵襲，愛吃好又愛穿好，不是樹立艱苦樸素的作風……。」講完後，一位青年社員叫陳正義忍耐不住在座位上發言，（因他穿了一套新「卡支布」，好像是「物傷其類」）反駁道：「按照大隊長的看法，大家都要穿得破破爛爛，才顯得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嗎？外國人來參觀也不大好看？」老K聽後，瞠目結舌，只得喊道：「你敢放肆，滾出去！」社員聽後，啼笑皆非，會議弄得不歡而散。

如果是大隊開黨支部會，對一些不討好他的僑屬，則怒斥說：「某某是資產階級寄生蟲」；對小部份送華僑布票、肉票的人，則說：「這種人有深厚的工農感情……。」

這個公社有一對青年在談戀愛，男青年是貧農兒子，女青年是地主的女兒，在談的過程中阻力很大，不管雙方家長，大隊支部都不同意。偏偏他們兩人山盟海誓，義重如山，最後「木已成舟」、「生米煑成熟飯」，只得舉行婚禮。老K與男家父親是「結拜」關係，不得不應邀出席，喝得醉醺醺回家，仗着酒家，對其老婆說：「他媽的，地主的女兒偏偏長得漂亮，貧農的女兒，多數長得難看，無怪這個男小子迷着她。可是這樣不同階級結婚，男的一輩子政治前途可就

完了。」李氏接着說：「按照你這樣說，地主的女兒都沒人要了？我記得以前聽你報告說：『出身不由人選擇，道路可以選擇』，她要選擇貧農的兒子爲歸宿，你們又大談階級。我看要是你沒有這頂『烏紗帽』，也是垂涎三尺的……。」老K看情形不對，觸到他的隱衷，只得大喊『閉嘴』，撲在床上睡了。

「連陞三級」

老K一向官運平穩，直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但沒倒，而且又升爲大隊「四清小組長」（據說出身好，又無「政歷問題」——「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他平時爲人有一個特點：愛人奉承。要是在路上碰到他，或是公眾場合叫他一聲「老K隊長」，或拿一支烟給他，立即喜形於色；要是叫他一聲「K的！」馬上對叫的人翻白眼，或不吭一聲地走了（以後可就要「當心」）。

其人還有一種高度的領導藝術，叫做「紅帽忍饑法」。推行上頗有效，絕大多數的貧農都乖乖聽話。有一次老K爲了表示撫恤社員，帶了一批人馬到幾戶「貧農代表」的家裏去，先叫通訊員掃地板、挑水後，然後坐下來上「政治課」：「近來生活怎麼樣？公社、大隊支部對你們很關心，這次特地帶了大家來慰問你們。大家要知道：評上貧農代表，階級出身要絕對好，政治歷史要清白，社會關係要純潔，所以這是多麼光榮的稱號？現在中國什麼最紅，就是我們貧下中農最紅，有些富農的子女說：『他們悔不生在貧農的家裏，一輩子都完了』，所以你們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只要時刻記住這個政治榮譽，就是一天吃兩餐，勒緊褲帶幹革命也是值得的，你們說是嗎？」貧農代表陳直，爲人中和，順口溜道：「是……是！大人是沒有關係，可是小孩一餓就有點不聽話，我想要向『信用社』貸一點款，最近老婆生病，破費不少……」老K趕快站起來說：「我看大家要樹立一種徹底革命的思想，克服困難、艱苦奮鬥的作風，至於你要求貸款的問題，我們再研究研究，考慮考慮。時間不早了，我們還有任務。」說完跟部下一溜烟走掉了。

老K平時又有一種特殊怪癖：深惡古文化（因爲自小沒讀書，「解放後」讀了「速成學校」才認識幾百個字），無論見到古詩、古文、古聯對、古戲，如臨大敵一般，必須大發雷霆批判一番，甚至有人談話中說到『古』字，他便怒髮衝冠。某人問他：「老K，沒有古時一些好祖先，那有我們？古代的壞人只是小數。」他便怒斥道：「什麼祖先不祖先，古代的帝王將相都是官僚階級要打倒的，只有工農才是主人翁，馬、恩、列、斯才是我們的老祖宗！你沒聽見廣播在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天大地大都不如黨的恩情大』？」

有一天，到小學去「視察」，看見語文教師周思明一本筆記本放在枕頭邊，拿起來一看，上面寫了一些不認識的字，又好像詩，立即到辦公室來，大發訓詞：「現在是『社教』時候，還寫這些古詩，準備借古諷今嗎？你們的校長呢？要好好開會批判批判！」那位教師出去了，旁邊另一位教師見他說得如此鄭重，走過來一看，驚訝道：「老K大隊長！這是毛主席的詩詞啊，你有搞錯？」此時老K很不好下台，急中生智婉轉說：「毛主席詩詞其他我都看過，只有這篇沒看過！這種深的東西，學生接受不了，還是要以『語錄』爲主。」說完佯作鎮定，借故離開了。此後的老K，則增添流傳了這則笑話。

社教後期，中央下令轉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國展開鬥爭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老K更忙得不亦樂乎：上串下跳，「呼風喚雨」，開口「階級敵人」，閉口「反動路綫」……將一些比較落後的貧農（平時多搞副業，脫離農業的），集中起來，指手畫腳說是「搞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勒令：批鬥、退賠錢，較嚴重的甚至抄家，遊街示眾……。

有個晚上開大會，老K驕矜激昂，報告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是空前的大運動，這是觸及靈魂考驗每個人的時候，擺在面前只有兩條道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記住……」散會以後，有位不知輕重的貧農小伙子叫陳傻，打開「毛主席語錄」跑到老K的面前問道：「老K隊長！你看『語錄』裏說『……革命、不革命以至反革命……』這是怎樣理解？」老K看完後，大發脾氣說：「毛主席的講話，你要看是什麼時候說的，要『活學活用』，不能太死板。我講的話都有根據，這是縣委最近對我們的指示，你有意見向上提！」傻小子像落湯雞似的溜走了。

老K回到家裏，因太疲勞了，就躺下睡覺。他老婆剛要給他蓋被子，聽他發夢囈喊道：「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我不鬥你，你就會鬥……」李氏大力搖醒他說：「你睡覺也想鬥爭，家裏的柴米油鹽，我要向誰鬥啊？別作夢睡覺吧。」因窗門打開，隔壁的群眾聽得清清楚楚，以後蜚語流傳，老K又添了一條「軼事。」

恢復死刑既無結果 應訂峻法終身監禁

編輯先生：

本人有幾項問題，擬請教下列幾位社會知名人士，希爲刊登，不盡感激！

脫維善主席：先生發動萬人簽名，要求恢復死刑，爲民請命的精神，很是敬佩；不過，以本港的背景，倫敦的影響，恐怕未能這麼快可以完成目的，急者治其標，還是要求立刻訂立緊急治匪條例，嚴刑峻法，殺人者和傷人者必須終身監禁，服苦工監刑，以穌民苦，我想這樣是更快成功的。脫主席，以爲可行嗎？

醫務總監察永業先生：聞說下年度各機關有減少經費可能，因此可能減少一些醫療服務，如果是眞的話，與其減少一般貧苦大眾的醫療服務，使不如減少教師的週年胸肺檢驗還好

；因為十餘年前，一般教師，除官校的外，都是到職時檢驗一次吧了，但絕未聞有因教師患肺病而傳染全班的學生或全校的學生的啊，由此可以證明這是可減免的開支，如果一定要的話，也可定為若干年才檢驗一次，那麼便可省卻不少人力財力了。

市政事務署遊樂場主席：年宵攤場地的指定，事先似宜察看該地的環境，是否適合，去年便有沒有人認投的場地，例如定佛光街遊樂場不如定燕湖街遊樂場較好，因為後者較旺和交通較便利，佛光街那裏，舊年不過只得十個八個攤位認投吧了。

讀者梁聲明上

在大陸捱了廿年非人生活 美讀者對難胞處境起共鳴

編輯先生：

您好，我是萬人雜誌的長期讀者。雖然離開香港差不多一年了，依然未斷，現在我很想借讀者專欄一頁來說說問題。如此冒瀆的要求，不知可否？本來我不想這樣說話；這並不是說我沒有說話的自由；而是還有說話的顧慮。要知道還有親人在那邊挨整。但當我看到過期星島日報一則消息時，我覺得正享受着自由的人不應該再沉默。

一位女子從大陸偷渡抵港，被法官無情地判遞解出境。其母在庭上跪哭求情，依然不能打動法官惻隱之心。這究竟是什麼回事？在拍片嗎？如果是，那應獲得奧斯卡金像獎；因為這是用生命、用血和淚拍成的啊！但有些被訪問的「觀眾」竟然說：「應該把偷渡者送回……」我眞懷疑這是不是人該說的話。如稍為有點血性、稍為有點良知的人決不會說出這樣無人性的話。我希望他們把這些話收回，留待其子女有同一遭遇時再講！

有些市民說，大陸仔總以為香港是「天堂」總以為可以不勞而獲。我們從未想過香港，是個不勞而獲的社會，但我至今仍然說香港是個人間天堂。因為我入過人間地獄；我在那裏捱過廿多年的非人生活；我忍受過肉體的折磨和精神的奴役。你們以為偷渡是件好玩的事嗎？摸着黑在田泥跑，在山上爬，在水裏游，你們以為是很好受的事嗎？在中途遇着民兵，丘八的窮追苦趕、開槍射殺；你們遇過未？我遇過了。在山上碰到野猪、黃麖竄跑。你們碰過沒有？我碰過了。露宿草叢醒來時發現毒蛇在旁邊蠕動，你們驚過沒有？我驚過了。遇上颱風季節，四天四夜未乾過身；你們試過沒有，我試過了。若被抓回，送至集中營，食其每餐三兩米，餓到你小便也只能爬着去；你們餓過沒有？我餓過了。更不幸的是，在水裏有些同道者體力不支，全身抽筋而淹沒；有遇鯊魚嚙咬而死去；在臨死時所發出的呼喊聲；你們聽過沒有？我聽過了！看着同道者死去，而自己也嘗過死不去的滋味，這怎會是泡着甜水的香港市民所能理解呢！當自己登上自由的境地，天亮時回望大陸彼岸，深吸一口自由的空氣，那種喜悅的心情，又怎會是正在喝着咖啡欣賞着T·V節目的桂枝客所能體會於萬一呢！眞是：

雨夜狂吞千里水，十年宿願一朝成；
回首神州為彼岸，前步寒山已蓬瀛；
再看雲峰連三縣（惠陽、東莞、寶安），不聞悽楚喊黃麖；
人間何處尋出路，啡越大鵬便到了！（大鵬灣和吉了洋那邊的深灣）。

孑然之身來到不大受歡迎的地方，每當過年時節，看着別人一家團聚，想想自己也有幾年沒有吃過這樣的團年飯，雖不至於落淚，心裏未免有所感觸箇中滋味也不好受啊！為什麼要離開自己的家園，離開自己的父母冒死而來？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柳宗元寫道「有甚於蛇者乎！」我話「苛政惡過鯊魚！」

會有人說：「目前香港經濟不景失業人多，罪案增加，而且很多是大陸仔幹。」經濟不景是事實，是世界性問題。並不是把偷渡者送回便可解決，至於作案多是大陸仔那還要打個問號。其中有是不出奇的；社會裏總會有好的人和壞的人之分。我倒要問問當局為什麼不把他們嚴懲，不把他們遞解出境；反而把未犯罪者送回這眞有點該仁而不仁，該狠而不狠。我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各方捐款再度掀起熱潮

惠賢小姐　一千元
顏鏡舟先生（紐西蘭）一百一十元
畢玉儀小姐　二十元
周世燦先生　二十元
小結：一千一百五十元。
（連前共六萬九千三百六十元）。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未計算在內）。

陳先生：

您好！客氣話我不會多講，今日在「萬人雜誌」看到有關孝昌紀念基金是幫助台灣子弟的，小妹十分高興！現付上支票一張，請查收是荷。收條不用寄回，請登「萬人雜誌」便可，因我是長期讀者。

祝您及夫人安好！

再：「永不死亡的愛」不用寄給我，我在星晚已經拜讀過，太令人感動了。

惠賢上（三月九日）

所熟悉的大陸仔不下百人，大部分是循規蹈矩的、工作勤懇的；而且有些兩三年內白手興家、開廠設店，供給了百多人的就業機會。爲什麼就沒有人對這些好事說幾句話呢？無可否認他們讀得書少，識字不多，對社會不一定會有什麼大貢獻。但我夠膽說他們大部分決不是社會的負累，他們年青力壯，可以自食其力。至於「搶了市民的飯碗」之說，他們有什麼能力與你們競爭？寫字樓工，根本做不上。多數做的是很多市民不願去做的「牛工」。至於居住問題更不是理由，徙置區、廉租屋他們根本沾不着邊。這可以詢問有關方面的工作人員，其實能在山頭野嶺露宿的人，香港還有什麼地方不可以把他們藏下。

我從未見過因雜草而連禾苗也拔掉，更未見過拔去禾苗而留下雜草的農民。我希望港府和市民不要因爲一小撮不爭氣的大陸仔而把新來者遣回。這不是幸與不幸的問題，也不是個人命運的問題，而是扼殺了自由、人道眞正涵義的問題。其實防不良分子的辦法很多。爲什麼不學學美國政府？凡這樣身份的人在兩年內沒有作奸犯科者始獲居留權，如港府和市民認爲時間太短，可以定其五年，甚而七年。在此期間，如有作案者，證據確鑿遣無赦，把其送回地獄，擯其黑炭，落其油鍋。我相信無人說個不字，而且拍手稱快。我希望那些有權勢、有錢財的團體與個人；希望那些名流與紳士立些妥善可行的方案，若不能也希望能出來說說話，也好讓世人知道自由、人道的招牌尚未除下！

異鄉客（自美國寄）

七五年二月十六日

設立助學基金 造就下代青年

讀者讚賞．大力支持

萬會長：

弟才疏學淺，有失儀的地方，請見諒及斧正。弟不敢班門弄斧，祇是對會長表示衷心敬意，寫了下面一篇文字，爲成立陳孝昌先生助學基金會的祝頌詞。

觀夫掛角負薪，囊螢映雪而勤讀，後來都出人頭地，成爲偉大的人物。藉今鑑古，溫故知新。我中華民族每一年代。每一位成功的人士，都有其一段艱苦的奮鬪史。以上幾位貧困的好學青年，當時祇靠他個人的意志，缺乏金錢物質的支持而苦讀，難能可貴，值得當代的青年借鏡。現社會中該輩貧寒之士，大不乏人，倘得外來資助，則事半而功倍矣。今天我國政府機關，企業機構，社會賢達，有見及此，仗義爲懷，先後紛紛設立獎助學基金，幫助一般清貧有志的莘莘學子，繼續升學，俾能得償素願，啓社會造就人才。

我國社會多成立了一個陳孝昌助學基金會，由萬人傑先生一手舉辦及籌募，該會爲紀念陳子雋先生愛子陳孝昌君在美逝世而設立，先生高瞻遠矚，有當仁不讓的衾懷，贏得我國社會人士讚賞及支持，尤其是現代的青年學子，能夠獲得陳孝昌助學金幫助的機會，學成歸來，投効國家，貢獻社會。杜工部有云：「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偉哉萬先生，胸藏丘壑，衾韻之高，非杜甫所能企望也！

弟林盛敬上（三月十日）

教育經費開支最大 成效最差理由何在

萬人傑先生：

我戰前即看你的小說，客氣話且不說。連日看到星晚小框，談及 尊著提前數日完稿苦況，因此，特提供不限時日之最佳題材。

政府各項撥欵，教育經費開支最大，凌駕一切預算之上，亦屬花納稅人之金錢最多者。但成效如何，不止可從中大罷課抗加、九龍某校學生請願見之；最使人氣沮，莫如官校門堪羅雀，是辦理不善，或是另有原因？何以從未見教局當局予以調查？浪費公帑，竟此爲甚。

先生揭發白米包批黑幕於前，使全港四百餘萬市不至捱貴米，文章有價，前無古人。如能再從教育方面浪費公帑加以力斥，則上一代與下一代均同沾恩。

後學譚庸

行政立法無權過問 當個議員又有何用

敬愛的老萬：

看閣下一篇文章，竟然使名噪一時炮轟財神黃議員連忙來個身家清白，足證閣下文章影響巨大，上至議員公卿，下至販夫走卒，深入各階層，閣下也足自豪了。

香港環境特殊，貧者爲生活奔波，富者爲名利爭奪。若說沽名釣譽，取得入選市局議員，確是終南捷徑，至於是否爲市民謀利益，那是後事，可按下不提。競選諾言，若不兌現，亦無人「抽稱」。看針鋒相對節目，預選人大發偉論，自我吹噓，實在令人肉麻，難怪香港有資格投票的人反應如此冷淡，可算世界之最。雖然香港也有拋棄事業，欲爲港人做些事的人，（若以香港撈世界標準來說，此公確是儍仔），但限於權力，只能做些鷄毛蒜皮小事。行政立法，無權過問，使人覺得，這一塊民主小招牌，遲早掉下，閣下以爲然否？

無知上（三月三晚）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連同酌加郵費共收五十元（海外加郵費卄元，即六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

五十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教室環境擠迫影響學生健康

編輯先生：

香港教育制度在輿論督促，特別從英國聘得兩位教育專家，來港深入各方面考察一個時期，草訂了一本教育政策白皮書，再經由港督特別委任本港教育專家、立法行政專才、及辦學權威多人，經多月來的討論體察及研究後，製成修訂本，再提交行政立法三讀通過，自此本港才有一個較完備之教育政策，此政策即最早的一本教育政策白皮書，亦即一般人稱白皮書。無可否認是一本適合本港教育工作的典章，尤其是和學生發生直接最有關係之兩點規定如：中學加收學費及每一課室限收學生不得多過四十八人——此兩點直至今日甚至未來，都相信一樣和學生永遠有大大的利害關係的。

可是令人不平的是，加收學費一點，立即被教育司採用，實行已七年有多，日來有趨勢仍會再加，而課室限額四十八人則始終未見實施。以現有任何一間標準課室擺上四十套書檯椅，已經十分擠迫，再坐上四十個兒童，活動空間已無多，室內空氣、光線、走火等等都對兒童有阻碍，當年因人多位少，故勉強坐足四十五人，當然如果不理一切，那像小食店般坐上八九十人也未嘗不可，可是這是教育事業，面對的是學生，其家長是納稅人，不同於福利機關派福利金，對像是窮人，委屈些擠上五六個鐘頭，等領施捨啊！現在本來是最好的機會了，年來兒童入學的較前少，小學學位有剩餘，教育司應在此時動用腦筋，將應改革者課室限額，依照白皮書規定改正為四十人，以完成兩點與學生有關係的第二點，不致損害學童健康影響教師管教。

年來推行的電視教育，上課時學生聚精會神注視在一個二十四吋的方鏡上，四十人一班在正當位置觀看，連續六年，腦部、身心和眼力並用，當感吃不消，如果加上擠迫環境，坐處不適宜，視線不正等的四十五人一班室，其使學生受害情形之慘烈，不出兩年，即可目見。本來電視教育乃一成功的教學，值得推行，如果因區區的限額問題破壞學生健康，確屬得不償失。我們要知教育事業是社會命脈，是分利的事工，納稅人根本承認一切為教育而動用的開支，甘擔重稅而不怨，為的是希望教好下一代後輩罷，教育司如能了解到此一點，不可斤斤計較於每一課室一定要坐滿四十五人，傷殘兒童健康，遺害中國人後一代，使該立即將課室限額改正為四十人，以利學習和教導呀。

讀者清安上

四月份起長期定戶酌收郵費

香港郵費，由四月份起漲價一倍。這決定對我們的長期讀者影響最大。過去我們對直接訂閱的讀者，港九新界，一律免收郵費。但加價後，繼續報效，實感無力負擔，迫不得已，只有取消「免收郵費」優待辦法。今後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另酌加郵費五元（每期郵費三角，三十期應為九元，五元郵費，只收漲價後增加的，每份本社仍須補貼四元）。以前訂閱的，概不追收，直至到期為止；今天以後來函訂閱的，請多惠五元，以免虧累過重，尚希諒察。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追悼國策顧問梁默公　袁暘照

㈠ 碩德欽馳四十年　驚聞噩耗怨蒼天
殘民禍首身猶在　輔弼忠良壽未延
仰壁可瞻公手墨　登堂難覲國遺賢
收疆重責留吾輩　待向毛尸痛舉鞭

㈡ 戎踪粵北識良臣　景行常留印象新
籌策智兼文武畧　親民德備哲賢人
宣勞力竭猶忠黨　遺憾時艱未破秦
惋惜自今遊魯閣　燕飛含淚不迎賓(註)

註：太魯閣峽谷燕子岩前默公親題「飛燕迎賓」，如今人亡石在，燕子含悲。

弔均默公　梁莊

國難方殷見本眞　中樞翊贊任艱辛
文章道德雙才子　氷雪清操一哲人
星隕丈原悲蜀老　月沉寶島痛賢臣
蒼天欲問情何許　豈是仙班證果因

前題依國父弔革命殉國元勳劉揆一先生韻　梁莊

筆掃千軍百粵雄　驊騮死去馬群空
巨奸未滅艱難甚　大老云亡感慨同
香島耗傳傷落鳳　神州光復痛歸鴻
王師北指收疆日　珠海招魂一奠公

挽蘇世傑先生　高龢暘

何堪海外賦招魂！向晚靈光射國門。
島隔蓬萊人已杳，樓尋寶趙夢猶溫；
清風明月懸心影，鐵畫銀鈎鑄墨痕；
悽絕樽前虛舊約，相隨反旆入中原。

新春感慨　鄭秀堂

㈠ 東風蕭瑟氣仍寒　望帝春鵑欲慰歡
好夢醒來原是夢　艱難捱過更加難
無情歲月催人老　寄恨詩詞惜墨乾
未聽昇平仙樂調　冰絃依舊自偷彈

㈡ 無奈東風掃落花　園林不復舊繁華
半憂半喜迎新歲　欲隱欲藏現瑞霞
極目山川應認識　開懷詩酒効名家
艷陽畢竟還公道　照徹塵寰辨正邪

追悼同袍蘇漢熙烈士昔日剿共陣亡　泰國　郭家麟

其一

豪情俠骨冠同儕　昔日高吟韻淚嘶
多藝多才猶善武　能歌能詠管絃齊
猛攻頑敵爭先進　伏守兇徒火網低
一戰功成傷負重　英雄壯烈痛歸西

其二

英雄壯烈痛歸西　遍地哀鴻草木悽
隱聽杜鵑啼北國　横臯孤雁嘯南嘶
當年偉志尊君健　今日文風笑我蠢
但願忠魂登紫府　仙台名列上天梯

敬輓同袍蘇漢熙烈士　泰國　郭家麟

勇貫雲天、功誇社稷、一代豪雄成永訣。
忠昭華夏、拯救河山、千秋明月伴英魂。

郭先生附書有云：「廿四年前，中共魔掌侵至雲南邊陲，我軍九十師，駐「西雙版納」，與共軍作拉鋸之戰，同袍蘇漢熙君，勇敢善戰，陣亡於是役，蘇君嫻詩詞歌賦，尤擅彈唱及武術，確爲不可多得之奇才，廿餘年來，每念知心，時縈夢寐，未能親赴其墳前弔祭，深以爲憾云」。

家麟先生不忘舊日同袍，二十餘年，猶能作詩悼念，風義之懷，至堪欽佩，壇主。

揮春　方向明

㈠ 十年鐵硯枉磨穿，升斗爲謀志氣堅。
亂世文章何所用，中華國粹實堪憐。

㈡ 空負書生自愧羞，聊將管筆度春秋。
年年此日揮佳句，祗爲人家好意頭。

方先生以鬻書爲生，雖然潦倒生涯，未脫文人氣息，「年年此日揮佳句，只爲人家好意頭」，此句最好，流水行雲，頗有天籟。壇主評。

鴛鴦　莊金全

曲沼殘陽淺水邊，雙雙棲宿自怡然；
誰教暴雨狂風急？卻恨分飛萬里天！

聞礁二首　前人

寒礁聲動客心酸，一盞孤燈伴漏殘；
故國有家歸未得，夢魂欲度關山難！

羈泊香江又一年，歸心急似箭離弦；
妻兒嬌影縈魂夢，怕聽礁聲到枕邊！

紀夢　前人

殘宵歸夢尚依稀，似繞迴廊入戶幃；
聽得燈前兒女語，阿爺還待幾時歸!?

感懷　前人

陰雲長晤日無光，未見東風掃八荒；
羈旅年年歸不得，只從夢裏望家鄉！

寄北　前人

君問歸期自有期，不須惆悵倚虛帷！
雲開大地重光日，便是春風得意時！

詩壇積稿如山，足夠二年之用，諸友來詩，未能按時刊出，至深歉疚，莊先生詩，寄來已久，可能已逾半年，（記不清楚），雖未把晤，得知其人學識高深，曾經服務軍旅，南征北剿，吾輩之同道也，年初寄來賀年卡，已知地址電話，不日雅集，當箋邀參加，以圖良晤。

並候

莊先生新春如意，壇主致意。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七 新90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八七(新90)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八七(新90)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三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幹部普遍貪污腐化

把「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字掛在嘴吧頭上喊了幾十年的中共政權，為它歷年所做的無數「好事」，徹底地拆穿了這個「唯物論」的西洋鏡。中共在口頭上什麼都是「為人民」，可是人民卻長年累月作牛作馬，作工人的「為革命作工」，當農民的「為革命種田」，但血汗所得卻不足飽溫。只這一點，已可證明中共政權是個「好話說盡，壞事作絕」的吸血集團。

就因為中共視百姓如奴隸，用高壓手段進行敲骨吸髓的搜刮，其統治權術之血腥醜惡實集古今中外暴君貪官、惡霸地主和殘忍資本家之大成。所以，它——中共政權視中國傳統的仁愛、良心和天理、報應等如蛇蠍，不但自己不談，甚至還視此為「反動的孔孟之道」一律加以禁止。在中共上層統治小集團中，對愛民如子，不貪不枉的歷代清官特別敏感。如鬧得天翻地覆，搞得千百萬老百姓人頭落地的上次「文革」運動，就是因描述明代清官海瑞的一個戲劇「海瑞罷官」所引起的。具體的說，就是由於這個劇抓到了毛澤東這個暴君的痛處，揭穿了中共政權黑暗面的惡毒本質。

北平統治集團不僅殘暴，並且貪污成風，大事小事只要有「人民幣」就可搞掂。它自炫的所謂「新社會」，原來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那裏分什麼「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還不是天下烏鴉一樣黑！

某些不瞭解中共真象的人，有種錯誤的看法和說法，認為大陸上的幹部「不貪污」。其實，中共的高級幹部，自北平政權成立後，將私人財產「改造」成為「黨有制」後，那一個不是大腹便便，濫用「人民」的財產，驕奢淫侈，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就是兩個鐘頭就可到達的臥車，他們也必開動自己的私用飛機。今日大陸三號紅人鄧小平，當年在熱河離宮避暑，突然橋牌癮發作，竟派飛機回北平去邀角。

中共高級幹部生活腐化，他們衣食住行、醫療、娛樂等等完全由「國家」供給，加上他們有權，錢隨便支隨便使用。所以，他們所過的生活不僅豪華而且奢爛。而一般的中下級幹部也有他們一定的權力，為了自己的享受只有在自己職權內打老百姓的主意了。

據三月十七日本港「星島日報」十版報導：「據剛由大陸來港之一部份人士稱：辦理簽發出境證件部門的貪污行為相當普遍。他們表示：其中有些官員要求高達人民幣一千元（約二千六百元港幣）的賄賂費，作為簽發出境許可證的代價」。

「據報告稱：無力支付賄款者，要等候一年才獲發給許可證。有些來港人士更稱：他們所認識的人中，雖符合中共當局所列每一項條件，但卻從未獲得許可。」而「有能力支付賄款的人，他們的申請就可獲迅速辦理，這些人士通常都是有富親在港或在東南亞國家」。

有此種「新氣象」的，包括廣東、福建和山東三省公安部門。據指出：「這三個省份的辦理人口出境部門幹部的貪污行動都是獨立性的，省與省間並無聯繫」。

復報導：「現時大多數獲准合法離開大陸的人士都來自廣東、福建及山東省」。

中共幹部貪污不僅普遍，並是駭人聽聞，且是由來已久的。今年三期「紅旗」雜誌刊載的姚文元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中就說：大陸幹部有極多惡劣行為。如「爭名奪利」和「化公為私、投機倒把、貪污腐化、盜竊行賄等現象」到處都有。

姚文元還用「林彪反黨集團」為藉口，指桑駡槐的揭露說：他們「不擇手段地聚斂財富」，還「窮奢極慾地追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非常奇怪，在中共統治集團內，凡是在派系鬬爭中失手而被打下擂台的，在清算他的時候，一個最大的罪名就是貪污腐化。而勝利者就不是如此了嗎？其實，他們不僅一樣，且已養成「光榮的傳統」，只是因為他們手中有權無人敢揭露罷了。

紙是包不住火的，加上「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中共的宣傳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但它已從腳跟爛到了頭頂，那是永遠無法掩蓋的。



左派發動邀三千人遊桂林
七名議員响應有人臨時縮沙

萬人傑

香港左派統戰份子利用復活節假期港人旅遊熱，發動向各行各業邀請三千人遊桂林。除了各行商人外，有七名立法局及市政局議員亦應邀參加。但老萬在報上彈了一彈，其中有三幾位恐遭社會人士批評，有些宣告退出，有些改遊日本。老萬發稿是二十二號，他們二十三號出發，恐怕到時難免「散晒」了。

怕受批評·臨時縮沙

七名市政局、立法局議員在胡法光倡導下，組織了桂林渡假團，回到「祖國」觀光。這團的成員包括胡法光、陳子鈞、黃夢花、伍秉堅、鄒偉雄、羅德承、吳樹熾。雖說此行目的是為了「渡假」，但正當市選受到此間左派報紙攻擊後而有此舉，頗令人注意。

老萬曾在「牛馬集」對此舉有所批評，其中一兩位議員也許老萬言之成理，為免引起各方「誤解」，決定打退堂鼓，聲言臨時退出。因此到禮拜大（二十三日）出發時，是否有足夠原定人數，大成疑問。

據老萬所知，黃夢花有幾位老朋友獲知此事後在他身邊苦苦相勸，甚至有位老友記說：「我們可以做抬轎佬，也可以做仵作佬。」因此黃夢花會不會臨時退出，也很難說。不過，老萬希望這個團不要因我的一篇文章而散晒，否則對發起人胡法光議員來說，便大失面子了。

遊埠渡假，本是很尋常，到那一個地方渡假也因人的興趣而異。有人喜歡到澳門賭錢，有人喜歡到歐洲看古蹟，有人喜歡丹麥的性解放，當然也有人愛聞名世界的桂林山水。議員們遊桂林，目的在欣賞風景，也很自然的。如果目的單純，原不必打退堂鼓，若有人因老萬的文章而退出，會使這個觀光團的政治色彩更濃了。

從報紙上看到消息，這些觀光桂林的議員都攜眷同行，浩浩蕩蕩，行色大壯。攜眷同行有好處，可證明確是渡假性質，純粹遊山玩水，欣賞「祖國」大好河山。同時，老妻同行，他們行動會十分檢點，絕不至在大庭廣眾一若大專學生那麼高唱「鬼馬雙星」，致召被扣之苦。

順帶一筆說說：二十八位中大學生日前已悄然回港，中大保密，不讓外間知道；學生也不讓親友知道。間中有此問起，他們都守口如瓶，對大陸碰到的事，一字不提。寄語各位議員及其夫人遊桂林時，必須提高警惕，免犯大學生同樣的錯誤！

減軍加費·負擔重了

駐港英軍將削減百分之十五，而以薪水較低的啹喀兵接替，香港人所關心不是香港的安全問題是否會因此而受影響，最注意的是香港今後所需負擔的軍費。

如所週知，香港的安全繫於國際形勢上，不在乎駐港英軍多少。減少百分之十五或增加百分之五百，都沒多大分別。如果香港受到武裝攻侵，即使有五倍軍力，仍然無法保障安全。在歷史上香港受到過一次攻擊，那是一九四一年日軍的進攻，英軍「抵抗」了幾天便垮下來，香港居民一鑊熟，都做了日本鬼子的順民。今天如果再有同樣的戰鬪，其命運也不會兩樣。

這一點，在香港獃久了，經歷過上一次「巨變」的人，大家都會了解。

可是，負擔軍費的輕重問題，卻直接關係每一個市民。當政費正為了赤字而有人大聲疾呼要開徵營業稅之時，如果軍費負擔減輕，也許有助於香港經濟，逃過加稅厄運。香港市民對於此事着眼點乃在軍費問題。

根據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一九七一年簽訂的防衛經費協議，至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五年內，香港對駐軍軍費每年承擔八百萬鎊，五年共四千萬鎊，相等於四億四千萬元港幣。

一九七一年香港駐軍的經費共為二千八百萬鎊，香港負擔了百分之二十八點，到目前，軍費已增加到四千萬鎊，香港仍然是負擔八百萬鎊。現在削減了百分之十五，估計仍達四千萬鎊，因此，英國希望香港能負擔多些。

香港人希望削減駐軍後可以減輕負擔，恐怕沒有可能。相反的，香港終會接納倫敦方面的要求，要多負擔一些，即使照百分之二十八點五的過去比

率計算，也會達到一億二千五百萬港元，香港人的負擔難免百上加斤。

治安不佳・致命打擊

最近出版年報統計，去年一年中，向警方報案的罪案共達五萬五千九百一十一宗，破案二萬五千七百零九宗，破案率爲百分之四十六。

一年五萬多宗罪案，平均每天一百五十三宗，以香港這一個小地方來說，不能說不驚人。

每逢提到香港罪多，治安不好，官方必然加以「反駁」，說香港比起世界其他大都市，罪案算是少得多了。但他們似乎沒想到香港的幅員和人口都比不上其他世界大城市，而罪案卻不讓東京、紐約。

統計數字是政府發表的，不是報紙的渲染。說香港罪案不算多，治安也不算壞，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話，一天一百五十三宗罪案，當把小小的香港弄得亂籠了。

香港目前面臨的兩個大問題，其一是經濟不景，其二是治安不佳。在這兩者中，表面上是經濟不景影响嚴重，但事實上治安不佳對香港的打擊更大。道理很簡單，香港經濟不景，完全是受外國影响，世界經濟衰退，香港不能一枝獨秀。但將來世界經濟復甦，再度繁榮的時候，香港經濟也不會永遠不振，一定隨之好轉，因此經濟不景不必害怕。

但治安不佳，罪案與日俱增，破案率反而逐漸下降，這情形使人十分耽心。香港政府對此似乎一籌莫展，無計可施，看來要找出有效的辦法，將香港置於安定的基礎上，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照目前情勢發展下去，治安只一天一天壞下去，積重難返，到更趨惡劣時，要改善也更沒可能。

所以說，治安不佳，較經濟不景尤爲可怕。香港人十個有九個爲治安不佳擔心，經濟一時的逆境還可以忍受。事實上，治安惡劣，確是香港的一大隱憂，如果香港政府不想辦法傾其全力改善治安，固然遊客裹足，香港居民也大部分覺得呆不下去。

褲帶已緊・無可再勒

中共去年總數一百三十五億美元的進出口貿易，入超達十億元。爲了應付這個龐大赤字，據說今後要「束緊褲帶」了。

若干外貿合約被迫取消，包括一百萬公噸美國小麥，二十三萬三千包美國棉花。經濟專家預料，中共還有取消更多合約，包括已訂購的二十萬八千包美國棉花。

另一方面，中共又準備向「第三世界」招徠生意，增加輸出，以期抵消赤字。

看到「勒緊褲帶」這個口號，老萬不勝感慨。福特上場做美國總統時，適值美國經濟衰退，爲了要渡過經濟難關，也叫人勒緊褲帶。但美國人平日過的生活，和大陸同胞相差太遠，美國因爲農產品豐富，糧食非常充裕，個個美國人吃到又肥又胖，要束緊褲帶，少吃一些牛扒，倒無所謂，或許對他們的健康還會有不少好處。

但在中國大陸，幾十斤大米、幾両油，買小菜要排隊的生活，如果還要再進一步勒緊褲帶，除非是辟穀的神仙，否則不成餓殍者幾稀矣。

中共掌握大陸政權已二十五年，中國物產豐饒，人力充足，爲什麼弄到這樣一窮二白？仔細分析，老萬認爲癥結在當政者把大部分的精神時間用在「鬬爭」上面，不是去鬬爭別人，便是如何應付別人的鬬爭。即使他們之中間中有一些是要爲人民福利打算的，可惜他們沒工夫去做。

中共一切只重宣傳，不肯踏實，所有數字，都是自欺欺人。年年大豐收，何必要向美國、加拿大、澳洲大量輸入小麥？既然每年每人只配給幾尺布，爲什麼要購入大批棉花？行動與宣傳，往往自打嘴巴。

到今天，十億美元的入超，弄到窮相畢露，急急忙忙要老百姓勒緊褲帶，相信今年吃苦的是有親友在大陸的香港居民，糧包的投寄，將又成爲一項重要的負擔。

中共特赦・宣傳性強

中共人代常委會根據毛澤東「指示」，「特赦」全部「戰犯」——共二百九十三名，包括「蔣幫軍官」二百一十九名、黨政人員二十名、特務五十名、偽滿戰犯二名、偽蒙戰犯一名。

這些「戰犯」給予「公民權」，並安排工作，願意回台灣者，給足路費，提供方便。據中共說，這是「毛主席偉大政策的體現」。

比起過去的屠殺政策，中共這次的「特赦」，似乎「仁慈」得多，難怪中共要大事宣傳。

不過，這和以前對付偷渡出境者採取格殺勿論的政策，而今天卻有「合法移民」不斷的放到香港，情形也一反常態，和「特赦」性質上頗有類似的地方。

如所週知，今天中共放出的合法移民，大部份是當日意氣風發的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華僑，狂熱要爲祖國人民服務，放棄當地居留權，跑到大陸。

經過一段悠長歲月後，他們的一股熱忱不但冷卻下來，且漸漸看出中共並非他們的「理想」的政權，因此他們處處表現不滿。

這種人留在大陸，只會成爲中共政權的絆腳石，因此視爲冥頑不靈份子，對這種人施行思想改造，永遠不可能收效。與其讓他們留在大陸，要負擔他們的生活，不如放他們出外作合法移民，減輕負擔。

這批所謂「戰犯」也是如此。表面上是中共「寬大」，事實上他們無法將這些人「改造」，所以才有「你們要回到台灣，我給你們路費」的宣佈。眞有人要回台灣，這張支票是否兌現，是另一回事；但在宣傳上是好資料。

對政治的「諾言」不必太重視，如果這些事做了不作聲，那是誠意的；如果大事宣傳一番才去做，那肯定是宣傳作用大於誠意。

新聞以外

認識中國

小徑、公路、大道

柳以青

從學聯會所發表的「我們的路」上，除了對於學聯宣言的內容給以分析外，同時，又把「大公報」所轉載的部份，給予評論，於是，很自然地，就觸發了寫這篇「小徑、公路、大道」的東西。

如果從題目上來看，這卻是比較抽象的，但是，這一抽象是從具體的情形中反映或引伸出來的。

首先，我先來解釋一下名詞。

徑，可以表達的只是小，所謂我們通常用「門徑」，或是「捷徑」，或是「羊腸小徑」。如果用「花徑」的話，仍然不改變徑有小的意思。

路，是比較大些了，大的程度並不是太厲害，因此，有時我們還會把「路」和「徑」連用，稱為「路徑」。由於「路」仍然不是太大，所以我們還有「甬路」之稱。不過，為了想把「路」字變化成可大可小的意義，我們總會聽人說：「世間根本沒有路，路是人走出來的。」也就是為此，有人說：人生就是走路——走生命之路、生活之路。

以前，為馬走的路稱為「馬路」。為汽車走的路叫做「公路」；為火車走的路，稱為「鐵路」。為行人走的稱為「行人路」。

道，意思就是比較大得多了。例如：康莊大道；或是把「道」與「路」連在一齊，則是「道路」。有時，這「道」字還代表了普遍的意義，例如「公道」或「正道」。有時，「鐵路」亦稱「鐵道」；「行人路」亦稱「行人道」。目前在香港有「隧道」，飛機和輪船有「航道」。雖然也有人在「道」加上「小」字稱為「小道」，但總是不太適宜的。因為「道」字有「大」的意義。

「徑」的價值與地位

在順筆解釋了徑、路、道的普通或慣常運用的意義外，現在我想，再進一層的分析一下這三字的另一層次的意義。首先說「徑」。徑字雖然有「小」的意思，同時也有獨得的、秘密的意義。更好說，徑字是表示智慧的。

在困難重重，問題萬千之中，如果有人能夠發現了一個解決的辦法，我們普通可以稱之為「徑」。「門徑」、「捷徑」乃是表達這一類的意義的，那可以稱之為方法或是最快方法。沒有方法，不會有效果的。

在「徑」字可以表達「方法」這一意義上，卻是我們人生最值得重視的。因此，我們在深山中，如果發現了山上的一條小徑的路，起碼，我們證明自己並不是獨單或孤獨摸索的。即使是在摸索的辛苦中，發現了「徑」，卻又是賞心樂事。「徑」固然有「小」的意思，但並不影響到「徑」在「方法」意義上的價值和地位。這徑，可以解釋成「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獨得秘訣或智慧。

如果說「徑」為「通徑」也不為過。這方面在這一層次中，我們可以了解成「智慧」。由「徑」而來的智慧，通常來說會是正確、可行的。於是就有「行由徑」還是「行不由徑」而已。或是在劃一個圓的時候，一定先決定了圓的「半徑」，連兩個「半徑」就成「直徑」，這方面有「正確」和「標準」的意義。「徑」雖然被稱為「小徑」，但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了「徑」的意義。

對一般人來說，徑可能是「幽」的，所以有「幽徑」的名詞，但是，徑雖然可以「幽」來形容，但「徑」還更表現了「通」的意思。問題是如何發現這智慧的「徑」。

「路」的社會意義及其他

其次，我們再談「路」。

「路」這個字的普通含義必是與「社會性」頗有關連的。因為我曾見過屬於社會工作者的刊物，就名之為「大路」。

事實上，「路」字是與社會、人羣交往是所常用的。像交通方面所用的「路」；人生在世的日常生活中的情形，也可以用「路」字來代表的。

俗語中雖然有一句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其本質的意義就：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用一句「各行各路」的話來形容也可以。

因此，如果用「路」字來表達意義的話，就可以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姑勿論把「路」字加上什麼樣的形容詞，意思都差不多。例如：「大路」、「小路」、「公路」和「私家路」等等。

「大路」，固然是給走「大路」的人走；「小路」，也只是為走「小路」的人們來走的。因為走大路的人，以為在目前的香港，可以策安全；走小路的人，以為可以就近而已。不過，「大路」與「小路」所走的「路」就不同。

「公路」上是不可以走牛車的，這是在香港市區內來說，至於「私家路」的話，則表現的「私家」兩字就已經很明顯了。因此，任誰也會把「公路」與「私家路」混淆的。

因此，有人在摸索着「路」，有人在阻住「去路」；有人在紅綠燈之指揮下走路；亦有人在「開路」；更有人走「叉路」，亦有人就是無「路」可走。最怕的是走「錯」了路。不過，知道走了「錯」路，就可以修正了。

所以，「路」字的社會性意義，是頗有意義的。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會遇到這樣的情形：就是「狹路相逢」；或是「寃家路窄」。由此可見，「路」字還是代表了不清不楚，意見紛歧的情況的。並不能說，有了「路」，就必該有了「徑」。

「路」只可是試着走的意思。是在實驗或實踐階段而已。

在香港，我們司空見慣了的一件事：就是不斷的修路。不少的路，就是在修了又修，挖了再挖的。或是，鋪了又補，補了又鋪的。意思是「路」是可修、可挖、可補的。同時，我們又見到運輸署的交通部的交通標誌，有的「路」是單種，有的雙程；有的是「不准駛入」等。可是，爲了配合交通的新設施，這些「路」就又有由單程變雙程；由雙程變單程，由「不准駛入」變「單」或「雙」程；由是由「單」或「雙」程變「不准駛入」。因此可知：路是爲人方便而設的，不是把路做成人的限制。

「路」的另一社會意義，在香港很普遍，就是「走門路」。「走門路」也是各有千秋，而不必相同的。你有你的門路，我有我的門路。當然，這一社會現象並不是可取的，因爲，如果沒有「門路」的人，豈不是望門興嘆！

無論如何，我只是想在此表達一件事，就是「路」也者，本身是不太固定的一個東西。有一句成語，我們常用到的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疑無路」的境界乃是「路」本身不固定性的表現，而「又一村」也者，已經不是「路」的問題了。

可是，「路」在社會學上的意義卻是不固定的，但在另外其他科學中卻是有某部份的固定性。或是由可遵循的原則。因此，在思想上來說，我們有「理路」。思想的清晰與否，我們就會說：有理路和無理路。

桃花源記中曾經分別的用了「徑」和「路」。但是「扶向路」也者，乃是由於「處處誌之」而來的。

別人走過的「路」，我們再走，這「路向」就比較固定些。然而，由於「路」途多舛，我們祝福人們時，總會用「一路順風」和「一路平安」。

「道」之第二層意義

最後說「道」。

在「道」字用法上，除了前面的解釋外，可以有「常道」，這「常道」也者是指總原則性的「道」，可以說是有普遍意義的。

然而，很多人知道「道」字的普遍意義的重要性，於是總會把自己的路、徑，一定要說成是「道」的。這可以看出人類的聰明。事實上，舉凡否認有「常道」的人，反而證明必有「常道」！

不過，「聰明總會被聰明誤」的。原因是這一常道的普遍意義，是不言而喻，不說自明的，說多了卻會畫蛇添足，弄巧反拙呢！

因爲所謂的常道，如果是指宇宙的話，宇宙間科學家們發明了偌多的定理和原理，只是給予了我們「知」，事實上，我們即使不知，也不能否定宇宙間的有定理與原理存在的，不是嗎？

同樣，放在人間世來說，常道是存在於我們的人性中的，特別是人類的良心清明處，任何違背常道的事實與說辭，也都不能剔除存於人性中的常道。只不過是人們對於這一常道，早已擁有，不必要走振振有辭地去公開表達而已。不表達，並不表示人性中無常道而已。

也就是爲此，不是常道的東西，就喋喋不休地要表達了，表達到以之就是常道，這方面能夠長久嗎？有夠經得起考驗嗎？相信人人都可以解答的。

如果我說「常道」是不可抗拒的話，那是聳人聽聞，因爲「常道」不但我有，任何人都有，原因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呢！人與常道之「矛盾」，不來自人與常道的「對抗」，因爲這「對抗」是沒有條件和基礎的。而是人主觀封閉意識的作祟，或是把人自己與常道間故意假想成爲「對抗」的情況，實質上，更證明人的情慾混淆了人對常道的清明而已；或是人的不德，自己故意遠離常道而已。並不能是眞的「對抗」，如果有的話，那只是我們自己爲自己的自私，在我們的周圍，架上樊籠與竹籬而已。除了我們毀籠拆籬，否則所謂的「對抗」根本不存在的。

常道之必然規律性，不是來自強制，因爲凡是「常道」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要求，不是來自從某一方面而來的強制。舉凡有強制的地方，就證明所強調強制的原則，必然不是「常道」。因爲「常道」本身，絕對不需要假借什麼外在的或另外的強制力量來推行呢！

「常道」也者，總是人類在不同場合，不同時代，不同遭遇之中，逐漸彰顯出來而已。這彰顯的「常道」，不必借用大量的文字宣傳，更不必大呼口號，只是在偌多人類中，默默的發展、發展、發展。

有人想用「紙彈政策」來阻止「常道」的發展；有人又想用「銀彈政策」來阻止常道的發展，更有人想用可以毀滅全人類和整個世界的「核彈政策」來阻止「常道」的發展，然而，爲「常道」本身來說，這些政策和策略，卻是徒費心機，而更證明會日勞心拙的。因爲世界上任何有大能和大力的人，都對「常道」的發展不可阻止，也無能爲力。

在目前，「通」「徑」的人並不太多，走路的人則比比皆是，但是，所通的徑是否就是常道？所走的路是否就是常道？這確是考驗了不少的人。

可是，「常道」也者，並不因爲人們「通徑」與「不通徑」，並不改變她的「常」；同樣，走路的人，是否就是在「常道」，爲「常」道來說，也並不感到欣慰與沮喪。因爲，常道也者是「常」的「道」；人們的知與不知，一知半解，都不損傷她的「常」與「道」；人們是否以之爲實踐目標和路向，而是「背道而馳」，爲「常道」來說，也不減少她的正確、眞切性。由此可知，問題不是來自「常道」，而是來自找門徑，走路途的人。

就以我個人來說，我當然希望人人能通門徑，能走正路，但是，在實際的情形中，必然會有「旁門左道」，必然會有「歧路曲路」，然而，這都不損傷或減低常道的存在與正確性。

中山狼

岳騫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十個字，是紅樓夢作者給予迎春丈夫孫紹祖的評語。由於毛澤東紅樓夢看得熟，能記熟林黛玉哭過多少次，能背完紅樓夢中所有詩詞（此為張國燾氏在港時親告筆者，張氏親聞於毛澤東。）所以其手下對紅樓夢皆用過工，姚文元最近發表一文，便引用進去作為對林彪的評論，但筆者看過之後仔細想想，覺得此一比擬不能說不有點相似，但並不全似。

偉大中山狼‧首推毛澤東

嚴格說，所有共黨大頭目皆是中山狼，人人都是恩將仇報，大陸陷共之初，不少人以為自己曾救過某一個大頭目，目前又正在治下，自然有個照應，於是留在毛管區未走，結果全遭毒手，下令殺害他們的人，正是他們以前救過的大頭目，此種事例已舉不勝舉。

但是在全部中山狼中間，要挑一個最拔尖的，仍然不能不挑選毛澤東，此非有成見，實在有事實為據。

毛澤東一生有一個最大特色，即凡是對其有恩的，不論是黨內黨外的人，一律要置於死地。非共黨人士被毛澤東害死的無法統計，暫且不談，只說幾位毛幫內部對毛有恩的人，被毛害死折磨的事。

當毛澤東秋收暴動失敗，逃上井岡山時，正如喪家之犬，唯一希望先找一個巢穴喘息一下再說，當時選中了井岡山，但井岡山並不是想去就可以去的，因為山上已經有一個山大王，此人姓王名佐，別名王老虎。毛澤東若是硬來，一定打王老虎不過，於是改用統戰手段，打聽永新城內一個惡霸袁文才，與王佐互相勾結，毛澤東乃備了厚禮去見袁文才，兩人一談便合，由袁文才召來王佐，三人就在袁文才家中焚香結拜，毛澤東居長，袁文才次之，王佐最幼，三人以現代劉關張自任，袁、王也赤心捧這個現代劉備。毛澤東藉此力量上了井岡山，有一次毛澤東與朱德下去打糧，山寨由王佐、袁文才留守，官兵進剿，兩人奮力把官兵擊退，就在這時毛澤東吃了敗仗逃回來，如果當時官軍佔了井岡山，毛澤東自投天羅地網，非束手就擒不可。

袁、王兩人其他有造於毛澤東的事尚多，而且赤心耿耿，只想作關張，從沒有爭第一把交椅之意。可是，下次毛澤東又下山打糧，留彭德懷、袁文才、王佐留守，臨行密令彭德懷除去袁、王。毛澤東下山後，彭德懷以開會為名，把袁、王召到就地槍決。此事毛幫黨史一直不提隻字，文革時清算彭德懷，提出過一次，指為彭德懷大罪之一，但馬上又收回，大概毛澤東也覺得這個馬桶蓋揭不得。

毛恩將仇報‧彭妻離子散

除去王佐、袁文才之外，毛澤東一生受恩最重的是彭德懷與劉少奇。

當毛澤東上了井岡山之後，尚未立定腳根，朱德帶着陳毅、龔楚、林彪一個團也來到了。兩股一會合，毛澤東便相形見絀。朱德出身雲南講武堂，民國五年護國討袁之戰便當團長，以後又去德國習過陸軍，是一個正牌軍官，林彪出身黃埔，畢業後在葉挺部任連長，北伐時見過大場門，龔楚更是驍勇善戰，陳毅打仗雖不成，卻有一張能說會道的嘴吧！毛澤東只有一批裹脅的農民，有些還拿着梭標，袁文才，王佐兩股又是地下團隊與土匪，硬碰硬，毛股當然打不過朱股。毛澤東熟讀水滸傳，想起了白衣秀士王倫的下場，心驚肉跳，朱毛合股之初，毛澤東一夜需要換幾處睡，恐怕朱德派人夜間宰了他。中間過了幾個月，彭德懷在平江叛變，率領號稱一旅的叛軍也上了井岡山，彭德懷與毛澤東是湘潭小同鄉，這一來，毛澤東絕處逢生，毛彭兩股加在一起大過朱股，毛澤東自封政委（軍），總前委書記（黨）控制了朱德以下的軍事頭目，若無彭德懷，毛澤東很可能成為白衣秀士王倫。

以後幾十年，彭德懷搭救毛澤東的事不知有多少宗，毛澤東也寫過「六言詩」恭維彭德懷，胡說什麼「誰敢橫刀躍馬，唯我彭大將軍。」這首詩以後也未選入「毛詩詞」，已自毛澤東「著作」中剔掉了。

彭德懷有造於毛澤東的還有兩事，一件是共軍在江西受不了國軍五次圍剿準備突圍西竄時，當家頭目周恩來、秦邦憲決定把毛澤東留下交給項英「照顧」，完全是借刀殺人之計，由於彭德懷堅決反對，周恩來始勉強帶着毛澤東去「長征」。毛澤東的三弟澤覃留在江西，毛澤東尚未竄到陝北，毛澤覃已被項英、陳毅假手國軍解決掉，毛澤覃的愛人，也就是毛澤東的大姨賀懿也被陳毅接收過去。如果毛澤東留在江西不走，陳毅一定照辦煮碗，一塊解決掉，連賀士珍一起接收過去「銅雀春深鎖二喬。」另一件便是在「遵義會議」首先起而發難，轟擊當權的周恩來，秦邦憲、劉少奇也起而助威，終於助毛澤東奪回軍權，此一事件奠定毛澤東一生作

亂的基礎。使無彭德懷，毛澤東活不到今天，即使能活到今天，也不過如董必武、吳玉章一樣，一碗閒飯吃到死。

彭德懷是毛澤東最大恩人，但彭德懷被毛澤東害得最慘，妻離子散，孤身一人下放到四川勞改，文革時紅衞兵又派人去四川押解回北平鬪爭，到現到大部份「黑幫」都放出，只因彭德懷「遇赦不赦」，若問原因何在？只有彭德懷施予毛的恩惠最大，所以毛報復的最慘。

劉助毛掌權•結果獲惡報

毛澤東一生受恩最重的彭德懷之外是劉少奇。毛劉相識在毛彭之前，民國十一年毛澤東任中共湖南省委，劉少奇隨李立三在安源礦區工作，安源礦區中共支部歸湖南省委管轄，劉少奇接任其缺，毛澤東又派其二弟澤民去安源礦區，在劉少奇手下工作，到了湖南省當局要抓毛澤東，毛澤東跑去安源礦區避難，也是靠劉少奇掩護，此即毛幫宣傳的「毛主席去安源」經過，看見毛幫畫的油畫，毛澤東長衫飄飄，手拿一把雨傘，就這樣去安源，曉得內情的人，看了沒有不捧腹的。事實上毛澤東當時是喪家之犬，逃到安源礦區不敢住在中共機關「工人俱樂部」，要住在一向被共幫指爲工賊的工頭家中，因爲這樣比較安全。

不過，劉之有造於毛，最重要者有三次，第一次是「遵義會議」劉助彭替毛奪回軍權，那次雖是彭發動，從中策劃的還是劉少奇。

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屆大會，劉少奇起草黨章，竟把「毛澤東思想」列進黨章，成爲中共的行動指針。這一問題關係太大，因爲馬克思列寧都死了其主義是什麼東西，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雖然也還可以各就各的觀點解釋，但畢竟出入不能太大。「毛澤東思想」不同，毛澤東沒有死，他的腦筋可以隨便想，也可以隨便變換，例如一九三七年抗戰前夕，「毛澤東思想」重點在於如何接洽向政府投誠，保留一條命。到了一九四五年「七大」時，毛澤東思想重點便是如何勾結蘇俄奪得政權了。一九四九年北平政權成立時，毛澤東思想是向蘇俄「一面倒」，高呼「蘇聯的今天便是我們的明天」，但是到了赫毛決裂後，反俄又成爲毛澤東思想的重點了。再以劉少奇個人來說，在延安時毛澤東逢人便贊劉少奇，說是那裏有困難便派他到那裏，這些話經毛澤東大腦通過說出的，自然是「毛澤東思想」。可是到了文革時期，毛澤東又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奸，自然也是出於「毛澤東思想」，劉少奇無端造出這個怪名詞，終於害了自己，也算是惡有惡報。

第三件事便是毛澤東三面紅旗幾乎把整個毛管區同胞餓死，也是劉少奇替他收拾的爛攤子，不然，北平政權十二年前就亡了。但到了「文革」，居然成了劉少奇罪狀之一，相信劉少奇死了都不能閉眼，活着更不能出這一口氣。

其他的人還多，如高崗便是，已不必詳舉，所以要說「偉大中山狼」，自然還推毛澤東，林彪何敢僭越，鄧小平更勿論矣。

姚文中山狼•實指鄧小平

北平「忠義堂」的火併，雖然內情尚在保密，但看了姚文元文章重點在攻擊「法權」，攻擊「中山狼」，推測此事是對鄧小平而發。

先說法權問題，此事發生於一九五八年，張春橋寫了一篇攻擊法權的文章，引起毛幫幫內震動，由鄧小平召開了一次討論會，出席者有胡喬木、吳冷西、張春橋，當時爭執不下，未得出結論。鄧小平捧給毛澤東，毛澤東尚未來得及作出定案，金門砲戰便告發生，毛澤東背上失敗責任，被迫放棄「國家主席」，退守第二線，此事也就告一段落。

此次舊話重提，又以法權作文章，胡喬木、吳冷西均不成其對手，自然還是針對鄧小平，因爲法權問題扯不到周恩來頭上，周恩來又裝病不理事，一切讓鄧小平出頭。顯而易見毛幫這次公佈的「憲法」，又出於鄧小平之手。

還有姚文元攻擊「中山狼」，表面說指林彪，但了解毛幫內情者皆知道毛幫一向習慣於指桑罵槐，鬪爭劉少奇，開始是罵中國赫魯曉夫，鬪爭林彪初時也罵劉少奇一類騙子，去年有一個時期大罵林彪一類政治騙子，是針對周恩來，後來不再提此一頭銜，可知周恩來已過了關。

姚文元此次提出「中山狼」的名詞，在毛幫尚是創見，中山狼故事是說得恩不報反爲仇，似乎不安不到周恩來的頭上，只有鄧小平從牛欄中放出，不次高升，已坐上第四把交椅，此恩不爲不大，施恩者自是毛江，因爲周恩來縱使有力放鄧小平出欄，但也無力把鄧小平安到這麼高的位置，尤其鄧小平第一次出場亮相時，是由「江門女將」王海容摻出，更可見江青對鄧小平的殊遇，以爲鄧小平會感恩圖報，誰知鄧小平經手創治出的新「憲法」，與「毛澤東思想」大相逕庭，江青自然咬牙切齒，給鄧小平加上中山狼的混名，不久將來公開鬪爭鄧小平時，可能就以中山狼呼之，鄧小平又多了一個名字。

按說鄧小平既然是「欄內餘生」，被放出來又擠上一把交椅，縱不說知恩報毛江之恩，起碼也應當保衞自己，何以明知故犯，偏要觸毛澤東的忌諱。推究此一問題，可能由於兩點：第一、鄧小平在毛幫一羣大頭目中是比較有原則，不似周恩來那種軟骨，他認定的原則不易更改，所以從一九五六年他起草毛幫「八大黨章」，便努力抑制毛澤東個人權力，一切納於正軌，此一理念至今未改。

第二、毛幫內部大概也到了非改不可之境，所以鄧小平才敢向毛江挑戰，但最後失敗的恐怕還是鄧小平，除非毛澤東這一回感冒引起了併發症，早日去地獄見馬恩列史。



風雲人物



杜聿明

廖淋倫

杜聿明將軍是在徐州剿共副總司令任內，當戰事失利，中央疊次派機到陣地接他脫離險境，而他終不肯捨部隊而去，因而被俘的。自古道：「勝敗乃兵家常事」，兩軍交戰，必有勝敗，不能勝者，自然不免於敗，這是毫不足奇的事，絕對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據筆者所知，杜聿明於兵敗時臨難不苟免，被俘後則威武不能屈，立身行己，有若文信國，這是足以風世的！

杜聿明於民前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於陝北米脂縣，民十三年，孫總理派今總統蔣公中正創辦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學生，准由各省軍事首長保送或介紹，杜聿明獲陝西建國軍總司令于右任的保送，遂千里迢迢，負笈廣州，投入陶鑄革命幹部的洪鑪鍛鍊，畢業後，分發部隊見習，見習期滿，才當上少尉排長，「炒排骨」捱了若干寒暑，才獲嘗到「煲蓮藕」（喻當連長）的滋味；當孫總理逝世北京，停厝於西山碧雲寺時，他擔任護靈隊的隊長，那時他的原職是陝軍高桂滋部下一名上尉連長，可見他出校後最初十年八年是不甚得意的。從民國十五年起，他一直在徐庭瑤將軍的第四師服務，由營長、副團長，按部就班地升到上校團長。那時湯恩伯任第四師少將副師長，關麟徵則任旅長，都是他的上司；可是，因爲杜聿明精明強幹，膽識過人，而且有堅苦卓絕的精神，所以不數年間，他的功業就駕乎徐庭瑤，湯恩伯和關麟徵諸人之上了！

一九三五年長城各口對日抗戰時，他在關麟徵的二十五師，只是一個副師長兼旅長的地位，冀察局勢特殊化後，中央各部隊，全部南調，杜聿明統率二十五師張耀明一個旅，進駐贛江，自此擔負起獨當一面的重任，他一面規復地方秩序，一面肅清爲人民禍患的萑苻，其功績的表現，異常卓越！那時熊式輝爲當南昌行營主任兼江西省政府主席，對於杜聿明的才幹，非常賞識，大有延爲己用之意，想不到過了十年，他倆竟在東北省分擔軍政大任而成了平起平坐的同僚呢！中國的機械化兵團，是由徐庭瑤將軍一手組編成立的，當時他任訓練總監部機械化兵監，他於成立了這個前所未有而戰鬬性能又強大無比的兵團之後，對於團長的人選，很費了一番腦筋去物色，最後的決定，就將這個職責，交給杜聿明，認爲除杜之外，很難物色到更適當的人，因此簽請蔣委員長，派杜聿明爲機械化兵團的少將團長，這一職位，可以說就是杜聿明一生事業發迹轉捩點了！他就任之後，不久便參加淞滬戰役，攻擊滙山碼頭，突入公大紗廠附近，便奏膚功了！他由裝甲兵團團長，晉升爲陸軍第二百師師長，其後又升爲第五軍軍長，第五集團軍總司令，遠征軍副司令長官，昆明防守總司令等要職，眞是飛黃騰達，如日之升！他統率的勁旅，是出類拔萃的機械化部隊，無論加入那一個戰場上，都是擔當攻堅摧銳的重要任務！他在抗戰時期最輝煌的戰績，要算一九三九年冬桂南崑崙關戰役了！最高統帥於該軍攻克該關後昭告國人：「敵人在湖北粵北的潰敗，證明他攻則必敗，我軍之克復崑崙關，證明他守則必滅！」由此可見克復崑崙關之戰績，最高統帥是如何之重視了！

太平洋戰事爆發後，國軍遠征緬甸，與盟軍並肩作戰，揚威海外，解友軍之圍，這是抗戰史上最光榮的紀載，而這一功績，又是由杜聿明將軍建立下來的！那是一九四二年春季的事情，日軍於攻佔馬來亞星加坡後，復進軍緬甸，企圖截斷我國際路線，我最高統帥部，徇盟軍之請，編組國軍遠征部隊，當時發表羅卓英爲司令長官，杜聿明爲副司令長官，惟羅卓英尚有別的職務在身，一時未克督師出國，在情勢緊急下，改派杜聿明以副司令長官代理司令長官職權；所部在國外駐屯數月，終因盟軍失利，我第二百師師長戴安瀾，率軍奮勇抗敵，以救援友軍，因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卒之光榮捐軀，是役激烈的戰鬬，一時震動中外。緬甸之戰結束後，杜聿明奉令率部隊，行軍九十八天，抵達印度國境，其經歷情形，異常艱苦。由於交通困難，行軍於深山荒野，漫無人烟之境，飢病交迫，官兵四五萬人，死亡過半，實爲我們意想所不到的！孫立人的新一軍，與廖耀湘的新六軍，就是於那時候在海外編組成立起來的。

杜聿明一生最得意的快事：那就是在昆明解決龍雲事件。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當時官方發表的消息是說：「昆明行營主任龍雲辭職，照准；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並由行政院長宋子文陪同，自昆明飛抵重慶就職。」這當然是一段「官腔」而已，實際情形自然相當曲折，決不會那麼直截了當。始初是李宗璜（中央委員）銜命由重慶秘密飛抵昆明，見到杜聿明，面交中央所授予他的密令；密令的內容，事後據有關人士所透露是這樣的：㈠撤銷行營，主任龍雲及其所兼的雲南省主席職一律免除。㈡調龍雲爲軍事參議院院長。㈢特任李宗璜代理雲南省政府主席。㈣着杜聿明就近妥善處理此項事件。除此之外，又由李宗璜口頭轉述最高統帥的囑咐，「處理此事，是要以不鳴一槍不傷一卒爲原則。」換句話說，「是要以和平手段，達成此項任務。」杜聿明聞命之下，不免大費躊躇！因爲他意料到這是一件相當難辦的事情；但他決定本着上峯的意旨，盡力而爲，並採取武力威脅及和平商談——雙管齊下的計劃，以期達成任務。在龍雲來講，自然是很不願意接受中央的命令了，於事發的清晨，單人匹馬悄悄地走到昆明行營所在地的五華山上去，發號施令，準備與杜聿明對抗；

任務，一切都小心翼翼地，盡量忍耐着去進行；事發第三天，行政院長宋子文乘專機抵滇，獨自一人，逕登五華山上，與龍雲晤面，進行說服，龍雲自然明白防守總司令杜聿明手上握有強大的武力，若不服從中央命令，下一步棋是怎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所以他只好給宋院長一個順水人情的面子，乖乖地服從中央命令了。

當龍雲與宋子文同抵巫家壩機場，準備乘機飛渝的時候，杜聿明早已在機場照料和送行了。杜一見宋與龍兩人駕到，即刻立正舉手爲禮，並對龍雲說：「主任臨行，可有什麼吩咐？」龍雲心中氣憤，見於詞色，只簡單地說一句：「你很辛苦了！」杜聿明明白他的心事，但從容地說道：「這是奉令行事，一切請主任海涵見諒！」龍雲也就忍氣地說道：「不要緊，不要緊！」

龍雲事件的和平解決，不但中央方面認爲杜聿明斡旋有方，加以讚賞，就是他自己也覺得偌大的艱鉅任務，得以和平而順利地完成，是生平可矜可慰的一件快事！

昆明事件解決後不久，中央即明令發表杜聿明出長東北軍事最高長官要職——即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這顯然的表明他在昆明立了一次大功，爲了獎賞大功，乃予以不次的升遷！所遺昆明防守總司令職務，則派駐滇南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接替。杜聿明奉到新任命後，即由昆明飛往北平，旋又轉往秦皇島督師，打出山海關是他軍事上一大成就；隨即冒着朔風凜烈的酷寒天氣，驅師東指，下錦州、克瀋陽，直抵哈爾濱的江邊；每到傍晚，哈市燈火在望，如果繼續進軍，攻佔下來，那是毫不費力的事，可惜由於美特使馬歇爾的出面調停，這個目的，卒之未能達到。

一年後，東北軍事情勢，已漸趨安定，他卻因腰病發作，辭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職務。當時他是打算往美國去醫治的，其所以遲遲沒有成行的緣故，是因爲馬歇爾調停失敗後，對國民黨青年將領，認爲他們是主戰最力的人物，蔣主席恐怕他到了美國，與馬歇爾碰面時，反覺有些尷尬，因此囑他留滬就醫。不料其後因戰局上的需要，他又出任徐州剿共副總司令，更繼范漢傑兼任冀熱遼邊區總司令職務。迨一九四八年末，東北危機畢露，蔣總統再派他前往挽救時，情況已嚴重萬分了，杜氏曾一度飛往瀋陽上空，乃因地面情況惡劣，無法降落，只得飛還葫蘆島。在當地城樓上眼望着東北最後土崩瓦解，名城次第淪陷，他個人只有悲痛在心而無能爲力了！假如到瀋陽時，飛機得順利降落的話，那他必然就在那裏作了俘虜了！

在東北失陷後一週左右，徐州會戰的序幕，即行展開，那時蔣總統正坐鎮北平，還召開高級軍事會議，杜氏應召飛平參加；迨徐州告急時，他又奉令返徐州，指揮作戰。按當時的情勢，國軍邱清泉兵團，黃伯韜兵團，李彌兵團，



杜聿明（左第一人）攝於崑崙

馮治安兵團，孫元良兵團，李延年兵團，配合由華中調來增援的黃維兵團，這許許多多的精銳部隊，兵力總計有三四十萬之多，用來對付共方劉伯承的第二野戰軍與陳毅的第三野戰軍，照理來講，縱不能打敗他們，也可以打個勢均力敵的平手的，然而，事實上竟出人意料之外，首先由於滕縣方面部份守軍，臨陣叛變，使國軍北面的防堤，崩潰成一個很大的缺口。其次黃伯韜及黃維兩兵團被圍，同時劉伯承部的主力，又切斷固鎮——津浦線上徐州與蚌埠間——的交通線，徐州國軍就處於不利的態勢了！最後只好放棄徐州，向外突圍；但是，因爲當時行動遲緩，同時又有一部份部隊——即孫元良兵團——行動未能一致，終於在當年十二月下旬，使幾十萬大軍，全部歸於覆沒。眞所謂兵敗如山倒，成爲歷史上一場大悲劇！

杜聿明將軍本着不成功則成仁，和臨難不苟免的初衷，雖中央疊次派專機飛往陣地，接他脫離戰場，但他總不肯捨離在危難境地中的部隊，圖「獨善其身」而去，就是因爲他如此堅定固執，結果就爲敵所虜了。

據明瞭當時情形者談，他被虜的經過是這樣的：當邱清泉、李彌、杜聿明分頭出走後，那時戰場上已經是亂糟糟地嚷成一片，火光冲天，濃烟四起，槍聲若斷若續，人馬雜沓；在漫天烽火中，連方向都難以辨別；杜聿明一行，除他本人外，還有一位隨從多年的副官和幾名衛士。當夜，他們伏在一個墳洞裏，避過共軍的搜索，直至天明才出來向西南方走，杜氏僞裝一個在逃的共軍軍需人員，由他幾名衛士扮作共軍的押解士兵，這樣瞞過了千萬人的耳目，行了一天，他們離開戰場越來越遠了。漸漸行到了永城西南地區；傍晚到了一個鄉村時，大家都精疲力竭，而且飢渴至極了，杜氏便命副官去找一個老百姓家借宿一宵，並找點飲食來止下飢渴；不久，找得一個住處，該家的主人老頭兒，也弄出一些飲食來招待。杜聿明素性不討別人的便宜，因身無現錢，便交出一枚金戒指，請主人代爲找換，用來付他的食宿費。那曉得這樣直道而行，竟惹來天大的災禍！老百姓見到金戒指便大驚小怪起來，跟着就向鄰家駐的共軍衛生隊去報告，該衛生隊官員得了報告，便有幾個人前來查問，經過一番盤詰，當然就給他們找出了許多破綻，於是要杜氏一行數人都同回衛生隊去。正去的時候，杜氏自知必無逃脫的希望了，見路旁有石塊，便拾起來猛擊自己的頭，以求速死，結果，頭是擊破了，血流滿面，但死不了！到了衛生隊，他們一面爲他醫傷，一面又嚴加審問，問他們究竟是什麼人，當什麼職務，他們當然不肯實說；接着由衛生隊解往大隊去，由大隊再轉解師部、軍部……卒之被共方識破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徐州剿共副總司令杜聿明將軍，於是一切都完了，唉！

施耐庵筆下的梁山和女人（上）

樵子

元人入主中原，以征服者自居，視漢族男人爲奴隷，任意奴役，婦女爲財物，隨意贘贈，甚至公開拍賣，所拍賣年輕貌美的女子，往往被歹徒利用，因而元人雜劇中的女性，大半屬於惡鴇淫娃之一類，沒有多少正經女人。於是影響後來小說作者的心理，「水滸傳」就是一個例子。

「水滸傳」上的女性，作者雖曾以反對元人視女人爲貨物作風，寫出幾個有頭有臉威風八面的女人，也還是壞女人多，只有三幾個武藝高強的人有大丈夫的氣概，然而大多都歸「最毒婦人心」，「天下女人皆可殺」的那一類。

「水滸」成書是在元末明初，作者施耐庵原籍蘇州，是他那一代遷居興化。據傳，他是元末文名很噪的人物，當時漢族興兵驅元，壯士紛起之時，逐鹿中原的人物中，他所擁戴的不是朱元璋，而是張士誠，他對張幫過不少忙，很不幸，張給朱消滅了，他就以避難之身，遷居興化，怕朱元璋找他麻煩。

興化是江蘇的一個小縣，四面環水，既偏僻交通又不方便，縣境有座昭陽山，山上有昭陽府君廟，傳說這個昭陽就是楚懷王的令伊昭陽，因而，興化也叫昭陽。因爲地理環境關係，這裏便成大亂不亂的「世外桃源」，「自古昭陽好避兵」，遠遠近近的人都熟悉流行的一首詩：「吾邑獨少宛馬來，大澤茫茫不通陸，外人羨作桃花源；萬錢爭租一間屋。」詩中指「宛馬」當是指大宛出產的名馬，宛馬不來，軍隊就不會光顧這個地方，宛馬不來的原因是「大澤茫茫不通陸」，港汊多，交通不方便。

昭陽府君廟附近有個「白駒鎭」，距白駒鎭不遠有個地方叫「施橋村」，港灘交錯，到處都長着蘆葦，水道十分複雜。這一片水鄉中有一座小山丘，傳說施耐庵的「水滸傳」就在這小丘上寫的，所謂「梁山泊」就是他眼前的一片水鄉景物，擴大的構想。

「施橋村」也許就是爲紀念他而起的。但無法考證，施氏宗祠卻是施耐庵故宅改建的，頗爲宏偉，施死後後人把他葬在施橋村左側，墓對面不遠是一個圓圓小丘，堪與家把施墓稱做「獅子滾〝球」。施墓於抗日期間遭日軍破壞，民國三十四年當地政府又度重修，並在墓前建一牌坊，供人憑弔。施家的後代，大多散居施橋村附近。

傳說，施耐庵寫「水滸傳」，是在張士誠兵敗，遷居白駒鎭以後，看到那些識水性的男女，翻江搗海，賣茶飯的女孃，招待客旅，於是擴大構思，把小丘變成方圓數十里的梁山，把港汊交錯的水鄉，變成波浪壯闊的湖泊，把耕作，捕魚爲業的男人，變成糾糾的武夫，把女人都變成反抗元朝，打家刼舍的惡婆，然而爲穿插故事的動人情節，吸引讀者興趣，仍本元劇作風，把那些生得嬌小玲瓏，美貌多姿的女性寫成壞女人。然後把當時本有名氣的悍匪宋江作爲貫穿「水滸」的骨幹，加以渲染，令人將信將疑，於是變成今日甚至足以流傳千古的「水滸傳」。這就是梁山泊的來源。

據傳，朱元璋正式南面稱孤時，曾派劉伯溫到興化訪問過他，請他出山，施委婉的向劉伯溫說：「我是一個腐儒，只知吟風弄月，對朝政一竅不通，何敢濫竽廟堂，辜負聖恩。」劉知他意志堅定，沒有強求，回朝復命。

「水滸傳」上的男性都是俠義之士，堂堂丈夫，爲朋友流血流汗不皺眉頭，女性大都不講貞義，自私自利之輩。

「水滸傳」上的女性，第一個出現的是金翠蓮，隨雙親投親不遇，雙親途中亡故，流落渭州，殺豬的鄭屠用非法手段強取爲妾，還假造一紙虛錢實契三千貫的文書。其後因他妻子悍妒，把金翠蓮驅逐家門，他持假契向金索還三千貫，翠蓮便只得在酒家賣唱賺錢來償還，後來遇到魯達慨然贈銀助她還鄉，行到雁門地方，便嫁給當地一個士豪趙員外，給魯達入五台山爲僧做了伏筆。

第二個是桃花山寨頭領周通，倚仗霸力，入贅劉太公，強娶太公的女兒，結果也遇到魯達相救，把他婚姻拆散了。施耐庵筆下的女人，大多都是壞的，這是合於明太祖那句「天下女人皆可殺」，所以梁山好漢，也必以不近女色爲第一要件，一反先前「自古英雄皆好色」和「英雄難過美人關」俗語，魯達是「水滸傳」中「英雄不好色」的代表者，以助人爲快樂之本爲唯一要務，寫來頗有人情味。

第三個寫高衙內倚仗父親高太尉的權勢，調戲林冲的妻子張氏。高太尉縱子行兇，計誘林冲携械進入商議軍機大事的白虎節堂，誣告他意圖謀殺高太尉，幸得孫定幫忙，才免死罪，改爲脊杖二十，刺配滄州牢城。這張氏是水滸傳中唯一的三貞九烈女子，但很可憐，未得林冲諒解，在起解前，一紙休書令她抑鬱而死。

「水滸傳」敍述比較平凡的女子只有一個，就是滄州李小二的妻子，和丈夫經營茶酒店，過着平淡的生活。她生活雖然平庸，但機警聰敏，富有正義感，是水滸傳中女性唯一安份賢淑不犯淫邪，也沒有落在連蹇的惡運中。

書中最囂張的女人是蔡京的女兒，她的丈夫梁中書是憑她的父親飛黃騰達的。因此她在丈夫前那種凌人氣焰，把梁中書變成她的奴隷。有天，她對梁中書說：「相公自從出身，今日爲一統帥，掌握國家重任，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因而梁中書受了她父親的恩德，就做了「水滸傳」中罪魁禍首，爲了她父親十萬貫金銀珠寶的生辰綱，使晁蓋，吳用這些人走上梁山。

「水滸傳」的第一個淫婦是閻惜姣，原是一個行腳歌姬，遭遇頗像金翠蓮，旅途中死了父親，宋

江出錢替他收殮，她就嫁給宋江做外室。因她出身烟花之叢，加上宋江其貌不揚，又不重視兒女之情，所以她私下和宋江徒弟張文遠暗裏偷情，張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而且又比宋江體貼。宋江早已知道此事，本想和她分開，不料那天和梁山派來的使者劉唐飲酒出來，碰着閻婆，硬拉宋江回家，目的是要向他討生活費用，強要女兒陪宋江睡覺。誰知惜姣想念的是張文遠，不理宋江，一夜同床異夢，默默相對，宋江天明離開，卻忘取招文袋，裏面有梁山晁蓋寫給他的信落在惜姣手中，被她要脅，結果引致「宋江怒殺閻婆惜」。

施耐庵寫閻惜，是個既淫且貪的性格，頗爲生動。閻婆本賴宋江賙濟，才能生活，宋答應她生養死葬，她卻偏要控告宋江，使他不能不棄家走出，終於做了強盜頭子。

貴族官僚·宦官·藩鎮

林定

中共統治集團接二連三「籠裏鷄作反」，其不覆轍太平天國諸王內鬨而滅亡，是因其「動口不動手」，否則它們可能早就完蛋了。不過，卻不要小覷毛江的「秀才造反」，雖「紙上談兵」，然劉少奇、林彪之輩便在「借古喻今」下，死無葬身之地了。

最近姚文元向「紅樓夢」取經，點出「恩將仇報」的「中山狼」其人，諷喻何人？環顧北平高層統治者，對毛江具有像迎春丈夫孫紹祖「應酬權變」忘恩負義者，除鄧小平呼之欲出外，尚有一人，此人可能是張春橋。誰都知道，張春橋是毛江一手提拔的心腹，他卻在「四屆人大」上與周鄧同流合污，泡製「新憲法」，且親作「新憲」報告。而毛澤東對「新憲」極不滿，要不然，他不會動員所有宣傳機器大肆攻擊「自留地」。張春橋食碗底反碗面，違背毛澤東意旨，姚文元用「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十字真言贈給他，不沒因由。

此次毛江清除異己，矛頭不日指向北平官僚集團，清洗範圍且牽涉到地方軍人，以及毛江集團內的「中山狼」。上月毛江集團借用劉禹錫大做文章，痛罵「藩鎮和貴族官僚」，攻擊「宦官」，又掀起一次大規模「借古喻今」，周鄧張將要倒霉了。

「紅旗」刊出「論劉禹錫的政治詩」，接着「光明日報」刊登「談劉禹錫詩歌的戰鬥精神」，與之呼應。「紅旗」一文頌揚劉禹錫是「唐代中葉著名的法家、政治家、樸實的唯物主義思想和傑出的詩人。」所謂「法家」，因他在所著「天論」中，提出「人之道在法制」的說法；「政治家」，是他在許多詩作中，有政治的語句；至於「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在「酬樂天（白居易）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一首中有「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句，是「用自然界的變化，暗示社會的發展，腐朽事物必定要被新生事物所代替。」它並指出「劉禹錫和柳宗元都是以王叔文、王伾爲首的地主階級革新派的主要骨幹……，其鋒芒要指向以宦官和藩鎮爲代表的大地主階級保守勢力。」「劉禹錫不但在政治鬥爭中堅定地站在法家路線一邊，而且在思想文化領域裏用唯物主義觀點向保守勢力進行鬥爭。」

「光明日報」一文，增加一項攻擊對象，即「貴族官僚」禍害，它說：「劉禹錫和柳宗元一起積極參加了王叔文領導的革命運動。這個運動旨在加強中央集權，革除弊政，打擊貴族官僚和宦官擅權，反對藩鎮割據等等。」

劉禹錫是否真的如毛江集團所說的如此積極、進步？「以詩歌爲武器、抒發法家思想，表現不屈鬥爭精神」？只要讀讀劉禹錫的生平經歷，便可知道這是不倫不類的牽強說法。

劉禹錫，唐中山人，字夢德，以進士登博學宏詞科，是我國歷史上享負盛名的詞作家，與白居易並駕齊驅。其詩造旨不及詞，故名氣不及李白、杜甫，唐詩三百首僅錄其三首。其文雖不及韓愈、柳宗元，但他的駢體文「陋室銘」膾炙人口，家喻戶曉。

劉禹錫官至集賢殿學士、蘇州刺史、遷太子賓客。由於他在文學上享有盛名，元和初，被王叔文羅致旗下，進行「革新」運動。王叔文是順宗皇帝爲太子時的太傅，惜順宗體弱多病，即位僅及半年，便退位讓給憲宗。後王叔文爲憲宗所殺，劉被貶湘西朗州司馬。他的詞作因濡滙了當地土著的民謠歌舞，因而成爲傑出的詞人。

毛江集團借用劉禹錫來打擊其政敵，主要是看中了劉禹錫所處的時代背景，害怕不久將來，中共會走上殘唐五代的亂局。劉禹錫經歷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德宗聽信奸諛之輩，加上猜忌刻薄，以致藩鎮坐大，伏下唐亡的禍端。順宗圖削藩加強中央集權，起用王叔文改革派，惜半年退位，釀成王叔文派系鬥爭失敗，憲宗利用宦官將王殺之，而最後自己也遭宦官弒殺。此後宦官擅權，藩鎮割據自雄，導致唐亡，形成五代十國亂局。

毛江集團利用劉禹錫攻擊「貴族官僚」，以影射周恩來鄧小平；「藩鎮」則爲許世友；而「宦官」禍國，顯然是針對宮廷派的張春橋。

老統戰李維漢

胡養之

說來卻很奇怪，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條老狗，居然玩出了一套看來頗為成功的新把戲。他們使用那細小如雀蛋的乒乓球，竟比那些幾千磅重而具有毀滅性的核子彈更犀利！最早它們僅到過東京和香港，卻已哄動了全世界；連白宮主人也曾被它轟炸得頭昏眼花，使一再表示要去大陸瞧瞧那條老狗的真面目；隨即邀請毛朝的統戰隊伍去美國進行「工作」！豈不是一大奇蹟？當時我曾這樣想：毛澤東和周恩來出其意料之外地私下會覺得笑好，認為美國人太幼稚了，老子畧施小技便搞到它們瘋瘋癲癲的，這玩藝真係「得咯！」一本萬利。

就當前的情況發展來看，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詭計確已得售，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還可收到「統戰」的效果呢？

一般認為：即使中共縱有大量的越洲飛彈，也未必會威脅到美國，並且可能換來更多飛彈的報復！可是一枚重量不足一分（一兩的百分之一）的乒乓球，不獨可以襲擊美國；更可以攻入白宮（前總統尼克遜和基辛格等人會親自接待中共乒乓隊），未遇任何抵抗，其威力何等強大？

過去的統戰分子，無論到什麼地方，還須加以偽裝，而不敢翹起尾巴招搖過市；同時，它們所爭取的對象，也多半是華僑及過氣政客。但是現在的乒乓隊，則可大搖大擺，到處都有「敵人」的報紙給他們捧場，受到「敵人」最高當局的歡迎，使「敵人」對它們軟化從而改變其政策。這種新的「統戰」工作，與舊日的「統戰」策畧，其效果實不可以道里計！不過，實際上說來，乒乓外交，友誼賽與統戰政策，都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中共舊日的「統戰」陰謀，也未嘗不令人驚心動魄！大家都知道：自有中共組織以來，即把「統戰」工作列為第一。

一九三九年間，毛澤東曾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就曾說過：「統一戰線，武裝鬭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戰勝了敵人的三大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他的所謂「論人民民主專政」的一文中，也曾指出：「黨、軍隊、和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三件主要武器；依靠這三件武器，使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基本的勝利。……」一九五〇年間，毛澤東在所謂「政治協商會議」中講話的時候，更公開地指出：「不論什麼人，凡是對這個統一戰線的鞏固工作有所貢獻的，我們就歡迎他。否則，我們就要反對他，他就是錯誤的，我們的黨和軍，都把它看作敵人。……」

事實上，中共之所以能夠竊據大陸，建立北平政權，多半得力於「統一戰線」的人馬，它們曾經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大力施行滲透工事，爭取了黨內外人士和海外的少數「僑領」，而把國民黨陷於孤立、分化，甚至於瓦解的狀態中！

正如毛澤東所強調：「雖然我們共計有一千多萬的忠實共產黨員，但在全國的人口中，仍然是佔着極少數的。在我們各個國家機關及各項社會事業中，大量的工作，必須依靠黨外的人員來做。如果不善於組織羣眾力量，利用羣眾力量，和依靠人民羣眾，不善於與黨外人士合作，那就絕對無法把工作做好。……為了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必須認真糾正在任何工作環境上的任何一種妨害黨與人民團結的不良現象。……」

唯其如此，所以舊日的中共「統戰」頭子李維漢，就成為毛朝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曾一身兼任過如下三大要職：

㈠是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部長」；

㈡是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㈢是中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秘書長」等要職。同時，他又兼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及中共「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對各民主黨派及各少數民族的組織與活動，無不假他的手來處理。

李維漢與毛澤東關係

李維漢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據「鐵幕人物」中指出：李維漢的綽號李跛子（因為他有隻腳已殘廢，行動不方便），一八九七年出生於湖南湘鄉縣，他跟毛澤東除了是湖南同鄉的關係之外，又是長沙「第一師範」的同學。而李維漢之參加共黨組織，除與毛澤東的關係，受了毛的影響外，據說他受另一個同鄉蔡和森的影響更大。因為蔡和森是老牌共產國際的人馬，蔡暢（前中共組織中婦女運動領袖，亦即已故中共副總理李富春的老婆）的同胞哥哥。相傳李維漢、周恩來、李富春、劉少奇、聶榮臻、蔡暢等人留學巴黎時，都是由蔡和森一手介紹他們參加共產國際組織的；甚至毛澤東的思想，也曾受到他的影響

。他一度勸過毛澤東：「潤之，你也應該去法國學習一下。」而毛澤東的回答是：「我認爲要想革命或造反，中國的師傅多得很，用不着向外國人學習。」但蔡暢後來在紅朝中，一度紅得發紫。

李維漢與周恩來關係

尤其是李維漢與周恩來的私人關係，更爲密切，由於一九二〇年代，當中共青年活動組織在巴黎成立時，李維漢與周恩來便成爲該組織中最活躍的份子。抗戰期間，他們對於「統一戰線」上的工作，不獨有着密切的合作，更有着良好的表現。

特別是周恩來，在抗戰初期的所謂「國共合作」那一段期間，他和董必武等人，對於參政會裏頭那些自稱「民主人士」的非國民黨分子，如張君勱、梁漱溟、羅隆基、黃炎培、章伯鈞、沈鈞儒、史良、張申府……之流，竭力拉攏，大施其「統戰」手段。於是，一九四一年乃有「中國民主同盟」的組織出現，而爲中共在抗戰期間最大的成就。

到了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北平開府之後，對於「統戰」工作，又更進一步地加緊推行，除了利用「民主同盟」那一批人的殘餘價值之外，更利用了另一批投靠的國民黨渣滓如李濟琛、宋慶齡、程潛、何香凝、蔡廷楷、黃紹竑、張治中、唐生智……之輩，組織了所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而以李濟琛爲「主任」，並以宋慶齡爲「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中共製造了這一串的傀儡偶像，其主要目的無非在對台灣的國府官員及海外華僑推行「統戰」罷。

此外，尙有非國民黨的靠攏分子如邵力子之流，則參加了所謂「中國民主建國會」及「中國民主促進會」等組織。而身陷大陸而未及逃出的其他著名人士，也爲數不少。這一些人的身份包括着：教授、學者、工程師、醫生等等，便又有所謂「九三學社」、「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及謝雪紅之流的所謂「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大大小小合共約有八、九個尾巴政治組織，都是中共「統戰」陰謀的工具。

至於中共對海外僑胞的「統戰」工作，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得很迅速，東南亞各地的若干華僑領袖，都曾經上過中共的大當！其中最著名的有陳嘉庚、陳六使等，被害到死無葬身之地！而名不見經傳的小僑領，多至不可勝數！結果他們的下場怎樣？有目共覩；最慘的是印尼三百萬華僑中的大部份，都被中共的「統戰」陰謀害死了！其次是高棉華僑，也被「統戰」分子害得很慘！到了最後還有一個冒失鬼李宗仁夫婦，在美國活得不耐煩似地，終被中共的「統戰」分子把他拉回大陸去送死！

以上這一連串的陰謀，都是中共「統戰」頭子李維漢與周恩來合作的結果，無怪「鐵幕人物」認爲在大陸未變色之前，周恩來協助李維漢最多，後來李被視爲周恩來的得力助手。例如：一九四九年十月，當中共第一次在北平召開的所謂「人民政協會議」時，李維漢與周恩來成了兩個最忙碌的要人。但就當時的實際情形而言，李維漢比周恩來更有權決定那次「政協會」中的所謂「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人選。因爲毛澤東早在決定給予李維漢以實權，讓他去處理「政協會議」的。

由於李維漢的「中央統一戰線部」，原是掌管共黨以外，而參加中共「人民政府」人士的機構；同時，參加中共主持的黨外活動人士的名冊及其詳細履歷，也全部操在李維漢的手裏。他的一喜一怒，都很可能影響到這些黨外人士的哀榮！所以，黨外人士對李維漢比對周恩來、劉少奇輩，更爲尊敬，而且也更爲畏懼！俗語說得好：「不怕官只怕管」，李維漢恰好掌握着這一批所謂黨外人士或靠攏分子的命運。有一次，當中共「政協會議」召開籌備會議時，許多黨外人士，對於某一個問題曾經爭辯得異常激烈，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候，只要李維漢的一句話，則可迎刄而解。故一般認人爲：當時李維漢的權力不下於周恩來。

中共「全國委員經常會議」，雖然多數是被指定的黨外人士擔任開會主席的；可是李維漢未到會場之前，主席團的任何人也不敢開口。一九五四年杪，中共「全國委會」曾在北平中山公園召開一次較大的會議，由沈鈞儒擔任大會主席，本來可以按時舉行，但因李維漢有病不能出席，便令到那次會議遲了三小時才宣佈舉行，幾乎冷到一些老頭兒發抖！

中共「統戰」頭子李維漢最得意的時期是：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之間。由於一九五六年是他被選爲第八屆「中央委員」時的排名，遠在「政治局委員」譚震林、薄一波之前，加以毛澤東對他的不斷讚揚，紅極一時。

李維漢生死之迷

李維漢所領導的「中央統一戰線部」工作，對毛朝既有如上的重大貢獻，然則他爲什麼會突然宣佈失勢呢？據資料透露：自一九六三年七月起，中共的許多盛大場面，都未見到李維漢露面，甚至於一九六五年那一屆進行改選的中共「全國人民大會代表」，李維漢竟代表了新疆而非代表其原籍湖南。因之，許多人便懷疑他已被下放到新疆了。一九六五年一月，曾經訪問大陸並且見過毛澤東的美國記者克朗，返國後於同年四月六日，在紐約的「民治日報」上，發表一項驚人的內幕報導說：「被打入了冷宮的中共統戰頭子李維漢，已經從大陸逃到了東京，他曾經秘密地到過華盛頓，對美國政府貢獻一些極重要的情報，獲悉了中共爲着避免其核子工廠被毀，而不敢直接地介入越戰。故美國才對北越採轟炸行動的。……」

當時克朗更進一步地肯定表示：「中共內部勢將大亂，當李維漢輾轉抵達華府時，還由他陪同前往呢！」這一消息一半爲眞實——中共內部勢將大亂，不久果然出現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令到毛幫內部賊殺賊！另一半則不確實——究竟李維漢是否逃出了大陸？抑或早已被中共整死？

可是兩年前，記得中共「新華社」會傳出一個消息，說李維漢已經病死，卻沒有詳細說明他死於何時何地及其死因？所以，一直到現在，李維漢的蹤跡或生死，仍是一個謎。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62 丁玲、彭德懷和賀子珍

老作家丁玲女士對「肅反運動」加以大力的抨擊，她認爲中國作家協會肅反的收穫是：「燒了房子剩下的木炭」，「不是大木炭，而是小木炭」。丁玲說她自己是黨內的「貧雇農」，是「被壓迫的人」。

必須指出，丁玲是老共產黨員，是著名的共產黨作家。現在，且引述一下一九三七年春天在延安和朱德及毛澤東一同拍過照片的美國記者「里夫」對丁玲的敍述罷：「丁玲拋撇了沈從文的中庸的影響，置身於戰鬥的中心，向當時的當局（古按：指中華民國政府）鬪爭——，這一鬪爭，是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共產黨跟國民黨宣佈了新的統一戰線政策之後才告停止的。」

「里夫」又說：「丁玲是不會放棄或背叛了她的同志們或集團。她抓住了最初的、可利用的機會，逃亡到北平，從北平又到西安府，在那邊住下來，但始終並不露面，直到後來，她才找到了進入蘇區的機會，一直住到現在。」

我還要引述美國左派記者史諾著，張宗漢譯的「毛澤東自傳」中關於丁玲的敍述，該書是在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再版的，發行者是：「陝西延安大街文明書局」。這書說：「作家丁玲，她的歷史已經誰都知道，用不着多說。去年秋天她由西安過三原到陝北，先在軍隊裏服務過很長的時間，今年二月到延安以後就在延安沒有走，現在已經組織戰地服務團到山西去服務了。她的面是胖胖的，幾乎成一個圓形，身體也肥胖，所以一身灰布軍服要漲破似的綳在她身上，紅星的帽子壓在頭髮上，兩個酒渦時常在笑。」

丁玲一直笑着，而且笑着領取了「斯大林文藝奬」，誰知突然之間卻成了「被壓迫的人」？

現在，丁玲的消息已隨着「彭大將軍」德懷而消失了，她在被鬪之後，聽說被流放到北大荒去。

「大公報」曾這樣說：「聽到許多人說，她（丁玲）將和彭德懷結婚，當晚在許多神秘人的宴會席上，有人當眾問她，上述消息是否確實。她笑着說：『沒有的事！』許多人都鬨然大笑起來，有人逼她說：『如果你確實沒有意思，請你正式加以否認！』她爲難了半天說：『我不必否認……因爲沒有……的事！』」

丁玲和彭德懷之間是否有什麼關係，我們不必

王紹敖還指出，共產黨對非黨知識分子不信任，如瀋陽市各區小學非黨的老教師很少被提拔，上級派人來校，只找共產黨員教導主任談話，而不和非黨員的校長談話。

王紹敖說：「共產黨員聽見別人講了一句不對頭的話，並不誠懇地加以糾正，而默記在日記本上，日積月累，這類不對頭的話都成爲言者的罪證了。」

王紹敖還指出，在大陸淪共前，凡是參加「反蔣、反帝、反封建」的人，共黨都承認他們是「革命分子」；可是在大陸淪共後，共產黨卻只承認共產黨員才是「革命分子」，非黨人士則不是「革命分子」了。即使那些參加學生運動的人，也因入黨與否而有不同的待遇。

在奪取政權時，曾對中共立下大功的除魯迅外，還有沈雁冰，即茅盾。茅盾於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在「統戰部第六次座談會」席上說：「黨員雖居於領導地位，卻不懂業務，對於非黨專家的建議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實承認自己不懂，只好不置可否。可是隔了一個時期，上級黨員忽然也提出同樣的主張來了，這樣，曾經『不置可否』的黨員就雙手高舉，大力宣揚，稱頌這是英明領導，但是壓根兒不說非黨專家也提過基本上相同的建議。這是爲了保住威信。如果非黨專家自己來說明他也有過那樣的建議，但未被重視，黨員就會強詞奪理，說那位專家的建議基本上和上級指示是不同的，或者甚至給他一個帽子：誹謗領導，誹謗黨……」

茅盾的話，確實對極了，我也曾經歷過相類似

「女子跆

由美國獨立製片作品，大利奧阿眞導演的「血蠅」與嘉禾公司出品，新人導演吳宇森的「女子跆拳羣英會」都是近期的純粹商業電影。同時可以列爲不大高明的商業電影。「血」片是利用假神秘心理學作劇情構思基礎。「女」片是用假壞人作爲劇情發展的壓力。如果是常常看電影的觀眾，可以看出這類電影可不必需要什麼劇本的。但是要從這兩部電影如發掘一些什麼，倒也可以看出一點點的。這一點點不是電影本身的，可說是電影本身以外的。

「女」片除了男明星田俊、黃家達是嘉禾公司基本演員之外，女影星清一色是日本人。如：衣麻遼子、小林千枝、西條奈子、原啓子等。「女」片故事在韓國發生，電影中有一位懂得中國拳的黃家達到韓國不久，就給一名日本跆拳高手打敗，然後他如何向一位韓國跆拳高手從師學藝，學得跆拳，才去

如果你好奇地問幾個問題：像嘉禾這麼在東南亞國片市場坐第二把交椅的公司，要拍一部純商業電影打鬪片，爲什麼要聘請一大堆日本女子來當女主角？又爲什麼要在韓國拍其賣弄日本功夫的電影？拍日本功夫片也罷，還要拍一名中國功夫武師去向日本人拜師。如果用偵探手法分析這一大堆理路，那是相當玄妙的。

以正宗打鬪片說：李小龍雖然死了，卻

沒有，但我們知道：彭德懷、丁玲、劉少奇和王光美都消失在「黑暗中」了，甚至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也消失在「黑暗中」了。

這兒，再抄引一下在延安出版的「毛澤東自傳」的附錄：「在外表看起來，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女士簡直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婦。其實，她的性格是非常潑辣的。很少有人看見她穿長衣服，十年來總是穿着一套紅軍的制服，皮帶上掛着手槍；她曾與中央政府的剿共軍隊對過陣，在前線上運傷兵。到後方去，調護病人，組織女軍，而且，在北上戰役中曾受過傷，甚至幾乎送了性命。自與毛澤東同居以來，九年之中終日是奔走勞碌，七年之中生過五個孩子，但這些孩子全送給了人家，她自己一個也不要。紅軍由江西總退卻時，到處逃竄，直到陝境，步行二萬五千里。她的身體上先後炸傷廿幾處，到現在，身上還找得到纍纍的創痕。她現在二十七歲（按，這是指一九三七年時候），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滅。在這八千英里的退卻中，她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受傷以後，先教人抬着走，以後換人背着，用騾馬駝着，到最後人和馬全沒有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時又產生了一個小孩，她眞是受盡痛苦的人了。……她由小學校出來後，就在本縣參加婦女運動，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是年八月一日至廿日之南昌女共軍抵抗國軍一役，即由她領導。她同毛澤東是在民國十七年結婚的。她在共軍中曾先後擔任政治教授、看護、婦女組織的領袖；而在戰時，她又是軍人。總之，隨時隨地，她全有工作。」

照理，賀子珍、丁玲和「彭大將軍」都是毛澤東共產黨「忠貞的鬬士」了，在「新中國」，他們都是「功臣」。誰想得到，他們都逐一消失「在黑暗中」呢！

在這裏，奉告那些媚共的墮子們，請想一想，誰人在軍功上可以比得上彭德懷？誰人在文藝上比得上丁玲？誰人在親情方面比得上賀子珍？如果自問沒有條件和上列各人相比，還高呼什麼「認同」和「回歸」！

大家應該知道，賀子珍的結局是被毛澤東指為患了「精神病」，送往蘇聯「醫治」。於是毛便和江青同居，而且要捧她做「接班人」。誰不怕患「精神病」的，請即「回歸」！

英會」與「血繩」

林巽

前，人們談起東方武藝，當以日本的柔術與空手道為首。邵氏的張徹，拍了不少打鬬片，但在李小龍的眞功夫比對之下，只能屈居第二。李小龍逝世時，日本人開始擺出瞧不起的面相，但幾個月後，忽然捧為神明，接下去，就有捧起李小龍的嘉禾拍出一部中國功夫武人向日本武人拜師的故事，我不知「女」片是不是有嘉禾與日本片商的枱底合作，利用李小龍迷，向日本功夫抬槓的妙着。但想來並不是無此可能的。由此，我又想起龍剛的「廣島廿八」來。

日本電影，在東南亞市場已被國片打得抬不起頭來，主要不是日片的製作不好，日本演員演得不好，而是因為東南亞人對日本人反感。因此日本人要努力拍改變東南亞觀眾觀感的電影，最好便需要有些中國電影工作者大表好心，拍出「廣島廿八」，或中國電影的代日本抬槓之類作品，拍些中國功夫武人向日本老師下拜的電影，當然，因為有過「廣島廿八」給影評人拆穿的痛苦經驗，所以「女」片便可以在韓國拍攝，好多收些遮遮掩掩之妙。李小龍這塊死人招牌，至今日為止，仍是值錢的。「女」片倘能在台灣上映，對於日本人當是一種精神收穫，因為它可以喚醒台灣一些中年人對日本的崇拜心理。不過「女」片比「廣島廿八」聰明的是不藉這題目來作其什麼「人類悲劇」的大文章。只拍一部不必引起影評人重視的片子。希望觀眾能夠從潛在意識中，將日本功夫看成第一就成了。除此之外，電影以韓國兩間大學做背景，大學中學跆拳的女學生，形貌之被醜化，簡直如大都市的飛女。我雖不知韓國大學女學生是否如此低格，但一部電影將高級學府醜化以製造戲劇效果，這是相當不健康的。

「血蠅」是由流行音樂鼓手米高白蘭頓主演。可以看出編導對電影效果的第一要義，並不是為了表現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而是為吸引觀眾分分鐘注視着米高白蘭頓的面孔，處處為劇中人的生命擔憂。等到觀眾注視他，為他提心吊膽差不多到九十分鐘之後，才讓一個沒有道理的暗示性技巧將編導事先安排的一段假神秘的原因說出，觀眾雖然對故事不相信，但你已對那漂亮的青年注視了九十分鐘有了印象，編導已達到了捧一位新人的目的了。

「血蠅」寫一位青年鼓手，娶了一名擁有一筆遺產的富妻，但他因給人跟踪，又犯上誤殺罪，夜夜發惡夢，幫助他的人，接二連三的橫死，使他陷入孤立無援中。最後劇情發展下去，這青年無意從妻子胸前的玉墜子上發現四隻蒼蠅的暗花影子，那蒼蠅影子曾經在橫死的表妹臨死時凝止的角膜上，由醫學專家用科學儀器拍攝下來。電影解答，他的妻子是心理變態者，曾經住過精神病院，在電影中一切收買兇手殺人及親手殺人的事，都是妻子幹的。

拍偵探片，能收可怕效果的劇情正是最沒理性的劇情，因此用心理變而行為如正常的人扮演兇手，或者是政治謀殺，這都容易取到緊張效果，希治閣的緊張大師，說穿了，也不過是重重覆覆地販賣這兩個庸俗法寶。「血蠅」比希治閣作品的技巧可低兩級，但編導使劇中人引起觀眾注意。這一層手法卻比希治閣高，因為希治閣的偵探片，所有人物只當機械處理。並沒有「血蠅」中的鼓手那樣有血有肉。

不過電影中的殺人手法，相當殘忍，不但殘忍而濫殺，這類電影，意識上的不健康是可以肯定的。反之「女子跆拳羣英會」只算作是一部空白的電影，除了賣弄武功有為日本人抬槓之外，故事中的反面人物與正面人物都只是概念化的。因此在意識上，可以說是過得去的電影，至多可稱為一部庸俗的情節戲，新人導演吳宇森對於處理人物方面，可有些潛質，整齣片子沒有反攻果。如有好劇本，這個演導仍可看作一塊有希望的材料。



毛澤東熟讀線裝書？

方劍雲

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參政會六名參政員左舜生、傅斯年、冷遹、褚輔成、章伯鈞、黃炎培去延安共區訪問，回到重慶，章伯鈞大贊毛澤東飽讀線裝書，桌上放一部資治通鑑。三十年來，世人雖不信章伯鈞幫閑之言，但對毛澤東讀過資治通鑑，卻少人懷疑，公開在報刊上指證毛澤東讀過正史，一肚子歷史知識全是演義小說的，區區自信發現得較早。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廬山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卽所謂廬山會議）上發言，滿篇胡言，語無倫次，筆者曾爲文指出其謬，茲將兩段有關歷史的問題錄後：

一、「梁武帝有一個宰相陳發之，一字不識，強迫他作詩，他口讀叫別人寫，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用耳學。」

（註）：毛澤東這段話有三失：第一，此人名沈慶之，並非陳發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個宰相叫陳發之，事情經過茲錄宋書卷七十七沈慶之傳如下：——「慶之厲聲曰：眾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又「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令卽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這本來是兩件事，毛澤東卻搞錯了，認爲是一件事。第二，沈慶之初隨宋武帝劉裕，功名成就則在宋文帝義隆朝，上面所舉兩件事皆在宋文帝時代，毛澤東卻把帽子戴到梁武帝的頭上，不知道沈慶之死於宋明帝泰始元年（四六五

看了原文就不由啞然失笑，原來毛澤東把「願王勿與出入後宮」解釋爲「不願到後宮去，很危險」。其實危險在於出入後宮，卽使不看原文也可以想得到，毛澤東不懂這段文字，所以准許張春橋、姚文元、華國鋒進中南海與江青一起辦公，才眞正「很危險」。

毛澤東此段話在十五年前說的，當時「腦迷症」尚未如今日之甚，只出於肚裏實在沒有東西，所以一開口便錯。

香港文化

阮小怡

在香港從事文學創作，確是件痛苦的事。作家鬧窮，已經司空見慣。而香港作家也有九流三等，有的根本就不是「家」，只是有點生活知識而已。

一般被稱爲專業作家的，每天要趕寫很多作品，正如馬不停蹄，根本沒有休息時間。專業作家，當然擁有一些固定的專欄，又是寫得比較快，生活還算過得去。要是半職業性的作家，就是游擊隊員，收入不穩定，日子就難過些了。然而業餘作家，多半都有工作，創作只是一種興趣，但人數卻相當多。

半職業性的作家，深受生活的磨鍊。由於生活比工人苦，所以思想根源接近於現實，作品質量也高些。

自從紙荒發生，紙價上漲，出版事業倒不景氣，使部份作家失業了，

兄不爭氣，是注定要把香港弄成文化沙漠的。

過去幾年，香港還有點文學氣息，經過國際商情的影響，現在香港人辦刊物，唯一就是社會內幕和商業廣告式的介紹，至於什麼文化不文化，也不在乎了。

七十年代，是香港文化的悲哀。全港絕大多數作家都爲吃飯而創作，絕大多數藝術家都爲吃飯而藝術，良知換不到金錢，民族的精神成了空談，所以人們便看風駛舵——把文化看作是利益——直至滅種的時候。

嗚呼！拿筆桿子的人，只願意坐下來，而不願意站起來，這才是很怪的現象啊！

辜鴻銘的故事

錄海

清末民初，辜鴻銘喜歡罵人，儘管如此，但因他才高學博，而且罵得有理有味，所以很多人還是佩服他。

他著的「張文襄幕府紀聞」，就有不少諷世罵人的文章。例如他問上海盛宣懷道：「大人認爲中庸的要旨是什麼？」盛宣懷說：「依先生看是什麼？」他道：「賤貨貴德！」話中無非是暗諷盛宣懷和他手下人弄錢。

英國的大作家毛姆，曾去北年訪問他，事後寫了一篇「中國哲學家訪問記」，記述在幾十分鐘的會談中，一直是主人訓客人，如「我是在柏林得的哲學博士，又在牛津研究了一個時候，說句實話你不要見怪，我認爲英國人沒有研究哲學的才能。」又如提起哲學上的實驗主義，他說：「這種主義是對不可信的東西，硬要逼着人去信的最後避難所，我用美國的石油比用美國的哲學多得多！」此外他還罵西方人：「你們穴居野處，身穿獸皮的時候，我們已經是文明的民族了！」

患難見眞情

寒梅

揚威異域的戰場中，青年遠征軍的同學在「親愛精誠」四個字的表現上，更見情眞！

同在一個部隊的同學，平日同生死，共患難，革命的情感固然是與日俱增，而在戰場上併肩作戰的友軍，一提起是「青」字號的，就顯得一見如故，倍感親切。我在一次夜間擔任「單飛」的輸送任務中，碰上傾盆大雨，車在路上死火拋錨了，陷在很深的泥坑裏！

一個人守着車上滿載的補給品，既不敢棄車遠離去求援，又沒有一個人可以互相照應，孤掌難鳴的呆坐在駕駛台上，面對着荒山野嶺，耳聽百獸呼嘯，眼前眞是淒涼萬狀。此景此情，飢寒交迫，誰能同情，誰能向我一伸援手呢？

正在陷落失望的深淵，無限彷徨時，約有一個班的兵力搜索過來了，

當過宰相，中國歷史上那有不識字的宰相。尤其宋文帝元嘉年間是南朝最昇平的時代，文風鼎盛，當時人才輩出，不必說沈慶之不識字不能當宰相，就像毛澤東這個學問，恐怕去替宰相當個書僮也不夠呢。

二、「登徒子攻宋玉三條，漂亮好色，會說話，不願到後宮去，很危險。」

（註）：讀者若未讀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對毛澤東這段話一定大惑不解。爲什麼宋玉不願到後宮去，竟然成爲登徒子攻擊的口實，難道是楚王喜歡把漂亮、好色又會說話的男子帶進後宮與妃子美人見面嗎？現在請看宋玉原文是怎麼說的：「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

文學面臨了蕭條的景象。而且一些規模的報紙，除了刋載故事性的小說之外，頗具水準的散文和詩歌卻絕少見。百花之中只開幾朵的時代，現在算是成爲事實了。

本來，文學是一個國度，這「國度」窮困，就應該有人起來「救國」。可是辦報只爲賺錢，誰管得了這些？然而，縱觀今日大陸，文學只是宣傳品，香港比較自由，人們不挽救中國文學，民族文化就一定遭受損失。

不怕多嘴說一句：現在香港算有文化嗎？文藝奄奄一息，評論毛病多多，雜文也不見得有水準。而藝術方面，電影傾向於色情和暴力；美術不少是象徵派和現代派的傑作；舞蹈沒有自己創造的東西，只是什麼都學人尾巴；音樂還停在「愛情的時代」；……如此種種，如果香港的文化界老

的關懷，使我深受感動。

班長周誠信帶着滿口四川腔，以無線電話和他的部隊連絡，請求連派一輛修護車趕來馳援，又吩附全班同學注意警戒，留心意外的敵情。

在孤苦無援中，他們不但給我帶來了人情帶來了飢寒中的溫暖，更給我帶來了安全的感受。半小時過後，修護車來了，修護上帶着兩位助手，很熟練的將故障原因檢查了出來，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我的車子已將故障排除，「馬達」又吼叫起來了。

他們有任務在身，還以未能護送一程，向我再三表示敬意。事實上，他們搶救我於孤獨無依中，我已不知該怎樣感謝他們了，車輪慢慢向前滾動時，在揚巾揮手中，我唯有以無言的眼淚，來表達我千言萬語底心聲。

那一次有驚無險的任務，直到如今，印象特別深刻難忘。尤其是那十多位在患難中喜相逢的「青」字號同學，他們休戚相關的友愛，親切的笑容，關懷的心聲，火一般熱的革命情感……不時在我的腦際中出現……。

這一段猶似是昨天的往事，屈指算來，春花秋月已將近二十度去來，當年同過生死患難的沙場戰友，也多兩鬢霜白了。

誰說光陰像閃電？我認爲它比閃電還要快。誰說光陰像流水，我有時感到它比流水更悠長哩！

漁家女

柳綠葉

黃昏時候，鳥兒歸去樹林了，漁村的汽笛在長鳴。幾十艘船兒一齊啓航駛出海去，像幾十隻唱着黃昏之歌的海鷗，正迎着殘照的夕陽飛奔在深藍色的海平線上。一隻速度最快的船兒駛出了海峽，穿過了海島，又向着另一些海峽和海島遠遠地航行。

這就是我——一個在船上出生、在海裏長大的漁家女——正在乘着晚風、迎着夜浪，把着舵向着天然的漁場前進！

雖然這夜很深沉，但是海風正梳着我的頭髮，月亮正映着我的臉龐。前進！前進！前進的船兒，像海上飛鳥的翅膀，夜航的燈光，像海上閃耀的眼睛——這翅膀和眼睛，都照拂着夜裏的浪花在發怒般地開放。這是我夜裏的家，收穫就在海上。我沒有陸地的房屋，也沒有一寸土地，一條道路，一片墳場。海岸線彷彿隔着我這船上的家有一千個大海，一萬個大洋那麼遠。

記得在我姐姐結婚的那一年，只是舉行了一個海上的婚禮。——那時候，是月亮做媒，大海證婚，什麼酒菜筵席也沒有。可是幾年過去了，我的家還是一艙魚兒難換半月的糧食，漁家人眞是窮得來就吃不開。

是飯碗不牢，崩裂在時代的大風大浪裏。

深沉的大海啊，漁船多少時候在跟生活的波濤搏鬭！無數的夜，無數的夜裏的航行，雖然這只是瞬息即逝的時間，但是我的脈膊就跳動了千千萬萬次。老一代，七十年的辛苦日子不算是長，應算是短，可是船兒的前進，就好像一下子走完了幾十萬里的路程。

遠遠的夜大海啊！千百艘漁船的機器聲在歌唱。可惜我不懂得作曲，寫不出這一曲悲歌，是怎樣的動人。

可是我已經聽夠了——我們的漁家女在夜裏被人擄上了岸，騙走了貞操，又遭販賣到妓院裏去。

夜本來就是黑暗的，現在就更加像一個魔鬼在伸出了漫長的爪牙哈哈大笑了。

長長的海岸線，美麗的海灘已經被夜活埋了，死了；假如沒有漁火，沒有船，連那些時髦的潮水恐怕也要無法鬆弛它們正在戰慄的神經。

但是，不管夜是多麼的可怕，漁家人還是要把它征服的。而我也一如既往，夜裏撈了魚，早晨就上岸去擺集市，賣完了再出海去，下午又回來漁村裏。一有空閒的時間就補魚網，吃飯時候也要看看大海的水勢。每一天幾乎都是這麼地緊張，感情壓碎了浪花，眼光燒穿了雲霧！

漁家生活一代要比一代困難；我們魚家女也一年要比一年拚命幹！這眞個是：百眼魚網一粒飯，十泣汗珠一分錢！

啊！多少個夜晚是像這一次的出海——撈回了魚兒，但就是撈不回失去的快樂；賣掉了魚兒，但就是賣不掉眼睛裏的辛酸淚！

西安事變中的彭昭賢

金人傑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件大事，對於此一事件的專著，有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蔣夫人及孔祥熙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他如報章雜誌記述其經過和內幕者，更不勝枚舉。前內政部長現居東瀛的彭昭賢先生，當西安事變時，任陝西省民政廳長，亦被扣押，並拒任僞陝西省府主席，此節經過，以往各方未見道及。筆者於前幾年赴日，曾訪晤彭氏，承口述當年一切情況，茲紀錄以成本文，用供海內外讀者。

事變前夕盛大宴會

記得在事變發生的前夕（十二月十日下午六時）原來張、楊兩人已經聯名發出過一張請帖，假座西京招待所樓下大廳，歡宴中央蒞陝的文武大員多人，宴後，並請大家聯袂前往「正風易俗社」欣賞「陝西梅蘭芳」王天民演出的陝西劇（俗稱秦腔）助興。

那次柬邀的來賓計有：蔣百里、蔣作賓、蔣伯誠、陳調元、邵元冲、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錢大鈞、陳繼承夫婦、萬耀煌夫婦以及蔣先生的隨員（參謀本部廳長）龔理明，和另外一位陪同陳調元來陝的軍事參議院參議吳老將軍等（吳時年七十五歲）。

作陪的人計有：陝省主席邵力子、秘書長李志剛、民政廳長彭昭賢、省保衛委員會秘書長米暫沉、財政廳長寧省三、教育廳長周學昌、綏署參謀長韓光琦、第十七路軍的軍長孫蔚如、剿共總部參謀長晏道剛、政治部主任曾擴情、東北軍的軍長王以哲、繆徵流、何柱國、周福成、甘肅省主席于學忠以及張學良的秘書長吳家象、機要秘書苗劍秋、高崇民、應德田等。

宴會尚未開始，張學良因接到蔣先生從華清池打來的電話，說要請他和楊虎城、于學忠三個人偕往行轅便餐，並商討進剿大計。張氏當時以身爲主人，三人未便撇下客人同去，乃把楊、于兩人留在西京招待所，請代爲招待嘉賓，他個人立即驅車趕往臨潼。

時間不久，張又匆匆忙忙趕了回來，並同車帶來四位客人：陳調元、陳誠、蔣鼎文、陳繼承（他們四位是隨後由臨潼趕來赴會的）。張氏一進門，就向衆賓客再三表示歉意地說：「方才失陪是老先生（指蔣委員長）找我有事，對不起！對不起！」

九時宴罷，因爲還有欣賞秦腔的餘興節目，大家都紛紛趕往「易俗社」去聽戲。是夕秦腔名伶王天民演的是「王寶川」故事，和京戲裏全部「紅鬃烈馬」情節差不多，因爲有嘉賓蒞場，王天民那晚在台上特別大賣氣力，內外行莫不擊節稱賞。

散戲以後，時間已是深夜一時半左右，邵力子和彭昭賢等做了整夕的陪客，都拖着疲乏的身子各自回到寓邸。

槍聲大作電話中斷

彭昭賢賦悼亡後，那時尚未續絃，光桿兒住在民政廳的官舍裏。彭氏素有早起習慣，翌晨天將破曉，正待起身之時，突然聽見遠處傳來有幾響槍聲，以後，還夾雜有機關槍的聲音，若斷若續，一直未停。

彭氏當時暗忖：「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遂趕緊起床，穿衣洗漱，並派人去招呼他的老太爺，叫老人家不必驚惶（那時彭氏令尊大人和他同住）。

彭起床梳洗後，照例先到厠所，一面出恭，一面看報。此時外面的槍聲響得更密，而且越來越近，子彈飛過的噓噓之聲，淸晰可聞。

彭想：「恐怕情況不對了！若非十七路軍和東北軍發生了衝突，必是共產黨策動的暴動。」他此時萬萬想不到別的事情上面去。這時官舍的人員，也都驚醒了，彭氏馬上派人到外面去作實地的調查；一面又吩咐侍從人員對外叫電話查問究竟。先叫警察局的電話，鈴聲響了很久無人接聽；又叫省政府的電話，也是不通。彭自己接過電話來叫接剿共總部，接通之後，對方問：

「那一位？」

彭說：「我是省政府的彭廳長。」

對方一言未發就「嗒」的一聲把電話掛斷了。彭再叫、再問、再掛。一連碰了三次釘子。

此刻天色已曙，民政廳裏面的高級職員們都紛紛集中到「廳長辦公室」來，在槍聲卜卜中，議論紛紜，慌成一團。

民政廳的所在地，位於西安城內鐘鼓樓（在東

大街與南大街之間），是市區的中心地帶。從四面更加接近的槍聲聽來，似乎全城已經陷於混亂狀態。彭看了看腕錶已是凌晨六時左右，正在眾人惶惶無計、不知所措之時，忽然民政廳的警衛隊隊長高士魁急呼呼地跑進來向彭報告道：「報告廳長！外面有變兵包圍了，他們要闖進來，怎麼辦呢？」

出了大事非同小可

這位高隊長乃陝西人氏，是彭氏到任後所選拔的幹部，為人有些傻裏傻氣，但卻非常忠實可靠。彭氏計算了一下，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武力，除了一隊衛隊有一百多人武裝齊全的人，另外還有一個「警察訓練班」，人數也有四五百人，而且都配備有作訓練用的武器，如果是對付小股變兵的話，儘可抵抗一陣。當下便對高隊長下令道：「如有亂兵未經許可闖入民政廳，你們就開槍射擊。同時即令警察訓練班作緊急集合，準備應變。」

高答應了一聲「是！」就退出去了。不到幾分鐘，便聽到外面槍聲大作，這說明了民政廳的衛隊已和變兵發生了衝突。再隔了片刻，那個被派出打探消息的人，也從後院繞了回來，手上拿着兩張傳單，一進門，就急急呈交到彭氏手上。

彭氏細看那張傳單，始知是張、楊發動「兵諫」的通電，內容一共提出來八大主張，說他們已恭請蔣先生暫時留住西安，以便就近請示「抗日大計」等語。下面署名的人除了張、楊兩人領銜外，其餘附署的有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將領。最滑稽的是在電末竟把被扣在西安的中央要員們的大名也一股腦兒列了進去。

彭氏至此才知道出了大事，非同小可，立即命令高隊長停止抵抗，並着人告訴外面的亂兵不必打了，有事可以派代表到裏面來談，但不准有越軌行為。

槍戰終止後，隔了不多時間，民政廳外面就有軍隊闖進來了。這些兵的紀律很壞，一進來，就以搜查為名，在職員的宿舍內亂搶東西，整個民政廳皆陷入了混亂狀態。彭氏此刻對亂兵的行動既無力制止，便只好端坐在辦公桌前的圍椅上靜以待變。

室內鳴槍驚險萬狀

不久，有一名像班長模樣的士兵走進房來，見了彭氏，先敬一個禮，接着問道：「你是彭廳長嗎？」

彭答：「是的！你找我有什麼事？」

那個兵道：「沒事。」

彭道：「沒事就請你出去！」

那個兵也真聽話，經彭氏這樣一打官腔，居然乖乖的退了出去，以後也沒再來。接着，又跑進來一個像軍官模樣的人，後面還跟着十幾名持槍的士兵，他一踏進房門口，就對彭氏敬了一個禮道：「楊主任和邵主任請廳長過去一趟。」

彭問道：「他們在什麼地方？」

軍官答：「在考古委員會。」

彭一想：張、楊既共同幹了這麼一件天大事，現在正忙着，楊虎城怎會有功夫到「考古委員會」去？這個軍官分明是在說謊。他立即沉着面孔答道：「有事請他們過來，我不能去。」

這名軍官此時亦將面孔一板道：「我奉有命令，非請廳長過去不可！現在外面很亂，從正門過去不方便，最好請廳長跟我爬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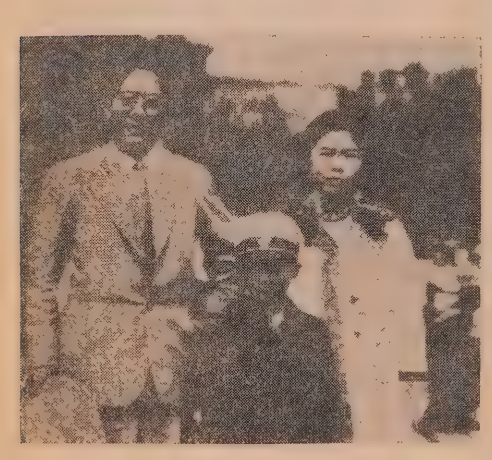
彭答道：「我曉得你是奉命而來，但我和你並不相識，素來也無仇無恨，請你特別原諒，我身為一省民政長官，無論是什麼人的命令，我都不會爬牆過去的。」

彭氏的話雖然說得十分委婉，但在詞色之間，卻表現得十分堅定。這時，在那名軍官的身後有一個士兵，倏地端起槍來，對着彭氏轟然的放了一槍。大概是他的射擊技術不佳，或者是根本為了鳴槍示威，這顆子彈並未打中彭氏，只從他耳際擦了過去，射在對面牆上掛着的一張于右任寫的條幅上。亂兵如此橫蠻，可謂驚險萬狀！但此時彭氏已把生死置諸度外，依然坐在圍椅上一動也不動。大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神氣。

【一】



西安事變時蔣委員長與張學良



西安事變另一主謀楊虎城

天下不如意事常在八九。有些人遭受失敗，往往不肯先去打量自己做錯些什麼？失敗的因素究竟在那裏？只是憤憤不平，怨天尤人，好像一羣人都不足以共處，都看作是他的障礙物、絆腳石。人人都對不起他，人人都是寃家。性子和善些的，把一股怨氣向肚子裏嚥，還認爲他自己有涵養、有度量，不知去檢點自己，拔出病根來。另一種人，眼睛紅了，經脈脹了，到處吐苦水，叫寃枉，吹動了他一根毫毛，便成了深怨大仇，甚至連所有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因爲過於憤激，過於衝動，冷靜不下來，所以，就沒有檢討自己的機會。以過去的一事一例裝門面，以往日的經歷年資充殼子，對過去一點一滴自滿自慰，對未來卻充滿了無饜的奢望；可是，對現在的一切繳了白卷，甚至在珍貴的卷頁上胡劃了一陣，卻毫不相干。因此，他怨天尤人，還自以爲理直氣壯。

時代進到了那一點線，我們自己進步了多少？如果不是一個落伍者，應該自己考驗一番。如果我們發現已經落後了些，應該趕快勇猛精進，急起直追。再體念一番，我們的復國任務是如此艱鉅，我們的建國大道又如此遙長，所以除了我們自己要隨時惕勵以外，並且還要用全力來培植我們革命的後起之秀。這樣，我們的生命事業才能持續，國家的生命才永遠年青而光輝。

四、我們應在何處着力

總統對於修養有自勉四箴。

一、養天自樂箴：

澹泊沖漠　本然自得　浩浩淵淵　鳶飛魚躍
優游涵泳　活活潑潑　勿忘勿助　時時體察

二、畏天自修箴：

不睹不聞　愼獨誠意　戰戰兢兢　莫見莫顯
研幾窮理　體仁集義　自反守約　克己復禮

三、法天自強箴：

中和位育　乾陽坤陰　無聲無臭　主宰虛靈
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　主敬立極　大中至正

四、事天自安箴：

存心養性　寓理帥氣　盡性知命　物我一體
不憂不懼　樂道順天　至誠無息　於穆不已

總統認爲我們的一切病根，皆來自欲念。要去這些欲念，必先恢復理性。病根淺、藥力強，則藥到病除，着手成春；病根深、藥力薄，則非加重藥的分量不可。而且欲念這一病根，有如海潮，去了一波，又來一波；甚至去了一小波，又來一大波。正如呂坤所說：「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竭力，便下流。力善，如

風雨中

以制欲之「理性的藥」，又非時時服用不可。所以四箴中從「勿忘勿助」，而「自反守約」，而「主敬立極」，而「至誠無息」，都是脈絡相連，通體一貫。克己、乃是言修，存心、乃是言養，由不斷的「體察自反」，不斷的「存心養性」，才能從「戒愼恐懼」的「戰戰兢兢」，而達到「不憂不懼」的「樂道順天」境界。

古人說：「雖聖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至無道心。」人心是欲念，道心是理性。可知欲念和理性都是與生俱來的。不過欲念一擴張，就淹沒了理性，理性一發揚，就遏止了欲念。此是人獸關頭，也是善惡分別處，所以必須戒愼恐懼。寡欲念，在於「淡」；明理性，在於「靜」；操持此一工夫，則在於「敬」。持之日久，理性不受欲念所動，欲念反隨理性以行，此時只見理性，不見欲念，理欲合爲一體，便成爲純一的道心。

總統對修養另有四字「靜、敬、淡、一」，與四箴均有關連。孔子自稱「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知也並未認定無「欲」，只因爲此一「欲」已非原有「惡性的欲」，而是已與理性合一的「道心的欲」。所以能中規中矩，毫不馳騖。

體認總統對修養致力之處，我們可以得到一啓示，一般人對欲念，由於不知克制，聽其侵襲，所以一開先便愛便貪，繼之便戀戀不捨，一戀、便將此心膠着住了，於是聲、色、貨、利，腐心戕身，皆不自知。再漸而入迷，而入癡，而如中風狂人；終至無以自拔。道家所謂「魔」，佛家所謂「障」，儒家所謂「蔽」，皆指此而言。

心爲物欲所蔽，理性便無從提振。一切便看不見，看不清，看不深，看不遠。因此，此心意之所向，便無處不「私」，無處不「偏」，無處不「欺」，也無處不「疑」。

我們如果能在物欲沖激時，便「淡」以應之，「靜」以處之，則理性立見。此心依然虛靈湛明，清清白白，乾乾淨淨，如光風霽月，白日青天

曾文正公云「對功名要看得淡」。或許他是自感而發，如對修養言，應是欲之所在，「淡」即隨之，非出於理性之欲，「淡」字均少不得。不「淡」，便無以致「靜」，理性便不能脫穎而出，諸葛武侯之「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方是眞工夫處，大力量處。今天我們可以察知，一般對物欲濃的人，對國事便淡，私心重的人，對公事皆非。惟有理性出現，此心靈明的人，才有純一的信仰，堅定的信心，強烈的責任感，才能如總統所期望：「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當爲」。理性一見，一切德目——仁、義、禮、智，禮、義、廉、恥、公、正、誠、信，皆就出現，所以武侯自「不求聞達」而「鞠躬盡瘁」，表面是兩種環境，

[illegible]得下，何理不[illegible]

理。

西洋宗教思想中有形骸世界與心靈世界之分，實際上形骸世界，就是物欲境界。心靈世界，就是理性世界。在理性境界的人，泰然自得，所以心常安樂。在物欲境界的人，此心常患得患失，所以常勞常苦。吳稚暉先生稱頌國父與總統，其偉大皆在於自然。因爲自然，所以是非不足以惑其智，得失不足以動其心，利害不足以移其志，成敗不足以變其勇。此心只有一個主意，只有一個目標，其他皆非所問，皆非所顧。所以能樂道順天，於穆不已。

要欲隱而理顯，最要緊致力處有兩點：

一是省察。

二是存養。

呂坤有言：「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煎，是爲天下國家以濟世安民？是爲身家妻子欲位高多金？世之治亂，民之生死，國之安危，只於這兩個念頭裏定了」，又言：「心不堅確，志不奮揚，力不勇猛，而欲徙義改過，雖千悔萬悔，竟無補於分毫。」

我們爲求表現人生的眞，應多檢點一下自己，多瞭解一下自己。爲求表現人生的善，要養成積極剛健的精神，善盡人生嚴厲的職責。爲求表現人生的美，要提防欲望的侵襲，發揚理性的光輝，養成活潑潑的生命力，把握住每一時刻，播下幸福的種子，隨時灌溉、耕耘，使它發芽、開花、結果。

當平日一起身時，或臨睡時，不妨把我們所言所行，檢點一番，體念一番，有無欺人之言？私心之事？再想一想，我還有那些該做的事？更想一想，這房子是否該找我居住？這待遇是否屬我應得？我的貢獻能相符否？此時不面紅，便心安了。

獨坐自思，念自己幾分不是，我之氣即平。與人相處，肯說自己一個不是，人之氣亦即平。

一個人能多思想、多考慮、多省察、多痛悔，則一切快樂的源泉，幸福的種子，就在這裏得到。

不潔在心，勝於不潔在面，芳香在身，不如芳香在心。必須自反，必須克制。

佛家六祖慧能，不識一字，在寺舂米八日，聽到五祖黃梅「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一語，立即頓悟，以光大禪宗。他說法時，即謂：「佛向性中說，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眾生；自性覺即是佛」。五祖的「用此心」，與王陽明「致良知」，可以說是殊途而同歸。同屬於修養的用力緊要處。

寧靜

蔣經國

今天，面臨這一新的形勢，新的課題，新的任務也就落在我們的兩肩。爲了接受此一重擔，走向新的戰程，我們必須以新的精神裝備，來契合此一任務的要求。

戰勝自己是戰勝敵人的前奏，也是戰勝敵人的基礎。戰勝自己，首先要端正我們這一顆心，固定我們這一顆心。把我們這一顆心的芬芳與光輝，來主宰自己，康健自己，充實自己，然後將此身貢獻給我們的國家，貢獻給民族，貢獻給光復大陸的神聖革命戰鬥！

此心一經固定，信心與決心就自然產生，就自然勇於自己的責任，一切的大險大難，在一個勇者的心目中，都視作是平易的坦途，而毫不值得一顧。所以古人說：「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

每一個革命幹部，不會帶着醜惡以虛度此生，都願堅持他的理想，完成他「美滿人生」的宿願。重擔子只有硬脊梁的漢子方能挑得，革命幹部只要事所當爲，分所宜爲，決不放鬆，決不猶豫，決不會畏縮而屈決心。趙明遠云：「寶貴此一刻，可作人世百年」，總統要我們能「時時提撕這一顆心」，正也是爲此。陸象山云：「宇宙內事，即是吾人分內事，吾人分內事，即是宇宙內事。」我們有此認識，有此抱負，也有勇氣與決心！

有的人依靠淺見，有的人依靠感覺，有的人依靠運氣；我們發現這些都不足靠，所以摒棄這些，我們只依靠信仰所產生的信心！

在我們英明總統的領導下：

不管壓着多重的擔子，我們的心中，仍充滿着喜樂。

不管敵人怎樣頑強兇狠，我們自信得勝有餘。

不管在任何困難危險，任何人不能忍受的時候，我們自信忍受得下。

縱然身體破殘，我們的信心，還是完整的。

縱然橫屍沙場，我們的信心，仍會隨着他的革命伙伴進軍。

我們在歷史中體念到：

自信其能力，而不介意於暫時苦樂的人，未嘗失敗！

懷着百折不撓的意志和堅定目標的人，未嘗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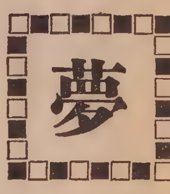
別人放手，而他仍然鍥而不捨，別人後退，而他仍然勇猛邁進的人，未嘗失敗！

每次傾跌，而立刻站起來，每次墮地，而能強毅堅忍，磨勵再鬬的人，未嘗失敗！

【四十九】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看看藍蘋，說道：「恩來同志，照你說這個羅什麼斯基勾引朋友太太很內行了。」

周恩來陪笑道：「也許是眞內行，否則不可能經常鬧出這樣的事。」

毛澤東說道：「既然是這樣，這個人我不見他。」

周恩來詫異道：「主席怎麼單獨不見他一個人。」

毛澤東看看藍蘋笑道：「我有點怕他。」

藍蘋登時玉容緋紅，說道：「你怎麼越來越沒有正經，我是那種女人嗎，這個羅什麼斯基是假俄國人，在延安眞老毛子向老娘動手動脚，還不是被老娘罵走。」

毛澤東笑道：「這是說笑話，何必認眞，你的眼界多高，普天下男人除我之外，你也不會看中第二個。」

藍蘋點頭道：「這才像話，再說我這個醜八怪，我看中人家，人家未必看得中我呢？」說過向周恩來抿嘴一笑。

周恩來連忙低下頭去不敢抬頭，停了半分鐘緩緩抬起頭來問道：「主席見不見羅隆基呢？」

藍蘋搶着說道：「潤之，你別這麼小氣好不好，這不僅是捧羅隆基的場，也糟塌我們自己。」

毛澤東捧大腿：「對！對！叫這個姓羅的來，他如果能勾上我的愛人，我的主席就讓他作。」

周恩來說道：「還有張瀾。」

毛澤東問道：「這人又是幹什麼的？」

周恩來說道：「這個老傢伙資格很老，民國初年當過四川省長，刮了地皮買許多田，現在是大地主。」

毛澤東問道：「這樣的人不可能沒有惡跡的吧！」

周恩來說道：「其實也沒有大惡跡，平時只是包攬詞訟，武斷鄉曲。」

藍蘋笑道：「副主席同志，這個姓張的老傢伙不是比沈老小人還可惡，沈小人只是包攬詞訟，尙未武斷鄉曲，這人簡直集官僚、地主、惡霸於一身，咱們共產黨怎麼招惹這種人。」

周恩來說道：「江青同志不清楚此地情況，我們所能收買的都是廢銅爛鐵，眞是有斤兩的像教育界的傅孟眞，新聞界的胡政之，他們那肯同我們走。」

毛澤東說道：「其實這兩人也不是國民黨，爲什麼苦苦要同我們作對。」

周恩來說道：「也不一定是同我們作對，實在因爲他們的思想太隨便，太放任了，像傅孟眞就在參政會大罵宋子文，比我們養的這批傢伙還要兇。」

毛澤東說道：「但是他對付我們時，也是不留餘地，這傢伙遲早落在我手內時，我要好好整整他。」

周恩來說道：「張瀾雖是官僚地主惡霸，但在四川是地頭蛇，一些地方軍閥像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都聽他的，所以民主同盟推他當主席，主席見了他，要客氣一些。」

毛澤東說道：「好吧！這批廢物既然來了，不見也不成，我本來想睡一覺，現在也不睡了，陪這些老傢伙談談吧！」

周恩來說道：「他們都來了，在外面客廳裏，主席就到客廳見吧！」

毛澤東點點頭，站起來就想向外出，藍蘋說道：「別忙，等我梳梳頭一道出去。」

毛澤東怔了一下，說道：「怎麼，你也去。」

藍蘋問道：「爲什麼？我不能去？」

毛澤東說道：「不是不能，而是……」

藍蘋問道：「而是什麼？有那個羅隆斯基是吧！你放心，他勾不了我的，我倒看看他有什麼八寶。」

毛澤東無可奈何，只得同周恩來、藍蘋一道走出去，剛步進大廳，客廳裏坐的十幾個人一齊起立拍掌。

周恩來搶先一步，先介紹一個身材中等，一把黑白相間的鬍子，說道：「這是民盟主席張表老。」

張瀾伸出手與毛澤東握手，連說：「潤之先生，幸會，幸會，眞是太丈仰了。」

毛澤東笑道：「表老，你當省長時，我還讀書呢！你怎麼會聽到我的名字。」

張瀾說道：「潤之先生，兄弟從不打誑語，說的句句都是實語，那年貴部由四川經過，兄弟逃去

上海，從那時起，對我公威名便深印腦際。」

此言一出，全場愕然，周恩來一張白臉脹得發紅，張瀾自己也知道話說錯了，一時不知所措。

停了片刻，毛澤東自己打個哈哈，說道：「表老，那時你們都喊我們是朱毛匪幫吧！」

這一來，輪到張瀾臉紅，結結吧吧說不出話。

老油條黃炎培抓住機會打個哈哈，說道：「劉邦、朱元璋在未成帝業時，也被人呼為匪的，瀾之先生不要介意。」

毛澤東笑道：「我才不會介意哩！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到今天還被正統歷史家稱為盜，但我們卻尊為農民革命英雄。」

周恩來不敢再介紹了，恐怕又出問題，只得說道：「各位想必同毛主席都認識了，隨便坐下談吧！」

毛澤東指指其中一個唯一穿西服，油頭粉面的人說：「這位是……」

那人連忙起來微微鞠躬說道：「兄弟是羅隆基。」

周恩來說道：「這位便是羅努生先生。」

毛澤東微笑道：「這可真是久仰了，老兄最近沒有興訟吧！」

羅隆基一雙色眼一直釘着藍蘋，毛澤東的話完全聽不入耳，漫應道：「沒有興趣，兄弟最近皆讀的社會政治方面的書。」

全廳鬨然大笑，羅隆基也驚醒過來覺得失態，連忙端坐不言。

毛澤東看看黃炎培，說道：「任老，上次在延安招待不週，務望海涵。」

黃炎培連忙欠身說道：「主席太客氣了，上次在延安蒙優渥之遇，刻骨銘心，永不能忘。」

章伯鈞實在看不過眼了，說道：「任老，你小心些，傅孟真若在這裏，又說你是篦片了。」

黃炎培說道：「為主席作篦片，我非常光榮，就算作犬馬也心甘情願。」

沈鈞儒看見一羣人七嘴八舌，越扯越遠，當時說道：「我們一羣人來晉謁主席，實在是想請主席惠予指示，作為鬥爭方針。」

毛澤東對「解放幹部」的講話

本刊資料

編者按：一九七四年秋季，毛澤東離開北平至大陸各地視察，行前由周恩來、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陪同，在懷仁堂召見被解放的部長以上高級共幹講話。下面是共黨內部傳達之文件，並未公佈，特摘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⑴對譚震林說：「北京只有一個譚震林，全國都在說有好多譚震林。文化大革命一些同志受委屈，革命總要受氣，但現在站出來工作就有了經驗少受氣。全國都知道有譚震林，工作起來也方便得多，沒有這樣的革命，中央負責同志都關在北京發指示，恐怕到頭來全國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們中央有誰？工作起來開會研究滙報、指示，而我們都不知下情，免不了助長官僚主義。」

⑵對在場被接見的各幹部說：「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全國轟起來，十幾年的秩序亂了，中央和地方安於現狀的同志慌了。大多數是好的，怕亂了我們，其實是亂了敵人，鍛鍊了好人，壞人掌權就奪他的權，好人掌權就和壞人鬬，把壞人鬬倒了，鞏固了政權。一個劉少奇，一個林彪，一個文化大革命，一個批林批孔，人家說我們黨內亂，我們亂而治之，不亂怎能分辨好壞，不亂怎能讓林彪跳出來。社會主義是一個變革的社會，總不能風平浪靜，十幾年一些同志聽不到槍聲，彈傷也好了，可是階級鬬爭總還處處在，它不讓你安睡。也好吧，我們就讓它亂，把那些把水弄渾的手抓起來，水就自然清。這麼大的運動，大家沒搞過沒經驗，慌了手腳，不要緊，我們的黨是正確的黨，我們的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沒跑，你們沒跑，革命就革不下去了。林彪跑了，還是跑不掉，不跑的受了委屈，但還是站起來，但不要認為倒了幾個就天下太平，黨內的鬬爭終不會停止下來，大家要準備，下次再來就不慌了。……社會主義這關不好過，但大家都過來了。……」

⑶對蔣南翔說：「教育要革命，教學要改革，並不等於不要教授，不要教學質量，不用考試都上大學，而是方法要改。以後還得不斷提高教學質量，理論、實踐、政治、業務都要有。劉少奇搞一套，林彪又搞一套，教育不趕上，以後幾年可就沒有科學家了。」

⑷對陶魯笳說：「紅衛兵說部長都靠邊站，我看到共產主義還是有部長。我過去接見紅衛兵時也說了，貼大字報可以，國家大事大家都來關心，但可不能革命就把總理部長都趕走，總不能全國七億人凡事有七億個意見，結果紅衛兵說總理是保皇派，這道理說清楚了，紅衛兵就服了。現在你們當部長，不會有紅衛兵說靠邊站。但是今後還要多下去聽意見，沒時間走馬看花也好。」

⑸對外交部幹部說：「過去外交部事情簡單得多，現在事情就多了，第三世界要搞，聯合國要搞，還有西歐、美國都要搞，人人要握手，我們不能不伸手，有資本主義，也有帝國主義，還有修正主義，更有很多的民族主義。（周恩來插話稱：團結、鬬爭，對象不同，方法不同。）尼克松說不喜歡社會主義這個制度。我說，不奇怪，但可以往來，今天談不了明天再談，早談遲談總要談，他來我們歡迎，再來再歡迎，美國談了，聯合國進了，事情就多了，幾個部長搞不來，老找到我和總理頭上，三天兩頭一個請示，我跟總理說我不管了。（周恩來插話稱，我休息他們就不來了）這樣他們就自己搞起來，成績很大，工作很好。過去弄一線領導，結果各自為政，中央什麼都不知道，現在一元化了，什麼都往上交，我看以後還是老原則，大權獨攬小權分散，中央抓原則，方法大家搞。部長也要抽空學外語，總理英語說的不錯，我都向他學，中央辦一個外語班，白天上班，晚上做學生，請人來教，從字母開始，好不好。」

中國抗戰實錄【19】



辛亥革命與日本

清廷懦弱誤事

袁世凱在向清廷請援時，說明「示以必戰，則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則戰事必開。」強調對於日本有在軍事上加以示威鎮懾的必要性。但是清廷和李鴻章對於袁的復示是：「定亂爲主，絕勿與日人發生流血衝突。」基於這個懦弱的決策，故而只派了四百多人前來，孕育了後來在交涉中讓步的因素。

當增援的清軍抵達漢城的那一天，日軍也有兩千人在仁川登陸。日本外務卿井上馨以全權代表大臣的身分，在第二天隨軍進入漢城，向朝鮮國王李熙提出要求：「派遣使節齎國書前往日本謝罪」、「懲罰元兇」、「撫卹被害日本人十一萬元」、「賠償使館修理費二萬元」。僅僅經過了一個星期的交涉，朝鮮政府便屈服在以武力爲後盾的強迫要求之下，全面承認，而於一八八五年一月九日簽訂了「漢城條約」。

喪失對朝鮮的宗主權

日本的意圖，是在切斷清廷對於朝鮮的支配力，故而以「漢城條約」壓迫朝鮮屈服之後，便立即派遣伊藤博文爲全權代表，前往天津，和清廷的全權代表李鴻立爲朝鮮問題展開談判。

根據井上馨於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發給伊藤博文的訓令看來，日本方面的說辭是：「我國（日本）公使是基於朝鮮國王的請托，爲尊重友好邦誼而保護王躬，考信璽書，現有存案可稽。然而公使不意爲外兵所侵，不得已乃致立於防守之地……」強調「甲申政變」時，日軍的行動基於朝鮮國王的要求，造成糾紛事態的責任，屬於清軍；並且舉出「日本人被清軍殺害」、「瞄準公使館發砲」等情況，要求清軍自朝鮮撤退。

於是，清日之間的「天津條約」，便於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簽訂，其主要的內容是：「清日兩國軍隊在四個月以內撤退」、「當有事對朝鮮出兵時，應在事前照會對方」。由於這個條約的簽訂，中國便喪失了對朝鮮的宗主權。這就是說：即使朝鮮國王提出要求，但已不可能獨自派兵平亂。

閔氏一族與俄勾結

中國對朝鮮支配力漸弱的情況，在日本以外的列強國家，當然不會保持緘默，置之不問。故而俄國和閔氏一族深相結納，簽訂了「俄朝秘密協定」，獲得朝鮮東海岸不凍港——永興灣；英國也以武力佔領了朝鮮南部的巨文島，改名爲漢密敦港；德國更分別向朝鮮和清廷要求使朝鮮爲「永久中立國」。

日本爲了對於列強的活動有所牽制，乃建議李鴻章對朝鮮的內政和人事，稍稍加以干涉，企圖借清廷對於朝鮮的支配力，以排斥西歐的勢力；因此，李鴻章乃將軟禁在保定的前攝政大院君送還朝鮮；未料卻反而刺激了閔氏一族，促使他們所統治的朝鮮政權更加傾向於「親俄抗清」的立場。一八八六年，閔妃用原爲「事大派」（親清廷）的「總理內務府事」沈舜澤的名義，附具蓋有國璽總理大臣印信的文書，對俄國發出密函，請求保護，內容如下：

「密啓……敝邦偏在一隅，過去雖獨立自主，但終未免受轄於他國，我國君主深爲恥悶，今欲力加振興，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國管制，但不免有所憂忌。敝邦與貴國睦誼尤篤，有脣齒相依關係，與他國情況不同。爲此，深望貴政府默允協力，賜予竭力保護。我國君主願與各國一律平等，但或有他國未能協和，望貴國派兵艦相助，期保敝國安全。謹佈景仰貴國誠意……」

俄趁機索取權利

這封信立即被清廷獲知，國王李熙在被清廷盤詰時，諉稱出於偽造，俄國方面也聲明並無其事，一時風波平息；但實際上閔氏一族對俄國的接近，仍舊是在循序推進，其結果是：一八八八年和俄國簽訂了爲俄方要求多年的「陸路通商條約」，開放了西北邊境的慶興府，讓俄國獲得借地權和工廠建設權，以及准許俄國船舶在中國境的圖們江自由航行。

朝鮮也像進入了末年的清廷一樣，外侮頻仍，內亂如麻——這樣的狀態，對於自一八七六年簽訂了「江華條約」以來，銳意向朝鮮發展，而且每遇事故就能採取必要措施，逐步前進的日本來說，眞正是得到了天賜的良機。

「甲午戰爭」，不能不說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終於發生了必然會發生的戰事！

東學黨之亂

導發「甲午戰爭」的直接因素，是朝鮮的東學黨之亂（一八九四年）

東學黨是在甲午年之前三十四年，由慶州沒落貴族崔濟愚所倡導的一種排外宗教，是將朝鮮固有的天神崇拜和儒釋道三教的思想以及讖緯、符咒術等等摻合在一起，以對抗「西學」（天主教）爲號召而自稱「東學」

的一種教派，標榜「地上天國」，吸引愚民信仰。但朝鮮國王則指其爲邪教，而加以禁止。一八六三年將教祖崔濟愚處死，教徒四散，教會本部藏入江原道山中，秘密活動。

治安混亂生活困苦

後來，朝鮮內政、外交日益惡化，國民激憤逐漸高漲，東學黨勢力乃死灰復燃，以崔時亨爲第二代教主，積極展開活動。

一八九二年，東學黨人掀起「教祖伸寃運動」。翌年，多數教徒齊集漢城，在宮廷門前哀訴，爲教祖伸寃，並陳請承認該教爲合法宗教，但被政府拒絕。

當時，正値朝鮮國內治安混亂，生活困苦的農民，紛紛暴動，東學黨人便和農民結合，於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五日襲擊全羅道古阜郡官署；這個第一次暴動的結果，朝鮮政府對於東學黨取締更加嚴格、處置過於殘酷，凡是參加暴動的人，不但將之斬首，且更捕殺其妻子，焚毀其廬舍；於是東學黨人和農民的叛亂行動，乃更加激烈。

清廷出兵正中日本下懷

三月二十九日，東學黨再度在全羅道掀起暴動，蔓延到忠清道、慶尙道，終於席捲了全羅道一帶。朝鮮國王——太王李熙鑒於本國的力量鎭壓不了，不得已乃向清廷請求派遣援兵，清廷於六月四日命令水師（海軍）提督丁汝昌以保護在朝鮮居留的中國人之理由，派遣濟遠、揚威二艦開赴仁川，六月九日，更有由直隸提督葉志超率領的部隊一千五百人在牙山灣登陸。這個行動，對於日本來說，實在是正中下懷。日本在接到依據天津條約告知清軍向朝鮮派遣部隊的照會時，乃以之爲藉口，也自動地對朝鮮出兵。

日本唯恐朝鮮不亂

究其眞相，日本是爲了製造藉口，自始就在幕後協助東學黨，不斷地進行着導致事態惡化的陰謀。執行這個陰謀的，是內田良平等所謂「大陸浪人」的組織——「天祐俠團」。內田等人受了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的密命，和東學黨人接觸，不斷地煽誘他們叛亂。四月二十八日，洪啓勳所率領的朝鮮政府軍隊在全州南山打敗了東學黨，然後與該黨議和，已談判到將近成功的階段，「天祐俠團」的日本浪人竟將故府使者斬首，於是兩軍都爲之激憤，再度展開激烈戰爭。對於日本來說，事態的越發混亂，卻正是他的目的所在。

日軍這種謀略，不僅用之於這個事件；後來，自九一八事變乃至在東北、內蒙、華北等地，只要一有情況發生，就可以看到他們施展像這樣的一貫伎倆。

朝鮮高宗的生父大院君

日本的「大陸浪人」

在分析日本的大陸政策方面，不能忽視的是「玄洋社」、「黑龍會」這兩個國家主義團體的存在。

玄洋社是以在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年）以福岡藩士爲中心而設立的「開墾社」爲其前身，初代社長平岡浩太郎（甲午戰爭時爲日本國會議員）。被稱爲「大陸浪人」（無固定職業而侈談大陸問題的日本人）的幕後人物及右翼重鎭的頭山滿和內田良平，都參加了這個社。

「黑龍會」是「玄洋社」的後身，由內田良平於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創立。

這兩個團體都是提倡「天皇中心主義」、「大陸發展論」、「擴張國勢主義」，而和軍閥結合，自明治經大正到昭和年間，對於日本的大陸政策給予了極大的影響。

幫助東學黨叛亂的「天祐俠團」，是依據平岡浩太郎和川上操六之間「必須討伐清廷」的默契，而由內田良平、鈴木力（號天眼）等十四個「志士」所組成，和東學黨領袖全琫準直接往來，互相呼應，勸誘他們起事。

頭山滿、內田良平等人，對於孫總理將總統等人的中國革命運動，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也都有援助。

但是，由於「玄洋社」和「黑龍會」大部份「大陸浪人」的主義、主張，逐漸傾向於一味尊重日本的國權、國益，作爲侵略大陸先鋒的行爲日益顯著，因而中華民國方面固然感謝他們以往對於中國革命的援助，但最後還是只有給予「侵略中國的秘密組織」的評價。（此項在後面將另有敘述）清廷依據「天津條約」，由駐日公使汪鳳藻於六月六日照會日本政府：「基於朝鮮的請求，中國依據保護屬邦的慣例，出兵前往鎭壓叛亂、安定屬邦。」同時並聲明：「叛亂平定後立即撤兵」。正在期待着會有這個行動到來的日本政府，第二天答復汪鳳藻：「不能承認朝鮮是中國的屬邦」；同時命令派駐北京的日本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照會清廷：「日本也出兵」。

朝鮮李王朝的閔妃

抗戰武術談

大軍缺鬬志痛失桂柳　小民遭浩刧哀鴻遍地

再說桂林防守重任，原是派三十一軍爲主力軍，四十六軍爲後援軍。豈料桂軍均缺乏與桂林城共存亡的鬬志；到十月上旬間，敵軍已進犯到興安縣境，但防守部隊不協力合作，將原來調派的任務計劃改變，竟由兩軍各派一師部隊，來擔任此重要的防守責任。意思是如有損失傷亡，兩軍平均負擔。這樣的古怪變更防守，就是當年一班軍隊長官的自私表現；他們只顧保全本人勢力，而罔顧國家軍法紀律，擅將城防兵力減少，也等於放開門戶，讓敵人進來。

三十一軍有三個師，四十六軍有三個師，其中另一師派遣防守柳州。兩軍集結有五個師的兵力防守桂林；較衡陽的防守軍，還要多一個師的力量；以桂林的軍用物資儲備充足，工事之堅強，同時地形又佔絕對的優勢，我軍如能決心協力抗敵衛士，日寇要攻陷桂林，簡直是妄念空想。

可惜防守軍不知打的什麼算盤，竟輕輕的放棄了這個能打、能戰、能發揮軍人氣慨的好機會；也失去了能守、能攻，有最優良設備的好戰場！身爲國家棟樑的主將，在此危急存亡之時，還一意孤行的爲了私人利益着想；一軍之中，只派一師防守城垣，其他四個師，避重就輕的用游鬬方式與敵軍週旋，他以爲這樣，就可減輕傷損；身爲軍人竟產生此種反常心理，敵軍怎不乘機而進？桂林又怎不輕易失守！

可憐國家多少的彈藥物資，損失殆盡，化了多少的心血及金錢，造成的工程及防守工事，竟變成了毫無用處；不是無用，而是不用，說起來何等的令人痛心乎！

桂柳會戰的防務，後來又改變佈署，由三十一軍之一三一師及四十六軍之一七〇師，兩個師防守桂林城。將九十三軍分佈在桂林正面，和右側線的大溶江恭城一帶。六十四軍及三十一軍之一三五師調離城防崗位，配合桂綏第一、第二兩縱隊分派在柳州右翼線的平南、桂平等處；六十二軍派在柳州防守爲後援的機動部隊。

另有二十七集團軍及四十六軍之一七五師；三十一軍之一八八師等等，均集結於桂柳之間的正右面平樂、荔浦、陽朔、修仁一帶地區防守，照以上各軍師的佈署防守區域，除桂林城防守兵力單薄外，其他兵力是相當強盛的。

有關桂林的防守戰，有戰報記載：敵軍於十月尼向桂林城郊推進，十一月開始進攻，並使用毒氣；五日七星岩陣地失陷，六日市區大火，七日敵軍衝進桂林市區，九日發生巷戰，十一日桂林失陷於敵手。一三一師師長闞維雍；三十一軍參謀長呂旃蒙；一七〇師副師長胡厚基等均陣亡。看這段戰報，敵軍進攻時，好似秋風掃落葉一般，我軍簡直兵敗如山倒，毫無還手之力，眞是費解了。

我在二十年前，曾看過一篇描寫桂林防守戰的記載，據說：當衡陽失陷後，我國當局即佈署桂林防守陣線，由湖南境內調遣二十七集團軍三個軍的兵力，並由第七戰區調遣三十五集團軍兩個軍，兼程趕赴桂省境內夾擊來犯之敵；中央計劃利用廣西的有利地形，及豐富的軍用物資，必須要將敵軍擊退。

那時蔣委員長曾親下手令，特派遣一名高級官員專程送手諭到桂林，給防守司令三十一軍軍賀維珍，命令中要他堅決守住桂林城！當時專使問賀軍長有何回報委員長？他回重慶時可代爲轉報。料不到這位賀軍長，居然反抗命令，拒絕死守桂林的決戰策略。他眞是枉爲國家的高級軍官，在兵兇戰危，強敵壓境之時，竟悍然不服從國家元首的命令！的確令人驚異惶惑，無可奈何矣！

本刊三四六期，「風雨飄搖中的寧靜」裏將經國先生曾記述蔣委員長當年的日記：「桂林工事堅強，糧彈充足，所有通訊與武器，皆盡用於此，而未經一日戰鬬，即崩潰，可痛之至。」

經國先生並注云：「當時桂林守軍，倘有鬬志，敵軍絕不能如入無人之境，桂林亦不會如此輕易淪入敵手。桂省軍隊竟不戰而退，殊不可解！」

蔣委員長的日記中所記：「未經一日戰爭，就崩潰。」這可證明無抵抗的情事是正確不虛；可見戰時有班高級將領，簡直是誤國誤民，枉食國家軍糧，枉費國家栽培，喪名聲，失聲望，使全國人民對他失望及輕視。

當年雖說桂柳會戰，實際並未會什麼戰。在桂林失陷同一時期，另一支日寇衝破柳城，威脅柳州左側背陣線，十一月十五日宜山失陷，十八日安馬、金城江等地失陷，二十八日南丹失守，十二月五日敵軍已攻到貴州省境的獨山矣！當時我國對敵軍如此全速度的進襲，大感震驚！以爲很快就會打到四川也說不定，因此在那時期的確相當緊急慌忙，意亂失措的。試想祇有短短一個月時間，竟被敵軍貫通桂省心腹地帶，如此長的湘桂黔路線，全部失陷於敵手，怎不使人心驚又心痛！

有關桂柳這場可恥的會戰，本不值得詳情描述，但因接着想寫湯恩伯副司令長官率部反攻桂柳，收復失地，故此必須要記述失陷的經過。

廣西本來可說是全民皆兵，同時地方組織嚴密，民間武力強大，是全國任何省份所不及的；因此全國對它存着極大的期望，怎知當敵軍進犯時，竟毫無抗敵力量。桂省最有名的是石山石洞多，這些險要的地形，在用兵方面是易守不利攻的，但軍隊竟輕易放棄，不用來堵截打擊日寇的進攻，這縱敵深入的責任，眞不知由誰來負了。」（下期全文完）

張仲仁

萬人意見

老K外傳（中）

雁聲

「文攻武衛」

事隔不久，公社、大隊貧下中農起來組織「紅衛兵」。漸漸成爲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由文鬪而進入武鬪。

老K雖是小當權派，卻非常重視「觀點」，因是領導暫時「靠邊站」，卻在細心觀察他所領導的群眾（包括平時打撲克的伙伴），只要是與他同觀點的，他便「暗送秋波」曲意逢迎；只要是不同觀點的，視之若眼中釘，連搭話也不搭話，在他心裏：「比階級敵人更可怕。」表面上「坐山觀虎鬪」，實際上卻在暗中操縱，老K掌握支持自己的一派，經常拋字條、出點子。

他曾經對同觀點的組織「頭頭」，舉行秘密會議，說道：「你們這些同志都是革命派，是站對了。你們不是要誓死捍衛江青同志嗎？江青同志近來指示：『紅衛兵要文攻武衛』。你們理解嗎？階級敵人是不甘失敗總是企圖奪權，所以你們除了文攻以外，還要加強民兵裝備，某某地方開始搶部隊的槍了，你們不要大意啊？再來要講究鬪爭策略，毛主席說：『要推翻階級敵人，就得先造輿論。』『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是一種暴烈行動』……對立派說你們什麼不好什麼不好，你們也可說他們：打好、砸公物、搶財產，甚至奸、盜、以至反黨反人民，這樣寫出去激起民憤，擁護的人數就越多，再來個『槍桿子出政權』，我以後會把隊長印讓給你們的。」

其中一個頭目插話，「可是對立派說我們是造謠破壞，沒有根據呢？」老K連聲嘆氣說：「你眞傻！他們說你們造謠，你們也可寫他們造謠，列寧說過『政治是沒有道德』，而且現在亂成這個樣子，包青天也是沒辦法分清是非的？你們不懂事，造輿論是我們幹革命歷來的傳家寶啊！」

老K這一番話說過之後，功效很大。廣播台對廣播台相罵（連男女隊員的「避孕袋」也罵出來了）；槍桿子對槍桿子，冷槍熱彈，血肉橫飛，老K卻像很老實的坐在辦公室寫材料。

「永遠健康」

全國「勝利大聯合」了，歡慶「九大」：林彪當選爲「毛主席」的接班人，「永遠健康」的呼聲響遍全國。此時老K躍升爲大隊「革管會」主任，一到「早請示」、「晚滙報」時（在毛澤東像前）站立，他就帶領所有革管會的人大聲高呼：「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然後坐下來讀「語錄」。

散會後，老K問一個文書：「本大隊的農業滙報，你寫好了沒有？」文書趕快拿來給他看。老K才看到頭，卻大聲小怪地指責說：「同志！你這樣寫跟不上形勢的需要啊，你看現在所有報紙、文件，開頭都要寫『萬壽無疆』、『永遠健康』這兩條？」文書插嘴說：「我以爲這是農業文件……」老K接着說：「什麼農業文件，農業要政治掛帥啊！趕快拿去重新改寫，你看人家寫的文件都是：第一條黨的領導政治掛帥；第二條總結去年的經驗；第三條今年取得的成績；第四條存在的缺點（此條簡單些）；第五條今後努力的方向。中間要逐段加上『語錄』，多插些『眞人眞事』的先進例子……聽見沒有？這不是鄧拓說的『黨八股』，是我們幹革命的經驗總結。」文書只得「唯唯諾諾」地走了。

今天剛是召開生產小隊長會，老K大聲報告說：「……只要社員好好苦幹，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大舉水利奮戰兩年，將本隊山上的丘陵地幾百畝改爲良田，畝產千斤稻、萬斤薯指日可待，今後大家吃穿不用愁，誰說雞毛不會上天？我們就要叫它上天……」有部份群眾在小聲議論說：「這不是打撲克那麼容易？」老K接着大喊「注意聽，別再開小組會」……。

再說，開會過後不久，接到中央下令「清理階級隊伍」，老K認爲機會來了，心裏下定決心：要給反對自己的那派弄得人仰馬翻，才消心頭之恨。他去縣裏開完會回來傳達，說是「要刮十二級颱風，將階級敵人掃得乾乾淨淨！」（隨後立即命令，支持老K的一派做好準備，開好名單，不管他勢頭多大，出身多好，只要是「站錯隊」的立即抓起來。）

因此，得勢的革命是「堂上司」，失勢的造反派的「階下囚」：被逼、供、訊，甚至打、鬪、刑——用繩吊、通電流、灌辣水、用棍打，無所不用其極。要招認就寫上「某某承認反毛澤東思想、反黨反人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若不招認的，就昏倒或殘廢或死在刑具上（此時法院、公安局，江青已下令砸爛了）。

其中有一個平時不服老K，好講怪話的隊委陳忠栓，在刑具上氣息奄奄地說：「我是一個黨員，一個農村幹部，一個貧農的兒子，政歷清白，只不過平常說些落後話，你們強打要招成『三反分子』，我實在不甘願，將來若活下去要告毛主席……」講沒完，棍子如雨點，就這樣死在樑繩之上了。（此人體格壯實，手腳吊起七日七夜了）。最後「革命派」還向全村宣佈地是「反革命」，送葬的親人也只有四、五個（其他親戚朋友都怕受連累，避之唯恐不遠了）眞是「萬戶蕭疏鬼唱歌？」老K卻當眾大聲講：「誰同情反革命分子，誰就是一伙人！」

如夢初醒

改治「颱風」剛過去後，中央來個「糾錯」指示，地方上也就「順水推舟」：通知被打傷的家屬，吃普通藥不要錢，要趕快就診。（筆者當時在醫院任職，眼看一日來院就診的人

數達幾百人以上，打傷病號佔百分之八十。連紅花、歸尾都供不應求）這時候的老K，善於隨風轉舵，趕快召集群眾大會，盡力動員受傷的社員，吃虧的家屬參加，報告中供傳達「最新指示」，大放厥詞：「我想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大會，怨氣還很多，今天主要向大家傳達毛主席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最新指示，大家應當樂觀來迎接指路明燈。縣委也給我們明顯指出，這一次『清隊』之所以把階級兄弟打成反革命，主要的原因是階級敵人、『四類分子』，或者他們的代理人混進我們的革命隊伍，煽風點火，挑動群眾鬥群眾，才會造成這樣悲慘的後果，我們要把悲憤化為力量，集中火力——向階級敵人發動新的進攻！」

在老K的號召下，這個大隊無土地的地主、富農又再一次嘗到苦頭。

事隔不久，縣工作組要來公社傳達中央文件。事前老K問是傳達什麼文件，但傳達者裝成神秘莫測的姿態，也就不敢再問。過一會兒，「聖旨」開讀時，老K聽到：關於林彪叛黨叛國事件……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諦聽到完，接受縣裏交代的秘密任務後，看到在場之人不敢言笑，他也默默無語走到宿舍，躺在床上思潮起伏：「九大」推選的接班人，怎會變成這個樣子？像這種未來的皇帝搞得這樣下場，看來中央很複雜，我們這種地方幹部，永遠受蒙蔽，我這頂烏紗帽隨時都會丟掉的，今後可要小心啊……。

從此以後，老K又把興趣轉移在打撲克上面（他認為這是一種團結群眾的「工作方法」；其實也是多年來的慣技。）開會、學習也逐漸減少了，某地方有演電影，他總是帶頭領大家去看。有一次部隊駐軍的地方在演「批判電影」的「劉少奇王光美訪問印尼」，老K以大隊「革管會」主任的身份帶了通訊員去看（一般群眾是沒法看到的）。從頭到尾，看得津津有味，在回家的路上通訊員問道：「既然本片是毒草了，再放映出來給部隊看，不是再宣傳一次嗎？最近聽說城市在放映指為毒草的「批判電影」，看的人比平時多出二、三倍，我看人家是去欣賞，不是去受教育？文革以來除了八個樣板戲再沒有新的，群眾也眼饞了，為了看朝鮮片「賣花姑娘」，我縣因秩序不好死傷的就有十多個，××市晚上放映，農村人坐拖拉機去翻車，一夜死掉二十四個，聽說是內部『通報』……。」

老K聽後，口是心非地說：「你這樣看法不對。有毒草的電影放映出來，再加上批判的『按語』就不同了，看後也就比較不會中毒；你說目前群眾很愛看這類電影，這正說明他們通過文革的鍛鍊，政治覺悟提高，看電影也是接受教育啊？至於『通報』的事情，不得亂講。」通訊員心雖不服氣但也不敢再反駁，默默走路了。

「批林批孔」

老K的思想一步步走向下坡，工作也比以前消極了，事情能推就推，不能推就馬虎應付。他看見民氣消沉，「抓革命、促生產」也領導不起來，還是看以後的形勢再說。

不久又接到中央「批林批孔」的文件，表面上宣讀，心裏頭很不過癮，想：他媽的，又要再搞什麼運動了。林彪才死得不明不白，又要批判；孔子是什麼人我不知道，他跟林彪有什麼關係？越搞越糊塗……索性回家去，管他媽的。」

他一到家，老婆李氏覺得從前階段以來，工作總沒像以往那麼積極，思想情緒也沒像以前的樂觀，就問道：「以前大家都說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為什麼死得這麼快，又是全家死光，究竟是什麼原因啊？」老K不耐煩答說：「我也不懂得，誰知道法律制定為接班人，還會搞死？將來還不知道要再搞倒誰！像林彪這種『開國功臣』落得這種下場，我這頂烏紗帽遲早也會飛掉的……」李氏乘機勸道：「我看今後有事情讓人家去出面，這年頭也不分什麼貧農不貧農，一得罪人多了，要倒就很容易。」老K接着講：「他媽的，現在又要把幾千年的古人拿來批判，眞是越搞越不成樣！這些拿鋤頭的農民，『解放』後二十多年，連孔子的書都沒讀過，也看不懂，要怎樣去批啊？隔壁老頭子常唸『惟小人與女子最難養』可能就是什麼孔子講的……我叫辦公室的文書按照上面的材料照抄，貼到牆壁上，會上讀一讀，算交賬了。」他老婆高興地說：「早就應該這樣了。」

廉署肅貪打擊士氣 此種謬說侮辱警察

編輯先生：

近數月來，廉政專員公署連續檢控警方貪污分子，惹起有等報導人仕，指責廉署專翻舊案，打擊警察士氣

，令到治安日壞，影响市民生命財產，此種純屬婦人之仁，不獨對全港警察有莫大侮辱，認爲全部警察都是貪污或最低限度是準備貪污，才會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無心工作。同時嚴重地忽略了貪污與治安惡化有極大密切關係。試想當年警方首長履新之時，提倡除毒、賭、黃三害，改革部門組織，圖收指揮如意之效。豈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竟爲高級貪污枉法分子，利用職權，出賣肥缺，全港九罪惡架步，盡有紀錄，了然於胸，擇肥而噬，相信此爲有等地區警司與探長級擁資百萬、千萬，或甚至億萬之最大原因也。

細査犯搶劫、爆竊，或至劫殺兇案分子，無一而非年未及三十歲之青少年，甚至有十四五歲之未成年者，平日遊蕩留連在非法賭檔，黃色架步，三五成羣，不務正業兼染有毒癖，一朝毒癮發作便無所不爲，作出種種非法勾當，假如貪污分子，不是喪盡天良，唯利是圖，包庇及縱容毒販，何致如此容易積聚鉅額金錢？而年前白粉檔隨處公開擺賣之猖獗情形，每一市民，有目共見，可爲明證。其實最高當局亦深知陋習之根深蒂固，但投鼠忌器，唯有設立廉署，不理單方面反對，同時加強另一部門之緝毒組權力，防止情况惡化，避免國際指責香港是毒品轉口站，但利慾薰心者，毫無懼意，依然恃勢橫行，目中無人，大膽囂張，令人憤恨。結果居然鬧出「毒玫瑰」沙田落網，上水警署脫逃活劇，一場龍虎鬪法，勝方沾沾自喜，以爲奈我何哉？毒販避地台灣，以爲可以保密，誰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高雄就擒，大爆內幕，國際揚名，啞口無言，毒販獲得終身監禁，寧願死去，有識人仕，額手稱慶。如此前因後果，請問是否欲想治安良好，便要與害羣之馬貪污者妥協，其理甚爲明顯，無謂浪費筆墨，總之貪污一日不除，治安永無良好，一方面雷厲風行，使敗類歛手不幹，同時嚴刑峻法對付不法之徒，此則有賴司法界之大力合作，方能收效矣。

又據連日報載，廉署在經過一年多之廣泛深入調査，獲得充份證據，對於工務局一名高級官員，將採取行動，但因該官員位居要職，牽涉範圍廣大，要與律政司署及最高當局詳細諮商後，方才實行，傳說與保利事件亦有關連，而貪污數目達「二億元」之鉅，有關方面現正在幕後企圖掩藏，並與廉署談判，而廉署則要「秉公辦理」。由此可見廉署工作之認眞，並非針對某一個別部門，而是遍及所有政府機構，令全港市民，非常欽敬。

讀者冷眼靜觀客上

給周恩來先生一封公開信

吳詭照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

周恩來先生：

你好！由外電報導，先生的政治病越來越沉重，加上姚文元直指向『林彪一類的新資產階級份子』一文而觀之，以先生四十多年政治鬪爭經驗，就算政治嗅覺退化，也應可以察覺到老毛的矛頭正指向先生的心臟。不才以旁觀者清的超然（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團體）立場，替先生憂。本着治病救先生於『打翻在地，踏上一腳，永不得翻身』的萬劫不復的境地而進一言，不望言謝，先此聲明。

先生自然對歷史唯物論的研究，甚有心得分析一個人或事物，首先應以歷史的觀點加以辯證。不才也以這二十五來的中共歷史，辯其一證，以供參考。

一九四九年老毛挨着你們一班文武走上天安門時，右手摸着大肚腩，向左右掃了一眼，嘴巴子嘀咕着說：『媽的個巴子，全是因人成事者也。』然後又向台下睨了一眼，嘴巴子雖有說，但在神態間流露着：『你們這些笨蛋，全上了我的宣傳當；我毛某的確翻了身，你們嘛！嘿嘿！走着瞧吧！』——凡是看過記錄影片的人，都有這種印象。跟着而來的，是既烹兔子，也烹走狗（高崗、饒漱石）；而一般廣大人民因爲中宣傳毒很深（高級知識分子除外），尚不知已置身在釜中，其釜底正在加薪，所以在大陸社會出現了昇平的假景象。又眼見一聲令下，全國上下，包括七、八十歲的老公公和老婆婆，以及乳臭未乾的小孩均動員分三班，日夜敲鑼打鼓的去捉麻雀（一九五六年的除三害）。這種組織能力和行政效率，氣量小如老毛者，當然傲溢矣！躊躇滿志矣！可是不知是『好景不常』呢?!還是『勝利衝昏了頭腦』，或者是『估計錯誤』，抑或三者兼而有之，貿貿然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一放一爭，把壓抑着的，遮蓋着的內的尖銳矛盾，給揭了開來，且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老毛爲了保全江山王座，出爾反爾，把善意的批評者和惡意的攻擊者，全部一棍子打死，（打成右派。）如此一反，把七億人民的美夢給反醒了。

老毛不愧是有一點鬼才，爲了分移憤怒人民的視線，忽忽忙忙的提出大躍進三面紅旗。事實證明未經深思熟慮的冒進主義計劃，是註定失敗的。結果把大陸經濟建設計劃拖後了二十年。而且連老毛自己也給在王座上拖了下來。若不是劉少奇和先生收拾殘局，七億人民就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了。（文革後至今的殘局尚未收拾好，老毛又磨刀霍霍了。）

但如此一來，功高壓主而招忌。老毛下定決心，必欲除之而後快，但若將劉少奇和先生一齊除掉，又怕影响過大，不如依舊用拉一個打一個手段，先幹掉劉少奇，然後再向先生開刀。後來發覺林彪只講原則，不大聽老毛支笛，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結果把林彪判爲『粉身碎骨』。先生有見『物傷其類』而惕然一驚，立刻執包袱去醫院避鋒頭，以爲如此可以避殺身之禍。司馬懿用此策騙曹爽則

可以，先生去騙奸狡如老毛者，萬萬不可。請看吧，劉少奇自以為由民選，老毛再大的膽子也不敢動他分毫的，而不知客觀世界所重視的，是造成現實。為今之計，只能放手一博，勝則安享餘年，敗就遺臭萬年了。謹列舉兩件事實，足以令老毛關到先生無法自辯的罪狀如下：

㈠文革後重開英駐京代辦處的招待酒會上，先生對外賓說：『文革時的破壞，是壞份子所為』。先生如此說，當然是指桑罵槐的說老毛是壞份子了。因為提出越亂越好的，是老毛哩；而且紅衛兵既然說成壞份子，那麼『紅衛兵總司令』的老毛，不是成為壞頭頭了嗎?!

㈡一九七三年底，先生又公開承認『天下大亂』。中國人口中說的『天下』，自占至今的涵義，只包括中國版圖，若超越中國版圖時，必定說是『世界』，或『全球』。茲列書為證：（甲）三國演義一開首，便是：『話說天下大勢……』。（乙）『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先生說天下大亂，意即承認『中國大陸大亂』之謂也。將如此重大的機密對外洩漏，其罪非小也必矣！屆時老毛跟先生算這些舊帳，則先生之名必由『周恩來』變為『周身屄』，甚或『周身屎』。不過，先生尚可自慰的，是老毛一定不會把先生『粉身碎骨』的，但打成為『林彪一類的走資派』，則不可免矣。

最後贈先生以十字真言，以為此信結束。『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謹祝在風燭殘年時，提高警惕。

保重！保重！

萬協會員熱心捐助蔡瑛遺屬的安家費

蔡瑛先生不幸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伊利沙伯醫院突患腦充血逝世，他的家庭非常困難，希望有心人士，伸出同情的手，來扶助這位熱誠反共遺留的孤兒寡婦，善款請逕交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萬人協會或九龍旺角花園街一百號B益昌米店代收，並由林之材先生負責收集管理。茲將收到熱心朋友捐款芳名於后：

廖柱天　一千元
余健謀　一千元
何女士　四百元
張仲仁　三百元
梁伯中　一百元
洪益林　一百元
吳　燊　一百元
林之材　一百元
彭秀璠　五十元
王淦華　五十元
賴先鈿　五十元
岑嘯雷　五十元
徐信榮　五十元
郭沛杰　四十元
陳達科　三十元
盛朝新　三十元
蔣鐵錚　二十元
黃　華　二十元
鄭秀堂　二十元
江灝川　十五元
合計共收港幣三千五百二十五元
郎先生（台灣）三百元
此款存吳少雄處
吳少雄（捐款若干？尚未交來）

名利角逐怪狀百出
市選內幕啼笑皆非

人傑吾兄：

這一次市議員選舉後，還有餘音，連日拜讀牛馬集，頗有所感，也不禁一吐所知以為人傑兄告。

我是選民之一，歷年來的選舉，都也有人向我拉票，我均敷衍一番，只投良心的一票，從沒有為人所左右，更不會惑於競選者的漂亮政綱，因為他們的所謂政綱，不過是競選的手段，他們以為可以藉此以騙取選票，殊不知許多選民都有其基本知識與認識的，怎會輕易地為他們所欺騙而濫投一票，所以投票率之低，也許是選民認為要保持良心的一票，而不輕易去濫投所形成的結果。

在這一次市議員競選中，有十三人競透，也算得熱鬧，在開票結果而定，末尾的五位競選者的票數，似乎早在我們選民意料中，這不是事後言智，更不是幸災樂禍，而是選民投票有如賭馬，看了馬經之後，誰是熱門，誰是冷門，心中有數，賽馬還有臨場的許多問題，但選民的票是不會有意外的。

談到內幕，情感票似乎操縱了選舉的結果，葉錫恩一向以大熱門跑出，就是素為選民所同情，因為她不管所言能有效與否，起碼敢於發言。黃夢花在過去獲選以後，還時有印刷品寄給選民，談論市政興革問題，還算不會忘記選民，這也是他獲票的因素，但自從報章登載了他做章士釗的治喪委員之後，我對他有了新的認識，因為在任何角度去分析，總沒法可以找到他和章士釗的關係，是他給人拉上去的，還是他「景仰」章士釗而自動投效的，總是一個謎，近日才在牛馬集看到一點消息，為什麼他只愛回祖國遊山玩水，而不去替祖國人民服務呢？寫至此，我不禁想起黃議員這次的競選時，有兩位仁兄曾為他向我拉票，一位某某書局的主腦人余兄，一位是曾在中政校畢業的黃兄，尤其是余兄更發動公司的職員為黃議員效勞，我當時只向余、黃兩兄發出輕蔑的一笑，並沒有表示什麼，論意識，余、黃兩兄，我敢擔保不會回祖國去遊山玩水，但如此的為黃議員賣力，不是情感關係而何呢。

談到張有興了，一位素來為他拉票的張老弟，在偶然一個場合遇到我，我很坦率地向這位張老弟開玩笑地問：張有興為什麼還有這種興趣？他已做了官委的立法局議員了，而且在市政局的歷史也有十八年了，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也該讓新秀來表現一下身手，我實在看不出這位議員有什麼法寶啊！張老弟給我這一問，很

興會地說：沙甲上快退休了，張有興很可能會獲選為市政局主席的。張老弟如此答覆，我忍不住肯定地予以嘲笑地說：張有興要攞架來長吧！這樣的簡單對答，便完結了我和張老弟的談話，如今果不出由人看法，張有興連副主席也保不住了，我很為這位知進不知退的張議員惋惜，但在冷眼旁觀中，我見到當天選舉議員時，張議員隸屬公民協會的人員，都紛紛出動到各選舉站為張拉票，有些也和我認識而摸過五角一元的老章小麻將的，近年來也因為財產的懸殊而很少見面了，到這時候才作拉票的工作，自然產生的效果如何，不問可知，所以這一次公民協會在選舉中，損失了一席，是有其道理的，就是今後再不能和選民過於脫節了。（這一次公民協會任滿的議員為張有興、沈甌昭，沈不再參加競選，卻僅得張有興再獲選，實際損失了一席）可見選舉當天公民協會首腦們的情急，也該要自我檢討一番吧。

這一次選舉結果，以獨立競選的佔了多數，乃葉錫恩、黃夢花、黃品卓、陸海安四人，而隸屬於所謂政團的，乃公民協會之張有興，革新會之楊勵賢，政團的號召，是請選民投他們的全票，但以我所知的他們雖隸屬於政團，也是各自為戰，等於獨立競選，在選舉當日，我發現了×氏宗親會的助選團為×氏助選，而這位仁兄是屬於某一政團的，如果這政團是有紀律的話，我想應該予這位仁兄以制裁吧，為什麼這個政團會推出這位仁兄代表出而競選呢，更反映出這個政團內部組織是怎樣了，我更敢預測，如果這位仁兄參加下一次的競選，仍是如這一次的俗氣作風，也一定失敗無疑，而這個政團經過這一次的教訓，也或不敢再推出這位仁兄來代表競選了。

閱報看到黃夢花議員在某社團發表演說，謂市政局民選議員中，有如羣龍無首，這些話我不知他含義如何，在政黨政治而言，代表某一個政黨而獲選，這個議員應該以這個政黨領袖為首，但目前市政民選議席十二人中，一部份是公民協會的，一部份是革新會的，而以獨佔競選的佔較多數，試問誰可為羣龍之首啊！如果以得票最多，而又經常出席會議，從來絕少缺席的，民選議員自然應該推許葉錫恩了，不曉得黃夢花議員肯推她為首否？黃議員我們都認識過的，我曾到過你醫務所喝過幾杯開水，也曾到過你九龍塘的公館吃過下午茶，你也肯講老實的話，但可以保證你只作為遊山玩水的領班，決沒可能作為市政民選議員的羣龍之首，道來話長，如要領教，本人可以隨時奉陪的。

隱名者上（三月十七日）

選舉市局議員之選民不及全港居民百分一

試問怎能代表全港民意？

編輯先生：

我既然是香港的居民一份子，就似乎有資格關心香港的事，如果一個居民有說話的自由，我想把我不懂的事，提出來談談：

香港選舉市局議員，由登記選民三萬四千人投票，目前香港居民，早已超過四百萬，為什麼選舉市局議員的選舉人，不及全港居民總和的百分之一呢？既說是登記，無疑是有資格上的硬性規定。試問三萬四千人，怎能代表全港四百萬居民的意見呢？又四百多萬居民中，只有寥寥三萬四千人才夠選民資格嗎？此為我第一個不懂的問題。

又本港搶劫之風，如火如荼，殺人越貨，無時無刻無之，本港居民及社團，雖一再呼籲，請求恢復死刑，以懲元兇。但據英國來港訪問的議員先生們稱：因為英國已廢除了死刑，香港既屬英國的殖民地，故此不能不跟着英國走，所以英國廢除了死刑，香港自不可例外。盎盎民主之風，義重詞嚴，使聞者無不緘口結舌！

但我要請問英國議員先生們的：不知英國每次大選，對於選民的規定，是不是像香港一樣，事先登記百分之一的人來投票呢？如果不是，何以香港衹廢除死刑一條要跟着英國走呢？而其他一切，為什麼又不跟着走呢？那麼，香港想走上民主之路，孔趨亦趨，孔步亦步的風度，不能不使我發生疑問了。此為我第二個不懂的問題。

讀者愚夫上

致非官守議員公開函

質詢建議徵收營業稅

日來本港各報異口同聲指責：立法局出現反常現象，財政司提議撙節，議員們卻力主增徵收營業稅，不禁為之詫異。原來有位非官守議員，乘機獻媚，不惜作出驚人建議，俾遂「吹、拍、討好」的能事。際茲本港經濟日趨惡化，百業蕭條不景，加以治安不寧，劫匪如毛，人心惶惶不可終日，議員們自應面對日趨惡化的治安，與數以萬計的失業升斗市民，及早促請有關當局儘速作出補救善後良策，而乃不此之圖，竟然想出建議徵收營業稅，此自香港有立法局會議以來未之有也。記得列位議員在未曾獲到席位之前，空頭期票開出頗多，好話說盡，言尤在耳，記憶尚新，然一經列入神榜，即忘卻一乾二淨，前後判若兩人，如此豈不令人大失所望。在此我要提醒善於拍馬屁者應慎防誤于拍着馬腎囊，害己害人也。夫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以其扶之者眾，千伕所指無病自死，以其怨之者多，如此貨不對辦，說話不經大腦，甘冒眾矢之的，試問何以自圓其詞，更何以對升斗市民之交代，統希明以見教是幸！

蒙慶恩

英左傾集團幕後支持新左派滲透本港大專

編輯先生：

日前，一羣利用本港公共問題，以期遂行其陰謀之馬克思主義分子，正圖利用香港留英學生。

與馬克思分子有堅強連繫之所謂「新左派」，在本土方面，利用香港問題使英政府尷尬及錯誤引導英國公眾對香港實況的了解。

另一目標，係使中共在其與香港關係上受困擾，以利蘇聯之宣傳。

英國與香港當局，據報相信均已充份得知此種活動。在過去兩年間，當香港學生在英攻讀或旅行時，業已小心查問學生活動分子之活動。左傾分子之手法，係選擇孤獨而少朋友之學生，先「伸出友誼之手」，然後帶其參加集會，討論社會問題。一經其入彀，即很易使其接受彼等之論點。

另一較複雜之方法，係在本港大學或團體中物色人物，使其奪取學生會，學生刊物或學生團體之領導，然後以「學習旅行」或「旅行」名義掩護，到海外開會。

英國左傾集團與本港間之知名接頭人物，係來港作短期工作旅行之英國學生。例如，一名英國女記者，能閱讀及書寫中文而與英國左翼學生有密切連繫者，曾以一年時間協助本港之積極活動分子。

這些英國極端分子，是最近許多醜化香港宣傳之背後力量，例如英國日前放映之香港貪污電視，亦係由馬克思主義分子支持，他們令本港同路人協助其拍警察「受賄」之鏡頭。

最近，本港兩名積極分子赴英學習，而實際由英工會安排其在工廠工作，他們過去會參加許多公開集會。

一青年上

港人沉迷賭博
狗馬並駕齊驅

編輯先生：

馬會自增加「三重彩」成功後繼而再推出四重彩、孖Q、場外孖寶、六環彩……等等，雖然獎金數字不菲，但馬會似已經營「外圍馬」與「外圍狗、馬、回力球公司」並駕齊驅，本人認爲馬會似有將「勢力」滲入民間了，記得馬會「四重彩」爆了一次一百多萬彩金之後，市民紛紛以「刀仔鋸大樹」的理想，希望能派三、四十萬，作一個「小富翁」，怎料派出來的祇是五百四十元，就算中了。

新出的「六環彩」，中的認眞係「幸運兒」咯！但派彩公佈不過一萬八千，如是「場外孖寶」派彩算是「好分」，但係有時安慰獎重多過中獎。而且傳聞話四重彩有作弊之事，那末中咗都冇用。

「六環彩」若果買中五隻，一隻冇中，神經衰弱的人相信要入「青山」治療一下，而本港是靠工、商業業而「起家」的，但現在政府卻將賭業「逐步合法化」，而市民辛苦用勞力換取的金錢亦一掃而空，希望政府能停止這種「行動」，市民亦不要浪費金錢，就算是賭祇是當玩而已，不要認眞，以免令「家嘈屋閉」。

讀者仁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和關濟川先生七秩生朝金婚誌禧

劉祖霞

桂芳蘭秀羨君家，五十年前種嫩芽，
此夜金婚羅帳裏，依然情事護輕紗。
舉案齊眉五十年，桃筵今更動心絃，
佳賓席上騰歡笑，旨酒杯中汛巨川。

附濟川先生原韻

㈠ 金婚喜鵲噪吾家。溯憶猶新如翠芽。今夜挑燈春氣暖。蟲聲依舊透窗紗。

㈡ 鸞鳳和鳴祝百年。金禧可慶鼓琴絃。燭熊花嫣風光住。源澤流長並錦川。

寄董力行先生二首

林仲服

㈠ 已通任督脈，猶住市廛間。近讀淮南子，待公起我頑。

㈡ 儒冠實可溺，文字非靈物。宿莽豈萌芽？春風頻吹拂。

先生嘗謬許予詩故云

淮南子一書，計二十訓，集周秦諸般學說之大成，廣博精深。是爲奇書。各代名人，頗多註釋，昔張良在下邳，圯上老人，授以素書，曰：「讀此可爲王者師」，蓋素書與淮南子，性質相同，二者時間，相去不遠，素書失傳，淮南子是爲眞本，亦王師之學也。

該書最有價值，爲今日歐美天文學家所不知者，是爲「天文訓」，天文訓所言木星何月行次何方，經過二十八宿之何宿，精審周詳，古人於二千年前，對天文知識，即已如此精深，智慧之高，學術範圍之廣，令人欽服。

民國十餘年，鄉前輩劉文典先生，任教北京大學，將各朝名人註解，彙集翻印，名曰「淮南子鴻烈集解」。胡適校長，爲之作序，集解者，集前人之解也，參加己見不多，等於抄書，文友林伯群君，購之以作藏書，持以示余，余見天文訓，並無註解，蓋劉教授不懂天文，胡校長更不知曉，因伊等讀書外國，對漢文所知有限。

余將天文訓畧加註釋，批註於該書之末，仲服先生詩，「近讀淮南子」，即指余所批註「天文訓」也。壇主附言。

十萬山人昨貽予梅花詩三百首草帖讀後爲題一百五十言乙卯正月上元夜

林仲服

君號十萬山，山中何所有？山中多所有，惟我少所偶。山雖號十萬，我室僅一斗。室雖僅一斗，居之乃無咎。風來翻我書，月上窺我牖。山中有虬梅，與我成畏友。我心苟有濁，暗香爲我滌。我行苟有偏，疏影爲我糾。以此蕩滌我，遠離世俗垢。我苟有美酒，輒爲梅上壽。我爲梅吟詩，梅爲我擊缶。連續三百篇，篇篇將心剖。詩稿寫成時，字字皆若走。梅曰子之書，其勢則如陡，其形則如蟉，其價則瓊玖。

閒園春宴

春暖花開又一年　詩書以外了無傳
最難高客臨清舍　漫把閒愁擲海邊
榜上題名寧讓後　中原蕩冠我爭先
蟄龍大壑風雷動　走馬都門任轉旋

前言

吳雁聲

董壇主大作之『明日黃花錄』「聊齋筆法」也。愚拜讀後景仰備至，無論知識、經驗、爲人咸可資騷人墨客之借鑑，倘文人未瀏覽此書者，誠爲可惜！夫能文不能武，書生也。能武不能文，武夫也。文通詩史，武兼韜畧，乃將才也！宋之范仲淹，明之鄭成功，皆爲民族英雄之將才。董先生乃有古之遺風，出污泥而不染。其大作實「陽春白雪」之調，憂國憂民之思，若「下里巴人」者難洞明其奧。愚不揣謭陋以咏數章，聊表讀後之感，由衷欽仰：

其一

春華風采影中榮，松柏冬來韵更青；
廿六年前曾有約：峨嵋巔上拜「三清」。

其二

壯年得志樹功名，禦侮拯民萬里行
最是令人欽服處：如山軍令刺胡庭！

其三

海內文章幾十年，騷人墨客集鮮妍；
莫憂「明日黃花」瘦，談笑風生寓警篇

其四

秦淮風月憶繁華，紅粉多情楊柳拖。
漫道英雄難過此，將軍獨自走天涯。

其五

曩昔「楚王」猖獗中，「子胥」亡命走他鄉；
千鈞一髮昭關渡，異日鞭尸萬古揚！

其六

沙場血戰鬼神昏，勢去陶朱湖共春；
訓斥當年猴腦宴，智仁兼勇是將軍。

其七

游子避秦未及年，詩壇酬唱識前賢。
「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天涯淪落人」。

其八

步董先生之漢口「咏落葉」原韵（浪淘沙）

黃葉滾秋空，瘦削春容。任風吹送與轉濃，辭榦紛紛傳蕭索：一葉相通。且看墮英中，與蕊非同。釀成春土養嫣紅，翠綠成陰非昔比：霽月光風！

（附原詞：搖落尙凌空，舞態從容，寒侵霜打艷增濃，記得御溝隨水出，蜜意先通。莫看溷泥中，腐草相同，也曾枝上伴花紅，一瞬榮枯春又返，再笑東風。）





